
禪宗全書


中華禪藏

禪宗全書

宗義部四

(34)

藍吉富 主編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解　題

一、禪關策進

錄自「禪學大成」

禪關策進，乃明末高僧杭州雲棲寺袾宏上人撰述。上人初由坊間購得「禪門佛祖綱目」，知古尊宿刻苦參禪之軌範。以為學道之資，無過於此，瀏覽有年。復閱五燈諸語錄集傳等，擇取其中涉及參禪用心者凡百餘事，刪繁述要，輯為一册，即本書是。

是書分前後二集，前集又分二門，為諸祖法語節要第一，諸祖苦功節略第二。第一門錄筠州黃檗運禪師示衆以下，歷代祖師示衆普說凡三十九條；第二門由獨坐靜室，至獨守鈍工，記諸祖參禪苦工消息凡二十四條。後集題為諸經引證節略，由大般若經至心賦註，揭示散見諸經中學道修行之要略凡四十七條，間或加以評語，莫非關於斯道實參實悟之扼要模範也。

按著者自序於神宗萬曆二十八年開板，其後收入「雲棲法彙」卷十四。日本德川時代、明曆二年，僧鍾岱初付剞劂。後有名僧白隱禪師，聞巖頭和尚為賊所害，驚呼佛教虛誕，參禪無實，因而煩悶無俚。偶讀本書慈明自誓章，憤然立志，以此為照心辦道資糧。白隱門下神足東嶺圓慈等述此因緣，重刊本書，廣行於世。本書曩編入日本續藏，今編入大正藏中。

按傳，雲棲大師諱袾宏，字佛慧，號蓮池，俗姓沈氏，杭州仁和縣（今浙江杭縣）人，明嘉靖

十四年七月十四日生：十七歲入泮，德業超羣，澹於榮利。嘉靖四十五年展母墓，感風木之悲，乃登五台山，禮無門性天理和尚出家，時年三十二。尋從照慶寺無廣律師受具足戒。遊各靈山名刹，又入京師，禮辨融笑巖二大老，遂大悟。作偈曰：「二十年前事可疑，三千里外遇何奇，焚香擲戟渾如夢，魔佛空爭是與非。」隆慶五年還杭州，在雲棲山創建禪林，接延雲水，學者輻輳，宗風大振，遂成一大叢林。又圖復興戒律，撰沙彌要略，具戒便蒙，梵網經發隱等，以定律學軌範。又著阿彌陀經疏鈔，提倡淨土法門，復作禪關策進，示實參實究妙訣，蓋為禪淨融合計也。時慈聖皇太后讀師戒殺放生文，大為嘉歎，頒紫袈裟及帑金。萬曆四十三年六月示寂，遺教門下大衆，七月四日寂。所著有本書及華嚴經感應記以下三十部四十餘卷，後人輯為「雲棲法彙」問世。

錄自「禪籍志」

二、宗門玄鑑圖

萬曆三十五年，少室山中僧覺虛者，亦是萬松之後也，造宗門玄鑑圖一卷。分為十二門：一普賢門，二文殊門，三觀音門，四以理因向門，五順實依伍門，六法體自然門，七密應藏鋒門，八事門理對門，九寄事標玄門，十理絕詮事門，十一順止歸實門，十二全機盡法門。更有三玄四大式八棒五句八大勢五論，大抵似「人天眼目」，而畫蛇添足者多矣。

錄自「禪學大成」

三、博山和尚參禪警語

禪在宋時極盛，及入明則萎靡不振，至其末期，病弊百出，學者往往誤其針路。於茲有博山無異禪師愍之，發憤著本書，欲以警醒世之參禪者，指摘弊病，開示作工夫之新進路。故讀者共驚爲世間沈醉之良藥，救治禪病之妙劑。最初專述緊要工夫，而證以古德之體驗，於其言句附加評語，每一段所說，無不澈底。

本書向來通行於中國、朝鮮、日本，刊本不下二、三種，日本除譯本外，有守中編「博山禪警語鞭影錄」(三卷)寫本。

案傳：師諱大艤，一諱元來，學者稱無異和尚。龍舒沙氏子，明萬曆三年生，年十六有出家之志，遊金陵，過瓦官寺(一名吳興寺)，聞雪浪師講法華，喟然嘆曰：「是法菲思慮分別所能解，何習講爲?」遂棄云。依五臺靜庵通和尚出家，從習空觀，五年後，通許去，參寶方無明老人。又入閩，止光澤(今福建光澤縣)白雲峯，得寶方印宗上座印可，因而首衆。萬曆三十年夏，住信州(今江西上饒縣)鵝湖山圓戒寺，亦以第一坐屬之。是冬至豐邑博山(在今江西上饒縣)隱靜。三年後，邑劉孝廉等，請住博山能仁寺(一名博山寺)。三十六年，無明老人開法閩中薰巖寺，召師分座說法，博山宗風，遂震天下。八百善知識常相往來。而閩中鼓山(福州湧泉寺)大仰(江西省仰山太平興國寺)諸剎，亦屢請結制，頻垂鞭影。崇禎二年，金陵縉紳邀豎法幢於天界寺(在南京鳳山)。四方大衆奔赴，四輩弟子以萬數。三年九月十八日寂，僧臘四十一，世壽五十六。翌年冬，全身葬能仁寺西棲鳳嶺之陽。所著本書外，有博山歸正錄二卷，博山和尚信地說一卷，博山大師宗說等錫一卷，博山老人剩錄六卷，博山復書一卷，博山別古一卷、博山無異和尚語錄二卷及淨土詩，宗教答響，宗教通說凡十餘卷，皆行於世。

四、潙山警策句釋記

編譯組

全書二卷。明・粵東鼎湖山沙門弘贊在犙註、門人比丘開詗記。本書將「潙山警策」加以分科並註記，俾使讀者易於了解「警策」之大綱及深義。雖然分科較「潙山警策指南」煩雜，但卻頗具價值。向來與宋遂及大香的「潙山警策註」並行於世，爲「潙山警策」的重要註釋書。

全書主要分「釋題目」及「釋本文」兩部份，「釋本文」是由長行及重頌組成。長行的部份又細分教誡(九項)、示法(三項)。教誡的九項是業因苦果、生老病死、生滅時速、違俗入道、名利失道、啓示三學、不修學道、業果時熟、策勵勸道。示法三項是第一道行(立法、懲誡、求道、擇友、結誨、潛修)、第二禪教(禪學之示法與讚勉、教理之示教與誡勉)、第三結勸(啓發、示教、勸勉、顯示因果、自行化他)。重頌的部份則分第一頌標題、第二頌教誡十一項(幻色、時節、生滅、流轉、愛取有、虛生空老、無明惑、慨時命速、現因後果、因果所由、循環不息)及第三頌示法七項(依師、擇法、了妄、歸眞、相忘、寂照、隻泯)。

卷首有清順治十七年(一六六〇，即明永曆十四年)鄺裔的序文。各卷末尾另附有音釋。

五、潙山警策註

編譯組

全書一卷。明・金山比丘大香註。爲「潙山警策」主要註釋書之一，與宋代守遂的「注潙山

警策」，以及明代道霈的「潙山警策指南」、弘贊的「潙山警策句釋記」等並行於世。書前有明崇禎七年(一六三四)的自序。

六、禪門鍛鍊說

編譯組

全書一卷。明・戒顯述。又稱「禪林鍛鍊說」。清同治十一年刊行。

本書係擬「孫子兵法」而著，依作者自序中所述：「鍛禪說而擬之孫武子何也，以正治國，以奇用兵，柱下之言確矣，佛法中據位者，治叢林如治國，用機法以鍛禪衆如用兵。」據此可知本書所詳述的鍛鍊禪衆方法，是模仿孫子的用兵方法。所列共有十三條，爲㈠、堅誓忍苦；㈡、辨器授話；㈢、入室搜刮；㈣、落堂開導；㈤、垂手鍛鍊；㈥、機權策發；㈦、寄巧回換；㈧、斬關開眼；㈨研究綱宗；㈩精嚴操履；(十一)磨治學業；(十二)簡練才華；(十三)謹嚴付授。

七、千松筆記

編譯組

一卷。明・大韶述。本書所收錄的，是大韶和尚於崇禎年間，在辨山千松禪院的述作，內有千松筆記、禪宗合論、楞嚴擊節、金剛正眼、雜錄等五篇。

卷首的千松筆記序，說：

觀釋迦老子四十九年利生之談，把一片肝賜，打迭得乾乾淨淨，以應萬機。(中略)釋迦老

子，一生活計，不厭之談，示於衆生，不可於說字上，更下註脚，爲心佛可也。

而千松筆記內說：

諦觀如來千古之雄文，如覩如來千古之心。（中略）文以表心，心爲文題。世人唯以文字而求心，孰知心露皆爲文字。（中略）皆如來一智而流出十二分教，以十二分教，會歸於一心。

本書版本，有卍續藏本與明刊本兩種。內容編排稍有出入。

八、雲門麥浪懷禪師宗門設難

編譯組

全書一卷。明・麥浪明懷撰，許元訓錄，蔡武、貞發之合校。略稱「宗門設難」。

本書採取問答體的形式，針對宗門中的重要問題，設下二十五個問答，藉以顯揚宗義。據文中所述，該書撰述緣由如次：明萬曆四十八年有一設難者來訪麥浪禪師，二人對坐，設難者提出：「直指人心，見性成佛，掃除觀行，不立文字，參禪一句，已是瘡疣，云何曹洞、臨濟諸師，更立三玄三要、五立三關，如是等，豈不悖初祖西來之意耶。」等二十五個問題，而由禪師一一作答。

九、禪林寶訓音義

編譯組

全書一卷。明．大建較。崇禎八年（一六三五）序刊。宋代普覺禪師、士珪禪師所編、淨善重集的「禪林寶訓」主要是摭拾古德嘉言善行，會萃成編，目的在重整頹綱，使凡庸之輩，因言企行，德業惟新。浙江杭州府雲樓寺的大建和尚，於明萬曆三十六年（一六〇八）間，參學於長安諸師，鑑於彼宗乘講演均未捨該書，諄諄熟習，故淳樸之風猶在。又鑑於該書「文約義豐，事多博涉，初學未諳，不無留阻。間有音義，傳寫未刊，遞誤成訛，參差魚魯，繇是音義所刊，烏容已成。」乃以妙雲和尚的寫本爲定本，參互考證內外經書，修校作成本書。

除卷首崇禎八年的自序外，作者更在卷末作一詩代替後跋：

音義卷終謹跋以賦云（較妙雲師寫本）

禪林音義咸抄本　烏焉成馬豈堪模

于今讐較鋟梨棗　免使人傳遞寫訛

十、禪林寶訓順硃

編譯組

全書四卷。清．德玉撰。聖可德玉禪師爲天童山密雲圓悟下破山海明禪師法嗣，嘗請棲霞山人作「寶訓句解」，「不意棲霞山人才高識大，虧謫釋典，不顯淺開喻，……見者苦之」有鑑於此，德玉乃改以平實易解的文字撰述本書，名爲「順硃」。對此，德玉自謂「效顰出醜，順硃塡墨一上，一以隨所欲而句入佛慧，一以自警云耳。」書中主要記述「禪林寶訓」各篇旨趣及各人物小傳。

十一、禪林寶訓筆說

編譯組

全書三卷。清・智祥述。清康熙四十五年(一七〇六)序刊。依書前序文所述，楚衡雲峯的聽雲道人頻吉智祥和尚，四十多年均以「禪林寶訓」作爲自誡的規範。後因學人之請，在弟子楮、穎二人的協助下，爲該書作詳細的註解，名爲「筆說」。自謂「命之曰筆說，以是知予縱能說，亦有其地，亦有其時，說有間也。唯筆說不拘時、不擇地，續微學於將墜，發妙理淺近，風柯月渚，語遍溪山，要即古人之言，以達古人之意而已。」

卷末另收有左都御史張照呈清世宗的「心賦」，以及世宗帝的上諭一文。

十二、禪林寶訓合註

編譯組

全書四卷。清・張文嘉校、張文憲參閱。清順治七年(一六五〇)序刊。浙江杭州府錢塘縣武林淨慧居士張文嘉，爲武林慧雲寺褒翁行盛禪師(著有「禪林寶訓拈頌」)門人，字仲嘉；除本書外，另著有「白鹿彙編」、「齊家寶要」等。本書主要就淨善重編的「禪林寶訓」，以及大建等註書，删其繁蕪，補其未備，合訂成篇，故名爲「合註」。爲便於學者閱覽，各篇文字下均附註說明，各卷末尾則附音切表。卷首除作者的自序外，另有褒翁行盛禪師所贈序文。

十三、禪林寶訓拈頌

編譯組

全書一卷。清・武林慧雲寺住持㚖翁行盛著、侍者超記錄、門人張文嘉、顧如習同較。清順治十一年(一六五四)序刊。㚖翁行盛因慨歎「禪門日敗、眞信日微」認爲「宜據往昔明教嵩圓通納諸老諄諄訓誨，始獲挽惡習、回善心，復隆風範於淳厤」遂就「禪林寶訓」中四十二位尊宿之德言義句，撮要而拈頌之，修葺七十四首，由侍者編錄成册，名爲「禪林寶訓拈頌」。

十四、聖箭堂述古

編譯組

全書一卷。明・爲霖道霈述。明永曆十三年(一六五九)序刊。

爲霖道霈，福州鼓山湧泉寺永覺元賢法嗣，因有感於歷代佛祖行業能救末法弊風，令學人慧目肅清、智證潔白，乃於繼席之鼓山聖箭堂，將彼等言行依所聞記述成編，附加評語，期裨益學人修行，作道業之規範。記述方式不分古今先後，內容則包括經論典籍及人物事蹟，有：宏智正覺禪師的「僧堂記」、「大般若經」，性空菴主、慧洪覺範禪師、宏智正覺禪師、嵩嶽元珪禪師、雲門匡眞禪師、寶誌和尚十二時頌、汾陽善昭禪師、香嚴和尚、死心頎禪師、芙蓉道楷禪師、「大寶積經」、靈源惟清禪師、「後分大涅槃經」、黃龍清禪師、明教契嵩禪師、蔣山贊元禪師、「羅湖野錄」、圭峯宗密禪師、汾陽善昭禪師、永明延壽禪師、天童圓悟禪師、大洪恩禪

師、汾州大達無業國師、「大智度論」、善慧大士、移剌眞卿丞相、大珠和尚、菩提達磨、六祖大師、「息心銘」等，共計三二篇。又，卷首有作者自序。

十五、法門鋤宄

錄自「禪籍誌」

清康熙八年，杭州洞下知識白巖符公，著「法門鋤宄」乃破費隱「嚴統」。以雲門法眼二宗，出馬祖下之書也。

按「傳燈錄」，荊州天皇寺道悟禪師，石頭嗣子，青原法孫，而出龍潭，是洞山、雲門、法眼三師之祖也。宋・覺範「林間錄」，引唐荊州節度使丘玄素所撰道悟碑文及穎達觀「五家宗派」等，遂爲天皇道悟、天王道悟二人同時同地有之。以天王悟嗣馬祖，其下出龍潭，故雲門法眼二宗，不在青原下，是古今大變。以之爲是者，「人天眼目」編者照晦巖，「心燈錄」撰者瑞雲璽，重刊「會元」，清「業海」序者俊用章，「嚴統」作者容費隱也。

於是，白巖原始審事，稽書引證，記作一軸，辨明彼天王悟者。丘玄素者，斷乎無之。言世豈有兩人同一時，同一機語，同一事跡乎？是其太槩也。欲詳之人，求書林所行書看。

目次



禪關策進

明・袾宏 輯





禪關策進序

禪曷爲有關乎。道無內外。無出入。而人之爲道也有迷悟。於是大知識關吏。不得不時其啓閉。愼其鎖鑰。嚴其勘覈。俾異言服。私越度者。無所售其奸。而關之不易透亦已久矣。予初出家。得一帙於坊間。曰禪門佛祖綱目。中所載。多古尊宿自敍其參學時。始之難入。中之做工夫經歷勞苦次第。與終之廓爾神悟。心愛之慕之。願學焉。旣而此書於他處更不再見。乃續閱五燈諸語錄雜傳。無論緇素。但實參實悟者。併入前帙。删繁取要。彙之成編。易名曰禪關策進。居則置案。行則攜囊。一覽之。則心志激勵。神采煥發。勢自鞭逼前進。或曰是編也。爲未過關者設也。已過關者長往矣。將安用之。雖然。關之外有重關焉。託僞於雞聲。暫離於虎口。得少爲足。是爲增上慢人。水未窮。山未盡。警策在手。疾驅而長馳。破最後之幽關。徐而作罷參齋未晚也。

萬歷二十八年歲次庚子孟春日雲棲袾宏識

禪關策進目錄

前集二門

△諸祖法語節要第一

△諸祖苦功節略第二

後集 一門

△諸經引證節略

自在王菩薩經
如來智印經
中阿含經
雜譬喩經
雜阿含經
阿含經
法集要頌經
無量壽經
一向出生菩薩經
寶積正法經
六度集經
修行道地經
菩薩本行經
彌勒所問經
文殊般若經
般舟三昧經
四十二章經
觀藥王藥上二菩薩經
寶雲經
正法念處經
阿毗曇集異門足
瑜伽師地論
大乘莊嚴經論
阿毗達磨論
西域記
南海寄歸
法苑珠林
觀心疏

禪關策進

明古杭雲棲寺沙門袾宏輯

前集 二門

△諸祖法語節要第一

諸祖法語。今不取向上玄談。唯取做工夫喫緊處。又節其要略。以便時時省覽。激勵身心。次二諸祖苦功。後集諸經引證。俱做此。

筠州黃檗運禪師示衆

預前若打不徹。臘月三十日到來。管取你熱亂。有般外道。纔見人做工夫。便冷笑猶有這箇在。我且問你。忽然臨命終時。你將何抵敵生死。須是閒時辦得下。忙時得用。多少省力。休待臨渴掘井。做手脚不迭。前路茫茫。胡鑽亂撞。苦哉苦

哉。平日只學口頭三昧。說禪說道。呵佛罵祖。到這里都用不著。只管瞞人。爭知今日自瞞了也。勸你兄弟家。趁自色力康健時。討取箇分曉。這些關棙子甚是容易。自是你不肯去下死志做工夫。只管道難了又難。若是丈夫漢。看箇公案。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無。但二六時中看箇無字。晝參夜參。行住坐臥。著衣喫飯處。屙屎放尿處。心心相顧。猛著精彩。守箇無字。日久歲深。打成一片。忽然心華頓發。悟佛祖之機。便不被天下老和尚舌頭瞞。便會開大口。達磨西來。無風起浪。世尊拈花。一場敗闕。到這裏說甚閻羅老子。千聖尚不奈你何。不信道直有這般奇特。爲甚如此。事怕有心人。

【評曰】此後代提公案看話頭之始也。然不必執定無字。或無字。或萬法。或須彌山。或死了燒了等。或參究念佛。隨守一則。以悟為期。所疑不同。悟則無二。

趙州諗禪師示衆

汝但究理坐看三二十年。若不會。截取老僧頭去。○老僧四十年不雜用心。除

二時粥飯是雜用心處。

玄沙備禪師示衆

夫學般若菩薩。具大根器。有大智慧始得。若根機遲鈍。直須勤苦忍耐。日夜忘疲。如喪考妣相似。恁麼急切。更得人荷挾。剋骨究實。不妨亦得覯去。

鵝湖大義禪師垂誡

莫只忘形與死心。此箇難醫病最深。直須提起吹毛利。要剖西來第一義。瞠卻眼兮剔起眉。反覆看渠渠是誰。若人靜坐不用功。何年及第悟心空。

永明壽禪師垂誡

學道之門別無奇特。只要洗滌根塵下無量刼來業識種子。汝等但能消除情念。斷絕妄緣。對世間一切愛欲境界。心如木石相似。直饒未明道眼。自然成就淨身。若逢眞正導師。切須勤心親近。假使參而未徹。學而未成。歷在耳根。永爲道種。

世世不落惡趣。生生不失人身。纔出頭來。一聞千悟。

黃龍死心新禪師小參

諸上座。人身難得。佛法難聞。此身不向今生度。更向何生度此身。你諸人要參禪麼。須是放下著。放下箇甚麼。放下箇四大五蘊。放下無量刼來許多業識。向自己脚跟下推窮。看是甚麼道理。推來推去。忽然心華發明。照十方剎。可謂得之於心。應之於手。便能變大地作黃金。攪長河爲酥酪。豈不暢快平生。莫只管册子上念言念語。討禪討道。禪道不在册子上。縱饒念得一大藏教。諸子百家。也只是閒言語。臨死之時。總用不著。

【評曰】不可見恁麼說。便謗經毀法。蓋此語為著文字而不修行者戒也。非為不識一丁者立赤幟也。

東山演禪師送徒行脚

須將生死二字貼在額頭上。討取箇分曉。如只隨羣作隊打哄過日。他時閻老子

打算飯錢。莫道我不曾說與你來。若是做工夫。須要時時箇點。刻刻提撕。那裏是得力處。那裏是不得力處。那裏是打失處。那裏是不打失處。有一等纔上蒲團。便打瞌睡。及至醒來。胡思亂想。纔下蒲團。便說雜話。如此辦道。直至彌勒下生。也未得入手。須是猛著精彩。提箇話頭。晝參夜參。與他廝挨。不可坐在無事甲裏。又不可蒲團上死坐。若雜念轉鬥轉多。輕輕放下。下地走一遭。再上蒲團。開兩眼。捏兩拳。豎起脊梁。依前提起話頭。便覺清涼。如一鍋沸湯。攙一杓冷水相似。如此做工夫。定有到家時節。

佛跡頤菴眞禪師普說

信有十分。疑有十分。疑有十分。悟有十分。可將平生所見所聞。惡知惡解。奇言妙句。禪道佛法。貢高我慢等心。徹底傾瀉。只就未明未了的公案上鉅定脚頭。豎起脊梁。無分晝夜。直得東西不辨。南北不分。如有氣的死人相似。觸著還知。自然念慮內忘。心識路絕。忽然打破髑髏。元來不從他得。那時豈不慶快平生者哉。

徑山大慧杲禪師答問

今時有自眼不明。只管教人死獦狚地休去歇去。又教人隨緣管帶。忘情默照。又教人是事莫管。如是諸病。枉用工夫。無有了期。但只存心一處。無有不得者。時節因緣到來。自然觸著磕著。噴地醒去。○把自家心識緣世間塵勞的。回來底在般若上。縱今生打未徹。臨命終時定不爲惡業所牽。來生出頭。定在般若中見成受用。此是決定的事。無可疑者。○但自時時提撕。妄念起時。亦不必將心止遏。只看箇話頭。行也提撕。坐也提撕。提撕來。提撕去。沒滋味。那時便是好處。不得放捨。忽然心華發明。照十方刹。便能於一毛端。現寶王刹。坐微塵裏。轉大法輪。

【評曰】師自云他人先定而後慧。某甲先慧而後定。蓋話頭疑破。所謂休去歇去者。不期然而然矣。

蒙山異禪師示衆

某年二十。知有此事。至三十二。請益十七八員長老。問他做工夫。都無端的。後參皖山長老。教看無字。十二時中。要惺惺如貓捕鼠。如雞抱卵。無令間斷。未透徹時。如鼠齩棺材。不可移易。如此做去。定有發明時節。於是晝夜孜孜體究。經十八日。喫茶次。忽會得世尊拈花。迦葉微笑。不勝歡喜。求決三四員長老。俱無一語。或教只以海印三昧一印印定。餘俱莫管。便信此說。過了二載。景定五年六月。在四川重慶府患痢。晝夜百次。危劇瀕死。全不得力。海印三昧也用不得。從前解會的也用不得。有口說不得。有身動不得。有死而已。業緣境界俱時現前。怕怖憧惶。衆苦交逼。遂強作主宰。分付後事。高著蒲團。裝一鑪香。徐起坐定。默禱三寶龍天。悔過從前諸不善業。若大限當盡。願承般若力。正念托生。早早出家。若得病愈。便棄俗爲僧。早得悟明。廣度後學。作此願已。提箇無字。回光自看。未久之間。臟腑三四回動。只不管他。良久眼皮不動。又良久不見有身。只話頭不絕。至晚方起。病退一半。復坐至三更四點。諸病盡退。身心輕安。八月至江陵落髮。一年起單行脚。除中炊飯。悟得工夫須是一氣做成。不可斷續。到黃龍歸堂。第一次睡魔來時。就座抖擻精神。輕輕敵退。第二次亦如是退。第三次睡魔

重時。下地禮拜消遣。再上蒲團。規式已定。便趁此時打併睡魔。初用枕短睡。後用臂。後不放倒身。過二三夜。日夜皆倦。脚下浮逼逼地。忽然眼前如黑雲開。自身如新浴出一般清快。心下疑團愈盛。不著用力。綿綿現前。一切聲色。五欲八風。皆入不得。清淨如銀盆盛雪相似。如秋空氣肅相似。卻思工夫雖好。無可抉擇。起單入浙。在路辛苦。工夫退失。至承天孤蟾和尚處歸堂。自誓未得悟明。斷不起單。月餘工夫復舊。其時徧身生瘡。亦不顧。捨命趁逐工夫。自然得力。又做得病中工夫。因赴齋出門。提話頭而行。不覺行過齋家。又做得動中工夫。到此卻似透水月華。急灘之上。亂波之中。觸不散。蕩不失。活鱍鱍地。三月初六日。坐中正舉無字。首座入堂燒香。打香盒作聲。忽然囚地一聲。識得自己。捉敗趙州。遂頌云。沒興路頭窮。踏翻波是水。超羣老趙州。面目只如此。秋間臨安見雪巖。退耕。石坑。虛舟。諸大老。舟勸往皖山。山問光明寂照徧河沙。豈不是張拙秀才語。某開口。山便喝出。自此行坐飲食皆無意思。經六箇月。次年春。因出城回。上石梯子。忽然胷次疑礙冰釋。不知有身在路上行。乃見山。山又問前語。某便掀倒禪牀。卻將從前數則極誵訛公案一一曉了。諸仁者。參禪大須仔細。山僧若不得重慶

一病。幾乎虛度。要緊在遇正知見人。所以古人朝參暮請。抉擇身心。孜孜切切。究明此事。

【評曰】他人因病而退惰。此老帶病而精修。終成大器。豈徒然哉。禪人病中。當以是痛自勉勵。

揚州素菴田大士示衆

近來篤志參禪者少。纔參箇話頭。便被昏散二魔纏縛。不知昏散與疑情正相對治。信心重則疑情必重。疑情重則昏散自無。

處州白雲無量滄禪師普說

二六時中。隨話頭而行。隨話頭而住。隨話頭而坐。隨話頭而臥。心如棘栗蓬相似。不被一切人我無明五欲三毒等之所吞噉。行住坐臥。通身是箇疑團。疑來疑去。終日獃憃憃地。聞聲覩色。管取因地一聲去在。

四明用剛軟禪師答禪人書

做工夫須要起大疑情。汝工夫未有一月半月成片。若眞疑現前。撼搖不動。自然不怕惑亂。祇管勇猛念去。終日如獃的漢子相似。到恁麼時。不怕甕中走鼈。

袁州雲巖欽禪師普說

時不待人。轉眼便是來生。何不趁身強力健打教徹去。討教明白去。何幸又得在此名山大澤。神龍世界。祖師法窟。僧堂明淨。粥飯精潔。湯火穩便。若不向這裏打教徹討教明白去。是你自暴自棄。自甘陸沈。爲下劣愚癡之漢。若果是茫無所知。何不博問先知。凡遇五參。見曲彔牀上老漢橫說竪說。何不歷在耳根。反覆尋思。畢竟是箇甚麼道理。○山僧五歲出家。在上人侍下。見與賓客交談。便知有此事。便信得及。便學坐禪。十六爲僧。十八行脚。在雙林遠和尙會下打十方。從朝至暮。不出戶庭。縱入衆寮。至後架。袖手當胷。不左右顧。目前所視。不過三尺。初看無字。忽於念頭起處打一箇返觀。這一念當下冰冷。直是澄澄湛湛。不動不

搖。過一日如彈指頃。都不聞鐘鼓之聲。十九在靈隱掛搭。見處州來書。說欽禪。你這工夫是死水。不濟事。動靜二相打作兩橛。參禪須是起疑情。小疑小悟。大疑大悟。被州說得著。便改了話頭。看箇乾屎橛。一味東疑西疑。橫看豎看。卻被昏散交攻。頃刻潔淨也不能得。移單過淨慈。結甲七箇兄弟坐禪。封被。脅不沾席。外有修上座。每日在蒲團上如箇鐵橛子相似。地上行時。開兩眼。垂兩臂。亦如箇鐵橛子相似。要與親近說話更不可得。因兩年不倒身。捱得昏困。遂一放都放了。兩月後。從前整頓。得這一放。十分精神。元來要究明此事。不睡也不得。須是到中夜熟睡一覺。方有精神。一日廊下見修。方得親近。卻問去年要與你說話。只管避我如何。修云。眞正辦道人。無翦爪之工。更與你說話在。因問卽今昏散打屏不去。修道你自不猛烈。須是高著蒲團。豎起脊梁。盡渾身併作一箇話頭。更討甚昏散。依修做工夫。不覺身心俱忘。清清三晝夜。兩眼不交睫。第三日午後。在三門下如坐而行。又撞見修。問你在此做甚麼。答云辦道。修云。你喚甚麼作道。遂不能對。轉加迷悶。卽欲歸堂坐禪。又撞見首座道。你但大開了眼。看是甚麼道理。又被提這一句。只欲歸堂。纔上蒲團。面前豁然一開。如地陷一般。是時呈似人不

得。非世間一切相可喻。便下單尋修。修見。便道且喜且喜。握手門前柳提上行一轉。俯仰天地間。森羅萬象。眼見耳聞。向來所厭所棄之物。與無明煩惱。元來都是自己妙明眞性中流出。半月餘動相不生。可惜不遇大手眼尊宿。不合向這裏坐住。謂之見地不脫。礙正知見。每於睡著時打作兩橛。公案有義路者則理會得。如銀山鐵壁者卻又不會。雖在無準先師會下多年。入室陞座。無一語打著心下事。經教語錄上亦無一語可解。此病如是礙在胷中者十年。一日在天目佛殿上行。擡眼見一株古柏。觸目省發。向來所得境界礙膺之物撲然而散。如闇室中出在白日。從此不疑生。不疑死。不疑佛。不疑祖。始得見徑山老人立地處。好與三十拄杖。

天目高峯妙禪師示衆

此事只要當人的有切心。纔有切心。眞疑便起。疑來疑去。不疑自疑。從朝至暮。黏頭綴尾。打成一片。撼亦不動。趁亦不去。昭昭靈靈。常現在前。此便是得力時也。更須確其正念。愼無二心。至於行不知行。坐不知坐。寒熱饑渴。悉皆不知。此境界現前。卽是到家消息。也巴得搆。也撮得著。只待時刻而已。卻不得見

恁麼說。起一念精進心求之。又不得將心待之。又不得縱之棄之。但自堅凝正念。以悟爲則。此當之時。有八萬四千魔軍在汝六根門頭伺候。一切奇異善惡等事隨汝心現。汝若瞥起毫釐著心。便墮他圈繢。被他作主。受他指揮。口說魔話。身行魔事。般若正因從茲永絕。菩提種子不復生芽。但莫起心。如箇守屍鬼子。守來守去。疑團子欻然爆地一聲。管取驚天動地。○某甲十五出家。二十更衣入淨慈。立三年死限學禪。初參斷橋和尚。令參生從何來。死從何去。意分兩路。心不歸一。後見雪巖和尚。教看無字。又令每日上來一轉。如人行路。日日要見工程。因見說得有序。後竟不問做處。一入門。便問誰與你拖這死屍來。聲未絕。便打出。次後徑山歸堂。夢中忽憶萬法歸一。一歸何處。自此疑情頓發。直得東西不辨。南北不分。第六日。隨衆閣上諷經。擡頭忽覩五祖演和尚眞贊末兩句云。百年三萬六千朝。返覆元來是這漢。日前拖死屍句子驀然打破。直得魂飛膽喪。絕後再甦。何啻放下百二十斤擔子。其時正二十四歲。滿三年限。次後被問日間浩浩作得主麼。答曰作得。又問睡夢中作得主麼。答云作得。又問正睡著無夢時。主在何處。於此無言可對。無理可伸。和尚囑云。從今不要你學佛學法。窮古窮今。只饑來喫飯。睏來打

眠。纔眠覺來。抖擻精神。我這一覺。主人公畢竟在甚麼處安身立命。自誓拌一生做箇癡獃漢。定要見這一著子明白。經及五年。一日睡覺。正疑此事。忽同宿道友推枕子落地作聲。驀然打破疑團。如在網羅中跳出。所有佛祖誵訛公案。古今差別因緣。無不了了。自此安邦定國。天下太平。一念無爲。十方坐斷。

【評曰】前示衆做工夫一段至為切要。學者宜書諸紳。其自敘中所云饑來喫飯睏來打眠。是發明以後事。莫錯會好。

鐵山瓊禪師普說

山僧十三歲知有佛法。十八出家。二十二爲僧。先到石霜。記得祥菴主敎時時觀見鼻頭白。遂得清淨。後有僧自雪巖來。寫得巖坐禪箴看。我做工夫卻不曾從這裏過。因到雪巖。依彼所說做工夫。單提無字。至第四夜。通身汗流。十分清爽。繼得歸堂。不與人說話。專一坐禪。後見妙高峯。敎十二時中莫令有間。四更起來。便摸索話頭頓在面前。略覺睏覺。便起身下地。也是話頭。行時步步不離話頭。開單展鉢。拈匙放筯。隨衆等事。總不離話頭。日間夜間亦復如是。打成片段。未

有不發明者。依峯開示。做工夫果得成片。三月二十日。巖上堂云。兄弟家。久在蒲團上瞌睡。須下地走一遭。冷水盥漱。洗開兩眼。再上蒲團。豎起脊梁。壁立萬仞。單提話頭。如是用功。七日決定悟去。此是山僧四十年前已用之工。某卽依彼所說。便覺工夫異常。第二日。兩眼欲閉而不能閉。第三日。此身如在虛空中行。第四日。曾不知有世間事。其夜倚闌干少立。泯然無知。簡點話頭。又不打失。轉身上蒲團。忽覺從頭至足。如劈破髑髏相似。如萬丈井底被提在空中相似。此時無著歡喜處。舉似巖。巖云未在。更去做工夫。求得法語。末後云。紹隆佛祖向上事。腦後依前欠一槌。心下道如何又欠一槌。不信此語。又似有疑。終不能決。每日堆堆坐禪。將及半載。一日因頭痛煎藥。遇覺赤鼻問那吒太子拆骨還父拆肉還母話。記得被悟知客問不能對。忽然打破這疑團。後到蒙山。山問參禪到甚麼處是畢工處。遂不知頭。山教再做定力工夫洗盪塵習。每遇入室下語。只道欠在。一日晡時。坐至更盡。以定力挨拶。直造幽微。出定見山。說此圓已。山問那箇是你本來面目。正欲下語。山便閉門。自此工夫日有妙處。蓋以離巖太早。不曾做得細密工夫。幸遇本色宗匠。乃得到此。元來工夫做得緊峭。則時時有悟入。步步有剝落。一

日見壁上三祖信心銘云。歸根得旨。隨照失宗。又剝了一層。山云。箇事如剝珠相似。愈剝愈光。愈明愈淨。剝一剝。勝他幾生工夫也。但下語猶只道欠在。一日定中忽觸著欠字。身心豁然。徹骨徹髓。如積雪卒然開霽。忍俊不禁。跳下地來。擒住山云。我欠少箇甚麼。山打三掌。某禮三拜。山云。鐵山。這一著子幾年。今日方了。○暫時話頭不在。如同死人。一切境界逼迫臨身。但將話頭與之抵當。時時箇點話頭。動中靜中。得力不得力。又定中不可忘卻話頭。忘話頭則成邪定。不得將心待悟。不得文字上取解會。不得些少覺觸以為了事。但教如癡如獃去。佛法世法打成一片。施為舉措只是尋常。惟改舊時行履處。古云。大道從來不屬言。擬談玄妙隔天淵。直須能所俱忘却。始可饑餐睏則眠。

天目斷崖義禪師示衆

若要超凡入聖。永脫塵勞。直須去皮換骨。絕後再甦。如寒灰發燄。枯木重榮。豈可作容易想。我在先師會下多年。每被大棒。無一念遠離心。直至今日。觸著痛處。不覺淚流。豈似你等噉著些子苦味。便掉頭不顧。

天目中峯本禪師示衆

先師高峯和尚。教人惟以所參話頭蘊之於懷。行也如是參。坐也如是參。參到用力不及處。留意不得時。驀忽打脫。方知成佛其來舊矣。這一著子。是從上佛祖了生脫死之已驗三昧。惟貴信得及。久遠不退轉。更無有不獲其相應者。○看話頭做工夫。最是立脚穩當。悟處親切。縱此生不悟。但信心不退。不隔一生兩生。更無不獲開悟者。○或三十年二十年未卽開悟。不須別求方便。但心不異緣。意絕諸妄。孜孜不捨。只向所參話上立定脚頭。拌取生與同生。死與同死。誰管三生五生。十生百生。若不徹悟。決定不休。有此正因。不患大事之不了明也。○病中做工夫。也不要你精進勇猛。也不要你撐眉努目。但要你心如木石。意若死灰。將四大幻身撇向他方世界之外。繇他病也得。活也得。死也得。有人看也得。無人看也得。香鮮也得。臭爛也得。醫得健來。活到一百二十歲也得。如或便死。被宿業牽入鑊湯爐炭裏也得。如是境界中都不動搖。但切切將箇沒滋味話頭。向藥爐邊枕頭上默默咨參。不得放捨。

【評曰】此老千言萬語。只敎人看話頭。做眞實工夫。以期正悟。諄切透快。千載而下。如耳提面命。具存全書。自應徧覽。

師子峯天如則禪師普說

生不知來處。謂之生大。死不知去處。謂之死大。臘月三十日到來。只落得手忙脚亂。何況前路茫茫。隨業受報。正是要緊事在。這箇是生死報境。若論生死業根。卽今一念隨聲逐色。使得七顚八倒者便是。繇是佛祖運大慈悲。或敎你參禪。或敎你念佛。令汝掃除妄念。認取本來面目。做箇灑灑落落大解脫漢。而今不獲靈驗者有三種病。第一不遇眞善知識指示。第二不能痛對生死大事爲念。悠悠漾漾。不覺打在無事甲裏。第三於世間虛名浮利。照不破。放不下。妄緣惡習上。坐不斷。擺不脫。境風扇動處。不覺和身輥入業海中。東飄西泊去。眞正道流。豈肯恁麼。當信祖師道。雜念紛飛。如何下手。一箇話頭。如鐵掃箒。轉掃轉多。轉多轉掃。掃不得。拌命掃。忽然掃破太虛空。萬別千差一路通。諸禪德。努力今生須了却。莫敎永刼受餘殃。○又有自疑念佛與參禪不同。不知參禪只圖識心見性。念佛者

。悟自性彌陀唯心淨土。豈有二理。經云。憶佛念佛。現前當來必定見佛。既曰現前見佛。則與參禪悟道有何異哉。○答或問云。但將阿彌陀佛四字做箇話頭。二六時中直下提撕。至於一念不生。不涉階梯。徑超佛地。

智徹禪師淨土玄門

念佛一聲。或三五七聲。默默返問。這一聲佛從何處起。又問這念佛的是誰。有疑。只管疑去。若問處不親。疑情不切。再舉箇畢竟這念佛的是誰。於前一問少問少疑。只向念佛是誰諦審諦問。

【評曰】經無前問。只看這念佛的是誰亦得。

汝州香山無聞聰禪師普說

山僧初見獨翁和尚。令參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後同雲峯月山等六人。立願互相究竟。次見淮西。教無能令提無字。次到長蘆。結伴煉磨。後週淮上敬兄。問云。你六七年有甚見地。某答每日只是心下無一物。敬云。你這一絡索甚處出來

。某心裏似知不知。不敢開口。敬見我做處無省發。乃云。你定中工夫不失。動處便失。某被說著心驚。便問畢竟明此大事應作麼生。敬云。你不聞川老子道。要知端的意。北斗面南看。說了便去。某被一問。直得行不知行。坐不知坐。五七日間。不提無字。倒只看要知端的意北斗面南看。忽到淨頭寮。在一木上與衆同坐。只是疑情不解。有飯食頃。頓覺心中空亮輕清。見情想破裂。如剝皮相似。目前人物一切不見。猶如虛空。半時省來。通身汗流。便悟得北斗面南看。遂見敬。下語作頌。都無滯礙。尚有向上一路不得灑落。後入香巖山中過夏。被蚊子齩。兩手不定。因念古人爲法忘軀。何怖蚊子。盡情放下。齩定牙關。揑定拳頭。單提無字。忍之又忍。不覺身心歸寂。如一座屋倒却四壁。體若虛空。無一物可當情。辰時一坐。未時出定。自知佛法不誤人。自是工夫不到。然雖見解明白。尚有微細隱密妄想未盡。又入光州山中習定六年。陸安山中又住六年。光州山中又住三年。方得纇脫。【評曰】古人如是勤辛。如是久遠。方得看應。今人以聰明情量剎那領會。而猶欲自附於頓悟。豈不謬哉。

獨峯和尚示衆

學道之士那裏是入手處。提箇話頭是入手處。

般若和尚示衆

兄弟家三年五年做工夫。無箇入處。將從前話頭拋却。不知行到中途而廢。可惜前來許多心機。有志之士。看衆中柴乾水便。僧堂溫煖。發願三年不出門。決定有箇受用。有等纔做工夫。心地清淨。但見境物現前。便成四句。將謂是大了當人。口快舌便。悞了一生。三寸氣消。將何保任。佛子。若欲出離。參須眞參。悟須實悟。○或話頭綿密。無有間斷。不知有身。謂之人忘法未忘。有到此忘其本身。忽然記得。如在夢中跌下萬仞洪崖。只顧救命。遂成風癲。到此須是緊提話頭。忽然連話頭都忘。謂之人法雙忘。驀地冷灰豆爆。始知張公喫酒李公醉。正好來般若門下喫棒。何以故。更須打破諸祖重關。徧參知識。得知一切淺深。却向水邊林下保養聖胎。直待龍天推出。方可出來扶揚宗教。普度羣生。

雪庭和尚示衆

十二時中一貧如洗。看箇父母未生前那箇是我本來面目。不管得力不得力。昏散不昏散。只管提撕去。

仰山古梅友禪師示衆

須要發勇猛心。立決定志。將平生悟得的。學得的。一切佛法。四六文章。語言三昧。一掃掃向大洋海裏去。更莫舉著。把八萬四千微細念頭。一坐坐斷。卻將本參話頭一提提起。疑來疑去。拶來拶去。凝定身心。討箇分曉。以悟爲則。不可向公案上卜度。經書上尋覓。直須卒地斷。爆地折。方始到家。若是話頭提不起。連舉三徧。便覺有力。若身力疲倦。心識忙燥。卻輕輕下地打一轉。再上蒲團。將本參話如前挨拶。若纔上蒲團。便打磕睡。開得眼來。胡思亂想。轉身下地。三三兩兩。交頭接耳。大語細話。記取一肚皮語錄經書。逞能舌辯。如此用心。臘月三十日到來。總用不著。

衢州傑峯愚禪師示五臺善講主

假饒文殊放金色光與汝摩頂。師子被你騎來。觀音現千手眼。鷂哥被你捉得。皆是逐色隨聲。於你自己有何利益。要明己躬大事。透脫生死牢關。先須截斷一切聖凡虛妄見解。十二時中。回光返照。但看箇不是心。不是物。不是佛。是箇甚麼。切莫向外邊尋討。設有一毫佛法神通聖解如粟米粒大。皆爲自欺。總是謗佛謗法。直須參到脫體無依。纖毫不立處。著得隻眼。便見靑州布衫。鎭州蘿蔔。皆是自家所用之物。更不須別求神通聖解也。

靈隱瞎堂禪師對制

宋孝宗皇帝問。如何免得生死。對曰。不悟大乘道。終不能免。又問如何得悟。對曰。本有之性。以歲月磨之。無不悟者。

大乘山普巖斷峯和尚示衆

萬法歸一。一歸何處。不得不看話頭。守空靜而坐。不得念話頭。無疑而坐。如有昏散。不用起念排遣。快便舉起話頭。抖擻身心。猛著精采。更不然。下地經

行。覺昏散去。再上蒲團。忽爾不舉自舉。不疑自疑。行不知行。坐不知坐。惟有參情。孤孤迥迥。歷歷明明。是名斷煩惱處。亦名我喪處。雖然如是。未爲究竟。再加鞭策。看箇一歸何處。到這裏。提撕話頭無節次了也。惟有疑情。忘卽舉之。直至返照心盡。是名法亡。始到無心處也。莫是究竟麼。古云。莫謂無心云是道。無心猶隔一重關。忽地遇聲遇色。磕著撞著。大笑一聲。轉身過來。便好道懷州牛喫禾。益州馬腹脹。

古拙禪師示衆

諸大德。何不起大精進。對三寶前。深發重願。若生死不明。祖關不透。誓不下山。向長連牀上。七尺單前。高掛鉢囊。壁立千仞。盡此一生做教徹去。若辦此心。決不相賺。如其發心不眞。志不猛勵。這邊經冬。那邊過夏。今日進前。明日退後。久久摸索不著。便道般若無靈驗。卻向外邊記一肚鈔一部。如臭糟瓶相似。聞者未免惡心嘔吐。直做到彌勒下生。有何干涉。苦哉。

太虛禪師示衆

如未了悟。須向蒲團上冷坐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看箇父母未生前面目。

楚石琦禪師示衆

兄弟。開口便道我是禪和。及問他如何是禪。便東覷西覷。口如扁擔相似。苦哉屈哉。喫著佛祖飯。不去理會本分事。爭持文言俗句。高聲大語。略無忌憚。全不識羞。有般底不去蒲團上究明父母未生以前本來面目。冷地裏學客春。指望求福。懺除業障。與道太遠在。○凝心歛念。攝事歸空。念想纔生。即便遏捺。如此見解。即是落空亡的外道。魂不返的死人。又有妄認能瞋能喜。能見能聞。認得明白了。便是一生參學事畢。我且問你。無常到時。燒作一堆灰。這能瞋能喜能見能聞的什麼處去也。恁麼參的。是藥汞銀禪。此銀非眞。一煆便流。因問你尋常參箇什麼。答道有教參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又教我只如此會。今日方知不是。就和尚請箇話頭。我道古人公案有什麼不是。汝眼本正。因師故邪。累請不已。向道去參狗子

無佛性話。忽然打破漆桶。卻來山僧手裏喫棒。

【評曰】天如而下。皆元末及國初尊宿。若傑峯。古拙。楚石。則身經二代者也。楚石為妙善五世孫。而其見地如日光月明。機辯如雷風迅。直截根原。脫落枝葉。真無愧妙喜老人矣。天如以至今日。無匹休者。獨其語皆提持向上極則事。教初學人做工夫處絕少。僅得一二。錄如左。

高麗普濟禪師答李相國書

旣曾於無字話提撕。不必改參也。況舉起別話頭時。曾參無字。必於無字有小熟因地。切莫移動。切莫改參。但於二六時中。四威儀內。舉起話頭。莫待幾時悟不悟。亦莫管有滋味無滋味。亦莫管得力不得力。摎到心思不及。意慮不行。卽是諸佛諸祖放身命處。

【評曰】此語錄。萬歷丁酉。福建許元真東征。得之朝鮮者。中國未有也。因錄其要而識之。

楚山琦禪師解制

諸大德。九十日中。還曾證悟也無。如其未悟。則此一冬又是虛喪了也。若是本色道流。以十方法界爲箇圓覺期。莫論長期短期。百日千日。結制解制。但以舉起話頭爲始。若一年不悟。參一年。十年不悟。參十年。二十年不悟。參二十年。盡平生不悟。決定不移此志。直須要見箇眞實究竟處。方是放參之日也。○如未能言前契旨。但將一句阿彌陀佛。置之懷抱。默默體究。常時鞭起疑情。這念佛的是誰。念念相續。心心無間。如人行路。到水窮山盡處。自然有箇轉身的道理。囫地一聲。契入心體。

【評曰】舉起話頭為進期。真實究竟為出期。當牢記取。

天眞毒峯善禪師示衆

果欲了脫生死。先須發大信心。立弘誓願。若不打破所參公案。洞見父母未生前面目。坐斷微細現行生死。誓不放捨本參話頭。遠離眞善知識。貪逐名利。若故

違此願。當墮惡道。發此大願。防護其心。方堪領受公案。或看無字。要緊在因甚狗子無佛性上著力。或看萬法歸一。要緊在一歸何處。或參究念佛。要緊在念佛的是誰。回光返照。深入疑情。若話頭不得力。還提前文。以至末句。使首尾一貫。方有頭緒。可致疑也。疑情不斷。切切用心。不覺舉步翻身。打箇懸空筋斗。却再來喫棒。

空谷隆禪師示衆

不可獃蠢地念箇話頭。亦不可推詳計較。但時中憤然要明此事。忽爾懸崖撒手。打箇翻身。方見孤明歷歷。到此不可耽著。還有腦後一槌。極是難透。你且恁麼參去。○不參自悟。上古或有之。自餘未有不從力參而得悟者。○優曇和尚提念佛的是誰。汝今不必用此等法。只平常念去。但念不忘。忽然觸境遇緣。打著轉身一句。始知寂光淨土不離此處。阿彌陀佛不越自心。

【評曰】但時中憤然要明此事。此句甚妙。該攝看話頭之法曲盡。

天奇和尚示衆

汝等從今發決定心。晝三夜三。舉定本參。看他是箇甚麼道理。務要討箇分曉。日久歲深。不煉昏沈。昏沈自退。不除散亂。散亂自絕。純一無雜。心念不生。忽然會得。如夢而醒。覆看從前。俱是虛幻。當體本來現成。萬象森羅。全機獨露。於這大明國裏也不枉爲人。向此法門也不枉爲僧。卻來隨緣度日。豈不暢哉。豈不快哉。○終日念佛。不知全是佛念。如不知。須看箇念佛的是誰。眼就看定。心就舉定。務要討箇下落。

【評曰】毒峯。天奇。皆教參究念佛。空谷何故謂不必用此等法。蓋是隨機不同。任便無礙。

古音琴禪師示衆

坐中所見善惡。皆緣坐時不起觀察。不正思惟。但只瞑目靜坐。心不精采。竟順境流。半夢半醒。或貪著靜境爲樂。致見種種境界。夫正因做工夫者。當睡便睡

。一覺一醒。便起抖擻精神。挪抄眼目。齩住牙根。揑緊拳頭。直看話頭落在何處。切莫隨昏隨沈。絲毫外境不可采著。〇行住坐臥之中。一句彌陀莫斷。須信因深果深。直教不念自念。若能念念不空。管取念成一片。當念認得念人。彌陀與我同現。

巽巖登禪師釋疑集

問。學人參求知識。或令提箇話頭。或令疑箇話頭。同耶別耶。答。纔舉話頭。當下便疑。豈有二理。一念提起。疑情卽現。覆去翻來。精研推究。功深力極。自得了悟。

【評曰】釋疑集中。此一段文最為精當。今人頗有滯此二端而不決者。蓋未曾實做工夫故也。

月心和尚示衆

憤起新鮮志氣。舉箇話頭。要於結末字上疑情永長。沈沈痛切。或杜口默參。

或出聲追審。如失重物。務要親逢親得。日用中一切時一切處更無二念。

△諸祖苦功節略第二

獨坐靜室

道安大師。獨坐靜室。十有二年。殫精搆思。乃得神悟。

【評曰】此老竭精思乃得神悟。不是一味靜坐便了。

懸崖坐樹

靜琳禪師。棄講習禪。昏睡惑心。有懸崖。下望千仞。旁出一樹。以草藉之。趺坐其上。一心繫念。動經宵日。怖死既重。專精不二。後遂超悟。

草食木棲

通達禪師。入太白山。不齎糧粒。饑則食草。息則依樹。端坐思玄。五年不息

。因以木打塊。塊破。廓然大悟。

【評曰】饒汝草食樹棲。若不思玄。漫爾多載。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

衣不解帶

金光照禪師。十三出家。十九入洪陽山。依迦葉和尚。服勤三載。衣不解帶。寢不沾席。又在姑射山亦如是。豁然啓悟。

引錐自刺

慈明谷泉瑯琊三人。結伴參汾陽。時河東苦寒。衆人憚之。慈明志在於道。曉夕不忘。夜坐欲睡。引錐自刺。後嗣汾陽。道風大振。號西河師子。

暗室不忽

宏智禪師。初侍丹霞淳。因與僧徵詰公案。不覺大笑。淳責曰。汝笑這一聲。失了多少好事。不見道暫時不在。如同死人。智再拜伏膺。後雖在闇室。未嘗敢忽

。

【評曰】論道而笑。古人尚呵。今世諦詼諧。捧腹無厭。丹霞見之。又當何如。

晚必涕泣

伊庵權禪師。用功甚銳。至晚必流涕曰。今日又只恁麼空過。未知來日工夫如何。師在衆。不與人交一言。

三年力行

晦堂心禪師。自言初入道。自恃甚易。逮見黃龍先師。退思日用。與理矛盾極多。遂力行之三年。祈寒溽暑。確志不移。方得事事如理。而今欬唾掉臂。也是祖師西來意。

圓枕警睡

喆侍者。睡以圓木爲枕。小睡。則枕轉覺而復起。率以爲常。或謂用心太過。

答云。我於般若緣分素薄。若不如此。恐爲妄習所牽。

被雨不覺

全菴主。爲道猛烈。無食息暇。一日倚欄看狗子話。雨來不覺。衣溼方知。

誓不展被

佛燈珣禪師。依佛鑒。隨衆咨請。邈無所入。歎曰。此生若不徹證。誓不展被。於是四十九日。只靠露柱立地。如喪考妣。乃得大悟。

擲書不顧

鐵面昺禪師行脚時。離鄉未久。聞受業一夕遺火。悉爲煨燼。得書。擲之地曰。徒亂人意耳。

堅誓省發

靈源淸禪師。初參黃龍心。隨衆問答。茫然不知端倪。夜誓佛前曰。當盡形壽以法爲檀。願早開解。後閱玄沙語。倦而倚壁。起經行。步促遺履。俯就之。忽大悟。

無時異緣

圓悟勤禪師。再參東山演。爲侍者。窮參力究。自云山僧在衆。無一時異緣。十年方得打徹。

【評曰】十年之間。無一時異緣。試問今一日間異緣多少。何時得打徹去也。

造次不忘

牧菴忠禪師。初習台敎。後志禪宗。謁龍門眼。造次之頃。不忘提撕。適縱步水磨。見額云。法輪常轉。忽大悟。

忘抵河津

慶壽亨禪師。參鄭州普照寶公。朝夕精勤。一日以事往睢陽。過趙渡。疑情不散。忘其抵津。同行覺之曰。此河津也。豁然。悲喜交集。以白寶公。公曰。此僵臥漢。未在。因教看日面佛語。一日雲堂靜坐。聞板聲。大悟。

寢食兩忘

松源岳禪師。初以居士參應菴華。不契。愈自奮勵。見密菴傑。隨問隨答。密歎曰。黃楊木禪耳。奮勵彌切。至忘寢食。會密入室。問僧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師從傍大悟。

口體俱忘

高峯妙禪師。在衆脅不沾席。口體俱忘。或時如厠。中單而出。或時發函。不扃而去。後徑山歸堂。大悟。

諸緣盡廢

傑峯愚禪師。初參古庭石門。佩受法語。晝夜兀坐。不契。後參止巖。舉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愈疑。乃諸緣盡廢。寢食俱不覺知。如氣絕者。一夕坐至夜分。聞隣僧詠證道歌云。不除妄想不求眞。豁然如釋重負。有夜半忽然忘月指。虛空迸出日輪紅之句。

杜門力參

移剌楚材丞相。參萬松老人。屏斥家務。杜絕人跡。雖祈寒溽暑。無日不參。焚膏繼晷廢寢忘餐者幾三年。乃獲印證。

【評曰】如是用心。如是證道。是之謂在家菩薩也。喫得肉已飽。來尋僧說禪。獨何為哉。

以頭觸柱

中峯本禪師。侍高峯死關。晝夜精勤。困則以頭觸柱。一日誦金剛經。至荷擔如來處。恍然開解。自謂所證未極。彌益勤苦。咨決無怠。及觀流水乃大悟。

【評曰】自謂所證未極。故終至極處。今之以途路為到家者衆矣。嗟夫。

關中刻苦

毒峯善禪師。在淯溪進關。不設臥榻惟置一凳。以悟爲則。一夕昏睡。不覺夜半。乃去凳。晝夜行立。又倚壁睡去。誓不傍壁。遼空而行。身力疲勞。睡魔愈重。號泣佛前。百計逼拶。遂得工夫日進。聞鐘聲。忽不自繇。偈云。沈沈寂寂絕施爲。觸著無端吼似雷。動地一聲消息盡。髑髏粉碎夢初回。

脅不至席

璧峯金禪師。參晉雲海。示以萬法公案。疑之三年。偶摘蔬次。忽凝然久之。海問子定耶。對曰。定動不關。海問定動不關。是甚麼人。金以筐示之。海不肯。金擲筐於地。亦不肯。爾後工夫益切。脅不至席。一坐七日。一日聞伐木聲大悟。

獨守鈍工

西蜀無際禪師。初做工夫。四指大書帖亦不看。只是拍盲做鈍工夫。乃得大徹大悟。

【評曰】此意極是。但不明教理者未宜效嚬。

禪關策進

後集 一門

△諸經引證節略

大般若經

空中聲告常啼菩薩言。汝東行求般若。莫辭疲倦。莫念睡眠。莫思飲食。莫想晝夜。莫怖寒熱。於內外法。心莫散亂。行時不得左右顧視。勿觀前後上下四維等。

華嚴經

勤首菩薩偈云。如鑽燧取火。未出而數息。火勢隨至滅。懈怠者亦然。釋曰。當以智慧鑽注一境。以方便繩善巧廻轉。心智無住。四儀無間。則聖道可生。瞥爾起心。暫時忘照。皆名息也。

大集月藏經

若能精勤。繫念不散。則休息煩惱。不久得成無上菩提。

十六觀經

佛告韋提希。應當專心。繫念一處。

出曜經

智者以慧錬心。尋究諸垢。猶如鑛鐵。數入百錬。則成精金。猶如大海。日夜沸動。則成大寶。人亦如是。晝夜役心不止。便獲果證。

【評曰】今人但知息心而入禪那。寧知役心而獲果證。

大灌頂經

禪思比丘。無他想念。惟守一法。然後見心。

遺教經

夫心者。制之一處。無事不辦。

【評曰】守一法。制一處。幸有此等語言在。

楞嚴經

又以此心內外精研。○又以此心研究精極。

彌陀經

執持名號。一心不亂。

【評曰】只此一心不亂四字。參禪之事畢矣。人多於此忽之。

楞伽經

若欲了知能取所取。分別境界。皆是心之所現者。當離憒鬧。昏滯睡眠。初中後夜勤加修習。

金剛般若經

薩陀波崙菩薩。七歲經行住立。不坐不臥。

寶積經

佛告舍利弗。彼二菩薩行精進時。於千歲中。未曾一彈指頃被睡眠之所逼惱。於千歲中。未曾起念稱量飲食鹹淡美惡。於千歲中。每乞食時。未曾觀授食人爲男爲女。於千歲中。居止樹下。未曾仰面觀於樹相。於千歲中。未曾緣念親里眷屬。於千歲中，未曾起念我欲剃頭。於千歲中。未曾起念從熱取涼。從寒取溫。於千歲中。未曾論說世間無益之語。

【評曰】此是大菩薩境界。雖非凡夫所及。然不可不知。

大集經

法悟比丘。二萬年中常修念佛。無有睡眠。不生貪瞋等。不念親屬衣食資身之具。

念佛三昧經

舍利弗二十年中。常勤修習毗婆舍那。行住坐臥。正念觀察。曾無動亂。

自在王菩薩經

金剛齊比丘修習正法。諸魔隱身伺之。千歲伺之。不見一念心散。可得惱亂。

如來智印經

輪王慧起捨國出家。三千歲繫念。亦不倚臥。

中阿含經

尊者阿那律陀。尊者難提。尊者金毗羅。其住林中。後先乞食。各歸坐禪。至於晡時。先從坐起者。或汲瓶水。能勝獨舉。如不能勝。則便以手招一比丘。兩人共舉。各不相語。五日一集。或兩說法。或聖嘿然。

【評曰】此萬世結伴修行之良法也。

雜譬喩經

波羅奈國一人出家。自誓不得應眞。終不臥息。晝夜經行。三年得道。又羅閱祇國。一沙門布草爲褥坐其上。自誓云不得道終不起。但欲睡眠。以錐刺髀。一年之中。得應眞道。

雜阿含經

如是比丘。精勤方便。肌膚瘦損。筋連骨立。不捨善法。乃至未得所應得者。

不捨精進。常攝其心。不放逸住。

【評曰】所應得。須知應得者何事。據此經。則應得盡諸漏。證三明六通。成聲聞果。若今所期。則應得圓悟心宗。證一切種智。成無上佛果。

阿含經

乃至成就三明。滅除暗冥。得大智明。皆繇精勤修習。樂靜獨居。專念不休之所致也。

【評曰】專念不休。久之則一心不亂。

法集要領經

若人百歲中。懈怠劣精進。不如一日中。勇猛行精進。

【評曰】知此義。則張善和輩臨終十念往生。可了然無疑矣。

無量壽經

至心精進。求道不止。會當剋果。何願不遂。

一向出生菩薩經

阿彌陀佛昔爲太子。聞此微妙法門。奉持精進。七千歲中。脅不至席。意不傾動。

寶積正法經

樂求大乘。其心勇猛。雖捨身命。無所顧惜。修菩薩行。勤加精進。無少懈怠。

六度集經

精進度無極者。精存道奥。進之無怠。臥坐住步。喘息不替。〇心心相續。不自放逸。

修行道地經

佛言自見宿命從無量刼往返生死。其骨過須彌山。其髓塗地。可徧大千世界。其血多於古今天下普雨。但欲免斯生死之患。晝夜精進。求於無爲。

【評曰】曰求道。曰聞此微妙法門。曰樂求大乘。曰精存道奧。曰求於無爲。如是精進。名正精進。不然。縱勞形苦志累歲經刼。或淪外道。或墮偏乘。終無益也。

菩薩本行經

直至成佛。皆由精進。

彌勒所問經

佛語阿難。彌勒發意。先我之前四十二刼。我於其後乃發道意。以大精進。超越九刼。得於無上正眞之道。

【評曰】釋迦以後進而頓踰四十二刼之先輩。勤惰爲之也。經言貪著於名利。多遊族姓家。彌勒之所以先學而後成者坐此。則釋迦之棄名利。入山林。不親近國王大臣可知矣。識之哉。

文殊般若經

一行三昧者。應處空間。捨諸亂意。繫心實理。想念一佛。念念相續。而不懈怠。於一念中。即能見十方諸佛。獲大辯才也。

般舟三昧經

九十日中。不坐不臥。假使筋斷骨枯。三昧不成。終不休息。

【評曰】以上二條。俱指念佛。而兼諸法門。修淨業者不可不知。

四十二章經

夫爲道者。譬如一人與萬人戰。挂鎧出門。意或怯弱。或半路而退。或格鬪而

死。或得勝而還。沙門學道。應當堅持其心。精進勇銳。不畏前境。破滅衆魔。而得道果。

【評曰】半路退者。自畫而不進者也。格鬬死者。稍進而無功者也。得勝還者。破惑而成道者也。得勝之繇。全在堅持其心。精進勇銳。學人但當一志直前。毋慮退。毋畏死。前不云乎。吾保此人必得道矣。法華云。吾今為汝保任此事。終不虛也。佛旣爾保。何慮何畏。

觀藥王藥上二菩薩經

常念大乘。心不忘失。勤修精進。如救頭然。

【評曰】當勤精進。如救頭然。今叢林早暮持誦。然誦其文不思其義。明其義不履其事。亦何益也。

寶雲經

以心繫心。以心住心。心專一故。次第無間。得定心故。心常寂靜。

正法念處經

精勤修行。則得見諦。是故應當曠野寂靜。一心正念。離於一切多語言說。一切親舊知識來去相見。

阿毗曇集異門足

假使我身血肉枯竭。唯皮筋骨連拄而存。若本所求勝法未獲。終不止息。爲精進故。應深受寒熱饑渴蛇蝎蚊䖟風雨等觸。又應忍受他人所發能生身中猛利辛楚奪命苦受毀辱語言。

【評曰】本所求勝法未獲。終不止息。卽宗門所謂本參話頭不破。誓不休歇之意也。

瑜伽師地論

六度初三是戒學攝。靜慮是心學攝。般若是慧學攝。唯精進徧於一切。

大乘莊嚴經論

至心學道。發大勇猛。決趣菩提。

阿毗達磨論

菩薩於底沙佛時。合十指掌。翹於一足。以一伽陀。七日七夜歎佛功德。便超九劫。

【評曰】觀此。則法集所稱一日精進勝百年懈怠。信哉言乎。

西域記

脅尊者。八十出家。少年誚曰。夫出家之業。一則習禪。二則誦經。而今衰老。何所進取。尊者聞而誓曰。我若不通三藏經。不斷三界欲。得六神通。具八解脫。終不以脅至席。乃晝則研習教理。夜則靜慮凝神。三年悉證所誓。時人敬仰。號脅尊者。

【評曰】瞿鑠是翁。足為懈怠比丘激勸。當知今人豈但八十。縱饒直抵期頤。尚須努力修進。

南海寄歸

善遇法師念佛。四儀無間。寸陰非空。計小荳粒。可盈兩載。

法苑珠林

陳棲霞寺沙門惠布。居寺舍利塔西。經行坐禪。誓不坐臥。徒衆八十。咸不出院。

觀心疏

夫欲建小事。心不決志。尚不能成。況欲排五住之重關。度生死之大海。而不勤勞。妙道何繇可具。

永嘉集

勤求至道。不顧形命。〇晝夜行般若。生生勤精進。常如救頭然。

潙山警策

研窮法理。以悟爲則。

【評曰】則。準也。以悟為準的也。卽宗門謂參禪到甚麼處是歇工處。今言大悟乃已。不悟不已也。

淨土懺願儀

若坐若行。皆勿散亂。不得彈指頃念世五欲。及接對外人語論戲笑。亦不得託事延緩。放逸睡眠。當於瞬息俯仰。繫念不斷。

法界次第

倍策精進。勤求不息。是名精進根。

心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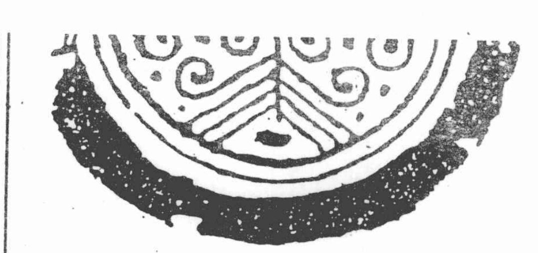
堅求至道。曉夕忘疲。不向外求。虛襟澄慮。密室靜坐。端拱寧神。

【評曰】靜業弟子。莫見不向外求密室靜坐之說。便謂不必念佛。須知念字從心。佛即自己。以自心念自己。烏得為外求也。況念之不已。則成三昧。靜密孰加焉。

禪關策進

菩薩戒弟子劉慧聞率子性澤施資敬刊伏願參禪上士徹透三關面覲彌陀親蒙授記

光緒二十四年秋八月金陵刻經處識



宗門玄鑑圖

明・方覺 撰



玄鑑五宗引

直指單傳初無委曲五宗不傳之妙誰敢學揚後來法久成弊生出異端故五家依門傍戶者或設爲五位君臣四種料揀三關九帶十智同眞門庭各立互相提唱雖則一期建立詎知後代兒孫一箇箇墮在參天荊棘中枝上牽枝蔓中引蔓山野自愧不能囮地一聲爲佛祖忠臣盡焚窠臼今反將七百陳爛葛藤新謎一遍畫蛇添足難逃明眼人前白日見鬼矣

萬曆丁未仲冬少室後參覺虛一識

宗門玄鑑圖

夫信跡者先聖之蘧廬後人之龜鏡也苟昧其源焉能發明於大事哉恐後學之流以金沙混用玉石同觀既迷賓主之談莫究尊卑之理由是採古明機玄之妙總其綱要作十二門從流列派各有所歸自淺及深俱無異趣名曰玄鑑圖庶擇法眼詳證焉各隨門類略示方隅餘可知矣

普賢門

如瑞巖自喚自應大光作舞投子起立趙州撫膝安國師瞬目烏巢吹布毛宗師展兩手三玄體用此皆在稱理門也

文殊門

如明覺云千峰寒色雨滴巖花逸和尙云靑靑岩下竹鬱鬱澗邊松古德云風從何來雨作何色或有人問指目前山河大地一切物像是也

觀音門

如國師撫掌明覺敲床藥山打鼓潙山打木魚曾化耳邊振鈴玄沙以火筯敲火爐至於擊鼎問僧是也

以理因向門

如明覺云國師走走露柱牽牛向你鼻孔裏投子云丫角女子白頭孫玄沙云三冬氣盛南星鎭北斗海底生紅塵山頭起白浪等是也

順實依伍門

如明覺云眼看綠水背靠靑山石頭云眼色耳音

擧南泉云問水答水問虫答虫晝見日夜見星等
此當實玄須是本分不見前理未可

法體自然門

如明覺云天際日上月下雲門云南山起雲北山下雨水底魚天上鳥南地竹北地木火煖風凉地堅水濕等是也不可以誇言詮不可以識心會

密應藏鋒門

如明覺顧視左右喚祖來洗手敲床云幻出驀拈拄杖下座紫湖喝僧云看狗大慈問趙州般若呵呵大笑普化踢倒飯床等是也

事門理對門

如明覺云僧問趙州親見南泉否答曰鎭州出大蘿蔔巴陵云鷄寒上樹鴨寒下水是也此與前門事跡須異皆是瞞人方便也

寄事標玄門

如雪峯答耽源云中有黃金充一國雲門云拄杖子化爲龍巴陵云珊瑚枝枝撐著月黃蘗云大唐無禪師等是也蓋盡法不欲言故托寄其事如明覺云莫謂水寒魚不食如今釣得滿船歸

理絕詮事門

云擔板禪和如麻似粟如外道問佛不問有言不問無言如來良久等是也

順止歸實門

如百丈掛拂於舊處僧推倒禪床出雪峰擲下拂子圓明鼻却拄杖明州背布袋是也

已上十門皆做此收歸本分也

全機盡法門

但有所宗皆不是全機但有一路亦不放過皆不盡法如大慈歸方丈明覺令南泉打趙州了趣出
又八面四方正好連架打是也
又其餘麻三斤九九八十一靑州作一領布衫重七斤半話一向是無依托越於格量故此不取更有直示密示等方便如三玄八勢中明欲知圖之收來所歸體例細詳明覺應可見也

又三格門

若從觀音門入者一切蝦蟇蚯蚓助汝發機

若從文殊門入者墻壁瓦礫助汝發機
若從普賢門入者學足動步施爲運用無有不是
助汝發機

三玄論

彥明上座堂中問天台韶國師曰宗門舉唱話路大意如何國師曰大意不出三玄問曰何名三玄國師云一名實玄二曰體玄三曰用玄問曰何名爲實玄國師云大凡問答不越常人所談皆合本分之事乃名實玄如僧問趙州云如何是趙州答曰東門西門南門北門問云如何是趙州主答云大王是又如南泉與數僧行次見池水又如玉溪長老問法眼如何是正法眼答云卽今見色者是又如拍毬打地指天吹布毛隨其學人所問稱實而應據斯體例不露頭角不越常談不失機關皆是本分之事自古至今爲本分實玄便是宗門極則之法問云何名爲實答曰不可以會解推究無所名之故謂之實也問曰何名爲玄答曰歷歷靈靈本是如是故名爲玄問曰何名本分答云是他法法非無一物亦不越常人言談語話行爲動作故爲本分問曰何名不本分答曰說作妙覺菩提佛性知見凡聖因果乃於無所得心中似有一箇無名字及無心得無所得者皆名不本分問云何名體玄答曰夫體玄者乃是西天龍樹祖師現大月輪眞實體也亦是一切衆生天常眞性本然之道亦是大藏所談極則亦是古人接機岐路只如上古拈椎竪拂擧指輥毬自喚自應獅子入窟法杳然絕朕跡皆表此本體也問曰既是大月輪眞如實體性何以古人破作泥水之談喚作弄精魂掠虛頭活計耶答曰爲伊不識向上本分之事但認浮相謂稱極則所以破之也問曰何名用玄答曰夫用玄者卽是大月輪體上極然之用從上古人皆用此法接機如神會振身大光作舞普化遞眞從東過西獅子出窟藏身無路皆表此大用也問云既是不思議極然之用何以古人破爲瓦礫野狐精風力所轉俱無實是耶答曰爲伊不識向上本色之事但弄浮相執邪爲眞如此破之問曰

◆悟[illegible]訣

何爲古人不肯眞說須假拈椎竪拂委曲指示答曰名相之說滯跡多端疑悟後學恐成支離柰不獲已所以如此問曰古人有哭有咲是何也答曰笑者多賞哭者多罸賞罸不定問曰如上三玄論竟只此三玄爲別又有答曰此外更有三要問曰何名三要一者先照後用二者先用後照三者照用同時且

第一先照後用者◯如學人來時禪主先問從甚麽處來或云彼師有何言句指示學人種種言句禪主反問云作麽生會據斯體例古人亦强名照要也

第二先用後照者◎如學人來問祖師西來意或問佛法大意或問如何是學人本來面目或問如何是極則事禪主擧起拂子或以拄杖便打或下禪床立或畫圓相或呈機要據斯接機古人亦强名用要也

第三照用同時者◐如學人來發問端禪主或竪起拂子云諸方還有這箇麽或指空云會麽或學人見竪起拂子便禮拜禪主云這鈍漢或云學人不會禪主指露柱云這箇却會麽學人或展坐具或竪起拳掌主云這弄精魂漢據斯接機古人亦强名照用同時要也

四大式論

問曰三玄三要之外更有何法示徒答曰有四大式

第一正利大式如初祖在少林等是也

第二平等大式如禾山打鼓是也

第三眞假大式通取前二式是也

第四本分大式如初祖見梁武帝時云不識是也

八棒論

問云只這是更別有答曰夫於一代宗門更有數般體例吾更爲汝略陳梗槪且如引機垂語之棒略有八種問云何名八棒

第一觸令支玄棒今夜不答話問話者三十棒時有僧出禮拜山便打是也

第二接機從正棒如僧被打云某甲未問爲甚麽

◆二出隱顯

打山云汝是甚處人僧云新羅人山云未踏紅舡好與三十棒
第三辯機提正棒如參長老威儀不肅禮數怠慢禪主便打是也
第四辜玄傷正棒如大禪佛到仰山翹足乃云西天二十八祖亦如是唐土六祖亦如是和尙亦如是某甲亦如是仰山與四棒是也
第五印順宗乘棒如禪主與學人問答深有大契禪主便打是也
第六盲枷瞎煉棒如長老行棒學人云出棒出棒主更無酬對是也
第七考驗虛實棒如禪主反問學人答至極則處禪主便打是也
又苦責愚痴棒如學人來參長老種種開示學人一一不會長老便打是也
又如雪峰背負一束藤路逢一僧便抛下僧方擬取雪峯踏倒是也
第八掃除凡聖棒如道得也打道不得也打此方是正棒也

五句論

第一迷眞句如指一物及言非物問學人是也
第二出身句如僧問趙州離四句絕百非請師直指某甲西來意師云老僧恁麼死急是也
第三正宗無問句如翠峰云某甲上樹致將一問來是也
第四正宗無答句如云到這裏說得十成猶是患響漢是也
第五末後句如云太阿寶劍祖堂寒千里應須息萬端莫待冷光輕問爍是也

八大勢論

第一天眞大勢源其性海離念圓明不假安立亦曾增減石頭休宣百丈捲席馬祖下座皆顯本來不動
第二秘密大勢如少林壁觀大寂無聲目擊道存
第三平安大勢四儀諸道三業都禪著衣喫飯動轉施爲無非佛事

◆□疑與

第四直示大勢明言問示汝等身中有箇無位眞人堂堂出入等如云和尚誠言焉敢不信師曰即今便是佛等是也

第五呈似大勢如見人來兩手度□拄杖從東過西自喚自應如道吾舞笏是

第六收放大勢如明州布袋和尚人問布袋下事叉手而立是也

第七權設大勢如宗門中曲垂方便問實答應權被機害皆借至理故得此名

第八省悟大勢如曹溪打神會黃蘗打臨濟等是也

已上略示方隅具眼高人無合滯跡苟得歇頭眞放心處無適而非可也

◆召字更動

洞山祖師五位圖

兼中至[召]
臣向君共功
臣用
正中偏
君向臣
偏中至
臣奉君
正中來
君視臣向
兼中到
君臣合道功功

頌曰

偏中歸去極幽玄正去偏來理事全兼至去來明妙用到兼何必逐言詮須知正位非言說朕兆依稀屬有緣語默豈能安世界蕩蕩縱橫鳥道玄

慈明禪師五位頌

大者本州刺史二者把筆文章三者放鷹走狗四者外入人家惟有五郎最小家中侍奉爺娘

◈迷一作遲

大陽三句之圖

第一句 ● 通一路 哮吼如獅子

第二句 ◐ 無賓主 踞地如獅子

第三句 ◎ 兼到玄 圓丸如獅子

王子五位圖

一誕生王子 ◐ 王宮纔降日玉兎豈能離未得無功旨人天何太迷

二朝生王子 ◒ 白衣須拜相此事未爲奇積代簪纓者休云落魄時

三末生王子 ● 子時當作正明暗在君臣未離兜率界烏鷄雪上行

四化生王子 ◎ 燄裏寒氷結楊花九月飛泥牛吼水面木馬逐雲嘶

五內生王子 ▩ 渾然藏理事朕兆卒難明威音王未曉彌勒豈惺惺

◈曉々 總下同

洞山偏正五位圓相

虛 ○ 位

不共（正中偏）內紹	◐	誕生	臣向君
一色（偏中正）外紹	◒	朝生	臣奉君
功（正中來）棲隱	●	末生	君視臣
共功（兼中至）臣用	○	化生	臣向君
功功（兼中到）不動	▩	內生	君向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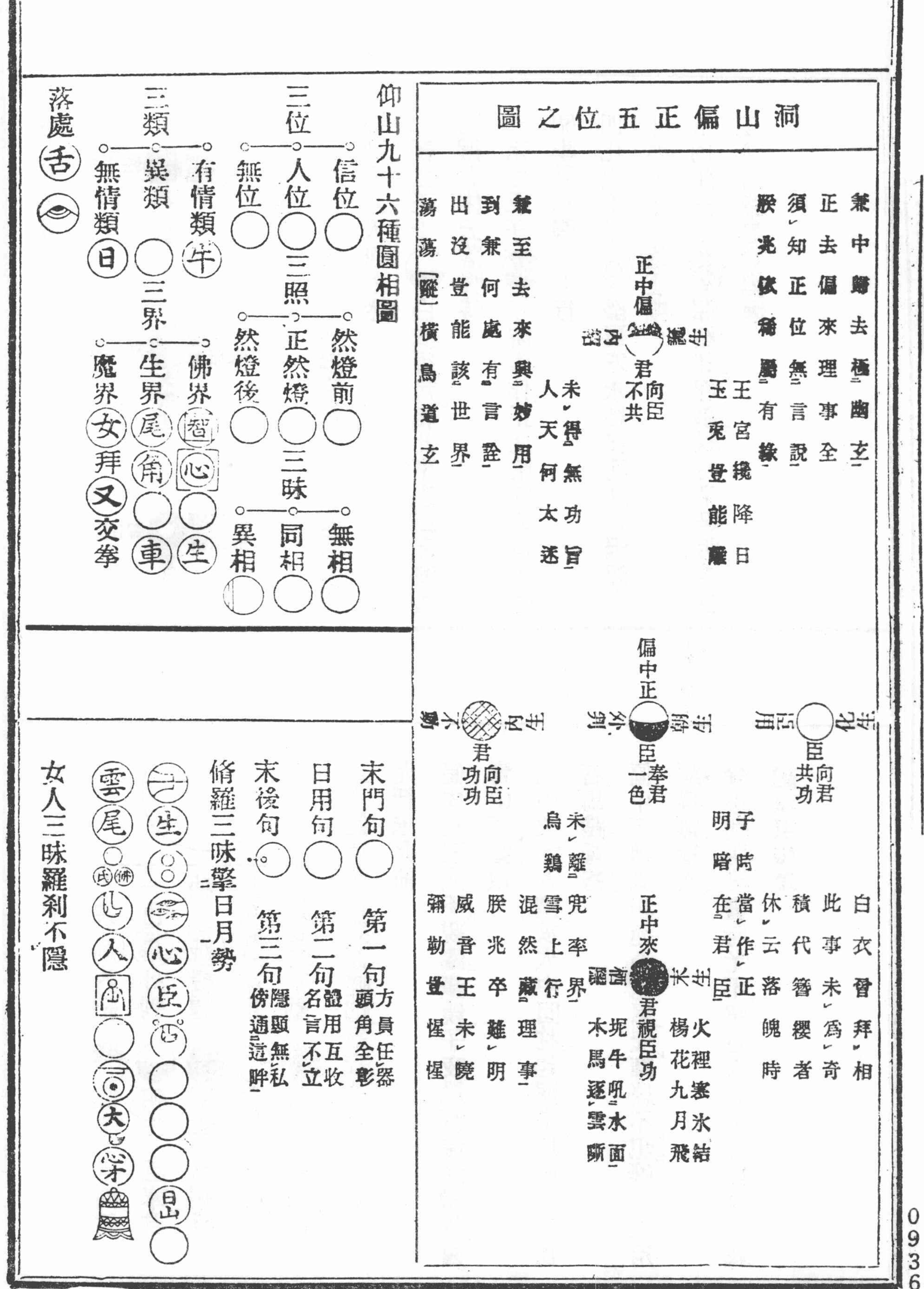
正中偏夜深古殿鎖輕烟寂寂苔封臣不立密密光舒未兆前

偏中正玉人不親臨臺鏡子夜星沉瑞氣濃依舊青山不露頂

正中來木人携杖火中回趂起泥牛耕練色放教石馬踐蒼苔

偏中至轉側相逢全意氣交輝終不犯鋒芒大用縱橫無變異

兼中到明暗盡時光不照石人有志妙難窮鮮栽絕頂無根草


洞山偏正五位之圖
兼中歸去極幽玄
正去偏來理事全
須知正位無言說
朕兆依稀屬有緣
正中偏
君向臣
不共
王宮機降日
玉兎豈能離
未得無功旨
人天何太遲
兼至去來興妙用
到兼何處有言詮
出沒豈能該世界
蕩蕩離橫鳥道玄
偏中正
臣奉君
一色
臣向君
共功
君向臣
功功
子時當正位
明暗在君臣
未離兜率界
烏雞雪上行
正中來
君視臣功
火裡寒冰結
楊花九月飛
泥牛吼水面
木馬逐雲嘶
白衣曾拜相
此事未為奇
積代簪纓者
休云落魄時
混然藏理事
朕兆卒難明
威音王未曉
彌勒豈惺惺
仰山九十六種圓相圖
三位
信位
人位
無位
三照
然燈前
正然燈
然燈後
三昧
無相
同相
異相
三類
有情類
異類
無情類
三界
佛界
生界
魔界
落處
女拜
交拳
末門句
第一句 方員任器 頭角全彰
日用句
第二句 體用互收 名言不立
末後句
第三句 隱顯無私 傍通正眸
脩羅三昧擎日月勢
女人三昧羅刹不隱

( ) 手把日 井 ○○ ⁂ 心 ⊖ 坐 門 ⊕ 佛

◎ ○ ○ ( ) ○ 羽 ⊙ 天 八 牛

四 三 卍 山 ⊕ 大 四 犁 ○

言 水山 水 ● ○ ⊖ 木 七 丁 □

泉 已上開爲百二十合爲九十六種總不出十九門施設也

一垂示三昧門　二問答互換門

三性起無作門　四緣起無礙門

五明機普互門　六味合賓主門

七三生不隔門　八即幻明眞門

九用了生緣門　十就生顯法門

十一冥府生緣門　十二三境順眞門

十三隨機識生門　十四海印收生門

十五密用靈機門　十六碎啄同時門

十七隨隨收放門　十八卷舒無住門

十九一多自在門

圓收六門

一圓相○　二義海○○

三昧機○○　四多字學○○

五意語　六默論○○

曹洞宗旨

達磨西來不立文字兒孫東出齧泥言詮綴落名論堪作甚麼萬一此稟流落人間愼勿逐語生解直饒聲前薦得句外承當猶有一人大不肯在纔識得此人更參三十年我道猶欠徹在湛然居士從原題

洞山五位投子淸和尙序

夫長天一色星月何分大地無偏榮枯自異是以法無異法何迷悟而可及心不自心假言像而提唱其言偏圓正倒象帶叶通其法也不落是非豈關萬像萬像旣融於水月源派派混於金沙不墮虛凝回途復妙

洞山五位頌

正中偏三更初夜月明前相逢莫怪不相識隱隱猶懷舊日嫌

偏中正失曉老婆逢古鏡分明覿面別無眞爭柰
迷頭還認影
正中來無中有路隔塵埃但能不觸當今諱也勝
前朝斷舌才
偏中至兩辨相逢不相避好手猶如火裡蓮宛然
自有沖天志
兼中到不落有無誰敢和人人盡欲出時流折合
元來炭裏坐

臥龍山雲庵老人評唱五位王子圖頌

正中偏　註曰古人借黑爲正假白示偏也切忌
當頭直要傍提妙會宗祖如云要頭一任將去正
者是正位也道箇正位已早落偏言不當理本位
都無言說但有言說卽屬偏也偏中不會離本位
無生那涉語因緣卽是兩意人在語中圓得如云
不落今時句妙在未聞前此是語中圓得底句亦
合兩意妙在體處體卽正體不落今時句句中須
虛一位不得當頭道著直須立行始得相應半夜
日頭出日午打三更皆是兼中有語也如云木人
半夜穿靴去石女天明帶帽歸是也直言露地已
前明妙也道箇露地白牛明妙法身猶是文采直
須文彩妙會始得其旨也

三更初夜月明前　註曰只是黑白未分時事黑
白兩種亦是文彩未生前方是正中偏有云金殿
豁開全體現往來常在白雲中月明前此句不墮
有無始得與斷也

莫恠相逢不相識　註曰正是父子相見君臣道
合唯一道如如更與阿誰相識不落第二門頭此
明入宮不異體爲子全身而是父只是各不相知
臣在門王不出門臣不知有君君亦不知有臣混
然一致此是兒孫得力豈得不知隱隱幽暗不彰
也

隱隱猶懷舊日嫌　註曰初未識時未有箇肯處
見了後方有個肯處所以道悟了還同未悟時心
無勝負自安寧正位有云妙語絕承當個中無肯
路卽是此路也兩句語非前句後句中不相似也
只是上下兩句共明一意

偏中正　註曰偏乃是今時句太陽門下事名有句正是正體明月堂前事名無句無句是宗不得昧却若於有句傍無句宗旨卽是偏中得正也偏是左右人正是尊貴人常要時時奉他須得心心無間念念無差始得與他相應是故知有底人始解奉重輙不得暫時違背若暫時不在如同死人又偏是長老施設處正是學人承當處偏中得正也緣中得正不坐今時緣是因緣語句於因緣語句下得意不滯因緣語跡通父母未生前事空劫外事乃曰緣中得意不坐今時也只向語中轉去方有圓位語言三昧下出身也爲因有語言常通無語之意從偏入正方有圓位也又偏屬於今時六根六識也正是那邊不落今時只於六根六識下明得那邊人偏中得正

失曉老婆逢古鏡　註曰彰也將之道不別有也本來面目自此而彰也方信道不從人得也古鏡者雪峯云此事如古鏡胡來胡現漢來漢現又玄中銘夜明簾外古鏡徒輝又云打破鏡來與伱相見此意照在體無依通身合大道卽是入正偏而來也

分明覿面別無眞　註曰恁麼會自對分明不是物

爭奈迷頭還認影　註曰認著不堪不是本來頭如演若達多迷頭認影認著依前還不是也

正中來　註曰入宮無異體出塞將軍才此是回途轉位戴角披毛何異類中來也嘶風不及處妙旨玄中分也須今時中來當要不落於今時也

無中有路隔塵埃　註「古人得位後方得轉身退位從無入有不借而借此是轉身一路也有句云受陰托胎全得妙塵塵刹刹現全身塵埃撲落非他物縱横不是塵•妙中忽有句句中忽有妙妙在體處此是妙中有句也句中無得如紅爐焰裏蓮看時有分取卽不可此是句中無得也

但能不觸當今諱　註曰未審當今諱箇甚麼問取通事舍人去誰敢道著只要不犯當頭任從滄海變諱依傍這個不拋於位依傍這箇是叶通之

謂這箇是左右人位是主位正位也不拋位者常要時中奉重不得暫時拋位若一念拋位此便是不奉於君悖臣逆子可謂此人命如懸絲所以古人道暫時不在如同死人豈向經年度歲不在句中有路不相觸句句之中皆有出身一路不犯當頭也

也勝前朝斷舌才　註曰類之不齊非謂無語須有言語善能回互不犯當頭明暗全該明是偏位暗是正位不犯當頭下句全體該攝也如前朝姓李名知章得利舌之用凡爲談論令人結舌杜口如今若能傍參玄旨妙會宗乘更勝前朝利舌之用也

偏兼中至　註曰從前有句中來前來是正位中來是有句有句屬今時名偏位也故指偏中至是有句中來機不回互所謂以偏正兩位盡在機前括出更不回互矣

兩辨相逢不相避　註曰此是作家弄險之處謂以偏正交羅明暗互用如兩辨相逢善能回避此是明暗雙放也如人弄珠不觸手不落地也不觸手者不住偏位也不落地者不坐正位也此是作家始得其妙如火焰裏出身豈不是好手也

好手猶如火裏蓮　註曰此是往來句中常有出身之路也若是作家相見如大冶精金應無變色無中忽有壞有不得明自體也能爲萬象主不逐四時凋也

宛然自有衝天志　註曰棨天架海氣宇如王不從他得須是渠得故云丈夫自有冲天志不向如來行處行是他自有把定世界函蓋乾坤底手眼所以氣宇如王不依他教也

兼中到　註曰物物頭頭全得妙此是妙叶處始得句中不落有無須叶帶偏位中也由體妙行玄故得句中不落有無即是雙收也

不落有無誰敢和　註曰無言童兒能斷和此句合前有無極盡此是符合前正中偏黑白未分時事此是不墮有無極盡也不當頭是文采未生前唯顯體妙全體該收更無遺落故言不當頭全該

也
人人盡欲出時流　註曰人人盡欲超佛越祖出今時流輩外去誰道不藏鋒阿誰不待藏形泯跡回頭卽露顯爭奈回頭坐他一色也
折合元來炭裏坐　註曰坐著卽不堪折合此方云劉殺爲脩行人不能超前絶後元來却只在炭堆裏坐劉殺所以道若不回互却坐他一色也到這裡直須黑山內動地放光死水裏興雲吐霧十字縱橫功勳不犯則可也
正中偏偏中正正中來兼中至兼中到是未萌已前卽正謂衆生迷故當親知識卽正悟入從此得悟卽便謂之正中偏既悟不可得卽合其正謂之偏中正乃悟眞空無偏無正非有非無非凡非聖三頭六臂開方便門未常道著也無中唱出者正中來也本非情量不在中邊千聖難以覷見會卽沒交涉坐在一色也無爲端拱至尊至妙卽兼中至也前之四位要須父子圓明復歸其本如人到家不談客塵之事只是舊時人也了却那邊行履却來這裏作活計乃是兼中到也遂有君臣父子出世間之說也偈曰

迢迢空刧絶人行　却駕坭牛海底眠
休問偏來與正去　皎然紅日夜東昇

潙仰宗

殘枝撥發無烟火百丈深掐果有金枯木開花明至道寒灰吐燄曉眞心但能會取不會底好不是別正是你佛若向外求解將謂禪道且莫交涉是名運糞自汚心田所以不是道僧問如何是道山云無心是道還會麼僧云不會山云會取不會的好僧云如何是不會的山云只是你不是別人看一似死水裏浸却仔細觀來水裏有些味下口吃著方知滋味會與不會時時對面似影隨身非向非背偈曰

父子相逢豈偶然　一輪抛却海東邊
機鋒互喚人難會　體用如如用自玄

仰山師先就源處因示圓相有省後於潙山處因渡水大悟後開法住仰山四方歸敬接物利生乃

因圓相辨的於人然九十六種圓相各有所由於圓相中書一牛字是縱意書一佛字是奪意書人字是肯不全意書卍字是全許也或示圓相或點破畫破擲却抹却皆是絕意截斷衆流也乃至更有多相有權有實體用賓主縱奪互喚機關褒殺活此是入鄽垂手方便施設也或師極則語句大具機用現前不存軌則

潙山與仰山　機暗獨難言　飛鶴開雲翼
明珠轉一盤　方圓難可並　起坐不相干
手舞既足蹈　徒勞運右端

臨濟宗

喝下分明賓主全電光石火裡頭看山藤六十猶輕恕恰似蒿枝拂一般所以故有三玄三要四料揀四賓主三玄者於一玄中各具三要也三棒三喝一語一默凡所相見賓主歷然即是玄中之要也四料揀者奪人不奪境即法未空也奪境不奪人即人未空也人境俱奪即二空也人境俱不奪即三存也

一喝分賓主　照用一時行　更有知端的
日午打三更　千秋林也晚　庭際菊初闌
般若隨緣內　眞如不動關　霜飄紅樹老
風度碧潭寒　不落見知境　分明說似看

臨濟好兒孫　三玄四主賓　休論佛與祖
那說聖凡倫　棒來如雨點　喝去似雷奔
擬議攔腮掌　誰能繼祖燈

臨濟好兒孫　多將棒喝論　擬動拈棒打
臨行又業盈　休論佛與祖　那說聖凡倫
更生斯見解　東魯覓西秦

枯木堂前纔撫掌　夜明簾外已謳歌
若將耳聽終難會　眼裏聞聲不較多

臨濟有三要　照　用　照用齊行
臨濟有七事　殺人刀　活人劍　脚踏實地
探竿影草　向上關棙子　格外說話　衲僧巴鼻

問如何是殺人刀　砍水不入
如何是活人劍伏屍萬里

如何是脚踏實地七里八里十五里
如何是向上關棙子繫驢橛子不直錢
如何是格外說話人從陳州來却往澧州去
如何是探竿影草你曾到此間麼
如何是衲僧巴鼻凡聖不立踪

雲門宗

瞿曇瞬瞿曇瞬迦葉直下承當少室九年端坐少室九年端坐自從佛佛授手祖祖傳燈唯此一心更無異法一心清淨更無三界也故云迷時三界有悟後十方空要知成道處只在淨心中只見四山青又黃那知歲月短和長十二時如痴似訥常教心勿染塵埃人我無明一時放下經行坐臥了無交涉不是目前法亦非心外機直下纔承當分明無向背一處明得千處萬處光輝一言通時千言萬言一時透脫非心非佛拈向一邊舉今撥向一處只如諸人分上還會得麼若也證得三世諸佛於中成道神通變化於中流出大地山河於中發現九類四生於中長育聖胎是知本來成佛又爲含藏識內貯積太多用顚倒知見妄生巧僞諸佛本是衆生蓋因圓明性中廓然平等以解脫爲心强名禪道從此染淨岐分悟迷派列如手作拳作掌展速自由不假他力

截斷衆流一句傳　乾坤函蓋更幽玄
三關透脫知何處　逐浪隨波利有緣
今古韶陽一句傳　江南三月菊花鮮
行人莫染眸中屑　誰信靈雲妙悟玄
雲門嗣雪峰　機與睦州同　理出千差外
言居一句中　九秋深夜雨　三月落花風
常見波斯說　蟭螟呑大虫

法眼宗

達境唯心萬法空　南園春暖動和風
昇元閣在御街裏　曾聽元音演莫窮

地藏指庭前太湖石云此塊石在你心內法眼於此言下大悟乃作頌曰三界唯心萬法唯識唯識唯心眼聲耳色不到耳聲何觸眼色耳聲難成眼色不立色心不一彼我無差有人會得騰喚吾家

見色便見心通達理事境借問出家人出家何所證若謂昇天堂杳南無生理若謂證菩提捨頭還取尾一貫之取捨從此入堂堂不挂南華華不學華不學却來却來披衣學坐禪禪若學坐的非正亦非偏經劫守閑靜未出生死還爲報參禪者須信道中玄且道如何是道中玄現自宛然六街鐘韻鼓鼕鼕卽處鋪金世界中池長芰荷庭長栢更尋何處覔眞宗

法眼一宗枝　玄中意自奇　直須明自己
更不假脩持　門裏分賓主　言中絕路岐
若論端的旨　打瓦更鑽龜

絕後重甦得旨深　拈來信手莫沉吟
須明劫外玄玄句　方契宗門佛祖心

潙仰宗

權分九十六圓攣　脫印相承有所傳
垂手爲人曾作拜　橫身應物善交權
禪天雲散心光顯　義海波澄月影圓
明暗相參看變態　莫教辜負草鞋錢

臨濟宗

堂堂賓主歷然分　無位眞人不可親
栗棘蓬中能出手　金剛圈裡解翻身
腮邊一掌機鋒峻　肋下三拳意志新
胞次來能明七事　盲枷瞎棒枉勞神

曹洞宗

劫波空處妙難通　擬欲無功已墮功
偏正未曾離本位　君臣那肯異深宮
玉樓轉側方圓備　寶劍澄明理事同
雲輦月娥歸半夜　晚來烟霧尙朦朧

雲門宗

睦州爐鞴雪峰鎚　打就金毛獅子兒
三句揩磨區法則　十門規度別機宜
樹凋葉落金風急　雲淡天低曉日遲
情見到頭窺不得　離心意識始方知

法眼宗

卽俗明眞總萬方　法濾從此露堂堂
山河大地皆標格　草木叢林盡發揚

秋雨徧催黎葉老　春風齊折杏花香

義天覺海周沙界　窺管持蠡難忖量

四與麼

與麼與麼（縱也明其事也）不與麼不與麼（奪也辨其理也）與麼不與麼（先縱後奪以事明理）不與麼與麼（先奪後縱以理辨其事以有爲無喚事作理非無作有以理作事事理非事以此作用立明其道非理非事如開拳成掌握掌成拳但了是手拳掌俱是而亦俱非直得纖毫不立所以道掀翻大海魚龍隱踢倒須彌日月昏縱以理爲空下總計其四也）

宗門玄鑑圖終

34



博山和尚參禪警語

明・元來 撰
成正 編



博山警語序

警乃醒覺之義或云驚也譬有賊瞰巨室主人張燈夜坐堂皇之上謦欬作聲賊懼不能便稍踰昏睡則乘間而入橐爲之傾故嚴城擊柝刁斗鳴轅卒有變而無虞以其警備於機先也人有生死大患迺萬劫不醒之長夢況亦爲賊媒日劫家寶不有大覺之雄痛語警醒則終身醉夢了無悟日非但睡時做不得主即白晝開眼魔語尤甚故博山大師乘悲願力來作大醫王用一味伽陀遍療狂猖業病故有示禪病警語五章直捷簡當把參禪骨髓中病都說透過其開示做工夫語最爲喫緊眞是禪門一種切要新書亦救世之金丹九轉也夫禪也假名無體何有病乎蓋參禪人多起執情謬解被心意識哄殺不向機境上求便向學解中討或被古人言句凝滯或向死水裏浸殺或坐在無事甲裏不是靈利心死不得便是癡著心轉不得故命根難斷生滅宛然通身都是我病非是禪有病也甚則成枉著魔佛亦不可救此名業病亦非禪病也假饒死得種種心不肯做工夫與法身理相應不曾踏著向上關棙坐在飯籮裡輕安自在只箇輕安正是禪病故僧問古德如何是淸淨法身德云無量大病源此語如栗棘蓬吞吐誠難古人從眞參實悟中病過一番來其垂手處自不亂下針錐要箇絕氣息識痛痒底漢方肯診視是以識病乃能去病調已然後調人可謂三折肱爲良醫歟博山大師自來參究此道極是融通凡有言句皆中肯綮非故爲高妙玄著之談使人不知乃平日親證實履境界見到說到行到用到其義理精明辨才無礙所以快說禪病如握秦宮玉鏡照見羣僚肝膽一毫隱諱不得古今踞曲盝牀稱善知識說禪者如師之妙罕儷然禪病最難說說亦不能盡何哉病即法身之病法身無數病寧有極善救法身病者以病爲妙劑以病爲家常茶飯以病爲貼肉汗衫在善葆之而已古人於病假中游戲而爲佛事蓋看破法身無主病自霍然故洞山道老僧看時不見有病特由妄想執著故禪病競生昔佛說楞嚴五蘊魔事及外道徧計即是今人禪病中事然著即成魔計則名外不著

目錄新作

不計亦未爲病所以云不作勝心名善境界若作聖解卽受羣邪法華云有一導師善知通塞險難道路故能導彼衆人前至寶所然則大師此書正末世舟杭初心徑路豈但有益於今日亦有補於將來決欲參禪做工夫求大悟門肯細觀此書大有相爲作略能使疑情發不起處發起病根點不破處點破如拔沙露寶要渠自取如開霧見天使人不迷截路中有出身之路死句裏有活人之句如圓珠走盤不滯一語其妙用如此人人知此用心可以坐睡見道不費許多草鞋錢直到大安樂田地與佛祖同一鼻孔通風有能以此自警者而警衆復以此自愈者而愈人亦名現在醫王使祖師命脉流通慧脉與慧脉並固庶不負大師垂示之方便願力云爾是爲序

萬曆辛亥歲孟秋月　信州弟子劉崇慶和南題

博山和尙參禪警語目次

博山和尙參禪警語

首座　成正　集

示初心做工夫警語

做工夫最初要發箇破生死心堅硬看破世界身心悉是假緣無實主宰若不發明本具底大理則生死心不破生死心既不破無常殺鬼念念不停却如何排遣將此一念作箇敲門瓦子如坐在烈火燄中求出相似亂行一步不得停止一步不得別生一念不得望別人救不得當恁麼時只須不顧猛火不顧身命不望人救不生別念不肯暫止往前直奔奔得出是好手

做工夫貴在起疑情何謂疑情如生不知何來不得不疑來處死不知何去不得不疑去處生死關竅不

破則疑情頓發結在眉睫上放亦不下趂亦不去忽朝撲破疑團生死二字是甚麼閑家具噁古德云大疑大悟小疑小悟不疑不悟

做工夫把箇死字貼在額頭上將血肉身心如死去一般祇有要究明底這一念子現前這一念子如倚天長劍若觸其鋒者了不可得若淘滯磨鈍則劒去久矣

做工夫最怕就著靜境使人困於枯寂不覺不知動境人厭靜境多不生厭良以行人一向處乎喧鬧之場一與靜境相應如食飴食蜜如人倦久喜睡安得自知耶

外道使身心斷滅化爲頑石亦從靜境而入良以歲久月深枯之又枯寂之又寂墮於無知與木石何異吾人或處於靜境祇要發明衣線下一段大事不知在靜境始得於大事中求其靜相了不可得斯爲得也

做工夫要中正勁挺不近人情苟循情應對則工夫做不上不但做不上日久月深則隨流俗阿師無疑也

做工夫人擡頭不見天低頭不見地看山不是山見水不是水行不知行坐不知坐千人萬人之中不見有一人通身內外只是一箇疑團可謂攪渾世界疑團不破誓不休心此爲工夫緊要

何謂攪渾世界無量劫來本具的大理沉沉寂寂未嘗動著要在當人抖擻精神天旋地轉自有波翻浪湧一段受用

做工夫不怕死不得活只怕活不得死果與疑情斷結在一處動境不待遣而自遣妄心不待淨而自淨六根門頭自然虛豁地點著卽到呼著卽應何愁不活耶

工夫做得上如挑千斤担子放亦不下如覓要緊的失物相似若覓不著誓不休心其中但不可生執生著生計執成病著成魔計成外果得一心一意如覓失物相似則三種泮然沒交涉所謂生心動念卽乖法體矣

做工夫舉起話頭時要歷歷明明如猫捕鼠相似古

所謂不斷黎奴誓不休不然則坐在鬼窟裡昏昏沉沉過了一生有何所益

猫捕鼠睁開兩眼四脚撑撑只要拿鼠到口始得縱有鷄犬在傍亦不暇顧參禪者亦復如是只是憤然要明此理縱八境交錯於前亦不暇顧纔有別念非但鼠兼走却猫兒

做工夫一日要見一日工夫若因因循循百劫千生未有了的日子博山當時插一枝香見香了便云工夫如前無有損益一日幾枝香耶一年若干許香耶又云光景易過時不待人大事未明何日是了由此痛惜更多加策勵

做工夫不可在古人公案上卜度妄加解釋縱一一領略得過與自己沒交涉殊不知古人一語一言如大火聚近之不得觸之不得何況坐臥其中耶更於其間分大分小論上論下不喪身失命者幾希

此事不與教乘合故久脩習大乘業者不知不識何況聲聞緣覺諸小乘耶三賢十聖豈不通教說此一事三乘膽戰十地魂驚等覺菩薩說法如雲如雨度不可思議衆生入無生法忍尙喚作所知愚與道全乖又何況其餘耶蓋此事從凡夫地頓同佛體人所難信信者器不信非器諸行人欲入斯宗乘者悉從信而入信之一字有淺有深有邪有正不可不辯淺者凡入法門誰云不信但信法門非信自心深者諸大乘菩薩尙不具信如華嚴疏云見有能說法者有所聽法衆尙未入乎信門如云卽心卽佛誰云不信及乎問汝是佛耶則支梧排遣承當不下法華云盡思共度量不能測佛智何以有盡思度量之心蓋信不具耳

邪正者自心卽佛名正信心外取法名邪信卽佛要究明自心親履實踐到不疑之地始名正信如顢頇儱侗猜三枚相似但云心卽佛實不識自心卽名邪信

古人摘桃便定去鋤地便定去作務時亦定豈是坐久遏捺令心不起然後爲定耶若如此卽名邪定非禪者正意

六祖云那伽常在定無有不定時須徹見本體方與

此定相應釋迦老子下兜率降皇宮入雪山覩明星開幻衆未出此定不然則被動境漂溺孰名爲定動境中求起處不可得靜境中亦求起處不可得動靜既無起處將何爲境耶會得此意總是一箇定體充塞彌亘無餘蘊也

做工夫不得沾著世法佛法中尙沾著一點也不得何況世法耶若真正話頭現前履氷不見寒蹈火不見熱荊棘林中橫身直過不見有掛礙始可在世法中橫行直撞不然盡被境緣轉將去欲得工夫成一片驢年也未夢見在

做工夫人不可尋文逐句記言記語不但無益與工夫作障礙眞實工夫返成緣慮欲得心行處絕豈可得乎

做工夫最怕比量將心湊泊與道轉遠做到彌勒下生去管取沒交涉若是疑情頓發的漢子畐塞虛空不知有虛空名字如坐在銀山鐵壁之中祇要得箇活路若不得箇活路如何得安穩去但恁麼做去時節到來自有箇倒斷

近時有等邪師教學者不在工夫上又云古人未嘗做工夫此語最毒迷悞後生入地獄如箭射

大義禪師坐禪銘云切莫信道不須參古聖孜孜爲指南雖然舊閣閑田地一度贏來得也未若不須參究便云得理此是天生彌勒自然釋迦此輩名爲可憐憫者蓋自已不曾參究或見古人一問一答便領悟去遂將識情解將去便誑妄於人或得一場熱病叫苦連天生平解的用不著或到臨命終時如螃蟹入湯鍋手忙脚亂悔之何及

黃蘗禪師云塵勞逈脫事非常緊把繩頭做一場不是一翻寒徹骨爭得梅花撲鼻香此語最親切若將此偈時時警策工夫自然做得上如百里程途行一步則少一步不行祇住在這裡縱說得鄉里事業了了明明終不到家當得甚麼邊事

做工夫最要緊是箇切字切字最有力不切則懈怠爲懈怠生則放逸縱意靡所不至若用心眞切放逸懈怠何由得生當知切之一字不愁不到古人田地不愁生死心不破捨此切字別求佛法皆是痴狂外

邊走豈可以做工夫同日而語也

切之一字豈但離過當下超善惡無記三性一句話頭用心甚切則不思善用心甚切則不思惡用心甚切則不落無記話頭切無掉舉話頭切無昏沉話頭現前則不落無記

切之一字是最親切句用心親切則無間隙故魔不能入用心親切不生計度有無等則不落外道

做工夫人行不知行坐不知坐謂話頭現前疑情不破命不知有身心何況行坐耶

做工夫最怕思惟做詩做偈做文賦等詩偈成則名詩僧文賦工則稱文字僧與參禪沒交涉凡遇著逆順境緣動人念處便當覺破提起話頭不隨境緣轉始得或云不打緊這三箇字最是悞人學者不可不審

做工夫人多怕落空話頭現前那得空去只此怕落空的便空不去何況話頭現前耶

做工夫疑情不破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毫釐失念則喪身失命爲疑情不破則大理不明一口氣不來又是一生被中陰牽引未免隨業識去改頭換面不覺不知由此則疑上更添箇疑提起話頭不明決定要明不破決定要破譬如捉賊須是見贓始得

做工夫不得將心待悟如人行路住在路上待到家終不到家只須行到家若將心待悟終不悟只須逼拶令悟若大悟時如蓮花忽開如大夢忽覺良以夢不待覺睡熟時自覺華不得開時節到自開悟不待悟因緣會合時自悟余云因緣會合時貴在話頭眞切逼拶令悟非待悟耶又悟時如披雲見天而廓落無依天旋地轉又是一番境界

做工夫要緊要正要緜密要融豁何謂緊人命在呼吸大事未明一口氣不來前路茫茫未知何往不得不緊古德云如麻繩著水一步緊一步何謂正學人須具擇法眼三千七百祖師大有樣子若毫釐有差則入邪徑經云唯此一事實餘二則非眞何謂緜密眉毛與虛空厮結針劄不入水洒不濕不容有毫釐間隙若有毫釐間隙則魔境乘隙而入古德云一時不在如同死人何謂融豁世界濶一丈則古鏡濶一

丈古鏡濶一丈則火爐濶一丈決不拘執住在一處捉定死蛇頭亦不繫墜在兩頭漭漭蕩蕩古德云圓同太虛無欠無餘眞到融豁處則內不見有身心外不見有世界始得箇入頭

緊而不正則枉用工正而不緊則不能入既入須要緜密始得相應既相應須要融豁方爲化境

做工夫著不得一絲毫別念行住坐臥單單只提起本參話頭發起疑情憤然要討箇下落若有絲毫別念古所謂雜毒入心豈但傷身命此傷乎慧命學者不可不謹

余云別念非但世間法除究心之外佛法中一切好事悉名別念又豈但佛法中事於心體上取之捨之執之化之悉別念矣

做工夫人多云做不上即此做不上便做去如人不識路便好尋路不可云尋不著路便休耶如尋著路的貴在行直至到家乃可爾不得站在路上不行終無到家日子

做工夫做到無可用心處萬仞懸崖處水窮山盡處羅紋結角處如老鼠入牛角自有倒斷也

做工夫最怕的一箇伶俐心伶俐心爲之藥忌犯著些毫雖眞藥現前不能救耳若眞是個參禪漢眼如盲耳如聾心念纔起時如撞著銀山鐵壁相似如此則工夫始得相應耳

工夫做得眞切將身心與器界煉得如鐵橛子相似只待渠爆得斷卒得折更要撮得聚始得

做工夫不怕錯只怕不知非縱然行在錯處若肯一念知非便是成佛作祖底基本出生死底要路破魔網底利器也釋迦大師於外道法一一證過祇是不坐在窠臼裏將知非便捨四箇字從凡夫只到大聖地位此意豈但出世法在世法中有失念處只消箇知非便捨便做得一箇淨白底好人若抱定錯處爲是不肯知非縱是活佛現前救他不得

做工夫不可避喧向寂瞑目合眼坐在鬼窟裏作活計古所謂黑山下坐死水浸濟得甚麼邊事只須在境緣上做得去始是得力處一句話頭頓在眉睫上

行裏坐裏著衣喫飯裏迎賓待客裏祇要明這一句話頭落處一朝洗面時摸著鼻孔原來太近便得箇省力

做工夫最怕認識神爲佛事或揚眉瞬目搖頭轉腦將謂有多少奇特若把識神當事做外道奴也不得

做工夫正要心行處滅切不可將心湊泊思惟問答機緣等洞山云體妙失宗機昧終始便不堪共語也若大理徹時一一三昧從自心中流出思惟造作何啻霄壤也

工夫不怕做不上做不上要做上便是工夫古德云無門解脫之門無意道人之意貴在體悉箇入處若做不上便打退皷縱百劫千生其柰爾何

疑情發得起放不下便是上路將生死二字貼在額頭上如猛虎趕來若不直走到家必喪身失命濟可住脚耶

做工夫祇在一則公案上用心不可一切公案上作解會縱能解得終是解非悟耶法華經云是法非思量分別之所能到圓覺云以思惟心測度如來圓覺境界如將螢火熱須彌山終不能得洞山云擬將心意學玄宗大似西行却向東大凡穿鑿公案者須皮下有血識慚愧始得

◎被疑破

做工夫提起話頭祇是知疑情打不破必竟無第二念決不可向經書上引證牽動識情識情一動則妄念紛馳欲得言語道斷心行處滅安可得乎

道不可須臾離可離非道也工夫不可須臾間斷可間斷非工夫也眞正參究人如火燒眉毛上又如救頭然何暇爲他事動念耶古德云如一人與萬人敵覿面那容眨眼看此語做工夫最要不可不知

做工夫自己打未徹祇可辦自己事不可教人如人未到京城便爲他人說京城中事非但瞞人亦自瞞耳

做工夫曉夕不敢自怠如慈明大師夜欲將睡用引錐刺之又云古人爲道不食不寢余又何人耶

古人晝一石灰圈道理不明脚步不出圈內今人縱意肆情遊蕩不覊謂之活潑大可笑耳

工夫或得輕安或有省發不可便爲悟也博山當時

看船子和尚沒踪跡句一日因閱傳燈見趙州囑僧云三千里外逢人始得不覺打失布袋如放下千斤担子自謂大悟逮見寶方如方木逗圓孔始具慚愧若悟後不見大善知識縱得安逸終是未了

寶方勉余偈云空拶空兮功莫大有追有也德猶微謗他迦葉安生理得便宜處失便宜此是百尺竿頭進步句衲僧輩不可不審余嘗謂學者云我得寶方不肯兩箇字受用不盡

做工夫不得作道理會但硬硬參去始發得起疑情若作道理會祇是乾爆爆底豈但打不徹自己事連疑情亦發不起如人云器中盛底是何物實不是彼所指底物彼以非為是便不能發疑又不但不起疑即以彼物為此物以此物為彼物如此謬解若不開器親見一回則終其身而不可辨也

做工夫不可作無事會但憤然要明此理若作無事會一生祇是箇無事人衣線下一件大事終是不了如人覓失物相似若覓著始了若覓不著便置在無事甲裏無有覓意縱然失物現前亦當面錯過蓋無覓物意耳

做工夫不可作擊石火電光會若光影門頭瞥有瞥無濟得甚事要得親履實踐親見一回始得若眞實得意如青天白日之下見親生父母相似世間之樂事更無過者

做工夫不得向意根下卜度思惟卜度使工夫不得成片不能發得起疑情思惟卜度四箇字障正信障正行兼障道眼學者於彼如生冤家相似乃可耳

做工夫不得向學起處承當若承當正所謂瞞頇儱侗與參究便不相應只須發起疑情打教徹無承當處亦無承當者如空中樓閣七通八達不然認賊為子認奴作郎古德云莫將驢鞍橋喚作阿爺下頷斯之謂也

做工夫不得求人說破若說破終是別人底與自己沒相干如人問路到長安但可指路不可更問長安事彼一一說明長安事終是彼見底非問路者親見耶若不力行便求人說破亦復如是

做工夫不祇是念公案念來念去有甚麼交涉念到

彌勒下生時亦沒交涉何不念阿彌陀佛更有利益不但教不必念不妨一一擧起話頭如看無字便就無上起疑情如看栢樹子便就栢樹子起疑情如看一歸何處便就一歸何處起疑情疑情發得起盡十方世界是一個疑團不知有父母底身心通身是箇疑團不知有十方世界非內非外滚成一團只待彼如桶箍自爆再見善知識不待開口則大事了畢始撫掌大笑回觀念公案大似鸚鵡學語亦何預哉

做工夫不可須臾失正念若失了參究一念必流入異端忘忘不返如人淨坐只喜澄澄湛湛純清絕點爲佛事此喚作失正念墮在澄湛中或認定一個能講能譚能動能靜爲佛事此喚作失正念認識神或將妄心遏捺令妄心不起爲佛事此喚作失正念將妄心捺妄心如石壓草又如剝芭蕉葉剝一重又一重終無了底日子或觀想身心如虛空不起念如墻壁此喚作失正念玄沙云便擬凝心斂念攝事歸空卽是落空亡外道魂不散底死人總而言之皆失正念故

做工夫疑情發得起更要撲得破若撲不破時當確實正念發大勇猛切中更加箇切字始得徑山云大丈夫漢決欲究竟此一段大事因緣一等打破面皮性燥豎起脊梁骨莫順人情把自平昔所疑處貼在額頭上常時一似欠人萬百貫錢被人追索無物可償生怕被人耻辱無急得急無忙得忙無大得大底一件事方有趣向分

評古德垂示警語

趙州云三十年不雜用心除著衣喫飯是雜用心
評非不用心不雜用心耳所謂置之一處無事不辦

趙州云汝但究理坐看三二十年若不會截取老僧頭去　評趙州著甚死急然雖如是歲月長討箇三二十年不異心者也難得

趙州云老僧十八歲便解破家蕩產又云我當時被十二時辰使如今使得十二時　評在家產上作活計被十二時辰使破得家產者便使得十二時忽有僧問如何是家產博山答云卸却皮囊卽向汝道

趙州云你若一生不離叢林不語五年十年無人喚

你作啞漢已後佛也不柰你何　評不語卽是不離用心若不向衣線下究理則太遠在

天台韶國師云假饒答話揀辨如懸河祇成得箇顚倒知見若祇貴答話揀辨有甚麼難但恐無益於人翻成賺悞　評今時人學得一肚皮尋常問來答去將佛法爲戲具非但無益多成罪過而今恣閑言閑語以當宗乘看古人說話面皮厚多少

國師云諸上座從前所學揀辨問答記持說道理極多爲甚麼疑心不息聞古人方便特地不會祇爲多虛少實　評揀辨記持皆屬緣慮生死根不斷如何會得古人意所以云微言滯於心首返爲緣慮之場實際居於目前翻爲名相之境

國師云上座不知從脚跟下一時覷破看是甚麼道理有多少法門與上座作疑求解始知從前所學底事祇是生死根源陰界裏活計所以古人道見聞不脫如水裏月　評見聞緣慮誰人不有要有大轉變始得若不與工夫相應從水晶宮裡穿下過來終沒交涉古德云知解入心如油入麵永無出期不可不謹

紹巖禪師云諸仁者今日國主致請祇圖諸仁者明心此外別無道理諸仁者還明心也未莫不是語言譚笑時凝然杜默時參尋知識時道伴商略時觀山翫水時耳目絕對時是汝心否如上所解盡爲魔魅所著豈曰明心　評語不是默不是見聞不是離見聞亦不是作麼生會卽今禪者莫亂統好

巖云更有一類人離身中妄想外別認徧十方世界含日月包太虛謂是本來眞心斯亦外道所計非明心也　評此喚作偏空外道又安得身心一如身外無餘耶卽今禪和子不曾遇人自作主宰多落斯見又諸仁者要會麼心無是者亦無不是者汝擬執認其可得乎　評前二種是病過在執認二字上此段是藥但無是非執認病卽愈矣

瑞鹿禪師云大凡參學未必學問話是參學未必學揀話是參學未必學代語是參學未必學別語是參學未必學捻破經論中奇特言語是參學未必捻破祖師奇特言語是參學若於如是等參學任你七通

八達於佛法中倘無見處喚作乾慧之徒豈不聞聰明不敵生死乾慧豈免苦輪　評今時人類皆如是正所謂抛却眞金拾瓦礫不肯眞實參究恣口頭三昧如香嚴問一答十問十答百豈不是通達於佛法中無有見處父母未生前一句子便不柰何今時學語之流且道濟得甚麼邊事

瑞鹿禪師云若也參學應須眞實參學始得行時行時參取立時立時參取坐時坐時參取眠時眠時參取語時語時參取默時默時參取一切作務時一切作務時參取既向如是等時參且道參箇甚麼人參箇甚麼語到這裏須自有箇明白處始得若不如是喚作造次之流則無究竟之旨　評要切究此參底語是甚麼語參底人是甚麼人若不究此語不識此參底人是謂空過非參學也

芭蕉云如人行次忽遇前面萬丈深坑背後野火來逼兩畔是荊棘林若也向前則墮在坑塹若也退後則野火燒身轉側則被荊棘林礙當與恁麼時作麼生免得若也免得有出身之路若免不得墮身死漢　評直須不顧危亡始得箇徹頭稍生疑議則喪身失命芭蕉此語最爲工夫緊要學者多求知解墮在玄奧窠臼裏不向這裏留意是謂空過一生

博山和尙參禪警語卷之上

博山和尙參禪警語卷之下

首座　成正　集

雲門云有一般掠虛漢食人涎唾記得一堆一擔骨董到處馳騁驢唇馬嘴誇我解問十轉五轉饒你從朝問到夜論劫恁麼還曾夢見麼　評雲門當時正罵十者一二人而已今時紛紛皆是何曾向衲衣下體究設或坐片響之時不是昏沉便是散亂盖爲一肚子落索吐不去割不斷若是個伶俐的漢纔聞恁麼舉具大慚愧始得

雲門示衆云諸兄弟切莫容易過時大須仔細古人大有葛藤相爲處祇如雪峰道盡大地是汝自已來山道百草頭上薦取老僧鬧市裏識取天子洛浦云

一塵纔起大地全收一毛頭獅子全身總是汝把取飜覆思量看日久歲深自然有箇入處　評此三段語牽你入門要你肯入不然盡在鬼窟裡作活計你若入得門自然怗怗底不見有山河大地不見有自已薦與不薦是兩頭語

雲門云光不透脫有兩般病一切處不明面前有物是又透得一切法空隱隱地似有箇物相似亦是光不透脫又法身亦有兩般病得到法身爲法執不忘已見猶坐在法身邊是一直饒透得法身去放過卽不可仔細點檢將來有甚麼氣息亦是病　評此病全在境量上作活計不曾坐斷不曾透脫不曾得轉身吐氣這裏若別生異念則成魔作怪有分在

玄沙云夫學般若菩薩須具大根器有大智慧始得若有智慧卽今便出脫得去　評大根器者一聞千悟得大總持說箇出脫字早是方便之辭也何以故從來不曾緊縛故

玄沙云若是根機遲鈍直須勤苦日夜忘疲無眠失食如喪考妣相似恁麼急切盡一生去更得人荷挾尅骨究實不妨易得搆去且況如今誰是堪任學底人　評盡大地人都堪任惟除無知不具信根者縱是釋迦佛放光動地其柰爾何

玄沙云仁者莫祇是記言記語恰似念陁羅尼相似蹋步向前來口裏哆哆啝啝被人把住詰問著沒去處便嗔道和尚不爲我答話恁麼學事大苦知麼

評記言語者謂之雜毒入心礙正知見世間讀書人記文字多便不能融化何況究出世法肯食他人涎唾耶

玄沙云有一般坐繩牀和尚稱善知識問著搖身動手點眼吐舌瞪視　評此等之流通身是魔通身是病到臘月三十日未免鬧去在

玄沙云更有一般說昭昭靈靈靈臺智性能見能聞向五蘊身田裏作主宰恁麼爲善知識大賺人知麼我今問汝汝若認昭昭靈靈是汝眞實爲甚麼瞌睡時又不成昭昭靈靈若瞌睡時不是爲甚麼有昭昭時汝還會麼這箇喚作認賊爲子是生死根妄想緣氣　評此是弄精魂漢瞌睡時既做不得主生死到

來作麼生折合一生胡亂做去豈但哄人皆自哄耳

玄沙云汝今欲得出他五蘊身田主宰但識取汝秘密金剛體古人向汝道圓成正遍遍周沙界　評秘密金剛體卽圓成正遍遍周沙界分明向汝道須是全身摟入始得

玄沙云佛道閑曠無有程途無門解脫之門無意道人之意不在三際故不可昇沉建立乖眞非屬造化　評若會得此意不費纖毫功行立地成佛還多了箇成字

玄沙云動則起生死之本靜則醉昏沉之鄉動靜雙泯卽落空亡動靜雙收顢頇佛性　評行人多厭動取靜靜久復思動須剔起眉毛打破動靜窠臼始是道人用心也

玄沙云必須對塵對境如枯木寒灰臨時應用不失其宜鏡照諸像不亂光輝鳥飛空中不雜空色　評如枯木寒灰蓋無心不失其宜蓋應物豈與灰心泯智者同日而語哉其不亂光輝不雜空色云云自彼於我何爲

玄沙云所以十方無影像三界絕行蹤不墮往來機不住中間意箇中纖毫道不盡卽爲魔王眷屬句前句後是學人難處所以一句當天八萬門永絕生死　評此語責在一句當天八萬門盡十方世界無纖毫空缺處無纖毫影像無纖毫行迹可謂光爍爍活潑潑佛祖衆生沒處安著生死二字是阿誰恁麼道

玄沙云直饒如秋潭月影靜夜鐘聲隨扣擊以無虧觸波瀾而不散猶是生死岸頭事　評坐禪人萬一不到恁麼田地到得尙是生死岸頭事須是自尋箇活路始得

玄沙云道人行處如火銷冰終不却成冰箭既離弦無返回勢所以牢籠不肯住呼喚不回頭古聖不安排至今無處所　評道人之心合當如是但將此段細抹將來自然省力沾連些兒不得若將識心湊泊正所謂因地不眞果招迂曲

玄沙云今時人不悟箇中道理妄自涉事涉塵處處染著頭頭繫絆縱悟則塵境紛紜名相不實　評處處染著頭頭繫絆只是究心不切命根不斷不肯死

去眞正參學人如過蠱毒之鄉水也不可沾著一滴
始得箇徹頭
玄沙云便擬凝心斂念攝事歸空閉目藏睛纔有念
起旋旋破除細想纔生卽便遏捺如此見解卽是落
空亡外道魂不散底死人冥冥漠漠無覺無知塞耳
偷鈴徒自欺誑　評病在不起疑情不究公案不肯
全身入理只是將識心遏捺縱是澄澄湛湛畢竟命
根不斷終不是做工夫人
玄沙云仁者莫祇長戀生死愛網被善惡業拘將去
無自由分饒汝鍊得身心同虛空去饒汝到精明湛
不搖處不出識陰古人喚作如急流水流急不覺妄
爲恬靜　評識心不斷縱鍊得身心如虛空終被惡
業牽引去精明湛不搖處正是識陰如何免得生死
總而言之不究徹大理悉是虛妄
玄沙云恁麼脩行盡出他輪迴不得依前被輪迴去
所以道諸行無常直是三乘功果如是可畏若無道
眼亦不究竟　評總收上數段法語皆非究竟三乘
行人縱行六度萬行皆生滅法於實際理地且喜沒

交涉
徑山云今時有一種外道自眼不明只管教人死獦
狙地休去歇去若如此休歇到千佛出世也休歇不
得轉使心頭迷悶耳　評不肯起疑情則命根不斷
命根既不斷休亦不去歇亦不得卽此休歇二字便
是生死根本縱百劫千生終無了底日子
徑山云又一等人教人隨緣管帶忘情默照照來照
去帶來帶去轉加迷悶無有了期　評既有能帶之
心所照之境能所對立非妄而何若以妄心爲參究
便於自心不得自在只須坐斷兩頭能所不立則縱
臏之物如桶底脫矣
徑山云又一等人教人是事莫管但只恁麼歇去歇
得來情念不生到恁麼時不是冥然無知直是惺惺
歷歷這般底更是毒害瞎却人眼不是小事　評只
饒到惺惺歷歷此是對治之法非參究耶若參究直
欲發明大事既不如是豈非毒害者哉
徑山云不問久參先達若要眞箇歇須是生死心破
不著做工夫生死心破則自靜也　評疑情發得起

則生死心凝結在一處疑情破則生死心破於此破處求其動相了不可得

示疑情發不起警語

做工夫疑情發不起便欲尋行數墨檢討文字廣求知解將佛祖言教一串穿過都作一箇印子印定纔學起一則公案便作道理會去於本參話頭上不能發起疑情逢人難問著則不喜此是生滅心非禪也或隨聲應答竪指擎拳引筆疾書偈頌開示使人參究亦有意味自謂得大悟門殊不知疑情發不起皆是識心使然若肯一念知非全身放下見善知識求箇入路則可不然生滅心勝久之則成魔著殆不可救

做工夫疑情發不起於境緣上生厭離喜到寂靜無人處坐去便覺得力便覺有意思纔遇著些動處心即不喜此是生滅心非禪也坐久則與靜境相應冥然無知絕對絕待縱得禪定凝心不動與諸小乘何所異也稍遇境緣則不自在聞聲見色則生怕怖由怕怖故魔得其便由魔力故行諸不善一生脩行都無所益皆是最初不善用心不善起疑情不肯見人不肯信人於靜謐處强作主宰縱遇善知識不肯一念知非千佛出世其柰爾何

做工夫疑情發不起將情識妄想心遏捺令妄心不起到無起處則澄澄湛湛純清絕點此識心根源終不能破於澄湛絕點處都作箇工夫理會纔遇人點著痛處如水上捺葫蘆相似此是生滅心非禪也蓋為最初不肯參話頭起疑情縱遏捺得身心不起如石壓草若死得識心成斷滅去正是落空亡外道若斷滅不去逢境緣時即引起識心於澄湛絕點處便作聖解自謂得大悟門縱則成狂著則成魔於世法中誑妄無知便起深孽退人信心障菩提道

做工夫疑情發不起將身心器界悉皆空去空到無管帶處無依倚處不見有身心不見有世界非內非外總是一空謂空便是禪謂空得去便是佛行也是空坐也是空空來空去行住坐臥如在虛空中行此是生滅心非禪也不著則成頑空冥然無知著則成魔自謂大有悟門殊不知與參禪沒交涉若真是箇

參禪漢發起疑情一句話頭如倚天長劍觸其鋒者即喪身失命若不如是只饒空得一念不起時只喚作箇空無所知非究竟耶

做工夫疑情發不起遂將識心揣摩把古人公案胡亂穿鑿去謂是全提謂是半提謂是向上謂是向下是君是臣是兼帶語是平實語自謂見解人所不及縱一一說得道理與古人一口吐氣此是生滅心非禪也殊不知古人一語一言如嚼綿絮團使人吞不下吐不出豈肯與人生出幾多解路引起人識心耶若疑情發得起全身摟入去此解路識心不待你死去自然怗怗地

做工夫疑情發不起將身心看破純是假緣其中自有一物往來能動能靜無形無相於六根門頭放光動地散則遍周沙界收則不立纖塵向這裏一認認定不肯起疑情不肯參究便謂了事人此是生滅心非禪也殊不知生死心不破將此等為快意正是弄識神一朝眼光落地便作不得主隨識神牽引去隨業受報去若善業多則生在人間天上到四相五衰逼將來便謂佛法無靈驗由此謗法墮在地獄餓鬼道中出得頭來知是幾多劫數以此觀之參禪全要見人若自作主宰總用不著

做工夫疑情發不起便認定箇眼能見耳能聞舌能譚鼻能嗅手能執著脚能運奔是自己一靈真性向這裡度量謂是悟門逢人則瞪眼側耳手指脚踢以為佛法此是生滅心非禪也古人喚作如發癲病相似又云在曲盝牀上弄鬼眼睛相似弄來弄去弄到四大分散時則弄不去更有一等惡見以此為奇特遞代相傳受人供養無慚無愧逢人問法則大喝一聲大笑一場殊不知從來未曾參究命根未斷縱行善事都是魔業非究竟耶

做工夫疑情發不起便欲做有為功行或做解脫或行苦行冬不爐夏不扇人來乞衣便全身脫去甘心凍死謂之解脫人來乞食便自已不食甘心餓死謂之解脫更有種種不可具說總而論之皆是勝心所使誑惑無知彼無知者謂是活佛謂是菩薩盡其形命承事供養殊不知佛戒中謂之惡律儀業雖是持

戒步步結罪又有一等燒身燃臂禮佛求懺謂之功課於世法中亦是好事參究分中當得甚麼事古德云切莫向他機境上求謂禮佛是機境求懺是機境佛法中一切好事悉機境也不是教你不行此一切善事但用心一處此一切善事悉能助發滋培善根他日道眼忽開燒香掃地皆佛事耳

做工夫疑情發不起便欲散誕去便欲活潑去逢人則自歌自舞自歡自樂或水邊林下吟咏笑談或市井街坊橫行直撞自謂是箇了事人見善知識開叢林立規矩或坐禪或念佛或行一切善事則撫掌大笑生輕慢心謗讟心自不能行道障人行道自不能誦經禮懺障人誦經禮懺自不能參禪障人參禪自不能開叢林障人開叢林自不能說法障人說法凡有善知識出世設幾個難問向人天衆前多答一句多問一句喝一聲打一掌善知識見彼做鬼戲相似或不理會他便向人道某善知識不會這箇道理苦哉苦哉此是生滅心勝久之則攝入魔道造無窮深孽受魔福盡墮無間獄雖是善因而招惡果悲夫

做工夫疑情發不起覺得同衆人動止不便太拘束太煩紊便欲向深山無人處住靜去或向一間房屋裏住靜去初則硬作主宰閉目凝心跏趺合掌硬硬做去或一年二年一月兩月不見下落又有一等坐得三兩日便坐不住或看書或散誕或做偈做詩或關門打睡外現威儀內成流俗更有一等惡少年不識廉恥不信因果潛行貪欲逢人則恣口肆意誑妄無知自言我曾見善知識來我得上人法使無知者信受與彼通好或結爲道友或招爲徒弟上行下效自不知非不肯返省不肯見人妄自尊大大妄語成此輩名爲可怜憫者今時厭大衆求私室寧不寒心者哉若真正學道人慎勿萌此念正好向衆人中參究彼此警覺縱不悟道決不陷到這般田地學者不可不警也

示疑情發得起警語

做工夫疑情發得起與法身理相應見盡大地光皎皎地無絲毫障礙便欲承當箇事不肯撒手坐在法身量邊由此命根不斷於法身中似有見地似有受

用殊不知全是子想古人喚作隔身句既命根不斷通身是病非禪也到這裏只須全身拶入承當箇大事亦不知有承當者古德云懸崖撒手自肯承當絕後再甦欺君不得若命根不斷全是生滅心若命根斷去不知轉身吐氣喚作墮身死漢非究竟耶這些子道理不難會自是行者不肯見人若遇著善知識磕著痛處當下知歸其或未然則伏尸萬里也

做工夫疑情發得起與法身理相應攪渾世界得波翻浪湧一段受用行人就著此受用推不向前約不退後由此不得全身拶入如貧人遇著座黃金山相似了了明明知得是金不能隨手得用古人喚作守寶漢通身是病非禪也到這裡只須不顧危亡始得與法相應天童所謂普周法界渾成飯鼻孔纍垂信飽參若不得鼻纍垂如坐在飯籮邊餓殺大海裡渴殺濟得甚麼邊事所以道悟後只須見人如古德悟後見善知識大有樣子若自承當箇事不肯遇人抽釘拔楔皆喚作自欺底漢耳

做工夫疑情發得起與法身理相應看山不是山見水不是水盡大地塞塞地無纖毫空缺處忽生一箇度量心似障了面前障了身心提亦不起撲亦不破提起似有放下似無開口吐氣不得移身換步不得正恁麼時亦不得到這裡通身是病非禪也殊不知古人用心純一疑情發得起看山不是山見水不是水不生度量心不起別念硬硬逼拶去忽朝打破疑團通身是眼看山依舊山見水依舊水山河大地從甚麼處得來求纖毫悟迹了不可得到恁麼田地只須見人若不見人枯木巖前岐路中更有岐路到此不蹉蛇不被枯木橧絆倒者博山與他結箇同參

做工夫疑情發得起與法身理相應便沉沉寂寂去休去歇去一念萬年去將疑情鈍置法身理中不得受用一向死去無回互無管帶沒氣息全被死水裏浸殺自謂之極則通身是病非禪也石霜會下如此用工者極多縱坐脫立亡不得受用若受得鉗鎚知得痛痒轉得身吐得氣便是人若不知痛痒雖會得法身句只饒坐斷十方有甚用處天童所謂坐斷十方猶點額密移一步看飛龍古人大有警語為人處

大有葛藤相委悉自是人不肯打徹欲學善知識在人叢馬踏之中千自由百自在得不難乎

做工夫疑情發得起與法身理相應坐到湛不搖處淨騾騾赤灑灑沒可把便放身去不識得轉位就機向這裏强立主宰滯在法身邊通身是病非禪也洞山云峯巒挺異鶴不停機靈木迢然鳳無依倚當知峯巒靈木四箇字太煞玄奥不是乾爆爆地不停無依四箇字太煞活潑不是死獦狚地若不究到玄奥處則不知入理之深若不到活潑處則不識旋機之妙道人用心用到無可用處正好見人打破漆桶得箇徹處豈可抱愚守株滯在一隅甘心做籠中之鶴退毛之鳳哉

做工夫疑情發得起與法身理相應面前隱隱地似有箇物相似將此隱隱地疑來疑去椿定箇前境便自謂入得法身理見得法界性不知此等揑目所成通身是病非禪也若眞箇入理之人世界濶一丈古鏡濶一丈橫身當宇宙求其根塵器界了不可得又將何爲身將何爲境將何爲物將何爲隱隱地雲門亦指出此病尙有多文若明得此一種病則下之三種病渙然氷釋矣博山甞謂學者曰法身中病最多只須大病一場始識得病根假饒盡大地人參禪未有一個不受法身病者惟除盲聾瘖啞者不在此限

做工夫疑情發得起與法身理相應見古人道盡大地是沙門一隻眼盡大地是自己一點靈光盡大地在自己一點靈光裏又引教中道一塵中含無邊法界眞理便向這裡領略去不肯求進益生不得死不得將此解路謂之悟門通身是病非禪也殊不知縱與理相應若打不脫全是理障墮在法身邊何况被解心牽引不能入理之深這箇猢猻子揑不死既死不去又安得絕後再甦耶當知最初發疑情便要與理相應旣與理相應要得箇深入旣得箇深入須向萬仭巖頭飜觔斗打將下來攛手出漳江始是大人用心也不然盡是掠虛漢非當家種草也

做工夫疑情發得起與法身理相應行住坐臥如在日色裡如在燈影裏淡淡地沒滋味或更全身放下坐到水澄珠瑩之際風淸月白之時正恁麼時依正

報中都成一片境去淸淸淨淨伶伶俐俐自謂之究竟不得轉身吐氣不得入鄽垂手又不肯求人抉擇或向淨白界中別生異念謂之悟門通身是病非禪也天童所謂淸光照眼似迷家明白轉身猶墮位艮以淸光照眼豈非水澄珠瑩風淸月白乎明白轉身更進得一步只消似迷墮位四箇字一印印定行人到此又作麼生區處只須有大轉變拈一莖草作丈六金身用未爲分外不然是釘樁搖櫓漁父棲巢喚作沒血氣漢打死千個萬個有甚麼罪過

做工夫疑情發得起與法身理相應於法身邊生奇特想見光見華見種種異相便作聖解將此殊異之事衒惑於人自謂得大悟門殊不知通身是病非禪也當知此等殊異境像或是自己妄心凝結而成或是魔境乘隙而入或是帝釋天人變化試現妄心凝結者如脩淨土人觀想不移念忽見佛像菩薩像等如十六觀經中說悉與淨土理合非參禪要門乘隙而入者如楞嚴經中五蘊空時行人心有所著魔卽隨意而現變化試現者如菩薩脩行時帝釋化身現無頭鬼無五臟鬼菩薩無怖畏心復現美女身菩薩無愛染心復現帝釋身禮拜云太山可崩海水可竭彼上人者難動其心故云野人伎倆有盡老僧不見不聞無窮若眞參學人縱白刃交加於前無暇動念何況靜定中不實境相耶旣與理相應則心外無境能觀心所現境又安在甚麼處

做工夫疑情發得起與法身理相應覺得身心輕安動轉施爲不相留礙此是正偏道交四大調適譬如是非究竟耶彼無知者便放下疑情不肯參究自謂得大悟門殊不知命根不斷縱能入理全是識心以識心卜度通身是病非禪也爲入理不深轉身太早雖有深知不得實用縱得活句正好向水邊林下保養含蓄切不可躁進便欲爲人妄自尊大當知㝡初用心疑情發得起結任一團時只待渠自己迸開始得受用不然稍有理致便放下疑情這裡定是死不去定是打不徹一生虛過有參禪之名無參禪之實只饒入鄽垂手不妨更見大善知識彼善知識者是大醫王能療重病是大施主能施如意切不可生

自足想不欲見人富知不肯見人爲執已見禪中大病無過此者

示禪人參公案警語

示董巖達空禪者

通達虛空翻白浪好把家私都破蕩有眼不見有耳聽赤肉團中加痛棒從教白醭口邊生佛法塵勞一坦平正念針鋒劄不入面皮鐵鑄沒人情非禮莫教輕動步舉止安庠要回互識將知見妄疎親拶碎疑團須妙悟不破疑團誓不休放出潙山水牯牛一朝驀鼻穿歸也逈地遮天這一頭

示峰頂智建禪者參無字公案

狗子佛性無當下絕親疎如入千尋浪惟求赤尾魚有角非關鯉無鬚不是渠有無俱勦絕直探驪龍珠又如四面火前方一線餘退步卽燒殺橫趨亦喪軀烈燄非停止求生莫待徐如入九重淵如憑萬仭虛用意切如此管取發靈樞更有前程路水到自成渠

示知白禪者參乾屎橛公案

如何是佛乾屎橛大千世界一團鐵渾身坐在鐵團

團疑團

中不得出時向誰說白禮拜復云莫禮拜只饒出得時領取三十棒

示智郯禪者參一句話頭在甚處起公案

一句話頭甚處起滄海只教乾到底一句話頭甚處去春風觸著珊瑚樹不究去只究起石陷崖崩驚雨耳十二時中步不移如在刃鋒求住止只須觔斗打將來靜陸平原方步武男兒立志若如斯誰道搏龍併捋虎有問臺山路若何逈指前村驀直去

示心陽居士參沒踪跡公案

沒踪跡莫藏身豎起脊梁祗麼行鐵壁銀山俱靠倒幾回歡喜幾回嗔藏身處沒踪跡休向虛空尋鳥跡放下娘生鐵面皮蒺藜傾出黃金汁返復看不教多管甚衆生與佛魔只教一口都吞盡滴水翻成幾丈波行也參坐也究踢破指頭俱漏逗倒騎鐵馬上須彌一生不著隨人後

示照監院看萬法歸一公案

萬法歸一一歸何處豎起眉毛如大火聚生與同生死與同死行與同行住與同住頓起疑情莫生怕怖

如臨大敵不暇他顧逢逆順境須善回互歸處不知肯隨他務撞破鐵圍山踏踞寶藏庫瞬目與揚眉全機彰露布靑州布衫重七斤門前衣舊桃千樹

示普遇禪者參念佛公案

一句阿彌陀如珠投濁水珠投水自淸佛念妄卽止水自淸鬚髮可鑑絕纖塵依稀識得娘生面展似眉毛作麼生妄卽止萬里澄潭不見底碧玻璃上珊瑚枝雪老氷枯祇這是祇這是念卽空三更初夜日通紅寶池金地蓮花國萬派全歸指顧中指顧中空此念念空空念成一片十萬程途當下知根塵陰界摩尼殿摩尼殿光皎皎佛法塵緣都照了轉位旋機事若何噫生也不道死也不道

示觀如禪者看父母未生前公案

父母未生前誰是本來面放下鐵心肝提起吹毛劍世法及塵緣如蠓入猛燄無量妙法門參禪最靈驗單提句話頭不墮諸方便萬別與千差都來融一念萬仞巖前湛水渟渟一帶晴空閑雲片片到此則心月孤圓敢曰靈明顯現光吞萬境境非光卸笑澄江淨如練非如練祇一線更須入火重烹煉穴細金針露鼻時蘇州布也揚州絹參

示宗妙禪者以千日期參公案

善造道者千日功趣向如吞栗棘蓬淨白界中纔一念須彌山隔在其中一句話頭如鐵橛佛法塵勞都屛絕昏沉散亂成團去只須切上重加切千日如同頃刻間意路心思絕往還放開兩足超然上烈火層水總是閑全身撥入無生國妙出有無之軌則遏塞虛空不顧人始知大地如漆黑飜身拄杖活如龍透海穿山振古風此是日旋三昧力法界毫端用不窮更有向上末後句玄妙機微都不是不向如來行處行男兒自有冲天志

答六雪關主問參公案行人話頭眞切不落楞嚴五蘊魔外

細觀楞嚴五十種魔事不出一箇看字如色陰明白銷落諸念乃至是人則能超越劫濁觀其所由堅固妄想以爲其本卽此堅固妄想便不能融化於妄想中精研見希奇之事便作聖解豈非着耶如不作聖

解名善境界不作卽不著耳又五蘊中總以妄想二字結之最初一著便不能破卽此妄想便是魔之根蔕其根本不除挫其枝葉令其不生可乎甚乃利其虛明食彼精氣悉妄想牽合非魔從外來苟涉于愼護正所謂雪上加霜火上益油耳如受陰中虛明妄想虛明亦妄想蓋最初未到求心不有之地非妄而何如想陰中融通妄想最初章云心愛圓明卽前妄根與境融通便生愛著十種悉云心愛等蓋天魔從圓境中來與愛心偶合作無邊魔業安可救也旨以行人最先坐斷此一念無心卽無愛無愛則著之一字何有耶只如第九章云心愛入滅貪求深空等悉是魔業亦最初妄心不破正所謂蒸沙作飯沙非飯本耶如行陰中幽隱妄想蓋行陰乃遷流不止爲性故云生滅根元從此披露爲想陰盡徹見行陰中根元悉是生滅念念不停行人不隨生滅遷流故得凝明正心爾時天魔不得其便但於圓元中起計度故窮其始末有因無因等既有計度亡正偏知計之一字從幽隱中來文云觀彼幽淸不能徹見源底也如識陰中顚倒妄想謂同分生機倐然隳裂六根虛靜無復馳逸虛靜爲不馳逸不馳逸爲行陰盡耳行陰既盡見聞通鄰互用淸淨故云窮諸行空尙依識元乃至精妙未圓便生勝解此十種悉以識心而生勝解既作勝解違遠圓通生諸種類矣禪門中善用心者俱不相涉思大云十方諸佛被我一口吞盡何處更有衆生可度此是佛祖位中留渠不住邪魔外種其奈爾何欲得不受其蝕但全身入理不待遣不待護妄想念盡則魔業自盡矣古德云便好和根下一斧免教節外又生枝

答不執脩證不廢脩證問

吾宗門下毋論利鈍賢愚但以信而入既發起猛利心如坐在鐵壁銀山祇求迸出諸妄想心悉不能入觀照功行安將寄乎果得一念迸開如披雲見天如獲故物觀照功行亦何所施祇貴參究之念甚切其參究亦涉于功行但不以功行立名如看破世緣切究至道亦涉于觀照但不以觀照立名如圓覺云惟除頓覺人幷法不隨順若以觀照爲事則有能觀能

34

照之心必有所觀所照之境能所對立非妄而何所以禪宗云獨踏大方心外無境將十方世界洎父母身心融成一箇坐斷兩頭始得箇入門向上一路更須自看不然盡是鬼家活計安可以脩證同日而語耶果顚頂不到此地卽名自欺此輩名爲可憐愍者寧堪箇錄也南嶽云脩證卽不無汙染卽不得卽此不汙染之脩可謂圓修還著得箇脩字麼卽此不汙染之證可謂圓證還著得箇證字麼如此則終日脩而無脩埽地焚香悉無量之佛事又安可廢但不著脩證耳九地尙無功用行況十地乎乃至等覺說法如雨如雲猶被南泉呵斥與道全乖況十地觀照與宗門而較其優劣可乎

示參禪偈十首

參禪須鐵漢　毋論期與限　咬定牙箇關
只教大事辦　猛火熱油鐺　虛空都煑爛
忽朝撲轉過　放下千斤祖
參禪莫論久　不與塵緣偶　剔起兩莖眉
虛空顚倒走　須彌碾成末　當下追本有
生鉄金汁流　始免從前咎
參禪莫莽鹵　行誼要稽古　一條弦宜心
不遭岐路苦　撈碎黃龍關　拈却雲門普
這個破落僧　從來不出戶
參禪沒主宰　祇要心不改　萬彙及塵勞
旋空誰敵保　堅硬可擎天　勇決堪抒海
雖然未徹頭　管取前程在
參禪須審細　莫把工程計　有條便扳條
無條卽扳例　不親佛與祖　管甚經和偈
都來一口吞　心空始及第
參禪發正信　信正魔宮震　片雪入紅爐
赤身遊白刃　只尋活路上　莫教死水浸
大散關忽開　倒騎毗盧印
參禪休把玩　倏忽時光換　至理及玄奧
秦時鍍鑠鑽　咄哉丈夫心　著手還自判
百年能幾何　莫待臨行亂
參禪無巧拙　一念貴超越　識得指上影
直探天邊月　劈開胷見心　刮去毛有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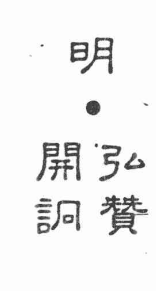
分明學似君　不會向誰說
參禪須趂早　莫待年紀老　耳聵眼矇矓
朝在夕難保　生平最樂事　到此都潦倒
佛法本無多　祇要今時了
參禪莫治妄　治妄仍成障　譬欲得華鮮
管甚波濤漾　至體絕纖塵　妄心是何狀
謹白參禪者　斯門眞可尚

博山和尚參禪警語卷之下終






潙山警策句釋記



明·弘贊 註

開詷 記



潙山警策句釋科文

- 釋此警策大科分二
  - 初 題目二
    - 一 人
    - 二 法
  - 次 本文二
    - 一 長行二
      - 一 敘誡九
        - 一 業因苦果
        - 二 生老病死
        - 三 生滅時速
        - 四 違俗入道
        - 五 名利失道
        - 六 啓示三學
        - 七 不修學過
        - 八 業果時熟
        - 九 策勵勤修
      - 二 示法三
        - 一 道行六
          - 一 立行
          - 二 懇誡
          - 三 求道
          - 四 擇友
          - 五 結講
          - 六 潛修
        - 二 辭敎二
          - 一 辭學二
            - 一 示法
            - 二 讚勉
          - 二 敎理二
            - 一 示敎
            - 二 誡勉
        - 三 結勸五
          - 一 啓發
          - 二 示敎
          - 三 勸勉
          - 四 題示因果
          - 五 自行化他
    - 二 重頌三
      - 一 標頌題
      -
        - 一 依師
        - 二 擇法
        - 三 了妄
        - 四 歸眞
        - 五 相忘
      -
        - 一 幻色
        - 二 時節
        - 三 生滅
        - 四 流轉
        - 五 愛取有
        - 六 虛生空老
        - 七 無明惑
        - 八 慨時命速
        - 九 現因後果

二 頌勸誡十二
三 頌示法七

六 寂照
七 雙泯

十 因果所由
十一 循環不息

潙山警策句釋科文終

潙山警策句釋記序

生死事大。迅速無常。學道人當時刻以此爲念。日月易邁。若弗云來生者。不修死將奚具。饕餮陋習。誠爲可恥。此潙山警策之所以作也。鼎湖在和尚敷揚妙道。誘誨來學。諄懇切篤。奬掖備至。偶一日大衆請師開示潙山警策宗趣。師以無礙慧辯。悅可衆心。因復請師分科句釋。使警策之旨洞然無論。上哲中流。皆可循修。悉詣至道。師之上足石箭詗公。記師日前闡演之言。註于章末。如錦添花。如膏助明。是書大有裨于後學。匪細故也。讀是書者。而如見潙山。焉而如見在和尚。與潙山異口同心。能推從上佛祖。竭力爲人之處。與大衆相勸勉。咨儆爲昔大安禪師云。我在潙山三十年。看水牯牛。今變作露地白牛。常在面前。終日露迥迥地。趂亦不去。此眞可謂能自警策者也。吾願天下學道人。皆以大安禪師能自警策者而策之

旹

順治庚子歲臘月禺山弟子鄺畜書于龍江山麓

潙山警策句釋記卷上

粤東鼎湖山沙門釋　弘贊在犙　註

門人比丘　開詗　記

將釋此文。大科分二。初釋題目。次釋本文●初釋題目二。一人。二法○一人

潙山

題目四字。上二字是能詮之人。下二字是所詮之法。人以山爲稱。法以警策爲目。人以山爲稱者。山踞長沙郡西北。因師居之。以尊人。故而稱山也。師諱靈祐。俗姓趙。福州長谿人也。年十五出家。二十受具戒。精究大小乘經律。二十三遊江西。參百丈大智禪師。丈一見許之入室。遂居參學之首。一日侍立次。丈令撥爐取火。師撥云無火。丈自起深撥得少火。擧以示之曰。汝道無這箇是甚麼。師因而悟入。禮謝陳其所悟。丈曰。此乃暫時岐路耳。經云。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時節既至。如迷忽悟。如忘忽憶。方省己物不從他得。故祖師云。悟了同未悟。無心亦無法。祇是無虛妄凡聖等心。本來心

法元自備足汝今既爾善自護持師後充典座之職時有司馬頭陀自湖南來謂丈曰頃在湖南尋得一山名大潙是一千五百人善知識所居之處丈曰老僧往住可乎陀曰非和尚所居丈曰何也陀曰和尚是骨人彼是肉山設居之徒不滿千丈令侍者喚首座來問曰此人何如陀請謦欬一聲行數步陀曰不可也復喚典座來問陀一見乃曰此正是潙山主也丈夜召師入室囑云吾化緣在此潙山勝境汝當居之嗣續吾宗廣度後學師遂往居焉其山峭絕蟠木窮谷幾千百里爲羆豹虎兕之宅人迹罕至師與猿猴爲伴拾橡栗充餐經六七載鄉民稍知率衆共營梵宇由是道傳天下禪學輻輳遂建潙仰一宗敷揚正教四十餘載得悟者不可勝數入室者四十一人於唐大中七年正月九日盥漱趺坐怡然而化世壽八十三僧臘六十四塔於本山南阜敕謚大圓禪師塔曰清淨記曰傳云師住潙山日久自知前身曾爲越州村寺誦法華經僧師示寂歲去如來滅度一千八百零二年矣司馬頭陀其人內祕直指之宗外蘊人倫之鑒兼窮地理諸方創寺多取決焉首座即華林和尚也

○二法

警策

此二字乃一卷文之宗致也警謂警諸未悟策謂策諸後進時潙山大師因覩法末情敝目滋僧同陋俗警資懈怠無向上志遂作此警策以曉悟勉進焉

記曰按諸經論或以單人爲名或以單法爲名或以人法爲名今此警策正以人法爲名潙山二字是後人所置非大師自立如常途註述於題目下別出作者名今就題中標出故以人法爲名也

○次釋本文二初長行次重頌△初長行二一教誡二示法

△一教誡九一業因苦果二生老死病三生滅時速四違俗入道五名利失道六啓示三學七不修學過八業果時熟九策勵勸修○一業因苦果

夫業繫受身未免形累

上句明業果下句明衆苦此是業繫苦相業屬過去苦果屬現在言其因中有繫故其果中有累累非一致故云衆苦衆苦者略言三苦八苦廣則八萬四千塵勞諸苦蓋由凡夫不了自心起惑造業以業繫縛故難免分段生死之形累天台云一切有爲心行常爲無常患累之所逼惱故名爲苦智論云無量衆生有三種身苦老病死三種心苦貪嗔癡三種後世苦地獄餓鬼畜生法句經云昔有四比丘論世苦事一言婬慾惱人一言饑渴逼體一言嗔恚擾亂一言驚怖恐懼共競是非佛言汝等所論不究苦義身爲諸苦之本衆患之源當求寂滅此爲最樂

記曰夫萬累本於身有身由業繫而生業因煩惱而得以煩惱無明惑故作衆生業由斯業故繫縛有情不得解脫故於三界六道中受種種身形衆苦之累是則因業受身身還造業有身必苦有形必累老子亦云吾有大患爲吾有身吾若無身何患之有欲得無身須得無心心爲業用業從緣起若一念無生患累俱捐故肇論云萬累滋彰本於妄想妄想既祛則萬累都息言三苦者苦苦壞苦行苦謂衆生受於有漏五陰分段之身性常逼迫是爲苦又與苦受相應卽苦上加苦故名苦苦若樂相壞時苦相卽至是名壞苦有漏之法四相遷流常不安隱故曰行苦八苦者謂生苦老苦病苦死苦愛別離苦怨憎會苦求不得苦五陰盛苦謂生老病死等衆苦聚集故名五陰盛苦也言分段者聲聞緣覺菩薩所執法相不忘受於變易生死之苦凡夫爲愛見所覆不了境界虛妄起惑造業受於分段生死之苦言煩惱者謂昏煩之法惱亂心神與心作煩令心得惱略則三毒十惡廣則百八煩惱乃至八萬四千諸塵勞門塵勞門卽萬累也

○二生老病死

稟父母之遺體假衆緣而共成

上句明色本下句明假合此二句總屬生法卽萬

累之原也稟卽稟受體卽四大色身從初一念顚倒攬父母赤白二穢爲身故曰遺體假衆緣者假謂假借亦藉也衆緣卽四大六根及十二因緣圓覺經云四緣假合妄有六根六根四大中外合成言四大者卽地水火風其體各異中無實性亦無主宰能自和合爲身必藉宿因衆緣三事而成因緣不具色卽不住十二因緣者所謂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從無明緣行行緣識識緣名色名色緣六入六入緣觸觸緣受受緣愛愛緣取取緣有有緣生生緣老死起憂悲苦惱如是純大苦蘊積集而生然此十二法展轉能感果故名因互相由藉而有謂之緣因緣相續則生死往還無際若破無明不起取有則三界二十五有生死皆息所謂此無故彼無此滅故彼滅從無明滅則行滅乃至老死憂悲苦惱純大苦蘊積集皆滅矣

記曰身假衆緣所成緣合則起而爲生緣散則滅而爲死是以法從緣故不有緣起故不無既從緣有故無眞宰常主止觀云從頭足支節一一諦觀了不見有我何處有人及與衆生業力機關假爲空聚從衆緣生無有主宰也十二因緣者亦名緣起又名緣生謂先無其事而從彼生名之爲因素有其分而從彼起名之爲緣一曰無明卽昏暗之義謂過去世煩惱之惑覆蓋本性無所明了也二曰行行卽行業謂過去世身口造作一切善不善業也此二支是過去因三曰識識卽識心謂由過去惑業相牽致令此識投托母胎一刹那間染愛爲種納想成胎卽攬父母精血二滴合成一滴大如豆子住胎藏中與三事和合一命二煖三識是中有報風依風名爲壽命精血不臭不爛名爲煖是中心意名爲識如是三事缺一則腐敗不住此是入母胎中初七日位名歌羅邏狀如凝酥從此以後隨母氣息上下七日一變止觀云人托胎時神識始與精血合帶絲在臍臍能連持謂臍既爲諸腸胃之源在胎之時以母之臍注子之臍故母所食從臍而入以資於子氣息亦爾子初在胎依於母息故俗名子以之爲息四曰名色名卽是心

謂心但有名字而無形質也色即色質謂從托胎後至第五箇七日名形位生諸根形四支分別是名爲色以父母精血爲身根種識在其中故合名名色五曰六入謂從入胎巳後至第六箇七日名髮毛爪齒位至第七箇七日名具根位謂六根開張有入六塵之用故名六入六曰觸觸即觸對謂從出胎乃至三四歲時眼耳鼻舌身意之六根雖觸色聲香味觸法之六塵而未能了知生苦樂之想故名爲觸七曰受受即領納之義謂五六歲至十二三歲時六根觸對六塵即能納受前境好惡等事雖能了別然未起貪愛婬染之心也此五支是現在果八曰愛愛即貪愛謂從十四五歲至十八九歲時貪種種勝妙資具及婬欲等境然猶未能廣徧追求故名爲愛九曰取取即求取謂從二十歲後貪愛轉盛於色聲香味觸五塵之境四方馳求故名爲取十曰有有即後有因果之不亡也謂因求取諸境起善惡業積集牽引當生欲界色界無色界三有之果也此三支是現在因十一曰生生即受生謂今生所作善惡之業來世於三界六道中受生也十二曰老死老即根熟死即根壞謂來世受生巳至五陰身熟名老熟巳壞滅名死此二支是未來之果斯十二支是三世因果循環不斷之法以由過去世無明行爲因感斯現在識名色六入觸受爲果由斯果故起愛取有爲現在之因由斯因故招感未來世生老死之果果復造因因復感果三世相續無有間斷如車輪轉故曰輪迴

雖乃四大扶持常相違背

上句假合下句乖順夫人攬外地水火風合集成身共相扶翼執持命根住壽一期然於其中常相乖順一大不調百一病生四大不調則四百四病同時俱作所言大者謂此四法無處不有徧諸方域故稱爲大萬事萬形皆四大成在外則爲土木山河在內則爲四肢百骸聚而爲生散而爲死生則爲內死則爲外內外雖殊而大不異堅性屬地即髮毛爪齒皮肉筋骨等此若不假水則不和合

濕性屬水。即涕唾精液大小便利等。此若不假地則便流散。熱性屬火。即身中煖氣。若不假風則不增長。動性屬風。即出入息及身之動轉。若無此風則身不能動轉施爲。然此四大性本無患。以衆緣合集。增損相尅。病患由是而生。故地增則令身沉重。水積則涕唾乖常。火盛則頭胸壯熱。風動則氣息擊衝。即沉重痰癊黃熱氣發之病也。由此四病則有四百四病生起。風病百一。黃病百一。痰癊病百一。總集病百一。如是諸患無時不生。故曰常相違背

記曰。大論云。四大爲身。常相侵害。一一大中百一病起。冷病有二百二。水風起故。熱病有二百二。地火起故。火熱相地堅相。堅相故難消。難消故能起熱病。血肉筋骨脈髓等是地分。除其業報者。一切法皆和合因緣而生也。輔行云。四大不順者。行役無時。强健擔負。搪觸寒熱。外熱助火。火强破水。是增火病。外寒助水。水增害火。是爲水病。外風動氣。氣吹火。火動水。是爲風病。或三大增害於地。名等分病。或身分增害三大。亦是等分病。屬地病。飲食不節。亦能作病。如薑桂辛物增火。蔗蜜甘冷增水。梨增風。膏膩增地。黃瓜爲熱病而作因緣。即是噉不安之食而生病也。古云。病從口入。禍從口出。此之謂歟

無常老病不與人期

上句明三相。下句明無主。三相本空。原無有我。何能作主。任情與之期尅。除其識心達本者能之。昧者不覺也。無常者。謂本無今有。暫有還無。乃剎那不住之謂也。從出胎來。至壯至老至病乃至命盡。於其中間。念念遷流不住。故曰無常。亦死之異名。老者。根熟衰耄。形枯色悴。精神昏昧。髮白面皺。將死不久之謂也。病者。四大不調。四百從生。身力疲敗。飲食不安。精神減損。坐起須人。故名爲病。若以法次第相因。則死在後。今以無常一法。體徧一切。該於生老病死諸法故也

記曰。新新不住。念念不停。謂之無常。經云。無常力大。迅速過於山水。折論云。無常有三種。一念念壞

滅無常二和合離散無常三畢竟如是無常

○三生滅時速

朝存夕亡剎那異世

上句言現生下句言後世此二句並釋無常義下更以霜露等喩明言剎那者時之極速也謂人臨終捨壽只在最後一剎那頃即諸根壞日識遷離際捨此故身別受餘質時也識謂第八識去居殿後來爲先鋒一剎那間攬父母精血住胎藏中爲生死之根苦果之源也

記曰識有八種一眼識二耳識三鼻識四舌識五身識六意識七末那識八阿賴耶識

譬如春霜曉露倏忽即無

上句設譬下句釋性以霜露遇日即消體既不堅性亦非常譬如者設況之詞倏忽者暫有而無也

記曰本文二句是釋朝存夕亡一句總明時速也倏者速疾也宗鏡云雖年百歲猶若剎那如東逝之長波似西垂之殘照擊石之星火驟隙之迅駒風裡之微燈草頭之朝露臨涯之朽樹爍目之電光若不遇於正法必永墜於幽途矣

岸樹井藤豈能長久

上句出體下句釋義臨崖之樹非長二鼠侵藤豈久大集經云昔有一人避二醉象緣藤入井下有三龍吐火張爪彼即懸藤而住上有黑白二鼠嚙藤將斷傍有四蛇欲螫其人仰望二象已臨井上憂惱無托忽有蜂過遺蜜五滴入口是人唼蜜全忘危懼今以二醉象喩生死藤喩命根入井喩無常二鼠喩日月四蛇喩四大三龍喩三毒五滴蜜喩五欲三毒乃三惡道之因故藤一斷即有墮落之患矣

記曰本文二句釋不與人期一句斯明年月日速也身似臨崖樹業風一至非力能挽命如井中藤日月時虧使人不覺岸樹是年不長井藤是日月之速言井藤者是井邊所生之藤或云樹根井謂丘墟枯井也羅什法師曰昔有罪人怖罪逃走王令醉象逐之其人怖急自投枯井云云三毒者貪嗔癡也三惡道者地獄餓鬼畜生也五欲者色聲

香味觸也或以財色名食睡為五欲謂衆生迷於五欲少樂全忘生死危險諸苦也

念念迅速

念謂凡夫生滅心之妄念前念未滅後念續生念念生滅如燈燒炷起滅不停如是生滅迅速之相非具慧眼者莫見

記曰此明念速也妄念故生滅不停真心則常住不遷

一刹那間轉息即是來生

梵語刹那此言一念乃時之極速也僧祇云二十念為一瞬二十瞬名一彈指俱舍云壯士一彈指頃有六十五刹那然念有大小大念者一念中有九十刹那一刹那中有九百生滅此言一刹那者小念也息即出入息此息名曰壽命以一期為壽連持曰命一期連持息風不斷故出入息名為壽命轉即出已不復更入名曰命終此只在一刹那間即第八識捨前陰受後陰時今不言中陰者以舉前後而該其中也又中陰遲速不定遲則七七之日速則疾於心念便捨中而受後矣來生者總該六道隨善惡業而報生其處也

記曰本文二句即釋上刹那異世一句此明刹那速也上善生天中善生人下善生阿修羅上惡生地獄中惡生餓鬼下惡生畜生言瞬者目動也言中陰者謂人命終出入息斷時第八識捨離前陰身即有中陰身在虛空中冥無所覩以香為食於有緣處即見父母交會欲火之光隨念便至以顛倒想一刹那頃攬赤白二點而成後陰其中陰即滅矣若其生方未定或父母不會此中陰身七日一死乃至七七日必定托生不出四十九日若彼業報已定或生人天或墮鬼畜一刹那間捨前陰受中陰捨中陰受後陰迅逾電光非凡所測唯佛能知

何乃晏然空過

何乃猶何為亦反詰之詞亦承上轉下之語以上示知生死過患無常迅速向下令悟捨俗入道依法勤修期出輪迴晏然者安然也總謂光陰迅速

人命無常何爲飽食終日無所用心而晏然虛度不謀上進以脫生死者乎

○四違俗入道

父母不供甘旨六親固以棄離

上句缺反哺下句缺敬睦父母者子之天地也詩云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欲報之恩昊天罔極經云若有供養父母得無量福佛言父母於子有大增益乳哺長養隨時將育四大得成若人右肩負父左肩負母經歷百年便利背上無有怨心四事供養無乏此子猶不足報父母之恩欲報恩者當勸父母於佛法僧因果等法未信者令信已信者令增長無淨戒者勸受持戒有慳貪者勸行惠施無勝慧者勸修勝慧令善安住以自調伏乃名眞實報父母之恩六親者父母兄弟妻子也又曰一父二子三從父昆弟四從祖昆弟五曾祖昆弟六族昆弟棄離者經云菩薩出家捨離六親不記不憶勤修道行以速成菩提故

記曰甘旨者美食也猶不足報父母恩者謂雖色養無違而不能置親神於上界欲利親靈於多生者必須勸持齋戒廣修福慧若出家者父母貧乏不能自活佛聽教令信心授彼三歸五戒然後乞食供之南山云眞出家者怖四怨之多苦厭三界之無常辭六親之至愛捨五欲之深著能如是者名眞出家則可紹隆三寶度脫四生利益甚深功德無量矣

不能安國治邦家業頓捐繼嗣

上句缺致君澤民下句缺承業繼嗣釋子出家捨生育繼嗣紹隆三寶種族雖似忠孝有缺然立身行道以報親恩說法勸善用羽皇化如斯報德孰能加焉昔宋文帝謂何尙之曰若率土皆淳釋化則朕坐致太平矣尙之對曰夫百家之鄕十人持五戒則十人淳謹千室之邑百人修十善則百人和睦人能行一善則去一惡去一惡則息一刑一刑息於家萬刑息於國此明旨所謂坐致太平者也

記曰上文明違俗下文明入道

緬離鄕黨剃髮稟師

上句離俗下句入道緬者遠也謂遠離鄕俗趣向無爲卽捨家趣於非家也剃髮稟師者棄俗容儀壞世飾好倣同如來具佛德相稟命於師從師受學乃入道之玄規出世之洪範也

記曰世以鬚髮爲容儀飾好比丘出家違俗慕道棄世所好絶滅愛情今時留鬚長髮號曰頭陀名旣叛而行復乖矣梵語頭陀此云抖擻謂抖擻三界塵勞煩惱其行則有十二法今以披髮號爲頭陀者訛妄之甚也佛言鬚髮爪長是惡比丘破戒之相若阿蘭若獨住比丘無人剃者聽髮極長一寸爪長如一麥不得過捨家趣非家者棄世俗之家入無爲之舍也文殊菩薩白佛言云何如來說父母恩大不可不報又言師僧之恩不可稱量其誰爲最佛言其在家者孝事父母在於膝下莫以報生長之恩以生育恩深故言大也若從師學開發知見次恩大也夫出家者捨其父母生死之家入法門中受微妙法師之力也生長法身出功德財養智慧命功莫大焉追其所生乃次之耳鄕黨者鄕向也謂衆人之所向也黨朋黨也古以五百家爲黨周禮云百家之內曰鄕漢志以五家爲鄰五鄰爲里四里爲族五族爲黨五黨爲州五州爲鄕斯則以萬二千五百家而爲鄕也稟者受命也

內勤克念之功外弘不諍之德

上句明念慧下句明和敬內切念慧外闡六和乃入道之功勳立德之基本也肇師云非眞心無以具六法非六法無以和羣衆如來不和非敬順之本也

記曰一戒和同修二見和同解三身和同住四利和同均五口和無諍六意和同悅

逈脫塵世冀期出離

上句出世俗家下句出三界家欲脫塵俗須發足超方期超三界當斷煩惱始符出家之本誓也此二句總結上文以起下詞

記曰上句結父母六親邦國繼嗣鄕黨五句下句結剃髮內勤外弘三句逈者寥遠也冀者欲也望

也

○五名利失道

何乃纔登戒品便言我是比丘

上句明無作始霑下句明止德未備由名行未當非稱比丘之義辭親入道內勤外弘本爲期出生死何以纔入僧數即便饕餮名利放逸恣情造有漏因結生死果違背初心失出離行耶纔登戒品者方稟具足無作初成也戒品有四謂五戒十戒具足戒菩薩戒前後俱通在家出家中二唯局出家我是比丘者具足戒人也比丘是梵語名含三義一破惡二怖魔三乞士含此三義不能翻譯故存本音

記曰無作者亦名無教又名無表色乃戒體也從三羯磨而得得此體已任運止惡任運行善不用再作故名無作言止者謂止斷諸惡令不更起也破惡者如初得戒以三羯磨發善律儀破惡律儀故若通就行解能破見思之惡也怖魔者既能破惡而魔王念言此人非但出我界域或有傳燈化我眷屬空我宮殿故生驚怖也乞士者乞是乞求之名士是清雅之稱謂內修清雅之德外離四邪之食淨命自居福利衆生破憍慢心謙下自卑告求資身以成清雅之德也今人多求多畜豈稱清雅之德既乖其名何得爲比丘者乎

檀越所須喫用常住

上句明信施下句明僧物若無戒德則寸絲滴水難消況檀越之四供僧祇之受用乎檀越者檀是西音此言施越乃此方之語謂能行施則生生越度貧窮苦海也常住有四一常住常住謂僧寺房舍衆具花果田園僕畜等以體局當處不通餘界但得受用不通分賣故重言常住也二十方常住如寺中供僧常食體通十方唯局本處此二名僧祇物三現前現前謂僧現得施物唯施此處現前僧故四十方現前如亡五衆輕物若未羯磨物通十方僧若已羯磨物屬現前僧此二名現前僧物

記曰所須者通食用喫用者喫局飲食醫藥用通衣服臥具房舍等

不解忖思來處謂言法爾合供

上句失觀下句癡議以無觀慧故不解思法由癡暗故別生愚見無慚無愧慢怠貪嫉因之而生矣忖謂計度思謂籌量也謂言者自出非語也法爾者理之當然也合供者有二一謂他合當供養於我二謂我當合受他供來處者計一鉢之飯作者功用不少施者割妻子之分以種福田自德不全豈合受供衆德雖備猶須觀行方消信施故文殊問經云菩薩若無思惟飯亦不應食也

記曰迦葉經云時五百比丘言我等不能精進恐不能消信施供養請乞歸俗文殊菩薩讚言若不能消信施之食寧可一日數百歸俗不應一日破戒受人信施佛告文殊若有修禪解脫者我聽受人信施食慈恩法師云不蠶衣不田食織女耕夫汗血力爲成道業施將來道業未成爭消得慈受深禪師云如今有等初學飽食高眠任性過口猶嫌不稱意不知出家人如一塊磨刀石一切人要刀利便來石上磨磨來磨去別人刀利自家石漸消薄有等更嫌他人不來我石上磨有甚便宜處此語最切如施金針中人病處假其石如金剛不妨嫌他不來磨智度論云思惟此食墾植耘除收穫蹂治舂磨淘汰炊煑乃成用功甚重計一鉢之飯作夫流汗集合成之食少汗多此食作之功重辛苦如是入口食之卽成不淨更無所直宿昔之間變爲屎尿本是美味人之所嗜變成不淨惡不欲見行者自當思惟如此繫食我若貪著當墮地獄噉燒鉄丸從地獄出當墮畜生牛羊駱駝償其宿債或作猪狗常噉糞穢如是觀之生厭離想方堪受食道安法師云減割之重一米七斤無戒食施死入泰山燒鐵爲食洋銅灌咽如斯之痛法句所陳所謂學道不通理復身還信施長者八十一其樹不生耳若也一念回光忽與道合萬兩黃金亦消得

喫了聚頭喧喧但說人間雜話

上句總標下句別釋以喧喧未審何言故釋曰人間雜話喫了者飽食已聚頭者共相聚首也雜話

者世俗之言不涉經律之語猶無克念外發言非
不修觀慧奚解忖思三業不勤掉舉由生遺教經
云若種種戲論其心則亂雖復出家猶未解脫是
故急當捨離戲論散亂之心求於無爲寂滅之樂
欲得寂滅樂者唯當善攝其心滅除戲論之患長
蘆賾禪師自警文云若乃竊議朝廷政事私評郡
縣官寮講國土之豐凶論風俗之美惡以至工商
細務市井閒談邊鄙兵戈中原寇賊文章技藝衣
食貨財自恃所長隱他好事揄揚顯過指摘微瑕
旣乖福業無益道心如此游言並傷實德坐消信
施仰愧龍天罪始濫觴禍終滅頂何也衆生苦火
四面俱焚豈可安然坐談無義古德尙言自警我
等何人好不自思

記曰喧者譁也掉舉者有三種一身掉謂身好遊
走諸雜戲譃坐不暫安二口掉謂好喜吟咏競爭
是非無益戲論世間語言等三心掉謂心情放逸
縱念扳緣思惟文藝世間才技諸惡覺觀等宋光
孝安禪師在定中見二僧倚檻相語初有天神擁
衛傾聽久之散去俄而惡鬼唾罵掃其脚跡詢其
故乃二僧初論佛法次序間濶末談貪養安自是
終身未嘗言及世事律云有二苾蒭隨路而行說
非法語時有不信心夜叉欲吸其精氣佛言苾蒭
在路行應思惟善法有二種事一作法語二如聖
默然至止息處說聖伽陀今人終日閒談雜話尙
不免神鬼呵責而況求其擁護可得乎哉

然則一期趍樂不知樂是苦因

上句明逸樂下句明苦因謂今生恣情放逸於欲
樂卽是當來之苦因苦因斯集苦果便至故云因
地不眞果招紆曲目前交報歿後沉淪斯之謂歟
一期者謂諸衆生受身雖云壽命長短不同然皆
是一期果報是則一生逐樂誠爲萬劫之苦殃矣

記曰欲樂者五欲樂也

曩劫徇塵未嘗返省

上句明隨塵習下句明失慧眼由無始劫來一向
順自惑習隨逐諸塵妄境至今熾然胸中未嘗一
念返照知非何能尅修定慧破彼惑習而出塵勞

耶

記曰曩謂曩昔劫是長時即無始劫來也塵者塵垢是染汚義謂諸妄塵惑習能染汚自心眞性不得見道故也

時光淹沒歲月蹉跎

上句是晝夜失下句是年月失淹沒者湮滅也蹉跎者虛過時日也若不專修定慧非但埋沒光陰實乃徒喪百年矣

記曰言時光者是晝夜互舉也時謂十二支干光謂三光也

受用殷繁施利濃厚

上句自用下句他施他爲求福施之無厭而受者須生慚愧知量受用言受用者身心納潤恣情享施殷繁者四供滋多百一盈長施利者四事供養百一所須也殷繁濃厚名異而義同也

記曰惠休法師三十年著一緉鞋遇軟地則赤足甞誨衆曰汝今種種受用未饑而食未寒而衣未垢而浴未睡而眠道眼未明心漏未盡如何消得

殷者盛也繁者多也濃者不淡厚者不薄也四供者飲食衣服臥具醫藥百一者沙門供身所須之物也

動經年載不擬棄離

上句言時下句言心由受用殷繁耽味不休故致不覺經歷年載曾未生一念棄捨厭離之心

記曰擬者所謂擬之而後爲即揣度以待也芙蓉禪師云爲厭塵勞求脫生死休心息念斷絕攀緣故名出家豈可等閑利養埋沒平生直須兩頭撒開中間放下遇聲遇色如石上栽花見利見名如眼中著屑況從無始以來不是不曾經歷何須苦苦貪戀如今不歇更待何時

積聚滋多保持幻質

上句畜不堅物下句養夢幻身謂積聚四供不堅之財保持五陰夢幻之質一朝無常到來積之何用四大分散保之奚在故淨住法云生不可保唯欲營生死必定至不知顧死況此危命凶變無常俄頃之間不覺奄死然其惡因既積惡果難逃形

曲影尙豈虛言哉

記曰財屬五家故曰不堅謂水漂火焚賊盜官得之惡子敗之無作禪師云福劣財强財必爲殃德薄任大任速成害古人只要心達不要身達他賢莫揜我賢莫伐若如此則知其命合其道終一身而自保矣

導師有勅戒勗比丘進道嚴身三常不足

上二句誡勉下二句示法如來爲三界之法王四衆之導師窮盡物性觀機授法應病與藥是故立法制戒勅令諸弟子修行進道必須精勤少欲知足以三事而自嚴身三事謂飮食衣服睡眠斯三者使人之所蔽障道之因緣故令常須不足方與道合

記曰導師者引導衆生出於三界之火宅也恩益經云於諸衆生生大悲心令入正道不求報恩故名導師報恩經云示涅槃徑使得無爲常樂故名大導師遺教經佛言汝等比丘若欲脫諸苦惱當觀知足知足之法卽是富樂安隱之處知足之人雖臥地上猶爲安樂不知足者雖處天堂亦不稱意不知足者雖富而貧知足之人雖貧而富不知足者常爲五欲所牽爲知足者之所憐愍汝等比丘受諸飮食當如服藥於好於惡勿生增減趣得支身以除饑渴如蜂採花但取其味不損色香比丘亦爾受人供養趣自除惱無得多求壞其善心又云汝等比丘當自摩頭以捨飾好著壞色衣執持應器以乞自活又云汝等比丘晝則勤心修習善法無令失時初夜後夜亦勿有廢中夜誦經以自消息無以睡眠因緣令一生空過無所得也當念無常之火燒諸世間早求自度勿睡眠也勗謂勉勗嚴謂嚴正

人多於此躭味不休日往月來颯然白首

上二句貪利下二句忘生噫貪著世利猶未息不覺白髮堆頭矣日往月來如旋火死符不久又將至

記曰於此者三事也颯者猶風颯然而至也如阿含經云有四事先不語人一頭白二老三病四死

是四事不可避亦不可却

後學未聞旨趣應須博問先知

上句言他乏益下句令先自利謂虛生空老無嘗以接後來欲得利他先須自利自利則博問先知徹佛祖心性之源利他則了達眞宗廣示事理方便之門博問則不擇尊卑不恥下就所謂依法不依人廣示則不揀怨親不分貴賤所謂心慈體正法施平等設懷彼我自他兩失法句經云學先自正然後正人調身入慧必還爲上身不能利安能利人心調體正何願不至雖誦千言不行何益不如一聞勤修得益雖誦千言不求出世不如一悟絕離三界雖誦千言不存悲智不如一聽自他兩利

記曰旨卽經律之宗旨趣則宗之所歸也宗者尊也崇也旨是意旨謂經律之所崇所尊所主意旨歸趣究竟處也博謂廣參問謂請益先知者先覺也事鈔曰古云博學爲濟貧僧傳曰非博則語無所據故學不厭博博則通矣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苟生而貧於學者懦夫也死而富於道者君子也是知博學乃濟識見之貧也莊子曰人而不學謂之視肉學而不行謂之撮囊弗畔謂不違道也

將謂出家貴求衣食

此二句結上起下之文將者欲也擬也亦抑詞也然捨俗出家本以道爲重非以衣食爲所貴也

記曰道安法師誡衆云卿已出家棄俗辭君財色不顧與世不羣金玉不貴惟道爲珍約己守節甘苦樂貧近德自度又能度人

○六啓示三學

佛先制律啓刱發蒙

上句明五篇七聚下句明開發初機以律是定慧之首學萬善之基本也蒙是蒙昧謂從未證聖位以來皆曰蒙昧況餘初學薄地凡夫乎佛先制律者蓋由衆生煩惱熾盛三毒競興顚倒亂想失智慧明造生死業是故如來應機設教首以木叉防非止惡次以禪定息慮忘緣後以智慧破惑證眞

故南山云。但身口所發。事在戒防。三毒勃興。要由心使。故先以戒捉。次以定縛。後以慧殺。理次然乎。

記曰。佛即本師釋迦如來。梵語具云佛陀。此言知者。亦言覺者。謂於菩提樹下。了了覺知三世衆生非衆生數。有常無常等。一切諸法。三覺圓明。故稱爲佛。一者自覺。悟性眞常。了惑虛妄。二者覺他。運無緣慈。度有情界。三者覺行圓滿。窮源極底。行滿果圓。故梵語毗尼。此云律。律者詮也。謂詮量輕重。開遮持犯等。梵語波羅提木叉。此云別解脫。即戒也。謂三業七支。各各防非。別別解脫。又受戒已。隨對殺等事不作。別無因。則別別無果。故名別別解脫也。捌者。初也。謂立法捌業之始也。五篇七聚。詳具大律。乃比丘二百五十戒法。尼則三百四十八戒法。智論云。尼受戒法。略則五百。廣則八萬

軌則威儀。淨如氷雪

上句示法。下句設喻。軌則者。律之軌範法則也。人能稟受斯則。即便直趣無上道也。威儀者。謂有威可畏。有儀可敬。由比丘奉持禁戒。衆德威儀。令人可畏。於行住坐臥。儀端表正。令人可敬。是則內嚴外正。一塵不染。故如氷之潔。雪之白也

記曰。本文二句是戒體。下之四句是戒用

止持作犯。束歛初心

上句明持犯。下句明功能。然止即是持。作便是犯。止則三業不馳妄境。諸惡不生。持則守志堅貞。心離散逸。是爲束歛。乃入道之首。約定慧之初門。故云初心

記曰。止則諸惡不起。持則吉羅無犯。又止則心無妄動。持則執而不失。束則念無散逸。歛則定水湛然。輔行云。有言大乘何須執戒者。此謬也。言不執者。乃是持而不執。若令不持。名不執。乃是執破。何名不執。執持尚無。妄持安在

徵細條章。革諸猥弊

上句明戒相。下句明對治。以戒具三千威儀。八萬細行。故曰徵細條章。對治八萬四千諸塵勞。故曰革諸猥弊

記曰。條章者。即二百五十戒中諸徵細條相也。革

者悛除也猥弊者即三毒十使諸惑習染也諸惑者略言三結十使廣言八十八使乃至八萬四千塵勞能結縛衆生驅使流轉三界不得解脫三結者一身見二戒取三疑結更加貪嗔痴慢邊見邪見見取爲十使此之十使歷三界四諦下增減不同共成八十八使蓋欲界苦諦下十使具足集滅二諦下各有七使謂除身見邊見戒取三使道諦下有八使謂除身見邊見二使則四諦合爲三十二使也色界無色界四諦下皆如欲界只於每諦下又除嗔使以上二界嗔使不行故一界有二十八使二界合五十六使幷前欲界三十二使總成八十八使也八萬四千諸塵勞者以貪嗔癡行及等分行各具二萬一千共爲八萬四千也三千威儀八萬細行者二百五十戒法以行住坐臥四威儀各有二百五十合爲一千循過現未來三世爲三千威儀以此三千配身口七支成二萬一千以此二萬一千復對治貪嗔癡及等分四種煩惱爲八萬四千細行是爲對治八萬四千諸塵勞門也

毗尼法席曾未叨陪了義上乘豈能甄別

此承上起下相因之詞上二句戒律未習下二句經教叵明曾未叨陪者謂未曾五夏依師十席就聽旣戒爲三藏首學定慧初門學擬躐等教理何明初門未進堂奧寧窺是知戒律未嚴慧解難生而無上了義之宗安能辯析悟入者乎言了義者謂諸大乘經教乃決擇顯了之談廣明中道實相之義非諸小乘經典及餘覆相密意含隱之說也記曰忠國師云禪宗法者應依佛語一乘了義契取本原心地轉相傳授與佛道同不得依於妄情及不了義教橫作見解疑悞後學俱無利益如師子身中蟲自食師子肉非天魔外道而能破滅佛法矣毗尼法席者講演戒律處也律制比丘縱證三明六通亦須五夏依師學律若律不明乃至終身不離依止資持云律制比丘五夏已前專精律部若達持犯辦比丘事然後乃可學習經論今越次而學行旣失序入道無由大聖訶責終非徒爾今時纔霑戒品便乃聽教參禪爲僧行儀一無所

曉況復輕陵戒檢毀呰毗尼貶學律爲小乘忽持戒爲執相於是荒迷塵俗肆恣亮頑且戒必可輕汝何登壇而受律必可毀汝何削髮染衣是則輕戒全是自輕毀律還是自毀妄情易習至道難聞拔俗超群萬中無一請詳聖訓能無從乎十席就聽者昔宣律師其師勉之十徧往聽毗尼元宣師非鈍尙就十聽蓋欲極其精妙盡其旨趣爲定慧之本無生之要也甄別者分析明了義理之謂也

可惜一生空過後悔難追

此二句是慨歎詞謂經律不明卽失身戒心慧而玄道無因契悟是爲空過生死到頭悔之不及故曰難追

律是戒學經屬定學已示二學竟下明慧學以道由般若妙慧方能契會也

教理未嘗措懷玄道無因契悟

上句慧解未具下句頓悟無由教理者詮理之謂教教之所詮曰理詮理之教者卽十二部經頁由如來依理立言令羣生修行而證於理四教義云說能詮理化轉物心故言教也化轉有三義一轉惡爲善二轉迷成解三轉凡成聖所言詮理者謂詮眞諦理及中道理也玄道者卽佛祖心印强而言之曰幽玄微妙寂滅無相之道也若不以如來教理爲正因則佛祖無上妙道頓悟無由故達磨西來以四卷楞伽爲心印黃梅五祖勸持金剛般若天台證入法華圭峰頓悟圓覺故宗鏡云西天諸祖此土六代乃至馬祖南陽鵝湖空山禪師等並博通經論圓悟自心所有示徒皆引誠證終不出自胸臆妄有指陳是以綿歷歲華眞風不墜以聖言爲定量邪僞難移用正教爲指南依憑有據但莫執義上之文隨語生見直須探詮下之旨契會本宗則無師之智現前天眞之道不昧故知教有助道之力初心安可暫忘所以從上先聖諸祖莫不研窮三藏至理印可自心觀風化物今之學者不能至此反生輕謗是何心哉苟得魚忘筌則經律何過如來金口所說一言一字百劫千生倘不聞見況得受持解悟故知教不迷人人自迷教

耳圭峰云諸宗門下皆有達人然各安所習通少局多以承稟爲戶牖各自開張以經論爲干戈互相攻擊情在函矢而遷變法逐人我爲高低致使是非分拏莫能辯析經如繩墨楷定邪正繩墨非巧巧者必以繩墨爲憑經論非禪參禪者必以經論爲準當知經是佛語禪是佛心律是佛行如來身口意業本不相違良由人與法差法與人病捨一執一自爲顚倒若是至人同萬法於已者則奚是奚非何相違之有哉

記曰本文二句言無慧學即無因頓悟是則因律明教因教明道問曰頓悟乃直指之宗不立文字何用經教爲指南耶答曰豈不聞乎依經解義三世佛怨離經一字即同魔說又云今人看古教未免心中鬧欲免心中鬧應須看古教寶藏論云古鏡照精其精自形古教照心其心自明若知一切法本是如來藏中性德妙用又何是何非何文字之有耶十二部經者如來一代說法教分十二統攝三藏一契經二重頌三受記四伽陀五無問自說六因緣七譬喻八本事九本生十方廣十一未曾有十二論議南陽忠國師鵝湖大義禪師思空山本淨禪師

○七不修學過

及至年高臘長空腹高心不肯親附良朋惟知倨傲

上二句明我相下二句明慢相又初句年臘高而無德次句心高而無道故曰空腹不肯親附是自恃惟知倨傲是凌他此二皆屬慢相然慢有六種一過慢謂於相似法中執已爲勝二慢過慢元他本勝已而强謂勝他三我慢謂恃已凌他也四增上慢原自未得道謂已得道五下劣慢謂本已無能反自矜誇六邪慢謂執著邪見凌慢他人也今於六慢中此屬慢過慢及我慢下劣慢也

記曰徒自年高而德不侔唯知倨傲而無道可尊年是生年臘是戒臘親附即親近良朋是善友倨傲謂不謙遜即慢他也

未諳法律戢斂全無

上句教律失下句身心失不肯親近明師善友奚

識教律修持未解修持安能收攝身心

記曰教防三毒律禁七支未諳者未識也戢斂者收攝也

或大語高聲出言無度不敬上中下座婆羅門聚會無殊椀鉢作聲食畢先起

初二句語業失次二句意業失亦儀軌失後二句身業失亦規矩失以不知法律三業無規故致斯失若能戢斂則無事不辦矣婆羅門者西國俗士四姓之一惟論年尊不貴德長故無上中下座之敬或先至先尊後來後坐聚會無規憒鬧非一由無戢斂是故與彼無殊

記曰梵語婆羅門此云淨行亦云梵志四姓者一刹利王種也二婆羅門貴姓也三毗舍商賈也四首陀農人也無度謂無法度也聚會即聚集或祭祀集或節會集或論議集無殊即無別也出家以戒臘高故其德長不論生年爲尊也

去就乖角僧體全無

上句法失下句儀失往來不存些些軌則如圭之失方故曰乖角動靜不具小小威儀如婆羅門聚會故曰全無

記曰乖背也違也角方也方者法也道也去就乖角乃措置乖方也圭體上圓下方象天地之規矩方圓也圭失方即非圭僧乖法即非僧故曰全無

起坐忪諸動他心念

上句自失下句失他三業不謹故坐起無恒躁動非一是以令他動念

記曰忪音忠忪諸者心意躁動情不安隱舉止非常也慈受禪師云使人動念魔障易生衆口爍金自家何樂作福雖多不如避罪暗中動念自昧不知日往月來面黃身瘦

不存些些軌則小小威儀將何束斂後昆新學無因倣傚

上二句自失規法下二句不能法他既自不存軌法何能法範他人是故來學無由取則矣

記曰新學即初學後昆是後賢即後學也倣傚取法也書云不矜細行終累大德世儒尚然況出

家者乎

遞相覺察便言我是山僧

上句他成下句自慢謂他賢正欲以善言相成而自便生我慢遂出此無慚語也

記曰言我是山僧者謂我是住山之人只知一箇話頭那管經律威儀細行之事法昌禪師云有一般漢記取一肚葛藤摩唇捋嘴胡言漢語道我解禪解道輕忽好人作無間業一朝眼光落地業境現前如落湯螃蟹手忙脚亂從前學得活計總用不著若聞人舉著他肚裏事嗔心忽起便道佛法豈有與麼事大悟不拘小節斯等好似將牛屎比旃檀有甚交涉慈覺禪師云或自恃天眞撥無因果妄謂但向胸中流出不依地位修行所以麤解法師不通教眼虛頭禪客不貴行門此偏枯之罪也或則渾身破碎滿面風埃三千細行全無八萬威儀總缺或則追陪人事緝理門徒身遊市井之間心染闤闠之態所以山野常僧未免農夫之誚城隍梓子反爲儒士之羞此懶惰之罪也向下指

出家細行懶惰之由

未聞佛教行持一向情存粗糙

上句失聞修下句失戒定法律未聞何識行持戒定未修故致情同猿馬

記曰聞即聞慧行持即修慧聞思修三慧今學聞修以該其思矣三皆云慧者謂由三法各能生無漏聖慧若無此慧則不能斷惑證眞也

如斯知見蓋爲初心慵惰饕餮因循

初句承上起下之詞次句入道不勤後句貪利喪日如斯知見者如上惡習之識見也蓋爲初心慵惰等者謂由初心入道不勤故曰慵惰未聞佛教修持遂乃饕餮名利不肯親附良朋是以因循過日染緣漸深惡習滋長故致如斯知見正所謂打頭不遇作家者也

記曰慵音戎懶也饕音滔貪財也餮音鐵貪食也法滅盡經云佛言法欲滅時諸魔沙門壞亂吾道著俗衣裳樂好袈裟五色之服不修戒律半月半月雖名誦戒厭倦懈怠不欲聽聞不樂讀誦經律

設有讀者。不識字句。爲強言。是不諗明者。貢高求名。虛無雅步。以爲榮貴。望人供養。命終死後。當墮無間地獄。五逆罪中。餓鬼畜生。靡不更歷。於無邊恒沙刧。受罪竟。乃出生在邊國。無三寶處。如佛所記。半月誦戒不欲聽聞。今時誦戒尚希。況得聽聞。

嗚呼誡爲法滅相矣。昔齊僧雲住鄴下寶明寺。以講演著名。襟帶衆理。於四月十五誦戒時。僧集。雲居座首。乃白衆曰。戒本防非。人人誦得。何勞數聞。可令一僧豎義。使後生開悟。衆無敢抗。遂廢誦戒至七月十五日旦。忽失雲所在。衆四出追覓。乃於寺外三里許古塚中得之。血流徧體。問其故。則云有一猛士手執大刀。厲聲呵曰。爾何人敢廢布薩。妄先豎義。卽以刀剮我身。痛毒難忍。扶接還寺。竭誠懺悔。經於十年。至心盡敬。說戒布薩。讀誦衆經。以爲常業。臨終之日。異香來迎。欣然而逝。時咸嘉其卽世懲革。不隊彝倫。又大覺寺僧範。戒德清高嘗宿他寺。於十五日。衆議共停布薩。令僧豎義。有僧升座敘曰。豎論法相。深會聖意。何勞布薩。乃僧常聞。耳忽見一神。高丈餘。雄峻驚人。問豎義者曰。今是何日。答云布薩日。神卽以手揚之。曳於座下。捶頓將死。次問上座。答亦同前。揚還將死。陵害二三上座已。神掉臂而出。時道俗共覩範師。既見由是。自勵一生。僧事私緣。無敢說欲。乃至病重不堪。扶舁由請。僧就房恭敬說戒。斯時崇經論。偏禪學。而輕戒律者。請觀此思之

荏苒人間。遂成疎野。不覺龔踵老朽。觸事面墻

上二句涉俗成野。下二句空老無識。又初句交熏。次句習成。三句奄爾衰至。四句無明日蔽。蓋爲不修正業。散漫自放。日涉俗緣。攀緣塵境。縱恣六情。故至心行遂成疎野。染習日深。無觀照力。奚覺四相遷流。倏爾衰老。時至心徑不通。百無一曉。觸物成墻。如人面壁。此等皆由不肯博問先知。故至到老遂成骨董

記曰。荏苒猶散漫。侵尋也。龔踵乃行不前也。朽卽衰朽。所謂缶既已老。無三種味。空生空死。唐棄一期。無三種味者。譬如甘蔗。既被壓已。滓無復味。壯

年盛色旣被老厭無三種味一者不能誦經解義二者不能坐禪修觀三者不能勞務作福四相者生住異滅也骨董者墨談云羅浮顥老取飲食雜烹之名今俗多借用之

後學咨詢無言接引縱有談說不涉典章

上二句他失潤益下二句言不關典旣爾觸事面墻將何以接後昆縱有一言半句不關佛祖典模何異不見水老鶴哉

記曰如來去世不久有一比丘錯誦法句經偈云若人生百歲不見水老鶴不如生一日而得見了之時阿難尊者聞之慘然而歎曰如來正法滅何速哉乃語彼比丘言如佛所說若人生百歲不見生滅法不如生一日而得見了之是比丘囘向師說其師言阿難老耄言多錯謬不可信也汝當還如前誦案昔正法尙存訛替若此況今去聖時遙不親良朋不近明師而能出言涉於典章乎

或被輕言便責後生無禮嗔心忿起言語該人

初句無德被誚二句不省巳過下二句嗔毒傷人言旣不涉典何怪他輕巳過不省反責他非嗔火一爇無不燎然

記曰嗔怒也忿恨也又忿他爲嗔自忿爲恚道安法師云經道不通戒德全無朋友嗤弄同學棄捐如是出家徒喪天年

○八業果時熟

一朝臥疾在床衆苦縈纏逼迫曉夕思忖心裏恛惶

上二句身苦下二句心苦異熟時至四大乖常一大不調百脈筋抽伏枕思忖無善可記束手泉門何疑之有豈不恛惶者哉

記曰縈者繞繫也纏者束縛也逼迫者驅逼急切不安之謂也曉夕者早晚也思忖者思惟忖度也恛惶者昏亂恐遽也

前路茫茫未知何往從玆始知悔過臨渴掘井奚爲

上二句不知去處下二句追悔不及六道險途生死曠野不知來處焉知去處日前不預打點臨時悔之何及佛言人癡故有生死何等爲癡本從癡中來今生爲人復癡心不解不開不知死當所趣

向此正所謂未知何往也

記曰本文初句言三途六道寬曠無際次句心識不知去處第三句臨終始悔先愆第四句設喻以明之百喻經云昔外國有一貧人善能作鴛鴦鳴欲偷蓮花即入王池作鴛鴦鳴時守池人疑而問曰池中是誰貧人失口答言我是鴛鴦守者捉得將詣王所至中途復更作鴛鴦鳴守者言汝先不作今作何益世間愚人亦復如是終身作衆惡業不習心行使令調善臨命終時方言我今欲修善時獄卒將去付閻羅王所雖欲修善亦無所及如彼愚人欲到王所方作鴛鴦鳴

自恨蚤不預修年晩多諸過咎臨行揮霍怕怖慞惶

上二句自責下二句失主曰前三毒不除年晩積罪如山臨終之際業境現前縱饒强作主張難免怕怖慞惶正是日前足跟不穩臨行手忙脚亂

記曰過咎者罪愆也霍當作攉乃手反覆也搖手曰揮反手曰攉謂如反掌迅速之間怕怖慞惶者畏懼恐遽之甚也

轂穿雀飛識心隨業如人負債强者先牽心緒多端重處偏墜

初二句身心隨業次二句業强牽心後二句報偏由心重又初句喻先業果謝次句心隨業往三四句喻業强報先五句妄念非一六句報從心重然善惡之業强弱由心果報之處輕重自分垢心濁重即墜三途善業輕舉便升人天若據出世法中人天原是有漏之果亦名爲墮唯其一心不生方脫淪墜轂穿雀飛者雀乃小鳥也大論云鳥來入瓶中以轂掩瓶口轂穿鳥飛去識神隨業走今以瓶喻四大轂喻命根鳥喻識神識神即識心也因其乘前善惡業來受報如鳥入瓶爲業所繫如羅轂掩果報若謝即便隨業如轂穿鳥去去必逐業故名隨走由識心繫以業繩在於色瓶而無處不至業繩未斷去已復還瓶破繫斷即去不返謂現今四大若壞名爲去已復還受後身名爲復還至無學果方名瓶破後生業盡名爲不返言識心者即第八心王阿賴耶識執持善惡種子爲總報主隨

業者謂六識所造善惡之業能引第八於六道中受總報身業爲能引識爲所引故云隨業先牽者謂善惡二業何者强重卽牽之先往而受來報也心緖等者謂第六識種種妄想分別非一攀六塵境作衆惡業墜墮三途心多則墮重妄少則墜輕圭峰云作有義事是惺悟心作無義事是散亂心散亂隨情轉臨終被業牽惺悟不由情臨終能轉業欲驗臨終受生自在不自在但驗尋常行心塵境自由不自由二六時中當省察耳此是圭峰一貼發汗散諸仁者好自檢驗看切勿蹉過也

記曰阿賴耶此云藏識謂能含藏善惡世出世間諸法種子故以由最初不覺心動成於無明薰習眞如而爲阿賴耶識以執持種子能令生死流轉不斷故此識亦名執持或名異熟識謂能引生死善不善業異熟果故異熟者謂今生作業來生受報因滅果生異時而熟舊云果報是也宗鏡錄問云諸根壞日識遷離時捨此故身別受餘質去來之識相狀云何答曰如顯識經云識之運轉遷滅往來猶如風大無色無形不可顯現而能發動萬物示衆形狀或搖振林木摧折破裂出大音聲或爲冷爲熱觸衆生身作苦作樂風無手足形容亦無黑白諸色識界亦爾無色無形無光明顯現所薰因緣故顯示種種功用同性經云衆生捨此身已業風力吹移識將去自所受業而受其果縠音斛是薄紗卽方目紗也

無常殺鬼念念不停命不可延時不可待

上二句無常速下二句時命速以無常爲殺鬼者謂彼無常雖無形質可見而能斷人命根故云殺鬼止觀云無常役鬼不擇豪賢危脆不堅難可恃怙云何安然規望百歲四方馳求貯積聚斂聚斂未足溘然長往所有產貨徒爲他有冥冥獨逝誰訪是非念念不停者是遷流不住之義智度論云無常有二種一相續法壞無常二念念生滅無常涅槃經云菩薩修於死想觀是壽命常爲無量怨讎所繞念念損滅無有增長猶山瀑水不得停住亦如朝露勢不久停如囚趣死步步近死命不可

延者命謂壽命乃前業異熟定報故不可延也時不可待者時卽時刻旣是前業定報非人力可能留待所謂閻王注定三更死定不留人到五更定業難逃此之謂歟

記曰體羸老朽是老苦臥病在床是病苦無常殺鬼是死苦也正法念處經云臨命終時刀風皆動如千尖刀刺其身上十六分中猶不及一若有善業則苦惱少

人天三有應未免之如是受身非論劫數

上二句業果難逃下二句生死無際言三有已該人天欲令文義互彰故疊言之三有卽三界衆生所作有漏善惡業因致感當來有漏善惡果報因果不亡故名爲有一欲有謂欲界人天及四惡趣衆生皆不離欲染故名欲有二色有謂色界四禪天雖離欲染尚有色質故名色有三無色有謂無色界四空天四大已空無有色質惟餘四蘊故名無色有斯等皆由因造有漏果繫有爲旣已無常不離三界受生故曰應未免之果復造因因還感果輪迴無際故曰非論劫數

記曰劫數者世界有成住壞空四時每一時經二十小劫四時共經八十箇小劫一小劫共計一千六百八十萬年八十箇小劫名一大劫通計一十三萬四千四百萬年今乃人住二十小劫中共計三萬三千六百萬年茲當第九小劫尚餘十一箇小劫過已卽壞劫時至矣四蘊謂受想行識也其六欲天四惡趣四禪天四空天俱如下釋

○九策勸勤修

感傷歎訝哀哉切心豈可緘言遞相警策

上二句感切下二句勸勉潙山因覩末法緇流貪利廢道淪落生死故此感傷嗟嘆情切不忍默言乃作此警策遞相警悟策發而勸勵之

記曰訝嗟怪也緘封也遞傳遞也

所恨同生像季去聖時遙佛法生疎人多懈怠

上二句慨不遇聖世下二句慨法末人頑像季者季卽末也蓋由釋迦如來教法住世而分正像末三時也正法者正猶證也謂如來滅度後初一千

年間人有稟教便能修行即能證果像法者像似也言有教有行似正法時也謂如來滅後二千年間人有稟教便能修行而多不能證果末法者末即末後亦微末也謂如來滅度正像之後一萬年間教法垂世人雖稟教而不能修行證果或云末法有三萬年潙山唐代出世如來滅度垂千八百年故云像季復與如來相去將二千載故曰時遙時代遙隔傳法大人漸稀是曰生疎既失良導又丁末劫根器下劣無向上志故曰懈怠

記曰季次孟仲之後若以像法一千年言之後三百年屬季若以正像末三時言之季是正像之後時也聖世者是如來在日又正法時亦名聖世

略伸管見以曉後來若不蠲矜誠難輪逭

上二句示教下二句誡勉既有所感傷不無言示以勉修持也略伸管見者略猶未廣伸謂伸述管見如管窺天之見此是潙山大師之謙詞也以曉後來者以此曉諭後學懲過遷善之謂也若不蠲矜二句是結上勸修之語謂不滌除如上惡欲習染傲慢放逸之過則實難挽回矣

記曰蠲音涓滌濯也除免也矜音京驕矜自負也又矜誇自飾也逭音換轉也輪逭猶挽回也誡勉者令斷諸惡行而勉修衆善也

潙山警策句釋記卷上

音釋

羆　音卑似熊　兕　詞字上聲一角野牛重千斤　橡　音象栩實乃柞櫟也花黃色九月結實實外有房可以染皂色

搪　音唐搪揬觸也　驟　音驟疾速也

隙　輕字入聲孔也　揄　音于揄揚譽言也

謔　香字入聲戲謔也　檻　咸字上聲軒窻之下欄檻也　叵　音頗不可也不能也

溈山警策句釋記卷下

粤東鼎湖山沙門釋　弘贊在犙　註

門人比丘　開詗　記

△二示法三一道行二禪教三結勸△一道行六一立行二懲誡三求道四擇友五結誨六潛修○一立行

夫出家者發足超方心形異俗紹隆聖種震懾魔軍用報四恩拔濟三有

初句標宗次句超塵三句入聖四句繼聖五句降魔六句報德七句利生以德備故能摧惡而安善也夫出家者出家有二一出世俗家足離塵俗遠參知識二出煩惱家斷妄證眞頓超三有發足超方者謂從初發心卽當履踐大方勿滯時流小徑以階級不循乃曰超方心形異俗者外則圓頂方袍相同如來內則背塵合覺心齊佛慧紹隆聖種者續佛慧命繼踵如來宣揚正教三寶由是興崇震懾魔軍者德高慧廣則羣邪驚懾說法弘道則魔膽震落用報四恩者立身行道以報親恩德盈道大自然福被四恩一國王恩二父母恩三師友恩四檀越恩拔濟三有者一切衆生耽荒五欲沉溺愛河說法教化令出苦津超登彼岸

記曰懾者怖也伏也大方者道經云大方無隅今借況眞理無際以初出家須踐實際之大理勿滯時俗及小乘之蹊徑也國王是水土之恩以一切水土皆屬國王故又蒙治化之力無强弱凌逼之憂而得安修道業恩豈小哉父母是生成養育之恩如昊天之罔極復聽出家修道恩莫大焉師友恩者師有生長戒身慧命教誨之恩友有善成講明開發之德斯出世之恩德孰可比哉檀越有供給之恩令得身安辦道恩非小也或有以佛替師友爲四恩菩薩以三寶衆生替師友檀越爲四恩

○二懲誡

若不如此濫厠僧倫

上句違修下句混法謂不如上修履混入法衆非僧非俗罪若彌天如驢混入牛中皮毛雖似頭角不同而鳴聲亦異也

記曰濫謂汎濫廁謂混雜也有五尺之身而無智慧佛謂之痴僧有三寸之舌而不能說法佛謂之啞羊僧非俗非僧佛謂之鳥鼠僧亦曰禿居士佛言云何賊人假我衣服裨販如來造種種業此正所謂濫廁者也

言行荒疏虛霑信施

上句解行失下句信施失言行不淳是曰荒疎無德以報施者之恩故曰虛霑古哲云道德不修衣食斯費此之謂焉

記曰言是言說即解也行即修履荒是荒蕪疎謂疎散亦略也既無行解之德施不獲福是曰信施失

昔年行處寸步不移恍惚一生將何憑恃

上二句覆習不忘下二句無善可記昔年是舊時行處是心之所履諸惑習染此有二種一是過去無始之無明二是日前之熏習寸步不移者謂於諸習曾未一念捨過自新恍惚一生等者謂無潛神玄默之照終日心逐塵境不覺月往年來無善可憑無功可恃大智律師云追遠報恩棄儒從釋刮磨舊習洗滌世緣截斷衆流壁立千仞文章筆硯盡把焚除雪月風花無勞嘲詠酒色財氣更莫回頭聲利榮華豈須著眼末流狂妄正法澆漓但欲變形何嘗涉道雖云捨俗俗習不除盡說出塵塵緣不斷纔親講肆擬作闍梨未入叢林望爲長老避溺投火豈覺盲癡却步求前實爲顛倒

記曰恍惚昏懵也

況乃堂堂僧相容貌可觀皆是宿植善根感斯異報

上二句是現在果下二句明果由因至況乃者發語之詞堂堂僧相者堂容也明也謂具佛容儀超塵獨步人天師匠巍巍僧寶也容貌可觀者六情收斂五官無妄威儀具足不預常流見者欣仰故曰可觀皆是宿植善根感斯異報者蓋由宿世種植良因今生感得如斯超塵越俗之奇報豈不異乎哉

記曰五官謂口鼻耳目形也

便擬端然拱手不貴寸陰事業不勤功果無因克就

上二句坐喪光陰下二句因無果失便擬端然拱手等者古人重寸陰而輕尺璧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我等何人端然拱手而不修福慧者乎事業不勤者事業卽戒定慧諸善行也不勤謂無勝進也行旣不勤功無能就而福智之果失其因矣

記曰雲峰禪師云今時後生纔入衆來菜不摘一莖柴不搬一束十指不沾水百事不干懷雖則一期快樂爭奈三途累身光陰可惜時不待人一朝眼光落地緇田無一簣之功鐵圍有陷百刑之痛傳法師云端拱無爲安閑不役徐行金地高坐華堂身上衣而口中食豈易消乎圓却頂而方却袍爲何事也袈裟下失却人身實爲苦也泥犂裏受諸異報可謂屈焉

豈可一生空過抑亦來業無裨

上句因失下句果失不修福慧是爲空過豈惟今生空過無有所得然亦將來行業無所補益也

記曰將來者後來也

○三求道

辭親決志披緇意欲等超何所曉夕思忖豈可遷延過時

初句彰本次句徵問後二句思本慕道辭親決志披緇者發勇猛心而辭變親立決定志而入大道也意欲者心所希望也等超何所者爲超何階級等何佛祖也曉夕思忖等者心地未明生死呼吸靜地裏思量寧不著忙而可遷延過時虛度光陰者哉

記曰頓悟卽超階情忘卽等佛寶林傳云楊衒之問達磨云西國相承稱祖者何義磨曰明佛心宗行解相應名爲祖師緇音支是黑紺色卽壞色衣乃沙門所著之服非五大色也紺者青含赤也

心期佛法棟梁用作後來龜鏡常以如此未能少分相應

上二句立願垂範三句志願恒存四句行解未備又三句是縱四句是奪心期佛法棟梁者發心立願荷持如來正法用作後來龜鏡者垂範來學龜鏡卽師範義以龜能卜知去來之事鏡能鑒照現

前美惡常以如此者志願不忘也未能少分相應者雖具志願而行解未備必須行解相稱願始不虛若有行無願其行即孤有願無行其願必虛行願雙全始曰相應

記曰屋脊柱曰棟負棟曰梁皆能荷負堂屋之謂今借言師匠能爲法門棟梁以佛法二寶皆藉僧弘故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是也

出言須涉於典章譚說乃傍於稽古形儀挺特意氣高閑

上二句言說有本下二句身心超卓謂言須合典譚要宗古不可臆見如同魔說然解備則言說無謬行充乃挺特高閑又內蘊般若心閑一境名利聲色莫能動其志恒以道自處故曰意氣高閑外具德相不預凡流超羣拔萃是爲形儀挺特

記曰高僧法安是其人也安身長八尺有三絕一風儀挺特二解義窮深三精進潔已景德雲法師曰游三藏之教海玩六經之詞林言不妄談語有典據此之謂焉典謂典籍即諸經律也章謂章註即解釋經律之語也傍謂近傍稽謂稽考古謂古德之言句也

○四擇友

遠行要假良朋數數淸於耳目住止必須擇伴時時聞於未聞故云生我者父母成我者朋友

上二句行藉友益次二句居須伴利後二句生成之德謂行要良朋數以利益之言淸於耳目居須善伴時以未所聞法而令聞之耳目淸則見地正聞未聞則勝解生解生則悟入無生見正則不受渠瞞是故父母有生身之恩師友有成立之德所以聞思悟入成長法身實由師友之力也

記曰假者藉也良朋者義友也又同門曰朋同志相交曰友擇伴者家語云君子居必擇衆遊必擇方文中禮樂云君子先擇而後交故寡尤小人先交而後擇故多怨若擇其善者而從之見賢而思齊之是爲善擇益友如捨緣銘云邪師惡友畏若狼虎善導良朋親如父母低心似地緘口如愚摧挫我人消停意氣永嘉云博問先知決擇之次如

履輕水必須側耳目而奉玄音肅情塵而賞幽致忘言晏旨濯慮滄微夕惕朝詢不濫絲髮如是則乃可潛形山谷寂累絕羣哉

親附善者如霧露中行雖不濕衣時時有潤

上句是親善下三句喩善益親附猶親近也善者乃善知識諸良朋也霧露喩善友行喩親附不濕衣喩未證有潤喩善益謂親近善者雖不立證無生而朝聞夕益足以潤澤心田如本行經佛說偈曰若有手執沉水香及以麝香藿香等須臾執持香自染親附善友亦復然若人親近善知識隨順彼等所業行雖不現證世間利未來當得盡苦因又與善師相値者得免衆苦與惡師相値者則習惡事不離衆禍示語後世之人不可不愼

記曰朋友相資曰麗澤謂彼此交潤猶雨澤也宗鏡云雖有世智若無勝友常迷道故未能自悟要須良友也善知識者聞名爲知見形爲識是人益我菩提之道名善知識惡師者如河北空人無禁捉蛇阿梨吒比丘等是也

狎習惡者長惡知見曉夕造惡卽目交報歿後沉淪一失人身萬劫不復

上句近惡下六句明惡過失又第二句是惡見第三句是惡因第四句是現報第五句是生報第七句是後報狎習者親近薰習也惡者卽惡知識不善之友也長惡知見者由彼熏故增長惡覺不正之見故經云無知無善識惡友損正行蜘蛛落乳中是乳轉成毒曉夕造惡者見旣不正終日惟造不善之業卽目交報者業因已積惡果斯至因果不亡故卽目前交報歿後沉淪者死墮三途也如佛所說若人親近惡知識現世不得好名稱必以惡友相親近當來亦墮阿鼻獄一失人身者從此失却人道也萬劫不復者惡因非一惡果難盡故得人身如爪上土墮落三途猶大地泥得人身者如龜値穴可不艱哉

記曰現報者今生作善作惡卽今生現受其報生報者今生所作善惡來生方報後報者今生所作善惡來生未報於後後生乃至百劫千生方報業

因卽三毒十惡。猶此因故便感當來地獄餓鬼畜生惡果也。地獄日長。壽命難盡。罪若未畢此界壞時復寄他方地獄。罪報若盡更生餓鬼。壽亦無窮。復生畜生牛馬禽獸魚鱉等形受身非一。故云萬劫難復値。穴者經譬人身難得。如巨海內有一楂穴隨風東西。海中有一盲龜。過一百年一擧頭。欲穿楂穴。海旣無涯。木隨風漂。龜復無目。百年一出。而欲値之。豈可得哉。楂音茶。水中浮木也

○五結誨

忠言逆耳豈不銘心者哉

上句示誨。下句勸持。古云苦口正是良藥。逆耳必是忠言。大師如此婆心激切。鐵石人也汗流。其有血性者可不大生慚愧。銘刻心腑爲終身龜鑑哉

○六潛修

便能澡心育德晦跡韜名蘊素精神喧囂止絶

上二句內濯外晦。下二句內蘊外絶。夫欲淨心培德必須遁跡灰名。蘊潔澄神非喧囂止絶莫能。澡心則惑習便除。育德而道自高。精神蘊則六根潛

然喧囂絶則寂慮寧神。名跡晦而人神莫測。水邊林下長養聖胎。斯之謂歟

記曰。澡育蘊習是內因自力。晦韜止絶是外緣助力。然眞如體性本自虛淨。而爲無量煩惱垢之所染。若不假內因外緣交熏。種種淘汰。則無由得淨復本眞明。故起信論云。行者爲折伏煩惱。故應遠離憒鬧。常處寂靜。修習頭陀等行。潙山云一念頓悟自理。猶有無始曠劫習氣未能頓淨。須教渠淨除現業流識。卽是修也。不可別有法教渠修行趣向。從聞入理。聞理深妙。心自圓明。不居惑地。以要言之。則實際理地不受一塵。萬行門中不捨一法。若也單刀直入。則聖凡情盡。體露眞常。理事不二。卽如如佛矣。蘊素精神者。心之最靈曰精。靈而難測曰神。心彌靜而行彌廣。與太虛而合其德。精神蘊而心愈明。寂而常照。故永嘉云。調古神淸風自高。神淸慮淨。細而硏之。此之謂焉。喧囂止絶者。謂內蘊般若。以潔精神。外絶聲色。以淨六根。由納忠言。便能如是也。晦跡猶隱跡也。韜音叨。藏也。囂音

鴉喧鬧也澹謂澹泊恬靜無爲也

△二禪教二一禪學二教理〇一禪學二一示法

二讚勉〇一示法

若欲參禪學道頓超方便之門心契玄津研幾精要決擇深奧啓悟眞源

初二句標宗第三句得旨第四五句窮理第六句達源又第三句見道第四五句是操履即尋流也第六句悟本是達源也參謂參直指之禪學謂學無上之道頓超方便之門者泯絕權乘不落階級心契玄津者一念相應便與道合研幾精要者研覈也幾心也幽微也謂研覈自心至理之幽微故曰精要決擇深奧者以無漏智慧決斷揀擇去其麤淺擇取幽玄啓悟眞源者窮源極底也

記曰方便者權方宜便即權乘之教教有權實權則歸事實乃窮理故云窮源若歷三阿僧祇劫廣修六度萬行而證三賢十聖皆是權乘思益經云得諸法正性者不從一地至一地故曰不落階級言一念相應便與道合者謂若得稱眞則無惑可斷無理可證無行可修無位可得故曰便與道合心雖契道力不自由見有幻相未除空塵未脫應以如幻之智斷幻惑證幻理修幻行求幻位故曰研覈自心至理擇取幽玄直須斷至無斷證至無證方曰窮源極底圭峰云然禪定一行最爲神妙能發起性上無漏智慧一切妙用萬行萬德乃至神通光明皆從定發故三乘人欲求聖道必須修禪離此無門離此無路至於求生淨土亦修十六觀禪及念佛三昧般舟三昧等也又眞性即不垢不淨凡聖無差禪門則有淺有深階級殊等若帶異計欣上厭下而修者是外道禪若正信因果亦以欣厭而修者是凡夫禪悟我空偏眞之理而修者是小乘禪悟我法二空所顯眞理而修者是大乘禪若頓悟自心本來淸淨元無煩惱無漏智性本自具足此心即佛畢竟無異依此而修者是最上禪亦名如來淸淨禪亦名一行三昧亦名眞如三昧此是一切三昧根本若能念念修習自然漸得百千三昧達磨門下展轉相傳者是此禪也達

磨未到古來高僧皆依前四禪八定修之並得功用天台南嶽令依三諦之理修三止三觀教義雖最玄最妙然其趣入門戶次第亦只是前之諸禪行相藉證三賢十聖之階梯唯達磨所傳者頓同佛體迥異諸門故宗習者難得其旨得即成佛疾證菩提失則成邪速入塗炭亦隨人之根器禪名雖同而門不一深入一門皆證道果如石膏一物性分冷熱南石性冷北石性熱其熱病者應服南石其冷病者應服北石以愈病爲最出世爲要學者思之自取決焉三止者一體眞止謂體達無明妄想即實相之眞二方便隨緣止謂隨緣歷境安心不動三離二邊分別止謂不分別生死涅槃有無之相三觀者一空觀二假觀三中觀三諦者一眞諦二俗諦三中諦謂觀一念之心即具三諦之法若觀心空則一切法皆空即是眞諦若觀心假則一切法皆假即是俗諦若觀心中則一切法皆中即是中諦此之三觀全由性發實非修成故於一心宛有三用所謂一心三觀是也又三一無礙即是圓融三諦廣如別釋

博問先知親近善友此宗難得其妙切須子細用心可中頓悟正因便是出塵階漸

初二句參請師友次二句宗幽理致後二句悟本惑除謂此直指之宗乃心地法門非麤心淺學者能得其妙故須參問知識請益善友得悟眞源爲心地之正因惑淘業解塵勞漸出所謂理雖頓悟事要漸除是也

記曰先知善友是正緣欲得正因必得正緣相助玄之又玄曰妙凡聖路絕曰宗幽言思所不能及曰理致無窮幽之智曰麤心非廣參博問曰淺學永嘉云應當博問先知伏膺誠懇執掌屈膝整意端容曉夜忘疲始終虔仰折挫身口蠲矜怠慢不顧形骸專精至道者可謂澄神方寸歟

此則破三界二十五有

上句總標下句別出斯明衆生依正二報約依報則分三界二十五處論正報則具四生十二類有此則著學上彰下之詞以頓悟出塵故破界有原

界因心建心悟則界破有從妄立妄息則有空故楞嚴經云諸法所生唯心所現一切因果世界微塵因心成體一人發眞歸源十方世界盡成消殞古德云若人識得心大地無寸土斯則一念頓悟自心而三界二十五有了不可得是爲破矣三界者欲色無色界也二十五有者略言三有廣言九有二十五有以破邪遣執故分而言之欲界則四洲四惡趣及六欲天色界則四禪及梵王無想五淨居天無色界則四空天共爲二十五有也然梵王無想及五淨居俱在四禪天中而別出其名者以外道計梵王爲常是生萬物之主計無想以無心故妄謂涅槃計五淨居爲眞解脫故經論別出此三天爲對破外道之邪計也

記曰有云五淨居天中有大自在天王處外道之人計彼天王能爲造化之本歸之則得解脫如來爲破此見故別標之四洲者東勝身洲南贍部洲西牛貨洲北俱盧洲四惡趣者修羅地獄餓鬼畜生六欲天者一四王天二忉利天三夜摩天四兜率天五化樂天六他化自在天四空天者一空處天二識處天三無所有處天四非非想處天四禪者初禪有三天謂梵衆天梵輔天梵王天二禪有三天謂少光天無量光天光音天三禪有三天謂少淨天無量淨天徧淨天四禪有九天謂無雲天無想天福生天廣果天無煩天無熱天善見天善現天色究竟天後五名五淨居天乃三果聖人所居亦云五那含天梵王天居初禪二禪中間無想在第四禪中言九有者卽九地以欲界人天鬼畜地獄總爲一地色界四禪爲四地無色界四空爲四地共爲九也

內外諸法盡知不實從心變起悉是假名

上二句總相下二句別相內則身心外則器界又內是四蘊外是色蘊四蘊是心色蘊是身身卽四大所成心乃六塵緣影器界是衆生所依之境卽三千大千世界界數雖多而不出三界有情雖衆而不出二十五有如此身心器界悉從妄念而有妄心無體分別始生了此心境元虛是知不實則

五蘊身心器界。當下不可得矣。從心變起悉是假名者。謂諸衆生妄認四大爲自身相。六塵緣影爲自心相。四大假合。無我我所。畢竟是空。而凡夫迷自法身。故執四大爲自身相。六塵是境。識體是心。心對根塵。卽有緣慮相起。六塵是所緣。妄識是能緣。六塵無實。猶如影像。從識所變。擧體卽空。故此緣心本無有實。乃至妄起凡聖見等。故曰悉是假名。如是了達。卽知本來心性空淨。具足圓明。惑不能染。智無所淨。虛寂澄湛。眞覺靈明。本非緣慮。而衆生久迷此心。妄認攀緣六塵影像。乍起乍滅。虛妄之念。以爲自心。念念隨之。是故輪迴三界二十五有也

記曰。本來心性。旣非染淨。云何而爲根塵識等所惑。良由衆生最初不覺。心起與生滅合成阿賴耶識。復由執此爲我法。故轉起餘七。成八種識。各由識體。起能見分。由能見故。似外境現。執取此現爲定實。故造種種別業共業。故內感自身。外感器界。一切諸法。旣由識起。故盡知不實。凡聖見等者。謂眞如界內絕生佛之假名。平等慧中。無自他之形相故也。本文四句。不出色心二法。元色從心造。全體是心。故經云。三界無別法。惟是一心作。毗婆沙云。心能爲一切法作名字。若無心則無一切名字。當知世出世間名字。悉從心起

不用將心湊泊。但情不附物。物豈礙人

上句誡擬心卜度。次句敎心離境。下句境不妨心。元至理虛玄。擬之已差。心境本空。將之卽錯。情忘執謝。其境自寂。至理現前。何物礙人。所謂但自無心於萬物。何妨萬物常圍繞。三祖云。欲取一乘。勿惡六塵。六塵不惡。還同正覺。智者無爲。愚人自縛。法無異法。妄有愛著。將心用心。豈非大錯

記曰。旣是變起假名。何用將之湊泊。然情物。卽妄心境。心源若止。法界同寂。何物礙人

任他法性。周流莫斷莫續

上句得性。下句契理。旣不礙人。故任使周流。法性卽是物境。心不起妄。法法全眞。在有情中名曰佛性。住無情中則曰法性。法性本自如如。體常寂滅。

猶若虛空廓周沙界取之則迷捨之則喪若斷若續卽墮斷常不取不捨方為妙契苟能得諸法正性者則橫臥法界任使周流逍遙無礙矣

記曰斷卽滅續卽常常卽有滅卽空生滅斷常空有名異而義同取卽續捨卽斷故墮二邊捨二邊故契中道之理也若妄心取相卽隨境生滅故若斷若續眞心無著故任之周流周流故無住無住故廓周沙界淸凉國師云至道本乎其心心法本乎無住無住心體靈知不昧性相寂然包含德用該攝內外能深能廣非有非空不生不滅無終無始求之而不得棄之而不離迷現量則惑苦紛然悟眞性則空明廓徹雖卽心卽佛唯證者方知有證有知則慧日沉沒於有地若無照無悟則昏雲掩蔽於空門若一念不生則前後際斷照體獨立物我皆如直造心源無智無得不取不捨無對無修然迷悟相依眞妄相待若求眞去妄如棄影勞形若體妄卽眞似處陰影滅若無心忘照則萬慮都捐若任運寂知則衆行爰啓放曠任其去住靜鑒覺其源流語默不失玄微動靜未離法界言止則雙亡知寂論觀則雙照寂知語證則不可示人說理則非證不了是以悟寂無寂眞知無知以知寂不二之一心契空有雙亡之中道

聞聲見色蓋是尋常

上句根塵相對下句了達心境情忘執謝如鏡對像無取捨心故曰尋常兜率悅頌曰等閑行處步步皆如雖居聲色寧滯有無一心靡異萬法非殊潙山云一切時中視聽尋常更無委曲亦不閉目塞耳但情不附物卽得從上諸聖祇說濁邊過患若無許多惡覺情見想習之事譬如秋水澄渟淸淨無為澹渟無礙喚作道人亦名無事人也

記曰聞見是根聲色是塵塵卽境也覺知是心知心離念了境元空耳聞目覩不起眞妄之見是曰尋常龐居士曰但自無心於萬物何妨萬物常圍繞鐵牛不怕獅子吼恰似木人看花鳥花鳥逢人亦不驚木人體本自無情心境如如只這是何慮菩提道不成

這邊那邊應用不闕

上句得體下句得用前舉見聞聲色之根塵已該盡一切諸法法法圓融事理交徹通身應物體用全彰折旋俯仰縱橫自在觸目皆眞遇緣受用所謂臨機不礙應物無拘是非情盡凡聖皆除誰得誰失何親何疎拈頭作尾指實爲虛翻身魔界轉脚邪途了非逆順不犯工夫故大珠云解道者行住坐臥無非是道悟法者縱橫自在無非是法四祖云蕩蕩無礙任意縱橫不作善不作惡行住坐臥觸目遇緣皆是佛之妙用所謂念念釋迦出世步步彌勒下生分別現文殊之智動用運普賢之行門門而皆出甘露味味而盡是醍醐不出菩提之林長處華藏之海晃晃而無塵不透朝朝而遊日騰輝豈勞妙辯以宣揚何假神通而顯示斯乃無事道人大自在用非凡境界識心所知得者卽如如佛矣

記曰謂眞如法界性全體而起一切世出世間諸法是則諸法全是性起起無別起全體而起故全體卽用全用是體體用全彰事理交徹故得任運騰騰體周用遍是以通身應物上來了達事理體用向下正明用德以大用無方化被一切上酬四恩下資三有故曰往來三界爲他作則

○二讚勉

如斯行止實不枉披法服亦乃酬報四恩拔濟三有

上二句明自益下二句明益他謂如上修履誠爲不徒在緇門旣而德行備充四恩自然被益傳唱敷揚三界盡沾利樂

記曰法服卽袈裟梵語袈裟此云壞色謂以靑黑木蘭三如法色染之三世如來同著此衣故云法服披之能斷煩惱復名離塵服龍得一縷則免金翅鳥食故名救龍衣亦名忍辱鎧亦名蓮華服亦名解脫服亦名福田衣有如是種種功能故佛制之常與近身不得離宿事鈔云律制護三衣如身薄皮鉢如眼睛敬之如塔常須隨身如鳥二翼飛走相隨諸部律文幷制隨身今時但護離宿不應敎也記云今時希有護宿何況常隨多有畢生

身無法服是則末世護宿猶爲勝矣良由自無淨
信慢法輕衣現前袈裟離體當來鐵鍱纏身眞出
家兒願遵聖訓無自輕也

生生若能不退佛階決定可期往來三界之賓出沒
爲他作則

上二句自行下二句化他謂雖頓悟自心而塵沙
煩惱無始習氣非一日可淘故須澡心育德蘊素
精神始不被隔陰之昏乃能生生不退習盡德圓
法身顯露而佛果自證不住生死不住涅槃以悲
智而相輔翼運無緣慈度有情界隨類分身入塵
垂手和光同塵周旋六趣與衆生作不請之友爲
人天三乘之軌則者也

記曰前啓悟眞源是契自心眞如因地佛此中言
佛階者乃證究竟果位佛也欲要不被隔陰之昏
須得此心常不昧方能往來自由出沒任已或曰
旣證佛階是得無生何有出沒答曰諸佛證得無
住處涅槃非同二乘所證灰身斷智無餘涅槃故
不住生死及與涅槃利樂有情窮未來際若住涅
槃無度生用若住生死無斷障用以能斷障及能
度生故名無住雖窮未來際具無量利生大用而
體永寂故名涅槃又教有權實眞俗兩門眞諦門
中則聖凡有無之心俱泯俗諦門中則聖凡緣生
之心不無故有感隨應爲他作則也言和光同塵
者和是渾雜光是智用塵謂三界六道塵汚之境
而聖人渾和其間以教智光而開導之周旋者卽
往來出沒也

此之一學最妙最玄但辦肯心必不相賺

上二句歎道下二句勸進言此教外一宗離文字
相絕心路學不落階級直指人心見性成佛是爲
最妙最玄惟恐當人信之不及若也無疑肯心決
志向前必無賺悞者也

○二教理二一示教二誡勉○一示教

若有中流之士未能頓超且於教法留心溫尋貝
葉

上二句明機下二句明教以如來隨機設教觀根
授法故有三乘十二之分教外別傳之異倘或未

能頓超方便之門必須留心熟研教典文熟則理彰因指自見月所謂尋流達源者矣

記曰此不言下士者謂中人可以語上下士聞道則笑故此不錄且於教法留心者恐非獅子兒不能從空翻身且令沿溪傍徑免有喪身失命之患故使溫尋令從理悟入也貝葉卽三藏經典梵語貝多羅此云岸影其樹如此方椶櫚直而且高葉長廣色光潤西國書寫皆取用焉

精搜義理傳唱敷揚接引後來報佛恩德

初句自行次二句化他末句報德欲報佛恩必須傳揚接引故偈云假使頂戴經塵劫身爲牀座徧三千若不傳法度衆生畢竟無能報恩者夫欲傳揚正法先須溫尋貝葉探賾幽玄研究性相窮盡義理不滯筌罤宗趣爰啓開發初機使之悟入方爲報佛恩德也

記曰上令熟究其文此令推窮義理義者教之所顯理者義之所歸筌罤者筌爲得魚罤爲得兎指爲月標得意忘言始不滯於筌罤故經云修多羅教如標月指若復見月了知所標畢竟非月如是知者方能因教悟心不迷經旨自利利他報佛恩德誠爲國之寶也

時光亦不虛棄必須以此扶持住止威儀便是僧中法器

初句讚德次句囑荷下二句行稱具如上解行報德誠爲光陰不虛喪矣去聖時遙法音久寂若不勉力扶持法滅在邇終非報德必須堅志荷持正法自行化他覺行漸圓名眞報恩旣爾德充行盈內外合轍儼然僧寶人天師匠卽如來使行如來事矣故長蘆云上上之機一生取辦中流之士長養聖胎至如未悟心源時中亦不虛棄近爲末法之津梁畢證二嚴之極果

記曰如來使者須傳佛旨故名爲使使卽所使宣佛因果名如來事德充行盈內外合轍是爲住止威儀也儼然僧寶人天師匠是曰僧中法器也華嚴經云具足受持威儀教法能令三寶不斷紹由佛法二寶幷藉僧弘僧寶所存非戒不立故云順

則三寶任持違則覆滅正法是知威儀不可不具持也

豈不見倚松之葛上聳千尋附托勝因方能廣益

上二句設喻下二句示法松喻勝因葛喻附托千尋喻廣益勝因即教理附托即觀智以智觀理悟入無生見齊佛地辯慧無窮敷揚利物誠眞法器記曰松喻理葛喻智以智觀理得見法身第一義諦縱未親證而法眼已明不受聲色所惑方能傳唱敷揚利濟群品廣益有二一自廣益見齊佛地二廣益他敷揚利物言第一義諦者最上甚深之理其體湛寂其性虛融無名無相絕議絕思眞俗不二空有雙非顯中道義故曰第一義又不墮諸數量故言第一如經云雖一亦不爲一爲破諸數故

懇修齋戒莫謾斷踰世世生生殊妙因果

上二句戒因下二句戒果懇謂懇切修謂修持齋之爲言齊也以食齊日中倣同諸佛履踐中道之謂也又佛欲制斷六趣因故令同三世佛食如經云諸天早起食諸佛日中食畜生日西食鬼神日暮食僧隨佛學故從中食然中前得食者以表前方便得有證義中後不得食者表法界外更無別法或曰中士護戒可爾上士應不在論答曰大士護戒猶急於聲聞畏小罪如怖大惌歷代祖師亦未聞有破齋犯戒之者如淸涼國師乃華嚴菩薩自以十律嚴身永嘉不食鋤頭下菜中峰不離水囊迦葉尊者首傳心印行頭陀自至終身日中一食午前不飡中後不飲果漿正爲斷除三界之習因不著二邊之過失亦表頓超方便不由門戶而證入者也或曰教中有乘急戒緩戒急乘緩乘戒俱急乘戒俱緩之語此則戒似可緩乘宜可急答曰乘理也戒事也事由理立理因事生事理圓融方名上士如鳥二翼缺一卽失萬里之義猶人兩目毀一則無互用之照故其乘急戒緩乃墮修羅鬼畜而聞法由乘戒俱急遂生人天而悟道其緩急優劣斯可見矣戒者防非止惡滅除三毒之謂也斷踰者斷謂斷缺乃違犯也踰謂踰越而弗學

也殊妙因果者以戒淨故現則身心皎潔當來生生報以端嚴之體乃至三十二相萬德莊嚴之軀莫不以戒爲因由其因殊故其果妙若不持戒尙不得人身況得功德之體又戒不淨且無正信縱有懸河之辯而行解全違豈能傳唱敷揚報佛恩德今之禪學慢佛毗尼復違祖誡尙非信人焉名上士奚能敷揚利物傳佛心印者哉

記曰果漿者謂以諸果壓漿濾滓澄淸滴淨飲之三世如來食不過中者以諸佛性恒處中道是故如來自誕王宮乃至涅槃於其中間曾未有非時之食故論云如來性離非時食故佛言中後不食有五福一少婬二少睡三得一心四無下風五得身安隱亦不作病言謾者欺也又與慢同忌也忽也不敬也起信云乃至小罪心生怖畏慚愧改悔不得輕於如來所制禁戒當護譏嫌不令衆生妄起罪過斯誡自利利他荷持正法敷揚利物報佛恩德者也

○二誡勉

不可等閑過日兀兀度時可惜光陰不求升進

上二句誡無虛度下二句慨無上進日旣閑過時復虛度不謀上向坐喪光陰實爲可惜

記曰大禹惜寸陰陶侃惜分陰況爲生死出家者如救頭然而可虛度哉兀兀是不動貌乃悠悠度日無所用心不求升進如癡者焉

徒消十方信施亦乃孤負四恩積累轉深心塵易壅觸途成滯人所輕欺

初二句無德報恩次二句罪深障重後二句由障成失若無升進不但無功以消信施亦乃無德以報四恩功旣不施德無從立積罪日深惑壅心源無大人之見失聖人之明背覺合塵故乃觸途成滯慧解旣封焉能開發後來縱使年高臘長亦何免人所輕欺

記曰障卽煩惱惑也以貪嗔癡垢壅蔽胸中豈能心光透漏旣無自利復缺利他故爲後學之所輕欺又此心從無始來惡習種子緣深今復熏之豈不易壅乎哉觸謂遇對途謂道路卽事理也滯謂

滯礙是不通之義以心塵壅塞故遇事不通對理不達也

古云彼既丈夫我亦爾不應自輕而退屈

上句令傚先哲下句勸自勉進先聖後賢人人有分彼既如是我何不然豈可自輕而退屈已志故佛誡羅睺羅云十方世界諸菩薩念念已證善逝果彼既丈夫我亦爾不應自輕而退屈涅槃經云若人不知佛性者則無丈夫相皆名女人

記曰亦爾者亦然也丈夫者智人也彼既丈夫我亦智人不可高推在彼而自負已靈一切衆生本亦成佛是故六凡四聖同一心源迷則爲凡悟卽成聖一念相應便同諸佛若也未能當以身戒心慧內外熏修則步步離凡念念階聖一生取辦亦何讓他哉善逝者謂第一上升永不復還也亦云好去謂於種種諸三昧無量智慧中去此乃如來十號之一也聖賢者三乘人未見道已前名賢修習福智具賢德故也見道已後名聖聖者正也以無漏智正合理故也

若不如此徒在緇門荏苒一生殊無所益

上二句違教下二句失利若不如上修行實乃枉披法服混濫一生無功可記無德可錄故曰殊無所益

記曰徒者空也緇門者以服色而稱法門也

△三結勸五一啓發二示教三勸勉四顯示因果五自行化他○一啓發

伏望興決烈之志開特達之懷擧措看他上流莫擅隨於庸鄙今生便須決斷想料不由別人

初二句博達意氣次二句宗賢杜愚後二句悟不由他伏望乃懇禱之詞興決烈志者發勇猛心秉丈夫之氣開特達懷者恢擴胸襟立向上智擧措看他上流者動靜履踐須宗上德莫擅隨於庸鄙者不可自專隨習庸流時輩故范蜀公送圓悟禪師行脚云觀水莫觀汚池水汚池之水魚鱉卑登山莫登邐迤山邐迤之山草木稀觀水須觀滄溟廣登山須登泰山上所得不淺所見亦高斯之謂也今生便須決斷者一刀兩段當下決了今若不

了更待何時不由別人者自心還自決自修還自悟非關於別人縱饒父子亦難相代所謂借人鼻管出氣不得是也

記曰庸鄙卽庸愚鄙陋之人也決謂決了又果決無猶豫之詞斷乃判決之謂也迤音駞邐音里山之卑小而連接人所常行者也

○二示教

息意忘緣不與諸塵作對心空境寂只爲久滯不通

上二句遣妄下二句原眞息意忘緣者意乃六根之主主若止息而攀緣之心自忘矣不與諸塵作對者凡夫不了自心種種妄執隨事攀緣分別六塵境界若一念無生離諸分別則意息緣忘六塵誰與作對是則根不緣塵而塵境自寂矣心空境寂者眞心本空塵境元寂良由迷眞執妄故有諸境紛然心若無執則終日對境而境恒寂亦非泯絕心境蕩除萬物然後爲寂但不迷眞其境自寂故經云盡見諸法而無所見是也久滯不通者從無始際不覺一念心起則萬劫情生不達本空執之爲有擁蔽眞心滯而不通致使本覺圓明變爲能見之妄見無相眞體變爲所見之妄境妄爲眞礙故曰不通若不返照破彼根塵則無能復其本矣

記曰遣妄者謂離妄根境妄心元無自體攬塵成體隨境有無境來卽生境去卽滅旣因境而起則全境是心又因心照境則全心是境而各無自性唯是緣生若心離念則根境寂然原眞者謂推原其始唯一眞心性淨明體逈絕根塵靈知寂照湛然無際周徧法界鐵圍不能遮其輝穹蒼不能覆其體萬法不能隱其眞塵勞不能易其性由其最初迷一法界不覺妄起而有其念隨染淨緣心境互生障本靈明至今未嘗返省故曰久滯不通盡見諸法者心境歷然也而無所見者眞心無知眞境無相無知故空無相故寂無知者非同木石之無知乃心不起分別寂而常照無相者非蕩盡萬物之無相乃卽相無相照而常寂故也扳緣心者卽妄想心也此心分別有三謂心意識而初心對

境覺知異乎木石名之爲心次心籌量名之爲意了了別知名之爲識妄想若息三皆都忘境界亦滅唯一眞心虛通無礙無所不遍而更有何物之可滯哉

○三勸勉

熟覽斯文時時警策强作主宰莫徇人情

上二句依法自警下二句勉志上趣熟覽等者謂須熟讀其文蘊之胸中時時自警深思其義策勵進修不可一經耳目便置之高閣强作主宰等者凡夫爲無明所熏久習成性觸境卽便隨緣苟不自勉立決烈之志開特達之懷秉智慧弓執堅固箭暫爾隨流則必爲羣邪所誘四魔所害也

記曰四魔者一五陰魔二煩惱魔三死魔四天魔

○四顯示因果

業果所牽誠難逃避聲和響順形直影端因果歷然豈無憂懼

上二句業報次二句設喩第五句不昧第六句勸愼業果所牽等者業卽所作不善之因果由因至因移果熟牽報難逃如法句經云昔有梵志兄弟四人俱得五通各知七日後命必當終共相謂曰我等神通自在豈不能避此難耶其兄曰吾入大海正處其中上不出水下不至底無常殺鬼焉知我處二弟曰吾擘須彌山開入中還合無常殺鬼焉知我處三弟曰吾處虛空隱形無跡無常殺鬼安知我處四弟曰吾隱居大市衆人猥鬧之中各不相識無常殺鬼若至隨得一人何必取我四人議訖各適所至七日期滿各從其處而皆命終佛以道眼觀見其死終不可避而說偈曰非空非海中非入山石間無有地方所脫之不受死此正所謂難逃者也聲和形直喩善因響順影端喩善果若其聲暴則其響烈其形曲則其影咼理之必然非有聲而無響亦非形影而有相乖聲響不異形影無差因果不亡故曰歷然業報靡爽豈容不信交報目前寧無憂懼哉

記曰如來尙受馬麥金鏘羅漢不免蛇螫餓亡況我凡輩可不懼哉

故經云假使百千劫所作業不亡因緣會遇時果報還自受

上二句明因時下二句明果時經云者引如來言假使者設況之詞百千劫者擧其大數以該無始也又擧其近以況其遠知其遠以曉其近也所作業者謂身口意所造不善之行不亡者毫釐無失因緣會遇時者業果相牽時主卽會遇果報還自受者果以酬因交報無謬自作還自受別人替不得

記曰百千屬遠時所作屬遠因會遇是近時自受是近果擧百千以知無始故曰擧近況遠擧百千以知現前故曰知遠曉近

故知三界刑罰縈絆殺人努力勤修莫空過日

上二句令識苦境下二句令知修斷謂令知苦境而勤修出離道也以三界衆生生不免老病死諸苦故曰刑罰諸惑結使纏縛衆生輪轉三界不得出離是爲縈絆煩惱怨賊能斷慧命故曰殺人努力勤修者無上妙道非懈怠者能得莫空過日者不可坐喪光陰須求升進日有其益

記曰苦境者卽三界六道衆生受報之處然此果報由積惡因而有欲免苦果須斷惡因欲得涅槃寂滅之樂當修無上出離之道苦果是世間惡報涅槃是出世間妙果修斷者謂斷惡而修善也日有其益者所謂爲學日益爲道日損損之則道業踰高益之則學功踰遠損益卽斷修之異名也

○五自行化他

深知過患方乃相勸行持願百劫千生處處同爲法侶

上二句自覺覺他下二句誓同法界深知者自覺徹見也過患者五欲迷人如蜜中藏毒非智者莫知三界火宅惟長者乃識相勸者覺他也令識毒而悟火宅也行持者依教奉行也願百劫千生等者此乃潙山冥古今析長劫達生死本空涅槃如夢了一切法皆卽眞如器界卽法界心佛衆生三無差別故誓曰百劫千生同爲法侶

記曰百劫千生者擧其大數也以達生死本空涅

槃如夢不離三界常處華藏共爲菩提法屬作他
不請之友故曰同爲法侶
△次重頌三 一標頌題二頌教誡三頌示法○一
標頌題
乃爲銘曰
此銘乃依前長行中文重宣其義結之爲頌使學
者記取終身不忘也然其中文句次第稍異長行
不必逐文穿鑿但以意會則理無不周矣
記曰銘者警戒之辭所謂刻骨銘心如鐫石不忘
也今擧其大綱攝其之要結之爲頌俾學者而易
持誦焉
△二頌教誡十一 一幻色二時節三生滅四流轉
五愛取有六虛生空老七無明惑八慨時命速九
現因後果十因果所由十一循還不息○一幻色
幻身夢宅空中物色
夢宅物色俱喩幻身然夢宅因寐而有物色由翳
而生業繫本虛四大妄有故名爲幻如世幻術之
人以草木巾等幻作人物禽獸往來動止色相宛
然幻法一收人畜了不可得此身無實亦復如是
空中既無物色夢裏豈有華堂良由迷眞執妄故
長夜寐而不覺爲愛見病之所翳故見空中有諸
花相及第二月
記曰第二月者月本惟一以目病故見有重輪似
有二月空及本月喩法身花及第二月喩幻質衆
生惟一法身元無幻質由迷色心故認五蘊四大
幻軀爲自所有如夢所見長夜輪迴而不醒覺
○二時節
前際無窮後際寧尅
前際謂無始後際謂未來前既無始故曰無窮後
亦無終故曰寧尅謂諸衆生前之生死受身捨身
不能窮其邊量後之生死寧定其邊際惟有一念
不生則前後際斷矣
○三生滅
出此沒彼升沉疲極
出是生沒是滅卽生此死彼也升則人天修羅沉
則地獄鬼畜疲極者心神爲業驅使流轉不息寧

不勞倦疲極哉

○四流轉

未免三輪何時休息

三輪者。三界輪迴也。何時休息者。由因感果。果復造因。捨身受身。如牛璦䡆。生死無際。何有休息。惟破三界二十五有者能之

○五愛取有

貪戀世間。陰緣成質

貪戀是愛取。陰緣成質是有。世間謂情器世間。陰即五陰。緣即十二因緣。以衆生貪愛戀著情器世間。故稟父母遺體。此身本無。由假陰緣而有。故曰成質

記曰。器世間者。謂世界如器。衆生安住其中。即此三千大千世界也。情世間者。謂五陰和合而成者是也。楞嚴云。由此無始衆生世界生纏縛故。於器世間不能超越是也。纏縛即貪戀也。世以隔別爲義。亦三世也。間是間差。謂種種差別而不相謬亂也。然此情器世間。本來無有。以妄想故而建立之。故淨名云。從無住本立一切法。天台釋云。若迷無住。則三界六道紛然而有。因立世出世間一切諸法。若解無住。即是無始無明。返本還源。發眞成聖。楞嚴云。一人發眞歸源。十方世界盡成消殞。此則情器世間俱破。而質不可得矣

○六虛生空老

從生至老。一無所得

此言生老二支。生無所益。是名虛生。老無所得。是名空老

記曰。一無所得者。於戒定慧門出世諸法。無一安足處也

○七無明惑

根本無明。因茲被惑

一切衆生本具眞如實相妙淨明心。良由最初一念不如實知。不覺心動。忽然念起。妄見境界。名爲無明。斯即無明最初生相。爲生死苦本。染法之因。由此因故。熏習眞如心體。增長而成六法。一貪。(此以染著爲性)二嗔。(此以憎恚爲性)三慢。(此以自恃陵他爲性)四無明。(此乃於諸事理

迷暗為性 五疑此乃於諸諦理猶豫不決為性 六不正見此乃於諸諦理顛倒推度為性此見有五一身二邊三邪四見取五戒禁取 此之六法能生隨等諸煩惱以能生故曰根本由此根故迷本圓明覆蔽眞心於諸世出世間等法不能明了故曰無明一切衆生因斯無明迷惑眞性不能見道惟造有漏之因故曰被惑若能一念返照則此無明內被眞如所熏發起正信修行成於淨業由此淨因反熏眞如了明自心頓同諸佛所謂一念淨心成正覺也

記曰由不了眞如實相妄念忽興名為無明既迷眞實故稱為惑迷惑既深三業熾然故造善惡由善惡業牽向六道妄受生死所以一切衆生迷眞逐妄故於不遷境上空受輪迴向無脫法中妄生纏縛如春蠶之作繭似秋蛾之赴燈以二見之絲纏無明之繭以無明貪愛之翅撲生死之火輪從生至生念念相續故受生死輪迴無有休息苟能離念則一切煩惱生死悉皆盡矣

○八慨時命速

光陰可惜刹那不測

一生空過是為可惜無常忽至非人可測所謂一刹那間轉息卽是來生是也

○九現因後果

今生空過來世窒塞

今若不植明慧之因豈招當來通達之果

記曰窒塞是壅蔽之義卽不通之謂也

○十因果所由

從迷至迷皆因六賊

從迷是空過至迷卽窒塞此亦三世互舉也由昔不悟至今昏迷今若不了迷更轉深此迷無有別法皆因六賊所致雖曰六賊難防意為其主主若被獲五都亡矣

記曰不了卽迷也轉深卽來生以至後後生也賊者劫害之義謂此六根數取六塵境界染汚眞心喪失智慧劫功德財功德財者略有七一信二戒三聞四捨五慧六慚七愧乃至無漏根力禪定等

○十一循環不息

六道往還三界匍匐

因果展轉相感不息故曰往還升沉疲極故曰匍匐總由被賊驅使流轉六道升沉三界無有休息故也

記曰匍匐乃匍上匐下即升沉之謂又急遽貌會意可知

△三頌示法七一依師二擇法三了妄四歸眞五相忘六寂照七雙泯○一依師

早訪明師親近高德

明師能令法眼明正高德能使戒德淸高早訪言不可蹉跎延時親近謂須久久依止

記曰明師能令慧光朗發故得法眼明正高德能使尸羅皎潔故得戒德淸高是以古人千里參尋知識得遇作家手眼卽高掛蒲團折却柱杖如南嶽從山等若無善知識所護則爲邪師惑亂內發邪因外行邪業何能決擇去其荊棘者乎永明壽禪師云若逢眞正導師切須勤心親近假使參而未徹學而未成歷在耳根永爲道種世世不落惡趣生生不失人身纔出頭來一聞千悟益非小也

○二擇法

決擇身心去其荊棘

決之在心擇之以慧行者當以無漏慧揀擇身心去其不善擇其善者而修之如鵝王之擇乳也荊棘乃無明妄想五蓋十習諸不善法也

記曰水乳相和鵝王入口則水乳自分而飮其乳棄其水也凡夫善惡二法相參渾於八識田中行者修行須具慧目擇取善者棄其不善使身心皎潔則去道不遠斯卽七覺意中之擇法覺也五蓋者一貪欲二嗔恚三睡眠四掉悔五疑蓋十習者一婬二貪三慢四嗔五詐六誑七怨八見卽邪見也九枉謂逼壓良善也十訟謂相論得失也

○三了妄

世自浮虛衆緣豈逼

世間一切有爲諸法猶如夢幻遊雲皆從妄而生了無實性衆緣卽世間諸法旣自浮虛豈能逼人然世諸緣事法悉從眞性隨緣而成如水隨器方

圓遇風波生凡夫由妄想風激於本源波濤洶沸見波忘源故執事迷眞而爲種種事緣所逼如不迷眞卽不受其瞞也

記曰水喩眞性器波喩衆緣事法卽境也風喩妄想知波全水卽了妄歸眞是曰不受其瞞

○四歸眞

研窮法理以悟爲則

要得無疑田地直須行到水窮山盡始方休

記曰法乃自心之法法之所顯曰理研窮如除鏡垢垢盡光生故曰以悟爲則然法是軌持義軌生物解任持自性也任持自性者一切衆生皆有本覺妙明眞性雖流轉六道受種種形而此覺性不曾失滅生解者衆生悟入知見雖因知識善友開示然其智解從覺性生如水土之潤生穀等芽而芽從種生不從水土生故也

○五相忘

心境俱捐莫記莫憶

心卽人境卽法莫記莫憶卽人法兩忘矣四祖云一切不留無可記憶虛明自照不勞心力盤山云心月孤圓光呑萬象光非照境境亦非存光境俱忘復是何物譬如擲劍揮空莫論及之不及斯乃空輪無跡劍刃無虧若能如是心心無知全心卽佛全佛卽人人佛無異始爲道矣

記曰心是能境是所若知能所無體頓悟人空法空忽了物我無依始信境寂心空無知者經云眞心無所知無所不知卽本覺心體也本覺眞心心性寂滅本無知覺故能知能見如鏡無像故能鑒物雖曰能鑒然鑒而無鑒靈知本寂故終日知而未嘗知有知卽無明有見卽妄想智體本無無明及於妄想以無知故曰智有窮幽之鑒而無知焉

○六寂照

六根怡然行住寂默

心境俱捐二障解脫照體獨立絕知會忘能所得於內應於外是故六根自若脫洒洒地豈不怡然行住坐臥動靜皆如故曰寂默永嘉云行亦禪坐

亦禪語默動靜體安然是也

記曰目對千山心開一境是以六根自若優游三界脫洒四生不爲聲色塵勞所累其神逍遙物外故曰怡然永嘉云妙悟玄宗虛心冥契動靜常矩語默恒規恬澹息於內蕭散揚於外華嚴論云唯寂唯默心造如來之様不著不懸入道合法之際是也言寂照者寂是體照是用道之所極極於此也

○七雙泯

一心不生萬法俱息

不與萬法爲侶者則前後際斷是曰俱息

記曰萬法者是指其總數而實該於一切也今學前後則包括十方三世一切事理內外諸法盡矣萬法雖衆不出心境心空境寂獨露堂堂一絲不掛是曰不與萬法爲侶一心者本覺妙明眞心也起信論云唯是一心故名眞如心體離念故曰不生楞伽云心生則種種法生心滅則種種法滅所謂心異則千差競起心滅則萬法坦然心染則六道四生心空則一道清淨宗鏡云何謂一心謂眞妄染淨一切諸法無二之性故名爲一此無二處之法實不同空性自神解故名爲心一心之體來去寂滅不可以有無處所窮其幽跡不可以識智詮量談其妙體唯證入者只在心知但能內觀一念無生則空花三界如風捲煙幻影六塵猶湯沃雪廓然無際唯一眞心此心本自圓明元清淨體無起無生自體不動不爲生死所染不爲涅槃所淨問曰心既唯一妄從何生答曰蓋由最初迷一法界不覺妄起而有其念如睛勞有空花現睡熱有夢寐生卽此名爲妄心此之妄心元無自體但因前塵隨境有無境來卽生境去卽滅是心是境各無自性唯從因緣而生如鏡裏像水中月愚夫認此爲眞二祖於此心不安而求安心法於一言下便了此心不生故云覓心了不可得卽知眞心虛靈明妙遍一切處含十方界既心因境起若此妄心不生則塵境頓滅故云俱息前云寂照猶存境智兩立今智境交徹而兩亡故曰雙泯境智既

泯唯一本覺眞心寂滅無相體同諸佛故永嘉云境智冥一萬累都泯妙旨存焉問曰智泯何以應機接物境亡則奚能感彼來應答曰般若無知論云智彌昧照逾明神彌靜應逾動境彌寂應逾感別行鈔云由理智冥合故得一切諸法無非法身十方衆生有發菩提心心識淨者無不應現而爲說法故此眞如體性猶若摩尼隨色所現何無感應之謂哉

潙山警策句釋記卷下終

音釋

偁古稱字　谿音與隋也

勔音免勸勉也

咼快字平聲不正也俗作歪非

縈絆上音榮繫也下音半繫足也

軛音厄駕牛領木　二障煩惱障所知障



溈山警策註

明・大香 註



敘溈山警策

夫人之墮地也固若是芒乎固亦有不芒者乎無明以致生貪欲以致老瞋恚以致病愚癡以致死受其委形無忘待盡出而爲僧無違所以由修照性由性發修在性則全修成性在修則全性成修然而上根利智披沙得寶中下之流算沙相似經云若比丘雖持禁戒爲利養故與破戒者用爲親附同其世業是名羅僧或在阿蘭若處瞢瞢闇鈍不欲乞食見非眷屬不能教詔名愚癡僧又云本性清淨不爲百千億數諸魔之所沮壞能調如上二部悉令安住無爲勝域是爲護法無上導師歷覽往古大溈大圓大師非其人歟無論鏡智爲宗應緣爲用名振兩山道傳千古卽警策一文末尼五色緇白共利大小咸收偏重律儀篤修玄道不肖屢爲敷陳重因箋釋欲令大地有情知世如夢了法無生共揚百丈家風深得寒灰少火古路斷碑文生慧燄山前水牯信步騎歸雖曰暫時岐路是謂不芒者也

崇禎歲次甲戌秋中日題於棠溪之淨業樓中

溈山大圓禪師警策

金山比丘　大香　註

溈山在長沙府之寧鄉一名大溈山周百四十里溈水出焉故名禪師諱靈祐諡大圓本福州長溪趙氏子得法於百丈和尙典饌會中因司馬頭陀迹得是山機下踢翻淨瓶住山十有餘載後得仰山惠寂相與振發其道故稱溈仰宗自心清淨名之禪萬有作則爲之師警則警其不勤策則策其不進

夫業繫受身未免形累

總論有情性體本來清淨皆由無明不覺起念相續遂有惑業煩惱未免繫縛因而感受此身乃爲四大所累

稟父母之遺體假衆緣而共成

此明中陰投胎顚倒想成三緣和合漸成遺體衆緣謂父母已三及煖息識方乃得生

雖乃四大扶持常相違背

四大卽地水火風扶持此身常相違背者金光明

經云地水火風共成身如四毒蚖居一篋地水二蛇多沉下風火二蛇性輕擧由此乖違衆病生斯等終歸於滅法隨其業力受身形云有執有我衆生

無常老病不與人期

無常者一死二老三病卒然卽至何有期限又無常有二一者敗壞無常二者念念無常

朝存夕亡刹那異世

佛問沙門人命在幾間對曰數日間佛言子未知道復問一沙門人命在幾間對曰飯食間佛言子未知道復問一沙門人命在幾間對曰呼吸間佛言善哉子知道矣九十刹那爲一念念中一刹那經九百生滅異世卽來生

譬如春霜曉露倏忽卽無岸樹井藤豈能長久

四義證前刹那異世一喩春霜易化二喩曉露易晞三喩岸樹易隤四喩井藤易斷春霜者古詩曰淸露被皐蘭凝霜霑野草朝爲美少年夕暮成醜老曉露者古歌曰薤上露何易晞露晞明朝更復落人死一去何時歸岸樹者大涅槃云譬如河遊臨險之樹若遇暴風必當顚墜人亦如是臨老險岸死風旣至勢不得住井藤者經云如人行於曠野大火之中被狂象所逐見一枯井有樹樹上有藤其人攀藤懸於井中下有三毒龍四毒蛇復有黑白二鼠衆相咬藤四邊毒蜂有蜜少許滴於口中因貪蜜故遂忘其苦夫曠野者三界也樹者苦身藤者命根象者無常殺鬼黑白二鼠是日月井者黃泉三龍三毒四蛇四大蜂蜜五欲因貪財色等欲遂忘生死大苦

念念迅速一刹那間轉息卽是來生何乃晏然空過

四句總結上文一步緊於一步一云四大常相違背二云無常不與人期三云朝夕刹那異世四者春霜曉露等喩五則念念迅速只在刹那之間一息不轉卽是再生何得晏安不理空過一期前章至此名通敍僧俗向下別敍出家

父母不供甘旨六親固以棄離

佛言父母之心恩及未形始自受胎經於十月行

住坐臥受諸苦惱非口所宣雖得欲樂而不生愛
憂念之心恒無休息若產難時如百千刃競來屠
割遂致無常長養之恩彌於普天憐愍之念廣大
無比今既出家一則不能供養二尊肥甘之旨二
者棄捨伯叔姑姨兄弟之親

不能安邦治國家業頓捐繼嗣

安邦謂平天下治國謂輔聖君拋父母家業絕子
嗣相承四者不爲意欲何爲

緬離鄉黨髫髮禀師內勤克念之功外弘不諍之德

迥脫塵世冀期出離

緬者遠也千二百五十家爲鄉五百家爲黨卽父
母妻三黨今言稟師髫髮所爲何事內當精勤克
去種子習氣外宜弘揚水乳無諍之忍德超曠劫
波之塵勞斷三界內外之煩惱

何乃纔登戒品便言我是比丘檀越所須喫用常住

纔登戒品謂十戒進於二百五十比丘者如苾芻
五德一體性柔軟喻能折伏身語麤獷二引蔓旁
布喻傳法度人連綿不絕三馨香遠聞喻戒德芬
馥爲衆所知四能療衆病喻能斷煩惱毒害五不
背日光喻常向佛日正爲顯名思義豈可無實稱
賓檀云施者越謂超越由此大施主越彼貧之海
所須卽飲食衣服臥具醫藥常住名四方僧物

不解忖思來處謂言法爾合供喫了聚頭喧喧但說
人間雜話

忖思來處比丘受食當作五觀想彼來處如前四
事供養乃是在家菩薩專專身口分中減省自奉
惠施伽藍以求福果所謂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
土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奈何無慚愧僧漫言
合受彼供飡飡飽啖兩兩聚頭但說王論女論賊
論豈知見道修道證道

然則一期趍樂不知樂是苦因

一期者或三月半載長短無定樂是苦因者祖云
受施如受箭進食如進毒佛言譬如世間所須資
生能爲樂因不知令人生大憂惱生死之中一切
皆苦無有樂相如妙花莖毒蛇纏之有人性愛好
花不知花莖毒蛇過患卽便前捉捉已蛇螫螫已

命終凡夫貪五欲花即爲愛毒蛇所螫命終墮三惡道

曩劫猶塵未嘗返省

曩向也劫者時之極短名刹那時之極長名劫波衆生從無量劫來根猶六塵心無返省

時光淹沒歲月蹉跎受用殷繁施利濃厚

時光即光陰歲月即年歲淹沒謂喪蹉跎謂懈怠殷繁濃厚謂享用過度

動經年載不擬棄離積聚滋多保持幻質

動著經年累載不思棄捨厭離轉積轉聚愈滋愈多保持虛幻之形質欲得長年以受用愚無慧性妄墮慳貪

導師有勅戒勗比丘進道嚴身三常不足人多於此躭味不休日往月來颯然白首

六道衆生淪於生死長夜盲無慧目我佛性天晃朗引出昏衢故稱導師敕誡勅勗勉勗三常不足一衣以捨好飾著壞色衣二食趣得支身以除饑渴三睡眠修習善法無令失時今反躭味三事不止忽焉老至一生蹉過

後學未聞旨趣應須博問先知將謂出家貴求衣食

旨趣謂宗通玄學亦戒定慧也後進未聞應求先達廣博詳問豈可謂言捨俗出家豐豐乎身衣口食而已佛言三種出家下出家以十戒爲本雖捨眷屬因緣執作於俗人等中出家捨執作緣具受八萬四千向道因緣身口意業未能具足淸淨心結猶存未及出要上出家根心猛利應捨結使纏縛禪定慧力心得解脫出於緣務煩惱之家

佛先制律啓創發蒙軌則威儀淨如氷雪止持作犯束斂初心微細條章革諸猥弊

律者且指出家五衆之戒謂比丘比丘尼沙彌沙彌尼式叉摩那也創者謂隨事漸至良模也制色未制其心守已未能旁兼故曰發蒙三千威儀八萬細行可軌可則如氷如雪止持謂七支淸淨作犯謂五篇缺破條章猥弊具如僧祇等部

毗尼法席曾未叨陪了義上乘豈能甄別可惜一生空過後悔難追

毗尼卽律部可陪謂依止了義卽上乘頓法不司
不了義說甄別者甄明辨別大小教理不修則空
過臨終名後悔
教理未嘗措懷玄道無因契悟
教理總說三乘十二分教未嘗安措心懷玄道謂
別傳心印直指單提亦卽菩薩正性離生不見少
法永斷習氣入於如來一切智智契悟謂契理悟
心
及至年高臘長空腹高心不肯親附良朋惟知倨傲
年謂生年臘謂戒臘失學惟存空腹惡習徒自高
心淑行曰良同心曰朋倨傲卽高心
未諳法律戢斂全無或大語高聲出言無度不敬上
中下座婆羅門聚會無殊椀鉢作聲食畢先起去就
乖角僧體全無起坐忪諸動他心念不存些些軌則
小小威儀將何束斂後昆新學無因倣傚
法律謂經律論戢斂指身口意二句總說向下別
開一者大語高聲二者出言無有時度三者不敬
先德受具五臘名下座十臘名中座二十臘名上
座戒經云我佛法中先受戒者在前坐後受戒者
在後坐莫如外道擬人坐無次第卽婆羅門法也
四者椀鉢作聲五者食畢先起六者去來乖張如
二角相反七者僧體全無僧云和合衆僧體謂三
義五分六和十善上酬四重之恩下濟群生之苦
向下總結忪諸麤遽令他作念皆因威儀軌則毫
無半點使然後昆新學謂將來法眷既無効尤何
可束縛
纔相覺察便言我是山僧未聞佛教行持一向情存
粗糙
凡爲僧者向人自稱某甲除大知識方稱貧道或
稱山僧今則略通一毫覺察便爾不肯稱名皆由
平昔未聞佛理依行修持粗而不精糙而不熟
如斯之見蓋爲初心慵惰饕餮因循荏苒人間遂成
疎野不覺龍鍾老朽觸事面牆
如斯一句總結上文蓋爲最初出家習於懶墮饕
餮飲食因循度日時光荏苒釀成荒疎田野之氣
形體老朽似乎衰竹下垂龍鍾之狀面牆謂不明

義理無有言說其猶面牆而立者也
後學咨詢無言接引縱有言說不涉典章或被輕言
便責後生無禮瞋心忿起言語該人
所有咨詢義理無言接引來機典章謂經典章句
或者後學有知受彼輕薄言語因起瞋恨之心忿
忿之氣該人謂年高臘長
一朝臥病在牀衆苦縈纏逼迫曉夕思忖心裏恛惶
前路茫茫未知何往
衆苦謂病衰老衰財衰親衰恛惶者恐怖無竽前
路謂冥途五趣茫茫所往無定
從茲始知悔過臨渴掘井奚為自恨早不預修年晚
多諸過咎
凡居無水之鄉預為掘井得濟若待渴時雖掘奚
益修行若不預備老至惟多過失
臨行揮霍怕怖慞惶縠穿雀飛識心隨業
臨行揮霍即死相現前種種恐怖縠穿喻幻身雀
飛喻神識七賢女經云雀來入瓶中以縠覆其口
縠穿雀飛去識心隨業走識心隨業者楞嚴經云

知見每欲留於世間業運每常遷於國土
如人負債強者先牽心緒多端重處偏墜
譬如負債之人寡者必讓多者牽去今則心中善
惡緒端多種必從重處先墜如謂情多想少流入
橫生七情三想身為餓鬼九情一想下洞火輪純
情卽沈阿鼻地獄
無常殺鬼念念不停命不可延時不可待
無常殺鬼謂閻羅使者已至一念不得停留命不
可稍延時不可少待亦非錢財勢力可以轉致
人天三有應未免之如是受身非論劫數感傷嘆訝
哀哉切心豈可緘言遞相警策
人天謂人乘天乘三有謂欲界色界無色界未出
輪迴寧免諸趣受身復捨身從劫復至劫一可感
慨二可悲傷三可嘆息四可驚訝五實哀哉六實
切心豈得緘口無言正當彼此策勵
所恨同生像季去聖時遙佛法生疎人多懈怠
像季謂像法末年去聖時遙佛滅度後已經三千
餘載一佛二法三僧三寶應世生疎我人多無精進

略伸管見以曉後來若不鎰矜誠難輪道

管見謂管中窺豹略見一斑鎰則鎰除故習矜則
自矜懈怠輪道如車輪旋有道方息向上總說向
下別敘

夫出家者發足超方心形異俗

今言凡爲僧者從初發足超越諸方一形異俗去
除鬚髮披服袈裟二心異俗煩惱斷除菩提增長

紹隆聖種震懾魔軍用報四恩拔濟三有若不如此
濫厠僧倫

紹隆聖種即續佛慧命凡爲比丘三度震懾魔軍
一剃下周羅二發菩提心三了悟無生四恩一父
母恩二衆生恩三國王恩四三寶恩濫厠僧倫謂
名字出家無諸實行

言行荒疎虛霑信施昔年行處寸步不移恍惚一生
將何憑恃

言荒疎不涉典章行荒疎不離塵垢虛消供具必
致酬償下云形雖異俗行復同前恍惚迅速貌若
非禪淨何可憑恃

況乃堂堂僧相容貌可觀皆是宿植善根感斯異報

善根異報皆從持戒忍辱中來佛言今世人見歡
喜前世見人歡喜故

便擬端然拱手不貴寸陰事業不勤功果無因克就
豈可一生空過抑且來業無裨

拱手者坐享所給古云大禹聖人每惜寸陰至於
衆人當惜分陰裨補也大寶積云福德力故今多
順今多順故放逸生放逸中無持戒心以此因緣
入地獄

辭親決意披緇意欲等超何所曉夕思忖豈可遷延
過時心期佛法棟梁用作後來龜鏡常以如此未能
少分相應

辭親染服立志爲先日夜留心豈容少縱大器必
然爲棟爲梁小器但乎爲椽爲桷龜能爲斷吉凶
鏡能爲鑑妍醜如是相應方名法子

出言須涉典章談說乃傍稽古形儀挺特意氣高閑

二句謂非法不言非禮勿動行作必須考古毋爲
杜撰禪流三句身持禁戒顧盼雄毅四句心存禪

觀捨離憒鬧
遠行要假良朋數數淸於耳目住止必須擇伴時時
聞於未聞故云生我者父母成我者朋友
耳之所聞目之所親必假良朋稚伴得淸五濁諸
惡管仲曰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
親附善者如霧露中行雖不濕衣時時有潤
霧露行喩由正法不濕衣喩非頓益時時有潤喩
獲漸利頌曰賢夫染人如附香熏進智習善行成
芳潔
狎習惡者長短知見曉夕造惡卽目交報歿後沉淪
一失人身萬劫不復忠言逆耳豈不銘心者哉
惡者十惡惡知見九十六種造惡十習因交報六
交報沉淪三途苦人者仁也天地之心五行之端
五戒全缺終不復生故梵摩喩經曰爲淸信士守
仁不殺知足不盜貞潔不婬執信不欺盡孝不醉
忠言不易入耳智者目肯銘心頌曰鄙夫染人如
近臭物漸迷習非不覺成惡向上總勸向下必須
如此行持

便能澡心育德晦迹韜名蘊素精神喧囂止絕
一句洗濯凡心涵育聖德二句晦藏踪跡韜養時
名三句蘊積精神毋徒發泄四句斷絕塵囂永歸
寂滅
若欲參禪學道頓超方便之門
禪者此翻靜慮卽首楞嚴三昧道乃無上菩提之
道是法不假方便一超直入之門
心契玄津硏幾精要決擇深奧啓悟眞源博問先知
親近善友
[illegible]一句先悟後修二句精硏幾要三句決擇深邃奧
旨四句啓悟眞性本源五句廣詢明師六句常依
勝友
此宗難得其妙切須仔細用心可中頓悟正因便是
出塵階漸
宗卽禪宗妙者劍刃上事氷稜上行大用天旋全
機電卷仔細用心切忌不得鹵莽頓悟因中三德
涅槃出塵果上三德涅槃
此則破三界二十五有內外諸法盡知不實從心變

起悉是假名

三界卽二十五有謂四洲四惡趣六欲天梵王天四禪四空無想天那含五因果不忘謂之有內外諸法卽界內界外煩惱爾談本非實法從心變起者本末相資能所和合非一非異方立世間染淨之相故曰生死由識心無衆生可得昇降屬因緣無實我可得

不用將心湊泊但情不附物物豈礙人任他法性周流莫斷莫續聞聲見色蓋爲尋常這邊那邊應用不闕

此一節文救世醒翻依而行之道在是矣不用將心湊泊名爲六字明王向下無非演文而已若人心不緣物萬物豈得礙人古德云至人除心不除物愚人除物不除心法性周流謂眞常流注斷亦不能續亦不得聞聲二句如太阿在握無容擬議這邊二句明鏡當臺隨所顯現

如斯行止實不枉披法服亦乃酬報四恩拔濟三有生生若能不退佛階決定可期

此節承上而言如斯二句自利亦乃二句利他修心但貴不退名爲阿毗跋致佛階者住行向地等覺妙覺古佛修行階級歷然不紊往來三界之賓出沒爲他作則此之一學最妙最玄但辨肯心必不相賺

此明修道之人雖有三界往來正如作客一般一者優游自在二者作他規則所謂玄而又玄衆妙之門只在當人自肯佛法豈得賺人向上專爲利根而說向下別開中根之法

若有中流之士未能頓超且於教法留心溫尋貝葉

法運衰微中根居夥頓超卽參禪學道頓悟玄機教法謂經律論三藏西土用貝葉此方則竹素精搜義理傳唱敷揚接引後來報佛恩德時光亦不虛棄必須以此扶持住止威儀便是僧中法器

一句利已二句利人三四將此深心奉塵刹是則名爲報佛恩五六爲主法師七八爲主律師法器者佛法中之瑚璉美器

豈不見倚松之葛上聳千尋附此勝因方能廣益

松嶮佛理葛嶮學人八尺曰尋附此最勝之因能益最勝之果

懇修齋戒莫謾虧踰世世生生殊妙因果

一勸持齋不得虧欠二勸持戒無得過踰如是因如是果非止一世一生永享殊勝微妙無窮之報

不可等閒過日兀兀度時可惜光陰不求昇進徒消十方信施亦乃辜負四恩積累轉深心塵易壅觸途成滯人所輕欺

前節勸修此節誡策若然因循自棄委靡不振有負檀越資膏行人血汗久積所累轉多於心塵垢轉塞法法不通人人共鄙

古云彼既丈夫我亦爾不應自輕而退屈若不如此徒在緇門荏苒一生殊無所益

此引古語彼丈夫兮我丈夫兮所謂釋迦彌勒無非能立志的凡夫既在法門當求利益向上已爲勸勉向下重加勉勵

伏望興決烈之志開特達之懷舉措看他上流莫擅隨於庸鄙

決烈謂決意猛烈特達謂豁達大度上流卽上根利志庸鄙乃庸俗鄙猥

今生便須決斷想料不由別人息意忘緣不與諸塵作對心空境寂只爲久滯不通

今生則不待來生別人則決在自己一者息意忘塵爲對凡夫而說二者空寂久滯爲指小乘而言

熟覽斯文時時警策强作主宰莫徇人情業果所牽誠難逃避聲和響順形直影端因果歷然豈無憂懼

此勸讀熟全章時時自警自策倘遇惡境勉强作主或有事緣毋順世情將來業果成熟試看誰作誰受如響隨聲如形表影如斯因果能不寒心

故經云假使百千劫所作業不亡因緣會遇時果報還自受

因緣果報如佛在世波斯匿王新紹王位求親於迦毗羅國釋種之家時摩訶男婢所生一女顏貌端正送與匿王後生一子名曰琉璃及年八歲與梵志子好苦詣釋種國釋氏新搆講堂擬欲請佛供養琉璃至堂卽升師子法座釋種罵云此婢生

物敢入中坐琉離懷恨語好苦曰此諸釋氏毀我至此待後爲王汝當告我琉離卽位好苦白以前事集兵往伐盡滅釋族阿難愁苦白佛正値如來頭痛佛告比丘昔時此城有捕魚村城中人皆捕魚食池中有二種魚一曰麩二曰多舌各懷報怨時有一小兒在岸見魚跳躍而喜以棒打彼魚頭爾時羅閱城人今釋種是麩魚琉離是多舌魚好苦是小兒者我身是

故知三界刑罰縈絆殺人努力勤修莫空過日深知過患方乃相勸行持願百劫千生處處同爲法侶

刑罰卽業報縈絆卽所受惟在勤修得離諸苦大師自言深知惑習過患方乃文言相勉自今以往若肯行持剎利塵塵爲眞道侶

乃爲銘曰

銘誌也古者盤盂几案皆有誌銘時爲警勵以自撿束

幻身夢宅空中物色前際無窮後際寧尅

四大虛幻爲身三界夢寐爲宅如空中物妄現成色過去爲前際已受無窮之苦未來爲後際寧能尅就之功慧眼未開誠非細事

出此沒彼升沈疲極未免三輪何時休息

一句此方彼界出沒無窮二句天上人間往還無已三句未免三有輪迴四句畢竟何時休息極口叮嚀人自著力

貪戀世間陰緣成質從生至老一無所得

衆生貪戀三世皆因五陰爲緣成此幻質有生必有老有老必有死如是一生究盡以何爲得賊入空屋也須親到

根本無明因玆被惑

起信云以依阿賴耶識故說有無明不覺而起能見能現能取境界起念相續故說被惑

光陰可惜剎那不測今生空過來世窒塞

現在當惜光陰人命在於剎那今世若不修道來生依然窒礙驗果知因因明果自善矣

從迷至迷皆因六賊六道往還三界徘徊

經云一迷爲心決定惑爲色身之內是爲迷中倍

人疑入

人旋轉不已六賊謂六根自劫家寶匍匐躑躅貌
早訪明師親近高德決擇身心去其荊棘
一句教授善知識二句同行善知識決擇身三意
三去其荊棘長養靈苗
世自浮虛衆緣豈逼研窮法理以悟爲則
世間一切虛浮萬法但情不附物物豈逼人惟在
精研窮究諸法妙理直至大徹大悟是爲規則
心境俱捐莫記莫憶六根怡然行住寂然
心六識境六塵記現在憶過未怡然自得之貌行
住謂四威儀心則寂然口則默然三業清淨無功
之功玄道可人
一心不生萬法俱息
心月孤圓光呑萬像光境俱忘復是何物寶積云
菩提心者本無名字言說心及衆生亦復如是菩
薩然於其中亦不可得是名菩提心萬法俱息者
菩薩住空平等地則不見父母姉妹兒息親族知
識怨憎中人乃至不見陰界諸入衆生壽命譬如
虛空無有父母兄弟妻子一切諸法所云心外無
法法外無心心生種種法生心滅種種法滅一心
不生即圓覺云若人心不妄現世即菩薩依而行
之出三界破牢籠成佛作祖如指諸掌

潙山大圓禪師警策終

34



禪門鍛鍊說

明・戒顯 述





鍛鍊說十三篇自序

鍛禪說而擬之孫武子何也以正治國以奇用兵杜下之言確矣佛法中據位者治叢林如治國用機法以鍛禪衆如用兵奇正相因不易之道也拈華一著兵法之祖西天四七東土二三雖顯理致暗合孫吳至馬駒蹴踏如光弼軍壁壘一變嗣後黃檗臨濟睦州雲門汾陽慈明東山圓悟諸老虛實殺活純用兵機逮乎妙喜專握竹篦大肆奇兵得人最盛五家建法各立綱宗韜略精嚴堅不可破而兵法全矣自元及明中葉鍛鍊法廢寒灰枯木坑陷殺人幸天童悟老人提三尺法劍開宗門疆土三峰藏老人繼之恢復綱宗重拈竹篦而鍛鍊復行陷陣衝鋒出衆龍象靈隱本師復加通變啐啄多方五花八門奇計錯出兵書益大備矣余昔居板首頗悟其法卜靜匡山遝住歐阜空拳赤手卒伍全無乃不辭杜撰創爲隨衆經行敲擊移換擒啄斬劈之法一時大驗雖當場苦戰而奏凱多俘用兵雖奇毒辣蓋至極矣因思人根無論利鈍苟得鍛法皆可省悟以人多執死法不垂手險崖雖有人材多悲鈍置遂不敢祕著爲鍛禪之說流布宗門老師宿衲雖得此說未必能行矣豈惟不行或反嗤議初踞曲盝者其身英強其氣猛利依此兵符勤加操練必然省悟多人出大法將所願三玄戈甲永見雄強五位旌旗不致偃息知我罪我所弗惜焉則雖謂之禪門孫武子可也

歲次辛丑孟春上元日住雲居晦山僧東吳願雲戒顯自識

◆目錄新作

禪門鍛鍊說目次

禪門鍛鍊說

江西南康雲居山眞如禪寺晦山戒顯著

堅誓忍苦第一

夫爲長老者據佛祖之正位則應紹佛祖之家業作人天之師範則應開人天之眼目人天眼目者何佛性是已佛祖家業者何得人是已爲長老而不能使衆生開悟佛性是謂盜名據正位而不能爲佛祖恢廓人材是爲竊位然欲使衆生開悟佛性則其心必苦非揣摩剝削曲盡機權則衆生佛性不能悟也欲爲佛祖恢廓人材則其身必勞非勤勇奮厲痛下鉗鎚則法門人材不能得也是故爲長老者必先起大願立大誓然後顯大機發大用誓願者何初爲長老即當矢之龍天鑒之佛祖苟能使衆生開悟佛性則雖磨筋骨弊精神如鑿山開道竭其力而殉之不應辭也苟能爲法門恢廓人材則雖彈朝夕忘寢食如嚙雪吞氈捍其苦而爲之不應憚也思人世爲父母者欲得賢子孫先之以修德積善廣行陰騭及得子也則襁褓之撫鞠之顧復之稍長也爲之延師傳董藝業必積數十年勤苦然後成材其爲心亦苦矣思武臣欲立功名於邊塞也必忘頂踵矢溝壑蒙霜露犯荊棘披堅執銳寢戈枕甲深入不毛身經百戰乃至墮指裂膚腹叢箭鏃萬死一生然後博一旦之功名其爲身亦勞矣勞苦如此宜人人聞風而避望崖而退矣而盡古今人卒甘荼蓼而不恤蹈湯火而不辭者以所圖者大所倚者重而收功鉅也況爲長老者道在津梁三有濟拔四生爲從上佛祖增益慧命爲大地衆生開鑿眼目此何等重任而顧愛惜勞苦出教子立武功者下哉既愛惜勞苦必深居端拱隔絕禪流養尊處優晏安自適等叢林於傳舍視禪衆如胡越冬期夏制祇了故文豈不上辜佛祖仰愧龍天下負師承爲法門罪人也哉教中道菩薩爲一衆生歷微塵劫受大勤苦終不疲厭今禪衆或數十或百或千機器當前豈止一人而已乎又云菩薩爲衆生故捨頭目髓腦血肉手足遍滿大地積如須彌誓不以苦故退失大心況鍛鍊禪衆即勞筋苦骨飲冰茹蘗較之捨頭目血肉者縱什百千萬豈能及菩薩

萬分之毫末乎既入此門孰不以知識自居既為長老孰不以佛祖自任處其位當行其事任其名當盡其實禪衆者實長老成佛之大資具也鍛鍊者實諸祖得人之大關鑰也不勤鍛鍊則必不能開衆生眼而得人不發誓願則必不肯為鍛鍊故而忍苦是故未陳鍛鍊之方先請堅發誓願誓願立而大本正矣故曰堅誓第一

辨器授話第二

欲鍛禪衆當示眞參欲下鉗鎚先辨機器臨濟曰我此間作三種根器斷或奪境或奪人或奪法或俱奪或俱不奪此辨驗機器之大要也唐代禪風鼎盛機器不凡老古錐接人皆全機大用頓斷命根純用活機殊無死法至宋以後參禪用話頭而死法立矣然人至末法根器愈劣智巧愈深狂亂愈紛定慧愈淺主法者欲令禪衆開廓本有透脫牢關不得不用死法時代使然也然不善用則雖活法皆成死法能善用之則死法中自有活法活法者何辨機器是已禪衆入門先以目機銖兩定人材之高下次以探竿影草驗參學之淺深立主立賓一問一答絲來線去覷其知有與否而人根見矣或上上機器來即以師子爪牙象王威猛拋金圈擲栗棘視其透關與否而把柄在師家矣人根既定方令進堂既進禪堂即應入室隨上中下機器而示以話頭其已歷諸方舊有話頭者或搜刮或移換或撥正雖事無一法然話頭正而定盤星在矣或曰有不用話頭竟以德山臨濟便棒便喝接人者如何曰奇則奇矣然視人根太高而不可槩用也有不論機器利鈍禪衆多少祇用一話頭而不變者何如曰均則均矣然視人根太混雖參而多不得益也請言其故不用話頭者誠直截痛快不帶廉纖矣然在昔人則可在今時則不可何故昔人根器高勝定慧力强一經名師大匠棒喝提持一信永信更無諸訛一徹永徹更無反覆所以可用今人以最深之智巧最紛之狂亂不用話頭重封密鎖痛劄深錐令情枯智竭驀地翻身而但用擊石火閃電光一著以為門庭縱或承當多屬光影而於言句關棙宗師血脈總未覷透以此號省悟將來反覆不

可言矣故不可用非全不可用不可概用也老黃龍
語晦堂曰若不看話頭百計搜尋令自見自肯即吾
埋沒汝也豈不信哉止用一話頭者似乎簡徑不
落揀擇矣然禪衆中生材有利鈍受氣有純駁信道
有淺深參學有久暫買帽者當相頭著楔者須看孔
自然之勢也宜數息者教令觀白骨宜觀骨者教令
數息雖佛世不能證果況末法乎明大法者察氣候
以下鉗鎚識通變而施錐鑿三根皆利矣使不問利
鈍純駁淺深久暫徒用一話頭以籠學者畫地而爲
牢釘樁而搖櫓高者抑而不能下卑者跂而不能至
矣此所謂活法而成死法也妙喜曰善知識大法不
明止以自證悟處指示人必瞎却人眼非此之謂乎
然則指授話頭當用何法亦仍曰作三種根器斷而
已矣初機參學者話大艱深必然扞格須令稍有咬
嚼以發其根本氣字英靈者話頭寬鬆易滋卜度須
令壁立萬仞以斷其攀緣如萬法歸一父母未生前
死了燒了等乃至目前一機一境雖智愚皆可用而
初機爲便南泉三不是大慧竹篦子道得道不得皆

三十棒恁麼不恁麼總不是等雖高下皆可用而英
靈爲便更有擎頭戴角知見雄强者師家爪牙倍宜
毒辣或機權喜怒以剗其命根或詰曲誵訛以去其
祕蓄臨濟所謂全體半身獅子象王等皆爲若輩而
設此則視師家作用何如不可言傳也要之話頭雖
多種不同皆須上截妙有關鎖既有關鎖學人用心
時四門堵塞六路剿絕下截審問處其發疑情也必
眞疑情既眞則擴悟機也必徹東山立盜父鎖櫃令
子潰圍之喻非不傳之祕乎然亦有機器宜參者語
者如麻三觔乾矢橛青州布衫庭前柏樹子乃至狗
子無佛性等亦有機器宜參機用者如入門便棒進
門便喝睦州接雲門汾陽接慈明等往往發大悟門
亦視師家用處何如耳無死法也間有時師不知關
棙止教人參如何是西來意如何是本來面目如何
是學人自己者此則上無關鎖望空啓告師家下刀
不緊學家發疑無力死水浮沈白首不悟坐病在此
豈不惜哉最悞人者有初進禪門根本未悟遂令參
南泉斬猫百丈野狐丹霞燒佛女子出定等話此眞

方木逗圓孔唐喪人光陰而天地懸隔者矣謂之杜撰不亦宜乎是故欲鍛鍊禪衆者審辨機器簡別話頭俾高下咸宜利鈍兼濟爲入門第一大要事也

入室搜刮第三

既示話頭即當指令參究然參法有二一曰和平二曰猛利和平參者人難於省發即或有理會而出人必弱猛利參者人易於省發一入其爐鞴而出人必强此其故何也蓋參用和平則優柔荏緩止能抑其浮情汰其粗識久久成熟止棲泊於純清絕點而止叩關擊節必無龔矣故曰省發難也冷灰豆爆者縱十成無滲漏猶是平地死人一遇手脚毒辣荊棘門庭即冰消瓦解況能歷大事任大擔領大衆而不傾仄乎故曰出人弱也若欲求人啐地斷嚗地折猛燄裏翻身險崖中斷命能禁攔撲受敲磕而晏然不動者則非猛利參不可猛利雖勝恐力難長欲期剋日成功則非立限打七不可立限起七不獨健武英靈奮迅百倍即懦夫弱人一求入保社而心必死亦肯捐身而捨命矣故七不可以不限也若欲起七入室爲先入室非虛文而已也長老既以鍛鍊爲事則操心宜苦用意宜深立法宜嚴加功宜細欲至堂中先須識禪衆之號與貌與各各本參話頭然後可以垂手鍛鍊蓋不識其人雖聚首九旬事同陌路所謂結制者熱鬧門庭而已於禪衆無益也識其人矣而不諳其本參即長老落堂欲施逼拶其道無繇把柄既不在手於是禪門之通套出矣何謂通套冬夏禪制凡百衆之執事執事堅守香規坐則任其昏散行則聽其寬疲長老有體非執事引磬敦請不落堂也即破例爲衆者或一日二日而一落堂或三日五日而一落堂懶者或十日半月甚至有終期不落堂者長老落堂肅列執事也如公府排衙擊鐄唱名也如官吏點卯長老者既不識禪衆之號與貌又不知其本參話頭不得不垂一問頭舉一公案以塞其責此最惡套也其久歷禪席者滑機熟路隨身打點長老未至堂而意地丹黃腹稿已備長老又不用擒拏殺活綱宗手脚以搜其句意摟其窠臼止取滑頭應酬口角便利以爲英靈纔一問及强撑一二語而卯過矣

是則於老參似有益而實無益也。其愚魯初參者。禪書從未經目。昏散尚未併除。話頭苦未念熟。長老下堂十有九人。潛身遠立。不敢近前。縱或點著。不鞠其本參。而考以公案。如向擔柴人問中書堂事。頭定眼直。苦捱一二棒而身脫矣。是則於新參無益中之無益也。長老應點巳竟。仍歸丈室。而禪衆著又向妄想裏坐地。死水裏浸殺。不則昏散打攪過日而巳。求工夫上路。百無一二也。而況於徹悟乎。此所謂通套也。善知識以此通套爲人。逃則逃矣。而禪衆曠大劫來業識。何由廓淸。知見何由剷絕。疑團何由破。生死何由出哉。此皆不識其人。不知其本參之過也。若欲知之。其法在乎入室而搜刮。盡人根不齊。參學有多種差別。雖領話頭。或無志參究。或死心不得。或有志而疑情發不起。或纔舉話頭而妄想偏纏。或參究累年而不解功夫爲何事。或援經教理路以配話頭。或止借話頭而排遣妄想。或以無事甲裏而自躲根。或硬承當以爲主宰。或認泯默無縫以爲徹證。總緣無人撥正。內無眞疑。致成多病。皆當於入室時。一一搜剔。

一一掃蕩。與之解黏去縛。斥滯磨昏。斬其伴侶。揀帶之絲。破其膏肓必死之疾。指令眞參。而路頭必正矣。苟不與搜刮淨盡。儱侗授一話頭。顢頇與一公案。學家不善用心。則欲正偏邪。欲潔偏染。欲明偏暗。通身禪病。而不可治矣。是故長老於入室之際。貴密地留心。旣可識其人號貌。記其人本參。又能去其禪病。而導之正路。鍛鍊之方。漸漸可施矣。

落堂開導第四

巳經入室搜刮。精當無錯路矣。然學家參究。如逆水行舟。不得人以推挽。則退多而進少。又如臨河思跳。不得人以慫慂。則且前而易却。是故堂中開導。事爲最急。開導非三日五日一轉而巳也。要須一日三時。勤勤開導。開導之法。當相其機宜。觀其勤惰。中其緩急。事雖難定。略言其端。大約有四。一曰悚立志。二曰示參法。三曰警疲怠。四曰防魔病。而所最忌者。扯葛藤說道理。何謂悚立志。世間藝業。非立志堅強。必不肯身受勤苦。非受勤苦。則必不能致精其業。況斷惰識。明心性。出生死。成佛祖之大道乎。是故欲下參究

之初先令樹鐵石心發金剛誓以爲前導寧骨斷筋枯非洞明大事不止也寧喪身捨命非徹透牢關不休也具此透脫生死堅固誓願則發疑情也必眞辦此擔荷佛祖剛强志氣則下參究也必力疑情眞參究力焉有不究竟徹悟者乎何爲示參法古云大疑大悟小疑小悟不疑不悟故疑有十分斯悟有十分而世有教人死守話頭不起疑情者此參禪大病也蓋參禪雖不可胡亂卜度而亦不可死守話頭但守話頭則所繫者枯椿所沈者死水所磨者刀背而已矣若非發起眞疑機輪內轉卽坐至驢年亦不得悟也學人喜行此路則沈空滯寂久之以窠臼爲樂竟不信有悟矣師家喜以此教人則以枯木堂禪爲極頭聞他家機下省發人必然生謗矣而孰知事大不然也蓋生死心切則生疑疑生悟故長老當禪衆靜坐須示令放下萬緣寸絲不掛將話頭上截關竅鋭意研窮研窮無路然後併心下句盡力挨拶挨拶力竭從頭又起久久情識盡知見忘悟道易矣此不易之參法也何謂警疲怠參太平禪者從容和緩半浮

半沈如水浸石無進無退卽或苦參而工夫難於成片卽或成片而卒急不得省悟以無人鞭策而激發也參猛利禪者人雖易省悟然正參時上根利智有進無退機器中下者猛利一回筋力倦怠易進而亦易退故須長老勤勤而鞭策也鞭策之法寧緊峭毋寬鬆寧毒辣毋平順寧斬釘截鐵毋帶水拖泥時時以苦言厲語痛處著錐苟有血性者必忿怒而向前矣何謂防魔病初機識性狂亂萬端所以開示話頭必須上截關鎖關鎖縝密搜剔淸嚴意地邪思不能帶影學家所以止有悟道而無著魔也萬一師家不觀機器授話不重關鎖任其紛飛業識狂亂思惟則熟人熟境暗地奔騰異見異聞識田優亂初參學人無智慧以照破無道力以攝持或疑或怖或喜或悲突然竊發而魔事作矣魔事一作長老又無善巧爲之療治祇用五處縶縛百千捶打往往至於喪身而殞命豈不悲哉所謂雖是善因而招惡果也若長老勤勤開導用意防閑則無此患矣至於致病多端不能備擧最易犯者無如迸氣胸前以爲勇猛及灰心

冷坐以求澄湛二者爲甚也蓋參禪祕要祇在眞實腦疑而不在乎迸氣自元代以來有邪師者多教人竪起脊梁咬定牙關緊捻雙拳高撐兩眼內實無眞疑而外形猛狀日以硬氣迸塞胸膺其勢必至於心痛而咯血況如此死挺模樣亦豈可久之勢乎此大病一也其次坐冷禪者亦不起眞疑死心參究一上禪牀惟萬端排遣滑歸無事意想或生卽以一口氣不來等話密念幾迴遂認四大非有萬法俱空灰心泯智澄湛不搖以爲工夫極則勸令經行心慮打失寸步不移坐至歲深血脈不舒易成浮腫而亦多火證此實病在膏肓而世醫拱手者也欲除諸患存乎善知識不惜疲勞日至堂中勤行開導或發其堅志或示以眞參或警其疲怠次則摧蕩其識情剗抹其知見掃除其岐路剿絕其病根則魔病衆患無從竊發而學人眞悟不難冀矣

垂手鍛鍊第五

語曰不入虎穴爭得虎子爲長老而不得鍛鍊之法雖龍象當前盡成廢器積數十年而不得一人省發也卽有一个半个皆壓著磕著如蟲禦木偶爾成文而非鍛鍊之功也苟明鍛鍊雖中下資器遍拶有方如一期人廣可以省發數十人也妙喜鍛五十三人而悟十三輩圓悟金山一夕而省十八人雖語驚時聽而古今實有此事也何地無水不鑿則不湓何木石無火不鑽不擊則不發衆生具有佛性猶地之有水木石之有火不得善知識以妙密機用毒辣鉗錘疏之濬之敲之磕之而欲覬其桶底脫落自透牢關雖上上機器必望崖而返矣是故垂手鍛鍊不可不講也然眞欲鍛鍊人材則長老必苦執事必勞禪制之中長老須時時在堂同衆起倒卽不能然亦必三轉五轉在堂隨衆行坐鍛鍊之器在善用竹篦子蓋竹篦起自首山盛行於大慧再興於三峰此歷代老古錐鍛鍊衲子之器非創設也竹篦長須五尺闊止一寸稍稍模稜去其銳角卽便捷而易用若夫拄杖子設法接機則可鍛鍊決不可用卽用亦不靈也至於鋼鐵如意以降禪衆而已稍近則頭迸腦裂非鍛鍊之物也用竹篦者其功便於遍拶而其妙在乎敲

擊。禪衆坐時則執之以巡香行時即握之爲利器。三板止。靜長老必先開示如前所說不必瀆矣。香安半炷即鳴引磬令禪衆經行。經行之法先緩次急漸歸緊湊。長老亦頻頻握竹篦隨衆旋繞。當經行極猛利時即用兵家之法出其不意攻其無備或攔胸把住逼其下語。或劈頭一棒鞫其本參。待其出言復奪賊鎗而殺賊。伺其轉變更將錐子而深錐。雷崩電閃時莫令停囚長智。結角羅紋處重爲奪食驅耕。或拴棒用掌而短兵相接。或爲此擊彼而閒道出奇。或照用同時而矢石交攻。或棒喝俱行而炮弩齊發。工夫未極頭則千鎚而千鍊。偷心未死盡則百縱而百擒。務將學人曠大劫來識情影子。知見葛藤。摟其窟穴斬其根株。使其無地躱根。漸至懸崖撒手。一錐一劄。機候到者不難啐地斷曝地折矣。此非背水設陣中所謂置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乎。鍛鍊禪衆亦若是則已矣。夫長老如是以爲衆亦可謂難矣。然得此道也則易於出人亦可謂妙矣。天下事未有難而不妙者。亦未有妙而不難者。虎項而解其鈴。龍頷而奪其珠。乃至擒賊而得其王。此皆極妙極難之事。而走險出奇者。未嘗乏人。何獨法門而不然乎。然天下主法者固守成規。樂其簡易。以爲禪門格則如是定矣。驟然聞余說者必非之曰。此杜撰也。焉有長老尊重日在禪堂與衲子眉毛厮拄爲此相攻相撲之事哉。余曰此殆明於小而闇於大者也。襲禪門通套而不用鍛鍊則長老者身逸而體尊。善則善矣。然終歲寂寞不省一人。不惟佛祖之慧命無傳而門庭冷落。身後斬然不旋踵而祖庭蔓草。亦安見其有體也。去禪門成格而勤加垂手則長老者體褻而身勞。苦則苦矣。然爐鞴雄強人材奮起。不惟師承之擔子得脫而慧命有傳。法門光大。至暮年而愈見身安道隆。亦安得謂之無體也。以此較彼果孰得而孰失。孰勝而孰劣哉。況旺健在人修短有數。長老必不以尊居丈室而益其齡。亦必不以鍛鍊勞苦而減其算。且學眼茫茫長老遷謝宿草而拱木者不知其幾矣。豈盡以鍛鍊之故哉。是以垂手鍛鍊之法至迅至靈。吾以比之穿楊箭。袖臂弓也。間有未盡者。則更有策發同

換斬關後三說在

機權策發第六

天下凡事利用順而獨禪門利用逆爲人治事喜於善而鍛學人則喜於惡不惡不足以稱天下之大善也不逆不足以稱天下之大順也譬之天道霜之雪之雨露之恩所以滲也雷之霆之生成之德所以大也鍛鍊不用威則禪衆疲怠無由策發必不能使透關而徹悟策發不用權則嚴規肅矩祇成死法亦不能使憤厲而向前故鍛鍊一門事有千變而機用至活也善能使人省發者行坐定香不可太久坐太久則昏倦必生而話頭無力矣行太久則足力疲倦而坐便昏沈矣故禪門常規行坐必香一炷而余酌而中之短香可以一炷長香止用折半坐半炷則靜參必精彩稍欲倦而下單經行矣行半炷則動參必猛利足欲疲而抽解消息矣然參禪打七至時日稍久夜分過半禪衆漸趨倦怠爲長老者以甘言誘之而不加勸也以和顏接之而不加厲也即策之以香板而模糊如故也此時欲作其氣賈其勇惟有奮大機權施大毒辣發大忿怒或鬨堂詬罵或旋風捶打嚇謂多人憤恨語不可聽陋語如火燒心語崩崖裂石拋向面前而禪人之昏倦廓然立散矣譬之陰霾沈霧晦暍苦人迅霆一擊而句萌甲坼萬物怒生矣又如臨大敵對深壕安常處順千萬人不能跳越也大兵猛虎驅其後則一擲而過矣臨濟曰或把機權喜怒至汾陽慈明慣用此法也非所謂嫡骨相承者哉故善知識者其心至慈其用至毒所具者諸佛菩薩之心而所行者阿修羅王之事乃可以挖動三有大城而不懼也無厭勝熱未嘗傷一蟲蟻而屠裂割剝窮刑極罰增人厭怖通此用者乃可爲人抽釘拔楔敲枷打鎖不然則守死善道而已自救且不了而能爲人乎大慧曰諸方說禪病無有過湛堂者只是爲人時下刃不緊圓悟曰下手時須至苦至毒方始不虛付授也神仙祕訣父子不傳從上鍛鍊門庭類皆如此使不用此策發猶駕馬者止令伏櫪不加鞭影雖有騂騮騏驥追風天馬亦困鹽車矣安所得飛黃腰裹之用哉然則近世有通宵打七竟不放參者如

何曰此法似極猛利而實最無益也蓋參禪打七原以期悟道而非之以遣睡魔若止以除瞌睡入火場煉魔足矣參禪保社不必進也眞欲求省發者其喫緊處在中夜放參一睡次日方得志氣淸明精神英爽發起眞疑力求透脫不達此機死以捱香爲事參不三日行則雲霧坐則醉夢昏沈之至也壓如泰山豈惟參禪不得而昏沈中更加亂想著景發譫見鬼見神繇此出矣是謂不達方便之癡禪也經云邪師過謬非衆生咎豈不信哉故深明鍛鍊者通方便識機權遠過患而後可以爲善知識也

奇巧回換第七

省發一也然機下透脫與冷地開發其功用迥然不等冷地參究者就體消停不得善知識鉗錘移換每十年二十年而不得省發即或瞎地點胷點肋至兩刃交鋒即出手不得機下透脫者其偷心必死疑根必盡解路必絕至險崖機下轉處得力而遊刃有餘是故從上古錐論悟道者必貴乎機下也馬祖百丈

黃檗臨濟以至汾陽慈明東山圓悟大慧諸老皆大機大用電閃雷奔不可近傍一鎚一椊一捱拶一回換命根頓斷正眼洞明大龍大象雲興霧擁宗門斯鼎盛矣至元代以後列祖鍛鍊之法不行止貴死坐冷禪寒灰枯木古廟香爐冷湫湫地不動不搖以爲得力反詆諸祖機用以爲門庭施設黜五家綱宗爲奇名異相牢籠學者而宗風遂大壞矣是故奪人奪境奪法臨濟七事不明左咬右咬去咬住嚴頭活法不諳則必不能當機移換其法旣失有請益者止有開示死話頭令其灰心冷坐相率入枯木堂習不語禪妙喜呵爲默照邪禪者反室中祕授以爲至寶傳至明葉此教盛行繇是走禪門者類以枯坐之久暫敘功夫之勝劣提著悟字如呼父名如犯國禁而參禪一法遂爲葬送人根之地矣幸天童悟和尙以一棒闢其門庭而奮大機用三峰藏和尙以七事行其鍛鍊而究極綱宗本師靈隱禮和尙復以五家妙密多方通變而廣被羣機繇是料揀照用賓主回換之法復見於世而宗門日月赫然中興矣蓋學家參

禪不得洞悟病有多端有扞格而不前者有廉纖而不斷者有死銜話頭而不起疑情者有沈坐冷灰而竟當本分者有認揚眉瞬目爲全提者有執一言半句爲了徹者有穿鑿公案爲博通者有卜度綱宗爲究竟者有一切剷抹爲向上者有不上機境爲獨脫者有以古今公案爲分外枝節者有以最後牢關爲強移換人者總因不經師匠不得眞悟不透綱宗偏知異見舉起千差所貴善知識者因病與藥看孔下鍬如郢人側堊運斤成風如庖丁解牛披却導窾一機之下一句之間能令學人枷鎖頓脫心眼洞開其法在於善用回換回換不一有法戰之回換有室中之回換有回換之回換有不回換之回換法戰回換者衆中逼拶學人出語有隙即攻有瑕即擊能返擲者更加以追蹤之句死機下者即示以活人之刀轉轆轆活卓卓務令學人無處立脚即與斷命根不難矣室中回換者學人或明前而不能明後或道頭而不知道尾或箭欲離弦但須一撥或泉將出竇止在一遭長老不妨令其再問或代一語而即悟或更一字而廓然此神仙國手而最爲奇巧者也回換之回換者佛性誰無別曰誰有而其僧即悟入門逢彌勒出門見達摩別曰入門逢甚麼出門見阿誰而其僧亦悟乃至胡張三黑李四昨日是今日不是等此回換之回換也不回換之回換者如何是曹源一滴水荅是曹源一滴水丙丁童子來求火無雲生嶺上有月落波心等但重舉一轉而前人即徹此雖不回換而亦回換也善知識者於是諸法如承蜩如弄丸如貫蝨發之而必應用之而無滯者何耶曰以能用綱宗而以活機接人故也得宗綱則料揀熟而回換得行手精眼快明辨來風一任旋乾而轉坤移星而換斗向上牢關可令人人透脫止重本體禪而不諳綱宗則前人一機一境橫拈豎弄死守膠盆長老無道以回換則藥汞銀禪得以假雜偷關竟過而悟不徹頭矣然則欲鍛鍊禪衆者綱宗所係豈細故哉

斬關開眼第八

回換固難矣至斬破重關開人眼目非鶻眼龍睛具弄大旗手脚者不能則尤難之難也當機衝突覩乎

時節非其時則博浪之椎不宜擧也。伏兵擊殺。貴乎險隘。不當隘則馬陵之弩不宜發也。欲得斬關之訣。其功存乎逼拶。其奧在乎囘換。而其力則又係乎開導而策發。不開導則行路或岐。不策發則縱火不旺。不逼拶則心智不絕。不囘換則賊情不窮。四法不盡。而求人之噴地省悟。火未到而索飯。果未熟而求脫。雖負大名之長老。具大器之學家。惟機教不叩。兩相辜負而已。是故善鍛鍊者。心不厭細。功不厭繁。事不厭周。法不厭備。長老同衆坐香。今日如是開導。明日如是策發。則路頭必正而火力旺矣。隨衆經行。今日如是逼拶。明日如是囘換。則心智必絕而賊情窮矣。至於旺而加旺。窮而更窮。而所謂鵲眼龍睛。殺活刀劍者。可得而用矣。有英年奇雋。意氣雖盛强而參請日淺。活而未能死者。法當用殺。有號稱老參。工夫雖沈著而灰冷成病。執而不能化者。法當用活。應殺而用活。薄處揭破。其禪不眞。往往易於承虛接響。應活而又殺。學人灰滅。病在膏肓。不應更於披枷帶鎖。方其未悟也。用殺者常十之九。用活者止十之一。以殺易施而活難用也。然而又有殺活齊行者。斯何人哉。蓋有擎頭戴角。具佛祖剛骨。負龍象異姿。而氣宇如王者。纔見如此人來。則羅網欲寬。擒拏欲大。機穽欲密。鉤錐欲辣。敲骨打髓。捱至百尺竿頭。痛劄深錐。漸到懸崖撒手。張弩力滿。止在發機。遇賊隘途。不容眨眼。當斯時也。更無事策發。無庸囘換。直須以殺活聖箭。迅雷一擊。緊峭言句。頂門一劄。桶底自脫。命根立斷矣。此猶推人於萬丈之崖而不能停也。轉圓石於千仞之上而不可留也。亦如金鍼之撥轉瞳神而立使光明也。豈不異矣哉。馬祖之接水潦。睦州之接雲門。大愚之接臨濟。巖頭之接雪峰。船子之接夾山。汾陽之接慈明。慈明之接黃龍。大慧之接教忠西禪。非用此道耶。其餘見之燈錄。載之傳記。諸祖機用。霆崩電激。鳳翥龍騰。烈烈轟轟。照耀古今。不可悉數。何常教人止休去歇去。坐死禪。守冷竈。不起疑情而將心待悟者爲是耶。高峰云。工夫如轉石萬仞。直墮深崖。更無絲毫隔礙。如此用心。七日不悟。妙上座承當阿鼻地獄。又何常必限人幾十年。經多過夏。坐破蒲團。

守工夫窠臼以沈滯爲極則者耶。總之學家不遇鍛鍊卽受盡茶苦費盡精神磨裩擦褲竭一生之力而透脫無門也。師家不知鍛鍊卽眼空四海氣呑諸方死守格套而不能垂手斬劈卽開爐數十年而等閒不出人也。卽或明開導知策發諳接機愛惜長老體而不肯下身禪堂卽至堂矣色身優養慣而不能隨衆經行驀加啐啄至於懸崖斷索之際又不能下斬關奪命之手以豁人心胸洞人眼目而咎天下之無人材其果無材耶。抑有材而不知鍛鍊耶。嗚呼有千里馬而不遇孫陽有楩楠文梓而不經良匠其爲枉抑可勝道哉。夫知有鍛鍊則省發不足奇旣不用鍛鍊聞人家爐韛或有省發則必生疑訕亦無足怪也。語曰東家點燈西家暗坐因已之暗坐而槪謂天下之燈燭庭燎盡無是事也豈理也哉。是以斬關開眼極天下難事而奇功異用不可不知有此一法也

研究綱宗第九

夫所謂眞禪者有根本有綱宗根本未悟而遽事綱宗則多知多解障塞悟門必流爲提唱之禪而眞悟亡矣。根本旣悟而撥棄綱宗則承虛弄影莽鹵成風必流爲一槪之禪而宗旨滅矣。是故未悟之綱宗不必有旣悟之綱宗不可無也。而世以顢頇儱侗爲宗門者徒見世尊拈花商那竪指龍樹月輪伽耶持鑑乃至俱胝一指馬祖一踏雪峰毬禾山鼓黃蘗三頓祕魔一杈等以爲宗門大機大用直捷如此也。孤峻如此也。獨脫如此也。曰此直指人心也。不立文字也。向上提持也。更與言綱宗一字則呵爲知解指爲實法矣。詆爲葛藤絡索斥爲滯名著相矣。嗚呼孰知乃似是而大謬也。世尊拈花誠直捷矣何故又曰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實相無相微妙法門及傳法一偈種種言說乎。曹溪本來無物誠孤峻矣。何故五祖又云也未見性重徵至應無所住而生其心乃發大悟乎。臨濟遭三頓痛棒至大愚肋下還拳誠獨脫矣大悟矣。睦州何故又指見雪峰溫研積諗授以宗印何故創立七事惑亂後世乎。雲門於推折足下廓然乎。旣一悟爲是矣。溫研者何事密授者何法乎。洞山於雲巖無情說法得悟矣。何故又傳寶鏡三昧立君

四百九十九

0998

臣偏正功勳等五位幷三路三滲漏等種種細法乎。乃至潙仰之三照三然燈十九門九十六圓相法眼之十玄六相等皆悟後建立者旣一悟便了矣何故又增此枝蔓破壞直捷一路啓千萬世學家知解乎。此必有說矣蓋參禪一法打頭喫緊在乎用巳前鍛法使透根本根本旣透又須知此一著之中有體有用其爲體也有明有暗有背有面有左有右有頭有尾其爲用也則有殺有活有擒有縱有推有扶有擡有搦就對機而言也則有君有臣有父有子有子有母有賓有主就賓主而言也有順成有爭分有暗合有互換有無賓主之賓主細而剖之則有有句無句無句中有句有句中無句有雙明有雙暗有同生有同死究而極之則有向上一機末後一句古人所謂始到牢關不通凡聖者是也臨濟有見乎此也乃於直捷之中立三句三玄三要以正其眼目建四料揀同喝四喝四照用四賓主分三種機器以盡其機用乃至五家立法各有門庭各有閫奧玄關金鎖百帀千重陷虎迷師當機縱奪如陰符太公之書不可窺也如五花八門之陣不可破也不如是不足以斷人命根而絕人知解也不如是則學家情關未透識鎖難開法見不消而通身窠臼也豈佛祖正法眼藏也哉或曰所貴乎禪者以不立文字不涉名言超然獨脫也今綱宗一立則名相紛煩楷成格則是增人情識益人知見而有實法可求也聰明者必穿鑿愚魯者益懞懂矣眞悟道者何貴於此乎曰諸祖所以立綱宗者正爲此也主人公禪自謂無情識而渾乎情識也自謂絕知見而純是知見也自謂無實法而認定一機一境恰墮實法也有臨濟七事五家宗旨用妙密鉗錘以鉤錐之料揀之剗削之而知見始消情識始破實法始忘矣窮盡萬法而不留一法是眞直捷透盡諸門而不滯一門是眞孤峻徹盡大法小法一切綱宗而罵除綱宗是眞獨脫而豈守繫驢橛倚斷貫索弄無尾巴猢猻之謂哉譬之行路者歷九州四海遍名山大川而仍歸本處忘盡途中影子是眞到家矣又譬之廣學者窮盡二酉蒐盡四庫穿貫天錄石渠之藏而胷不留一字是謂博通矣使足未離

跬步而眼空四海毁天下之行遠者目未涉經史而空腹高心呵天下之讀書者雖三尺童子知其背謬矣但重根本而疑綱宗爲葛藤爲知見爲實法者何以異是哉夫抹去綱宗者不但自己宗眼不了一當爲人動便犯鋒傷手機境當前而不知踞頭收尾節角誵訛而不解抽爻換象掠虛弄滑而不能勘辨對打還拳而無法翦除徒恃鑑覺以爲極則法門窶白不可言矣然則悟後之綱宗又曷可少耶不見吉祥實悟後天衣懷問洞上五位君臣如何話會實曰我這裏一位也無衣曰這漢卻有箇見處柰不識宗旨何乃令五人齊喚實上座而密契奧旨妙喜曰金剛圈栗棘蓬直是難吞難透到此直下承當得了大法不明亦柰何不得又曰古人差別因緣大法一明學起便會多見今人未有師承一見人說大法小法無不唾罵妙喜何故千言萬語吁嚀大法果妙喜杜撰耶抑今人自見不到而妄加批駁耶是故學家根本已明當依止師承溫研密諗務徹古人堂奧師家見學人已透根本更須以妙密鉗錘深錐痛劄務令透綱宗眼目庶不至彼此承虛接響而正法眼藏得永遠而流傳矣

精嚴操履第十

向上一路千聖不傳如大火聚誰敢正眼而覷如塗毒鼓孰能側耳而聽機先聲電已屬遲疑句下精通猶爲狂見此何事也而偲偲問操履踽踽論功勛哉然初祖云行解相應名之曰祖雲居膺祖曰那邊會得了卻向這邊行履涌泉曰見解人多行解人萬中無一則知從上諸祖未嘗以行解爲二事也良以有行無解即操履精純不出階級縱有修爲皆名癡福有解無行即見地超卓猶是擔板雖有悟門皆屬狂慧一者有目無足一者有尾無頭均之非究竟也爲長老者務在鍛鍊人材料揀偏全權衡首尾欲令學人成始而成終果何道哉學家道眼未開先令參究以鍛其解敲骨打髓痛下鍼錐而行亘緩問所謂但責子眼正不說子行履也大事既明即令操履以鍛其行鳥道玄路脚下無私而解始諳實所謂說得一丈不如行得一尺也然主法者不用綱宗眼目微細

勸人徒取一知半解遴選人材則俗禪中有二種岐路以主人公爲禪者止認身田主宰動轉施爲以爲佛祖大機大用無順無逆一切皆是謂之作用是性由此儱侗習氣竊發遂至不擇飮啖不揀淨穢以爲大道者矣有人規正則曰癡人佛性豈有二耶是謂以黐膠門而成魔業者也以豁達空爲禪者止認本來無物泯默莽蕩以爲自已安身立命無佛無祖一切皆空謂之向上巴鼻由此顓頊邪見得便遂至不避譏嫌不顧罪福而肆行無忌者矣有人呵諫則曰抖子猶有這箇在乎是謂以鐵鏟禪而滅因果者也此二者雖學者之謬而亦師家之過也以其不用綱宗鍛人而止取光影互相印授根器陋劣者遂生邪解而禍法門矣蓋師承正則學者之行解必端而邁代相承如以器傳器而源深流長矣師承不正則學者之行解必邪而相襲成風如烏焉成馬而積薄流卑矣何謂師承正道眼通徹而又重操履雖爲長老凡事一同乎衆潔其身苦其志夙興而夜寐以勤苦先德爲規繩而冰霜金玉道行內充叢林得以矜式

斯之謂正也何謂師承不正道眼踈狂而心輕操履一居師位凡事不同乎衆美其饌鬣其衣早息而晏起以晏安鴆毒爲灑落而持蠻執拗呵斥修行一衆無所取則斯之謂不正也所以自古至今佛法興盛第一等修行出於長老眞宗澹薄第一等放逸亦出於長老長老重操履則龍天佑順四衆傾誠而佛法必盛長老棄行德則明致人譏幽招冥譴而佛法必衰蓋長老懷邪詭行固非一端而最異者行不踰庸人而以假氣魄作眞佛法輒呵罵佛祖鞭撻鬼神而妄擬夫德山臨濟身現居博地而以因中人冒果地相每焚毀經像踐蹋聖賢而自比於丹霞佛照皓布視無南泉歸宗大隨等之徹天眼目而信意殺傷自云龍象蹴踏無羅什寶誌布袋濟顚酒仙蜆子等之大權示現而妄飡酒肉以致破壞律儀殊不知古聖逆行有古聖之現相佛祖破執有佛祖之出身雖脫珍著敝換人眼睛帶水拖泥敲人枷鎖而隱聖現劣隨示神通帶果行因旋彰靈異何嘗與癡闇夫凡行事同一顚倒而迷惑哉今荷擔法門者無古聖之神

遜而徒襲其迹無佛祖之靈異而但恣其貪豈非師蟲狐種自陷波旬退人正信而敗壞法門也哉凡此者皆因長老用罔以致法嗣效尤展轉流傳滋蔓魔業古云其父殺人其子必且行劫使省悟之後深入綱宗敦崇操履豈有是事哉潙山曰參學人雖從緣得一念頓悟自理猶有無始現業流識法當淨除晦堂曰余初入道自恃甚易退而自省矛盾極多遂力行三年方得事事如理乃至趙州四十年不雜用心香林四十年打成一片涌泉四十年尚有走作皆悟後事也先德非不知逆行順行爲大人境界而勤苦操履至老而不倦者識法者懼也然則鍛鍊衲子使爲後人標榜法門楷模精嚴行解盖可忽乎哉

磨治學業第十一

大道不在言也非言無以顯道佛法不在學也非學無以明法眞爲生死者不能離名絕相叩已而參而馳騖義學棄本逐末則聰明不能敵業博洽豈免苦輪況學之爲道深廣而辭竟賾奥而難窮儒者白首窮經猶苦不給況惜翦爪而求出世者哉然欲通宗教辨古今明綱宗識機用眼目後進決擇人天則學亦不可少也夫學有內有外內學者何滿龍宮盈海藏西天此土梵語唐言千七百則陳爛葛藤出世閒一切著述是也外學者何墳典丘索詩書六藝屋盭津逮之藏國門名山之業春秋史學諸子百家世閒一切典籍是也非內則本業不諳出世何以利生非外則儒術無聞入世不能應物使人謂禪家者流盡空疎而寡學闇鈍而無知何以抉佛祖心髓服天下緇素之俊傑哉或者曰向上一著迴絕名言世尊既明說不立文字教外別傳矣曹溪曰諸佛妙理非關文字藥山不說法曰經有經師論有論師爭怪得山僧今欲使人磨治學業必務貫穿名句粗識經史畋漁鉛槧播弄丹黃變禪門而成文字增知解而壞先宗必自此始矣余曰參學二字諸祖所立自有次第雖不可重學而棄參而亦不可單參而廢學也方其根本未明疑團未破根無利鈍皆須苦參正當參時剗盡名言截盡知見四面無門而鐵山橫路眉閒掛劍而血濺梵天留一元字脚襟毒入心眼中著屑矣

學問云乎哉其參而得悟也撲破琉璃瓶放出遼天
鶻蓋天蓋地而敲空作響透聲透色而枯木龍吟諸
祖言句是甚盌鳴聲三乘教義是甚繫驢橛德山大
悟乃云窮諸玄辯如一毫置於太虛竭世樞機似一
滴投於巨壑使不撥置名言一回大死以求絕後再
甦有如是廓徹如是奇特乎是則不可重學而棄參
也逮乎疑團破矣根本明矣涅槃心易曉差別智難
明古人有言矣即涅槃心中有無窮微細差別智內
有無限諸訛諸祖機緣如連環鉤鎖五家宗旨如臥
內兵符言意藏鋒金磨玉礪而不露有無交結蛛絲
蟻跡而難通此豈僅當陽廓落止得一橛者謂一了
百了一徹盡徹哉溫研積諗全恃乎學也況不爲長
老則已旣欲居此位則質疑問難當與四衆疏通偈
頌言句徵拈別代法語等事當與學人點竄而開鑿
此非可以胡亂而塞責也且三藏之鴻文義天浩瀚
五部之戒法律海淵宏具在琅函傳之梵度豈可束
歸高閣但儱統而稱禪甘作生盲徒輕狂而傲物法
門典籍是尋模糊治世語言通身黯黑叩以宗教則
左支右吾諮以典章則面赤語塞開口則鳴同野干
捫舌則醜類啞羊輒欲冒衣拂踞曲盝自稱楊鄭誑
謔閭閻曰某宗某派也豈不慚愧殺人也哉禮曰言
之無文行而不遠故鍛鍊衲子而膠柱一法者學家
多不盡其能陶鑄人材而文采不兼者法門多不得
其用盲人摸象全無鼻孔者無論矣鼻孔雖正而木
吶無文者住靜則有餘利生則不足破瓶非器人品
不端者無論矣人品雖端而幅幅寡學者但可與修
持不可與扶豎此雖學家之資器有定而亦師家爐
鞴不寬之過也其最偏見者以曹溪不識字爲護身
見學人略究古今即呵爲拋家亂走以德山解黏語
爲實法見同住稍研經教即罵爲數寶算沙以長年
死坐埋身鬼窟爲眞佛眞法見從上知識稍有著述
者即貶爲知解宗徒由是天童雪竇永明佛印明教
覺範妙喜中峰璉三生泉萬卷皆貶之爲文字善知
識矣豈不寃哉夫馬鳴龍樹何嘗不造論而單傳直
指爲西天大祖曹溪雖示不識字而說法如雲金章
玉句萬世取則乃借此躲根令後生初進荒唐廢學

以至目不識丁亦可歎矣嗟乎天地閒文瀾學海奇才異能雖云閒氣然大龍大象佛祖其骨錦綉其胷者法門中亦自不絕即資器中下者善於裁成亦可通達所貴善知識因材而磨治先鍛其悟門次鑿其學業俾有本有文有德有學出而播揚宗教砥柱頹流即法門不致掃地而老胡有望矣

簡練才能第十二

明教嵩曰尊莫尊乎道美莫美乎德道德者世出世閒之大寶不聞以才也有才而無德寧有德而無才世法且然況希佛祖出生死練神明歸寂滅者所學者何事而才能是問乎然安禪魯守拙撲鍵戶而寡營善一身則可而以主宰叢林綱紀衲子肩法門重任堅佛祖高幢非長才異能簡練有素烏能勝任而光大哉故治叢林不可以無才而亦不可有恃才之人恃才者進則為害非細故推其才又不可不論其德佛祖門庭非若世法用人得使貪使詐即跅弛之才泛駕之器可以權衡駕馭者也然其中最難者造物生人全才少偏才多才德相兼者少而不相兼者多視其人眞誠厚重言規行矩好參學好修持其德足以服衆矣而舉以任事必跋前疐後支左缺右而一籌莫展其所短者才也非德也視其才便捷敏給果敢向前能文雅能武健其才足以應變矣一授以事權則妒賢嫉能攪羣亂衆而無德不露其所詘者德也非才也為長老者孰不重德而事又不可以不治孰不憐才而僨事者又不可以不去貴有道焉以陶鎔之成礲之琢磨之使剛柔皆可效用敏鈍總無廢材亦曰簡練以執事而已矣執事有大小有內外有左右有文武主宰叢林者缺一而不可百丈有見乎此也其建立淸規也先定頭首十局而次及於列職若朝廷用人然星羅而碁布絲連而繩牽務令頭目相衛指臂相捍用之得其當而叢林整肅法道行矣此非故抑揚而高下之也因材分有巨楛天資有厚薄能事有勝劣器量有寬窄一因其能而器使而人才當矣然叢林者又所以陶鎔人根變化氣質又不宜任其自然必多其爐鞴拔其尤以厲衆汰其惰以懲餘賞罰分明而能事出矣此則治叢林之大綱

不可紊亂者也。其有頭角英異根本綱宗已明。可望爲種草者。則簡練更當周備不可輕易放行也。東序由下而上。則悅衆以肅諷誦直歲以領衆務。典座以主烹飪知庫以司會計。副寺以助總理維那以飭堂規。監院都寺以任院事。稍不歷練紛煩現前必蕪廢而不治矣。西序由卑而尊則侍者密邇長老。或燒香或衣鉢或湯藥。記錄書狀皆以便習學也。而知客以職典謁知浴以興普行。知藏以掌琅函。書記以宰文墨。而堂中板首則堂主。後堂層累而上則西堂首座而四板首所職者則規矩佛法以佐長老鍛鍊禪衆以接來學而事乃大備矣。古云不遇盤根錯節無以別利器。縱有能人不歷執事何以陶鍊德器博綜智能。非麤踈而任習。即掣肘而無才以宰叢林安得不敗事而決裂哉。況從上古錐欲磨厲人材也。叢林務行無不命歷。溈山古佛百丈命以典座。雪峰大老德山委以飯頭。乃至楊岐自寶庫司仰山雪竇知客雲峰化主。五祖磨頭。妙喜東司。百靈知浴。圓通知衆。迴石監修。權直歲匡桶頭。洞山香燈。大伯知隨。陸沈下板。率先苦行皆所以養其器。老其材。斧斤其實幹。霜雪其筋骨。使之任重致遠而柱石法門也。獨至付授一事常不於列職而必於首座西堂者何哉。既望其荷擔法門必能鍛鍊衲子。方可利益方來。既期以宰斷叢林必能哮吼當場不可紹續慧命。若不於板首時熟鍊其鉗錘使牙爪犇辣。推舉其秉拂使聲光靄著。一旦居此位行此令。豈能不捉衿而露肘哉。嗟見近世法門不講鍛鍊。急於收人衲子入門草草付授即或係執事不循資例。輕易打發所至叢林輒曰某以侍者付矣。某以知客付矣。某以寮元直歲付矣。乃至某某以禪衆付矣。竟不命以典司試以盤錯學以板首以利其牙爪鍊其才能。蓄其聲問。是事面牆而即打一印子。明知軟弱而但搭一虛名。不但誤天下蒼生。而自弄自誑。門庭倒蹋而不可扶矣。何所取也哉。亦知自古無易爲之佛祖。而亦無無能之長老。長老者所以範人天統龍象爲英靈標準爲文武權衡則必有道德可以訓人。而亦有才能可以治事。雖潛行密用如愚若魯。而一當大任則經緯剸割日無全

牛豈非師家爐鞴周正箝鍊於早也哉故鍛鍊初機冀其開眼莫善於敲擊鍛鍊老參期其成器莫精於箝練不由此道而望英賢輩起蹴踏祖庭縱或有僥倖而非常法矣語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可爲痛哭流涕長太息者此也

謹嚴付授第十三

鍛鍊之說既畢陳於前矣然欲善始善終則流傳宜愼何故苟有佛性則皆受鍛鍊既受鍛鍊則人可省發然人人可以省發而不必人人可付授也昔人云上根利智方可參禪余嘗斥其言爲非是蓋爐鞴所以鎔鈍鐵良醫所以療病人不明鍛鍊雖上根利智皆成廢器況下此者乎善能鍛鍊雖鈍鐵病人亦成良材況上此者乎有心皆可以作佛有性皆可以悟道祇在善知識爬羅抉剔刮垢磨光垢盡明現如磨鏡喻今不咎鍛鍊之無方而概謂中下機器絕參學分此萬古不破之惑而余切齒者也然謂一經省發盡可付授此又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也學家而至堪付授必其道眼可以繩宗祖行德可以範人天學識可以廸後進爪牙可以擒衲子然後命之以出世實之以爲人如印傳印印文克肖而法門允賴矣即末法時代全材難得異器難求亦必久久同住熟知心行縱不能超宗異目亦不至方底圓蓋必有幾種擅長稍近繩墨者而後可即不能爲長老而爲靜主亦必道眼明入品正具佛祖剛骨而狷介自守不犯人苗稼者而後然斷非庸陋愚劣險詖邪僻之輩所宜插足者也然而法門至今日流弊不可勝言矣每見主法者徒守死法而不苦身鍛鍊則求人省發實難因省發者難求而又懼斷絕見一知半解者不得不急急付授此其故有二一者止貴根本不重綱宗無擒拏移換人手脚則一橛頭禪苟口角滑利者皆得偷關而過而下半截深細鍛鍊竟置之不問矣此僃統門頭所以易於付授也二者長老雖欲擇器竹篦下既不能出人而又不甘心寂寞明知外來生人一知半解無當於數而其勢不容留難稍一簡擇則其人必掉首而去矣此不知鍛鍊所以至於泛濫也以余言之易得者省發而頗難之如龜毛如兎角應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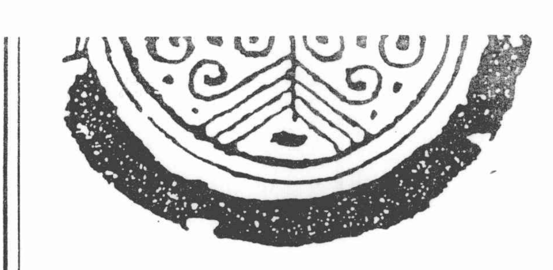
者付授而顧易之如起法名如納戒子豈不大顛倒哉誠欲望曹溪正脈源深而流長列祖慧命眞傳而正授則於法嗣之行也宜囑而又囑令慎而更慎共堅其壁壘峻其隄防無令影響音聞者一傳再傳漸至潰圍而亂正則法門不至敗壞矣然則有前輩尊宿謹守關鑰至死而不付一人者如何曰此必善知識感憤時風矯枉過正萬不得已而然而亦非中道也傳祖慧命遞代相承傳流衣法爲千萬世光明種子泛濫付授誠非而亦豈以畢竟斷絕爲是不見世尊與西天列祖每當傳法必苦口曰傳示將來毋令斷絕乎但其閒或有人或無人或多付或少付各有定分不可矯强貴得其當而已馬祖出善知識八十四人各爲宗主靡不當器後來稱人材極盛者爲雲門爲洞山爲法眼爲汾陽爲黃龍南爲眞淨文爲東山爲圓悟爲妙喜而妙喜付授世譜列九十餘人而未嘗有人議諸老爲濫付也其衣鉢單傳者如風穴如楊岐如白雲如應菴密菴等雖孤承七世寬能克家而亦未嘗必以斷絕爲高也如必以斷絕爲高則

四祖何必從廬阜而遠至牛頭乎南嶽何必磨甎船子何必覆舟風穴何必痛哭大陽何必以頂相皮履直裰寄浮山使求法器乎特以善知識行事或開張或守成或補救因時施設各有苦心不可輕議時方盛也佛祖挺生龍象聚集有智過於師者不則亦見與師齊者廣大門庭無一而非法器雖付數十人乃至百人而不爲多法當開張不得而不開張也時方季也師家缺辨驗學者鶩虛名有付數人而無一人當器者有付數十人而無一人周正出世老羊質虎皮彼此互相哄誘即付一人而亦已非於是眞善知識寧令斷絕而走孤高以爲補救法當補救不得而不補救也蓋開張之知識處其易補救之知識處其難易有易之功勳難亦有難之利益補救之知識雖云不付而中流砥柱道眼具存曠百世而光明洞然謂之斷絕可乎泛濫門庭雖則多付而日中灌瓜結果何在不轉眼而敗壞狼籍謂之接續可乎總之明綱宗知鍛鍊則初步不難出人悟後不輕放過謹慎與流傳皆爲法門之幸毀綱宗忽鍛鍊則流傳有濫

觴之過太愼又有斷絕之憂皆非法門之福雖然如是善知識者爲佛祖入草求人爲人天開鑿眼目寧愼無濫寧少而眞毋多而僞無俾稂莠稊稗得以混亂嘉種則慧命必永遠而昌大矣故余苦口力陳鍛鍊而終之以囑愼流傳以爲末後一句夫軍綱宗勸鍛鍊持謹愼此三法者皆世所未聞而難行者也再三瀆此必觸忌諱然欲使正眼流通兒孫得力道必繇此語曰當言不避截舌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余姑存此說以就正方來千百世下復有子雲者出必知子雲也

禪門鍛鍊說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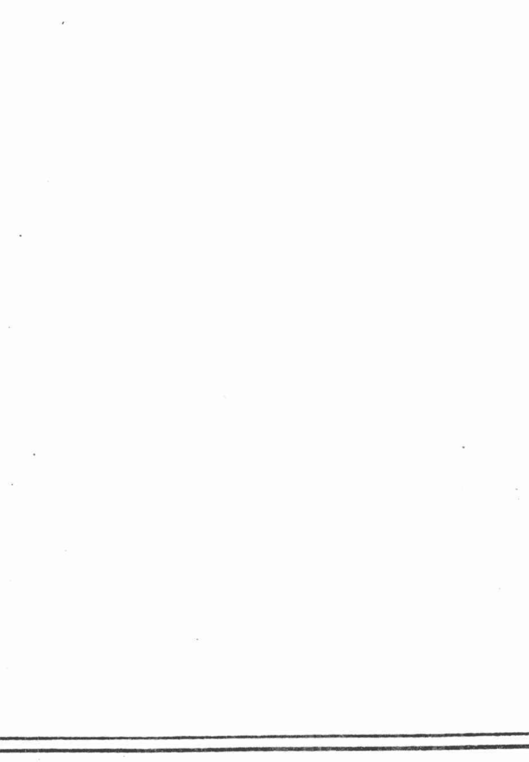
余實見晚近禪門死守成規不諳烹鍛每致眞宗寂寥法流斷絕萬不獲已立爲新法且作死馬醫若論本分一著言前薦得猶爲滯殼迷封句下精通已是觸途狂見悟即不無爭奈落在第二頭汲汲乎講鉗鎚論鍛鍊豈非頭上安頭夢中說夢弄泥團漢將來認爲實法不知通變帶累山僧生陷鐵圍矣躭源圓相倘遇仰山一火焚之山僧合掌云作家作家是眞能善用孫武子而不爲趙括談兵矣果有此人殆所願望之也　晦山叟復書於黃梅四祖方丈



千松筆記

（含禪宗合論）

明・大韶 著





千松筆記序

觀釋迦老子四十九年利生之談把一片肝腸打迭得乾乾淨淨以應萬機那有許多齷齪塞人腸肚教人成佛四十九年中止用一片圓融無礙不思議清淨心爲辯才示人安身立命處猶龍神現於雲端往來神變雲行雨施善能觀者見龍眞體不善觀者謂紙墨文字故如來文非文也如來語非語也轉變神化言言眞體語語流輝故云四十九年未嘗曾說一字纔見世尊肝腸潔淨令人直下會取不受人瞞具眼者那肯食人糟粕撿人涕吐如雲門纔見釋迦指天指地便云我當時若見一棒打死與狗子吃就把世尊底掀開用出自家面目那肯食人殘羹剩飯所以悟有非常纔能超世也須是個人使得未徹玄宗泯言見諦將欲昧人實以自昧咨其胸臆徒滑唇吻不能了明出佛之機言不越心心不越語心言豈是兩法懸崖撒手未肯承當直下知歸自然透脫學者漫自隨文逐義舉世吽嚻徵逐不醒如吸狂泉不知佛祖垂言直示本體盡徹纖疑縱横如意可窺心佛之宗入利津而不染唯從自己胸襟流出以應世間智刃纔揮纖疑頓斷爲世間之道亦可爲出世間之道亦可把世間法與出世間法融作一團和作一塊作世間法亦可作出世間法亦可離世間法無出世間法可得離出世間法無世間法可得然雖如是亦可於世間法內檢出出世間法於出世間法內檢出世間法纔不溷亂亦不儱侗方爲具眼踏翻聖賢窠臼掀開佛祖家風可以入魔可以入佛不被世間法與出世間法縛灑灑脫脫纔成個解脫道人玉既琢而韞璞劍已淬而含輝是以念念中見一切衆生成佛佛有成否亦非佛矣心有古今亦非心矣是故釋迦老子一生活計不厭之談示於衆生不可於說字上更下註脚爲心佛可也

千松筆記

諦觀如來千古之雄文如覩如來千古之心然則五天正語无滿閻浮鳥跡圓音彌難穿鑿直饕梵響何待唐言紙墨文字間虛圓妙應不自爲形而形已露本來無跡而跡已彰言過視聽之外理出思議之表文以表心心爲文顯世人唯以文字而求心孰知心露皆爲文字故如來血脉披析詳盡剖露無餘如禹之治水淮陰之用兵萃然一出每變每奇縱橫殺活莫敢當其鋭者唯一劍之鋒鋩莫能攖觸把千七百陳爛葛藤一一斬斷見聞俱泯直向千劫已前與一切人相見故禹之治水若九河會流激流懸瀑不可挽截者皆如來一智而流出十二分教以十二分教會歸於一心圓機妙論巧入深中數十百萬言籍雲舒皆貫空有之美獨脫於文字之表懸解於文字之外皆爲活句絕無文字氣息卽文字而非文字卽言詞而非言詞直欲令人會取千劫已前愼勿迷其本而棄其源也故橫說竪說不離其本啐啄同時嘿會經旨唯一語之横流孰爲宗乎孰爲教乎孰爲心乎孰爲佛乎孰頓孰漸揮灑如意擊吐壺歌洋洋乎其盈耳煥爛兮其溢目紛紛欣欣兮其獨樂當此之時不知誰爲諸佛誰是衆生而不以善止其又何佗求焉是故谷答樵謳花迎鳥咲擴而充之安蛇足矣故琅邪覺云汾陽先師道汾陽門下有一西河師子當門踞坐但有來者卽便齩殺作何方便入得汾陽門見得汾陽人耶邪這裏也有踞地師子若有來者卽自喪身失命作何方便而入瑯邪門見瑯琊人此兩轉語諸人還撿點得出方爲擇法眼若不如是且無安身立命處矣故吐筆端趨風傳響疑滯豁然非得至人安能坐斷舌頭了却千生百劫大事如千里之馬驟以孫陽過都歷塊直流星一抹哉

禪宗合論

世尊明星以後拈華以前四十九年婆心太切向人曉曉所說數十百萬言唯人能讀其死句而不能讀其活句如來吐納虛空提醒人處直指開口無擬議處無滲漏處無穿鑿處無用心處如龍藏海似虎藏

林風雲叱咤百怪震驚世尊唯對明星所得遮一段
光景將來露在諸人面前令一切人大家檢點看還
爲如來所說十二分之教耶還爲露自己之心耶旣
是如來所說之教云何又言四十九年未嘗曾說一
字此乃如來自悟曠劫已前面目渾淪吐出本地風
光天機渾成如來妙相而無咀嚼之痕不廢纖毫之
力和聲吐露全體示於衆生圓機頓顯乎詞收來放
去妙用縱橫心佛衆生渾然齊致眞妄物我擧一全
收而無聖凡之異無欠無餘融萬法於一心了千心
於一語樵歌牧唱聲色縱橫炳然齊印權實雙行五
派分宗三乘教相義將安寄推其鋒鍔則萬變千奇
窮理盡用渾然無端了無絲毫滲漏亦無一法可得
自然活潑潑地轉漉漉地不離如來舌端上只是要
一切人透得遮著子人人自有一段超然樂處挾日
月而驅風雷舌端遊戲爲古爲律時露淸新爲宗爲
教水截蛟螭陸斷兕虎杜絶好新樂異深防穿鑿之
徒千卷之靈奇如秋毫處於滄海是以不灑點墨盡
皆必吐之英弢頴埋鋒極盡生人之態果人受諸天

之供沾一味而味味具足點銅鐵爲黃金抽神奇爲
臭腐以道觀言以言觀道可以見道可以窮經可以
勵志可以祭天地可以知鬼神可以通百家開頂門
之隻眼放無上之寶光孰得孰失何去何從故初祖
云淨智妙圓體自空寂如是功德不與世求須是眞
參實悟方是用處而不拖泥帶水向上玄旨不作露
布葛藤且道不落死活句如何道看

如來所說三乘十二分教猶海水一味窮高極深激
而爲濤迴而爲瀾震而爲雷噴而爲雨能隨龍而化
三千世界皆如來舌上之波瀾汪洋談藝匠心而出
酬機訓答一旦當機淋漓吐露觸途無礙乍分乍合
無損滄海之勢了無緣影著之乎胸中現之乎眉睫
亦無殊勝名言朗然獨脫唯此虛空活潑潑地稜稜
風骨融融若春如衡在鑑風雷在握而應當世之務
其神何所不之是故般若現前本來具足不假修爲
眞智無邊眞心無定毫無滲漏人人分上各各具足
羅山云玄門無法不立紀綱如王寶劍鋒鋩不可攖
觸覷之則瞎却人眼無一語而不單提向上無一言

而不全體獨露所以釋迦老子於一切處成等正覺若有血氣漢向這裏著一隻眼便見自己七縱八橫絲毫不移踏著自家本命元辰元不從人而得須是猛著精彩覷看

夫觀於教者而不能觀於心能觀於心者亦能會於教教從心之所流如來示於心而說於教衆生迷於教而不識於心教爲表顯之法心爲說教之主識於心而會於教者更何以加一字於心乎亦無有一字可當情千言片語覿面論心了然無疑怡然無怖猶不能自信而且各持所見終不足以愜初心比之爲敲門磚門旣闢而安用之乎何不觀如來舌端上放五色電光還謂如來之眞相乎樂說不窮任其索隱汎聲香而不住括虛空而爲量迷測其源罔知其末苟能知心則萬法皆從我出淸虛簡勝如聞鄭衞之音意於言外千途一轍念念非別乾坤寥廓豎立非他一念現前應口而吐捐盡形骸全體皆露本地風光覿體相見故萬世以下而囁嚅者得其本焉經之摛掞旨超文外讀如來語者直須了然頓悟故李長者云無邊刹境自他不隔於毫端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當念而神融骨洽則曩劫之疑渙然氷釋矣詞彩則揭其精華音韻則響其諸調是以學來學去幷學亦閑窮如來之教亦不存一字於胸中亦不多讀一字亦不少讀一字故云治世語言皆順正法但拔出衆生處處貪著推靡破執不得不無徹名相之藩籬露眞心於唇吻若作道理見解終有一點不灑灑在

教中有梵語唐言顯說密說皆如來設教之權變化之法世尊撫運以梵典而開宗示心爲教言爲智炬之輝虛其襟者挹其遺風漱其流者味其餘津爲袪識之利劍截妄之寶刀億曳法蠡之響而無穿鑿之實言有華梵之分心無唐梵之別故心之與語猶利之與刃而語之於心猶刃之於利利之名非刃也刃之名非利也捨利不可無刃捨刃不可無利未聞刃沒而利存利沒而刃在也故言無唐梵之分心有思議之格豈有唐言而可詮梵語而不可詮乎窮緣盡照顯密一心皆如來說法之權以融心之妙如孤鶴

盤空神龍戲海

懶菴曰近世學者不悟斯旨意謂禪宗別是一種法門以禪爲宗者非其教以教爲宗者非其禪遂成兩家之說互相詆呰譊譊不能自已噫所聞淺陋一至於此非愚卽狂甚可嘆息也

巖頭云夫唱教須一一從自己胸襟間吐得出來與人爲榜樣但於聲色前不被萬境惑亂故知經文中亦有向上一路如高山出雲羣峰吐溜抑何奇也百川之水終歸於海出雲流潤以澤天下其何快如之則彌廓彌虛如濤如風著不得纖毫罣礙以顯於心

鼓山云十二分教唱不得凡聖攝不得今古流不得言句該不得如來以千古之靈奇吐之胸中秀媚清新爲古爲律時露合璧難分楮玉若不會此則爲世諦流布卽此鋒鋩而直如太虛纖雲了無所有

洞山初和尙云舉唱宗乘闡揚大教須得法眼精明方能鑑辯緇素切緣眞妄一源水乳同器到此難分

洞山尋常以心中眼觀身外相觀之又觀乃辨眞僞

夫善知識者驅耕夫之牛奪飢人之食直須心境一如第八識斷一刀心無滲漏方有少分相應故胸中如吞吐長江骨法齊等未嘗不爲通身吐露灑灑不爲法縛不可留纖介緣影于胸次乎

臨濟大師云你若達得萬法無生心如幻化更無一塵一法處處清淨無佛無衆生無古無今得者便得不勒時節亦無修證無得無失一切時中更無別法設有一法過此我說如夢如幻入一切差別境不能回換未曾離一念隨處清淨道我解禪解道辯似懸河皆是造地獄業若眞正學道人不見世間過急切要求眞正見解若達眞心悟性圓明方始了畢只如十二分教皆是表顯之說學者不會便向表顯名句上生解皆是依倚落在因果未免三界生死一念心能自在隨處解脫如是解得方始好看教

如來語皆正言正言豈可穿鑿或於巧辯或示密言別是一種風骨絕無煙火氣息語言世味翩翩塵埃之外百鳥爭鳴松風和韻皆助如來談柄誠恐以紙墨文字之講求皆爲思議之言而非如來之正說也

故巖頭和尙云大統綱中須識句若不識句難作話

會原字本不闕

會百不思時喚作正句學不足以窺無始之宗言無思以應當世之務翕徹纖疑縱橫如意

夫人自具於眼方識如來教中眞旨如來之語言言活潑語語無定隨緣應答如幻如化如珠走盤豈能執捉皆露心之妙今人執定世間文字看法而擬如來之語豈知如來之語非世間文字也豈可隨語而生解乎故華嚴經云謂知一切法卽心自性成就慧身不由他悟是以法華經云拔出衆生處處貪著故智者大師讀至是曰眞精進是名眞法供養處豁然大悟還知智者大師悟箇甚麼道理方知全部皆一旋陀尼無穿鑿無用心無斷絶無擬議處豈得漫自隨其言句而鑿之乎故教中四無礙者事無礙理無礙事理無礙獨事事無礙之理寂難悟者非是華嚴一經有此四種無礙之理諸經皆然此乃如來說法之要綱也故智者大師讀法華而悟遍大地皆法華也

永明大師云凡關一切言詮於圓宗所示皆爲未了文字性離卽是解脫迷一切諸法之性向心外取法而起文字見者今還將文字對治示其眞實若悟諸法本源則不見有文字絲毫發現方知一切法卽心自性則境智融通色空俱泯當此親證圓明之際入斯一法平等之時又有何法是教而可離何法是祖而可重何法是頓而可取何法是漸而可非則知皆是識心分別所以祖佛善巧密布權門廣備教乘方便逗會纔得見性當下無心藥病俱消教觀咸息出宗鏡錄

是故不可執定是非之說而辯於教語無是非之性無是非之念亦無是非之辯故語之所發乎未分是非之先亦無有是非之辯者乃如來之正念衆生未變之眞千劫已前之面目若辯言說是非好醜則非眞面目皆是識心分別計度故云但有言說都無實義」心無眞妄眞妄起於識想一念緣起未分之先孰爲佛乎孰爲心乎孰爲法乎唯用之能迅無心分別無心緣念念念皆心獨不能剪情縛於見聞之初乾識浪於愛憎之表神理易悟結習難忘迷則妄生悟則妄滅妄無妄源豎無初際旣無有始豈得有終本際

不可得故生死無有始臨濟大師云沿流不止問如何眞照無邊說似他離相離名人不禀吹毛用了急須磨理須頓悟習須漸除

大聖人出來提醒人處直指衆生千劫已前不曾變壞這段光明時時搬弄泥團須自識取莫爲沒溺於紙墨文字間一離文字不會猢猻失樹便無可安身立命處矣殊不知文字而不能蔽者形骸之外肝膽盡露縱橫馳驟放去收來隱隱照映人處徒與世間人談世間法不復知有向上事在無痕跡處可以檢點無心識處可以認取故栞之道尊根於音古與聲器之源略窺其倪指法音節調變之妙不詭於正而喚醒千古人心

直欲摶取虛空握筆揮灑縱橫奇屈千古合節如伏櫪老驥意氣橫溢穿雲之鵠目無萬里便覺天機激觸露出通身手眼昔公明宣學於曾子三年不讀書曾子曰宣而居參之門三年不學何也公明宣曰安敢不學宣見夫子居宮庭親在叱吒之聲未嘗至於犬馬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而應賓客恭儉而不懈惰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而居朝庭嚴臨之下而不毀傷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說此三者學而未能宣安敢不學而居夫子之門乎曾子避席謝之曰參不及宣其學而已

楞嚴擊節

明 沙 門 大 韶 著

門 人 智 叙 錄

夫參學之士須要自得徹底掀翻豈可就人吻角吃野狐涎唾他日盡是閻羅老子乞鐵棒的有甚交涉須從自己眞參實悟處透將出來那時纔好把釋迦老子野狐涎唾盡底撤向東洋大海朕跡不留從自胸中嘔出了無凝滯如珠走盤不留影跡馳騁當世睥睨自顧靡不貫彼精微收之毫端放彌六合須於文字中點出如來之眼光明遍照無一語而非世尊全體獨露無一字而非釋迦老子喪身命處也葢生平學力未精不能藻鑑而照破生死之根露出父母未生已前一段光景來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家家自謂抱荊山之玉茫然不

能照物無隱無從不能洞識幽微究其所眞見無迷悟心見無分靡不知有於言煥然如水之質漫言浩蕩自成其文盖非語言文字理通故也聖胤流輝懸河瀉辨非眞見之光明涅槃元淸淨體者乎今之學者不能履順而遊性乘佛理而御心道眼未明世出世間常露於前不能分別而爲千古之靈骨照破生死之根方知眞藥現前不能分別者氣爽神聰才情風韻若處太虛之中飄飄然而露千古之玄風以應世間神融骨洽必須悟此而視千百世如同一日潔然於內渾然於外不被世間語言文字之所障礙是以博採精微陶容妙義會契如來之旨不費纖毫之力能令學人析理開神吐棄精華千秋片語道波口海非諸佛之眞見能與於此乎未嘗知其淸虛之體素骨通靈不可染汚者一字不鑿則心鏡彌朗聲同金石皆自手神透露妙辨縱橫而非楞嚴寂滅海中流出者故心莫之能爲隱者吾人之所不能隱於心矣是以心見之所難分也而世無能隱之心心無能隱之見

心之所露而不能自知者未有能知於心也闇昧得耀乎光明孰爲見以至露直言其歸趣而已窮萬物之根源別千靈之作用方可照明眞見爲謂自己吐出楞嚴大定耶是以剪截浮辭恢弘至道畧其閎綱原始要終得其眞趣莫尋枝葉若江河之流渙然氷釋盖有南威之容乃可論於淑媛有龍淵之利乃可議於斷割敷揚厥旨驅摭羣言發前人之未發泄如來之眞髓可補於將來靡得而詳焉昔王敦素問覺範禪師曰寶公識語視千百年如一日此何道而至之覺範曰淸明在躬志氣如神有物將至其兆必先孔子語也莫非倒想倒想若滅洞見三世寶公豈有倒想乎敦素拊掌咲曰美哉之論然則倒想寧有道乎

大佛頂

卽諸佛之果體也反衰世之陵夷續衆生之慧命無古無今庶不異於眞源卽心卽用未嘗不露於項相一切衆生不能析如來之見不能知如來之頂而顯諸佛之神用也用衆生之語言也是衆生

自受用之法門也。安身立命處也。世尊點出諸佛之眼。放出頂光也

妙奢摩它三摩禪那

這一妙字吐出。與世味同研。庸言庸行。與善惡是非溶作一團和作一塊。掀翻理窟。倒翻情境。天然眞趣。自然神化。不假雕琢。在世而不爲世之所遷。出世而不能融於世者。眞淳不剖爲之涅槃。元淸淨體。是諸佛之本源。流而不散。用而不分。故世尊全體作用。於四十九年之中。未嘗散亂者。唯一妙字而無知。故謂之奢摩它也。而無明。故謂之三摩禪那。正三觀中。謂之體眞止。識未動。故謂之隨緣方便止。不思議。故謂之不著二邊止。是復眞元未散之果體也。淳朴未分之元。世尊欲盡大地衆生皆復眞元之體。若用識之所侵。聖德隱矣。元明之體失矣。非三界而三界分矣。無古今而古今別矣。無衆生而衆生之相成矣。是諸佛而作衆生矣。盡大地諸佛。卽今皆是蠢露蠕動含靈之相矣。把自已一點眞元。剝之盡矣。唯大聖人出來救之難矣。非大聖不能復其眞而滅其識。完其體矣。恐天下人而無有一人能完其心者。無一人能全其心而證諸佛之果體也。復其本源也。入其大定也。已證涅槃也。識已寂滅也。故大聖人出來。終不把自己之心而被識所侵。故是以許由。箕隱。老聃守中。伏犧畫卦。文王發泄盡矣。聖哲奔忙。魯叟彌縫者。世尊以幻化之術。而提醒天下人。而一切衆生。若證自心。方知自心皆爲幻化。而幻化皆爲自心者矣。是以融萬法於一妙。竊盡大地衆生之心。盡入奢摩禪那之中。故盡大地一切衆生。無一時未嘗不析三摩談禪那。融眞見論三觀。何嘗會住口來

㝡初方便

世尊正把衆生日用三昧。融於奢摩它中。以三摩禪那。溶作㝡初方便。作世間法。亦可作出世間法。亦可溶作一團。和作一塊。不可分別。不可卜度。吐將出來。未有咀嚼之痕者。釋迦老子亦用一毫伎倆。不得用一毫思唯。不得㝡初發起一念之時。各人自家撿點看。還能識得千古已前面目否。若能

認得此念念分別念念透將出來還識得是父母未生已前這段光景者釋迦老子許多臭爛葛藤一毫也用不著亦不能舒一毫伎倆安知一念能知大地衆生盡皆成佛安知三世諸佛之相盡露衆生之一念乎其形隱而能顯其聲露而常藏以非常之人能觀非常之形有非常之眼不從忘想處出將一個未有咀嚼之痕的父母未生已前抛向人前止要一切人亦不可嚼傷而自用之斬斷人之卜度截斷人無始劫前種子直言之下更不著纖毫擬議放出自己光明照天照地吐電驚雷天壤間更有何物而能至於此耶故釋迦老子亦用一毫伎倆不得天然眞趣豈能雕琢心之所露於神生於識心未動之先故用無識之心行於無思之境故不可以識動之所能侵也言無凝滯之思心有能變之識識所動而眞則遺矣心有明而凝則立矣明則知而妄則生矣元明之體失矣故曰終日用而不知枉入諸趣者矣是以眞心不能用於世不能辨於事彼非所明而明之彼非所知

而知故能知於世者非心之所眞也是非之彰道之所虧也出於天地至明至理之所非及也唯知吾人之所直言者不可知而爲心不可以明而爲道是以釋迦老子化機被物唯以辭變而爲用也唯觀辭變爲如來無礙之辨而爲法也而窮天下人之心無有能盡之用而窮如來變化之機是以世尊四十九年自受用之法門未嘗曾說一字而化導衆生用之四十九年未嘗有一法與人者唯以直言其歸趣也而知言之脈這一訣竅達磨所傳如來慧命者勢如懸絲世尊未嘗不與道破在般若會上則曰如語者實語者眞語者不誑語者不異語者在法華會上以三稱誠諦之語六萬餘言臨完正稱授持佛語唯一直語而爲萬世之師者其唯大聖歟非有義於文所可得而言也是以窮蠢萬物之言不能以直而爲言也言非直而識所侵也故不能定萬物之心而爲眞也不能測萬物之心而爲敎也不能融萬物之心而住無思之境也不能化萬物之機而爲各各父母未生已前

也

化柴煮茶

一莖茅上燎天赤𦦨常燃萬指叢中法供因緣偶爾
苕溪煑作淸凉　盡成鑪鏽鑊湯爐內誰爲出手
提携猛烈𦦨中何者將薪就熾旃檀寸寸何妨片片
將來瓊樹森森豈惜枝枝拈出砍蒼劈翠截玉剖金
滿擔携來撲落總非他物縱橫界內刈末全得工夫

化燈油

這一點光燭三千界法界之幽途直透彌勒之內院
恒輝似廣寒宮啓映寶網之千重如杲日當空走金
蛇之萬道觸白毫而遍皆成玉色照法相而大地盡
作黃金物物騰輝塵塵互入噫莫道不從此處生光
盡是得來發𦦨檀那遙施仍續此明拈出些些莫敎
常昧

祛虫

生佛同源性無高下法身互顯報有升沉形分萬品
體列千般彗孛現於微垣災異彰於吳地時當季夏
爍石流金萬物茂榮之候松篁吐翠之時弱植同糜
浮英鬪艶幽姿傲骨鬱蒼素質之標喬木森然羣芳
爛熳之荂魔業之嘎推雕之剝乃齧乃嘎乃柔乃傷
衆芳搖落兮盡推彙品之華森然枯槁兮唯挺孤高
之幹遭其零悴息歸萎蘙天時之道違和地利之宜
傷毁未能調叶致降災愆伏願證法相而如屈如曲
現三昧兮如齧如嘎卸醜形而神通自妙脫業累而
超極樂之邦仍使松筠含翠卉木芬芳復生蕙以標
姿仍挺幹而發荂

薦親

詎知身類浮萍命均脆艸形將物化驚業海之汪洋
心乃眞常聊畏塗之遙曠於乎法性虛靈慨親恩之
罔極幽冥杳隔嗟子道之何申匪憑我佛之洪慈曷
導冥中之滯魄於烏投誠梵院達悃覺天一有愧怍
之僭總藉慈悲所憫善來佛子允副齋心塵隨空落
正觀第一義天想與虎隕深入妙三摩地無違動止
宴坐水月道場不間晨晡成就空華佛事

資福寺妙宗下火

這個妙宗常在一毫端上放大光明髑髏眼中照天

照地今日遺下賍私却在山僧手裡這鶻臭布衫脂膏帽子向人天衆前投入火光三昧燃起燎天赤燄放出性空眞火走却無角鐵牛跳出金毛獅吼撞倒弁山峰頂嚇得須彌倒走松濤徹底顚狂林木盡皆哮吼百鳥哀鳴山川淚流必竟向何處安身打圓相云却在這裡躲根齰䶩咄象王擺脫黃金縶飛騰直入雲端走

與楞嚴寺性菴下火

從來不識娘生鼻今日全然通露出和身跳入太虛空兩眼分明如電徹六十餘年不解尋一朝雲散風前別走却獰龍獨角新縱橫法界顚狂決玉柱雲凝苕溪流截且道性菴上座必竟在何處安身打圓相云昨宵走却玉麒麟翻身跳出黃金窟

千松筆記

門人智　錄

彌勒像讚

這個潑賴沒些頰顋富在街頭慣爲乞丐個大肚皮唯餘臭穢內院難容泥犂有在咦若將黑墨染虛空直入地獄如箭射

觀音像

這個野狐精裝甚痴模樣阿誰寫將來露這醜形狀終日誑衆生禮拜觀音像若還得見伊痛責三十杖

達磨像

打落牙的顋胡藥不死的剩漢西方不能容汝東土來此何幹慣將他人之物誑人自已無一毫希罕若還撞見難饒劈脊還他便棒

普賢讚

一個普賢騎個象兩兩分明各一樣普賢騎象象騎人鼻孔元來無兩樣若還檢點得分明各各也要三十杖

題楞嚴寺中峰祖師遺笠

彩霞聚處結羅紋日落山啣頂露痕雨雪驟時容有笠電雷迅疾乃知君餘生活計雙天日全體風流五色雲唯此百年遺跡在何人惆悵罷殷勤

密藏師遺笠

時將晴笠護螺紋猶恐神光露頂痕鄉國不居潛世

外□□遺跡儼身分幸存滿月今瞻仰得有圓光孰見聞華雨一龕山寺振師身何處不紛紛

輓蓮渠師

不知寒暑不知秋歷盡塵緣未得休鴻鴈一聲天外落山流始見水無流

與畫工陳居士

描盡江山骨還能寫自心試看馳騁處須認筆頭眞

十二時歌

平旦寅徹開兩目自分明寂是此時人靜悄從來無客到柴門舒雙足活如麟踏破虛空何處塵相看猿鳥淸晨過唉我山居絕比鄰日出卯照用同時無不了金烏覩面沒遮瞞山河大地常皎皎泥牛吼石虎悃海門涙擊紅輪小鯨鯢吞却須彌峰試問禪人幾知曉食時辰水漿寒熱自知親麁麁任緣隨分納年來年老日全貧或時吐或時呑放去收來與麽人不聞亞飯吹音樂到底消磨適楚秦禺中巳白雲唉我無名利空山快樂忘寂喧此時有鳥聲嬌翠莫思量休擬議知音不是等閑遇得便逢渠不識渠死生看

◆大字不明

來眞唉具日南午猢猻掛壁能攀舞懸崖撒手眞丈夫大地由來無寸土行也麽坐也麽東西南北頻周覩紅光赫赫熾遍身珍重時人莫葬鹵日昳未漁人欸乃江邊去擊著獰龍定活烹隨手拈來無不是潑天風毋驚畏潵開羅網包天地等閑會得者便宜免使浮塵逐閑氣晡時申林風叱咤吼乾坤南來片雨分虹斷北去輕雲擁日輪江岸裂江潮分暮雨瀟瀟到渡津看來白髮身如雀濯足松風行路人日入酉過隙光陰如電走日就月將能幾何要使時常無捨取野鳥歸鳳篁起林陰無事獨相倚二六時看自在身泥牛吼月西風裏黃昏戌大地茫茫暗似漆棄暗投明總未眞明暗何須空饒舌亦無人亦無佛大儂口中吹篳栗炎炎六月雪飄飄弁山峰頂唉不徹人定亥睡熟昏昏主誰在枕子夢裡唉呵呵却是東瓜不成隊霹平凝月沉海孤鴻咿啞聲旋乃若能認得這般聲石人夜坐觀自在夜半子山河沒倒主中主風吹屋角人不知茅菴睡在泥團裡月常圓雲正歇石女懷胎牛生駒晝則饑飡夜則眠皇家天子皆如

篠雞鳴丑覺來路上鷰眠狗泉流風韻瀉秋聲雲深
幽徑無人走露光明分好醜赤肉團上縱橫手森羅
萬象盡紛紛大地由來不相受

除夕楊塢

天目分支直奔東山迴蝘蜒勢寰雄盤旋拮据數千
里疊翠峰巒幾萬壘其區北浸連天碧襟帶長江如
迤透崗巒挻秀唯霞幕巉嚴露頂參雲霧數峰旋繞
結楊塢懸崕峭壁山頭顧崚嶒玉立勢如屛拱逼奎
躔成外護流泉直下水淙淙噴雪飛瓊如白鷺僧房
阿閣雲氣連峰頭日月互呑吐蒼霞掩映碧瑠璃岸
眉橫雪僧無數淸珠滙渚有蛟龍嚴前怪石如猛虎
飄來鍾罄佛聲聲過嶺飛猿哀咊咊澗壑啰啰夜更
長松風拂拂晝常吼牧竪歘乃不時來或與樵夫相
對喁我暫棲止西巖下偶然逢此三十夜也無一物
過新年榮薹瓔珞充膓罷瓊枝帶雪燒殘玉嫩蓝先
烹未放華不道老來多意興喜逢良夕在烟霞

西方詠

不識東兮不識西拈來法法盡皆齊彩雲行處分松
影紅日鯨吞破浪低靑蓮舌現彌陀相白玉毫分寶
劍提霎時露出那叱眼孰爲生死孰爲迷

戊辰初度

處世渺然渾似夢顚倒縱橫隨世控六十年來奔走
忙兩肩荷負皮囊重豈知足下有駒兒婉然運載還
飛動馬齒增兮顏漸衰盈頭白雪身無用吾今老兮
祇自憐躘踵已覺頭常痛柒墨難描入法書拈來拄
杖無能弄西方必定去不遛驢胎馬腹憑渠送

又

吾今老兮頭如雪念念塵心流未滅時常展動娘生
手春風咲破虛空口良宵明月太空碧放情寥廓無
休歇閑時看卷無字經倦來就枕眞妙訣人生在世
不多時喜得吾生事都畢莫將塵世爲大年佛祖何
然眼中屑

歲朝

今朝盡道添一歲吾道如今減一年增減去來無定
數唯能消盡世間緣必須識得緣中主百千萬劫常
如然無增無減如何道一句何須用口傳

看梅四首

萬點蒼山色半青千峰影落在中庭隔簾纔覺春風動滿機梅花盡吐馨

一枝香染孤峰頂嫩蕋偏教閉雪開虛窓透入花神白滿面春風笑我來

懶把羞容嶺畔開潛身影裏照娥眉看來滿臉春嬌媚徹骨氷肌不露懷水底梅

玉縷千峰疑瑞雪馨香才覺是寒梅邀阴彩毫唯映白鷺飛緗自帶春回

山行道中

笑指山頭不露峰白雲行處絕孤踪舉頭見有飛鴻過穿透雲山幾萬重

一到溪山月正白芒鞋踏破太虛碧柱杖橫肩星斗明夜深劍吐光芒赤平分風色在烟霞彩雲深鎖蒼苔石俛仰乾坤吾道寬雁聲喚醒人間客

病中行脚

一笠翩翩湖海遊孤雲野隺猜誰留古來行脚應如此竭盡精神始得休踏破艸鞋方到底掀開雲霧露全眸指揮自覺千虹斷談笑初驚五嶽秋

林雨紛紛點絲苔晚霞片片映窓來堦前竹色稍雲碧庭外輕風捲霧回嗟我世緣何日盡栖遲澗壑且忘懷倘然有日乘鸞去笑指虛空便擊雷

送監寺東遊

碧漲苕溪春漫流主人撥棹向東遊靑山兩岸相往白鷺洲邊破浪頭

舟行苕上

水滿溪頭月滿流魚龍無個不吞喉纔逢禹級三層浪吐出光明萬里秋

牧牛詞

這牛兒身强力健幾人能解牽騎爲貪堤上綠艸嫩離離只管尋芳逐翠奔馳去不顧傾危爭知道山遙路僻回首到家遲牧童今有意繩頭謹束鼻繫高提入泥入水終是不隨伊莫教去嘯傲長堤忽驚起萬里雲飛恐踹破千頃玻璃還來吼太虛

雪中行

乾坤已自露眞形那道輕飄雪未停卓立千峰誰著

眼蒼山萬點逐流行

登弁山頂

足下山頭不露尖。雲眠石吼已多年。莫教踏破松梢月。驚散霞飛萬里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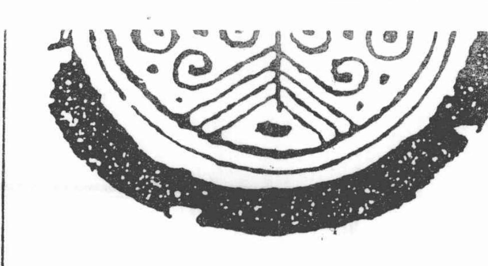
秋日懷題

一嘯乾坤遍地秋。白雲黃葉滿滄洲。霜天雁過聲留影。曉日鯨呑光滿浮。石隱孤峰啣月吼。霞飛萬里勢含秋。芙渠翠色誰爲畵。留與人間作話頭

即事

兩眉已染雪霜痕。千古恒心未得馴。一片彩雲皆內境。何時得到月霜輪。窓前咲弄筆淋漓。那道縱橫千古奇。風骨飄飄誰自得。虛空點點畵人眉

千松筆記終



雲門麥浪懷禪師宗門設難

明・許元釗 錄



雲門麥浪懷禪師宗門設難

參學門人　許　元　釗錄
德清居士　蔡　武
仁和居士　卓發之　仝校

萬曆庚申季夏之日麥道人抱影松窻萬念灰冷有設難者過道人之門相與跏趺而坐時薰風南來殿角微涼設難者傾誠以告道人曰或謂初祖西來直指人心見性成佛掃除觀行不立文字參禪一句已是贅疣云何曹洞臨濟諸師更立三玄三要五位三關如是等豈不悖初祖西來之意耶

答曰冰輪既湧有目者不待指標妙性圓明人人本具直指二字早成贅疣況其他哉

問曰如師所言則佛法二字得不成斷滅去耶

答曰誠矣哉啓予者是言也何則祖佛出興於世其柰衆生處處成滯是以觀根逗教而設種種法門請試言之世尊出現始則周行七步終則瞬目拈花乃至談經三百餘會住世七十九年節節目目必欲衆生開示悟入佛之知見柰衆生樂禪定者一味沉空滯寂博知見者入海筭沙沉空滯寂者迷性而不返入海筭沙者途岐而無獲是以達摩大師掃除觀行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

問曰單傳之旨既聞命矣云何初祖已還觀行雖除心性之文不無流布

答曰正道寂寥雖有修而難會邪途喧擾實無習而易侵初祖始則不立文字慮恐後代兒孫不能神悟將使邪正無分紫朱莫辨只得向語言上說心說性一一指陳重重開曉是則言言見諦句句朝宗豈與尋行數墨之徒同日而語哉

問曰初祖已下心性之說直捷簡易領荷者不難云何二派之後復立種種門庭

答曰心性之說只貴一信到底永無疑惑如二祖之安心三祖之懺罪乃至大梅只管即心即佛一任非心非佛可爲明鑒其柰法久弊生學者知解依通而魔外狗偷鼠竊動成窠臼差落顧佇情見坑深無可哀救勞他尊宿互相提唱或君視臣臣奉君而君臣道合或主看賓賓驗主而賓主相參顛拈倒弄喝素

爲緇大都使人情見消忘偷心斷絕如臨濟大師云山僧有時一喝如金剛寶劍有時一喝如踞地師子有時一喝如探竿影草有時一喝不作一喝用有時主看賓有時賓看主有時主看主有時賓看賓三玄三要七事隨身皆是辨魔揀異知其邪正不得已而爲之也是與直指之道間不容髮豈與今之趂口舌利便競人我是非爲能事究竟者同耳殷因於夏周因於殷損益可知則古人如是乎簡易後人如是乎奇特智者了之一而已矣

問曰古人作家相見師資雅合亦以此爲禪悅法喜云何臨濟謂三玄七事皆辨魔揀異之說竊恐未必盡然

答曰作家相見師資雅合如永嘉之參六祖黃檗之歸百丈覿面相呈當機不讓如見家裏人說家裏話豈以科判料揀習學而爲之耶實家常之說耳無奇特之有無窮盡之有又如北人見北客說北話源源不已何須習學而能其南人見之但瞪瞢瞻視不知所措以爲奇特其南人見南客說南話疾捷無滯而北人亦然是則或有可學者焉海外有形語之國口不能言而相喩以形其以形語也捷於言使予學之不亦難乎是以學語之流競口舌是非者祗益自勞而於道實無毫末之益汝能一回親到則不學而能故軻氏云欲其子之齊語也引而置之莊嶽之間數年雖日撻而求其楚不可得矣時人稱善知識者始則把古人公案一一思維計較望空穿鑿或復以訛傳訛遞相聾瞽終則裝大模樣弄小聰明不鑒來機利鈍一味以大帽子蓋戴使新學者傾心渴仰及乎微細盤桓則宗門教門玄學義學觸事面墻雲門大師呼此輩爲半日師也楞嚴云如何賊人假我衣服裨販如來夫子亦曰色厲而內荏其猶穿窬之盜誠法門之衰相也

問曰直指之道一而已矣分而爲五者何也

答曰千途萬轍百家異唱同歸一致皆悉以心印心發揚直指之道也但六祖以下人物繁昌機宜不一觀根逗教應病與藥門庭施設自是不同授受之間不失故步五家宗派由是分焉何則當機痛快者無

倘臨濟唱和謹嚴者無倘溈仰施設高古不容湊泊者無倘雲門剖析詳明而了無疑滯者無倘法眼照用潛密若萬派之會滄溟權實圓該如千燈之共一室安得不歸於曹洞矣斯皆不分而分異而無異苟欲妄分同異而彼是此非是爲辨空花之濃淡較兎角之短長一何謬哉

問曰直指之道機前領荷已涉廉纖言外承當早成途轍安有下疑情看話頭之說至若死坐蒲團如守屍鬼稱究竟者無乃汚辱佛祖門庭者乎

答曰黃蘗大師云參禪一事乃爲最下根衆生所設之法門也上根利智之人安有下疑情看話頭之說哉其柰情與世異道隨物遷學者不以生死大事爲重任惟期明會機緣向古人舌頭上安身立命望空穿鑿人我是非逾高逾大生死牢關逾深逾固嗚呼欲求禪道之興其可得耶所以大慧高峯一味教人看話頭下疑情孜孜密密苦口叮嚀如猫捕鼠如雞抱卵至於用力之久一旦豁然開悟可謂慶快平生者矣觀彼死坐蒲團一念不動者乃告子之弗求無想之異熟佛祖叱此輩爲外道孔孟拒此輩爲異端汚辱宗門無過於是

問曰死坐蒲團一念不動者與告子之弗求無想之異熟其宗趣何如而聖賢皆弗之許

答曰聖賢之學以見道爲本一徹永徹一悟頓悟徹悟之後無纖毫繫念者纔是達摩大師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之道也此中纖悉不存何修證動靜之有哉雖然如此要非斷滅虛無之說也何則如一剎那三昧世尊發心出家多劫學道成佛利生入微塵國遍坐道場直至涅槃皆不離一剎那三昧一剎那三昧亦攝世尊如是等事淨盡無餘剎那剎那皆悉如是故云一念普遍於沙界又云一念普觀無量劫所以楞嚴云於一毫端現寶王剎坐微塵裏轉大法輪是知直指之道不可以有無修證得失是非邪正久近生佛凡聖而目之也故曰理法界可說禪乎曰不可事法界可說禪乎曰不可理事無礙法界可說禪乎曰不可事事無礙法界可說禪乎曰可吾觀德山棒臨濟喝麻三斤乾屎橛與世尊一剎那三昧曾無一

間之別其間觀行文字尙不容其毫髮況死坐蒲團如守死鬼者名爲跛驢乘瞎驢事擔板漢隻眼龜何足道哉豈但最上一乘而以見道爲本至於小大偏圓之敎兼但對帶之乘皆以見道爲宗而以修證隨之故曰見道方修道不見復何修所以小乘四果三道其焉何則須陀洹爲見道斯陀含阿那含爲修道阿羅漢爲證果大乘亦然何則初地初心爲見道初地後心至金剛道後爲修道妙覺果海爲證果是爲三乘漸次無差但心有大小爲異耳雲棲大師云不見道而率意修行者愚也無燭夜遊昧所向故豈直昧所向而已行之不止將不免墮坑落塹之患矣何道業之可究竟也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弗求於氣斯乃不知頓明自性但將識心勉強遏捺如石壓草名爲不動與今之盲修瞎練者無異也何則機前領荷言外承當者不待言也其次則當有疑有悟然後有修有證看話頭起疑情卽此意耳不得於言當求於心以起疑不得於心當加精進以使悟得於言者機前領荷者也求於心者有疑有悟者也小疑小悟大疑大悟疑得去悟得來世出世間之共轍也若能明悟自心自心尙無有靜何況有動今告子之不動心者非勉強遏捺而何也況乎內守幽閒猶爲客塵分別影事流注生滅曾無暫息此與動靜雙忘之地何止千里萬里故祖師叱此輩爲落空忘的外道魂不散的死人黑山鬼窟曾無有異無想之異熟者無想乃天名也異熟第八識名異熟識無想之異熟乃證無想天之異熟識也楞嚴云如第四禪無聞比丘心慮灰凝經五百劫是人旣以生滅爲因不能發生不生滅性初半劫滅後半劫生如是一類名無想天是人因中不聞法故妄言證聖天報已畢衰相現前謗阿羅漢身遭後有墮阿鼻獄卽拘舍利等非色非空昧爲冥諦者也此人以不聞正法不悟自心不知方便漸次死坐蒲團如守死鬼以稱究竟是爲迷中倍人如來號爲可憐愍者

問曰如師所言法門之弊莫甚枯禪已聞命矣古人道實際理地不受一塵今時門頭不捨一法豈一心而有兩地也

答曰妙含萬法而方圓任器者一心也何兩地之足異哉況一心元有體用之名其體則曰實際理地不受一塵其用則曰今時門頭不捨一法方其不受一塵之地而能萬有迭彰是爲體中之用方其萬有迭彰之處而能法法皆眞是爲用中之體又體中之萬用而法法具眞空之妙體卽用中之性體而頭頭含妙有之無窮所謂塵塵混入刹刹圓融是爲體用如如也此卽曹洞宗五位偏正君臣何則其體爲正中來●其用爲偏中至○體中之用爲正中偏◓用中之體爲偏中正◒體用如如爲兼中到◍如他宗之四賓主三玄要莫不皆然先儒亦云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未發者體也已發者用也方其未發之中已發者存焉方其已發之中未發者存焉此曹洞宗所謂正中偏偏中正也未發卽發發卽未發本來一體初無兩事故曰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若能於此塵塵無碍徹底掀騰百尺竿頭翻身更入此曹洞所謂體用如如兼中到也

問曰旣稱體用如如則擧體卽用擧用卽體何有空劫今時之別未發已發之分

答曰此一言爲偷心衲子之大病鈍根沙彌之赤幟何則祖師門下三玄五位各有所歸掠虛頭者一味瞞旰佛性儱侗眞如豈識法海之幽玄禪宗之徽妙但西域無慚外道以此儱侗爲宗極作相違之邪見所謂一句合頭語萬劫繫驢橛懼之哉懼之哉

問曰道人業報至時或順或逆境界現前甚至求取頭目髓腦妻妾眷屬如是等事如何排遣

答曰了卽業障本來空未了應須還宿債何須排遣然了之說難言者也何則有一徹永徹一悟頓悟無了之了有善巧方便了達之了所以古德云道人日用境界現前皆前業也夢幻也純眞一如離異致也若以前業觀目前則境從業起業從心生心若無生業自何有若以夢幻觀目前則夢裏明明有六趣覺後空空無大千尙無大千有何境界若以純眞一如觀目前則法法虛融心心寂滅劫奪毁辱何嘗非我本師徵違納順怨債由來善友矣南嶽所以輕安如故肇師猶如劒斬淸風良有以也

問曰圓覺經云無碍清淨慧皆由禪定生云何祖師又云菩薩觀禪定如牢獄

答曰楞嚴云因戒生定因定發慧乃菩薩修行之定論也又云自未得度先度人者菩薩發心自覺已圓能覺他者如來應世何則蓋以圓頓大乘利物為上不拘拘終滯死灰故云菩薩觀禪定為牢獄況禪定之學邪正甚多利害不少故曰枯木山前叉路多世人到此盡蹉跎何則禪定之多難以廣舉略而言之有世間禪有出世間小乘禪有大乘禪有最上一乘禪世間禪有九種即九次第定初禪曰離生喜樂定因離五欲而生身心喜樂故二禪曰定生喜樂定因入禪定而生喜樂故三禪曰離喜妙樂定身受寂滅心生妙樂故四禪曰捨念清淨定身心受滅苦樂雙忘故五曰無想定粗想不行故六曰空無邊處定色相既除空境現前無邊際故七曰識無邊處定色空雙泯識心無際故八曰無所有處定心境俱忘畢竟空寂故九曰非想非非想處定識性不動以滅研窮若存不存故此皆窮空不歸空理獨無想定外道所修其餘八種邪正所共若從豫流見道修者即名鈍根二乘若從外道窮空不歸不遇佛僧不悟正法迷漏無聞當入輪轉故名世間禪也以不能超色無色界故出世間禪即真如三昧又名滅盡定又名一行三昧唯見道者或須陀洹或阿羅漢或初地初心或八地等位既悟一切諸法唯是一心從本已來離言說相離名字相離心緣相畢竟平等無有變易不可破壞入三昧時不住見相不住得相三界九地心及心所一切不行名出世間禪大乘小乘觀法無差但度生不度生為異耳最上一乘禪者即前一剎那三昧云云

問曰圓覺經三觀之理與四病之文似無差別此則曰取靜為行靜慧發生彼則曰永息諸念得一切性寂然平等此則曰變化諸幻而開幻衆彼則曰我於本心作種種行此則曰了知身心皆為罣礙不依諸礙永得超過一切礙無礙境煩惱涅槃不相留礙彼則曰我今永斷一切煩惱身心畢竟空無所有何況根塵虛妄境界一切永寂只一經

之內一般修習何故此則爲觀彼則爲病

答曰前不云乎大小偏圓之教兼但對帶之乘一切皆以見道爲首然後修證隨之經有明文汝自昧焉何則空觀云若諸菩薩悟淨圓覺以淨覺心取淨爲行假觀云若諸菩薩悟淨圓覺以淨覺心知覺心性及於根塵皆由幻化卽起諸幻以除幻者變化諸幻而開幻衆中道云若諸菩薩悟淨圓覺以淨覺心了知身心皆爲罣礙是則三觀之文皆以見道爲宗也行人如悟而修如修而證何迷謬之有故曰三種妙法門皆是覺隨順十方諸如來因此得成道四病云若復有人作如是言我今自心永息諸念我於本心作種種行我今永斷一切煩惱我於今者不斷生死不求涅槃生死涅槃無起滅念任彼一切隨諸法性是則未悟覺心堅持我相雖修諸行而生死之輪永熾故曰一切諸衆生皆由執我相無始妄流轉不得成菩提

問曰如是三觀總別修習卽復名爲二十五輪經云三法頓漸修有二十五種十方諸如來三世修行者無不因此法而得成菩提惟除頓覺人幷法不隨順是則如悟而修如修而證十方如來無不因此云何頓覺之人而能超越

答曰如悟而修如修而證果三世之達道也卽信卽悟卽悟卽修卽修卽證卽證卽了乃教外別傳之旨也前不云乎一徹永徹一悟頓悟徹悟之後更無毫釐繫念者纔是達摩大師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之說所以祖師拈槌豎拂棒喝交馳皆是剎那三昧其間不落修證故曰唯除頓覺人黃蘗心要云六度萬行是魔說四諦十二因緣是魔說圓修三觀是魔說一眞法界是魔說何則寧爲心師無師於心故曰幷法不隨順

問曰大小諸乘與直指之道旣聞命矣敢問淨土一門與圓頓之旨相爲矛盾耶共爲表裏耶

答曰圓頓之旨與淨土一門實並行而不背者也何則山河國土共轉根本法輪鱗甲羽毛普現色身三昧襍居尙然彌陀淨土曾心以爲別乎此則曰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彼則曰唯心淨土本性彌陀此則以

狗子佛性萬法歸一。使上根者機前領荷。中下者朝夕參疑。彼則以寂光眞境。萬德洪名。使上根者直下承當。中下者孜孜在念。古德云。舉心盡是輪迴業。動念無非生死根。要與太虛無句背。如非吞個鐵混淪。當知萬法歸一。與萬德洪名。皆鐵混淪也。況迦葉阿難同稟靈山。共傳茲土。六朝遠祖羅十八員不世出之英才。歸心蓮社。五季永明。總千萬種無小大之善行。回向樂邦。然皆各盛一時。功垂萬世。殆今末法。佛道下衰。自我

成祖之後。典籍殘缺。而無徵。僧行徒有其名。而不知奚事。茫茫八表。求一律寺且不可得。何曾有禪教淨土之叢林耶。突出陽明夫子。以應化大權。創良知之說。揭禪宗語。和會融通。使儒門英傑。始知趣向。然而未光大也。時有雲棲大師。實古佛之應身。愍斯惡世來生此間。少稟生知。爲當代巨儒。頓除恩愛。示菩薩徧行。其以身教衆生也。則有萬德種之妙行。其以語教衆生也。則有百千卷之牙籤。禪則有禪關策進等。教則有楞嚴模象等。律則有戒疏發隱等。淨土則有彌陀疏鈔等。校謬則有正訛集等。典籍迷謬者。必援古以證。僧行邪倒者。必善巧攝持。三槐碩德。八表高流。莫不望風歸附。其親炙者。必傾心伏膺。羅列祖之行門。罄無不盡振千載之頹綱。萬目畢張。雖其大用如此。皆以淨土爲指歸也。故知圓頓之旨。與淨土法門何矛盾之有哉。

問曰。雲棲大師謂良知非眞知。又云王陽明於佛法未有深得斯言何謂也。

答曰。學道之人。切莫競執名言。貴在眞實體認。用處幽玄。體認得眞。是亦可也。非亦可也。體認不眞。是亦不可。非亦不可。何則古德云。老僧把丈六金身作一莖草用也得。把一莖草作丈六金身用也得。雲棲大師云。良知非眞知。即把丈六金身作一莖草用也可謂用處幽玄矣。陽明夫子云。良知即眞知。此則把一莖草作丈六金身用也。固不敢保其眞實親證。亦可謂隨順信解矣。何則世尊發明三界惟心。萬法惟識而攝之以三性。曰成自性。曰緣起性。曰徧計性。一切諸法緣會而生。見聞知覺。皆緣起性。輞氏云。所不慮

而知者良知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是則緣親而心起孝緣兄而心起悌達之天下則緣君而起忠緣民而起仁皆良知也故知孝悌忠愛的爲緣起性矣祖師道若喚這个是是頭上安頭若喚這个不是是斬頭覓活不落二邊方爲究竟

問曰一切諸法皆緣起性旣聞命矣其成自性云何體認

答曰成自性者眞知之體也緣起性者眞知之用也遍計性者眞知本具爲外道邪見衆生以妄想識情迷謬妄執者也故華嚴云奇哉衆生具有如來智慧德相乃因妄想執著而不證得楞嚴亦云一切衆生從無始來生死相續皆由不知常住眞心性淨明體用諸妄想此想不眞故受輪轉所言眞知者卽常住眞心亦名實相般若是諸法自性聖凡本具弃中外而徹十方無去來而通三際爲一切衆生本來面目一而不二者也其體絶相絶稱纖塵不立易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感而遂通者眞知之用也故曰聖心無知而無所不知是以聖人虛其心而實其照終日知而未嘗知良有以也先德云智有窮幽之鑒而無知焉神有應會之用而無慮焉神無慮故能獨王於世表智無知故能玄照於事外知雖事外未始無事神雖世表終日□中所以俯仰順化應接無窮無幽不察而無照功是爲無知之所知神聖之所會也子亦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

問曰如上所言則陽明夫子爲頭上安頭雲棲大師爲斬頭覓活何大言若是之無慚也

答曰癡人面前莫說夢信矣前不云乎學道之人莫號名言貴在眞實體認用處幽玄雲門老祖云吾有一句函蓋乾坤吾有一句截斷衆流吾有一句隨波逐浪當知良知卽眞知者乃巧心妙手函蓋乾坤之說也良知非眞知者乃獨露眞常截斷衆流之說也何則前不云乎未發謂之中發而中節謂之和發卽未發未發卽發謂之致中和良知亦然軻氏云所不慮而知者乃未發之良知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乃發而中節之良

知也陽明夫子據未發之良知故曰良知卽眞知雲棲大師據發而中節之良知故曰良知非眞知又眞知者極其廣大淵微如上云云而今人不知從何所詣陽明夫子欲使人就路還家故向孝悌上一點曰良知卽眞知也後人見與麼說便執此外更無眞知不知色身外洎山河虛空大地咸是妙明眞心中所現物奚止孝悌忠愛與見聞覺知而已譬如澄淸百千大海棄之唯認一浮漚體目爲全潮窮盡瀛渤雲棲大師欲破其病使人直窮到底故曰良知非眞知也洞山老祖亦云嗟見今時學道流千千萬萬認門頭却似入京朝帝主未到潼關卒便休當知百尺竿頭更須進步

問曰如師所言不落二邊方爲究竟究竟之說願垂開示

答曰經云十方如來及大菩薩於其自住三摩地中見與見緣併所想相如虛空華本無所有此見及緣元是菩提妙淨明體云何於中有是非是以本無所有故不可頭上安頭以元是菩提故不可斬頭覓活如病目人見空中華空本無花病者妄見故不可說是非二相

問曰或謂良知者孝悌也陽明之說良知者眞知也所謂仁也性也常住眞心實相般若皆一體也奚止孝悌而已不識二者之說同耶異耶

答曰前不云乎陽明以巧心妙手欲使人就路還家作此說也況體外無用全用卽體故曰良知卽眞知又云學人貴在體認眞實莫執名言良知眞知皆名言也須體三性之所歸始悟自心之玄妙何則仁也性也常住眞心也皆成自性也孝悌忠信也見聞覺知也皆緣起性也或人以緣起性違成自性故云云陽明以緣起性卽成自性故云云二者但頓漸有異耳非見理有別也時人執此爲究竟者如認潼關之卒爲九五之尊良可悲夫

問曰遍計執性其相云何

答曰教有明文無勞廣舉請說其略卽時人不識眞知之微妙亦不悟見聞知覺乃自性之緣起妄指運動施爲卽良知之究竟皆遍計執也所以宗門下呵

此輩爲弄精魂呈詐僞驢前馬後事又云認賊爲子喚奴作郎如是名言種種不一

問曰成自性者體也緣起性者用也緣善則善緣惡則惡皆緣起性也此與告子曰性猶湍水也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何以異也

答曰唯識論云緣起性卽依他起雖只一名而有二種一曰淨分依他緣善而起猶水之就下也一曰染分依他緣惡而起猶水搏而躍之也告子言性四章皆以知覺運動而言正所謂遍計執也不悟自心彌滿淸淨其迷謬邪執不待言矣西域九十六種外道曾無如是之卑劣者但宋儒曾不知佛法之毫末而妄言佛氏以作用爲性者略相似其自妄淺陋甚至於此可笑可笑

問曰孟子謂性善告子謂性無善無不善或曰性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如是諸說何者稍似

答曰固不敢保孟子見處與祖佛相等然其言說了無滲漏何則其以仁義禮智則曰我固有之矣又指四心爲仁義禮智之端其利於世孰能加焉論云心眞如者卽是一法界大總相法門體其義有三種一而不異云何爲三一者體大謂一切法眞如平等不增減故二者相大謂如來藏具足無量性功德故三者用大能生一切世出世間善因果故擧一卽三言三卽一故曰總相法門告子曰無善無不善則眞性失妙有之宗至道落偏空之咎孟子曰性善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此與三大之文頗有似處何則此曰性善論曰如來藏具足無量性功德故此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則未動已前信爲空空如也論曰一切法眞如平等不增減故其他諸說皆偏計執也

問曰今之學道者前後蒼黃其故何哉

答曰唯識論云菩薩於一阿僧祇修勝行時有三退屈後以三事練磨其心勇猛不退梵語阿僧祇此云不可數況初心者何等爲三一聞無上菩提廣大深遠心便退屈引他已證大菩提者練磨其心勇猛不退謂諸佛與我同爲凡夫彼旣丈夫我亦爾不應自

輕而退屈也二聞六波羅密甚難可修心便退屈省已意樂能修施等練磨其心勇猛不退即所謂是路何愁不可行也三聞諸佛圓滿轉依極難可證心便退屈引他麤善況已妙因練磨其心勇猛不退謂三世諸佛擧首低頭皆成佛道況其他哉彼初心者見理不徹信道不篤但向皮膚上著力所以始欲爲多末遂減少或觸事則依事生心或緣無則依無息念直待其見理漸深根器成熟或一念開悟自然究竟不退

問曰宗門下有死句活句何以分別

答曰古人雖有死句活句之分其實用處在人不在句也智者用活句自然是活句又將死句作活句用愚人用死句自然是死句又將活句作死句用凡一句語不落言詮不墮理路不入思惟不容擬議千變萬化八面受敵者謂之活句落言詮理路思惟分別者謂之死句如古德問僧云九峰和尚有何言句僧云某問九峰如何是學人自己九峰云丙丁童子來求火古德云汝意如何僧云丙丁是火即是以火求火古德叱之僧求示古德厲聲云丙丁童子來求火僧豁然大悟九峰所謂丙丁童子來求火乃活句也如僧之分別擬議乃將活句作死句用也如古德厲聲云丙丁童子來求火乃將死句作活句用也一千七百祖師三千七百公案其用處莫不如此

雲門麥浪懷禪師宗門設難終





禪林寶訓音義

明・大建 校



禪林寶訓音義序

寶訓一書昔妙喜竹菴二師慮末法之澆漓叢林之衰替於是摭古德之嘉言善行會萃成編冀欲挽回佛日重整頹綱使凡庸之輩因言企行德業惟新者也然編集雖成未遑流布蓋法運有時待緣方顯嗣有東吳淨善師者遊歷雲居獲殘編於祖庵師忻其所遇豁泱于懷第恨首尾不完難成教義是以重加纂集廣搜先德之書積累三百餘篇斯寶訓所繇出也其中扶揚法化教誡僧徒革叢林之弊政警學者之疎愚則是編也顧可以少乎哉奈何躁淺之流視其詞章平易而束之高閣者比比有之豈不負前賢之苦心溝壑之言哉肆自戊申辭雪澗師于蘇之望亭學之于長安參預諸師門下凡宗乘講演之期會不捨此諄諄熟習故彼方禪衲淳朴之風猶在矣惟是集也文約義豐事多慱涉初學未諳不無留阻間有音義傳寫未刊遞悞成訛參差魚魯繇是音義所刊烏容已也今此山中多冊擇其簡要者以爲定本復于內外經書參互考證繼晷焚膏日以積月讐校方成時諸法侶覩斯善本爰常住授梓流通以便後來尋討不揣荒陋敘其本末云耳

旹

崇禎乙亥仲春三日梁溪比丘大建識

禪林寶訓音義

雲棲後學比丘　大建　較

●序　篇首也猶門之庠序也

禪林　禪者靜慮也林者叢林也蓋謂山林之士湖海之流雲集招提同堂共命結伴參學修習靜業以此言之故曰禪林

寶訓　寶者珍愛也訓者教誡也蓋謂此書所載皆諸老嘉言善行也足以開其未悟訓其未成故使後學重如至寶由是名之故曰寶訓

者　者之一字疊定之辭蓋欲敘一書之來由也

昔妙喜　昔者往古也妙喜者臨安府今杭州徑山宗杲大慧普覺禪師江東宣州寧國奚氏子嗣佛果克勤禪師南嶽下十五世十三入校不樂世典諳

東山慧雲院惠濟禪師十七落髮披緇後入雲居之西古雲門寺之舊基誅茅結庵經二十年辟地湖湘轉仰山邂逅竹菴珪禪師相與著頌古百餘篇此寶訓是其時集也詳見通載二十卷

竹庵　溫州龍翔竹庵士珪禪師成都府史氏子嗣佛眼清遠禪師南嶽下十五世也

誅茅江西雲門時共集　誅茅者斬草也謂其二師於雲門寺舊址誅斬茅草結庵隱居之時同鳩集此書也

予淳熙間遊雲居得之老僧祖庵　予者我也不稱我而稱予乃賓主之謙辭也淳熙宋孝宗之年號也遊者涉歷也謂淨善老師遊方至雲居山雲門之故址老僧祖庵所得此寶訓祖庵未詳氏族法嗣也

惜其年深蠹損首尾不完　惜者難之歎惜也其者指物之辭蠹者食紙魚蟲也謂歎惜所得寶訓年載深遠被蠹魚損壞上下前後首尾不得完全也

後來或見于語錄傳記中積之十年僅五十篇餘

語者密顯眞機曰語總集衆事曰錄博載古今曰傳廣誌賢否曰記僅方纔也謂自得此書以來有不完之篇或全親見於諸語錄傳記中積聚十年方纔五十之餘篇也

仍取黃龍　隆興府黃龍惠南禪師信州張氏子嗣石霜楚圓南嶽下十一世也

下至佛照　慶元府即明州育王寺德光佛照拙庵禪師臨江郡彭氏子嗣大慧宗杲禪師南嶽下十六世依本郡東山華光寺吉禪師祝髮後來孝宗淳熙三年十一月詔入選德殿談禪淳熙五年賜佛照號達於天下宗風大振也

簡堂　台州國淸寺簡堂行機禪師本郡楊氏子嗣護國景元禪師南嶽下十六世也

諸老遺語節葺類三百篇　仍者復也節制也葺修補也謂仍復取黃龍以下至佛照簡堂諸老遺留語錄節制補葺衆前五十餘篇類積聚三百篇也

其所得有先後而不以古今爲詮次　其助語之辭謂其所得簡篇有先有後而錄之不依往古爲先

來今爲後作詮顯次第耳此序約三分分科自此巳上爲序分也

大槩使學者削勢利人我趣道德仁義而巳　槩者意也略也削刪也勢威勢也利財利也人我者彼此之稱趣向也又行而張足也道者事物當然之理人所共由也德者得也行道而得於心也仁者心之德愛之理義者心之制事之宜也蓋此書大意使令學者削威勢財利之心人我彼此之念趣向道德義理而已而已者結盡無餘之辭此言寶訓之義

其文理優游平易無高誕荒邈詭異之跡　此伸寶訓之文也文謂文字理謂條理優游者自如之貌平和簡易高誕者孤危高大也誕又誑妄也荒無也詭詐也謂此書文字條理優游自如平和簡易有如此之善無孤危妄誕荒蕪無稽之言邈慢詭詐異恠失據之事跡也

實可以助入道之遠猷也　此深言其効也可謂近可而有所未盡之辭猷法也道也謂此書其文平易實可以與學者助入道之法則也以上爲正宗分下乃流通分也

且將刊木以廣流傳必有同志之士一見而心許者予雖老死丘壑而志願足矣　且權且也將且然未必之辭士謂有行義之稱許謂允從也丘者土阜之高者也壑者有水曰澤無水曰壑也志者心之所之也願謂情希也蓋謂將此書刊木印造以廣流傳而不滯止如有與予同志之士一見此書心若允從者予縱老死丘壑之中而心志情願滿足矣

東吳沙門淨善書　東吳蘇州郡名也沙門略梵謂也全謂沙迦門曩此云勤息謂勤行善法息滅諸惡淨善乃序主諱後學不可雙稱當曰上淨下善也是東吳人也書者如也叙事如人之意也又舒也劉勰曰舒布其言陳於簡牘者曰書

●卷上　卷者卷也卷多而舒少也上者對待之義有上則有下也

明教　杭州佛日明教契嵩禪師字仲靈自號潛子

藤州譚津李氏子嗣洞山曉聰清源下十世七歲出家十三得度十九遊方常戴觀音像一軸日誦聖號十萬卒以爲常世間經書莫不徧覧作原教論十萬餘言儒釋之道一貫以抗韓愈排佛之說知開封府龍圖王公素歐陽修程師孟奏進仁宗覽之嘉歎付編修入藏曰輔教篇三卷賜紫衣方袍明教之號也

和尙　梵本正名鄔波迦傳之于闐翻爲和尙傳至此土翻爲力生謂出家者因師之力而生長法身出功德財養智慧命故曰力生也

尊　重也崇也

道　心通曰道又成名之謂道即佛祖微妙之道也在儒即允執厥中之妙道也

德　身正曰德立身之謂也僧有戒定慧儒有孝悌忠信皆謂之德也

匹夫　窮獨之稱也三軍之中可奪帥匹夫之志不可奪註三軍之勇在人匹夫之志在已故也

王　王去聲凡有天下者人稱曰王又身臨四海曰王

伯夷叔齊　孤竹君之二子也孤竹即殷湯所封之邦君也姓墨胎氏名初字子期其子伯夷名允字公信季子叔齊名智字公達謚曰伯夷叔齊也其父將薨遺命立叔齊齊以天倫爲重我在位不義伯夷以父命爲尊我在位不孝二人俱迯國人立其仲子爲君其二人聞西伯昌善養老盍往而歸之文王卒武王伐紂二人叩馬首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弑君可謂忠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平定天下宗周夷齊耻不食周粟遂隱首陽山採薇而食卒之餓死史咏云孤竹夷齊耻戰爭望塵遮道請休兵首陽山倒爲平地應始無人說姓名

夏桀　名履癸帝發之子謚法賊人多殺曰桀荒婬無道得施氏女名妹喜作瓊樓瑤臺極意取娛酒池運船糟堤可望十里龍逢以忠諫不從而殺殷湯有德伊尹佐湯伐桀桀戰不勝奔三㚇國湯又從而伐之放桀於南巢而死自禹至桀一十七世

歷年四百三十有二

商紂　名辛亦名受帝乙之子謚法殘義損善曰紂得蘇氏女妲己甚寵愛之設酒池肉林使男女躶形相逐其間作長夜宮一百一十日爲一晝用炮烙之刑刳孕剖涉造鹿臺七年乃成業害忠良臣叔比干竭忠而諫遂剖心而死太師箕子徉狂而爲奴庶兄微子爲其亡仁避而去之後武王舉兵伐之敗登鹿臺蒙頭赴火而死自湯至紂共三十世歷年六百二十九年史詠云積粟成塵竟不開誰知拒諫剖英才武王兵起無人敵遂作商郊一聚灰

周幽　名宮湦宣王之子謚法壅遏不通曰幽殆政虐民遂致岐山自崩山川水竭得褒人女名褒姒以寵之乃貶申后幷太子宜臼褒姒不好笑於驪山擧火戲媚褒姒之笑後申侯怒召犬戎殺於驪山之下史詠曰恃寵多嬌得自由驪山擧火戲諸侯豈知一笑傾家國不覺胡塵滿玉樓

周厲　名胡夷王之子謚法殺戮無辜曰厲王行無道侈傲暴虐國人謗之王使衛巫監謗但有謗者盡殺之召公諫曰塞下之口遂上之過恐爲社稷憂王不聽國人叛之禍及於王王乃出奔於彘太子幼周召二公相和協共理國事故稱共和也小雅二十二篇皆文武成康之善政至此而盡廢矣

喜怒　唐太宗曰桀紂天子也以桀紂之名加之於匹夫則怒顏閔匹夫也以匹夫之名加於天子則喜所貴在德不在位也

患　憂也

○聖　靈明洞鑑曰聖又聖猶正也以正教誨人也

賢　超凡亞聖曰賢

學　習學也已知未知未能而欲求知求能者也

學以聚之　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辯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註曰聖人在下雖顯而未得位則進德修業而已學聚問辯進業也寬居行仁修德也又學聚問辯者謂人苟不務學則無以會衆理而但有諸己也學弗問無以辯別衆理使之條件不紊而精麤本末或不知所擇也出易經九二之文也

裨　補也助也

日新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然在彼學者進業修德而轉新也如沐其身滌除舊染之汚而自新也此文出大學

○太史公　姓司馬名談爲太史令其子名遷襲其父職乃尊其父故稱公也西漢龍門人

孟子　名軻字子輿鄒國人作孟子之書七篇上下兩卷也

梁惠王　魏侯瑩也都大梁僭稱王位謚曰惠史記惠王三十五年卑禮厚幣以招賢而孟子至梁王問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何以利吾國乎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王問意强兵富國之類孟子之對不以富爲利以義爲利也

罕言利　罕者少也罕言利與命與仁命之理微仁之道大利之害義謂聖人恐學者陷溺於利以利滅公貪利害義淪於汚下故罕言之

尊崇下　尊崇天子也貧賤庶民也謂自天子至庶民同害貪利之病有何差別

弊　病也　　夫　承上啓下之辭

悖戾　逆理乖違法度也

是不亦　豈不是也　　張　施也

征　取也

○有形下　論云有形之惡其來有方其敵可禦無形之惡其來不測其害非細故所以殺人之惡小害人之惡大殺人者以跡言之害人者以心言之跡雖殺人其過可恕忍心害理其殃極甚是故有形之惡顯然可見無形之惡冥然莫測以人之可見可知故以爲輕爲小以人之莫見莫知故以爲重爲大也

游晏　游遨也賓主合歡安靜之筵也

鴆毒　鳥名其形如鷄其色紫綠頸長八寸以蛇蝮爲食其毛羽歷於飲食之間食則殺人也

戈矛　皆兵器也戈平頭戟長六尺六寸矛長二丈其形如鉤俱傷人器也

堂奧　正房曰堂幽深曰奧

隣巷　五家爲隣二十五家爲巷

戎狄　西戎北狄也
禮法　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法者制度品節也
左傳曰藏於杳然冥然之間而發於卒然之際非
聖人以禮爲之防則人之類滅久矣
○大覺　明州育王寺懷璉禪師字器之福建漳州
陳氏子嗣泐潭懷澄禪師淸源下十四世宋仁宗
皇祐二年正月詔住京師十方淨因禪院二月十
九日詔對化成殿問佛法大意奏對稱旨賜號大
覺禪師歸居於阿育王山廣利寺
包公　名拯字希仁謚孝肅官爲御史天性嚴厲未
嘗有笑容知開封府日有民李覺安生子年幼因
病以白金百兩寄與張惠明覺安命終惠明還歸
其子其子不受一謂受人之寄可當還之一謂父
無所寄不當受之各盡其心而已
責付　給散也
○圓通　廬山圓通居訥禪師字仲敏西蜀梓州蹇
氏子嗣延慶子榮淸源下十世爲人英偉過目成
誦十一出家十七誦法華經得度後遊襄州密契
心要後遊廬山道價日重南康郡守程師孟奏請
住圓通寺
中正　中而不偏正而不邪
尊嚴　尊而可敬嚴而可威
誼　義同
言簡　言簡則誠實而信盡理則道體精明也
鮮　少也　○仁祖　宋四帝仁宗也
皇祐　卽年號也
銀璫　耳璫也秦漢中以小宦官著銀璫左貂明帝
改爲金璫右貂宮中出入傳命使悉用閹人
緣綈　下音啼緣色也卽盛詔書囊也
尺一　漢時制一尺之板而篇詔書也
孝慈　汴京自唐朝毀寺太祖建隆間復興兩街止
是南山律部慈恩賢首疏鈔義學而已士夫聰明
超越者皆厭名相因果當時天台止觀達磨禪宗
未行淳化太宗年號以來四明尊者天台懺主遵式行
道東南止觀心宗慧眼照映天下翰林楊億晁回
首發明之至是時內使李允寧奏施汴宅一區創

立禪席賜額十方淨因禪院帝留意空宗詔下三
省定議召有道者住持歐陽修程師孟奏請圓通
訥禪師允寧親持詔下江州訥稱目疾耳背不赴
帝益敬重聽擧自代訥擧大覺應詔天下賢哲在
訥得之矣

伽藍　譯爲衆園園謂生植之所佛弟子則生植道芽趣登聖果能福利羣生故曰衆園也

旌　旗首曰旌以旌有功者又欽也

崇　敬重也

固辭　辭而不受也三辭爲節一辭爲禮二辭爲謙三辭爲固辭也

濫廁　泛雜也　　幸　不當得而得也

飯蔬　飯食也蔬麤食也聖人之心渾然天理雖處困極而樂亦無不在焉其視不義之富貴如浮雲之有無漠然無動其心

不爲　性本如空難名難相金屑雖貴落眼成塵

先哲　指范蠡也　　累　縈縛也

厭　滿足也

東坡　姓蘇名軾字子瞻號東坡居士眉山人得法東林常聰禪師仕至翰林嘗與佛印激揚酬唱益可見之宋七哲宗元符三年於黃州築室城東因號東坡於徽宗靖國元年卒于常州

○躄　跛而不能行也　挾　兼有恃之稱也

○百丈　洪州百丈山懷海大智禪師福州常樂王氏子嗣馬祖道一禪師南嶽下二世

叢林　乃衆僧所止之處行人棲心修道之所也草不亂生曰叢木不亂長曰林言其內有規矩法度也

規矩　圓器曰規方器曰矩乃叢林之模範也

盜規矩　因公置私監守自盜之義又因法作奸佐監爲盜也此言因規矩而反害叢林也

巢居穴處　上古之士未有叢林夏則居巢冬則居穴守典刑而自律也

安危興亡　有德者叢林日安無德者叢林日危數也時也謂安危在人興亡在時住持無道德則叢林將廢縱有道德苟非其時亦不可强也

可將　持守行之譚子化書云苟德可將何必廣粟

帛乎苟數可憑何必廣甲兵乎
○治　修必曰治定必曰治修理其事方用其力曰
治事有條理已見効故曰治
☳☷　震上坤下
重門豫　雷地豫卦安和悅樂之義楊氏曰川塗旣
通則暴客至矣不可不禦之術也故取諸豫重門
以禦之擊柝以警之則暴客無自而入也二陰在
上重門之象一陽在下擊柝之象三陰在內悅豫
之象又曰豫者怠惰也擊柝以警怠惰
柝　音托所木爲之夜行所擊也
○玉不琢下　此二句出禮記學記篇
今之所下　此二句出韓文公答唐順宗表狀
善惡　善者所以感發人之善心惡者可以懲創人
之逸志
○妙　神明不測玄奧難知言詞不可示分別不能
解故曰妙也
寓　寄也
巽　惟也
逮　及也

釋迦　此云能仁謂以仁德利化衆生
醇　精一無雜也
第一義　眞諦非有俗諦非無不有不無名中道第
一義諦也
示　垂示也猶天地以萬像垂示與人也
慈悲　慈能與樂悲能拔苦
生民　葢自天降生民卽陰陽交媾元氣感化而生
於人也
淳朴　實心不虛也
三皇　皇大也道配天之大也天之極大之稱煌煌
人莫違故也太昊伏羲氏炎帝神農氏黃帝有熊
氏此能廣其道故稱三皇善用時政也
簡素　三皇之時風俗淳厚人民質朴結繩作政畫
地爲牢不爭競而財饒無制令而民自服也
竇　孔穴也
鑿　心無天游則六鑿相攘謂之鑿情也
五帝　審諦也謂審諦於萬物王天下之號也少昊
金天氏顓頊高楊氏帝嚳高辛氏帝堯陶唐氏帝

舜有虞氏主社稷安人民合於帝道故稱五帝善用仁信也

詳文　五帝之時風氣漸開粗制立法五典敦而五禮備五服彰而五刑周法度禮樂彰矣

三王　往也天下所歸往也乃夏禹姒姓殷湯子姓周文王姬姓孔子曰善用智勇也

密嚴　三王之時九五之位不遜賢而傳子孫禮樂文章刑政法度至此大備

誥誓　尚書之篇名如商之仲虺之誥湯誥周之康誥酒誥商之甘誓湯誓周之秦誓也誓約也盟約於諸侯曰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

佛　梵語佛陀此云覺也謂自覺覺他覺行圓滿也

如來　從如實道而來如謂本覺來謂始覺始本不二故曰如來

性命理　天之所賦曰命物之所受曰性性之所具曰理其名雖殊而理則一也

迭　遞也互也

極　窮盡也此明已上諸聖皆造乎至極之地則不能無弊弊迹示其不通也乃不能周全萬備如夫子大聖人不得位而誅正卯之迹周公雖聖而誅管蔡之迹堯舜雖聖不能化其子之善先聖後聖其揆一也道之不行乃時數之變也若以時變責聖人之心非愚即狂孫莘老是其人也

弊迹　如丹朱商均之不肖桀紂幽厲之不君法門教化陵夷國家紀綱紊亂皆稱弊迹也

靡靡　漸漸也又壞散延連也

鼎立　禹王造鼎三足兩耳和五味之器也鼎分三足一口朝天一口即王道也

詆訾　責謗也

孫莘老書　修撰侍郎孫莘老問教於大覺曰三代以降列聖相承政通人和道傳統續不以佛教未來爲欠周姬訖籙更秦換漢憲網刑巢蔽空落野不以佛教巳至而革四海派分異說捷出由唐而至五季爲甚庶務萬機理亂非常奉佛之教奚益間有草衣木食巖棲澗飮不過獨善其身耳又有

名而異行假而非眞教化未孚弊乃生焉然師必
有辯佇聞其說妙道篇師所答也

○克　除已之私心也

四衆　在家二衆出家二衆

○聰明　見聞不惑故曰聰明

石門聰　襄州谷隱山石門寺蘊聰禪師嗣首山念
禪師南嶽下九世得法後住石門日襄州太守以
私意笞辱既歸衆僧迎於道側首座趨前問訊曰
太守無辜曲辱和尚師以手指地云平地起骨堆
隨手湧一骨堆太守聞知令人剷去復湧如初太
守全家死於襄州也

棲賢舜　南康軍雲居曉舜禪師字老夫嗣洞山聰
瑞州胡氏子淸源下十世住廬山棲賢日槐都官
守南康多貪墨讀舜不忍以常住物結情固位被
人譖於郡守問還俗民其衣大覺昔曾入舜之室
故往京都訪大覺讓舜正寢䞇居偏室仁宗數詔
入內問道竟不言舜事偶一日聖旨勑淨慈飯僧
見大覺侍舜甚恭歸奏帝召見之乃嘆曰道韻奇
偉眞山林達士遂於扇書曰賜曉舜依舊爲僧再
住棲賢仍賜紫衣銀鉢舜罷棲賢日有二壯力舁
轎至羅漢寺前二人相謂曰今不是我院長老不
須遠送棄轎而回舜既再來令人安撫曰你當時
做得是但安心不必疑懼入院上堂曰無端被譖
枉遭迍半年有餘作俗人今日再歸三峽寺幾多
歡喜幾多嗔

歟　疑辭謙退而不敢質言而言歟也

隱微　上幽暗也下細事也謂事之首不足慮禍隱
微深可憂也蓋著者人所易見故得爲之隱者人
所難知故當謹而不可忽也

尤　甚也　○罹　非理而遭痛毒也

橫逆　强暴不順理也文出孟子離婁章

民衣　老夫還俗服民之衣也

疇　往昔之事也

輦　天子之車也有輪曰輦無輪曰輿

○賦　稟也均表敷布曰賦謂天之所賦性於人均
而無偏也

權衡　上秤錘也。下秤杆也

貨　以財變物曰貨

殖　積聚財寶曰殖。又貨之所宜曰殖

一日不作　百丈寺在南嶽之絕頂也。大智禪師每日力作以償其供。有勸止者。則曰我無德以勞人。衆不忍而藏其作具。偏索不得。遂不食。故有一日不作一日不食之語。流播寰宇。先德率身多如此矣

垂　將也　　涉　歷也

○傳持　代代相承曰傳。拳拳執守曰持

操　守志不改曰操　　履　踐行不怠曰履

住持　安住道德。執持教化。令法久住故也。又住於眞理。持而不失

衒　彰賣也　　渝　變也

夷險　上坦而平也。下峻而不平也

致　理也

○遠錄公　舒州浮山法遠圓鑑禪師。鄭州王氏子。嗣葉縣省禪師。遠嘗與達觀穎。薛大頭。七八輩遊蜀。幾次遭速。師以智脫之。衆以曉吏事。故稱遠公也

益堅　乃馬援之言也。不墜青雲之志

益壯　寧識白首之心

苟竊　不正之貌。苟容取安也

志　心之所之曰志。謹守而不逐物也

質　本色也　　表　詂也

節義　有節操而所行合乎義理也

標致　標擧也。言其超卓傑立之極也

自强　易云。君子之道。終日乾乾而自强不息也

逸翮　上縱也。下羽勁也

○陸沉　言無水而沉也。當顯而反隱。陸沉於衆不願人知也

葉縣省　汝州葉縣廣教院歸省禪師。冀州賈氏子。嗣首山念禪師。南嶽下九世。其住持枯淡嚴密。衲子畏之。浮山遠。天衣懷。聞其高風。特往參叩。正值雪寒。省喝罵驅逐。至以將水潑地。衣服皆濕。他僧怒去。唯遠與懷。整衣斂具。復坐如故。師到呵曰。你

作疑座

更不去待我打你遠近前云某二人數千里特來參和尙禪豈以一杓水潑之便去師笑曰你兩個果來要參禪却去掛搭遠充典座衆苦其枯淡省偶出庄去遠竊取鑰匙取油麵作五味粥方熟師忽歸粥罷詣典作遠至師云汝竊取油麵係盜用常住遠云實取油麵願乞責罰師令筭估衣鉢還訖更打三十拄杖趕出院道友勸勉師不允友曰若不容歸只乞隨衆聽法師亦不許師一日出街見遠旅邸前立師曰此是院門房廊你在此許久曾還店錢否令筭所欠追取遠無難色持鉢於市化還之師一日出街見遠持鉢歸謂衆曰遠眞意參禪遂令歸上堂對衆付衣法嗣

依違　謀善者從之不善者違之亦何有所定乎出小雅也

姑息　苟容取安出禮記

○暴　音曝日晒也　○刻剝　削害於人也

中外　中則徒屬外則四衆

洽　恩澤周徧曰洽　哀　敢怒而不敢言

○三要　宋仁宗司馬光諫曰仁明勇註曰仁者純乎天理斷絕衆惡無一毫私欲也明者燭物理辯是非無一息之疑惑也勇者見義必爲聞善必遷無一之退怯也

教化　以道誨人曰教躬行於上風動於下曰化

佞　才辨論曲謂也　耘　鋤也

刈　割也

○智愚賢不肖　禀淸和之氣才識明敏曰智禀滓濁駁雜之氣頑蠢無知曰愚禀得天地至和之氣慈儉溫良曰賢禀陰陽謬亂之氣凶險奸邪曰不肖如明暗相傾薰蕕不並決然之理矣

詐佞　詐佞者與君子不似也謂發言宛同聖賢行事不如常人

素分　命禀於有生之前而淸濁已定故有智愚之分也

醇懿　一色成體曰醇溫柔克聖曰懿

嗜慾　上貪也下情之所好慾也

綱紀　總繩曰綱衆目曰紀綱賴綱紀君賴股肱乃

規範之大者也
優劣　上勝也下衰弱也
烏　何也
○從容　上七恭切含緩而不迫也
雍肅　和敬也
○道悟眞　潭州道悟寺可眞禪師嗣石霜圓禪師
南嶽十世
馳騁　自誇也
丹雘　彩色之總名山海經云雞足山下多丹雘說
文云雘美也
○五祖演　蘄州五祖法演禪師綿州鄧氏子嗣白
雲端禪師南嶽下十三世
心爲下　心者神明之府虛靈洞徹以具衆理而應
萬事者也謂百千三昧無量法門莫不皆由一心
而建立也
敬　和悅也　莊　端嚴也
神　靈也陰陽不測之謂神又陽之精也
○士　有德之稱

諦當　審實曰諦中正曰當
聞　去聲著於外曰聞
利養　財之所欲曰利利之所樂曰養
把茅　出世爲人而結菴乃草菴也
勉　加力行之也
○楊岐　遠州楊岐山方會禪師宜春冷氏之子嗣
慈明圓禪師南嶽十世
僅　將也　莫　與暮同季冬也
霰　雨雪雜下
遑　不急之貌謂雖有雪霰不以寒苦動其心
詎　豈也
事豐屋　事好也宋李靖公名沆爲丞相自奉甚薄
所居陋巷廳事無重門家人勸修之沆曰身食厚
祿安榮如意人生朝暮不保奚用功夫事豐屋也
翌　明日也
樹下居　佛戒弟子日中一食樹下一宿修身以避
名臨大節而不可奪
○心城　謂其中有正覺法王萬德所聚故曰心城

使寇不侵奪境緣不搖動方可進道
越思　越過也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
○陶鑄　範土曰陶鎔金曰鑄
革　改也
○病　憂也聖人云不患人之不已知患不知人也
聽言觀行　始我觀聽於人也謂聽其所說以爲有德但恐其能言而不能行必欲觀其所行之行也
南嶽讓　衡州南嶽懷讓禪師金州杜氏子嗣六祖大鑑禪師
大鑑　六祖惠能大鑑禪師范陽人即涿州也盧氏子先父遷於嶺南新州住後生能嗣五祖弘忍大師也
馬祖　江西馬祖道一禪師漢州什邡縣馬氏子嗣南嶽讓禪師依羅漢寺出家容貌奇異牛行虎視引舌過鼻足下有二輪乃唐德宗時人也
固非下　道高于師方堪傳授見于師齊減師半德也
洪規　大法也謂權衡佛祖模範人天非細事也

當家種草　當家者選有德之子克紹家業使祖風之不遺墜也種草者如農家種田相地厚薄而投子也
巧言令色　令猶善也言乃心之聲出於口當出而出色　心之發見於面當見而見則天理存於內矣或出諸於外巧言如簧甘言若醴象恭其容色莊其貌務以悅人之聽觀而本心之德全忘矣
便僻　外習威儀學止輕揚而內無實德也
諂　屈己佞求曰諂　媚　親順取悅於人也
○柄　權也
惠　以恩及人曰惠愛施者仁之端
德　以德修身曰德修身者智之府
敷　施也　適　當也用也
養　保守也　宜　布散也
蓄　養也積也　孰　誰也
○省覲　省察也秋後見曰覲如朝廷須爲朝覲乃會合省察一年之事
籌慮　方思後對而不敢便答

正色　有威而不猛嚴而厲恭雖曰怒而不失其正也

細務　急先務心君子務本

慈明　潭州石霜慈明楚圓禪師金州李氏子嗣汾陽善昭禪師南嶽下九世也

機辯　機如掣電辯似懸河

弟子　學於師後曰弟智從師生曰子

應對　有呼則應有問則對

含綏　忍而不敢言曰含從容而不急曰綏

○猥屑　不可言其所爲謂之惡也猥鄙也屑苟也

愈加下　施不測之恩也

○已過　孟子曰子路人告之有過則喜喜其得聞改之其勇於自修如此程子曰子路人告之有過則喜可謂百世之師也

喜善　禹王聞善言則拜蓋不待有過而屈已以受天下之善也

包荒　易經泰卦君子處泰之道必有包荒之量其施爲寬裕詳密也又量寬容衆德廣安居也

碩　廣也大也　○晉　止也

○郭功輔　提刑郭正祥字功輔號淨空居士問道於白雲端

造物　儒言天命釋言定業也

○絕江　直渡也

訪白雲　郭功輔乃現宰官身而作佛事可謂在欲而無欲居塵不染塵亦是他宿植德本有大因緣故致根塵脫緊一念無依到此橋斷路窮不免求人指示故訪白雲於海會白具通方正眼運匠石之功施無礙之辯便問公牛淳乎以公嘗經大冶鎚鉗已到不疑之地謂全身擔荷脫體承當向他道淳矣白雲居養子之緣婆心太切只恐他見道未穩故以雷轟電掣之機振地威雄之勢而叱之可謂把關須用精嚴更不驗分明不放行正如疾風知勁草烈火辯眞金公已是鼻孔撩天脚跟點地的人縱是八面風吹他不動得處穩密何妨八面風吹見地唯深豈懼四山來合遂拱而立謂得處自然忘計較拈來全不費工夫白雲到此雪後

始知松栢操事難方顯丈夫兒車不横推理無曲斷滿口許他道淳乎淳乎南泉大潙無異此也仍賸一偈前二句頌他見地明白謂饑飡嫩草遙山去渴飲寒泉遶澗迴後二句頌他放曠今時謂放曠不耕空劫地暮天何用牧歌摧又曰上大人者一是歸美之辭二是出身活句可謂大冶精金還他作者

白雲端　舒州白雲守端禪師衡陽葛氏子嗣楊岐方會禪師南嶽下十二世

南泉　池州南泉普願禪師鄭州新鄭王氏子嗣馬祖道一禪師一日上堂示衆云王老師牧一頭水牯牛擬向溪東牧不免犯官家苗稼擬向溪西牧亦不免犯官家苗稼不如隨分納些些總不見得也

大潙　潭州潙山靈祐禪師福州長溪趙氏子嗣百丈懷海禪師一日上堂云老僧百年後向山下檀越家作一水牯牛右脇書五字潙山僧某甲當時喚作潙山僧却是水牯牛喚作水牯牛却是潙山僧畢竟喚作什麽卽得仰山出衆禮拜而退

○翠巖眞　洪州翠巖可眞禪師福州人得法於石霜楚圓禪師

點胷　因他裝點胷襟欲高過於人故點胷之混名播揚於叢林

禪觀　秉一心而爲禪照萬法而爲觀又禪止散亂觀照心昏

金鑾善　慈明之高弟也道悟眞楊岐方會皆推伏之未詳法嗣

癡禪　耽味禪而未發慧曰癡禪如守株待兎等翠巖眞嘗謂親見慈明天下無可其意者一日與金鑾善論道遊山次善拈一片瓦置於石上曰向這裏下得一轉語許你親見慈明眞擬之善叱之曰佇思停機情關未透何曾夢見先師在師兄參禪雖多而不妙悟可謂癡禪矣

○朝市　鄽闠之所也白樂天云大隱居朝市小隱住丘樊丘樊甚冷落朝市太囂喧不如作中隱隱作留司官

鼓惑鼓動人心惑亂人意

0259

稽 考證之謂

○無爲子 姓楊名傑字次公號無爲居士任至禮部無爲州人得法於天衣懷禪師

可言 馬氏曰夫可言不可行君子不言也則言顧行而言不違行矣

可行 可行不可言君子弗行也則行顧言而行不違言矣

類 比也法也

樞機 門轉處曰樞機者弩牙也易繫辭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所以動天地感鬼神可不愼乎昔成湯有七年之旱太史占之曰當以人禱之湯曰吾所爲請雨者民也若以人禱返害其民吾當自禱遂齋戒剪髮斷爪素車白馬身穿白茅以身爲犧禱於桑林之野祝曰無以余一人不敏傷民之命遂以六事自責曰政不節歟民失職歟女謁盛歟宮室崇歟苞苴行歟讒夫昌歟言訖忽大雨數千里湯有此德故言行遂能動天地也

○止觀定慧 三觀之總名也停息諸念曰止如理思惟曰觀內心不動曰定隨緣照了曰慧梵語奢摩他此云止止久曰定梵語三摩鉢提此云觀觀久曰慧梵語禪那此云等該等該前二卽定慧之通稱通遮通照故曰等該在因曰止觀在果曰定慧若約三學互論卽一心不動人境雙忘曰戒覺心圓明內外湛然曰定隨緣應物妙用無窮曰慧名雖有三其揆一也

作止任滅 作者卽心造心作之謂也若有人言我於本心作種種行欲求眞理卽名爲病止者止妄卽眞之謂也若有人言我今永息諸念寂然平等欲求眞理卽名爲病任者隨緣任情之謂也若有人言我等今者不斷生死不求涅槃任彼一切欲求眞理是名爲病滅者寂滅之謂也若有人言我今求永滅一切煩惱身心根塵虛妄境界欲求眞理是名爲病止觀定慧爲本作止任滅爲末

自欺 欺昧也大學曰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知

爲善以去惡而心之所發由未誠是爲自欺也

○上下偷安　去聖時遙邪佞之輩寄身於我教中在上者不教其下其下者不奉其上各取一身之安也

歸宗　寺名在廬山之南昔年羲之隱居之處洗硯池今猶在也

○晦堂　隆興府黃龍山祖心晦堂寶覺禪師南雄鄔氏子嗣黃龍南嶽下十二世也

寶峯　寺名

月公晦　諱曉月字公晦得法於瑯琊覺禪師於宋熙寧間住洪州泐潭寶峯精舍作楞嚴標旨

洞徹　洞明玄理徹底無依

忝　辱也

功名美器　有功名無美器有美器無功名葢天命也不與人全昔种放隱終南聞希夷之風往見之希夷曰當有顯宦但名者古今美器造物所忌子名將有敗之後果如言也

終　君子曰終小人曰死謂君子有益於時死聞於後平生以保身爲事故沒可言終也死者澌盡泯沒蓋朽無節故小人則言死也文見論語大全

幾微　易繫辭曰知幾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

○獨步　湖海孤危也袁淑謂謝莊曰江東無我卿當獨步

扣礪　上取也下磨礪也謂取他有餘補我不足

慊　曾子曰晉楚之富不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被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慊自是也

被當作彼

強　勝也樂也

自廣而狹　自廣而狹小於人出書經

矜式　規法也令人依而行之使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出孟子

○陳瑩中　延平縣陳了翁名瓘字瑩中號華嚴居士

糅　米不絕色謂碎米而雜其好飯言君子小人相混而不可辯

惻隱　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惻者傷之切隱者痛之深卽慈悲不忍之心也

障百川　迴衆流而入海也韓文公進學解曰障百川而東之迴狂瀾而既倒謂入鄽垂手接物利生也

謚　靜也

○感副寺　南嶽福嚴慈感禪師潼州杜氏子嗣黃龍南禪師

化侍者　隆興府雙嶺化化禪師得法於黃龍惠南禪師

廉　正直無私曰廉

秀莊主　潭州大潙懷秀禪師信州應氏子嗣黃龍禪師

量　有量則容納衆流也

忠　有忠則盡情奉上也

靈源　隆興府黃龍靈源惟淸禪師本州陳氏子嗣黃龍祖心

○朱給事　名顯謨字世英任至給事問道於黃龍南禪師

自恃　自負聰明之資輕視佛祖之道

矛盾　上鎗也下護身牌昔人以二事雙賣各歎其勝智者語云我買汝矛還刺汝盾入於不入即無其辭以況自相違也

祁　大也　溽暑　勝熱也

○川陵　衆流入海曰川大阜曰陵

昆　諸也

○雲峯　南嶽雲峯文悅禪師南昌徐氏子嗣大愚守芝禪師南嶽下十一世也

○蹙頞　攢眉促鼻也

闡物　胷襟之識情又私溺之物

夯　音亨荷負之勢　○☰　乾上坤下

否卦　否閉塞也大往小來陽往居外陰來居內陰氣不上升陽氣不下降二氣不交萬物不生天地否塞也以人事言君不下孚於臣臣不上孚於君上下不交人情否塞也以一人言在外者陽氣散而不順在內者陰氣附而不調陰陽不合氣血不通表裏失度也此七月之卦

☷　坤上乾下

泰卦　泰通也小往大來小陰也往居於外大陽也來居於內陽氣下降陰氣上升二氣相交而萬物化生天地通泰也以人事言大爲君小爲臣君推誠以任下臣進忠以奉上上下之志通朝廷通泰也陽爲君子陰爲小人君子來在于內小人往在于外人情通泰也此正月之卦

䷨ 艮上兌下

損卦　山澤損卦損減損也以人事言在上者取民以自厚在下者薄己以奉君必至上下俱損矣故本義云損下卦上畫之陽益上卦上畫之陰損兌澤之深益艮山之高取內益外剝民奉君之象曰損

䷩ 巽上震下

益卦　風雷益卦益增益也巽爲風震爲雷雷激則風怒二物相助所以爲益以人事言在上者施其澤以及下在下者進其誠以奉上是兩相增益也故本義云損上卦初畫之陽益下卦初畫之陰曰益

庶　衆也　叛　返也背也

聖人嘗喩　孔子答魯哀公也家語

貫珠　貫串也言其相續不絕也累累如貫珠然

觀日　謂興廢之源誠在損益得失故曰觀日

元龜　壽千歲滿尺二寸預知未來吉凶禍福也

○荊公　姓王名安石字介甫臨川人宋朝六帝神宗熙寧三年拜爲相封荊國公七年夏四月不雨安石罷相八年二月再拜爲相九年十二月致仕問道於黃龍南禪師

○擧措　上處置動作也下安布施爲也

獨居隱微　獨者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地也隱者暗處也微者細事也言幽暗之中微細之事跡雖未形而幾則已動人雖不知而已獨知之至此尤加戒謹也

○隱士　不貴爲官以道自樂

潘延之　名興字延之號淸逸居士問道於黃龍南禪師

造次　急據苟且之時　擴　推廣之義又引張也

克　滿也

○父嚴　乃馬援征於交趾以書戒於子姪曰莫貪嗜好勤學事業子姪從而不敢違故知子敬由父嚴也

隆窪　謂天下之道以適中爲貴過與不及俱不可也下之平之欲其損有餘而益不足務合中道也

姁嫗　上許御切下衣遇切陰陽相得覆育萬物以氣曰姁以體曰嫗姁當作煦出禮記

○三關語　黃龍問龍慶閑云人人有箇生緣上座生緣在甚麼處閑云早晨吃白粥至晚又覺饑又問云我手何如佛手閑云月下弄琵琶又問云我脚何似驢脚閑云鷺鷥立雪非同色三十餘年未有契其機者脫有酬對唯斂目危坐由此叢林目爲三關語師自頌云生緣斷處伸驢脚驢脚伸時佛手開爲報五湖參禪客三關一一透將來

脫有　或然之辭　○孰與　下去聲及也

○越　地名在紹興府　之　往也

○英邵武　隆興府泐潭洪英禪師邵武陳氏子嗣黃龍惠南禪師

○批判　批點分判謂聖人之心如寶鑑物來則現未有心念也豈堪分章析句批點拈提此則無異描虛空而刻湛水亦乃向枝蔓更添芒索

公案　乃喩公府之案牘也法之所在而王道治焉公者乃聖賢一期之轍天下通途之理也案者聖賢之正文也凡有天下者未嘗無公府也有公府未嘗無案牘蓋取爲法而治天下之不正矣夫佛祖機緣目之曰公案者亦由是而已蓋非一人之臆見乃百千開示同稟至理也

培　益也　沃　灌也

益之　增益先覺之理

○旅泊　旅如客店暫住豈能久居泊如舟夜止歇天曉復行言其不常住也

大丈夫　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語出孟子

恢　大也

誘掖　前導曰誘傍扶曰掖

忌　畏也　　媟　招也
○比丘　梵語比丘此云乞士謂上乞諸佛之智以資慧命下乞羣生之食以資色身比丘具五德謂乞士破惡怖魔淨命殺賊也
苞苴　包褁奇物奉獻諂佞以求托囑也
骯髒　體盤旋貌漢書云曲眉骯髒倚立門傍也
搖尾乞憐　如犬見人搖尾以媚之求憐憫而已小人諂佞亦猶是而已矣
天人　天上人間　　太息　大聲之歎也
頷　點頭而納口不言而心許也
○迹　有爲功用曰迹
○眞淨文　隆興府寶峯眞淨克文禪師陝府閔鄉鄭氏子嗣黃龍南禪師南嶽下十一世
載　爾雅云夏曰歲取歲行一次也商曰祀取四時祭祀一終也周曰年取禾熟之意唐虞曰載取物終更始之義已上倶年也
再閏　閏月定四時而成歲也張純曰三年一閏天氣小備五年一閏天氣大備蓋閏月之不足日之有餘也古者一年三百六十六日分爲十二月每月三十日一年共三百六十日餘剩六日又六箇月小除六日爲一歲共餘十二日三歲共三十六日閏一月還餘六日在後至二年餘二十四日連前六日共三十日又閏一月是爲三載故易云五歲再閏
聖人云下　四句出左傳范文子答晉景公之文也
敏　勤也
喆侍者　潭州大潙眞如慕喆禪師撫州臨川聞氏子嗣翠巖眞南嶽下十一世也
覺　音敎睡醒曰覺　　般若　此云智慧也
湘西　即湖廣長沙府相陰湘潭縣也
目擊　温伯雪子適齊途中相遇孔子二人各辭而去子路曰夫子久聞雪子見無所言者何也子曰我與雪子目擊而道存豈用言乎出莊子逍遙篇
○香城順　西山香城景順禪師蜀州人也嗣黃龍南禪師乃坐脫於香城
諸葛　姓諸葛名亮字孔明瑯琊人躬耕於南陽之

西臥龍岡與徐庶爲友時劉玄德屯兵於新野庶見之告曰諸葛孔明臥龍也將軍盍往見之此人可以就見不可以屈由是玄德遂詣亮所凡三往而從之遂拜爲軍師後爲蜀漢相史咏云世亂雄兵百戰餘孔明曾此樂耘鋤蜀王不自垂三顧爭得先生出故廬

春力　時運該興不能隱藏

○廣道者　瑞州九峯希廣禪師西蜀梓州人師慈仁惠物不尋細檢故叢林號爲廣無心嗣眞淨克文禪師南嶽下十二世也

輿　衆也

分外事　官受爵於國牧民正國豈爲奇特夫爲善知識者主叢林興教化安衆克已不干常住正宜如此豈分外事耶

○雲委　積聚也

○委曲　教之之法常俯而就之方便以成其德故也

䃃　音池成就也　體裁　格式也

○舒王　宋徽宗進荊公爲舒王也荊公熙寧間拜爲相作務新法病民其子王雱爲崇正殿大學士因父佐務新法必行雱卒父罷相晏閑間如夢寐見一鬼使領雱荷鐵枷泣於公前曰因父務新法所致公問使乞解使曰建寺飯僧可免公遂於金陵田地捨宅爲寺賜額保寧請眞淨主之

縑　音兼絹也

袈裟　具云迦羅沙曳此云不正色亦名離塵服

衣　去聲字著衣也

伽黎　名雜碎衣以條數多故大衣分三品九條十一條十三條名下品十五條十七條十九條名中品二十一條二十三條二十五條名上品

估　賣也價也　事　好也

○湛堂　隆興府泐潭湛堂文準禪師興元府梁氏子嗣眞淨文禪師南嶽下十三世也

兆　形顯之義

枯死　枯老死滅殘缺虧損也

卜　決疑也　○杜　斷也塞也

注　灌注也如瓶注水使心不亂也

出師表　諸葛武侯受顧命輔後主七擒孟獲已定南方乃出師伐魏臨行遺表於後主表曰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罷敝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亡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弘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喩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宮中府中俱爲一體湛師聞末二句豁然開悟如訓文中云

○好惡　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爲拂人之性災必逮夫身

拂　逆也

○殢　係替二音極困也滯也

僧問　僧問處名偏辟問州答處名信手拈來無意路話又謂放風前箭轉格外機須向言前領旨句外明宗不可尋言逐句妄生揆度趙州已至不立玄危平坦之地了無佛法身心凡酬酢信口開合皆無情識不可較量也故雪竇頌曰偏辟曾挨老古錐七斤衫重少人知而今擲向西湖裏下載清風付與誰

趙州　趙州觀音院從諗禪師曹州郝氏子嗣南泉普願禪師南嶽下三世後住觀音院聲傳大夏名聞九州壽一百二十歲唐昭宗乾寧四年十一月初二日無疾右脇而寂也

酬酢　下音昨客報主曰酢主答客曰酬

簴　音巨謂飛簴天上神獸鹿頭龍身說文云鍾鼓之柎也飾爲猛獸釋名曰橫曰栒縱曰簴

○差　楚宜切略也

○秋晚　末運之際法道凋零

○訥　言遲也

尙　加也

冒　蒙昧也

殆　乃也危也

○驥尾　參逐人行曰附驥尾謂蒼蠅之飛不可數步托於驥尾乃能千里之達也

居必下　出荀子勸學篇

福嚴雅　潭州福嚴良雅禪師嗣洞山守初靑原下

八世也
大寧寬　洪州大寧道寬禪師嗣石霜楚禪師南嶽下十一世也
蔣山元　蔣山賛元禪師婺州義烏人傅大士之裔嗣石霜禪師
楷　同也並也
龍象　水中力大龍也陸中有威象也巨德以喩之者言其有力而托有威而可習故也
支　撑持也
○上下　時民以名利爲上師今不愛名利故不爲時上時人以庸鄙爲下師今操道德故不爲時下也
○死心　隆興府黃龍死心悟新禪師韶州黃氏子嗣黃龍祖心禪師南嶽下十三世也
城郭　郭外城也孟子曰三里之城七里之郭
亘器　亘大也靈源知過必改死心正而不屈
○憩　息也
黃太史　諱庭堅字魯直號山谷居士得法於黃龍祖心禪師
特爾　天性如此不可强爲
○庶幾　方可也
○長靈卓　東京天寧長靈守卓禪師泉州莊氏子嗣靈源淸禪師南嶽十四世
連城　趙有卞和璧秦昭王欲以十二連城貿之趙遣相如送之入秦相如視秦王惟有愛璧之心而無割城之意乃詐曰璧有瑕請示之王授璧與相如如將璧却倚柱立怒髮衝冠謂曰臣聞布衣之交尙不忍相欺況大國乎王若急臣臣頭璧俱碎於柱王恐璧碎使人扶相如起頌曰卞璧無瑕曜日輝秦王雖愛不輸機可憐又入相如手一陣淸風滿路歸
礫　小石也
神鼎　潭州神鼎洪諲禪師襄水扈氏子嗣首山念禪師南嶽下九世尋常一衲以度寒暑後隱衡嶽有一豪貴來山遊見師氣貌閑靜一鉢無餘遂拜請住神鼎十年枯淡室無升米一鉢掛壁日收盞

飯一枯木床爲法座殘僧數輩圍之始終如此後宗風大振門弟子氣吞諸方由是慈明髮長不剪敝衣而特往見鼎鼎曰汾陽有西河師子是否慈明指後厲聲曰屋倒矣鼎回顧相視慈明坐脫隻履而視之鼎老忘問又失公所在慈明遂整衣且行且曰見面不如聞名遂去鼎遣人追之不返鼎嘆曰汾陽有此兒也慈明自此名重四方

○古人云　前漢書文帝丁卯六年淮南厲王長謀反廢處蜀郡嗔恚不食死梁太傅賈誼上疏曰臣竊惟事埶可爲痛哭者一可爲流涕者二可爲長太息者六若其他背理而傷道者難偏以疏舉進言者皆言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獨以爲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則諛皆非事實知治亂之體者也夫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燃固爲之安方今之勢何以異此本末舛逆首尾衡決國制搶攘非甚有紀陛下可不壹令臣得熟數之於前因陳治安之策試詳擇焉

扼腕　上持也下手腕也謂跌脚搥胷以手持腕救之晩矣

○磨礲　全篇出說苑正諫章

○古和尙　惠古禪師嗣靈源淸禪師南嶽下十四世

相倚　背向之義謂背之則禍生向之則福長也

同域　美惡之義德美則吉性暴則凶謂心者衆妙之門羣靈之府升降之源禍福之本也

靡費　奢侈也　悠漸　始終之義

○伊川　姓程名頤字正淑號伊川河南人問道於靈源禪師

祗　謹也恭也　侮　輕慢也

屢　頻煩也數也

僥倖　上不當求而求之下不當得而得之

覬覦　上音冀下音俞希望欲得也

○惡跡畏影　此篇言和妄歸眞不起生滅心也所行之事喩跡起生滅心喩影背走喩捨妄歸眞就陰喩顯妄明眞所謂揚湯止沸不如釜底抽薪夫欲人無聞莫若無聲欲人無知莫若無爲是知跡

從念起影逐身生絕異念而妄跡自消息幻體而虗影當滅學者但解回光就已返境觀心則佛眼明而業影自消法身現而塵迹自絕若是則不滯化城而徑趣寶所矣日用明此可坐進斯道

〇過任　德薄而位尊任重而福淺

自廣　自廣自大下視於人也

〇覺範　瑞州淸源寺惠洪覺範禪師本郡彭氏子嗣眞淨文禪師南嶽下十三世博覽羣書有大辯才作林間錄僧寶傳也

彌　遠也　　浮沉　上現也下隱也

聖人言　史記孔子適周見老子老子曰吾聞富貴者送人以財仁者送人以言吾雖不能富貴而竊仁者之號今送子以言也當今之士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譏議人者也博辯宏遠而危其身者好發人之惡也爲人臣子可不愼乎孔子敬奉其教自周返魯道稱尊矣

〇箋　傳之未盡曰箋

參差　不齊之貌乃言行相違也

〇行　言乃行之實行乃言之表

鄙樸　誠實也

辭盡下　唐德宗貞元十年兵部侍郞陸贄諫曰明王不可以辭盡人情不可以意選進士進退隨憎愛之情離合繫異同之趣是由捨繩墨而意裁曲直弃權衡而手揣重輕雖曰精微不能無謬

偶　不期遇也

照乘珠　魏惠王曰寡人有徑寸之珠照車前後各十二乘者數枚齊王曰吾有四臣照千里之外豈特十二乘也魏王有媿色

學易　聖人雖生知未嘗自言無大過似有小過在雖是謙辭而道理實無窮盡也劉聘君見元城劉忠定公自言嘗讀他論加作假五十作卒蓋加假聲相近而誤讀卒於五十字相似而分也愚按此章之言史記作假數年我與易道則彬彬矣加正作假而無五十字蓋孔子年七十矣學易則明乎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故可以無大過爲言爾故聖人冀永年之窮經歷所行之無咎

契經　梵言修多羅此云契經謂契理契機乃契理合機之教

品物　言高低大小利鈍之人不可遺棄也

巧梓輪桷之用　梓木匠也輪車輪也桷榱桷也蓋巧梓用木之際隨其木性而用之枉者可以爲輪直者可以爲桷使不廢其材也昔齊桓公讀書於堂上輪扁斲輪於堂下釋鑿而問曰敢問君之所讀者何書公曰聖人之言也扁曰聖人在乎公曰聖人死矣扁曰然君所讀者糟粕耳公怒曰寡人讀書輪人安得議乎有說則可無說則死扁曰以臣事觀之臣當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於心應之於手口不能言有數存焉臣不能諭臣之子子不能受之於臣臣年七十而老斲輪古之斲輪者與其不可傳而死者多矣故君之所讀者糟粕耳桓公大喜出莊子

良御　使馬之人也善使馬者稱而作之

駑驥　上卽鈍馬也下卽良馬也

失性　各得遲疾之宜使不失其所賦性也

繩墨　梓人所用者也木若得之則曲直分明而見矣

○庸流　心不存愼終之規口不吐訓格之言不擇人以托身不立行以自定見小指大而不知所務從物而流不知所執故曰庸流

○勃　色變也　誚　才笑切以言相責也

瑯琊　徐州瑯琊廣照慧覺禪師洛陽人嗣汾陽昭禪師南嶽下十世

范希文　姓范名仲淹字希文汝南人宋仁宗慶曆中拜爲參知政事謚文正

緡　音民錢串也

○瑞光　寺有四瑞謂鍾皷自鳴寶塔放光瑞竹交加白龜聽法故稱曰瑞光卽今之臥佛寺也

蹈　行也　閫　門限也

上人　內有智德外有勝行在人之上故稱上人

秀　卽嘉興府

○以卑自牧　象曰謙謙君子以卑自牧也卑者謙之至也謂君子以自謙自卑之道自牧自處也

自樂　養道自樂處不願爲人以道爲懷
第　但也　乏　少也
色斯擧矣　鳥之爲物也見人顔色不善則飄然而
逝回翔審視至彈射不驚之處而後下之世人見
機而作亦當如此
○淫　流蕩之過也
謙光　位愈高而心愈下則尊而且光
寧克　豈能也
○純誠　精一無雜曰純眞實無妄曰誠
儻　或然之辭　孚　信也
○圓悟　成都府昭覺寺佛果克勤禪師彭州駱氏
子嗣五祖演禪師
○保　全守曰保
誠信　心實曰誠乃信之體也言實曰信乃誠之用
也
惟天下至誠　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
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
化育可以贊天地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同參矣註

曰性者德無不實理無不具故無人欲之私能盡
者知之無不明處之無不當天地至誠者言聖人
之德天下莫能加也贊猶助也參者與天地並立
給　欺慢也　斯須　暫時也
○過惡　無心失理曰過有心害理曰惡
飾非　人有過非恐人知之以巧言自飾欲免過而
譽其善
義能從　從者移也孔子曰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
義不能從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尹氏曰德必修
而後成學必講而後明見義能從改過無悋此四
者日新之要苟未能之聖人猶憂之況學者乎
○隆藏主　平江府虎丘紹隆禪師和之含山人嗣
圓悟勤禪師南嶽下十五世
○智　分別是非曰智又知也妙衆理而宰萬物也
孜孜　切切也汲汲也　遏　止也
炎　小火之貌　原　廣平曰原
熖　大火也
不矜細行　書云烏乎夙夜罔或不勤不矜細行終

累大德爲山九仞功虧一簣註曰或猶言萬一也呂氏曰此是勤德工夫或之一字最有意味一暫止息則非勤德也矜者持也細行者一簣也

累　去聲事相緣及

○元布袋　台州護國寺此菴景元禪師永嘉南溪張氏子嗣圓悟禪師南嶽下十五世

○黃龍勝　瑞州黃龍山惟勝禪師潼州羅氏子嗣黃龍南禪師南嶽下十二世

得　豈也

○佛鑑　舒州太平寺佛鑑慧懃禪師本郡江氏子嗣五祖演禪師南嶽下十四世

前言往行☰　艮上乾下

山天大畜　象曰天在山下大畜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註曰前言往行是古聖之言行也觀其言察其行以成德乃大畜之義畜積成也

故常　古人不更之常道也

○昺首座　韶州南華智昺禪師蜀川永康人爲人嚴厲時號昺鐵面嗣佛鑑懃禪師南嶽下十五世

呈身　先見其身後任住持也

長老　者德之稱了達法性內有智德使學者尊從故曰長老也

抑　發語之辭

○詢佛燈　江西吉安府安吉州何山佛燈守詢禪師本郡史氏子嗣佛鑑懃禪師南嶽下十五世也

挫　摧折也　劾　獸也盡也

輸誠　盡敬之貌　○賊　侵害

愛　心之繼綿不巳曰愛

阿諛　上卑屈也下諂詐也

掊克　聚歛也謂刻剝民財也

旃　之也　○綴　補衲也

褐　褐毛布䄙氷火二鼠之毛所織之布也火鼠入火不焚毛長尺許所謂火浣布是也氷鼠者北方有氷厚百尺有鼠在下但食氷毛長數寸可以爲布二事合成冬暖夏涼出神異記

○根柢　下音底謂無枝末繁蔓之事也

惜　痛也

○疏通　能知遠古書籍也又曾次岸谷海納山容無彼此之念也

城府　遮蔽之義謂外無城郭內無府庫不積財寶無外內之隄防也

踴躍　見義合理踴躍而前進也

附離苟合　勝則依附負則離去苟且取衣食而迎合之二者皆不當故不喜也

翛　音宵鳥之孤飛也又自如也

○銳　利也

虛深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學者不可以世事關其心逍遙乎微妙之境優游乎何有之鄉然後必蹈於無事安樂之境

所偏　其識不逮則事理不能圓融也

闕　閉而不通也

○龍牙才　潭州龍牙寺智才禪師舒州施氏子嗣佛鑑懃禪師南嶽下十五世

亟　急也

○媟嫚　上鄙也下苟且也謂不可言其所爲之惡

窺覘　小視貌

○佛眼　舒州龍門佛眼淸遠禪師臨邛李氏子嗣五祖演禪師南嶽下十四世也

勁挺　至公而無私也

儻援　上希望也倖也下引援也

○涖衆　上臨也謂立身之道內剛而外柔涖衆之容上承而下順不和則不可接物不嚴則不可馭下也

昵　親近也　○泥　去聲滯也

達觀頴　潤州金山曇頴禪師嗣石門聰禪師

○階墀　上階級也下丹墀也謂淺而深也

蔑　輕也

○高庵　南康軍雲居高庵善悟禪師洋州李氏子嗣佛眼遠禪師南嶽下十五世

秋毫　莊子曰秋獸生毛至微孟子曰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

睫　音接眉毛也　鈞　三十斤也

○區區　卑小之稱猶碌碌也

◈國疑因

○成枯木　東京淨因枯木法成禪師何朔人嗣芙蓉楷禪師清源下十二世也
侈靡　奢費也
輕肥　乘肥馬衣輕裘也肥馬衣輕裘佯佯過閭里雖得市廛憐還爲識者鄙
○區　分也　係　連及也
闕　在也干也　弛　廢也弓解
淩遲　凋敗也
育王諶　慶元府育王寺無示介諶禪師温州張氏子嗣長靈卓禪師其性剛毅臨衆合古法當時有諶鐵面之稱
仰山偉　袁州仰山行偉禪師何朔人嗣黃龍南禪師其爲人性剛澁事有法度使某人幹某事莫敢違者嘗將十二輩名付維那使明日俱到方丈受曲折及會茶時卽失一人偉問爲誰侍曰隨州永泰首座曰泰遊山未回以請他僧備具偉然之俄有告曰泰實在首座匿之偉色莊使搜得泰自陳拙弱恐失所受之事首座實不知也偉令擊鍾集衆白曰昧心欺衆他人猶不可爲況首座以分座授道是老師所賞之職而自破壞乎二人俱受罰出院由此諸服其公泰後嗣法住黃蘗山首座住潙山嗣黃龍禪師出僧寶傳
隳　毀也　夙興　早起也
參會　夜晚小參省會也
貪饕　求之不足曰貪嗜之不足曰饕
○袂　音眉衣袂也袖也
征役　軍差曰征民差曰役
○延壽堂　撫安老病之所也古者叢林老僧送安樂堂病者送延壽堂也又今涅槃堂是
不幸不救　乃天命將盡而不能救也
○佛印　南康軍雲居佛印了元禪師嗣開元善暹禪師
燕休　大學曰燕居獨處也論語云子之燕居
從心　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註曰從者凡事隨心所欲不過法度

也
長庚　星名也東有啓明曰金星西有長庚曰水星金星在西日出則現水星在東日沒則現又先日而出曰啓明後日而沒謂之長庚也
曉月　言其二十七八之月纔出則天曉矣所謂光景不長若此矣
○旌奬　上表顯也下勸奬也
璞　藏玉之石也　　抵擲　拋棄也
琢磨　治玉石者既琢而復磨之言其已精而益求其精也
圭璋　瑞玉也上圓下方公執桓圭九寸侯執信圭伯執躬圭皆七寸也
閼　音遏塞也　　濬　音峻深也
殷　大也
○恭敬　恭現於外敬存於內恭莊敬也
失容　無恭敬之容顯我慢之相
諭　曉也
唐石頭　南嶽石頭希遷禪師瑞州高安陳氏子嗣

清源行思禪師後於衡嶽寺之東有石狀如臺結庵居之也
瞬　動目也
○法眼　金陵淸凉院文益禪師餘杭魯氏子嘗與悟空修山主行脚至福州湖外值天雨忽作溪流瀑漲暫寓城西地藏院阻雪少憩附爐次琛曰上座何往師曰迤邐行脚曰行脚事作麼生師曰不知曰不知最親切師豁然大悟遂嗣其法後剏法眼宗是也
地藏　漳州羅漢院桂琛禪師常山李氏子嗣玄沙師備禪師後漳州牧王請住地藏院次遷羅漢院
破屋壞垣　師恬然自樂也
明教見神鼎　嵩禪師見神鼎鼎坐其堂上嵩展具敬禮鼎指堂上兩小瓮曰子來是其時寺中今年始有醬食至明時食粥見一淨人挾筐取物投僧鉢中嵩視上下有咀嚼者有置之自若者嵩袖之下堂看乃碎米餅餌嵩問於耆宿宿曰此寺自來不養粥有檀越請齋日次第撥僧赴之剩其乾殘

者歸納庫中無齋之日令碎焙均而分之表同甘苦也

○風格　氣象度量　凜然　色莊敬畏

殊　絕也　介　在也動也

裁　制也謂使學者至於無過不及之地而終成大德也

○甲　首也以十干言之而甲居首乃雲居爲江南十刹之首也

去就　見處也行事也

○招提　梵語招鬪提奢略云招提唐言四方僧物今稱十方常住也

削弱　上減損也下衰敗也謂顚沛祖風有傷法化也

精舍　精修梵行之所乃行人棲心修道之處也

調御師　化物不暴曰調御三界模範曰師

滅裂　輕薄也

○靈源門榜　其略曰惟淸名字住持實同寄客但以領徒弘法仰助教風爲職事爾若其常住財物旣非已有理不得專悉委職事僧徒分局主執照依公私合同支破惟淸止同衆僧齋襯隨身缾鉢任緣而住伏望四方君子來有所需惟願寢食祗接之餘別難應供若其世法則屬官物若其佛法則爲衆財偷衆財盜官物買悅人情則實非素分志之所敢當預具白文冀垂鑑察也

張無盡　丞相張商英字天覺號無盡十九登第後深信佛乘留心祖道宋哲宗元祐六年爲江西漕運使後得法於兜率從悅禪師

屢致　上頻數也下請擧也

可　許也肯也

飜然　變動也萬章問曰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湯有諸孟子曰否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焉湯使三往而聘之旣而飜然改曰與我處畎畝之中由是樂堯舜之道吾豈若使君爲堯舜之君哉吾豈若使民爲堯舜之民哉吾豈若身親見之哉故天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也予將以斯道而覺斯民非予覺之而誰也

假我偸安　佛去世逾遠教以季末何得無邪佞之輩寄身於我教中苟且偸安其生也

跬　丘癸切半步也　恙　病也

凜　骨寒驚懼之貌

擘窠　上分也下字眼之方楷也

人能弘道　弘廓大也人外無道道外無人然人心有覺道體無爲故人能弘道道不能弘人子張曰心能盡性人能弘道也性不能檢其心道不能弘其人也

○歸雲本　撫州疎山歸雲如本禪師本州台城人嗣靈隱惠遠禪師南嶽下十六世

富鄭公　丞相富弼字彦國河南府人宋神宗拜爲鄭國公又封韓國公謚文忠定公得法於投子修顒也致仕洛陽以書答蘇州圓照本禪師云曾見顒師悟入深因緣傳得老師心東南讒說江山遠目視靈光演妙音

投子顒　舒州投子悟證修顒禪師嗣惠林宗本禪師淸源下十二世也

碑　豎石記功曰碑　灼　昭然也

篤　誠也厚也

社稷　社土神稷穀神建國則立壇壝以祀蓋國以安民爲本社稷亦爲民而立君之尊係於二者之存亡孟子曰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又掃蕩烟塵曰社起取稅賦曰稷

忘齒　不拘年齒　屈勢　不拘名位之謂也

楊大年　宋楊億字大年建州蒲城人謚文正公官至翰林得法於廣慧元璉禪師後於四帝仁宗康定間與慈明爲友

李和文　駙馬都尉李遵勗號和文居士得法於谷隱蘊聰禪師初參聰時聰以崔趙公問徑山公案答之公於言下有省呈頌曰學道須是鐵漢著手心頭便判直取無上菩提一切是非莫管後與慈明爲方外友

廣慧璉　汝州廣慧院元璉禪師泉州陳氏子嗣首山念禪師南嶽下九世也

激揚　激發也揚擧也激濁揚淸之義也謂混濁者

激發之使自勉淸潔者擧揚之使易見
班班　明也件也
兜率悅　隆興府兜率寺從悅禪師贛州熊氏子嗣眞淨文禪師南嶽下十三世也
扣關擊節　扣關緊要處難過而能過擊節阻隔處不通而能通也謂扣其機關擊其節要提持祖印顯露眞機於節要處敲擊使其慶快也
苟然　豈徒然也
張無垢　侍郞張九成字子韶號無垢居士杭州鹽官人得法於妙喜杲禪師
李漢老　參政李邴字漢老得法於妙喜禪師
呂居仁　姓呂名本中字居仁問道於妙喜杲禪師官至翰林
入室　學者請益問道咨決心疑於禪奧之室也
方外友　出塵勞方隅之外脫凡情拘繫之中故謂方外友也
雷揮電掃　雷揮則激散長空電掃則蕩除妖孽盖情愛順逆過然淸淨也

衽　衣襟也　　辟易　惶悚失守之貌
涯涘　水之邊際也言其不能測度也
擬　度也
書剌　下音七古來未有紙削竹木以書其名姓
恬　安靜也　　餒　奴罪切饑也
折腰　折腰之勢也晉時陶潛字淵明號元亮門栽五柳自號五柳先生爲彭澤令性簡貴不私事上官一日遣督郵至縣吏謂應束帶見之淵明歎曰吾豈能爲五斗米折腰向鄕里小兒卽日解綬去職賦歸去來辭史詠云英俊那堪屈下僚門栽五柳事蕭條鳳凰不共鷄爭食莫怪先生懶折腰
擁篲　掃地之形也漢高祖卽位五日一朝太公以父子禮待之其家令謂太公曰高祖雖子人主也太公雖父人臣也柰何以人主而拜人臣如此則威重不行矣後高祖朝太公公擁篲迎門却行高祖大驚下扶太公公曰帝人主也柰何以我亂天下之法於是高祖尊太公爲太上皇帝善家令之言賜金五百斤也

酸寒　言怖畏之勢身酸心寒也

跼蹐　上曲身也下累足小步也謂人恐懼其身不敢伸足不敢放諂勢如此也

鍾　聚也　　中　明也呈也

膜拜　長跪也　　誅　明其罪而殺之曰誅

錄　收錄其名而考其罪曰錄

贖　納金免罪曰贖

僧遠　齊高祖建元元年庚辰八月有事駕臨鍾山因幸沙門僧遠帝訪之遠床坐辭老疾不迎高祖將詣床下見之左右曰房楊窄狹不能容輿蓋遂駐輦慇懃致問而去且遠居山五十餘年初時飲食不繼澗飲木食二十餘年諸方仰其高風壽終之日以表奏帝帝遂以爲師御葬鍾山焉

慧遠　廬山東林虎溪慧遠禪師雁門樓煩賈氏子晉孝武帝太元五年先因秦亂未歸於晉少爲儒生博通六經尤邃周易嘗於弟慧持造安法師席下聞說般若經喜歎曰儒道九流特糠粃耳遂祝髮出家以大法爲已任安弟子千餘師居第一座

今誠呈誠

及關中擾亂安散其徒師南遊至潯陽見匡山愛之結廬山中太守桓尹尊其道德爲剏精舍一夕雷風拔樹鼓沙蕩平地甚致木於上以爲神運焉道價彌高晉室衰微天下奇才隱居不仕師結蓮社會諸賢儒幷沙門千餘人求生淨土東晉安帝駕臨潯陽詔遠一出師辭以老疾不出帝愈加敬勑九江大守歲時送資道之具卜居三十年影不出山凡送客以虎溪橋爲限臨終數日天樂來迎面西端坐而逝壽八十三歲著匡山集三十卷盛行於世矣

○圓極岑　太平州隱靜圓極彥岑禪師撫州台城人嗣雲居法如禪師南嶽下十六世也

跋　前曰序後曰跋

典刑　孟子曰太甲顚覆湯之典刑乃謂聖人正暴除亂懲惡除非勸善之法度也

幾　近也將也　　掃地　乃教之倒敗也

王鑾子　乃方語是法門中奴僕也

箴　規誡也亦作藥針能除毒病也

醉　昏迷也
○東山空　福州雪峯東山慧空禪師本郡陳氏子嗣泐潭善清禪師南嶽下十四世幼歲圓頂披緇振錫遊方契悟於草堂開法於雪峯也
援　助也
忘於道　莊子大宗師篇孔子云魚相忘於江湖鳥相忘於虛空人相忘於道術註云水深游泳魚得其樂故相忘道濶無涯物我俱泯人得其樂故相忘也
閩　福建之地名也
償負　上還也受貸不償曰負
○浙翁琰　金陵鍾山如琰禪師號浙翁未詳法嗣
赦　有罪全放曰赦　瑍隱山　未詳
古人　瑞州洞山自寶禪師廬州人嗣五祖戒禪師清源下九世爲人嚴謹嘗在五祖爲庫司戒病令侍者往庫中取生薑煎藥寶叱之侍者白戒戒令取錢回買寶方取薑與之後筠州洞山缺住持郡守以書托戒所舉智者主之戒曰賣生薑漢住得遂出世住洞山後移歸宗寺一日出門見喝道者來師問甚麼官從曰縣尉令避路寶側立道左避之馬忽見跪而不行寶曰畜生却識人尉知是寶再拜而去後遷雲居一夜山神肩輿遶寺行寶曰擡你爺娘擡上方丈去寶初行脚時嘗宿旅邸爲娼女所窘遂讓榻與之睡寶夜危坐至旦娼女索宿錢寶與之出門將火自燒其褥而去娼女以實告母遂請師置齋求懺謂眞佛子也嘗作達磨讃最播叢林瑯琊覺和尙知之今載正法眼藏中
踞　大座居也　泛　多也浮也
刹　梵語刹瑟此云竿即旛柱也凡沙門得道者建旛以告四方出要覽
●卷下　義見上卷下
雪堂行　衢州烏巨山雪堂道行禪師處州葉氏子嗣佛眼遠禪師南嶽下十五世
沿　從流而下也今謂從一路也
博山本　饒州薦福悟本禪師江州人前住博山嗣大慧禪師南嶽下十六世

入寺下六條　路徑開濶居處好廊廡修整建立好香燈不絕報恩好鍾皷分明法令好粥飯精潔恩衆好僧行有禮規矩好

張希顔事　宋時張希顔爲萍鄉邑宰范延齡爲殿直押兵過金陵張詠上命知金陵事問曰天使沿路見好官員麼曰昨過萍鄉邑宰張希顔好官員也詠曰焉得知其爲好答曰自入其境橋路完美田園闢闢野無墮農市無賭博夜聞更皷分明必知有美政者詠曰希顔固賢矣天使亦好官員卽日同薦於朝希顔爲發運使延齡爲閤門侯也張詠字復之後封定國公者此之致也

閤下　稱呼之辭又語錄云宰相三公郡守俱稱閤下

○金隄　上取堅固之義下乃池塘之岸

潰　散也　　非特　不比也

○煨燼　下音儘卽火之餘也

○晦庵光　信州龜峯晦庵惠光禪師建寧人嗣雪堂行機禪師

弱冠　古者二十歲方冠此十五六未冠之稱也

佩　大帶也又凡帶必有佩古人凡遇善行嘉言卽書於佩示其不忘也

準　法則也又準者所以揆平取正註曰立水以望繩以水爲平卽是爲平之器

○謾　空也欺也　　挺持　超越而獨立也

○且庵　眞州長蘆且庵守仁禪師越之上虞人嗣雪堂行禪師南嶽下十六世也

頗　不正之貌　　就　縱也

啓廸　開導也

○應庵華　明州天童應庵曇華禪師蘄州汪氏子嗣虎丘隆禪師南嶽下十六世

○志氣　上心志也下血氣也以理養心志不昏以志帥氣氣不墮論云氣聽命於心者是賢也心聽命於氣者爲小人也夫氣者志之卒也志者氣之帥也苟心隨氣變則氣反爲志之帥也氣爲帥則吾心之志衰斯乃心爲氣役也聖賢君子以心御氣而不爲氣所御以心移氣而不爲氣所移也

◆了淸[illegible]倒

○普雲圓　南康軍普雲自圓禪師綿州雍氏子嗣南庵悟禪師南嶽下十六世

首座　表率叢林人天眼目分座說法開鑿後昆故曰首座也

一材僧　未詳或指水庵

書記　執掌文翰凡山門榜疏書簡祈禱語祠悉皆屬之

白楊順　撫州白楊法順禪師綿州文氏子嗣佛眼遠禪師南嶽下十五世也師一日上堂曰好事堆堆疊疊來不須造作與安排落林黃葉水推去橫谷白雲風捲回寒雁一聲情念斷霜鐘纔動我山摧白楊更有過人處盡夜寒爐撥死灰

藏主　執掌經藏兼通義理函帙目錄常加典對缺者補完斷者粘綴也

通烏頭　眞州北山法通禪師嗣長蘆了淸禪師

知客　知典賓客緇白相遇應對香茶迎請務令整齊

賢眞牧　南康軍歸宗眞牧正賢禪師潼州陳氏子嗣佛眼遠禪師南嶽下十五世

◆監[illegible]摩

維那　綱維僧衆曲盡調攝僧事內外無不掌之維那華梵兼舉卽今之悅衆也

副事　掌常住金穀錢帛米麥出入隨時上曆也

用姪　婺州雙林德用禪師本郡戴氏子嗣高庵善悟禪師

監寺　梵語摩監帝此云寺主卽今監寺此職早暮勤事香火應接官員歷事廉能公謹上下無怨者充之矣

海納山容　量如大海無水不納心似山谷無物不容也

○贊祐　佐助也　祉　席也會也

嘯　吹氣之聲　冽　寒氣也

驤　騰躍遠舉之貌

虎嘯龍驤　易乾卦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本乎天者親乎上本乎地者親乎下則各從其類也又詩云上下皆同

德風雲際會時如天施雨露萬物生光輝
藥山　灃州藥山惟儼禪師絳州韓氏子嗣石頭遷禪師
天皇　荊州天皇道悟禪師婺州東陽張氏子嗣石頭禪師
翼　飛擧之貌　鴻　大雁也
沛　水流下急之貌　潸　音山淚下之貌
○直枉行道　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此魯論中柳下惠語也
芻粟　草子之飯也
惓惓　憂悶也
旬浹　下音節十日爲旬十二日爲浹也
○偶　象人之形曰偶
○萬庵　江州東林萬庵道顏禪師潼州解氏子嗣大慧杲禪師南嶽下十六世也
貫首座　未詳
使符　漢制以竹長六寸分而相合爲符信也
狠　多貪害物曰狠

間氣　不世而出曰間氣如伊尹周公之類也又謂出格之人與世無干也
○富貴　有財曰富有祿曰貴
泚　千里切水清也
鑑　古鏡照像姸醜難逃溪潭乃暎中天寶鑑毛髮難逃不假造作
○忠恕　盡己之謂忠讓人之謂恕
俚　鄙俗之言　介　所守之節堅正不移
伎倆　能巧多藝也　四似間　方語不要緊也
○方侍者　吉州禾山超宗惠方禪師嗣黃龍南禪師南嶽下十二世
○慘怛　慈悲之容惻隱之貌
撫循　上安也下順也乃屈尊就卑之義也
中和　理無偏頗事無緩急又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
讎　懷寃相報之意不容寬恕之心
詬　音后怒也　趂　逐也
權豪　當位有勢曰權財力俱勝曰豪

罔　無也　　激之　感發其忠
○秀圓通　汴梁法雲寺圓通法秀禪師秦州隴城
辛氏子嗣天衣懷禪師淸源下十一世
○忿嚏　下本作懥字上怒之甚也下怒之滯也
○憤憤　心欲通而未能也
悱排　口欲言而未能言也
○鄉黨　一萬二千家爲鄉五百家爲黨
商賈　下音古行商坐賈
屠沽　宰殺曰屠賣酒曰沽
閭閻　里巷之門
負販　上擔荷也下賤買貴賣也
漏巵　注酒之器也古云江河不能滿漏巵
焦釜　秦伐趙趙取救於齊齊不明周子曰今日亡
趙明日患及齊救趙之急務宜若捧漏巵而沃焦
釜
○圓照　東京惠林寺圓照宗本禪師常州無錫管
氏子嗣天衣義懷禪師淸源下十一世也
○鄉　與向同先也

○草堂淸　隆興府草堂善淸禪師南雍州何氏子
嗣黃龍祖心禪師南嶽下十三世
燎　燒也　　熒熒　小火星也
都邑　天子所居曰都周禮云四縣曰都邑國也四
井爲邑
燔　音煩燒也　　○僉　衆也皆也
却行求前　時孔子在衛冉求言與季孫曰國有聖
人而不能用欲求其治是猶却行而求前豈可及
乎
○平侍者　太陽平侍者預明安之室有年矣雖盡
得其旨惟以生滅爲已任擠陷同列忌出其右時
瑯琊廣照公安圓鑑居衆時汾陽昭禪師令其探
明安宗旨太陽明安云與洞山一宗非遠卽覺也
二師云有平侍者在安以手指胷云此處不佳又
揑拇指叉中示云平向去當死於此爾既明安遷
化遺囑云瘞身十年無難當爲太陽山打供入塔
時門人恐平將不利於師遂作李和文都尉所施
黃白器物書於塔銘實無也後平住太陽忽云先

師靈骨風水不利取而焚之山門耆宿切諫乎云與我有妨遂發塔見師顏貌如生薪盡儼然衆皆驚異乎以鑁破其腦益油薪俄成灰燼衆以其事聞於官坐平謀塔中物不孝還俗平後自稱爲黃秀才謁瑯琊瑯琊曰昔年平侍者今朝黃秀才我在太陽時見你做出來遂不納又謁公安安亦然平流浪無依後於三叉路口遭大虫食之竟不免太陽手叉之記悲哉

坎坷　不平之貌

○親疎　愛而近之曰親惡而遠之曰疎

緘默　上封也下不言也時孔子觀周入后稷之廟有金人焉三緘其口而銘其背曰天機不密四時何行地機不密萬物何生人機不密萬事何成此古愼言之人也又誡人之避譏

○雪峯　福州雪峯義存禪師南安曾氏子嗣德山宣鑑禪師

雲門　廣東韶州雲門山光峯院文偃禪師嘉興張氏子嗣雪峯存禪師

俊　智過千人曰俊

駕駿驅　四馬在軛曰駕俊馬曰駿一乘四馬曰驅

六轡　下普具切車有四馬各兩轡共八轡以驂馬內兩轡繫於軾驂馬外兩轡及夾轅兩服馬四轡分置兩手以爲六轡

策　馬箠也以鞭擊馬也

顧眄　回視也

○山堂　隆興府黃龍山堂道震禪師金陵趙氏子嗣泐潭善禪師

粱　美穀也

嚼肥　上噬也下肥膩也言所食者皆佳穀美味之物也

○鴟　充尸切亦名鳶似雁而白也

鸜　音劬鸜鴿也卽八哥是也

馭　乘也　　罔然　言不知其理也

躡　踐也

伍　聚也五人相參曰伍又伴也

老龐　襄州龐蘊字道玄衡陽縣人得法於馬祖嘗

作偈曰但自無心於萬物何妨萬物常圍遶鐵牛不怕獅子吼恰似木人見花鳥木人本體自無情花鳥逢人亦不驚心境如如只這是何慮菩提道不成

○御　治也使也　驕　矜肆

辜　罪犯應死曰辜

○韓子倉　名駒字子倉問道於山堂道震禪師任至尙書

李成兵　南宋高宗紹興元年李成作亂聚集浙江各處賊寇十餘萬戰據江淮十餘州自號李天王劫掠襄陽遇岳飛殺敗投入江者不知其數李成敗走投金自此襄漢悉平川陝道路方通徵稅無阻矣

詰　問也

○三請一辭　古語云三讓而進一辭而退言士之自重也

○野庵　隆興府石亭野庵祖璇禪師嗣大慧宗杲禪師

○李商老　廬山李商老因修造動土觸犯土神致舉家病腫求醫不効乃焚香齋戒誦念熾盛光王神呪未及七日夜夢老人著白衣騎牛陷地旋沒而去翌日全家病痊矣

元首座　成都府昭覺寺徹庵道元禪師嗣佛果懃禪師南嶽下十五世

唯唯　上聲應之速而無疑也加唯唯兩字者順從之至也

𧿹足　足重皮也楚欲伐宋墨子自魯趣楚十日十夜足腫如重𧿹而不休息謂足傷起皮如重𧿹也

渚宮　上音主地名即荊州府是也

塔銘　妙喜禪師因湛堂示寂請覺範狀其行實又得龍安照然禪師書爲紹介特往荊州謁無盡居士求塔銘初見無盡問公祇任麼著草鞋遠來師曰某數百里特來見相公公曰年多少師曰二十四歲又問水牯牛多少師曰兩個公曰甚麼處學得虛頭言來師曰今日親見相公無盡笑曰且坐吃茶纔坐又問遠來有何事緣師趣前曰湛堂和

倘示寂茶毗眼睛牙齒數珠不壞得舍利無數山門耆宿皆欲得相公大手筆作塔銘激厲後學特地遠來冒瀆鈞聽無盡曰被罪在此不曾爲人作文字今有一問若道得卽作塔銘道不得卽與錢五貫裹足卻歸兜率參禪去師云請相公問公曰聞準老眼睛不壞是否答曰是公曰我不問你這箇眼睛師曰問甚麼眼睛公曰金剛正眼睛師曰若是金剛正眼睛在相公筆頭上公曰如此則老夫爲他點出光明令他照天照地去也師乃趨前云先師多幸謝相公塔銘無盡唯唯而笑其略曰舍利孔老之書無聞也先佛世尊滅度之後弟子收取舍利起塔供養趙州從諗禪師舍利多至萬粒近世龍慶閑百丈肅烟氣所及皆成舍利大體出家人本爲生死事大若生死到來不知下落則不如三家村裏省事漢臨終囑付一一分明四大色身諸緣假合從本以來舍利豈有體性若梵行清潔白業堅固靈明廓徹預知報謝不驚不怖則依正二報毫釐不失若世間塵心於本分事上十二時中不曾照管微細流注生大我慢此是業主鬼來借宅如此而欲舍利流珠諸根不壞豈可得乎

○十金　卽十兩也

墨蹟　下與跡同卽書籍字帖也

茶毗　梵語此云火化

○佛性　潭州大潙佛性法泰禪師漢州李氏子嗣圓悟勤禪師南嶽下十五世也

地客　卽佃戶也

祖超然　臨安府超然文祖禪師嗣天衣懷禪師清源下十一世也

弒　以下殺上曰弒　○抑　逼也

狡猾　奸頑多詐也

○大士　有德之稱謂當代英賢思拔羣類智出衆情弘道利生故曰大士也

亮座主　西蜀人頗講經論因參馬祖發明大事隱於洪州西山更無消息政和間有熊秀才遊西山過翠巖長老思文與秀才俱是鄱陽人故遣二力

士擡籃輿送至所經林壑草木蔭翳偶見一僧貌古神淸龐眉雪頂編葉爲衣坐於盤石如壁間畫佛圖澄之狀態自謂曰今時無這般僧嘗聞亮座主隱於西山疑其猶在出輿跋踖而前曰莫是亮座主麼僧以手向東指態方與二力隨手回視失僧所在時小雨初歇態登石視其座處猶乾躊躇回顧太息曰宿緣不厚雖遇而不遇也

隱山　潭州龍山禪師因參馬祖發明心要後隱潭州龍山一日洞山悟本於密師伯遊山前見溪流菜葉莫有道人居否遂撥草循溪行六七里忽見隱山在庵前便問此山無路闍黎從何處來洞曰無路且置和尙從何而入師曰我不從雲水來洞曰和尙住此山多少時節曰春秋不涉洞曰此山先住和尙先住師曰不知洞曰爲甚麼不知師曰我不從人天來洞曰和尙得何道理便住此山師曰我見兩箇泥牛鬪入海直至如今絕消息洞山良久具威儀禮拜便問如何是主中主師曰長年不出戶洞曰如何主中賓師云靑山覆白雲洞曰賓主相去幾何師曰長江水上波洞曰賓主相見有何言句師曰淸風拂白雲洞山辭退乃述偈曰三間茅屋從來住一道神光萬境閑莫將是非來辯我浮生穿鑿不相關自此焚菴遁入深山幽寂之處不知所在因號隱山

○率　尊也修也

○恬退　樂然而退不顧爲人

○超然居士　郡王趙令衿字表之號超然居士都郡南康嗣圓悟勤禪師

抑　止也　　慽　憂也

○蒙　欺昧遮掩曰蒙　○䷶ 震上離下

豐亨　雷火豐卦豐者大也以明而動盛大之勢也故其占有亨道焉然盛極將衰又有憂道焉聖人以爲徒憂無益但守常不至過盛彖辭云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人乎況于鬼神乎蓋言豐盛難常以此爲戒也日中盛極則當昃昧月盈極則有虧缺天地之盈虧尙隨時消息況人生于天地之間鬼神爲天地之氣機豐盛

之時以此爲戒欲人守中不至於過盛也處豐之道豈容易哉

消息　陰死爲消陽死爲息

令聞　上善也下去聲名遠達也

時乎難得　夫功難成而易敗時難得而易失謂時乎時乎不再來李左車謂韓信之言也

○砥礪　琢磨也

涉獵　謂之泛覽流觀譬如涉水獵獸意不精專終不克見深奧之旨也

面墻　論語云子謂伯魚曰女爲周南召南矣乎曰人而不爲周南召南猶面墻而立也歟言其一物無所見一步不可行也

○籍名　但身離塵世跡寄烟霞故有司文籍不得著其名也

掫　楚㓘切初造也

汲汲　小人爲利而無少暇

○津途　渡水處曰津陸行處曰途

○輔弼　扶助也如朝廷有股肱之臣則天下治叢林有賢智衲僧則法門興也

衝寒下　謂隆冬盛暑之時或執勞則踴躍以身先之未嘗有懶惰之容現於顏面也

始自南源　楊大年以書抵宜春太守黃守旦使請師出世說法守以南源致請後謁神鼎鼎嘆曰汾陽有此兒耶師自此名重四方定林沙門本延有道行雅爲士大夫敬信見鼎稱讚慈明知見可興臨濟之道時道吾虛席延白郡守請以主之法令整肅忘軀爲衆後遷石霜又居福嚴又住興化

總柄綱律　統束也謂統束叢林權衡僧任立綱陳紀整頓規繩救時之弊也

爲法下　惟知有佛法而不知有其身也

造次　急遽苟且之時　顚沛　傾覆流難之際

遽　勃然而變其色也疾也

拗　剛硬孤高不近人情

孚鐵脚　長蘆應天永孚禪師嗣泐潭懷澄其遊方至一旅邸有娼女所逼不惑女告母母嘆曰眞佛子也故叢林云平生孚鐵脚道價喧宇宙

偃　仆也倒也論語孔子曰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

龜鑑　龜知未來之禍福鑑照現在之姸媸

○本首座　卽博山悟本也

當　去聲發言之中節也

○撙節　量其所入度其所出節儉廉約無使奢侈

儲　積聚也副也如太子副君故謂之儲

○曹洞宗　曹乃撫州曹山本寂禪師嗣洞山良价禪師初離洞山入曹溪禮祖塔回吉州之吉水衆嚮山名遂請開法師擬曹溪凡隨所居處立曹爲號洞山之宗至師最隆故稱曹洞宗也

率然　輕忽也

○衡陽　湖南道衡州府衡陽縣也

揭　高舉也張示也

涕泗　目出汁曰涕鼻出汁曰泗

遑處　居處不安之貌又急也

婦女　但有閨門之志而無境外之心

下板　官謂下僚下板言居於下位也

谷泉　南嶽芭蕉庵大道谷泉禪師泉州人嗣汾陽善昭禪師南嶽下十世也

大愚　瑞州太愚山守芝禪師嗣汾陽

汾陽　汾州太子院善昭禪師太原俞氏子嗣首山念禪師南嶽下九世也

混火隊中　汾陽道望天下慈明等決志親謁當時河東澤潞皆屯兵衆皆無行惟公等不顧危阻渡河登太行山易衣混軍隊中露眠草宿不辭勞苦遂造汾陽參見詳在僧寶傳

○移梅陽　卽廣東潮州府梅陽縣也侍郞張九成未第時因談楊文公呂微仲諸儒所造精妙皆由學禪而至於是慕禪學聞寶印楚明禪師道風徹往參請師舉栢樹子話令時時提撕一日聞蛙鳴釋然契入有偈曰春天月下一聲蛙撞破乾坤共一家正恁麼時誰會得嶺頭脚痛有玄沙宋高宗紹興七年七月十一日詔妙喜住徑山能仁寺至紹興十一年張九成與諸大夫輩往謁評議格物話妙喜曰公祇知有格物不知有物格諸公茫然

妙喜大笑公曰師能開諭乎喜曰不見小說載唐
人與安祿山叛者其人先爲閬州守有畫像在焉
時唐明皇幸蜀見之怒令使臣以劒擊之像首落
時閬州守隱居陝西首忽然墮地公聞頓領深旨
呈偈題於軒壁曰子韶格物妙喜物格欲識一貫
兩箇五百妙喜重其悟入時爲上堂引神臂弓一
發透過千層甲老僧拈來看直甚臭皮襪之句是
時軍國邊事方議神臂弓之用右相秦檜以爲譏
議朝政五月民佛日竄衡陽貶九成爲南康軍妙
喜紹興七年住徑山十一年五月內貶衡陽書正
法眼藏三帙被人重譜復貶梅陽未幾詔復形服
時四方虗席以邀不就紹興二十年十一月詔住
明州阿育王寺二十八年再詔住徑山孝宗隆興
元年八月初一日示寂宋時自秦檜專國士大夫
名望者悉屛之遠方齷齪委靡不振之徒一言契
合卽登正府仍止除一廳謂之伴拜稍出一言斥
而去之不異奴隷也

○伴　齊也

臨濟　鎭州臨濟院義玄禪師曹州南華邢氏子嗣
　黃蘗希運禪師南嶽下四世
德山　鼎州德山宣鑑禪師簡州周氏子嗣龍潭崇
　信禪師南嶽下四世也
○古之聖人　司馬光曰楚莊以無災爲懼曰天豈
　棄不穀乎
不穀　不善人也亦是謙辭又罪也謂我有罪天豈
　棄而不誅也
謗辱　堯有不慈之心舜有不孝之過
堯舜　翊善傳聖曰堯仁盛聖明曰舜
○不涉典章　孟浪之談取笑傍觀也作事輕率曰
　孟浪
妄號帝王　楞嚴經云譬如有人妄號帝王自取誅
　滅況復法王如何妄竊也今謂未得謂得未證謂
　證妄稱有道欺罔聾俗切取聲利以自斷逕詎可
　救乎蓋聖賢貴眞正難聞豈凡夫而可妄稱哉
水潦鶴　阿難至竹林中聞有比丘誦法偈曰若人
　生百歲不見水潦鶴不如生一日而得覩見之阿

難聞已慘然歎曰世間眼滅何其速乎煩惱諸惡如何便起違返聖教自生妄滅無有慧明常處癡暗永當流轉生死便語比丘此非佛語不可修行汝今當知二人謗佛一雖多聞而生邪見一解深義顚倒妄說有此二法爲自毁傷不能令人離三惡道汝今當聽我演佛偈若人生百歲不解生滅法不如生一日而得解了知爾時比丘卽向其師而告之師曰阿難老朽言多錯謬不可信矣汝今當依前偈而誦阿難後聞比丘復誦前偈問其故答言吾師告我阿難老朽言多虛妄汝可依前而誦阿難思惟彼輕我言或受餘教卽入三昧推求勝德不見有能回挽彼意作是念言異哉異哉不復正也當墮三途文出阿育王傳

屬庵　上音祝値遇也

條陳　上目也下設也謂布列條章陳設法度以救末法之弊也

兢業　兢兢戒謹也履薄氷而懼陷業業恐懼也蹈劒刃而恐傷

知我　孔子作春秋以寓王法其大要皆天子之事知孔子者謂此書之作遏人欲於橫流存天理於旣滅爲後世慮至深遠也

罪我　罪孔子者以謂無其位而托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使亂臣賊子禁其欲而不敢肆則憾矣

○杜撰　上塞也下造也述也言不通古法而自造也如杜光庭假佛經而作道經也

○方册　以竹爲紙書載典章合而成帙曰方册

東坡見佛印　佛印了元禪師一日與學徒坐次東坡詣金山値佛印入室師云此間無坐處坡云借師四大作禪床師云老僧有一問道得卽坐道不得卽輪腰間玉帶坡卽解帶置案云請師問師云老僧四大本空五陰非有汝向甚麽處坐坡無語印召侍者留下玉帶永鎭山門以衲衣酬之坡作賦云病骨難堪玉帶圍鈍根仍落箭鋒機會當乞食歌姬院換得雲山舊衲衣

特地　無故換也

○決擇　決擇深奧啓悟眞源

◆遠邏遠

◆像羅象

降欸　輸誠盡敬之貌

○懸讖　上遠也下將來之事也達磨大師得法後問般若多羅云當往何國而作佛事師曰汝雖得法未可遠行且止南天待吾滅後六十七歲當往震旦說大法藥直接上根愼勿遠行衰於日下又問彼有大士堪爲法器否千載之下有留難否師曰汝之所化獲菩提者不可勝數吾滅度後六十七載彼國有難水中文布善自降之汝至時勿住彼國唯好有爲功德不見佛理聽吾偈曰路行跨水復逢羊獨自悽悽暗渡江日下可憐雙像馬二株嫩桂久昌昌又云一百五十年有小難聽吾偈曰心中雖吉外頭凶川下僧房名不中若有毒龍生武子忽逢小鼠寂無窮又曰却後林下見一人當得道果聽吾偈曰震旦雖濶無別路要假兒孫脚下行金雞解啣一粒粟供養十方羅漢僧謂首句卽道一也次句乃石頭也第三句卽南嶽讓讓乃金雞縣人第四句頌馬祖祖是四川什邡縣羅漢寺僧嗣南嶽之法故爾謂達磨懸讖石頭南嶽爲曹洞臨濟之宗祖也

密證　明教曰密也者非不言而暗證也眞密也註外傳信衣內授密證乃吾佛祖眞實秘密之法也

比　每也往也

顯微下　謂妙音幽微玄宗淵奧語言文字有所不能形容矣故至理絕言非言可及雖云道本無言非言不顯謂眞心離相卽諸相而顯眞心至理絕言假微言而昭彰至道也

抑揚　縱奪之義　炊　音吹爨也

雪竇　明州雪竇重顯禪師遂州李氏子嗣智門光祚禪師一日示衆云三分光陰二早過靈臺一點不揩磨貪生逐日區區走喚不回頭怎柰何

汪洋　廣有之貌　渾淳　淸濁未分也

○維摩　經云大乘菩薩入諸婬舍示欲之過雖有妻子常修梵行

圓覺　經云一切障礙卽究竟覺乃至諸戒定慧及婬怒癡俱爲梵行此大權聖人示跡利生而外道邪人以此誑人濫膺恭敬

貪嗔癡　引取無厭曰貪又愛欲也由愛心計著而發也怒心之盛曰嗔又剛烈也由心氣相作而發也然心屬火氣屬金心火轉氣金轉剛故也迷惑無知曰癡又愚昧也由輕慢恃己而發也

☲☰ 離上乾下

火天大有卦　所有之大也火在天上無物不照故聖人有大作爲非凡可比也特爲凡夫興大慈心作大利益遂設戒定慧三學

戒定慧　防非止惡曰戒止息諸緣曰定破惑證眞曰慧此三者入道之門泥洹之要凡爲僧者於此宜盡心焉

○曲折　聽分付發放也

拾遺牌　古者叢林凡與佛事必須掛牌曉諭大衆今掛拾遺者類餘也

○小參　禪門話早旦陞堂曰早參日晡時念誦曰晚參隨時說法曰小參音參者凡聖皆集緇素咸臻主法者以等心應物垂示萬機令法久住矣或小參乃家訓也訓誨學者之規範也

糲　米不精也

○辯首座　都府昭覺寺辯禪師嗣大潙法泰禪師

儻　或然之辭

蟲豸　有足曰蟲無足曰豸

繩墨　規矩也木隨繩墨而正直心隨教化而離邪凡行道德與教化不可須臾忘也

○笻　竹杖也　屨　音巨草履也

適　稱也　獰　惡也

栗棘蓬　楊岐示衆云透得金剛圈吞得栗棘蓬便與三世諸佛把手共行歷代祖師共一鼻孔其或未然參須實參悟須實悟者也

○佛智　慶元府育王寺佛智端裕禪師吳越王之裔也嗣圓悟勤禪師

水庵　臨安府淨慈水庵端一禪師婺州馬氏子嗣佛智裕禪師南嶽下十六世

沖澹　上和也下恬靜也

昻　孤高自如之貌　屑　輕苟也又顧也

蠢苴　上郎假切下音飵中州人謂蜀人不遵軌轍

曰蘁苴又苴不熟之貌也
社火　俗呼會伴也　○禦　制也
○迂　遠也
陵夷　上小山也下平也言丘陵漬墮漸至於地教化漸廢以類此也
○徑挺　當機直指絕無迴避擬議之間白雲千里
○月堂　臨安府淨慈月堂道昌禪師潮州實谿吳氏子嗣妙湛惠禪師
䷴　巽上艮下
風山漸卦　漸漸進之義象曰山上有木漸君子以居賢德善俗註云二者皆當以漸而進賢字衍唐丘志曰居安慮危防微杜漸此古人憂之深慮之遠而防其未然也
鬻　賣也
○尤延之　姓尤名袤字延之號遂初居士問道於水庵一禪師
荒逸　恣情放意怠惰荒淫流蕩無返也
○苟簡　苟求聲利簡去仁義

六人　慈明圓大愚芝瑯琊覺谷泉道法華峯天勝泰
○投子　舒州投子山義靑禪師嗣水庵一禪師南嶽下十七世也
九重　天子之門有九重也
選德　乃內宮殿名也
上　仁君即位後皆稱上乃宋孝宗也
靑出於藍　出荀子勸學篇靑色乃由藍中之靛而染之其色返深於藍弟子學不止而勝於師乃末勝本也
如魚有水　劉玄德得武侯雲長翼德皆不悅玄德乃云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願君請無復言重孔明以曉二人也
紫巖居士　張浚字德遠號紫巖居士紹興初拜封爲和國公問道於圓悟勤禪師
師資　師者人之模範爲人之長訓物之規資者助也助發已身之行業又師以道傳於弟子弟子資學於師也

○累卵　晋靈公建九層之臺三年不起有臣荀息諫曰臣能累十二棊子又加九卵在其上公曰危哉息曰不危公造九層之臺三年不成男不耕女不織其危甚矣公聞之遂止也

毋　音無禁止之辭

宸庭　卽選德殿乃天子北辰之宮也

伐　誇也

○倜儻　上音剔窮而不變也下音倘卓異貌謂雅致慷慨蕭灑無羈也

岸谷　岸露額也谷兩山間流道蓋胷次沖虛如高岸空谷有容川之量

徇　以身逐物曰徇

殞穫　儒行篇云不殞穫於貧賤註云如苗殞而飄零似禾穫而枯槁也又殞者如有所墜穫者如有所刲刈也乃困迫失志之貌

秀之天寧　嘉興府秀水縣天寧寺也

○攸司　所主掌也

十局頭　今十局卽百丈清規中兩序要也餘不預焉謂兩堂首座書記藏主知客都管監寺副寺維那典座也

翼戴　上恭敬也下頂戴也

拳拳　勤而奉持　惴惴　之端切憂也

睽　音奎斜視也

屠獪　宰殺曰屠殺畜曰獪又害也

翕　合也

○妙湛　福州雪峯妙湛思慧禪師錢塘俞氏子嗣法雲善本禪師

適　的從也相稱也　○懇　至誠求也

○建炎　宋高宗年號

上巳日　卽三月三日也

鍾相　紹興五年洞庭湖賊鍾相作亂傷殘人民得張俊官兵鍾相敗死不數日客商來往居民耕植鍾相號天皇大王

澧陽　湖廣常德府澧陽州是也

文殊導　常德府文殊正導禪師眉州徐氏子嗣佛鑑勤禪師十三得度詣都習唯識論自以爲至得

同學詰曰三界唯心萬法唯識今目前萬象凝然心識安在師無對由是周遊江淮得法後應世住文殊寺宋高宗建炎三年春示衆擧臨濟臨滅囑三聖因緣曰正法眼藏瞎驢滅臨濟何曾有此說古今時人皆妄傳不信但看後三月果至後三月鍾相叛於澧陽其徒欲與師南奔師曰學道所以了生死何得避之俄然賊至師曰速然見殺快汝心意賊擧槊殘之血皆白乳賊驚駭引席覆而去

毅 音義果敢也端也

至人 行到之人又聖人也

丹稜 即四川眉州丹稜縣

○心聞 台州萬年寺心聞雲賁禪師永嘉人嗣育王介諶禪師南嶽下十六世也

瞠 撑直視也

劃 音獲以刀破物也

劄 竹洽切刺也

搭滯 凝止不脫也言未得徹證猶有疑礙今用一錐一劄使其超然默契本心不存凡聖廓落無依縱橫自在而已

○風穴 汝州風穴延沼禪師錢塘餘杭劉氏子嗣南院惠顒禪師南嶽下七世也

白丁 地名地多小人風穴隱匿數年未知孰是

大梅 明州大梅山法常禪師襄陽鄭氏子嗣馬祖後隱居於大梅

悠悠 優也尋常遊行之人

詒 音移慢也欺也

叔 季也末法之時也

靡 偃也歸也

矧 音審況也

瓌偉 上公回切玉美也下音葦乃奇大也

○天禧 宋三帝眞宗年號也

籠絡 如鳥之在籠馬著羈絡不能脫去學者溺之亦猶是也

宣政 宋八帝徽宗年號也

碧巖集 山名圓悟禪師在此作評唱釋雪竇頌古爲碧巖集也

寧道者 潭州開福道寧禪師歙溪汪氏子嗣五祖演禪師南嶽下十四世

紹興 宋十帝高宗年號也

佛日　卽妙喜也　　騖　音務奔也
瀆　音自浸潤也　　袪　除却也
劇　增也尤甚也
○拙庵　慶元府育王山佛照德光禪師臨江軍彭氏子嗣大慧杲禪師南嶽下十六世
顱　頂骨　　顙　額也
頤　頷也
七處　兩手兩足兩眉及頂
○虞尹文　姓虞名尹字彬文幼十歲時善賦詩詞有驚人之語後孝宗爲相置翹村館舍以延四方賢士
伊尹　姓伊名尹傷中國無賢君歎斯道不行隱耕於有莘之野湯三往聘之拜爲相
呂望　東海人姓姜名尙字子牙釣魚磻溪之賓雞縣西伯將出獵卜之曰所獲者非熊非羆非虎非彪霸王之輔果獲姜尙於渭水之陽與語大悅曰自吾先君太公嘗云當有聖人適周太公望子久矣故號太公望立爲師封爲呂後佐武王伐紂也詠曰岸草靑靑渭水流子牙曾此獨垂鉤當時未入飛熊兆幾向斜陽嘆白頭
階級　上階梯也下次第也
箕踞　長伸兩足以兩手按兩膝上其形似箕唐詩云綠樹陰濃足四隣靑苔日厚自無塵科頭箕踞長松下白眼看他世上人
○揵　所擊之物也鍾磬板木魚等物凡擊之有聲者皆名爲揵
柱石　漢田延年謂霍光曰將軍爲國柱石今謂柱石者欲撑柱宗門令法久住也
芥蔕　上音介下音遞望人豁略曰幸勿芥蔕又剌鯁也鯁者骨不下咽也古謂蹇諤直言爲骨鯁也直言難受如鯁骨留咽也
○剗　削也謂去其疑執斷其情思也
○可親下　三句出孔子家語儒行篇也
淫溽　禮記云居家不淫飮食不溽註淫流蕩也忝縱貪味曰溽也
干將鏌鋣　孝子傳云楚干夫人夏乘凉抱鐵柱感孕

產生一鐵塊楚王令干將造劍三年乃成雙劍一雌一雄干將密將雄劍以匿進雌劍王秘匣中嘗聞悲鳴王問羣臣臣曰劍有雌雄鳴者憶雄耳王大怒干將知罪必死將劍藏於屋柱中囑妻鏌鎁曰日出北戶南山有松松生於石劍在其中妻後生男名眉間赤年十五歲問母曰吾父何在母述前事思惟剖柱果得其劍欲爲父報讎楚王知之勑令覓得其人當厚賞之眉間赤遂逃俄有客曰子莫非眉間赤否曰然客曰吾甑山人能爲子報父讎赤曰父昔無辜枉被荼毒君今見惠當何所須客曰當得子頭幷劍赤乃自刎其頭客得其頭幷劍進與楚王王曰大幸客曰願將此頭以油烹之王遂與頭投鼎烹至三日不爛客請王視客以劍揮王頭落於鼎中二頭相囓客恐眉間赤頭不勝乃自刎頭助之三頭相囓俄頃俱爛

虞　憂慮也　　闕　損失也

○末學膚受　東京賦云末學膚受貴耳賤目註膚皮膚也皮膚之受故云膚受也此外受淺薄非內實所受貴於耳賤於目也

溟淵　上水之黑色也以東西南北四海爲四溟下深也海有九轉回水漩濩其水至深故爲九淵

○庶幾　從容審察也　亘　通也

○蓬蓽　織荊爲門也禮記二十九卷儒行篇四十一儒有一畝之宮環堵之室蓽門圭竇蓬戶甕牖

憔悴　枯瘁也憂勞也

磊落　如衆石之崩落而無阻滯皆大人之相無物滯於胷中如干戈叢裏橫身直過荊棘林中擺手便行脚跟下無五色線舌頭上無十字關鼻端無泥痕眼中無金屑故也

顧指　但動顧而指麾不勞用力皆如意也

洋洋　流蕩之貌

趦趄　上音咨下音疽欲趣而不行也

攫金　上爪持也列子云昔齊人有欲金者淸旦衣冠之市適鬻金之所竊金而去金主捕之曰人皆在焉子何攫人之金答曰取金之時不見其人而獨見其金言人貪其利而忘其耻見其利而忘其

害也
上池之水　古史云盧越之東有扁鵲姓秦名緩渤海郡人少時爲舍長客長桑君見扁鵲獨奇常勤遇之出入十餘年一日呼扁鵲私坐間語之曰我有藥方年將老矣欲傳與公公無泄漏鵲敬諾遂出懷中藥方與之示以上池水服之三七日當見物矣盡取方以授之忽不見其人也鵲如其言以藥水服之三七日視垣外一方人後視病盡見五臟癥結特以胗脈名耳註水未至於地承取竹木上露水故名上池之水

○中興　廢而復興曰中興也如漢光武中興漢業也

佚豫　縱意悅情而爲　態　美意也

便　利也　　圖　謀也

○密庵　慶元府天童密庵咸傑禪師福州鄭氏子嗣應庵華禪師南嶽下十七世

○懦　弱也

韜晦　韜藏虛名而棄華務實晦隱其跡而和光同塵也

毁方瓦合　禮記二十九卷儒行第四十一儒有博學而不窮篤行而不惓乃慕賢而容衆毁方而瓦合寬裕有如此者略註云毁方瓦合者陶瓦之事其初則圓剖而爲四其形則方毁其圓以爲方合其方而復圓蓋於涵容之中未嘗無分辨故曰寬裕有如此者也

○嫉妬　殉自名利不耐他榮曰嫉妬又害賢曰嫉忌色曰妬

○管見　小見也如管窺天能見多許此言識見暗短而無高明遠大之見者

險詖　不平諂詐之言

猜忌　心多疑曰猜意多憎曰忌謂忘人大恩記人小過是己非人也

沮　壞也止遏也　　許　攻發人之私曰許

○自得輝　杭州淨慈自得慧輝禪師會稽張氏子嗣天童正覺禪師

○條理　上整下治也始條理終條理見孟子

弛 音豸壞也　隳 毁壞也

賊 私取也　○駑駘 鈍馬也

瑩 玉之光也

○或庵 鎭江府焦山或庵禪師台州羅氏子嗣護國景元禪師南嶽下十六世也

選佛頌 龐居士問馬祖不與萬法爲侶者是甚麼人祖云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卽向汝道居士豁然大悟呈偈曰十方同聚會个个學無爲此是選佛場心空及第歸

錢公 宋丞相姓錢名相祖字象先問道於或庵體禪師

解 會也　遁 隱藏也

乾道 宋孝宗年號

瞎堂 臨安府靈隱寺瞎堂慧遠禪師眉山彭氏子嗣圓悟勤禪師

○翾 孤鳥疾飛之貌又自如也

○淩然 超越也　○翕 如鳥之聚也

杜拗 不依軌轍曰杜不順人情曰拗

拍 拊也自不能行拍人肩而行之

隊 羣也　匡 止也

○一賢衲子 如國得一賢臣則興國治邦法門得一賢衲子則叢林永賴

○悼 挽也哀而至痛

陶泓 泓寶泓石泓涵星泓皆硯之別名也

底 何也

無筆 老師一段光明猶若虛空無筆可判也

○楮 楮皮蔡倫將此而作紙也

綆 音梗取水之繩訓言楮小不可懷大綆短不可汲深此二句出莊子至樂篇言其才小不堪大用也

鵂鶹 亦名鵂鶹怪鳥也鳴之則雨晝則無所見夜則目明也此出莊子秋水篇言人見小而不能見大也

靜南堂 彭州大隨南堂元靜禪師閬州玉山大儒趙約仲之子嗣五祖演禪師

頴 鋒利也

○番　音婆卽饒州鄱陽縣也番與鄱同
莞　音管樂器　藜　藜藿似蒿而可食
斂具　卽棺槨也　貸　音代賒借也
樞密　卽今都察院官之稱
宣撫　卽巡按也　路　昔謂之路今名之府
死貓頭　明向上事也此物本是腥臭之物若有具眼衲僧直下承當一口呑之則佛祖之病悉除通身輕快舉僧問曹山世間何物最貴山云死貓頭爲貴丹霞頌云腥臊紅爛不堪聞動處輕輕血汚身何事杳無人著價爲伊不是世間珍喩向上事也
○榱桷　卽椽也　榏枋　上柱下丕木也
梁棟　脊木曰棟負棟曰梁
齟齬　上咀下語不相當也又坎坷也
溥　音普廣也　○芾　音肺
膏　潤也以膏脂膏運車也
孱　音巉重巖孤峻之貌
培塿　土阜之山
木末　日在木之稍不久而沒如人老年不久而亡

◆至慈止

蒼黃　驚見失措之貌蜀南常雨日出則犬吠南越數州犬皆蒼黃下雪則犬噬狂走至無雪方至
空谷　師以無心而應物也
央　盡也　負　恃也
大機　杭州天寧寺重機明眞禪師台州人嗣玄沙師備禪師
小機　卽簡堂行機禪師
一岑　卽圓極岑禪師
庸僧　戚戚於衣食念念於名利生不知來死不知去尋常粥飯之流也
西歸履　達磨御葬熊耳魏武帝使宋雲使西域而回至葱嶺遇師手携隻履雲乃問何往師曰西天去也雲歸告帝帝令起壙唯空龕隻履在耳
買帖　將書買院作住持之說也又買求權貴討帖坐禪也
恃　賴也言旣無好僧佛法恃賴何人而興也
高僧　行解雙運不入世流

○紫泥　天子六璽皆以武都紫泥以封函匣使鬼神不敢視也武都卽今階州其山亦皆赤泥爲印色至赤也

卒　終亡也

○信疑輕愛　遮蔽不明在所信之偏阻隔不通在所疑之甚忽亡其事在所輕之過溺在其人在所愛其事也

博採　詩云勞心博採用又廣覽之謂也

高異　捨近趣遠曰慕高厭常悅恠曰好異也

○淸明　廉而不淈曰淸善知賢否曰明

註　恠卦二音過差

適値　上的下當

饘　音占厚曰饘薄曰粥

榾柮　樹無枝葉又短木也

自適　下音失自樂也

○楓橋　蘇州寒山寺前楓橋也

紛紛　多亂而無取之貌皆商賈之事

啐啄　如雞抱卵小雞欲出以嘴吮聲曰啐母雞憶出以嘴嚙之曰啄作家機緣相投見機而解亦猶是矣

稗販　上音敗草也似稻而非稻俗謂良田中穫稗松林中荊棘也販者賤買貴賣也稗或作裨附也楞嚴經云裨販如來也雖裨附我教之中以佛法貪販利養也

○慈受深　東京慧林慈受懷深禪師夏氏子嗣長蘆崇信禪師

徑山訥　臨安府徑山妙空智訥禪師嗣長蘆信禪師

殆　甚也

行解　泯解而修曰行心明朗徹曰解

碌碌　磨嵓多石之貌

涸　水乾也

區區　卑屈也自謙也

○靈芝照　杭州靈芝寺圓照禪師字湛然餘姚唐氏子嗣未詳

讒謗　佞言深切譖言讒曰讒未至深切但言人惡曰謗

反目　怒目相視也易云夫妻反目

攘臂　宣袂出臂也孟子云馮婦攘臂下車

寇讐　上敵暴也下寃仇也孟子云君之視臣如草芥則臣視君如寇讐

子游下　子游孔子弟子姓言名偃字子游註云數頻瀆也事君苟諫之不行則去之可也若諫之頻瀆則聽者厭輕者去其爵重則傷其身是求榮於君而反取其辱也導友不納則止之可也若導之頻瀆令聽者厭乃至口然而心不然言和而意不和一言不和怒氣相加是則求親而反疎也

噎鬱　上氣不通也下氣變色也

鬪搆　權巧方便令人暗結寃讐如兩將相敵兵仗在後相鬪之形故曰鬪搆也

孔子　姓孔名丘字仲尼周靈王庚戌二十一年十一月初四日生於魯國兖州鄒邑平鄉昌平里父叔梁紇母顔氏至唐七帝玄宗謚號曰文宣

譖愬　子張問明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矣註曰浸潤者如水浸灌滋潤漸漬而不驟也譖者毁人之行也言毁人之行漸漬而不驟則聽者不覺其入而信之深矣膚受謂肌膚所受利害切身愬與訴同愬者愬已之寃也言愬寃急迫而切則聽者不及致詳而發之暴矣二者難察能察之則可見其心之明照之遠不蔽於近也

曾參　姓曾名參字子輿孔子弟子武城人至孝孔子因之作孝經秦之甘茂曰魯人與曾參同名者殺人人告其母母曰吾子不殺人織機自若少頃人又告曾參殺人母又自若又一人告之其母投機杼下機踰墻而走臣賢不及曾參王信臣又不及其母疑臣者非特三人臣恐大王投杼矣秦武王任使甘茂伐韓韓侵宜陽之言

市有虎　韓子曰龐共太子質於邯鄲謂魏王曰今有一人言市中有虎大王曰否又一人言信乎王曰否三人言有虎王信乎王曰寡人信之矣龐共曰市無虎明矣三人言城市有虎王既信矣而說佞之言愼勿輕信願王察之王大悅

涴　音每染汚也

申　呈也明也

文中子　姓王名通字仲淹洛陽龍門人沒後門人謚爲文中子隋煬帝時人西遊長安見帝於太極

殿奏太平十二策遵王道推霸略稽古驗今帝大悅曰得生幾晚下其議於公卿不允文中子知謀之不用作東征歌而歸讀詩書正禮樂修六經贊易道九年六經大備門人自遠而至者河南董常太山姚義京兆杜如晦趙郡李靖南陽陳元河東薛守中山賈瓊太原王珪清河房玄齡鉅鹿魏徵潁川陳叔達咸稱爲師面南而受王佐之道及餘往來受道千餘人賈瓊問曰何以息謗文中子曰無辯問如何止怨曰無爭乃云聞謗而怒者讒之囮見譽而喜者佞之媒絕囮去媒讒佞遠矣囮音由鳥之媒也

事　承也習也

○懶庵樞　臨安府靈隱寺懶庵道樞禪師嗣道場居惠禪師

渠　他也

○四種常住　鈔云僧物有四種一者常住常住謂衆僧舍宅什物樹木田園僕畜米麥等物以體局當處不通餘界但得受用不許分賣故重云常住常住二者十方常住謂寺中供僧成熟之飲食等物體具十方非局本處善現律云不打鐘食犯偷盜罪今諸寺居同食食既成熟乃打鐘鼓蓋明十方僧俱有分故也三者現前常住者此有二種謂一物現前二僧衆現前但此物惟施此處現前僧衆故也四者十方現前常住謂亡僧之物施輕體同十方唯本處現在僧得分故毗婆沙論云盜亡僧物則於誰處得根本罪答已作羯磨者於羯磨衆處得若未作羯磨者普於一切善說法衆得今詳分亡僧物十方來僧在羯磨數前即得羯磨後來不得也

○涅槃　梵語涅槃此云滅度謂除煩惱度過生死故也又涅而不生槃而不滅不生不滅故名涅槃

不作下　字相文字空也句相語言性空也聞相能聞性空也佛相能說法人空也說相所說之法空也

航　渡人之舟也

譊　音鐃喧爭也

噫　恨嘆之辭

謂此書有三百篇所載者皆諸老嘉言善行使後學者則依而行之泯利慾之心去人我之見而造乎道德之域矣猶恐溺跡名言故取涅槃置於卷終故使拂名言而明無相之旨也

●後序　後前後也序緒也如繭得緒緒盡一繭之絲此書得序序盡一書之義

幻居　南京鍾山靈谷寺定巖禪師之庵名

墳典　三皇之書曰墳五帝之書曰典

易　更改謂經歷改易四十餘年也

鐫　編錄文字也　鋟梓　以刀鏤板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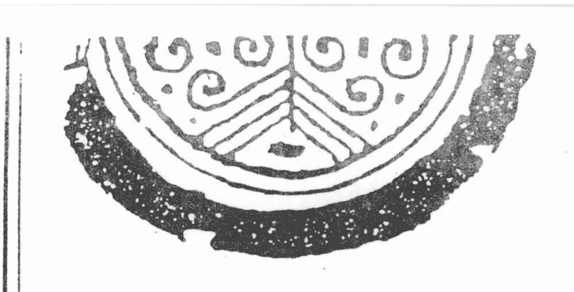
音義卷終謹跋以賦云　較妙雲師寫本

禪林音義咸抄本　烏焉成馬豈堪模

于今讐校鋟梨棗　免使人傳遞寫訛

崇禎乙亥孟春上元日大建書于雲棲之淨業山房

禪林寶訓音義卷終



禪林寶訓順硃

清・德玉 撰



禪林寶訓順硃序

季而順硃者何爲吾輩見識粗浮只認昭昭靈靈夢幻伴子不眞參不實悟不遵先聖禮法不守節義者聊疏前賢之意以自警也又爲吾輩參禪者見識卑近參來參去沒有滋味沒有效驗便覧外典習詩習文且求眼前受用條而鄉校條而方醫條而衙掾則禹門三級浪矣何捷如之余痛斯弊故請棲霞山人作寶訓句解先以欲勾牽引之入佛慧焉不意棲霞山人才高識大斷諦釋典不顯淺開喩反成郭象註莊子也見者苦之余于此不忍訥遂效顰出醜順硃墳墨一上一以隨所欲而勾入佛慧一以自警云耳故不畏諸方駁笑于戊午夏末稾成常住以俟智士郢政焉爾德玉敘

禪林寶訓順硃卷第一

蜀渝華嚴季而嗣聖可　德玉　順硃

明教嵩和尚曰尊莫尊乎道美莫美乎德道德之所存雖匹夫非窮也道德之所不存雖王天下非通也伯夷叔齊昔之餓夫也今以其人而比之而人皆喜桀紂幽厲昔之人主也今以其人而比之而人皆怒是故學者患道德之不充乎身不患勢位之不在乎已 鐔津集○王去聲

明教名契嵩字仲靈洞山曉聰之嗣也和尚梵語此翻力生謂因師力而生法身慧命也道是心通德是身正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姓墨胎氏夷名允字公信齊名智字公達二人節義之士桀名履癸帝發之子諡法賊人多殺曰桀紂名辛帝乙之子諡法殘義損善曰紂幽名宫湼宣王之子諡法壅遏不通曰幽厲名胡夷王之子諡法殺戮無辜曰厲四王皆暴虐之君是故承上說明教示學者當以道德爲重不可以勢位爲榮說盡天下之最重者甚多是那一件重得過心通之理盡四

海之最嘉者甚廣是那一件嘉得過身正之行若是心明有道身端有德二者常存不失雖賤如匹夫不以爲困窮也若是意地昏蒙無道行事私邪無德二者不知所存雖貴同天子不以爲顯達也伯夷叔齊二士恥食周粟餓死於首陽之匹夫也今以二士比今人而人皆歡悅者何爲他有節義故也節義非道德而何桀紂幽厲四王乃昔日嗣位三代之天子也今以四王比今人而人皆憤恚者何爲他行暴虐故也暴虐何道德之有因此之故爲學者當憂慮道德之不充足乎一身不必憂慮權勢高位之不存在乎自已也學者當知所重矣

明教曰聖賢之學固非一日之具日不足繼之以夜積之歲月自然可成故曰學以聚之問以辯之斯言學非辯問無以發明今學者所至罕有發一言問辯於人者不知將何以裨助性地成日新之益乎

聖于事無所不通賢有德者固本也具器也繼續也積累也歲月言其久聚是萃聚辯是分辯罕少也裨助乃補益性地卽心田明教示人以日新之功說爲聖爲賢的學業本不是一朝一夕可造成的器具晝或人事分襍不足以完一日之工夫夜則焚膏繼晷以續一朝之事業如是這樣積功累行年深月久心通身正事事如理自然成就故古有云心下未了則博古覽今以萃聚之心中有疑則扣問明師以分辯之此二句之言正是啓迪學者若不辯問何者爲是何者爲非從何而得心開意朗而今的學人凡所到之處總不見有一個半個肯學一言半句扣問辯析于哲人者但不知此等學人將甚麼道理以補益自已心田成日新又新之益而消除無始習氣乎

明教曰太史公讀孟子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不覺置卷長歎嗟乎利誠亂之始也故夫子罕言利常防其原也原者始也尊崇貧賤好利之弊何以別焉夫在公者取利不公則法亂在私者以欺取利則事亂事亂則人爭不平法亂則民怨不服其悖戾鬪諍不顧死亡者自此發矣是不亦利誠亂之始也且聖

賢深戒去利。尊先仁義而後世尙有恃利相欺傷風敗教者何限。況復公然張其征利之道而行之。欲天下風俗正而不澆不薄其可得乎 鐔津集○去上聲

太史公。姓司馬名遷。太史令談之子也。孟子名軻字子輿。作孟子書七篇。梁惠王魏侯罃也。都梁僭王。謚曰惠。置即放下。意卷乃孟子書。嗟是嘆惜。始根也。夫子姓孔名仲尼。素王也。防是隄防。原本也尊崇指天子。貧賤指庶民。悖違戾乖鬬狠諍競乃爲亂之輩。仁是心之德。義是事之宜。恃賴張施征取澆漓薄衰也。明教示人戒貪說。昔日太史公看孟子書頭一章。至梁惠王問孟子說。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不覺放下書卷。長聲嗟歎而言曰。這利之一字。眞乃國家開亂之根柢也故論語書中記有夫子少言及利。此乃平日隄防惟恐爲倡亂之本原也。防原者。何恐爲亂始也。至於貴如天子。賤如庶民。均有愛利之獘病。何以分別之焉。凡在民上者。征取財利。苟不公道。則法度紊亂。在人下者。苟以偷心求利。則世事紊亂。事既紊亂。則人人爭論道不公平。法既紊亂。則庶民怨恨。心不悅服。如此就便有許多不安靜的事出來。悖而違逆。戾而乖謬。鬬而凶狠。諍而競奪。捨死亡生。一切不顧之徒。從此起矣。用是觀之。這利之一字。豈不是爲亂之根柢也耶。且孔聖孟賢深切痛戒。去除利病。撥邪歸正。詎謂無力歟。尊奉乎仁先尙乎義。以正易邪。可謂有功矣。而後世之人。利病難除。猶有恃賴財利。相與欺瞞。傷損風俗。敗壞教法者。有何限量。不特此也。況復堂堂乎施張其取利之法而大行之。無恥之甚。欲要使天下風俗端正而不致澆漓衰薄。豈可得哉。斷斷乎不可得也

明教曰。凡人所爲之惡。有有形者。有無形者。無形之惡。害人者也。有形之惡。殺人者也。殺人之惡小。害人之惡大。所以遊宴中有鴆毒。談笑中有戈矛。堂奧中有虎豹。鄰巷中有戎狄。自非聖賢。絕之於未萌。防之於禮法。則其爲害也不亦甚乎 西湖廣記

有形指身手。無形乃心意。遊宴是酒席。鴆毒是惡鳥。翎羽歷于飲食。可以殺人。堂是中堂。奧是隅奧。

五家爲隣二十五家爲巷村堡之所戎是西戎狄是北狄可汗之類禮典禮法刑法也明教示人防害說凡世間不學好的所爲惡事有兩樣一樣是有形而可見者一樣是無形而難見者無形難見之惡全是心中暗算泠地害人有形可見之惡是手拏劍戟明明殺人殺人之惡眼見其來可防可避未必就死故云小害人之惡不知其來出其無備那有生路故云大其所以害人者總不僅一法也有賓主合歡酒席宴會之間暗投以鴆毒有極理談論詼諧戲謔之際潛隱以戈矛有顯大中堂幽深隅奥之處藏伏以虎豹有隣里相連街巷相通之所混雜以戎狄如是四般豈不是害人之惡大倘不是聖人行權巧賢士設方便屏絕之於未萌動之先隄防以禮儀法度則其遺流毒害也寧不太甚乎人不可不曉此屏惡防害之法則也○鴆音政

明教曰大覺璉和尙住育王因二僧爭施利不已主事莫能斷大覺呼至責之曰昔包公判開封民有自陳以白金百兩寄我者亡矣今還其家其子不受望公召其子還之公歎異卽召其子語之其子辭曰先父存日無白金私寄他室二人固讓久之公不得已責付在城寺觀脩冥福以薦亡者予目覩其事且塵勞中人尙能疎財慕義如此爾爲佛弟子不識廉耻若是遂依叢林法擯之 西湖廣記○語去聲覩去聲

大覺名懷璉字器之泐潭懷澄之嗣育王山名明州地卽廣利寺也呼召也責誚也下責任也包公名拯字希仁謚孝肅知開封有美政付授也擯逐也明教示人以疎財慕義說大覺璉自宋仁宗皇祐二年詔住京師十方淨因禪院後歸居阿育王山廣利寺之時因有二僧不識慚愧相爭嚫施錢利不止頭首知事俱不柰他何難與決斷可見二人好利之甚大覺乃使人召至誚責之曰昔日包孝肅公知東京開封之日有百姓張惠明自己陳說李覺安曾在日因子年幼寄我銀子百兩今亡久矣其子稍長以銀還其子不肯納受仰望包公召覺安之子以交還之公稱歎驚異吾治有此義

民耶。乃即召覺安之子與之。其子亦辭而不受曰。先父存在之日。原沒有銀子暗寄他家。二人再三固辭。遲久包公不得已。見其子亦義。遂責任付與在城寺裏名僧觀中高道。供養佛天。修益幽冥福利。以追薦亡人覺安焉。予住淨因時。親眼觀見這事。且惠明安子俱世諦塵勞中人。尙能不好錢財。愛慕節義。是這等樣。爾兩僧人。是佛家弟子。不體佛心。廣行檀度。反不及那兩個在家的俗漢。而不知廉潔。不曉羞恥。到此田地。理不可容。宜依叢林體法擯逐之。不許再入以汚衆矣

大覺璉和尙初遊廬山圓通訥禪師。一見直以大器期之。或問何自而知之。訥曰。斯人中正不倚。動靜尊嚴。加以道學行誼。言簡盡理。凡人資稟如此。鮮有不成器者九峰集

廬山江西山名。圓通名居訥。字仲敏。延慶子榮之嗣也。期待望之意。自由也。誼義也。大覺初始行脚。到廬山圓通寺。仲敏和尙纔一看見。就知其氣骨不凡。是個偉器。將來必合衆望。或有人問之曰。和尙因何根由而就知他是個偉器。仲敏答之曰。此人心中端正。身不偏邪。擧動不苟。靜止有法。尊令人仰。嚴使人畏。更加以修道學德行事誼。言談簡易。曲盡道理。大凡人有美資質。有好稟賦。是這等樣。少有不成大器者。器之後果合衆望。召對稱旨。仲敏可謂有先見之明。具知人之眼矣

仁祖皇祐初。遣銀璫小使。持絲綈尺一書。召圓通訥住孝慈大伽藍。訥稱疾不起。表疏大覺應詔。或曰。聖天子旌崇道德。恩被泉石。師何固辭。訥曰。予濫厠僧倫。視聽不聰。幸安林下。飯蔬飲水。雖佛祖有所不爲。況其他耶。先哲有言。大名之下。難以久居。予平生行知足之計。不以聲利自累。若厭于心。何日而足。故東坡嘗曰。知安則榮。知足則富。避名全節。善始善終。在圓通得之矣行實○綈音題

仁祖即宋朝仁宗。皇祐乃國家年號。銀璫小宦官。尺一綈詔板。孝慈是李允寧薦祖奏施自宅。創立伽藍。上賜十方淨因禪院之額。伽藍梵語。此譯衆園。即叢林之異號也。旌表崇重也。被廕覆也。固辭

確意不受。濫厠泛濫穢厠。先哲指范。蠡累榮。厭飽
也。東坡姓蘇。名軾字子。瞻。得法東林常聰。號東坡
居士。仁祖皇祐初年。聖上差遣銀璫小宦。官持絲
色綈紬書寫詔命。駕于尺一板。召請圓通訥。主持
孝慈大伽藍。訥辭以疾病。不應詔命。乃上表章疏
詞。擧薦大覺。應赴天子詔命。或問圓通曰。聖天子
旌表崇重師之妙道德行。恩光被及于草木。師何
執著如。斯堅辭。不受訥應之。曰予泛濫穢厠僧類。
年且老矣。眼昏耳聵。不甚聰明。幸偷安林下。飯蔬
食。飲流水。佛之一字。尚不喜聞。雖是佛祖。有且不
肯爲。在況其應詔以求榮顯耶。不是范蠡有言。大
名之下。難以久居。詳味斯言。好事不如無也。子平
生素行。以知足爲圖。不求聲名利養。以自榮累。若
要飽滿於心。何日而得充足。以上是圓通行實。以
下是記書者。又引東坡之言以讚美之。曰知安則
榮。知足則富。這兩句話。正肖象訥和尚行逕。況他
不受榮顯。而避大名。又擧賢才。而全大節。初識其
爲偉器。終必全其令名。在訥和尚。一一盡得之矣

圓通訥和尚曰。躄者命在杖。失杖則顚。渡者命在舟。
失舟則溺。凡林下人。自無所守。挾外勢以爲重者。一
旦失其所挾。皆不能免顚溺之患。廬山野錄

躄跛也。顚仆也。溺淹沒。挾扶持也。圓通和尚示人
當自有所守。無恃外。以爲事。說跛而不能行的人。
全憑一條。楞杖。若是失落了楞杖。卽便仆倒也。渡
河求生活的。人全仗一隻好舟。船若是失壞了舟
船。卽便淹沒也。凡山間林下隱居養道之人。自已
若無介然之操。守全只靠外面權勢相扶以爲尊
重。者何異于此。一朝圖盈衆謝。失其所扶。就如那
跛失杖渡失舟者。一樣其顚其溺。詎能免乎。由此
觀之。外不可恃也明矣

圓通訥曰。昔百丈大智禪師。建叢林立規矩。欲救像
季不正之。弊嘗不知像季學者。盜規矩以破百丈之
叢。林上古之世。雖巢居穴處。人人自律。大智之後。雖
高堂廣廈。人人自廢。故曰安危德也。興亡數也。苟德
可將。何必叢林。苟數可憑。曷用規矩野錄

百丈名懷海。謚大智。馬祖道一之嗣也。建置立豎

員與圓同

也欲將救拯也像是像法季是季世獘病也會乃也者指人規爲員之器矩爲方之器指揵椎禁令言巢居是樹上安居穴處是洞裏落處雖是設兩之辭宜乎不宜不宜又宜之意廢壞也苟果也將依持也數理也曷何也圓通和尚曉住持者當要修德行通理數說昔百丈和尚見得參學者衆乃置禪院以安處之見得習染難除乃豎規矩以調御之者是甚麼意思蓋將以拯救而今像季之時不歸正人的獘病可謂老婆心切矣然而久則生獘乃不知像季時的學人假公濟私偷前人法度以壞前人所置叢林正所謂一法出而一奸生反爲賊過梯也不見上古之世雖夏則巢居以取涼冬則穴處以圖暖當此之時有甚規矩而人人守法各自條律至于大智之後雖高堂百尺廣厦千楹値斯之際雖有規矩而人人放逸反自廢壞大智和尚只知錐頭利不見鑿頭方詎慮及此故曰安泰危險全在德行興隆亡替本乎理數果人肯眞實操持德行就是塚間樹下也可修行何必叢林果人肯通明理數獵網火隊亦可行道何用規矩季而謂圓通之意在教人修德明理爲急後之住持者無以此爲借口而弛廢叢林蔑視規矩矣

圓通謂大覺曰古聖治心於未萌防情於未亂蓋豫備則無患所以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而取諸豫也事豫爲之則易卒爲之固難古之賢哲有終身之憂而無一朝之患者誠在於斯 九峰集○治音池卒村入聲朝平聲

謂與之言也治修理之意萌動也情識也豫是易經中雷地豫卦名先也悅也言先防備而得安樂的意思重門是外三爻震仰盂二陰在上如重門之象擊柝是一陽在下如擊柝之象取警怠惰的意思暴客指凶狠之人卒乃急迫之際哲智也圓通訥和尚警大覺以修心之道說自古上聖修理其心意也全在一念不曾萌動之先著力禁禦其情識也全在五欲不曾昏亂之初下手故周易言豫先防備則自無禍患乃是取象外震卦上二陰重門下一陽擊柝以禦鹵莽暴客而內地三陰自得悅豫蓋取乎此也大凡一切事豫先打徹辦就

臨時自不慌惶而易若是豫先不曾撿點備辦忽然衆事輻輳草率欲辦誠爲大難古之良才智士無一時一刻而不憂勤惕厲以自警庶能無一毫禍事及身有斯效驗者何實在豫先備辦而始享終身之安矣

大覺璉和尙曰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今之所以知古後之所以知先善者可以爲法惡者可以爲戒歷觀前輩立身揚名於當世者鮮不學問而成之矣九峰集○鮮上聲

琢雕也攻治之意歷觀次第而觀也大覺和尙廸人以勤學說玉不攻琢豈能成得器皿人不勤學爭能通曉妙道今人宜當學古人後輩宜當效先輩揀其古聖先賢之正大而善者以爲法式依行之若是鄙猥而惡者以爲戒警愼畏之如是次第瞻覩前輩好人有卓識有操修播揚美名于當代者是那一個不是勤勤懇懇博覽經典咨訊賢哲而始成就者也學者當自强矣

大覺曰妙道之理聖人嘗寓之於易至周衰先王之法壞禮義亡然後奇言異術間出而亂俗逮我釋迦入中土醇以第一義示人而始末設爲慈悲以化衆生亦所以趨於時也自生民以來淳朴未散前三皇之教簡而素春也及情竇日鑿五帝之教詳而文夏也時與世異情隨日遷故三王之教密而嚴秋也昔商周之誥誓後世學者故有不能曉比當時之民聽之而不違則俗與今如何也及其弊而爲秦漢也則無所不至矣故天下有不忍顧聞者於是我佛如來一推之以性命之理冬也天有四時循環以生成萬物聖人設敎迭相扶持以化成天下亦猶是而已矣然至其極也皆不能無弊弊者迹也要當有聖賢者世起而救之自秦漢以來千有餘載風俗靡靡愈薄聖人之教列而鼎立互相詆訾大道寥寥莫之返良可歎也間去聲詆訾音邸咨

寓寄也易周易也投間隙而私出曰間出逮及也醇作一味看釋迦梵語此譯能仁第一義眞諦非有俗諦非無不有不無名中道第一義諦示教也慈能與樂悲能拔苦亦旁及之辭趨行也時卽下

四時意含冬說淳實也。朴素也。質素本色本分不
修飾的意思。三皇。伏羲氏。神農氏。有熊氏也。簡是
簡略不煩。素是素樸不飾。情是七情。實竅也。鑿是
開通情識之意。五帝。金天氏。高陽氏。高辛氏。陶唐
氏。有虞氏。詳審也。文華美也。三王。夏禹王。殷湯王。
周文王也。密稠也。言法網稠密也。嚴教命急也。誥
告也。即尚書五誥。誓約也。即三誓。佛覺也。如謂本
覺來謂始覺。始本不二故名如來。性即佛性。命即
天命。理道理也。循環旋繞周迴也。迭互也。迹瑕纇
也。靡靡漸漸也。鼎立。鼎分三足。一口朝天也。詆訐
呰毀也。寥寂寥也。大覺和尚復孫萃老書說至道
之極。理義文卦辭周孔爻象。資奇之于易甚是彰
彰矣。至周幽厲其道衰甚。前王法度既壞。禮義亦
隨之繼亡。所以奇巧流言怪異邪術。襍出而亂風
俗道統亦幾乎熄矣。及我佛教自西竺傳至東土。
一味以中道第一義教人。而初終設施慈悲二無
量心。以攝化一切衆生。亦所以趨行此道不失斯
時也。自天生烝民以來。實素之性。未嘗離散。則三

皇之教法。簡略而樸素。就如春時一般。及至七情
孔竅日日開鑿。則五帝之教法。詳審而文華。就如
夏時一般。迄時更世改。人性亦隨化日而遷移。故
三王之教法。稠密而威嚴。就如秋時一般。昔商之
仲虺之誥。湯誥。周之康誥。酒誥。禹之甘誓。湯誓。周
之秦誓。其理精深。後世學人有誦習而不能通曉
者。以今校古。當時之民淳朴。聽其示約而不敢違
背。則以古風比今俗。何如斯之遠也。及其國變日
滋。而到嬴秦劉漢。則嫪毐人彘。無所不爲矣。故天
下賢士悲傷惻隱。有不忍顧聞。如是無道之事者。
因斯我佛如來。亦以大事因緣。擴而推之。以脗合
天命之謂性的道理。就如冬時一般。如是四般豈
無取法也耶。乃法天道春夏秋冬四時。以發長收
藏。蠢蠢動植一切事物。聖人施設教法。互相扶助
維持授受道統。以風化成美。一大天下。亦、与那天
道流行生成萬物一樣而已矣。然而彼此行道到
那極處。咸不能無瑕纇。瑕纇者。何不合時宜的事
蹟也。要須有該通之學。溥德之賢者。乘其衰世。興

起而拯救之則道統庶幾乎可挽矣自嬴秦西漢以來千有餘年不以爲遠人情體態漸漸淺薄之甚聖人之教法陳列於世猶鼎之三足此一不可缺者而反以東土素王西方聖人分彼分此互相訐毀故使十六心傳無上大道寂寂寥寥往而不返誠可歎惜之也○類音類嫪毒音澇矮

大覺曰夫爲一方主者欲行所得之道而利於人先須克己惠物下心於一切然後視金帛如糞土則四衆尊而歸之矣

大覺和尚與九仙詡書曰凡爲設化一方主人者將要流通所得的妙道而利益一切衆生先當克除己之私心惠澤及乎人物把一切人作佛想把自己猶如他的下使一般然後看銀錢布帑猶如臭屎穢泥相似則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尊重其道德而歸依之矣○詡音許

大覺曰前輩有聰明之資無安危之慮如石門聰棲賢舜二人者可爲戒矣然則人生定業固難明辯細詳其原安得不知其爲忽慢不思之過歟故曰禍患藏於隱微發於人之所忽用是觀之尤宜謹畏九峰集

石門名蘊聰首山念祖之嗣也棲賢名曉舜洞山曉聰之嗣也固本也尤最也大覺和尚誠住持者常懷安不忘危說古人有聰聞蟻鬭明察秋毫的天資而無安不忘危之遠慮者就如石門聰預先不自檢束而罹襄州之辱又似棲賢舜閒時不自防慮而有南康之追二人豈不是天資粹美的人且有斯失誠可以爲後人戒警矣然則人生有定不可逃之夙業本難明了分辯仔細詳審其二人罹禍之根由豈不是他安閒無事之日忽意怠慢不慮不察之過歟故曰禍害憂患潛伏於幽隱細微之間迸發於疎虞忽略之際以此二人之事看來最宜敬謹愼畏小心翼翼一些不懈可也

雲居舜和尚字老夫住廬山棲賢日以郡守槐都官私忿罹橫逆民其衣往京都訪大覺至山陽楚州也阻雪旅邸一夕有客攜二僕破雪而至見老夫如舊識已而易衣拜於前老夫問之客曰昔在洞山隨師荷擔之漢陽幹僕宋榮也老夫共語疇昔客嗟歎之久

凌晨備飯贈白金五兩仍喚一僕客曰此兒來往京城數矣道途間關備悉師行固無慮乎老夫由是得達輦下推此益知其二人平昔所存矣九峰集

雲居是江西名山稱江左第一舜和尙居之以爲已號以因也罹遭也橫逆不順理也民衣是使還俗服也京都是東京旅邸客舍也已而不久也又因是之辭易換之往也曩往昔也凌晨黎明也數頻也間關崎嶇屈轉貌備悉咸知也輦下是天子車下雲居舜老夫住持廬山棲賢三峽寺之日因南康太守槐都官貪墨不如意恚怒加以橫逆問還俗乃往京城訪大覺焉到楚州阻雪于客店忽一日將晚有客隨二使肩雪而來見舜老夫如故舊相識因是更衣頂禮于老夫之前老夫因問其故客答曰昔日師在襄州洞山某曾與師擔行李往漢陽府幹事僕使宋榮也老夫遂與他談敘既往之事客咨嗟歎息不已黎明備辦早飯喫了又贈路費白銀五兩仍復喚一使以扶侍他乃曰此兒來來往往于東京不是一次師這一路去崎嶇屈轉他一一盡情曉得不必憂慮舜老夫因是途無坎坷獲通帝座上賜書扇復住棲賢焉推察此段因緣畢竟往日有所感動看他如此情周意密其胸中所懷益是顯現矣

大覺曰舜老夫賦性簡直不識權衡貨殖等事日有定課曾不少易雖灸燈掃地皆躬爲之嘗曰古人有一日不作一日不食之戒予何人也雖垂老其志益堅或曰何不使左右人老夫曰經涉寒暑起坐不常不欲勞之

賦稟也權衡等秤之類貨是買賣變易殖是聚積生財垂將及也涉厲也大覺和尙引前賢以策後進當勿懶惰說舜老夫稟性簡易不煩直捷不繞不曉得等秤買賣等事每日之間有一定工課曾不遷改雖然點佛燈灑掃堂地皆自已親身爲之舜老夫嘗引古自勵說百丈大智和尙有一日若不作務便就一日不喫飯恒以爲戒我是何等樣人敢自懈怠虛喪光陰也況老夫至于將老其行履志向更加堅固或有勸止之曰何不使左右行

者爲之老夫答之曰經歷祁寒涉厲溽暑或動或
靜沒有定則不欲以勞煩他人矣其老夫精進不
退是這等樣

舜老夫曰傳持此道所貴一切眞實別邪正去妄情
乃治心之實識因果明罪福乃操履之實弘道德接
方來乃住持之實量才能請執事乃用人之實察言
行定可否乃求賢之實不存其實徒衒虛名無益於
理是故人之操履惟要誠實苟執之不渝雖夷險可
以一致二事祖綠菴集○去上聲治平聲

代代相承曰傳學學執守曰持守志不改曰操踐
行合理曰履住持多種此指主張道法爲人師者
衒彰賣也致理也舜老夫戒主持者貴要操履眞
實說傳持佛祖大道不是尋常毋得輕浮自賤所
貴要無一事之不眞無一法之不實略而言之眞
實有五第一須辯別何者爲邪何者爲正蠲除妄
之未生情之未起此乃是修理自心之眞實也第
二要曉了惡因定有惡報善因定有善報分明罪
從何起福由何生此乃是操守履踐之眞實也第
三當廣大自通其心寬平自正其身接納四方之
來令其有進無退此乃是住持法道之眞實也第
四宜量度孰有才調孰有能幹請充知事頭首令
其調和變理此乃取用衆人之眞實也第五審察
言能實行行能實踐定當其可用不可用此乃是
選求賢士之眞實也此五實若棄之而不懷空空
衒賣一個虛譽之名于道理有何所益所以謂住
持人操持行履必定要眞誠實在若果執守不遷
變雖是平夷險阻皆可同歸一轍而無二理也弘
道者宜熟玩焉○變音屑

舜老夫謂浮山遠錄公曰欲究無上妙道窮則益堅
老當益壯不可循俗苟竊聲利自喪至德夫玉貴潔
潤故丹紫莫能渝其質松表歲寒霜雪莫能凋其操
是知節義爲天下之大惟公標致可尙得不自强古
人云逸翮獨翔孤風絕侶宜其然矣廣錄

浮山舒州府地名遠錄公名圓鑑葉縣歸省之嗣
也循順也渝變也凋傷也節操也義宜也尙貴也
得猶豈也逸是超放翮是勁羽翔飛也侶伴也然

如是也舜老夫見得銖公有才可貴故振起之說欲要研究無以加上至精至微之妙道縱使身極困窮而更要增益金剛道種年雖衰老而更要增益不退壯志不可順隨流輩苟且私圖聲名利養自失大德夫玉之所貴在潔淨溫潤故丹砂紫草亦不能染變其素質松之所顯在歲盡寒威故嚴霜酷雪亦不能傷敗其青英用此而知人不可無玉質松操的節義此乃是天地間第一樁要緊大事匪細故矣惟公標表品致可嘉可貴豈得不自强不息乎古人有云放縱鵬鶚獨飛於有頂之上高超羊角絕羣於無翳之天理合如是矣公可不奮迅勇猛以研究此道哉

浮山遠和尚曰古人親師擇友曉夕不敢自怠至於執爨負舂陸沈賤役未嘗憚勞予在葉縣備嘗試之然一有顧利害較得失之心則依違姑息靡所不至且身既不正又安能學道乎爨音竄

執役炊爨負石舂米是苦行求福無水沉溷卑賤使役是晦跡韜光靡無也浮山遠和尚勉勵岳侍者說上古求道之人親近明師選擇善友曉勤夕惕念念存心不敢自求安逸至于執爨負舂不辭其勞陸沈賤役不以爲恥咸是各人自發道意何嘗有一念怠惰疲厭之心我在葉縣廣教親近省和尚之時兩次三番趁逐備嘗經歷過來若是我脚跟不穩有一念改操不肯吞聲飲氣去顧利害較得失生人我心腸則善從惡背苟容取安無所不爲矣且身子既不端正心地豈無偏邪又焉能篤志參學而得佛祖授受之道乎汝其勉旃

遠公曰夫天地之間誠有易生之物使一日暴之十日寒之亦未見有能生者無上妙道昭昭然在於心目之間故不難見要在志之堅行之力坐立可待其或一日信而十日疑之朝則勤而夕則憚之豈獨目前難見予恐終其身而背之矣

遠公勉雲首座以確志力行說夫天陽地陰姁嫗於其間果有易得生長的植物設使一日暖氣以熏烝之十日寒雨以霪妬之亦未見有易能生長者而無上妙道了了然在見聞覺知之間本不曾

有甚麼障蔽雖不難見也必須要立志堅卓如生鐵鑄就行持有力而無疲厭之心管取立地成佛其或不然一日少信而十日多疑早晨勤劬而下晌懈怠就如植物一暴十寒一般如此詎僅目前難得成辦予以爲盡一生搬弄到兩脚梢空之時而亦不得見面矣

遠公曰住持之要莫先審取捨取捨之極定於內安危之萌定於外矣然安非一日之安危非一日之危皆從積漸不可不察以道德住持積道德以禮義住持積禮義以刻剝住持積怨恨怨恨積則中外離背禮義積則中外和悅道德積則中外感服是故道德禮義洽則中外樂刻剝怨恨極則中外哀夫哀樂之感禍福斯應矣

遠公戒住持人當審取捨說住持叢林綱領先莫先于審察何爲急務而當取何爲不法而當捨此取此捨一定的極致道理能主張于心內其安其危一定的福芽禍根必彰顯于身外矣然此安不是一日之安危不是一日之危咸從積累漸浸之久不可不察若其察矣則有三焉一者以心通不昏身正不邪住持則人人積功累行一味眞心悟道潔身修德二者以威儀有敘作爲合理住持則人人謙光有禮疎財有義三者以侵漁衆利削害賢良住持則人人口出惡言胸含毒意怨恨既積則中如徒屬外如四衆無不離違背叛也禮義既積則中外無不調和歡悅也道德既積則中外無不感動服從也所以道若取道德禮義二法普洽周遍于一方則遐邇歸依人人懽悅精進于道而安若不捨刻剝怨恨侵削增劇于一行則上下紊亂人人哀傷退息于道而危夫哀傷悅樂有感于其前則禍害福祉斯應之于其後矣其取捨不可不審也

遠公曰住持有三要曰仁曰明曰勇仁者行道德興教化安上下悅往來明者遵禮義識安危察賢愚辯是非勇者事果決斷不疑姦必除佞必去仁而不明如有田而不耕明而不勇如有苗而不耘勇而不仁猶知刈而不知種三者備則叢林興缺一則衰缺二

則危三者無一則住持之道廢矣 二事與淨因臻和尚書

要即綱領的意思敎是以道誨人化是躬行于上風動于下令他變化氣質也佞巧言捷辯善趨承也耘是鋤草刈是收穫遠公警住持以要領說住持人有三法最要緊如宋司馬光諫仁宗皇帝三要一樣佛法不異世法人王即是法王此三法叢林亦不可無者一曰仁二曰明三曰勇仁者純乎天理無一毫私欲如此仁人儘可行持道德興揚教化安撫上下悅樂往來此是一樣要領也明者洞燭物理無一事敢忽如此明人儘可遵行禮義審識安危辯察賢愚分別是非此是二樣要領也勇者見義必爲無一時退怯如此勇人始能行事果敢剖斷不疑知姦必除知佞必去此是三樣要領也若是既有其仁而洞物不甚明白就如那空有其田而不耕義一般既有其明而懦怯不肯勇銳就如那徒有其苗而不耘鋤一般既有其勇而偏私不行仁愛就如那曉得收穫而不曉得下種一般三要全備則伽藍一定興隆若少一要則一定是衰替的若少兩要則一定是危險的三要全無則佛法掃地叢林寥落縱有住持亦無補益而自弛廢矣爲叢林主者豈可不全有斯三要哉

遠公曰智愚賢不肖如水火不同器寒暑不同時蓋素分也賢智之士醇懿端厚以道德仁義是謀發言行事惟恐不合人情不通物理不肖之者姦險詐佞矜已逞能嗜慾苟利一切不顧故禪林得賢者道德修綱紀立遂成法席則一不肖者在其間攪羣亂衆中外不安雖大智禮法縱有何用智愚賢不肖優劣如此爾烏得不擇焉

智賢是君子愚不肖是小人一色成體曰醇溫柔克聖曰懿詐譎也矜是驕矜自負也嗜好也慾私邪的意思總綳曰綱衆目曰紀優劣指好反言烏何也遠公警惠力方長老行道務合人情更要分別君子小人說智之與愚賢之與不肖譬如水性主濕火性主燥同器則相刑剋又如寒至則冷暑至則熱同時則相違背此一定素分也賢智君子醇成懿恭端莊厚重心心乎道德念念于仁義爲

圖開口發言躬身行事生怕與衆人心性不相侔合與事物道理不得通曉兢兢業業如氷凌上行劍刃上走其任道之心誠可尙也愚不肖小人私邪回測而姦險僞妄巧捷而詐佞矜已自負逞能自高貪嗜私慾苟且財利無所不爲顧甚體面其自欺之心又何可惑也故叢林之中得一有德之士道念德行也却易修理總綱衆目也不難辨立乃成個好法社若襍一不成器之輩入于其中則攪擾叢林惑亂大衆園院俱不得安寧雖百丈禮儀全備法度現成纔有亦無所用智之與愚賢之與不肖好歹是等樣寬惠力豈可不揀擇之哉

遠公曰住持居上當謙恭以接下執事在下要盡情以奉上上下既和則住持之道通矣居上者驕倨自尊在下者怠慢自疎上下之情不通則住持之道塞矣古德住持閒暇無事與學者從容議論靡所不至由是一言半句載於傳記逮今稱之其故何哉一則欲使上情下通道無壅蔽二則預知學者才性能否其於進退之間皆合其宜自然上下雍肅遐邇歸敬叢林之興由此致耳

驕恣也倨傲也怠慢也慢不敬也從容含緩而不迫也壅塞也蔽遮也雍肅和敬也遠公警靑華嚴當謙光導物上情下通說堂頭居乎上位宜謙下恭謹以接納大衆序職在乎下位必竭盡情禮以承奉乎主人上下人情既然和合則住持之法道自流通而無礙矣在上者驕奢倨傲無實德而自尊大在下者怠慢不敬尙欺瞞而自疎遠上下人情既不通泰則住持之法道自阻滯而不通矣自古有道之士綱維法席統理大衆全在閒暇沒事之時與好道學人軟言愛語樂說評論無所不到因斯或乘踞地而全出一言或試探竿而單吐半句載錄于傳本記冊之中亘古亘今令人稱美之者料想有個緣故畢竟何哉進而推廣古人之意有二一則是將使師心下通乎學人道脉流行而無壅蔽二則是先曉了學人才力性情看可用不可用至于或進而行事或退而守道于其中間皆合乎宜自然上下內外雍容整肅遠近宣傳無不

來歸叢林之輿詎別有方法歟因茲而致然焉耳

遠公謂道吾眞曰學未至於道衒耀見聞馳騁機解以口舌辯利相勝者猶如厠屋塗汚丹雘祇增其臭耳西湖記聞○騁稱上聲雘烏去聲

道吾名可眞石霜楚圓和尙之嗣也馳騁馬疾走也言自誇口頭禪如馬之馳騁一般也丹雘彩色之總名也遠錄公戒道吾眞宜本色本分不可裝點胸襟說參學的人未曾造詣到妙道之極處修飾未見以爲見裝點未聞以爲聞自誇機鋒意解一味只是在口舌上作活計利嘴强辯貴乎多一句子爲禪以勝負心相軋這般見解就如東圊房上塗畫些五彩顏料一般人本不去裏面局者也去裏面局其糞愈多其臭愈廣耳眞正學道人宜乎以本色爲貴矣

遠公謂演首座曰心爲一身之主萬行之本心不妙悟妄情自生妄情既生見理不明見理不明是非謬亂所以治心須求妙悟悟則神和氣靜容敬色莊妄想情慮皆融爲眞心矣以此治心心自靈妙然後導物指迷孰不從化浮山實錄

演首座卽五祖法演白雲端祖之嗣也遠公謂五祖以修心須求妙悟說心爲四肢百骸一身的主宰百千三昧無量行門莫不由此而生故以爲根本此心若不研窮透徹則妄念情識相續而生妄想既生則鑑照道理爭能明白見理既不明白則是不知爲是非不知爲非而糊塗謬亂也是這個緣故所以修理自心當汲汲孜孜惟求大徹若大徹悟的人則神志調和氣息恬靜容貌恭謹色相端莊設有妄想情慮到這裏如紅爐著雪全不費力法爾自化咸爲眞實心體矣以此方法修理此心此心自爾靈通精妙然後擴而推之將以啓迪物理指引愚迷咸令開悟孰不來歸從其所化哉

五祖演和尙曰今時叢林學道之士聲名不揚匪爲人之所信者蓋爲梵行不淸白爲人不諦當輒或苟求名聞利養乃廣衒其華飾遂被識者所譏故蔽其要妙雖有道德如佛祖聞見疑而不信矣爾輩他日若有把茅蓋頭當以此而自勉

梵行即佛行審實曰諦中正曰當輒每事即然也聞聲譽也勉勉強力行也五祖演和尚勉佛鑒佛果當修實德毋務名利華飾說近代法門參學的人沒得好美名播揚于外又不為一切人之所尊重信慕者何也蓋為他不重戒律身子不清淨不潔白為人又不審實不穩當每事舉動即便苟且貪求聲名美譽財利奉養乃多衒耀其光華粉飾以欺愚遂被明眼人看破根底譏誚談駁所以障蔽其好處縱有證悟神通與諸佛諸祖一般樣或聞或見也是疑惑而不肯篤信的爾輩他時異日若是出世為人楖結草菴守護已情調伏他意之時宜以我斯言而常自勉勵也

演祖曰師翁初住楊岐老屋敗椽僅蔽風雨適臨冬暮雪霰滿牀居不遑處衲子投誠願充修造師翁却之曰我佛有言時當減劫高岸深谷遷變不常安得圓滿如意自求稱足汝等出家學道做手脚未穩已是四五十歲詎有閒工夫事豐屋耶竟不從翌日上堂曰楊岐乍住屋壁疎滿牀盡撒雪珍珠縮却項暗

嗟吁翻憶古人樹下居 廣韻○奕入聲 綟音線稱去聲

楊岐名方會慈明圓祖之嗣也僅略能也適至也莫暮同霰雨雪襍下也不遑與不暇相近遑在心暇在事事冗曰不暇心勤曰不遑詎豈也翌明也演祖戒人莫務外緣以失本分說師翁乍居楊岐山時破房爛桷略能障風遮雨至到季冬雨雪幷下人人臥單上俱是雪故所居不暇安息衲僧中有發真實心願作化主遍募檀越葺理叢林者師翁辭而禁止之曰我佛昔日有言而今時節正當減劫上古人壽無數已減稀年地平如掌盡遷移更變為嶮峻高岸溪澗深谷總不及往常了也況天月尚有虧盈地輿且有缺限焉能圓滿如人之意自求稱足以填無厭心坑乎汝等為僧參悟此個道理手也不知是孰執著脚也不知是孰運奔未得穩當早已是四五十歲覺前面光陰漸少豈有空時候外務修理叢林也耶究竟不許修造之務及次日乃上堂說法偈以示大衆曰楊岐初住屋壁敗壞甚是疎漏滿單床之上盡飄入雪珠子

來畏寒而縮頸項穩念而暗嗟吁翻覆憶想從上古人那有禪林學道唯塚間樹下而安處焉耳當急己事慎勿外慕也慕思也〇葺音緝

演祖曰衲子守心城奉戒律日夜思之朝夕行之行無越思思無越行有其始而成其終猶耕者之有畔其過鮮矣

演祖示人當行解相應說禪人守護自己心王如嚴城如堅兵毋使六賊內犯遵奉毗尼戒本身為律身為度毋使一念外馳日既如是思想夜亦如是思想朝既如是遵行夕也如是遵行行不外乎思思不外乎行又要有起頭而又要有煞闊就如那農夫耕田中間既做得乾淨四面地邊亦如是乾淨一樣如此有始有終頭正尾正自無怠荒懶惰之過矣

演祖曰所謂叢林者陶鑄聖凡養育才器之地教化之所從出雖羣居類聚率而齊之各有師承今諸方不務守先聖法度好惡偏情多以己是革物使後輩當何取法二事坦然集

陶是燒土器之窯鑄是瀉鐵器之範比況叢林的意思演祖懲誡諸方當守先聖法度說所謂叢林者是何說也乃是陶鑄凡愚以成聖哲撫養鞠育人才美器之地教令法化咸由茲出雖稠人廣衆彙類聚集統率而整齊之各有傳授師承近日來諸方長老不專務用力于根本遵大智先聖所遺留流通到而今日的規矩法度多只是任他各人所好所惡一偏之情惟以自己為是强作主宰一味杜撰更改新墓蔑視舊規使後輩無憑當以何法而為取法哉

演祖曰利生傳道務在得人而知人之難聖哲所病聽其言而未保其行求其行而恐遺其才自非素與交遊備詳本末探其志行觀其器能然後守道藏用者可得而知沽名飾貌者不容其偽縱其潛密亦見淵源夫觀探詳聽之理固非一朝一夕之所能所以南嶽讓見大鑒之後猶執事十五秋馬祖見讓之時亦相從十餘載是知先聖授受之際固非淺薄所敢傳持如一器水傳於一器始堪克紹洪規如當家種

草此其觀探詳聽之理明驗也豈容巧言令色便僻諂媚而充選者哉(圓悟書○便平聲)

南嶽名懷讓六祖大鑒之嗣六祖名慧能五祖弘忍之嗣馬祖名道一南嶽讓祖之嗣也洪規大法度也當家子受父業克紹其家也種草言繼業好人爲好種草猶好田出好種草也便佞辯也僻偏邪也諂佞言也媚親順也演祖誡傳道者當詳于議賢說利益衆生傳授祖道其急務處先要得端正見解的好人而師家知人難得詳審察其諦當縱睿聖哲賢亦有患不知人之病明下四法其庶幾焉聽其所言似乎有德而恐其所行未保合理求其所行畢竟要他合理而又恐遺失其人之才力一也倘不是平日素與相交接共遊行備悉詳審知根本識顯末二也探他志向試他行履三也看他量度覰他才能四也然後有守道甜退而不愛多事藏用韜光而不喜出頭的都隱秘不住而易知有沽賣虛名欺惑聾俗粧飾顔貌做假禪師的都露出假來而易見設使他深潛周密亦易見其淸深源底以上一聽二詳三探四觀之道理本不是一早朝一晚夕就曉人之行徑的所以讓見六祖甚麼物恁麼來機緣契悟自心得法之後猶執役奉侍六祖一十五年馬祖見讓讓曰得吾心善古今印證之後仍同侍奉十有餘載是這個來歷而知先聖心心相印上授下受之際原不是淺根薄德人所能傳持須是如一器水傳之于一器不欠不賸方可能續大法洪規爲擔當佛祖家業的好種草也此觀探詳聽的道理明了效驗是這樣豈容巧好其言令善其色便辯邪僻諂佞媚悅之輩而充擧選用者哉是知利生弘道者當以知人爲專務矣○賸剩同

演祖曰住持大柄在惠與德二者兼行廢一不可惠而罔德則人不敬德而罔惠則人不懷苟知惠之可懷加其德以相濟則所敷之惠適足以安上下誘四來苟知德之可敬加其惠以相資則所持之德適足以紹先覺導愚迷故善住持者養德以行惠宣惠以持德德而能養則不屈惠而能行則有恩由是德與

惠相蓄惠與德互行如此則德不用修而敬同佛祖惠不勞費而懷如父母斯則湖海有志於道者孰不來歸住持將傳道德與教化不明斯要而莫之得也

柄權也罔無也蓄養也演祖與佛眼書說住持叢林決道大權柄在恩惠之與德行這兩樁宜相秉行缺一樁也是不得的既有惠澤及人而自不修德行則人不恭敬自既修德行而不行惠澤及人則人不懷仰果知惠澤可俾人懷仰更加修德以相利濟則所敷布的惠澤當足以安撫一院使上情下通誘引四衆指歸得地果知修德可使人恭敬更加其恩惠以相資益則所持守的德行當足以繼紹先覺昌隆佛種善巧導掖愚迷衆生故能體住持的人涵養全德以行檀度宣通檀度以守全德德既能涵養則德用不竭惠既能施行則惠有餘恩由是德之與惠共相蓄養惠之與德幷同流行如此是這樣則德已備于惠中而何用更修自然令人敬奉如同佛祖一般惠已含于德內不必靡費自然使人懷慕如同父母一樣此則四海五湖有志向于此道者是那個不肯來歸如水就下而莫之遏也住持人欲要流傳道德與揚教化不通德惠之要妙吾以爲必不能也佛眼其勗諸

演祖自海會遷東山太平佛鑑龍門佛眼二人詣山頭省覲祖集耆舊主事備湯果夜話祖問佛鑑舒州熟否對曰熟祖曰太平熟否對曰熟祖曰諸莊共收稻多少佛鑑籌慮間祖正色厲聲曰汝濫爲一寺之主事無巨細悉要究心常住歲計一衆所係汝猶罔知其他細務不言可見山門執事知因識果若師翁輔慈明師祖乎汝不思常住物重如山乎蓋演祖尋常機辯峻捷佛鑑既執弟子禮應對含緩乃至如是古人云師嚴然後所學之道尊故東山門下子孫多賢德而超邁者誠源遠而流長也

佛鑒名惠懃佛眼名淸遠俱五祖演之嗣也詣往也省覲也秋見曰覲慈明名楚圓汾陽昭祖之嗣記耿龍學與高菴善悟書有云五祖演和尚自舒州白雲山海會遷徙東山之時舒州太平寺佛鑑龍門寺佛眼二人同往東山裡頭省覲五祖聚集

年老故舊弁主事等備設茶湯果品夜坐敘話。祖乃問佛鑑。今秋舒州地方稻穀成熟否。鑑對曰熟。祖又問之曰太平常住稻穀熟否。鑑亦對曰熟。祖又問之曰各處莊田共總收得稻穀有多少碩數。佛鑑一時不能周徧記識。乃遲緩籌量思慮。不敢妄答。祖遂振師子奮迅之威。正色哮吼。高大其聲。而責之曰汝忝濫爲太平一寺之主人。凡是一切事物不論大之與小。盡當體究了了於心。纔是常住中一年所期望大衆所關係。汝猶不識其餘瑣末細務不必更言而可見汝之作爲也。山門中眞實體認做執事人知因識果。如師翁之輔弼慈明師祖。始于南園。終于興化。總領院務。爾能之乎。汝更不思想常住一粒米重如須彌山乎。此以上乃東山一時父子問答實事。以下皆耿公判美之言也。蓋演祖平常說話機括辯才見高慧疾。佛鑑既爲門人弟子從容和緩不敢率爾而對。理合如斯。故學記有云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人知敬學。故演祖門下的子孫個個有賢才有德行而超羣邁衆者。眞源頭悠遠而流通亦長久也

演祖見衲子有節義而可立者。室中峻拒不假辭色。察其偏邪諂佞所爲猥屑不可教者。愈加愛重。人皆莫測爲乎。蓋祖之取捨必有道矣

猥鄙也。屑苟也。記耿龍學跋演祖法語有云。演祖凡見禪僧中有操持穩當。行事合理。而可成個好人者。室中多孤峻拒遏。不假和言悅色。察其有心中偏邪行事諂佞。凡所作爲卑鄙苟且不可攙椎者。更加愛惜保重。人咸不知演祖善巧方便不可思議。誠然難得測度爲乎。蓋演祖之所取所捨。必有一定的道理存焉耳。非上根利智人不識矣

演祖曰。古人樂聞己過。喜於爲善。長於包荒。厚於隱惡。謙以交友。勤以濟衆。不以得喪二其心。所以光明碩大。照映今昔矣

演祖答靈源書說上古之至人。如子路人告他有過則心中歡喜而便改過。大禹王喜聞好言則屈己下拜而受善。周公繫君子處泰有包荒之量。故其所長志光大也。大舜隱惡揚善。夫子贊其大智

晏平仲之謙卑遜順善與人交端木賜之博施于民而能濟衆如上這幾位古人總不以得失這兩樣心膓遷改其志行所以亙古亙今光輝明徹碩廣遠大照暎今昔而不窮矣

演祖謂佛鑑曰住持之要臨衆貴在豐盈處已務從簡約其餘細碎悉勿關心用人深以推誠擇言故須取重言見重則主者自尊人推誠則衆心自感尊則不嚴而衆服感則不令而自成自然賢愚各通其懷小大皆奮其力與夫持以勢力迫以驅喝不得已而從之者何啻萬倍哉見

演祖與佛鑑書說住持之要須臨涖大衆貴乎在豐盛充滿處定自已務從乎節簡儉約除此以外細碎之事悉勿係心此當行道非前監收太平之比矣用人深加推選取其眞實無妄者用之擇言識彼意地故當取其篤厚愼重者而擇之言見用取其厚重則主者不尊仰而自尊仰人推擧取誠信則衆心不感佩而自感佩主既尊則不必威嚴而衆人自悅服衆既感則不必命令而諸事自成立也到這裏總不强勉法爾自然賢者愚者各通達其心懷大的小的咸奮發其志力較之持虛腔子用勢力迴我慢幢使驅喝不得已而從之者何止鄭州出曺門也耶遠之遠矣

演祖謂郭功輔曰人之性情固無常守隨化日遷自古佛法雖隆替有數而興衰之理未有不由教化而成昔江西南嶽諸祖之利物也扇以淳風節以清淨被以道德教以禮義使學者收視聽塞邪僻絕嗜慾忘利養所以日遷善遠過道成德備而不自知今之人不如古之人遠矣必欲參究此道要須確志勿易以悟爲期然後禍患得喪付之造物不可苟免豈可預憂其不成而不爲之耶纔有絲毫顧慮萌於胸中不獨今生不了以至千生萬劫無有成就之時坦然菴集

風音翻汜也言其氣博汜而動物也郭功輔乃提刑郭正祥字功輔號淨空居士得法於白雲端和尙造物儒言天命釋言定業演祖謂郭功輔富確志操修期于必悟說凡一切人之性情本無一定可守隨人教化而改移自古佛法雖是或時隆盛

或時廢替固是有數而興衰的道理未有不從教化而始成立不見昔江西馬祖南嶽石頭諸祖之利生接物也鼓扇之以淳朴自持風氾動物裁節之以清心無欲淨體不汚蔭被之以明心悟道正身修德教化之以毗尼律禮合理事誼令學人收攝眼不妄視耳不妄聽閉塞私邪之念僻辯之舌屏絶嗜好滋味慾愛染心渾忘貪求財利謟諛奉養所以人日日時時遷徙爲善遠離過愆道也成就德也完備而不自覺知其移風易俗相忘于道若是今之人不及古之人千萬里之遠矣若果決定要眞參實究茲道更須要堅確志向牢同鐵壁穩似銀山不得改易以悟入爲期限然後或禍害或患難或得之與失盡付之與自然之天并及一定不可躱閃之定業不可苟且求免豈可預先怕其不得成辦而就不肯精進勉力以求徹證也耶若纔有一纖毫顧戀不捨念慮不息萌動不除存於心胸之間不唯現世今生不能了悟在哽輪迴一報五千劫出得頭來是幾時我恐怕直到千生萬劫終沒有悟道證果成就之時也

功輔自當塗太平州也絶江訪白雲端和尙於海會白雲問公牛淳乎公曰淳矣白雲叱之公拱而立白雲曰淳乎淳乎南泉大潙無異此也仍贈以偈曰牛來山中水足草足牛出山去東觸西觸又曰上大人化三千可知禮也行狀

絶江截流而渡也白雲名守端楊岐會祖之嗣南泉名普願馬祖之嗣大潙名靈祐百丈海祖之嗣也記郭功輔王臣蹇蹇世事匆匆忙裏偷閒自太平州截江而渡訪白雲端祖于海會寺誠可謂宿植德本不負靈山之囑者白雲見他在欲而無欲居塵不染塵別資一路遂向異類中行問他道牛淳乎公到此則言思道斷心行路絶懸崖撒手自承當而應之曰淳矣白雲恐他入道鹵莽見地淺近乃深錐痛劄奮師子全威而叱策之公是恒牧江山久脫羈鞻的人雖雷震百里亦不驚異但拱而立焉眞可謂鐵牛不怕師子吼矣白雲又見他出入自由縱橫無礙實在作得主宰遂印證之曰

淳乎淳乎可與千佛把手共行諸祖同一鼻孔出氣南泉大潙無異此也仍贈以偈曰牛來山中水足草足許其鍼芥相投水乳相合也牛出山去東觸西觸任他拕犂拽耙報國主恩世法卽是佛法也又曰上大人化三千可知禮也此雖是舊話白雲用得恰好但不知畢竟又是何意季而嘗頌云搖頭擺尾去直入白雲阿嫩草寒泉美無奈腹飽何此頌功輔似乎有餘白雲其實不足何也索頭在季而手裏

白雲謂功輔曰昔翠巖眞點胸躭味禪觀以口舌辯利呵罵諸方未有可其意者而大法實不明了一日金鑾善侍者見而笑曰師兄參禪雖多而不妙悟可謂癡禪矣

翠巖名可眞石霜楚圓之嗣也躭樂也禪止散亂觀照心昏金鑾慈明之高弟凝禪是枯定而無正慧也白雲夜話謂功輔學道貴實悟說昔翠巖可眞一味裝點胸襟樂取枯寂禪定又好口頭三昧鼓兩片皮弄機鋒呵叱罵詈諸方長老言未有高得過他者而眞點胸向上一著實在不曾徹證忽一日金鑾善侍者同他遊山次善拈一片瓦子安于石上問曰向此下得一語許你親見先師眞擬議善叱曰佇思停機情關未透何曾夢見先師在師兄參禪雖多而不曉向上一著終不能徹首徹尾而妙悟誠可謂躭枯守寂癡禪矣于正道有何所益道貴實悟不疑見實明了不惑不在多言也

白雲曰道之隆替豈常耶在人弘之耳故曰操則存捨則亡然非道去人而人去道也古之人處山林隱朝市不牽於名利不惑於聲色遂能淸振一時美流萬世豈古之可爲今之不可爲也由敎之未至行之不力耳或謂古人淳朴故可敎今人浮薄故不可敎斯實鼓惑之言誠不足稽也

白雲答郭功輔書說道之或興或衰豈是有一定之常法耶在人親躬履踐激厲後學以弘大之耳故子輿曰時時操守此道則一定恒存而不替若放逸捨置則一定衰亡而不隆然不是道外乎人而實人自外乎道也上古之人或處山林幽靜之

地或隱朝市鄽闠之所在山林不爲聲名財利所牽引在朝市不被聲音笑貌所惑亂故克清譽振揚于一時美好流芳于萬世然彼一人也此一人也豈古之人淳質本色不怪異而可爲今之人機巧粉飾多詐妄而不可爲耶非也由化導惑迷者有所不到行持法道者有所不力耳或有人說古人淳質朴素故可教化今人浮澡薄德故不可教化此實鼓動人心惑亂人意庸人之言言不該典誠無所考證也有正見者自不聽他鼓惑矣

白雲謂無爲子曰可言不可行不若勿言可行不可言不若勿行發言必慮其所終立行必稽其所蔽於是先哲謹於言擇於行發言非苟顯其理將啓學者之未悟立行非獨善其身將訓學者之未成所以發言有類立行有禮遂能言不集禍行不招辱言則爲經行則爲法故曰言行乃君子之樞機治身之大本動天地感鬼神得不敬乎白雲廣錄○治平辭

無爲子姓楊名傑字次公號無爲居士官禮部得法于天衣懷和尙類法也樞門轉機弩牙也白雲謂無爲子愼言行說夫可言不可行君子不言也若言顧行而言不違行矣可行不可言君子弗行也若行顧言而行不違言矣馬氏之言誠可法也所以發言出口必自思慮看可行否既行得又要有繇闔凡立行必自稽考看可爲法否既可爲法又要無遮障由是先聖恒謹愼于言語常揀擇於踐行故發言不是苟且彰顯其道理實欲啓廸學人未悟入者令其必竟悟入立行不是獨爲自己一身實欲訓誨學人未成立者令其必竟成立所以發一言必竟要使人可法立一行必竟要有個禮體乃克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言則可以爲人常準行則可以爲人法式故易曰言行君子之轉樞一動而戶斯闢機括一動而矢斯發治理身體之大根本也言行苟善而天賜福地與榮苟不善而天降禍地與辱或言行善則鬼陰扶神暗祐不善則鬼消榮神奪算其動感有如此者言行所繫不小也可不愼所出乎

白雲謂演祖曰禪者智能多見於已然不能見於未

然止觀定慧防於未然之前作止任滅覺於已然之後故作止任滅所用易見止觀定慧所爲難知惟古人志在於道絕念於未萌雖有止觀定慧作止任滅皆爲本末之論也所以云若有毫端許言於本末者皆爲自欺此古人見徹處而不自欺

止停息諸念也觀如理思惟也定內心不動也慧隨緣照了也作心造心作也止止妄即眞也任隨緣任情也滅寂滅不生也欺瞞也自欺謂瞞人瞞己自不眞實的意思白雲和尚謂演祖以進道實功說禪者智慧才能多只見得于已然有形之後不能照了于未然無跡之先息念而止究理而觀寂心而定照了而慧此四者正是陽防于未然之前也遇善則作逢惡則止眞理則任煩惱則滅此四者正是覺照于已然之後也故作善止惡任緣滅過所用有形故易見止念觀理定心慧照所爲無跡故難知唯是古人篤志專切于道絕除念編于未嘗萌動之先極是省力雖有止觀定慧作止任滅八法向何處安著耶此八法皆由有根本故有顚末此對治之論也所以古人云念未萌之先是何境界若有一鍼鋒許言于本末者皆爲自瞞此古人見到徹上徹下處而所以不自瞞也

白雲曰多見衲子未嘗經及遠大之計予恐叢林自此衰薄矣楊岐先師每言上下偷安最爲法門大患予昔隱居歸宗書堂披閱經史不啻數百過目其簡編弊故極矣然每開卷必有新獲之意予以是思之學不負人如此

歸宗寺名在廬山之南王羲之隱居處白雲和尚警人當勤學說每見而今衲僧所圖近小未嘗經歷慮及永遠博大的計策予恐後進從此無望叢林自此下衰薄落無疑矣不見楊岐先師每每嘗言歟上也偷安而不教誡後學下也偷安而不決擇生死如此最爲法門中一夥大患害矣予昔隱靜居住于歸宗書院每日嘗展披經典閱看史書不止數百過我眼目其中文籍簡册編輯雖已破舊之極矣然每開卷觀文思理過眼入心必有新鮮得意之處予因此而思之博學不辜負人而學

竟有大利益是這樣

白雲初住九江承天次遷圓通年齒甚少時晦堂在寶峰謂月公晦曰新圓通洞徹見元不忝楊岐之嗣惜乎發用太早非叢林福公晦因問其故晦堂曰功名美器造物惜之不與人全人固欲之天必奪之逮白雲終於舒之海會方五十六歲識者謂晦堂知幾知微眞哲人矣湛堂記聞

九江府名承天寺名圓通亦寺名齒年也晦堂號祖心名寶覺黃龍惠南之嗣寶峰寺名月公晦名曉月字公晦瑯琊慧覺之嗣忝辱也終盡也即入滅的意思記白雲和尚初住九江府承天寺尋又受圓通寺之請時年齒猶少穉彼時晦堂亦在寶峯遂與月公晦而言之曰新圓通白雲洞明徹證見道根抵不謬爲楊岐會祖之嗣也但惜乎他開發機用似若太早恐非叢林之福公晦因問其故何爲太早非福晦堂曰古有功名者而無美器有美器者而無功名天道定數不竝有也所以造物惜之不與人全人誰不愛之而欲雙全天或奪之而未必全與及白雲後入滅于舒州白雲山海會寺纔五十六歲僅中壽焉耳有識之士謂祖心知幾之神知微之顯眞乃睿哲之人矣

晦堂心和尙參月公晦于寶峰公晦洞明楞嚴深旨海上獨步晦堂每聞一句一字如獲至寶喜不自勝衲子中間有竊議者晦堂聞之曰扣彼所長礪我所短吾何慊焉英邵武曰晦堂師兄道學爲禪衲所宗猶以尊德自勝爲强以未見未聞爲愧使叢林自廣而狹於人者有所矜式豈小補哉

楞嚴梵語此翻爲究竟堅固扣取也礪磨也有增益的意思慊恨也含有無愧無欠的意英邵武名洪英黃龍惠南之嗣也强健也矜敬也式法也記晦堂心和尙參公晦于寶峯公晦原深通教典洞徹明白楞嚴經中深奧旨趣海上一帶叢林中知識無有能企及他者望公晦猶天上人焉晦堂每聞一句如得三千大千世界滿中珍寶每聞一字如獲轉輪王位一般欣喜之極衲僧之中間有私地裏議論他已是超羣越衆得地的人不當屈從

餘益我不足吾有何欠少爲英邵武聞而贊美之曰晦堂師兄見道穩當學業親楚巳爲禪人所宗仰猶更以人之行德自勝爲勉力以未無所不見無所不聞爲愧作豈無謂歟正是使叢林中張我慢幢迴頁高蓋而狹小不足于人者有所敬法其有補益于法門甚大矣後學可以爲法也

晦堂曰住持之要當取其遠大者略其近小者事固未決宜諮詢於老成之人尙疑矣更扣問於識者縱有未盡亦不致甚矣其或主者好逞私心專自取與一旦遭小人所謀罪將誰歸故曰謀在多斷在獨謀之在多可以觀利害之極致斷之在我可以定叢林之是非

晦堂與草堂書說住持法道大綱要須是取可與叢林作千百年眼目與後學竭無量劫煩惱如此這樣遠大者略其眼下沒要緊瑣末之事如此近小者或有當爲之事固蔽暗昧未能決斷宜諮扣詢問于老成練達之士或猶有疑惑而不審諦更扣問于博識君子設使猶有所未盡亦不差弛太過矣其或爲主者好矜己逞能偏私任意一味自己專主不聽人諫取也由己與也由己忽爾一朝爲小人伺其縫罅是自取其罪也將誰歸耶故曰謀一切事必定要在多衆中須知有識者斷一切事必我自主擇其善者而從謀事必竟要多者何可以觀察遠近利害得失之極理也剖事必竟要我者何可以定奪圖寺叢林長稚之是非也

晦堂不赴潙山請延平陳瑩中移書勉之曰古人住持無職事選有德者居之當是任者必將以斯道覺斯民終不以勢位聲利爲之變今學者大道未明各趨異學流入名相遂爲聲色所動賢不肖雜糅不可別白正宜老成者惻隱存心之時以道自任障回百川固無難矣若夫退求靜謐務在安逸此獨善其身者所好非叢林所以望公者出靈源拾遺○糅柔上聲謐音密

陳瑩中延平縣陳了翁名瓘字瑩中號華嚴居士糅襍也謐安也晦堂不赴潙山常住大衆請延平縣令陳了翁移書勉之說古人主持佛法原沒有職位知事只揀選有德行者居處之當是責任者

必定一味只將自己覺悟之道啓覺未悟衆生終不以權勢高位聲名利養爲之遷變今之學者大法未曾透徹各自趣行怪異之學隨流混入于名目教相之中遂耳隨聲變眼逐色遷君子小人混襍糅亂不可分別皂白正皆是道高德重老成練達者興行慈無量悲無量傷之切痛之深留意利生之時以此道一肩擔荷砥柱狂波上弘下化何難之有若夫厭喧求靜退處寧謐辭勞愛逸專務偷安于世何補此獨善其身等人之所好非叢林廣衆所以仰望于公者達則兼善天下可也

晦堂一日見黃龍有不豫之色因逆問之黃龍曰監收未得人晦堂遂薦感副寺黃龍曰感尙暴恐爲小人所謀晦堂曰化侍者稍廉謹黃龍謂化雖廉謹不若秀莊主有量而忠靈源嘗問晦堂黃龍用一監收何過慮如此晦堂曰有國有家者未嘗不本此豈特黃龍爲然先聖亦嘗戒之通菴壁記

豫悅也逆迎也黃龍名惠南慈明楚圓之嗣感副寺名慈感化侍者名佖化秀莊主名懷秀俱黃龍惠南之嗣廉潔也量量度也能容人的意思忠內盡其心而不欺也靈源名惟淸晦堂祖心之嗣也

記晦堂一日見黃龍有不悅樂之顏色因迎而問其故何也黃龍答之曰因監管收拾錢布穀米等項此係叢林中緊要執事未得一個好知因識果的人晦堂遂舉薦東序副寺感鐵面尤之黃龍曰感之爲人性尙卒暴恐爲小人乘隙所謀害不可也晦堂又舉西序雙嶺化侍者道此人稍廉潔而謹愼可乎黃龍曰化雖廉潔謹愼又不若大溈秀莊主有容人量度而中心不欺之爲愈也南公法孫靈源曾將此事擧問祖心師翁用一監收有甚難處何爲籌慮太過是這等樣晦堂答靈源道凡朝廷中有天下者并士庶之有家者亦何常不以此籌慮收掌爲根本也豈易事哉不獨師翁是這等也古聖先賢亦曾諄囑而戒愼之

晦堂謂朱給事世英曰余初入道自恃甚易逮見黃龍先師後退思日用與理矛盾者極多遂力行之三年雖祁寒溽暑確志不移然後方得事事如理而今

咳唾掉臂也是祖師西來意章 江集 ○盾閏上聲。祁音奇。溽音肉

朱給事名顯謨字世英任至給事得法於南公矛鎗也盾護身牌昔人以二事雙賣齊誇其勝買者語云我買汝矛還刺汝盾堅不堅利不利在爾不在我也況自相違的意思祁大也溽暑勝熱也晦堂謂朱給事學道當確志力行說余始初略曉得些子道理自負聰明之資輕視佛祖之道以爲不難及見黃龍先師之後退而思想日用動靜與道理互相矛盾者不是一椿遂盡力做工夫時時刻刻不令間斷行持三年之久縱極大寒冷極盛溽熱亦堅確其志而不遷移然後方得打成一片事事合理而今咳唾掉臂也是祖師西來意且道不咳唾不掉臂時祖師西來在甚麼處季而註解到此遂放下筆

朱世英問晦堂曰君子不幸小有過差而聞見指目之不暇小人終日造惡而不以爲然其故何哉晦堂曰君子之德比美玉焉有瑕生內必見於外故見者稱異不得不指目也若夫小人者日用所作無非過惡又安用言之章 江集

朱世英問晦堂君子小人過失何故不同說碩德之士或不幸而有些小過失有等人纔一入耳過目輒使指顧不休不肖之輩終身日日造惡人見亦不怪只以爲尋常其故何說也晦堂答之曰君子之德行譬如美玉一般纔有一絲瑕跡生于其內則必彰顯于外故凡一經人眼目自是驚異道這個好物件如何而有此瑕疵不得不指顧而歎惜不休也若夫下愚之流舉止動靜無所往而不是過失又何足道之哉

晦堂曰聖人之道如天地育萬物無有不備於道者衆人之道如江海淮濟山川陵谷草木昆蟲各盡其量而已不知其外無有不備者夫道豈二耶由得之淺深成有小大耶

川有三川四川六川八川九川百川萬川皆指江河諸州衆路而言也陵阜也昆衆也晦堂答書張無盡當通大道理說佛祖之道至寬至廣譬如天高地厚含育萬物一般盡天下有情無情是那一

件不該備于此道中者衆人之道局量狹小譬如九江四海桐淮常濟諸山諸川高陵源谷卉草林木蠢動諸蟲一樣各盡其量而已又豈知各人局量之外有無所不包無所不載於道者存夫佛祖至寬至廣之道詎是定有兩般耶由各人所得有淺有深故其所成立有小有大焉耳

晦堂曰久廢不可速成積弊不可頓除優游不可久戀人情不能恰好禍患不可苟免夫爲善知識達此五事涉世可無悶矣

晦堂與詳和尙書論知識涉世之方說知識涉世有五久已弛廢之事不可迅速成辦是一積聚弊病不可倉卒蠲除是二優游稱意不可長久留戀是三人情世故不能全美恰好是四禍害患難不可苟且欲免是五夫爲叢林主行化利生通曉此五事涉歷世間利益一切人可保無憂悶矣

晦堂曰先師進止嚴重見者敬畏衲子因事請假多峻拒弗從惟聞省侍親老氣色穆然見於顏面盡禮津遣其愛人恭孝如此

◎假疑暇次同

穆中情見于貌也晦堂與景溫書論師家愛人恭孝說先師進退擧止威嚴厚重但觀其顏貌者令人意銷而起恭惟愼畏之心或禪者借事告假多峻絕拒止不許惟一聞說歸省奉養父母看其情狀眞誠心達于面氣色穆然昭著顏貌者乃反盡其禮律濟遣之不留其篤愛人恭順孝養是這樣有威可畏有儀可則學者可不以此爲法耶

晦堂曰黃龍先師昔同雲峰悅和尙夏居荊南鳳林悅好辯論一日與衲子作喧先師閱經自若如不聞見已而悅詣先師案頭瞋目責之曰爾在此習善知識量度耶先師稽首謝之閱經如故已上並見靈源拾遺

雲峯名文悅大愚守芝之嗣也晦堂表南和尙量度以爲人法式說黃龍先師往昔同雲峯悅和尙休夏安居于荊州府鳳林寺悅愛談論樂說不已與衆禪人大聲諍鬧先師看讀經典亦只如常如眼不見耳不聞一樣已而少選悅和尙復往先師經案邊張目詬責之曰爾在這裏裝模作樣習學善知識體裁量度也耶先師總不開口僅稽遲其

首而謝教焉耳仍舊看誦經典不輟季而嘗言人謂悅公褊急不及南公量度予謂不然南公固有山海胸襟而悅公亦有斬然直見各有長也不然烏能居兜率而手搏日輪也耶

黃龍南和尚曰予昔同文悅遊湖南見衲子擔籠行脚者悅驚異蹙頞已而呵曰自家閨閣中物不肯放下返累及他人擔夯無乃大勞乎

蹙頞攢眉促鼻也閨閣中物指胸襟情識私溺之物夯背負也黃龍南和尚追往事以激勵現在禪人我予曩日同文悅行脚到湖廣之南見有衲子擔箱籠走方者悅乃驚怪歎異而可憐攢眉蹙鼻而又可憾因是顧復起慈悲心施無畏辯以振拔之呵曰汝等自家閨閣中是什麼葫蘆馬杓不肯放下而茫茫業識返連累那人不得自在肩擔背負寧不辛苦太甚乎悅之老婆心殷矣

黃龍曰住持要在得衆得衆要在見情先佛言人情者爲世之福田蓋理道所由生也故時之否泰事之損益必因人情情有通塞則否泰生事有厚薄則損益至惟聖人能通天下之情故易之別卦乾下坤上則曰泰乾上坤下則曰否其取象損上益下則曰益損下益上則曰損夫乾爲天坤爲地天在下而地在上位固乖矣而返謂之泰者上下交故也主在上而賓處下義固順矣而返謂之否者上下不交故也是以天地不交庶物不育人情不交萬事不和損益之義亦由是矣夫在人上者能約己以裕下下必悅而奉上矣豈不謂之益乎在上者蔑下而肆諸己下必怨而叛上矣豈不謂之損乎故上下交則泰不交則否自損者人益自益者人損情之得失豈容易乎先聖嘗喻人爲舟情爲水水能載舟亦得覆舟水順舟浮違則沒矣故住持得人情則興失人情則廢全得而全興全失而全廢故同善則福多同惡則禍甚善惡同類端如貫珠興廢象行明若觀日斯歷代之元龜也

否泰損益俱易卦名否塞也比人情不通的意思泰通也比人情通的意思損減也減剋大衆以益自已上下皆損的意思益增也損減自財增益大衆

上下俱皆增益的意思庶衆也叛背叛跋扈也貫串也言其相續不絕的意思元龜大龜也能預知未來吉凶禍福也黃龍與黃蘗勝書言住持人要在得衆見情說住持法道統理大衆其要緊處先在得衆衆若既得更要得見其人之性情不見先佛有言人情者爲人世間之一大福田乎蓋言一切道理無一事不從人情而生也故凡時世之或否塞或通泰事之或損減或增益察其所致必竟由乎人情人情若相得而通則泰自生而無否不得而塞則否自生而無泰事情濃厚則彼此增益四來雲集事情淡薄則彼此減剋各自分離此人情豈是尋常人可得而通曉哉唯是天縱大聖再來至人庶克通曉此天下人之情理也故易之別卦云乾天在下坤地在上故呼之曰泰乾天在上坤地在下故呼之曰否至于取卦象損君以益民民富君豈能獨貧故上下俱益所以爲益損民奉君民貧君豈能獨富故上下俱損所以爲損夫乾爲天原本在上今居下坤爲地原本在下今居上

其定位寧不乖違耶而返謂之通泰者是何緣故因天氣下降地氣上升和氣相交接故通泰也君主本宜在上而臣賓本宜處下義理何其順適耶而返謂之否塞者又是何緣故因上既尊倨下亦疎慢人情不相交接故否塞也因是之故所以天地之道氣候既不相煦嫗則靈蠢動植詎能生長發育乎人情之道顧復既不相周密則東西職序又豈得調和燮理乎至于損益之義理亦如泰否之義理是一般樣夫在人上者果能約束自謙以容納四衆四衆必和悅而遵承翼戴以奉上矣此豈不是與那益的道理一般乎在上者若剛戾大衆而放縱自恣大衆必怨恨而背叛跋扈以欺上矣此豈不是與那損的道理一般乎故上下之人情若相得一定是泰的不相得一定是否的損已益人一定彼此皆益損人益已一定彼此俱損由是觀之情之得與不得豈不難乎故孔子答魯哀公曾說譬喻道以人譬作舟以人之情譬作水風恬浪靜之時水固能浮舟白浪滔天之時又亦能

覆舟水若順暢通遂舟一定是浮而無事舟若違向乖方水一定沒舟而可傷矣用此而比人情豈不教做難耶故住持得人情則道法易興不得人情則道法亦易廢人情全得而法化全興人情全失而法化全廢故人人積善則餘慶必多豈不全興人人積惡則餘殃必甚豈不是全廢善之與惡同其條類端的就如貫串數珠一樣相續不斷興之與廢象而行之分明就如昂首觀日一般洞達無遺斯寔歷代來通達人情之大龜鑑也

黃龍謂荊公曰凡操心所爲之事常要面前路徑開闊使一切人行得始是大人用心若也險隘不通不獨使他人不能行兼自家亦無措足之地矣 章江集

荊公姓王名安石字介甫宋朝宰相得法于黃龍者黃龍謂荊公行事要正大說凡人操心作爲一切事業恒要面前正路捷徑俱使開豁廣濶無一毫阻礙令上智下愚若貴若賤都教行得纔是大丈夫所用公道之心若是險阻狹隘不甚開曠通泰不唯教一切人行不去就是自家個只恐亦行之不去矣

黃龍曰夫人語默舉措自謂上不欺天外不欺人內不欺心誠可謂之得矣然猶戒謹乎獨居隱微之間果無纖毫所欺斯可謂之得矣

黃龍答荊公書說夫人或出示言詞或三緘其口或動容周旋或處身措置自家個說上不欺瞞乎倉天外不欺瞞乎衆人內不欺瞞乎自已此眞可以教做得的人矣然而更要戒警此心于未與物接之先人所不知而已獨知之地謹愼此念于未曾萌動之際人所不見而已所獨見之所的的確確無一毛頭許所昧此庶幾乎乃教做得矣

黃龍曰夫長老之職乃道德之器先聖建叢林陳紀綱立名位選擇有道德衲子命之曰長老者將行其道德非苟竊是名也慈明先師嘗曰與其守道老死丘壑不若行道領衆於叢林豈非善守長老之職者則佛祖之道德存歟

黃龍與翠巖眞書說夫長老的職位乃是乘載三玄要道四攝量德的器具也先馬祖叔建叢林百

丈設列紀綱樹立知識之名堂頭之位推選揀擇個眞踐實履道全德備衲子稱名教做長老者何欲行佛祖之道德不是苟且私竊長老之虛名也不見慈明先師曾有言與其抱道藏拙老死于丘山溪壑作自了漢不及行佛祖之道統理大衆於叢林豈不是不虛當其名能操行持守爲長老之職位者而俾諸佛諸祖之道德長存而不失也歟

黃龍謂隱士潘延之曰聖賢之學非造次可成須在積累積累之要惟專與勤屛絕嗜好行之勿倦然後擴而充之可盡天下之妙

隱士不愛做官以道自樂也延之名興嗣號淸逸居士得法于南公者黃龍南謂潘延之造道貴力行精進說爲聖爲賢之學業不是急遽苟且可得成就貴在日積月累而積累要緊工夫惟專切與勤懇除口所欲斷心所愛力行而不生懈怠之心然後擴推此理而充滿此心可竭盡無餘悉曉天下之極致豈不偉歟

潘延之聞黃龍法道嚴密因問其要黃龍曰父嚴則子敬今日之規訓後日之模範也譬治諸地隆者下之窪者平之彼將登於千仞之山吾亦與之俱困而極於九淵之下吾亦與之俱伎之窮妄之盡彼則自休也又曰昫之嫗之春夏所以生育也霜之雪之秋冬所以成熟也吾欲無言可乎林間錄

隆高也窪音哇深也昫音許宜煦和煦也嫗於去聲言天以氣煦地以形嫗覆育萬物之意也記潘延之見得黃龍行持法道過于嚴密必有事因乃問其綱要黃龍答之曰譬如俗家教兒父親威嚴則其子亦孝敬我法門今日所立這個規矩訓誡乃是後來者現成的楷模軌範也其要亦猶俗家教子一樣又譬如農人平治地土隆高處下之使卑窪深處塡之使平我所嚴密亦非無要但因人而施耳彼若欲登于高高峯頂我亦與之俱往彼若困憊而極于深深海底我亦與之俱往彼之伎倆旣窮妄想旣盡彼則自然休歇也其要亦與農人平地一般又曰天以氣煦地以形嫗春溫而萌芽所以生長夏熱而枝苗所以發育也霜以凋落

雪以凛冽秋成而果實所以收斂冬熟而動植所以蟄藏也吾欲緘默不垂訓誡其可得乎其要如是○德音敗疲極出

黃龍室中有三關語衲子少契其機者脫有詶對惟斂目危坐殊無可否延之益扣之黃龍曰已過關者掉臂而去從關吏問可否此未透關者也林間錄

三關者卽人人有個生緣我手何似佛手我脚何似驢脚是也脫或然之辭記黃龍入室時常以三關語勘驗禪人少有契悟投機者或有答對黃龍總不言語睢只閉目兀坐可與不可總不印許焉潘延之莫測其用乃請益而扣問之黃龍亦不祕密其用而披肝瀝膽向他道已走過這條道路的人掉臂長往了無疑滯向把關口的人問我可往不可往此是不曾走過這條道路的人也禪人不會此理向知識口邊討分曉與未過關人一樣不言可知更與他說甚

黃龍曰道如山愈升而愈高如地愈行而愈遠學者卑淺盡其力而止耳惟有志於道者乃能窮其高遠其他孰與焉記聞

與及也許也黃龍勉人當極力究竟此道說大道猶如極高的大山相似上了一重又有一重又猶如極廣的大地一般行了一里又有一里學者見識卑小淺近盡其各人之力量而歇止耳獨是有大乘根器志向專切于此理的人始能窮高極遠到得無疑之地其餘見卑識淺之輩誰許之焉

黃龍曰古之天地日月猶今之天地日月古之萬物性情猶今之萬物性情天地日月固無易也萬物性情固無變也道何爲而獨變乎嗟其未至者厭故悅新捨此取彼猶適越者不之南而之北誠可謂異於人矣然徒勞其心苦其身其志愈勤其道愈遠矣

越浙地在紹興府之南之北二之者往也黃龍和尙誡學人勿厭故悅新當以古爲法說古之上天下地日往月來猶今之上天下地日往月來也古之動植庶物飛潛性情亦猶今之動植庶物飛潛性情也天地日月萬物性情既從古逮今本不更易遷改也此個道理又是何緣故而獨遷改乎痛

惜其未至于道者。厭惡故舊。喜愛新鮮。捨此所長。取彼所短。就如適向南越者。不往南方行而返往北方走一樣。眞可謂異古異今的人矣。然空勞其心志。空苦其躬。行其志向。倍辛勤。其道倍離遠矣

黃龍謂英邵武曰。志當歸一。久而勿退。他日必知妙道所歸。其或心存好惡。情縱邪僻。雖有志氣如古人。予終恐不得見其道矣壁記○好惡去聲

黃龍謂英邵武。立志貴純一不已。說凡人立志。當只看個一歸何處。任是千思萬想。到此如紅爐著雪。不歸一而自歸一也。久久行之。精進不退。他時畢日囫地一聲。必竟豁然無上妙道之底蘊。設或心懷好惡。情恣邪僻。則千頭萬緒由此起矣。何一之有。縱有志向。氣骨如同古人。我恐偏眼光落地兩脚梢空之時。亦難得見其道矣

寶峰英和尚曰。諸方老宿批判先覺語言。拈提公案。猶如捧土培泰山。掬水沃東海。然彼豈賴此以爲高深耶。觀其志在益之。而不自知非其當也

公案。卽從上諸佛諸祖問答。言下契悟。投機傳燈錄中流傳的千七百則古公案。非是世諦中公府衙門案牘也。英和尚住持寶峯時。評論諸方見解。不當說諸方耆宿批評剖判先聖語言。拈舉提唱前輩公案。猶如以兩手捧土。去增培泰山。以兩手掬水去灌沃滄海一樣。然彼古人公案。豈恃賴此批判拈提。以培高沃深也耶。觀其諸方老宿之志向。在補益公案。而殊不自知。其所用。却不當也

英邵武每見學者恣肆。不懼因果。嘆息久之曰。勞生如旅泊。住則隨緣。去則亡矣。彼所得能幾何。爾輩不識廉恥。干犯名分。汙瀆宗教。乃至如是。大丈夫志在恢弘祖道。誘掖後來。不應私擅已慾。無所避忌。媒一身之禍。造萬劫之殃。三塗地獄受苦者。未是苦也。向袈裟下失却人身。實爲苦也壁記

寓居客店曰旅。艤舟河岸曰泊。恢大之也。前導曰誘。傍扶曰掖。忌畏也。媒醖同酒酵也。謂釀成其罪也。記英邵武每見學者放縱恣肆。不怕罪福因果。乃大聲太息。遲久而開示之曰。父母所生此身。見不超色。聞不超聲。日日營營。不得自在。何其勞也。

不知本有天眞暫寄此身如客寓邸如舟附岸住則隨緣享受不住則不是我的了矣彼所得有多少設使得多濟得甚事爾輩乃不曉廉潔弗知羞恥相于冒犯名分禮法穢汚褻瀆宗風教門乃到這個田地耶大丈夫漢宜立大志以恢張弘揚祖道爲念導誘扶掖後昆爲心不當私專已慾貪婪無厭無所避忌嗜好不捨釀一身之罪作萬劫之殃餓鬼畜生地獄此三塗中受銜鐵負鞍鋸燒舂磨呑吐炎焰者不教做苦唯出家人在這袈裟下失却此個人身誠所謂教做大苦也可不畏哉可不畏哉○釀音以醞音枚釀娘去聲

英邵武謂晦堂曰凡稱善知識助佛祖揚化使衲子迴心向道移風易俗固非淺薄者之所能爲末法比丘不修道德少有節義往往苞苴骫骳搖尾乞憐追求聲利於權勢之門一旦業盈福謝天人厭之玷汙正宗爲師友累得不太息晦堂頷之

比丘梵語此云乞士謂上乞佛祖以資慧命下乞衆生以養色身也苞裹也苴藉也言裹物獻佞以求托囑的意思骫骳倖直貌頷是點頭謂口訥而心許也英邵武謂晦堂說凡命名善知識者乃佐佑佛祖贊襄法化令衲子挽回邪心趣向正道移徙鄙風改爲善俗本不是淺根薄行人之所能爲末法比丘道不實悟德不實修居無操守行不合宜每每苞苴獻佞骫骳曲體倚他門戶傍他墻籬如狗子媚人搖頭擺尾乞其憐惜一樣追逐干求聲名財利于權貴勢位之門無恥之甚一朝罪業貫盈現福凋謝天厭人賤不唯自旣取禍而且玷汚法門上辱師承傍累法友得不太息也耶晦堂聞如此說乃默默點頭而心許之

英邵武謂潘延之曰古之學者治心今之學者治迹然心與迹相去霄壤矣

英邵武謂潘延之說古之學道人專以屏息諸緣修理自心爲務今之學道人却向外討唯修理事蹟爲務然心法無形亦無作者事蹟有形有爲與道相差如霄天壤地之遠矣

英邵武謂眞淨文和尚曰物暴長者必夭折功速成

者必易壞。不推久長之計而造卒成之功。皆非遠大之資。夫天地最靈。猶三載再閏。乃成其功。備其化。況大道之妙。豈倉卒而能辦哉。要在積功累德。故曰。欲速則不達。細行則不失。美成在久。遂有終身之謀。聖人云。信以守之。敏以行之。忠以成之。事雖大而必濟。昔喆侍者。夜坐不睡。以圓木爲枕。小睡則枕轉。覺而復起。安坐如故。率以爲常。或謂用心太過。喆曰。我於般若。緣分素薄。若不刻苦勵志。恐爲妄習所牽。況夢幻不眞。安得爲久長計。予昔在湘西。目擊其操履如此。故叢林服其名。敬其德而稱之。靈源拾遺

眞淨名克文。黃龍南之嗣也。倉卒急迫也。累增也。敏捷也。疾也。喆侍者名慕喆。號眞如。翠巖可眞之嗣也。般若梵語。此云智慧。湘西湖廣長沙湘陰縣之西也。英邵武謂眞淨和尚說。凡物卒暴生長者。必定是脆嫩而易得夭折的。功業迅速成立者。必定不堅固而易得敗壞的。不肯推察永久之謀長遠之策。而只圖眼下快當立地成功。如此見識。咸不是久遠的心腸。高大的資質。夫天陽地陰。最是

靈妙矣。尚猶三載再潤。增減月分大小。幷歲餘日期。定四時而成歲。乃能成其三年一潤。天氣小備之功。五載再潤。天氣大備之化。是這等樣況。無上大道之至精至微極底處。豈是急遽苟且小近見識而克成辦之哉。貴在日積其功。勛月累其德行。亦如那天地最靈。日積三載而小備其功。再累五載而大備其化一樣。故古云。欲急速則不通達。能細行則不差失。美好成立。一定在久。所以圖遠要有終身之謀慮也。聖人云。篤信以操守之。敏捷以力行之。忠厚以成立之。憑是甚樣大事。管取必濟。昔喆侍者做工夫。到夜間長坐不臥。設或欲睡。則以圓木爲枕子。纔有些少瞌睡。則枕子轉動。省而又起。安詳穩坐。仍同于初。用以爲準。或有的道喆侍者。用心如是。豈不大過。喆曰。我于禪理未曾透脫。智慧不得明了。因緣分定。素行福薄。若不如此力下苦功。策進初志。恐爲妄想習氣所牽引。況且夢幻微形。假而非眞。執以爲實而保惜之。又焉得爲永久長遠的計策。予昔在湘陰。親眼看見喆侍

者是這樣操持履踐故叢林之中老參新進皆服其爲人尊其德行而在在處處稱美贊揚之

眞淨文和尙久參黃龍初有不出人前之言後受洞山請道過西山訪香城順和尙順戲之曰諸葛昔年稱隱者茅廬堅請出山來松華若也沾春力根在深巖也著開眞淨謝而退順語錄

香城順名景順黃龍南之嗣也諸葛覆姓名亮字孔明躬耕南陽時劉玄德屯兵新野徐庶往見告曰孔明臥龍也將軍可以就見而不可以屈求玄德由是三顧茅廬而舉以爲相記眞淨文和尙久參黃龍打頭原有不欲出世與人爲師之言後忽受洞山祖院之請道路徑過西山乃入山訪候香城順和尙順作偈戲之曰諸葛昔年稱隱者比眞淨初有不出世之意茅廬堅請出山來比今日却受洞山之請也松華若也沾春力比他有德感洞山來迎根在深岩也著開比有道人終隱不住的意思前二句含有譏意後二句實歸美之詞也眞淨稱謝香城而退

眞淨舉廣道者住五峰輿義廣疎拙無應世才逮廣住持精以治已寬以臨衆未幾百廢具舉衲子往來競爭喧傳眞淨聞之曰學者何易毀譽邪予每見叢林竊議曰那個長老行道安衆那個長老不侵用常住與衆同甘苦夫稱善知識爲一寺之主行道安衆不侵常住與衆甘苦固當爲之又何足道如士大夫做官爲國安民乃曰我不受贓不擾民且不受贓不擾民豈分外事耶山堂小參

廣道者名希廣號廣無心眞淨文之嗣也輿衆也長老耆德之稱記眞淨文舉廣無心住五峯衆人咸謂廣疎散拙鈍沒有出世才調及廣到五峯精進以修治自已寬裕以臨莅大衆不久之間叢林中凡百弛廢咸皆備整衲僧往來競爭喧傳齊又說好眞淨聞之曰學人何輕易毀人譽人耶予每每見叢林中有私地議論曰那個和尙行操法道安撫大衆那個和尙知因識果不侵削衆錢擅用常住與大衆同受甘苦夫稱善知識荷佛祖重任爲招提主人行持大道調御大衆不私常住與衆

同樂理合如是何足道哉譬如士君子出仕做地方官一樣上致君而忠下澤民而廉乃曰我不貪財利不害百姓且不貪賄不侵民皆合如此的豈是分外的事耶又何足道學者毋輕易毀譽人也

眞淨住歸宗每歲化主納疏布帛雲委眞淨視之顰蹙已而嘆曰信心膏血予慚無德何以克當 李商老日涉記

記眞淨住歸宗寺每年化主回常住中交納緣疏棉布紬帛如雲堆集眞淨覩之顰眉蹙額遲久乃嘆息之曰檀那信心施主膏血予自慚愧無有實德將甚麼來消受得他的捨心矣

眞淨曰末法比丘鮮有節義每見其高談濶論自謂人莫能及逮乎一飯之惠則始異而終輔之先毀而後譽之求其是曰是非曰非中正而不隱者少矣 記壁

眞淨示人當存中正有定見說末法之時叢林比丘少有操守又不義氣每當見其日用之間雲興高談波湧濶論自謂衆人莫我企及迨乎一食之恩則始差異而終輔合先毀謗而後譽美就便無定守了求其胸中作得主宰是一定道是非一定道非中正而不隱諱偏私者盖少有之矣

眞淨曰比丘之法受用不宜豐滿豐滿則溢稱意之事不可多謀多謀終敗將有成之必有壞之予見黃龍先師應世四十年語默動靜未嘗以顏色禮貌文才牢籠當世衲子唯確有見地履實踐眞者委曲成褫之其愼重眞得古人體裁諸方罕有倫此故今日臨衆無不取法 日涉記

委曲委順曲成也褫音池成就之也體裁格式也

眞淨示人當愼重行履說僧家之法日用不宜過于豐盛滿足若太盛足則泛溢之心生矣世事不可多于謀慮貪求若多謀求則敗傷之禍至矣欲有所成定有所壞此必然之理予見黃龍先師利生接衆四十年之久或以無礙語言或以寂默三昧一動一靜四威儀中未嘗恃自己容顏色相禮節廟貌文章才學狴犴籠絡拘繫當世衲子唯有眞參實悟行解相應者委曲婉轉以成就之其愼密之念厚重之儀誠得前賢格式諸方少有可倫類可比擬者故我今日爲人臨莅廣衆無不取以

爲法則也〇狴犴音被岸

眞淨住建康保寧舒王齋䞋素縑因問侍僧此何物對曰紡絲羅眞淨曰何用侍僧曰堪做袈裟眞淨指所衣布伽黎曰我尋常披此見者亦不甚嫌惡卽合送庫司估賣供衆其不事服飾如此日涉記

建康金陵也保寧寺名也舒王宋徽宗封荊公爲舒王也公熙寧間爲相因作新法病民其子王雱爲學士忽暴卒公亦罷相閒坐如寐見一鬼使領雱荷鐵枷泣于公前曰父務新法致我如此公問鬼使求解使曰建寺飯僧房可免公遂于金陵舍宅爲寺奏賜額保寧請眞淨主之也袈裟梵語此云離塵服伽黎梵語此云大衣又云雜碎衣估賣也事猶好也眞淨住持金陵保寧寺舒王設齋施䞋白紬一疋因問侍僧人此是甚麼物件侍僧對曰此是紡絲羅眞淨又曰何用侍僧曰堪可做得離塵服眞淨指自已所披布伽黎而言曰我尋常披搭此布衣見之者都沒有厭嫌嫉惡之心卽令送交庫司估賣供衆其不好裝飾是這樣

眞淨謂舒王曰日用是處力行之非則固止之不應以難易移其志苟以今日之難掉頭弗顧安知他日不難於今日乎日涉記

眞淨謂舒王是貴速行不是貴速止說四威儀中凡所當行處就便精進速行之不當行處就便固意速止之不可以或難或易更改遷移其志向設或以今日之難而不肯行不肯止撒手不顧安知他時異日不難于今日也乎

眞淨聞一方有道之士化去惻然嘆息至於泣涕時湛堂爲侍者乃曰物生天地間一兆形質枯死殘軀似不可逃何苦自傷眞淨曰法門之興賴有德者振之今皆亡矣叢林衰替用此可卜日涉記

湛堂名文準眞淨之嗣也物彙動植言兆衆也記眞淨聞一方有道之人遷化惻隱悲傷大聲歎息至於痛泣流涕時湛堂爲侍者見其悼人太過乃諫之曰物生天地之間一人多人一物多物咸有此腐形脆質枯乾死亡殘傷蠹蛀都是逃躲不得的俱不能免何苦自傷如是眞淨曰人之形質終

歸敗壞我豈不知我傷之者法耳有道人存法亦
與之俱存有德人滅法亦與之俱滅今皆亡矣法
道恃何人以振起之耶用此觀之可以預知叢林
之衰替矣

禪林寶訓順硃卷第一

禪林寶訓順硃卷第二

蜀渝華嚴季而關聖可　德玉　順硃

湛堂準和尙初參眞淨嘗炙燈帳中看讀眞淨呵曰
所謂學者求治心也學雖多而心不治縱學而奚益
而況百家異學如山之高海之深子若爲盡之今棄
本逐末如賤使貴恐妨道業直須杜絕諸緣當求妙
悟他日觀之如推門入臼故不難矣湛堂卽時屛去
所習專注禪觀一日聞衲子讀諸葛孔明出師表豁
然開悟凝滯頓釋辯才無礙在流輩中鮮有過者
杜塞也專注一心相繼不斷也禪是定心不掉動
觀是慧照不沉昏出師表是諸葛武侯進後主欲
出師伐魏之表也事詳音義記湛堂準和尙初參
眞淨常點燈帳中看讀可謂篤學人也眞淨見而
呵責誡之曰所謂參學者求修理自心也讀學雖
廣而自巳心地不修理縱學廣而有何所增益而
況諸子百家差異學術如山高海深爾從何而可
盡今反弃自根本而逐尋枝葉如卑賤之使尊貴
恐于道業反相妨礙也直須塞斷外緣扣巳而求
眞參實悟一朝了達自理之時如推門樞入斗臼
一般活鱍鱍地任開任闔何難之有湛堂是個決
烈丈夫聞斯行之卽便屛絕去除所習之事專注
一心念念相續不亂妄想不沉無忌忽一日聞禪
人讀武侯出師表念到宮中府中皆爲一體處豁
然心地開悟凝結積滯如日銷氷語言陀羅縱橫
無礙在同流儕輩之中少有人出得過他者所以
禪人貴實悟也

湛堂曰有道德者樂於衆無道德者樂於身樂於衆
者長樂於身者亡今稱住持者多以好惡臨衆故衆
人拂之求其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好者鮮矣故曰

與衆同憂樂同好惡者義也義之所在天下孰不歸焉二事類可贅疣集

湛堂誡住持者當與衆同好惡說道全德備的人極好廣衆衆愈多而心中愈是歡樂道微德薄的人不喜廣衆只圖自樂而不與人同樂殊不知與衆同樂者久長樂于自身者喪亡今之住持的人多是用己好己惡以臨大衆與衆不合衆人不服而拂逆之求其我好而知人之所不好我惡而知人之所不惡者蓋少矣寒暑饑渴衆所同憂安逸飽暖衆所同樂道德仁義衆所同好殘忍刻薄衆所同惡故住持人能同于衆者義也義既在此而天下四衆孰不來歸于此焉

湛堂曰道者古今正權善弘道者要在變通不知變者拘文執教滯相殢情此皆不達權變故僧問趙州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州云我在青州做領布衫重七斤謂古人不達權變能若是之酬酢聖人云幽谷無私遂致斯響洪鐘簴受扣無不應是知通方上士將返常合道不守一而不應變也與李商老書

殢音替困極也客報主曰酬主答客曰酢趙州名從諗南泉普願之嗣也簴渠上聲鐘鼓柎橫曰簨縱曰簴所以舉鐘鼓者湛堂與李商老書論弘道貴變通說道者從古迄今正理權要也能恢張此道的人要在因機合義變化通情所以不知變通的人拘繫文字執著教典滯礙名相困殢識情此皆不是主宰權衡通達變化者故僧問趙州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州云我在青州做一領布衫重七斤若謂趙州不通達權變安能有如是之問答至人云幽深巖谷了無私心遂使有呼則應之以響洪鐘高懸簴受在架持槌扣擊音無不應趙州酬酢如空谷之無心如洪鐘之在架一樣是知通方大士將欲返背常理而伴合妙道行不思議巧方便決定不滯守一法而不應變不窮也季而順朱凡遇公案即便拖筆徑過不敢註脚者何也公案貴參究起疑情以求徹悟若註破則于人無益也湛堂以布衫話爲達權變爲返常爲合道爲不守一法爲應變不窮不守不窮且置布衫與一歸何

處作麼生返作麼生合試道看若道不得則依舊又滯相殢情了也曾有頌云問頭如鐵壁答話似銀山堪嗟未悟者十難與萬難季而任麼也是泥裏洗土塊

湛堂曰學者求友須是可爲師者時中長懷尊敬作事取法期有所益或智識差勝於我亦可相從警所未逮萬一與我相似則不如無也寶峯實錄

湛堂示人求友須勝已說學者求擇善友須是可與我做得師承者二六時中長遠懷存尊重恭敬凡所作事一一取法待後有益或是智慧見識略强過我亦可相從警傷我之所不及萬一與我一般樣則不如無也何益之有

湛堂曰祖庭秋晩林下人不爲囂浮者固自難得昔眞如住智海嘗言在湘西道吾時衆雖不多猶有老衲數輩履踐此道自大潙來此不下九百僧無七五人會我說話予以是知得人不在衆多也實錄

湛堂示人當實踐此道說佛祖門庭逗到而今如林之秋如日之晩凋落殆盡林下人不爲囂誼浮燥者尙亦少有昔眞如住智海寺曾有言我在湘西道吾時大衆雖不甚廣猶有季老衲僧幾人眞踐實履操行此道我自大潙山來到此間大衆近有九百之多我凡所說話沒得七人五人會得予因是知得人雖多若不修行與不得何異不在衆多也

湛堂曰惟人履行不可以一訓一詰固能盡知蓋口舌辯利者事或未可信辭語拙訥者理或不可窮雖窮其辭恐未窮其理能服其口恐未服其心惟人難知聖人所病況近世衲子聰明不務通物情視聽多只伺過隙與衆違欲與道乖方相尙以欺相冒以詐使佛祖之道靡靡而愈薄殆不可救矣答魯直書

湛堂答魯直書論知人之難說凡人履踐力行不可以一酬酢一詰問即能悉知蓋有口舌言辯捷利者事或虛實不可深信辭語魯拙訥鈍者理或穩當不可因窮雖窮其人之辭恐未能窮其人之理能服其人之口恐未能服其人之心惟人難知聖人所以有患不知人之病況近代衲子爲聰明

深察所蔽不務通佛理人情眼所見耳所聽只伺察人之過患縫隙與衆人違背其所好次與正道乖差其所向方相加倘者欺妄不誠相蒙昧者詐佞不忠致使從上佛祖之法道漸漸而愈見衰薄乃不可拯救矣知人之難有如此者

湛堂謂妙喜曰像季比丘外多狥物內不明心縱有弘爲皆非究竟蓋所附卑猥而使然如搏牛之蝱飛止數步若附驥尾便有追風逐日之能乃依托之勝也是故學者居必擇處遊必就士遂能絕邪僻近中正聞正言也昔福嚴雅和尚每愛眞如喆標致可尚但未知所附者何人一日見與大寧寬蔣山元翠巖眞偕行雅喜不自勝從容謂喆曰諸大士法門龍象子得從之遊異日支吾道之傾頹彰祖教之利濟固不在予之多囑也日涉記

妙喜名宗杲湛堂高弟後嗣圓悟勤焉驥千里馬也福嚴名良雅洞山守初之嗣附托也大寧名道寬蔣山名贊元俱石霜楚圓嗣偕同也龍水中之力大者象陸中之力大者比況有大見識衲子的

意思支持也湛堂謂妙喜參學當依附好人說像季比丘外多徇順物事內不明了自心縱有弘大作爲皆非極底究竟蓋所托卑小鄙猥而致然譬如搏聚在牛背上的蚊虻飛不過數步一般豈能遠達設若是肯托于良驥之尾便就有追風逐日千里之能蚊豈能勝哉乃附托之勝也是故學者居住必擇有知識之處遊行必就有道行之人乃能絕屏私邪偏僻親近中正吉士聞了正當嘉言也昔福嚴和尚常愛眞如喆有標表有品格堪可嘉尙但不知他所近附者是那個忽一日看見喆與大寧寬蔣山元翠巖眞諸老同行福嚴欣喜之極若不可勝載然從容和緩而謂喆曰爾所同行諸大士法門中有大根器者如龍如象一般子得依他們同遊近朱赤近墨黑一定肖像他們去在他時支撐我道法之衰微彰著祖宗之利濟本不在我之重重叮嚀告誡也擇處就士學者其可不知所附托也歟

湛堂謂妙喜曰參禪須要識慮高遠志氣超邁出言

行事持信於人勿隨勢利苟枉自然不爲朋輩描摸時所上下也實錄記聞

湛堂謂妙喜當識高志大說參禪人識見須要高思慮須要遠志向須要超氣勢須要邁或出一言或行一事執守誠信不欺于人勿隨勢力貪利苟且不直等事所移奪自然不爲朋黨之輩描畫模寫同他一般見識隨時遷改易上易下也

湛堂曰予昔同靈源侍晦堂於章江寺靈源一日與二僧入城至晚方歸晦堂因問今日何往靈源曰適往大寧來時死心在旁厲聲呵曰參禪欲脫生死發言先要誠實清兄何得妄語靈源面熱不敢對自爾不入城郭不妄發言予固知靈源死心皆良器也日涉記

死心名悟新晦堂祖心嗣也湛堂說予昔同靈源侍晦堂和尚于章江寺靈源與二僧入城閒既至日暮纔回寺中晦堂因問今日往甚處去來靈源對曰適往大寧寺去來時死心在側見靈源抵對不實乃大聲呵叱之曰參禪欲要超脫生死發言先要誠實不欺清兄何得不守根本而脫空妄語耶靈源面熱自覺其非而不敢强辯從茲改過遷善不入城郭不出妄言以予看來靈源知過速改死心正見責善皆美好之人大乘根器也

湛堂曰靈源好閱經史食息未嘗少憩僅能背諷乃止晦堂因呵之靈源曰嘗聞用力多者收功遠故黃太史魯直曰清兄好學如饑渴之嗜飲食視利養紛華若惡臭蓋其誠心自然非特爾也贅疣集

憩息也黃太史名庭堅字魯直號山谷居士得法于黃龍祖心特爾强要如此的意思湛堂借靈源好學以激勵諸人說靈源愛好看讀經典一食之際呼吸之頃也是不肯休息的且必竟要背得熟了乃罷晦堂因他過于好學乃呵止之靈源對曰曾聞勇猛力剛精進神壯自强不息者則三昧易成彼岸易到而圓滿功德亦得永遠也故黃太史魯直贊美之曰清兄篤學就如肚皮饑餓的人好飯食咽喉消渴的人愛茶湯一般觀世間財利奉養紛華美之事就如惡臭屎一樣蓋他又本色

又本分乃是天性使然不是他特意要如此也

靈源清和尚往舒州太平每見佛眼臨衆周密不甚失事因問其要佛眼曰用事寧失於寛勿失於急寧失於略勿失於詳急則不可救詳則無所容當持之於中道待之以含緩庶幾爲臨衆行事之法也 拾遺

庶幾近辭記靈源清和尚在舒州太平寺時每見佛眼臨莅大衆周詳細密事事做得恰好不差因問是何要法佛眼答曰凡幹辦一切事寧可失之于寛緩之間不可失之于急迫之際寧可失之于緊略之日不可失之于詳審之時若是失于急則一定不可拯救失于詳則一定無所含容當持守中道在不急不寛不詳不略之間而期待之以含容舒緩方近爲調御大衆行持道法之準則也

靈源謂長靈卓和尚曰道之行固自有時昔慈明放意於荊楚間含耻忍垢見者忽之慈明笑而已有問其故對曰連城與瓦礫相觸予固知不勝矣逮見神鼎後譽播叢林終起臨濟之道嗟乎道與時也苟可強乎 筆帖

長靈卓名守卓靈源清嗣固本也連城玉也表貴重的意思事詳音義礫小石也神鼎名洪諲首山念祖嗣也靈源謂長靈卓行道要知時說授受之道要待時而行不可強行本一定有個時節也昔慈明肆意于荊楚之間衆人指目之不暇明唯包容耻辱忍受垢浼見者輕忽而不推重慈明自覺無過亦不洗雪但笑而順受其辱焉而已或有問其不辯雪者是何緣故明對之曰連城璧貴重者也二十五座城不可易之寶而與無用瓦子石頭相觝觸譬如以金丸彈子去打那小雀一般豈不因小而失大予固已知其決不勝矣用辯雪奚爲及明訪見神鼎鼎問曰汾陽有西河師子是否慈明指後厲聲曰屋倒矣鼎回顧盻慈明坐地脫隻履而視之鼎老忘所問又失公所在慈明起整衣且行且語曰見面不如聞名遂去鼎遣人追之不返鼎嘆曰汾陽有此兒耶慈明從此名重四方究竟大興臨濟之道靈源又復嘆惜道用是觀之道理之與時節也果可得而勉強以行之也乎時節

若至其理自彰矣

靈源謂黃太史曰古人云抱火措於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然固以爲安此誠喻安危之機死生之理明如杲日間不容髮夫人平居燕處罕以生死禍患爲慮一旦事出不測方頓足扼腕而救之終莫能濟矣筆帖

古人云是梁太傅賈誼上漢文帝疏云備詳音義措置也頓足是跌脚扼腕猶搥胸也靈源謂黃太史當慮生死大事說古人賈誼設譬有云把火安厝于堆柴之底而人睡臥其柴上火勢未曾發作人本是可以安寢的此個比譬說話眞可喩安危的機括死生的道理猶同光天化日之下一絲毫許不相間隔極是分明夫人平昔安居之日只知眼下安樂享福而不知危禍伏於其中燕閒坐處之時只知生質强健多壽而不知死患隨于其後就如那睡寢在積薪上火不曾發安固安矣一般忽地一時禍殃患難火發無常煞鬼到來突出于不知不覺不可測度之表那時節方纔跌脚搥胸欲搤腕而拯救之已是遲了到底終是不能濟得斯急矣人可不預爲遠慮也耶

靈源謂佛鑑曰凡接東山師兄書未嘗言世諦事唯丁寧忘軀弘道誘掖後來而已近得書云諸莊旱損我總不憂只憂禪家無眼今夏百餘人室中舉箇狗子無佛性話無一人會得此可爲憂至哉斯言與憂院門不辦怕官人嫌責慮聲位不揚恐徒屬不盛者實霄壤矣每念此稱實之言豈復得閑吾侄爲嫡嗣能力振家風當慰宗屬之望是所切纍纏繞者曰纍

靈源振起佛鑒當力任師道而謂之說凡接五祖師兄書其中總不說世諦中事唯丁寧諄誡諸子忘身恢張祖道行履不正者躬行于前以誘引之造詣無力者垂手于傍以扶掖之令後學得端正大道而趣向之而已近又得演兄書云今歲天乾各田莊上縱損多少稻穀我總不憂慮我獨憂慮的是禪和子不悟道不具端正眼孔耳今夏有百外人同居入室之際舉個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無因問諸禪螻蟻蠓子皆有佛性因

甚狗子却無總不見有一人體會此理此理既不曉得道眼安能精明此誠可爲憂也五祖之言以此靈源復賛美道至極哉此一篇書言乎比夫憂叢林山門不得完整怕外護厭遣愁聲名勢位不得播揚恐眷屬不多者實霄天壤地差得甚遠矣每思此諭當格言難得再聞佛鑒吾姪既爲演兄嫡嗣克肖眞子當奮力而振起之俾祖家風化斬然復新以慰安祖宗屬托之望是所專望是所懇禱

靈源曰磨礱砥礪不見其損有時而盡種樹蓄養不見其益有時而大積德累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棄義背理不知其惡有時而亡學者果熟計而履踐之成大器播美名斯今古不易之道也筆帖

磨治石也礱磨也砥以砥磨物也礪砥石也磨砥是用石去磨物礱礪是以物去石上磨也靈源示人以積累工夫說磨礱砥礪初不見其消損磨砥多時而自然必盡栽種樹木蘊養生財初不見其增益蓄養多時而自然壯大日積德澤月累功行初不見其嘉美積累多時而自然可用合宜之事而反捨有道之理而反乖初自不知其爲惡習棄背多時而自然滅亡學道人果以此說熟計於心而依行之一定是成大器一定是播美名此亘古亘今不可改易之正理也詎可忽乎

靈源謂古和尙曰禍福相倚吉凶同域惟人自召安不可思或專己之喜怒而隘於含容或私心靡費而從人之所欲皆非住持之急茲實恣肆之攸漸過害之基源也筆帖

古和尙名惠古靈源淸嗣也域居也靡費用度奢的意思攸長也漸進也靈源誡惠古禪師當愼吉凶說禍害之與福祉本相依倚吉慶之與凶殃原同一域看人所行何如好反咸人自取豈得不自思省耶或是專主一已好惡而胷中狹窄沒得包容或是私心無故奢費而泛應曲當順人所愛如是這等總不是住持人之急務此實恣情肆意之長進禍殃患害之始本也可不愼歟

靈源謂伊川先生曰禍能生福福能生禍禍生於福

者緣處災危之際切於思安深於求理遂能祇畏敬謹故福之生也宜矣禍生於福者緣居安泰之時縱其奢欲肆其驕怠尤多輕忽侮慢故禍之生也宜矣聖人云多難成其志無難喪其身得乃喪之端喪乃得之理是知福不可屢僥倖得不可常覬覦居福以慮禍則其福可保見得而慮喪則其得必臻故君子安不忘危理不忘亂者也筆帖

伊川姓程名頤字正叔號伊川問道於靈源祇敬也侮慢也屢頻也僥倖不當得而得的意思覬覦希望欲得的意思靈源謂伊川君子常居福以慮禍說禍須是不好消息卻能生福福須是好消息卻又能生禍禍能生福者是何緣故其緣因處災難危險之際是不得安泰之時急欲要求其安泰是沒得理路之時窮究一條好理路出來遂能祇畏敬謹小心翼翼一息不懈故福一定是生的理合如此矣福能生禍者又何緣故其緣因居安閑寧泰之時只是奢華縱欲而無忌之情生驕倨放肆而怠荒之念起尤多輕忽侮慢覬覦既多受侮不少故禍一定是生的理應如是矣聖人云多經艱難的人反成大志無難多安的人多失已身有得必有失故得乃喪端有失必有得故失乃得理因此而知福之不當得者不可勉強僥倖以求得必不可得者亦不可覬覦希望其欲得居享斯福常憂禍至則福到底攸長既有斯得常憂其失則得庶幾臻美故成德之人安不妄危理不忘亂而無一息之敢怠也○覬覦音姤慾見病也

靈源謂伊川先生曰夫人有惡其跡而畏其影卻背而走者然走愈急迹愈多而影愈疾不如就陰而止影自滅而迹自絕矣日用明此可坐進斯道筆帖

靈源謂伊川先生日用進道工夫說夫人有不受自已還行的踪跡而又怕自已相隨的影子乃掉身卻背欲迯避而走者此等人教做靈龜曳尾日下迯踪豈知捷要之法哉然走愈急影亦急行愈多而跡亦多不若就陰覆無日之處而止息影子自消滅而行跡亦自隨絕矣學道人不會用心捨妄求眞何異迯影不如卽安明眞就陰而止何其

省力日用動靜之間能通曉此個道理可以坐進斯道不必要費許多草鞋錢也

靈源曰凡住持位過其任者鮮克有終蓋福德淺薄量度狹隘聞見鄙陋又不能從善務義以自廣而致然也日錄

靈源誡住持人當從善務義以自廣說凡住持人擔當佛祖重任若是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者一定是少能煞閤的何也蓋由他福淺而居衆首德薄而當大位量狹而無調燮之能度隘而乏弘鉅之志眼見耳聞畢鄙固陋又不能依從善導敏勉事宜以自寬廣而致如斯也可不謹歟

靈源聞覺範貶竄嶺海歎曰蘭植中塗必無經時之翠桂生幽壑終抱彌季之丹古今才智喪身讒謗罹禍者多求其與世浮沉能保其身者少故聖人言當世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議人者也博辯宏大而危其身者好發人之惡也在覺範有之矣章江集

覺範名惠洪眞淨文嗣靈源聞覺範貶竄嶺表近于南海惜他不善韜光晦跡而歎之曰香蘭栽植于當路必定無多時之翠美辣桂生產于幽巖到底有遠季之丹實古今之人有才能有智慧遭讒謗罹禍害者不少與塗蘭何以異求其與世道隨波逐浪或升或沉而能自保守其身者却少豈識彌年之丹哉故孔子適周見老子老子曰吾聞富貴者送人以錢帛仁者送人以言語吾雖不能富貴而私有仁者之號今則送子以言語也當今之士多聰黠精明過于詳察而近于死地者好譏誚議論人者也博覽辯析恢弘遠大而危其身首者好擿發人之愆惡也這個說話雖是老子送孔子之言正與覺範相近而有之矣誠良箴也

靈源謂覺範曰聞在南中時究楞嚴特加箋釋非不肖所望蓋文字之學不能洞當人之性源徒與後學障先佛之智眼病在依他作解塞自悟門資口舌則可勝淺聞廓神機終難極妙證故於行解多致參差而日用見聞尤增隱昧也章江集

箋表也表顯前人之未盡的意思靈源警覺範以戒後學勿依文字作解說聞你在嶺南時時窮究

楞嚴特加箋表註釋不是我之所期望蓋精文理研字義這樣學業不能洞燭當人之性體根源空與後昆晩進障蔽先佛之智慧法眼病在依傍文字作解會反閉塞自己悟機門路若是將來資助口頭三昧或可以勝過寡聞若是將來恢擴神用大機終難印心契妙證以此之故行不合解解不合行身心不一行解參差而于日用擧止眼見色耳聞聲更增障礙而反不聰明也

靈源曰學者擧措不可不審言行不可不稽寡言者未必愚利口者未必智鄙樸者未必悖承順者未必忠故善知識不以辭盡人情不以意選學者夫湖海衲子誰不欲求道於中悟明見理者千百無一其間修身勵行聚學樹德非三十年而不能致偶一事過差而叢林棄之則終身不可立夫耀乘之珠不能無纇連城之璧寧免無瑕凡在有情安得無咎夫子聖人也猶以五十學易無大過爲言契經則曰不怕念起惟恐覺遲況自聖賢已降孰無過失哉在善知識曲成則品物不遺矣故曰巧梓順輪桷之用枉直無廢材良御適險易之宜駑驥無失性物既如此人亦宜然若進退隨愛憎之情離合繫異同之趣是由捨繩墨而裁曲直棄權衡而較重輕雖曰精微不能無謬矣

纇疵也契經梵語修多羅此云契經謂契理契機也品物指高低大小利鈍人言巧梓是巧木匠輪是車輪桷是榱桷枉曲也直端也良御善御馬者駑鈍馬驥良馬繩墨卽墨斗曲尺也靈源勵荷法者當曲全人材說學者一擧一措不可不審察他一言一行不可不稽考他少言談者口雖訥而心中却又潔白未必愚也能言舌辯者機雖巧黠而意地却又偏私未必智也鄙陋樸素者身雖魯鈍而行履却又端莊未必悖也承顔順意者禮雖恭謹而爲人却不篤實未必忠也故善知識決不可以言辭去盡曉人之性情不可以意去揀選學者之才力夫五湖四海的衲子是那個不欲求道哉而于其中眞正透徹悟明此個道理者千百人中難得其一不是全無直是稀有蓋學者如毛悟

者如角矣。其間設有精修其身。勉勵其行。聚積實學。樹立實德。非二三十年之久。而決不能盡其底蘊。倘或不幸而偶有一毫過失。而叢林廣衆。輒厭棄之。則究竟不能成立。夫魏惠王有照乘之珠。能照車前後者十二枚。誇富于齊王。齊王曰。吾有四臣。可照千里。魏王有媿色。豈不有纇。趙王有璧。秦王欲以十二城易之。遣藺相如送璧入秦。秦有愛璧心。而無割城意。藺曰。璧有瑕。請指示之。藺得璧還。豈不是有瑕。夫連城耀乘。向有瑕纇。何況人乎。凡在有情。焉免無咎。更進而推之於儒。孔子聖人也。猶以假我數年。五十學易。無大過爲言。況降玆者歟。又反而推之于釋。契經中則有曰。不怕念漏之起。惟恐覺照之遲。況自古聖先賢以下。是那一個沒有得過失哉。在善知識。委曲婉轉。以成褫之。則智愚貴賤。利鈍大小。自不遺棄矣。故曰。巧梓順輪桷方之用。則曲端無不可用之材。良御適山險平易之宜。則鈍利得順便之性。梓御既是如此。知識亦當宜然。若是爲知識者。隨愛而進。隨憎而退。任縱性情。相異則離。相同則合。無關趣向。如是這等。猶如捨置規矩。而裁定枉直。棄獨等秤。而比較觔兩。雖是精通微妙。難保其決定無差謬矣○

藺音吝

靈源曰。善住持者。以衆人心爲心。未嘗私其心。以衆人耳目爲耳目。未嘗私其耳目。遂能通衆人之志。盡衆人之情。夫用衆人之心爲心。則我之好惡。乃衆人好惡。故好者不邪。惡者不謬。又安用私托腹心。而甘服其諂媚哉。既用衆人耳目爲耳目。則衆人聰明。皆我聰明。故明無不鑒。聰無不聞。又安用私託耳目。而固招其蔽惑邪。夫布腹心。託耳目。惟賢達之士。務求已過。與衆同欲。無所偏私。故衆人莫不歸心。所以道德仁義。流布遐遠者。宜其然也。而愚不肖之意。務求人之過。與衆違欲。溺於偏私。故衆人莫不離心。所以惡名險行。傳播遐遠者。亦宜其然也。是知住持人與衆同欲。謂之賢哲。與衆違欲。謂之庸流。大率布腹心。託耳目之意有殊。而善惡成敗相反如此。得非求過之情有異。任人之道不同者哉。

靈源謂住持人。當以衆人心爲心。設能理常住。能持法化的人。必竟以廣衆之心。爲自己的心。不私用自己一偏之心。以廣衆之耳目。爲自己的耳目。不私用自己獨見獨聞之耳目。如此乃可通曉廣衆的志向。諺悉廣衆的性情。夫既以衆人心爲己心。則我的好惡與衆人的好惡。不是兩樣。故好也不歪邪。惡也不差謬。又何必區區要私地叮囑腹心而甘心悅服其諂諛親順哉。既以衆人耳目爲已耳目。則衆人的聰明合我的聰明。愈是培多。故明則無所不照。聰則無所不聞。又何必區區要私地付託耳目。而固執自招其障蔽惑亂耶。夫展布腹心。囑託耳目。或也有之。乃是賢達君子。恐自己于人情有不通不合處。囑人以求己過。有則速改。是要與衆人好惡相同。而不偏僻不私邪的意思。故衆人無不歸向合心。所以道念也高。德行也重。仁慈愛物。義氣及人。流通宣布于四方者。理當如是也。而愚不肖的念頭。專務撿點他人過失。與衆相反不同。其好惡汨沒于偏私。那有一點利人心腸。故衆人無不乖離異心。所以不善之名。險詖之行。亦流通宣傳播揚于四方者。理亦皆當也。是知住持人。見衆人所欲與之同欲。這教做賢哲君子。見衆人所欲與他相反。這教做庸流小人。大率外面一般。布腹心。託耳目。而心地中用意。全然不同。所以善祥惡殃。成立敗壞相反。是這等詎不是求過心腸有差別。用人道念有不同者。當住持之任者不可不體認于斯矣。

靈源曰。近世作長老。涉二種緣。多見智識不明。爲二風所觸。喪於法體。一應逆緣。多觸衰風。二應順緣。多觸利風。既爲二風所觸。則喜怒之氣交於心。鬱勃之色浮於面。是致取辱法門。譏誚賢達。惟智者善能轉爲攝化之方。美導後來。如瑯琊和尚往蘇州看范希文。因受信施及千餘緡。遂遣人陰計在城諸寺僧數。皆密送錢。同日爲衆檀設齋。其郎預辭范公。是日侵蚤發船。逮天明。衆知已去。有追至常州而得見者。受法利而迴。觀此老一舉。使姑蘇道俗。悉起信心。增深道種。此所謂轉爲攝化之方。與夫竊法位。苟利養爲

一之謀者實霄壤也與德和尚書

法體指法身言勃色變貌誚以辭相責也瑯琊名慧覺汾陽昭祖嗣也范希文名仲淹宋朝賢人諡文正緡錢串也靈源響應緣人當廣行檀度以感人懷仰說近代來行道長老涉歷二種因緣多見他智慧察識不甚明白爲衰利二風所觸犯便喪失眞如法體一種應不如意逆因緣心中多生煩惱是爲觸衰風二種應如意順因緣心中多生貪愛是爲觸利風既爲衰風利風所觸犯則喜歡恚怒之氣必定交入于心胸之間鬱結勃變之色亦定浮顯出于顏面之上因此故使取辱法化門庭爲賢人達士譏訶誚責成甚應緣長老唯大智人方能有大權巧方便轉行利益敎化諸方善引後進如徐州瑯琊和尚者可以爲法也嘗往蘇州府看范文正公因受檀信布施緡錢近千餘串乃使人暗地去計筭在城諸寺中僧人數目皆照數密送錢不令人知其不愛名利如此同日設齋辭衆檀越其即先辭范希文當次日天未明侵早開船及天大明衆方知已去其不愛聲勢又如此有追趕到常州府而得相會者受法布施而廻其不吝法又如此觀此瑯琊長老這一番舉動應世因緣使姑蘇緇素咸發無上信心增深無上道種豈不謂做智者善用四攝轉爲誘化之一大巧方便耶較之私竊法位苟求利養只爲自已一身圖謀之輩誠霄空壞實之不同不可比也

文正公謂瑯琊曰去年到此思得林下人可語者嘗問一吏諸山有好僧否吏稱北寺瑞光希茂二僧爲佳予曰此外諸禪律中別無耶吏對予曰備尊上行僧論德業如希茂二人者三十年蹈不越閫衣惟布素聲名利養了無所需故邦人高其操履而師敬之若其登座說法代佛揚化機辯自在稱善知識者非頑吏能曉遽暇日訪希茂二上人覩其素行一如吏言予退思奮稱蘇秀好風俗今觀老吏尚能分君子小人優劣況其識者邪瑯琊曰若吏所言誠爲高議請記之以曉未聞瑯琊別錄

瑞光寺名有四瑞鐘鼓自鳴寶塔放光瑞竹交加

白龜聽法故稱瑞光蹈踐也閫門檝也上人內有
智慧外有德行在人之上故曰上人秀郎嘉興府
也范文正公謂瑯琊和尚地美出好人說去年到
這裡思想得林下有道之士可與叙說此事的人
曾問及一辦事老吏諸山門中有眞實修行好僧
人否吏稱道北寺瑞光希茂這兩人是好僧予曰
除此二人之外參禪持戒這兩法門中豈無有耶
吏復對之曰儒門中尊重者士之素行釋門中尊
重者僧之行履如希茂二人者三十年之久不出
門限衣服惟穿布而不染不慕聲名不貪利養胸
襟之中了無滯礙故一邦人高其操守行履而師
事敬奉之至于登寶華王座替佛祖宣揚法化機
鋒相值辯才無礙八面縱橫無不自在稱善知識
者不是愚頑蠢吏之所能曉及空閑無事訪希茂
二上人看其舉措素性行履一一咸合吏之所言
予退而思想古稱姑蘇檇李嘗出好人有好風俗
今觀老吏抵對且能辯別君子小人好歹況其有
大見識者耶瑯琊聽得文公如此說乃亦贊之曰

如吏之言眞爲高論請記載之于書以曉後來之
未聞者以爲矜式

靈源曰鍾山元和尚平生不交公卿不苟名利以卑
自牧以道自樂士大夫初勉其應世元曰苟有良田
何憂晚成第恐乏才具耳荊公聞之曰色斯擧矣翔
而後集在元公得之矣贅疣集

鍾山即金陵山名也元即贊元也靈源借元公行
履以警後學當深蓄厚養物强出世說鍾山元和
尚一生素性不結交三公九卿不苟求聲名財利
惟謙卑遜順以自牧養深造適道以自安樂士大
夫喜其實踐初勉勵他使其出世元辭之曰倘有
好良美腴田出好種草不愁其無好收成不在早
也但只愁無秘魔叉禾山鼓德山棒臨濟喝玄要
料揀那般才具耳荊公聞之乃稱美曰魯論云鳥
見人顏色不善斯即飛擧而去回翔審視至彈射
不及之處而後集止這兩句說話看來正與元和
尚行徑相似是他盡得之矣

靈源曰先哲言學道悟之爲難既悟守之爲難既守

行之為難今當行時其難又過於悟守葢悟守者精進堅卓勉在已躬而已惟行者必等心死誓以損已益他為任若心不等誓不堅則損益倒置便墮為流俗阿師是宜祇畏

靈源示任道人守行次第說先哲有言學道無他期于必悟不悟誠難日久歲深一朝忽悟既是悟入而長長保守不敎遺失亦難既得抱守穩密而欲行其所守亦難今當行道之時其難又倍更難於悟守葢悟道守道無他不過精進不退堅卓不移敏勉造詣身體力行而已惟到行時必定要持平等心發死而後止大誓一味以損已利他為任一肩擔荷若是心不平等誓不堅確則損已益人之心顚倒錯置便墮為下流鄙俗阿師于已于人有何所益是所以更當祇敬而愼畏之矣

靈源曰東山師兄天資特異語默中度尋常出示語句其理自勝諸方欲效之不詭俗則淫陋終莫能及求於古人中亦不可得然猶謙光導物不啻饑渴嘗曰我無法寧克勤諸子眞法門中罪人矣

靈源借演祖謙光導物以勵諸方說東山師兄為人天性資質挺特卓異一語一嘿咸中法度尋常出示法語其中道理自然超勝而今諸方欲倣效之不詭譎鄙俗則淫溢狹陋究竟莫能企及求其于上古先哲中亦少有然猶謙下和光導利一切不啻如饑欲食渴欲飲一般嘗曰我無佛法與人豈能勉勵諸子我眞法門中罪人矣其謙光利人若是可不用以為法哉

靈源道學行義純誠厚德有古人之風安重寡言尤為士大夫尊敬嘗曰衆人之所忽聖人之所謹況為叢林主助宣佛化非行解相應詎可為之要在時時檢責勿使聲名利養有萌於心儻法令有所未孚衲子有所未服當退思修德以待方來未見有身正而叢林不治者所謂觀德人之容使人之意消誠實在茲記聞

不雜曰純不妄曰誠儻或然之辭孚信也記靈源道學有由行義有法純誠可仰厚德可尊確有古人之風氾安詳愼重寡少言詞更為儒士宰官之

所崇重。曾曰衆人之所忽略。聖人之所謹愼。況爲善知識佐助宣通佛祖法化。不是行合乎解。解合乎行。行解相合的人。豈可妄爲之乎。要在時刻常自檢責。不可使聲勢名聞財利奉養。這幾樁有一絲毫許萌動于心胸間。倘或是法令既行。人所不孚信。衲子既來。有所不悅服。不可勉强抑人從已。當退自修省。深養其德。以待感動。任其自來。未見有已身端正。而招提不理者。所謂觀德人容貌。能使人意地下習染冰銷。誠實有在於茲焉耳

靈源謂圓悟曰。衲子雖有見道之資。若不深蓄厚養。發用必峻暴。非特無補教門。將恐有招禍辱

圓悟名克勤。彭州駱氏子。住成都府昭覺寺。五祖演嗣也。靈源謂圓悟。衲子當深厚蓄養。說禪人有見道之資質。若是不韜光晦彩。陸沉涵養。發用必竟峻利暴虐。非特無補益于教法門庭。將恐于自已亦有所不利。而招取禍害恥辱矣。學者當知所以自涵養之道也

圓悟禪師曰。學道存乎信。立信在乎誠。存誠於中。然後俾衆無惑。存信於已。可以教人無欺。惟信與誠。有補無失。是知誠不一。則心莫能保。信不一。則言莫能行。古人云。衣食可去。誠信不可失。惟善知識當教人以誠信。且心既不誠。事既不信。稱善知識可乎。易曰惟天下至誠。遂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而自既不能盡於已。欲望盡於人。衆必紿而不從。自既不誠於前。而曰誠於後。衆必疑而不信。所謂割髮宜及膚。翦爪宜侵體。良以誠不至。則物不感。損不至則益不臻。蓋誠與信不可斯須去已也。明矣（與虞察院書）

心實曰誠。言實曰信。信乃誠之體。誠乃信之用也。天下至誠。是說聖人之德。極誠無妄。天下莫能過也。斯者辯於此。須者待于彼。辯則離。待則合。斯須是一離一合之頃也。圜悟教人。當持誠存信。說學通道理。先存實信。立行實信。要在眞誠。既自能存誠于心。然後可以使衆人之心亦無疑惑。既自能存信于已。然後可以教人不欺。所以實信眞誠。此兩者于已于人。大有補益而無過失。是知誠若不專一。則實心易妄。而不能保守。信若不專一。則誠

言亦易僞而不能依行魯論云衣切于體可以慰寒食切于命可以止饑似俱不可去者而猶可去惟誠信一事寧可死而不可去者也故善知識必定宜教人以誠信若心既妄而不誠事既欺而不信教做善知識豈可乎易係辭有說惟天下至誠是誠之極天下莫過于此就如無上妙道是道之妙無以加于上一樣人有此誠乃克去除習染僞妄洞達當人之本性自已既是能去習染僞妄洞達本性又當推廣此至誠的道理以及人使貴賤智愚賢否天下之人一一皆能蠲除習染僞妄洞達當人之本性也設使自家個不能去習染明本性欲希望人去習染明本性衆人必以爲欺紿而不信從自家個既不預行誠于前以身先之而謂行誠于後以欺愚衆人亦愈生疑惑而不敬信所以道剃除頭髮必當近及皮膚剪除爪甲必當侵及肉體亘以誠不極致則人不懷感就如除髮不及膚一樣損不極致則益不臻美亦猶剪爪不侵體一般蓋誠之與信一體一用豈可須臾離耶不可斯須去巳也明矣所以道人當以誠信爲貴也

圓悟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從上皆稱改過爲賢不以無過爲美故人之行事多有過差上智下愚俱所不免唯智者能改過遷善而愚者多蔽過飾非遷善則其德日新是稱君子飾過則其惡彌著斯謂小人是以聞義能從常情所難見善樂從賢德所尚望公相忘於言外可也與文主簿

圓悟與文主簿書教他勿撿人過說盡世間智愚君子小人誰能乾淨無餘而全無過差賢智君子纔有些小過差輒能速改故所以爲善而善莫大焉從上諸聖皆稱羨改過之人以爲有德不以無過之人而曰嘉美故人人管爲應酬一切事體多有過失自天子至于庶人自聖人以及凡夫咸不能免唯是有智慧的人始克改過自新遷善明理而愚魯的人多自遮蔽其過掩飾其非遷善則其德業進益而日新豈不教做君子飾過則其惡業增多而彌著此教做小人是故孔子以聞義不能從爲憂能從實常情之所難有處樂取與人爲善

爲善誠賢德之所尙以二聖觀之過誠不可檢也望公勿乘言勿滯句相忘于言象之表可也

圓悟曰先師言作長老有道德感人者有勢力服人者猶如鸞鳳之飛百禽愛之虎狼之行百獸畏之其感服則一其品類固霄壤矣贅疣集

圓悟示長老當以德感人說五祖先師嘗言做長老有以明心悟道操修德行感人者有以勢位自驕威力自恃服人者譬如神鳥瑞禽之翱翔羽翮之屬咸羣隨從而喜愛之又如猛虎貪狼之逶迤毛角之屬咸各驚避而懼怕之其所感所服本是一樣其用德用力羽毛品類如天之在上地之在下尊卑自是不同矣

圓悟謂隆藏主曰欲理叢林而不務得人之情則叢林不可理務得人之情而不勤於接下則人情不可得務勤接下而不辯賢不肖則下不可接務辯賢不肖而惡言其過悅順其已則賢不肖不可辯惟賢達之士不惡言過不悅順已惟道是從所以得人情而叢林理矣廣錄

隆藏主名紹隆圓悟勤之嗣也圓悟示隆藏主理叢林貴得人而又要以道爲急務說將整叢林法度規矩而不先專務得人之心則叢林未必整理若專務得人心而不孜孜汲汲勤于接納四來則人情未必盡得若專務接納四來而不分辯君子小人則四來未必可接若專務分辯君子小人而不喜聞已過愛悅順已則讒諂面諛之人至而君子小人未必可分別惟有德之賢博達之士不惡言已過而必能改過不悅順于已而直實無僞惟一味以本分事提其大綱爲依持所以得人心而叢林衆目自條理矣

圓悟曰住持以衆智爲智衆心爲心恒恐一物不盡其情一事不得其理孜孜訪納惟善是求當問理之是非詎論事之大小若理之是雖靡費大而作之何傷若事之非雖用度小而除之何害蓋小者大之漸微者著之萌故賢者愼初聖人存戒涓涓不遏終變桑田炎炎靡除卒燎原野流爝旣盛禍災已成雖欲救之固無及矣古云不矜細行終累大德此之謂也

分別是非曰智妙衆理而宰萬物也孜勤也遏止也炎火光上也原地寬平之處熇熾也矜憫也惜之之意累事相緣及也圓悟與佛智書言住持人當以衆心爲心切于求善愼初說住持宜以衆人智慧爲我智慧衆人心腸爲我心腸常恐一物不盡其情使頭頭盡情一事不得其理使法法得理勤勤懇懇訪賢納善專此是求當問道理之或是或非不論事物之若大若小若理合時宜于叢林於廣衆有利益雖奢用廣大而作爲之于事何傷若事或不可于廣衆于叢林無利益雖支量些小而蠲除之于理何害蓋小者就是大之漸進微者就是著之萌牙毋謂善小不爲毋謂惡微不去也故有德至人愼行乎初博達大聖存心爲戒譬如水之微也一滴之初而不止遏衝隄漫野終變桑田而爲滄海一樣又如火之小也一星之初而不除熄炎颷火熾卒燎原野而爲焦墟一般水流火熇既是盛大人禍天災業已長成到此時雖欲垂手拯救噬臍不及矣古云不矜惜小行而有差終緣及盛德而自累此兩句說話正是愼初存戒之謂也其可忽耶

圓悟謂元布袋曰凡稱長老之職助宣佛化常思以利濟爲心行之而無矜則所及者廣所濟者衆然一有矜已逞能之心則僥倖之念起而不肖之心生矣

元布袋名景元號此菴昭覺勤祖嗣也矜矜持自負也逞矜而自呈也圓悟謂元布袋當利濟爲心愼毋自矜說凡稱做長老的職品不是尋常乃佐佑宣通佛祖法化宜恒念念自思以利益衆生爲心精進力行誨人不倦而不自負則所敷法化以及人者必廣所濟攝以來歸者亦衆然一有矜已自負逞能自高的心則僥倖欲得之念起而不學好人之心亦隨生矣

圓悟謂妙喜曰大凡舉措當謹終始故善作者必善成善始者必善終謹終如始則無敗事古云惜乎衣未成而轉爲裳行百里之半於九十斯皆歎有始而無終也故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昔晦堂老叔曰黃檗勝和尚亦奇衲子但晚年謬耳觀其始得不謂之

賢雲門菴集

黃檗名惟勝黃龍南之嗣也半猶止也靡無也鮮少也克能也圓悟謂妙喜愼終如始說大凡舉動措止當謹愼起頭如是煞閣也要如是故能作事者必能成事能有始者必能有終所以謹愼煞閣要如起頭一般則庶幾無敗事也古云惜乎上衣未完成而轉變爲下裳又如行百里之路途而休無煞閣也故詩云無不有初少能有終此詩亦是說那個沒有起頭但少能煞閣耳昔晦堂老叔有言黃檗勝和尙初在黃龍參學時人人稱之爲奇衲子及到後來煞閣差謬耳觀其起頭豈不教做有得之賢者耶〇百里之半五十里也言不惟五十里是直饒九十九里少一里亦是半也

圓悟謂佛鑒曰白雲師翁動用擧措必稽往古嘗曰事不稽古謂之不法予多識前言往行遂成其志然非特好古蓋今人不足法先師每言師翁執古不知時變師翁曰變故易常乃今人之大患予終不爲也

前言是古聖之言往行是古聖之行詳音義故舊也常是經也言經常不易典法也指前言往行的意思圓悟謂佛鑒當法古尊先說白雲師翁四威儀中必定稽考已往故事嘗曰作事不考往古教做無根何所取法予多博識前聖之言往聖之行遂成我的志向然非是我愛要如此好古蓋今之人不足以爲法也先師每言師翁大固執于古不達時勢變通師翁乃曰變換故典改易常經此患不小乃是而今人之大患予已確心死誓必竟要法古變故易常終不敢爲也

佛鑒懃和尙自太平遷智海郡守曾公元禮問孰可繼住持佛鑒擧昺首座公欲得一見佛鑒曰昺爲人剛正於世邈然無所嗜好請之猶恐弗從詎肯自來耶公固邀之昺曰此所謂呈身長老也竟逃於司空山公顧謂佛鑒曰知子莫若父卽命諸山堅請抑不得已而應命[illegible]侍者日錄

曾公元禮舒州太守也昺首座名智昺爲人嚴直號昺鐵面佛鑒懃嗣也首座表率叢林人天眼目分座說法開鑒後昆頭首綱領西序第一位也邈

遠也又輕視也邀招也呈媒衒也言媒名自衒之
意司空山屬安慶府太湖縣二祖傳衣三祖之地
即古司空原李白嘗避地于此抑發語辭記佛鑑
懃和尚自太平遷智海郡守曾元禮問那個師僧
可以繼此太平住持佛鑑乃擧昺首座曾公欲一
見鑒曰昺之爲人也剛健中正于世間事所視甚
輕于聲名亦不喜好請之猶恐其不來豈肯自來
耶公固意招之昺曰此所謂呈身媒名自衒的長
老也我豈爲之究竟逃避于司空山中公願佛鑑
而變美之曰有是父有是子非父不生其子知子
亦莫若父也曾公飄命諸山耆宿强請昺辭之不
獲抑不得已而應太平之命

佛鑑謂詢佛燈曰高上之士不以名位爲榮達理之
人不爲抑挫所困其有承恩而效力見利而輸誠皆
中人以下之所爲日錄

詢佛燈名守詢佛鑑懃嗣也抑寃屈也挫摧也效
致也輸誠言盡敬也佛鑒謂佛燈要知高人達士
之心說識見高遠有上上大志之士不以名位爲
榮顯洞達至理正直强毅之人不爲抑挫所窮困
至于見恩而趨承致力見利而輸納眞誠此兩等
人皆是中人以下之所爲非高上達理之所爲也

佛鑑謂昺首座曰凡稱長老要須一物無所好一有
所好則被外物賊矣好嗜欲則貪愛之心生好利養
則奔競之念起好順從則阿諛小人合好勝負則人
我之山高好掊克則嗟怨之聲作總而窮之不離一
心心若不生萬法自泯平生所得莫越於斯汝宜勉
旃規正來學南華石刻

賊害也愛慕也阿曲也諛面從也掊克聚斂也勉
强也旃之也佛鑑謂昺首座長老當一物無所好
說凡稱長老要胸中一物無所好如太虛空一般
莫使有毛頭許雲翳做長老人亦要如此若不如
此一有所好如一塵而起蔽空就被外物賊害胸
中便不乾淨了矣其賊有五一生心好嗜慾則被
貪愛賊二念起好利養則被奔競賊三好順從則
被阿諛小人賊四好勝負則被人我高山賊五好
聚斂則被嗟怨之聲賊總此五好而窮究此五賊

不外乎一心心若果一念不生如同虛空豈得穩把得定則世間頭頭法法無是無非不消排遣而自銷泯矣予一生所參所學所得莫有過于此者汝宜敏力行之以此法規正後來未學

佛鑑曰先師節儉一鉢囊鞵袋百綴千補猶不忍棄置嘗曰此二物相從出關僅五十年矣詎肯中道棄之有泉南悟上座送褐布裰自言得之海外冬服則溫夏服則凉先師曰老僧寒有柴炭紙衾熱有松風水石蓄此奚爲終却之日錄

節儉束也儉去奢從約也囊盛鉢之囊袋是貯鞵之袋綴聯補也泉南即泉州府悟上座未詳褐布裰即冰火二鼠之毛所織之布以縫成直裰也佛鑑示人當去奢從儉說先師一生行徑總不奢華唯好節儉一個鉢囊一個鞵袋百綫聯綴千鍼縫補猶愛惜而不忍拋舍嘗曰此兩件東西相隨我出關且五十年之久豈肯半途而廢中路棄之不相守到老耶有泉州悟上座送冰火二鼠毛所成直裰自言得之海外表其來遠冬間穿則溫暖夏時著則淸凉表其奇貴先師曰老僧冬時則有柴炭紙衾可以禦寒夏時則有松風水石可以除熱蘊此何爲究竟却之而不受其儉約如此

佛鑑曰先師聞眞淨遷化設位辦供哀哭過禮歎曰斯人難得見道根柢不帶枝葉惜其早亡殊未聞有繼其道者江西叢林自此寂寥耳日錄

佛鑑舉五祖悼道無傳說先師聞眞淨入寂設位上供哀悲痛哭挽禮大過乃歎曰眞淨斯人也難再得其見道原也徹根柢說法老幹也而不帶枝葉痛天年未極也而惜其早亡但未聞有肖像之子而繼其法道者江西一派法社從此寥落可傷耳

佛鑑曰先師言白雲師翁平生疏通無城府顧義有可爲者踊躍以身先之好引拔賢能不喜附離苟合一榻翛然危坐終日嘗謂侍者曰守道安貧衲子素分以窮達得喪移其所守者未可語道也日錄

疏通也通達也疏通言人胸中無滯塞的意思無城府言無遮障防閑的意思踊躍舉身而上也言勇猛精進的意思翛然言自如也佛鑑舉祖師

行儀以為後學法說五祖先師言白雲師翁平生疏通胸中了無阻礙總不防閑而無城府看有合理可為之事自已勇猛精進以身先衆而力行之極愛誘引薦拔舉賢用能不喜勝附敗離苟且和合一榻自如孤坐鎮日曾謂凝侍者曰抱守大道安處貧窮衲僧家本分該得如此若是沒脚跟漢易進易退以窮達得失移改其所操者未可以語于聖人之道也○禰音你父廟曰禰

佛鑒曰為道不憂則操心不遠處身常逸則用志不大古人歷艱難嘗險阻然後享終身之安蓋事難則志銳刻苦則慮深遂能轉禍為福轉物為道多見學者逐物而忘道背明而投暗於是飾已之不能而欺人以為智彊人之不逮而侮人以為高以此欺人而不知有不可欺之先覺以此掩人而不知有不可掩之公論故自智者人愚之自高者人下之惟賢者不然謂事散而無窮能涯而有盡欲以有盡之智而周無窮之事則識有所偏神有所困故於大道必有所闕焉與秀紫芝書

高下一本倒置

佛鑒示人當深操遠慮乃能轉物為道說研窮此道不肯隱憂則操守之心不廣遠自已處身常安逸則運用之志亦不博大古人經歷多少艱難嘗盡多少險阻然後始能享受一生之安逸不是現現成成一法不曉一事不為就得的蓋多經難事則志向愈勇銳刻苦用力則思慮益淵深如是勇猛如是精進乃能轉禍害而為福祉轉頑物而為妙道豈是為道不憂處身常逸者而能到此哉多見近時學者外循于物而內不守道反背覺照而合塵勞于是常修飾自已之不能而欺愚以已為智強勝于人以為不已及而侮慢于人以已為高殊不知人咸有靈不可欺也以此欺人而不知有不可欺之先覺人咸有眼不可掩也以此掩人而不知有不可掩之公論如此等見此該自愚非所以愚人此該自欺安能欺彼故自智的人人反不尊重而愚之自高的人人反不敬奉而下之惟有德之人決不如是謂世間萬事散殊而無窮人之智能有邊涯而有限量欲以有限量之智而周偏

無有邊表之事則見識有所偏枯神明有所困𢤱故于無上大道必有所不全備焉○𢤱音敗

佛鑒謂龍牙才和尙曰欲革前人之弊不可亟去須因事而革之使小人不疑則庶無怨恨予甞言住持有三訣見事能行果斷三者缺一則見事不明終爲小人忽慢住持不振矣

龍牙名智才佛鑒懃之嗣革改也庶近也訣要法也缺乏也少也佛鑒謂龍牙應世當以三訣爲主說住持叢林欲要改除前人不正之病不可倉卒輒便卽改須假個方便借件事故以改之使小人不生疑惑則近無怨恨之心予甞言爲叢林主者有三個方法第一見一切事如杲日當空廣大畢備纖細不遺第二應當行者如大象渡河截流而去一直前往第三剖斷是非如明鏡當臺好媿自分使人信服這三個方法若少一法則見事不明白究竟爲小人輕忽侮慢住持之道不得振起矣此三法豈可少乎

佛鑒曰凡爲一寺之主所貴操履淸淨持大信以待四方衲子差有毫髮猥媟之事於已不去遂被小人窺覷雖有道德如古人則學者疑而不信矣山堂小矣

猥鄙也媟汚瀆也窺小視也覷伺視也佛鑒警住持宜操履淸淨持信待人說凡做長老提綱大法作一寺主人所貴在自已力行身心潔白應濮接物持信于人俾四來禪人有所取法若爲主者略有一毫鄙瀆之事于自已去不乾淨乃被小人私地裡傍窺覷破雖有道如臨濟德山德如宣律賢首則學者也是疑惑而不肯深信○猥媟音委屑的所以住持長老當重操履矣

佛鑑曰佛眼弟子唯高菴勁挺不近人情爲人無嗜好作事無黨援淸嚴恭謹始終以名節自立有古人之風近世衲子罕有倫比

勁健也挺直也言梗直的意思宜逕庭隔遠貌取莊子大有逕庭方貫下句黨朋也援引也佛鑑復耿龍學書表高菴梗直有節以激後學說佛眼法嗣唯高菴善悟梗直不以人情親順他意爲人不貪愛以自奉養行事不朋比以相援引如是無貪

而清不近而嚴梗直而恭無黨而謹從始做禪和子時以至應世爲人到煞闍一味以名節自成立眞有古聖先賢之風汜近時衲子甚多若將倫類比方少有及之者矣

佛眼遠和尙曰涖衆之容必肅於閒暇之日對賓之語當嚴於私昵之時林下人發言用事舉措施爲先須籌慮然後行之勿倉卒暴用或自不能予決應須諮詢耆舊博問先賢以廣見聞補其未能燭其未曉豈可虛作氣勢專逞貢高自彰其醜苟一行失之於前則百善不可得掩於後矣與眞牧書

涖臨也肅斂也嚴威重也私昵閒居獨處之時也暴猛也籌計也燭明也佛眼與賢眞牧書言涖衆要無一時一刻之不謹說臨衆儀容全在未臨衆之先無事時節時時收斂應客酬酢亦在未應客之前獨處時候刻刻自重大率林下人揭示一言運行一事或舉動或措置或施設或作爲畢竟當預計筭停妥先思慮明白方纔行之不得慌慞猛用自失誇利或是自己才疎學淺不能自決當不

恥下問諮詢宿德廣扣老參以廣我未見以實我未聞補益我懦怯明燭我愚癡詎可懸羊賣狗狐假虎威虛作氣勢專逞我慢幢旛誇張貢高傘葢自顯其醜若一樁事行錯了失于其前幹百樁善事以修飾之亦不可得而遮掩于其後矣涖衆者可不謹歟

佛眼曰人生天地間稟陰陽之氣而成形自非應眞乘悲願力出現世間其利欲之心似不可卒去惟聖人知不可去人之利欲故先以道德正其心然後以仁義禮智教化隄防之日就月將使其利欲不勝其仁義禮智而全其道德矣

佛眼與耿龍學書言利欲難防當以道德正其心說人生立乎乾坤之內稟受陰陽氤氳之氣而成此四肢百骸這個形質倘不是佛菩薩乘四無量悲心發四弘誓願行廣大十力出來顯現人間其貪利愛欲嗔癡之心似若不可速去惟無所不通之聖人知其有難得去的利欲故設種種方便開先或以道正其心或以德修其身然後或以惻隱

之仁。或以合理之義。或以節文之禮。或以觀察之智。循循善誘。次第教化。以隄防之。日日成就。月月助將。使其無量劫來三毒利欲。强不過後之仁義禮智四端。而全備其開先道德二法矣

佛眼曰。學者不可泥於文字語言。葢文字語言。依他作解。障自悟門。不能出言象之表。昔達觀潁。初見石門聰和尙。室中馳騁口舌之辯。聽曰。子之所說。乃紙上語。若其心之精微。則未覩其奧。當求妙悟。悟則超卓傑。立不乘言。不滯句。如師子王吼哮。百獸震駭。迴觀文字之學。何啻以什較百。以千較萬也 龍間記聞

達觀名曇潁。石門蘊聰之嗣也。石門首山念祖嗣也。佛眼示人。當實悟自心。勿依他作解。說學者當扣已而參。不可泥滯于典史文字口舌語言。依他生。知作我解會。障礙自已悟入之門。不能斬絕葛藤。超出語言文象之表。昔日達觀穎初見石門蘊聰。入室之際。馳騁機鋒。播脣弄舌。肆口强辯。聽曰子之所說。非從胸襟流出。乃是紙上語言耳。若是心法之精深細微處。子則實未親眼洞明。通其玄奧。宜應直求大悟。若果的確大悟的人。則超然雄傑。卓爾成立。不乘言而詞無礙。不滯句而義無礙。到此田地。語嘿自由。不開口則已。若一開口。就如師子王哮吼一聲。百獸腦裂。無不震懼驚駭一般。悟後威風。亦猶是也。回頭觀那文字之學。何止以什比百。以千比萬。烏得而及之哉

佛眼謂高菴曰。百丈淸規。大槩標正檢邪。軌物齊衆乃因時以制後人之情。夫人之情猶水也。規矩禮法。爲隄防。隄防不固。必致奔突。人之情不制則肆亂。故去情息妄。禁惡止邪。不可一時亡規矩。然則規矩禮法。豈能盡防人之情。茲亦助入道之階墀也。規矩之立。昭然如日月。望之者不迷。擴乎如大道。行之者不惑。先聖建立。雖殊歸源無異。近代叢林有力役規矩者。有死守規矩者。有蔑視規矩者。斯皆背道失禮。縱情逐惡而致。然曾不念先聖救末法之弊。禁放逸之情。塞嗜欲之端。絕邪僻之路。故所以建立也 東湖集

軌法也。循也。齊正也。制正也。御也。奔急變也。突衝突也。擴推廣之意。蔑輕也。殊異也。致使之也。佛眼

謂高菴當知規矩禮法爲防情救弊說百丈所製清規大約表顯正念君子檢束邪心小人順物之情以正大衆乃因時取用以調御後輩人之情識也夫人之情就如水之情一樣水以土石爲隄岸防備人賴規矩禮節法度爲隄岸防備若土石隄岸防備不堅固必使腠理不密而忽奔衝人之情不防以禮法則放縱而餧作亂人情水情豈不一般故人欲去情識息妄想禁惡行止邪心不可一時一刻亡斯規矩然規矩禮法豈能就盡可以隄防準備人之情識哉此禮法亦可以助佑人入道之階級丹墀而可及門也規矩之建立其昭然也譬如日月麗天但具眼者無不昂首見而不迷其擴乎也又如大道四通但有脚者無不信步走而不惑先聖建立門庭雖然差殊而滙歸淵源了無二理近世來叢林中有專務行持而力役規矩者有折挫不改而死守規矩者有不尊重禮法而輕視規矩者如斯等見皆違背正理喪失制度肆縱情識隨逐惡魔而使之如是耳曾不想念大智和尙拯救末法的弊病禁止放逸人情識塞遏嗜慾之端倪斬絕邪僻之道路所以有此建立也

佛眼謂高菴曰見秋毫之末者不自見其睫學千鈞之重者不自擧其身猶學者明於責人昧於恕已者不少異也異收集

睫眉毛也鈞三十斤也佛眼謂高菴當責已恕人說世間有眼極是明白見到秋毫最細處者而却不見自家的眉毛世間有力最是壯大能擧千鈞之重者而却不能舉自家個的身子你說這兩種人似個甚麼就如那學者們專去明于責人而自昧于恕已者無以異也

高菴悟和尙曰予初遊祖山見佛鑑小參謂貪欲瞋恚過如冤賊當以智敵之智猶水也不用則滯滯則不流不流則智不行矣其如貪欲瞋恚何予是時雖年少心知其爲善知識也遂求挂搭雲居實錄

高菴示人當具擇法眼說予初行脚到祖山見佛鑑懃和尙小參云人意地下貪欲瞋恚這兩種毒害過如冤讎賊寇人人識得此毒害了當以智慧

抵敵之何爲智慧譬如水一般不運用一定是滯礙的既滯礙一定是不流通的既不流通則知水不流行矣其奈貪欲瞋恚二毒何予當是時年未壯心地下卽知鑒和尚是眞善知識也遂求挂搭依止之焉

高菴曰學者所存中正雖百折挫而浩然無憂其或所向偏邪朝夕區區爲利是計予恐堂堂之軀將無措於天地之間矣 眞牧集

區小貌言見識不大的意思高菴示學人存心當中正說學者胸臆之間所懷中而不偏正而不邪雖禍害恥辱一切凶事到來百折挫而浩然廣大了不憂懼設或其所向往偏而不中邪而不正朝夕區區識見卑小念念爲利殊無大謀予恐此樣人堂堂貌美之軀將無所安措于天地之間矣

高菴曰道德仁義不獨古人有之今人亦有之以其智識不明學問不廣根器不淨志氣狹劣行之不力遂被聲色所移使不自覺蓋因妄想情念積習濃厚不能頓除所以不到古人地位耳

高菴與耿公書教人當存大志力行斯道勿爲聲色所動說調直之道謙下之德合慈之仁如理之義不唯古人有之今人也亦有之以其先導之智傳送之識相混亂而不分明學拘外典問非其道狹小而不廣大諸根無據形器失守染汚而不淸淨志向窄隘氣骨劣弱行不精進主宰不穩遂被聲色諸塵所遷移而自不覺知蓋緣稠林妄想曠野情念堆積重習海深地厚不能卒去是這個緣故所以不到十聖三賢等妙地位耳

高菴聞成枯木住金山受用侈靡歎息久之曰比丘之法所貴清儉豈宜如此徒與後生輩習輕肥者增無厭之求得不愧古人乎

成枯木名法成芙蓉楷嗣也侈奢也靡麗奢侈也輕肥卽衣輕裘乘肥馬之意記高菴聞成枯木住潤州金山寺每日享受用度華麗豊盛乃歎息之已而言曰比丘之法貴乎安守淸貧用度簡約豈當如此徒與後昆晚進之輩倡端開始教他習輕裘肥馬而增無厭足之貪求有何面目搆副先

○範模一作模範

宗列名燈譜得不愧怍之乎

高菴曰住持大體以叢林爲家區別得宜付授當器舉措係安危之理得失關教化之源爲人範模安可容易未見住持弛縱而能使衲子服從法度淩遲而欲禁叢林暴慢昔育王諶遣首座仰山偉貶侍僧載於典文足爲令範今則各徇私欲大隳百丈規繩懈於夙興多缺參會禮法或縱貪饕而無忌憚或緣利養而致喧爭至於便僻醜惡靡所不有烏乎望法門之興宗教之盛距可得耶龍昌集○諶音忱

區分也範防範也模規矩也弛弛廢也縱放縱也淩遲凋敗也育王諶名介諶號無示性剛毅臨衆合古有諶鐵面之稱長靈卓之嗣也仰山名行偉爲人性剛臨事有法黃龍南嗣也遣首座事音義合註俱在仰山下貶侍僧不知何事俱未詳隳毀也夙興早起也參會夜晚小參省會也求不足曰貪嗜不足曰饕高菴示住持人當以法令爲先說住持大體格式當把作件事叢林者乃佛祖家業也區畫分別要合其理與受諦當必個大器動用處置善則安不善則危其所係甚大要曉此理得之則興失之則廢關乎教化要識根源既爲人師防範規模詎可容易把作匹事間哉未見主者弛廢放逸而能令大衆悅服聽從規矩凋敗而欲制叢林橫暴侮慢也昔育王諶之遣首座仰山偉之貶侍僧備載于經典文籍是爲法門令範寧不韙歟今之主法者不然各顧私情從人所欲大壞百丈禮法懈怠嗜臥不肯起早上下偷安在下者不勤參請省會居上者不理節文法度或放縱貪邪嗜飲而無慚愧或馳募財利奉養而生人我至于便佞邪僻穢汙惡行無所不有鳴呼望法道門庭如南嶽之興宗師教化如江西之盛一定不可得也主者禮法安可蔑視而不行之耶○韙音委

高菴住雲居每見衲子室中不契其機者即把其袂正色責之曰父母養汝身師友成汝志無饑寒之迫無征役之勞於此不堅確精進成辦道業他日何面目見父母師友乎衲子聞其語有泣涕而不已者其號令整嚴如此且菴逸事

袂袖也軍差曰征民夫曰役記高菴住持雲居時每見禪人入室答話不相投即以手把住他衣袖施奮迅三昧用軟硬二種語以折攝之曰父母養你這個身子明師良友成就你的志氣內無饑餓寒冷之逼迫外無軍征民役之勤勞到這裡不立堅確志發精進心成立幹辦道業異日歸家有何面目相會雙親並師承兄友乎入室衆僧有聞得如此開示有感于心而痛哭流淚不止者其高菴發號布令又整齊又嚴密又能感動于人是這樣

高菴住雲居聞衲子病移延壽堂咨嗟歎息如出諸己朝夕問候以至躬自煎羹不嘗不與食或遇天氣稍寒捫其背曰衣不單乎或值時暑察其色曰莫太熱乎不幸不救不問彼之有無常住盡禮津送知事或他辭高菴叱之曰昔百丈爲老病者立常住爾不病不死也四方識者高其爲人及退雲居過天台衲子相從者僅五十輩間有不能往者泣涕而別蓋其德感人如此 山堂小參

延壽堂撫安老病之所也高其之高敬也嘉美之意高菴住持雲居時聞禪人有病移臥具入延壽堂將養乃齎咨涕洟大聲歎息猶如自己病一般早朝晚夕躬往問安以至親爲煎藥羹粥不自嘗其冷熱不與他食恐不如病人之意或値隆冬天氣嚴冷撫摩其病者之背曰衣不單薄乎或當大病天氣盛暍觀察其病者之顏曰身不太熱乎其勤于看病如此設若不幸難得救療不問亡者衣單或有或無隨常住豐儉盡茶毗之禮以津送之或知事護惜常住而固辭其費高菴乃叱之曰昔大智和尚特爲老無歸病無靠者立常住不于此用而何用爾得金剛身而不病得延壽術而不死耶諸方有見識者都嘉美其高菴之爲人最好逮退院過天台衲子依依不舍相隨同去者且五十人其間有體弱脚軟不能相隨同去者皆齎咨涕洟而別蓋其恩德感服于人如此

高菴退雲居圓悟欲治佛印臥龍菴爲燕休之所高菴曰林下人苟有道義之樂形骸可外予以從心之年正如長庚曉月光影能幾時且西山廬阜林泉相

屬皆予逸老之地何必有諸己然後可樂耶未幾卽拽杖過天台後終華頂峯（異牧集）

高菴退雲居院圓悟勸祖繼之欲修理佛印所建臥龍菴作個燕休處所高菴辭之曰林下人苟有道德節義儘可以樂終歸敗壞的形體一定是要焚燒的況臥龍乎予以從心古稀之年就如黎明日出而長庚星隱曉月不現一樣我的光影亦猶是也豈能久乎且西山廬阜諸處山林泉井咸相連屬望都是我可以燕休逸老之地又何必認定是我的然後可以安樂耶居無何卽拽拄杖遊天台山後遷化於華頂峯焉其風汜道貌出處去就可想矣

高菴曰衲子無賢愚惟在善知識委曲以崇其德業歷試以發其器能旌奬以重其言優愛以全其操歲月積久聲實並豐蓋人皆含靈惟勸誘致如玉之在璞抵擲則瓦石琢磨則珪璋如水之發源壅閼則淤泥疏濬則川澤乃知像季非獨遺賢而不用其於養育勸奬之道亦有所未至矣當叢林殷盛之時皆是季代棄材在季則愚當興則智故曰人皆含靈惟勸誘致是知學者才能與時升降好之則至奬之則崇抑之則衰斥之則絕此學者道德才能消長之所由也（閼音遏濬音峻）

旌表奬勸也優和也寬裕之意琢磨言治玉者旣琢了又加工夫磨之精而又精也圭璋圭上圓下方瑞玉爲之也公卿所執半圭曰璋閼遏也濬深之也殷大也高菴與李都運書言衲子無賢愚在宗師誘致說衲子無一定賢一定愚惟在主法者委婉曲成以崇重之俾其進德修業歷練試用以擴發之令成良器美才旌表奬勸以愼重其言和優眷愛以曲全其操年復一年月復一月積累之久芳聲實行二美兼盛此無他蓋人人具有如來智慧德相惟在宗師誨人不倦精進以誘之使之自悟自證至於極致耳譬如瑞玉之在璞石抵之擲之則誠然瓦石無異琢之磨之則爲圭璋三公九卿用焉又如流水之出泉源阻之塞之則歷爾淤泥無異疏之濬之則爲川澤萬物兆民賴焉物

且如此人。豈不然。乃知像法叔世。非獨遺失好人。而不能取用。其於撫養鞠育勸勉獎勵之方法。亦有所未盡善矣。嘗叢林殷大盛美之時。皆是叔代棄而不用之材。在彼衰時。固似乎愚。今日發而用之。當興則智也。故所以說人人具有如來智慧。惟在宗師指引。到個地頭者。此之謂也。是知學者才能。全在主法者用之耳。用則升。不用則降。主法者愛好他。則四方不召而自至。獎勵他。則人人向道而自崇。豈不是與時而升。抑阻他。則衰其志力。斥逐他。則絕其向往。豈不是與時而降。此眞學者道德才能。用則長。不用則消之來由也。主法者不可不知也。

高菴曰。教化之大。莫先道德禮義。住持人尊道德。則學者尙恭敬。行禮義。則學者恥貪競。住持有失容之慢。則學者有淩暴之弊。住持有動色之諍。則學者有攻鬬之禍。先聖知於未然。遂選明哲之士。主於叢林。使人具瞻。不喩而化。故石頭馬祖。道化盛行之時。英傑之士。出威儀柔嘉。雍雍肅肅。發言擧令。瞬目揚眉。皆可以爲後世之範模者。宜其然矣（與死心書）

石頭名希遷。青源行思之嗣也。雍和也。肅恭欽也。瞬動目也。高菴曉主法者。當謹四威儀。說教化之大。處莫先道德。以治心。禮義以修身。住持人尊重道德。則學者亦尊道德。而心懷恭敬之念。住持與行禮義。則學者亦遵禮儀。而身恥貪競之求。住持人小量度。而有失容之慢。則學者無道德。而有淩辱橫暴之病。住持人少莊重。而有動色之諍。則學者無禮義。而有攻擊鬬訟之非。前聖有先見之明。防于未然。遂推選悟心勵行之士。主掌叢林。令人觀顔意鎔。不假開曉。而自變化。故南嶽石頭。江西馬祖。大道法化。殷盛流行之時。英雄豪傑之士。鱗翕至。隊隊齊臨。威風儀則。柔順嘉美。雍雍而和。肅肅而斂。或發一言。或擧一令。或一瞬目。或一揚眉。咸可以爲後世學人之防範規模者。理合如此。乃主法者。愼威儀所以上行而下效也。○鬮音均

高菴曰。先師嘗言。行脚出關。所至小院。多有不如意事。因思法眼參地藏。明教見神鼎。時便不見有煩惱也。（聞記）

法眼名文益地藏琛嗣也地藏名桂琛玄沙師備嗣也高菴舉師言以曉學者說先師嘗言自臨卭初行脚出夔關凡所至小寺院不如意處最多或難消息乃想古人法眼阻雪地藏琛處附爐次琛問上座何往眼曰迤邐行脚曰行脚事作麼生眼曰不知琛曰不知最親切眼豁然有省此是法眼參地藏時明教見神鼎鼎坐其堂上嵩展具鼎指堂上小甕曰子來是時今始有醬次早食粥見一人持筐取物投僧鉢中嵩視衆有食的有不食的嵩袖下堂看乃碎米餅遂問耆宿宿曰常住淡薄是赴齋者收殘歸來納庫無齋之日焙均分食表同甘苦也此是明教見神鼎時言正當不如意時無始習氣怎能頓止因思法眼明教二大士阻雪時均米餅時我胸中習氣煩惱如日銷冰如燈破闇便不見有也

高菴表裏端勁風格凜然動靜不忘禮法在衆日屢見侵害殊不介意終身以簡約自奉室中不妄許可稍不相契必正色直辭以裁之衲子皆信服嘗曰我道學無過人者但平生爲事無媿於心耳

記高菴儀容之表端莊胸襟之裏勁直風氾格式凜然可畏一動一靜之間皆身爲律身爲度不失禮法未出世在廣衆中時屢見人侵陵欺害絕不在意一生到老唯以不懈不訾而簡檢意束身而約自持室中不輕點首于人稍有不相投合者必示師子迅之威無畏哮吼而裁制之衲子皆信敬服膺嘗曰我無道可傳無法可學無過人者但一生所作所爲於我自心了無愧怍耳

高菴住雲居見衲子有攻人隱惡者卽從容諭之曰事不如此林下人道爲急務和乃修身豈可苟縱愛憎壞人行止其委曲如此記聞

記高菴住持雲居時見衲子不自涵養攻訐人之幽隱過失者卽從容和緩而開諭之曰是事不當如此林下人一心究理以爲急務六和之法乃可修身詎可苟且放縱偏愛憎惡破壞他人行止寧不失義喪其德歟其委婉曲成于人是如此

高菴初不赴雲居命佛眼遣書勉云雲居甲於江左

亦可以安衆行道似不須固讓菴曰自有叢林已來學者被遮般名目壞了節義者不爲不少佛鑑聞之曰高菴去就衲子所不及記聞

高菴打頭不肯去赴雲居之請佛眼遣書勉勵之云雲居祖庭首出江左可以安處廣衆行佛祖之道似不當堅辭高庵不然其說曰自有招提已來學者個個手脚未穩都想要謀住好所在被這般等名頭壞了他的操節義氣不可勝數佛鑒聞得高菴如此說乃稱美之曰高菴居處行事而今時衲子實所不能企及

高菴勸安老病僧文曰貧道嘗閱藏教諦審佛意不許比丘坐受無功之食生懶惰心起吾我見每至晨朝佛及弟子持鉢乞食不擇貴賤心無高下使得福者一切均溥後所稱常住者本爲老病比丘不能行乞者設非少壯之徒可得而食逮佛滅後正法世中亦復如是像季以來中國禪林不廢乞食但推能者爲之所得利養聚爲招提以安廣衆遂輟逐日行乞之規也今聞數刹住持不識因果不安老僧背戾佛旨刱弱法門苟不住院老將安歸更不返思常住財物本爲誰置當推何心以合佛心當推何行以合佛行昔佛在日或不赴請留身精舍徧巡僧房看視老病一一致問一一辦置仍勸請諸比丘遞相恭敬隨順方便去其嗔嫌此調御師統理大衆之楷模也今之當代恣用常住資給口體結托權貴仍隔絕老者病者衆僧之物掩爲已有佛心佛行渾無一也悲夫悲夫古德云老僧乃山門之標榜也今之禪林百僧之中無一老者老而不納益之壽考之無補反不如夭死願今當代各遵佛語紹隆祖位安撫老病常住有無隨宜供給無使愚昧專權滅裂致招來世短促之報切宜加察

諦詳也溥濟也偏也招提梵語此云常住輟止也刱薄刱弱衰弱也遞更迭也精舍精修梵行之所調御調如調和鼎羹百味具美御如良御駕馬驚驥得宜菩薩得此調御三昧即名調御丈夫證十號之一也師法也人之模範也滅裂盡也裂破也記

高菴勸諸方安撫老僧病僧文曰貧道嘗看藏經

教典詳審佛之本意原不許年少比丘安坐享受無功之食生懈怠隨眠之心起人我貢高之見故每晨朝上自如來下及大衆俱持鉢入城乞食不揀貴賤上自天子下及庶民行平等慈廣化一切使得福者均平溥偏後聚招提而稱常住者何本爲老病比丘不能履行乞食者設也非是年小少壯之輩可得而安閒坐食及佛入大寂定之後正法流行之時叢林中依然照古行持至于像法住世之時又當斯季代猶然不廢拓鉢乞食但推舉廉能的人以行持之所得財利供養聚入寺中以安大衆遂止每日拓鉢乞食之規也今聞諸方叢林主者不明因識果厭病棄老不肯收留違背乖戾世尊旨意顚覆削弱大智典刑倘不許老病住居寺院身既老矣欲使何歸更不回心忖度招提中所聚財利原爲何人而設當推將那樣心去合佛之心更當推將那樣行去合佛之行昔佛在祇陀林時或不赴檀越請留身精舍之中一一徧巡寮舍看視老病一一致問寒溫饑渴一一辦置臥具藥湯仍復勸勉同寮比丘遞相瞻顧互相恭敬隨順人意種種方便除嗔嫌之心此乃調御師總統攝理大衆的楷式規模也今之主常住者大膽自專恣意而用以奉養已身滋益口體或將趨承士宦結情固位老者病者屏絶不顧大衆之物掩作已的佛的心腸佛的行德纖毫無有可不悲歟可不悲歟古德有云老僧決不可少者乃山門標表榜樣也今之法席中百僧中不見一老僧人厭老而不收老無所靠要此多壽有何補益反不如早死之爲愈也願今當世住持遵崇佛語繼興祖道安養撫存老者病者常住錢米或有或無隨家豐儉以供給之勿使自愚瞞昧因果擅專權勢蠹破楷模使招來世短命促壽之報切宜留心省察之焉

覺範和尚題靈源門榜曰靈源初不願出世隱岸甚牢張無盡奉使江西屢致之不可久之翻然改日禪林下衰弘法者多假我偷安不急撑拄之其崩頹跬可須也於是開法於淮上之太平予時東遊登其門

叢林之整齊宗風之大振疑百丈無恙時不減也後十五年見此榜於逢原之室讀之凜然如見其道骨山谷爲擘窠大書其有激云嗚呼使天下爲法施者皆遵靈源之語以住持則何憂乎祖道不振也哉傳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靈源以之石門集

靈源門榜詳音義張無盡丞相名商英字天覺得法於兜率悅禪師屢致頻使人致書請之也可許也翻然變動也崩壞也頹風自上下也一舉足曰跬須待也跬可須言其法壞之速一舉足頃可待見也無恙無憂也逢原曾公擘分也窠鳥窠也言八分書方圓楷正如鳥窠之狀也激激勵也弘大之也覺範和尚題靈源門榜說靈源初無意于應世志願甚堅張天覺奉使曹運江西頻頻書請出世他總不許久久見得世衰道微奮發悲志乃翻然而改曰禪林下衰佛法泛濫支衍派流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設若我偷閑自安不速起而撐持支拄之其法道崩頹不一舉足可待也因此之故遂出世開張法道于淮安府太平禪院爲予時東遊其門叢林整齊六好復具宗風大振三關再隆疑與大智門庭無恙時相同不減一毫也後又十五年見此榜文于逢原老師之室讀其文凜然令人敬畏如再面靈源道貌一般山谷居士專爲作八分楷書其有以激勵於人云嗚呼設使天下之主叢林行法布施者咸遵靈源之語踐行住持則又何憂其佛祖之道不行而不得大振也哉魯論曰人心有覺而道體無爲故人能大張此道道不大張其人也靈源出世廓大斯道以利人正與此還兩句說話相近故以此許之

歸雲本和尚辯佞篇曰本朝富鄭公弼問道于投子顒禪師書尺偈頌凡一十四紙碑於台之鴻福兩廊壁間灼見前輩主法之嚴王公貴人信道之篤也鄭國公社稷重臣晚年知向之如此而顒必有大過人者自謂於顒有所警發士夫中諦信此道能忘齒屈勢奮發猛利期於徹證而後已如楊大年侍郎李和文都尉見廣慧璉石門聰幷慈明諸大老激揚酬唱班班見諸禪書楊無爲之於白雲端張無盡之於兜

李悅皆扣關擊節徹證源底非苟然者也近世張無垢侍郎李漢老參政呂居仁學士皆見妙喜老人登堂入室謂之方外道友愛憎逆順雷揮電掃脫略世俗拘忌觀者斂衽辟易罔窺涯涘然士君子相求於空閑寂寞之濵擬棲心禪寂發揮本有而巳

歸雲名如本露隱惠遠之嗣也宋富鄭公丞相姓富名弼字彥國拜鄭國公諡文忠定公得法于投子顒投子號悟證名修顒慧林宗本嗣也碑記事功于石也灼昭也篤誠也厚也社土神稷穀神以國言宋楊大年名億諡文正官翰林李和文附馬名遵勗俱得法于谷隱聰廣慧名元璉首山念祖嗣也激發揚舉也班班猶條條也兒率名從悅眞淨文嗣也扣關擊開關礙擊節打破節阻張無垢名九成字子韶李漢老名邴呂居仁名本中官翰林三人俱得法於妙喜宗杲方外友言出塵勞方隅之外相交道友也雷揮言喝如雷轟電掃言機如掣電袵衣襟也辟易惶悚失守之貌涯涘水之邊際擬猶待欲的意思歸雲本和尚辯佞篇言善可法惡可戒說首節槩舉有道之士感服王臣來歸言不可無本而希末也本朝鄭國公富彥國問道於投子顒和尚書連篇偈頌凡一十四紙勒石碑于台州之鴻福寺中兩廊壁間昭昭然見前賢主持法道者是這樣尊重王臣宰官信道者是這樣篤實也鄭國公赴澶淵盟擔荷國家重任之臣到老年知道趨向是如此而投子亦必道高德重有大過於人者方緘旨謂于顒有所警發向圓照道會見顒師悟入深也士大夫中眞實信此道又能忘齒不拘于年屈勢不拘于位奮發大心猛利求道限于必徹必證而後止也如宋楊大年侍郎李和文都尉見廣慧璉石門聰幷慈明衆大老咸於言下有所契會激勵振揚一酬一唱班班列於傳燈語錄楊無爲之于白雲端祖張天覺之于兜率悅公皆扣關緊要處難過而能過擊節阻隔處不通而能通實在徹悟證入源頭底蘊不是苟且徒然者也近代來張無垢侍郎李漢老參政呂居仁學士皆親見妙喜老人升其堂入其室謂之方

外道契或愛而喜或憎而惡或吹逆風或吹順風
喝似雷奔機同電掣咸令言下頓悟穎脫超略世
諦塵勞一切拘忌觀者斂衽而敬辟易而驚莫測
邊際焉然士君子相求此道于空閑寂寞無事之
濱者何擬欲棲歇此塵勞心入禪寂定擿發揮揚
自己本有大事而已如上諸大老若無實悟無眞
操詎能感如是王臣宰官屈勢忘年而信向之哉
善者可以爲法也

後世不見先德楷模專事諛媚曲求進顯凡以住持
薦名爲長老者往往書刺以稱門僧奉前人爲恩府
取招提之物苞苴獻佞識者憫笑而恬不知恥嗚呼
吾沙門釋子一瓶一鉢雲行鳥飛非有凍餒之迫子
女玉帛之戀而欲折腰擁彗酸寒蹋蹐自取辱賤之
如此耶稱恩府者出一已之私無所依據一妄庸唱
之於其前百妄庸和之於其後擬爭奉之眞卑小之
耳創弱風教莫甚於佞人實姦邪欺僞之漸雖端人
正士巧爲其所入則陷身於不義失德於無救可不
哀歟破法比丘魔氣所鍾誑誕自若詐現知識身相
指禪林大老爲之師承媚當路貴人爲之宗屬申不
請之敬啓壞法之端白衣登牀膜拜其下曲違聖制
大辱宗風吾道之衰極至於此嗚呼天誅鬼錄萬死
奚贖非佞者歟 苴音疽 彗音遂 膜音模

書刺書姓名于奏白曰刺 恬安靜也 餒饑 折腰屈
腰低躬也 擁彗以彗掩箕使塵不及長者之意 寒
酸蹋蹐總形容卑體不敢放肆畏人之狀 鍾聚也
申呈也 膜拜合掌拜也 天誅雷打火燒鬼錄暗奪
其算也 贖納金免罪也 次節舉佞人之態 趨承權
貴敗壞法門廢道德而貪名利也 後世之人不見
前投子廣慧石門慈明諸聖楷式規模專務奉承
媚悅名公委曲干求權勢以圖顯達凡以住持進
名某寺長老者每每書寫簡牘以稱門僧奉前人
爲恩府取常住衆物裹藉呈獻識者見他不識因
果如斯可憐而又可笑佞者反安之而不以爲恥
嗚呼吾輩桑門釋迦弟子隨身一瓶挂體一鉢如
雲之行如鳥之飛無饑寒之逼迫子女玉帛之眷
戀而做那屈身掩塵酸寒蹋蹐種種體態自討淩

辱猒賤如此耶奉承人稱恩府者出於便佞者一已之私見沒有憑據一妄庸唱於前百妄庸和其後欲爭競諂奉宰官眞卑鄙自賤的小人耳偸弱宗風禪教莫過于佞人實奸邪詐妄之漸進而倡成此風雖端莊之人正直之士巧爲其所入以展法化則反陷身於不義之場失德於無救之地可不哀傷之歟這等壞法比丘魔氣所聚欺誑妄誕不惟不恥而且自若假做禪師模樣指有名德大老爲已之師承媚悅當路貴人爲已之宗親眷屬申不請之敬全是瞞人啓壞法之端不知自誑白衣無戒不宜登牀受拜而反登牀受拜緇流不應膜拜白衣而反膜拜白衣曲違古先聖制大辱祖家宗風吾道之頽至于此極矣嗚呼有陰陽兮促君壽有鬼神兮妬君福如是佞人萬死之中無一可贖罪至于斯寧不是佞人也歟惡者可以爲誡也

嵩禪師原教有云古之高僧者見天子不臣預制書則曰公曰師鍾山僧遠鑾輿及門而牀坐不迎虎谿惠遠天子臨潯陽而詔不出山當世待其人尊其德是故聖人之道振後世之慕其高僧者交卿大夫尙不得預下士之禮其出其處不若庸人之自得也況如僧遠之見天子乎況如慧遠之自若乎望吾道興吾人之修其可得乎存其教而不須其人存諸何以益乎惟此未嘗不涕下淳熙丁酉余謝事顯恩寓居平田西山小塢以日近見聞事多矯僞古風凋落吾言不足爲之重輕聊書以自警云(叢林盛事)○(潛晉尋)

僧遠齊高祖御駕親臨鍾山訪之遠床坐辭老疾不迎高祖詣牀見之慇懃致問而去慧遠住廬山東林寺東晉安帝駕臨潯陽詔遠一出師辭以老疾不出帝愈加敬勅九江太守歲送資道之具一居三十年影不出山凡送客以虎谿爲限三節更進而重引可法高僧以警之嵩禪師原教論有云上古之高僧見天子不行臣禮天子之慕高僧預先裁制詔書則尊稱之曰公曰師鍾山僧遠天子鑾輿及門而遠辭疾牀坐不迎虎谿慧遠天子臨潯陽而詔不出山雖然當是時非佛心天子不能

尊崇高僧非高僧不能感動天子有其人有其德是故聖人之道振後世之慕高僧者彼此俱虛名耳交公卿大夫尙且不得預行下士之禮如此看求實其出其處誠不若庸常人之自得也況如僧遠之見天子牀坐不起乎況如慧遠之自若詔不出乎望吾道之興隆吾人之眞修其可得乎存其教法而不須待慕道之人不如不存雖存何益乎思惟及此未嘗不潸焉出涕矣宋淳熙丁酉年余謝顯恩寺事寄處平田之西山小塢以近日偶見偶聞事多假而不實上古風規凋落殆盡故有斯說吾言不足爲之重輕又恐余首尾不謹聊書以自誡云爾也

圓極岑和尙跋云佛世之遠正宗淡薄澆漓風行無所不至前輩凋謝後生無聞叢林典刑幾至掃地縱有扶救之者返以爲王蠻子也今覩踈山本禪師辯佞詞遠而意廣深切著明極能箴其病第安庸輩智識暗短醉心於邪佞之域必以醍醐爲毒藥也

圓極岑名彥岑雲居法如之嗣也典刑除惡防非

利疑剁

之具也幾近也掃地猶利斧倒地也王蠻子法門中奴僕也箴誡也又同鍼能除毒病也醉沉酣也

圓極岑和尙跋歸雲辯佞篇云佛過去到今甚遠正法淡然衰薄澆漓風行靡所不有前輩德人凋謝後昆無所取法招提規矩近至泯滅縱有扶持拯救者返以爲法門中奴僕也今踈山本禪師辨佞詞義遠而意趣廣又深切諦理又明顯佛意極能除膏肓之病第詐妄庸流之輩恐其業識深厚膠固智慧暗昧短淺沉酣于邪佞之邦未必肯信醍醐上味爲世所珍遇斯等人翻成毒藥也

東山空和尙答余才茂借脚夫書云向辱枉顧荷愛之厚別後又承惠書益自感愧某本巖穴閒人與世漠然才茂似知之今雖作長老居方丈只是前日空上座常住有無一付主事出入支籍並不經眼不畜衣鉢不用常住不赴外請不求外援任緣而住初不作明日計才茂既以道舊見稱故當相忘於道今書中就覓數脚夫不知此脚出於常住耶空上座耶若出於空空亦何有若出常住是私用常住一涉私則

為盜。豈有善知識而盜用常住乎。公既入帝鄉求好事。不宜於寺院營此等事。公閩人所見所知。皆閩之長老。一住著院。則常住盡盜為已有。或用結好貴人。或用資給俗家。或用接陪已知。殊不念其為十方常住招提僧物也。今之戴角披毛償所負者。多此等人。先佛明言。可不懼哉。比年以來。寺舍殘廢。僧徒寥落。皆此等咎。願公勿置我於此等輩中。公果見信。則他寺所許者。皆謝而莫取。則公之前程未可量也。逆耳之言。不知以謂如何。時寒途中保愛。語錄

東山名惠空。泐潭善清之嗣也。辱恥也。謙下不敢當的意思。漠然澹然也。閩卽福建。陪助也。記東山和尚答學人余才茂借脚夫書云。昔日枉駕相顧。感荷相愛之情甚殷。別後又承賜書。倍增感愧。但惠空原巖居穴處閒人。與世淡然。無所嗜好。才茂似乎知之。今惠空雖做長老坐方丈。還仍舊是當日的空上座。只主持法任。開化方來。常住財利。或有或無。都是監寺掌管。支出收入簿册。總不過目。況我衣鉢之資。亦不畜積。而敢用常住乎。又不赴請念禮。又不外援募化。隨寓而安。過一日是一日。今日不做明日計策。才茂既以道舊見稱。則是道中人也。皆當相忘于道。今來書中就覓求數脚夫。則道舊之情。似若相違。但不知此夫出于何處。出常住大衆耶。出惠空上座一人耶。若皆空出。空何所有。若常住中出。誰敢私用常住。倘若私做人情。則是偷用常住。豈有做長老為人天師範。而偷盜常住。做人情乎。公既入京師求上進。乃是最美的事。不可于三寶寺院中營這等樣事。公閩人。眼之所見。耳之所聞。皆閩地長老。纔一住個寺院。就把常住中財利。盡偷作自已的。或用結交相好士夫。或用資補在家親戚。或用接納陪助相知道友。總不思念十方常住招提僧物。此係共錢。非我一人所單有也。今之銜鐵負鞍。拖犁拽耙。償所負歎者。都是此等人。佛之智眼洞燭三世十方。明識前因後果。不爽毫髮。而出此言。可不懼怕之哉。比年以來。法社凋零。緇侶寥落。皆是偷常住作人情等的過失。願公勿將我措在偷常住等一類之中。公若

果諦實篤信我今此說則或他寺中借有脚夫而
果許者皆謝而莫强取則公之求上進美事自定
是有的若其不然未必然也逆耳之言不知余公
以謂如何時冬天氣嚴冷往京師道塗中善自保
養加餐自愛

淅翁琰和尙云此書眞閻老子殿前一本赦書也今
之諸方道眼不知若何果能受持此書則他日大有
得力處淅翁每以此舉似於人璨隱山亦云常住金
穀除供衆之外幾如鴆毒住持人與司其出入者纔
霑著則通身潰爛律部載之詳矣古人將錢就庫下
回生薑煎藥葢可見今之踞方丈者非特刮衆人鉢
盂中物以恣口腹且將以追陪自己非泛人情又其
甚則剜去搜買珍奇廣作人情冀遷大剎只恐他日
鐵面閻老子與計算哉拈崖漫錄

淅翁名如琰嗣法未詳在金陵鍾山赦宥也釋也
璨隱山嗣法未詳古人卽五祖戒也踞據物而坐
也泛浮也剎梵語剎瑟此云竿卽旛柱也淅翁和
尙說此東山答余才茂書誠閻羅王殿前一本釋
放罪人的赦書也今之諸方道眼不知具不具果
能具當看而讀讀而誦誦而受持此書則住持叢
林者他日大有得力處斷不錯因錯果淅翁每以
此舉似于人俾人人知之婆心切矣又不見璨隱
山云常住中金穀財利只宜供衆不宜別用除此
之外一毫一粒就如鴆毒一般住持人相與司主
專其支出收入者不可不小心焉纔有一點霑著
則通身骨肉潰散爛壞律部中已載得甚是詳明
矣五祖戒病要一片生薑煮藥將錢就庫下買之
葢可見而今處方丈者非特刮削大衆鉢盂殽減
飮食以自恣只圖己肥不管他瘦且將追陪自用
非法濫費以作人情更有甚焉剜取去搜買珍貴
奇物苞裹獻佞以廣布人情望遷好大叢林大古
剎待好銜賣沽名網利如此等人只恐有日那鐵
面無情閻羅老子與他一一計較打算在可不畏
之哉可不畏之哉

禪林寶訓順硃卷第二

禪林寶訓順硃卷第三

蜀渝華嚴季而闕聖可　德玉　順硃

雪堂行和尚住薦福一日問暫到僧甚處來僧云福州來雪堂云沿路見好長老麼僧云近過信州博山住持本和尚雖不曾拜識好長老也雪堂曰安得知其爲好僧云入寺路徑開闢廊廡修整殿堂香燈不絕晨昏鐘鼓分明二時粥飯精潔僧行見人有禮以此知其爲好長老雪堂笑曰本固賢矣然爾亦具眼也直以斯言達于郡守吳公傅朋曰遠僧持論頗類范延齡薦張希顏事而閤下之賢不減張忠定公老僧季邁乞請本住持庶幾爲林下盛事吳公大喜本即日遷薦福 東湖集范延齡事出皇朝類苑

雪堂名道行佛眼遠嗣也沿循也博山本名悟本大慧之嗣也信州廣信府也庶幾近辭閤下語錄宰相三公郡守俱稱閤下也雪堂和尚住饒州薦福寺時將辭院欲擇賢以繼也一日問新到僧從何處來僧云福州來堂又問曰循路而來曾見有好長老否僧進云近過信州博山悟本和尚雖不曾參拜他知是個好長老也雪堂更問之曰以何緣故而知他是個好長老也僧進云有六椿好事而知其爲好也第一入寺路徑開闢居處好第二廊廡修整建立好第三殿堂香燈不絕報恩好第四鐘鼓分明法令好第五粥飯精潔恩衆好第六僧行見人有禮規矩好以此六椿好事知其爲好長老也雪堂心悅而笑曰本長老固是有德而爾亦具識賢之眼也遂事以此擇賢機緣遞於饒州郡守吳公傅朋曰這僧抵對持論略同范延齡奉命押兵過金陵金陵守張詠問齡沿路見好官麼齡曰昨過萍鄉縣張希顏好官也詠曰何以知其好齡曰入境見橋路完美田園開闢野無惰農市無賭博夜聞更鼓分明必有美政者詠曰希顏固賢天使亦好官員即日同薦於朝正與此個故事一樣而閤下之賢不在張忠定公之下矣老僧季老祈吳公請本繼此住持方近爲叢林美事吳公深喜即日差請本即日遷薦福此乃叢林選賢繼住之法要也

雪堂曰金隄千里潰於蟻壤白璧之美離於瑕玷況無上妙道非特金隄白璧也而貪慾瞋恚非特蟻壤瑕玷也要在志之端謹行之精進守之堅確修之完美然後可以自利而利他也

金只作鐵字看取堅固之意隄河岸也潰漏也壞非宜蠰土螽也又召蠰谿種類雖小最多比況三毒的意思雪堂示學人志端行力守堅修美之要說學道的人志行要極堅固譬如生鐵鑄就的隄岸一般蟻蠰纔沒柰他何若是土沙他種類又多人不打點止塞有時被他鑽漏了那能堅固守修又要無染譬如美好清潤的白璧一般瑕玷一絲毫也沒有若是有一毛頭許人便捨離他而不愛了那得無染呪此無上妙道非特金隄白璧之可比也而貪慾瞋恚又非特蟻蠰瑕玷之可喩也學道者貴在立志端正敬謹力行勇猛精進保守堅卓確實操修完全美好如此方纔可以調伏已情而守護他意也

雪堂曰予在龍門時昺鐵面住太平有言昺行脚離鄉未久聞受業一夕遺火悉為煨燼昺得書擲之於地乃曰徒亂人意耳 東湖集

煨燼言燒至熄無有也雪堂借往事以勵學人當篤志參禪說予在舒州龍門的時候昺鐵面住太平有人說昺為人好道篤實初行脚離家不多時聞他受業常住一日失火燒得一毫也無有人持書與昺昺接得不看拋棄在地而言曰徒亂人意耳如此篤志實為希有

雪堂謂晦菴光和尚曰予弱冠之季見獨居士言中無主不立外不正不行此語宜終身踐之聖賢事業備矣予佩其語在家修身出家學道以至奉身處衆如衡石之定重輕規矩之成方圓捨此則事事失準矣

晦菴名惠光住信州龜峯雪堂行機嗣也弱冠二十餘歲也獨居士廣錄云即雪堂之父佩帶也準法則也雪堂謂晦菴聖賢事業貴中正說予二十餘弱冠之季曾見獨居士有言胸中無主宰的事決定不要立他外面不端正的事決定不要行他

此二語宜盡一生履踐之。為聖為賢的事業盡備於斯矣。予常佩帶此語。在家之時以修養我身。出家之時。以進學斯道。及至出世之時。率身以臨廣衆。譬如等稱之較輕重。墨斗曲尺之為方圓。一般捨此二語。則頭頭法法咸差失而無法則也

雪堂曰高菴臨衆必曰。衆中須知有識者。予因問其故。高菴曰不見溈山道。學措看他上流。莫讓隨於庸鄙。平生在衆不沈於下愚者。皆出此語。稠人廣衆中鄙者多。識者少。鄙者易習。識者難親。果能自奮志於其間。如一人與萬人敵。庸鄙之習力盡。眞挺特沒量漢也。予終身踐其言。始得不負出家之志廣錄

讓且也。挺超拔也。特挺立曰特。沒量漢猶言大丈夫的意思。雪堂勵學人當依效有見識好人。說高菴臨涖大衆。必曰稠人廣衆中定有好人。予因問何故而知之。高菴答予曰不見溈山有言動止看他上流好人。莫且隨于下愚庸鄙。我一生在大衆中不墮入于下愚者。皆得此兩語之力也。稠人羣居廣衆。襍處其中也有不學好的鄙人甚多也。有識見高妙的人。却又少。鄙人易得習學。好人又難得親近。須是各人自己有個主見。果能自己奮發大志於其間。譬如一人奮勇雄入九軍之中。與萬人抵敵一般。使下愚習染。必力斬斷盡淨無餘。還總教做眞正挺然出類。特然拔萃的大丈夫也。高菴答我此言。予平生依之踐履。始得如法修行。不孤負我出家一番的志向

雪堂謂且菴曰。執事須權重輕。發言要先思慮。務合中道。勿使偏頗。若倉卒暴用。鮮克有濟。就使得成。而終不能萬全。予在衆中備見利病。惟有德者以寬服人。常願後來有志力者。審而行之。方為美利。靈源嘗曰。凡人平居內照多能曉了。及涉事外馳。便乖混融喪其法體。必欲思紹佛祖之任。啓廸後昆。不可不當自檢責也

且菴名守仁。雪堂行之嗣也。偏頗不正也。啓廸開發也。檢檢束也。責剋責也。雪堂謂且菴審言察行當合中道。說稱法之人。用執事須稱量當重與重當輕與輕。發言時必先要思而又思。慮而又慮。事

務合中勿使不正若是急遽猛用少能有濟設使略得成就而究竟必不能保其一一全美予在稠人中曾經見此利害備曉此獘病惟有德賢人以寛裕之德感服于人常顧後來有大志有才力者詳審而行之方纔美好與人有益靈源嘗曰凡人燕居獨處時攝心內照一個也是曉然明了及乎經涉事物向外𨓜應便不能混合融通喪失清淨法體若果有大乘根器必欲思擔荷佛祖慧命之任開發緇素本具之理不可不常常自檢束其身剋責其心也

應菴華和尙住明果雪堂未嘗一日不過從間有竊議者雪堂曰華侄爲人不悅利近名不先譽後毀不阿容苟合不佞色巧言加以見道明白去住翛然衲子難得予固重之且菴逸事

應菴名曇華虎丘隆祖之嗣也應菴住明果時雪堂日日過從衲子中間有私論道堂爲叔長不宜屈尊雪堂乃曉之曰華姪此人行履端正不喜財利不慕聲名不誇好於先而毀訾於後不阿諛取容以苟且和合不飾佞顔色不巧好語言更加以見徹道理了然明白出處去就脫灑翛然衲子之中不易得者予故日日過從而尊重之

雪堂曰學者氣勝志則爲小人志勝氣則爲端人正士氣與志齊爲得道賢聖有人剛狠不受規諫氣使然也端正之士雖強使爲不善寧死不二志使然也

氣稟氣也志心之所之也季而謂氣即力用也志即道體也雪堂示人氣志不可偏說學者有力用而乏道體是有用而無體也專逞才力必爲壞事的小人有道體而乏力用是有體而無用也雖不能幹事豈人亦可作端人正士力用與道體二者全備則爲有德之賢得道之聖有人性情剛強狠戾不受揵椎教訓者力用之氣使之然也端正的人雖勉強教他行惡至于死地他也是不遷不變不二其心的道體之志使之然也欲爲聖爲賢者志氣豈可偏乎

雪堂曰高菴住雲居普雲圓爲首座一材僧爲書記白楊順爲藏主通烏頭爲知客賢眞牧爲維那華侄

爲副寺用侄爲監寺皆是有德業者用侄尋常廉約不點常住油華侄因戲之曰異時做長老須是鼻孔端正始得豈可以此爲得耶用侄不對用侄處已雖儉與人甚豐接納四來略無倦色高菴一日見之曰監寺用心固難得更須照管常住勿令疎失用侄曰在某失爲小過在和尚尊賢待士海納山容不問細微誠爲大德高菴笑而已故叢林有用大碗之稱事迹

普雲圓名自圓高菴善悟之嗣一材僧水菴之嗣白楊名法順佛眼之嗣也烏頭名法通長蘆了清之嗣眞牧名正賢佛眼之嗣用侄雙林德用高菴之嗣雪堂舉高菴得人之盛以曉後主法者說高菴得人可謂盛矣當住雲居之時表率叢林開發後學則有普雲圓首座爲執掌文翰山門書疏則有一材僧書記爲執掌經典粘補損蠹則有白楊順藏主爲知典賓客應接香茶則有通烏頭知客爲綱維大衆曲盡調攝則有賢眞牧維那爲執掌錢米隨時支用則有華侄副寺爲勤事香火應接官員則有用侄監寺爲如是般名員皆是大乘根器有德業者用侄尋常處已淸廉儉約不費點常住油燈時華侄因相戲謔而言曰他日爲人做長老須是鼻孔端莊正直方纔教做得豈可以今日不點常住油就教做得也耶恐偏那時不及今時也用侄總不抵對用侄爲人于自已雖然儉約而與人却又甚豐接納四方之來毫無一點疲厭之色高菴一日見之乃曰監寺如此用心本不易得更當照了管攝常住大小事物莫使疎漏差失用侄答之曰在德用設有差悟其過猶小在和尚能尊崇有德之人優待有道之士如海之納如山之容不問瑣末細事誠爲大德高菴見他說得甚當乃笑而已故叢林中有用大碗的混名可謂不虛稱矣

雪堂曰學者不知道之所向則尋師友以參扣之善知識不可以道之獨化故假學者贊祐之是以主招提有道德之師而成法社必有賢智之衲子是爲虎嘯風冽龍驟雲起昔江西馬祖因百丈南泉而顯其大機大用南嶽石頭得藥山天皇而著其大智大能

所以千載一合。論說無疑。翼然若鴻毛之遇風。沛乎似巨魚之縱壑。皆自然之勢也。遂致建叢林功勳。增佛祖光耀。先師住龍門。一夕謂予曰。我無德業。不能浩歸湖海衲子。終媿老東山也。言畢。潸然。予甞思之。今爲人師法者。與古人相去倍萬矣。與竹菴書

贊佑佐助也。嘯歷口出聲也。冽寒氣嚴貌。驤馬低昂騰躍也。虎嘯龍驤。總是比況得人而道行的意思。藥山名惟儼。天皇名道悟。俱石頭希遷嗣也。翼然羽翼舒展也。鴻雁之大者。沛霈同。沛然下雨也。言巨魚噴沫成雨也。潸然涕淚流也。雪堂執古御今。以曉爲人師者。當以得人爲重。說學人不知此理。何所趣向。則撥草瞻風。尋明師。問良友。以參扣之。主法者不可以此理一人獨專。故獎賢育德量才。能請執事以助佑之。是以主持招提。有達理涵德之宗師。而成立法席。必有賢良智慧之衲子主法。得人學者。得師兩相契會。是爲同聲相應。而虎嘯風生。同氣相求。而龍驤雲起。師資契會。大類乎此。昔江西馬駒踏殺天下人。因得百丈海南泉願。而顯發其大機大用。南嶽石頭路滑。因得藥山儼天皇悟。而彰著其大智大能。所以千載奇逢。一朝契合。議論談說。言下無疑。譬如大鵬展翅。而遇颶風一般。又似鯤鯨出壑。而逢霧霈一樣。此皆自然之勢。非勉强如斯也。江西南嶽得人之盛。是這等樣。遂使建樹叢林功勛。不小增添佛祖光耀。亦大豈偶然哉。先師住舒州龍門。一夕語予言。我無德行道業。不能浩浩然如水之就下。致歸五湖四海衲子。究竟慙愧不及老東山演祖也。言畢。潸焉出涕。予甞思先輩。以觀今日之爲人天師表法則者。較比古人。豈止千里之遠耶。萬倍之遠矣

雪堂曰。予任龍門時。靈源住太平。有司以非意擾之。靈源與先師書曰。直可以行道。殆不可爲枉。可以住持。誠非我志。不如放意於千巖萬壑之間。日飽蒭粟。以遂餘生。復何惓惓乎。不旬浹間。有黃龍之命。乃乘與歸江西。聰首座記聞

蒭粟草子米也。惓宜睠反顧也。旬浹甲一周曰旬。辰一周曰浹。雪堂曉住持人要知機括識去就說。

予昔在舒州龍門時靈源住持太平寺地方官以非禮之事相撓擾靈源與先師書云直心直行乃可以行道然不可作為曲體曲就却可以住持又不是我的志向不如放肆身心于至高至深之處日食草子以樂殘年復何睢睢于斯而顧復不捨乎不十一二日之間有黃龍祖席之命請乃乘此機會而渡潯陽歸江西焉

雪堂曰靈源好比類衲子曰古人有言譬為土木偶人相似為木偶人耳鼻先欲大口目先欲小人或非之耳鼻大可以小口目小可以大為土偶人耳鼻先欲小口目先欲大人或非之耳鼻小可以大口目大可以小夫此言雖小可以喻大矣學者臨事取捨不厭三思可以為忠厚之人也記聞

偶像也木像曰木偶土像曰土偶也雪堂說靈源愛比方人物較其短長而言曰古人有言譬如做土木偶人一般做木偶人耳睡鼻準必竟先要極大口唇與眼孔必竟先要極小人或非之以為不是蓋不知耳睡與鼻準大者何可以剗削使小也口唇與眼孔小者何可以開鑿使大也做土偶人耳睡鼻準必竟先要小口唇與眼孔必竟先要大人或非之以為不是蓋不知耳睡鼻準小者何可以填補使大也口唇眼孔大者何可以填補使小也夫此言雖是小事誠可以比況叢林中大事矣學道人臨事之時或取或捨不辭多思重味可以為忠誠篤厚之人也○睡音朵

◆荀疑苟

雪堂曰萬菴送高菴過天台回謂予言有德貫首座隱景星巖三十載影不出山龍學耿公為郡特以瑞巖迎之貫辭以偈曰三十年來獨掩關使符那得到青山休將瑣末人間事換我一生林下閒使命再至終不就耿公嘆曰今日隱山之流也萬菴曰彼有老宿能記其語者乃曰不體道本汨溺死生觸境生心隨情動念狠心狐意諂行謟人附勢阿容徇名荀利乖眞逐妄背覺合塵林下道人終不為也予曰貫亦僧中間氣也逸事

萬菴名道顏大慧杲嗣也貫首座嗣法未詳使符是使人持竹符書請簡也隱山指洞山价所訪隱

34

山說狼多貪害物曰狼間氣出格之人也雪堂學高尚其志之士以儆無德求名者說萬菴送高菴過天台歸來謂予曰有德貫首座隱居景星巖三十年之久影跡不出天台山龍學耿公爲台州太守特以瑞巖古刹迎之出世貫高尚其志而辭之以偈曰三十年來獨掩關表已久與世踈之意使符那得到青山言青山之于塵市甚遠何故而致通書信休將瑣末人間事換我一生林下閑林下道人以閒爲貴古人謂三萬六千不易半日其貴可知瑞巖瑣末詎可換之乎耿公見其說偈孤妙後使再請終不肯就耿公嘉嘆之曰豈僅昔日有高人隱山耶今日亦有此高人隱山是此等高人之流亞也萬菴又謂予曰彼時幸有耆宿能記載其貫之語者乃曰不肯體悉此道根本汨沒沉溺生死海中觸境生取捨之心隨情起人我之見嫵媚同狐意貪害似狼心諂曲其行以欺人依附勢位阿辭色順世求名苟且圖利乖眞弁逐妄背覺與合塵如此等類林下尙志道人畢竟是不肯爲也予亦曰德貫首座亦僧中出格人也

雪堂生富貴之室無驕倨之態遜弱節儉雅不事物住烏巨山衲子有獻鐵鏡者雪堂曰溪流清泚毛髮可鑑蓄此何爲終却之行實

泚水清也記雪堂平生居處大富大貴之家殊無驕奢倨傲體態處安自已撙節儉約胸中雅正而不愛物住持烏巨山時方來衲子有呈獻鐵鏡一圓雪堂辭之曰溪水瑩澈澄淸且泚一毛一髮可鑒無餘藏此欲何爲耶究竟只是不受而却之可謂廉矣

雪堂仁慈忠恕尊賢敬能戲笑俚言罕出于口無峻阻不暴怒至於去就之際極爲介潔嘗曰古人學道於外物淡然無所嗜好以至忘勢位去聲色似不勉而能今之學者做盡伎倆終不柰何其故何哉志不堅事不一把作匹似閒耳行實

忠恕盡已之謂忠讓人之謂恕俚言鄙俗之言介所守之節伎倆巧也匹似閒方語不要緊也記雪堂仁愛有理慈柔有德忠以盡已恕以讓人賢者

尊之能者敬之戲謔笑嘲鄙俚言詞少出於口無孤峻險阻不橫暴恚怒至于出一叢林入一保社于其中間極爲耿介廉潔曾曰上古聖人務學斯道于一切事物總不干涉淡爾無欲全不貪染以至有權勢職位者而忘勢位有佳聲體面者而去聲色似不假勉强而能忘能去今之學人費盡許多心力做盡許多伎倆究竟不能成就終不柰何此個緣故何爲而致然哉蓋由他無生鐵鑄就的堅確志向行事不篤切專一把做不要緊的事幹所以不及古人耳

雪堂曰死心住雲巖室中好怒罵衲子皆望崖而退方侍者曰夫爲善知識行佛祖之道號令人天當視學者如赤子今不能施慘怛之憂垂撫循之恩用中和之教柰何如仇讐見則詬罵豈善知識用心乎死心拽拄杖趂之曰爾見解如此他日諂奉勢位苟媚權豪賤賣佛法欺罔聾俗定矣予不忍故以重言激之安有他哉欲其知恥改過懷慕不忘異日做好人耳 聽首座記聞

方侍者名惠方號超宗黃龍南之嗣也慘怛慈悲之念痛惜之心也撫安循順也中和理無偏頗事稱緩急也仇讐猶寇害也詬詈也趂逐也激之感發其志也雪堂示人當識師家威嚴之故欲其改過非是寇讐于人說死心住持雲巖時入室之際或秉師子展奮迅之威而似乎怒或發疾雷閃電光之機而似乎罵衲子不曉師家慈悲之故落草之談反以醍醐爲毒藥作怒罵會皆望之如險崖而生退息爲方侍者豈不達此權便耶蓋欲使學者知師家逆行順行天莫測而固爲辯問之曰夫爲善知識行佛祖授受之道出世號令爲人天師表當以自己爲乳母視學者如同小孩子一般今反不能施慈悲惻隱之心垂鞠育恒順之德用中道調和之理以利益一切衆生柰何反如仇寇怨讐耶見則詬怒呵罵成甚體統這等樣豈是善知識用心乎死心乃大發機用直現全身拽拄杖打趂之曰爾猶作這般見解耶他日諂媚宰官曲佞權豪裨販如來大法鼓惑聾夫啞俗定去在予不

忍此等故乃以硬語逆風撼激之安有仇讐之理哉欲其知道慚愧改過遷善懷慕入心而永劫不忘異日出人頭地做個端正好人耳

死心新和尚曰秀圓通嘗言自不能正而欲正他人者謂之失德自不能恭而欲恭他人者謂之悖禮夫爲善知識失德悖禮將何以垂範後乎與靈源書

秀圓通名法秀天衣懷之嗣死心和尚做主法者當躬行以垂範後學說秀圓通嘗言自家身心不端正而欲使他人身心端正者這教做失德自家身心不恭肅而欲使他人身心恭肅者這教做悖禮夫爲人師法稱善知識既失喪其德悖亂其禮不審將什麼爲法式以垂範後學乎

死心謂陳瑩中曰欲求大道先正其心少有忿懥則不得其正少有嗜慾亦不得其正然自非聖賢應世安得無愛惡喜怒直須不置之於前以害其正是爲得矣廣錄

忿是怒之甚懥是怒之滯死心謂陳瑩中求道當以正心爲主說欲求無上大道先要端正其心一毛頭許好惡之念莫令他起若纔有一毛頭許忿懥念頭則已失其正了矣纔有一毛頭許嗜慾念頭則亦已失其正了矣倘不是生知之聖力行之賢應世人間安得無七情六欲直須竭力除遣不得有一毛頭許置之於前以戕其正乃可以爲得正而可求道矣求道者其可不正心歟

死心曰節儉放下最爲入道捷徑多見學者心憤憤口悱悱孰不欲繼踵古人及觀其放下節儉萬中無一恰似世俗之家子弟不肯讀書要做官人雖三尺孺子知其必不能爲也廣錄

節是撙節儉約也憤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悱口欲言而未能之貌死心示人入道之要說節儉之法是世出世間爲人之根本何故又要放下言節儉尚且要放下況不節不儉乎若放不下雖是好事亦爲道障安得有入路乎故云節儉放下最爲入道捷徑每見學者心地憤憤然而求通口頭悱悱然而欲說是那個不愛繼紹接踵古人及看他欲繼古人而放下節儉之時萬個中難尋一個既放

不下節儉而欲紹接古人有是理乎這様人偏說恰似個甚麽恰似那在家人的兒子一句書也不讀要想去做官就是三歲孩兒也曉得他必定是做不得的入道不放下做官不讀書可比知矣

死心謂湛堂曰學者有才識忠信節義者上也其才雖不高謹而有量者次也其或懷邪觀望隨勢改易此眞小人也若置之於人前必壞叢林而汙瀆法門也實錄

死心謂湛堂當知人好歹說學者性情多種略而言之有三焉第一有才學見識忠而不欺信而以實節而有操義而合宜如此者上也第二其才識雖不甚高妙恭謹而有度量如此者次也第三其或胸中所懷私邪傍觀窺望隨其勝敗之勢更易其心不相顧慮如此者眞小人也此等人切忌用他若是將來放在人前必定是破壞招提而玷汙法化門庭也不可不慎也

死心謂草堂曰凡住持之職發言行事要在誠信言誠而信所感必深言不誠信所感必淺不誠之言不信之事雖平居庶俗猶不忍行恐見欺于鄉黨況爲叢林主代佛祖敷宣法化發言行事苟無誠信則湖海衲子孰相從焉黃龍實錄

誠是心中實理信是合義嘉言萬二千家爲鄉五百家爲黨死心謂草堂住持人要以誠信爲主說凡住持之職者發一言行一事畢竟要誠畢竟要信發言眞誠而不虛妄其所以感動於人必竟入骨入髓發言若是虛妄而不眞誠其所以感動于人必竟膚淺浮泛不實之言虛妄之事雖尋常庶民猶不忍行之惟恐不見信于鄉黨而無體面況爲招提主人替佛祖宣布法化開發一言施行一事倘心無實理言不及義將甚麽以感服于人而使四海五湖衲子自來相從焉

死心曰求利者不可與道求道者不可與利古人非不能兼之盖其勢不可也使利與道兼行則商賈屠沽閭閻負販之徒皆能求之矣何必古人棄富貴忘功名灰心泯智於空山大澤之中澗飲木食而終其身哉必謂利與道行之不相違礙譬如捧漏巵而灌

焦釜則莫能濟矣因與韓子蒼書

行販曰商坐賣曰賈宰生曰屠賣酒曰沽闤闠里門也負背荷物也賤買貴賣曰販漏巵漏酒器也焦釜是爛鍋死心曉人道利不可并行說求財利的人只曉得利豈可與道求妙道的人只曉得道豈可與利古人非不能以道利竝行蓋其兩者之勢不可竝行也設使財利之與大道可以兼行則行商坐賈屠宰酒沽闤闠小人負販僕使俱皆可以財利易大道矣又何必古人捨四海之富天子之貴忘碩大之功薄布之名死灰其心泯滅其智于窮巖廣澤與世邈遠之所渴飲澗流饑餐木果而終其身也哉若必謂妙道與財利可以竝行而不相違悖譬如捧破漏之酒巵去灌救爛鍋一般漏巵之水身灌江河尙不能滿焉可以灌沃焦鍋則決定是莫能濟斯急矣○爛音辣

死心曰晦堂先師昔遊東吳見圓照赴淨慈請蘇杭道俗爭之不已一曰此我師也汝何奪之一曰今我師也汝何有焉一本見林間錄

圓照名宗本天依懷之嗣也死心表有德者感人懷慕不舍說晦堂先師昔遊東吳姑蘇時見圓照和尙赴杭臨安淨慈寺之請蘇杭兩處緇素爭之不已蘇人依依不舍如子戀母而曰此我等蘇人之師也汝等杭人何得無狀而奪去之焉杭人孜孜欲得如渴逢甘露而曰今我等杭人之師也汝等蘇人何得偏局而長有之焉其圓照之德感人懷仰是如此

死心住翠巖聞覺範竄逐海外道過南昌邀歸山中迎待連日厚禮津送或謂死心喜怒不常死心曰覺範有德衲子鄉者極言去其圭角今罹橫逆是其素分予以平日叢林道義處之識者謂死心無私於人故如此西山記聞

竄黜逐也道路也南昌即洪州也鄉昔也罹遭也記死心住翠巖聞覺範有海外之逐路經洪州使人邀請入山迎接欵待數日厚贈贐儀津潤而去或有人說死心昔日不喜覺範今日何故又喜其遷變不常如此死心曰覺範乃有道有德的衲子

也昔者之怒極言以抑之使他勿露圭角于外以免禍也今罹此無辜之橫逆是他不善韜光自晦以致于斯素分如是予以平日叢林大體當行之理合宜之事相交處焉有喜怒之心哉有識之者俱謂死心之意公而不私故于人是這等樣

死心謂草堂曰晦堂先師言人之寬厚得於天性若强之以猛必不悠久猛而不久則返爲小人侮慢然邪正善惡亦得於天性皆不可移惟中人之性易上易下可從而化之寶錄

死心謂草堂人之秉性有可教有不可教說晦堂先師言人之賦性也有寬綏者也有厚重者咸是天性致然有不可勉强者若勉强教他如何勇猛如何精進必不能悠長久遠既是勇猛不長久則反爲小人輕忽侮慢然邪之與正善之與惡都是如此咸是天性使然皆不可移易惟是在不邪不正不善不惡之間賦性著中者可以使上可以使下可就而教化之季而謂此亦因人而施之說也除一闡提詎有不可化之人哉昔天魔以百計惱亂世尊世尊以軟硬二種語教化之盡皆調伏此又何說也

草堂淸和尙曰燎原之火生於熒熒壞山之水漏於涓涓夫水之微也捧土可塞及其盛也漂木石沒丘陵火之微也勺水可滅及其盛也焦都邑燔山林與夫愛溺之水瞋恚之火曷常異乎古之人治其心也防其念之未生情之未起所以用力甚微收功甚大及其情性相亂愛惡交攻自則傷其生他則傷其人殆乎危矣不可救也

草堂名善淸黃龍祖心之嗣也燎火燃也熒螢同燿燿也比火小的意思燔燒也草堂淸和尙與韓子蒼書示人以修心之法說夫人愛水嗔火最難隄防最難調伏諸有智者皆以譬喻而得解會始能隄防調伏焉耳這嗔火譬如徧燎原野的大火生發于熒熒一星一樣這愛水譬如崩壞隄山的大水滲漏于涓涓一滴一般夫水方一滴滲漏之時兩手捧土可以閉塞用力不多及其水勢盛大也漂流大木小石淹沒丘壑陵阜焉火纔一星初

發之際一杓之水可以泯滅用功且少及其火勢盛壯也焦傷州都縣邑燔壞廣山大林焉比之愛溺之水瞋恚之火何常有差別乎古學道人修理其心也是隄防其一念之未生七情之未起把得穩靠得定所以用力最少而收功最多至一念既生則性情相亂七情既起則愛惡交攻于自已毀壞其生命他人傷損其形體若至于此且不殆乎其危必矣決定是不可救的治心者可不防念于未生歟

草堂曰住持無他要在審察人情周知上下夫人情審則中外和上下通則百事理此住持所以安也人情不能審察下情不能上通上下乖戾百事矛盾此住持所以廢也其或主者自恃聰明之資好執偏見不通物情捨僉議而重已權廢公論而行私惠致使進善之途漸隘任衆之道益微毀其未見未聞安其所習所蔽欲其住持經大傳遠是猶却行而求前終不可及 與山堂書

僉衆也却行是怕走求前是要趂路程草堂淸曉

住持者欲經大傳遠當通人情達物理說住持沒有別法其專要處就在審諦詳察人情周遍了知上下耳夫人之性情一一審實了了於心則中而敘職外而廣衆自然神志和合上而方丈下而諸寮自然氣脉通泰而百事並隆俱該整理也如此住持一定是安的若人情一一不察不得了了於心則衆情不上通上情不下及而氣血不通上既乖違下亦背戾而精神不爽則百事廢弛互相矛盾也如此住持一定是廢的其或主持者無謙光之德自恃聰明之資好固執一偏之見不通諸物情理捨衆說而崇重自己權柄廢公論而獨行私恩小惠因此之故致使進善之路漸漸陝隘荷衆之道杳杳無聞他本不曾見本不曾聞毀之不聽自所習染自所障蔽安之不敗如此欲其住持法道溥布四海流芳百世就如那怕行路的人而欲貪求前程一樣畢竟是不可到的統理大衆者欲要佛祖慧命不絕可不於此留心乎

草堂曰學者立身須要正當勿使人竊議一涉異論

則終身不可立矣昔太陽平侍者道學爲叢林推重以處心不正識者非之遂致終身坎坷逮死無歸然豈獨學者而已爲一方主人尤宜祇畏 與一書記書

平侍者事詳音義合註太陽明安名警玄梁山觀之嗣也坎坷不平之貌草堂警學者處心要端正說學者成立此個身子必定要心裏端正行履確當毋使人竊議批判一涉異論訐發則到底此身不可成立矣昔太陽平侍者入明安之室已久道學爲叢林廣衆推獎尊重以胸中處心不端正明安有手叉之譏有智識者俱非毀之遂使一生不能成立坎坷到老死於大蟲之口竟不免明安之記死無所歸然豈獨學者要心術端正爲一方主人四衆師範更是心中要端正尤宜敬愼之焉

草堂謂如和尙曰先師晦堂言稠人廣衆中賢不肖接踵以化門廣大不容不親疎於其間也惟在少加精選苟才德合人望者不可以己之所怒而疎之苟見識庸常衆人所惡者亦不可以己之所愛而親之如此則賢者自進不肖者自退叢林安矣若夫主者好逞私心專己喜怒而進退於人則賢者緘默不肖者競進紀綱紊亂叢林廢矣此二者實住持之大體誠能審而踐之則近者悅而遠者傳則何慮道之不行衲子之不來慕乎 疎山石刻

草堂謂如和尙住持人當親賢遠奸識大體說先師晦堂嘗言稠人之內廣衆之中龍蛇混雜凡聖同居君子小人相接繼踵以法化門庭最廣最大于其中間賢者不得不親愚者不得不疎也惟在主者略加精細揀選果是才力德行合人之心爲人所仰望者又不可以己之所不欲怒而疎遠之果見識庸常不合人心爲人之所厭惡者亦不可以己之所欲愛而親厚之如此則君子道長而日進小人道消而自退叢林一定是安泰的若夫主者好高自負逞己私心專一己偏見心喜而進心怒而退于人則君子道消而緘默不言小人道長而爭競並進綱不綱紀不紀事事謬亂叢林一定是廢的此兩者實非小節乃住持之大體若果能

審諦而實踐之。則近而四衆欣悅。遠而衲子宣傳。則又何憂法道之不大行。諸方衲子不來向慕乎

草堂謂空首座曰。自有叢林已來。得人之盛。無如石頭馬祖雪峯雲門。近代唯黃龍五祖二老。誠能收拾四方英俊衲子。隨其器度淺深。才性能否。發而用之。譬如乘輕車駕駿駟。總其六轡。奮其鞭策。抑縱在其顧盼之間。則何往而不達哉廣錄

空首座名性空。黃龍悟新之嗣。雪峯名義存。德山宣鑑之嗣。雲門名文偃。雪峯之嗣也。才勝萬人曰英。智過千人曰俊。具車馬曰駕。駿馬之良者。駟一乘四馬也。六轡一車四馬。各兩轡共八轡。以驂馬內兩轡繫于軾。驂馬外兩轡及夾轅兩服馬四轡。分置兩手。以爲六轡。策馬箠也。顧回視也。盼宜盼亦視也。草堂謂空首座善得人者。必善用人。說自從有叢林已來。師家得有道的人而大興盛。不若石頭遷馬祖一雪峯存雲門偃四聖。近代來唯黃龍淸五祖演二大老。果能羅緻收拾東西南北四方英靈俊秀衲子。隨順其器具量度。或淺或深。幷才力性情。有能無能。開發而選用之。譬如乘一輕車。駕御的人坐處于上。良能駿駟。驂服于前。手總六轡。奮勇鞭策。一收一放。在其左顧右盼之間。則無所不到。如入無何有之鄉。而了無阻礙矣。黃龍五祖得人行道。亦類于斯也

草堂曰。住持無他。要在戒謹其偏聽自專之弊。不主乎先入之言。則小人謟佞迎合之讒。不可得而惑矣。蓋衆人之情不一。至公之論難見。須是察其利病。審其可否。然後行之可也疎山實錄

草堂警住持者。勿偏聽自專。說住持人無他法要。緊在戒愼其偏聽。謹愼其自專。這兩種弊病要要不取先入之言。則讒謟面諛之小人。自無縫罅可乘。主人翁自不被他惑亂矣。蓋稠人廣衆之性情不同。至公至正之道理難顯。須是智鑑精明。詳察其利病。慧眼洞徹。審處其可否。然後信手拈。信手用。信步行。庶幾可耳

草堂謂山堂曰。天下之事。是非未明。不得不愼。是非既明。以理決之。惟道所在。斷之勿疑。如此則姦佞不

能惑强辯不能移矣 清泉記聞

山堂名道震㵎潭之嗣也草堂謂山堂剖斷是非要合道理說凡一切事有是有非未得明了不可不愼是非旣是分明當決斷以正理正理者何道之極致也得道極致斷一切事更何疑焉果能如此則奸邪便佞者不能亂利口雌黃者不能奪矣欲斷是非者詎可忽略于斯理乎

山堂震和尙初却曹山之命郡守移文勉之山堂辭之曰若使飯粱嚙肥作貪名之衲子不若草衣木食爲隱山之野人 清泉才菴主記聞

粱粟類似粟而大其味嘉美嚙噬也肥豐肥也指厚味說記山堂震和尙初不受曹山之請本郡太守移文勵其出世山堂以書辭之曰若使隨逐其倩豐肥其口粱美其腹做貪名之衲子不若高尙其志白茆其衣碩果其食爲隱山之野人郡侯其必爲我諒原也

山堂曰蛇虎非鵶鳶之讎鵶鳶從而號之何也以其有異心故牛豕非鸜鵒之馭鸜鵒集而乘之何也以其無異心故昔趙州訪一菴主値出生飯州云鵶子見人爲甚飛去主罔然遂躡前語問州州對曰爲我有殺心在是故疑於人者人亦疑之忘於物者物亦忘之古人與虵虎爲伍者善達此理也老龐曰鐵牛不怕獅子吼恰似木人見花鳥斯言盡之矣 與周居士書

鵶鳶惡鳥攫鳥子而食者鸜鵒俗呼八哥是也鵲喜鵲也馭使馬也罔然莫測也躡蹈也伍聚也伴侶之意老龐襄州龐蘊字道玄衡陽縣人得法於馬祖也山堂示人忘機之道說乃設譬自問自答云毒蛇惡虎不是鵶鳶之怨讎見則從而號噪之其故何也以其彼此皆有異惡之心故也馴牛豢豕不是鸜鵒之使馭鸜鵒集于背而乘騎之其故又何也以其彼此俱無異惡之心故也昔趙州訪一菴主値出生飯州云鵶子見人爲甚飛去主罔然遂躡前語問州州對曰爲我有殺心在以此機緣看來是故我疑惑于人而人一定亦疑惑于我我忘于物而物一定亦相忘于我也古嚴陽尊者蛇虎來手中就食而常與爲伍者正善達此無疑

忘物之理也老龐道但自無心於萬物人無我也何妨萬物常圍繞法無我也鐵牛不怕師子吼恰似木人見花鳥情與無情皆為一體也斯言亦盡達此無疑忘物之理矣季而謂山堂以趙州訪菴主話前後印證無異心可謂如完器盛水不漏一滴也如此理會這則公案有甚長處予曾著値出生飯云貪他一粒米失却萬年糧著為甚飛去云救得一半著主罔然云却較些子著躡前問云兩重公案著有殺心在云教壞人家男女一並存此以供仁者博笑

山堂曰御下之法恩不可過過則驕矣威不可嚴嚴則怨矣欲恩而不驕威而不怨恩必施於有功不可妄加於人威必加於有罪不可濫及無辜故恩雖厚而人無所驕威雖嚴而人無所怨功或不足稱而賞之已厚罪或不足責而罰之至重遂使小人故生驕怨矣

御統也理也驕傲也自矜也辜臯也愆也山堂與張尚書書示為人上者統理在下之則說謂御使人之法恩寵敷布不可過於及人若太過則不以為益人而使人反生驕傲之性矣威令約人不可過於太嚴若太嚴則不以為誡人而使人反生怨懟之心矣欲恩多而使人不驕威猛而使人不怨恩必要施之於有功勛之輩不可妄加於無功勛之人威必要加於有過愆之人不可泛濫施於無罪之輩故恩寵何妨於周密而人自不驕威令何妨於驕喝而人自不怨設使功勞非大不足稱賞而恩施已廣罪愆本小不宜重責而罰處太過遂使小人從此有隙可乘有過可議而生驕怨心矣

山堂曰佛祖之道不過得中過中則偏邪天下之事不可極意極意則禍亂古今之人不節不謹殆至危亡者多矣然則孰無過歟惟賢達之士改之勿吝是稱為美也

山堂與趙超然書示人當謹乎中道勿吝改過說三世諸佛歷代諸祖授受之道不過是以得中道第一義為主若不得中則胸裏無主而墮偏邪也世出世間天下之事不可畢竟要求其稱心滿足

若必要稱心則貪婪多事而生禍亂也古人今人奢華不節儉縱肆不謹愼危殆至于喪失身命者不少然則人非聖人是那個就全沒得過失歟惟保道之賢達理之士改過不吝方纔教做好人也

山堂同韓尙書子蒼萬菴顔首座賢眞牧避難于雲門菴韓公因問萬菴近聞被李成兵吏所執何計得脫萬菴曰昨被執縛饑凍連日自度必死矣偶大雪埋屋其所繫屋壁無故崩倒是夜幸脫者百餘人公曰正被所執時如何排遣萬菴不對公再詰之萬菴曰此何足道吾輩學道以義爲質有死而已何所懾乎公頷之因知前輩涉世禍害死生皆有處斷矣

韓子蒼名駒問道於山堂和尙任至尙書李成宋高宗紹興元年作亂江淮劫掠襄沔自號李天王

記山堂同韓尙書子蒼萬菴顔首座賢眞牧幾人同避亂於雲門菴時閒坐次韓公因問萬菴昔日聞和尙被李成之兵吏所執不審和尙以何方便計策而得脫耶萬菴答曰昨被執去時時繫縛少食而饑乏衣而凍一連數日自已忖度必死無疑矣偶天霰大雪高堆屋脊其禁繫之房壁不意盡自崩倒是夜之中幸而得脫此難者有百餘人公復問之曰正當被他拏捉時如何安排消遣萬菴時見其所問似鑿乃緘默而不對公亦是實心欲討個抵當生死方便耳故再詰問之萬菴亦實在向他道此何足言吾輩參禪學道是爲了生脫死也了生死者詎可無義乎臨難毋苟免義所當爲也故君子義以爲質不苟貪生何畏怯之有公亦默然點首而心許之因是而知前輩歷涉世間當禍害死生之際畢竟有個主張以處斷之矣○前當上聲

山堂退百丈謂韓子蒼曰古之進者有德有命故三請而行一辭而退今之進者惟勢與力知進退而不失其正者可謂賢達矣記聞

記山堂退百丈時謂韓子蒼說古之人見進于當世者必是自己有謙光導人之德外護有慕賢求道之請故一次二次以至三次迎請不得已而行于世爲或應緣事訖理所當退一辭而退爲終不

纖纖濡滯今之苟進于當世者惟恃權勢與才力耳能知當進則進當退則退而不失其正道者可謂有德賢人達道高士矣

山堂謂野菴曰住持存心要公行事不必出於已爲是以他爲非則愛惡異同不生於心暴慢邪僻之氣無自而入矣幻菴集

野菴名祖璇大慧杲之嗣也山堂謂野菴主法要心存公道說住持人胸中所懷要公而不私凡行一切事不必專主出于自已者方纔爲是他人所言所行恰當詎可不以爲是耶不必拘定以他爲非若是自已所言所行不恰當詎可不以爲非耶若肯如此存心則偏愛偏惡若異若同種種私愿自不生於胸中則橫暴我慢歪邪偏僻種種氣習自無縫罅而可入矣

山堂曰李商老言妙喜器度凝遠節義過人好學不倦與老夫相從寶峯僅四五載十日不見必遣人致問老夫舉家病腫妙喜過舍躬自煎煑如子弟事父兄禮既歸元首座責之妙喜唯唯受教識者知其大器湛堂嘗曰杲侍者再來人也山僧惜不及見湛堂遷化妙喜重足千里訪無盡居士於渚宮求塔銘湛堂末後一段光明妙喜之力也日涉記

元首座名道元圓悟勤祖之嗣也唯應速而實也重足重皮也渚宮荊州府也塔銘俱詳音義山堂表妙喜器槩以勵人說廬山李商老嘗言妙喜之爲人才器量度凝澄悠遠操節義氣超邁於人嗜好學業精進不退嘗與老夫相從寶峯且四五年人情周密十日不見必發人趨問老夫因修造觸犯土神全家病腫妙喜親自過舍躬身煎藥煑粥就如子之事父弟之事兄一般禮節既同寶峯元首座責其僧不宜事俗妙喜唯唯低躬承受教誨有見識者知其量度不凡一定是個大器湛堂常稱喜曰杲侍者乃再來應世之人也山僧老矣惜不及見他後來好處遠湛堂示寂荼毗晴齒數珠不壞幷舍利妙喜不憚千里之遙脚起重繭而不休息訪張無盡居士于湖廣荊州府以求塔銘焉所以湛堂末後根珠不壞這一段光明若非妙喜

訪無盡之力其誰彰著之也乎

妙喜杲和尚曰湛堂每獲前賢書帖必焚香開讀或刊之石曰先聖盛德佳名詎忍棄置其雅尚如此故其亡也無十金之聚唯唐宋諸賢墨蹟僅兩竹籠衲子競相諷唱得錢八十餘千助茶毗禮 可菴集

獲得也墨蹟即書籍法帖也茶毗梵語此云火化妙喜表湛堂之廉而又好古以示後學說湛堂每獲古聖先賢故書法帖必淨手焚香開讀或刊刻于石以垂永久乃曰前聖大德美名豈可忍心廢棄拋置耶其湛堂和尚素性貴尚古蹟是這樣故其遷化之日無十兩之積其所蓄唯唐宋兩朝諸賢人墨刻法帖且兩篋箱其廉可知也衲子競進倡率互相酬唱共得錢八十餘串來佐助茶毗之費以成喪禮

妙喜曰佛性住大溈行者與地客相毆佛性欲治行者祖超然因言若縱地客摧辱行者非惟有失上下名分切恐小人乘時侮慢事不行矣佛性不聽未幾果有莊客弒知事者 可菴集

佛性名法泰圓悟勤祖嗣也地客佃戶也毆捶也祖超然名文祖天衣懷嗣也下殺上曰弒妙喜謂主叢林者當要識上下名分說佛性住大溈時行者與佃戶子相打佛性欲處行者以清淨僧法祖超然因諫止道僧法本皆清淨若縱佃戶責治行者不獨有失上下名分切恐小人心膽他就從此膽大乘隙欺主侮慢大衆事不行矣佛性不聽而治行者後不久果有佃戶子弒知事之事荷叢林之任者可不愼歟

妙喜曰祖超然住仰山地客盜常住穀超然素嫌地客意欲遣之令庫子行者爲彼供狀行者欲保全地客察超然意抑令供起離狀仍返使叫喚不肯供責超然怒行者擅權二人皆決竹篦而已蓋超然不知陰爲行者所謀烏乎小人狡猾如此 可菴集

抑逼也狡猾奸頑多詐也妙喜曉主叢林者不可不知小人狡猾說超然住仰山之時地客偷盜常住穀子超然素性原嫌地客意下久欲遣之未逢其便故令庫子行者速爲彼供狀就事驅逐之行

者皆在小人之列不唯不供狀而反保全之察得超然有强令供起離狀之意仍復返使地客叫喚不服不肯供責超然怒行者擅權與地客作主二人俱決竹篦而止蓋超然不曉得小人黨與暗地商謀已就反無計以驅遣嗚乎小人奸頑狡猾是這等樣

妙喜曰愛惡異同人之常情惟賢達高明不被其所轉昔圓悟住雲居高菴退東堂愛圓悟是惡高菴同高菴者異圓悟由是叢林紛紛然有圓悟高菴之黨竊觀二大士播大名於海上非常流可擬惜乎昧於輕信小人諂言惑亂聰明遂爲識者笑是故宜其亮座主隱山之流爲高上之士也智林集

大士有德之稱亮座主蜀人頗講經論因參馬祖發明大事隱於洪州西山杳無消息隱山潭州龍山也因參馬祖發明心要後隱龍山焉二事俱詳音義妙喜示人當各存正見勿偏好惡說如意而愛違情而惡差殊而異和合而同此皆人之一定常情也惟是有道之賢達理之士見識高遠心地明白者不被愛惡異同所轉昔圓悟初住雲居高菴退處東堂之時有愛圓悟的便厭惡高菴有同高菴的便驚異圓悟由此之故一叢林中紛紛紜紜而有兩家之說各于其黨爲竊觀二大士之爲人應機接物誘導諸子播大名於天下不是尋常流輩之可比擬惜乎明眼人前三尺暗反昧於輕信小人諂媚之言惑亂智者聰明遂被有見識者以爲笑具由是觀之爲人誠難出世不如避世宜其西山亮座主潭州隱山那一輩人爲高尙其志之美士也

妙喜曰古人見善則遷有過則改率德循行恐免無咎所患莫甚於不知其惡所美莫善於好聞其過然豈古人之才智不足識見不明而若是耶誠欲使後世自廣而狹於人者爲戒也夫叢林之廣四海之衆非一人所能獨知必資左右耳目思慮乃能盡其義理善其人情苟或尊居自重謹細務忽大體賢者不知不肖者不察事之非不改事或是不從率意狂爲無所忌憚此誠禍害之基安得不懼或左右果無可

咨詢者。猶宜取法於先聖。豈可如嚴城堅兵無自而入耶。此殆非所謂納百川而成大海也

妙喜與竇和尚書。爲人當法古尊賢遷善改過。說上古賢人。見人有善則遷就爲善。自已有過則速即改悔遷修。全德依操實行。恒正思惟。淨身口意。所憂患者。莫過於不曉得自己的惡。所美好者。莫過於喜聞自己的過。然豈是古人才力智慧不足識慮見理不明。而要如此也耶。誠欲使末世來者。人我亦幟傾無槩斗口。自廣大而狹小于人者。爲矜式也。夫叢林稠人之廣。四海萃類之衆。本不是一知一見所能獨曉。必竟要憑左右人之耳目手思萬慮。庶能窮盡其合宜之理。善周其食衆之情。倘或爲主者。威嚴其居。自重其體。瑣末之事。毫放不過。大體處。忽略不經。君子不知。小人不察。自己行蹉了的事。不肯改悔。皆行好事。又不肯依從。任性不羈。猖狂無檢。無所弗爲。全不忌畏。如此行徑。此誠培長禍害之基本。如何不畏。設或左右舉的的。沒有得可商量扣問者。宜取法上古先聖。豈可就如百尺嚴城萬馬堅兵。無門路而可入也耶。若是這等樣。且不是所謂容納百川而成大海的胸襟也。宜改過遷善。求善以自廣。可矣

妙喜曰。諸方學長老。須學守道而恬退者。學之則志節愈堅。所至不破壞常住。成就叢林。亦主法者。救今日之弊也。且詐佞狡猾之徒。不知羞恥。自能諂奉勢位。結托於權貴之門。又何須學

妙喜與竹菴書。論舉賢貴端正。說諸方學長老住持。必定學有操節有道。行而好恬靜退守的。學之出世。則志向節槩。愈更堅固。所到之處。常住不具備者具備。安有破壞之理。不增補者增補。一定事事成就。此亦主法者。具擇賢眼。拯救今時之弊病也。且詭詐便佞奸頑無賴之徒。無慚無愧。不曉羞恥。自能諂媚。趨奉勢位。以求利結交。付托于權貴之門。以求名者。切不可舉。欲舉賢才。以繼住持。慎毋忽于此焉

妙喜謂超然居士曰。天下惟公論不可廢。縱抑之不行。其如公論何。所以叢林舉一有道之士。聞見必欣

然稱賀或擧一不諦當者衆人必憾然嗟嘆其實無他以公論行與不行也烏乎用此可以卜叢林之盛衰矣可菴集

超然居士郡王趙令矜字表之圓悟勤祖嗣也抑過也憾憂也妙喜謂超然擧賢畢竟要合公論說公論乃天下之正理古今之正議決定是不可廢的設或是勉强抑止不行其奈已是公論了矣如之何哉所以叢林之中或乏住持或少職事若擧一個有見諦端正之士聞見之者必人人欣然稱賀合寺歡悅若擧一個見諦不端正之人必人人憾憾然嗟嘆通院竊議如此何以使然其實無別以公論或行或不行而致然也烏乎以此推之而叢林中之吉凶禍福不卜可知矣

妙喜曰節儉放下乃修身之基入道之要歷觀古人鮮有不節儉放下者年來衲子遊荊楚買毛褥過浙右求紡絲得不愧古人乎

妙喜示人修身入道極要說夫人習染難除莫甚于貪乃三毒之最爲首第一則無方法可以對治的惟樽節其有儉約莫奢此個方法可以對治也節儉心現前貪求心自然放下如此實乃操修自身之基本趣入正道之要歸遍觀從上來古人那有一個不是節儉放下的近年來禪和子遊荊楚上洞山問麻三斤歟買毛褥耳過浙右渡洛伽禮圓通歟求紡絲耳寧不有愧于古人乎何其貪也

妙喜曰古德住持不親常住一切悉付知事掌管近代主者自恃才力有餘事無大小皆歸方丈而知事徒有其虛名耳嗟乎苟以一身之資固欲把攬一院之事使小人不蒙蔽紀綱不紊亂而合至公之論不亦難乎與山堂書

妙喜曉住持人當存大體說自古先德住持叢林只主張大法提挈衲子不自躬親象理常住一切庶物盡付知事頭首各局掌管近世主者不然自恃才力以爲有餘不論大事小事俱入方丈兼攝而知事徒設序數虛當其名耳嗟乎只是可惜倘以你一身資質執固不捨勉强把攬在手主張一院之事必欲要使小人不昏蒙障蔽於我法度不

享疑亭

參差條目如法而又必使全合衆人極端正公道議論寧不難乎主持人只提振大法綱宗可也

妙喜曰陽極則陰生陰極則陽生盛衰相乘乃天地自然之數惟豐亨宜乎日中故曰日中則昃月滿則虧天地盈虧與時消息而況於人乎所以古之人當其血氣壯盛之時慮光陰之易往則朝念夕思戒謹彌懼不恣情不逸欲惟道是求遂能全其令聞若夫隳之以逸慾敗之以恣情殆於不可救方頓足扼腕而追之晚矣時乎難得而易失也鄉林書

豐亨豐易卦名震上離下震爲雷離爲火名雷火豐豐大也以火明而震動盛大之象也其占有亨道焉故曰豐亨陰死爲消陽死爲息令善也聞名遠達也妙喜曉人求道要及時愼勿失時說夫人死生之理譬如純陽既極則一陰生于其下純陰既極則一陽生于其下有盛有衰兩相乘除乃天地之間一定自然之數也惟易雷火豐取象震動火明有盛大之義而又有亨通之道但不可過只宜乎日中耳蓋言豐盛難常以此爲戒也故彖辭

又曰日中盛極則西昃月望盈極則有缺虧以天地自然之數觀之尙有此盛昃盈虧之理與日中時月望時且消且息而況于人乎亦可以稱時自謹也所以古人正當其年少血氣壯盛的時痛惜光陰易過歲月難留則朝也念道夕也思道戒愼敬謹益加憂懼不恣縱七情不放逸六欲孜孜汲汲惟道是求乃能全美令德名聞若夫隳壞之以安逸嗜慾毁敗之以恣蕩性情危殆至于不可拯救那時纔跌脚搥胸而追悔之早已遲了矣故漢蒯徹說韓信道功難成而易敗時難得而易失時乎時乎不再來此雖世間說話誠可以比況爲生死者當痛惜斯時確實難得而易失也

妙喜曰古人先擇道德次推才學而進當時苟非良器置身於人前者見聞多薄之由是衲子自思砥礪名節而立比見叢林凋喪學者不顧道德少節義無廉恥識淳素爲鄙朴獎嚚浮爲俊敏是故晩輩識見不明涉獵抄寫用資口舌之辯日滋月浸遂成澆漓之風逮語于聖人之道譬若面牆此殆不可救也

砥礪磨勵之意。涉獵是水上獵獸。比況學道不實誠的意思。譬若面牆言一物無所見一步不可行也。妙喜曉學者當立名節。說古人揀選學人。先取見處明白而有道。行履端正而有德。次推才力與學識而進用于當時。倘不是良人美器安厝於衆人之前者。眼見耳聞。輒多輕薄之。由是衲子暗自思忖。奮發砥礪操守名節而自成立焉。比見叢林凋落衰敗。學者道不實悟。德不眞修。節少操守。義少合宜。貪而無廉。洸而無恥。反譏誚性淳質素者以爲卑鄙。朴厚獎譽囂頑浮薄者以爲英俊捷敏。以是之故。晚進識見不明。專務抄寫語言文字以爲實學。重包疊裹以當宗旨。如是用心豈不大錯。就如那持網涉水上去獵獸一般。其參差甚遠。既涉獵抄寫也。記讀入心。用資口頭舌辯。日日滋積。月月浸長。遂成澆淺漓薄之風。及乎問著聖人大道。便舌拄上齶。口似磉盤。眼如聾瞽。四面皆牆壁也。如此樣人。猶可救也耶。殆不可也。

妙喜曰。昔晦堂作黃龍題名記曰。古之學者。居則巖穴。食則土木。衣則皮草。不係心於聲利。不籍名於官府。自魏晉齊梁隋唐以來。始剏招提。聚四方學徒。擇賢者規不肖。俾智者導愚迷。由是賓主立。上下分矣。夫四海之衆聚於一寺。當其任者誠亦難能。要在總其大捨其小。先其急後其緩。不爲私計專利於人。比汲汲爲一身之謀者。實霄壤矣。今黃龍以歷代住持題其名於石。使後之來者見而目之曰。孰道德。孰仁義。孰公於衆。孰利於身。嗚呼可不懼乎石刻

妙喜舉題名記以警後。更珍他知所懼。說昔晦堂作黃龍題名記有曰。上古之學道者。居則高巖深穴。食則土芋木果。衣則槲皮荷葉。聲名利養不關係于心。官府吏衙不投名于册。原無住持等事。自魏曹操。晉司馬懿。齊蕭道成。梁蕭衍。隋楊堅。唐李淵諸朝之後。始初剏建招提。聚集四方廣衆。揀選有德賢者以規正不肖之輩。俾令有道智者以導誘愚鈍迷流。用是而有賓有主。有上有下。有名分矣。夫四海之多人萃積於一院。擔荷斯大任者誠非易易矣。要在總提其大綱。舍置其小節。先其當

急後其可緩半點不求自利一味專益他人較之切切為自已一身圖謀者實輕清重濁之不同難比并矣今黃龍以歷代住持之名刋之石者何是使後來繼住於此者親眼而目之曰那個長老有道風有德澤那個長老有仁慈有義氣那個長老為衆那個長老為已嗚呼可不懼怕之乎題名無他使覽是而思善者可以為法惡者可以為戒也

張侍郎子韶謂妙喜曰夫禪林首座之職乃選賢之位今諸方不問賢不肖例以此為僥倖之津途亦主法者失也然則像季固難得其人若擇其履行稍優才德稍備識廉恥節義者居之與夫險進之徒亦差勝矣 可菴集

張侍郎名九成字子韶得法于妙喜子韶謂妙喜論選西序頭首說夫禪林之中人天首座這個職品乃是推選有德者之尊位匪庸流可居今諸方不問君子小人一槩以此為僥倖津潤路途藉以射名罔利破壞規模此亦主法者之差失也雖是像季之時本難得好人若擇其操履行事稍優才力德業稍具識清廉羞恥有操節行義者選而居之比夫冒險競進不懼因果之流又略強些些矣

妙喜謂子韶曰近代主法者無如眞如喆善輔弼叢林莫若楊岐議者謂慈明眞率作事忽略殊無避忌楊岐忘身事之惟恐不周惟慮不辦雖衝寒冐暑未嘗急已惰容始自南源終於興化僅三十載總柄綱律盡慈明之世而後已如眞如者初自東包行腳逮於應世領徒為法忘軀不啻如饑渴者造次顚沛不遠色無疾言夏不排窻冬不附火一室翛然凝塵滿案嘗曰衲子內無高明遠見外乏嚴師良友尠克有成器者故當時執拗如孚鐵腳倔強如秀圓通諸公皆望風而偃蹉乎二老實千載衲子之龜鑑也 可菴記聞

輔弼扶助也南源宜春古刹也造次急遽苟且之時顚沛傾覆流離之際遽窘也卒也拗拗捩故相違也孚鐵腳名永孚泐潭懷澄之嗣也事見音義偃靡也龜知未來之吉凶鑑照現在之妍醜也妙喜謂子韶舉有道者庶可為後學法說近年來主持提綱大法者没人及得眞如喆善輔弼贊佑叢

林者沒人及得楊岐或有議論道慈明眞淳緊率行事大略殊不回避忌諱楊岐捐軀奉事競競業業惟恐不周全小心翼翼惟慮不具辦雖隆冬大寒盛夏大熱未嘗急于自己有懈怠之容自慈明始受宜春太守黃守旦南源之請次受本延道吾之席後遷石霜及福嚴終于興化諸大剎且三十年之久總柄叢林紀綱法律盡慈明之世而後已如眞如者初自束包行脚做禪和子時及于出世應化匡徒領衆實爲大法盡瘁已躬不止如饑如渴之切者或當急遽苟且傾覆流離也不見有倉卒之色遑迫之言夏至極熱不排窻乘凉冬至極寒不附爐向火孤坐一室靜體翛然不捨無爲凝塵滿案曾曰禪和子胸中若無徹上徹下之明亘古亘今之見外面乏痛棒熱喝之師擊節透關之友少能有成其大器者故當時固執拗捩不循人情如孚鐵脚倔梗橫彊孤硬端直如秀圓通皆望其道風而靡無不敬服嗟乎可不羨美之乎眞楊二大老如是行履豈僅目前龜鑑誠千萬載衲子之龜鑑也實學祖道可不體認于斯歟

子韶同妙喜萬菴三人詣前堂本首座寮問疾妙喜曰林下人身安然後可以學道萬菴直謂不然必欲學道不當更顧其身妙喜曰爾遮漢又顚耶子韶雖重妙喜之言而終愛萬菴之語爲當記聞

本首座卽博山悟本也當中也言中節的意思記子韶同妙喜萬菴三人同往本首座寮中看病妙喜乃安慰之曰林下養道人先要身體安泰然後可以造詣至道若無色身將誰修證無生法忍萬菴直以爲不然必欲要造詣斯道不當更顧慮其身忘身乃可以學道也妙喜斥之曰爾這漢又顚了也耶卽今我和你來此做甚說與麼語話子韶雖重妙喜之言恰于時節而究竟愛萬庵之語切于勵人更爲恰當

子韶問妙喜方今住持何先妙喜曰安著禪和子不過錢穀而已時萬菴在座以謂不然計常住所得善能樽節浮費用之有道錢穀不勝數矣何足爲慮然當今住持惟得抱道衲子爲先假使住持有智謀能

儲十年之糧座下無拖道衲子先聖所謂坐消信施仰愧龍天何補住持子韶曰首座所言極當妙喜回顧萬菴曰一個個都似你萬菴休去已上竝見可菴集

樽節裁止也減損用度的意思儲貯也積聚也張侍郎問妙喜方今住持叢林以何事爲先務妙喜答曰安著四方禪和子不過銀錢穀米而已時萬菴首座同在座中以謂不在錢穀計度常住所得或多或寡當事者善能減損奢用用得合理銀錢米穀且不勝其多矣此何足爲憂慮然方今主持者惟得深蓄厚養有道有德的衲子此爲先務假使主持人有大智慧大謀略能畝積十年的錢糧會下沒有一個半個好操守節義明心見性的衲子先聖曾戒謂坐消信施仰愧龍天于住持者有何補益子韶乃贊許之曰不謬爲人天首座其所言極爲恰當妙喜回首顧復萬菴而言曰廣衆稠人愚多智少一個個都如你這樣念頭耶萬菴乃緘默不言而休去彜住持者當知所先務也

萬菴顏和尚曰妙喜先師初住徑山因夜參持論諸方及曹洞宗旨不已次日音首座謂先師曰夫出世利生素非細事必欲扶振宗教當隨時以救弊不必取目前之快和尚前日作禪和子持論諸方猶不可妄況今登寶華王座稱善知識耶先師曰夜來一時之說爲首座曰聖賢之學本於天性豈可率然先師稽首謝之首座猶說之不已

曹洞宗曹乃撫州曹山本寂禪師嗣洞山良价和尙初離洞山往曹溪禮祖塔還止臨川有佳山水因定居焉以志慕六祖故名山爲曹洞山之宗至師大盛故稱曹洞宗也率然輕忽之意萬菴顏和尙論主法者要自重勿輕評論諸方說妙喜先師宋紹興七年初住徑山之時因夜參評論諸方法道及曹洞宗旨所說甚多次日早音首座乃謂先師曰夫善知識出世教導衆生本不是小節必定要扶持振揚五宗教法當因時以救其積弊豈可只取眼前之快便耶和尙曩時在行脚中廣衆裏做禪和子閒談議論且不可虛妄何況而今登佛祖寶華王座宣揚大法稱善知識乎先師乃曰昨

夜偶爾聞一時之說耳何得執以為實首座曰為
聖為賢學業本於人之天性使然詎可輕忽先師
乃稽遲其首而稱謝之首座鬻案絮切切說之不
已焉由此觀之首座有直言敢諫之口妙喜有寬
裕納諫之量咸可法也

萬菴曰先師竄衡陽賢侍者錄貶詞揭示僧堂前衲
子如失父母涕泗愁歎居不遑處音首座詣衆寮白
之曰人生禍患不可苟免使妙喜平生如婦人女子
陸沉下板緘默不言故無今日之事況先聖所應為
者不止於是爾等何苦自傷昔慈明瑯琊谷泉大愚
結伴參汾陽適當西北用兵遂易衣混火隊中往今
徑山衡陽相去不遠道路絕間關山川無險阻要見
妙喜復何難乎由是一衆寂然翌日相繼而去（廬山智林）

衡陽湖南道衡州府衡陽縣也揭高舉張示也涕
泗目出汁曰涕鼻出汁曰泗不遑處心急不暇安
處也下板言居于下位也谷泉名大道大愚名守
芝俱汾陽昭祖嗣也汾陽名善昭首山念祖嗣也
火隊軍營火兵之隊也萬菴表師家有德雖禍患
切身人猶依依不捨說先師因與張侍郎論物格
話侍郎言下有省先師為之上堂引神臂弓一發
透過千層甲老僧拈來看直甚臭皮襪之句右相
秦檜以為譏議朝政遂竄逐先師于衡陽賢侍者
錄朝廷貶詞高示僧堂之前衲子見之如失生身
父母一樣而齎咨涕洟焉口中歎嗟眼中流淚鼻
中出泗心中窘急而不暇安處由此而推妙喜為
人不言而喻也音首座往衆寮一一白之曰至人
處世義以為質既罹斯難不可苟免設使妙喜一
生以來就如婦人女子不令人見陸地沉潛賤處
下板三緘其口守訥不言故無今日衡陽之事況
古先聖師子之厲賓二祖之鄰都皆所當為以示
現者又豈止于此而已哉爾等何苦自切痛傷昔
汾陽道望天下慈明圓瑯琊覺谷泉道大愚芝相
結伴欲往參扣時澤州潞安皆屯重兵無敢往者
慈公四人不顧危阻渡滎澤河登太行山易衣混
入火兵隊中露宿草眠不憚勞苦而往參謁汾陽
昭祖今徑山之於衡陽相去不甚為遠道路無澤

谿之間。關山川無滎行之險阻。要再見妙喜。有甚
難乎。因此大衆方止涕泗愁嘆之聲而寂然焉。至
次日俱徐徐相接踵而去。妙喜若無實德。豈能感
人戀慕如此哉。應機者事蹟也。法不孤起。仗境方
生。感人者實德也。如子失母。淚出痛腸。誰能及之。
學者不可疑其蹟。而不思其德矣

萬菴曰。先師移梅陽。衲子間有竊議者。音首座曰。大
凡評論於人。當於有過中求無過。詎可於無過中求
有過。夫不察其心。而疑其跡。誠何以慰叢林公論。且
妙喜道德才器。出於天性。立身行事。惟義是從。其量
度固過於人。今造物抑之。必有道矣。安得不知其為
法門異時之福耶。聞者自此不復議論矣(智林集)

梅陽。廣東潮州梅陽縣也。妙喜貶衡陽。著正法眼
藏三帙。被人重譖。復貶梅陽。衲子中有私地議論
之者。音首座曰。大凡批評議論于人。當于有過失
之中。求段無過道理。有過亦可消釋。豈可于無過
失之中。而求有過失。雪上加霜耶。夫不察妙喜作
正法眼藏之心。而疑其再貶之跡。妄許于人。誠何
以慰安叢林人耳目公論道理。且妙喜平生道風
德行。才力器量。咸出自然天性。卓立己身。躬行衆
事。惟以合宜是從。其豁達大度。本出于人頭地。今
天道定數。自然造化。相抑遏之。必有個一定至理
在矣。安得不知其為法門中異日之福案耶。諸人
聞得首座如此說者。從此再不復議論妙喜再貶
梅陽之事跡矣

音首座。謂萬菴曰。夫稱善知識。當洗濯其心。以至公
至正。接納四來。其間有抱道德仁義者。雖有讎隙。必
須進之。其或姦邪險薄者。雖有私恩。必須遠之。使來
者各知所守。一心同德。而叢林安矣(與妙喜書)

音首座。謂萬菴。當洗心接衆。以安叢林。說夫稱長
老。行其法化。當先將自己個的心肝五臟。一一洗
雪得乾乾淨淨。莫令有一毫染著穢汙。然後以至
公之法。至正之道。接納四方。其中或有守道養德
居仁由義者。雖與我有仇讎間隙。必須推舉而進
用之。其或意好心邪。冒險輕薄者。雖與我有私過
殊恩。必須屏而疎遠之。使四方之來者。各自知其

道德仁義之所持守。萬人一心。同其德行。而叢林不消命令。亦自安泰矣

又曰。凡住持者。孰不欲建立叢林。而鮮能克振者。以其忘道德。廢仁義。捨法度。任私情。而致然也。誠念法門凋喪。當正已以下人。選賢以佐佑。推獎宿德。疎遠小人。節儉修於身。德惠及於人。然後所用執侍之人。稍近老成者存之。便佞者疎之。實無醜惡之謗。偏黨之亂也。如此則馬祖百丈可侔。臨濟德山可逮。智林集

侔齊也。臨濟名義玄。黃檗運祖之嗣也。德山名宣鑑。龍潭崇信之嗣也。音首座又曉住持者。當正已選賢。謙下利人。說凡住持者。孰不愛建置樹立叢林。而少有能振起之者。何以故。因其道未實。悟德不實。修而多忘。仁無惻隱。義不合宜。而多廢法度捨之不行。私情任之不改。而使之然也。倘誠思念法道凋零。門庭喪敗。當端正其心。卑以自牧。選擇有德。以相輔助推獎。耆舊而相親。疎遠小人。而自謹樽節儉約。以修已德。澤惠施以及人。然後左右所用執役侍側之人。稍近老成練達者存留之。便僻諂佞者疎外之。實圖無汙醜鄙惡之譏。言偏私黨與之攪亂也。果能如此。則可以與馬祖百丈把手共行。臨濟德山同一鼻孔出氣。若不是這等様。其孰與之焉

音首座曰。古之聖人。以無災爲懼。乃曰天豈棄不穀乎。范文子曰。惟聖人能內外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內憂。古今賢達。知其不能免。嘗謹其始。爲之自防。是故人生稍有憂勞。未必不爲終身之福。蓋禍患謗辱雖堯舜不可逃。況其他乎

災禍害也。穀善也。逃猶免也。音首座與妙喜書教當自戒謹。以無災爲懼。說古之至人。時自憂惕。以無災爲懼。乃復言曰。天道無私。豈單棄絕我不善人乎。范文正公有言。惟是無所不通。聖人乃能內外無患。倘若不是聖人。亦定不能內外全無。或外固安寧矣。內必有隱憂。古今賢人達士。知其不能免全無憂患。常謹愼之于始。時時刻刻。以戒忍爲墻籬。定慧爲甲胄。常自防衛。所以入平居燕處。不懈勞心焦思者。未必不爲一生之福慶矣。蓋禍患

之與謗辱雖堯舜聖君亦有不仁之謗不孝之辱俱不可逃躲況別者耶宜自謹其始以無災爲懼勿以謗辱爲懼也

萬菴顏和尚曰比見叢林絕無老成之士所至三百五百一人爲主多人爲伴據法王位拈槌豎拂互相欺誑縱有談說不涉典章宜其無老成人也夫出世利生代佛揚化非明心達本行解相應詎敢爲之譬如有人妄號帝王自取誅滅況復法王如何妄竊烏乎去聖逾遠水潦鶴之屬又復縱橫使先聖化門日就淪溺吾欲無言可乎屬菴居無事條陳傷風敗教爲害甚者一二流布叢林俾後生晚進知前輩兢兢業業以荷負大法爲心如冰淩上行劒刃上走非苟名利也知我罪我吾無辭焉智林集

水潦鶴阿難見比丘誦法偈云若人生百歲不見水潦鶴不如生一日而得覩見之阿難聞已歎曰世間眼滅亦何速乎語比丘言此非佛語不可修行汝今當聽我演佛偈若人生百歲不善諸佛機不如生一日而得決了之比丘持以告師師曰阿難老昏不可信矣當以前誦爲是阿難後聞比丘仍前誦習問其故答言吾師告我阿難老昏不可信當以我爲是阿難見其不信卽入三昧推求勝德無能挽救乃歎曰異哉異哉不可正也屬類也後屬字值遇也知我孔子作春秋以寓王法其大要皆天子之事知孔子者謂春秋之作遏人欲于未萌存天理于既滅爲後世慮至深切也罪我罪孔子者以謂無其位而托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使亂臣賊子懼而不敢肆則戚矣萬菴引用以自主條陳不怕人恠的意思萬菴和尚慮道衰法亂叢林無主說比見此時叢林中殊無老練成實之士所到之處或三百一堂或五百一院一人尊居方丈以作堂頭多人共住堂寮以爲伴侶主據法座上首白椎長老豎拂似是而非互相欺誑雖有談說而多杜撰不涉典章而無根由宜乎其無老練成實之士也夫首出世間弘道利生代佛吐氣以揚法化非眞明自心實達根本行合乎解解合乎行豈可妄爲之也耶不見楞嚴經云譬如有

一箇人無有實德而稱帝王踐居天子之位是他自取其罪而討誅戮也何況法中之王如何無實道德而妄竊居此法位乎嗚乎誠可悲傷之乎去佛世來愈是差遠水潦鶴之類又復出來縱橫不遵正道使先聖法化門庭日衰一日漸就汨沒我欲不說其可乎值菴居暇日無事僅科條陳列而今傷風敗教之流爲法門毒害至甚者一二椿流通敷布于叢林使後生晚進知道前輩是這等樣操履競競戒謹業業恐懼以肩荷背負無上大法爲心如履薄冰而恐仆如蹈利刃而恐傷不是苟且圖名求利也知我者以我言爲是吾無辭焉罪我者以我言爲非吾亦無辭焉吾特慮道衰法亂輩縣如斯不忍自訥耳

萬菴曰古人上堂先提大法綱要審問大衆學者出來請益遂形問答今人杜撰四句落韻詩喚作釣話一人突出衆前高吟古詩一聯喚作罵陣俗惡俗惡可悲可痛前輩念生死事大對衆決疑既以發明未起生滅心也

萬菴和尚痛法久成弊說古人上堂說法先舉大法宗旨總綱極要審問大衆學者于此有會則與之印證學者于此不會出來請益問答之來蓋由此也今人卻不然先杜撰四句新鮮落韻詩喚作釣話以誘之一人衝突出衆高聲背誦古詩一聯喚作罵陣以爲法戰有是理乎俗惡俗惡法微至此而可悲傷道衰於今而可痛惜前輩咸是自念生不知何來死不知何去把作急要緊一椿大事出來對衆決疑既是發明自己大事何嘗起一毫生滅心人我見也

萬菴曰夫名行尊宿至院主人陞座當謙恭叙謝屈尊就卑增重之語下座同首座大衆請陞于座庶聞法要多見近時相尚舉古人公案令對衆批判喚作驗他切莫萌此心先聖爲法忘情同建法化互相詶唱令法久住肯容心生滅與此惡念耶禮以謙爲主宜深思之

萬菴曉主法者識賓主之儀說夫有德名尊長道行耆宿至院或彼專請主者陞座說法主者當謙

和恭順叙說稱謝。設使雁齒原高。更要屈尊就卑。益加厚重之語。說法訖。下座同首座幷大衆。亦禮請客長老陞座說法。恭聆法要。此正禮也。每見近時。來勝心相軋。舉則古人公案。令他對衆批評判斷。觀其識見如何。喚作勘辯他。有此禮耶。後之王法者。切莫萌此勝負心。腸有傷風化。先聖爲法心切。彼此忘情。其同建立法幢。興隆教化。或抑或揚。互相酬唱。令諸佛法久住世間。那有貢高心人我見。萌動一毛頭許惡業念頭耶。賓主之禮。以謙下爲主。當深切思之。俾昌二桂報佛祖恩矣

萬菴曰。此見士大夫監司郡守入山。有處次日令侍者取覆長老。今日特爲某官陞座。此一節猶宜三思。然古來方册中雖載。皆是士大夫訪尋知識而來。住持人因參次。略提外護。教門光輝泉石之意。既是家裏人。說家裏兩三句淡話。令彼生敬。如郭公輔楊次公訪白雲。蘇東坡黃太史見佛印。便是樣子也。豈是特地妄爲。取笑識者

監司有司地方官也。郡守太守也。方册即語錄册

本也。萬菴曉主持法道者。接納外護。要知大體。說此見未仕之士。已仕之大夫。並監司太守入叢林。或有事故。處分知事頭首。次日報侍者取覆長老。今日宜專爲某官府上堂說法。此一節。更宜思而又思。可行則行。不可行則止。古來語錄中雖載。皆是他士大夫有切于慕道之心。自已尋訪知識而來。以求發覆。住持人因此方便。隨機開導。若果有眞實爲法者。尊請陞座說法。又不可辭。因其參次。略提外護。扶助教門。光輝泉石之意。既是家裏佛法中人。亦只尋常擿發點。即不到。到即不點。略說兩三句平實話。令彼生敬。如郭公輔絕江訪白雲。楊次公會芙蓉楷。公曰。與師相別幾年。蓉曰。七年。公曰。學道來。參禪來。蓉曰。不打這鼓笛。公曰。恁麼則空遊山水。百無所能也。蓉曰。別來未久。善能高鑒。公大笑。蘇東坡詣金山。値佛印入室。次印曰。此間無坐處。坡曰。借師四大作禪牀。師曰。老僧有問。道得即坐。道不得即輸腰間玉帶。坡即解帶置案。請問。師曰。老僧四大本空。五蘊非有。汝向甚麼處

坐坡無語印召侍者收取玉帶黃太史見晦堂乞指徑捷處堂曰仲尼道吾無隱乎爾太史如何理會公擬對堂曰不是不是公迷悶不已忽侍堂山行時巖桂盛開堂曰聞木樨花香否公曰聞堂曰吾無隱乎爾公大悟卽拜曰和尚老婆心太切堂笑曰只要儞到家耳如上諸公皆是自已爲道相訪白雲芙蓉佛印晦堂亦只隨緣應對發覆便是後來法式樣子也豈是無知之輩特地妄爲取笑識者耶

萬菴曰古人入室先令挂牌各人爲生死事大踴躍來求決擇多見近時無問老病盡令來納降款有礙自然香妄用公界驅之因此妄生節目賓主不安主法者當思之

決判也擇揀也總是判破疑滯揀擇邪正的意思降服也欵誠也親敬也降欵輸誠盡敬的意思萬菴曉主法者勿仗道抑人說古人入室先令挂牌曉示各人痛爲生死大事不能透脫自已奮發踴躍前來以求決擇此正理也每見近時主法不問老者病者盡教他來納降欵不來說是他不服人綳絡有是理乎人有道德禮法如香之有麝自然盡都馨美何用公界以强之使來耶如此教做妄生枝節條目致使賓主不相調和安靜者多矣主法者宜深思之

萬菴曰少林初祖衣法雙傳六世衣止不傳取行解相應世其家業祖道愈光子孫益繁大鑑之後石頭馬祖皆嫡孫應般若多羅懸讖要假兒孫脚下行是也二大士玄言妙語流布寰區潛符密證者比比有之師法旣衆學無專門曹溪源流派別爲五方圓任器水體是同各擅佳聲力行已任等閑垂一言出一令網羅學者叢林鼎沸非苟然也由是互相詶唱顯微闡幽或抑或揚佐佑法化語言無味如羹木札羹炊鐵釘飯與後輩咬嚼目爲拈古其頌始自汾陽暨雪竇宏其音顯其旨汪洋乎不可涯後之作者馳騁雪竇而爲之不顧道德之奚若務以文彩煥爛相鮮爲美使後生晚進不克見古人渾淳大全之旨烏乎予遊叢林及見前輩非古人語錄不看非百丈號令

不行豈特好古蓋今之人不足法也望通人達士知
我於言外可矣

萬菴曉學人要知大道來源宜法古遵先說少林
寺達磨初祖衣法雙傳及到慧能六祖衣乃爭端
衣止不傳但傳其法選取行合乎解解合乎行者
世世相續以承家業祖宗之道愈見光輝子孫之
廣益見繁茂六祖大鑒之後石頭希遷江西馬祖
皆面禀親承於青原南嶽是爲嫡孫正當西域第
二十七代尊者般若多羅遠識道震旦雖濶無別
路道一也要假兒孫脚下行石頭也金雞解啣一
粒粟讓祖金雞縣人也供養十方羅漢僧馬祖是
四川邡郡縣羅漢寺僧正此之是也二大士玄奧
之言精妙之語流通敷布於寰區之中潛通暗符
密契隱證者每每有之師家之法旣爾衆廣學者
無專一定法門曹溪一花派分五葉方圓大小任
器有殊水體來源則同一味各專敷化咸有芳名
用力躬行仁爲已任等閑垂示一言出展一令網
羅四方學者叢林興盛轟轟烈烈如鼎水騰沸一
般不是苟且徒然也由是學者往來宣此通彼宣
彼通此互相酬唱顯其微妙闡其幽深或抑而奪
或揚則縱贊佐輔佑佛祖法化所說語言全無意
味就如羹木札羹炊鐵釘飯一般與後輩齩之不
爛嚼之無味喚作拈古到此正法猶存宗旨猶在
其頌始自汾州太子院昭祖暨雪竇重顯大弘其
頌古之音全彰其頌古之旨汪洋乎如大海之寬
深不可涯涘測量矣後之作者亦馳騁雪竇之頌
而倣傚之不顧自已之道德才學何如一味以華
美之言新鮮之句雕巧莊嚴使後昆晩進不復能
見古人公案渾厚淳質大全宗旨嗚呼可不矜惜
之也乎予遊行諸叢林中及見前輩典章非古人
語錄決定不看非百丈清規號令決定不行豈是
我特意要好古耶蓋今人說話不由舊章不遵古
訓不足以爲法也望通理之人達道之士知我於
言象之表可矣體有來源法有授受焉有無根而
枝無花而實者乎

萬菴曰比見衲子好執偏見不通物情輕信難迴愛

人依已順之則美逆之則疎縱有一知半解返被此等惡習所蔽至白首而無成者多矣 已上並見智林集

萬菴曉禪人當圓融豁達通曉物情說每見衲子愛固執一偏之見不通達人情物理纔聞一事入耳輒便輕信難得挽回喜人諂奉于已順他則心中喜而美好逆之則心中惡而疎遠縱有一知半解倒被這般惡知惡見所遮蔽到老無成器者甚多矣所以說禪學貴圓融矣

萬菴曰叢林所至邪說熾然乃云戒律不必持定慧不必習道德不必修嗜慾不必去又引維摩圓覺爲證贊貪瞋癡殺盜淫爲梵行烏乎斯言豈特起叢林今日之害眞法門萬世之害也且博地凡夫貪瞋愛慾人我無明念念攀緣如一鼎之沸何由清冷先聖必思大有於此者遂設戒定慧三學以制之庶可迴也今後生晚進戒律不持定慧不習道德不修專以博學强辯搖動流俗牽之莫返予固所謂斯言乃萬世之害也惟正因行脚高士當以生死一著辯明持誠存信不爲此輩牽引乃曰此言不可信猶鴆毒之糞虵飮之水聞見猶不可況食之乎其殺人無疑矣識者自然遠之矣 與草堂書

萬菴爲學者摧邪顯正說叢林而時凡所到處邪謬之言如火熾盛乃倡之曰戒律拘身不得脫灑不必持他定慧拘心不得恣意不必習他道本現成德孰欠少不必修他嗜好固常私慾何礙不必去他恐人不信又牽引維摩經云大乘菩薩入諸淫舍示欲之過雖有妻子常修梵行並圓覺經云一切障礙卽究竟覺乃至諸戒定慧及淫怒癡俱爲梵行假爲證據使人必信嗚呼此等愚言豈能起叢林今日目前之害眞法門中千萬世之害也且大地愚夫愚婦及招提四衆貪婪瞋恚愛染欲情人我無明諸毒念念不息似猿攀枝捨一取一又如一鑊沸湯無由清冷一般以我推察先聖佛祖之意必思衆生三毒利害大有難于降伏者故設戒定慧三無漏學以裁制之庶幾乃可以挽回也今之後生晚進乍入此門無所依據染汚其身而戒律不持沉掉其心而定慧不習道理德業俱

不操修。專務廣覽文字。肆口强辯。惑俗欺愚。往而不返。予故所謂此引維摩圓覺。錯解佛語。謬證梵行之言。乃萬世之毒害也。惟是因地。端正實爲本分行脚。高見之士。直以生死大事一著子。甄別明白。持守誠篤。懷存信實。不爲此等惡知惡見之輩所牽。引乃自主張之曰。此不持戒律。不習定慧之言。猶如鴆鳥扇的毒糞。蚍飲過的毒水。遺兩種毒物。聞見尙不可。況食之者乎。其殺害于人。一定必有無疑矣。惡見之流。引二經證三毒爲梵行者。亦猶是也。有識者自然不信他惑。而遠離之矣

萬菴曰。草堂弟子。惟山堂有古人之風。住黃龍。日知事公幹必具威儀。詣方丈受曲折。然後備茶湯禮。始終不易。有智恩上座。爲母修冥福。透下金二錢。兩日不尋。聖僧才侍者。因掃地而得之。挂拾遺牌。一衆方知。蓋主法者淸淨。所以上行下效也 淸泉集

萬菴表山堂嚴潔可爲後世法。說草堂淸之法弟子。唯山堂行徑。有古人之風。汜住黃龍。日或是知事常住公幹必竟具備威儀。纔上方丈。受他分付畢。然後又備茶湯禮。從起初及煞閣。更不改變。中有智恩上座。爲追薦慈母。修幽冥福。利遺漏了白金二錢。兩期不問。聖僧才侍者。因灑掃地下。而拾得之。將挂于拾遺牌之。上大衆方纔曉得。蓋是爲主者不好利。是這樣淸淨。所以在下者。亦不好利。是這樣淸淨。上行而下效法之也

萬菴節儉。以小參普說當供衲子。間有譏議者。萬菴聞之曰。朝饗膏粱。暮厭藜藿。人之常情。汝等既念生死事大。而相求於寂寞之濱。當思道業未辦。去留時遙。詎可朝夕事貪饕耶 眞牧集

小參卽是晩參也。凡集衆開示。皆謂之參。古人匡徒。使之朝夕咨扣。無時而不激揚此道。故每晩必參。則在晡時。或住持入院。或官員檀越入山。或受人請。或爲亡者開示。或四節臘。則移于昏鐘鳴。而謂之小參。小參初無定所。看衆多少。或寢堂。或法堂。至午後。侍者覆住持云。今晩小參。令客頭行者報衆挂小參牌。昏鐘鳴時。鳴鼓一通。集衆請者。迎住持陞座。提綱叙謝。委曲詳盡。舉古結座。普說在

告香之後普同開示也記萬菴樽節儉約以小參普說當供禪和子有私地議論者萬菴聞得乃儆之日早晨食好晩夕食歹人之常情汝等既痛切生死事大來求決擇共依止于空閒寂寞之鄉當各思忖大道未實悟者速求實悟總業未成辦者速求成辦去佛時遙宜念法微而勤道念豈可朝夕貪饕希圖口腹爲事耶

萬菴天性仁厚處躬廉約尋常出示語句辭簡而義精博學强記窮詰道理不爲苟止而妄隨與人評論古今若身履其間聽者曉然如目覩衲子嘗曰終歲參學不若一日聽師談論爲得也記聞

記萬菴天資禀性仁慈忠厚處已躬身清廉儉約尋常開示大衆語言詞句簡捷而義理精深偏覽經典勉强記識窮究詳詰正道義理決不苟且休息而虛妄輕隨凡是與人批評議論古今昭昭然就如自已躬履其間一樣聽之者了了然就如親眼看見一般衲子嘗曰終歲勤參苦學不若一日聽師談論古今反爲多得也

萬菴謂辯首座曰圓悟師翁有言今時禪和子少節義勿廉恥士大夫多薄之爾異時儻不免做遮般蟲豸常常在繩墨上行勿趨勢利佞人顏色生死禍患一切任之卽是不出魔界而入佛界也法語

辯首座大潙法泰之嗣儻或然之辭有足曰蟲無足曰豸猶言行止的意思繩墨卽梓人墨斗中墨線也比況直道的意思萬菴謂辯首座當時行正道勿趨勢利說圓悟師翁有言而今時的禪和子少有節義沒得廉恥所以隱居之士行義大夫見聞多輕薄之爾辯首座他時異日儻或不免做這等樣行止須常常在直道上行不得趨求聲勢才利媚人顏色或生死或禍患到來一切任之不求苟免卽是鑊湯中轉大法輪塵勞中作大佛事何更捨魔界而入佛界哉卽此直道便是也

辯首座出世住廬山棲賢常攜一筇穿雙屨過九江東林混融老見之呵曰師者人之模範也舉止如此得不自輕主禮甚滅裂辯笑曰人生以適意爲樂吾何咎焉援毫書偈而去偈曰勿謂棲賢窮身窮道不

窮草鞋獰似虎拄杖活如龍渴飲曹溪水饑呑栗棘蓬銅頭鐵額漢盡在我山中混融覧之有媿 月窟集

棲賢屬南康府笻竹杖也屨草鞋也東林屬九江府混融東林寺住持也滅絶也裂壞也太滅裂言絶壞其禮太甚也適如也自得也獰惡也栗棘蓬楊岐示衆云透得金剛圈呑得栗棘蓬便與三世諸佛把手共行歷代祖師同一鼻孔出氣其或未然參須眞參悟須實悟也記辯首座出世住廬山棲賢之時常隨身攜一笻杖過九江轄東林寺混融長老一見辯卽呵之曰師者乃人之楷模防範也舉動安止是這等樣豈不是自輕耶主禮何太滅裂而無體裁也辯笑曰人生以如意爲樂我有何過咎焉乃援毫書一偈而回棲賢去偈曰勿謂棲賢窮莫以色見我身窮道不窮我有這個在草鞵獰似虎自西自東拄杖活如龍撐天拄地渴飲曹溪水差勝虎溪饑呑栗棘蓬非是誇富銅頭鐵額漢也有幾人盡在我山中未易放出混融長老見之面有媿色此所謂不經一事不長一智也

辯公謂混融曰像龍不足致雨畫餠安可充饑衲子內無實德外恃華巧猶如敗漏之船盛塗丹雘使偶人駕之安於陸地則信然可觀矣一日涉江湖犯風濤得不危乎 月窟集

辯公謂混融曉衲子宜修實德說泥塑木雕之像龍豈可使之行雨乎水墨膠青之畫餠詎可得而充饑乎衲子內無眞實德行外面恃仗華言巧語以欺愚何以異此又譬如已經敗壞破漏之船多多塗畫五彩丹雘使土木偶人駕之於上張帆捉棹安處陸地之時誠然好看矣一日放去浮涉三江五湖冐犯千濤萬浪豈不危險之乎內無實德人外恃華巧者亦猶是也

辯公曰所謂長老者代佛揚化要在潔己臨衆行事當盡其誠豈可擇利害自分其心在我爲之固當如是若其成與不成雖先聖不能必吾何苟乎 月窟集

辯公曉住持人當盡其誠不可固必說所謂長老者替佛祖宣揚法化貴在潔已身心以臨大衆發言行事當質直無假惟盡己誠不可揀擇或利或

害自無專主設兩其心在我持誠義所當爲卽行爲之理在如是也若其或成或不成雖是古聖先賢亦不能固必吾安可苟且求成乎

辯公曰佛智住西禪衲子務要整齊惟水菴賦性沖澹奉身至薄昂昂然在稠人中曾不屑慮佛智因見之呵曰奈何藞苴如此水菴對曰某非不好受用直以貧無可爲之具若使有錢亦欲做一兩件皮毛同入社火既貧固無如之何佛智笑之意其不可强遂休去月窟集

佛智名端裕昭覺勤祖之嗣也水菴名端一佛智之嗣也沖虛也澹澹泊也恬靜無爲之貌昂高也昂昂言孤高自如也藞苴上臘上聲下音鮓中州人謂蜀人不遵軌轍曰藞苴宜是藞䃥不中貌䃥苴音同社火俗呼會件也社有聚義社不曰夥而曰火攢柴合火僧多行廣的意思辯公曉禪人當淸廉儉約以水菴爲法說佛智住西禪寺時衲子形儀衣冠務要嚴潔整齊惟水菴一人禀性沖虛澹泊處身至薄昂昂然超卓自如在多人衆中曾不顧盼憂慮佛智因見其形儀與衆殊異乃呵責之曰奈何藞苴偏見不合時宜不中人意如此耶水菴對之曰端一不是不愛受用特意做此直以素手空拳貧無可作爲之器具若使端一有錢鈔也想得做一件體面衣服同入他門的社火既貧而不可爲無末如之何也已矣佛智但笑之而不再言知其賦性不可勉强遂罷休之

禪林寶訓順硃卷第三

禪林寶訓順硃卷第四

蜀渝華嚴季而關聖可　德玉　順硃

佛智裕和尙曰駿馬之奔逸而不敢肆足者銜轡之禦也小人之强橫不敢縱情者刑法之制也意識之流浪不敢攀緣者覺照之力也烏乎學者無覺照猶駿馬無銜轡小人無刑法將何以絕貪慾治妄想乎

駿急速也銜馬口中勒鐵也轡馬韁也禦止也佛智裕和尙示人制貪慾必須覺照說疾馬之遺風

迅走而不敢縱足駻突者何蓋由馬口有鑯轠而御之也小人之倔彊橫暴而不敢恣縱欲情者何蓋由國有典刑以正之也凡人意根法塵所生受想行諸蘊續起之識若急水灘頭之波浪念念流注而不敢攀引緣連者何蓋由有諸法寂靜定力一念相應慧力二力以戒止調御之也烏乎學者豈可無定力慧力乎學者若無定力慧力就如那駻馬無鑯轠小人無典刑一樣將甚麼把柄去斬絕現前三毒鏟除三世流注妄想也乎此乃修心之實學也駻音幹馬突也鑯音雞轠在馬口也

佛智謂水菴曰住持之體有四焉一道德二言行三仁義四禮法道德言行乃教之本也仁義禮法乃教之末也無本不能立無末不能成先聖見學者不能自治故建叢林以安之立住持以統之然則叢林之尊非爲住持四事豐美非爲學者皆以佛祖之道故是以善爲住持者必先尊道德守言行能爲學者必先存仁義遵禮法故住持非學者不立學者非住持不成住持與學者猶身之與臂頭之與足大小適稱而不悖乃相須而行也故曰學者保於叢林叢林保於道德住持人無道德則叢林將見其廢矣實錄

佛智謂水菴主法大體要知根識本說住持之體有四焉一是日用所當行之道弁尋常所涵養之德二是開發後進之言弁躬身履踐之行三是慈愛惻隱之仁與裁制合宜之義四是節臘省會之禮與提推號令之法前二種道德並言行乃是教之根本也後二種仁義並禮法乃教之枝葉也若無根本憑何樹立若無枝葉不能完成的的要成一株大樹蔭覆天下人不可不曉此根本也先聖見參學之輩不能自己修治故建豎叢林高堂廣廈以安養之設立住持高賢碩德以統理之然則一寺稱人廣衆之尊非是獨爲住持一人飲食衣服臥具湯藥四事豐盛非專爲學者既不爲此畢竟所爲那樣皆因爲佛祖慧命之道故是以能擔任斯道把作件事以爲住持者必竟先務尊重道德操守言行以爲根本善勤求此道把作件事以爲學者必竟先務存懷仁義遵依禮法以爲枝葉

故住持人若無學者。則智慧花果從何而得。設立學者若無住持。則菩提種子從何而得生成。所以住持之與學者。就如人有身有臂有頭有足。四肢百骸。五臟六腑。大小適意。稱心而不相違悖。乃相須相待而行之者。豈不成一株大大人樹也哉。據然有根有本有枝有葉。智慧花果。菩提種子。咸從此相待而生。佛祖慧命。生生相續。寧有窮也。故曰學者保守於叢林。叢林保守於道德。兩相保守也。住持人若是沒有道。沒有德。則叢林欲其本末堅茂。始終永興而不廢者。未之有也

水菴一和尙曰。易言君子思患而預防之。是故古之人思生死大患。防之以道。遂能經大傳遠。今之人謂求道迂濶。不若求利之切當。由是競習浮華。計較毫末。希目前之事。懷苟且之計。所以莫肯爲周歲之規者。況生死之慮乎。所以學者日鄙。叢林日廢。紀綱日隳。以至陵夷頽沛。殆不可救。嗟乎可不鑑哉雙林實錄

陵夷言法道頽替。若丘陵之漸平也。水菴一和尙示人生死大事。當預先打點。莫臨時著忙。說易經水火既濟卦云。成德君子。心中時時慮患。而預先謹微杜漸以防之。是故古之人時時思慮。生不知何來。死不知何去。此是人極大的患。乃防之以道。指人心日用所當行之正道。遂能擔當大事。流通久遠。今之人不知道之極致。反謂求道迂遠曠濶。不能濟眼前饑寒之急。不若求財利。即得現前受用之切當也。由是競進倘習浮費奢華。計算毫釐。比較瑣末。希求眼下之事。而不廣大。懷存苟且之計。而無恒心。所以不肯立身行事。爲一年之規者。豈識亘古亘今。廣大恒久。不生不死之妙道哉。是故學者見識。日見卑鄙。叢林法度。日見廢壞。總綱衆紀。日見隳墜。以至頽替傾覆。危殆至于不可拯救之地。有不忍見聞者。嗟乎可不鑑照之乎。有志于道者。宜以自己反觀之智鑑而照察之。其姸醜自然分明矣

水菴曰。昔遊雲居。見高菴夜參。謂至道徑捷。不近人情。要須誠心正意。勿事矯飾。偏邪矯飾。則近詐佞。偏邪則不中正。與至道皆不合矣。竊思其言近理。乃刻

意踐之。逮見佛智先師。始浩然大徹。方得不負平生行脚之志

浩廣也。浩然大徹言無所不通的意思。水菴與月堂書言人造道心要極正。說昔行脚遊雲居見高菴一夕夜參云。無上至道徑直挺特。不循人情。要當眞誠其心。端正其意。不得有事矯妄裝飾。偏僻私邪。矯飾則幾于詐佞之流。偏邪則入不中正之類。與無上至道猶方底而圓蓋。必不合矣。予竊想此小參之言近于道理。乃銘刻於意地踐行之。及見佛智先師。一言之下。心地開通。始得不孤負予一生登山涉水行脚的志向矣

水菴曰。月堂住持所至。以行道爲已任。不發化主。不事登謁。每歲食指隨常住所得用之。衲子有志充化導者多却之。或曰。佛戒比丘持鉢以資身命。師何拒之。佛容月堂曰。我佛在日則可。恐今日爲之。必有好利者而至於自鬻矣。因思月堂防微杜漸。深切著明稱實之言。今猶在耳。以今日觀之。又豈止自鬻而已矣。法語

月堂名道昌。妙湛惠嗣也。食指即人手第二指也。未鹵嬰孩常自乳嗜者。言人人本有的意思。鬻賣也。水菴戒人勿事貪求。說月堂和尚凡所到一處。只以行佛祖之道爲自已重任。不遣僧人募化錢穀。不登貴門謁見士夫。每年用度自食各人本有分段。隨常住所得多寡豐儉。大家受用。衲子中有發志願充化主導誘檀越者。堂多却之而不許。或者從旁而諫之曰。佛在世時曾命持戒比丘入城拓鉢以資養身命。師是何緣故却之而不許。月堂遂敘說不許之由而答之曰。我佛在世之日。感化者衆。日中一食。僧唯參究己躬而無異念。萬人一心故可。今時之人多貪名利。不切己事。只恐今日爲之。必有好利之徒假公濟私者而至於自賣。故不許矣。予因思想月堂防閑細微。杜絕漸進。其操心也危而深切。其慮患也深而著明。此誠適稱諦實嘉言也。幸今言猶在耳。以而今時節看來。吾儕弊病又豈只於自鬻而已哉。更有甚焉者。皆自募化始矣

水菴謂侍郎尤延之曰昔大愚慈明谷泉琅琊結伴參汾陽河東苦寒衆人憚之惟慈明志在於道曉夕不怠夜坐欲睡引錐自刺歎曰古人爲生死事大不食不寢我何人哉而縱荒逸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是自棄也一旦辭歸汾陽歎曰楚圓今去吾道東矣西湖記聞

河東卽太原汾州屬太原也苦寒嚴寒也憚畏難也尤延之姓尤名袤字延之號遂初居士問道於水菴一和尙者荒怠荒逸懈怠也水菴引古人忘身爲法精進不已而謂尤延之說昔大愚芝慈明圓谷泉道琅琊覺結伴混火隊而去參汾陽昭祖之時河東苦寒衆人志氣劣弱而生憚惟慈明志向廣遠念茲在茲朝勤夕惕無一刻休息懈怠念頭夜坐之間或欲瞌睡乃引出利錐以自刺可謂得精進三昧而能純一不已者也又嘗歎曰古人實切痛念生不知來死不知往這一樁大事日切於斯而忘食夜切於斯而忘寢尙是這樣我何人哉而敢恣縱怠惰現生之日若無實德利益于當時逮死之時亦無美名傳聞于後世是自己廢棄也成得甚人一日辭汾陽乃嘉歎曰楚圓今去吾道東行亦與之俱往矣其汾陽昭祖推重他而又深許之者是如此非虛譽也

水菴曰古德住持率己行道未嘗苟簡自恣昔汾陽每歎像季澆漓學者難化慈明曰甚易所患主法者不能善導耳汾陽曰古人淳誠尙且三二十年方得成辦慈明曰此非聖哲之論善造道者千日之功或謂慈明妄誕不聽而汾地多冷因罷夜參有異比丘謂汾陽曰會中有大士六人奈何不說法不三年果有六人成道者汾陽嘗有頌曰胡僧金錫光請法到汾陽六人成大器勸請爲敷揚西湖記聞及僧傳

率尊也苟且也草率的意思簡忽慢也異比丘聖僧也胡僧卽異比丘金錫所持之錫杖也光光降也水菴引古以示禪人當身體力行精進于道者必感龍天護助說自古先賢有道德者主宰叢林維持法化尊率已躬力行祖道未嘗苟且簡略以自恣縱不見昔日汾陽昭祖每每歎息像法住世

叔世時節。世既澆漓。時亦淺薄。學人隨時世而遷變。不如上古。所以難得教化。慈明曰。不然。人爲物靈。却甚易也。所患是主張法道者。不能勤劬以誘致之耳。汾陽又曰。上古之人。淳素誠篤。尙且要二三十年之久。方纔打成一片。搆副此事。慈明曰。此是和尙拒諫之言。非聖人哲士之所論也。若是肯發大心。勇猛精進。極力于道者。直消千日工夫。可以成就。或者謂慈明斯言虗詐。不肯聽信。而汾州之絶。近北多寒。因而遂罷夜參。焉忽有一異比丘。不知何來。而謂汾陽曰。法會之中。有六個好人。可成大器。云何不語他說法。而廢棄夜參耶。迄後不及三年。果然有六人成辦道業者。汾陽因此而有頌云。胡僧金錫光。言西來之胡僧。持金錫而光降也。請法到汾陽。言特爲佛法而來此也。六人成大器。言慈明圓大愚芝瑯琊覺谷泉道法華舉天勝泰。此六人可成大器也。勸請爲敷揚。言勸請仍舊說法。激勵此六人。更不可廢罷夜參也。肯盡力於道者。龍天讚助。如是。季而謂異比丘。得非淸涼妙德之應現歟。不然則何以預知未來業報。智力不爽矣

投子淸和尙畫水菴像求贊。曰嗣淸禪人。孤硬無敵。晨昏一齋。脇不至席。深入禪定。離出入息。名達九重。談禪選德。龍顏大悅。賜以金帛。力辭者三。上乃嘉歎。眞道人也。草木騰煥。傳予陋質。炷香請贊。是所謂青出於藍。而青於藍者也。見畫像

投子名義淸。水菴之嗣也。選德內官之殿名也。上君王也。青出于藍。言染青出於藍靛。而青更勝過於藍靛也。比況徒愈于師的意思。記投子淸畫水菴和尙幀子。求贊。水菴贊曰。法嗣義淸禪人。孤高剛硬第一。晨昏一日一餐。長坐身不臥席。深入四禪九定。如死不見呼吸。名聞通于帝庭。說法談禪選德。感動天子。懽喜賜他金銀幣帛。極力辭却三番。君乃嘉美稱嘆。眞果是個道人。草木輝騰煥爛。今日傳我鄙形。燒香請我自贊。此正所謂青染本出藍靛。而青更深於藍靛者也。自贊切忌自贊。譽徒卽是譽己。水漲船高矣

水菴曰。佛智先師言。東山演祖嘗謂耿龍學曰。山僧有圓悟。如魚之有水。鳥之有翼。故丞相紫巖居士贊曰。師資相可。希遇一時。始終之分。誰能間之。紫巖居士可謂知言矣。此見諸方尊宿。懷心術以御衲子。衲子挾勢利以事尊宿。主賓交利。上下欺侮。安得法門之興。叢林之盛乎。

紫巖居士名張浚。字德遠。紹興初拜封和國公。問道於圓悟勤祖也。水菴引前聖師資契分人莫能間。而謂梅山潤說。佛智先師嘗言。東山演祖嘗謂耿龍學曰。山僧未得人時。如魚涸轍。鳥無翎羽。今有圓悟。如魚得水而可騰躍。如鳥有翼而可翀舉一般。故紫巖居士贊之曰。師以道授于弟子。弟子資受於師。兩相契合。皆自肯可。實乃千載一時奇特之遇。非偶然也。從始至終。有一定的素分。是誰得而間隔之哉。紫巖居士可教做知人之人。而始發此贊美之言矣。予每見近來諸方尊宿。懷心術以御使四方衲子。四方衲子挾持勢力財利以奉事尊宿。上而主人。下而賓客。交相取利。上欺於下。下欺於上。焉能得法席之興隆。如魚之有水。叢林之盛旺。如鳥之有翼也乎。

水菴曰。動人以言。惟要眞切。言不眞切。所感必淺。人誰肯懷。昔白雲師祖送師翁住四面。叮嚀曰。祖道淩遲。危如累卵。毋恣荒逸。虛喪光陰。復敗至德。當寬容量度。利物存衆。提持此事。報佛祖恩。當時聞者。孰不感慟。師翁昨來召對宸庭。誠爲法門之幸。切宜下身尊道。以利濟爲心。不可矜己自伐。從上先哲。謙柔敬畏。保身全德。不以勢位爲榮。遂能清振一時。美流萬世。予慮光景不長。無復面會。故此切囑。見投子書

淩冰也。遲緩也。非宜零弛。言零落廢弛也。宜陵夷。言道替如陵之平也。累卵。晉靈公建九層之臺。三年不起。有荀息諫曰。臣能累十二棊子。又加九卵於上。公曰。危哉。息曰。不危。公造九層之臺。三年不成。男不耕。女不織。其危更甚。言祖道之危。亦類乎此。宸帝宮也。伐誇也。水菴引祖言以勉投子。當謙下尊道。以利濟爲心。說感動於人的言語。惟要眞實切當。若言不眞實切當。所以感動於人。必定膚

淺而人亦不肯懷仰也昔白雲師祖送演師翁住持四面之時叮嚀囑咐之曰祖宗之替道如陵阜之漸平其危殆又如十二碁上累九卵一樣毋得恣意怠荒放逸花費眼前日子復損自已大德宜寬而不猛容而不隘量其出入度其可否廣利庶人存護大衆提持生死大事報答佛祖殊恩當是時聞之者是那一個不感懷慟怨爾昨來奉至尊召命趨對天子宸庭誠爲法門中慶幸尤宜謙恭重道以廣化利益一切爲心不可矜已自負誇張聲勢也從上先賢謙卑柔順敬謹愼畏明哲保身全備厚德總不誇張勢位以爲榮顯所以能清聲振揚於當時美名流芳於萬代耳予自慮生程有限老景無多恐不復再有面會之期矣故此叮嚀諄囑

水菴少倜儻有大志尙氣節不事浮靡不循細檢胸次岸谷徇身以義雖禍害交前不見有殞穫之色住持八院經歷四郡所至兢兢業業以行道建立爲心淳熙五年退西湖淨慈有偈曰六年灑掃皇都寺瓦礫翻成釋梵宮今日宮成歸去也杖頭八面起清風士庶遮留不止小舟至秀之天寧未幾示疾別衆告終行實○殞音允穫黃入聲

倜儻音剔倘卓異也浮靡任從奢費也循順也徇殉同從也以身從道也殞非宜隕從高墜也穫刈禾也隕穫困迫失守也取禮儒行不隕穫於貧賤之意同隕如葉之隕而飄零穫如禾之穫而枯槁也不隕穫言不遷變的意思記水菴年齒少稚之時雅致慷慨瀟洒無羈有遠大志向氣勢節操不事好浮溢奢靡不循順檢校毫末胸次沖虛就如高崖深谷空豁豁的而且一般徇身從義不知有軀雖是大禍大害交加于前總不見有遷變失守的顏色可謂得大無畏人矣住持八所叢林經歷四大郡府凡到之處兢兢戒謹業業危懼惟以力行祖道建立法化爲心其有功於末運大矣淳熙五年退臨安西湖淨慈寺出院時有偈云六年灑掃皇都寺時孝宗都臨安故稱皇都也瓦礫翻成釋梵宮昔爲敗壞瓦礫之地翻然成釋迦梵刹宮殿今日功成歸去也功成名遂身宜當退杖頭八

面起清風言去住自由拄杖一行清風八面從橫無礙也此偈寓意有辭世之心士庶强爲遮攔稽留不能止一葉扁舟飄飄而去徑抵嘉興府秀水縣天寧寺無何示微疾升堂別衆入寂滅定焉

月堂昌和尙曰昔大智禪師慮末世比丘驕惰特製規矩以防之隨其器能各設攸司主居丈室衆居通堂列十局頭首之嚴肅如官府居上者提其大綱在下者理其衆目使上下相承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率從是以前輩遵承翼戴拳拳奉行者以先聖之遺風未泯故也比見叢林衰替學者貴通才賤守節尙浮華薄眞素日滋月浸漸入澆漓始則偷安一時及玩習既久謂其理之當然不謂之非義不謂之非理在上者惴惴焉畏其下在下者睽睽焉伺其上平居則甘言屈體以相媚悅得間則狠心詭計以相屠獪成者爲賢敗者爲愚不復問尊卑之序是非之理彼既爲之此則傚之下既言之上則從之前既行之後則襲之烏乎非彥聖之師乘願力積百年之功其弊固則莫能革矣（與舜和尙書○惴音贅睽音奎獪古外切）

攸司所主也十局頭首局曹也部分也使各司其局也西序知事五局一首座二書記三知藏四知客五侍者東序知事五局一都監事二維那三副寺四典座五直歲也翼恭也戴頂戴也拳拳奉持也惴憂懼也睽斜視也屠宰殺也獪害也襲合也

月堂和尙曉住叢林者當遵行先聖禮法說昔百丈大智和尙慮末法世時比丘驕奢懶惰特製肅衆規矩以防閑之隨其器量才能各設所主之部分主法尊居方丈廣衆萃處通堂東西敘列知事頭首之尊嚴恭肅猶如官家府衙一樣居上者單提大法綱要在下者葺理庶物條章必使上之與下迭相扶持又如一身使兩臂兩臂使十指無不尊率依從一般以是之故前輩遵承典刑翼戴禮法拳拳服膺佩奉行持者以大智先聖之清淨芳規遺餘風汜未曾泯滅故也比來只見叢林道衰法替學者只以通才學爲貴重以守節操爲卑賤浮靡華飾習而尙之素朴眞淳蔑而薄之蛇飲日滋蠱水月浸漸漸澆漓深入膏肓致令針灸藥餌

俱不能及。始猶不覺。不過上下偷安于一時。及乎翫愒歲月。習染日久。反以爲是。安之無愧。不謂不是合宜之義。不謂不是正道之理。在上的不免憂恐而怕下。檢在下的則傍窺觀望。以伺上隙。恬然無事時則巧言蜜語。以相諂諛。得個縫罅則狠心狡意。以相殘害。或事有僥倖而成立者。彼此咸誇伐以爲賢。若事乖違而敗壞者。彼此誚責以爲愚。那裏更有尊長卑幼之序次。善是惡非之道理。彼若惡作胡爲。此亦無慚效法。下既胡言亂說。上亦無恥依從。一唱百和。前行後襲。烏乎可不痛傷之也乎。倘不是三賢十聖一切智人乘十大行願十大智力積累百年功勛。其結固弊病。恐亦不能改革矣。其誰能遏人欲于未萌。存天理于未著哉

月堂住淨慈最久。或謂和尚行道經年。門下未聞有弟子。得不辜妙湛乎。月堂不對。他日再言之。月堂曰。子不聞昔人種瓜而愛甚者。盛夏之日方中而灌之。瓜不旋踵而淤敗。何也。其愛之非不勤。然灌之不以時適。所以敗之也。諸方老宿提挈衲子。不觀其道業內充才器宏遠。止欲速其爲人。遽審其道德則淫汙。察其言行則乖戾。謂其公正則邪佞。得非愛之過其分乎。是正猶日中之灌瓜也。予深恐識者笑。故不爲也。北山記聞 ○淤音迂。挈牽入聲

妙湛名思慧。法雲善本之嗣也。記月堂和尚住持臨安淨慈多年。或者謂師行此授受之道最久。門庭之下不見有繼續慧命弟子。寧不辜負妙湛之所托囑乎。月堂意謂續法要當重法。絕法實由輕法也。彼豈知此乎。乃默而不答。他日又重問之。月堂乃曰。我與你說個譬喻。如人種瓜而愛惜之極。正當中夏大熱之時。日正中天而用水澆灌之。足未離瓜之園而瓜已苗萎根爛了也。何故。蓋其愛惜慇心非不勤劬。然而灌澆徒爲實匪時候。不惟無益于助養。而反有害乎根荄。今諸方長老提攜挈持禪衲。不觀其道行德業福慧果內充否。才能器量作爲果廣遠否。此咸不論。只欲迅速出頭爲人。及審識其道德則淫溢穢汙而不堪。詳察其言行則乖違背戾而不當。謂其公正則私邪便佞而

無恥寧不是愛惜學者之太過其分乎如是愛人正如日當中天去灌瓜一般樣也予深恐有見識者恥笑也是這等樣故寧可辜於先師而不敢爲也或人宜可以鑑我之心矣○萎音葦荄音皆

月堂曰黃龍居積翠因病三月不出眞淨宵夜懇禱以至然頂煉臂仰祈陰相黃龍聞之責曰生死固吾分也爾參禪不達理若是眞淨從容對曰叢林可無克文不可無和尙識者謂眞淨敬師重法其誠至此他日必成大器北山記聞

月堂曉學者宜尊師重法說昔黃龍南和尙居住積翠叢林之時因染重病三月之久不愈未出方丈眞淨至子夜潔淨身心懇禱三世諸佛以至頂上剜燈兩臂然香仰祈暗裏陰相福祐黃龍聞眞淨如此乃呵責之曰我之生死本吾之分定也當生任生當死任死爾參禪做甚不通達此個道理若是眞淨從容和緩而對曰叢林之中克文無益於人可以無者和尙開導十方禪衲承佛慧命可一日無耶識者謂眞淨孝敬師承尊重大法其眞誠專篤所以至此他日必竟是成大美器的季而謂世諦中臣損軀以事君子竭力以事父者多矣未見徒之事師如此其專且篤也眞淨可謂出世諦中千古來一人矣

月堂曰黃太史魯直嘗言黃龍南禪師器量深厚不爲事物所遷平生無矯飾門弟子有終身不見其喜怒者雖走使致力之輩一以誠待之故能不動聲氣而起慈明之道非苟然也一本見黃龍石刻

月堂曉主法者當豁達胸襟以誠待人說黃山谷居士嘗言黃龍南公器深叵測量廣有容不爲一切事物之所遷移一生行履總無矯奢修飾之態門下徒弟學人一個個本色老成且不見其有輕喜輕怒者況南公乎雖走作小使効勞儘力之輩亦以誠實念頭待他非得一子地而何所以能不大聲以色而振起慈明圓祖之道豈苟且徒然歟有容量有誠念使之然也

月堂曰建炎已酉上巳日鍾相叛於澧陽文殊導禪師厄於難賊勢既盛其徒逸去師曰禍可避乎卽殺

然處於丈室竟為賊所害無垢居士拔其法語曰夫愛生惡死人之常情惟至人悟其本不生雖生而無所愛達其未嘗滅雖死而無所畏故能臨死生禍患之際而不移其所守師其人乎以師道德節義足以教化叢林垂範後世師名正導眉州丹稜人佛鑒之嗣也一本見廬山岳府惠大師記門

建炎宋高宗年號上巳日三月初三日也鍾相洞庭湖叛賊也澧陽常德府澧州也逸奔也敎果敢也強忍也至到也至人言到地頭的人也月堂曉人處死生禍害之際要有操守主見說建炎己酉三月初三鍾相作亂於澧陽傷殘人民文殊正導禪師厄于難焉師先於建炎三年春日上堂示衆學臨濟終時囑三聖因緣曰正法眼藏瞎驢滅臨濟何曾有此說古今時人皆妄傳不信但看後三月果到後三月賊勢既盛其徒衆欲與師南奔師云學道所以了生死斯禍已及詎可避乎徒衆俱去師即毅然果決處于丈室之中賊至師云速當殺我快汝心意賊舉槊刺之血皆白乳賊驚駭引席竄之而去無垢居士跋其法語曰夫喜愛其生厭惡其死凡人常情惟是到地頭人悟其四大元非有非有誰當此生雖與衆同有此生而了無愛好之心達其五蘊本來空既空誰當此死雖與衆同有此死而了無有畏懼之念故能臨生死禍患交加于其前預知報謝毫髮不爽而總不遷改其所守之志師眞其得道之人乎以師道高德重守節而生仗義而亡足以振起末運風化叢林垂之千載萬年模範後世焉師蓋四川眉州丹稜縣人法名正導佛鑒懃和尚之嗣也學者當知師之道德節義亦應知其所自矣○槊音朔矛也

心聞賁和尚曰衲子因禪致病者多有病在耳目者以瞠眉努目側耳點頭為禪有病在口舌者以顛言倒語胡喝亂喝為禪有病在手足者以進前退後指東劃西為禪有病在心腹者以窮玄究妙超情離見為禪據實而論無非是病惟本色宗師明察幾微日擊而知其會不會入門而辯其到不到然後用一錐一劄脫其廉纖攻其搭滯驗其眞假定其虛實而不

守一方便昧乎變通俾終踏於安樂無事之境而後已矣實錄

心聞名雲賁育王介諶之嗣也瞠直視貌劃剖也剖判分說的意思錐刺也劄宜扎拔也搭滯言凝止不脫灑的意思心聞賁和尙直心直行破學者禪病以顯直指綱宗說衲子因參禪而致病者極多略而言之則有四焉一有病在耳目者則認色塵爲道而瞠眉努目又認聲塵爲道而側耳點頭以爲禪焉二有病在口舌者則認舌爲道而顚言倒語認口爲道而胡喝亂喝以爲禪焉三有病在手足者則認脚爲道而進前三步退後三步認手爲道而指東劃西指西劃東以爲禪焉四有病在心腹者則認蘊心爲道而擬窮玄究妙認空腹爲道而擬超見離情以爲禪焉總此四者據實評論種種謬解無一非病者惟本色本分宗師燭圓明眼洞觀察智知幾知微纔一見而卽知他有見解無見解纔入門而卽知他到地頭不到地頭然後或用一錐刺膏肓病或用一劄截我慢幢或用金剛劍斬斷纏纏或用奮迅機掃除搭滯或用無塵鏡顯眞現假或用無礙辨揀實搗虛而決定不令守于一方便令得無量巧方便決定不令昧乎變通而令得無量巧變通使究竟行到刀兵饑饉水火三災所不及之處空無作無願三解脫之境而後已矣

心聞曰古云千人之秀曰英萬人之英曰傑衲子有智行聞於叢林者豈非近英傑之士邪但能勤而參究去虛取實各得其用則院無大小衆無多寡皆從其化矣昔風穴之白丁藥山之牛欄常公之大梅慈明之荊楚當此之時悠悠之徒若以位貌相求必見而詒之一旦據師席登華座萬指圍繞發明佛祖叔世之光明叢林孰不望風而靡刎前輩皆負瓌偉之材英傑之氣尙能區區於未遇之際含恥忍垢混世同波而若是況降玆者歟烏乎古猶今也此猶彼也若必待藥山風穴而師之千載一遇也若必待大梅慈明而友之百世一出也蓋事有從微而至著功有積小而成大未見不學而有成不修而先達者若悟

此理師可求。友可擇。道可學。德可修。則天下之事何施而不可。古云。知人誠難。聖人所病。況其他乎（與竹菴書）

風穴名延沼。錢塘餘杭劉氏子。南院顒祖之嗣也。白丁地名。地多小人。風穴隱于其間。人無知者。大梅名法常。馬祖之嗣也。悠悠行貌。詒音太。欺詒狂詐也。叔世季世也。靡偃也。矧況也。瓌偉大也。心聞和尚曉學者親師擇友。當積功累行。造道修德。說

夫英傑之士。詎尋常人哉。古謂有千人之秀。美纔教做英士。有萬人之英。才方教做傑士。凡衲子有智慧德行之名。聞播聞于叢林中者。豈不是幾于英才俊秀之士耶。但能精而不已。進而不退。朝如是。參夕如是。究去其虛浮。取其實行。各有智行。得而用之。則又何必論他大院小院。大衆若多若寡。皆自來歸從其所化矣。溯而觀之。昔風穴之未出世也。住於白丁之時。藥山之未出世也。住於牛欄之時。常公之見馬祖。後隱於大梅時。慈明之未應黃公之請也。放意荊楚時。當此之時。尋常途路未到家之輩。詎識之哉。若以位而無位。貌而無貌。以

是相求。必見而欺慢之。忽一日龍天推出。陞寶華座。據無畏牀。千人圍繞。四衆歸依。展母陀羅臂。發大用。開師子王口。明大機。彰顯佛祖季世之光明。諸方法社。誰不望風而偃。如水就下。而莫之止也。矧前聖皆抱負瓌美偉大之英材。千秀萬英之氣槩。尚且碌碌于不得地之際。含容恥辱。忍受垢涗。同流合汚。隨波逐浪。而若是。況降茲以下者歟。烏乎可不感悟槩慕之也乎。古人猶今人也。此時猶彼時也。若必定要待風穴之混俗同塵。藥山之皮膚脫盡。而師之不易。多見千載一遇也。若必定要得大梅之高尚。其志慈明之倜儻不羈而友之。亦難多逢。百世一出也。蓋事有從微細。一法之不明而參究至於法法彰著。無所不明。功有積一念之小善而成念念不斷。至高莫測之大善。未見有一念不積學而欲其善道有成。一法不造詣而欲其自心通達者。若徹悟此個道理。何高師而不可求。何良友而不可擇。何大道而不可學。何德業而不可修。則凡天下一切事事法法。何所施而不可哉。

古云知人誠難聖人且有患不知人之病況非聖哲者乎親師擇友固難而積德累行亦未易易矣心聞曰教外別傳之道至簡至要初無宅說前輩行之不疑守之不易天禧間雪竇以辯博之才美意變弄求新琢巧繼汾陽爲頌古籠絡當世學者宗風由此一變矣逮宣政間圓悟又出已意離之爲碧巖集彼時邁古淳全之士如寧道者死心靈源佛鑒諸老皆莫能迴其說於是新進後生珍重其語朝誦暮習謂之至學莫有悟其非者痛哉學者之心術壞矣紹興初佛日入閩見學者牽之不返日馳月騖浸漬成弊即碎其板闢其說以至祛迷援溺剔繁撥劇摧邪顯正特然而振之衲子稍知其非而不復慕然非佛日高明遠見乘悲願力救末法之弊則叢林大有可畏者矣與張子韶書 下出廣錄○騖音務

天禧宋眞宗年號籠養鳥之籠絡羈馬之絡即羅致學人的意思宣政宋徽宗年號碧巖山名集書名是圓悟勤祖在此山作評唱釋雪竇頌古爲碧巖集也寧道者名道寧演祖之嗣也紹興宋高宗

◈西下疑脫天字

年號佛日即妙喜也閩福建也疾驅曰馳亂馳曰騖騖言放勢已久而難收的意思漬浸也祛却也開也劇甚也心聞曉學者辯評唱之謬以明直指之道說初祖西來直指之旨昔阿難問迦葉世尊傳金襴袈裟外別傳何物迦葉召阿難阿難應諾迦葉云倒却門前刹竿著阿難於言下契證投機名曰教外別傳傳至西二十八祖來東土是爲初祖惟一味以此言下契證投機接續授受臨其丁寧告誡之際則但曰行合乎解解合乎行行解相應名之曰祖初有何說前輩如此行持之而不疑惑抱守之而不遷改迄宋天禧間雪竇顯以辯黠博達之才美資任意變化賣弄求取新鮮琢磨巧妙繼踵汾陽之后而作頌古羅致當代學者宗風由此之故直指而變爲曲指了矣逮宣政間圓悟勤祖又出自已胸襟評論提唱雪竇頌古名爲碧巖集焉彼是時有超今越古淳心全德之士如寧道者死心新靈源淸佛鑒懃諸大老皆不能挽回其說以此之故乍入初學新戒後生如珍如玉

寳重其語朝而誦讀暮而習學謂以爲至極學問莫有人省得以爲不是者痛哉學者之心術如油入麪而不可復救矣紹興初佛日杲和尙入福建見得學者爲評唱所引不肯轉頭日馳月騖如野馬疾驅而難收時浸刻漬如蠱水入喉而成病即碎焚其碧巖集之板非其評唱之謬以至刼開迷雲援拯陷溺剔削繁興撥置危劇打破荊山之石顯出連城之寳卓然而振起之衲子稍稍知道評唱之非而不復更慕倘不是佛日這等高明這等遠見乘四無量悲心十大行願十大智力救斯末法之積弊則叢林安得復有直指之道哉誠有可懼焉者矣佛日可謂有功於斯道不小也

拙菴佛照光和尙初參雪堂於薦福有相者一見而器之謂雪堂曰衆中光上座頭顱方正廣額豐頤七處平滿他日必爲帝王師孝宗皇帝淳熙初召對稱旨留內觀堂七宿待遇優異度越前來賜佛照之名聞於天下記聞 ○顱音盧頤音夷

拙菴佛照名德光大慧杲嗣也顱頭骨額額也頤頷也七處兩手兩足兩肩及項也記佛照光和尙乍入叢林到饒州薦福寺參雪堂和尙時有相者纔一看見而器美之乃謂雪堂曰廣衆之中德光上座頭項方而且正額頷寛而又豐兼上而頂顱中而肩手下而兩足七處平正圓滿異日必竟做國師去在此人相貌已載就了也及宋孝宗即天子位淳熙初召光入對果如上意留在內觀堂中七期始出其欵待覯遇優饒特異如此光歸住育王上又遣人度越前來賜他佛照之號播聞於天下焉此記言福有因果多是修來故有斯相名非苟求也○覯音遘

◈村疑材

拙菴謂虞允文丞相曰大道洞然本無愚智譬如伊呂起於耕漁爲帝王師詎可以智愚階級而能擬哉雖然非大丈夫其孰能與焉與去聲

虞允文丞相字彬甫幼能詩詞有驚人句上命置翘村舘以延天下士爲拙菴乃謂虞丞相選賢之法宜以德取勿以名位取說大道之在天地而稟賦於人也原來空空洞洞本無有愚亦無有智譬

如伊尹耕于有莘之野湯三使聘之拜以爲相又如呂望姜尙釣于磻溪因西伯獵得立爲帝師以二賢觀之豈可以聽智愚拙階梯等級而能比擬之哉雖然如是倘不是這等樣沒量漢具惻隱心備精一道其餘孰爲輕許之焉誠哉取賢當愼輕名位若輕以名位許人則求名者至也賢安在哉

拙菴曰璇野菴常言黃龍南禪師寬厚忠信恭而慈愛量度凝遠博學洽聞常同雲峯悅遊湖湘避雨樹下悅箕踞相對南獨危坐悅瞋目視之曰佛祖妙道不是三家村古廟裏土地作死模樣南稽首謝之危坐愈甚故黃太史魯直稱之曰南公動靜不忘恭敬眞叢林主也幻菴集

箕踞人傲坐形如箕也拙菴曉學人四儀胸臆當以南公爲法說璇野菴嘗言南公寬舒厚重忠實篤信身常恭肅而慈愛一切胸中豁達而凝定深遠博覽學業周洽多聞嘗同雲峯悅公偕行到湖廣湘陰避雨樹下悅公長伸兩足其形似箕相對踞坐南公獨端正一心其形如杌跏趺而坐悅公以友道自任恐南公偏執乃瞋目直視以誚之曰佛祖無上大道豈是執相拘形不明其理可成就耶若執相拘形爲道則三家村裏幷古廟前的石土地俱皆是佛也詎可做恁麼死模樣以爲道耶此亦責善之正理也南公却也是明理而有本據的人見悅公說得當理乃稽首謝之仍復孤危獨坐愈加莊重故太史黃山谷曾稱贊之曰南公不是擔板漢動也如斯靜也如斯是這等樣不忘恭肅敬愼誠可以爲叢林中教化之主也

拙菴曰率身臨衆要以智遣妄除情須先覺背覺合塵則心蒙蔽矣智愚不分則事紊亂矣晝監寺書

拙菴曉人修身利人除妄遣情之理說循順自已本有之理以臨涖廣衆利益於人必竟要有大智慧遣逐無量劫來所積妄想幷現在念念不息情識必竟要預常覺照若違背覺照不求見佛不隨明導而合塵勞則心蒙蔽而不明白矣智慧愚魯君子小人不分淸濁則事事法法差謬紊亂矣

拙菴曰佛鑑住太平高菴充維那高菴齒少氣豪下

視諸方少有可其意者。一日齋時鳴揵。見行者別器置食於佛鑑前。高菴出堂厲聲曰。五百僧善知識作遮般去就。何以範模後學。佛鑑如不聞見。逮下堂詢之。乃水虀菜盋。佛鑑素有脾疾。不食油故。高菴有愧。詣方丈告退。佛鑑曰。維那所言甚當。緣惠懃病乃爾。嘗聞聖人言。以理通諸礙。所食既不優於衆。遂不疑也。維那志氣明遠。他日當柱石宗門。幸勿以此芥蔕。逮佛鑑遷智海。高菴過龍門。後為佛眼之嗣。虀音齎 揵音乾

揵學也。學椎擊之也。揵椎者。鐘板磬魚并引磬。所以起止禮法之節度也。去就猶行止也。柱掌也。支也。柱石者。言掌支法門。安如磐石也。芥蔕小梗也。梗鯁同。直也。世謂謇諤為骨鯁。謂直言難受。如骨之咈咽也。拙菴舉高菴維那氣豪梗直。佛鑒和尚有山海胸襟。說佛鑒主舒州太平時。高菴為維那。高菴的年齒少小。志氣豪壯。下視於人。鮮有稱如他的意者。忽一日過堂喫齋。正鳴揵椎之際。見行者刖様器皿。奉菜食堂頭之前。高菴乃高大其聲曰。千人堂頭。做與麼行止。怎能矜式後學。高菴一時忍俊不禁。只顧理之是。未見事之詳。此所謂也有得也有失者也。太平胸襟如山之高。海之濶。恰似不曾聞見一様。高菴見堂頭顏色不變。乃疑而詢之。行者方知是水虀菜焉。蓋因佛鑒舊有脾胃之病。不喜食油。故別置淡虀菜耳。高菴自愧其錯發此言。乃上方丈辭職。佛鑒乃以愛語三昧調御之曰。維那所言。極甚當理。以惠懃之病故乃如此。曾聞古聖人云。以理通諸礙。今維那以當理之言。通達我所食不强于衆。以聞于大衆。更有何礙。大衆凡所疑者。皆不疑矣。維那志向氣骨。高明廣遠。他日當掌支法席。如磐石之安。有日子在。幸勿以今日之言。而自鯁逆也。及佛鑒遷主智海寺。維那過龍門。遂嗣法于龍門佛眼焉。○鯁音梗。謇諤音蹇噩。咈音佛

拙菴曰。大凡與官員論道酬酢。須是劃去知解。勿令他坐在窠窟裏。直要單明向上一著子。妙喜先師嘗言。士大夫相見。有問即對。無問即不可。又須是個中人始得。此語有補於時。不傷住持之體。切宜思之

拙菴曉住持人接納宰官要存大體說大凡主法者與官員論評此事一酬一酢時須是言中有響句裏藏鋒剗削錣去他的心知意解莫要令他墮在葛藤窠狐疑窟裏唯貴直捷單提撥轉向上關棙這一著子妙喜先師嘗有言未出仕之士及已出仕之大夫相會時凡有所問不可不對若無問又不可勉强應對又須是個中人始可與他說個中話先師此語正有補益於今時不損失主法人的大體切宜深思詳味之毋自輕也

拙菴曰地之美者善養物主之仁者善養士今稱住持者多不以衆人爲心急已所欲惡聞善言好蔽過惡恣行邪行從快一時之意返被小人就其好惡取之則住持之道安得不危乎與洪老書○好惡俱去聲過惡之惡入聲

拙菴曉住持人當善養士以保法門說地土豐腴膏美者必竟能生長好物主人仁愛慈柔者必竟能鞠育好士今之稱住持者多因他沒有仁愛大衆的念頭詎肯以衆人心腸爲自已的心腸耶唯以自已所好爲急務有好善言不愛聽聞凡已過惡極力遮掩凡是邪行任意恣行徒但縱快一時之意返被小人乘其縫罅就他所好所惡任使而取則住持之道一定危也安能長保而不危乎可見主法者宜善養士也○罅罅去聲

拙菴謂野菴曰丞相紫巖居士言妙喜先師平生以道德節義勇敢爲先可親不可疎可近不可迫可殺不可辱居處不淫飲食不溽臨生死禍患視之如無正所謂干將鏌鎁難與爭鋒但虞傷闕耳後如紫巖之言幻菴記聞○溽音肉

淫流蕩也溽恣滋味爲溽溽之言欲也干將是造劍之匠鏌鎁是干將之妻楚王命造劍三年乃成雌雄二劍干將隱雄獻雌王秘匣中時有悲聲以問羣臣臣曰劍有雌雄此雌憶雄耳王怒干將知罪必死藏劍于柱囑妻曰日出北戶南山有松松生石上劍在其中妻後生子眉間赤長成問母父何在母述前事剖柱得劍欲報父讎而不得俄有客曰吾甑山人能爲子報父讎眉間赤曰客何所須客曰但得子頭幷劍以進赤自刎頭與客客得

頭與劍進王王曰大幸客曰願王以油烹此頭三
日不爛客請王視客以劍揮王頭落鼎中兩頭相
嚙客恐亦不勝乃自刎頭助之俄三頭俱爛干將
鏌鎁因此得名比況大慧鋒利的意思虞憂也闕
損也拙菴謂璇野菴言人穎鋒不可太露說張丞
相紫巖居士有言妙喜先師平生唯以正理調其
心正行修其身身端而有節心正而合義勇猛不
屈果敢力行以此六法爲先就如那禮儒行言士
有可親愛而不可劫奪可近狎而不可逼迫可誅
殺而不可淩辱居處不淫濁飲食不滋溽妙喜之
剛毅亦有同於如此者故能臨生死禍害交加于
前看之如無所有一様雖然如是正所謂干將鏌
鎁鋒利太過固難與比竝爭勝但恐有不測之虞
損傷闕壞焉耳後果如紫巖居士之所說其士人
德行剛毅不及大慧者不可以不謹也

拙菴曰野菴住持通人情之始終明叢林之大體嘗
謂予言爲一方主者須擇有志行衲子相與毗贊猶
髮之有梳面之有鑑則利病好醜不可得而隱矣如
慈明得楊岐馬祖得百丈以水投水莫之逆也 幻菴集

拙菴曉住持人要得好人輔助說野菴住持善于
用人盡得人情而有始有終又能明識叢林大方
體裁嘗謂予有云爲一方設化之主須選擇有志
力廣大能攝能行諸菩薩行的衲子相與輔毗贊
助譬如頭髮得梳而紊亂可理面目有鏡而美惡
可知一様則叢林中襍糅利害清濁好歹一一顯
然自不可得而隱匿矣又以正理喩之就如慈明
圓祖之得楊岐會監司馬祖之得百丈海侍者一
般此皆心心相印空合空水投水誰得而違逆之
哉此皆師資得人之實德實效也○糅音柔上聲

拙菴曰末學膚受徒貴耳賤目終莫能究其奧妙故
曰山不厭高中有重巖積翠海不厭深內有四溟九
淵欲究大道要在窮其高深然後可以照燭幽微應
變不窮矣 與覩老書

膚淺也言在皮膚不深也四溟即東西南北四海
也淵止水也水盤旋處爲淵九淵列子鯢旋之潘
爲淵止水之潘爲淵流水之潘爲淵濫水之潘爲

淵沃水之潘爲淵沈水之潘爲淵雍水之潘爲淵
汧水之潘爲淵肥水之潘爲淵是爲九淵拙菴曉
學人欲實爲生死必須討個底蘊說末世學者見
事淺近入耳過眼不肯留心徒或貴耳賤目或貴
目賤耳到底不能窮究其極致故舊有云山不厭
高愈升而愈高若厭其高安知重巖積翠之幽趣
水不厭深愈入而愈深若厭其深安知四溟九淵
之波瀾欲要極盡無上大道須是不厭其高深而
黽勉力行精進不已一定要到至高至深之處然
後可以照徹幽深洞燭隱微而應變無窮矣學者
可不盡心乎○鯢音倪潘音盤氿音癸汧音牽
拙菴謂尤侍郎曰聖賢之意含緩而理明優游而事
顯所用之事不期以速成而許以持久不許以必進
而許以庶幾用是推聖賢之意故能亘萬世而持之
無過失者乃爾幻菴集
亘通也拙菴謂尤延之聖賢道學貴持久說得一
切智之聖行解相應之賢的意旨貴含緩舒遲而
道理明白優游自如而庶事彰顯凡所運用之事
不倉卒期望以速成立而惟許持之久遠不苟且
許其必銳進而惟許其不退差近于道焉用此以
推廣得一切智聖人行解相應賢者意旨所以能
綿亘萬世而持守之保其身業語業意業咸無過
失者乃能如斯耳其他孰許之焉惟聖賢與聖賢
乃能知之也
侍郎尤公曰祖師已前無住持事其後應世行道迫
不得已然居則蓬蓽取蔽風雨食則簞瓢取充饑餒
辛苦憔悴有不堪其憂而王公大人至有願見而不
可得者故其所建立皆磊磊落落驚天動地後世不
然高堂廣厦美衣豐食頤指如意於是波旬之徒始
洋洋然動其心越趄權門搖尾乞憐甚者巧取豪奪
如正晝攫金不復知世間有因果事妙喜此書豈特
爲博山設其拈盡諸方自來習氣不遺毫髮如飲倉
公上池之水洞見肝臟若能信受奉行安用別求佛
法見靈隱石刻○蓽音必瓢音瓢磊雷上聲越音赀趄音疽攫匡入聲
蓬蓬戶也蓽蓽門也織荊爲門俱表儉約而不奢
的意思餒饑也憔憂患也悴憂也磊落魁礌貌又

如轉石自高而下無所阻礙也比況有道者行事縱橫自在的意思頤指言動頤指麾皆如所欲也洋洋盛大貌音義註流蕩之貌宜徉取彷徉徘徊徙倚彷容小人覘覦之狀似近理方與下文貫趦趄行不進貌攫爪持也倉公長桑君敎扁鵲服上池之水三七日視垣墻不隔又盡見人五臟癥結盡得桑君神聖功巧之道餘詳音義侍郎尤延之惜佛道之衰引妙喜書以診庸僧之病說祖師巳前原沒有住持之事其後應化世間流行此理迫不奈何猶未聚衆而閑居獨處則誅茆作戶編荊爲門但取遮障風雨耳日用飯食粗而不精粟僅脫粃但取塡補饑瘡耳辛苦而勤憔悴而慮誠有不堪其憂而國王三公侯伯大人有望仰欲願見而不可得者以此之故或因時建立門庭攝化衆生皆磊磊無礙落落不羈發一言出一令行一事無不驚天動地暨至于今全不合古蓬戶事門而易爲高堂廣廈粗疏脫粟而易爲豐衣美食辛苦憔悴而易爲頤指如意于是俾波旬外道徘徊徙

今之一作其

倚萌動妄想起無厭貪心鑿他墻籬傍人門戶如失家之狗搖頭擺尾乞其憐惜不特此也更有甚焉設巧以取恃豪而奪就如那齊人欲金而衣冠往市至于鬻金之所攫金而去主捕得問曰人皆在此子何攫人金也曰正當攫時不見有人此所謂見財無恥見利忘害這樣人正同乎此那裏更知有因有果生王法死地獄之事以上乃妙喜與博山書言也用此而觀妙喜此書豈特爲博山長老設其拈除十方從來積弊習染不差毫釐正恰于時者也譬如飲桑君上池之水而自已心開意朗自見肺肝亦見他人肺肝一般若信而讀讀而誦誦而受持奉行卽此便是潤焦醍醐上味卽此便是刺除膏肓金鍼也何用別求佛法哉〇肓音荒侍郎尤公謂拙菴曰昔妙喜中興臨濟之道於凋零之秋而性尙謙虛未嘗馳騁見理平生不趨權勢不苟利養嘗曰萬事不可佚豫爲不可奢態持蓋有利於時而便於物者有其過而無其功者若縱之奢佚則不濟矣不肯佩服期言遂爲終身之戒老師昨者

遭遇主上留宿觀堂實爲佛法之幸切冀不倦悲願使進善之塗開明任衆之道益大庶幾後生晚輩不謀近習各懷遠圖豈不爲叢林之利濟乎(然侍者記聞)

中興廢而復興也佚豫安樂也奢侈也態情態猶言做樣子的意思便宜也不肖尤公自謂也侍郎尤公表妙喜謙德以勵拙菴莫倦悲願說昔妙喜屢承詔命數遷大刹中興臨濟之道于凋敗零落之秋而其所稟素性崇淳尙朴謙下自養虛心受善總不仗道馳騁自負見識道理一生以來不趨謟權官勢府不苟求財利奉養嘗言世間萬事宜勤勞爲不可以安樂爲宜儉節持不可以奢態持正有利於今時而順便于事物者不可不知若是有三業不淨之過而無正勤之功者放縱奢侈惟求安逸必不濟矣不肖佩帶服膺此說念念持守以爲一生之戒老師昔日蒙遇聖上殊恩遲留七宿內觀堂誠爲佛祖法門中的福慶更望誨人不倦勤施四無量心廣行四弘誓願使四衆雲歸進善之道寬濶明了而不迷八方響集荷衆之心究竟如空而不隘庶幾乍入後生新戒晚輩各自捨除習染下劣之心各自開發大乘久遠之志如此事不爲法門中大利益大舟楫也乎○響音君

密菴傑和尙曰叢林興衰在於禮法學者美惡在乎俗習使古之人巢居穴處澗飲木食行之於今時則不可也使今之人豐衣文采飯粱嚼肥行之於古時亦不可也安有他哉習不習故夫人朝夕見者爲常必謂天下事正宜如此一旦驅之就彼去此非獨生疑而不信將恐亦不從矣用是觀之人情安於所習駭其未見是其常情又何足怪(與施司諫書)

密菴名咸傑應菴華祖嗣也密菴和尙發明禮法主叢林所習安大衆說叢林之或興或衰必竟何因而致因于禮儀法度之行則興不行則衰耳學者之有美有惡必竟何因而致因于風俗習學之良則美不良則惡耳設使上古之人架巢而居鑽穴而處澗泉而飲木果而食行之于而今時節則可乎決不可也設使而今之人素縑其衣朱繡其采膏粱其味肥膩其口行之于上古時節則可乎

亦不可也安有別樣道理哉在人近習不近習是這個緣故也夫人朝也見夕也見此乃常理人人必謂凡天下事應當如是忽一日强勉驅迫令他舍此趨彼不惟生疑惑而不信向只怕他亦不肯依從矣用此個道理看來人之性情常所習者自然安之而不疑素所未見者瞥然見之而驚異此該是人一定常情不足以爲怪也○嫌音蹇繡音秀

密菴謂悟首座曰叢林中惟浙人輕懦少立子之才器宏大量度淵容志尚端確加以見地穩密他日未易言但自韜晦無露圭角毀方瓦合持以中道勿爲勢利少枉即是不出塵勞而作佛事也與笑菴書

懦弱也韜藏也晦不明也韜晦言當陸沉的意思

密菴勉悟首座宜韜光晦跡務守中道說叢林中惟越人軟弱少能特立今子有根力之才助道之器含宏廣大有溟海之量虛空之度淵納包容志氣高尚身端行確加以見明地理穩實綿密他時一定成個好人未易輕言第宜韜光儉德晦蹟含章不顯所重毋露所長毀圓爲方合方爲圓毋偏一邊務合中道勿妄萌動聲勢利名一毫曲求之心韜即是顯守即是行窮即是通何更用出塵勞而始作得佛事也乎隨寓而安無不裕如也

密菴曰應菴先師嘗言賢不肖相反不得不擇賢者持道德仁義以立身不肖者專勢利詐佞以用事賢者得志必行其所學不肖者處位多擅私心妬賢嫉能嗜慾苟財靡所不至是故得賢則叢林興用不肖則廢有一于斯必不能安靜見岳和尚書○妬都去聲

嫉妬害賢曰嫉害色曰妬密菴和尚曉岳長老當具擇法眼識君子小人說應菴先師嘗言有德君子無德小人兩相違反不可不揀賢智君子惟常守此遍通之道濟衆之德如慈之仁當理之義以成立此身不肖小人惟專務此恃仗權勢欺取財利詭詐其行便佞其口以用行已事賢德君子若得遂其志向必行其所守之學專利于人不法小人一處高位多自擅主一已私心妬害賢人嫉忌能士口貪意邪身循財利三毒十惡無所不爲是

34

怨疑怨

故得賢人則法社自興用一愚人則法社必廢這樣小人詎可令有一于此哉若其有一擾攪大衆必竟不得安靜何也衆君子成之不足一小人壞之有餘也

密菴曰住持有三莫事繁莫懼無事莫尋是非莫辯住持人達此三事則不被外物所惑矣 慧侍者記聞

莫不可也密菴和尚謹住持人要達三莫之理說住持有三不可一凡百事冗繁堆堆疊疊打屏不開不可懼他二凡沒得事務淸淸淨淨恬然自定不可尋他三凡是非到來好好歹歹一切任之不可辯他住持人通達此三不可之事理者則自然不被外物之所感亂而我自有一定主宰矣

密菴曰衲子履行傾邪素有不善之迹者叢林互知此不足疾惟衆人謂之賢而內實不肖者誠可疾也

密菴曉人當深知險惡小人難得辯識說衲子尋常行履不莊端莊正直原有惡迹之人廣衆盡知此人不足疾憾他惟是人人都說他是個好人而心中險于山川念念不肖這樣人誠可疾惡也

密菴謂水菴曰人有毀辱當順受之詎可輕聽聲言妄陳管見大率便佞有類邪巧多方懷險詖者好逞私心起猜忌者偏廢公議蓋此輩趨向狹促所見暗短固以自異爲不羣以沮議爲出衆然既知我所用終是而毀謗固自在彼久而自明不須別白亦不必主我之是而訐觸於人則庶可以爲林下人也

管見小見也險詖不平之言也猜忌疑怨也沮止也訐斥人隱惡攻人陰私密菴和尙與水菴書人要以忍辱修德爲主說設人有毀謗詈于我者當順人之意而忍受之不可纔觸衰風被他搖撼而妄陳小見恐傷法體大率便佞之人必有儻類邪巧之輩心術多端胸懷不平者好逞自己一偏之私心起生疑怨者偏廢衆人公道之議論蓋這樣人之所趨向狹小促隘其所見處暗昧短淺固執己見與人不同爲出乎其類也剛愎自用專沮僉議爲拔乎其萃焉倘然既知我所運用者必竟爲是而毀訾謗辱者本自在彼是非經久不辯自明何須勉强分皂別白更不必堅强主定自家個

是而攻訐他短觸發人私但自堅正其體平等其心則刀割香塗不生嗔喜庶幾為林下一人也

自得輝和尚曰大凡衲子誠而向正雖愚亦可用佞而懷邪雖智終為害大率林下人操心不正雖有才能而終不可立矣

自得輝名慧輝天童正覺嗣也自得和尚與簡堂書凡用人貴端正說大凡衲子胸中誠慤而所趨端正雖愚魯鈍拙亦是可用的若是口頭便佞而心中私邪雖聰明黠慧畢竟是作孽的總而言之林下人操心一定要端正若不端正縱有才力能幹而到底不可成立矣

自得曰大智禪師特剏清規扶救末法比丘不正之弊由是前賢遵承拳拳奉行有教化有條理有始終紹興之末叢林尚有老成者能守典刑不敢斯須而去左右近年以來失其宗緒綱不綱紀不紀雖有綱紀安得而正諸故曰舉一綱則衆目張弛一機則萬事隳殆乎綱紀不振叢林不興惟古人體本以正末但憂法度之不嚴不憂學者之失所其所正在於公今諸方主者以私混公以末正本上者苟利不以道下者賊利不以義上下謬亂賓主混淆安得衲子向正而叢林之興乎隳音灰

弛者弛廢不遵禮度也隳毀也賊貪也自得和尚與尤侍郎書論法門之興全在行禮法說大智和尚特剏清規者何蓋謂維持援救末法來比丘等不端正之積弊也由是前有德業者遵依承戴拳拳服膺佩奉修行上不失大體而有教化下不失廼職而有條理在先者如是開張而有始在後者亦如是依行而有終宋紹興末法社之中尚猶有老成練達之士能兢兢業業持守先聖典刑不敢頃刻弛廢而舍離左右近年以來一時不如一時一世不如一世失其綱宗紀緒主法之綱全無而不成綱衆理之紀盡棄而不成紀縱使再有大智的禮法烏可得而整勅之故所以說主法者能舉一綱則衆人之條目自然施張若主法者懈弛一機則事事法法亦隨之而隳頹寧不危乎綱紀典刑顛覆而不振揚也叢林利竿倒地而不興起也

惟是古人身體力行正其根本枝末自然亦隨之而端正但恐法制禁令之不得嚴厲不慮後昆晚進之不得其所其所以正之者在何在于公平正直而不私心偏邪今諸方主法者全是以私心而廢公議假公事以濟私情顚倒參差反本還末上者苟求利養違道以干譽下者阿諛取容貪利以失義上驕奢下侮瀆而謬亂矣賓嫌疑主嫉惡而混淆焉如此豈得衲子趨向正道而叢林永久興盛也乎予以爲必不得也

自得曰良玉未剖瓦石無異名驥未馳駑駘相雜逮其剖而瑩之馳而試之則玉石駑驥分矣夫衲子之賢德而未用也混於稠人之中竟何辯別要在高明之士以公論擧之任以職事驗以才能責以成務則與庸流迥然不同矣瑩音榮

自得和尙與或菴書當善擧賢任能說無瑕良玉未曾剖判之時誠然與瓦石有何分別遺風名驥未曾馳試之時誠然與駑駘混雜有何分別及其石剖而玉瑩馬馳而驥識則玉是玉石是石駑是駑驥是驥卽自分明矣夫衲子之有賢才有德行而未發用者混雜于廣衆之間究竟莫能辯別孰好孰歹責在高明遠見之哲人以公正議論而擧揚之專任以當道職事勘驗其才力智能委責以必成事務則衆機理而萬化行一德孚而明良會與庸流之類迥然不同矣所以瓦石駑駘剖試而玉驥自現賢才一擧而庶事必康也○駑駘音奴台

或菴體和尙初參此菴元布袋於天台護國因上堂擧龐馬還佛頌至此是還佛場之句此菴喝之或菴大悟有投機頌曰商量極處見題目途路窮邊入試場拈起毫端風雨快遮回不作探花郞自此匿迹天台丞相錢公慕其爲人乃以天封招提勉令應世或菴聞之曰我不解懸羊頭賣狗肉也卽宵遁去

或菴名□體護國景元之嗣也布袋此菴混名也丞相錢公名相祖字象先問道於或菴也解會也遁隱遯也記或菴體和尙初參此菴元布袋子天台護國寺之時因元和尙上堂擧龐居士問馬祖

不與萬法爲侶者是甚麼人祖云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即向汝道士于言下大悟呈偈云十方同聚會個個學無爲此是選佛場元和尙學至此意謂主考已出棘門已開丹霞學子胡爲不入乃衝口一喝如探竿影草而誘致之或菴猶如陶家挂壁之梭長房葛陂之杖得震得地即乃變化升騰而去不覺于此喝下大悟此所謂因風吹火費力不多也遂乃呈投機頌曰商量極處見題目眼花不少途路窮邊入試場墮坑落壍拈起毫端風雨快莫妄想這回不作探花郞有主考在自此投機得法之後守道義惜名節而嘉遯入天台爲丞相錢象先心中愛慕高其爲人乃以天封寺常住請他出世化導衆生或菴聞得錢公來請乃笑曰我不會做假外面彰顯羊頭以欺人而內案所賣者實狗肉也即自鞏固其志不爲天封名位所惑而宵遯去矣

乾道初瞎堂住國淸因見或菴讚圓通像曰不依本分惱亂衆生瞻之仰之有眼如盲長安風月貫今昔那個男兒摸壁行瞎堂驚喜曰不謂此菴有此兒即◆遍索之遂得於江心固於稠人中請充第一座（天台野錄）

◆即一作耶

乾道宋孝宗年號瞎堂靈隱住持名慧遠圓悟勤祖嗣也記乾道初瞎堂住國淸寺之時因見或菴讚觀音菩薩畫像云不依本分大巧若拙也惱亂衆生大仁不仁也瞻之仰之注望而心慕也有眼如盲圓通之像或男或女或威或慈瞻仰之者雖然有眼覷之恐有所不及寧不如盲耶長安帝都遐邇歸赴風景月色貫古通今盡世黠慧者只知以此爲樂地耳是那一個男子漢大丈夫肯向這壁頭上捫摸行持若肯向此捫摸行持管取與圓通大士同一眼見同一耳聞去在瞎堂一見此讚且驚且喜曰不意此菴有此好兒肖之子耶即遍尋求之遂得于焦山就于廣衆中請充補人天首座以爲後昆眼目焉

或菴乾道初翩然訪瞎堂於虎丘姑蘇道俗聞其高風即詣郡學請住城中覺報或菴聞之曰此菴先師囑我他日逢老壽止今若合符契矣遂欣然應命蓋

覺報舊名老壽菴也虎丘記聞

記或菴乾道之初訪候瞎堂遠和尚於虎丘姑蘇緇而道人素而士庶聞或菴高操之風卽詣通郡守迎請住持城中覺報寺或菴聞之喜曰此菴先師囑我他時異日時節到來逢老壽止今日之請正與先師之囑若竹符相契合矣遂欣欣然而臨應蘇城郡守幷緇素等人之命蓋覺報寺當時原名老壽菴也至人識囑不爽如是

或菴入院後施主請小參曰道常然而不渝事有弊而必變昔江西南嶽諸祖若稽古爲訓考其當否持以中道務合人心以悟爲則所以素風凌然逮今未泯若約衲僧門下言前薦得屈我宗風句下分明沈埋佛祖雖然如是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由是緇素喜所未聞歸者如市語錄異此

記或菴入老壽院後士夫請小參曰聖賢之道綿亘十方而不易貫通三世而不改世間之事士趨于名而必求民趨于利而必貪以此弊故而聖賢之道變也昔江西馬祖南嶽石頭諸祖惟稽考往古而成訓誡驗其可否以定綱宗持守中道不偏不倚直指人心只教自悟所以淳素之風凛然猶在從古至今綿綿未泯至于衲僧門下未開口之先薦得此理猶爲屈辱我的宗風言句之下了了分明早已無端淪沒佛祖雖爾人人本具各各現成也必竟要眞踐實履行到那水也窮山也盡之處全身放下兩眼大開看看風從何來雲從何起一定有個來由也因此之故緇流慶悅士庶騰懽喜聞希有四衆來歸就如鬧市一樣

或菴旣領住持士庶翕然來歸衲子傳至虎丘瞎堂曰遮個山鑾杜拗子故拍盲禪治你那一隊野狐精或菴聞之以偈答曰山鑾杜拗得能憎領衆匡徒似不曾越格倒拈苕帚柄拍盲禪治野狐僧瞎堂笑而已記聞○拗于敎切

翕聚也杜拗不依軌轍曰杜不順人情曰拗拍揞也言自不能行揞人肩而行也隊羣也匡正也記或菴旣領老壽住持士庶競進翕然而來歸依者衆有人傳說到虎丘瞎堂聞得乃喜而戲言曰這

個山蠻杜拗子。不通人情。不曉禮法。恁他放拍盲禪。只好治你們一夥野狐精耳。濟得甚事。這樣說話。教做格外之談。全不在言句上。雖曰戲謔。其實乃稱贊羨美他的好處。或菴聞之。以偈答于虎丘曰。山蠻杜拗得能憎。有人嫌在領衆匡徒。似不曾圭角。已露越格。倒拈苕帚柄。放下著拍盲禪。治野狐。僧師子吼時。芳草綠。瞎堂笑而已。象王行處落花紅。季而拖藁至此。問傍僧云。且道判著判不著。傍僧乃笑。師云。眞師子兒。善能哮吼

或菴謂侍郎曾公逮曰。學道之要。如衡石之定物。持其平而已。偏重可乎。推前近後。其偏一也。明此可學道矣。見曾公書

或菴謂侍郎曾公逮。學道要持平。說造詣此道之極要。譬如天平衡石之較一切物輕重一般。惟是持其平準而已。偏于重的一邊可乎。不惟輕不得較。就是重亦不得而較之。也偏于輕也是一樣。前也不可。後也不可。其偏也是一樣。明此持平之理者。可以爲眞正學道之人矣

或菴曰。道德乃叢林之本。衲子乃道德之本。住持人棄厭衲子。是忘道德也。道德既忘。將何以修教化。整叢林。誘來學。古人體本以正末。憂道德之不行。不憂叢林之失所。故曰。叢林保於衲子。衲子保於道德。住持無道德。則叢林廢矣

或菴與簡堂書。見王法人當知叢林根本。說空無作無相之道。布施愛語利同之德。乃叢林之根本。英人哲士。又乃道德之根本。主法人若厭棄英哲之士。則是忘失三脫四攝之德道也。三脫四攝之道德既是忘失。將甚麼去興揚法道。利度衆生。整頓叢林。誘引後輩。古人惟是體認根本。以正枝末。只憂慮的是三脫道四攝德之不行。不憂慮叢林之得所不得所。故所以說叢林保護衲子。衲子保護道德。兩相保也。主法人詎可無三脫四攝之道德耶。無則叢林必廢無疑矣

或菴曰。夫爲善知識。要在知賢。不在自賢。故傷賢者愚。蔽賢者暗。嫉賢者短。得一身之榮。不如得一世之名。得一世之名。不如得一賢衲子。使後學有師。叢林

有主也與圓極書

或菴曉爲知識者貴得賢人說夫傳道之人先要認得有德好人爲第一義不在只圖自家個好也故所以說傷賢的人教做愚蠢之人蔽賢人的人教做暗昧之人嫉賢人之人教做短淺之人倘得一身之榮顯不及得一生之美名更美也得一生之美名又不如得一明心見性有道有德的賢衲子更爲嘉美也何也使後來學者有眞師承叢林有眞主法也故善知識貴得賢矣

或菴遷焦山之三載寔淳熙六年八月四日也先示微恙即手書并硯一隻別郡守侍郎曾公逮至中夜化去公以偈悼之曰翩翩隻履逐西風一物渾無布袋中留下陶泓將底用老夫無筆判虛空 行狀○泓胡盲切

悼哀傷也陶泓硯名也底何也記或菴再遷焦山幾三載正是宋淳熙六年八月朔四日也將入滅預示微疾即親手作書并硯使人通書辭潤州曾公逮侍郎至子夜告衆跏趺而逝及次早曾公至見已化去乃作偈傷悼之曰翩翩隻履逐西風比況如同達磨隻履翩翩西逝一般也一物渾無布袋中直言焦山脫謝乾蟲皮袋子中了無一物也留下陶泓將底用言焦山臨行遺留此硯與我將作何用也老夫無筆判虛空此曾公自謂我老夫無筆空拳赤手焦山末後光明蓋天蓋地如同虛空一般不可思議誠難判斷也李而謂或菴始從此菴喝下悟入隱跡天台錢象先勉應天封宵夜遁去瞎堂得之江心應緣符于老壽領衆拈香帚隻硯別曾公誠哉越格衲僧可謂頭正尾正也

瞎堂遠和尙謂或菴曰人之才器自有大小誠不可教故楮小者不可懷大綆短者不可汲深鵾鵂夜撮蚤察秋毫晝出瞋目之不見丘山蓋分定也昔靜南堂傳東山之道顯悟幽奧深切著明逮應世住持所至不振圓悟先師歸蜀同範和尙訪之大隨見靜率略凡百弛廢先師終不問回至中路範曰靜與公爲同參道友無一言啓廸之何也先師曰應世臨衆要在法令爲先法令之行在其智能能與不能以其素分豈可教也範頷之 虎丘記聞○鵾音管 鵂音休 撮竄入聲

楮穀木也皮可紙綆井繩也楮小綆短言才小器淺的意思鵙鶹怪鳥也晝無所見夜出嘬蚊言見小的意思靜南堂名元靜東山演祖嗣也顯錐鋩也顯悟言脫穎而出的意思記晦堂遠和尚謂或菴應世才器要遠大更又要以法令爲先說人之才力器量本自也有大的也有小的誠不可教誠者故楮紙之小者豈可懷裏大物綆索之短者怎能汲得深泉鵙鶹怪鳥夜能嘬取蚊蚤明察秋毫之末至于日出白晝大瞋兩目而不見眼前丘山此非不可教之素分而何拘理如是也昔南堂元靜見東山演祖會盡古今公案脫悟超邁洞達幽奧精深切當彰著明了祖印之曰諸方關楗無逃子掌握矣及其出現世間所到不能振起圓悟先師自南還歸成都同範和尚相訪于大隨山中見靜草率忽略凡叢林規矩盡該弛廢先師知其才器如此究竟不吐一言回至中途範問先師云靜與公爲同門契分共師五祖之道故相友于者怎不吐露一言啓發謹廸之何也先師答範和尚曰

夫出世利生以臨廣衆貴在以法度禁令爲先務法令所施又要以智慧爲前矛才能爲殿後智先能後所以成始而成終也今靜能終不能終是其他之素性分定使然他非不知乃不能行也我安得而教之哉範會其不啓廸之故乃默而識之○

嘬叙去聲

晦堂曰學道之士要先正其心然後可以正已正物其心既正則萬物定矣未聞心治而身亂者佛祖之教由內及外自近至遠聲色惑於外四肢之疾也妄情發於內心腹之疾也未見心正而不能治物身正而不能化人蓋一心爲根本萬物爲枝葉根本壯實枝葉榮茂根本枯悴枝葉夭折善學道者先治內以敵外不貪外以害內故導物要在清心正人固先正已心正已立而萬物不從化者未之有也

瞠堂與顏侍郎書學道貴正心正身說專務此理的人先要洗滌自已之心令無一毫染污然後可以正已而正乎人自已心正不妄與自已身正不偏則事事法法咸安定而不亂矣未聞心理而身

不治者諸佛諸祖之教法先由內一心而後外及一身自目前咫尺而以達于千里六塵聲色利養惑亂于外此乃四肢之外疾也三毒妄想情慮陡發于內此乃心腹之內疾也未見有心不邪曲而百物不治身體端莊而人不來歸化者葢一心爲人主宰猶木之有根荄本幹衆物爲枝枝葉葉一様根荄本幹既然壯實則枝枝葉葉自然榮茂盛美若是根荄枯乾本幹憔悴枝枝葉葉一定凋傷敗落若能專務此理的人全是先修治一心妄想以抵敵六塵聲色不貪愛六塵以戕害一心所以利物指迷實在清淨一心規正于人本先規正自已心既端正而萬人一心已既成立而百物條理有不從其教化者耶斷斷乎未之有也

簡堂機和尚住番陽莞山僅二十載羹藜飯黍若絶意於榮達嘗下山聞路旁哀泣聲簡堂惻然逮詢之一家寒疾僅亡兩口貧無斂具特就市貸棺葬之鄉人感歎不已侍郎李公謂士大夫曰吾鄉機老有道衲子也加以慈惠及物莞山安能久處乎會樞密汪宣撫諸路達於九江郡守林公虛圓通法席迎之簡堂聞命乃曰吾道之行矣即欣然曳杖而來登座說法曰圓通不開生藥鋪單單只賣死貓頭不知那個無思算喫著通身冷汗流緇素驚異法席因茲大振

簡堂名行機護國景元之嗣也番陽饒州鄱陽縣也莞山地名藜落藜也小可食大可杖斂具指棺槨說貸賒借也樞密都察院也宣撫巡按也死貓頭公案也僧問曹山世間何物最貴山云死貓頭最貴記簡堂和尚在鄱陽莞山之時且廿年之久羹用藜藿飯用黍粟似若絶念于世間不求通達于當路嘗下山聞得路旁人家有哀泣之聲簡堂慈心三昧忽然現前乃躬躡憐而問之答言時因寒病且死兩人家中窘極無收斂之棺具堂乃就市貸借棺具埋葬之彼一鄉之人無不感服稱贊不止侍郎李春年遍告諸未仕之士及已仕大夫而言之曰吾鄉機和尚誠然有道的衲子也加以有惻隱之慈周急之惠以及于人莞山狹小詎可長久稽遲以處此乎暨宋南渡後值明遠汪察院

宣通諸郡道路達之于九江府郡守林公叔達遂虔圓通禪院以迎請之出世簡堂聞請乃曰吾道之行矣自知時至即欣然不辭而來當入院日緇素士夫請登座說法曰圓通不開生藥舖不以小乘法濟度于衆生也單單只賣死貓頭惟此一事實餘二則非眞也不知那個無思算惟身語意業無過失者始能懸崖撒手自肯承當也喫著通身冷汗流絶後再甦欺君不得也緇而衲僧素而士庶聞者莫不驚奇歎異法化因茲而大振起之焉韜光蓄德時至理彰是這等樣後學之則也

簡堂曰古者修身治心則與人共其道興事立業則與人共其功道成功著則與人共其名所以道無不明功無不成名無不榮今人則不然專己之道惟恐人之勝於己又不能從善務義以自廣也專己之功不欲他人有之又不能任賢與能以自大也專己之名不與他人共之又不能謙光導物以自達也是故道不免於蔽功不免於損名不免於辱此古今學者之大分也

簡堂曉學者當識大體公分說古之學者紮制其身調伏其心已既曉了則與人說公共其道而不自私焉事既興隆業已樹立非我獨辦則必衆力公共其功而不自居焉道既成就功亦彰著既有此譽則必讓人公共其名而不自處焉是故道不獨明而無一人不明功不獨成而無一人不成名不獨榮而無一人不榮今之學者則不然縱使學道專務自利不肯利人惟怕人知勝過于已又不肯虛心受善扣長勵短務合時宜以自廣潤也設使立功專務掩人以為已有不喜他人半點有之又不能卑心下賢任能贊佑溫厚和平以自寛大也設使名遂專務自顯不與人共見人有譽反不歡喜又不能謙恭蓄德和光同塵導引愚迷以自通達也所以道本求明而反自蔽功本求成而反自損名本求榮而反自辱此兩者乃古今學者不易之大體公分也

簡堂曰學道猶如種樹方榮而伐之可以給樵薪將盛而伐之可以作榱桷稍壯而伐之可以充楹枋老

大而伐之可以爲梁棟得非取功遠而其利大乎所以古之人惟其道固大而不狹其志遠奥而不近其言崇高而不卑雖適時齟齬窮於饑寒殆亡丘壑以其遺風餘烈亘百千年後人猶以爲法而傳之鄉使狹道苟容邇志求合卑言事勢其利止榮於一身安有餘澤溥及於後世哉榱音催桷音覺齟音阻齬音語

榱桷周曰榱齊曰桷卽椽也楹柱也枋枅枋也梁棟屋脊柱曰棟負棟者梁齟齬齒一前一却齟齬不相值也比坎坷之意溥廣也簡堂與李侍郎書言學道貴深蓄厚養說學道工夫譬如蒔種樹木纔正榮長而砍伐之但可以供給樵薪備炊爨之用將茂盛而斫伐之亦可以作造榱桷備蓋苫之用稍壯固而斫伐之又可以充具楹枋備裝修之用至于老大而斫伐之更可以堪爲梁棟備殿閣之用學道工夫正類乎此豈不是取功力久遠而其利益倍大乎是這個緣故古之人其于當然之理也又堅固又廣大而不窄狹其心之所之也又永遠又深奥而不淺近其出示言詞也又崇重又孤高而不卑小雖所遭時勢坎坷窘于凍餒危殆死于山林丘壑以其遺留道風餘饒芳烈亘古亘今遞百千年後來之人猶以爲矜式而流傳之鄉使古人窄狹其道苟且取容淺近其志阿諛求合卑小其言趨權事勢其利益只榮耀于一身或恐不足安有廣大恩澤普徧及于千萬世之後哉所以道貴蓄養也

簡堂淳熙五年四月自天台景星巖再赴隱靜給事吳公佚老于休休堂和淵明詩十三篇送行其一曰我自歸林下已與世相疎賴有善知識時能過我廬伴我說道話愛我讀佛書既爲巖上去我亦爲膏車便欲展我鉢隨師同飯蔬脫此塵俗累長與巖石居此巖固高矣卓出山海圖若比吾師高此巖還不如

記簡堂和尚宋淳熙五年四月自天台山景星巖再赴隱靜寺之請時芾公吳給事致仕逸老於休休堂賡和五柳先生陶淵明詩一十三首以與簡堂和尚送行其一曰我從致仕來休歸山林下已與世間事利祿相疎遠今幸簡師時時而來過我

草廬不我遐棄或時同我說道中之話更又喜我讀釋家之書有時師歸巖上我亦備辦膏車油鹽茶米我展我鉢雖與師不同所食蔬餐與師不異到此明知塵勞俗事盡謝而無繫累但願恒久居此巖石間耳此巖原本高妙迥然拔出地輿河圖之上若將比我簡師道德的高妙處此巖還不及他也○芾音費

我生山窟裏四面是孱顏有巖號景星欲到知幾年今始信奇絕一覽小衆山更得師爲主二妙未易言

孱顏山高貌二言我生長老山阿窟之中東南西北俱是孱顏高山中有一巖名曰景星欲到之心已多年矣今日到來方見此巖奇絕之極垂眸遠眺羣山俱下也更得簡師爲此山之主人山妙人妙豈易以言盡之哉○孱音潺

我家湖山上觸目是林丘若比茲山秀培塿固難儔雲山千里見泉石四時流我今纔一到已勝五湖遊

丘阜也培塿小阜也儔侶也三言我家宅構居湖山之上眼到之處盡是林木丘山設比此山秀麗我那培塿小阜本難侶幷耳此山白雲千里外見何其高也此巖清泉四時不斷何其遠焉昔日五湖遊覽將謂無及孰知今一乍到早已超勝多矣

我年七十五木末挂殘陽縱使身未逝亦能豈久長尙冀林間住與師共末光孤雲俄暫出遠近駭蒼黃

蒼黃怱遽貌四言我之年已七十五矣如近木梢之餘光將入于地設使身形未死亦斷不能久遠留存尤冀望林間住者何欲與師共樂晚年耳師之此行如孤雲野鶴聊暫出入遐邇士庶驚其未見必定蒼黃窘急也

愛山端有素拘俗亦可憐昨守當塗郡不識隱靜山羨師來又去愧我復何言倘期無久住歸送我殘年

拘執也五言喜愛山巖本乎情素執拘俗染誠可矜憐昔日嘗管宦海安知今日隱靜山中之高妙哉猶所羨美者師飄然而來又飄然而去愧我無言可贈只望無久住于彼速速來歸送我死耳

師心如死灰形亦如稿木胡爲衲子歸似響答空谷顧我塵垢身正待醍醐浴更願張佛燈爲我代明燭

六言以我推師之心心無其心如死灰一樣更覩其形形無其形如枯木一般以何緣故爲衲子之所趣歸因他胸中空豁豁地猶響應空谷耳願我塵勞垢穢之身正待師之醍醐以爲我沐浴見不出色之眼更願張佛之慧燈以爲我作智燭也

扶疎巖上樹入夏總成陰幾年荊棘地一旦成叢林我方與衲子共聽海潮音人生多聚散離別忽驚心

扶疎枝葉茂盛也七言巖林密茂到夏月來總成一片清涼棘刺荊榛入能仁手盡化爲選佛場地當斯時也我方出岫與諸禪人共聽海上潮汐之音不憶忽來隱靜之請我自嗟人生聚散雖是常理而喜相逢怕離別之情不由人不忽地驚心也

我與師來往歲月雖未長相看成二老風流亦異常師晏坐巖上我方爲聚糧倘師能早歸此樂猶未央

央盡也八言我與師乍相往來時節雖未久長兩眼相覷固實兩個老人而彼此風流誠亦不同乎常輩師晏坐巖上善說般若也我方爲聚糧食輪先轉爲倘師此去誠能早歸此等樂景猶未盡也

紛紛學禪者腰包競奔走纔能說葛藤擬意便自負求其道德尊如師蓋希有願傳上乘人永光臨濟後

九言四方紛紛紜紜學禪之輩腰包頂笠往來奔走口頭上學得些少葛藤意地下便人我自負求道全德備如簡師一般者蓋希有矣惟願師之道傳於大乘根器之人俾使永遠不絕以光顯臨濟之道於後世焉〇負上聲

吾邑多緇徒浩浩若雲海大機久已亡頗有小機在仍更與一岑絕全兩無悔堂堂二老禪海內共期待

大機號重機名明眞玄沙師備之嗣也小機卽簡堂行機一岑卽圓極岑也堂堂盛也十言鄉邑中染衣之輩甚多漫漫浩浩如雲如海天寧大機雖久已亡頗有小機而今現在況復又有岑公乃是純一全德之人並無過悔者二老道風堂堂大盛四海之內共相期望焉非泛泛者比矣

古無住持事但只傳法旨有能悟色空便可超生死庸僧昧本來豈識西歸履買帖坐禪牀佛法將何恃

庸僧卽尋常粥飯之流也西歸履達磨御葬熊耳

魏武帝使宋雲西域回遇師葱嶺手攜隻履雲問何往師云西天去雲歸告帝帝令起壙唯空棺隻履在耳十一言上古原來無住持之事惟只傳受佛法宗旨若果有能實悟色空之理者便可以超越生死也庸僧暗昧自已本有之道豈識初祖遺留之履哉時衰道喪法出奸生買帖坐禪佛法至此替之極矣將何恃賴乎

僧中有高僧士亦有高士我雖不爲高心麤能知止師是個中人特患不爲爾何幸我與師俱是鄰家子麤略也十二言佛法僧中實在也有高僧吾儒士中實在也有高士我雖不是高士我心大略也能知止何況師乎師是道中有德完人佛也不愛做在特患不屈尊就卑捨珍着垢耳我不審何修而有斯慶我與師生同鄰隱同山道同樂也

師本窮和尙我亦窮秀才忍窮心已徹老肯不歸來今師雖暫別泉石莫相猜應緣聊復我師豈有心哉猜疑也忌也復往來行故道也後我字悞疑是爾字十三言師能固守斯窮是個窮和尙我亦固守斯窮是個窮秀才甘窮之心彼此已徹師老我老寧不歸歟今師與我雖暫分別流泉止石本無疑猜此個應緣不過聊且往來焉爾師豈是有心要如此也哉理學名儒道德高僧于此可見

◎理字原本不明或似理

給事吳公謂簡堂曰古人灰心泯智于千巖萬壑之間澗飮木食若絕意於功名而一旦奉紫泥之詔韜光匿迹於負舂賤役之下初無念於榮達而卒當傳燈之列故得之於無心則其道大其德宏計之於有求則其名卑其志狹惟師度量凝遠繼踵古人乃能棲遲於莞山一十七年遂成叢林艮器今之衲子內無所守外逐紛華小遠謀無大體故不能扶助宗教所以不逮師遠矣高侍者記聞

紫黑赤色紫泥卽印詔書赤土也卒終也給事吳公贊美簡堂能深蓄厚養致使譽播天涯說上古隱士死灰其心泯滅其智深入於千巖萬壑之中渴飮巖泉饑餐木果何嘗有意於功名利祿哉而一旦之間不意而得奉天子紫泥之詔命叢林哲人韜藏其光隱匿其跡陸沉於負舂賤役之下曷

常有念於榮名達道而卒爾言下投機承當傳燈之列咸皆得之無心故其證道光大德行宏遠設使計之于有願求之心而得則其名卑而不高其志狹而不廣惟師智度淵深才量豁達凝神鎭靜遠識無方庶克繼續慧命踵襲古人乃得棲息遲留于鄱陽莞山一十七年之久甘守節操遂成法門柱石今之禪人觀其內無實德而不操修外無涵養而競名利宗社遠謀而不圖教門大體而不習所以不能繼持大法不及簡堂師遠矣

簡堂曰夫人常情罕能無惑大抵蔽于所信阻于所疑忽于所輕溺于所愛信既偏則聽言不考其實遂有過當之言疑既甚則雖實而不聽其言遂有失實之聽輕其人則遺其可重之事愛其事則存其可棄之人斯皆苟縱私懷不稽道理遂忘佛祖之道失叢林之心故常情之所輕乃聖賢之所重古德云謀遠者先驗其近務大者必謹於微將在博采而審用其中固不在慕高而好異也

簡堂與吳給事書兼示人知所重而莫爲情所惑說夫人日用尋常觸境動情少有不被其所惑者大凡被惑有四一或聞言入耳不審障于所信二或見事欲爲不爲滯于所疑三或于人情存我慢略于所輕四或于物極意營求醉于所愛設我耳中聽信既不端正則聽言必意不稽考其理之實與不實遂有過不及之言其惑一也設我心中猜疑彼人太甚則雖彼人所說極當理也是不肯聽他的因此有失實之聽其惑二也設我輕忽彼人則有可尊之事亦必遺棄而不見用其惑三也設我愛好其事則有可當棄之人亦必存留而反用之其惑四也此四者皆苟且放縱私情鄙懷不考公正義理遂遺忘佛祖之大道乖違大衆心腸所以謂尋常人情之所輕略者乃是古聖先賢之所崇重古德有云欲圖謀熟計于遠者先勘驗其近小之作欲專務用力于大者必謹愼于隱微之時且在博采廣覽而審諦運用于中本不在捨近取遠而慕高厭常悅恠而好異也

簡堂淸明坦夷慈惠及物衲子稍有詿誤蔽護保惜

以成其德嘗言人誰無過在改之為美住鄱陽莞山日適值隆冬雨雪連作饘粥不繼師如不聞見故有頌曰地爐無火客囊空雪似楊花落歲窮衲被蒙頭燒榾柮不知身在寂寥中平生以道自適不急于榮名赴廬山圓通請日拄杖草履而已見者色莊意解九江郡守林公叔達目之曰此佛法中津梁也由是名重四方其去就眞得前輩體格歿之日雖走使致力為之涕下詿音卦饘音旃榾音骨柮敦入聲

詿誤差謬的意思饘厚粥也榾柮短木寓意也衲言三昧眞火的意思自適自得也記簡堂四儀清淨明白胸襟坦蕩平夷仁慈恩惠及于一切衲僧之中稍有差謬過失隱蔽存護保全矜惜以培其德業嘗言人人咸有過失在肯改過就是好人住饒鄱莞山之日時當季冬雨之與雪連綿繼作厚粥也不能相接況得飯食乎師恰似不聞見一般故有偈云地爐無火客囊空饑可知也雪似楊花落歲窮寒莫勝焉衲被幪頭燒榾柮吾人以三昧性天為樂也不知身在寂寥中饑寒到此渾忘無有一生以來惟以此理自調暢不苟求榮顯聲名及赴廬山圓通寺請之時單瓢隻杖草鞋而已別無他物見之者無不覩容意銷潯陽太守林公叔達見而歎美之曰此人乃佛法中之津筏橋梁也因此之故名重諸方其行止去就誠得古人體裁格式入寂之日雖尋常走作小厮之輩無不為之痛哭流涕也蓋其德感人如此

侍郎張公孝祥致書謂楓橋演長老曰從上諸祖無住持事開門受徒迫不得已像法衰替乃至有實封投狀買院之說如鄉來楓橋紛紛皆是物也公之出處人具知之啐啄同時元不著力有緣即住緣盡便行若稗販之輩欲要此地造地獄業不若兩手分付為佳耳寒山寺石刻

楓橋蘇州寒山寺前楓橋也紛紛亂也啐呼聲也啄食物也言母雞得食鳴羣衆子皆至而食之一呼百喏之意也稗宜裨附也即楞嚴經云裨販如來也言裨附我教法中以佛法貪販利養也侍郎孝祥張公致書謂楓橋演長老當識時務知去就

說從上諸祖師原無住持事或開粄山門受納徒衆是迫于不得巳像法之時衰替之極乃至有求名結托當道有力宰官轉本以求實封賜額者有求利投托士夫商賈申箚情狀僞賣僞買以罔錢帛者之說這一鄉來楓橋寺中紛紛紜紜角崇不巳皆是此等輩也公之或出或處領衆行道人咸知之如雞喚雛母啐子啄一呼百應元不著力到處皆然豈靠此耶有緣即住無緣即撒手便行若這等裨販如來之流要楓橋造地獄業公不若恒順衆生兩手分付實爲佳美矣

慈受深和尙謂徑山訥和尙曰二三十年來禪門蕭索殆不堪看諸方長老奔南走北不知其數分煙散衆滿目皆是惟師兄神情不動坐享安逸豈可與碌碌者同日而語也欽歎欽歎此段因緣自非道充德實行解相應豈多得也更冀勉力誘引後昆使曹源涸而復漲覺樹凋而再春實區區下懷之望也 筆帖

慈受名懷深徑山妙空名智訥俱長蘆崇信之嗣也索音色宜瑟蕭瑟陰令促急風疾暴也楚辭蕭瑟兮草木搖落比況法門衰替亦如此也殆將也碌碌者指庸流說欽恭嘆美也涸水乾也區區卑小貌謙下的意思慈受深和尙贊美徑山訥和尙神情鎭靜有實德說近世來禪道法門漸漸凋傷殆不堪聞見矣四方的長老自西自東自南自北如稻蔴竹葦分枝列派遍地皆是惟我徑山師兄神凝情定而不動坐享安逸而不遷詎可與諸方碌碌庸輩同日而語也耶敬服敬服此段因緣倘不是見諦眞實操修縝密行合解解合行行解相應寧能多得也更所冀望者敏勉力行提持後進使曹溪淵源既乾而復漫漲菩提覺樹既謝而再春榮實區區愚下心懷之所希望也此乃稱揚贊美同門之實德矣

靈芝照和尙曰讒與謗同邪異邪曰讒必假謗而成蓋有謗而不讒者未見讒而不謗者也夫讒之生也其始因於憎嫉而終成於輕信爲之者諂佞小人也古之人有輸忠以輔君者盡孝以事親者抱義以結友者雖君臣之相得父子之相愛朋友之相親一日

為人所讒則反目攘臂擯逐離間至於相視如寇讎雖在古聖賢所不能免也然有初不能辯久而後明者有生而不能辯死而後明者有至死不能辯終古不能明者不可勝數矣

靈芝湛然和尚名圓照示人以忍讒息謗說且自問之曰讒憎與誹謗是一樣是兩樣又自答之曰大率讒憎必借誹謗而始成蓋或一味憎惡疑謗于心而不出口讒說者有之至于口上既讒說而心中不憎謗者未之有也夫讒從何起其初因于憎惡嫉忌而卒成乎輕聽如此等人乃諂媚便佞之人也不特今也上古之人也有為人臣者捐軀赴死而忠君轉國者也有為人子者委曲承順而奉養雙親者也有處朋交友者直諒多聞而結固信義者雖君臣際會而無投鼠父子親愛而無奔違朋友親順而不疏戚忽一旦之間為小人所誹讒則父子生瞋反目弟兄鬬諍攘臂君臣直抗擯逐永遠離間直至于君臣父子朋友相看就如寇害冤讎一般雖在上古聖人賢士皆所不能免此小人之誹讒也然或打頭不得分辯久久清白者有之又或在生之日不能分辯到死後而始清白者有之又或至死後亦不能分辯究竟到底亙古亙今不得清白者有之不可勝任以數日之量窮之矣豈特今也耶

子游曰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此所以戒人遠讒也嗚呼讒與謗不可不察也且經史載之不為不明學者覽之莫不知其非往往身自陷於讒口噎鬱至死不能自明者是必怒受讒者之不察為讒者之諂佞也至有羣小至其前復讒於宅人則又聽之以為然是可謂聰明乎蓋善為讒者巧便鬬搆迎合蒙蔽使其瞢然如為鬼所魅至有終身不能察者

子游姓言名偃孔子弟子數頻也斯猶言所以的意思辱對榮言疏對親說噎哽于喉鬱結于心鬬搆是鬬諍搆怨嗚呼嘆辭第二節承上忠君信友來言讒謗之害匪細能令忠信者亦見擯逐離間于君友的意思魯論篇中子游有言承事國君諫諍不可頻數若其多次一旦為小人所讒讒則易

入所以有擯逐之禍求榮而反辱矣交處朋友諫諍亦不可頻數若其多次一旦爲小人所讒讒亦易入所以有離間之情求親而反疏矣此個說話正所以戒人遠去讒言也芝和尚又復嘆之曰嗚呼此讒謗兩椿不可不深察之也且五經諸史註載未嘗不明白學人覽之則謗誹之非未嘗不知每每失身自陷于讒人之口哽于喉結于心至于必死田地究竟不得自訴清白者何是乃恚受讒謗小人不肯詳察爲讒謗小人者諂佞使然也更至有衆小人復加讒於他人則其輕聽愈篤如此等輩耳可謂聽目可謂明乎盍專愛做這般讒謗小人偏有許多鬼計亦弄權巧亦假方便鬭搆兩頭逢迎取合昏蒙障蔽使人難見而瞢然就如爲魍魎所魅一般所以到底不得察識分疎清白者實可傷矣

孔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言其浸潤之來不使人預覺雖曾參至孝母必疑其殺人市非林藪人必疑其有虎間有不行焉者則謂之明遠君子矣

曾參孔子弟子名參字子輿第三節承孝親來言讒謗之害非小能令至孝之子亦見疑于賢母的意思昔孔子有言浸漬滋潤以譖毀於人肌膚所受而切訴總言其浸灌滋潤之來不令人先曉所以子輿大賢而極孝母亦明白而最賢人或三譖殺人母亦投杼下機踰垣而走市井之間豈同山林藪澤三個人俱言有虎人亦疑信相半猜其必有間或有決斷不信此等樣說者則可謂之明智有遠識成德的君子矣

予以愚拙疎懶不喜諂附妄悅於人遂多爲人所讒謗予聞之竊自省曰彼言果是歟吾當改過彼則我師也彼言果非歟彼亦徒爲耳焉能浼我哉於是耳雖聞之而口未嘗辯士君子察不察在彼才識明不明耳吾孰能申其枉直求知於人哉然且不知久而後明邪後世而後明邪終古不明邪文中子曰何以息謗曰無辯吾嘗事斯語矣芝園集○浼音美

文中子姓文名通字仲淹古賢人第四節乃芝和尚自敘忍讒之由引文公息謗以自消弭也余以

愚魯拙鈍疎財嬾惰不愛諂媚阿附欺妄取悅于人。乃爲小人所憎嫉浸潤讒謗余聞得私地自怨自艾而省改之曰彼讒果是眞的余當改過遷善。彼誠有益于我爲責善之師也彼譖言果是假的。彼亦空爲耳彼焉能浼汚我哉。因此耳雖熟聞而余口不曾辯訴。聰慧之士并成德君子詳不詳也。在他才德智識明白不明白耳余誰能理其曲直。求人知道哉。然且此讒不知久久而自明了耶。抑待余死後方始明了耶。抑亦究竟始于今日直到盡未來際終不明了耶。不見文中有言何以休息誹謗。曰無辯此賢哲之論余當奉持此語以自忍矣

懶菴樞和尚曰學道人當以悟爲期求眞善知識決擇之。絲頭情見不盡即是生死根本情見盡處須究其盡之所以如人常在家愁什麼家中事不辦潙山云。今時人雖從緣得一念頓悟自理猶有無始習氣未能頓盡須教渠淨除現業流識即是修也不是別有行門令渠趣向潙山古佛故能發此語如或不然眼光落地時。未免手脚忙亂依舊如落湯螃蠏也

懶菴名道樞道場居惠之嗣也。示人以眞參實悟說。爲生死的人。須是以眞實悟入爲期限。畢竟要尋求眞正宗師。剖決揀其邪正。若是意地下有一微塵許情識見刺不乾淨。便就是輪迴六趣生死根荄本絲了直饒情識見刺乾淨淨到無餘之處。更要淨而又淨方是極底譬如一個人常常在自家屋裏。更愁什麼家中一切事不得了辦你若不信我又引個古聖說話以爲證不見潙山靈祐祖道而今時節的人雖是由因緣中稍稍得一念休歇自已馳求之心且猶有無量劫來習染濁氣未曾全釋。當令他淨洗目前現業蠲除當體流識就便是修行方法了。不是頭上安頭無中生有別討一個行持法門使他趣奔使他向往你看潙山自古迄今人人稱他做古佛此譽不虛非古佛不能開示如斯法語倘如聞而不信設或信又不依行管取四大分張眼光落地之時一定的手也忙脚也亂。仍舊似落在沸湯鍋中螃蠏一般誠可惜也。

季而曾舉學道人乃至事不辦處云懶菴和尚恩大難酬頌云從來此事貴持久剝盡芭蕉更下手悟了還同未悟時甕中怕甚鼈兒走亦附于此祈仁人創正

懶菴曰律中云僧物有四種一者常住常住二者十方常住三者現前常住四者十方現前常住且常住之物不可絲毫有犯其罪非輕先聖後聖非不丁寧往往聞者未必能信信者未必能行山僧或出或處未嘗不以此切切介意猶恐有所未至因述偈以自警云十方僧物重如山萬劫千生豈易還金口共譚曾未信他年爭免鐵城關人身難得好思量頭角生時歲月長堪笑貪他一粒米等閑失却半年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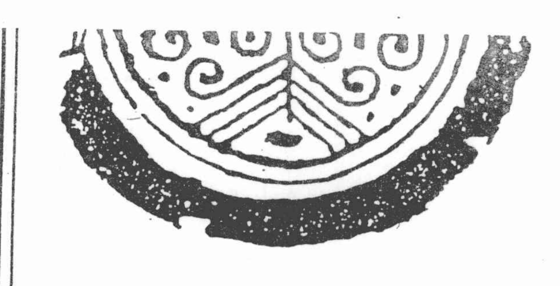
律卽律部丁寧卽諄囑介意存之于心金口金仙之口懶菴和尚諄諄告誡主叢林者當知因識果說律部中有云僧家物事有四般第一般者舍宅田園竹木菜果僕畜米麥之類此乃本常住中之正師住也只許闇居現在僧衆受用不得絲毫私已也第二般者寺中供僧成熟飲食體具十方非局本處此乃十方僧衆常住人人有分故也第三般者謂物現前僧現前此物惟施現前僧衆故也第四般者謂亡僧之物體同十方現前十方僧衆俱得分故羯磨後來者不得也此四般常住主人切不可有芥子許侵犯若有犯其過甚重自古諸佛迄今諸祖甚是諄切囑咐每每聞之者未必能篤信設使有信之者未必能依行山僧或出一叢林或處一寺院何常不以此四般常住存之于心臆之間兢兢業業惟恐有所不到那古聖先賢明因達果田地因而作四句偈二首以自警一曰十方僧物且止不論就是一粒米尙且如山之重設有差處萬劫千生只是償債大難酬還此是大覺金仙親口談說曾無一人肯信他時異日怎麼免得那餓鬼界的鐵門限也二曰六道之中爲人最靈易失而難得何不自家好好思忖度量恐一有所差流入畜道披毛戴角之時年月却又長遠可笑有等人貪心無厭不過鎚毛之小利如一粒米耳等閑不覺就鑽下地獄之深坑而失却寧止半

年之糧飯也可不愼之哉可不愼之哉

懶菴曰涅槃經云若人聞說大涅槃一句一字不作字相不作句相不作聞相不作佛相不作說相如是義者名無相相達磨大師航海而來不立文字者蓋明無相之旨非達磨自出新意別立門戶近世學者不悟斯旨意謂禪宗別是一種法門以禪爲宗者非其教以教爲宗者非其禪遂成兩家之說互相詆呰譊譊不能自已噫所聞淺陋一至於此非愚卽狂甚可歎息也心地法門○譊乃交切

達磨菩提達磨香至國王之第二子也在西天爲二十八祖東土爲初祖懶菴和尚示人當以禪教爲一說涅槃經中有云若人聞說大涅槃經甚深法寶或是一句或是一字不作字相是字空也不作句相是句空也不作聞相是聞性空也不作佛相是上無佛道可成也不作說相是下無衆生可利也如是義理諸法空相名無相相却空又不空也達磨初祖自西航海東來面壁嵩山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不立文字者蓋深明此無相宗旨非初祖杜撰新出已意別立一個法門另開一個戶牖實有由也近代學人不明此個宗旨妄意卜度道謂是禪宗別有一等法則門庭遂爾在禪宗門下者駁其教在教門中者誹其禪遂成禪教二家之說你非我我非你不能無諍且難休息噫如此等輩皆是所見所聞膚淺卑陋以至如斯這等樣不是愚蠢便是狂妄豈不甚可嗟歎太息也耶

禪林寶訓順硃卷第四終



禪林寶訓筆說

清・智祥 述





禪林寶訓筆說序

寶訓一書蓋古人撫育情深肝膈語也作之記之誠不啻嚼食餧嬰苦心極矣且三百篇皆英瑋絕世之才凌跨百代發纖穠於簡古寄至味於澹泊天機暢發語句尋常而究之後人行之猶登涉莽難於措足鮮克有珍之惜之而心醉神融者也予自參學以來讀之已四十春秋如飲醍醐如餐妙藥立身接物之際間嘗竊取一二言奉為典型雖不能媲美乎前賢亦或者不見哂於今世邇來謝事寒巖萬機鋑創日唯作壁觀倚擔朽木任而於是書置焉弗問無何為禪者請說予曰吾老矣筋倦骨衰豈堪復如子願耶而請之益堅却之弗獲只得强起命楮穎二子代為說之日漬月浸遂以成帙命之曰筆說以是知予縱能說亦有其地亦有其時說有間也唯筆說不拘時不擇地續微學於將墜發妙理於淺近風柯月渚語遍溪山要即古人之言以達古人之意而已敢曰寄玆說於將來啓蒙迷於未悟也耶惟祈學者肯鑿深思細心窮翫融古人之言為己言邇古人之志為己志斯則匪惟弗辜前輩嚼食餧嬰之婆心而亦不負今日白首青燈之朽志也已

旹

康熙歲在丙戌仲夏月退隱叟智祥䪷吉聽雲道人書於雲峰牧麟堂中

禪林寶訓序

禪林寶訓四字作兩對法喻喻法釋禪字是法林即喻也寶字是喻訓即法也梵語禪那此云靜慮以寂靜為義又云思惟修所謂禪定者定對亂言稍亂則非禪矣林者多木為林譬諸禪師嘉言善行說非一人故喻如林也比此諸老皆深修禪定之人所集之言甚多故曰禪林寶者有貴重義世人以財帛為寶君子以文言為寶至人以道德為寶故先學喻使人知先德之文言字字可珍可惜也訓者誨也教誡也謂諸禪師之法言皆訓誨教誡之辭此四字乃一書之題名得其名可以知三百篇之義序者頭緒也凡書有序如衣之有領綱

之有綱也又曰序謂述此一書之原由也
寶訓者昔妙喜竹菴誅茅江西雲門時共集
此述陳集寶訓之來源也者字有虛實兩用此是虛用語助之辭凡文有者字所以分別隔異也昔者往也前代也妙喜即徑山宗杲大慧禪師寧國奚氏子嗣佛果克勤禪師竹菴即溫州龍翔士珪禪師成都史氏子嗣佛眼淸遠禪師二師皆南嶽下十五世誅茅斬艸也言二師于江西古雲門舊址結茅隱居時共集此書
予淳熙間遊雲居得之老僧祖菴惜其季深蠹損首尾不完
此方出陳續集之由予者我也淳熙宋孝宗年號遊涉歷也謂我于淳熙間遊方至江西雲居山得此寶訓於一老僧名祖菴者即岳山祖菴主得法于靑原惟信南岳下十四世師住衡岳三十載人無知者有偈曰小鍋羮菜上蒸飦菜熟飦香人正饑一飽饑瘡了無事明朝依樣畫貓兒由是衲子競相參慕無盡張公力挽出世不從復隱雲居十

餘載而終惜者意有所憐其字指物之辭蠹乃蟲名能食紙其狀似魚昔周成王外國貢表封于箱三載一日帝命取閱見蠹篆成壽字上大喜後哲頌云蠹魚元不宿淸波赴紙橫穿寢食阿無意成文經御覽古今書篋惜偏多謂難得是書但恨其歷歲深久為蠹魚所食篇章不完或有前而無後缺失者多是可惜也
後來或見於語錄傳記中積之十年僅五十篇餘仍取黃龍下至佛照簡堂諸老遺語節葺類三百篇其所得有先後而不以古今為詮次
此序集續次第之所以後來是得此書之後或者不定之辭密顯眞機曰語總集衆事曰錄博載古今曰傳廣誌賢哲曰記積者漸漸收積僅謂方纔也謂自得此書以來將首尾不全者遍討羣集及至十年之中方纔得五十餘篇而已仍者復也舊也黃龍寺名在隆興府今名南昌惠南禪師信州張氏子嗣石霜楚圓禪師南岳下十一世下至者謂從十一世至十六世佛照即明州育王寺德光

拙菴禪師臨江彭氏子嗣大慧禪師簡堂卽國淸寺行機禪師台州楊氏子嗣護國景元禪師二師皆南嶽下十六世諸老者統攝不盡之辭遺語者人雖往矣而遺留語句在也節者檢制也葺者漸次修補也然黃龍簡堂輩嘗爲大慧竹菴二師已皆收集因首尾不完只得仍舊將諸師遺語節制而補葺之竝前五十類之得三百篇然其所得非一時一處原有先後隨得隨錄故不以往古爲先來今爲後作詮顯次第耳

大槩使學者刪勢利人我趨道德仁義而已

此正出集寶訓之本意槩者率也刪者刪除也勢威勢利財利人我者彼此對待之稱謂集此書之本意原爲要使學者將威勢財乃人我之心盡情刪除不可留也道者乃一切聖凡共由之達道也日用事物當然謂之道德者得也行道有得于心謂之德僧修戒定慧儒行孝弟忠信皆謂之德仁者心之德愛之理也義者心之制事之宜也趨者向也取也謂前之非理者當除此之當理者宜取

要使學者趨向道德仁義而已而已者結盡無餘之意

其文理優游平易無高誕荒遝詭異之迹實可以助入道之遠猷也且將刊木以廣流傳必有同志之士一見而心許者予雖老死丘壑而志願足矣

此伸明寶訓之文文謂文辭理卽義理優游自如之貌平者平常易者簡易高者其言孤危難近誕者其語誕妄不實荒者荒蕪無稽之談遝者渺遝無措之句詭者譎詐之論異者怪異之辭謂此等言辭本文中不但無其實求其迹亦不可得如此眞實無妄之訓誨誠可以助入道之遠猷也猷者法也遠猷者深遠法則也此序言其効下明流通之意且者權且也且將者暫欲之辭刊木卽鐫板以便廣遠流通必有者謂此書既行諒必有與我同此志者此人一見定當心許我也許者允從之義書既行予雖老朽死于丘壑生平志願得滿足矣丘土阜之高者壑者谷也坑也志者心之所向願者情之所希已上伸釋序文已竟後出序主名

東吳沙門淨善書

古稱三吳東吳卽蘇州也沙門梵語此云勤息謂
勤行衆善息滅諸惡後學不可單稱先輩之名當
曰上淨下善卽序主名也宋時人蒲姑之高僧得
法氏族未詳書者舒也舒布其言陳于簡牘也

禪林重刻寶訓筆說卷上

楚衡雲峯　智祥　述

此篇誨人道德爲立身之本尊之美之最爲急要
故此以冠三百篇之首意有所在也

明教嵩和尚曰尊莫尊乎道美莫美乎德道德之所
存雖匹夫非窮也道德之所不存雖王天下非通也

明教卽杭州佛日契嵩禪師字仲靈自號潛子藤
州鐔津李氏子嗣洞山曉聰禪師青原下十世七
歲出家十三得度十九遊方常戴觀音像一軸日
誦聖號十萬率以爲常世間經書莫不徧覽作原
教論十萬餘言儒釋之道一貫以抗韓愈排佛之
說知開封府龍圖王公素歐陽修程師孟奏進
仁宗覽之嘉歎付編修入藏日輔教篇三卷賜紫
衣方袍明教之號和尚是梵語此云力生謂因師
之力而得生長法身又云依學謂依隨此師學出
世法也曰語也○此節先明道德存不存之人尊
重也美嘉也道德解見前謂世間可尊可重者莫
有過於道可嘉可美者莫有過於德若人心能存
道身能養德縱居於窮困之中如匹夫匹婦不以
爲苦故曰非窮設或道德不修身心泆蕩雖貴同
天子不以爲榮故曰非通匹夫者窮獨之稱所謂
三軍之中可奪帥匹夫之志不可奪也三軍者周
天子有六軍一萬二千五百人爲一軍大國三軍
次國二軍小國一軍王字去聲身臨四海曰王此
先舉尊崇貧賤兩般立定有道德無道德爲格式
然後出其較論使人不言自化

伯夷叔齊昔之餓夫也今以其人而比之而人皆喜
桀紂幽厲昔之人主也今以其人而比之而人皆怒

此節引證道德有不有之實伯夷叔齊是有道德
之匹夫今以之比於人而人皆歡喜是喜其有道

德也桀紂幽厲乃無道德之人君今以之比於人而人皆忿怒乃怒其無道德也○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孤竹卽殷湯所封之邦君在永平府西北十八里孤竹城有夷齊廟存焉姓墨胎氏名初字子朝其子伯夷名允字公信季子叔齊名智字公達諡曰伯夷叔齊也其父將薨遺命立叔齊齊以天倫爲重我在位不義伯夷以父命爲尊我在位不孝二人俱逃國人立其仲子爲君其二人聞西伯昌善養老往而歸之文王卒武王伐紂二人叩馬首而諫曰父死不塟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弒君可謂忠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出之武王平定天下宗周夷齊耻不食周粟遂隱首陽山卽山西蒲州東南三十里雷首山也採薇而食卒之餓死史咏曰孤竹夷齊耻戰爭望塵遮道請休兵首陽山倒爲平地應始無人說姓名○夏桀名履癸帝發之子諡法賊人多殺曰桀荒婬無道得施氏女名妹喜作瓊樓瑤臺極意取媚酒池運船糟堤可望十里龍逄以忠諫不從

而殺殷湯有德伊尹佐湯伐桀桀戰不勝奔三椶國在山東定陶縣有三椶亭在焉湯又從而伐之放桀於南巢而死在廬州府九十里巢縣史咏曰頑亂寵妹喜瑤臺翫酒池九夷不助尅巢放喪龍肢九夷者玄菟樂浪高麗滿飾鳧臾索家東屠倭人天部○商紂名辛亦名受帝乙之子諡法殘義損善曰紂得蘇氏女名妲已甚寵愛之設酒池肉林使男女裸形相逐其間作長夜宮一百一十日爲一晝用炮烙之刑剖孕割涉造鹿臺七季而成虐害忠良臣叔比干竭忠而諫遂剖心而死太師箕子佯狂而爲奴庶兄微子爲其亡仁避而去之後武王擧兵伐之敗登鹿臺蒙頭赴火而死史咏曰積粟成塵竟不開誰知拒諫剖英才武王兵起無人敵遂作商郊一聚灰○周幽名宫湦宣王之子諡法壅遏不通曰幽殆政虐民遂致岐山自崩山川水竭得褒人女名褒姒以寵之乃貶申后竝太子宜臼褒姒不好笑於驪山擧火戲媚褒姒之笑驪山在西安府臨潼縣東南三里後申侯怒召

犬戎殺於驪山之下史咏曰恃寵多嬌得自由驪山舉火戲諸侯豈知一笑傾城國不覺胡塵滿玉樓○周厲名胡夷王之子諡法殺戮無辜曰厲王行無道侈傲暴虐國人謗之王使衛巫監謗但有謗者盡殺之衛國名巫乃神降之男子召公諫曰塞下之口遂上之過恐為社稷憂王不聽國人叛之禍及於王王乃出奔於彘彘古邑名今為霍州屬平陽府太子幼周召二公相和協共理國事故稱共和也小雅二十二篇皆文武成康之善政至此而盡廢矣史咏曰暴惡凶饕喜結戎忠心數諫不為憂二公計襲逃乎彘至死無歸未莫丘

是故學者患道德之不充乎身不患勢位之不在乎已 鐔津集

此節方是教人知其所患是故二字乃承上二種人見修不修之利害患者憂也如云以是之故學者當憂道德之不充足於身不必要憂聲名勢位之不在我也△若使道充德備天龍恭敬不以為喜何勢位之可憂須知道德恒存千古勢位及身而盡千古重乎及身重乎學者于此當猛省深修可也

此篇訓人學當辯問乃可暢發其義理補益於性地也

明教曰聖賢之學固非一日之具日不足繼之以夜積之歲月自然可成

此節先明積功靈明洞鑑曰聖超凡亞聖曰賢言聖賢之學要知非尋常文字乃成聖成賢之語也固本也謂本不是一日可能具辦設使日學不足則相繼續之以夜如是從月至歲學之不倦則聖賢之至學自然可能成就也自然二字是決定意

故曰學以聚之問以辯之斯言學非辯問無以發明

此節引證學問出易經經云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辯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學聚辯問進業也寬居行仁修德也故曰者昔人曾說之語師今引以訓人使人知非獨我所言也斯言者乃師復舉以曉悟學人斯者此也謂古人此語學必要問問必要辯若非辯問則何以能明聖賢之至理

今學者所罕有發一言問辯於人者不知將何以裨助性地成日斯之益乎

此節直責學者不問不辯正教人要問要辯也謂古人操學必問必辯今之學者凡所到之處罕者少也少見有發一言問之辯之於人此等學人我不知他時中將何以補助性地成日新之利益乎裨者補也性地者地有乘載義能發生萬物言自家心性地上必假聖學能發生諸有始得日日增新今一言不措則性地上無一可發復何利益哉○日新出大學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學聖賢的人不是常人必其有聖賢之志庶可以學得聖賢

此篇誡學者除利欲爲止亂之源也

明教曰太史公讀孟子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不覺置卷長歎嗟乎利誠亂之始也故夫子罕言利常防其原也原者始也尊崇貧賤好利之弊何以別焉

此節明利爲衆害之基太史公姓司馬名談爲太史令其子名遷襲其父職乃尊其父故稱公也西漢龍門人讀者誦其文孟子名軻字子輿鄒國人作孟子之書七篇梁惠王魏武侯名罃都汴城攺稱梁其子名罃僭稱王謚曰惠史記惠王三十五年乙酉齊强梁弱王立招賢舘卑禮厚幣廣納良才而孟子至梁王問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王問意强兵富國之類孟子之對不以富爲利以義爲利也不覺者出於無意置者放下書卷要知胸中大有感發長歎者出其感發之聲嗟乎是歎辭謂惠王開口卽提出箇利字便是置天下人于禍胎也誠者實也實實是亂之根本次引夫子以明之謂我夫子不多言利者正見平常隄防維謹恐爲倡亂之本原何也夫子所以將此利字常時隄防葢知盡天下人上至尊崇之天子下至貧賤之庶民尊卑雖別而好利之弊病無以別焉

夫在公者取利不公則法亂在私者以欺取利則事亂事亂則人爭不平法亂則民怨不服其悖戾鬭諍不顧死亡者自此發矣是不亦利誠亂之始也

此節明上下取利之弊夫者承上起下之辭在公者應上尊崇一輩取利不公所令不行法則亂矣私者應貧賤一輩取利以欺則名分喪失事則亂矣事若亂彼此不分强弱競爭無所分曉所以人爭不平矣法若亂以法凌人無分曲直理不能伸所以民怨不服矣如此上下交亂雖有法度民則不從悖乖也戾違也事無分曉鬪諍便起由是人之不顧死亡者皆從此一利字發之矣是不亦如云豈不是利字誠亂之始也至此方纔結還太史公歎息之意

且聖賢深戒去利尊先仁義而後世尙有恃利相欺傷風敗教者何限況復公然張其征利之道而行之欲天下風俗正而不澆利薄其可得乎

此節重提聖賢之語使人知戒知尊深戒者非淺也聖賢戒人去利欲尊仁義意非淺淺而後世不惟不遵行戒利存仁之教而返恃利以相欺恃者依賴也如此者傷古人之風化敗聖賢之教法何限者不能盡數言其多也次又進說一層曰不特此也更有一種無耻之徒公然行之公然者堂堂乎施張其取利之法而大行之也張施也征取也然要天下風俗正肅全在禮法今利途縱禮法亡而要天下風俗端正不致澆漓衰薄斷斷乎不可得也澆者沃也有浸濕義薄者不厚也上化爲風下習爲俗△利乃迷魂狂藥不可飲飲之殺人無疑矣

此篇戒學者防惡于未萌所以遠害也

明教曰凡人所爲之惡有有形者有無形者無形之惡害人者也有形之惡殺人者也殺人之惡小害人之惡大

此節先出其惡且學者安得有殺人害人之惡爲師所戒然人居凡夫地上根本無明念念熏染觸境生情令人不覺不知一時念起於人我中生出幾多嫉妬貪嗔搆起是非喪亡道本所以說害人之惡大也論云有形之惡其來有方其敵可禦無形之惡其來不測其害非細故所以殺人之惡小害人之惡大殺以跡言害以心論

所以游晏中有鴆毒談笑中有戈矛堂奧中有虎豹隣巷中有戎狄

此節正明惡事游晏乃賓主合歡安靜之筵也豈料食中置毒令人死不旋踵廣志云鴆毒鳥大如鵰子頸長八寸紫綠色以蛇蝎爲食雄爲暈雌名陰其毛入酒則火燄生以之挿鼻中腸斷卽死惟犀牛角可解談笑出于無意不覺一語如戈如矛令人吞聲忍氣而不自安也戈平頭戟長六尺六寸矛其形如鉤長二丈俱傷人利器也正房爲堂幽深爲奧虎豹能食人堂奧中安有虎豹此謂能設計害人者有如此也五家爲隣二十五家爲巷戎狄者西戎北狄此是不存禮法之人難與同居自非聖賢絕之於未萌防之以禮法則其爲害也不亦甚乎

此節方教人屛惡防害自非二字是反語如云若是聖賢自能絕于未萌防以禮法則無惡念可生故無所害然今者汝非聖賢旣不能絕於未萌萌者草之將芽又不能防以禮法倘一念促生則其利害有不勝言者矣禮法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宜則法者制度品節也左傳曰藏於杳然冥然之間而發於卒然之際非聖人以禮爲之防則人之類滅久矣△防害遠惡的至訓明明具載只是人心險極熟處難忘戒之哉

此篇引義士以愧貪僧使之自省也

明教曰大覺璉和尚住育王因二僧爭施利不已主事莫能斷大覺呼至責之曰昔包公判開封民有自陳以白金百兩寄我者亡矣今還其家其子不受望公召其子還之公歎異卽召其子語之其子辭曰先父存日無白金私寄他室二人固讓久之公不得已責付在城寺觀修冥福以薦亡者

大覺卽明州育王寺懷璉禪師字器之福建漳州陳氏子嗣泐潭澄禪師靑原下十四世○此節先舉其事住育王時因二僧爭財利不止主事者竟莫能判斷師呼二僧至責之引往事爲二僧作法包公名拯字希仁官至御史天性嚴厲未嘗有笑容知開封府日有民李覺安生子名景文年幼因

病以白金百兩寄與友人張惠明覺安終後惠明還金于子其子不受一謂受人之寄必當還之一謂父無所囑不當受之惠明即訴于公公歎奇異即召子還金子固不受一要還金一斷不受公見二人如此義勇不得已將此金責付本城寺觀中修齋以薦悼亡者責任也任責於人而行其事也予目覩其事且塵勞中人尚能疎財慕義如此儞爲佛弟子不識廉耻若是遂依叢林法擯之

此節責僧無耻曰此事吾目所覩者彼塵勞中原以財利爲心尚且能疎其財而慕其義如此如此二字是極力稱其有義你二人剃髮披緇當行檀度乃佛子也返要爭財競利眞不守淸廉不識羞耻之若是若是二字是痛責其無耻理宜依叢林古規擯出不得有汚淸衆也△今之爭錢好利者捧讀之羞乎否也

此篇見師家具知人之眼乃不失衲子有拔萃之資也

大覺璉和尙初遊廬山圓通訥禪師一見直以大器期之或問何自而知之訥曰斯人中正不倚動靜尊嚴加以道學行誼言簡盡理凡人資稟如此鮮有不成器者九峯集

廬山圓通居訥禪師字仲敏西蜀梓州蹇氏子嗣延慶子榮禪師青原下十世初見大覺知爲大器一見者初不相知纔一見便知爲大法器也期限也限定其成事無疑或問者設或有人作如此問何故一見便自知也對曰此人之資格中正而不倚中是不偏正乃不邪一動一靜自尊自嚴此即知其形之奇也加以內心所存有道有學有行有誼凡所發言辭簡而理盡此即知其心之妙也資稟也二字一義鮮少也大凡人之體性稟得如此人者少有不成大器者也△知識頂門有眼識人必到極眞極美處非等閒也

此篇擧賢慧濶達訓人當法古師今謹始愼終也

仁祖皇祐初遣銀璫小使持鎌綈尺一書召圓通訥住孝慈大伽藍訥稱疾不起表疏大覺應詔

此節先擧其事仁祖宋四帝仁宗也皇祐即年號

初字卽皇祐一二年間遣者使命也銀璫耳璫有金玉銀三種以別等級也秦漢中以小宦官習銀璫右貂明帝攺為金璫左貂宮中出入傳命乃閹人也持者手賷詔命絲綿者絲色書囊也尺一漢時制尺一之板以駕詔書詔告也上命也孝慈者汴京自唐朝毀寺至太祖建隆間復興兩街皆義學銀璫使李允寧奏施汴宅創立禪席賜額十方淨因禪院帝留意空宗詔下三省定議召有道者住持歐陽修程師孟奏請圓通訥禪師允寧親持詔下江州訥稱目疾耳背不赴帝益敬重聽擧自代訥擧大覺和尚應詔伽藍梵語此云衆僧園卽僧衆共居之地疏者疏通其不能奉命之情表者以表上進擧大覺為有道能應天子之詔命也

或曰聖天子旌崇道德恩被泉石師何固辭訥曰予濫厠僧倫視聽不聰幸安林下飦蔬飲水雖佛祖有所不為況其他耶先哲有言大名之下難以久居予平生行知足之計不以聲利自累若厭於心何日而足故東坡嘗曰知安則榮知足則富

此節出呈其意或者假借之稱旌欽仰也崇敬重也或有人言今聖天子旌仰崇重吾師之道德其恩澤普被泉石蒙潤也師何固辭固辭者再三懇辭濫厠泛雜也倫者類也幸與倖同不當得而得也飦蔬粗食也如謂我今為僧泛雜于僧類之中又得安於山林亦僥倖也時中食其蔬飲其水可謂千足萬足矣當此之時縱教我作佛作祖吾亦無所好況為天子師耶耶是吸問之辭此見胸中空洞無物玉潔氷清賢哉師也又引范蠡語大名之下難以久居況我生平所行之事頭頭皆是知足之計聲名利養實有累繫於人我豈以此聲利而自累累者縈縛也且世人之貪心如渴鹿然何有厭足若欲飽厭於心終無了日厭滿足也故復引東坡語云知安則榮知足則富以完其生平知足之實

避名全節善始善終在圓通得之矣行實

此節方是集書者美師之言曰名乃人人之所欲師今避之可謂德備而節全矣出家而成美器善

始也道成而保令名善終也如斯衆美在師得之
矣〇東坡姓蘇名軾字子瞻眉山人得法於東林
聰官至翰林後築室于黃州城東因號東坡居士
△讀之宛然道骨謦欬猶存不禁令人羨殺

此篇訓人守節義毋恃外勢也

圓通訥和尚曰譬者命在杖失杖則顚渡者命在舟
失舟則溺凡林下人自無所守挾外勢以爲重者一
旦失其所挾皆不能免顚溺之患

譬跛不能行顚仆也溺淹沒也借此形容有所挾
持之意如跛足者力全在杖失杖而行必顚仆矣
渡河者命全在舟失舟于水必淹沒矣以此而知
大凡林下道人當守節義以自重不可假權勢以
御人挾扶持也若一朝業盈福謝權勢既失節義
不存其顚其溺胡能免乎△彼恃勢者當猛然自
返殆至顚溺悔之何及

此篇言叢林之興衰在德不在法也

圓通訥曰昔百丈大智禪師建叢林立規矩欲救像
季不生之弊曾不知像季學者盜規矩以破百丈之

叢林

江西百丈山懷海大智禪師福州常樂王氏子嗣
馬祖道一禪師南嶽下二世〇此節明因法致弊
建置也立成也多草爲叢多木爲林乃衆僧依止
之處棲心修道之所也圓者爲規方者爲矩因之
以爲模範也謂百丈建置叢林立成規矩意在救
濟末世人不正之弊病佛住世爲正法佛滅像存
曰像法季末世也縱貪嗔癡存生滅念皆不正之
弊曾乃也盜規矩者假公濟私因法作奸也乃不
知末世學者盜取前人之法度返壞前人之叢林
何也且古人見學者意縱心狂難以入道故藉規
矩以制伏之而不知法久弊生返藉規矩假以制
貪嗔人我爲名而實以爲利欲之媒斯所以叢林
破矣

上古之世雖巢居穴處人人自律大智之後雖高堂
廣厦人人自廢故曰安危德也興亡數也

此節明古今差別古者夏則居巢冬則處穴彼居
巢穴者豈有規矩而人人自成規矩故曰自律律

條令也今之人高堂百尺廣厦千楹雖有規矩而不遵人人皆縱情恣意流蕩而忘返故曰自廢以是而知人之安危在乎德事之興替在乎數數者時也理數也

苟德可將何必叢林苟數可憑曷用規矩野錄

此方斷定其說苟果也將持守也謂學人果能有德可持雖深山窮谷俱可修行何必故欲叢林果能達乎理數則困頓折挫皆成禮法又曷必故用規矩也曷者何也師意在教人修德明理爲急務非弛廢叢林蔑視規矩也學者須知之譚子化書亦云苟德可將何必廣粟帛乎苟數可憑何必廣兵甲乎△自律自廢誰使之然也學者宜當自惜

此篇訓學者居安慮危始得無終身之虞也

圓通謂大覺曰古聖治心於未萌防情於未亂蓋豫備則無患所以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而取諸豫也

此節明豫備無患謂者與之言也先舉古聖者要使人知其取法之正治心者修心也未萌在一念未動之先若待心念動作則成妄矣情是識情防情須在未亂之前若使識情奔競則人迷矣豫先也備是防備教豫先防備則無過患也矣引易經雷地豫卦取象以發明之䷏震上坤下安和悅樂之義楊氏曰川途既通則暴客至矣不可不禦之以術也故取諸豫重門以禦之擊柝以警之則暴客無自而入矣二陰在上重門之象一陽在下擊柝之象三陰在內悅豫之象柝斫木爲之夜行所擊也

事豫爲之則易卒爲之固難古之賢哲有終身之憂而無一朝之患者誠在於斯九峰集

此節教戒謹毋忘大凡世間一切事業豫先調攝其行則易倉卒爲之事不周矣哲即賢也謂古來哲人智士無一時一刻而不憂勤惕勵以自警故所以無卒暴之憂者由其有先照之智也戾豫備二字是甚麼人做得到文王之日昃不遑周公之所其無逸庶幾得之

此篇謂學問是立身之大本不可不猛力行之也

大覺璉和尚曰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今之

所以知古後之所以知先善者可以爲法惡者可以爲戒

先舉喻以明謂如玉在石中必假雕琢置而不琢何能成其美器學者亦然若不勤學何能知其妙理如今人能知古人之所到後人能知先人之所行皆因學識之力也此二句出韓文公進唐順宗表古之善者吾當取法先之不善者吾當爲戒

歷觀前輩立身揚名於當世者鮮不學問而成之矣

此方教觀前古歷觀者次第而觀謂你次第著眼看從前古人凡是有卓識操修播揚美名于當代者誰不是勤勤懇懇博覽經史咨詢賢哲而得成就者故此學者當勇力深修也△學問二字不是說過便了其間實有精進不已之功偶得輒止身名何立學者勉之

此篇是答侍郎孫莘老書謂三教本是一體只因人情變故內起人我爭競是非以致斯道云亡矣

大覺曰妙道之理聖人嘗寓之於易至周衰先王之法壞禮義亡然後奇言異術間出而亂俗

此節明立教有時道本無名亦無有相窮三際徧十方無在不在加一妙字始見體不變而用隨緣聖不增而凡不減非生非滅無去無來豈不是妙所謂妙道之理理即義也聖人嘗寓之於易此聖人指伏羲文王孔子也寓寄也易即易經謂此妙道之義理難於指示上古諸聖人只得寄言於易而發揮之以無極生太極生二儀四象八卦萬事萬法生死窮通隱顯之機無不備具周衰謂幽厲以後世道既衰法度亦壞禮義亦亡正既衰而邪必顯故有種種奇怪流言異端邪術間出而亂風俗間出者投間隙而私出也當此之際道統幾乎危矣

逮我釋迦入中土醇以第一義示人而始末設爲慈悲以化衆生亦所以趨於時也

此節明因時設教逮及也釋迦梵語此云能仁謂及我釋迦降誕于中土即竺國中印土佛降生處醇者純一不雜也一味以中道爲教不落二邊第一義諦者非二非三之諦理開發乎人從始至終

所施所設皆慈悲之道以教化衆生也慈能與樂悲能拔苦衆生者衆法相生卽五蘊四大爲身相六塵緣影爲心相也趨向也謂佛之來亦所以趨向其時皆有由也時字當珍所謂藥因救病出金瓶之意此時不出何時乃出後以民風分四時總皆歸于冬意有在也

自生民以來淳朴未散則三皇之教簡而素春也及情竇日鑿五帝之教詳而文夏也時與世異情隨日遷故三王之教密而嚴秋也昔商周之誥誓後世學者故有不能曉比當時之民聽之而不違則俗與今如何也及其弊而爲秦漢也則無所不至矣故天下有不忍顧聞者於是我佛如來一推之以性命之理冬也

此節牒明四時蓋自天生蒸民以來淳朴之質性渾然未漓故三皇之教法簡略而樸素如天時之春萬物萌伏而未動也三皇卽太昊伏義氏炎帝神農氏黃帝有熊氏皇大也道大配天故稱三皇竇竅穴也鑿開發也如莊子云七日鑿而渾沌死謂及至人之情竅隨日開鑿則事路漸生故五帝之教法詳備而文華如天時之夏萬物芬敷而茂長也五帝卽少昊金天氏顓頊高陽氏帝嚳高辛氏帝堯陶唐氏帝舜有虞氏主社稷安人民合於帝道故稱五帝時與世異者時謂四時十二時時以近言三十年爲一世有過去未來現在世以遠論謂時更世改人情亦隨之而遷變情遷必巧作故三王之教法肅密而威嚴如天時之秋有肅殺之氣也三王乃夏禹王姒姓殷湯王子姓周文王姬姓王者往也天下所歸往也三王之時九五之位不傳賢而傳子禮樂文章刑政法度至此大備誥者告也訴上曰告發下曰誥尙書篇名如商書仲虺之誥湯誥周書康誥酒誥是也誓者約也如禹之甘誓湯誓周之秦誓皆盟於諸侯者也第誥誓之文理精而義備學者有誦習而不能通曉者以今較古當時之民淳朴成風聽其誓約而不敢違以古風比今俗何其如斯之遠也及其流弊曰降而到嬴秦劉漢敗理傷風無所不爲如臣弑君

子弑父之事此比皆然天下賢士傷悲有不忍顧聞此無道傷生之事於是我佛如來始下生人間教化衆生總攝以性命之理慈悲之道而化其轉邪爲正轉惡爲善故云始末設爲慈悲如天道之有冬收之藏之也梵語佛陀此云覺者有三謂自覺覺他覺滿也如來者從如實道而來又如謂本覺來謂始覺始本不二故稱如來

天有四時循環以生成萬物聖人設教迭相扶持以化成天下亦猶是而已矣

此節總以發明三教聖人互相化成天下之意天有四時循環環者周而復始也如天道之始而終終而始流行不止只是要生成萬物而已三教聖人施設教化迭相扶持迭者遞也互也亦不過作之成之長養人之心性以風化而成天下也亦猶是者指天道四時運行而言

然至其極也皆不能無弊弊者迹也要當有聖賢者世起而救之

此節因莘老有獨善其身名而異行假而非眞之問故又以然字下轉答究之彼此行道到極盡處皆不能周全無弊弊者迹也如孔子雖聖不能格君之非周公雖聖不能律魯之歎堯舜雖聖不能化其子之善先聖後聖其揆一也道之行不行乃時數使之以時變責聖人之心非愚卽狂但當此衰惡之世必須有大賢至聖愍物垂慈與起于濁惡海中極力拯濟則道統庶幾乎可挽矣

自秦漢以來千有餘載風俗靡靡愈薄聖人之教列而鼎立互相詆訾大道寥寥莫之返良可歎也

此節方結成教同而人異自秦漢至今千有餘年民風士俗靡靡愈薄靡靡猶漸漸愈益也轉加義謂漸漸轉薄日益日下矣聖人之教法陳列于世如鼎之三足缺一不可今人不惟不互相扶持而返互相詆訾詆呵也訾毀也致使妙道之理轉行轉晦寥寥然往而不返傷哉惜哉良可歎也△一篇大文字波浪掀騰透頂透底自道源根本說至人情轉變皆攝歸至道結以良可歎是頂門一針立教伊起死回生眞妙手也

○附來書△三代以降列聖相承政通人和道傳統續不以佛教未來爲欠周姬訖籙更秦換漢憲綱刑巢薮空落野不以佛教已至而革四海派分異說捷出由唐而至五季爲甚庶務萬機理亂非常奉佛之教奚益間有草衣木食巖棲澗飲不過獨善其身耳又有名而異行假而非眞教化未孚弊乃生焉然師必有辯佇聞其說

此篇誨行道者捐已利人以不貪爲要用也

大覺曰夫爲一方主者欲行所得之道而利於人先須克已惠物下心於一切然後視金帛如糞土則四衆尊而歸之矣

一方者或一省一邑一郡一鄉總曰一方主者乃行教化之主人所得之道是昔所參所悟之學爲自利今欲以斯道覺斯民是利人大凡爲他師法者須是模範端正且先要克除自已私心以專澤及人更要謙下其心以待一切然後將錢穀布帛輕視如糞土如此持身接物則四衆自然尊敬而歸服之矣四衆出家二衆在家二衆△通篇只有六句萬卷書意皆盡於此

此篇誡人安不忘危當深思而不可忽慢也

大覺曰前輩有聰明之資無安危之慮如石門聰棲賢舜二人者可爲戒矣

此節教安危須謹○襄州石門寺蘊聰禪師嗣首山念禪師南嶽下九世住石門日嘗好積古人墨蹟太守入寺見之去後使借三次師不允太守怒使擎師重責師既歸衆僧迎於道側首座趨前問訊曰太守無故屈辱和尙師以手指地曰平地起骨堆隨手湧一堆高三尺太守聞知令人剷去三次復湧如初太守懼之朝夕不悅不月內全家喪于襄州○南康雲居曉舜禪師字老夫瑞州胡氏子嗣洞山聰禪師靑原下十世住廬山棲賢寺寺後多大樹太守入山見之意欲伐起公所師弗之後被人挾讐乘隙訐告太守捉師苦責令還俗民其衣大覺昔曾入舜之室故往京都訪之大覺讓舜正寢睡居側室仁宗數詔入內問道竟不言舜事偶一日聖旨勅淨因飰僧見大覺侍舜甚恭歸

奏帝召見之乃歎曰道韻奇偉眞山林達士遂於扇書曰免咎爲僧復住棲賢更賜紫衣金鉢遣使送歸舜罷棲賢日有二力士舁轎至羅漢寺前二人相謂曰今不是我院長老不須遠送棄轎而回舜既再來令人安撫曰你當時做得是但安心不必疑懼入院上堂曰無端被譖枉遭迍半載有餘作俗人今日再歸三峽寺幾多歡喜幾多瞋今大覺學謂前輩有聰明之資耳利爲聰眼利爲明無安不忘危之慮如石門以不自防忍而罹襄州之辱棲賢以不自調攝而有南康之追二師豈不是天資粹美之人且有斯失誠可以爲後人之戒

然則人生定業固難明辯細詳其原安得不知其爲忽慢不思之過歟故曰禍患藏於隱微發於人之所忽用是觀之尤宜謹畏

此節教須當覺察然則人生固有定不可逃之夙業本難明辯細詳審其根原豈得不是忽意怠慢不思不察之過歟歟疑辭謙退而未敢決也故曰人之禍害憂患藏于幽隱微細之間何以發之發于人之一時忽略而不謹也以二師觀之愈宜敬謹而畏懼之也尤愈也△忽慢二字各有其失忽失于心不細慢失於心不恭處世行事不可不時時戒畏之也

此篇教人用情必在平日情至而事自得也

雲居舜和尙字老夫住廬山棲賢日以郡守槐都官私忿罹橫逆民其衣往京都訪大覺

此節明因事故訪雲居在江西南康稱江左首刹此述師往事故曰住廬山棲賢日以因也因郡守槐都官南康府前有古槐故稱槐都私忿非正法也罹遭也橫逆不順理也出孟子民其衣著民之衣京都卽帝京

至山陽（楚州也）阻雪旅邸一夕有客攜二僕破雪而至見老夫如舊識已而易衣拜於前老夫問之客曰昔在洞山隨師荷擔之漢陽幹僕宋榮也老夫共語疇昔客嗟歎之久凌晨備飯贈白金五兩仍喚一僕客曰此兒來往京城數矣道途間關備悉師行固無慮乎老夫由是得達輦下

此節明昔情所遇路次楚州阻雪旅邸旅邸卽客店也一夕是將暮又有一客攜隨帶僕用人也破雪者帶雪而至見老夫如故舊相識巳而者不久也乃更換其衣致禮於老夫之前老夫因問其致敬之故答曰昔在洞山隨師荷行李之往也往漢陽幹辦事務之僕使姓宋名榮也疇昔卽往昔共語往昔之事艱難之故客咨嗟歎息不已淩晨卽次早備飰送路費五兩仍復喚一僕客曰我此子京城來往數次道途中所有間關崎嶇屈轉處一一備知師此去不必慮也老夫因此得達輦下輦是天子所乘之車

推此益知其二人平昔所存矣九峰集

此節結明深情有在推此者是集昔人推詳此段因緣我固知他二人主賓之情平時愛惜之私有存乎胸中矣△施恩者情必至也人受恩而情存情存則事無不濟矣

此篇明古人立志堅強不以老而怠其行也

大覺曰舜老夫賦性簡直不識權衡貨殖等事日有定課曾不少易雖灸燈掃地皆躬爲之嘗曰古人有一日不作一日不食之戒予何人也雖垂老其志益堅或曰何不使左右人老夫曰經涉寒暑起坐不常不欲勞之

賦稟也謂老夫生來之性簡而不繁直而不曲權卽秤錘衡卽秤竿以財變物曰貨積聚生財曰殖如戥秤賣買一切世故俱所不知每日功夫俱有一定之課計曾不少改雖極小事如然燈掃地皆親自爲之每常自警引百丈大智禪師每日力作以償其供有勸止者則曰我無德以勞人衆不忍而藏其作具徧索不得遂不食故有一日不作一日不食之語流播寰宇古人尙且如此我何等人敢生懈怠垂將也年雖老而志轉堅或曰些細之事何不令左右執侍者爲之老夫曰經嚴寒歷酷暑動靜不常不必煩之△噫而今人只要寬袍大袖何曾曉得古人置足處

此篇謂人操守貴眞實虛妄無所益也

舜老夫曰傳持此道所貴一切眞實別邪正去妄情

乃治心之實。識因果明罪福乃操履之實。弘道德接方來乃住持之實。量才能請執事乃用人之實。察言行定可否乃求賢之實。

此節貴一切眞實代代相承曰傳。拳拳執守曰持。此道卽無上妙道所貴的實字最重一切二字總擧下略開五條使人知所持守也。眞者不妄。實而不虛。第一治心者要先分別邪心正心虛妄。心邪妄者當遣去之。正直者當究竟之。此卽治心之眞實也。第二操履者守志不改曰操。所行合理曰履。先須知有善惡因果。罪因何致。福由何生。時中敬謹不敢錯因果致罪招愆者滅之。合理生福者爲之。此卽操履之眞實也。第三住持者住法王家持佛法事。必要弘彰聖化力行道德。持最上之法印。惟誠惟確接四方之學者。不矜不慢。此卽持法之眞實也。第四用人者宜先量度孰有才略當幹何事。孰有力能當司何執。調和燮理內外悅豫。此卽用人之眞實也。第五求賢者先須審其言行相應否。察其內外如一否。當其可用不可用之間。尤貴有先見之明。稍失覺察利害卽見。此乃求賢之眞實也。

不存其實徒衒虛名。無益於理。是故人之操履惟要誠實。苟執之不渝。夷險可以一致二事坦然弃集

此節結一切眞實前五者大槩言之。至于一切所作。如不存眞實徒然賣一虛名。於理何益衒彰賣也。所以住持人操守行履必要眞實。若果能執守此眞實二字。不變不遷。雖是平夷險阻皆可同歸一轍。無二理也。渝變也。夷是平夷。險是險阻。致者理也。△造得到眞實二字是佛祖儕類

此篇教人立堅固志毋懷名利喪至德也

舜老夫謂浮山遠錄公曰。欲究無上妙道窮則益堅。老當益壯。不可循俗苟竊聲利自喪至德

此節先明存守至德。舒州浮山法遠圓鑑禪師鄭州王氏子。嗣葉縣省禪師。遠嘗與達觀頴薛大頭七八人遊蜀幾次遭迍。師以智脫之。衆以曉吏事故稱之爲遠錄公。謂學人要研究無上妙道乃佛果也。必須立決定志。身雖窮困其志須增益而轉

堅年雖衰老其力當增益而轉壯切不可順隨流俗苟且希圖聲名利養自喪大德循順也苟且不正貌苟容而取安也

夫玉貴潔潤故丹紫莫能渝其質松表歲寒霜雪莫能凋其操是故節義爲天下之大

此節喩明堅持節義且玉之所貴在乎潔淨溫潤也玉有七德謂堅實況仁不變況義貴佩況禮潤彩況智色潔況信難汚況忠觀悅況樂縱以丹砂硃紫塗之亦不能染變其素質表耐也松耐歲寒威故嚴霜重雪亦不能傷敗其青英以此而知人不可無玉質松操之節義乃天地間至大之要也

惟公標致可尙得不自强古人云逸翮獨翔孤風絕侶宜其然矣廣錄

此節嘆美嘱其自勉惟獨也公指遠錄公獨公之標格品致可嘉可貴豈得不自强以立志乎節義謂有節操而行合乎義理也標舉也言其超卓傑立之極也自强易云君子之道終日乾乾而自强不息逸縱也翮羽勁也古云大鵬展翅乘六息而背負青天豈凡鳥能及宜乎其然也△節義乃聖賢根本佛祖靈苗學者宜謹守珍惜之

此篇明親師友不可自怠怠則學無成也

浮山遠和尙曰古人親師擇友曉夕不敢自怠至於執爨負舂陸沉賤役未嘗憚勞

此節勸人力行謂上古之求道者近明師擇良友朝勤夕惕不敢自求安逸爨是炊爨取其進火謂之爨取其氣上謂之炊負舂是擣米寧與世違而不圖顯著曰陸沉賤役者人所羞爲難行之事謂至於執爨負舂不以爲勞陸沉賤役不以爲恥終不敢生怠墮疲厭之心也

予在葉縣備嘗試之然一有顧利害較得失之心則依違姑息靡所不至且身既不正又安能學道乎函

侍者法語

此節以巳作證如此等事我昔在葉縣參省和尙時備細而嘗試之汝州葉縣廣教院歸省禪師冀州賈氏子嗣首山念禪師南嶽下九世○其住持枯淡嚴密衲子畏之浮山遠天衣懷聞其高風特

往參叩正值雪寒省呵罵驅逐將水潑地衣袴皆濕他僧怒去惟遠與懷整衣斂具復坐如故省到呵曰你更不去待我打你遠近前云某二人數千里特來參和尚禪豈以一杓水潑之便去省笑曰你兩個果來要參禪卻去挂搭遠充典座衆苦其枯淡省偶出庄去遠私取油麪作五味粥方熟省忽歸粥罷命典座遠至省曰汝竊取油麪係盜用常住遠云實取油麪願乞責罰省令算估衣盋還訖更打三十拄杖趕出院道友勸勉省不允友曰若不容歸只乞隨衆聽法省亦不許省一日出街見遠旅邸前立省曰此是院門房廊汝何住此令人追筭店錢遠無難色遂持盋於市化還之省歸謂衆曰法遠眞參禪之法器也遂令歸上堂對衆付衣嗣法焉謂凡諸逆順境界一一經歷若我當時有一念顧惜利害之心較量得失之意則依違之亦何有所定出小雅姑息者苟容取安也出禮記若如是者於身既爾不正又何能治心以學道乎△者般做處是第一等人流學得的是好手

此篇明學道要在志力堅行不可疑信相參也

遠公曰夫天地之間誠有易生之物使一日暴之十日寒之亦未見有能生者

此節先譬一暴十寒必不生先舉世間萬物生長者爲譬誠實也謂凡物雖是易於生長者設使一日方得暖氣蒸熏而又爲十日寒雨浸漬亦未見有能生長者藉以此學者用功之不恒也

無上妙道昭昭然在於心目之間故不難見要在志之堅行之力坐立可待其或一日信而十日疑之朝則勤而夕則憚之豈獨目前難見予恐終其身而背之矣雲首座書

此節方明一信十疑必不悟無上妙道昭昭卽了然也了了然在於六根門頭放光動地有何難見然雖要在立志堅卓如生鐵橛相似行之勇猛如與萬人敵一般如此管取立地搆去其或一日方有信力而行且又有十日疑而不行早起方纔勤力而作之至夜則又畏憚而止之如是求道不獨目前難得成辦予恐盡此一生背馳不得見矣△

膏肓之針起死之藥俱在勤字中收

此篇明住持人凡事取捨宜當細審也

遠公曰住持之要莫先審取捨取捨之極定於內安危之萌定於外矣然安非一日之安危非一日之危皆從積漸不可不察

此節擧其大槩謂爲住持之緊要莫先於審察其取捨看何者爲急務此宜該取何者爲無益此宜當捨取捨之籌極定於胸中則安危之萌芽卽定於外矣然致人之安非一日能安致人之危亦非一日便危咸從積累漸浸久之方發斯不可不察也

以道德住持積道德以禮義住持積禮義以刻剝住持積怨恨怨恨積則中外離背禮義積則中外和悅道德積則中外感服

此節細分利害蓋所察者有三焉若常時我以道德行住持事則所積之人皆能修道德矣我以禮義行住持事則所積之人皆能行禮義矣若我刻苦衆利剝削賢良則人人口出惡言胸含毒意積成怨恨矣怨恨旣積則內外無不生離散背逆之心中以近言外以遠論禮義旣積則內外無不和悅道德旣積則內外無不感服

是故道德禮義洽則中外樂刻剝怨恨極則中外哀夫哀樂之感禍福斯應矣

此節結成禍福是故道德禮義周遍於一方則內外歡樂洽霑濡周遍也若使刻苦剝削人到至極處則內外哀傷哀則禍生樂必福至夫哀樂感于內則禍福應於外矣△人情取捨是大關鍵若不審察未免不顚倒苦樂也

此篇言住持之要有三不可缺一而廢道也

遠公曰住持有三要曰仁曰明曰勇仁者行道德興教化安上下悅往來明者遵禮義識安危察賢愚辯是非勇者事果決斷不疑姦必除佞必去

此節先擧三要仁明勇司馬光諫仁宗表仁者純乎天理無一毫私欲也明者燭物理辯是非無一事之疑惑也勇者見義必爲聞善必遷無一念之退怯也謂爲住持者必先存乎仁有仁則可以行

持道德興揚教化教化者躬行於上風動於下使人變化氣質也安撫上下悅樂往來此第一件緊要也次則必要明能洞燭乎物理無一事一物之或蔽則能遵行禮義審識安危辯察愚賢分別是非是第二件緊要也復而又要勇能見義必爲見善必遷毫無退怯則能作事果敢剖斷不疑知姦必除知佞必去是第三件緊要也

仁而不明如有田不畊明而不勇如有苗不耘勇而不仁猶知刈而不知種三者備則叢林興缺一則衰缺二則危三者無一則住持之道廢矣（二事與靜因藻和尙書）

此節明不可缺若但有其仁而無明如世人有田而不能耕艮可惜也然仁明雖具而無勇以繼之亦如世人田雖已種而不能耘鋤無所得也若有明有勇而無仁以先之又如世人但知收穫而不知下種必無益也刈割也以是觀之三者必不可缺若住持人三者全備則叢林必興缺一叢林必衰缺二叢林必危若三者俱缺佛法必至掃地叢林自見寥落矣△且看世出世做漢子的誰不有此缺一如車脫轄也

此篇言住持以擇賢愚爲要賢愚分則法道自顯也

遠公曰智愚賢不肖如水火不同器寒暑不同時蓋素分也

此節學智愚本自生成智者禀清和之氣生人才識明敏愚者禀昏濁之氣生人頑蠢無知賢者禀和煦之氣生人慈儉溫良不肖者禀乖謬之氣生人凶險姦邪四者如明暗相傾薰蕕不並決然之理故喻如水火不同器寒暑不同時此蓋乎素之分定也

賢智之士醇懿端厚以道德仁義是謀發言行事惟恐不合人情不通物理不肖之者姦險詐佞矜已逞能嗜慾苟利一切不顧

此節明賢愚品類逈別蓋賢智之士生來性分醇和懿美端莊厚重所謀所趨者道德仁義時而發言時而行事唯恐與衆人心性不合與事物道理不通兢兢業業以任道爲己心彼愚不肖之人一

味姦邪險偽欺詐諂佞發言如同聖賢行事宛爾鬼魅矜已自負逞能自高貪嗜私慾苟取財利無所不爲

故禪林得賢者道德修綱紀立遂成法席闕一不肖者在其間攪羣亂衆中外不安雖大智禮法縱有何用智愚賢不肖優劣如此爾烏得不擇焉惠力芳和尚書

此節結成優劣當擇所以禪林下得一賢者則道德可修綱紀自立總繩曰綱衆目曰紀致令規矩整齊法社必盛矣闕者缺也若其間雜著箇不肖者在衆人之中則攪擾叢林惑亂大衆一院不安雖有大智之規矩禮法亦無所用何也由無廉耻不可治也且智與賢是一種愚不省是一種此兩種勝劣利害皎然如此爾何得不致力揀擇焉優勝也劣弱也烏何也△性本無二習之有異人胡其不自省也

此篇誠人情不可滯塞情通而道行乎其間也

遠公曰住持居上當謙恭以接下執事在下要盡情以奉上上下既和則住持之道通矣居上者矯倨自尊在下者怠慢自疎上下之情不通則住持之道塞矣

此節先標情之通塞謂住持之位本常居上時中須要謙和恭謹以接納於人爲執事者本當居下時中必要盡情致敬以承奉于上如此上能謙和下能承奉則住持之法道自流通矣設若在上者驕侈倨傲以自尊則在下之人必然怠惰輕慢而自疎遠上下之人情既爾不通則住持之道法必滯塞矣

古德住持閑暇無事與學者從容議論靡所不至由是一言半句載於傳記逮今稱之

此節方明情通之故又引古之通情者以明之試看古來有道德之師閑暇無事必謙光接物常與可語之學者從容議論從容者和緩而不迫議者評定古今之事宜論辯也有所不明而辯析之或論辯古人公案或品評賢德機語世法佛法無所不到偶爾師資機語相契合乎至理或一言或半句言雖少而語意奇必當載於傳記古今稱之

也如太陽問梁山如何是無相道場山指大士像曰此是吳道子畫的陽擬進語山曰者箇是有像的那箇是無像陽即有省山曰何不道取一句陽曰道即不辭恐落紙筆山笑曰此語上碑去在

其故何哉一則欲使上情下通道無壅蔽二則預知學者才性能否其於進退之間皆合其宜自然上下雍肅退遜皈敬叢林之興由此致耳 與青華嚴書

此節結完情通事恰然必欲與學者閑時議論其故何哉一則使上下情通不致法道壅蔽二則預先知得學者才力性情可用不可用所謂從苗辯地因語識人然後於當進當退之間總得其宜相孚如此自然上下雍容整肅遠近歸從敬信叢林之興豈有別法不過由此情通而致也△閑暇議論正是發潛德之幽光不是細事

此篇訓人宜務實學而不宜賣虛飾假也

遠公謂道吾眞曰學未至於道衒耀見聞馳騁機解以口舌辯利相勝者猶如廁屋塗汚丹雘祗增其臭耳 西湖記聞

潭州道吾寺可眞禪師嗣石霜圓禪師南嶽下十世謂學道未造到極處切不可虛頭粉飾未見以爲見裝點未聞以爲聞馳騁機解馳騁者馬疾走也只以口快舌便多得一句以爲勝如此者猶如廁屋塗畫些五彩丹雘者彩色之總名外面雖是好看其實裏內臭不可聞△如此虛頭不如不做好孰不知其爲假銀城也

此篇教治心須求妙悟以爲除妄見眞之本也

遠公謂演首座曰心爲一身之主萬行之本心不妙悟妄情自生妄情既生見理不明見理不明是非謬亂

此節顯心爲根本蘄州五祖法演禪師綿州鄧氏子嗣白雲端禪師南嶽下十三世謂心者靈明洞徹具衆理而應萬機百千三昧無量妙義莫不由之而生必須要研窮透徹得妙悟也心若不悟妄念情識自然發生妄生則鑑理不明理不明則是非必訛謬錯亂矣

所以治心須求妙悟悟則神和氣靜容敬色莊妄想

情慮皆融爲眞心矣以此治心心自靈妙然後導物指迷孰不從化浮山實錄

此節教必修必悟所以學人修治自心當求徹證悟入之後使人神志和氣息靜容貌恭敬色相端莊設有妄想情慮以此妙心照之皆融爲眞心矣若如此修治其心心必靈通精妙然後開導羣品指接蒙迷誰不相從其教化耶△悟要工夫意出語言之外若但如此讀去有甚麼交涉

此篇教淸修實德毋務浮華而蔽其要妙也

五祖演和尚曰今時叢林學道之士聲名不揚匪爲人之所信者蓋爲梵行不淸白爲人不諦當輙或苟求名聞利養乃廣衒其華飾遂被識者所譏故蔽其要妙雖有道德如佛祖聞見疑而不信矣爾輩他日若有把茅蓋頭當以此而自勉與佛鑑佛果書

謂近今叢林中做長老者美名不得播揚又不爲四衆之所信敬者無別只因梵行有虧不淸淨不潔白也加之做人行事又不審實穩當輙者每事即然也輙或每事舉動多苟且貪求名聞利養又作事虛浮衒賣光華粉飾行止以欺惑愚俗遂被明眼人看破即生譏誚由此將幾多緊急妙事皆障蔽之矣即使有證悟有神機如諸佛祖但所聞見之事皆令人生疑惑而不諦信也爾輩他日若出世爲人結箇茅菴守護已身調伏他意當以吾言自勉勵也△老實二字値得千金若虛浮裝點不存實行乃業根種子也

此篇戒人重本分勿務外緣而喪失法體也

演祖曰師翁初住楊岐老屋敗椽僅蔽風雨適臨冬暮雪霰滿牀居不遑處

此節明修不惜身袁州楊岐山方會禪師宜春冷氏子嗣慈明楚圓禪師南嶽下十世謂我會師翁初住楊岐之時屋老桷爛兩間破房僅略能也略可遮蔽風雨而已適至也適値冬暮即臘月也霰是雪粒雖人人臥榻雪粒滿布亦不分心于此安然處之事冗曰不暇心勤曰不遑謂楊雖積雪而不以寒苦動其心也

衲子投誠願充修造師翁卻之曰我佛有言時當減

劫高岸深谷遷變不常安得圓滿如意自求稱足
此節顯事皆假合衲子中有志誠發心願當化募
者允當也師翁卻辭不允曰你豈不聞我佛有言
此時正當減劫也人人福壽亦隨之而減謂第九
小劫人壽八萬四千歲減至六萬拘留孫佛出世
減至四萬拘那含牟尼佛出世減至二萬迦葉佛
出世減至一百歲釋迦牟尼佛出世故曰時當減
劫然極峻之高岸最深之谿谷遷改變易尙爾不
常或時高岸而崩頹或時深谷而平滿本不是堅
固之法安得圓滿如人之意而自求稱足也
汝等出家學道做手脚未穩已是四五十歲詎有閒
工夫事豐屋耶竟不從
此節示其力學且汝等出家元爲學道做手脚尙
且未穩此言把捉不住也謂工夫尙做不定已是
四五十歲了詎豈也豈得有閑工夫再去化緣以
華美其居而爲事也昔宋李靖公名沆爲丞相自
奉甚薄所居陋巷廳事無重門家人勸修之沆曰
身食厚祿安榮如意人生朝暮不保奚用工夫事

豐屋耶竟不從
翌日上堂曰楊岐乍住屋壁疎滿牀盡撒雪珍珠縮
却項暗嗟吁翻憶古人樹下居廣錄
此節曉以大義翌日卽明日上堂示衆曰楊岐乍
住屋壁疎滿牀盡撒雪珍珠縮却項暗嗟吁翻憶
古人樹下居翻憶者返追從上古人樹下修行値
此風雨又書何如△下逮於今尙要鬼弄他去做
化主疇能却之耶
此篇教學者須行解相應必謹必嚴也
演祖曰衲子守心城奉戒律日夜思之朝夕行之行
無越思思無越行有其始而成其終猶畊者之有畔
其過鮮矣
城字作譬喻古有偈云學道猶如守禁城晝防六
賊夜惺惺中軍主將能行令不動干戈致太平此
之謂也奉乃遵奉戒律卽衆戒律儀也守心是學
道奉戒是修德欲全道德須由日而夜亹亹思之
自朝及夕孜孜行之蓋行時不可外于思思時不
可越于行如是從始至終而不改異如畊田者中

遏俱到可免荒怠之過矣△禮約而義豐如九轉還丹點鐵即成金矣

此篇戒住持不可專己之情而忘先聖法度也

演祖曰所謂叢林者陶鑄聖凡養育才器之地教化之所從出雖羣居類聚率而齊之各有師承今諸方不務守先聖法度好惡偏情多以己是革物使後輩當何取法

範士曰陶鎔金曰鑄叢林是一大爐冶以之鑄聖陶凡撫養鞠育人才器格之地住持人總其權柄則教化之所從出羣居者或百或千類聚者智愚賢否各從其類要其統率而齊整之則各有師承言各有者非各人自己有師承也謂必在住持於羣類中因人設教而調理之也此下謂不遵古自恃之過於今住持不遵古人之典訓一味以己之所好所惡而用情多偏且以自家杜撰之法教人依學以為己是而返改革前人規範如此任情縱意教後人將何以取法則也△爐鞴之下原多鈍鐵只在匠者之巧心妙手否則總成廢器

此篇誨住持欲知人之賢否必久乃得其真也

演祖曰利生傳道務在得人而知人之難聖哲所病聽其言而未保其行求其行而恐遺其才自非素與交遊備詳本末探其志行觀其器能然後守道藏用者可得而知沽名飾貌者不容其偽縱其潛密亦見淵源

此節明知人要在久識謂凡欲利益衆生傳授祖道所貴專在得真正良材乃堪承繼然知人一節最為難事古聖先賢亦以為憂何也聽其所言似實有德未審平日行履果如其言否也必求其所行造到古人地位又恐遺失其人之才力也自非猶云要在謂欲知人之的實要在平素與之交遊歲月既久則所知益深備詳他之本末探討他志向概察他行履以及器量能幹然後真知實曉此人果是守道存德者果是韜光秘用者若是沽賣虛名粧飾顏貌者亦久而能知雖以隱偽縱使彼做得深潛隱密我亦閱見他幽深源底也

夫觀探詳聽之理固非一朝一夕之所能所以南嶽

讓見大鑑之後猶執事十五秋馬祖見讓之時亦相從十餘載是知先聖授受之際固非淺薄所敢傳持如一器水傳於一器始堪克紹洪規如當家種艸此其觀採詳聽之理明驗也豈容巧言令色便僻諂媚而充選者哉圓悟書

此節謂授受必須親證且而觀採詳聽此四種道理原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得的所以南嶽讓見大鑒之後猶然執侍巾瓶一十五秋南嶽懷讓禪師金州杜氏子嗣六祖大鑑禪師大鑑六祖慧能大師范陽盧氏子嗣五祖弘忍大師且馬祖見讓之時亦相從淘汰十有餘載江西馬祖道一禪師漢州什邡縣馬氏子嗣南嶽讓禪師是知先聖上授下受之際固非淺根薄德所能傳持所謂見與師齊減師半德見過於師方堪傳授猶如以此一器水傳入於彼之一器無欠無餘此喻爲子者不妄受也如此之人始能克紹大法弘規擔當佛祖家業又如畊田者之的當人家收存好種種好則苗必秀此喻爲師者不妄傳也如此觀採詳聽之理旣盡始爲明驗不誣也且能克紹能繼續之人豈容巧好其言令善其色便佞偏僻諂屈媚悅之徒可能當其任哉△此不徒謂師家知人實要弟子耐久如是則水合水矣如今人纔到門便付法吾不審是何知也

此篇誨住持者須德惠兼行以爲興教傳道之本也

演祖曰住持大柄在惠與德二者兼行廢一不可惠而罔德則人不敬德而罔惠則人不懷苟知惠之可懷加其德以相濟則所敷之惠適足以安上下誘四來苟知德之可敬加其惠以相資則所持之德適足以紹先覺導愚迷

此節明德惠相資而互用謂爲住持之大權柄大主宰在恩惠與德行兩種此兩種必欲兼行如鳥之兩翅廢一則不可也若但有恩惠與人而自不修德則人雖懷而不敬若但有德於已而無惠以及人則人雖敬而不懷罔無也果知惠澤能使人懷慕更加修德以相兼濟則所施之惠澤自然安

撫人心上情下通誘引四來之衆矣果加修德能令人恭敬更加惠澤以相資助則所修之德行自足以繼紹先覺興隆佛種開導愚迷之人矣故善住持者養德以行惠宣惠以持德德而能養則不屈惠而能行則有恩由是德與惠相蓄惠與德互行如此則德不用修而敬同佛祖惠不勞費而懷如父母斯則湖海有志於道者孰不來歸住持將傳道德興教化不明斯要而莫之得也與佛眼書

此節明德惠併施而同感故所以善爲住持者自巳養德又能行惠宣通恩惠以持其德德既能養則德用不竭惠既能施則惠有餘恩由此將德與惠共相蓄養惠與德互相流行如是則德已具於惠中德即不修而人敬之慕之如同佛祖矣惠既發于德內惠雖不費而人懷之愛之如同父母矣斯則五湖四海有志於道者誰不來歸住持將要宣傳道德興揚教化若不通明德惠二種之要妙必不能得也△懷恩敬德人情皆然住持能兼之是將引天下人歸之敬之也

此篇見師嚴子敬之道足爲後人典則也

演祖自海會遷東山太平佛鑒龍門佛眼二人詣山頭省覲祖集耆舊主事備湯果夜話祖問佛鑑舒州熟否對曰熟祖曰太平熟否對曰熟祖曰諸莊共收稻多少佛鑑籌慮間祖正色厲聲曰汝濫爲一寺之主事無巨細悉要究心常住歲計一衆所係汝猶罔知其他細務不言可見山門執事知因識果若師翁輔慈明師祖乎汝不思常住物重如山乎

此節明家教有方○舒州太平佛鑑慧懃禪師龍門佛眼清遠禪師並嗣五祖演禪師南嶽下十四世値演祖自舒州海會寺移席往東山之日二師詣東山省覲詣往也省視也秋見曰覲祖集本寺中之耆舊並主事者備湯果夜間聚話祖問佛鑑今歲舒州地方田稻成熟否鑑對曰熟祖曰你太平常住熟否曰熟祖曰諸莊其收稻有多少佛鑑籌慮間籌量思慮不敢妄答祖即正其色勵其聲曰汝濫爲一寺之主濫泛也既作主人凡事無大小盡要究竟於心稻谷乃常住一年家計大衆關

係如此緊要汝猶不知其餘瑣末細務不言可見矣山門中汝雖作長老亦職事也須當知因識果如楊岐師務輔翊慈明師祖始於南院終于興化三十年總柄綱律汝豈不聞乎汝亦不思常住物粒米重如山乎○慈明潭州石霜楚圓禪師全州李氏子嗣汾陽善昭禪師南嶽下九世

蓋演祖尋常機辯峻捷佛鑑既執弟子禮應對含綏乃至如是古人云師嚴然後所學之道尊故東山門下子孫多賢德而超邁者誠源遠而流長也（耿公與高菴書）

此篇見師徒有德上是東山父子酬答之實事此是耿公判美師徒之至言蓋演祖平常機用辯才孤峻而又迅捷佛鑑既執弟子之禮應對之間從容含綏理宜如是也學記云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人知敬學故東山門下子孫多賢德而超羣越衆者實是來源遠而流故長也△模範既正則傚自端所謂有賢父乃有賢子也

此篇見師家取捨有道愛之拒之各有深意存也

演祖見衲子有節義而可立者室中峻拒不假辭色察其偏邪諂佞所爲猥屑不可教者愈加愛重人皆莫測爲乎蓋祖之取捨必有道乎

謂師每見衲子有節操誼義而可以成立者凡入室必多孤峻拒止之不假些毫和言喜色此正是要作成長養之心也察其一種偏邪諂佞所爲卑猥鄙屑終不可教者師轉加愛重人皆不能測度是何等意爲乎蓋師之一取一捨必有道理存焉△至人作略不是意想得的以情擬之則失矣

此篇見古人天資厚重不以得喪易其心志也

演祖曰古人樂聞已過喜於爲善長於包荒厚於隱惡謙以交友勤以濟衆不以得喪二其心所以光明碩大照映今昔矣（答靈源書）

謂古人好樂聞人說已之過如子路然喜於爲善如禹聞善言則拜長于包荒如周公謂君子處泰之道必有包荒之量厚于隱惡如大舜隱惡而揚善謙以交友如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勤以濟衆如端木賜能博施于民而能濟衆又不以得喪易其心所以亘古今來總見其光明廣大而能

照暎之也△此章只有四十三字丈夫事業備之矣

此篇言住持當存誠克已不假威力而自尊嚴也

演祖謂佛鑑曰住持之要臨衆貴在豐盈處已務從簡約其餘細碎悉勿關心

此節明持身行事之體謂凡爲住持臨蒞大衆貴乎要豐盛要盈滿處置自已宜簡省宜儉約其餘細末瑣碎之事不必要關係于我心也

用人深以推誠擇言故須取重言見重則主者自尊人推誠則衆心自感尊則不嚴而衆服感則不令而自成自然賢愚各通其懷小大皆奮其力與夫持以勢力迫以驅喝不得已而從之者何啻萬倍哉 見蟾侍者日錄

此節明發言用人之實用人須加推選其至誠者用之擇言必當徵究須鄭重者言之言若重則爲主者自然而尊用人實則於衆心自然而感主既尊則不必故用威嚴而人自然悅服人既感則不必更加命令而事自能成就如此行去致使賢與愚各人通其所懷小與大皆得奮勇其力較之那一等持以威勢之力迫以驅喝之情使人不得已而相從者何止一萬倍哉啻止也△用人誠發言重損已益人達於衆機如響斯應矣

此篇言學者當確志操修期於必悟而後已也

演祖謂郭功輔曰人之性情固無常守隨化日遷自古佛法雖隆替有數而興衰之理未有不由教化而成

此節標教化勢必由師郭功輔諱正祥號淨空居士官至提刑嗣白雲守端禪師演祖與之言曰凡一切人之性情本無一定所守隨教化而遷移之自古來佛法或有時興有時廢原本乎理數而致興衰之理未必不從人之教化而成也

昔江西南嶽諸祖之利物也扇以淳風節以淸淨被以道德教以禮義使學者收視聽塞邪僻絕嗜慾忘利養所以日遷善遠過道成德備而不自知

此節舉師承施教有方當初如江西馬祖南嶽石頭以及諸祖利生接人之時扇字妙有吹拂之意

每每吹人以淳朴之風。節人以淸淨之操。被人以道德之心。教人以禮義之學。使學者收攝其視聽。不妄見聞。塞絕其邪僻。不妄動止。絕其嗜慾之私。忘其利養之想。日復一日。遷於至善。而遠諸過失。不覺道日成。德日備。使學者之性靈潛移默化而不自知。所以佛法必然興矣。

今之人不如古之人遠矣。必欲參究此道。要須確志勿易。以悟爲期。然後禍患得喪付之造物。不可苟免。豈可預憂其不成而不爲之耶。纔有絲毫顧慮萌於胸中。不獨今生不了。以至千生萬劫無有成就之時。坦然菴集

此節明乏師各宜自勉。今之行教化者。大不如古人遠矣。既乏其師而必欲參究此道。須是自已立堅確志。勿半途改易。以悟入爲期限。卽或有禍患得失之事。總付之於天數。儒言天命。釋言定業。既有定業。卽不可逃。不可苟且求免。豈可預先憂其不得成辦。便不肯勉力而求之乎。若有一絲毫顧惜念慮之情。萌動於胸中。不獨今生不得了悟。以至千生萬劫。似無有成就之時也。△顧慮是最障礙的根本。不可存。而所當存者。堅確志耳。

此篇見伊針芥相投。是機是教也。

功輔自當塗太平州也絕江訪白雲端和尚於海會。白雲問公牛淳乎。公曰淳矣。白雲叱之。公拱而立。白雲曰。淳乎淳乎。南泉大潙無異此也。

此節明箭鋒相值。絕江是直渡。訪參求也。舒州白雲守端禪師。衡陽葛氏子。嗣楊岐方會禪師。南嶽下十二世。功輔現宰官身而作佛事。可謂在欲而無欲。居塵不染塵。亦是他宿植德本。有大因緣。方能根塵脫卸。一念無依。但到此橋斷路窮。不免求人指示。故絕江訪白雲於海會。白雲具通方正眼。運匠石斧斤。既無礙辯別資一路。便問公牛淳乎。公非麤心鹵莽。已到不疑之地。卽全身擔荷。脫體承當。應之曰淳矣。白雲居養子之緣。恐他見道未穩。故以雷轟電掣之機。奮獅子威而叱策之。所謂把關須用精嚴吏。不驗分明不放行。公已是鼻孔撩天。脚跟點地。縱使八面風吹。他亦不動。遂拱然

而立。眞可謂鐵牛不怕獅子吼矣白雲至此雪後始知松栢操便應許他道淳乎淳乎實知他有主宰可與祖師把手共行故曰南泉大潙無異此也○南泉卽池州普願禪師鄭州王氏子嗣馬祖道一禪師一日上堂曰王老師自小牧一頭水牯牛擬向溪東牧不免犯官家苗稼擬向溪西牧亦不免犯官家苗稼不如隨分納些些總不見得○大潙潭州靈祐禪師福州長溪趙氏子嗣百丈懷海禪師南嶽下三世一日上堂曰老僧百年後向山下檀越家作一頭水牯牛右脇書五字曰潙山僧某甲當時喚作潙山僧却是水牯牛喚作水牯牛却是潙山僧畢竟喚作甚麼卽得時仰山出衆禮拜而退

仍贈以偈曰牛來山中水足艸足牛出山去東觸西觸又曰上大人化三千可知禮也行狀

此節是格外提持仍贈以偈曰牛來山中水足草足此頌他見地明白謂饑飡嫩草遍山去渴飲寒泉遶澗回牛出山去東觸西觸頌他放曠今時所謂放曠不耕空劫地暮天何用牧歌催又曰上大人化三千可知禮也一是歸美之辭二是出身活句可謂大冶精金還他作者○獅絃撥動聽者爲誰只見羣音響絕大地山河總作琴聲且道他二人相見處作何話會

此篇訓人學道貴在實悟若大法不明終一死漢也

白雲謂功輔曰昔翠巖眞點胸耽味禪觀以口舌辯利呵罵諸方未有可其意者而大法實不明了

此節明實悟未證洪州翠巖可眞禪師福州人嗣石霜楚圓禪師點胸因欲裝點胸襟高過於人故有是名耽樂也禪止散亂也觀照心昏也謂尋常耽樂取味於禪觀以其口舌辯利競爭機鋒呵叱諸方禪德覺無有一人可如已意者其實自家于向上大法未得明了

一日金鑾善侍者見而笑曰師兄參禪雖多而不妙悟可謂癡禪矣白雲夜話

此節明點罰得人金鑾善侍者金鑾寺名善乃慈

明之高弟福州人道吾眞楊岐會皆推伏之一日
遊山次善拈一瓦礫置於石上謂眞曰向此下得
一轉語親切許你親見慈明速道速道眞擬議善
呵曰佇思停機情關未透何嘗夢見先師在師兄
參禪雖多而不妙悟誠可謂兀枯守寂之癡禪矣
宗鏡云背教而唯成暗證只爲已眼不明守默而
單坐癡禪所以慧燈不朗△而今木不識丁者也
要如是亂做讀此置身於何地也

此篇言道在人弘要教之至行之力也

白雲曰道之隆替豈常耶在人弘之耳故曰操則存
捨則亡然非道去人而人去道也

此節明道本不易謂道之或時興隆或時衰替豈
一定之常法耶在人眞操實踐而弘揚之耳故子
輿有云人能時時操守之則此道自存或放逸捨
置之則道自喪亡且不是道欲遠人而人自遠於
道也

古之人處山林隱朝市不牽於名利不惑於聲色遂
能淸振一時美流萬世豈古之可爲今之不可爲也
由教之未至行之不力耳

此節明行之在人試看上古之士或深隱於山林
不爲名利所牽引或獨處於朝市不爲聲色所惑
亂斯其任道眞而立志穩遂能淸譽振於一時美
名流於萬世然此事豈獨古人可爲而今人不可
爲耶非也殆由人之教化未到而我行之不猛力
耳

或謂古人淳朴故可教今人浮薄故不可教斯實鼓
惑之言誠不足稽也答功輔書

此節轉謂無知或言古人淳厚朴素故可教今人
囂浮輕薄所以不可教此等說話實是鼓動人心
惑亂人志不見之于典籍無所稽考之言誠不足
信△操存捨亡的是箇甚麼教人去學正學時以
千斤猛力尚難把捉如何聽其日去如是者斷其
道成無有是處

此篇明言行乃立身之大本不可不謹而擇之也

白雲謂無爲子曰可言不可行不若勿言可行不可
言不若勿行發言必慮其所終立行必稽其所蔽於

是先哲謹於言擇於行

此節明言行必不可妄發無爲子姓楊名傑字初公號無爲居士無爲州人官至禮部嗣天衣懷禪師先引馬氏曰夫可言不可行君子弗言也則言顧行而言不違行也可行不可言君子弗行也則行顧言而行不違言也大凡發言必先思慮可能行否卽能行亦須慮其始終凡立行必要稽考能爲法否卽能法更須防其遮蔽蓋先聖之常謹於言而擇於行也

發言非苟顯其理將啓學者之未悟立行非獨善其身將訓學者之未成所以發言有類立行有禮遂能言不集禍行不招辱言則爲經行則爲法故曰言行乃君子之樞機治身之大本動天地感鬼神得不敬乎白雲廣錄

此節謂言行乃經世大本發言非苟能顯其道理實欲將此言啓廸學者之未悟必使之而悟也立行非苟且獨善吾身實欲以此行訓誨學者之未成必使之而成也所以發言必要使人可類類者法也立行必要成其禮體遂能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言則可以爲人之常準行則可以爲人之法式故易曰言行乃君子之樞機樞門臼也機弩牙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治身之大本也所以能動乎天地能感致鬼神者唯言行而已得不愼乎○昔商湯王有七年之旱太史占之曰當以人禱之王曰吾所爲請雨者民也若以人禱返害其民吾當自禱遂齋戒翦髮斷爪素車白馬身穿白茅以身爲犧禱于桑林之野遂以六事自責曰政不節歟民失職歟女謁盛歟宮室崇歟苞苴行歟讒夫昌歟言訖忽大雨數千里所以謂言行之能動天地也○世語載詹嶺先生隱山修道忽失報曉鷄以偈禱社神曰吾家住在山谿間養個鷄兒當鳳看昨被狐狸拖將去家無惡犬去追還盤陀石上毛猶在紫竹林中血未乾本欲修表申上帝先來說與社公壇明日見一狸死於社前自是狸代報曉晝則不見所以見言行之能感鬼神也△言行乃撐天柱地之主宰入聖超凡之

要關失此如朽木無用矣

此篇訓人專志於道宜絕念於未萌也

白雲謂演祖曰禪者智能多見於已然不能見於未然止觀定慧防於未然之前作止任滅覺於已然之後故作止任滅所用易見止觀定慧所爲難知

此節明未然當覺謂習禪者有智有能只見得有形有相之已然而不能見於無動無迹之未然止者停息諸念也觀者如理思惟也定是內心不動慧是隨緣照了然此四法正是隄防於一念未然之前者也遇善則作逢惡則止眞理卽任煩惱卽滅此四者乃覺察於諸法已然之後者也故作善止惡任眞滅過所用有形故易見也止念觀理定心慧照所爲無迹故難知也

惟古人志在於道絕念於未萌雖有止觀定慧作止任滅皆爲本末之論也所以云若有毫端許言於本末者皆爲自欺此古人見徹處而不自欺也實錄

此節明智照無餘惟是古人之志專切于道念念在定絕諸想念于未萌雖有止觀定慧作止任滅俱無所用止觀定慧對治于未然始也作止任滅對治于已然末也此八種皆剿賊之器具也若有毛頭許舉到此八種本末之上則知此心不寧是自欺也大學曰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說著一毛頭便不是了此正是古人見得透徹處而不自欺△不自欺三字好生著眼須心領神會始得此章意旨甚深要在念未起處看

此篇誨人篤志勤學當懷遠大之志也

白雲曰多見衲子未嘗經及遠大之計予恐叢林自此衰薄矣楊岐先師每言上下偷安最爲法門大患

此節教立志須遠大謂多見今之學者所謀近小未有經思到遠大之計策得一日過一日吾恐叢林由自乏遠計必衰薄矣楊岐先師每言上不勤教誡下不眞操學總只各自要偷安閑圖自在最是法門之大患害也

予昔隱居歸宗書堂披閱經史不啻數百過目其簡編弊故極矣然每開卷必有新獲之意予以是思之學不負人如此白雲廣錄

此節明用功必深切上舉先宗此論自己予昔隱居歸宗書堂歸宗寺名在廬山之南昔王羲之讀書處洗硯池至今尙在披展也披展經典閱看史書凡一切經書不止數百遍過眼其中簡編弊壞之極然每開卷再讀必有今日新得之意予以是思之勤學眞不負人如此如此二字至重當思之簡紙素也編篇章也弊故者破壞也△東坡云故書不厭百回讀細讀深思理自知與此參觀則知學矣

此篇謂哲人能知幾微明造物之所惜也

白雲初住九江承天次遷圓通季齒甚少時晦堂在寳峯謂月公晦曰新圓通洞徹見元不忝楊岐之嗣惜乎發用太早非叢林福

此節謂發用不宜太早九江府名承天寺名圓通亦寺名齒年也晦堂黃龍祖心寶覺禪師南雄鄔氏子嗣黃龍南禪師南嶽下十二世寶峯寺名月公晦諱曉月字公晦得法于瑯琊覺禪師于宋熙寧間住洪州泐潭寶峯精舍作楞嚴標旨謂新圓通長老見處高妙洞明徹證至道之源底不忝爲楊岐之嗣忝辱也只是可惜他發機太早恐非叢林之福

公晦因問其故晦堂曰功名美器造物惜之不與人全人固欲之天必奪之逮白雲終於舒之海會方五十六歲識者謂晦堂知幾知微眞哲人矣 湛堂記聞

此節明造物不與人全公晦因而問之是何故也答曰功名美器造物惜之功名卽出世行道也美器卽洞徹見元也有功名無美器有美器無功名蓋天命也不與人全人誰不欲兩全其事者天故奪之也昔种放隱終南聞希夷之風往見之希夷曰當有顯宦但名者古今美器造物所忌子名將天命也不未如言及至白雲終於舒之海會時方纔五十六歲僅中壽爲小人曰死君子曰終有識者曰晦堂知幾之神知微之顯眞賢哲之人也易繫辭曰知幾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我嘗痛惜人才最不易得但不奈造化小兒何必欲自主

宰去來無礙須蘊空乃得

此篇見古人不自負尊德而樂道也

晦堂心和尚參月公晦於寶峯公晦洞明楞嚴深旨海上獨步晦堂每聞一句一字如獲至寶喜不自勝衲子中間有竊議者晦堂聞之曰扣彼所長礪我所短吾何慊焉

此節明至人重道楞嚴梵語此云一切事究竟堅固謂公晦深通此經至理海上叢林中可稱獨步昔袁淑謂謝莊曰江東無我卿當獨步獨步者無人及之也晦堂每聞一句或得一字猶如得一至寶喜之不勝猶云喜之極也衲子中間或有私地議論者謂不當屈從如此晦堂聞之曰扣取彼之所長磨礪我之所短猶云取他有餘補我不足吾何慊焉慊者自滿也

英邵武曰晦堂師兄學道為禪衲所宗猶以尊德自勝為强以未見未聞為媿使叢林自廣而狹於人者有所矜式豈小補哉 靈源拾遺

此節教衆人當法隆興府洪英禪師邵武陳氏子嗣黃龍南禪師謂晦堂師兄道德學識皆為禪衲之所宗尚者猶然尊人之德勝我為强以向所未見未聞自生慚媿如是者使叢林中一等自高自大而輕小於人者可以為法則也補益于人豈淺鮮哉△人以自勝為嫌師以自勝為强此眞為瑕不掩瑜直使賢愚品類自天壤也

此篇論住持要智識潤達勿逞私心也

晦堂曰住持之要當取其遠大者略其近小者事固未決宜諮詢於老成之人尚疑矣更扣問於識者縱有未盡亦不致甚矣

此節明住持取捨有方謂住持大要于其所當取者須遠大一日而具百千年眼目其所略者目前些細不必較論或有事故當前未能決斷宜諮求詢問於老練成實之人設或其疑未決更當扣問於博識之君子如此勤求縱猶有未盡亦不爭多矣

其或主者好逞私心專自取與一旦遭小人所謀罪將誰歸故曰謀在多斷在獨謀之在多可以觀利害

之極致斷之在我可以定叢林之是非與草堂書
此節教虛已謀斷得宜其或主者矜已遈能偏私自用一昧專已取與不聽人諫忽爾一朝爲小人伺便遭他所謀此罪只得自任將誰歸耶故曰謀事須在多人斷事只在我也何故謀在多者一人見識有限多謀則利與害最極之處亦可參觀也斷必在我不可依違於人我決則是與非一定之機皆不能撓也△取遠略近不專已用是持法利生之魁碩矣
此篇誨人以利生爲要不可獨善已也
晦堂不赴潙山請延平陳瑩中移書勉之曰古人住持無職事選有德者居之當是任者必將以斯道覺斯民終不以勢位聲利爲之變
延平縣名陳子翁名瓘字瑩中又號華嚴居士沙縣人宋徽宗時登進士初任延平後爲丞相留心空宗未詳得法者移延也勉勸也謂延書相勸也
此節明古人鄭重云古來做住持原無職位要選有德者居其任居斯任者必將以我所證之道覺我所化之人所謂唯有此事更無他事縱有權勢高位聲名利養皆不能爲之改變也
今學者大道未明各趨異學流入名相遂爲聲色所動賢不肖雜糅不可別白
此節明今時溷亂今之學者大道不自究明只顧各人趨向異學此乃棄本逐末日久月深不覺流入名言教相之中自已無主宰遂爲聲色所動賢與不肖溷雜糅亂于其間不可別白也
正宜老成者惻隱存心之時以道自任障回百川固無難矣若夫退求靜謐務在安逸此獨善其身者所好非叢林所以望公者出靈源拾遺
此節方是勸勉行道言今此之際正要有道德老成之師以慈悲惻隱之心而行教化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惻者傷之切隱者痛之深善知識本以行道爲已任自能挽頹風於末世迴既倒之狂瀾固無難矣謂百川皆從下流有力者遮之使倒流也韓文公進學解云障百川而東之迴狂瀾於既倒謂入鄽垂手接物利生也若夫退隱窮谷

求寂靜寧謐不過時中得些安閒逸樂此乃獨善一身者之所好今叢林所望者唯公而已何得退藏以自安耶△古人惟恐出今人惟恐不出即此便見人品之高下古今之差持也

此篇誨用人不可不謹凡於有國有家者皆必然之理也

晦堂一日見黃龍有不豫之色因逆問之黃龍曰監收未得人晦堂遂薦感副寺黃龍曰感尚暴恐爲小人所謀晦堂曰化侍者稍廉謹黃龍謂化雖廉謹不若秀莊主有量而忠

此節明得人之難豫悅也逆問以下而問上也黃龍答以監收未得人晦堂遂薦感副寺南嶽福嚴慈感禪師潼州杜氏子嗣黃龍南禪師龍曰感爲人性暴恐爲小人所謀晦堂又曰化侍者爲人淸廉而謹愼隆興府雙嶺心化禪師嗣黃龍祖心禪師龍曰化雖廉謹還不如秀莊主有量而忠潭州大潙懷秀禪師信州應氏子嗣黃龍南禪師有量則容納衆事有忠則盡情奉上也

靈源嘗問晦堂黃龍用一監收何過慮如此晦堂曰有國有家者未嘗不本此豈特黃龍爲然先聖亦嘗戒之大潙秀雙嶺化感鐵面三人也通菴壁記

此節因問發明靈源惟淸禪師本州陳氏子嗣黃龍祖心禪師嘗舉以問晦堂曰黃龍師翁不過用一監收何過慮如此晦堂曰此事如天子之有國士庶之有家何嘗不以得人用人爲本如是籌量細心豈獨黃龍爲然先聖亦嘗以此而爲戒也△古今用人是第一件大事得其人使法道自彰失之則亂斯致矣

此篇誨學人當確志力行乃能登彼道岸也

晦堂謂朱給事世英曰予初入道自恃甚易逮見黃龍先師後退思日用與理矛盾者極多

此節明先時孟浪與道相違朱給事名顯謨字世英任至給事問道於黃龍南禪師晦堂謂曰余嘗初纔入道自負聰明之資輕視佛祖之道以爲不難及見黃龍先師之後退思我日用中道與理相矛盾者極多矛即鎗盾即護身牌昔人以二事並

賣各歎其勝智者語云我買汝矛還刺汝盾入與不入則無辭矣以況自相違也由是自生慚愧遂力行之三年雖祁寒溽暑確志不移然後方得事事如理而今咳唾掉臂也是祖師西來意章 江集

此節明知愧力行爾乃得道遂力行之三年雖祁寒溽暑祁大也溽盛熱也確定主宰決志不移功力純熟然後方得事事皆如理也到而今卽咳唾掉臂也是祖師西來意此眞頭頭是道左右逢源之謂也△者箇行徑不是勸你做得的須你自家知愧知耻奮發猛力方有水到渠成時也

此篇謂君子小人之不同由所守之有異也

朱世英問晦堂曰君子不幸小有過差而見聞指目之不暇小人終日造惡而不以爲然其故何哉

此節問何故重小而輕大君子不幸偶然略有些小過差見聞指顧之不暇不暇者連忙指說也如小人竟日造惡人皆不以爲然何也

晦堂曰君子之德比美玉焉有瑕生內必見於外故見者稱異不得不指目也若夫小人者日用所作無非過惡又安用言之章 江集

此節答原因德重而身輕此答謂君子所養之德如美玉無瑕玷有些些瑕玷在內其迹必現於外故見玉者稱異稱異者驚歎其有玼也不得不指顧之若是小人日用中所作所爲無非過惡如瓦礫然又安用言之△古來賢豪寧爲人所責毋爲人所容良有以也

此篇言道本無二由得之有深淺也

晦堂曰聖人之道如天地育萬物無有不備於道者衆人之道如江河淮濟山川陵谷艸木昆蟲各盡其量而已

此節舉聖凡所證不同聖人所證之道至深至廣如天地覆載萬物何法不在其中至如衆人所得之道隨其自力深淺受用不同故有如江者江有三江松婁東水出岷山又川之大者曰江又有如河者河水出積石山自乾位來千里一曲九曲而入海亦有如淮者淮水出河南汝寧府至直隸淮安府入海至有如濟者濟水出常山然則四水各

有遠近深淺而總皆歸之于海也山川者衆流入海曰川陵谷者大阜曰陵谷溪谷也草木昆蟲昆諸也此總舉一切有情無情雖蠢蠢不同而所存之理皆各盡已量而已

不知其外無有不備者夫道豈二耶由得之深淺成有大小耶 答張無盡書

此節方出大同之道竟不知自我所知所見之外還有箇無不包容無不具足的大境界在所謂道無方行者莫能至然道豈有大小長短差別耶由得者有淺有深故成者亦有大有小也△其外無不備的境界非思量分別所及唯佛與佛乃能究盡學者當細心體究

此篇教住持涉世免害之方也

晦堂曰久廢不可速成積弊不可頓除優游不可久戀人情不能恰好禍患不可苟免夫爲善知識達此五事涉世可無悶矣 與祥和尚書

謂凡久廢之事不可祈以速成速成必易壞也積聚弊病不可頓爲革除頓除返增弊也優游之境不可久長留戀久戀必易變也人情世故不能全美恰好恰好必難得也禍害患難不可苟且求免苟免必多事也夫爲善知識達得此五種事緣涉歷世間自然無所憂悶矣△難得到這般田地到得卽克昌運祚矣

此篇見古人有愛人恭孝之心也

晦堂曰先師進止嚴重見者敬畏衲子因事請假多峻拒弗從惟聞省侍親老氣色穆然見於顏面盡禮津遣其愛人恭孝如此 與謝景溫書

謂我先師進退舉止威嚴尊重見者無不敬之畏之也或衲子因有事緣告假者多峻絕拒止不許唯聞人有欲歸省親老者氣色和穆自然現于顏面而更盡以禮物津送之此其愛人恭順孝敬之心如此△此乃聖賢肝膽非常人可及何故恭孝乃聖人至要不可斯須去已也

此篇見古人之量度足爲後人法式也

晦堂曰黃龍先師昔同雲峯悅和尚夏居荊南鳳林悅好辯論一日與衲子作喧先師閱經自若如不聞

見巳而悅詣先師案頭瞋目責之曰爾在此習善知識量度耶先師稽首謝之閱經如故（已上並見靈源拾遺）

南嶽雲峯文悅禪師南昌徐氏子嗣大愚守芝禪師南嶽下十一世謂昔同先師行脚時休夏于荊州鳳林寺悅和尚每好辯論一日與衲子大聲喧鬨先師閱經自若與常日一樣如不聞見巳而喧譁之後悅往先師案頭張其目而責之曰爾在此裝模作樣學善知識量度麼先師但作禮謝之然後仍復閱經如故△雲峯威不可犯黃龍慈不可當總是天生成的非恒情可擬

此篇教學者勿躭外物有廢巳業也

黃龍南和尚曰予昔同文悅遊湖南見衲子擔籠行脚者悅驚異蹙頞巳而呵曰自家閨閤中物不肯放下返累及他人擔夯無乃太勞乎（林間錄）

黃龍舉往事而激勵于人謂予昔同悅和尚遊湖南見衲子有擔著箱籠行脚者悅見之驚而且歎以爲異事攢其眉蹙其頞久之更呵叱其僧曰你自家閨閤中物尚不肯放下閨閤物者房室中物謂情識不捨戀外物也返累及他人與你擔夯肩挑爲擔背負爲夯豈不自勞而勞人耶△閨閤中物既放得下更有何事留戀此眞造道第一捷徑也

此篇誨住持要情通上下知損益否泰之由也

黃龍曰住持要在得衆得衆要在見情先佛言人情者爲世之福田蓋理道所由生也故時之否泰事之損益必因人情情有通塞則否泰生事有厚薄則損益至

此節先明情通謂住持人第一要深識人情安撫大衆先佛有言人情者爲世間第一種致福良田蓋一切事理一切道法皆由人情而生也故時世之否泰事物之損益皆必因人情所致情通則泰生情塞則否至事若豐厚情必至故於事必益事若微薄情必疎故于事必損矣

惟聖人能通天下之情故易之制卦乾下坤上則曰泰乾上坤下則曰否其取象損上益下則曰益損下益上則曰損夫乾爲天坤爲地天在下而地在上位

固乖矣而返謂之泰者上下交故也主在上而賓處下義固順矣而返謂之否者上下不交故也是以天地不交庶物不育人情不交萬事不和損益之義亦由是矣

此節引聖以證唯獨聖人自能通天下之情何以知然豈不見易之別卦乾下坤上則曰泰䷊謂坤上乾下名地天泰卦泰者通也小往大來小陰也往居於外大陽也來居於內陽氣下降陰氣上升二氣相交而萬物化生則天地通泰也以人事言大爲君小爲臣君推誠以任下臣盡忠以奉上上下之志通而天下皆通泰矣乾上坤下則曰否䷋謂乾上坤下名天地否卦否者閉塞也大往小來陽往居外陰來居內陰氣不上升陽氣不下降二氣不交而萬物不生故至天地否塞也以人事言君不下孚於臣臣不上奉于君上下不交人情則否塞矣其取象損上益下則曰益䷩謂巽上震下名風雷益卦益增益也巽爲風震爲雷雷激則風怒二者相助所以爲益以人事言在上者施其澤以及下在下者盡其誠以奉上是兩相增益也故本義云損上卦初畫之陽益下卦初畫之陰故曰益損下益上則曰損䷨謂艮上兌下名山澤損卦損減損也損兌澤之深益艮山之高取內於外所以爲損以人事言在上者取民以自厚在下者專已以薄君必至上下俱損矣故本義云損下卦上畫之陽益上卦上畫之陰故曰損且夫乾本爲天坤本爲地天本在上而返居其下地本在下而返居其上論其位固乖違矣而返謂之泰者由上下之氣交通故也主在上而賓處下義固爲順而返謂之否者由上下不交通故也是以天地之氣不交則使萬物皆不能生育人情之道不交以致萬事皆不能和悅前之所言損益之義正如此之說也

夫在人上者能約已以裕下下必悅而奉上矣豈不謂之益乎在上者蔑下而肆諸已下必怨而叛上矣豈不謂之損乎故上下交則泰不交則否自損者人益自益者人損情之得失豈容易乎先聖嘗喻人爲

舟情爲水水能載舟亦能覆舟水順舟浮違則沒矣
此節明上下交通夫在上者自能簡約以寬裕於人下必歡悅而承奉之豈不謂之益乎在上者若輕蔑於人而恣肆乎已下必怨恨而叛逆之豈不謂之損乎故上下情能交通卽爲之泰不交則爲之否自肯損者使人益自若益者使人損人情之得失豈容易而能致乎先聖嘗喻孔子答魯哀公語人喻以爲舟情喻之如水然則水本能載舟忽然風逆浪生覆舟亦爲水也故謂水順則舟浮違之則沒矣

故住持得人情則興失人情則廢全得則全興全失則全廢故同善則福多同惡則禍甚善惡同類端如貫珠興廢象行明若觀日斯歷代之元龜也 與黃檗勝書
此節總結通情故住持得人之情則法道興失人之情則百事廢人情到處俱通是謂全得于事則全興使人情處處不通而全失則事無可濟而全廢矣故與善人同居者則福多與惡人同處者必禍甚善惡兩種本同其類如黑白相承正如穿貫其珠無二也興之與廢由善惡所致其事理明白猶如觀日歷歷可見也善惡與興廢的道理全在人情之到與不到卽此用情一事便如歷代之元龜也〇元龜莊子云宋元君夜半而夢人披髮闚阿門曰予自宰路之淵爲淸江使河伯之所漁者余且得予元君覺使人占之曰此神龜也君曰漁者有余且乎左右曰有君曰合余且會朝明日余且朝君曰漁何得對曰且之網得白龜焉其圓五尺君曰獻若之龜龜至君再欲殺之再欲活之心疑卜之曰殺龜以卜吉乃刳龜七十二鑽而無遺筴仲尼曰神龜能見夢于元君而不能避余且之網知能七十二鑽而無遺筴不能避刳腸之患如是則知有所困神有所不及也△類德通情千聖持身要訣豈但知之當銘諸座右
此篇謂凡人作事立志要濶大境界不踽踧也

黃龍謂荊公曰凡操心所爲之事常要面前路徑開闊使一切人行得始是大人用心若也險隘不通不獨使他人不能行兼自家亦無措足之地矣 章江集

荊公姓王名安石字介甫臨川人宋神宗熙寧間拜相封爲荊國公問道於黃龍南禪師師謂凡人操心欲爲一件正徑之事立意先須要濶達勿以一已之私爲是於面前行徑之道理必須開闊使天下古今智愚遠近皆可能行始見是大丈夫用心處若是作用巇險立意阻隘不獨使他人行之有礙兼且自家亦無安身措足之地也△者等說話也要是者般人方領會得不然多作等閑看過

此篇教人戒謹於人不知而已所獨知之地以絕其欺也

黃龍曰夫人語默舉措自謂上不欺天外不欺人內不欺心誠可謂之得矣然猶戒謹乎獨居隱微之間果無纖毫所欺斯可謂之得矣答荊公書

夫起語辭凡世人於一語一默一動一靜之間自已信知我上不敢欺天外不敢欺人內不敢欺我自心此實可謂得不欺也然而猶要戒謹愼獨于幽隱微細之間諦審此心果無纖毫欺昧處斯可謂眞有所得也△果然纖毫無欺即入初地位矣

此篇謂既當長老之名必以行道爲任乃不虛其名也

黃龍曰夫長老之職乃道德之器先聖建叢林陳紀綱立名位選擇有道德衲子命之曰長老者將行其道德非苟竊是名也

此節謂立名須當知義長老亦一職事也此職乃是載道乘德之器具如百丈建立叢林陳列紀綱樹立住持之名堂頭之位先必選其有道德之衲子命之名曰長老本欲使之行道德非謂苟且私竊做箇長老之虛名也

慈明先師嘗曰與其守道老死丘壑不若行道領衆於叢林豈非善守長老之職者則佛祖之道德存歟與翠巖眞書

此節顯利已不若利人慈明先師嘗曰衲僧家與其抱道藏拙老死于丘壑獨善其身不若率行道德統理大衆爲法於叢林豈不是善能持守長老之職者使佛祖之道德恒存而不亡也△陳紀綱立名位要一團骨氣不是支吾名件做得的事

此篇謂學道固在專勤尤要絕嗜好以擴充予道也

黃龍謂隱士潘延之曰聖賢之學非造次可成須在積累積累之要惟專與勤屏絕嗜好行之勿倦然後擴而充之可盡天下之妙 龍山廣錄

隱士不求榮顯以道自樂者潘延之名興號淸逸居士問道于黃龍師謂爲聖爲賢的學問非造次可以成得造次者急遽苟且之謂要在積功累德而積累之緊要又在專切與勤懇耳更須屏絕口所欲的與心所愛的嗜欲行之勿容懈倦如是十年五載然後使道理推擴之心量充滿之始得盡天下至極之妙豈不美哉△積累二字不可以歲月論更要在專勤上著眼自然領會

此篇謂師法威嚴乃異時之良模也

潘延之聞黃龍法道嚴密因問其要黃龍曰父嚴則子敬今日之規訓後日之模範也

此節謂持法全在規訓延之見黃龍持法行道威嚴而謹密因而問其綱要黃龍答曰如世之爲父道者嚴使兒孫必生恭敬如馬援征交趾以書戒子姪曰莫貪嗜好勤學事業子姪從而不敢違故知子敬由父嚴也我今日之規矩教誡乃將來與人爲模範也

譬治諸地隆者下之窪者平之彼將登於千仞之山吾亦與之俱困而極於九淵之下吾亦與之俱伎之窮妄之盡彼則自休也

此節喻明持守之力譬如世人平治諸地隆高也窪深也凡高處剷之使卑深處塡之使平然我所以用法嚴密者非無意致乃因人而施之也彼若欣欣然欲登于萬仞之巓我亦隨彼而與之俱登彼若弊弊然困極于九淵之下我亦隨彼而與之俱下待彼欲高之伎倆窮欲下之妄想盡彼則自然而休也吾豈肯縱之由高由下耶故如治地者無以異也

又曰昫之嫗之春夏所以生育也霜之雪之秋冬所以成熟也吾欲無言可乎林間錄

此節見嚴和方始成功又曰昫之嫗之春夏所以

生育也禮記云天以氣煦地以形嫗乃陰陽相得覆育萬物霜之雪之秋冬所以成熟也意謂陰陽雖能生育若不假霜雪則無以成熟之也吾既居師席豈緘默無言不訓不誡使之能成就乎△煅聖鎔凡豈易易事全在師家精心妙手能完美也此篇見師家妙用有佛祖罔測之機非淺識所能知也

黃龍室中有三關語衲子少契其機者脫有詶對惟斂目危坐殊無可否延之益扣之黃龍曰已過關者掉臂而去從關吏問可否此未透關者也林間錄

黃龍每見衲子投參便問人人有箇生緣上座生緣在甚麼處龍慶閑答曰早晨喫白粥至晚又覺饑又問我手何似佛手閑曰月下弄琵琶又問我脚何似驢脚閑曰鷺鷥立雪非同色師每以問人三十年少有契其機者脫或有人詶對惟斂目危然獨坐可與不可皆無所謂焉由此叢林目為三關語師自頌曰生緣斷處伸驢脚驢脚伸時佛手開為報五湖參禪者三關一一透將來潘延之莫測其用乃請益于師師曰若是已過關者不再問人但掉臂長往矣若欲向把關人問此關可過不可過便是未透過此關者矣△多少人奈不何只是摸伊關竅不著識得了是甚破艸鞋

此篇謂有志者乃能窮其道而造其極也

黃龍曰道如山愈升而愈高如地愈行而愈遠學者卑淺盡其力而止耳惟有志於道者乃能窮其高遠其他孰與焉記聞

學者意欲修道須辦一片決定之心然此道猶如極高之山愈升而愈高愈益也又如極遠之地愈行而愈遠學者識見卑小立志淺近只好盡其力而止耳惟決定有志力于造道始能窮其高而至其遠其餘他輩見卑力淺誰能及也與及也△學者定要窮到徹頂徹底方是歇處否則一碌碌庸物矣

此篇戒學者不可厭故悅新若然則與道相遠也

黃龍曰古之天地日月猶今之天地日月古之萬物性情猶今之萬物性情天地日月固無易也萬物性

情固無變也道何爲而獨變乎

此節返顯道本不變謂古先有的天地日月即便是今日之天地日月也古先有的萬物性情即便是今日之萬物性情也天地日月萬物性情自古至今既是不更不遷爲何道法獨易獨變耶嗟其未至者厭故悅新捨此取彼猶適越者不之南而之北誠可謂異於人矣然徒勞其心苦其身其志愈勤其道愈遠矣還菴壁記

此節方明人不力學總蓋由學者力薄不能至於道便自謂學道至難不如學些外書典籍以爲易得此所謂厭故悅新捨此取彼乃時人自變耳猶如適向越地者不往南行而返往北走南北懸絕誠可謂異於人矣之往也如學者不肯力學此道返求異學殊不知徒勞其心徒苦其身汝學之志益勤而不知其去道益遠矣得不惜哉△而今學者多是厭故悅新的孰能以鐵骨冰心究不變之道也

此篇教學者立志固要專一無雜尤要持久不變乃爲得也

黃龍謂英邵武曰志當歸一久而勿退他日必知妙道所歸其或心存好惡情縱邪僻雖有志氣如古人予終恐不得見其道矣壁記

謂學道人只要一念眞誠置心一處遲之久遠亦勿退怯他時後日自然徹底掀翻必知妙道之所在也其或胸中存得有好惡之心情識多積其邪僻之念雖有志向有骨氣猶如古人無二我恐你終不得見其道矣△纔有一絲頭便被一絲頭礙何況好惡邪僻也道豈泛泛而可致哉

此篇教人知所當爲自諒可也

寶峯英和尙曰諸方老宿批判先覺語言拈提公案猶如捧土培泰山掬水沃東海然彼豈賴此以爲高深耶觀其志在益之而不自知非其當也廣錄

謂如今諸方老宿往往批評剖判古人語言抑知古人先賢心如寶鏡物來即現事到便言未曾生心起念要皆出自本源眞實語也今之分章析句批點拈提大似描虛空而刻湛水甚無益也公案

者猶如公府之案牘法之所在而王道治焉蓋取其法而治天下之不正佛祖機緣原爲啓人之未悟百千開示同禀至理豈以臆見言之我見批判公案者猶如以兩手捧一坯土欲增培泰山之高掬一勺水要沃灌滄海之深然彼古人豈賴汝此拈提批判以爲增高沃深耶觀汝之志在補益于古人之所立而不自知其所作者卻不當也△者是一服解毒散能味此者自然心地清涼

此篇教學者識因果力行此道勿失卻靈種也

英邵武每見學者恣肆不懼因果歎息久之曰旁生如旅泊住則隨緣去則亡矣彼所得能幾何爾輩不識廉耻干犯名分汙瀆宗教乃至如是

此節明學者貪求而忘本分嘗見一班學者放肆不懼罪業不識因果因嗟歎久之曰人在世間營營碌碌謂之旁生如旅泊者猶客寓於店如舟泊於岸只暫寄耳豈是久常之計住之則物皆我在只好隨緣受用去之則俱無用矣如彼味心貪求者能有幾何安得不避罪業如此爾輩如何者等不識廉耻竟爾干犯名分之禮法玷汚祖宗之教化乃至於此

大丈夫志在恢弘祖道誘掖後來不應私擅己慾無所避忌媒一身之禍造萬劫之殃三途地獄受苦者未是苦也向袈裟下失卻人身實爲苦也 壁記

此節勸蓄志弘道勿陷其身若是大丈夫蓄志在恢彰弘揚祖道誘掖後昆誘引也掖扶也不應作此無慚愧僭私擅己慾擅專也無所避忌公然取之也如此貪求乃媒成一身之禍造就萬劫之殃你要曉得三途地獄受苦者不教做苦向此袈裟之下失卻了此箇人身不知何時再得出頭實爲苦也媒者釀成其罪又招也△千言萬論只教人識因果無知者頑然不聽佛祖再世亦莫如之何

此篇謂長老當以道德自重勿招天人之厭也

英邵武謂晦堂曰凡稱善知識助佛祖揚化使衲子迴心向道移風易俗固非淺薄者之所能爲

此節明弘道必是其智者凡稱名爲善知識者本爲助揚佛祖教化使衲子輩迴轉其心直向妙道

正欲移其惡逆之風而改其不善之俗豈是淺根薄德者之所能爲

末法比丘不修道德少有節義往往苞苴骯髒搖尾乞憐追求聲利於權勢之門一旦業盈禍謝天人厭之玷汙正宗爲師友累得不太息晦堂頌之

此節顯貪求定爲人厭惡吾見末法中有諸比丘梵語比丘此云乞士上乞諸佛之理以資慧命下乞檀信之施以養色身既稱比丘而不修道不養德且又不能守節存義往往即每每也苞苴謂包裹奇物奉獻諂佞以求囑托也骯髒倖值貌後漢書云骯髒倚門邊搖尾乞憐者如犬見人搖尾以媚之求人憐憫而已狀小人之諂佞如是追趨也是小人之行狀追隨有權勢之人到處尋將去亦不過求他聲名貪他利養誇示於人謂某宰官某老爺是我相知送我厚禮而不知歷年久遠一旦所積之業滿矣所餘之福謝矣由是天人共厭不惟自家取禍返玷汙法門致累師友艮可太息太息者長歎也頌字點頭而諾口不言而心許也△到天人交厭時便苦殺人你何不借一面鏡照看臉面羞澁自見矣

此篇謂人不務本而取末其相去不啻逕庭也

英邵武謂潘延之曰古之學者治心今之學者治迹然心與迹相去霄壤矣

古來學道之士時中屏息諸緣一心究道始終不易故所以謂治心乃務本也今之學者總只向外奔趨日用所作皆浮想爲功故所以謂治迹皆爲末也然心法無相亦無作爲事迹有差紛紜無緒故與道不相應乃本末不相勝是所謂如天地之遠隔也△今時總皆治迹者矣要到古人地位大似以蟻負山必不勝任

此篇言學道不可倉卒要在積累以漸入爲期也

英邵武謂眞淨文和尚曰物暴長者必夭折功速成者必易壞不推久長之計而造卒成之功皆非遠大之資

此節教立志長遠隆興府寶峯眞淨克文禪師陝府閿卿鄭氏子嗣黃龍南禪師南嶽下十一世謂

凡世間所生之物卒然暴長不期而成者必定夭折凡豐功偉業欲速疾而成者必竟易壞若不推求個久長之計而造作此等卒成之功總皆不是長遠高大之資質也

夫天地最靈猶三載再閏乃成其功備其化況大道之妙豈倉卒而能辦哉要在積功累德故曰欲速則不達細行則不失美成在久遂有終身之謀聖人云信以守之敏以行之忠以成之事雖大而必濟

此節明倉卒無成且夫天地具最靈之理猶然以三載一閏五載再閏始乃成其造物之功備其生長之化也載者爾雅云夏曰歲取歲行之次也商曰祀取四時祭祀一終也周曰年取禾熟之意也唐虞曰載取物終更始之義也再閏者張純曰三年一閏天氣小備五年再閏天氣大備葢閏月之不足日之有餘也古時一年三百六十六日分爲十二月每月三十日一年共三百六十日餘剩六日又六個月小又剩六日一年共餘二六一十二日積至三年則有三十六日閏去一月還餘六日在後至下二年則餘二十四日並前六日共三十日則又閏一月是爲三載一閏五載再閏則天地之功始大備矣況無上妙道至極至玄豈倉卒暴用而能成辦之耶要在日積其功歲累其德始能至其極故曰欲速則不能通達細行則無所失悞凡欲至美妙之地者原在乎久久則乃是終身之謀望也聖人云篤信以操守之敏捷以力行之忠厚以成立之此三句左傳范文子答晉景公語誠能如是縱是極大之事皆可以能必濟也

昔喆侍者夜坐不睡以圓木爲枕小睡則枕轉覺而復起安坐如故率以爲常或謂用心大過喆曰我於般若緣分素薄若不刻苦勵志恐爲妄習所牽況夢幻不眞安得爲久長計予昔在湘西目擊其操履如此故叢林服其名敬其德而稱之靈源拾遺

此節是引證堅修舉古人以作則潭州大潙眞如慕喆禪師撫州臨川聞氏子嗣翠巖眞禪師南岳下十一世云昔日喆侍者學道至眞至切夜坐不睡設意欲睡以圓木爲枕纔睡未久則枕動便覺

即起斂坐還復如未睡之先率此以爲常法率準也或曰如此用心似乎大過喆曰我于生死大事未得透脫皆由與般若緣分平素淡薄若不刻定苦工磨勵其志恐爲妄想習氣之所牽引況我此身如夢幻本不眞實安得有百年作久長計也此足見喆公之堅志如是予昔在湘陰親見其操履如此故叢林中聞之見之皆服其有道之名敬其有德之實而以是稱贊之△苦工夫無人肯下如何做得出終身闇闇自貧多矣

此篇見德重終不能隱所謂時至理彰也

眞淨文和尚久參黃龍初有不出人前之言後受洞山請道過西山訪香城順和尚順戲之曰諸葛昔年稱隱者茅廬堅請出山來松華若也沾春力根在深巖也著開眞淨謝而退順語錄

謂眞淨和尚依黃龍最久居學地日每謂不欲出世作人師者後洞山虔席特請主之路必由西山過乃入山訪香城景順禪師順乃蜀人嗣黃龍後坐脫於香城順以偈戲之曰諸葛昔年稱隱者

此句正述眞淨昔年之願茅廬堅請出山來此句況今朝受請之意松華若也沾春力者正謂時運該興不能隱藏根在深巖也著開此有德者終隱不住實歸美之辭也○諸葛姓也名亮字孔明瑯琊人躬耕于南陽之西臥龍崗與徐庶爲友時劉玄德屯兵於新野庶見之告曰諸葛孔明臥龍也將軍盍往見之此人可以就見不可以屈由是玄德遂詣亮所凡三往而從命遂拜爲軍師後爲蜀漢相諡忠武侯史詠曰世亂雄兵百載餘孔明曾此樂耕鋤蜀王不自垂三顧爭得先生出故廬△至人出之與處各自有時時至而强隱翻爲不智

此篇教學者不可輕易是非於人當細察其實也

眞淨學廣道者住五峯與議廣疎拙無應世才逮廣住持精以治己寬以臨衆未幾百廢具學衲子往來競爭喧傳眞淨聞之曰學者何易毀譽邪

此節明學者無識廣道者瑞州九峯希廣禪師西蜀梓州人嗣眞淨文禪師南嶽下十二世師賦性

仁慈愛物不瑣瑣於尋常細故故叢林號爲廣無心一日舉爲五峯住持與衆也衆人皆私議謂廣爲人疎散而又拙鈍恐無應世之才何能住得及至廣住後治己甚是精嚴臨衆極爲寬裕不久之間寺中凡百弛廢者咸皆備具衲子往來競爭喧傳乃衆口稱善也眞淨聞之曰學者何故易毀易譽於人耶

予每見叢林竊議曰那箇長老行道安衆那箇長老不侵用常住與衆同甘苦夫稱善知識爲一寺之主行道安衆不侵常住與衆甘苦固當爲之又何足道如士大夫做官爲國安民乃曰我不受贓不擾民且不受贓不擾民豈分外事耶 山堂小參

此節復舉通病予每見叢林禪和子竊議曰那箇長老肯行道能安衆那箇長老不侵用常住與衆同甘苦夫既然稱爲善知識乃荷佛祖重任爲一寺之主行持道法安撫大衆不侵用常住與衆人同甘苦理所當然譬如士大夫做官的一般上致君而忠下澤民而仁皆本分所當行事也乃曰我做官不受贓不擾民呵呵不受贓不擾民豈分外之事耶贓者吏受賄也凡非理所得財賄皆曰贓△妄議人者最是折福的根本願當自惜毋伐德也

此篇見古人愧已自責能知止也

眞淨住歸宗每歲化主納疏布帛雲委眞淨視之顰蹙已而嘆曰信心膏血予慙無德何以克當 李商老日涉記

眞淨和尚住廬山歸宗寺每年化主還山交納緣疏所有錢穀布帛如雲屯聚委集之多眞淨見之顰眉蹙額不以聚集之多爲喜也巳而乃嘆息曰如此等物總皆是信心檀越之膏血也予甚自慚愧我無道德何以能當此信心之施也△那一班人猶嫌其少無慙愧心於異類幾希

此篇教學者存心須中正不隱乃不失節義之操也

眞淨曰末法比丘鮮有節義每見其高談濶論自謂人莫能及逮乎一飦之惠則始異而終輔之先毀而後譽之求其是曰是非曰非中正而不隱者少矣 壁記

謂末法比丘本無操守又乏義氣每常見他出語高談潤論如雲興浪湧自言我能如此人誰能及逮乎受人一食之恩先與之異而後即輔翊之先纔毀謗而後則稱譽之求其一個是即言是非即言非決定不爲利欲所惑中正無隱諱者少矣△小家子本不足齒只是古人格言在此也要知羞

此篇訓人體度宜乎愼重操修責乎實踐也

眞淨曰比丘之法受用不宜豐滿豐滿則溢稱意之事不可多謀多謀終敗將有成之必有壞之

此節教所作當愼謂出家者時中受用不宜過于豐滿過必溢溢流去也凡稱心之事不可多謀過謀終敗事有成必有壞理之常也

予見黃龍先師應世四十年語默動靜未嘗以顏色禮貌文才牢籠當世衲子唯確有見地履實踐眞者委曲成褫之其愼重眞得古人體裁諸方罕有倫比故今日臨衆無不取法 日涉記

此節擧先宗行徑予每見黃龍先師應世利生已四十年語默之間動靜之際竟不曾將顏色取悅人以禮貌牢合人亦不曾以文字才學牢籠人衆中果有見地穩密履踐眞實者則委曲以成褫之褫成就也其謹愼尊重處眞得古人體格諸方似難得與之倫類而比擬之也是故我今日臨衆無一事一法而不取之爲軌則也△豐滿便溢多謀即敗誰不悉知往往到者裏懞然若昧乏智眼也

此篇見古人朴素無貪知足自安也

眞淨住建康保寧舒王齋䞋素縑因問侍僧此何物對曰紡絲羅眞淨曰何用侍僧曰堪做袈裟眞淨指所衣布伽棃曰我尋常披此見者亦不甚嫌惡即令送庫司估賣供衆其不事服飾如此 日涉記

建康即金陵保寧寺名舒王宋徽宗進荊公爲舒王荊公于熙寧間拜爲相作務新法病民其子王雱爲崇正殿大學士因佐父務新法必行雱卒父罷相晏閑間如夢寐見一鬼使領雱荷鐵枷泣于公前曰因父務新法所致公問使乞解使曰建寺飰僧可免公遂捨金陵田地宅舍爲寺賜額保寧請眞淨主之縑絹也以素絹爲齋䞋問侍者曰此

何物也對曰紡絲羅師曰何用侍者曰可作袈裟此云離塵服師指所著布伽黎曰我平常披此見者亦不甚嫌惡用此何爲卽令送入庫司估賣以爲供衆之資其不好服飾裝點如此△事雖小而榜樣眞後人知此豈不愼其所以効之耶

此篇教人不可以難易變志須鄭重力行也

眞淨謂舒王曰日用是處力行之非則固止之不應以難易移其志苟以今日之難掉頭弗顧安知他日不難於今日乎日涉記

謂凡世人日用中所作爲事是者與理相合宜常著力而行之悖乎理者卽非是也則堅其意而速止之凡事但問理之是非勿論事之難易以更易其心志或以今日之難爲者便掉頭不顧安知他日事成業就之時有更不難於今日者乎△幾句說話是躋聖賢捷徑誠爲人所難行吾輩當猛力爲之可也

此篇見前輩爲法重人之深心也

眞淨聞一方有道之士化去惻然歎息至於泣涕時湛堂爲侍者乃曰物生天地間一兆形質枯死殘蠹似不可逃何苦自傷眞淨曰法門之興賴有德者振之今皆亡矣叢林衰替用此可卜日涉記

眞淨和尙聞一方有道德之知識化去者有而忽無也惻然痛惜也吁嗟歎息至于泣涕眼出爲泣鼻出爲涕時湛堂爲侍者隆興府泐潭文準禪師興元府梁氏子嗣眞淨文禪師南嶽下十三世見師過於悲慟乃曰凡人生於天地之間一兆發之後受此形質兆有形顯之義枯老死滅殘缺蠹損皆不能預爲逃遯和尙安得苦于自傷也如此師曰法門之興咸皆倚賴有德之師能振起之所謂道人存而法存德人滅則法滅今日有道德者俱亾矣叢林之下誰堪復振之而今而後必衰替矣△惜人重法之誠乃聖賢性分之所具非作意爲之也心痛法衰泣烏能忍

此篇教人絕異學求妙悟治心以務本也

湛堂準和尙初參眞淨常炙燈帳中看讀眞淨呵曰所謂學者求治心也學雖多而心不治縱學而奚益

而況百家異學如山之高海之深子若爲盡之

此節教絕異學謂湛堂和尚初參眞淨禪師未得入理時嘗點燈帳中看讀眞淨見卽呵責之曰所謂學者非徒務文字之學以求諸外也當要息諸想而治其心心若不治則根本不立縱多學皆摘葉尋枝有何利益況諸子百家之異學諸子者如老莊荀墨之類百家者如韓柳歐蘇之類異學者謂各有所主也如山之高海之深子何能盡究

今棄本逐末如賤使貴恐妨道業直須杜絕諸緣當求妙悟他日觀之如推門入臼故不難矣

此節當求妙悟爾今如此爲學正所謂棄本逐末猶如卑賤者返役使尊貴之人是爲倒置于理不當其實有妨道業從此直須塞絕諸分別妄緣必當專求妙悟若使一旦豁然頓悟然後看讀經史如推門入臼一任開合故不難矣

湛堂卽時屏去所習專注禪觀一日聞衲子讀諸葛孔明出師表豁然開悟凝滯頓釋辯才無礙在流輩中鮮有過者

此節聞示專修湛堂聞示卽時者就在今日教誡之下便自屏去向來所習學之事屏除也專注如缾注水禪觀使心不亂一日聞衲子讀諸葛孔明出師表諸葛武侯受顧命輔後主七擒孟獲已定南方乃出師伐魏臨行遺表於後主表云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云云至宮中府中俱爲一體師遂豁然開悟將平日胷中所有凝結積滯之物頓然冰釋從此辯才無礙其悟入之深在同流輩中少有能超過其靈妙者△治心乃世出世之至學心不治而多學典章所謂算沙徒困終無益也讀至此乃知良馬見鞭影而行到則不難矣

此篇教住持當與衆同好惡乃合乎大中至正之義也

湛堂曰有道德者樂於衆無道德者樂於身樂於衆者長樂於身者亾

此節明樂有所當謂凡有道德之人無一已之私已有其樂則與衆同樂無道德之人只圖自家安樂不顧大衆殊不知與衆同樂者其樂悠長爲已

求樂者其樂無幾不久卽亡矣

今稱住持者多以好惡臨衆故衆人拂之求其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好者鮮矣故曰與衆同憂樂同好惡者義也義之所在天下孰不歸焉二事癩可發疣集

此節教存大義今時之稱爲住持者多以自已好惡之心臨于大衆不與衆同情故拂逆而不就要求箇公心直膽者諦審人情看我旣好而衆人何故返惡我旣惡衆人因甚返好此中必有其故如此住持天下鮮矣傳云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故拂人之性災必逮夫身拂者逆也故曰寒暑饑渴衆所同憂安逸飽暖衆所同樂道德仁義衆所同好傷殘刻剝衆所同惡住持人于此四種能同於衆者義也義在則衆美具在天下誰不歸之敬之哉△義字當諦思不可輕忽讀去得此者無在不在也

此篇言持法者貴在變通不知變通則自救不暇安能爲人也

湛堂曰道者古今正權善弘道者要在變通不知變者拘文執教滯相殢情此皆不達權變

此節教人通權達變謂道乃往古來今一大權柄主宰萬物成立聖凡通融無礙之法不是一定作死馬醫的若是善于弘揚此道者自能通權達變所謂八面玲瓏四方洞徹由其入理之深也設使不知變通拘定文字執著教典留滯名相困殢識情殢困極也一味作死法拈弄有甚快活分

故僧問趙州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州云我在靑州做領布衫重七斤謂古人不達權變能若是之酬酢

此節引古以證權變試看僧問趙州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州曰我在靑州做領布衫重七斤趙州觀音院從諗禪師曹州郝氏子嗣南泉普願禪師南嶽下二世古人若不通權達變深融至理豈能有如是之酬酢耶主答客曰酬客答主曰酢

聖人云幽谷無私遂致斯響洪鐘簴受扣無不應是知通方上士將返常合道不守一而不應變也與李商老書

此節結無私能應變聖人指老子云幽谷無私遂

致斯響如幽深巖谷中有人大呼則大應小呼則小應者以其無私心彼我故作此應也又如洪鐘受簴扣之無不答也簴天上神獸鹿頭龍身說文云鐘簴之柎也橫曰栒縱曰簴乃擊鐘之具以是而知通方上士返將平常之事一一皆合於至道所謂信手拈來無不是終不是那守定一法而不知隨事應用變通無礙者此也△變通之境終不易到須是胷中無塊壘舌上無交紋乃得隨聲應響如只口說變通總若瞽盲摸象了無實見

此篇教人求友須勝已如其鄙匪無益也

湛堂曰學者求友須是可為師者時中長懷尊敬作事取法期有所益或智識差勝於我亦可相從警所未逮萬一與我相似則不如無也實峯實錄

謂凡學者尋求友人須是可為我師法者二六時中常懷尊敬每作事必當取法于他期有利益又或彼智力見識略有勝過于我者亦可以相從差次也何故警策我所不及處萬一與我一樣則不如無也△古德云選擇良朋要老成不如已者莫同盟譬如水入汚泥去縱若清兮也未清其斯之謂歟

此篇要人眞履實踐務華非所宜也

湛堂曰祖庭秋晚林下人不為囂浮者固自難得昔眞如住智海嘗言在湘鹵道吾時衆雖不多猶有老衲數輩履踐此道自大潙來此不下九百僧無七五人會我說話予以是知得人不在衆多矣實錄

祖庭卽佛祖之門庭也秋晚卽末法凋零之時也謂林下學人於此凋零之際有不為囂喧浮薄之事者實是難得昔眞如喆禪師住智海時嘗言我在湘江之西住道吾寺時衆雖不多猶有老成衲子幾人行持此道自大潙遷來智海時論衆不止九百僧其間無七五人會得我說話的舌頭落處以是而知得人只要眞修實行者固不在衆數之多也△人之性分固是生成而亦因時升降者有之不隨時變者幾人哉須知古人之意在實而不在華

此篇謂人情澆薄知之最為難也

湛堂曰惟人履行不可以一訓一詰固能盡知蓋口舌辯利者事或未可信辭語拙訥者理或未可窮雖窮其辭恐未窮其理能服其口恐未服其心惟人難知聖人所病

此節明知人之難曰世間惟獨有知人實處不是容易非是一訓對一詰問便能悉知何也蓋有一等口舌辯論鋒利者聽其言似有可取至于行事之眞假未可信也又一種辭語拙訥者訥語遲鈍也聞其聲似無可聽而究竟其道理卻難以極窮所以拙訥者雖能窮其辭恐未能窮他之理利口者雖能服其口恐未能服他之心此所以知人之難即聖人亦有所患焉

況近世衲子聰明不務通物情視聽多只伺過隙與衆違欲與道乖方相尙以欺相冒以詐使佛祖之道靡靡而愈薄殆不可捄矣答魯直書

此節出今時弊病且近來衲子聞見處竟不專以通達人情爲事而一味以此視聽多只伺候人之過隙隙縫罅也所以與衆人之情欲相違與大道之方向相乖時中所競尙者一味是欺瞞不實之心蒙昧謟詐之念冐蒙昧也如此行徑使佛祖之道漸漸轉衰危乎不可捄也△近世人情多尙浮靡行說俱非重厚所以知人之難不在于今也我願後人存守箇好念頭得來受用

此篇教學者依附得人可以操持無妄成就品格也

湛堂謂妙喜曰像季比丘外多狥物內不明心縱有弘爲皆非究竟蓋所附卑猥而使然

此節教依附得人謂像季學者外但隨順境緣逐諸聲色狥順也內不自求悟明心性此等人縱使有弘大作爲處皆是虛浮實非究竟何故蓋是所依附之人卑淺鄙猥之所致也

如搏牛之䖟飛止數步若附驥尾便有追風逐日之能乃依托之勝也

此節喻明所附譬如搏集牛身之䖟據自力奮飛不過數步而已若附驥尾驥良馬也便見其有風可追日可逐之能也此亦無他乃依托之勝也

是故學者居必擇處遊必就士遂能絕邪僻近中正聞正言也昔福嚴雅和尚每愛眞如喆標致可尚但未知所附者何人一日見與大寧寬蔣山元翠巖眞偕行雅喜不自勝從容謂喆曰諸大士法門龍象子得從之遊異日支吾道之傾頹彰祖教之利濟固不在予之多囑也日涉記

此節明依附之驗以是知學者居必擇其可居之處遊必擇其可與之人處若善人若艮遂能絕其私邪偏僻之患而得近中正聞正言也昔潭州福嚴艮雅禪師嗣洞山守初禪師青原下八世每愛眞如喆之標格致趣實爲可尚但未知所依附何人一日見與洪州大寧道寬禪師嗣石霜楚圓禪師蔣山贊元禪師亦嗣石霜南嶽下十一世及翠巖眞禪師偕行偕同也雅師喜之不勝從容閒暇日謂喆曰諸大士皆福慧深厚者乃法門中有大擔當大力量如龍如象之人子今得相從與之交遊他日支撐吾道之傾頹彰顯祖教之利濟固不在我之再三囑付也△失身匪類萬事瓦裂依托二字可不愼哉

此篇教學人須懷遠大之志不可狥俗苟利也

湛堂謂妙喜曰參禪須要識慮高遠志氣超邁出言行事持信於人勿隨勢利苟枉自然不爲朋輩描摸時所上下也寶峰記聞

謂參禪人先必要識見高思慮遠志與氣俱宜高超遠邁邁遠也凡出言行事之間總皆要存誠立信使人不疑惑又不可隨順勢力貪求財利苟且枉屈之事果能如此自然使朋輩中人無處下手來描畫你摸索你自然不似他輩亦隨時世可上可下之人也△循俗苟利心性昏迷即墮爲流俗人矣

此篇見古人發言行事要皆以不欺爲先也

湛堂曰予昔同靈源侍晦堂於章江寺靈源一日與二僧入城至晚方歸晦堂因問今日何往靈源曰適往大寧來

此節直述往事謂予曾同靈源奉侍晦堂和尚於章江寺靈源一日偶與二僧入城至晚方始歸來

晦堂因問曰。今日向甚麼處來。靈源以無事入城
自覺不便。但對曰。適纔往大寧來
時死心在旁。厲聲呵曰。參禪欲脫生死。發言先要誠
實。清兄何得妄語
此節明益友無諱。時死心正值在旁侍立。不忍其
虛妄。乃大聲呵之曰。參禪本爲超脫生死。發言必
先要至誠老實。清兄你何得作此妄語。死心即隆
興府黃龍悟新禪師。韶州黃氏子。嗣黃龍祖心禪
師。南嶽下十三世
靈源面熱不敢對。自誓不入城郭。不妄發言。予固知
靈源死心皆良器也。日涉記
此節明知過能改。靈源聞呵。大慚面熱。不敢別對。
自此以後。更不敢復入城郭。外城曰郭。亦不敢虛
妄發言。予固知靈源知過必改。死心正而不屈。如
二人者。眞良器也。良美也。△古人存心。此中無絲
毫欺悋。死心以不自欺之心責友。靈源以不自悋
之心改過。此各得其正也。學者審之
此篇說古人好學不倦。一皆出自天眞。非勉强也

湛堂曰。靈源好閱經史。食息未嘗少憩。僅能背誦乃
止。晦堂因呵之。靈源曰。嘗聞用力多者收功遠
此節謂究學之功深。湛堂和尚舉靈源禪師好學。
以策進後人閱觀也。經即一切經書。史即一切史
籍。食飲食。息安寢。憩息也。謂靈源好學于飲食睡
眠之間。未嘗少歇。凡讀書必到背誦得乃止。晦堂
呵之。以謂不當苦讀如是。靈源對曰。嘗聞凡事用
力多者。收功亦遠。教中有云。勇猛精進。自强不息
者。則三昧易成。彼岸易到。圓滿功德。亦得永遠也
故黃太史魯直曰。清兄好學。如饑渴之嗜飲食。視利
養紛華。若臭惡。蓋其誠心自然。非特爾也。貴究集
此節出性分之本具。黃太史諱庭堅。字魯直。號山
谷居士。得法于黃龍祖心禪師。故嘗稱靈源曰。清
兄好學。如饑渴者之欲飲食。視利養紛華浮華之
事。如惡臭。蓋其天性至誠。自然如此。非勉强爲之
也。△請問今時學者。一本書你曾讀過幾遍。敢言
背誦乎。勉之勉之
禪林寶訓筆說卷上

禪林重刻寶訓筆說卷中

楚衡雲峯　智祥　述

此篇教人持法。當以中道含緩爲要也

靈源淸和尙住舒州太平。每見佛眼臨衆周密。不甚失事。因問其要。佛眼曰。用事寧失於寬。勿失於急。寧失於略。勿失於詳。急則不可救。詳則無所容。當持之於中道。待之以含緩。庶幾爲臨衆行事之法也拾遺

淸和尙住太平日。每常見佛眼和尙臨於大衆。凡百所爲無不周旋。無不細密。不甚失其事之所宜。因而問其要義。佛眼答曰。大凡所作之事。安得全保其無失。寧可失之於寬緩。不可失之于急迫。寧可失之于簡略。不可失之于詳細。蓋事失於急。救之不及也。失于詳。則人無所容矣。但當持守中道。待以含緩。庶幾即方可也。方可以爲臨衆行事之法則也△古人披肝露膽。誠不啻如父母之教子。寧寬忽急。寧略勿詳。此二言。立身處世之道盡之

此篇謂道人出處。自有其時。强之勿庸也

靈源謂長靈卓和尙曰。道之行。固自有時。昔慈明放意於荊楚間。含恥忍垢。見者忽之。慈明笑而已。有問其故。對曰。連城與瓦礫相觸。予固知不勝矣

東京天寧長靈守卓禪師。嗣靈源淸禪師。南嶽下十四世〇此節明養道以待時。謂得道之士。將欲行其所得之道。不是强爲。必有其時。時至而理自彰也。昔日慈明和尙放意于荊楚間。放意者。非放蕩其意。因時不至。放蕩形迹于稠人中也。雖遇幾多耻辱垢汚。皆含藏忍受而已。往往人見他如此放縱其形。多輕忽之。慈明但笑而止。有問曰。他如此輕忽你。何故返笑。對曰。連城與瓦礫相觸。予固知不勝矣。礫小石也〇趙有卞和璧。秦昭王欲以十二連城貿之。趙遣相如送之入秦。相如覩秦王惟有愛璧之心。而無割城之意。乃詐曰。璧有瑕請示之。王授璧與相如。如將璧却倚柱立。怒髮衝冠謂曰。臣聞布衣之交。尙不忍相欺。況大國乎。王若急臣。臣頭璧俱碎於柱。王恐碎璧。使人扶相如起。逮見神鼎後。譽播叢林。終起臨濟之道。嗟乎。道與時

也苟可強乎筆帖

此節明時至以成化逮見神鼎後潭州神鼎洪諲禪師襄水扈氏子嗣首山念禪師南嶽下九世尋常一衲以度寒暑後隱衡嶽有一豪貴來山遊見師氣貌閑靜一鉢無餘遂拜請住神鼎十年枯淡室無升米日收橡飯一枯木床爲法座殘僧數輩圍之始終不易後宗風大振望尊一時門弟子氣吞諸方是時慈明往謁髮長不翦敝衣楚音通謁稱法姪一衆大笑鼎遣童子問長老誰之嗣明仰視屋曰親見汾陽來鼎杖而出顧見欣然問曰汾州有西河師子是否明指其後絕叫曰屋倒矣童子返走鼎回顧相矍鑠明地坐脫隻履睎之鼎老忘所問又失明所在明徐起整衣且行且語曰見面不如聞名遂去鼎遣人追之不可歎曰汾州乃有此兒耶慈明自此美譽播揚于叢林重興臨濟之道嗟乎二字乃靈源歎息勉強出世者謂道雖具時不至強之亦奚益耶△道之成在我道之行惟時時不至焉能行其道所謂不是春風花不開時所限也

此篇數人時中以理防患急則不可救也

靈源謂黃太史曰古人云抱火措於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然固以爲安此誠喻安危之機死生之理明如杲日間不容髮

此節先明無智防患古人即前漢書文帝六年丁卯淮南厲王長謀反廢處蜀郡憤恚不食而死梁太傅賈誼上疏曰臣竊惟今之事勢可爲痛哭者一可爲流涕者二可爲長太息者六若其他背理而傷道者難徧以疏舉進言者皆言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獨以爲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則諛皆非實知治亂之體者也夫抱火厝于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然固以爲安方今之勢何以異此本末舛逆首尾衡決國制搶攘非甚有紀陛下可不壹令臣得熟數之於前因陳治安之策試詳擇焉師謂此語實可以喻人安危之機死生之理其明白如杲日麗天此間難容絲髮隱昧也

夫人平居燕處罕以生死禍患爲慮一旦事出不測

方頓足扼腕而救之終莫能濟矣筆帖

此節正敎時中自警我見世人平居閑處之日未嘗以生死禍患爲慮者正如那安寢積薪之人無所懼也一旦禍患之事發于忽然不測之間如積薪下火起逗此方纔來頓足扼腕扼腕即搥胸也冀欲救之終不可得矣△平常能以生死禍患爲慮者今時能有幾箇扼腕追之者無限

此篇見古人念念以弘道爲已任眞祖師心也

靈源謂佛鑑曰凡接東山師兄書未嘗言世諦事惟丁寧忘軀弘道誘掖後來而已

此節明古人志在于道謂每凡接五祖師兄書其中總不曾言世諦中事丁寧即敎誡也惟敎誡人要忘軀弘道誘引諸子扶掖後昆而已

近得書云諸莊旱損我總不憂只憂禪家無眼今夏百餘人室中舉箇狗子無佛性話無一人會得此可爲憂

此節見智者濟人事急近得書云今歲雖則諸莊旱損我總不以爲憂只憂禪者家無道眼今夏山中百餘人室中舉個狗子因甚無佛性話竟無一人會得此誠可以爲憂矣

至哉斯言與憂院門不辦怕官人嫌責慮聲位不揚恐徒屬不盛者實霄壤矣

此節謂常人憂之有別與那一等憂院中諸事不辦者怕官府嫌責者慮聲名勢位不顯揚者恐其徒眷不盛者以此較之眞天地懸隔矣

每念此稱實之言豈復得聞吾姪爲嫡嗣能力振家風當慰宗屬之望是所切禱嬾侍者日錄

此節乃囑以力行此道吾嘗思念此稱意眞實之言今日豈再得聞吾姪乃師兄之嫡子必能殫力以振家風今本宗眷屬所企望者無他唯公一人而已須當安慰宗屬之所望是我所激切而懇禱之△此一段憂人之心眞不可解

此篇言凡事皆在積累而成功力不可不深致也

靈源曰磨礱砥礪不見其損有時而盡種樹畜養不見其益有時而大積德累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棄義背理不知其惡有時而亡學者果熟計而履踐之

成大器播美名斯今古不易之道也

磨治石也礲磨也砥以砥磨物也礪砥石也磨砥乃用石磨物也礲礪是以物于石上磨也靈源要人知得積累所成之意謂如磨子與磨石相似累年積月雖不見其有損却有箇時節不覺而盡又如種樹木蓄瓜果者時中不見有增益却有時而大須知人之積德累行亦然每日之中雖不知其善却有時而用也至于棄義背理者雖不知其惡却有時而亡全篇出說苑正諫章學者果能熟計

此語善不可以微而不修惡不可以微而不戒依而行之將來必成大器播揚美名斯今古不易之正論也△聖賢雖有不可思議之境界亦是積累而至

此篇教住持去私心宏器量是其要也

靈源謂古和尚曰禍福相倚吉凶同域惟人自召安可不思或專已之喜怒而隘於含容或私心靡費而從人之所欲皆非住持之急茲實恣肆之攸漸禍害之基源也筆帖

惠古禪師嗣靈源淸禪師南嶽下十四世謂人之禍福本相依倚吉凶亦同其處要皆人之行事自所招致安得不時中而細思之也何言自招曰或專自已之喜怒而心胷窄隘無包容之量或縱吾之私心無故浪費而順從人之所欲如此皆不是住持之急務而實是恣情肆意之所由來將成禍害之基址本源也△私心狹量人本不是做住持的器格有如斯者難保無虞

此篇訓人安不忘危理不忘亂是遠禍生福之大主宰也

靈源謂伊川先生曰禍能生福福能生禍禍生於福者緣處災危之際切於思安深於求理遂能祗畏敬謹故福之生也宜矣福生於禍者緣居安泰之時縱其奢欲肆其驕怠尤多輕忽侮慢故禍之生也宜矣

此節明順逆唯自感伊川姓程名頤字正叔號伊川河南人問道于靈源禪師師謂伊川先生曰禍雖是不可意的事而實能生福福雖是樂意之境而必能生禍何也禍中能生于福者緣人居在災

危之際處百不如意之地專切欲思安樂之方深窮求其解脫之理由者祗畏敬謹凡事皆小心翼翼一息不懈故福從此而漸生矣禍能生福者緣人處於安泰之時百凡皆稱心如意縱其奢華樂欲肆其驕倨怠慢由是多輕忽其事侮慢于人故禍自此而畢至矣

聖人云多難成其志無難喪其身得乃喪之端喪乃得之理是知福不可屢僥倖得不可常覬覦居福以慮禍則其福可保見得而慮喪則其得必臻故君子安不忘危理不忘亂者也筆帖

此節明得失唯自知聖人指老子警世篇云多難成其志無難喪其身有得卽有失所以得卽是喪的根本喪却又是得的道理以是而知凡人旣居于福中當須知足不可屢僥倖屢數數也僥是不當求而求倖是不當得而得旣有所得宜乎知止不可常覬覦覬覦者希望欲得也若使居福之時而能慮禍則其福必定可保見得之際便能慮喪則其得必竟能臻是故爲君子者居安必不敢忘危在治必不敢忘亂斯爲得矣△教你細觀禍福之所由非他人置之也居安治毋忘危亂是最得力的明訓

此篇教人卽忘明眞勿起生滅心也

靈源謂伊川先生曰夫人有惡其迹而畏其影却背而走者然走愈急迹愈多而影愈疾不如就陰而止影自滅而迹自絕矣日用明此可坐進斯道筆帖

所行之事喩迹起生滅心喩影背走喩捨忘歸眞就陰喩卽忘明眞所謂揚湯止沸不如釜底抽薪夫欲人無聞莫若無聲欲人無知莫若無爲是知迹從念起影逐身生絕異念而妄迹自消息幻體而虛影亦滅學者但解迴光就已返境觀心則法眼明而業影自消眞身現而塵迹自絕若是則不滯化城而徑趣寶所矣日用明此於一坐之間得斯道矣△就陰而止在你自已分上如何理會若理會得淸楚則斯道可進不然多在鬼窟裏作活計

此篇教人盡力而行勿自廣也

靈源曰。凡住持位過其任者。鮮克有終。蓋福德淺薄。量度狹隘。聞見鄙陋。又不能從善務義。以自廣而致然也。日錄

謂住持乃擔當佛祖之重任者。若力小而任重。多不能完美。倒底何故。蓋由他福德淺薄。又秉志識不廣。量度不弘。聞見皆鄙陋不堪。又不能依從良善。務合事宜。以自高自廣而使然也。△從善務義。乃智者生涯。致力而行。雖愚必智。雖弱必强。

此篇說至人當韜光晦迹。勿炫露取敗也

靈源聞覺範貶竄嶺海。歎曰。蘭植中塗。必無經時之翠。桂生幽壑。終抱彌年之丹。古今才智。喪身讒謗。罹禍者多。求其與世浮沉。能保其身者少。

此節明才藏必無虞。瑞州清源寺德洪覺範禪師。本郡彭氏子。嗣眞淨文禪師。南嶽下十三世。南宋高宗帝賜寶覺圓明之號。時稱寂音尊者。因秦檜專權。惡天下好人。讒奏師過。遂貶竄于嶺海。貶謫也。竄驅逐也。靈源聞之。乃歎曰。蘭極香者也。由種之于當路。故欲求其經一時之翠。不可得也。桂亦香也。因生於幽巖深壑之間。故能抱守長年之丹。且古今有才智之士亦然。或致喪身。或招讒謗。或罹禍害者極多。求其與世無忤。隨其波流。情和意合。能保其身者無幾。

故聖人言。當世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議人者也。博辯宏大而危其身者。好發人之惡也。在覺範有之矣。章江集

此節明智露必遭迍。故聖人言。史記孔子適周。問禮於老子。將辭。老子曰。吾聞富貴者贈人以財。仁者送人以言。吾雖不能富貴。而竊仁者之號。今送子以言也。當今之士。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議議人者也。博辯宏遠而危其身者。好發人之惡也。爲人臣子。可不愼乎。孔子敬奉其敎。自周返魯。道愈尊矣。今靈源和尙引以爲歎曰。如老子此言。在覺範禪師實有之矣。△要知者等行徑。原不可以與世浮沉。全身遠害者。此當須別著眼。

此篇謂學道以妙悟爲先。不可泥于文字也

靈源謂覺範曰。聞在南中時。究楞嚴。特加箋釋。非不

肎所望。蓋文字之學。不能洞當人之性源。徒與後學障先佛之智眼。病在依他作解。塞自悟門。資口舌則可勝淺聞。廓神機終難極妙證。故於行解。多致參差。而日用見聞。尤增隱昧也

靈源聞覺範在嶺南時。中細究楞嚴。梵語首楞嚴。此云一切事究竟堅固。特加箋釋。箋乃傳之未盡也。釋是解。釋謂公雖如此用心。非不肎所望于公者。蓋文字之學。不能洞徹當人妙性之根源也。徒然返與後生學者。障蔽先佛智慧法眼。何故。病在依他文字作解會。故塞絕自己妙悟之門。若論資助人之口舌。得此箋釋。可以勝過於淺聞。至若廓徹神機。終不能使人極窮妙證。故于行解。多致參差。參差不齊。貌乃言行相違也。而日用中所見者文字。所聞者義理。將自家一段照天照地的光明。多增隱昧矣△此是直捷提持向上語。當深心諦審

此篇教住持當曲全人材。不可以偶失而偏廢也

靈源曰。學者舉措不可不審。言行不可不稽。寡言者未必愚。利口者未必智。鄙樸者未必悖。承順者未必忠。故善知識不以辭盡人。情不以意選學者

此節言知識要稽審人情。謂作長老者于學人學止。處不可不細細審察。言行處不可不時時稽考。寡言者口雖拙訥。心中未必愚蠢。利口者言雖巧。便胷中未必智識。鄙樸者行履雖或拘謹。未必咸出悖逆。承順者言貌雖或謙恭。未必盡能忠信。故善知識不可以辭盡人情。不可以意選學者○兵部侍郎陸贄上唐德宗諫曰。明王不可以辭盡人情。不可以意選。進士進退隨愛憎之情。離合繫異同之趣。是猶捨繩墨而意裁曲直。棄權衡而手揣重輕。雖曰精微。不能無謬。此靈源特引用以示人夫湖海衲子。誰不欲求道。於中悟時見理者千百無一。其間修身勵行。聚學樹德。非三十年而不能致。偶一事過差而叢林棄之。則終身不可立。夫耀乘之珠不能無纇。連城之璧寧免無瑕。凡在有情。安得無咎。夫子聖人也。猶以五十學易。無大過為言。契經則曰。不怕念起。惟恐覺遲。況自聖賢已降。孰無過失哉。在

善知識曲成則品物不遺矣

此節謂學者要知過自檢蓋湖海衲子誰不欲求道其間悟明自心見徹本性者千百人中難得一二于中精修其身勉勵其行聚積學問樹立德業成就一箇人品非三十年功夫不能到偶然間有一事或失檢點便成過差而叢林中以為有過輒棄之矣使三十年積習一旦皆廢而終身不可立夫耀乘之珠不能無纇纇絲節也○魏惠王曰寡人有徑寸之珠照車前後各十二乘者數枚齊王曰吾有四臣照千里之外豈特十二乘也魏王有媿連城之璧寧免無瑕解見前凡在有情識中安得俱然無咎夫子聖人也猶以五十學易明乎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故可以無大過爲言爾梵語修多羅此云契經謂契理契機上契諸佛妙理下契衆生機宜契合也則曰不怕有念斯起惟恐覺照生遲況自聖賢已降降下也熟無過失哉在善知識委曲作成則高低大小利鈍雜出之人物俱無遺失矣

故曰巧梓順輪桷之用枉直無廢材良御適險易之宜駑驥無失性物既如此人亦宜然若進退隨愛憎之情離合繫異同之趣是猶捨繩墨而裁曲直棄權衡而較重輕雖曰精微不能無謬矣

此節教師承宜當公正故曰巧梓順輪桷之用枉直無廢材梓木匠也輪車輪桷榱桷謂巧匠用木枉者可爲輪直者可爲桷使不廢其材也○昔齊桓公讀書于堂上輪扁斲輪于堂下釋鑿而問曰敢問君之所讀者何書公曰聖人之言也扁曰聖人在乎公曰聖人死矣扁曰然君所讀者糟粕耳公怒曰寡人讀書輪人安得譏乎有說則可無說則死扁曰以臣事觀之臣嘗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于心應之于手口不能言有數存焉臣不能諭臣之子子不能受之于臣臣年七十而老斲輪古之斲輪者與其不可傳而死者多矣故君之所讀者糟粕耳桓公大喜出莊子天道篇○良御適險易之宜駑驥無失性善使馬者稱良御駑鈍馬也驥良馬也如善于用

馬者險處則馳之以驥易處則馳之以駑使遲速各得其宜自不失其所賦之性也凡物既皆如是而人豈不如其然也若進退隨愛憎之情離合繫異同之趣此兩句謂知識用人倘愛者非其材亦進而與之合同其事也憎者是其人亦退而與之離異其志也如是者猶如梓人捨其繩墨而欲裁曲直亦如賈者棄其權衡而欲較重輕雖則曰技藝精微終不能免其無謬矣△如此作成人方是佛菩薩眞實念頭

此篇教住持以至公爲心不可偏狥已私也

靈源曰善住持者以衆人心爲心未嘗私其心以衆人耳目爲耳目未嘗私其耳目遂能通衆人之志盡衆人之情

此節明情通無外謂善能爲住持者但以衆人心爲已心不必私用吾心以衆人耳目爲已之耳目不必私用吾之耳目遂能通衆人之志盡衆人之情

夫用衆人之心爲心則我之好惡乃衆人好惡故好者不邪惡者不謬又安用私託腹心而甘服其諂媚哉既用衆人耳目爲耳目則衆人聰明皆我聰明故明無不鑒聰無不聞又安用私託耳目而固招其蔽惑耶

此節顯情同不二夫用衆人之心爲已之心則無二心所以我之好惡乃衆人之好惡故所好者決定不邪所惡者決定不謬又何必于私地囑託他人之心腹甘服他人之諂媚於我哉既用衆人之耳目爲已之耳目則見聞無隱所以衆人聰明即是我之聰明故明無所不鑒照聰無所不通曉又何必于私隱中囑託他人之耳目固招他人之蔽惑于我耶

夫布腹心託耳目惟賢達之士務衆已過與衆同欲無所偏私故衆人莫不歸心所以道德仁義流布遐遠者宜其然也而愚不肖之意務求人之過與衆違欲溺於偏私故衆人莫不離心所以惡名險行傳播遐遠者亦宜其然也

此節明同不同之故然則展布多人之腹心囑託

衆人之耳目者或亦有之但賢達之士假此聞見託借腹心專求已之過失與衆人同其所欲無所偏私故衆人莫不歸心所以住持之道德仁義流布於遐方者宜其所然也而愚者之意惟囑託人之腹心耳目務求他人之過失則與衆人違其所欲墮于偏私故衆人莫不離心使住持之惡名險行傳播於遐方者亦宜其所當然也

是知住持人與衆同欲謂之賢哲與衆違欲謂之庸流大率布腹心託耳目之意有殊而善惡成敗相返如此得非求過之情有異任人之道不同者哉

此節顯同不同之驗是知爲住持者與衆人同欲者卽賢哲也與衆人違欲者乃庸流耳大槩布腹心託耳目之意有求人過求已過之不同而善惡成敗相返之利害實有如此豈得不是求過之情有人已之異而任人之道有公私之不同者哉△此章貴在自求已過始不與凡夫爲匹偶若然是世間第一種英烈丈夫

此篇謂凡爲道人者輕財重德可以爲攝化之緣也

靈源曰近世作長老涉二種緣多見智識不明爲二風所觸喪於法體一應逆緣多觸衰風二應順緣多觸利風既爲二風所觸則喜怒之氣交於心鬱勃之色浮於面是致取辱法門譏誚賢達

此節謂應緣當以智照近世作長老者所經涉有二種因緣多見人之智識不明白爲此二種境風所觸動竟爾喪失自家持法之體段其二種者何一者應不如意逆緣多乎觸發者衰風乃煩惱忿恨之氣二者應如意的順緣多乎觸發者利風乃貪愛忻喜之氣既爲二風之所觸則有喜怒之氣交攻于心鬱勃之色浮見于面也鬱葛貌勃色變貌吃吃窮年得之則喜失之則怒必爲具眼之賢達譏誚隨之是致取辱于法門也

惟智者善能轉爲攝化之方美導後來如瑯琊和尙往蘇州看范希文因受信施及千餘緡遂還人陰計在城諸寺僧數皆密送錢同日爲衆檀設齋其卽預辭范公是日侵蚤發船逮天明衆知已去有追至常

州而得見者受法利而迴觀此老一擧使姑蘇道俗悉起信心增深道種此所謂轉爲攝化之方與夫竊法位苟利養爲一身之謀者實霄壤也（與德和尙書）

此節明起信惟在疎財惟獨有大智慧者遇此境緣善能轉作攝受教化之方便以此美聲引導于後來如瑯琊和尙卽滁州廣照慧覺禪師嗣汾陽昭禪師南嶽下十世往蘇州看范希文姓范名仲淹字希文汝南人宋仁宗慶曆間爲參政謚文正公問道于瑯琊瑯琊和尙因訪之得受信施及千餘緡緡錢串也遂遣人陰隱中籌計在城諸寺僧衆皆密送錢同日爲衆檀越設齋和尙卽預先辭范公是同爲設齋之日侵早發船人皆不知遠天明衆知已去有念師之切者追至常州而得見師如法開導皆受法施利益而迴靈源和尙謂觀此老者一番擧作使姑蘇道俗悉起信心增將來甚深之道種如此眞所謂轉爲攝化之方也與夫那一種冐竊法位苟求利養爲一身之謀者實天地懸隔矣△我不知竊位求財者閱此當作何面目

此篇教人修德力行不求聞知於人自爲人之所敬也

文正公謂瑯琊曰去年到此思得林下人可語者嘗問一吏諸山有好僧否吏稱北寺瑞光希茂二僧爲佳

此節謂德存而名顯謂去年到此蘇州蒞任已來思得箇林下道人可相語者嘗問一吏本城內外及諸山有好道德僧否吏稱北寺瑞光希茂二僧爲佳瑞光寺名有四瑞鐘鼓自鳴寶塔放光瑞竹交加白龜聽法故稱瑞光卽今之臥佛寺也希未詳氏族嗣法茂卽茂月禪師嗣大愚守芝禪師南嶽下十一世

予曰此外諸禪律中別無耶吏對予曰儒尊士行僧論德業如希茂二人者三十年蹈不越閫衣惟布素聲名利養了無所滯故邦人高其操履而師敬之若其登座說法代佛揚化機辯自在稱善知識者非頑吏能曉

此節證名實而行眞予曰此二人外諸禪師律師

中別無耶吏對曰儒者獨重士行僧家多尊德業如希茂二人者三十年履跖不越門閫衣服惟以布素聲名利養了無所滯于胸中故我此郡人皆高尙此二師之操守行履而以師敬之也若論他登座說法代佛弘揚教化以機鋒辯才自在稱爲善知識者此則非頑吏所能曉也

逮暇日訪希茂二上人視其素行一如吏言予退思舊稱蘇秀好風俗今觀老吏尙能分君子小人優劣況其識者耶

此節顯目擊而道存逮閒暇日訪尋希茂二上人上人者內有智德外有勝行在人之上者也觀他所行事實一一皆如吏言予退而思之從來稱蘇秀好風俗蘇卽蘇州秀卽嘉興今觀此老吏尙能分君子小人之優劣何況其有識者耶

瑯琊曰若吏所言誠爲高議請記之以曉未聞 瑯琊別錄

此節紀其事以曉衆瑯琊和尙聞而喜曰若此吏言誠爲高上之議論請筆記之以遍曉于未聞者

△黃金白玉本質自珍何患無有識者學者讀此自知好人當做

此篇要人深蓄厚養不宜躁進以求名也

靈源曰鍾山元和尙平生不交公卿不苟名利以卑自牧以道自樂

此節明務實存眞鍾山元卽蔣山贊元禪師靈源和尙述他平生行業以警後學謂元和尙生平以來不欲交結公卿士大夫不苟求聲名利養惟獨以謙卑自牧易象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卑者謙之至也以養道自樂不願出世爲人也

士大夫初勉其應世元曰苟有良田何憂晩成第恐乏才具耳

此節明自足之樂士大夫喜其爲人高蹈勸勉應緣世間元曰凡學者果有良美之田苗豐子實雖遲亦妙何憂晩成以良田喻人所守之道第但也但恐乏才智器具耳

荊公聞之曰色斯舉矣翔而後集在元公得之矣 贅疣集

此節出判美之詞。荊公問元和尚此語。曰色斯舉矣。翔而後集。如鳥之爲物也。見人顏色不善。則飄然。而逝迴翔審視。至彈射不驚之處。而後集之。謂在元公之見機。亦如此也△有艮田不憂晩成。是極受用。處著忙作麼

此篇言學道人。行難于悟。守當損已利人爲要也

靈源曰先哲言學道悟之爲難。既悟守之爲難。既守行之爲難。今當行時。其難又過於悟守。蓋悟守者精進堅卓勉在己躬而已。惟行者必等心死誓以損已益他爲任。若心不等誓不堅。則損益倒置。便墮爲流俗阿師。是宜祇畏

謂世間學道人。惟有悟證自心最是難的。既悟矣又常常持守操修。所謂水邊林下保養聖胎。猶爲不易。既能守矣。又貴乎行。然至于行此道法接引衆人。更爲難中之難。何也。蓋悟守者。精進不退。三年五載。自然打成一片。守之堅固。超卓不二。其志然此不過勉力修持。在我一身不懈不惰而已。惟行此道者。必要以平等心。堅固願。更須損已益人以爲任。乃可爲之。若使心不等誓不堅。損人益我。是顚倒行事。不惟不能光揚祖道。而自家亦墮爲流俗阿師。其利害有如此者。須當祇敬而大畏之。祇大也△行道之難。非粗心所知。惟登地菩薩始能究也。學者當細審而力行之可耳

此篇見古人有謙光導物之用。尤歉然不敢自恃也

靈源曰東山師兄天資特異。語默中度。尋常出示語句。其理自勝。諸方欲效之。不詭俗則淫陋。終莫能及。求於古人中。亦不可得。然猶謙光導物。不啻饑渴。嘗曰我無法。寧克勤諸子。眞法門中罪人矣

靈源和尚舉演祖爲人之實行。以勉後學。謂東山師兄所禀之天資。挺特而卓異。或語或默。皆中法度。尋常出一言發一語。開示于人。其義理自然超勝。設若諸方欲效之者。不是詭譎鄙俗之言。則爲淫蕩狹陋之語。竟莫有能及之。不惟同時者不能及。求于古人中。亦不可多得。雖然如是。尚猶謙光導物。不異如饑如渴。嘗曰我無道法。寧豈也。克能

也。豈能策勤于諸子。既不能策進學人。可謂眞法門中罪人也△如此人品須知淵源而有本淵大而無方。不是常人學得的。古人集此以爲法式。讀之應生珍重

此篇教住持要行解相應。無沾沾於聲利也

靈源道學行義。純誠厚德。有古人之風。安重寡言。尤爲士大夫尊敬

此節述靈源生平行實。謂師所證之道。所操之學。所行之義。一味眞純誠實。不雜不妄。其德至厚。眞有上古風規。尋常起居之間。安重寡言。更爲士大夫之所尊敬

嘗曰。衆人之所忽。聖人之所謹。況爲叢林主。助宣佛化。非行解相應。詎可爲之。要在時時檢責。勿使聲名利養。有萌於心。儻法令有所未孚。衲子有所未服。當退思修德以待方來。未見有身正而叢林不治者

此節復明師教行解相應。師每向人曰。大凡衆人放心縱意。忽略之處。却是聖人至謹至愼之地。況爲一叢林主人。元是助宣佛化。若不是行解相應。豈敢輕易爲之。要在時時自加檢責。切不可使聲名利養。有萌動于心。如此細心守持。儻或所行之法令人有所未孚。孚信也。衲子有所未服。自當退思深修道德。不可抑人從巳。以待將來。自有從化之時。也未見有身正而叢林不治者

所謂觀德人之容。使人之意消。誠實在茲。記聞

此節引德人以証實所謂觀有德之人的容貌。使人心下染惡冰消者。無他。其誠實在德而巳○田子方名無擇。答魏文候曰。吾師東郭順子。候曰。子何故未嘗稱之。方曰。其爲人也。眞人貌而天虛緣而葆眞。淸而容物。物無道。正容以悟之。使人之意也消。無擇何足以稱之。出莊子外篇△能時時檢責。便是最上品人。人不從。當責已。眞妙劑也

此篇教人涵養。勿暴免招禍辱也

靈源謂圓悟曰。衲子雖有見道之資。若不深蓄厚養。發用必峻暴。非特無補教門。將恐有招禍辱

圓悟成都府昭覺寺佛果克勤禪師。彭州駱氏子。嗣五祖演禪師。謂凡爲衲子者。雖則具有見道之

資質假若不肯深蓄厚養發用出來所作所爲必竟峻險暴虐如此作爲非但無有補益于教化之門吾恐異日必招禍害謗辱矣△衲子不可不愼惟深蓄厚養是眞受用躁進奚益切宜加察

此篇教學者以誠信爲本不可斯須去已也

圓悟禪師曰學道存乎信立信存乎誠存誠於中然後俾衆無惑存信於己可以教人無欺惟信與誠有補無失

此節擧誠信爲本心實曰誠乃信之體也言實曰信乃誠之用也謂學道先須存一信字立信全在一箇誠字若人能存至誠于心中然後使衆人自無所惑存至信于自己可以教人則無所欺惟信之與誠實有補于我而無失于人也

是知誠不一則心莫能保信不一則言莫能行古人云衣食可去誠信不可失惟善知識當教人以誠信且心既不誠事既不信稱善知識可乎易曰惟天下至誠遂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

此節教必誠必信是知人之誠心不一自有輕重則此心莫能保守信力不一自有勤怠則所言莫能施行魯論云衣切于體可以禦寒食切于命可以止饑似俱不可去者而猶可去誠信二字寧死不可失也惟善知識者必當教人以至誠感人以至信心若妄而不誠事若欺而不信稱之爲善知識可乎易繫辭曰惟天下至誠遂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註曰性者德無不實理無不具故無人欲之私能盡者知之無不明處之無不當天下至誠者言聖人之德天下莫能加也贊助也參者與天地並立也

而自既不能盡於己欲望盡於人衆必給而不從自既不誠於前而曰誠於後衆必疑而不信

此節明自盡而能盡人設使自既不能盡誠存信于己而欲望人盡誠存信衆人必欺給而不從給者欺也自既不能盡誠行之於前以爲軌範而曰我之行誠必在于後衆人愈見疑惑而不信矣

所謂剃髮宜及膚剪瓜宜侵體艮以誠不至則物不感損不至則益不臻蓋誠與信不可斯須去巳也明矣與虞察院書

此節喻自誠而能致信所謂如剃髮者必當及于皮膚剪爪者自當侵于肉體艮以我之誠信若不極至則人不能感服如剃髮之不及膚也我之減損若不極至則益不能咸臻如剪爪之不侵體也臻者至也蓋誠之與信一體一用不可斯須離于我也明矣斯須覽時也△今多是不誠不信者欲作師法如何行得去感得動

此篇言智人能改過遷善使道德日新也

圓悟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從上皆稱改過爲賢不以無過爲美

此節先明改過爲美謂世間不論賢不肖君子小人誰得全無過失設有些些過差自能改革其善莫大于此焉從上之聖賢皆稱贊能改過者爲賢德竟不曾以無過者爲嘉美

故人之行事多有過差上智下愚俱所不免惟智者能改過遷善而愚者多蔽過飾非遷善則其德日新是稱君子飾過則其惡彌著斯謂小人

此節明人俱不免無過所以人於行事之間多有過差處上之賢人君子下之黎庶小人俱所不能免惟有智慧之人能改過自新遷善明理而愚癡者多遮蔽過差掩飾其非若能遷善則其德業日新是稱之爲君子矣飾過則其惡迹日顯即謂之不才人也

是以聞義能從常情所難見善樂從賢德所尙望公相忘於言外可也與文主簿

此節引古以勸知言是以聞善言則能遷從常情之所難得也從移也見善行即能樂從賢德之所尙也孔子曰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從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註曰德必修而後成學必講而後明見義能從改過無恪此四者日新之切要苟未能之聖人尙且憂之況學者乎謂如我所言者乃古人教誠之語也望公相忘我于語言之外唯得吾意可也△改過二字是化迷爲悟轉物爲

道的捷徑不可不刻意行焉

此篇言住持當以德感人使人慕而愛之也

圓悟曰先師言作長老有道德感人者有勢力服人者猶如鸞鳳之飛百禽愛之虎狼之行百獸畏之其感服則一其品類固霄壤矣

謂吾先師演和尚曰作長老有以道德感發于人者有以威勢制服于人者以德感者如鸞鳳之飛百禽愛而從之也以力服者如虎狼之行百獸畏而避之也感之而來服之而去然感服雖則無二其用德用力之不同而名位實天地懸隔矣△喻得爽快之極試看感之與服受用何如

此篇言智者所從惟道所以情通而法治也

圓悟謂隆藏主曰欲理叢林而不務得人之情則叢林不可理務得人之情而不勤於接下則人情不可得務勤接下而不辯賢不肖則下不可接務辯賢不肖而惡言其過悅順其己則賢不肖不可辯惟賢達之士不惡言過不悅順己惟道是從所以得人情而叢林理矣廣錄

平江府虎丘紹隆禪師和之含山人嗣圓悟勤禪師南嶽下十五世謂整理叢林貴得衆人之情情不得則叢林何以治焉然欲得人之情貴在殷勤接引初學如不勤于接下則人情亦不可得欲勤于接下必要辯別賢德與不肖之者若不辯賢不肖混而爲一則下不可接要辯賢與不肖不可惡人言我之過悅人順從于己若使你惡言其過悅順於己則賢不肖亦不可辯惟有賢達之士不惡人言己之過不悅人順己之好惟獨以道是從所以得衆人之情使叢林自然雍肅條件自然整理矣△惟道是從一句是大關要更須回觀自己看情如何得通知此可以行道也

此篇教住持所求惟善矜細行以全大德也

圓悟曰住持以衆智爲智衆心爲心恒恐一物不盡其情一事不得其理孜孜訪納惟善是求

此節言所求惟善分別是非曰智妙衆理而宰萬物也謂作住持人當以衆人之智爲我智當以衆人之心爲我心常當審思恐有一人不能盡之以

34

情恐有一事不能通之以理孜孜猶切切也訪賢納諫惟善是我所當求也
當問理之是非詎論事之大小若理之是雖靡費大而作之何傷若事之非雖用度小而除之何害蓋小者大之漸微者著之萌故賢者愼初聖人存戒

此節論理之所在凡所作爲之事但問道理之當不當勿論所作之事大與小也若此一事與理相當利益叢林成就大衆縱奢費極大而作之何傷若事之不當道理雖用度些小而除之何害設謂些小之用不除可也抑知小者大之漸進微者著之萌芽故賢達之士愼行于初至聖之人戒謹于微也

涓涓不遏終變桑田炎炎靡除卒燎原野流熘既盛禍災已成雖欲救之固無及矣古云不矜細行終累大德此之謂也與佛智書

此節方借事以明涓涓猶滴滴也如治水者于一滴之初而不止遏終久成流必變更夫桑田矣炎炎星火也又如火于一星之初而不除滅及其熾然卒必燎於原野矣至於水流火熘之際勢已盛矣而禍災亦已成矣雖欲救之固無能及矣古云若不矜持其細行終有累失於大德正如此言之謂也書云烏乎夙夜罔或不謹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爲山九仞功虧一簣註曰或猶言萬一也呂氏曰此是勤德工夫或之一字最有意味一暫止息則非勤德也矜者持也細行者小事也△此章重在惟善是求與不矜細行上留意沉玩之其義自見

此篇言長老以利濟爲心是助宣法化之機也

圓悟謂元布袋曰凡稱長老之職助宣佛化常思以利濟爲心行之而無矜則所及者廣所濟者衆然一有矜己逞能之心則僥倖之念起而不肖之心生矣雙林石刻

元布袋卽台州護國此菴景元禪師永嘉南溪張氏子嗣圓悟勤禪師南嶽下十五世以師常負布袋而行故人稱爲布袋和尚謂凡稱爲長老之職品不是尋常乃助佛宣化豈容易事耶時時常要

思念以利人濟世爲心當其行化時又要無矜高自恃之念則所及者必廣所濟者必衆然一時忽有矜己逞能之心則僥倖欲得之念便起而不省之心卽生矣△矜高之病極是難除我願諸君內省常歎久自無之

此篇言人當謹始愼終以成令名也

圓悟謂妙喜曰大凡舉措當謹終始故善作者必善成善始者必善終謹終如始則無敗事

此節敎謹始終謂大凡爲人舉動止措之間必當要謹始愼終故善于作事者必能善成善于愼始者必能善終若謹守至終猶如最初無二則于事必無所取敗也

古云惜乎衣未成而轉爲裳行百里之半於九十斯皆歎有始而無終也故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此節舉事以驗古云惜乎作上衣者未得成便改作下裳又如行路者百里至五十里而返甚至行到九十里而返者斯皆歎有始而無終也故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昔晦堂老叔曰黃檗勝和尙亦奇衲子但晩年謬耳觀其始得不謂之賢雲門䓁集

此節學人以驗昔晦堂老叔曰黃檗山惟勝禪師潼州羅氏子嗣黃龍南和尙南嶽下十二世參黃龍曰挺特卓立人皆稱之爲奇衲子及至後來作事差謬便不如也觀其始豈得不謂之賢△以此觀之人可不兢兢業業夙夜殷勤愼終如始乎

此篇言凡事以稽古爲訓乃無臆見之失也

圓悟謂佛鑑曰白雲師翁動用舉措必稽往古嘗曰事不稽古謂之不法予多識前言往行遂成其志然非特好古蓋今人不足法

此節言事必依古昔我白雲師翁凡于動用之中必要稽考於往聖先賢以爲法則嘗曰凡人作事不稽察往古謂之沒有法則予多博採前賢之言往聖之行遂成我生平之志易大畜卦象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註曰前言往行是古聖之言行也觀其言察其行以成德乃大畜之義畜積成也然我非是立意好古蓋今

時人實不足以爲軌則也
先師每言師翁執古不知時變師翁曰變故易常乃今人之大患予終不爲也蟾和尚日錄
此節又辯當執古先師每每謂曰師翁大煞執古竟不知隨時變通師翁曰更變故作改易常法乃今人之大患予終不作此變易之事也△今人最怕執古不執古便稱爲風流丈夫也異哉
此篇見古人剛方自持不貶節以求名也
佛鑑懃和尚自太平遷智海郡守曾公元禮問孰可繼住持佛鑑擧昺首座公欲得一見佛鑑曰昺爲人剛正於世邈然無所嗜好請之猶恐弗從詎肯自來耶公固邀之昺曰此所謂呈身長老也竟逃於司空山公顧謂佛鑑曰知子莫若父卽命諸山堅請抑不得已而應命蟾侍者日錄
昔佛鑑和尚自太平移席于智海寺郡守曾公元禮問師既去誰能繼此席爲住持者佛鑑擧韶州南華智昺禪師蜀川永康人爲人嚴厲時號昺鐵面嗣佛鑑和尚南嶽下十五世曾公欲使之來求師一見佛鑑曰昺爲人剛毅而中正于世事邈然胸中淡泊無所嗜好請之猶恐不從公命豈肯自來耶公固再三邀之昺曰此所謂呈身媒名自衒利賣之長老也竟逃于司空山地在安慶太湖縣乃二祖傳衣于三祖之處長老者耆德之稱了達法性內有智德使學者尊崇故稱長老公顧佛鑑曰知子者莫若父果然是父是子也此雙美之辭卽命諸山堅請抑者逼也屈也强屈不已而後應允來命△從來自重者人方重之切莫謂他不通時變好
此篇言高人胸中有一定主宰自不爲榮辱所動也
佛鑑謂珣佛燈曰高尙之士不以名位爲榮達理之人不爲抑挫所困其有承恩而効力見利而輸誠皆中人以下之所爲日錄
珣佛燈浙江湖州府安吉州何山佛燈守珣禪師本郡史氏子嗣佛鑑懃禪師南嶽下十五世○謂凡有見識高上之士了知世間幻妄非眞雖有名

位不以之爲榮華也通達至理之人縱有幾多抑屈折挫不以之爲困窮也抑屈也挫摧折也有一種承人之恩便趨奉以力効之見他有利便輸誠以恭敬之如此等輩皆中人以下之所爲何足道哉△若蓄中人以下之心便孤負你自家一箇充塞天地人量也珍重珍重

此篇言長老不可狥私自好爲外物惑亂也

佛鑑謂昺首座曰凡稱長老要須一物無所好一有所好則被外物賊矣

首座表率叢林人天眼目分座說法開導後昆者

○此節教人潔心無所好凡稱曰長老者胸中要空廓無一物所好設一有所好所謂一塵起而蔽空便被所好之物爲其賊矣

好嗜欲則貪愛之心生好利養則奔競之念起好順從則阿諛小人合好勝負則人我之山高好掊克則嗟怨之聲作

此節顯有好心隨事變設若好嗜欲則貪愛之賊心便生好利養則奔競之賊念便起好順從則阿諂諛小人之賊來合好勝負則人我之賊山轉高掊克聚斂也謂刻剝民財好掊克則嗟怨之賊聲便作

總而窮之不離一心心若不生萬法自泯平生所得莫越於斯汝宜勉旃規正來學南華石刻

此節總結一心無所變總而窮之外物豈能賊我哉其實不離我心也心若不生萬法自泯予平生所知所得無越于斯汝當勉力而深修之以此所得規正夫來學可也△一物無所好其淸潔可知矣一有所好便失身於不義可不愼乎

此篇舉師行以誠人去奢從儉也

佛鑑曰先師節儉一盋囊鞵袋百綴千補猶不忍棄置嘗曰此二物相從出關僅五十年矣詎肯中道棄之

此節出陳節儉節檢束也儉去奢從約也謂先師爲人最節束儉約其餘姑置不論試看他一鉢囊一鞋袋百綴千補綴聯補也猶不忍棄置嘗曰此二物相從我出關已來僅五十年矣豈肯中途

棄之此正見其有節儉之實

有泉南悟上座送褐布裰自言得之海外冬服則溫夏服則涼先師曰老僧寒有柴炭紙衾熱有松風水石蓄此奚爲終却之日錄

此節明無貪愛上是可棄不棄此是可取不取始見其妙有泉南悟上座送一褐布裰乃冰火二鼠之毛所織之布火鼠入火不焚毛長尺許汚則以火浣之北方有冰厚百尺有鼠在下但食其冰毛長數寸可以爲布二者合成冬暖夏涼出神異記自言得之海外冬服則溫夏服則涼此見珍奇之甚先師曰老僧寒則有柴炭有紙衾紙衾卽紙縫之被熱則有松風有水石蓄此之物何爲竟謝而却之也其節儉如此△若不有後節直一慳吝長老也知此足見哲人之志不爲外物動矣

此篇見古人爲道惜人不是尋常哀痛之謂也

佛鑑曰先師聞眞淨遷化設位辦供哀哭過禮歎曰斯人難得見道根柢不帶枝葉惜其早亡殊未聞有繼其道者江西叢林自此寂寥耳日錄

師擧五祖聞眞淨和尙入寂設位上供哀哭過禮謂輓悼之禮太過歎曰如斯之人實是難得見道直徹根柢花之根曰帶木之根曰柢說法不帶枝葉何天不佑惜其早亡當今之際未聞有如師之證徹繼續道法者江西叢林自此恐寂寥耳△得百庸人不如得一賢人一旦喪亡非夫人之慟而誰慟

此篇擧先宗德業使後人取法安貧以守道也

佛鑑曰先師言白雲師翁平生疏通無城府顧義有可爲者踊躍以身先之好引拔賢能不喜附離苟合一榻翛然危坐終日

此節見天性純粹謂先師生平以來胸襟中疏通不存一物城府者能遮能藏之地此曰無城府則知此老胸次廓落無隱無覆也凡見義合理之事則踊躍以身而先導之踊躍者欣然前進之貌其性極愛汲引提拔賢能之士而不喜者是一等有利者則附之無財者則離之此苟且求合之類也時中惟一榻翛然自如危然獨坐而已翛然如鳥

之孤飛自如也

嘗謂凝侍者曰守道安貧衲子素分以窮達得喪移其所守者未可語道也日錄

此節明抱道守德上是行實此是言切嘗謂凝侍者曰抱守道德安處貧窮是衲子家本分若以窮通得失改移其操守者未可與之言道也△你看他一直到底是箇本色宗師誰得而似之

此篇教人當深操遠慮刻苦進修也

佛鑑曰為道不憂則操心不遠處身常逸則用志不大古人歷艱難嘗險阻然後享終身之安蓋事難則志銳刻苦則慮深遂能轉禍為福轉物為道

此節明歷以艱苦志則堅謂為道之人時中若不懷憂致想便知他操道之心不廣遠處身常求安逸則知他所用之志不濶大古人為道歷盡多少艱難嘗遍幾多險阻道業成就然後享終身之安蓋事若難行則志氣愈加勇銳刻苦用力則思慮益見淵深由是勇猛精修遂能轉禍為福轉物為道也

◆下高一倒置

多見學者逐物而忘道背明而投暗於是飾己之不能而期人以為智彊人之不逮而侮人以為高以此欺人而不知有不可欺之先覺以此掩人而不知有不可掩之公論故自智者人愚之自下者人高之

此節明飾過欺人道必喪多見近來學者逐外物竟忘所學之道正如背明而投暗也內問諸心于理不明返要莊飾自己之不能處而輕欺于人使人謂我是智者本不及人又要強勝于人以為他不我及而侮慢於人以己為高殊不知以此無智而欺人竟不知尚有不可欺之先覺在也以此欺侮而掩人竟不知尚有不可掩之公論在也故所以自家欲智人返以為愚自家欲下而人返以為高也

惟賢者不然謂事散而無窮能涯而有盡欲以有盡之智而周無窮之事則識有所偏神有所困故於大道必有所闕焉

此節謂賢者存誠而道證惟有賢達之士不然謂世間之事萬殊有何窮盡人之智能本有涯量爾

今欲以有盡之智而欲周偏無窮之事則智識自然周致不到則有所偏神明自然偏察不來而有所困識偏神困故于大道不能完全而自闕矣△古今成就道業者誰不是歷艱難嘗險阻的人不然立雪斷臂俱閑事也

此篇謂應世當以三訣爲主缺則事不行矣

佛鑑謂龍牙才和尙曰欲革前人之弊不可亟去須因事而革之使小人不疑則庶無怨恨予嘗言住持有三訣見事能行果斷三者缺一則見事不明終爲小人忽慢住持不振矣

潭州龍牙寺智才禪師舒州施氏子嗣佛鑑懃禪師南嶽下十五世謂欲改革前人之弊病不可亟去亟急也須因一法革一事使小人不生疑惑而亦不致生怨恨也住持有三訣者第一見一切事如杲日當空無纖毫隱蔽第二應當行者如大象渡河一直向前第三剖斷是非如明鏡當臺姸媸俱在此三法中缺失一法則見事不明白終竟爲小人忽慢使住持之道不得振起之矣△此三訣是護身符子失之身則不寧事則不備矣

此篇誨住持當操守淸淨持信于人乃爲眞正體段也

佛鑑曰凡爲一寺之主所貴操履淸淨持大信以待四方衲子差有毫髮猥媟之事於已不去遂被小人窺覦雖有道德如古人則學者疑而不信矣山堂小參

謂凡爲一寺之主人所貴者在自已操守行履要淸淨潔白應機接物要持大信力以待四方衲子假若有一毫髮大的猥鄙媟汚之事于自已分上不曾去除遂被小人窺覦窺覦探視也雖則道高德備與古人無異而學者窺其所行將疑而不信矣△操履淸淨豈獨住持爲然孰不欲其然也逸欲生驕情起使大信一機喪殆盡矣

此篇見古人梗直有節義人罕能及也

佛鑑曰佛眼弟子唯高菴勁挺不近人情爲人無嗜好作事無黨援淸嚴恭謹始終以名節自立有古人之風近世衲子罕有倫比與耿龍學書

謂佛眼和尙法嗣中唯獨有高菴悟勁健而挺直

又不以私情親順于人且而不貪愛自奉作事無朋黨援引加以淸淨嚴密端恭而敬謹從始至終皆以名節自立實有古人之風範近世衲子中少有與人爲倫爲比矣△者是今時立身行事第一箇模範宜刻意師之

此篇言住持臨衆固貴無一時一刻之不謹而於臨事時尤貴博訪以善其行也

佛眼遠和尙曰涖衆之容必肅於閑暇之日對賓之語當嚴於私昵之時林下人發言用事舉措施爲先須籌慮然後行之勿倉卒暴用

舒州佛眼淸遠禪師臨卭李氏子嗣五祖演禪師南嶽下十四世○此節敎住持作事先須審慮涖臨也謂臨于大衆之容貌不在暫時作威作樣要在閑暇之日必端必肅也立身之道內剛而外柔涖衆之容上承而下順不和則不可接物不嚴則不可御下凡對賓之語言要在平日言眞語實臨時豈能裝點整飾耶私昵者閑居獨處之時叢林下道人揭示一言施行一事或擧止動靜施設之間必先要籌算思慮停當然後行之不得倉卒暴用自失善利也

或自不能予決應須諮詢耆舊博問先賢以廣見聞補其未能燭其未曉豈可虛作氣勢專逞貢高自彰其醜苟一行失之於前則百善不可得而掩於後矣

與眞牧書

此節明己不能決當詢先哲至於臨事之際或我不能自己決擇應須諮詢請敎于耆舊博問廣扣于先賢以此開廣己之見聞補益己之未能燭破己之未曉始爲善用心者豈可虛作氣勢專逞貢高自彰其醜耶若有一事不法失之于衆人之前雖有百善不可得而掩飾于後矣△臨事不厭細審乃防微杜漸也致於博採見聞不驕虛勢又何患乎失之所有也

此篇言利欲難防當以道德正其身心也

佛眼曰人生天地間稟陰陽之氣而成形自非應眞乘悲願力出現世間其利欲之心似不可卒去

此節謂利欲難以卒去謂人生于天地造化之間

稟賦陰陽之氣而成此形本是生成的凡夫豈能斷除遠劫以來三毒之習又非聖人應現眞體乘悲願力出來現身而生此人間者則其財利愛欲之心似乎不能卒然而除去之也

惟聖人知不可去人之利欲故先以道德正其心然後以仁義禮智教化隄防之日就月將使其利欲不勝其仁義禮智而全其道德矣　輿耿龍學書

此節明聖人知深明遠所以古之聖人深知一切衆生有不可除之利欲茍今要使之轉凡爲聖故先以道德使彼修之學之以正其心然後繼之以仁義禮智四端教之化之以爲隄防之具如是久之積年累歲日就月將不覺不知而貪利趨欲之心不勝仁義禮智之志而道德于是乎得完全矣

△惑習深種也是豈卒然去哉唯律身嚴行乃可去其瑕玷而全乎道德也

此篇教學者實悟自心不可泥於語言文字也

佛眼曰學者不可泥於文字語言蓋文字語言依他作解障自悟門不能出言象之表

此節明文字能障塞悟門謂學者不可泥滯于文字語言之間蓋文字語言乃古人之糟粕也依他人之言語作自已之解會返來障塞自家妙悟之門終不能出于語言文字之外

昔達觀穎初見石門聰和尙室中馳騁口舌之辯聰曰子之所言乃紙上語若其心之精微則未覩其奧當求妙悟

此節見文字於眞修無力昔潤州金山曇穎禪師嗣石門聰和尙南嶽下十一世初見石門于室中往往馳騁口舌之辯聰曰子之所說乃紙上語若論你自心之精深微細實未曾親見其玄奧應當直求妙悟

悟則超卓傑立不乘言不滯句如師子王吼哮百獸震駭迴觀文字之學何啻以什較百以千較萬也　龍門記聞

此節顯悟後知文字不實若使悟矣則爾自能超然雄傑卓爾成立凡有所說即不乘襲其文言不留滯于語句縱橫無礙如獅子王哮吼百獸皆震

懼驚駭到此地位返觀向日文字之學不止以十比百以千比萬也△文字非眞不可學但以本末之分耳其病在泥字上泥則不變通而自性障蔽

此篇訓人當以規矩防情救弊爲入道之階墀也

佛眼謂高菴曰百丈淸規大槩標正檢邪軌物齊衆乃因時以制後人之情夫人之情猶水也規矩禮法爲隄防隄防不固必致奔突人之情不制則肆亂故去情息妄禁惡止邪不可一時亡規矩

此節謂意制規矩百丈所以欲立淸規者大槩的意思只要標顯正法檢束邪行軌法于人整齊大衆乃因時取用以調制後人之情識而已且夫人之情猶之乎水也規矩禮法爲隄岸以防備之設使隄岸之土石如不堅固其水必致奔衝而突出之也人之情亦然若使妄情不制止必放肆而淫亂之故所以去情識止妄想禁惡念息邪行不可一時一刻亡失規矩

然則規矩禮法豈能盡防人之情玆亦助入道之階墀也規矩之立昭然如日月望之者不迷擴乎如大道行之者不惑先聖建立雖殊歸源無異

此節明行之在人然則規矩禮法又豈能盡防人之情玆亦不過假此助人爲入道之階梯如丹墀而可及門也規矩之建立其昭然如日月在天望之者不迷其廣濶如大道在前行之者不惑先聖之建立雖則各有不同總只使人至乎妙道之域所謂歸源無異也

近代叢林有力役規矩者有死守規矩者有蔑視規矩者斯皆背道失禮縱情逐惡而致然曾不念先聖救末法之弊禁放逸之情塞嗜欲之端絕邪僻之路故所以建立也東湖集

此節明不達其意近代叢林中有專務其勢而力役規矩者有不達權變而死守規矩者有不遵禮法而輕視規矩者如斯等見皆爲背正道失正禮縱私情逐惡意而使之然也竟不思先聖之意原爲救末法之積弊禁止放逸之妄情塞人嗜慾之端絕人邪僻之路乃所以建立此規矩也△幸毋錯會古人意教你依規矩正是尊重自己之人品

古今陰受其賜者普矣

此篇教人責己恕人當返觀而自知矣

佛眼謂高菴曰見秋毫之末者不自見其睫舉千鈞之重者不自舉其身猶學者明於責人昧於恕己者不少異也異牧集

南康軍雲居高菴善悟禪師洋州李氏子嗣佛眼遠禪師南嶽下十五世秋毫者莊子曰秋獸生毛至微孟子曰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謂世人有眼力精明者能見秋毫之微末却不自見其眼上之睫睫眉毛也又有壯力勇健者能舉千鈞之重而不能自舉其身三十斤爲一鈞此二者猶之乎學者責人最明恕己便昧恰似與不見睫不舉身者無異也△不自見不自舉是人說不到的地位試看明昧在誰知此可以與言矣

此篇論學者當具參學眼識眞正人品也

高菴悟和尚曰予初遊祖山見佛鑑小參謂貪欲瞋恚過於寃賊當以智敵之智猶水也不用則滯滯則不流不流則智不行矣其如貪欲瞋恚何予是時雖年少心知其爲善知識也遂求挂搭

謂予初行脚至祖山見佛鑑和尚小參曰貪欲瞋恚過于有寃之賊其利害不小當以智慧抵敵之夫人之智猶如水也不用則滯塞滯則不流通不流則智不行矣爭奈得貪欲瞋恚何予聞此開示雖則年少心中知其爲眞善知識也遂求挂鉢搭衣而依止之△虎生三日有食牛氣纔出便具識人之眼何其偉哉

此篇教人存心正大爲入道之根基也

高菴曰學者所存中正雖百折挫而浩然無憂其或所向偏邪朝夕區區爲利是計予恐堂堂之軀將無措於天地之間矣異牧集

謂凡做學者胸中所存的必要中而不偏正而不邪設使一時遇諸難事縱有百般折之挫之要使浩然之志氣常存絕無憂慮念頭此方是衲僧體段設或所向偏邪朝夕之間區區貪圖利養以爲是計區區卑小之稱猶碌碌也我恐你者一表堂堂之身將來無可安于天地之間矣△此是楊枝

一滴水難人多矣
此篇教人當除妄去蔽以全道德仁義也
高菴曰道德仁義不獨古人有之今人亦有之以其
智識不明學問不廣根器不淨志氣狹劣行之不力
遂被聲色所移使不自覺蓋因妄想情念積習濃厚
不能頓除所以不到古人地位耳與耿龍學書
謂道德仁義乃人生秉彝之良不獨古人有之今
人亦未嘗不有之也既皆有之爲有古今之差別
耶由今人之智識不明白學問不廣博根器獨而
不淨志氣狹而卑劣加之行持無有猛力主宰不
定遂被外境聲色所移去致使不自覺知然則病
在於何蓋因人之妄想多情念重生平所積之習
氣濃厚不能頓然除去所以不得到他古人地位
耳△妙哉斯訓可不一淸心飮歟
此篇言比丘以淸儉爲貴宜取法于古人也
高菴聞成枯木住金山受用侈靡歎息久之曰比丘
之法所貴淸儉豈宜如此徒與後生輩習輕肥者增
無厭之求得不愧古人乎

東京淨因枯木法成禪師何朔人嗣芙蓉道楷禪
師青原下十二世生平好坐枯木禪故以枯木稱
之高菴和尙聞住金山日所受用者奢侈靡費因
歎息久之曰比丘受用之法所貴在淸廉而儉約
豈宜作此奢華受用若爲主人者如此華美徒然
與後生一輩翫習輕肥者返增無有厭足之心而
遍求之得不愧草衣木食之古人乎○輕肥者謂
乘肥馬衣輕裘也古云肥馬衣輕裘徉徉過閭里
雖得市鄽憐還爲識者鄙△多見後生輩只要美
衣美食不知作何消受消受不去害亦深矣
此篇言住持爲人模範以法令爲先也
高菴曰住持大體以叢林爲家區別得宜付授當器
舉措係安危之理得失關教化之源爲人模範安可
容易
此節明住持有體謂爲住持之大體不可存私當
以叢林爲家業凡所作事分別要得其宜付授須
當美器一舉一止之間卽關安危之理于得于失
之中總成教化之源作人模範豈可容易而能爲

耶時中必須如臨深履薄可也
未見住持弛縱而能使衲子服從法度淩遲而欲禁叢林暴慢昔育王諶遣首座仰山偉貶侍僧載於典文足爲令範

此節教師法須嚴世未見有爲師者弛廢放縱而能教衲子欽服而相從也法度既已凋喪豈能禁止叢林之橫暴侮慢乎○昔慶元府育王寺無示介諶禪師溫州張氏子得法于長靈卓禪師南嶽下十五世其性剛毅有鐵面之稱一日因普請首座告疾衆去後座與侍僧茶友方外知事見而詰之座語逆抵知事知事白諶諶令擊鐘集衆責之欲擯出衆求憐免諶令去座職守擇木堂侍官客座佯佯不樂一日郡守至座不迎管與舊結侍僧閑語諶怒呼二人至重責擯出○袁州邱山行偉禪師何朔人嗣黃龍南禪師南嶽下十二世爲人性剛滋事有法度使某人幹某事莫敢違者嘗將十二輩名付維那使明日俱到方丈受曲折及茶會時即少一人偉問爲誰衆曰隨州永泰首座曰泰遊山未回可請他僧偉然之俄有告曰泰實在首座匿之偉色莊使搜之果在泰自陳拙弱恐失所受之事首座實不知也偉令擊鐘集衆白曰昧心欺衆他人猶不可爲況首座分座授道是老師所賞之職而自破壞乎二人俱受罰出院由此衆服其公泰後嗣法住黃蘗山首座即潭州大溈祖璿禪師福州吳氏子得法于大溈秀禪師南嶽下十三世載于典文者出僧寶傳足可以爲法門令範也

今則各徇私欲大壞百丈規繩懈於夙興多缺參會禮法或縱貪饕而無忌憚或緣利養而致喧爭至於便僻醜惡靡所不有烏乎望法門之興宗教之盛詎可得耶 龍昌集

此節明師法不成且今之爲住持者不然各隨已欲稱性任情大壞百丈所立之規矩準繩壞者壞也叢林本有早參晚參乃恒規也夙興即早起廢早參也又多缺于尋常省會之禮法或縱貪饕而無忌憚求之不足曰貪嗜之不足曰饕或因貪取

利養以致于喧閙而爭競之其餘一切便僻醜惡之事無所不有烏乎如是之人要望法門與宗教盛如何能得斯眞可歎也△與人作師法當于寒烟荒雨時細看自家是何等模樣是何等行徑乃爲得體

此篇以父母師長期望之念惕動學人心志使之精進不已也

高菴住雲居每見衲子室中不契其機者即把其袂正色責之曰父母養汝身師友成汝志無饑寒之迫無征役之勞於此不堅確精進成辦道業他日何面目見父母師友乎衲子聞其語有泣涕而不已者其號令整嚴如此

高菴和尚住雲居日每見禪者入室答語不能契合其機者即把其衣袂正其顏色而斥責之曰父母生養汝之身師友成就汝之志而且依止叢林受檀信之施不爲饑寒之所迫既出家了仗佛法之力不爲征役之所勞軍差曰征民差曰役于此身安心閑之際而不肯立堅確之志起精進之心成辦自家道業他時異日將何面目去見你父母師友乎衲子聞其語有泣涕而不止者其號令整齊教誡威嚴之如此也△聞語泣涕正艮心發現處如此教之誨之孰不踊躍前進乎可見人材之成敗半由于主持者之善爲造就可不愼哉

此篇言古者以德育人愛之至憐之深也

高菴住雲居聞衲子病移延壽堂咨嗟歎息如出諸已朝夕問候以至躬自煎爇不嘗不與食或遇天氣稍寒拊其背曰衣不單乎或値時暑察其色曰莫大熱乎不幸不救不問彼之有無常住盡禮津送知事或他辭高菴叱之曰昔百丈爲老病者立常住爾不病不死也

此節惻隱存誠師住雲居時每聞衲子有病移延壽堂堂名延壽者乃安撫老病之所也古來叢林老者送安樂堂病者送延壽堂今又名涅槃堂是也師乃咨嗟歎息如出諸已謂病者如已之所生也早夜躬親問候以至自已煎藥爇食每以食與病者先自嘗之若未嘗則不與之食或遇天氣稍

寒揹彼病者之背曰衣不單乎或値一時暑熱卽覩彼顚色曰莫大熱麼不幸彼之天數已盡無復生之理亦不問彼人衣鉢之有無一皆出于常住盡叢林之常禮以津送之知事者或以他故爲辭師卽呵叱之曰昔百丈原爲老病者建立常住難道爾不病不死也

四方識者高其爲人及退雲居過天台衲子相從者僅五十輩間有不能往者泣涕而別益其德感人如此山堂小叅

此節至德有在四方有智識者尊其爲人之高妙及至退雲居過天台衲子相從去者僅五十輩間或有不能同去者泣涕而別益其師之盛德感人留戀如此△邇來叢林見病人不嫌不恨足矣吾不審慈悲之心安在

此篇見道人隨處可樂不擇居以自適也

高菴退雲居圓悟欲治佛印臥龍菴爲燕休之所高菴曰林下人苟有道義之樂形骸可外予以從心之年正如長庚曉月光影能幾時且西山廬阜林泉相屬皆予逃老之地何必有諸已然後可樂邪未幾卽拽杖過天台後終於華頂峯與牧菴集

高菴和尙既退雲居圓悟禪師極優愛之欲修治佛印禪師所創之臥龍菴爲燕閑休老之所師曰林下學道之人本以道德節義爲樂彼形骸可以擲于意外何足惜哉況予今已是從心之年光景不久也孔子曰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謂凡事從心所欲不過法度也年至此時正如長庚曉月光影能有幾時東有啓明曰金星西有長庚曰水星金星在西日出則現水星在東日沒則現又先日出曰啓明後日沒曰長庚曉月如二十七八之月纔發則天曉矣謂光景不長若此且西山之廬阜山林泉石相屬相望之處總皆可以爲予休老之地豈必要是自家所治之處然後乃可爲樂耶未幾卽拽杖過天台後示寂於華頂峯△不獨萱艸忘憂讀此自然樂矣

此篇謂住持當殷勤誘掖使學者得以成其美林也

高菴曰衲子無賢愚惟在善知識委曲以崇其德業歷試以發其器能旌獎以重其言優愛以全其操歲月積久聲實並豊蓋人皆含靈惟勤誘致

此節明人才在知識曲成凡爲衲子原無一定是智是愚惟在師家委婉曲成使他進德修業時中令勤勞以磨之將事務以試之使之發其美器才能更須旌表之獎勸之以崇重他所發之言又要優待之眷愛之以曲全他所持之行如此從年至歲日積月累久久之間使其聲名行實二者俱豊豈不爲善知識之方便作成之也蓋人皆含具有靈知之性此性乃種子也其助發靈苗要藉外緣故須在殷勤誘致也

如玉之在璞抵擲則瓦石琢磨則珪璋如水之發源壅閼則淤泥疏濬則川澤乃知像季非獨遺賢而不用其於養育勸獎之道亦有所未至矣

此節喻明要賢人勸獎譬如美玉在璞石之中若抵擲之則終成瓦石抵擲拋棄也設若一遇良工琢磨之則必成珪成璋矣琢磨治玉石者旣琢之而復磨之言其已精而益求其精也珪上圓下方瑞玉所成公執桓圭九寸侯執信圭伯執躬圭皆七寸半圭曰璋又如水之發源若壅塞之則成淤泥使有人爲之疏濬則必成川成澤矣閼塞也濬深也以此觀之在像季之人非獨遺其賢者而不用其奈師家撫養恩育之情勸發獎導之道有所未到耳

當叢林殷盛之時皆是季代棄材在季則愚當興則智故曰人皆含靈惟勤誘致是知學者才能與時升降好之則至獎之則崇抑之則衰斥之則絕此學者道德才能消長之所由也與李都運書

此節結成見勸誘之功當其叢林殷盛雍肅之時那一班人都皆是季世之棄材豈異人哉所以在季無人撫養抑是愚人當興爲人誘誨卽是智者故曰人皆含靈惟勤誘致是知學者之才能全在主法者用之耳當其時用之則升不當其時棄之便降故主人美好于學者則四來俱集獎導于學者則不約而崇若使抑逼之使人便衰斥逐之令

人自絕此乃是學者之道德與才能或消或長之所由致也△好男兒莫可措願爲人師者當懇懇于求賢而作成之也

此篇論爲人模範責在自嚴所以上令下行也

高菴曰教化之大莫先道德禮義住持人尊道德則學者尙恭敬行禮義則學者耻貪競住持有失容之慢則學者有凌暴之弊住持有動色之諍則學者有攻鬬之禍

此節明教化須存大體謂凡要行教化所至大者莫先於以道德正其心復以仁義修其身住持人尊道德則學者亦尊道德而所懷者恭敬主人若行禮義則學者亦有禮義而自能耻其貪競主人若無雅量而有失容之慢則學者卽有凌辱橫暴之弊主人若不莊重而有動色之諍則學者卽有攻擊鬬爭之禍

先聖知於未然遂選明哲之士主於叢林使人具瞻不喩而化故石頭馬祖道化盛行之時英傑之士出威儀柔嘉雍雍肅肅發言舉令瞬目揚眉皆可以爲後世之範模宜其然矣與死心書

此節見道成由於明哲古人所以有先見之明防于未然遂選明哲之士主于叢林使一切人具得瞻仰熏陶涵濡之餘不待聲色而頑愚自化矣故南嶽石頭希遷禪師端州高安陳氏子嗣青原行思禪師後于衡嶽寺之東有石狀如臺師結菴居之故稱石頭謚號無際大師及馬祖道一禪師道法盛行之時自有一輩英雄豪傑之士出咸有威可畏有儀可法而且至性和柔爲人嘉美動靜之間雍雍肅肅者端嚴威儀也或發一言或舉一令乃至瞬其目揚其眉瞬動也皆可以爲後學之模範者宜乎其然也△形正影端聲和響順不過眞師法道自寂矣

此篇教人行脚當思古人備嘗之苦自生胸中利益之境也

高菴曰先師嘗言行脚出關所至小院多有不如意事因思法眼參地藏明教見神鼎時便不見有煩惱也記聞

謂先師言我自臨邛發足行脚出夔關凡至小菴舊院多遇有不如意之事因念當初法眼參地藏時○金陵清凉院法眼文益禪師餘杭魯氏子嘗與悟空修山主行脚至福州湖外值雨忽溪流暴漲暫寓城西地藏阻雪附爐次藏曰上座何往眼曰迤邐行脚藏曰行脚事作麼生眼曰不知藏曰不知最親切眼豁然大悟遂嗣其法後創爲法眼宗○明教嵩禪師見神鼎鼎坐其堂上嵩展具敬禮鼎指堂上兩小瓮曰子來是其時寺中今年始有醬食至明時食粥見一淨人挾筐取物投僧鉢中嵩視上下有咀嚼者有置之自若者嵩袖之下堂看乃碎米餅餌嵩問於耆宿宿曰此寺自來不羡粥有檀越請齋日次第攤僧赴之剩其乾殘者歸納庫中無齋之日令碎焙均而分之表同甘苦也先師言我思他古人行脚如法眼之成頓悟明教之見德人我胸中便不見有煩惱也△行脚到處遇境逢緣俱是淘汰人的器具學人若作逆順境看過便失參學名分也

此篇見古人言行俱實無愧自心也

高菴表裏端勁風格凛然動靜不忘禮法在衆日屢見侵害殊不介意終身以簡約自奉室中不妄許可稍不相契必正色直辭以裁之衲子皆信服嘗曰我學道無過人者但平生爲事無愧於心耳

謂高菴和尚爲人內外一致表端莊裏勁直風範格式凛凛然不可犯彙且一動一靜不忘禮法居學地在大衆中屢次見有侵欺而凌害之殊絶也介在也絶不留于胸臆之中終身以簡約持身自奉也室中不妄自許可印證于人學者言論稍不相契必正其顏色直其言辭以裁制之要使人至于無過之地而終成大德也衲子皆信其言服其教嘗曰我之道德學識無有過人處但只平生作事無有愧於自心耳△作事無愧于心者一句萬牛亦挽不動

此篇教學人當涵養德性毋攻人之過也

高菴住雲居見衲子有攻人隱惡者即從容諭之曰事不如此林下人道爲急務和乃修身豈可苟縱愛

憎壞人行止其委曲如此

師住雲居之日每見衲子輩有攻訐他人之隱惡者卽從容諭曉之曰做人行事不當如此林下人唯學道最爲急要和合乃修身之本豈可苟且放縱其心隨自家之愛憎壞他人之行止其委曲于人有如此者△一片返魂香惜乎人用不得

此篇見古人重德不重名戒奔競以全節義也

高菴初不赴雲居命佛眼遣書勉云雲居甲於江左可以安衆行道似不須固讓師曰自有叢林已來學者被遮般名目壞了節義者不爲不少佛鑒聞之曰高菴去就衲子所不及記聞

師初不肯赴雲居之請佛眼和尚遣書以勸勉之曰雲居乃江左之首刹極可以安衆行道今既有請似不須固意推讓高菴却之曰自從有此招提以來學者都要想名望却被遮般名字與濫等題目壞了自家節操失了生平禮義者極多佛鑒聞之謂衆曰高菴之當去當就的所在尋常衲子所不能及△者般名目人欲求而不可得師視之如

棄涕大似滄海以較溝渠何其廣也

此篇教住持愛憐老病卽遵佛勅也

高菴勸安老病僧文曰貧道嘗閱藏教諦審佛意不許比丘坐受無功之食生懶惰心起吾我見每至晨朝佛及弟子持鉢乞食不擇貴賤心無高下使得福者一切均溥

此節先舉佛制貧道嘗看閱藏經諸教典籍諦實審詳如來本意却不許年少比丘安然坐受無功之食人若不去做些眞實功夫便生出幾多懶惰之心人我之見所以每至晨朝佛及弟子躬自持鉢循方乞食于檀越不擇貴賤于自已心無高下意欲使他得福者不論貧富貴賤一切人平等溥濟此是佛住世時之行持也

後所稱常住者本爲老病比丘不能行乞者設非少壯之徒可得而食逮佛滅後正法世中亦復如是像季以來中國禪林不廢乞食但推能者爲之所得利養聚爲招提以安廣衆遂輟逐日行乞之規也

此節乞食爲衆及至後來所稱爲常住者古人之

意本爲老病比丘不能出門行乞者所設原非是少壯之徒可得安坐而食及佛滅後正法流行之際叢林之中亦復行乞後至像法之時中國禪林猶然不廢古轍依舊乞食但推舉長能者爲之所得之財物利養聚積于常住以便廣納其衆故此便止逐日行乞之恒規也

今聞數刹住持不識因果不安老僧背戾佛旨削弱法門苟不住院老將安歸更不返思常住財物本爲誰置當推何心以合佛心當推何行以合佛行

此節背亡佛旨今聞有幾處爲住持者不識前因後果不安老病僧人違背佛之意旨削弱古制法門設若你不住院老去何歸更不返思常住所積之財物本來原爲誰人收置你既如是做長老將推何等心念去合得佛之慈心又推何等行力來合得佛之密行

昔佛在日或不赴請留身精舍徧巡僧房看視老病一一致問一一辦置仍勸請諸比丘遞相恭敬隨順方便去其嗔嫌此謂御師統理大衆之楷模也

此節重引佛行你豈不聞佛在世日或不赴外請留存自已在精舍中精舍者乃達多長者所造之精置齊整房舍也遍處巡看各各僧房看視老者病者一箇箇都去致問一切事都去辦置仍復勸請諸比丘等遞相恭敬隨順老者病者之意復以種種方便去其衆人嗔嫌老病者之心此皆是調御師統攝理治大衆之法則也

今之當代恣用常住資給口體結托權貴仍隔絕老者病者衆僧之物掩爲已有佛心佛行渾無一也悲夫悲夫

此節近時流弊今之當代主者恣意而用常住以資養自家口體或將大衆財物結托權貴之人求情固位仍隔絕老者病者衆僧之物掩覆之皆爲已有佛心佛行渾然無一毫變也可不悲歟可不悲歟

古德云老僧乃山門之標榜也今之禪林百僧之中無一老者老而不納豈知壽考之無補反不如夭死願今當代各遵佛語紹隆祖位安撫老病常住有無

隨宜供給。無使愚昧專權。滅裂致招來世短促之報。
切宜加察

此節勸安老病。古德云。老僧決不可少。乃山門中之標格榜樣也。今之禪林。百僧之中無一老者。若僧家到老而叢林不收。老無所靠。即增益幾多壽考。何所補益。反不如早死爲妙。願今當代各遵佛語。既紹隆祖位。宜當安撫老病。常住之有無。隨其所宜而供給之。無使愚昧之人專其權柄。而滅裂道法。致使來世招感短命促死之報。切宜加意而審察之。△鷄窻夜雨。請拈來細讀看。而悲心自現維持斯道也

此篇見古人捨已利物。急于行道也

覺範和尚題靈源門榜曰。靈源初不願出世。隄岸甚牢。張無盡奉使江西。屢致之不可。久之翻然改曰。禪林下衰。弘法者多假我偷安。不急撐拄之。其崩頹可須也。於是開法於淮上之太平

靈源門榜。其略曰。惟淸名字住持。實同寄客。但以領衆弘法。仰助教風。爲職事耳。若其常住財物。既非已有。理不得專。悉委執事僧徒。分局主執。照依公私合同支破。惟淸止同衆僧齋粥。隨身衣鉢。任緣而住。伏望四方君子。來有所需。惟顧寢食。祗接之餘。別難應供。若論世情。則屬官物。若論佛法。則屬衆財。偷衆財。盜官物。買悅人情。則實非素分。志之所敢當。預具白文。冀垂鑒察也。○此節出其舉止。覺範和尚題曰。靈源初不願出世。其意甚如堤岸之牢固。無絲毫縫罅也。丞相張商英。字天覺。號無盡居士。十九登第。後留心祖道。宋哲宗元祐六年。爲江西漕運使。參兜率悅禪師得悟。屢致者。頻頻請舉也。不可者。不許可也。謂張無盡常常請舉出世。師並不肯受請。久久之間。見世衰道危。翻者反也。○翻然者。萬章問曰。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湯。有諸。孟子曰。否。伊尹耕于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焉。湯使三往而聘之。既而翻然改曰。與我處畎畝之中。由是樂堯舜之道。吾豈若使君爲堯舜之君哉。吾豈若使民爲堯舜之民哉。吾豈若於吾身親見之哉。故天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也。予

將以斯道而覺斯民非予覺之而誰也〇師卽翻然而改曰禪林下衰佛法濫矣雖有弘揚道法者多是假我佛法偷取安閑此時若不急急撑之拄之其道法傾崩頹落不爭半步之間卽可見也跬半步尺五寸遠也于是卽開堂說法于淮安之太平禪院

予時東遊登其門叢林之整齊宗風之大振疑百丈無恙時不滅也後十五年見此榜於逢原之室讀之凛然如見其道骨

此節見其門風予東遊時嘗登其門見他叢林之整齊宗風之大振疑與百丈住世無恙時無二也過後又十五年見此榜文于逢原老師之室讀之凛然令人敬畏如親見其道貌手骨無異也

山谷爲擘窠大書其有激云烏呼使天下爲法施者皆遵靈源之語以住持則尙何憂乎祖道不振也哉傳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靈源以之石門集

此節居士激言山谷居士專爲作八分楷書書此榜文擘分也窠者字眼之方楷也末有激勵于後人云烏呼使天下爲法施者皆遵靈源之言以爲住持則又何憂佛祖之道不大振于將來也哉〇魯論云人心有覺而道體無爲故人能大彰此道道不能大彰于人也子張曰心能盡性人能弘道也性不能檢其心道不能弘其人也盡心弘道在靈源和尙有之矣△古人持法立極垂統功深德茂讀此榜知爲萬世準則矣

此篇言善當法惡當戒宜知所去取也

歸雲本和尙辯佞篇曰本朝富鄭公弼問道於投子顒禪師書尺偈頌凡一十四紙碑於台之鴻福兩廊壁間灼見前輩主法之嚴王公貴人信道之篤也鄭國公社稷重臣晚年知向之如此而顒必有大過人者自謂於顒有所警發士夫中諦信此道能忘齒屈勢奮發猛利期於徹證而後已如楊大年侍郞李和文都尉見廣慧璉石門聰竝慈明諸大老激揚酬唱班班見諸禪書楊無爲之於白雲端張無盡之於兜率悅皆扣關擊節徹證源底非苟然者也近世張無垢侍郞李漢老参政呂居仁學士皆見妙喜老人登

堂入室謂之方外道友愛憎逆順雷揮電掃脫略世
俗拘忌觀者斂衽辟易罔窺涯涘然士君子相求於
空閑寂寞之濱擬棲心禪寂發揮本有而已
此節見主賓皆妙○撫州疎山歸雲如本禪師本
州台城人嗣靈隱惠遠禪師南嶽下十六世○丞
相富弼字彥國河南府人宋仁宗拜爲鄭國公謚
文忠定公得法于投子修顒禪師致仕洛陽以偈
答蘇州圓照本禪師云曾見顒師悟入深因緣傳
得老僧心東南讓說江山遠目覩靈光演妙音○
舒州投子悟證修顒禪師嗣慧林宗本禪師青原
下十二世鄭公與投子往來書尺偈頌一十四紙
碑記于台州之鴻福寺兩廊壁間灼然也昭昭
然見前輩主持佛法如此尊嚴王公貴人信向此
道如此篤厚也鄭公爲國家社稷重臣社土神稷
穀神建國則立壇壝以祀蓋國以安民爲本社稷
亦爲民而立君之尊係于二者之存亡又掃蕩烟
塵曰社起取稅賦曰稷公至末年知向此道如此
堅固而投子顒和尚亦必有大境界超過于他人

處鄭公自謂于顒有所警策能發妙悟故有曾見
顒師悟入深之句其如士大夫能諦實信向此道
而能忘齒不拘于年高又能屈勢不拘其位重奮
然發其猛利之心眞參實究期于大徹頓證而後
乃止也○又如宋時楊億字大年建州蒲城人謚
文正公官至翰林得法于廣慧元璉禪師後於仁
宗康定間與慈明爲友○駙馬都尉李遵勗號和
文居士得法于谷隱蘊聰禪師初參聰時問出家
事聰以崔趙公問徑山道欽禪師曰弟子今欲出
家得否欽曰出家乃大丈夫事非將相之所能爲
勗于是有省遂呈偈曰學道須是鐵漢著手心頭
便判直趣無上菩提一切是非莫管後亦與慈明
爲方外友○汝州廣慧院元璉禪師泉州陳氏子
嗣首山念禪師南嶽下九世激發也揚舉也激濁
揚淸之義謂混濁者激發之使自勉淸潔者舉揚
之使易見酬謂酬答唱卽唱和謂此諸大老受其
激勵舉揚一酬一唱班班列列載於傳燈皆有事
實可考○又如楊無爲之參白雲端張無盡之見

兜率悅悅卽隆興府兜率寺從悅禪師贛州熊氏子嗣眞淨文禪師皆扣關緊要處難過而能過擊節阻隔處不通而能通也謂扣其機關擊其節要提持祖印顯露眞機使其慶快平生徹證根源之深底豈徒然哉○近如張無垢侍郎諱九成字子韶號無垢居士杭州鹽官人得法于妙喜杲禪師○參政李邴字漢老得法于妙喜禪師○翰林呂本中字居仁問道于妙喜故曰皆見登堂入室者學者請益問道咨決心疑登于禪堂至于奧室也方外道友者出塵勞方隅之外脫凡情拘繫之中故謂方外友也彼此胸中或有愛憎之心逆順之境纔有些些奮然斥之如雷電之揮掃不容湊泊眞果脫洒超略不爲世情俗氣之所拘執忌憚也凡有見伊如是施爲孰不斂其衣袵辟易惶悚如見大海然無有可窺見其邊涯際畔也然彼有名有位之士君子尙且要求禪林大老于空閑之地寂寞之濵水邊林下擬度其必欲安棲此心于禪寂之中待其發揮吾本來具有之妙性而已上一節要使人知善者當法之下教人不善者當戒後世不見先德楷模專事諛媚曲求進顯凡以住持薦名爲長老者往往書刺以稱門僧奉前人爲恩府取招提之物苞苴獻佞識者憫笑而恬不知耻

此節謂持法無人上節歷擧前賢灑落境象超悟自性此節備陳佞人趨承情狀敗壞法門各有所重也謂後來世人不見先德之端楷模範竟不以道自持專以巧言令色諛媚名公爲事以此委曲無不過于求權勢之人圖其進趨顯達而已凡叢林中以住持薦名爲長老者薦名者本不是其人而强爲之也書刺者謂書寫姓名于簡牘曰刺往往寫書帖自稱爲門下僧奉承面前貴姓爲恩府大檀越取大衆共有之物苞苴者包裹珍奇以獻諂佞也故爲有智者愍而失笑究竟自家亦恬然而不知羞耻恬安也

烏呼吾沙門釋子一瓶一盋雲行鳥飛非有凍餒之迫子女玉帛之戀而欲折腰擁彗酸寒跼蹐自取辱賤之如此耶

此節歎其無耻烏呼二字是歎息彼等無知之甚然吾沙門也釋迦之子也理宜效佛一瓶一鉢如雲之出岫如鳥之高飛所謂一鉢千家供孤身萬里遊且無饑寒爲我逼迫又無子女玉帛爲我留戀本來是一個脫洒丈夫何故返要折腰擁篲酸寒跼蹐自取淩辱自討卑賤至于如此耶○折腰者腰折之勢也晋時陶潛字淵明號元亮門栽五柳自號五柳先生爲彭澤令性簡貴不私事上官一日上遣督郵至縣吏謂應束帶見之淵明歎曰吾豈能爲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兒卽日解綬去職賦歸去來辭史詠曰英俊那堪屈下僚門栽五柳事蕭條鳳凰不共鷄爭食莫怪先生懶折腰○擁篲者掃地之形也漢高祖卽位五日一朝太公以父子禮待之其家令謂太公曰高祖雖子人主也太公雖父人臣也奈何以人主而拜人臣如此則威重不行矣後高祖朝太公太公擁篲迎門却行高祖大驚下扶太公公曰帝人主也奈何以我亂天下之法於是高祖尊太公爲太上皇帝善家令之言賜金五百斤酸寒者言怖畏之勢身酸心寒也跼曲身也蹐累足小步也謂人恐懼身不敢伸足不敢放折腰下八字形容諂佞之狀殆盡

稱恩府者出一已之私無所依據一妄庸唱之於其前百妄庸和之於其後擬爭奉之眞卑小之耳削弱風教莫甚於佞人實姦邪欺僞之漸雖端人正士巧爲其所入則陷身於不義失德於不救可不哀歟

此節重出庸人稱恩府者出于佞人一已之私原無憑據一妄庸唱之於其前則有百妄庸和之於其後擬其爭相奉承此眞是卑鄙下賤之小人耳削弱我祖風聖教莫有甚于此等之佞人更須知此實是姦邪欺僞之所由來也雖有端人正士爲他巧弄卽入他羣隊則使一班好人皆陷身于不義之地失德於無救之中可不哀歟

破法比丘魔氣所鍾誑誕自若詐見知識身相指禪林大老爲之師承媚當路貴人爲之宗屬申不請之敬啓壞法之端白衣登床膜拜其下曲違聖制大辱宗風吾道之衰極至於此烏呼天誅鬼錄萬死奚贖

非佞者歟

此節痛責佞者者一等破壞我法道之比丘皆是魔氣所鍾故一味虗誑妄誕恬然自若全不知耻欺詐于人現一箇知識的身相指禪林有名望的大老爲已之師承媚悅當道貴人爲已之宗屬申其不請之敬全是瞞人啓其壞法之端不知自愧白衣人竟去登座戒行僧返來禮拜此是曲違佛制大辱宗風吾道法之衰豈期一旦至于此耶烏呼二字悲歎也實痛恨之極也歸雲和尚謂者一等業種天來殺他鬼來取他致他萬死有不可贖之罪非佞者而誰歟後人知此痛宜戒之

嵩禪師原教有云古之高僧者見天子不臣預制書則曰公曰師鍾山僧遠鑾輿及門而床坐不迎虎谿慧遠天子臨潯陽而詔不出山當世待其人尊其德是故聖人之道振

此節明至人自重更推進一層使人知佛法如此尊重但非至人不能行之存之耳明教和尚有原教論云古之高僧見天子不行臣禮天子慕高僧凡預有詔命之書必尊稱之曰公曰師○鍾山僧遠禪師齊高祖建元元年庚辰八月有事駕臨鍾山因幸沙門僧遠帝訪之遠床坐辭老病不迎高祖將詣床下見之左右曰房榻窄狹不能容輿蓋遂駐輦殷勤致問而去且遠居山五十餘年初時飲食不繼澗飲木食二十餘年諸方仰其高風壽終之日以表奏帝帝遂以爲師御塟鍾山焉○廬山東林虎谿慧遠禪師鴈門樓煩賈氏子博通六經尤邃周易嘗與弟慧持造道安法師席下聞說般若經喜歎曰儒道九流特糠粃耳遂祝髮出家以大法爲已任及關中擾亂師南遊至潯陽見匡山愛之結廬山中太守桓尹尊其道德爲搆精舍時晉室衰微天下奇才隱居不仕師結蓮社會諸賢儒並沙門千餘人求生淨土東晉安帝駕臨潯陽詔遠一出師辭以老疾不出帝愈加敬敕九江太守歲時送資道之具師卜居三十年影不出山凡送客以虎溪橋爲限著匡山集三十卷盛行於世○蓮社十八賢社主東林辯覺慧遠大師鴈門

慧持法師西林覺寂慧永大師天竺佛馱跋陀羅覺賢罽賓佛馱耶舍覺明東林普濟道生大師曇恒法師僧叡法師曇順法師道昺法師曇銑法師道敬法師南陽張銓秀碩鴈門周續之道但彭城劉遺民仲思豫章雷次宗仲倫南陽張野茱民南陽宗炳少文〇盖當斯時非以佛心爲心之天子不能尊崇其高僧非至德高僧亦不能感動乎天子有其人復有其德是故聖人之道振後世之慕其高僧者交卿大夫尚不得預下士之禮其出其處不若庸人之自得也況如僧遠之見天子乎況如慧遠之自若乎望吾道興吾人之修其可得乎存其教而不須其人存諸何以益乎惟此未甞不涕下淳熙丁酉余謝事顯恩寓居平田西山小塢以日近見聞事多矯僞古風凋落吾言不足爲之重輕聊書以自警云藂林盛事

此節言後世無僧後世之慕高僧者彼此特虛名耳今人交公卿大夫尚不得預行下士之禮凡其出時處時規規然拘拘然不敢自縱返不如尋常人自由自得豈得如僧遠床坐之相見于天子乎又何況如慧遠使命至而自若乎既不如常人之自得則養道無人矣而欲望吾法門之興吾行人之修其可得乎雖存其教法而不見有眞修之師不見有眞慕之士者存之何以益乎本和尚學至于此曰予思維至此未甞不痛心涕下淳熙丁酉予始謝顯恩院事寓居於平田西山小塢以近日偶有所見所聞之事多諸矯僞古風凋落吾言不足以爲重輕聊書之以自警耳△古人盡情盡力說到千萬不奈何處只教後人知有所重烏呼其孰能一俗淸于言下也

此篇要人遵教行道毋負古人之意也

圓極岑和尚跋云佛世之遠正宗淡薄澆漓風行無所不至前輩凋謝後生無聞藂林典刑幾至掃地縱有扶救之者返以爲王蠻子也今觀疎山本禪師辯佞詞遠而意廣深切著明極能箴其病第妄庸輩智識暗短醉心於邪佞之域必以醍醐爲毒藥也

太平州隱靜圓極彥岑禪師撫州台城人嗣雲居

法如禪師南嶽下十六世前曰序後曰跋云佛去世至今愈遠正法亦淡然微薄矣澆漓泛濫之風行無所不至前輩老成持重之人俱已凋謝後生晚學無所見聞叢林中所有之典型幾至掃地而盡孟子曰太甲顛覆湯之典刑掃地盡矣典刑者謂聖人正暴除亂懲惡勸善之法度也縱有一二扶持救攝之者返以爲王鑾子也此是方語謂法門中奴今觀疎山本禪師辯佞篇詞極遠而意甚廣又深切諳理明顯佛意極能箴除人之毒病箴與鍼同又規誡也但一種妄庸之輩智識本暗而且短醉昏迷也昬醉心迷于邪佞之地必以最上醍醐返謂之爲毒藥也△此跋正如錦上添花只要人爭相珍玩也

此篇見古人謹嚴自惜不媿爲叢林主也

東山空和尚答余才茂借脚夫書云向辱枉顧荷愛之厚別後又承惠書益自感媿某本巖穴間人與世漠然才茂似知之今雖作長老居方丈只是前日空上座常住有無一付主事出入支籍並不經眼不畜衣盂不用常住不赴外請不求外援任緣而住初不作明日計才茂既以道舊見稱故當相忘於道

此節先明自己行徑福州雪峯東山慧空禪師本郡陳氏子嗣泐潭善清禪師南嶽下十四世答書曰向日取辱蒙枉駕相顧感荷愛念之情甚厚別來又承惠書轉加增其感媿但某巖穴間人與世事淡然拙性才茂似知之矣今日雖則作長老居於方丈其實只是前日之慧空上座也常住中一切錢財有無總皆付之與主事僧徒出入支用簿籍總不過眼衣鉢之資本不留蓄不敢侵用常住又不赴他外請亦不攀求外助終日只好任緣而住初不作明日之計也才茂既以平日道舊見稱于我斯則爾我皆爲道中人也即當相忘于道出莊子大宗師篇曰孔子云魚相忘於江湖鳥相忘於虛空人相忘于道術註云水深游泳魚得其樂故相忘也虛空無礙鳥得其樂故相忘也道濶無涯物我俱泯人得其樂故相忘也

今書中就見數脚夫不知此脚夫出於常住邪空上

座耶若出於空空亦何有若出常住是私用常住一涉私則爲盜豈有善知識而盜用常住乎公既入帝鄉求好事不宜於寺院營此等事公閩人所見所知皆閩之長老一住著院則常住盡盜爲已有或用結好貴人或用資給俗家或用接陪已知殊不念其爲十方常住招提僧物也

此節出呈所欲之事今書中就我覓數脚夫但不知此脚夫還出之于常住耶出之于空上座耶若使出之于空吾無所有也若出于常住我則私用常住一涉私則爲盜豈有善知識而盜用常住乎公既入帝都原爲欲求上達最美之事固不宜於寺院內三寶中求此等事公本福建之人也所知所見皆閩之長老一住著院了則常住之物盡盜爲已有或有用去結好貴人或有用來資給俗家或有用接陪知已殊不念我所用者原是十方常住招提僧物也

今之披毛戴角償所負者皆此等人先佛明言可不懼哉此年以來寺舍殘廢僧徒寥落皆此等咎願公勿置我於此等輩中公果見信則他寺所許者皆謝而莫取則公之前程未可量也逆耳之言不知以謂何如時寒途中保愛語錄

此節誠勉所不當作如今之戴角披毛償還所欠者多是此等盜用常住之人先佛明言因果昭彰可不懼哉近年已來各處寺舍如是殘廢僧徒亦皆寥落總爲是盜取常住之過願公勿將我亦置于此一等輩中公果見信于我則他寺所許有脚夫者皆往謝之而莫取則公之前程上達不可量也此不順情之語乃逆耳之言也不知尊意以謂何如時當寒甚途中善自保惜加餐是禱△說得颼颼飆飆如花落瓊枝實令人愛殺想殺妬殺愧殺

○附歲貢余才茂來書　適承慈愛容座下領教自違法顏以來不勝追感法乳之恩未嘗忘也近聞老師法位高遷有缺奉賀茲因京都科場一事暫乏車從之給因此冒瀆法顏庶脚力入夫見數枚倘若僥倖帝都還返面謝

此篇教人拳拳奉行知因識果也

浙翁琰和尚云此書眞閻老子殿前一本赦書也今之諸方道眼不知若何果能受持此書則他日大有得力處浙翁每以此舉似於人

此節見知法者自重金陵鍾山如琰禪師號浙翁嗣佛照光禪師南嶽下十八世師謂東山答才茂書眞果是閻羅王殿前一本釋放罪人之赦書也今之諸方道眼見此一書不知胸中果如何也若信服受持依而行之他日大有得力處在浙翁每常舉此書以示人冀人人遵而行之也

璨隱山亦云常住金穀除供衆之外幾如鴆毒住持人與司其出入者纔霑著則通身潰爛律部載之詳矣古人將錢就庫下回生薑煎藥蓋可見

此節明因果須當戒璨隱山即漳州淨衆寺佛眞了璨禪師泉南羅氏子嗣佛鑑懃禪師南嶽下十六世亦云常住金穀除供衆之外一絲一毫猶如鴆毒住持人與主其出入者纔一霑著則通身骨肉潰散爛壞矣其利害律部中載之甚詳古人即

瑞州洞山自寶禪師廬州人嗣五祖戒禪師青原下九世爲人嚴謹嘗在五祖爲庫司戒因病令侍者取生薑煎藥寶叱之侍者白戒戒令取錢回買後筠州洞山缺住持郡守托戒令舉德人主之戒曰賣生薑漢住得遂請住持後移歸宗寺一日出門見喝道者師問爲誰對曰縣尉令避路寶側立道傍馬忽跪寶曰畜生亦識人耶尉再拜而去後又遷雲居一夜爲山神肩輿遶寺而行寶曰搕你爺老子上方丈去嘗作達磨贊譽揚叢林今載正法眼藏中

今之踞方丈者非特刮衆人盞盂中物以恣口腹且將以追陪自已非泛人情又其甚則剜去搜買珍奇廣作人情冀遷大刹只恐他日鐵面閻老子與計算哉 枯崖漫錄

此節明無知者自喪今之踞人座于方丈者非特刮削衆人鉢盂中物以恣口腹且將用來追陪自已非理泛用以作人情又更甚者則剜去搜尋求買珍奇廣作人情望遷大刹梵語刹瑟此云竿即

旛柱也凡沙門得道建旛以告四方出要覽是則是我只恐他日鐵面閻老子與你一一計較打算將來不知你作何處分△前篇淸如秋水此篇厲似嚴霜捧讀數過敢不敬之畏之哉

此篇明選賢繼席之要乃林下之盛事也

雪堂行和尙住薦福一日問暫到僧甚處來僧云福州來雪堂曰沿路見好長老麼僧云近過信州博山住持本和尙雖不曾拜識好長老也雪堂曰安得知其爲好僧云入寺路徑開闢廊廡修整殿堂香燈不絕晨昏鐘皷分明二時粥飯淸潔僧行見人有禮以此知其爲好長老雪堂笑曰本固賢矣然爾亦具眼也

此節因問知其人品衢州烏巨山雪堂道行禪師迅州葉氏子嗣佛眼遠禪師南嶽下十五世住薦福時一日問暫到僧你從甚麼處來僧曰福州來雪堂曰沿流一路曾見有甚好長老麼僧曰近過信州博山住持悟本和尙江州人嗣大慧禪師南嶽下十六世雖不曾禮拜相見他却是箇好長老也雪堂曰既不曾拜識安得知其爲好僧曰某以六事知之入寺路徑開闢居處好廊廡修整建立好香燈不絕報恩好鐘皷分明法令好粥飯精潔恩衆好僧行有禮規矩好以此故知其爲好長老也雪堂笑曰本固賢德之人也且你亦是箇具眼的衲僧

直以斯言達於郡守吳公傅朋曰適僧持論頗類范延齡薦張希顔事而閣下之賢不減張忠定公老僧年邁乞請本住持庶幾爲林下盛事吳公大喜本卽日遷薦福 東湖集范延齡事出皇朝類苑

此節轉祈薦易主人正以斯言通達于饒州郡守吳公傅朋曰者僧所持之議論頗類者略同也略同范延齡薦張希顔之事〇宋太宗時張希顔爲萍鄉邑宰范延齡爲殿直押兵過金陵陣前曰先鋒軍後曰殿直張詠上命知金陵事乃問曰天使沿路見好官員麼范曰昨過萍鄉邑宰張希顔好官員也詠曰焉得知其爲好曰自入其境橋路完美田園闢野無惰農市無賭博夜聞更皷分明

0720

必知有美政者詠曰希顏固賢矣天使亦好官員卽日同薦於朝上讃曰二人皆國之良使也遂陞延齡爲閤下候希顏爲發運使張詠字復之封定國公閤下乃三公美稱高大貌三公者太師天子所師太傅傅相天子太保保安天子又語錄云宰相三公郡守俱稱閤下雪堂和尚謂閤下之賢不在張忠定公之下老僧年邁伏乞請本爲薦福住持可以爲叢林盛美之事也吳公遂大喜本因此卽日得遷薦福△號令嚴禮法備古風俱在也象之養深蓄厚爲人所慕仰者必矣

此篇教學人堅志確修自他兩利也

雪堂曰金隄千里潰於蟻壞白璧之美離於瑕玷況無上妙道非特金隄白璧也而貪慾瞋恚非特蟻壞瑕玷也要在志之端謹行之精進守之堅確修之完美然後可以自利而利他也與王十朋書

隄河岸也金隄者非以金作隄取其堅固如鐵作也謂千里之堅隄所壞只在一蟻穴白璧之最美所離只在一瑕玷離者謂人見其瑕玷而離棄之也且無上妙道之最尊貴最堅剛又不比金隄之堅白璧之美也而世人之貪慾瞋恚其利害又不比蟻壞之潰瑕玷之離也必在學者立志要端謹行之要精進守持要堅確修習要完美如此始可以自利而復能利於人也△若不如是金隄頹白璧壞矣自救不暇烏能及人哉

此篇見古人篤志深修不爲情境所遷也

雪堂曰予在龍門時昺鐵面住太平有言昺行脚離鄉未久聞受業一夕遺火悉爲煨燼昺得書擲之於地乃曰徒亂人意耳東湖集

謂予在龍門時昺鐵面住太平有人謂我言昺當初行脚時離鄉未久忽聞受業師處一夕失火悉爲煨燼煨燼者火之無餘也昺得師來書未及開讀卽擲之于地乃曰徒然作此攪亂吾人之意耳△不是鐵石心肝畢竟爲情所絆事無濟矣

此篇謂聖賢事業貴在中正偏邪則與道遠矣

雪堂謂晦菴光和尚曰予弱冠之年見獨居士言中無主不立外不正不行此語宜終身踐之聖賢事業

備矣。予佩其語。在家修身。出家學道。以至率身臨衆。如衡石之定重輕。規矩之成方圓。捨此則事事失準矣廣錄

信州龜峯晦菴惠光禪師。建寧人。嗣雪堂行機禪師。男子二十方冠。謂之弱冠。獨居士。即雪堂之父曰。人生作事胸中不成主宰的意決定。不要立。外面不端正的事。決定不要行。此語宜當終身行之則聖賢之事業。備矣。佩大帶也。古人凡遇嘉言善行。即書于佩。示不忘也。雪堂謂予佩書其語。在家以此而修身。出家以此而學道。及至出世之時。亦以此率身臨衆。譬如衡石之定重輕。規矩之成方圓。無不頭頭合轍。若捨此則事事失準則矣。△獨居士兩句語。傳之千古。只是說得真見得透

此篇言學人當做做于先哲言行。始得志願不負也

雪堂曰。高菴臨衆必曰。衆中須知有識者。予因問其故。高菴曰。不見溈山道。舉措看他上流。莫護隨於庸鄙。平生在衆。不沈於下愚者。皆出此語

此節謂衆中須知有高人。高菴和尚每臨衆必曰。稠人衆中。須知有好人。予因問其故。高菴曰。不見溈山道。學者舉止之間。須要看他上一流。莫護與慢同。謂不可忽意隨于庸鄙。高菴曰。予平生在大衆中不沉沒于下愚者。皆出此語

稠人廣衆中。鄙者多。識者少。鄙者易習。識者難親。果能自奮志於其間。如一人與萬人敵。庸鄙之習力盡。眞挺特沒量漢也。予終身踐其言。始得不負出家之志廣錄

此節明做做要當有識者。蓋稠人廣衆中。鄙人最多而識者甚少。況且庸人易習。有智識者甚是難親。要須是自有主宰。果能奮發大志于稠人之間。如一人與萬人相敵相似。久之使頑庸鄙陋之習氣消盡。乃眞果是一員挺特沒有涯量之大丈夫也。雪堂曰。予終身履踐斯言。始得不負我此生出家之志。△此章書得力在如一人與萬人敵一句你看力氣如何用。能知此者。即可以教人出頭天外望矣

此篇謂審言行務合中道宜檢責其身心也

雪堂謂且菴曰執事須權重輕發言要先思慮務合中道勿使偏頗若倉卒暴用鮮克有濟就使得成而終不能萬全予在衆中備見利病惟有德者以寬服人常顧後來有志力者審而行之方爲美利

此節謂作事應須有德眞州長蘆且菴守仁禪師越之上虞人嗣雪堂行禪師南嶽下十六世謂主法者用執事人須權衡其重輕若當重用者返輕當輕用者返重則其事難成矣發言必先要思慮倉卒橫暴而爲之少能有濟其事者莫道不成縱使得成而終不能萬全其美予在衆中備悉見其利病惟獨有德之者以寬宏度量自能服人常顧後來有志力之主人須當審察而細行之方爲甚美之利益也

靈源嘗曰凡人平居內照多能曉了及涉事外馳便乖混融喪其法體必欲思紹佛祖之任啓廸後昆不可不常自檢責也廣錄

此節明涉世全在智照靈源和尙嘗曰凡人燕居獨處攝心內照一一明白無不曉然及乎經涉事緣外馳應物便乖違靜照混融之道喪失法體若有志力廣大者必欲思紹佛祖之重任啓廸開導于後昆不可不常常檢束其身尅責其心也△內照外馳之不相應病在於何此中間不容髮一有覬覦卽蒙情矣

此篇見尊人以德不爲世相所累也

應菴華和尙住明果雪堂未嘗一日不過從間有竊議者雪堂曰華姪爲人不悅利近名不先譽後毀不阿容苟合不佞色巧言加以見道明白去住脩然衲子中難得予固重之且菴逸事

明州天童應菴曇華禪師蘄州汪氏子嗣虎丘隆禪師南嶽下十六世住明果時雪堂每常過于室以相從之間或有私議失尊卑之禮者雪堂曰雖則班次有別而我所重者德也華姪爲人極端正不悅利不近名與人交不先譽而後毀不阿諛取容而苟且和合于人不作佞人顏色無巧弄人之言語加以見徹悟理極是明白去住擧止之間甚

是脫灑脩然衲子中間欲求一箇如華姪者最爲難得予故此而尊重之也△始知古人一片至誠忘情至此當力效之

此篇論人氣志不可偏存偏則無益也

雪堂曰學者氣勝志則爲小人志勝氣則爲端人正士氣與志齊爲得道賢聖

此節教人氣志須均等○志心志也氣血氣也以理養心志不昏以志帥氣氣不墮論云氣聽命于心者賢人也心聽命于氣者小人也夫氣者志之卒也志者氣之帥也苟心隨氣變則氣反爲志之帥也氣爲帥則吾心之志衰斯乃心爲氣役也聖賢君子以心御氣而不爲氣所御以心移氣而不爲氣所移也○雪堂曰凡學者若是氣勝而志劣者終不能成其大事一味用氣則小人也若志强而氣弱者即爲端人正士此猶是志到而氣不到倘有欠焉若是志氣均齊者此必定得無上道爲聖爲賢矣何也人雖有成聖成賢之志若氣不勝行之不力何以能斷最深之惑能除最重之昏是所以須志氣均者乃能斷惑證眞也

有人剛狠不受規諫氣使然也端正之士雖强使爲不善寧死不二志使然也廣錄

此節明用氣志之不同今叢林下有一種剛强狠戾不受鉗錘教訓者氣之所使也端正之士雖强教他爲不善之業即至于死地亦不改其行此志之所使也△志與氣吾本有也觀率而行之者何如偏勝則成敗立見並致而不相悖聖賢事業得矣

此篇讚美器固自天成而度量不容狹小也

雪堂曰高菴住雲居普雲圓爲首座一材僧爲書記白楊順爲藏主通烏頭爲知客賢眞牧爲維那華姪爲副寺用姪爲監寺皆是有德業者

此節通舉衆材南康軍普雲自圓禪師綿州雍氏子嗣高菴悟禪師南嶽下十六世首座解見前○一材僧未詳或指水菴書記執掌文翰凡山門榜疏書簡祈禱詞語悉皆屬之○撫州白楊法順禪師綿州文氏子嗣佛眼遠禪師南嶽下十五世師

監[illegible]摩

示衆曰染緣易就道業難成不了目前萬緣差別祇見境風浩浩凋殘功德之林心火炎炎燒盡菩提之種道念若同情念成佛多時爲衆如爲己身彼此事辦不見他非我是自然上敬下恭佛法時時現前煩惱塵塵解脫藏主執掌經藏兼通義理函帙目錄常加點對缺者補完斷者粘綴也○通烏頭眞州北山法通禪師嗣長蘆眞歇淸了禪師靑原下十四世知客知典賓客緇白相遇應對欵接務令整齊○南康軍歸宗眞牧正賢禪師潼州陳氏子嗣佛眼遠禪師南嶽下十五世維那華梵兼擧也綱維叢林曲盡調攝僧事內外無不掌之○副寺掌常住金穀錢帛米麥出入隨時支籍也○用姪婺州雙林德用禪師本郡戴氏子嗣高菴悟禪師監寺梵語摩監帝此云寺主此職早夜勤事香火應接官員歷事須廉能公直內外無怨者充之已上七位皆是有德行道業者

用姪尋常廉約不點常住油華姪因戲之曰異時做長老須是鼻孔端正始得豈可以此爲得耶用姪不對

此節獨論廉約用姪尋常處已最淸廉最儉約以一極小者論之不點常住油華姪因戲之曰異時你去做長老只要鼻孔端正本事明白便是豈可以此些微而爲得耶用姪不對

用姪處已雖儉與人甚豐接納四來略無倦色高菴一日見之曰監寺用心固難得更須照管常住勿令疎失用姪曰在某失爲小過在和尙尊賢待士海納山容不問細微誠爲大德高菴笑而已故叢林有用大盌之稱逸事

此節方明大體用姪處已雖是最儉而與人卻又甚豐接納四來之衲子了無倦怠之色高菴一日見之曰監寺尋常用心固然難得如汝者更須要細心照管常住勿令有所疎失用姪曰若在某甲分上縱有疎失猶爲小過在和尙必要尊重賢德優待智士其量如大海之納百川如山谷之藏萬物不問諸瑣碎微末此誠爲住持之大德也高菴笑而已是故叢林有用大盌之名言不虛也言大

蓋者能容受多物故也△羣英畢集大德斯彰乃雲龍際會時也可謂旦暮之遇

此篇謂主賓契合固非偶然有風雲際會之勢也雪堂曰學者不知道之所向則尋師友以參扣之善知識不可以道之獨化故假學者贊佑之是以主招提有道德之師而成法社必有賢智之衲子是爲虎嘯風冽龍驤雲起

此節用主賓實在相孚謂學人不知妙道之所趨向必須尋明師訪良友參求之扣叅之善知識欲行此道豈以一己而能獨化故必要假學者贊助之扶佑之是以主招提者若是有道行德業之師建立法社自有賢能智識之衲子來相佐助所謂虎嘯必風冽龍驤而雲起嘯吹氣之聲冽寒氣也驤騰躍遠舉之貌○易乾卦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本乎天者親乎上本乎地者親乎下則各從其類也

昔江西馬祖因百丈南泉而顯其大機大用南嶽石頭得藥山天皇而著其大智大能所以千載一合論說無疑翼然若鴻毛之遇風沛乎似巨魚之縱壑者自然之勢也遂致建叢林功勳增佛祖光耀

此節顯師勝而見子強所以昔日江西馬祖本爲有道德之師因得百丈與南泉輩乃爲賢智衲子故顯其大機而發其大用又如南嶽石頭是有道之師因得藥山與天皇之賢智衲子故著其大智而成其大能○澧州藥山惟儼禪師絳州韓氏子得法于石頭希遷禪師青原下二世師將順世一夜登山經行忽雲開見月大嘯一聲應澧陽東九十里許明晨居民迭相推問直抵藥山乃知爲師嘯聲朗州刺史李翺贈以詩曰選得幽居愜野情終年無送亦無迎有時直上孤峰頂月下披雲嘯一聲○荊州天皇道悟禪師婺州東陽張氏子得法于石頭遷禪師青原下二世師初住荊州當陽紫陵山學徒駕肩接踵而來都人嚮風而至時崇業寺僧以狀聞於郡師請住城東天皇寺師素不迎送客無貴賤皆坐而揖之江陵令裴公稽首問

法師接之無加禮裴愈歸敬由是石頭道法稱爲極盛如是師徒可謂千載奇逢一朝契合故凡所議論凡有言說師纔學著弟子即了然無疑也冀然者如大鵬纔展翅而忽遇大風乘之必遠擧也沛然者如巨魚將鼓浪而忽逢滂沛因之而縱壑也壑即大海此皆自然之勢也由此師與弟子合會遂能建叢林功勳增佛祖光耀亦皆自然之勢

先師住龍門一夕謂予曰我無德業不能浩歸湖海衲子終愧老東山也言畢濟然予嘗思之今爲人師法者與古人相去倍萬矣（與竹庵書）

此節明自謙以彰師德先師住龍門一夕謂余曰我無德行又少道業不能浩浩然歸致湖海衲子實自慚愧安得如老東山之集衆也言畢濟然淚下雪堂曰我嘗思之今日之爲人師法者實與古人相去遠甚一萬倍猶不止也△有聖師則賢弟子至響順聲和誠足以植萬古徽猷豈偶然哉須知其所以來賓于八表者唯道德而已也

此篇見道人知機識宜終不爲聲勢所屈也

雪堂曰予在龍門時靈源住太平有司以非意擾之靈源與先師書曰直可以行道殆不可爲枉可以住持誠非我志不如放意於千巖萬壑之間日飽蔬粟以遂餘生復何惓惓乎不旬浹間有黃龍之命乃乘輿歸江西（聽首座記聞）

謂予昔住舒州龍門時靈源和尙住持太平寺有司官以非意擾害之非意者謂無罪而致害也靈源與先師佛眼和尙書曰直心直行是行道之本郤將行不去殆將也枉屈行事實非道人本意柳下惠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若必欲我屈意承事于人何益之有到不如放意于千巖萬壑之間每日飽其蔬粟蔬粟艸子飦也便是快活遂我餘生之志也何得憂憂悶悶作此去就惓惓憂悶也十日爲旬十二日爲浹不旬浹間便有黃龍之命請師住持乃乘其輿竟歸江西△道人心如直弦委曲非所宜也凡爲叢林主合當知此

此篇言學者作事當審思勿暴用也

雪堂曰靈源好比類衲子曰古人有言譬為土木偶人相似為木偶人耳鼻先欲大口目先欲小人或非之耳鼻大可以小口目小可以大為土偶人耳鼻先欲小口目先欲大人或非之耳鼻小可以大口目大可以小夫此言雖小可以喻大矣學者臨事取捨不厭三思可以為忠厚之人也記聞

謂靈源和尚好此方物類于衲子者曰古人有言譬如世間有以土作或以木作而相似于人者偶像也作木像之人者耳鼻必先欲大口目先必欲小人有非之者曰何故如是須知耳鼻先大修之削之而後自小也口目孔竅先小者開之鑿之而後自大也又如以土做人者耳鼻先欲小口目先欲大人或非之要曉得耳鼻雖小培之埋之而後可大也口目雖大袞之撮之而後可小也靈源曰此言雖是不要緊之小事其實可以喻人不細心而壞大事矣學者大凡臨事于取捨之間莫厭三思然後方可以為忠厚之人也△語平而意妙豈徒有激而然哉戒人孟浪不思可謂至訓矣

此篇學有德者為今人法以儆求名利人也

雪堂曰萬菴送高菴過天台回謂予言有德貫首座隱景星巖三十季影不出山龍學耿公為郡特以瑞巖迎之貫辭以偈曰三十年來獨掩關使符那得到青山休將瑣末人間事換我一生林下閑使命再至終不就耿公歎曰今日隱山之流也

此節明古人志在於道江州東林萬菴道顏禪師潼州解氏子嗣大慧杲禪師送高菴過天台回謂予言彼中有箇德貫即世奇首座成都人得法于佛眼遠禪師南嶽下十五世遠命分座說法師固辭曰此非細事如金針剌眼毫髮若差睛則破矣願生生居學地而自煅煉遠美以偈曰有道只因頻退步謙和元自慣回光不知已在青雲上猶更將身入衆藏後隱居景星巖三十載影不出山者謂形不動而影不流也龍學耿公為郡守特以瑞巖禪剎迎之貫辭以偈曰三十年來獨掩關使符那得到青山符乃漢制以竹長六寸分而相分為符信也休將瑣末人間事謂做長老事多瑣碎零

末皆人世間事也。換我一生林下閑。我林間得意幽閑不爲君所換也。公必欲致請使命再至。師終不就。耿公因而歎曰。此師可爲今時之隱龍山流類也

萬菴曰。彼有老宿能記其語者。乃曰。不體道本。沒溺死生。觸境生心。隨情動念。狠心狐意。諂行誑人。附勢阿容。徇名苟利。乖眞逐妄。背覺合塵。林下道人。終不爲也。予曰。貫亦僧中間氣也 遠事

此節顯至人行眞言切。萬菴曰。彼有一老宿能記師示衆之語曰。不體道本。沒溺死生。觸境生心。隨情動念。狠心狐意。狠多貪狐多疑。皆害物者也。諂行誑人。謂以諂佞之行欺誑于人也。附勢阿容。徇名苟利。乖眞逐妄。背覺合塵。林下道人終不爲也。見此語便知貫之爲人。雪堂聞此乃曰。貫亦僧中間氣也。不世而出曰間氣。如伊尹周公之類。又謂出格之人。與世無干也。△有德者不在千人萬人圍遶爲得也。建動立事。別有艮途。巖穴風規。令人攀仰莫及

此篇見清廉自守。不事于物也

雪堂生富貴之室。無驕倨之態。處躬節儉。雅不事物。住烏巨山。衲子有獻鐵鏡者。雪堂曰。溪流清泚。毛髮可鑑。蓄此何爲。終郤之 行實

雪堂和尚生來本是富貴之家。而郤無驕奢倨傲之體態。于日用之間。都郤有撙節。而又儉約。雖品格清雅。而不以奇好玩物關心。何以知之。師住烏巨山時。有僧獻一鐵鏡。此奇物也。雪堂曰。我此溪流清而亦泚。泚水清也。即毛髮俱可鑑炤。蓄此何爲。終郤而不受。以此知其不事于物也。如此○西蜀王名宗壽。掘地得鐵鏡一面。晦無所覩。一日忽光發。遠燭千里。偶一青衣小兒求鏡曰。鏡是吾之室宅。何得隱之。王取鏡出。小兒入鏡不見。因知爲神物也。△富貴人習氣多愛翫物。有神鏡而不蓄。足知所蓄者道至深而德至厚也

此篇明學道要志堅無妄。仁慈爲用也

雪堂仁慈忠恕。尊賢敬能。戲笑俚言。罕出于口。無峻阻。不暴怒。至於去就之際。極爲介潔。嘗曰。古人學道

於外物淡然無所嗜好以至忘勢位去聲色似不勉而能今之學者做盡伎倆終不奈何其故何哉志不堅事不一把作匹似閒耳行實

師所賦之性有仁愛而又慈忍忠恕者盡已謂忠讓人謂恕賢者尊之能者敬之凡一切戲謔嬉笑鄙語俗言少出于口形色無孤峻險阻之狀舉止無橫暴恚怒之氣至于去住之際亦不留戀極為耿介清潔嘗曰古人學道于身外之物淡然無所嗜好所以能忘勢位能去聲色似非勉强蓋自然如此也今時學者我見他做盡了伎倆伎倆者能巧多藝也終竟不奈勢位聲色何不能忘此何故也無別只是立志不堅持事不一把作匹似閒耳方語匹似閒謂不要緊也△至人言行聞者一皆作金石聲豈是泛泛能比雖是生成亦藉造就此節見知識用心逆順皆眞切乃作成人品也

雪堂曰死心住雲巖室中好怒罵衲子皆望巖而退

此節明鉗椎迥別舉死心和尚住雲巖日室中凡有相見者師好怒罵之且怒罵豈是人好得的此一好字便有意思也衲子輩不會師意俱不敢相近所謂望似險崖無能進步也

方侍者曰夫為善知識行佛祖之道號令人天當視學者如赤子今不能施惨怛之憂垂撫循之恩用中和之教奈何如仇讐見則詬罵豈善知識用心乎

此節出請問之由方侍者即吉州禾山超宗惠方禪師嗣黃龍新禪師南嶽下十四世因而白曰夫為善知識本當行佛祖之道以號令于人天者宜當視學者如赤子赤子者謂初生之子最為可憐惨怛即悲痛惻隱之心也撫安也循順也乃屈尊就卑之意如今和尚既不能施慈悲惻隱之憂念又不肯垂撫育隨順之恩德且不用中和之教訓中和者理無偏頗事無緩急又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而返要如仇讐相似讐者懷寃相報之意凡有來見者便自怒罵如此豈善知識用心乎妙哉不因方公之中白安見知識之妙用也

死心拽拄杖趂之曰爾見解如此他日謟奉勢位苟

娼權豪賤賣佛法欺罔聾俗定矣予不忍故以重言激之安有他哉欲其知耻改過懷慕不忘異日做好人耳記聞

此節出怒罵之意死心和尚聞方侍者語卽拽拄杖趂之曰你作者般見解麼將來你去為人必然要諂媚以奉承勢位苟且以獻佞權豪裨販我如來大法欺惑彼聾夫俗子定矣予不忍此輩因循無知不發勇猛不明至道故以重言激勵之耳此乃吾眞施慘怛之憂眞垂撫循之恩其意不止于痛哭流涕也安有他哉實欲望他知廉識耻自新改過聞我之厲言使其懷慕不忘異時令他做箇好衲僧去也△逆行順行天機莫測陶育之私何其篤厚如此也

此節說為主人者失德悖禮無以垂範于人也

死心新和尚曰秀圓通嘗言自不能正而欲正他人者謂之失德自不能恭而欲恭他人者謂之悖禮夫為善知識失德悖禮將何以垂範後乎與靈源書

汴梁法雲寺圓通法秀禪師秦州隴城辛氏子嗣天衣懷禪師青原下十一世秀師嘗言為善知識者自家身心不端正而只要人端正謂之失德自家身心不恭謹而只要人恭謹謂之悖禮夫為人天師表旣失德悖禮不知將何為法則以垂于後乎△讀之使人寒毛卓竪不端不謹者自然無容身地

此篇論學者心不可存物恐害其正也

死心謂陳瑩中曰欲求大道先正其心少有忿懥則不得其正少有嗜慾亦不得其正然自非聖賢應世安得無愛惡喜怒直須不置之於前以害其正是為得矣廣錄

謂人欲求無上大道必先要正此心勿存疑礙稍存些些外境於其中此心則不正矣忿是怒之甚懥是怒之滯少有忿怒于胸中此心則偏于忿怒矣少有嗜慾于胸中則此心偏于嗜慾矣然則自非聖賢應現於世安得無愛惡喜怒之心設或有之直須勿安之于胸中以害吾所守之正如是者可謂得之矣△此中妙在直須不置之于前一句

果爾如是何患乎心之不正而道之不辨者哉

此篇謂學道以節儉爲要乃可造其所以也

死心曰節儉放下最爲入道捷徑多見學者心憤憤口悱悱孰不欲繼踵古人及觀其放下節儉萬中無一恰似世俗之家子弟不肯讀書要做官人雖三尺孺子知其必不能爲也廣錄

節儉卽是放下放不下卽捨不得安能稱爲節儉要知節儉輕而放下二字最重如佛語外道云我教你放下內六根外六塵中六識並者放下的亦須放下外道從此悟入是知放下最爲入道之直捷路徑也多見學者心中憤憤然欲通而未能通口裏悱悱然欲言而未能言誰不欲相繼接踵于古人及觀其他尋常行履中要個放得下有撙節儉約者萬中難得其一恰似世俗之家子弟不肯讀書只要想去做官人不但智者爲之可唉雖三尺孺子也曉得必無此事不能爲也△放下二字中有百千解脫門百千三昧門證入者卽亞聖矣

此篇謂學者要有才識雅量懷邪逐勢者無用也

死心謂湛堂曰學者有才識忠信節義者上也其才雖不高謹而有量者次也其或懷邪觀望隨勢改易此眞小人也若置之於人前必壞叢林而汙瀆法門也實錄

死心禪師謂湛堂曰大凡學者之性情不一有才學見識有忠信節義者此爲上也又或才識不高但能恭謹而有度量者次之也若是一種胸中所懷者私邪傍觀窺望于人隨其勝敗之勢而更改其心者此眞小人也若將此輩安置于衆人之前必破壞叢林而汙瀆法化之門庭不可不愼瀆混也△擧此要人各知所守始見習與智長化與心成然敗德其誰之過歟

此篇謂住持以誠信爲本感人必深也

死心謂艸堂曰凡住持之職發言行事要在誠信言誠而信所感必深言不誠信所感必淺不誠之言不信之事雖平居庶俗猶不忍行恐見欺於鄉黨況爲叢林主代佛祖敷宣法化發言行事苟無誠信則湖海衲子孰相從焉黃龍實錄

凡當住持之職非尋常人物于發言行事之間要在誠信言若誠實而取信于人則感發者必深言不誠信則感之于人必定是淺至于不誠之言不信之事雖是尋常庶民俗子尙不忍行何也恐見欺于鄉黨一萬二千家爲鄉五百家爲黨況爲叢林主人本爲代佛祖宣揚法化者發言行事假若無有誠信則湖海中之衲子誰與之而相從焉△誠信存則正而不諂孰不感之以義也返是過物則落落不合矣

此篇謂道與利不得兼行此一定之理也

死心曰求利者不可與道求道者不可與利古人非不能兼之葢其勢不可也使利與道兼行則商賈屠沽閭閻負販之徒皆能求之矣何必古人棄富貴忘功名灰心泯智於空山大澤之中澗飲木食而終其身哉必謂利與道行之不相違礙譬如捧漏卮而灌焦釜則莫能濟矣與韓子蒼書

師謂求利者乃世間心只知欲利不可與言道也求道者已知利爲害道之機焉得復與之言利乎

古人非不能兼此二者並行于世葢其事勢不能並也若使利與道可以相兼而不悖則世間一切人皆可行之如行爲商人坐爲賈客與夫屠宰者沽酒者閭閻卽里巷之門肩荷背負賤買貴賣之販人俱能求得此道何必古人要棄卻富貴忘了功名灰世間之心泯技巧之智深入空山大澤之中以澗而飮以木爲食而終此一生以求道耶設有人必竟說利與道不妨共行而不相違礙如是者好似甚麼譬如有人手執漏壞之酒卮欲要灌救焦紅之巨釜豈能濟其事哉漏卮注酒之器古云江河不能滿漏卮○焦釜者昔秦伐趙趙取救于齊齊不明周子曰今日亡趙明日患及齊救趙之急務宜若捧漏卮而沃焦釜△果可兼求則釋迦翻爲不智奚爲必欲捨王宮而入雪山耶必欲兼求非愚卽狂

此篇見有德者人所感慕有如此也

死心曰晦堂先師昔遊東吳見圓照赴淨慈請蘇杭道俗爭之不已一日此我師也汝何奪之一日今我

師也汝何有焉一本見林間錄

謂晦堂先師昔遊東吳姑蘇時見東京慧林寺圓照宗本禪師常州無錫管氏子嗣天衣懷禪師青原下十一世○師因漕使李復圭請開法瑞光武林守陳襄以承天與教二刹命師擇居蘇人擁道遮留赴杭州淨慈請曰蘇杭兩處道俗共相爭之不止蘇人曰此我師也汝何奪之杭人曰今已受吾等之請乃我師也汝何有焉杭州郡守移文諭蘇人曰借師三年爲邦人植福不敢久占道體蘇人始從△看他是甚麼奇貨爭之不已畢竟知可爭者人獨無而師獨有也

此篇見古人以道義處人無所私也

死心住翠巖聞覺範竄逐海外道過南昌邀歸山中迎待連日厚禮津逐或謂死心喜怒不常死心曰覺範有德衲子鄉者極言去其圭角今罹橫逆是其素分予以平日叢林道義處之識者謂死心無私於人故如此西山記聞

死心住江西翠巖時聞覺範被貶竄逐海外路經南昌遂使人邀迎入翠巖山中款待數日臨別盡禮以津送之或謂死心和尚喜怒不常死心曰覺範是有德之衲子鄉與向同向者我雖極力非之者正所以愛惜之也意欲使他勿露圭角于外冀其以免禍難今一旦遭此橫逆乃是他素分不可逃也我今以平日叢林道義處置之固無他也識者聞之謂死心和尚一片公正之心無有私事于人故所以如此△至人之情眞無二用以愛憎擬之是以常情度至人不達其所以同也學者當深體會

此篇謂人有生成之性不可强移使之爲善爲惡也

死心謂艸堂曰晦堂先師言人之寬厚得於天性若强之以猛必不悠久猛而不久則返爲小人侮慢然邪正善惡亦得於天性皆不可移惟中人之性易上易下可從而化之實錄

晦堂先師言世人所賦之性有寬宏厚重者咸皆本乎天造非勉强能之若其性本柔而强之以猛

原非本性故不能悠久若使一回猛然高擧不久之間則頹然息矣返爲小人輕慢謂汝志力衰微行之不恒耳然不惟此者卽人之邪正善惡亦皆得于天性俱不可强移惟有中人之性隨其邪正善惡之氣以熏之則易得而上易得而下可以從其類應而變化之也△天賦之性固是一定抑性而行之過也上智下愚俱難移易要知率性亦非智人妙用

此篇教人治心當于未萌情生念起難以處置也

艸堂清和尙曰燎原之火生於熒熒壞山之水漏於涓涓夫水之微也捧土可塞及其盛也漂木石沒丘陵火之微也勺水可滅及其盛也焦都邑燔山林與夫愛溺之水瞋恚之火曷常異乎

此節擧事以驗其微隆興府艸堂善清禪師南雍州何氏子嗣黃龍祖心禪師南嶽下十三世謂世人本有貪欲之水瞋恚之火極難調伏而處置之故先擧喩以明燎燒也熒火星也譬如燎燒原野之火始發于一星崩壞丘陵之水初漏于一滴夫水之未發在細流之微滴則一捧土可以塞絕之矣及其盛大將來漂流木石沉沒丘陵而不巳火之未然在一星之微小則一勺水可以沃滅之矣及其猛烈將來焦燎都邑燔爍山林而不巳天子所居曰都周禮云四縣曰都四井爲邑然世人愛溺之水瞋恚之火又何常異乎此者也

古人之治其心也防其念之未生情之未起所以用力甚微收功甚大及其情性相亂愛惡相攻自則傷其生他則傷其人殆乎危矣不可救也

此節教防情以正始然古人治其心也防其念之未生絕其情之未起所以用力甚微其實收功甚大也若使情與性相亂于其境愛與惡交攻于其心自則傷其吾生他則傷其同人殆乎其危必矣豈復能救之哉△人固無情乎所謂防之治之者制其嗔愛之水火不可使之逸也逸則禍延無際不可救矣

此篇謂住持欲經大傳遠當察人情知上下爲要也

艸堂曰住持無他要在審察人情周知上下夫人情

審則中外和上下通則百事理。此住持所以安也。人情不能審察。下情不能上通。上下乖戾。百事矛盾。此住持所以廢也

此節以審察人情爲用。住持人沒有別法。只要審實詳察其衆人之情。周遍深知通其上下之意。則事可濟矣。夫人情若能審知。則中外無不和。合上下若能周通。則百事自然調理。此住持所以安矣。若使人情不能審察。下情不與上通。使上下乖違背戾。而百事自然矛盾。此住持所以廢矣

其或主者自恃聰明之資。好執偏見。不通物情。捨僉議而重己權。廢公論而行私惠。致使進善之途漸隘。任衆之道益微。毀其未見未聞。安其所習所蔽。欲其住持經大傳遠。是猶却行而求前。終不可及 與山堂書

此節教去其私蔽爲要。其或作主人者。自恃我有聰明之資格。一味好執自己偏見。不通人情。僉衆也。捨衆人之公議。而重一己之私權。而且又廢公衆之正論。行私己之小惠。如此者。致使進善之路途漸次隘塞矣。任衆之大道。益加微薄矣。便成箇孤陋寡聞。漢本來未見未聞之事。而返毁之。以爲非自家所習所蔽之過。而返安之。以爲是。若如是必欲住持之道經大傳遠。猶如轉背而行。又欲求前到者。終不可及也○孔子在衛時冉求言于季孫曰。國有聖人而不能用。欲以求治。是猶卻行而求前。豈可及乎△審人情知上下義。無不合。何往而不達。失於義。徒恃聰明。安其所蔽。則氣勢所至無不敗也

此篇教學者處心端正。則不落異議也

艸堂曰。學者立身須要正當。勿使人竊議。一涉異論則終身不可立矣。昔太陽平侍者道學爲叢林推重。以處心不正。識者非之。遂致終身坎坷。逺死無歸。然豈獨學者而已。爲一方主人。尤宜祗畏 與一書記書

草堂和尚曰。學者欲成立一生人品。須要正當。勿使人私竊議論。一有落于異論。則終此一身。便不可立矣。昔太陽平侍者預明安之室。有年雖盡得其旨。惟以生滅爲已任。擠陷同列。忌出其右。時瑯琊廣照公安圓鑑居衆時。汾陽昭禪師令其探明

安宗旨明安曰興洞山一宗非遠即覺也二師曰有平侍者在安以手指胸曰此處不佳又揑拇指叉中示曰平向去當死於此耳既明安遷化遺囑曰遷身十年無難當爲太陽山打供入𡍼時門人恐平將不利於師遂將李和文都尉所施黃白器物書于塔銘實無也後平住太陽忽云先師靈骨風水不利取而焚之山門耆宿切諫平云與我有妨遂發𡍼見師顏貌如生薪盡儼然衆皆驚異平以钁破其腦益以油薪俄成灰燼衆以其事聞於官坐平謀塔中物不孝還俗平後自稱爲黃秀才謁瑯琊瑯琊曰昔年平侍者今朝黃秀才我在太陽時見你做出來遂不納又謁公安安亦然平流浪無依後于三叉路口遭大蟲食之竟不免太陽手叉之記悲哉且而論其平之道學亦爲叢林推重然由爲人處心不正故爲識者非之遂致終身坎坷坎坷不平貌逮死無歸然此豈獨學者而已爲一方主人于立身行事之際更當要謹愼而敬畏之也△心誠身正則氣蓋山河竊議何從而施也不誠不正者乃自喪乎身宜無容于天地間矣

此篇教住持當親賢遠佞即得大體也

艸堂謂如和尙曰先師晦堂言稠人廣衆中賢不肖接踵以化門廣大不容親疎於其間也惟在少加精選苟才德合人望者不可以己之所怒而疎之苟見識庸常衆人所惡者亦不可以己之所愛而親之如此則賢者自進不肖者自退叢林安矣

安吉州道場法如禪師衢州徐氏子嗣雲蓋守智禪師南嶽下十三世○此節順理必得謂先師晦堂言稠人廣衆中所謂龍蛇溷雜賢與不肖者接踵而同居接踵者步履相隨也以其此法化之門庭廣大于中不容簡擇以親之疎之也惟在主人略加精選衲子果有才德能合于衆人所仰望者自當親之不得以己所怒而疎之也若果見識庸常是衆人共所惡者自當疎之亦不得以己所愛而親之也如此使賢者自然進趨而不肖者自然退去則叢林即安樂矣

若夫主者好逞私心專己喜怒而進退於人則賢者

緘默不肖者競進紀綱紊亂叢林廢矣

此節背理自喪若夫主者好逞私心專主自家喜怒而進退于人則賢者緘默緘封也默不言也○時孔子觀周入后稷之廟見金人焉三緘其口而銘其背曰天機不密四時何行地機不密萬物何生人機不密萬事何成此古愼言之人也不肖者競爭而進遂使紀綱紊亂而叢林卽廢也

此二者實住持之大體誠能審而踐之則近者悅而遠者傳則何慮道之不行衲子之不來慕乎（靈山石刻）

此節總明大體親賢智遠不肖此二者實是住持之大體誠能審察而行親疎有道則使近者歡悅而遠者宣傳如是者何憂乎道之不行衲子之不來向慕乎△親疎得宜是致身之要訣拔萃之宏功也

此篇說主者善于用人必致道昌法盛也

艸堂謂空首座曰自有叢林巳來得人之盛無如石頭馬祖雪峯雲門近代唯黃龍五祖二老誠能收拾四方英俊衲子隨其器度深淺才性能否發而用之譬如乘輕車駕駿馹總其六轡奮其鞭策抑縱在其顧盻之間則往而不達哉（廣錄）

草堂和尙謂性空首座空乃黃龍悟新和尙之嗣曰善得人者必善用人自有叢林巳來得人之極盛者莫過于石頭馬祖○雪峯義存禪師南安曾氏子嗣德山宣鑑禪師靑原下五世○雲門文偃禪師嘉興張氏子嗣雪峯存禪師靑原下六世近代獨有黃龍南五祖演此二老眞果能收拾四方所有的英俊衲子智過千人曰俊又能隨其人之器具大小量度淺深才力性情之能否開發而選用之譬如乘輕車者駕之以駿馹四馬在軛曰駕駿馬之良者一乘四馬曰馹總其六轡者車有四馬各二轡共八轡以驂馬內兩轡繫于軾驂馬外兩轡及夾轅兩服馬四轡分置兩手以爲六轡奮之以鞭策策馬箠以鞭擊馬也或抑或縱或緩或急抑卽收也縱卽放也皆在吾左顧右盻之間顧盻者回視也如是者則何往而不到哉△收拾人假一毫虛僞不得唯誠唯切慈深智廣馭之無不

得也

此篇教住持勿偏聽自專審其可否行之即得矣

艸堂曰住持無他要在戒謹其偏聽自專之弊不主乎先入之言則小人諂佞迎合之譏不可得而惑矣蓋衆人之情不一至公之論難見須是察其利病審其可否然後行之可也 廣山實錄

謂做住持別無他故只要戒其偏聽謹其自專此二者大弊病也而更要不以先入耳之言爲是但以理度之如此則小人之諂佞迎合于人之譏言不可得而惑亂汝矣蓋衆人之性情不是一樣所以至公之論甚是難見須在主者察其人之利病審其人之可否然後行之可保無過矣△偏聽病于愚自專病于傲皆不起之症能戒能謹生意在矣

此篇教人定是非以理使姦佞不能惑也

艸堂謂山堂曰天下之事是非未明不得不愼是非既明以理決之惟道所在斷之勿疑如此則姦佞不能惑強辯不能移矣 淸泉記聞

世間事俱有是者非者若是非未得分明不可不自愼也使是非既已明了更當要以正理決之正理即道之所在也決之既以理而斷之又要勿疑如此主宰一定使姦佞者不能惑汝之聰明強辯者不能移汝之定度也△道之所在如衡石之定物何有移于我哉第不可偏偏則是非生矣

此篇言道人以適性爲樂名不能動也

山堂震和尚初却曹山之命郡守移文勉之山堂辭之曰若使飦梁囓肥作貪名之衲子不若艸衣木食爲隱山之野人 淸泉才菴主記聞

梁當作粱

隆興府黃龍山堂道震禪師金陵趙氏子嗣泐潭善禪師南嶽下十四世因曹山有請師不肯受本郡太守移文勸勉其出世山堂辭曰若使飦梁囓肥梁美穀囓噬也肥膩也言所圖佳美之食作一箇貪名之衲子返不如以草爲衣以木爲食作箇隱山之野人豈不快哉△古人不食祿而食薇形不肥而名肥千古之下斯人獨卓卓然也

此篇謂忘機即是至道疑人而人自疑也

山堂曰蛇虎非鴟鳶之讐鴟鳶從而號之何也以其有異心故牛豕非鸜鵒之敵鸜鵒集而乘之何也以其無異心故昔趙州訪一菴主值出生飦州云弶子見人爲甚飛去主罔然遂躡前語問州州對曰爲我有殺心在

此節辯存心異不異之故謂蛇虎惡蟲獸也鴟鳶亦惡鳥也蛇虎與鴟鳶雖無讐怨而各有異心故見則相從而號叫矣鸜鵒即八哥牛豕雖非鸜鵒之篤敵以其無異心故得集而乘之矣昔者趙州訪一菴主值出生飦州云弶子見人爲甚飛去弶與鴉同菴主罔然莫測遂仍躡前語以問州州對曰爲我有殺心在

是故疑於人者人亦疑之忘於物者物亦忘之古人與蛇虎爲伍者善達此理也老龐曰鐵牛不怕獅子吼恰似木人見花鳥斯言盡之矣與周居士書

此節明忘情是不是俱空是故我不忘情而疑于人人亦不能忘情而疑于我也我既無心礙于物物固無心礙于我矣如大空和尚有二虎隨侍巖陽尊者蛇虎來手中就食與之爲伍者五人相聚曰伍又伴侶也此皆善達于忘情之理也○襄州龐蘊字道玄居士衡陽人得法于馬祖有偈曰但自無心于萬物何妨萬物常圍繞鐵牛不怕獅子吼恰似木人見花鳥木人本體自無情花鳥逢人亦不驚心境如如只者是何慮菩提道不成龐公斯言可謂盡其忘情之理也ㄙ先佛有云心生則種種法生我方有疑于人之心而人則先疑于我矣我剛有忌于人之意而人則先忌于我矣此中響應何其疾也

此篇謂賞罰須當有道過之則驕怨起矣

山堂曰御下之法恩不可過過則驕矣威不可嚴嚴則怨矣欲恩而不驕威而不怨恩必施於有功不可妄加於人威必加於有罪不可濫及無辜故恩雖厚而人無所驕威雖嚴而人無所怨功或不足稱而賞之以厚罪或不足責而罰之至重遂使小人故生驕怨矣

御者治也使也謂治人之法恩威須加之于有道

每嘗以恩與人不可過于所賞若過施之返令其人生驕奢矣用威制人亦不可過于所嚴若逥治之人必自然生怨恨矣若要有恩而不合人驕用威而不令人怨必竟如何可得亦有道也但恩必施于有功不可妄加于無任之人用威必加于有罪不可濫及于無辜之士若使有功受恩安心乘之何驕之有若無功受恩勢必驕矣若使有罪見威甘心受之何敢生怨濫及無辜勢必怨矣故恩雖厚而人無所驕威雖嚴而人無所怨乃各有其道也彼人之功小本不足稱而賞之以厚彼人之罪輕本不足責而罰之至重遂使小人必生驕怨矣△善御者調適有方險夷可以並駕情不周智不到未有不見驕怨者也

此篇言持身惟在節謹而不吝改過也

山堂曰佛祖之道不過得中過中則偏邪天下之事不可極意極意則禍亂古今之人不節不謹殆至危亡者多矣然則孰無過歟惟賢達之士改之勿吝方稱為美也

謂佛祖所傳持之道不過得中而已得中者得中道之至理也過中即出于理外則返成偏邪天下萬事所求不可盡意盡意而求則越分也即成禍亂古今之人不自知持正不自知謹慎殆至喪身失業者多矣然則孰無過歟雖則有過宜乎知改惟有賢才達理之士知過即改而不吝如是方稱為美也△道人于理不可過中求情不為越分此真警世良言不可不細心討究

此篇見智人涉患難皆有主宰也

山堂同韓尚書子蒼萬菴顏首座賢眞牧避難於雲門菴韓公因問萬菴近聞被李成兵吏所執何計得脫萬菴曰昨被執縛饑凍連日自度必死矣偶大雪壓屋其所繫屋壁無故崩倒是夜幸脫者百餘人公曰正被所執時如何排遣萬菴不對公再詰之萬菴曰此何足道吾輩學道以義為質有死而已何所懼乎公頷之因知前輩涉世禍害死生皆有處斷矣

山堂同韓尚書子蒼萬菴顏首座及賢眞牧四人避賊難于雲門菴時韓公名駒字子蒼任至尚書

問道于山堂南宋高宗紹興元年李成作亂聚集浙江各處賊寇十餘萬戰據江淮十餘州自號李天王劫掠襄陽遇岳飛殺敗投入江者不知其數李成敗走投金自此襄漢悉平韓公因而問萬菴曰近來聞師被李成兵吏所執未審何計而得脫去萬菴曰昨者被伊執縛饑凍連日自度必定死矣偶因大雪埋屋其所繫屋壁無故一時崩倒無故者見非有意使之而倒乃生機也是夜幸然得脫者百餘人公曰正當被所執之時師乃道人不知于此作何排遣萬菴以問之不當即不對公再詰之萬菴曰此事何足言哉吾輩學道人本以仁義爲質不過一死而已何所畏懼乎你將謂死是甚麽難事公頷之因此而知從上古人涉歷世間凡于禍害死生之際皆自有主宰能處斷矣△未得了當而惡死之心恒情所具也不知他得的人視死如歸何懼之有此箇主宰非常人所得

此篇見至人必不失其正舉止皆有道也

山堂退百丈謂韓子蒼曰古之進者有德有命故三請而行一辭而退今之進者惟勢與力知進退而不失其正者可謂賢達矣記聞

師退百丈時謂韓子蒼曰古之進爲住持者先選其德次待其命故三請而後行一辭即便退古云三讓而進一辭而退言士之自重也今之求進爲住持者惟持之以勢使之以力所以失其正也欲求其知進退而不失其正者可謂賢達人矣△正人君子不斬於必進唯進以德復進以命返此非至人矣

此篇言住持公正無私邪無所入也

山堂謂野菴曰住持存心要公行事不必出於已爲是以他爲非則愛惡異同不生於心暴慢邪僻之氣無自而入矣幻菴集

隆興府石亭野菴祖璇禪師嗣大慧杲禪師南嶽下十六世謂住持人所存之心要公要正凡所行事不必出於已者爲是以他人者爲非一味從乎正理則愛惡異同之心不生使外面暴慢邪僻之氣自然無路而入矣△公正二字行乎天下炳如

日星何處能隱其私無私則道自行矣

此篇擧古人器節俱妙人所罕及也

山堂曰李商老言妙喜器度凝遠節義過人好學不倦與老夫相從寶峯僅四五載十日不見必遣人致問老夫擧家病腫妙喜過舍躬自煎羹如子弟事父兄禮既歸元首座責之妙喜唯唯受教識者知其大器

此節明節義人不可及山堂擧廬山李商老每言妙喜和尙之爲人才器與夫量度凝澄而悠遠又且節義過人好學不惓與老夫相從寶峯謹有四五載而人情亦是周密若隔去十日不見必定遣人致問老夫家因修造動土觸犯土神致擧家患腫病求醫不効妙喜來到我舍躬自爲之煎羹如子弟事父兄之禮惟勤惟謹遂令焚香齋戒持熾盛光王神呪祈之未及七日夜夢老人著白衣騎牛陷地旋沒而去翌日全家疾愈矣妙喜既歸元首座以叢林體段責之元卽昭覺道元禪師嗣佛果勤禪師南嶽下十五世妙喜聞責唯唯受教唯者應之速而無疑也加唯唯者順從之至也識者以此知其爲法門大器

湛堂嘗曰杲侍者再來人也山僧惜不及見湛堂遷化妙喜蠒足千里訪無盡居士於渚宮求塔銘湛堂末後一段光明妙喜之力也日涉記

此節顯道眼鑑物無遺湛堂嘗曰杲侍者再來人也山僧年邁惜乎不及見其爲人也既而湛堂遷化妙喜請覺範狀其行實又得龍安照然禪師書而爲紹介紹介者因相佐助也遂蠒足行千里蠒足者謂足傷起皮如重蠒也〇昔楚欲伐宋墨子自魯趨楚十日十夜足腫如重蠒而不休息也〇特往荊州謁無盡居士求塔銘初見無盡問祗恁麼著草鞋遠來妙喜曰某數百里特來見相公公曰年多少喜曰二十四又問水牯牛年多少喜曰兩箇公曰甚麼處學得箇虛頭來喜曰今日親見相公公笑曰且坐喫茶纔坐又問遠來有何事緣師趨前曰湛堂和尙示寂荼毗眼睛牙齒數珠不壞得舍利無數山門耆宿皆欲得相公大手筆作

墖銘激勵後學特地遠來月潭鈞聽公曰被罪在此不曾爲人作文字今有一問若道得卽作墖銘道不得卽與錢五貫褁足却歸兜率參禪去喜曰請相公問公曰聞準老眼睛不壞是否喜曰是公曰我不問你這箇眼睛喜曰問甚麼眼睛公曰金剛正眼喜曰若是金剛正眼在相公筆頭上公曰如此老夫則爲點出光明令他照天照地去也喜乃揖曰先師多幸謝相公塔銘公唯唯而笑其略曰舍利孔老之書無聞也先佛世尊滅度之後弟子收其舍利起墖供養趙州從諗禪師舍利多至萬粒近世龍慶閑百丈肅煙氣所及皆成舍利大抵出家人本爲生死事大若生死到來不知下落則不如三家村裏省事漢臨終囑付一一分明四大色身諸緣假合從本以來舍利豈有體性若梵行淸潔白業堅固靈明廓徹預知報謝不驚不怖則依正二報毫釐不失若世間麤心于本分事上十二時中不曾照管微細流注生大我慢此是業空鬼來借宅如此而欲舍利數珠諸根不壞豈可得乎由是則湛堂和尙末後一段光明乃得妙喜忠孝之力也△雅量殊特大義昭然自天性中出非汎汎輩可得而擬

禪林寶訓筆說卷中

禪林重刻寶訓筆說卷下

楚衡雲峯　智祥　述

此篇見古人雅尙賢德恭儉如此也

妙喜杲和尙曰湛堂每獲前賢書帖必焚香開讀或刋之石曰先聖盛德佳名詎忍棄置其雅尙如此故其亡也無十金之聚惟唐宋諸賢墨蹟僅兩竹籠衲子競相訓唱得錢八十餘千助茶毗禮可菴集

謂湛堂和尙每得前賢書集筆帖必欲焚香而後開展讀之或將之刋於石乃曰此皆先聖之盛德佳名豈忍棄置於高閣而不永垂於世耶其雅愛尊尙前輩有如此故去世之日撿點所存無十金之聚唯所蓄唐宋諸賢墨蹟字帖僅兩竹籠此時

諸衲子輩爭相誚唱得錢八十餘千以資茶毗之禮梵語茶毗此云火化△尊前賢存遺德正所以見胸襟磊落誠敬難似也錢穀奴畧克臻此

此篇言上下名分當正不可忽也

妙喜曰佛性住大溈行者與地客相毆佛性欲治行者祖超然因言若縱地客摧辱行者非惟有失上下名分切恐小人乘時侮慢事不行矣佛性不聽未幾果有莊客弒知事者可菴集

潭州大溈佛性法泰禪師漢州李氏子嗣佛果勤禪師南嶽下十五世住大溈日行者與地客相打地客即佃民也佛性欲以叢林規法處行者祖超然不肯因而言曰若縱佃戶摧辱行者不獨有失上下名分切恐小人乘機生事慢主輕僧則常住之事不得而行矣況行者佛子上也地客佃民下也各有名分所存不宜失也佛性不聽必謂僧家豈有與人交拳相打宜當處之未久之間果有佃戶弒知事者以下殺上曰弒此見超然之有識如此△住持處斷必應得宜權不可失況小人不知法情不可縱失之縱之釁機生矣

此篇謂小人狡猾當預知之也

妙喜曰祖超然住仰山地客盜常住穀超然素嫌地客意欲遣之令庫子行者爲彼供狀行者欲保全地客察超然意抑令供起離狀仍返使呌喚不肯供責超然怒行者擅權二人皆決竹篦而已蓋超然不知陰爲行者所謀烏乎小人狡猾如此可菴集

臨安府佛日超然文祖禪師嗣天衣懷禪師青原下十一世住仰山時地客盜常住穀超然平素極嫌地客意中必欲遣去令庫下行者爲彼以盜穀事特去呈狀以便逐去而不知行者亦小人類不惟不呈狀而返欲保全地客察知超然有强令地客供起離狀之意仍返使地客呌喚不服不肯供呈其責超然怒行者擅自行權返與地客作主如是二人只好俱決竹篦而止竟不能遣也蓋超然不知小人黨與暗地商謀已就竟不能驅逐之也烏乎小人奸詐狡猾勢有如此狡猾者奸頑多詐也△古人舉此一章以爲後人法令須知小人奸

膽極險極惡不可不察也

此篇言愛惡不可輕信有妨大體也

妙喜曰愛惡異同人之常情惟賢達高明不被其所轉昔圓悟住雲居高菴退東堂愛圓悟者惡高菴同高菴者異圓悟由是叢林紛紛然有圓悟高菴之黨

此節謂聽言須當審察謂愛與惡相返異與同有別此人人之恒情也惟有賢達高明不被其情之所轉昔圓悟和尙住雲居高菴禪師退東堂之時有一等愛圓悟者卽惡高菴又有同高菴者便異圓悟由是叢林中到處皆紛紛紜紜有圓悟高菴之黨類

竊觀二大士播大名於海上非常流可擬惜乎昧於輕信小人諂言惑亂聰明遂爲識者笑是故宜其亮座主隱山之流爲高尙之士也

此節言輕信必然成累竊觀二大士大士者有德之稱謂當代英賢志拔群類才出衆情弘道利生故稱大士此二老播揚大名於海內非泛常人物之可擬惜乎輕信小人諂媚之言以致惑亂自已之聰明遂爲有智識者所笑以此觀之爲人最難與其出世不如避世爲高宜乎亮座主與隱龍山之流誠爲高尙之士也〇亮座主西蜀人頗講經論因參馬祖發明大事隱于洪州西山更無消息至北宋政和間有熊秀才遊西山過翠巖謁思文長老文與秀才俱是鄱陽人故遣二力士輿送所經林壑草木蔭翳偶見一僧貌古神淸龐眉雪頂編葉爲衣坐于盤石如壁間畫佛圖澄之狀〇佛圖澄西域人左臂傍有一孔圍四五寸以帛塞之齋後就水邊取腸胃出洗之復納孔中夜則除帛讀經光照一室〇熊自謂曰今時無這般僧嘗聞亮座主隱于西山疑其猶在出輿跋踖而前曰莫是亮座主麼僧以手向東指熊方與二力隨手東看遂回視失僧所在時小雨初歇熊登石視其坐處猶乾躊躇四顧大息曰宿緣不厚雖遇而不遇也〇隱山卽潭州龍山禪師亦參馬祖發明心要後隱龍山一日洞山與密師伯遊山見溪流菜葉莫有道人居否遂撥草循溪行六七里忽見師在

菴前便問此山無路闍黎何處來洞曰無路且置和尚從何而入師曰我不從雲水來洞曰和尚住此山多少時師曰春秋不涉洞曰此山先住和尚先住師曰不知洞曰為甚麼不知師曰我不從人天來洞曰和尚得何道理便住此山師曰我見兩箇泥牛鬭入海直至如今絕消息洞山良久具威儀禮拜便問如何是主中主師曰長年不出戶洞曰如何是主中賓師曰青山覆白雲洞曰賓主相去幾何師曰長江水上波洞曰賓主相見有何言句師曰清風拂白雲洞山辭退師乃述偈曰三間茅屋從來住一道神光萬境閑莫把是非來辯我浮生穿鑿不相干自此焚菴遁入深山不知所在因號隱山△出世避世各有作用未可槩論以不出為高但輕信二字最要理會

此篇謂住持能遷善改過乃足為法則也

妙喜曰古人見善則遷有過則改率德循行思勉無咎所患莫甚於不知其惡所美莫善於好聞其過然豈古人之才智不足識見不明而若是耶誠欲使後世自廣而狹於人者為戒也

此節舉古法為戒古之人見人有善我即遷改而從之自家有過即時革除而悔之率遵修也遵修其德依操其行而每每常思勉其無過耳人之所患者莫甚於不知己之惡所美者莫善於好聞己之過如是愼謹豈古人之才智不足識見不明而如此耶非也誠欲使後世自尊自大而卑小于人者為戒也

夫叢林之廣四海之衆非一人所能獨知必資左右耳目思慮乃能盡其義理善其人情苟或尊居自重謹細務忽大體賢者不知不肖者不察事之非不改事或是不從率意狂為無所忌憚此誠禍害之基安得不懼或左右果無可咨詢者猶宜取法於先聖豈可如嚴城堅兵無自而入耶此殆非所謂納百川而成大海也與寶和尚書

此節明事當謹畏夫叢林建置之廣四海儕類之衆固非一人所能獨知必竟要假左右之耳目衆人之思慮乃能盡其經常之義理善其海衆之人

情若使主人尊居自重細末之事毫不放過大體段處忽略不經賢者竟不能知不肖者自不能察自已所行非處不知改衆人所作是處不肯從縱意妄爲全不忌憚如此誠爲滋培禍害之基本如何不畏若使左右之耳目衆中之思慮果無有可扣問者卽當取法則于先聖之成言豈可自封已見如嚴禁之城堅勇之兵竟無門無路而可入也耶卽此取法先聖亦一路也住持人若不能取法于先聖又豈得所謂收納百川而成大海之胸襟也△自滿自大妙藥難醫能革能遷聖域可躋學者不可不知此

此篇言擧人貴要端正可以救今時之利弊也

妙喜曰諸方擧長老須擧守道而恬退者擧之則志節愈堅所至不破壞常住成就叢林亦主法者救今日之弊也且諂佞狡猾之徒不知羞耻自能諂奉勢位結托於權貴之門又何須擧 與竹菴書

謂今諸方擧長老出世爲一方主人者必須要擧箇有道德節義及恬靜退守之人乃可當也蓋此人一擧出則其所守之志所存之節轉加堅固凡所至之處自然不破壞常住事事俱能完美成就叢林此亦是今日主法者具擇賢之能得賢人繼席正所以救今日之弊病也若是那一等諂佞狡猾之徒不知羞耻若使居其位必欲諂奉有勢位之人結托于權貴之門如是者用亦何爲則不必擧也△擧人者宜諦審諦思稍一不法其害非細關係亦非小可

此篇謂叢林擧人若合公論自無缺失也

妙喜謂超然居士曰天下惟公論不可廢縱抑之不行其如公論何所以叢林擧一有道之士聞見必欣然稱賀或擧一不諦當者衆人必慽然嗟嘆其實無他以公論行與不行也烏乎用此可以卜叢林之盛衰矣 可菴集

郡王趙令衿字表之號超然居士任南康嗣圓悟勤禪師○謂公論乃天下古今之正議不可廢也縱使勉强抑止之不行又怎奈公論何所以叢林中或擧一住持或立一首職若是箇有道德節義

之人聞見必欣然稱賀者公論也若舉道行不諦實之人衆人必慽然嗟歎之慽憂也其實無他以至公之論有行與不行故也烏乎以公論推之則可以卜知叢林將來之盛衰矣△大抵一切是非眞假不可固執有公論在公論在則天下之至正在矣

此篇明修身入道以節儉爲要也

妙喜曰節儉放下乃修身之基入道之要歷觀古人鮮有不節儉放下者年來衲子遊荊楚買毛褥過浙右求紡絲得不愧古人乎

世人爲貪毒所害累劫縈纏如今欲超凡入聖第一要放得下有節度能簡儉所謂頓捨塵勞便是修身之基入道之要也細看從上古人誰不是能節儉能放下者近年巳來衲子遊荊楚者便去買幾件毛褥氈子過浙右者便去買他些紡絲紬物如此行脚豈得不有媿于古人乎△此說搜盡時人放不下的弊病讀者當生慚愧

此篇教住持當存大體合公論也

妙喜曰古德住持不親常住一切悉付知事掌管近代主者自恃才力有餘事無大小皆歸方丈而知事徒有其虛名耳嗟乎苟以一身之資固欲把攬一院之事使小人不蒙蔽紀綱不紊亂而合至公之論不亦難乎與山堂書

謂古人立住持原只爲主持大法提獎衲子本不教親理常住事件一切所有悉付與知事人掌管此大體也于今作主人者自恃才力有餘凡事不論大小俱皆要歸于方丈掌管而知事者徒有其虛名而巳嗟乎苟以一身之資力固欲把持主張一院之事而欲使小人不來蒙蔽法令不致參差又要合于至公之論豈可得乎△凡事合公論至要也一涉私足爲小家氣象

此篇教學道須要及時光陰不可虛棄也

妙喜曰陽極則陰生陰極則陽生盛衰相乘乃天地自然之數惟豐亨宜乎日中故曰日中則昃月滿則虧天地盈虧與時消息而況於人乎

此節明陰陽迭變之理謂世間循環總不出陰陽

之數如純陽旣盡則一陰生于其下純陰旣極則一陽生于其下有盛有衰兩相乘除乃天地一定自然之數也惟豐亨宜乎日中○䷶上震爲雷下離爲火名雷火豐卦豐者大也以明而動盛大之勢也故其占有亨道焉然盛極將衰又有憂道焉聖人以爲徒憂無益但守常不至過盛故彖辭云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人乎況于鬼神乎蓋言豐盛難常以常爲戒也日中盛極則當昃昧月望盈極則有虧缺天地之盈虧尙隨時消息況人生于天地之間鬼神爲天地之氣豐盛之時以此爲戒欲人守中不至於過盛也

處豐之道豈容易哉陰死爲消陽死爲息

所以古之人當其血氣壯盛之時慮光陰之易往則朝念夕思戒謹彌懼不恣情不逸慾惟道是求遂能全其令聞若夫縱之以逸慾敗之以恣情殆於不可救方頓足扼腕而追之晩矣時乎難得而易失也鄉林書

此節見古人究心之切所以古人當年少血氣壯盛之時便自痛惜光陰之易去歲月固難留朝也念道夕也思道必謹必戒更加恐懼不敢恣縱于七情不敢放逸于五欲時時惟以守道爲心遂能保全生平之美名也若使放縱于五欲其身則縻壞矣恣蕩于七情其心則滅裂矣其危亡必至于不可救之地然後纔頓足扼腕追之晩矣足見時字最爲緊要時乎難得而易失也○李左軍謂韓信曰夫功難成而易敗時難得而易失謂時乎時乎不再來△古云難平者事也易失者時也若非從深定中融會過來畢竟究不到這等細密處愼勿輕易看過

此篇教學者名節當立而自思造入也

妙喜曰古人先擇道德次推才學而進當時苟非良器置身於人前者見聞多薄之由是衲子自思砥礪名節而立

此節以道德才學爲本謂古人揀選學者先擇道德須是見地明白德業正當次則方取他才學而進用須當其時倘不是美器將他置于衆人之前

見聞者多是輕之薄之也由是衲子自已思量必須琢磨操守名節而成立焉

比見叢林凋喪學者不顧道德少節義無廉耻識淳素爲鄙朴獎囂浮爲俊敏是故晚輩識見不明涉獵抄寫用資口舌之辯日滋月浸遂成澆漓之風逮語於聖人之道瞢若面牆此殆不可救也 與韓子蒼書

此節返顯人要實學比見叢林凋喪學者道不實學德不眞修少節義無廉耻返去譏誚性淳質素之人爲之鄙朴獎美囂頑浮薄者爲之俊敏是故晩輩識見不明猶如涉水捕魚獵山取獸的相似東抄卤寫謀聚些語言文字以爲實學用助口舌之辯今日滋培明日浸長久久之間遂成澆漓淺薄之風及至問他聖人之至道口似磉盤眼如瞢瞽四面不通如覩墻壁然如此等人殆乎不可救也○論語云子謂伯魚曰汝爲周南召南矣乎曰人而不爲周南召南猶面墻而立也歟言其一物無所見一步不可行也△學者所謂究心也得心而後可以合天下之異以爲同融萬類之疎以爲親抄寫之學徒喪光陰復何益也

此篇警後人各知所守以利人爲急也

妙喜曰昔晦堂作黃龍題名記曰古之學者居則巖穴食則土木衣則皮艸不係心於聲利不籍名於官府自魏晉齊梁隋唐以來始㧞招提聚四方學徒擇賢者規不肖俾智者導愚迷由是賓主立上下分矣

此節言當正名分謂昔日晦堂作黃龍題名記曰上古之學道者居則高巖深穴食則土菜木果衣則樹皮草葉不關心於聲利不投名於官府此眞天地間閑人也自曹操稱魏時司馬懿稱晉時蕭道成稱齊時蕭衍稱梁時楊堅稱隋時李淵稱唐時諸朝代巳來始創建招提聚四海之廣衆選有德者規正夫不肖令智慧者引導乎愚迷由是賓主立上下分矣

夫四海之衆聚於一寺當其任者誠亦難能要在總其大捨其小先其急後其緩不爲私計專利於人比汲汲爲一身之謀者實霄壤矣今黃龍以歷代住持題其名於石使後之來者見而目之曰孰道德孰仁

義孰公於衆孰利於身烏乎可不懼乎石刻

此節謂當全道德夫四海之多人聚集于一院擔荷此大任者誠非容易所能爲要在總其大綱捨其小節先其當急後其可緩更不爲私自作計事以利人爲要較之於切切爲自已一身謀受用者實如天地之隔矣今黃龍以歷代住持題其名勒之于石使後來繼住此者見而目之曰誰是有道德者誰是有仁義者誰能公于衆誰獨利于身烏乎爲住持者可不懼乎△者箇名字怕殺人難當難當若不愼思力行未免不失身于世津津爲人唾棄也

此篇謂舉首領須是其人否則無補於法門也

張侍郞子韶謂妙喜曰夫禪林首座之職乃選賢之位今諸方不問賢不肖例以此爲僥倖之津途亦主法者失也然則像季固難得其人若擇其履行稍優才德稍備識廉耻節義者居之與夫險進之徒亦差勝矣可菴集

曰夫叢林中首座之職乃人天眼目實是選賢才之位今諸方竟不管賢不肖一槩以此爲僥倖之津路藉此射名網利破壞規模亦皆是主法者之失于用人也雖則末法中本難得好人也須要擇其操履行事稍勝于人才力德業稍備于已要識些廉耻有些節義者居于此位方纔稱職比夫冐險競進之徒差可以勝些些也△近今居此位者尤然可耻法門大體不顧人間利害不知正猶蛇虎睥睨其傍蝦雀不顧其後也惜哉

此篇舉有德人爲後學之法式也

妙喜謂子韶曰近代主法者無如眞如喆善輔弼叢林莫若楊岐

此節雙標二美謂近代之主持大法者無有如眞如喆禪師善輔弼叢林者莫有過于楊岐和尙

議者謂慈明眞率作事忽略殊無避忌楊岐忘身事之惟恐不周惟慮不辦雖衝寒冐暑未甞急已惰容始自南源終於興化僅三十載總柄綱律盡慈明之世而後已

此節明輔弼之實行有議論者謂慈明爲人眞誠

緊率作事忽略無迴避無忌諱楊岐忘其身以奉其事惟恐一事不周全惟慮一法不具辦雖即衝嚴寒冒溽暑未嘗有急于愛惜自已生懈惰之容自慈明始受宜春太守黃守旦南源之請次受定林沙門本延道吾之請後遷石霜及福嚴終于興化諸刹且三十載總柄叢林紀綱法律以至盡慈明終世而後方止由此知其補弼之實也

如眞如者初自東包行脚逮於應世領徒爲法忘軀不啻如饑渴者造次顚沛不違色無疾言夏不排窻冬不附火一室翛然凝塵滿案嘗曰衲子內無高明遠見外乏嚴師良友尠克有成器者

此節明主法之淸嚴又如眞如者始自出家東包行脚做禪和子時至于出世領衆匡徒弘法忘身不止如饑渴者而求飲食相似造次者急遽苟且之時顚沛者傾覆流離之際當此之時不見有勃然而變其色疾然而出其語夏不排窻取涼冬不附爐求煖一丈室翛然無物自如唯凝塵滿案而已即此知其奉法之誠也嘗曰衲子家自已心內無高明遠見而外又乏嚴師良友罕有能成器者故當時執拗如孚鐵脚倔强如秀圓通諸公皆望風而偃嗟乎二老實千載衲子之龜鑑也 可菴記聞

此節總結楷模故當時執拗如孚鐵脚孚即長蘆應天永孚禪師嗣泐潭懷澄禪師靑原下十四世執拗者謂剛硬孤高不近人情也師行脚時夜至一旅邸有娼女爲母逼惑師趺坐達旦女告母母嘆曰眞佛子也師性好遊歷故叢林有平生孚鐵脚道價喧宇宙之語倔强如秀圓通倔梗也强孤硬也諸公者指同時出世諸知識見眞如與楊岐二師如此認眞皆望風而偃偃者仆也倒也○孔子曰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嗟乎以此而知眞如之與楊岐二大老實爲千載已下衲子之神龜寶鑑也○龜知未來之禍福鑑照現在之妍媸△自古德風拂人快有餘想至千百年猶淸涼不已人何其不爲也耶

此篇言爲法者不顧身義有所在也

子韶同妙喜萬菴三人詣前堂本首座寮問疾妙喜

曰林下人身安然後可以學道萬菴直謂不然必欲
學道不當更顧其身妙喜曰爾遮漢又顚耶子韶雖
重妙喜之言而終愛萬菴之語爲當記聞
謂三人同往前禪堂本首座寮問安本卽博山悟
本妙喜曰林下人身安然後可以學道萬菴直言
不廻互也以謂不然必欲造進此道不當要更顧
惜此身忘身乃可以學道也妙喜曰爾者漢又顚
耶卽今爾我來此原爲安慰病者之心又作與麼
說話子韶雖重妙喜之言而終愛萬菴之語以爲
切當當字去聲謂發言之中節也△妙喜以情通
爲言萬菴唯據理而論各有所見愼勿泥矣

此篇謂住持得衲子使法道隆而已事盡也

子韶問妙喜方今住持何先妙喜曰安著禪和子不
過錢穀而已時萬菴在座以謂不然計常住所得善
能樽節浮費用之有道錢穀不勝數矣何足爲慮然
當今住持惟得抱道衲子爲先假使住持有智謀能
儲十秊之糧座下無抱道衲子先聖所謂坐消信施
仰愧龍天何補住持子韶曰首座所言極當妙喜回

顧萬菴曰一箇箇都似你萬菴休去已上並見可菴集
子韶問妙喜曰于今叢林住持以何務爲先妙喜
答曰安著禪和子不過要銀錢米穀而已時萬菴
在座以謂不然若論錢穀有好執事計較常住所
有或多或少善能撙節撙節者量其所入度其所
出無使浪費用之有道則錢穀不勝其多矣何足
爲慮然當今住持惟得抱守道德之衲子最爲先
務假使住持人有智能有謀略能儲積十年之糧
座下若無得箇抱守道德之人先聖謂之坐消信
施仰愧龍天于住持者有何所補子韶美之曰首
座所言甚爲當理誠不謬爲人天眼目妙喜回首
顧視萬菴曰人之智識深淺不同一箇箇都像似
你萬菴休去默然領之也△聖賢應世原爲了一
大事因緣必以得人爲要不得人乃古人之隱憂
也

此篇謂主法者要自重不可率然而語也

萬菴顔和尙曰妙喜先師初住徑山因夜參持論諸
方及曹洞宗旨不已次日音首座謂先師曰夫出世

利。生素非細事。必欲扶振宗教。當隨時以救弊。不必取目前之快。和尙前日作禪和子。持論諸方。猶不可安。況今登寶華王座。稱善知識耶。先師曰。夜來一時之說。焉首座曰。聖賢之學。本於天性。豈可率然。先師稽首謝之。首座猶說之不已

江州東林萬菴道顏禪師。潼川鮮于氏子。嗣大慧禪師。曰。妙喜先師。初住徑山。因夜參。持論諸方法道有深淺不同。及論曹洞所立宗旨。說之不已。曹洞者。即撫州曹山本寂禪師。嗣洞山良价禪師。初離洞山。入曹溪禮祖塔。回吉州之吉水。衆響師名。遂請開法。師擬曹溪。凡所居處。立曹爲號。洞山之道。至師大弘。諸方推尊。故稱曹洞宗。次日音首座乃請先師。曰。夫出世本爲利益衆生。原非細事。必要扶持法門。大振五宗之教化。正好隨時以救末法之積弊。可也。不必要趂目前一時快意稱性而談。和尙昔日做禪子。持論諸方。猶不可。妄恐有失言之過。況今日已登寶華王座。弘宣大法。稱爲善知識耶。先師曰。昨夜偶爾一時之說耳。首座曰。爲聖賢之學。本出乎人之天性。豈可率然語耶。率然者。忽略也。先師稽首謝之。首座猶說之不止△首座有直言敢諫之誠。和尙有寬宏納諫之量。咸可以爲人天法式

此篇謂德人臨難猶爲人慕戀不已也

萬菴曰。先師竄衡陽。賢侍者錄貶詞。揭示僧堂前。衲子如失父母。涕泗愁歎。居不遑處。音首座詣衆寮白之曰。人生禍患。不可苟免。使妙喜平生如婦人女子。陸沉下板。緘默不言。故無今日之事。況先聖所應爲者。不止於是。爾等何苦自傷

此節示其素分。昔先師因侍郎張九成未第時。談及楊文公。呂微仲諸儒。所造精妙。皆由學禪而至。於是慕禪學。聞寶印楚明禪師道風。敬往參請。明舉栢樹子話。令時時提撕。一日聞蛙鳴。釋然契入。有偈曰。春天月下一聲蛙。撞破乾坤共一家。正恁麼時誰會得。嶺頭脚痛有玄沙。宋高宗紹興七年七月十一日。詔妙喜住徑山能仁寺。至紹興十一年。張九成與諸大夫輩。往謁。評議格物話。妙喜曰。

公祇知有格物不知有物格諸公茫然妙喜大笑公曰師能開諭乎喜曰不見小說載唐人有安祿山叛者其人先爲閬州守有畫像在焉時唐明皇幸蜀見之怒令使臣以劍擊之像首落時其人隱居陝西首忽然墮地公聞頓領深旨呈偈題于軒壁曰子韶格物妙喜物格欲識一貫兩箇五百妙喜重其悟入時爲上堂引神臂弓一發透過千層甲老僧拈來看直甚臭皮韈之句是時軍國邊事方議神臂弓之用右相秦檜以爲譏議朝政五月民佛日竄衡陽貶九成爲南康軍妙喜自紹興七年住徑山至十一年五月內貶衡州府衡陽縣也了賢侍者嗣大慧禪師錄貶詞揭示僧堂前揭示者高舉張示也衲子見之如失父母涕泗愁歎居處不安音首座往衆人寮中白之曰人生于天地間禍與患難原不可苟免設使妙喜平生如婦人女子但有閨門之志而無境外之心者又或如陸行水宿居于下位者緘封其口默然無語者故無今日之事況先聖如獅子尊者罹難二祖鄴都償債皆所當爲以示現于人者又豈止如此耶爾等何苦自傷自痛

昔慈明瑯琊谷泉大愚結伴參汾陽適當西北用兵遂易衣混火隊中往今經山衡陽相去不遠道路絕間關山川無險阻要見妙喜復何難乎由是一衆寂然翌日相繼而去廬山智林集

此節明欲見不難昔慈明瑯琊南嶽芭蕉菴大道谷泉禪師泉州人嗣汾陽昭禪師南嶽下十世瑞州大愚山守芝禪師亦嗣汾陽結伴參汾陽即汾州太子院善昭禪師大原兪氏子嗣首山念禪師南嶽下九世適當西北用兵時澤州潞安一帶屯兵無敢往者慈公六人不顧危阻渡榮澤河登太行山易衣混兵隊中露眠艸宿不辭勞苦而往參汾陽今徑山與衡陽相去不甚遠道路中本絕間關且無妨礙山川又無險阻一直可往要復相見于妙喜有何難乎由是大衆寂然明日相繼而去

△莊子曰豚子之不飼于死母非愛其形愛其使形者衲子之奔趨于衡陽德所致也

此篇謂評議人品須異跡原心不可以偶然貶抑論也

萬菴曰先師移梅陽衲子間有竊議者音首座曰大凡評論於人當於有過中求無過詎可於無過中求有過夫不察其心而疑其跡誠何以慰叢林公論

妙喜既貶衡陽因集正法眼藏三帙被人重譖復貶廣東潮州府梅陽縣未幾詔復彤服時四方虛席以邀不就紹興二十年十一月詔住明州阿育王寺二十八年詔再住徑山孝宗隆興元年八月初一日示寂宋時自秦檜專國士大夫名望者悉屏之遠方齟齬委靡不振之徒一言契合卽登正府仍止除一廳謂之伴拜稍出一言斥而去之不異奴隸也○此節言評人不可妄議衲子間有竊議者音首座曰大凡評論于人當于有過失之中求他一段無過失之理使人所有之過亦可改革豈可于無過失中返去求其有過此非理也夫不察妙喜集書之心而但疑再貶之跡誠何以安慰叢林之公論

且妙喜道德才器出於天性立身行事惟義是從其量度固過於人今造物抑之必有道矣安得不知其為法門異時之福耶聞者自此不復議論矣 智林集

此節明遇難必有道理且妙喜道德才器出于天性立身與行事惟義是從其豁達量度本過于人今天道故抑過之似必別有道理也安知此事不為法門他日之福耶聞者自此之後更不復議論矣△于有過中求人無過惟常不輕是其人徹是皆不可語于此者也

此篇教主者當以公正接人毋涉于私也

音首座謂萬菴曰夫稱善知識當洗濯其心以至公至正接納四來其間有抱道德仁義者雖有讐隙必須進之其或姦邪險薄者雖有私恩必須遠之使來者各知所守一心同德而叢林安矣 與妙喜書

謂稱善知識弘宣大法先當洗滌自已之心勿使有一毫染汚習氣存于胸中然後以至公之法至正之道接納于四來之學者其中若有抱守道德仁義者雖與他有些讐隙必須要推舉而進用之

其或所懷的是姦邪險薄者。雖與我有些私恩。必須要屏去而疎遠之。如是使四方來者。各知其已之所守。有德無德而後從焉。其間雖千人萬人。亦皆同一心而修德行。則叢林自然安泰矣。△剖斗折衡。只為自平至公至正。復何言哉

此篇教住持當正已利人存誠厚德也

又曰。凡住持者。孰不欲建立叢林。而鮮能克振者。以其忘道德。廢仁義。捨法度。任私情而致然也。誠念法門凋喪。當正已以下人。選賢以佐佑。推獎宿德。疎遠小人。節儉修於身。德惠及於人。然後所用執侍之人稍近老成者存之。便佞者疎之。責無醜惡之謗。偏黨之亂也。如此則馬祖百丈可侔。臨濟德山可逮。智林集

謂。既作住持為主法之人。誰不欲建立叢林光大門閭。然而竟少能有克振其家聲者。無別。以其人道未實。悟德不真。修加之。廢失仁義。捨擲法度。又兼私情而不改。致使其家聲不振也。果實有念法道凋零。門庭冷落。自當先正其心。以謙下于人。稠人衆中。選擇賢良端正之士。以為輔弼而佐佑之必須要推獎耆舊有德之者。疎遠小人無知之輩更加以節儉修吾身。以德惠施于人。然後身傍所用執侍左右者。要稍近于老成者存之。便佞者疎之。何故。責在無醜惡之譏謗。而免使偏邪黨類為之攪亂也。若能如此。即使馬祖與百丈之道。望可與之相齊。而臨濟德山之家聲。亦可與之相及也

○鎮州臨濟院義玄禪師。曹州南華邢氏子。嗣黃檗希運禪師。南嶽下四世。○鼎州德山宣鑑禪師。簡州周氏子。嗣龍潭崇信禪師。青原下四世。△理叢林者。守道藏德。乃公天下之大宗大本也。又能選賢遠佞。修身惠物。自然群英畢集。何患乎道之不行也

此篇教人知憂勞是良藥。禍患不可逃也

音首座曰。古之聖人以無災為懼。乃曰。天豈棄不穀乎。范文子曰。惟聖人能內外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內憂。古今賢達。知其不能免。嘗謹其始。為之自防。是故人生稍有憂勞。未必不為終身之福。蓋禍患謗辱雖堯舜不可逃。況其他乎。與妙喜書

古之至人每每見無災無患卽生恐懼乃自愧曰天道無私豈獨棄我之不穀乎穀善也不穀者不善人也又罪也謂我有罪天似棄而不憐我也范文正公有言惟聖人能于內外俱無所患自非聖人外身雖安而內心必憂古今賢人達士自知憂患不能免故營營以戒忍二度爲墻籬以禪定智慧爲鎧杖而自防也故人生于世稍有憂勞有患難未必不爲終身之福益人身之禍患世之謗辱雖堯舜至聖亦有不仁之謗不孝之辱尙不可逃況今人爲凡品乎△要知多勞多苦卽是刪欲除邪之鎡錤誠不可得勞苦中有無限受用宜深體究

此篇謂住持要行解相應勿苟名利也

萬菴顔和尚曰比見叢林絕無老成之士所至三百五百一人爲主多人爲伴據法王位拈槌豎拂互相欺誑縱有談說不涉典章宜其無老成人也

此節返顯叢林須仗老成之士謂比來所見叢林之中竟沒有幾多老練成實之人所至之處或三百或五百共居一院以一人爲主多人卽其伴侶也爲主者自無正見登據法王座上胡言亂語上首白椎長老豎拂大家打哄互相欺誑縱有些言談說話都是杜撰竟不涉于典章此皆由其無老成人隨情稱意而亂爲之也

夫出世利生代佛揚化非明心達本行解相應詎敢爲之譬如有人妄號帝王自取誅滅況復法王如何妄竊烏乎去聖逾遠水潦鶴之屬又復縱橫使先聖化門日就淪溺吾欲無言可乎

此節正明持法必欲行解相應夫出世利濟衆生本是代替如來宣揚法化的事若非明了自心洞徹根源行與解其互相應者豈敢妄自而爲之耶楞嚴云譬如有人妄號帝王自取誅戮況復出世的法王如不見到佛祖地位無眞實道德敢虛妄而竊取乎嗚呼去佛世愈遠矣而一種水潦鶴之屬到處稱揚稱鄭縱橫於世○昔阿難至竹林中聞有比丘誦偈曰若人生百歲不見水潦鶴不如生一日而得覩見之阿難聞已慘然歎曰世間眼

滅何期速乎煩惱諸惡如何便起違返聖教自生妄滅無有慧明常處癡暗永當流轉生死便語比丘此非佛語不可修行汝今當知二人謗佛一雖多聞而生邪見二解深義顚倒妄說有此二法爲自毀傷不能令人離三惡道汝今當聽我演佛偈若人生百歲不解生滅法不如生一日而得解了知爾時比丘卽語其師師曰阿難老朽言多錯謬不可信也汝還如前誦阿難後聞比丘復誦前偈問其故比丘具呈師言阿難思惟彼輕我言或受餘教卽入三昧推求勝德不見有能回挽彼意作是念言異哉異哉不復正也當墮三塗文出阿育王傳○仗先聖教化之門庭日愈下矣沉淪而沒溺也我豈得不言可乎

屬菴居無事條陳傷風敗教爲害甚者一一流布叢林俾後生晩進知前輩兢兢業業以荷負大法爲心如冰凌上行劍刃上走非苟名利也知我罪我吾無辭焉智林集

此節囑令荷負大法屬者值遇也正値菴居無事條陳者謂布列條章陳設法度以救末法之弊故我條陳者近今叢林中有許多傷風化敗教門爲害至甚者略陳數件以流布于叢林使後生晩進得知前輩主持者兢兢然如履薄氷而懼陷業業然如蹈劍刃而恐傷惟以荷負大法爲心非苟且圖其虛名貪其財利也知我者以吾言爲是罪我者以語言爲非是非之責吾豈敢辭焉○知我罪我者孔子作春秋以寓王法其大要皆天子之事知孔子者謂此書之作遏人欲于橫流存天理於既滅爲後世慮至深遠也罪孔子者以謂無其位而托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使亂臣賊子禁其欲而不敢肆則憾矣△要知古人一片血心總只教人做出世丈夫莫自陷其身豈有他哉

此篇言法久成弊愼勿以生滅爲心也

萬菴曰古人上堂先提大法綱要審問大衆學者出來請益遂形問答

此節明理所當然謂古人所以上堂者原爲要與學人抽釘拔楔先舉大法綱領要旨審問大衆看

衆中有會其意者否學者因不會其意故出衆請
求利益遂形之而有問答此自然之理也
今人杜撰四句落韻詩喚作釣話一人突出衆前高
吟古詩一聯喚作罵陣俗惡俗惡可悲可痛前輩念
生死事大對衆決疑既以發明未起生滅心也
此節明非理妄作今人不然長老先自杜撰四句
落韻譜的詩喚作釣他學者杜撰者杜塞也撰造
也述也言不通古法而自造也如杜光庭道士假
竊佛經而作道經也忽有一人突然而出衆人之
前高聲吟他古詩兩句喚作相罵的陣勢以爲法
戰有是理乎俗惡之極可悲可痛者總歎法道凋
零也竟不知前輩自已痛念生死不明乃最大之
事凡所到處放下腰包便來扣請師家或上堂小
參他即對大衆前決擇深疑既得發明已躬大事
何嘗有一毫生滅之心人我之見耶△此章說出
古今爲法者如明鏡在架令人無處逃遁學者可
不愼歟
此篇教主法者須知賓主之儀不可忽也

萬菴曰夫名行尊宿至院主人陞座當謙恭叙謝屈
尊就卑增重之語下座同首座大衆請陞於座庶聞
法要
此節先教如理謂凡有德行名望的尊宿知識至
院主人先須爲他陞座說法謂之引座必要謙和
恭順叙謝他降重之意或班序大小當屈尊就卑
說話益加用厚重之語說法訖下座同首座與大
衆請尊宿知識陞座庶者冀也有望聞于法要此
正理也
多見近時相尙舉古人公案令對衆批判喚作驗他
切莫萌此心先聖爲法忘情同建法化互相讚唱令
法久住肯容心生滅與此惡念耶禮以謙爲主宜深
思之
此節明不如理每見近時沿習相尙者學則古人
公案令他尊宿來對衆批評判斷勘驗他識見何
如有此禮耶後之爲主人者切忌莫萌此勝負之
心有傷風化先聖爲法念切彼此忘情本要同建
法幢興隆教化而必要互相讚唱令佛法久住世

間豈肯容心起生滅而與此惡念耶。況賓主之禮。原以謙下為主。此一節事當深思之△知識本欲與人解黏去縛。而返以法作弊。吾不知其是何心行也

此篇教接納外護須存大體勿節外生枝也

萬菴曰。比見士大夫監司郡守入山。有處次日令侍者取覆長老。今日特為某官陞座。此一節猶宜三思

此節明待外護之大體。謂比來見士君子與諸大夫及地方所監司之官。或是本郡太守因其事或有處分來入山中。知事頭首次日報侍者取覆長老。取覆者反白也。謂取士名通報長老也。今日特為某官長陞座。此一節事不可亂做。猶宜三思而行也

然古來方冊中雖載。皆是士大夫訪尋知識而來。住持人因參次略提外護教門光輝泉石之意。既是家裏人說家裏兩三句淡話。令彼生敬。如郭功輔楊次公訪白雲。蘇東坡黃太史見佛印。便是樣子也。豈是特地妄為取笑識者

此節謂士大夫來訪尋。然古來語錄中雖載有為官長上堂的事。要知皆是他士大夫慕道而來訪尋知識開發指示。住持因他來求參。語畢次後略提外護教門光輝泉石之意。他若是佛法中人。便向他說佛法中幾句無義味話。使彼增長敬信。如郭功輔楊次公訪白雲于舒州之海會○功輔事蹟見前○楊次公官至禮部。夜思無托。遂樂佛教。歷參十二員知識未契其旨。後聞白雲道風大振。往見之。值白雲為衆入室。夜至三更。公求見。雲弗之。公于窻外效鷄鳴。雲曰。不知時節之物惑亂諸方。即得令侍者擒來殺之。者扭入方丈。公鳴不止。雲作犬聲。公乃休。遂引頸于師前。雲執公鬚曰。長毛似尾。公曰。棄取毛尾時如何。雲曰。看鷄。公鳴一聲。雲搊住托開曰。鷄在籠裏討甚麼碗。遂閉却門。復召曰。次公。公應諾。雲曰。出籠也未。公無語。侍者云。相公且歇。來日再見和尚。公休去○東坡詣金山。值佛印與學徒入室次。印曰。此間無坐榻。坡曰。暫借佛印四大為坐榻。印曰。山僧有一問。居士道

得卽請坐道不得卽輸腰間玉帶子坡欣然曰便請印曰適來道暫借山僧四大爲坐榻祇如山僧四大本空五陰非有你向甚麼處坐坡不能答印召侍者收取玉帶永鎭山門印却贈以衲衣坡述偈曰病骨難堪玉帶圍鈍根仍落箭鋒機欲教乞食歌姬院故與雲山舊衲衣〇黄太史見佛印在禪牀上坐問雙林滅後誰爲佛海印發光印是誰印曰江南東瓜江北種江北西瓜江北栽史無語一夜不安次日飯間印云天地玄黄未見黄輪盤造闍未見堅如何是黄庭堅史起身拱立印曰我不問者黄庭堅史曰豈有兩箇印曰瞎云云如上諸公皆是自己爲道訪求而來是家裏人說家裏話便是橛子也豈是無知輩特地者無故也又不請你又不問你無故要上堂虛妄作爲得不取笑于識者△而今不止與他上堂還去多方攀仰惟恐不至俾萬菴聞之又不知作何說也

此篇教主者勿以法抑人須存古規也

萬菴曰古人入室先令挂牌各人爲生死事大踊躍來求決擇多見近時無問老病盡令來納降欵有麝自然香安用公界驅之因此妄生節目賓主不安主法者當思之

謂古來主法者煅煉學人要人入室先令侍者挂牌曉諭大衆學人各以生死事大他自然踊躍歡喜來求知識決擇疑滯此正理也多見近時叢林不管老者病者都要他來納箇降欵降疑者輸誠盡敬之貌設有不到者便謂不依規矩輕視方丈此何故也你果是個通天徹地的知識所謂有麝自然香何必要公然立其界限以制之強驅其來也因此謂之妄生枝節妄假條目以致賓主不安矣主法之人宜深思之△敬生于誠誠仰其德我果備德鬼神將來室何況人乎

此篇謂道源以法古尊先無所分別也

萬菴曰少林初祖衣法雙傳六世衣止不傳取行解相應世其家業祖道愈光子孫益繁大鑑之後石頭馬祖皆嫡孫應般若多羅懸讖要假兒孫脚下行是也二大士玄言妙語流布寰區潛符密證者比比有

之

此節明法源有自謂自有佛祖已來傳宣此道至
我震旦中以少林達摩大師爲始祖傳衣授法二
者雙行至六祖始謂衣乃爭端不復傳矣但取行
與解相應行說俱到者世其家業世者代代相承
也由是祖道愈見其光大子孫益見其繁茂大鑒
六祖之後石頭希遷禪師馬祖道一禪師皆面稟
親承于靑原南嶽是六祖之嫡孫正當般若多羅
懸遠之符讖謂要假兒孫脚下行是也〇達摩大
師得法後問般若多羅云當往何國而作佛事祖
曰汝雖得法未可遠往且止南天待吾滅後六十
七歲當往震旦施大法藥直接上根愼勿遠行衰
於日下又問彼有大士堪爲法器否千載之下有
留難否祖曰汝之所化獲菩提者不可勝數吾滅
度後六十七載彼國有難水中文布善自降之汝
至時勿住彼國唯好有爲功德不見佛理聽吾偈
曰路行跨水復逢羊路行跨水者謂遇梁武名衍
復逢羊者魏武帝是羌人獨自淒淒暗渡江謂摘
蘆的事日下可憐雙象馬日下卽洛陽可憐雙象
馬謂梁武魏武二株嫩桂久昌昌卽臨濟曹洞二
宗又云一百五十年有小難聽吾偈曰心中有吉
外頭凶心中有吉是周字外頭凶謂周武滅僧川
下僧房名不中川下卽太湖縣僧房名不中郎司
空山若遇毒龍生武子若遇毒龍明帝是武王之
父生武子卽武帝忽逢小鼠寂無窮忽逢小鼠謂
子年生宣帝大興佛法寂無窮者周爲楊堅滅稱
隋又曰却後林下見一人當得道果聽吾偈曰震
旦雖濶無別路謂馬祖道一也要假兒孫脚下行
卽石頭也金雞解銜一粒粟謂南嶽讓乃金雞縣
人供養十方羅漢僧謂馬祖是四川什邡縣羅漢
寺僧祖嗣南嶽之法故爾謂般若多羅懸讖石頭
馬祖爲曹洞臨濟之宗祖也二大士玄奧之言精
妙之語已流通于寰區之中矣潛符者謂暗合默
契于無言之表者也密證者明教曰密非不言而
暗證也眞密也謂外傳信衣內授密證乃吾佛祖
眞實秘密之法也每每有之者言符證之人恒有

也

師法旣衆學無專門曹溪源流派別爲五方圓任器水體是同各擅佳聲力行已任等閑垂一言出一令網羅學者叢林鼎沸非苟然也由是互相訓唱顯微闡幽或抑或揚佐佑法化語言無味如羮木札羮炊鐵釘飣與後輩皷嚼目爲拈古其頌始自汾陽暨雪竇宏其音顯其旨汪洋乎不可涯

此節明派別分流師家之法旣衆使學者所習無一定之法門故令曹溪源流一派而分之爲五矣宗雖分爲五家法則不異也如器有方圓水體無二然而五家各各專敎教化之門而各有佳聲又各各致力以行已任等閑之間或出一言或行一令網羅者收拾籠絡之意網羅四方學者叢林寔盛如鼎之沸然豈徒然哉由是五家互相訓唱顯其微妙闡其幽深或抑而奪之或揚而縱之無非是彼此佐佑以助成其法門教化而已凡所發之言皆是無義味語如羮木札爲羮如炊鐵釘作飣與後人皷嚼名之爲拈古以拈提古人之公案也

其所謂頌古者始自汾陽善昭禪師及明州雪竇重顯禪師遂州李氏子嗣智門光祚禪師靑原下九世自此二老大弘其音著顯其旨而所以發揮其意者汪洋浩瀚如大海之不可涯際亦皆出乎二老之宏才博學也

後之作者馳騁雪竇而爲之不顧道德之奚若務以文彩煥爛相鮮爲美使後生晩進不克見古人渾淳大全之旨

此節明變故失宗後來欲倣效其法强爲頌古者馳騁雪竇而作之馳騁者如二馬之並驅也竟不顧自已見解爲何如專以華美之言新鮮之句爲奇特而不知聖人之本旨失矣致使後生晩進不克見古人渾融淳厚大全之意旨

烏呼予遊叢林及見前輩非古人語錄不看非百丈號令不行豈特好古蓋今之人不足法也望通人達士知我於言外可矣

此節教以古爲法烏呼予曾行脚遊歷各處叢林及見他前輩尊宿非古人語錄必不肯看非百丈

號令必不肯行豈是特爲好古葢近時人不足以爲法則也如我作此說話惟望通人達士知我之意于言語之外斯可矣也△道味本是醍醐三變即成水矣味本求華渾淳大全之旨夫復何得

此篇教學者要豁達通情莫以偏見自蔽也

萬菴曰比見衲子好執偏見不通物情輕信難迴愛人佞已順之則美逆之則疎縱有一知半解返被此等惡習所蔽至白首而無成者多矣（已上並見智林集）

謂比來每見衲子好固執一已之偏見竟不通曉衆人之情纔有一言入耳不察其是非便自輕信一信決定雖以挽迴加之又喜人奉承于已順則歡悅而美近之逆則惱恨而疎遠之這般學者縱有一知半解返被此等惡見習氣所蔽到老不得成器者多矣△良醫用藥不在海方隨拈一味可以醒狂迷矣受用得者一篇百事可成

此篇摧邪顯正要人持誠存信也

萬菴曰叢林所至邪說熾然乃云戒律不必持定慧不必習道德不必修嗜慾不必去又引維摩圓覺爲證贊貪嗔癡殺盜淫爲梵行烏呼斯言豈特起叢林今日之害眞法門萬世之害也

此節謂邪說無知爲害不細謂如今叢林中正法無人舉揚而凡所到處多種邪謬之說如火之熾然而不息也乃曰戒律極爲繁雜拘束其身不必持也定慧是小果禪止息其心不必習也道德乃本有之物何必要修嗜慾乃人之常情何必要除恐人不信以爲魔言又引維摩經居士說大乘菩薩入諸婬舍示欲之過雖有妻子常修梵行等語又圓覺了義說一切障礙即究竟覺乃至諸戒定慧及婬怒癡俱爲梵行假此等說話以爲證據竟不知彼大權聖人示迹利生爲同事攝經意何等明白而外道邪人返以此誑人濫膺恭敬烏乎者般說話豈獨引發叢林今日目前之害實實爲法門千萬世之害也

且博地凡夫貪嗔愛慾人我無明念念攀緣如一鼎之沸何由清冷先聖必思大有於此者遂設戒定慧三學以制之庶可迴也今後生晚進戒律不持定慧

◆述疑迷

不習道德不修專以博學强辯搖動流俗牽之莫返予固所謂斯言乃萬世之害也

此節言凡夫惑重須假法化博地卽大地也貪者引取無厭又愛欲也由愛心計著而發瞋者忿怒之盛又剛烈也由心氣相作而發然心屬火氣屬金心火轉熾氣金轉剛故也癡者迷惑無知又愚昧也由輕慢恃已而發且世人之貪瞋愛慾人我無明念念不息猶如一鼎沸湯相似何由而得清冷先聖思念衆生三毒利害最難制伏必須用箇大有制伏之方然後可除故特爲凡夫興大慈悲作大利益遂設戒定慧三學以制之防非止惡曰戒止息諸緣曰定破惑證眞曰慧此三者乃入道之門也有此三法則三毒庶幾可挽迴矣今後生兒進戒律不持定慧不習道德不修專以博學强辯惑弄無智之人搖動流俗之輩一往捏怪牽去不自返我固所謂斯言乃萬世之害也

惟正因行脚高士當以生死一著辯明持誠存信不爲此輩牽引乃曰此言不可信猶鴆毒之糞蚶飲之水聞見猶不可況食之乎其殺人無疑也識者自然遠之矣與草堂書

此節明智者知非自然遠之惟有因心端正之人本分行脚具高舉遠見之志畢畢以生死一著子必欲辯明持其誠心守其正信自能不爲此輩牽人牽引乃曰此等妄談最不可信猶鴆毒鳥之糞如惡蛇飲之水聞見尙乎不可況欲食之乎若使一滴沾著其殺人無疑矣惟有智識之君子自能遠之△眞風既墜大僞斯彰誰不疾首痛心焉萬菴和尙如此激濁揚淸乃萬世之箴規也

此篇見主人嚴潔有禮所以上行下效也

萬菴曰艸堂弟子唯山堂有古人之風住黃龍日知事公幹必具威儀詣方丈受曲折然後備茶湯禮始終不易有智恩上座爲母修冥福透下金二錢兩日不尋聖僧才侍者因掃地而得之挂拾遺牌一衆方知蓋主法者淸淨所以上行下效也

謂草堂弟子惟獨山堂有古人之風化何以見知住黃龍日凡知事者或常住有公幹必先具威儀

往方丈受分付然後始備茶湯之禮以酬復之始終不易衆中有智恩上座爲母修冥福以追悼慈恩移下金二錢兩日竟不知尋有聖僧才侍者因掃地得之將金挂于拾遺牌上大衆見而皆知法令有在也此蓋知主法者清淨所以上既行而下必效也△釰金不顧拾金不取非難也而所難者在不欺瞞人耳

此篇見古人提持有道使人各知所守也

萬菴節儉以小參普說當供衲子間有竊議者萬菴聞之曰胡饕膏粱暮厭藜糲人之常情汝等既念生死事大而相求於寂寞之濵當思道業未辦去聖時遙詎可朝夕事貪饕耶眞牧集

萬菴節儉有以小參普說當供此眞供養以其持法眞認道實乃能如是衲子中間亦有私自議論者萬菴聞之曰大凡世人朝餐膏粱美味暮來便厭粗食此常情也汝等既然痛念生死莫大之事而來相求我于此寂寞山水之間則不可負汝之來意宜當以法爲食資汝慧命也汝等亦當思念道業未辦去聖時遙努力眞修方是丈夫志節豈可朝夕貪饕希圖口腹爲事耶貪財爲饕貪食爲餮△普賢菩薩凡設供養種種如須彌山尙謂諸供養中法供養最而今返欲竊議者眞饕餮之徒

此篇見機思至妙曉人如目覩也

萬菴天性仁厚處躬廉約尋常出示語句辭簡而義精博學强記窮詰道理不爲苟止而妄隨與人評論古今若身履其間聽者曉然如目睹衲子嘗曰終歲參學不若一日聽師談論爲得也記聞

萬菴和尙所禀之天性有仁慈又忠厚處己最爲廉約尋常出言開示于人言辭雖簡而義理至精學最廣記猶强善能窮究詳詰其中旨趣于理于事決不苟且而止息又不虛妄而隨人言說凡與人評論古今事理說得最淸白猶如自已親到其間使聽者了然如目所見衲子嘗曰我輩終歲參學不如一日聽師談論深有所得也△自家既到七通八達之地凡所發言自然如天繒妙綵見之必定晤目

此篇教人直心直行勿趨勢利也

萬菴謂辯首座曰圓悟師翁有言今時禪和子少節義勿廉耻士大夫多薄之爾異時儻不免做遮般蟲豸常常在繩墨上行勿趨勢利佞人顏色生死禍患一切任之卽是不出魔界而入佛界也法語

辯首座卽成都府昭覺寺大辯禪師嗣大潙法泰禪師南嶽下十六世謂我圓悟師翁有言今時禪和子旣少節義又勿廉耻所以士大夫多有輕薄之者自所致也汝輩他年後日儻或不免也要去做遮般手脚有足曰蟲無足曰豸要須常常在規矩正路上行甚不可趨求勢利作媚人之顏色至于生死禍患之際一切任之而無所却若能如是卽是不出魔界而入佛界也△有如是主宰也須是其人始得不然依舊隨他去也

此篇見道人不賁裝點惟在自適也

辯首座出世住廬山棲賢常攜一笻穿雙屨過九江東林混融老見之呵曰師者人之模範也擧止如此得不自輕主禮甚滅裂辯笑曰人生以適意爲樂吾何咎焉援毫書偈而去偈曰勿謂棲賢窮身窮道不窮艸鞵獰似虎拄杖活如龍渴飮曹溪水饑呑栗棘蓬銅頭鐵額漢盡在我山中混融覽之有媿月窟集

辯首座出世住廬山棲賢之時凡出山但攜竹杖著艸鞋過九江轉至東林混融長老卽普融知藏福州人得法于五祖演禪師南嶽下十四世在五祖典藏主凡人至則以閩語誦俚言人謂之混融一日見辯卽呵之曰師者人之模範也一學一止皆宜與人取法你者等行徑豈不自輕況且爲主人之禮大煞無體裁之甚辯笑曰人生以稱適其性卽爲樂也吾但率吾性而動止也何過咎焉乃援筆書偈而歸偈曰勿謂棲賢窮者箇窮境界誰能及得身窮道不窮取之不竭用之不盡草鞋獰似虎踏殺天下人拄杖活如龍極能興波作浪渴飮曹溪水一口吸盡饑呑栗棘蓬碎嚼無餘○楊岐示衆云透得金剛圈呑得栗棘蓬便與三世諸佛把手共行歷代祖師同一鼻孔其或未然參須眞參悟須實悟銅頭鐵額漢車載斗量盡在我山

中游泳自在混融老一見此偈甚有媿焉△威鳳俊鶻終非籬邊野雀所能企及

此篇教衲子宜修實行勿恃浮華也

辯公謂混融曰像龍不足致雨畵餅安可充饑衲子內無實德外恃華巧猶如敗漏之船盛塗丹雘使偶人駕之安於陸地則信然可觀矣一旦涉江湖犯風濤得不危乎月窗集

謂如世人所作相似之龍像者似也豈能興雲布雨又如所畵之餅豈可飽腹充膓此由其不眞也師以之喻禪者家論其道德內實無有而外面徒然恃著些華言巧語以哄弄于人此等人大似朽敗之船甚塗五彩裝點得極齊整又使箇土木做的偶人駕之安于陸地之上人見之誰不信以為美觀若使一旦泛之于江湖一觸著于風濤只好隨之而沒安得不危乎△者等錦心繡口一似楊花柳絮輕輕一點使人痛入骨髓不眞不實者未審作何去就

此篇謂主者作事當盡其誠勿擇利害也

辯公曰所謂長老者代佛揚化要在潔己臨衆行事當盡其誠豈可擇利害自分其心在我為之固當如是若其成與不成雖先聖不能必吾何苟乎月窗集

謂做長老者本是替佛祖宣揚法化貴乎潔己身心臨于大衆凡所有之事當質直無偽盡己之至誠不可揀擇其利害以分其心此事在我以至誠之心行之理應如此若論事之成與不成一有定數雖在古聖先賢尚不能必使之而成吾何能苟且而强成乎△一尺水一丈波令人下脚不得若說是容易話却行不去眞箇措置人于不可奈何之地

此篇要人尙淸廉而勿為虛飾也

辯公曰佛智住西禪衲子務要整齊惟水菴賦性冲澹奉身至薄昂昂然在稠人中曾不屑慮佛智因見之呵曰奈何藞苴如此水菴對曰某非不好受用直以貧無可為之具若使有錢亦欲做一兩件皮毛同入社火既貧固無如之何佛智笑之意其不可强遂休去月窗集

慶元府育王寺佛智裕禪師吳楚王之裔也嗣圓悟勤禪師○臨安府淨慈水菴端一禪師婺州馬氏子嗣佛智裕禪師南嶽下十六世謂佛智和尚住西禪時相隨衲子俱要威儀端肅衣帽整齊惟獨水菴一人所賦之性本冲虛而澹泊奉身至薄其志氣昂昂然在稠人衆中不自輕屑亦無憂慮昂昂者高舉自如之貌佛智見而呵之曰奈何蠢苴如此蠢苴者中州人謂蜀人不遵軌轍也水菴對曰端一非不好受用道云總是箇貧字無可以爲之得具齊也此一貧字大有主宰若使我有錢也好去做一兩件皮毛同入社火也好隨羣逐隊既貧固無可奈之何也佛智聞而笑之意知此人不在外貌上著脚不强使爲之也遂乃休去△衲僧家宜其念念在道如救頭然豈有閑工夫去裝點者速朽之具

此篇言制妄想須覺照之力也

佛智裕和尚曰駿馬之奔逸而不敢肆足者銜轡之禦也小人之强橫不敢縱情者刑法之制也意識之流浪不敢攀緣者覺照之力也烏乎學者無覺照猶駿馬無銜轡小人無刑法將何以絕貪慾治妄想乎

與鄭居士法語

先用喻明謂駿馬之性追風可及而不敢肆足奔逸者由有銜勒韁轡以禦之也小人最剛强橫暴而不敢恣縱情欲者由國法典刑以制之也人之意識如暴流猛浪而竟不敢攀引妄緣者由覺照之力也烏乎學者時中若無覺照實如駿馬無銜轡如小人無刑法復將何以絕諸貪慾而治諸妄想乎△事理雙彰無不入妙但時中有幾人能覺照者欲得不負古人完全自已何異星中揀月

此篇言住持之本末惟道德仁義推而廣之以完佛祖之道也

佛智謂水菴曰住持之體有四焉一道德二言行三仁義四禮法道德言行乃教之本也仁義禮法乃教之末也無本不能立無末不能成

此節先舉四法爲要謂作住持之大體有四法焉一道德二言行三仁義四禮法道德與言行乃教

化之根本也仁義禮法乃教化之枝末也無根本何以立乎身無枝末烏能成其事先聖見學者不能自治故建叢林以安之立住持以統之然則叢林之尊非爲住持四事豐美非爲學者皆以佛祖之道故

此節正明建立之故先聖見學者無識力不能自治故建立叢林使身有所歸又立一有道德節義者爲住持而統理之使學者性有所狥然則叢林衆中之所尊非尊爲住持之人要飮食衣服臥具醫藥四事俱豐美者非獨爲學者作受用也總皆爲欲人行持佛祖之道故尊之備之也

是以善爲住持者必先尊道德守言行能爲學者必先存仁義遵禮法故住持非學者不立學者非住持不成住持與學者猶身之與臂頭之與足大小適稱而不悖乃相須而行也故曰學者保於叢林叢林保於道德住持人無道德則叢林將見其廢矣實錄

此節方乃勸修道德是以善能爲住持者必先要尊崇道德謹守言行善能爲學者的必先要懷存仁義遵依禮法故住持人若無學者佐佑如孤掌難鳴豈獨能竪立耶學者若非住持教化如根苗不雨豈自能成就耶住持之與學者相須而不離須者資用也如人身之有臂頭之有足大小相適相稱而不逆乃相資用而行也故曰學者所保守者叢林而叢林所保守者道德住持人若不敬存道德謹守言行叢林將來必見其廢矣△如蝸如縷綿綿不絕只要持循道德秉權據令者寧不惕然于衷乎

此篇言生死乃人之大患當預爲處置可也

水菴一和尙曰易言君子思患而預防之是故古之人思生死大患防之以道遂能經大傳遠

此節言古人念念思道謂易經水火既濟卦云成德君子心中時時慮患而預先防之是故古之人思念生死乃吾人之大患故將聖人指迷之大道念念于心爲之隄防故所經濟必大所傳持必遠

今之人謂求道迂濶不若求利之切當由是競習浮華計較毫末希目前之事懷苟且之計所以莫肯爲

周歲之規者況生死之慮乎所以學者日鄙叢林日廢紀綱日墜以至陵夷顛沛殆不可救嗟乎不可鑑哉

此節言今人時時競利今之人則不然謂求道甚迂遠極曠濶難以應目前衣食之急到不如求其財利尤爲切當由是奔競成習侈其浮費用之奢華計較于毫釐細末只圖眼前之事而不存大計第懷苟求利養之心得一日便過一日欲求箇終歲之恒規尚未有也況有究生念死之慮乎所以學者見識日愈鄙陋叢林禮法日益凋殘紀綱號令日至隳墜陵夷者夷平也言法道之將頹如丘陵之漸平也顛沛流離殆不可救嗟乎有志之士可不一鑑照之哉△古云修德者矜細行圖治者憂未然況生死之至重至切者也人不重其所當重而返重其所不當重者迷中之倍人也

此篇謂學道心要極正勿涉于偏邪也

水菴曰昔遊雲居見高菴夜參謂至道徑挺不近人情要須誠心正意勿事矯飾偏邪矯飾則近詐佞偏邪則不中正與至道皆不合矣竊思其言近理乃刻意踐之逮見佛智先師始浩然大徹方得不負平生行脚之志與月堂書

言吾昔行脚到雲居時見高菴和尚夜參云至道徑直而挺特勢不近于人情學者要誠心正意以學此道勿事矯妄粉飾偏僻私邪矯飾與詐佞相近偏邪乃不中正此皆是人情與至道相返則不合矣我聞此言竊思之甚是有理乃銘刻于意而履踐之及至後來見佛智先師始得于一言之下浩然大徹皆本于此也由是方得不負平生行脚之志△要知刻意踐之正是得大徹大悟的根本多少人聞過去便置在無事甲裏如何得徹透

此篇戒人勿事貪求恐滋咎累也

水菴曰月堂住持所至以行道爲已任不發化主不事登謁每歲食指隨常住所得用之衲子有志充化導者多却之或曰佛戒比丘持鉢以資身命師何拒之弗容月堂曰我佛在日則可恐今日爲之必有好利者而至於自鬻矣因思月堂防微杜漸深切著明

稱實之言今猶在耳以今日觀之又豈止自警而已矣法語

臨安府淨慈月堂道昌禪師湖州寶谿吳氏子嗣妙湛慧禪師青原下十四世謂月堂和尚其性梗介爲住持日凡所到之處只以行持道法爲自已重任不遣發化主不登謁貴人指與旨同言每歲所需飲食之甘旨一皆隨常住恒產恒規之所得或多或少隨其豐儉而用之也衲子有見常住艱難欲爲化主者多却之不許或曰佛戒諸比丘每常晨朝托鉢乞食以資身命師何故拒絕之而不容耶月堂曰我佛在日則可到今日作此等事必有好利者乘其貪圖之固習廣費信心之重施必招將來苦報豈不是使人自賣其身非是益人而返爲害已我故不許爲緣事也水菴謂因思月堂防之細微杜絕漸進之弊此深而切著而明唐丘志曰安居慮危防微杜漸此古人憂之深慮之遠而防之於未然也吾聞此稱眞實之言至今猶然在耳若以今時叢林之住持與夫化募者百計搜尋又豈止自賣而已哉△禪和子是誰敢賣只好自賣但不知賣了的物事將爲何用返思之自有驚心萬斛

此篇見古人忘身爲法不憚勞苦也

水菴謂侍郎尤延之曰昔大愚慈明谷泉瑯琊結伴參汾陽河東苦寒衆人憚之惟慈明志在於道曉夕不怠夜坐欲睡引錐自刺歎曰古人爲生死事大不食不寢我何人哉而縱荒逸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是自棄也一旦辭歸汾陽歎曰楚圓今去吾道東矣西湖記聞

侍郎姓尤名袤字延之號遂初居士問道于水菴端一禪師水菴和尚引古人爲道眞切與尤延之說昔日大愚芝慈明圓谷泉道瑯琊覺結伴參汾陽昭禪師河東卽太原汾州所屬地値冬嚴寒衆人多畏憚之惟有慈明志力深廣念念在道曉夜不敢自縱生怠惰想每常夜坐力究此道設欲昏睡卽引錐自刺其股復歎曰古人爲生死事大日切於斯則忘其食夜切于斯則忘其寢我是何等

人才遠不逮古人而返縱其荒怠生放逸之心致使在生之日自無所益故無所益于時至死之後自無道行故無以聞于後實自慚之甚也及至異時功成業就一旦辭師歸去汾陽歎曰楚圓今既歸去吾道法亦隨之而東矣○昔山東丁寬學易於田何一日辭歸何曰吾道東矣△乘萬里雲衢大海水可謂孤風絕侶矣然千載之下猶凜然道骨

此篇教眞率爲人不可苟簡自恣也

水菴曰古德住持率已行道未嘗苟簡自恣昔汾陽每歎像季澆漓學者難化慈明曰甚易所患主法者不能善導耳汾陽曰古人淳誠尚且三二十年方得成辦慈明曰此非聖哲之論善造道者千日之功或謂慈明妄誕不聽

此節言道無難易而在人言古爲住持者先尊率已躬力行此道凡所當爲者未嘗苟且簡略而自生恣縱昔者汾陽每每歎息像季之時甚是澆漓學者實不易化慈明曰不難所憂者在主法之人不能善爲誘引耳汾陽曰上古之人賦性淳素而且誠篤尚要二十三年工夫方得成辦此件大事豈容易耶慈明曰此非聖賢之至論若是肯發勇猛力究眞參善能深造此道者只消千日之功便自七通八達矣或謂慈明狂妄虛誕之言不足以爲聽

而汾地多冷因罷夜參有異比丘謂汾陽曰會中有大士六人奈何不說法不三秊果有六人成道者汾陽嘗有頌曰胡僧金錫光請法到汾陽六人成大器勸請爲敷揚西湖記聞及僧寶傳

此節證其靈應而不妄且汾地近北多冷有夜立而足破血流者因罷止夜參忽有一異比丘乃聖僧也謂汾陽曰今會中有大士六人奈何止參而不說法言訖即自隱去過後不尙三年果有六人成道者即慈明大愚瑯琊谷泉法華舉天勝泰汾陽嘗有偈曰胡僧金錫光請法到汾陽六人成大器勸請爲敷揚△獅是獅行象是象步安有跛脚驢能蹈波涉海跨倒神州耶

此篇因弟子而顯師家之高尚也

投子清和尚畫水菴像求贊曰嗣清禪人孤硬無敵晨昏一齋脇不至席深入禪定離出入息名達九重談禪選德龍顏大悅賜以金帛力辭者三上乃嘉歎眞道人也艸木騰煥傳予陋質炷香請贊是所謂靑出於藍而靑於藍者也見畫像

舒州投子山義清禪師嗣水菴一禪師南嶽下十七世畫水菴和尚幀子仍請求贊水菴贊曰清禪人吾嗣也其人之孤硬世無能與敵者每日只是一齋無餘食也脇不至席惟兀坐也深入禪定離出入息見定之深也於禪定中有出入息則不名深定名聞達於九重謂天子之居有九重也談禪選德謂召入選德殿中問道也龍顏大悅賜以金帛若有錫即受不爲高也力辭者三上乃嘉歎凡屬人君皆稱曰上此指宋孝宗也嘉歎投子爲眞道人天子一言不惟法門有幸致使草木皆騰煥而發光矣傳予陋質復炷香而請予贊吾無所置喙焉如子者是所謂靑出於藍而靑返過于藍者也○荀子勸學篇靑色乃由藍而染其色返深於藍弟子學不輟而勝于師乃後賢勝前賢也△會說話者所謂入室操戈不資餘力者般手筆是最不易得的

此篇謂利生全在得人非獨力能化也

水菴曰佛智先師言東山演祖嘗謂耿龍學曰山僧有圓悟如魚之有水鳥之有翼故丞相紫巖居士贊曰師資相可希遇一時始終之分誰能間之紫巖居士可謂知言矣

此節明師資道合佛智先師言東山演祖嘗謂耿龍學曰山僧有圓悟如魚之有水鳥之有翼此見其得人之相孚也有水乳針芥之相合如魚有水者乃劉玄德得武侯時雲長翼德皆不悅玄德云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願君請無復言重孔明以曉二人也丞相張浚字德遠號紫巖居士紹興初拜封爲和國公問道于圓悟勤禪師嘗爲贊曰凡師資之相可相得授受相應可謂千載之奇逢而不多遇如雲龍風虎之一時也始終相契有

一定之素分是誰得而間隔之哉紫巖居士可謂知人之言也師資者師乃人之模範爲人之長訓物之規資者助也助發已身之行業又師以道傳于弟子弟子資學於師非卽謂師徒也

比見諸方尊宿懷心術以御衲子衲子挾勢利以事尊宿主賓交利上下欺侮安得法門之興叢林之盛乎與梅山潤書

此節明上下相欺比及也及見諸方尊宿巧用心術以御衲子御使用也而衲子所挾者唯勢與利以事尊宿致使主賓所交者皆利也上下所懷者皆欺也如此又安能得法門之興叢林之盛乎△師資相契處有刀斧劈不開之勢苟上下欺侮求其不喪心背理足矣安得有投契若是乎

此篇引昔人以教子尊道濟世爲急務也

水菴曰動人以言惟要眞切言不眞切所感必淺人誰肯懷昔白雲師祖送師翁住四面叮嚀曰祖道凌遲危如累卵毋恣荒逸虛喪光陰復敗至德當寬容量度利物存衆提持此事報佛祖恩當時聞者孰不感慟

此節明言切而能動人謂爲主者其感動乎人之言貴要眞實要切當言若不眞實切當縱能感人必定膚淺誰人肯相懷慕也昔日白雲師祖送演師翁住四面時叮嚀囑付曰祖道凌遲凌遲者凋敗也其危殆眞如累卵也○晉靈公建九層之臺三年不成有臣荀息諫曰臣能累十二棊子又加九卵在其上公曰危哉息曰不危公造九層之臺三年不成男不耕女不織其危甚矣公聞之遂止毋莫也謂切莫恣縱其心荒其道而逸其行虛喪光陰必敗自已之至德更當以寬宏之量容納于衆利人存人實爲至緊時時提持此一大事報佛祖之深恩乃吾願也老祖如是所囑當時聞者孰不感動而慟念之

爾昨來召對宸庭誠爲法門之幸切宜下身尊道以利濟爲心不可矜已自伐從上先哲謙柔敬畏保身全德不以勢位爲榮遂能清振一時美流萬世予慮光景不長無復面會故此切囑見投子書

此節明德全而能利物。以下乃水菴和尚語投子。曰汝昨來聖天子召對宸庭。宸庭乃天子北辰之宮也。誠為法門之幸。事切宜屈己尊行此道。要以利人濟物為心。不可矜誇自己以恃聲勢也。你試看從上先德。誰不是謙柔敬畏保其身全其德者。先哲雖有勢位。而自不以為榮顯。所以得清聲振揚於當世。美名流播于萬代。豈不為成始成終之大丈夫耶。吾老矣。如晨星曉月。慮光景不久。恐將去無復面會之期。故爾切切囑公也△至人一片舌。是轉凡成聖的妙藥。說到極眞極實處。不覺令人心如水洗

此篇出陳古人天資奇異。以行道建立為心也

水菴少倜儻。有大志。尚氣節。不事浮靡。不循細檢。胸次岸谷。狥身以義。雖禍害交前。不見有殞穫之色。住持八院。經歷四郡。所至兢兢業業。以行道建立為心。淳熙五年。退西湖淨慈。有偈曰。六年灑掃皇都寺。瓦礫翻成釋梵宮。今日宮成歸去也。杖頭八面起清風。士庶遮留不止。小舟至秀之天寧。未幾示疾。別衆告

終行實

倜儻者。卓異也。謂雅致慷慨。瀟灑無羈也。言水菴和尚年齒少稚之時。便能倜儻自若。生來有遠大之志。而又能高其氣節。不事習浮華。不檢校毫末。胸襟濶大。如高岸。如深谷。不可涯量也。徇從也。唯以身從義。雖有極大的禍害交攻于前。不見有殞穫之色〇儒行篇云。不殞穫於貧賤。註云。如籌殞而飄零。似禾穫而枯槁也。又殞者。如有所墜。穫者。如有所割刈也。乃困迫失志之貌。住持八處叢林。經歷四郡。教化凡所到之處。無不自存兢兢業業之心。以行道教化建立叢林為己任。淳熙五年退西湖淨慈。上堂說偈曰。六年灑掃皇都寺。瓦礫翻成釋梵宮。今日宮成歸去也。杖頭八面起清風。士庶強欲遮攔稽留而不止。乃以小舟至嘉興秀水縣之天寧寺。未久示疾。別衆告終△哲人君子骨頭節節皆香。立在人前。使人慕羡不已。涎唾咽盡

此篇教學者當遵先聖禮法。不可隨情越矩也

月堂昌和尚曰。昔大智禪師。慮末世比丘驕惰。特製

規矩以防之隨其器能各設攸司主居丈室衆居通堂列十局頭首之嚴肅如官府居上者提其大綱在下者理其衆目使上下相承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率從是以前輩遵承翼戴拳拳奉行者以先聖之遺風未泯故也

此節明前輩遵行不背謂昔日百丈大智禪師每慮末世時人性多驕奢而又懶惰何能成就無上妙道故特製規矩以隄防之隨其人之器量才能各以一事與伊掌執爲主者居于方丈衆居則通堂耳于衆人之間開列作十局頭首即兩堂首座書記藏主知客都管監寺副寺維那典座各各所掌之職嚴令恭肅如官家之有法度森嚴也爲主者居于上提持其大綱法令也爲職事者居于下分理其衆目事務也使上下各相承接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統率而相從焉此百丈之始創也以是前輩遵承其所製之典型與建立之禮法無不翼翼恭敬而頂戴拳拳服膺而奉行之也此皆由先聖所遺來之風化猶然而未泯絕故耳

◆狠墾狠

比見叢林衰替學者貴通才賤守節尚浮華薄眞素日滋月浸漸入澆漓始則偷安一時及翫習既久謂其理之當然不謂之非義不謂之非理在上者惴惴然畏其下在下者睽睽然伺其上平居則甘言屈體以相媚悅得間則狠心詭計以相屠獪成者爲賢敗者爲愚不復問尊卑之序是非之理彼既爲之此則傚之下既言之上則從之前既行之後則襲之烏乎非彦聖之師乘願力積百年之功其弊固則莫能革矣與舜和尚書

此節舉時弊縱情違理比來所見叢林道衰法替參學者只以通些才學爲貴重以守節義爲卑賤所尊尚者是虛浮華飾所輕薄者是眞實朴素由此日滋月浸漸漸不覺便入澆漓澆者沃也漓水入地也始則不過上下偷安於一時之際及狎翫慣習已久反以謂理該如是人之才識必要通節義不必守可也竟不知如此所行非義也非理也惴惴者憂也在上者既是苟利偷安常懷憂悶以畏其在下者之檢點睽睽者斜視貌在下者亦苟

利違心常行窺探以候其在上者之過隙閒暇無事之際則甘言美語卑顔屈體以相諂媚而取豫悅少間背後則狠心詭計以相屠猶宰殺曰屠殺戮曰猶皆謀害之意或于事有能成立者即謂之賢若于事少有乖違者便謂之愚竟不問于人有尊卑智愚之次序于事有是非善惡之道理先一人既如此行後來者必去倣傚在下者既已狂言亂語在上者竟相從而不敢違前者作俑之後者蹈襲之總不察道理之何如也烏呼到者般時事若不是賢聖之師乘宿生大願更要積百年之化功方能轉攝乃可入道不然其弊惡堅固而不能革除矣△遺風凋喪敗弊紛然上下一皆以虛文飾貌相處何能還復先聖之製也

此篇見授受不苟愼重其道也

月堂住淨慈最久或謂和尙行道經年門下未聞有弟子得不辜妙湛乎月堂不對他日再言之月堂曰子不聞昔人種瓜而愛甚者盛夏之日方中而灌之瓜不旋踵而淤敗何也其愛之非不勤然灌之不以時適所以敗之也諸方老宿提挈衲子不觀其道業內充才器宏遠止欲速其爲人遽審其道德則淫汙察其言行則乖戾謂其公正則邪佞得非愛之過其分乎是正猶日中之灌瓜也予深恐識者笑故不爲也北山記聞

謂月堂和尙住淨慈多年未有嗣續法道者或問曰和尙行道已經多載門下未聞有付受弟子承紹宗旨者豈不辜負妙湛師乎福州雪峯妙湛思慧禪師錢塘俞氏子嗣法雲善本禪師青原下十三世月堂不對他日再言之月堂曰子不聞昔日有人種瓜愛之至甚欲其速成之盛夏者謂于六七月極猛熱之時當日正中而澆灌之其瓜不唯不速長而能茂未及退步瓜則淤敗枯瘁矣此何故也其愛之非不殷勤由灌之不及時適所以返成敗壞矣如今之諸方老宿作養提挈諸衲子輩亦然竟不觀他道德福慧充足否又不顧他才智器度遠大否止要速令他出來做人及至出頭之際審他的道德則淫泆穢汚而不堪察他的言行

則乖違背戾而不當說他有公正其實私邪便佞而無耻事事總皆虛浮如此得非愛之過其分乎此正似日中之灌瓜者無異也予深恐爲識者所笑故不作此虛妄付授之事也△金鍮之不可也錦繡之不可也然則何物方可只要四字足以克選道德言行

此篇見古人敬師重道至誠之甚也

月堂曰黃龍居積翠因病三月不出眞淨宵夜懇禱以至然頂煉臂仰祈陰相黃龍聞之責曰生死固吾分也爾參禪不達理若是眞淨從容對曰叢林可無克文不可無和尙識者謂眞淨敬師重法其誠至此他日必成大器北山記聞

謂黃龍和尙居積翠時因病三月不愈未出方丈眞淨至午夜誠懇禱祝于三寶前以至頂上然香臂間灼燈以作供養仰祈神力陰相致助使師病愈則法有所賴也黃龍聞而責之曰生死固吾定分苟可免乎爾爲參禪衲子不通曉道理亦至於此眞淨從容對曰叢林可以無我克文必不可無和尙禱祝之意法源所係也識者謂眞淨敬師重法其誠切至此則他日之成大器不待言也△此事非他人使能爲之一皆出于誠信今時之敬師重法之心總皆如波頹瀾倒矣痛哉

此篇言以至誠待人而道自行也

月堂曰黃太史魯直嘗言黃龍南禪師器量深厚不爲事物所遷平生無矯飾門弟子有終身不見其喜怒者雖走使致力之輩一以誠待之故能不動聲氣而起慈明之道非苟然也一本見黃龍石刻

山谷居士嘗言黃龍和尙器深不可測量廣而有容不爲一切事物之所遷變一生來作事無矯詐無修飾在門下久居弟子有終身不見師有喜怒之色者雖于走使致力之輩一皆以誠心待之無二意也所以他全不動聲氣而自然振起慈明之道法豈苟且徒然而致哉△黃太史述黃龍和尙生平行實太似一座須彌山撼搖不動所以從古迨今猶令人感愧交集也

此篇見古人臨難不苟視死如歸也

月堂曰建炎已酉上巳日鍾相叛於澧陽文殊導禪師厄於難賊勢既盛其徒逃去師曰禍可避乎卽毅然處於丈室竟爲賊所害

此節明師遇難不可避建炎宋高宗年號已酉上巳日上巳卽三月三鍾相乃賊名紹興五年洞庭湖鍾相作亂自稱天皇大王傷殘人民得張俊官兵敗死澧陽卽湖廣常德府澧陽州文殊導禪師困于難師于建炎三年春示衆擧臨濟將滅囑三聖因緣曰正法眼藏瞎驢滅臨濟何曾有此說今古時人皆妄傳不信但看後三月果至明年三月鍾相兵至其徒欲與師南奔師曰學道所以了生死何得避之毅者剛也果決也師卽毅然處于丈室俄而賊至師曰速當見殺快汝心志賊擧槊刺之血皆白乳賊大驚引席覆之而去

無垢居士跋其法語曰夫愛生惡死人之常情惟至人悟其本不生雖生而無所愛達其未甞滅雖死而無所畏故能臨死生禍患之際而不移其所守師其人乎以師道德節義足以教化叢林垂範後世師名正導眉州丹稜人佛鑑之嗣也一本見廬山岳府惠大師記聞

此節判師節操必當法無垢居士跋其法語曰夫愛生惡死乃世人之常情惟至理之人悟知本來不生雖生而實無所愛達其本來不滅雖死而實無所畏故能臨死生患禍之際雖白刃加身而終不移其所守之道卽導禪師是其人也以師生平所存之道德節義足可以教化于叢林垂範于後世又何況此末後一段神迹也師名正導眉州丹稜徐氏子佛鑑之嗣也△有曰禍當趨避君子之風範也有曰禍不可避丈夫之作略也如導師曰速當見殺快汝心志則視身固如浮雲視死亦等兒戲足見學道之有驗如此

此篇言本色師家極能針人之病使之得至道也

心聞賁和尙曰衲子因禪致病者多有病在耳目者以瞠眉努目側耳點頭爲禪有病在口舌者以顚言倒語胡喝亂喝爲禪有病在手足者以進前退後指東劃西爲禪有病在心腹者以窮玄究妙超情離見爲禪據實而論無非是病

台州萬年寺心聞曇賁禪師永嘉人嗣育王介諶禪師南嶽下十六世四明太守以雪竇請師主之師辭以偈曰閙藍方喜得抽頭退鼓而今打未休莫把乳峯千丈雪重來換我一雙眸○此節言造道不真師一日示衆曰如今衲子因學禪而返致病者極多有一種人病在耳目者以瞠眉努目側耳點頭將者些瞎弄便喚作六根門頭放光動地以爲是禪有病在口舌者以顛言倒語胡喝亂喝哄弄愚夫說者箇是剿絕葛藤最爲直指以爲是禪有病在手足者以進前退後指東劃西便謂之不涉咽喉唇吻格外之家風以爲是禪有病在心腹者以窮玄究妙超情離見便去閉却眼睛只顧向鬼窟裏作想謂之離相離名以爲是禪若據真實是佛祖所指示的第一義諦而論此等總皆謂之病也

惟本色宗師明察幾微目擊而知其會不會入門而辯其到不到然後用一錐一劄脫其廉纖攻其搭滯驗其真假定其虛實而不守一方便昧乎變通俾終蹈於安樂無事之境而後已矣實錄

此節明師眞不妄惟有本色宗師明眼道者自能明察於極微極細之地纔一相見便曉得他是會的他是不會的纔一到門即辯知此爲到家者此爲未到家者然後于未會未到的與他痛處下一錐深處用一劄使纏綿不斷之廉纖一時脫去凝結不開之搭滯盡情攻發更要驗其所得之眞假定其所行之虛實如其不然須別用方便不是死守一法昧其利人之變通必竟要使學者蹈于安樂無事之境大休大歇之場而後已方纔是本色師家濟人之作略也△拘方用藥殺人無疑須看何等人受何等病以何等方下何等藥始是良醫然而病雖無盡藥亦無窮一味用香蘇散決非醫家妙手

此篇教人勤學聚德去虛取實爲根本也

心聞曰古云千人之秀曰英萬人之英曰傑衲子有智行聞於叢林者豈非近英傑之士邪但能勤而參究去虛取實各得其用則院無大小衆無多寡皆從

其化矣

此節言取人須識其誠古云積千人之秀氣于一已方謂之英積萬人之英才于一身方謂之傑凡衲子有智慧德行之名聞之于叢林者豈非是近于英傑之人耶但只自能去其虛假存乎眞實各有智行隨得而用之如是則院不在大小衆不在多少皆可以從其化矣

昔風穴之白丁藥山之牛欄常公之大梅慈明之荊楚當此之時悠悠之徒若以位貌相求必見而詒之一旦據師席登華座萬指圍繞發明佛祖叔世之光明叢林孰不望風而靡剡前輩皆負環偉之材英傑之氣尙能區區於未遇之際含耻忍垢混世同波而若是況降茲者歟

此節明非時宜當自重風穴延沼禪師錢塘餘杭劉氏子嗣南院慧顒禪師南嶽下七世白丁地名在郢州多小人風穴因寇亂隱居數年人無知者牛欄即山名在燕京東北藥山隱居于此法常禪師襄陽鄭氏子見馬祖後隱于鄞縣南七十里大梅山慈明未出世時寓迹于荊楚間此四老當其未遇之時凡世間悠悠之徒見之亦不過一泛常之師而已若以位求猶在學地若以貌取亦似常人所以見者多忽慢之詒者慢也一旦龍天推出據于師席登寶華王座萬指圍繞發揮顯明佛祖之道叔世即末法也于末法之際建大光明幢諸方叢林孰不望風而偃且前輩皆負環偉奇大之材環與瑰同瓌瑰次玉又偉也偉者奇也大也而又有英傑之氣稟此所謂天降斯人尙且于碌碌未遇之際亦常含人之羞耻忍人之汙垢混于人世同其波流而如此況下此者歟

烏乎古猶今也此猶彼也若必待藥山風穴而師之千載一遇也若必待大梅慈明而友之百世一出也蓋事有從微而至著功有積小而成大未見不學而有成不修而先達者若悟此理師可求友可擇道可學德可修則天下之事何施而不可古云知人誠難聖人所病況其他乎與竹菴書

此節謂品操總在力學烏乎古之人猶今之人也

此之世猶彼之世也若必欲待如藥山風穴乃可以爲師千載始得一遇也若必欲待如大梅慈明可以爲友百世方能一出也此亦不必若是也葢事先本從于隱微而至於顯著功有以些小而至廣大亦皆積累而成未見世有不學而能成不修而先達者若悟此必學必修之理則師不待高而可求友不待奇而可擇道不待時而可學德不待人而可修則天下之事頭頭法法何施而不可爲也由此而知在人不在法古云知人誠難聖人所患又況其他乎△佛非生成聖是人作若欲分聖凡論今古又隔却了自已孰非堯舜但患其力弗銳耳

此篇謂至道不繁變之即成弊也

心聞曰教外別傳之道至簡至要初無他說前輩行之不疑守之不易

此節明道本不易謂教外別傳者言此道人人本來自具三藏聖教詮註不到別有拈花一機是謂別傳心要也此事至簡而不繁至要而切當初祖傳至震旦但曰行解相應初有何說前輩尊承此道行之無所疑守之無所變

天禧間雪竇以辯博之才美意變弄求新琢巧繼汾陽爲頌古籠絡當世學者宗風由此一變矣

此節明宗風初變天禧是宋三帝眞宗年號雪竇具有宏辯博學之才美其意思更變欺弄向古人意中求其新鮮琢磨奇巧繼續汾陽爲頌古籠絡當世學者籠絡者如鳥之在籠馬之羈絡不得自由祖師風化由此一變矣

逮宣政間圓悟又出已意離之爲碧巖集彼時邁古淳全之士如寧道者死心靈源佛鑑諸老皆莫能迴其說於是新進後生珍重其語朝誦暮習謂之至學莫有悟其非者痛哉學者之心術壞矣

此節謂流入義學宣政乃宋八帝徽宗年號圓悟禪師又出自已之意將雪竇顯公之頌古評釋之提唱之分之名爲碧巖集碧巖山名圓悟和尚居此作評唱故置此名比時尙有諸方大老能超今越古者皆道德淳全之士如寧道者卽潭州開福

道寧禪師歙溪汪氏子嗣五祖演禪師南嶽下十四世又如死心靈源佛鑒輩皆莫能挽廻他評唱之說于是新進法門後生晚學見此評論有義路可求皆珍惜以尊重其說朝誦暮習謂之至學莫有箇學人悟此以爲非者痛哉學者之心體道術皆爲義學所害不可救也

紹興初佛日入閩見學者牽之不返日馳月騖浸漬成弊卽碎其板闢其說以至祛迷援溺剔繁撥劇摧邪顯正特然而振之衲子稍知其非而不復慕然非佛日高明遠見乘悲願力救末法之弊則叢林大有可畏者矣與張子韶書下出廣錄

此節方明救正紹興是宋十帝高宗年號佛日寺名是大慧和尙之道場閩卽福建見學者被一本碧巖集牽引習學而不能止馳騖皆奔走義日馳一日月奔一月愈行愈遠浸漬如水之潤物已成弊病所以大慧和尙親往福建卽碎燬其板復出示語以闢其說故能祛遣學者之迷執拯援學者之沉溺剔削其繁撥置其劇劇者增也甚也摧邪顯正使別傳之道特然而振起之由是衲子稍知其非而不復羨慕此書也然則非妙喜之高明遠見乘大悲普濟之願救末法義學之弊則叢林大有可畏者其混亂可知矣△古人之意非不善也但恨學者習之不以時棄本逐末故致罪于師佛日乃待法不待人正爲圓悟老人顯發光明之無際也

此篇見美器固自生成非心思可擬也

拙菴佛照光和尙初參雪堂於薦福有相者一見而器之謂雪堂曰衆中光上座頭顱方正廣額豐頤七處平滿他日必爲帝王師孝宗皇帝淳熙初召對稱旨留內觀堂七宿待遇優異度越前來賜佛照之名聞於天下記聞

慶元府育王山佛照德光禪師臨江軍彭氏子嗣大慧杲禪師南嶽下十六世初參雪堂和尙於薦福寺有相士一見而歎曰此美器也卽謂雪堂曰衆中有光上座生成人也試觀他頭顱項骨方而且正額卽額頤卽頷也額廣而頤豐又加兩手兩

足兩肩及項七處俱皆平滿此人他日必爲帝王之師孝宗皇帝淳熙初召師見對杲稱帝心留于內觀堂七宿其欵待相遇甚爲優勝而特異之度越卽超過也超過從前已來帝王禮師尊法之誠賜佛照之名聞於天下△我見一等人生出幾多奇異心想要望去作國師而不知五鳳樓猶高在

此篇謂道不可以智愚論惟得其人而成之也

拙菴謂虞允文丞相曰大道洞然本無愚智譬如伊呂起於耕漁爲帝王師詎可以智愚階級而能擬哉雖然非大丈夫其孰能與焉

允文姓虞名尹字彬甫十歲時善賦詩詞有驚人語後孝宗時拜爲相置翹村舘舍以筵四方賢士

拙菴謂丞相曰凡選賢之道在人之德而不在名位上論且大道之體空洞無私品質于人原無愚智譬如伊尹傷中國無賢君歎斯道不行隱耕有莘之野以樂堯舜之道有莘古城名在開封東五十里湯三往聘之拜爲相自曰世無成湯之君則終于有莘之野必不枉道而求從也○又如呂望東海人姓姜名尙字子牙釣魚于寶雞縣之磻溪周西伯將出獵卜之曰所獲者非熊非羆非彪非虎覇王之輔既出獲姜尙于渭水之陽與語大悅乃曰自吾先君太公甞言當有至人適周子莫是乎尙曰然曰太公望子久矣故號太公望立以爲師封爲呂侯後佐武王伐紂胡曾詩云岸艸靑靑渭水流子牙從此獨垂鈎當時未入非熊兆幾向斜陽歎白頭此二人者可謂朝爲田舍郞暮登天子堂矣豈可以智愚階級而能比擬之哉雖則不以智愚論若非伊呂如是之大丈夫其孰能及焉△大道本不可以智愚論而得道者反出于智愚之表若必以智愚論道其得者無幾矣

此篇言至人自重起居不二也

拙菴曰璇野菴常言黃龍南禪師寬厚忠信恭而慈愛量度凝遠博學洽聞常同雲峯悅遊湖湘避雨樹下悅箕踞相對南獨危坐悅瞋目視之曰佛祖妙道不是三家村古廟裏土地作死模樣南稽首謝之危坐愈甚故黃太史魯直稱之曰南公動靜不忘恭敬

眞叢林主也幻菴集

野菴祖璇禪師嗣大潙果禪師南嶽下十八世常言黃龍南禪師所賦之性寬厚忠信其身至恭至肅而慈愛于人象且量度凝遠博學多聞常同雲峯悅和尙遊湖西湘陰時避雨于樹下悅箕踞相對箕踞卽長伸兩足以兩手按膝上其形似箕南和尙獨危然而坐悅卽瞋其目而視之曰佛祖微妙之道原不是那三家村古廟裏的土地你作者死模樣做麼南公稽首謝之然後仍更危坐而復愈甚故黃太史魯直稱之曰南公動靜不忘恭敬眞果是叢林主人也△卽此眞見寬厚其性凝遠其量無些毫執相悅公如是琢磨眞良友也

此篇謂學道以智覺爲先失之則亂矣

拙菴曰率身臨衆要以智遣妄除情須先覺背覺合塵則心蒙蔽矣智愚不分則事紊亂矣晝監寺書

凡衲僧家率身臨于大衆之中要以智慧爲先導至于遣妄想除情識又須以覺照爲根本若使背了覺照合於塵境此心卽蒙蔽矣若于大衆之中智愚不能分別則于事必紊亂矣△只此數語大似三百斤擔子無人挑得起有力者試挑看

此篇見古人智量深妙主賓皆有道也

拙菴曰佛鑑住太平高菴充維那高菴齒少氣豪下視諸方少有可其意者一日齋時鳴楗見行者別器置食於佛鑑前高菴出堂厲聲曰五百僧善知識作遮般去就何以範模後學佛鑑如不聞見逮下堂詢之乃水蓋菜蓋佛鑑素有脾疾不食油故高菴有愧詣方丈告退佛鑑曰維那所言甚當緣惠懃病乃爾嘗聞聖人言以理通諸礙所食既不優於衆遂不疑也維那志氣明遠他日當柱石宗門幸勿以此芥蔕逮佛鑑遷智海高菴過龍門後爲佛眼之嗣

昔佛鑑住太平時高菴當維那高菴年雖少而志氣甚豪下視諸方尊宿似無有人可當其意者一日鳴楗鍾將受齋時忽見行者別以一器置食于佛鑑前高菴未審其爲何物卽出衆厲聲曰五百僧善知識做遮般行止不知將何以模範于後學佛鑑默然如不聞其聲不見其色及至下堂去詢

問之乃水壅菜蕋佛鑑素來有脾疾不敢食油故耳高菴即有愧遂詣方丈告退佛鑑曰維那所言甚是當理緣惠懃病故乃爾嘗聞聖人言惟以理能遁諸礙今我所食者既不勝過大衆人何所疑哉維那志氣甚是高明遠達他日當爲宗門之棟梁支撑大法如磐石之固也幸勿以今日些小之言而自鯁逆也芥帶刺鯁也如骨不下咽謂人直言難受如鯁骨留咽也又望人豁略曰幸勿芥帶及佛鑑遷主智海高菴即過龍門後爲佛眼之嗣

△高菴氣魄雄厲能于萬人叢裏奪標若非佛鑑有天空海潤之量賓主必有間隙矣

此篇謂與官人論道要去他知解使超然直入也

拙菴曰大凡與官員論道酬酢須是剗去知解勿令他坐在窠窟裏直要單明向上一著子妙喜先師嘗言士大夫相見有問即對無問即不可又須是箇中人始得此語有補於時不傷住持之體切宜思之 與興化普菴書

住持人大凡與護法宰官評論至道于一酬一酢之間莫涉連纖須是剗削他心知意解毋令坐在葛藤窠裏直要單提直指與他發明向上一著子乃是衲僧體段妙喜先師嘗言凡與士大夫相見有問必要如法相對無問則不必强與之言至于談論之時又須知是道法中人始得與他說箇中話不然說無益也先師此語實有補益于今時庶不傷住持之體凡爲主法者于此一節切宜思之

△多見近時接待士大夫不管他信不信只顧和盤子遁將去爭奈渠棄如涕唾可咲可咲

此篇誨主人當善養士使法門光大也

拙菴曰地之美者善養物主之仁者善養士今稱住持者多不以衆人爲心急己所欲惡聞善言好蔽過惡恣行邪行縱快一時之意返被小人就其好惡取之則住持之道安得不危乎 與洪老書

譬如世間土地之膏腴者必能生長良苗爲住持者之有仁慈必能保養智士此一定之理也今時之稱爲住持者多不以仁愛保持大衆爲心每以己之所好以爲急務凡有善言厭惡不肯聽受自

已過惡都將掩飾一切不正之事任意而行縱快目前一時之意由是被一輩小人乘其機縛迎就已之好惡而取得之也如此者則住持之道安得不致危險乎△以仁愛養士天下之至當也竊權私用喪心背理幸毋蹈其故轍喪不旋踵也

此篇謂鋒鋩不可太露恐招傷闕也

拙菴謂野菴曰丞相紫巖居士言妙喜先師平生以道德節義勇敢爲先可親不可疎可近不可迫可殺不可辱居處不淫飲食不溽臨生死禍患視之如無正所謂干將鏌鎁難與爭鋒但虞傷闕耳後如紫巖之言幻菴記聞

昔丞相紫巖居士言妙喜和尚平生修身治心惟道與德故此身既正而有節則此心亦正而合義凡時有所作爲亦皆以勇銳果敢爲先所以其爲人也如孔子儒行篇言士但可親而不可疎只可近而不可迫寧可殺而不可辱禮記云居家不淫飲食不溽淫流蕩也恣縱貪味曰溽即使臨于生死禍患之間視之如無操持如此正所謂干將鏌鎁誰能與之較鋒利哉虞憂也但恐有不測之患爲傷闕耳後果如紫巖之言○按孝子傳云楚襄王夫人夏乘涼抱鐵柱感孕生一鐵塊王令匠者干將造劍三年乃成雌雄二劍匿雄持雌進王王秘之匣中每聞悲鳴王問羣臣臣曰劍有雌雄鳴者雌憶雄耳王大怒欲誅干將將知必死藏劍于屋柱中其妻名鏌鎁有孕將産干將以簡囑云曰出戸東南山有松松生于石劍在其中又云汝若生男長而告之其妻後果生男眉間有赤點因名眉間赤至年十五問母曰吾父安在母出簡示云汝父枉被誅戮赤聞大怒日夜思惟與父報讎遂出戸三反望山松不見悶臥堂中忽見堂壁松柱省之剖而得劍王預夢一小兒眉間有赤言報父讎王懼出令凡能擎眉間赤或得首者當厚賞之赤聞逃入山中忽遇樵客見而問曰子莫非眉間赤否答曰然客曰吾甑山人近聞王令拘子子定難逃何不將子頭共劍付吾吾爲子報讎赤曰幸甚遂將劍自刎其頭與客客將劒隱于身持頭進

王王大喜客曰勇士之首恐有後患當以油烹之王甚喜遂設油鑊烹之三晝夜不爛口目開合如生客請王視乃出劍揮王頭落于鑊中于是二頭相囓客恐亦頭不勝遂自刎頭助之三頭相囓俄頃俱爛羣臣不可識別分其湯肉瘞之故通名三王墓在汝南府宜春縣△吹毛利刃須待巧力磨之造化若不砥礪則鈍滯矣

此篇教住持要賢德者佐之則道乃大也

拙菴曰野菴住持通人情之始終明叢林之大體嘗謂予言爲一方主者須擇有志行衲子相與毗贊猶髮之有梳面之有鑑則利病好醜不可得而隱矣如慈明得楊岐馬祖得百丈以水投水莫之逆也 幻菴集

言野菴和尙爲住持極善通人情保始愼終又能明知叢林大體嘗謂予言爲一方主者必須要選擇有志力廣大道行精進之衲子相與輔揚而贊助之毗輔也若得好人輔佐則爲住持者如髮之有梳面之有鑒凡所有一切利病好醜皆不可得而隱之矣如慈明得楊岐無事不周馬祖得百丈無法不圓此皆心心相應猶若以水投水豈復更有違逆哉△賢智者置其前若日辯蒼黃手數奇偶何弊迹之可隱則使住持之道恢弘無際矣

此篇教學道須盡底蘊乃可鑒深知遠也

拙菴曰末學膚受徒貴耳賤目終莫能究其奧妙故曰山不厭高中有重巖積翠海不厭深內有四溟九淵欲究大道要在窮其高深然後可以照燭幽微應變不窮矣 與覲老書

謂末法時人不肯深究本源所學者皆皮面上工夫耳○東京賦云末學膚受貴耳賤目膚皮膚也皮膚之受言無深學也外受淺薄內實無有貴耳者喜于聽聞賤目者懶于看讀謂纔聽得別人幾句澹話便自以爲得雖有前人教誡之言竟不過目如此者必不能窮究到至深至妙之地故云山不厭高惟其高所容亦廣其中有重巖積翠之幽奇也海不厭深惟其深所納亦厚其間有四溟九淵之浩瀚也四溟卽東西南北之四海也水黑色謂之溟○九淵列子云鯢旋之潘爲淵止水不潘

爲淵流水之潘爲淵濫水之潘爲淵沃水之潘爲淵氿水之潘爲淵雍水之潘爲淵汧水之潘爲淵肥水之潘爲淵是爲九淵淵者深也止水也水盤旋處爲淵學者欲究明大道必竟要窮其極高極深然後自能炤燭幽微應用權變無窮之妙自然得矣△賁耳賤目時人通病其能究深知遠陶鑄堯舜者乃天生之間氣也

此篇言聖賢之學貴在持久乃無過失也

拙菴謂尤侍郎曰聖賢之意含緩而理明優游而事顯所用之事不期以速成而許以持久不許以必進而許以庶幾用是推聖賢之意故能亙萬世而持之無過失者乃爾幻菴集

謂聖賢所立之本意貴在含緩而使道理開明又貴在優游自如而令事務彰顯凡所用之事不要倉卒期以速成惟許人以持久爲要不許以必然競進而許人以庶幾近之也如能用是功夫推詳聖賢之意得其鄭重持久之法故能通亙萬世而持守之乃保其無有過失故能如是也△聖賢之意多生造就豈是躐進得的果欲達聖賢之意須辦一片劫石心肝做去自有萬古不磨之功也

此篇以古語誡人冀其遵信而奉行也

侍郎尤公曰祖師已前無住持事其後應世行道迫不得已然居則蓬蓽取蔽風雨食則麤糲取充饑餒辛苦憔悴有不堪其憂而王公大人至有願見而不可得者故其所建立皆磊磊落落驚天動地

此節明至人以道自樂尤公述妙喜之言教誡時人曰祖師已前原沒有立住持之事待後出來應化世間行持此道皆是人尊其有道逼迫不得已而始出世然所居只是蓬蓽織荊爲門○儒行云儒有一畝之宮環堵之室蓽門圭竇蓬戶甕牖取其遮蔽風雨而已食則粗糲取其充足饑餒而已○每每自樵自種辛苦其身憔悴其心外面似有不堪之憂然形貌雖勞而道德實充王侯公卿有願欲求一相見而不可得者故此前輩凡有所建立皆磊磊落落如衆石之崩落而無阻也此皆喻大人之相無物滯於胸中如干戈叢裏橫身直過

荊棘林中擺手便行脚跟下無五色線舌頭上無十字關鼻端無泥痕眼中無金屑生平作用乃能驚天動地也

後世不然高堂廣廈美衣豐食頤指如意於是波旬之徒始洋洋然動其心趦趄權門搖尾乞憐甚者巧取豪奪如正晝攫金不復知世間有因果事

此節謂愚夫競習浮華後代人則不然矣高堂廣廈美衣豐食頤頷也但動其頤揮其指顧眄擧止之間無有不如意者由是有一輩波旬魔者之徒貪求無厭洋洋然動其心洋洋者流蕩之貌趦趄權門趦趄者欲行而不行也搖尾乞憐更其甚者百般巧取恃勢豪奪猶如正晝攫金不顧有傍觀者攫爪取也○列子云昔齊人有欲金者淸旦衣冠之市適鬻金所竊金而去金主捕之曰人皆在焉爾何攫人之金答曰正取金時不見有人以此言世人但貪其利而忘其耻見其利而忘其害也只知妄求竟不復知世間有善惡因果之事也

妙喜此書豈特爲博山設其拈盡諸方自來習氣不遺毫髮如飮倉公上池之水洞見肝膈若能信受奉行安用別求佛法 靈隱石刻

此節尤公因之以勸勉妙喜和尙此書豈獨獨爲博山所設其實拈盡了諸方長老自來所懷之習氣一絲一髮皆不遺失如人得飮倉公上池之水洞然能見肝膈與諸肺腑若人能信受妙喜此語不必更別求諸佛法也○滄公上池之水古史云薰越之東有扁鵲姓秦名緩渤海郡人故稱滄公少時爲舍長客張桑君見扁鵲獨奇常勸遇之出入十餘年一日與鵲私坐間語之曰予有藥方今年老欲傳與公公勿洩漏鵲敬諾君遂出懷中藥與之示以上池之水服之上池即竹木上露水三七日當自見物盡取藥方授之忽不見始悟其爲仙人也鵲如其言服之三七日能視垣外一方人物後視病洞見五臟癥結故特以胗脉遂得名耳

△感古傳今字字皆從大悲心裏流出幾人能加額信受也

此篇謂爲主者要謙恭持法使後輩有所取則也

其一作之

侍郎尤公謂拙菴曰。昔妙喜中興臨濟之道。於凋零之秋。而性尙謙虛。未甞馳騁。見理平生。不趨權勢。不苟利養。甞曰。萬事不可佚豫。爲不可奢態。持蓋有利於時而便於物者。有其過而無其功者。若縱●其奢佚。則不濟矣。不肖佩服斯言。遂爲終身之戒

此節擧昔言爲戒。中興者。謂廢而復興也。如光武中興漢業。昔日妙喜和尙中興臨濟之道。于落末凋零之秋。而所稟之性。其崇尙者唯謙唯虛。雖是見道幽深。而未甞馳騁自負。生平以來。不肯趨承權勢之人。不苟且貪求利養。甞言世間萬事不可縱情悅意而爲。須用勤勞而作之也。又不可以奢華驕態而持。須是節儉而用之也。世事散漫。原非一種。蓋有一般事業能利于時而與物相便者。又有一種事務作之。祇益其過而無其功者。若使一皆以奢華佚悅而爲。則于事必不濟矣。不肖佩服斯言。遂以爲終身之戒

老師昨者遭遇主上。留宿觀堂。實爲佛法之幸。切冀不倦悲願。使進善之途開明。任衆之道益大。庶幾後生晩輩不謀近習。各懷遠圖。豈不爲叢林之利濟乎

然侍者記聞

此節勸力行其道。老師昨者頼遇聖上殊恩。留宿于內觀堂。誠爲佛法中之大幸事也。切冀莫倦悲心。勿忘慈願。使人間進善之路。益見其開明。令衲僧任衆之道。愈加其廣大。庶幾後生晩輩各知趨向。自然不謀小近之習。各懷遠大之求。豈不爲叢林之利益而遍濟羣生耶。△述妙喜和尙胸襟豁達。爲自已大戒。轉以勸行悲濟。爲後人法式。眞庖丁妙手也

此篇教人當知所習宜崇乎體也

密菴傑和尙曰。叢林興衰。在於禮法。學者美惡。在乎俗習。使古之人巢居穴處。澗飮木食。行之於今時。則不可也。使今之人豐衣文采。飫粱嚙肥。行之於古時。亦不可也。安有他哉。習不習故。夫人朝夕見者爲常。必謂天下事正宜如此。一旦驅之就彼去此。非獨生疑而不信。將恐亦不從矣。用是觀之。人情安於所習。駭其未見。是其常情。又何足怪與施司諫書

慶元府天童密菴咸傑禪師福州鄭氏子嗣應菴華禪師南嶽下十七世曰大凡叢林之興衰果何所致也無他在于禮法之有無而已若使主人端正法令肅齊上下之情通而叢林自見其興苟若返此必然衰矣學者之美惡亦非別法在于風俗之所習若平時習之于善則爲美習之于不良則爲惡彼古之人以巢爲居依穴而處澗而飲木而食者一時所習各以爲安若使今人行之則斷斷乎不能爲也以今人之豊衣文采飫粱嚼肥必欲使古人亦如是作更不可也此豈別有一道使古今之人大相逕庭之如是耶非也總只在人之習與不習之故耳夫人從朝至暮所見所聞以爲常事便謂天下之事本當要如是作爲乃是箇當然之事設若一旦有人驅遣他却此豊衣文采就彼之草衣木食非獨生疑而不信將恐必不從其所遣也用是觀之人情安于平時所習驚駭其未見未聞者蓋常情耳又何足爲之怪△學者于靜深午夜中清心返照看我之所習是何等光境得何等受用久之自然寒生骨肋也

此篇教人守中晦迹勿惑於聲利也

密菴謂悟首座曰叢林中惟浙人輕懦少立子之才器宏大量度淵容志向端確加以見地穩密他日未易言但自韜晦無露圭角毀方瓦合持以中道勿爲勢利少枉即是不出塵勞而作佛事也與笑菴書

臨安府五雲悟禪師苕溪吳興人密菴和尚語之曰叢林中惟獨有浙中人輕忽懦弱少有能卓立者子雖浙人且才力與夫器質皆宏大矣加以量度淵深容納一切志氣高尚端嚴確實衆之見道地步甚是穩密他時後日其發揚未可容易言也但自己更要韜光晦跡不要露其圭角須是毀方瓦合可也○儒行云儒有博學而不窮篤行而不倦慕賢而容衆毀方而瓦合寬裕有如此者註云如陶瓦者其初則圓剖而爲四其形則方是爲毀其圓而爲方合其方而爲圓蓋于涵容之中未嘗無分辯也此所以教人勿偏于一邊但持之中道又要不爲勢利所屈若能如此即是不出塵勞而

能作諸佛事隨寓而安無不裕如也△才器宏見地穩已超凡品若能涵容不枉則入聖矣

此篇謂賢不肖當擇宜自慎也

密菴曰應菴先師嘗言賢不肖相反不得不擇賢者持道德仁義以立身不肖者專勢利詐佞以用事賢者得志必行其所學不肖者處位多擅私心妒賢嫉能嗜慾苟財靡所不至是故得賢則叢林興用不肖則廢有一於斯必不能安靜見岳和尚書

曰應菴先師嘗言賢不肖二者相反為主人者當須擇識若是賢者他自能持道德守仁義以立身不肖者本無廉恥專以勢利詐佞用事賢人一得其志必要行他所學之道德仁義不肖者一處其位多專一已之私心而且嫉賢妒能嗜慾苟利無所不為是故得賢者則叢林必興用不肖者使法度便廢此等小人若有一箇于眾中攪亂擾害于叢林使內外俱不能安靜矣△古人出言立義元為要人持正道識大體賢不肖非一定不易者在人之所習也若甘心為世所棄其誰之過歟

此篇教主人于三事不可不知也

密菴曰住持有三莫事繁莫懼無事莫尋是非莫辯住持人達此三事則不被外物所惑矣慈侍者記聞

作住持有此三莫須當識取凡叢林中百事叢積少不得一一調攝將去切莫要畏懼懼則事不了也或時無事內外閑靜恬然自得切莫要尋尋則返多累也凡是非于我種種順逆一切任之切莫要辯辯則羣機生也住持達此三者自然不被外物迷惑矣△三箇莫字處置多少妙理只是難于受用受用得外物何能惑我哉

此篇謂人之隱惡甚於傾邪不可不深加檢察也

密菴曰衲子履行傾邪素有不善之迹者叢林互知此不足疾惟眾人謂之賢而內實不肖者誠可疾也與普慈書

衲子尋常所履踐行持之事不甚端正平素以來有不善之形迹者一切人互相知之此不足以為惡何也本非器也惟獨有一種眾人皆謂之賢而此人內實不肖此誠可疾可惡之甚也△人賢我

而我自不肖必死之症縱扁鵲臨門無下手處良可惜也

此篇言人存性須要渾厚不可妄陳管見也

密菴謂水菴曰人有毀辱當順受之詎可輕聽聱言妄陳管見大率便佞有類邪巧多方懷險詖者好逞私心起猜忌者偏廢公議蓋此輩趨向狹促所見暗短固以自異爲不羣以沮議爲出衆然既知我所用終是而毀謗固自在彼久而自明不須別白亦不必主我之是而訐觸於人則庶可以爲林下人也

師謂水菴曰人有毀謗耻辱于我者當順其來意而忍受之不可輕易纔聽得他所有言語便自妄陳幾多意想此小見也管見者于管中窺天見之不廣也此言人之知識暗短無高明遠見恐傷法體大槩便佞之人原有黨類邪巧之輩心術多端懷險詖者詖不平之言又佞也謂有險佞之人必有諂佞之語故好逞私心起猜疑忌憎謂忘人大恩記人小過是已非人故偏廢公論蓋此等之人趨向最狹促所見極暗短以執迷已見遠異于人便謂是超羣以沮壞衆人之議不與衆人同情便謂之出衆是所以異于君子也然既知我之所運用者是道是理而所毀謗適爲他自謗自毀也久而自明不須更要與之分別明白亦不必主我之是以攻訐觸忤于人如是則庶幾可以爲林下之有道人也△人情易發而難制惟怒爲甚能順受其辱先聖皆以爲賢則彼小人輒致自謗自毀也

此篇言人能至誠向道雖愚即是其器亦可用也

自得輝和尙曰大凡衲子誠而向正雖愚亦可用佞而懷邪雖智終爲害大率林下人操心不正雖有才能而終不可立矣見簡堂書

杭州淨慈自得慧輝禪師會稽張氏子嗣天童正覺禪師靑原下十六世曰大凡衲子胸中至誠而所趨向者皆爲道德雖是愚鈍者亦可舉用何故有所本也誠若口多諂佞而心裏懷邪者雖有智識終必爲害斷不可用也大抵叢林中人操守其心若不端正雖有才學有能力終有大害苟立爲一方之主必致壞於叢林矣△九穴之珠雖小猶

爲人珍惜若是碔砆任其耀目無所用也

此篇言道人須體本正末嚴持大法也

自得曰大智禪師特剏淸規扶救末法比丘不正之弊由是前賢遵承拳拳奉行有敎化有條理有始終紹興之末叢林尙有老成者能守典刑不敢斯須而去左右

此節明前賢奉敎曰大智禪師特特要剏建規矩者何故原爲扶正末法比丘不正之積弊也因此先哲遵依承戴拳拳奉行于是法門中有敎化上行下效有條理條整也理治也始條理終條理出孟子紹興之末乃宋高宗晩年叢林尙有老成之人能持先聖典刑不敢頃刻而捨離于左右也

近年以來失其宗緖綱不綱紀不紀雖有綱紀安得而正諸故曰擧一綱則衆目張弛一機則萬事隳殆乎綱紀不振叢林不興

此節顯今人失宗近年以來漸漸消落失其綱宗壞其紀緖主法者綱不成綱衆理之紀不成紀雖則綱紀仍存安得有如百丈者再起而正諸乎所以在主者擧一綱則衆目自然恢張若主人弛一機弛廢也則萬機俱成隳壞危乎綱紀不能振起禮法隨亦喪亡叢林安得而興也

惟古人體本以正末但憂法度之不嚴不憂學者之失所其所正在於公今諸方主者以私混公以末正本上者苟利不以道下者賊利不以義上下謬亂賓主混淆安得衲子向正而叢林之興乎 與尤侍郎書

此節明古今差別惟聖人體究其根本而正其枝末但憂主人法制禁令不自嚴密而不必憂學者不得其所守然其所以正之者果何在在于公平正直而已然今日諸方主法者全是以私心混公正假公事濟私情本末俱成顚倒在上者苟求利養而不以道德爲心在下者賊竊利欲而不知仁義爲本上下俱成謬亂賓主總是混淆如是住持安得衲子向正而致叢林之興盛耶△言愈平意愈厲如波瀾浩瀚勢不可遏得力處只在秉公持正弘道濟世而已

此篇言擧賢任能在主人之智識也

自得曰璞玉未剖瓦石無異名驥未馳駑駘相雜逮其剖而瑩之馳而試之則玉石駑驥分矣

此節先以喻曉曰彼世之璞玉當其抱璞而未剖也與瓦石何別名驥在羣而未馳也與駑駘何分逮其剖石而出玉則見其光瑩潔潤也馳驥而試之便知其追風千里也則玉之與石駑之與驥判然而分矣

夫衲子之賢德而未用也混於稠人之中竟何辯別要在高明之士與公論舉之任以職事驗以才能責以成務則與庸流逈然不同矣

此節方顯其人與夫衲子之有賢才德行未經引用混於稠人之中有何辯別要在主人具擇人眼目眞高明有識之士以至公之論舉而出之任他以其職事驗他所有才能責他以其成務使伊才德俱展然後始知與諸庸流逈然不同矣△千珠萬珠裏摘得一珠自然價倍尋常其實在買者之精心妙手也

此篇見隱迹自重不爲名譽所動也

或菴體和尙初參此菴元布袋於天台護國因上堂舉龐馬選佛頌至此是選佛場之句此菴喝之或菴大悟有投機頌曰商量極處見題目途路窮邊入試場拈起毫端風雨快遮回不作探花郞自此匿迹天台丞相錢公慕其爲人乃以天封招提勉令應世或菴聞之曰我不解懸羊頭賣狗肉也卽宵遁去

鎭江府焦山或菴師體禪師台州羅氏子嗣此菴景元禪師南嶽下十六世謂或菴初參此菴元布袋于天台護國寺之時因此菴和尙上堂舉龐居士問馬祖曰不與萬法爲侶者是甚麼人祖曰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卽向汝道居士豁然大悟呈偈曰十方同聚會箇箇學無爲此是選佛場心空及第歸至此是選佛場之句此菴厲聲一喝或菴聞之豁然大悟有投機頌曰商量極處見題目途路窮邊入試場拈起毫端風雨快遮回不作探花郞自此之後卽匿迹于天台山丞相錢相祖字象先問道于或菴禪師仰慕師之爲人乃以天封寺請師住持勸勉令其出世或菴聞而笑曰我不解

懸羊頭賣狗肉也是夜竟爾逃遁隱身而去△實証的人不在名位上著脚試看他遁去是何意思若是今時人惟恐其晩也

此篇乃因語識人覓之學其出世也

乾道初瞎堂住國淸因見或菴讚圓通像曰不依本分惱亂衆生瞻之仰之有眼如盲長安風月貫今昔那箇男兒摸壁行瞎堂驚喜曰不謂此菴有此兒耶遍索之遂得於江心固於稠人中請充第一座

乾道是宋孝宗年號臨安府靈隱寺瞎堂慧遠禪師眉山彭氏子嗣圜悟勤禪師南嶽下十五世因見或菴贊圓通像曰不依本分惱亂衆生瞻之仰之有眼如盲長安風月貫今昔那箇男兒摸壁行瞎堂一見此贊且驚且喜曰不謂此菴有此拔萃超羣之兒耶即偏求之後得于江心焦山寺就于稠人衆中請充第一座爲人天眼目△名因實顯實至而名自彰何在力求學者勉之

此篇見至人識矚不爽時至而符合也

或菴乾道初翩然訪瞎堂於虎丘姑蘇道俗聞其高風即詣郡舉請住城中覺報或菴聞之曰此菴先師囑我他日逢老壽止今若合符契矣遂欣然應命蓋覺報舊名老壽菴也(虎丘記聞)

翩者如鳥疾飛之貌又自如也訪瞎堂和尚于虎丘寺姑蘇諸僧俗聞或菴有高尚之風即到郡守處舉請住城中覺報寺或菴聞之曰此菴先師囑我他日逢老壽即止若昔者之分符而今得合符契矣遂欣然應命蓋覺報舊名老壽菴也△雖則事有一定不移之理何故便曰逢老壽止須知慧眼精明見透無遺也

此篇明至言感人誰不欽愛也

或菴入院後施主請小參曰道常然而不渝事有弊而必變昔江西南嶽諸祖若稽古爲訓考其當否持以中道務合人心以悟爲則所以素風凌然逮今未泯若約衲僧門下言前薦得屈我宗風句下分明沈埋佛祖雖然如是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由是緇素喜所未聞歸者如市(語錄異此)

或菴入覺報院後施主請法陞座曰佛祖之道通

亘古今本不變易世間之事從名入利自然有變昔者如江西馬祖南嶽石頭諸祖若有所作皆稽考前賢之法以爲訓誡考究其可不可以定綱宗持以中道專力以合人心必教以悟爲則所以淳素之風凜然猶在至今未泯若約衲僧門下一著子縱饒你向言前薦得早已是屈我宗風若更向句下分明轉見沉埋了佛祖雖然如是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便下座由此一番說法緇素聽者喜其聞所未聞自是歸嚮者如鄽市之來往不絕也△黃金有價白玉有光總不是從人得的

此篇言知人以道如水投水也

或菴既領住持士庶翕然來歸衲子傳至虎丘瞎堂曰遮箇山鑾杜拗子放拍盲禪治你那一隊野狐精或菴聞之以偈答曰山鑾杜拗得能憎領衆匡徒似不曾越格倒拈苕帚柄拍盲禪治野狐僧瞎堂笑而已記聞

或菴和尚既領覺報住持之後士庶翕然如鳥之羣聚于于然而來歸向有諸衲子傳言至虎丘者瞎堂聞而喜戲而語曰遮箇山鑾杜拗子杜乃不依軌轍拗是不順人情也來者裏放出些拍盲禪拍拊也盲者自不能行拍拊人肩而行謂其不脫洒也只好治你們者一夥野狐精此言似譏其實著力稱贊欽羨之極或菴聞之以偈答曰山鑾杜拗得能憎是賊識賊領衆匡徒似不曾切莫躲跟越格倒拈苕帚柄大煞顯露拍盲禪治野狐僧箇中能有幾人知瞎堂笑而已怕殺人△語出偶然而心情畢露眞果是傾蓋之遇也不知語脉者豈識二師妙處

此篇謂學道要持其平輕重俱不宜也

或菴謂侍郎曾公逮曰學道之要如衡石之定物持其平而已偏重可乎推前近後其偏一也明此可學道矣見曾公書

謂曾公曰學道之至要猶如秤物者但以平爲是偏也不得重亦不可推前則謂之重近後卽謂之偏俱過而不平矣昔佛語比丘云學道如調絃之法緊則令弦易斷緩則使聲不和緩急得宜可也

明此可以學至道矣△朝勤夕怠通病也願以此爲準則但持平一句極所難能倘非切于至道者終不得平

此篇謂主法者當知叢林根本不可棄厭衲子也

或菴曰道德乃叢林之本衲子乃道德之本住持人棄厭衲子是忘道德也道德既忘將何以修敎化整叢林誘來學古人體本以正末憂道德之不行不憂叢林之失所故曰叢林保於衲子衲子保於道德住持無道德則叢林廢矣見簡堂書

曰人能守道存德實爲叢林之大根大本英人哲士乃能成其所學則衲子又爲道德之根本也住持人不獎誘衲子是棄猒道德道德既忘住持又將何法修行敎化整理叢林誘引來學耶古之人乃體本以正末其所憂者憂吾道德之不行竟不憂叢林之得所不得所也故曰叢林原爲衲子所設故其所保者是衲子衲子乃行道德之人而其所保者又在道德住持不保護衲子衲子若無道德是二俱喪亡則叢林必見其廢也△是篇詞旨挽挽某若貫珠總只敎人認得根本

此篇言主者要在知賢得賢者而法有所繼也

或菴曰夫爲善知識要在知賢不在自賢故傷賢者愚蔽賢者暗嫉賢者短得一身之榮不如得一世之名得一世之名不如得一賢衲子使後學有師叢林有主也與圓極書

夫爲善知識要具知人之明識得衆中誰是賢德之者此眞爲賢德主人也原不在以自賢爲賢以得賢爲眞賢若使傷毀賢人誰爲贊助難免愚癡之失蔽覆賢人誰爲告語難免暗昧之弊嫉妬賢人誰爲相長難免短淺之譏縱使得一身之榮顯不如得一世之美名得一世之美名又不如得一賢德之衲子更爲美也此何故也使後之學者有眞正之師叢林有道行之主也△得人授任實爲盛舉果得一眞正道者立綱陳紀卓冠一世能繼千載之嘉聲豈不快哉

此篇見古人去來自在無所繫戀也

或菴遷焦山之三載寔淳熙六季八月四日也先示

徽恙卽手書竝硯一隻別郡守侍郞曾公逮至中夜化去公以偈悼之曰翩翩隻履逐卤風一物渾無布袋中留下陶泓將底用老夫無筆判虛空

或菴再住焦山之第三載是日實淳熙六年八月朔四將入滅先示微疾手作一書竝硯一隻預別郡守侍郞曾公逮至卽日半夜化去及明晨曾公至師巳逝矣乃作偈而傷悼之曰翩翩隻履逐西風此句言師如初祖之歸卤也一物渾無布袋中此句又言如懲布袋是物納于袋中而師之布袋竟無一物顯其來去自由也留下陶泓將底用陶泓是硯名有實泓石泓涵星泓之類此句言師臨終以硯見寄也將底用者謂師之硯我無能用所以云老夫無筆判虛空此句乃侍郞自謙之辭亦是極贊之語謂師之道大如太虛空我亦無此一筆能判此虛空也△主賓故是妙手然此中有箇生死不相關處人能知否知之可以與語矣

此篇言人器能自有分定不可强教也

瞎堂遠和尙謂或菴曰人之才器自有大小誠不可教故楮小者不可懷大綆短者不可汲深鵂鶹夜撮蚤察秋毫晝則瞋目之不見丘山蓋分定也

此節明人生本有分定曰人生之才力與夫器量本有大小賦性巳定豈可教之爲大小耶譬如楮之小者決不可以包藏大物楮乃木之皮蔡倫將此造紙綆取水之繩繩之短者豈能汲及其深出莊子至樂篇鵂鶹怪鳥也鳴之則雨晝目無所見夜則能察秋毫亦出莊子秋水篇今引以爲譬謂此鳥亦毛羽之屬何故夜間極黑處能撮蚤察秋毫及白日之下大張其目卽丘山在前亦不能見此何故也蓋生成之分定耳

昔靜南堂傳東山之道頴悟幽奥深切著明逮應世住持所至不振圓悟先師歸蜀同範和尙訪之大隨見靜率略凡百弛廢先師終不問囘至中路範曰靜與公爲同參道友無一言啓廸之何也先師曰應世臨衆要在法令爲先法令之行在其智能能與不能以其素分豈可教也範領之虎丘記聞

此節言既定難以强爲前舉事物作譬此以人曉

之昔者彭州大隨南堂元靜禪師閬州玉山大儒趙約仲之子嗣五祖演禪師傳東山之道法可稱穎悟其幽深奧妙之旨深切而著明東山嘗印之曰諸方關楗無逃子掌握矣及至出世住持凡所到處不能振起東山之道圓悟先師歸蜀同覺範和尚訪之大隨見靜公凡于事大率忽略而叢林大體百般規條盡皆弛廢先師知其才器如此一皆不問回至中途範問曰靜與公爲同參道友昨見他百凡不整竟無一言啓發開導之何也先師曰大凡應世行道臨衆領徒全要在以法令爲先其法令之必行在乎人之智識能力耳其能與不能乃人平素之分定他非不知乃不能行也彼既不能行我豈能教之哉範聞而頷之頷者意有所領也△高視濶步大家氣象而威嚴濟濟人孰不知其奈做不出眞果差一絲毫不得學者宜自悚慄也

此篇言學道要先正心心正而萬物從化也

晦堂曰學道之士要先正其心然後可以正已正物其心既正則萬物定矣未聞心治而身亂者佛祖之教由內及外自近至遠聲色惑於外四肢之疾也妄情發於內心腹之疾也未見心正而不能治物身正而不能化人

此節教先正其心謂凡欲發出世心學無上道者先要將此一片心立教端正洗滌得潔淨然後才能正自已之身心亦能正他人之身心也其心既是端正則萬物皆隨而正之矣未聞有人心既治而此身猶亂者也佛祖之教法總皆由內而至于外自近而至于遠聲色之迷人四肢之患外疾也妄想之情欲心腹之患內疾也未見有自心安靜而不能治物自身端正而不能化人者

蓋一心爲根本萬物爲枝葉根本壯實枝葉榮茂根本枯悴枝葉夭折善學道者先治內以敵外不貪外以害內故導物要在清心正人固先正已心正已立而萬物不從化者未之有也與韻侍郎書

此節明心爲根本蓋一心爲根本萬物爲枝葉若根本壯大而充實則枝葉自然榮秀而茂盛若是

根本枯悴則枝葉必定夭折所以善學道者先要治其內內治自能敵諸外境不要貪逐外塵而返害自心彼欲引迷導物要先自清淨其心欲去正治乎人必先要正乎自己心既正己既立而萬物不從其教化者未有是理也△正心誠意便是出世根基根基匪立萬事俱弛廢矣

此篇見道行有時滋養至而味自全也

簡堂機和尚住番陽莞山僅二十年羹藜飦黍若絕意於榮達嘗下山聞路旁哀泣聲簡堂惻然逮詢之一家寒疾僅亡兩口貧無斂具特就市貸棺瘞之鄉人感歎不已

此節明迹雖晦而仁心自顯簡堂和尚住饒州鄱陽縣莞山僅二十載菜用藜藿飯即黍粟胸中絕無一念求榮華顯達之想每嘗下山聞路傍人家有哀泣之聲簡堂爲之惻然及詢問之答曰時因寒病竟亡兩人以家貧無斂瘞之具所以哀也師就市中貸其棺以埋瘞之鄉人感歎不已

侍郎李公謂士大夫曰吾鄉機老有道衲子也加以慈惠及物莞山安能久處乎會樞密汪宣撫諸路達於九江郡守林公虛圓通法席迎之簡堂聞命乃曰吾道之行矣即欣然曳杖而來登座說法曰圓通不開生藥舖單單只賣死貓頭不知那箇無思算喫著通身冷汗流緇素驚異法席因茲大振（懶菴集）

此節明時既至而道化自彰侍郎李公名浩字德遠號椿年幼閱楞嚴如遊舊國參應菴和尚有省謂士大夫曰吾鄉機老眞有道德衲子加之仁慈恩惠于人莞山小院安能爲師之久居乎即會樞密汪明遠樞密即今稱都察院宣撫即今巡按也諸路宋云路今稱爲府以書致于九江郡守林公叔達虛廬山圓通法席迎之簡堂聞命乃曰吾道其行矣即欣然曳杖而來登座說法曰圓通不開生藥舖單單只賣死猫頭此因僧問曹山曰世間何物最貴山曰死猫頭丹霞頌曰腥臊紅爛不堪聞動處輕輕血汗身何事杳無人著價爲伊不是世間珍喻向上事也不知那箇無思算喫著通身冷汗流緇素聞之一皆驚異法席因茲大振△古

人三二十年冷山角裏無一點熱氣忽然被人推出來便見熏天炙地詎可與今時旋蒸熱賣者同日而語

此篇教學者當存大體勿拘小節也

簡堂曰古者修身治心則與人共其道興事立業則與人共其功道成功著則與人共其名所以道無不明功無不成名無不榮

此節言古人純公而無私謂古人修其身治其心身正心通之後不私受其道則與一切人共明此道或與一事立一業事成業就之後不私立其功則與一切人共顯其功道既成功既顯不私得其名則與一切人共彰其名所以語其道則道無不明論其功則功無不成著其名則名無不榮所以亘千百世而不泯也宜矣

今人則不然專己之道惟恐人之勝於己又不能從善務義以自廣也專己之功不欲他人有之又不能任賢與能以自大也專己之名不與他人共之又不能謙光導物以自達也是故道不免於蔽功不免於損名不免於辱此古今學者之大分也

此節謂今人專私而無公今人則不然專行一己之道惟恐人之道勝于己又不肯虛心從善務合其義惟以自爲廣也設使立功專欲掩人之功不與他人共之又不能任彼賢能之士以扶助之惟以自爲大也設使名成務以爲自顯不欲與他人共之又不能謙恭蓄德和光同塵引接于人惟以自爲達也如此一片私心雖有道不免爲私心所蔽雖有功不免爲私心所損雖有名不免爲私心所辱此兩般學者乃古今一定之大分別也△公私一判品類天淵所以名播寰區而道揚今昔者公也彼私心自恃者所謂根疎者不固基薄者易危故道有蔽功有損有辱必然之理也

此篇言學道宜苦志深修蓄養厚大方可發而用之也

簡堂曰學道猶如種樹方榮而伐之可以給樵薪將盛而伐之可以作榱桷稍壯而伐之可以充楹枋老大而伐之可以爲梁棟得非取功遠而其利大乎

此節先以物情況顯謂學道工夫猶如世人種樹相似纔榮長便欲伐之雖無大用可以供給樵薪及稍長盛茂而卽伐之可以作榱桷周曰榱齊曰桷卽椽也稍壯堅固而欲伐之可以充楹枋楹柱也枋栟枋也老大而後伐之可以爲梁棟脊木曰棟負棟曰梁此豈非取功遠而其利大乎

所以古之人惟其道固大而不狹其志遠奧而不近其言崇高而不卑雖適時齟齬窮於饑寒殆亡丘壑以其遺風餘烈亘百千年後人猶以爲法而傳之鄉使狹道苟容遍志求合卑言事勢其利止榮於一身安有餘澤溥及於後世哉與李侍郎二書

此節正明道必眞修所以古之學道者惟知其此道固是廣大而無際非狹小之量可學故所立之志高遠深奧而不淺近所發之言尊崇曠濶而不卑小雖遭時勢之齟齬齟齬者謂人齒相値一前一却此坎坷之意或窮于饑寒以至危亡于丘壑人雖往矣其所遺留之道風餘剩之功烈亘百千年而不泯後人猶以爲法則世世相與傳之而不休也嚮使他視此道爲狹小操守之際苟且取容于己以淺近之志阿諛求合于人以卑小之言事奉權勢之家縱得些些利益只好榮顯于一身又安有餘澤恩惠普及於千百世之後哉△喩得曉然說得通暢只是無人効行爲可惜也

此篇見道義相投不異如水乳相合也

簡堂淳熙五季四月自天台景星巖再赴隱靜給事吳公佚老於休休堂和淵明詩十三篇送行其一曰我自歸林下已與世相疏賴有善知識時能過我廬伴我說道話愛我讀佛書旣爲巖上去我亦爲膏車便欲展我盃隨師同飯蔬脫此塵俗累長與巖石居此巖固高矣卓出山海圖若比吾師高此巖還不如

簡堂和尙淳熙五年四月自天台景星巖再赴隱靜寺之請吏科給事吳公芾乃宋之明儒逸老于休休堂和陶淵明先生韻一十三首與簡堂和尙送行其一曰我自致仕以來休歸林下已與世間久疎遠矣幸賴有師乃眞善知識時時能過我之草廬爲我說出世妙道之語又愛我能讀先佛經

書師歸巖上我亦備其膏車與師同去旣到巖中師即展盆而食于我我亦幸然同師飯蔬脫卸塵勞一切惡俗之累也但願長長與師同居此巖然則此巖固是極高峻矣卓然逈出于山海圖畫之表山海經中有圖寫盡天下名山勝境巖雖高妙若將比對吾師道德之高而此巖又則不如矣

我生山窟裏四面是孱顏有巖號景星欲到知幾年今始信奇絕一覽小衆山更得師爲主二妙未易言

其二曰我休餘生于山窟裏四面皆是孱顏之狀孱顏者山高貌殊可愛也別有一巖名曰景星意每欲到而未能往懷之亦幾年矣今日旣到始才信知果然奇絕何以見奇試一觀覽之衆山矗矗萬水溶溶俱小之也豈非奇絕乎不惟巖之奇妙更得吾師爲巖之主以此二妙未可容易言也

我家湖山上觸目是林丘若比茲山秀培塿固難儔雲山千里見泉石四時流我今纔一到已勝五湖遊

其三曰我家構居于湖山之上目之所觸無非是綠水青山幽林丘阜可謂得其所矣若比此巖之高絕秀麗則吾之居處若培塿然豈能儔類之哉培塿小阜也其所以不能儔匹者何試看此處一放目間則雲山千里可見又所喜者泉石四時常流我今日剛纔一到幽邃瀟然便已勝過昔日之五湖遊矣

我年七十五木末掛殘陽縱使身未逝亦能豈久長尙冀林間住與師共末光孤雲俄暫出遠近駭蒼黃

其四曰我今年已七十五矣其光景猶如木梢之上挂得一片殘陽相似縱使此身雖存未往又豈能久長耶所謂來日無多雖則老去而意中尙望住此林間與師共擕其末光也師今雖有別去亦如孤雲之暫出遠近總皆驚駭蒼黃蒼黃急遽貌昔湯時七年不雨忽孤雲暫出犬吠狂走皆蒼黃失措也

愛山端有素拘俗亦可憐昨守當塗郡不識隱靜山羨師來又去媿我復何言尙期無久住歸送我殘年

其五曰喜愛山林端的是素來性分也拘執俗情誠爲可憐如我向來出守於當塗時孜孜宦海竟

不知有箇隱靜在彼爲奇爲妙此皆爲俗事之所拘也獨羨吾師曾從隱靜來今向隱靜去而眞得隱靜之樂我媿不知復何言哉去雖復去惟期切莫久住願歸來送我了此一段殘年也

師心如死灰形亦如槁木胡爲衲子歸似響答空谷
願我塵垢身正待醍醐浴更願張佛燈爲我代明燭

其六曰吾師之心萬慮俱忘已如死灰然心既靜形亦槁矣莊子云子游問南郭子期曰何居乎心固可使如死灰形固可使如槁木乎然則心形俱寂何故又爲四方衲子之所歸從此亦似響答于空谷應物無心也顧我塵勞垢穢之身正欲待師以醍醐而浴我也更祈吾師張顯佛祖心燈以代光明而燭于我也

扶踈巖上樹入夏總成陰幾年荊棘地一旦成叢林
我方與衲子共聽海潮音人生多聚散離別忽驚心

其七曰巖上之樹一一扶踈掩映一入夏來茂盛成陰蔭覆巖中可謂清涼之極也昔時乃荊棘叢生之地幾年之間不覺一旦竟成梵剎我方才與四來衲子聽吾師說法如海上潮汐之音不失時也幸然相聚而又要別去大抵人生世間苦多聚散而今日又云離別不由人不忽地而驚心也

我與師來往歲月雖未長相看成二老風流亦異常
師宴坐巖上我方爲聚糧倘師能早歸此樂猶未央

其八曰我與師相與往來歲月雖未久長而彼此相看竟成二老人也夫既老矣其彼此風流較之異于常輩昔日師來寂然宴默敷坐巖上我則聚糧作供養主倘若吾師早得歸來此等之樂亦未盡矣

紛紛學禪者腰包競奔走纔能說葛藤擬意便自負
求其道德尊如師蓋希有願傳上乘人永光臨濟後

其九曰紛紛紜紜不知幾許學參禪者而腰包頂笠競逐馳驅奔南走北竟無一箇眞實參學的衲子三年兩載口裏學得幾句扯葛藤語一片愚癡之心便自負以爲得手求其道隆德勝如師者實所希有我更願師相傳此道必須要大乘根器之人使將來永遠光大繼起臨濟之後可也

吾邑多緇徒浩浩若雲海大機久已亡賴有小機在仍更與一岑純全兩無悔堂堂二老禪海內共期待

其十日吾此鄉邑之中染衣剃落者極多浩浩然如雲興海湧不可勝數大機即杭州天寧寺重機明眞禪師台州人嗣玄沙師備禪師久已遷化矣幸喜而有小機在也小機即簡堂行機禪師仍復更有一岑即圓極岑和尙今此二老乃道純德全之眞善知識彼此無過無悔二師之道風堂堂大盛海內禪流總其相期相待也

古無住持事但只傳法旨有能悟色空便可超生死庸僧昧本來豈識卣歸履買帖坐禪牀佛法將何恃

其十一日古來原無住持之事但只各自所證以心印心爲傳法之宗旨也凡學者果有能眞實悟到諸色皆空之處便可以超越生死庸僧者戚戚于衣食念念于名利生不知來死不知去尋常粥飯之流也竟爾昧失天眞本來之性自已尙且不知又豈知西來大意乎來意既不得知至于西歸之履轉更不知矣○達磨大師御楚熊耳山魏武帝使宋雲往卣域回至葱嶺遇師手攜隻履雲乃問何往師曰西天去雲歸告帝帝令起壙唯空龕隻履在焉且今時衰道喪竟有賡逐珍奇買著實人長者之書帖舉薦來坐禪席虛妄如此佛法將何可恃而能振也

僧中有高僧士亦有高士我雖不爲高心麤能知止師是箇中人特患不爲爾何幸我與師俱是鄰家子

其十二曰出家爲僧者實有道充德備之高僧吾儒士中亦有超羣拔萃之高士我雖不能爲高人而此心粗能知止足也粗略也師本是高僧中一箇挺特丈夫爲欲隱其形迹特不肯居其高尙如是之人誠難儔侶不審我有何緣幸然得與吾師生同鄰隱同山道同樂也

師本窮和尙我亦窮秀才忍窮心已徹老肯不歸來今師雖暫別泉石莫相猜應緣聊復我師豈有心哉

其十三曰師之志能固守斯窮是箇窮得的和尙我亦固守斯窮是箇窮得的秀才忍窮之心彼此俱已得透徹矣可謂無礙解脫人也然彼此既能

證得此窮字受用。今且老矣。豈肯不歸心于此樂耶。如今師雖暫別。我故告諸泉石中人、幸勿猜疑。師今爲應彼之緣。聊以我復之也。豈眞是有心而欲往哉△理學名儒深窮道窟。不感而感也。解脫宗師應化無方。不應而應也。二公良遇。豈非千載之幸乎

此篇見遁迹自持。果熟香飄。無心道大也

給事吳公謂簡堂曰。古人灰心泯智於千巖萬壑之間。澗飮木食。若絶意於功名。而一旦奉紫泥之詔。韜光匿迹於負舂賤役之下。初無念於榮達。而卒當傳燈之列。故得之於無心。則其道大。其德宏。計之於有求。則其名卑。其志狹

此節明古人無心而道自顯。吳公謂簡堂和尙曰。古之學者。死灰其心。泯滅其智。深藏于千巖萬壑之間。從溪澗而飮。以草木爲食。何嘗有意于功名利養。及至道成德備。聲名遠播。一旦奉天子紫泥之詔○紫泥者。天子六璽。皆以武都紫泥以封函匣。使鬼神不敢覰也。武都。卽今階州。其山水皆赤。故將以爲印色。猶然韜光匿迹。或在負舂賤役之下。本無心於榮達。而後竟當傳燈之列。非有冀望。非是希求。要皆得之于無心。故其道益大。其德愈宏。若使作計以求。則其所得之名。返卑所存之旨轉狹矣

惟師度量凝遠。繼踵古人。乃能棲遲於莞山一十七年。遂成叢林良器。今之衲子。內無所守。外逐紛華。少遠謀。無大體。故不能扶助宗教。所以不逮師遠矣

此節詮簡師深蓄而德自彰。惟師之度量凝遠。乃可繼續慧命。接踵古人也。遲止息于莞山一十七年。甘守名分。遂成法門之良器。邇來衲子觀其內無實德。而外逐紛華。競爭名利。少有法門遠計。全無敎化大體。所以不能扶助宗教。以此輩較之。誠不及師遠矣△替古人爭豪强。爲今人添懵習。誠有忿然不平之感。此正擧其名而指其實。使人知世有所尊所褒也

此篇教人行事要存正理。勿縱私心也

簡堂曰。夫人常情。罕能無惑。大抵蔽於所信。阻於所

0811

疑忽於所輕溺於所愛信既偏則聽言不考其實遂有過當之言疑既甚則雖實而不聽其言遂有失實之聽輕其人則遺其可重之事愛其事則存其可棄之人斯皆苟縱私懷不稽道理遂忘佛祖之道失叢林之心故常情之所輕乃聖賢之所重古德云謀遠者先驗其近務大者必謹於微將在博采而審用其中固不在慕高而好異也與吳給事書

世人之常情觸境隨情少有不被其所惑者大抵被惑有四種一則凡聞人語不審察是非是爲輕信所蔽也二則或遇事欲爲不爲是阻于所疑也三則或于他人心存褻慢是忽于所輕也四則或于物我極意營求是溺于所愛也信既有偏則所聽之言定不考其虛實遂有過情不及情之言其惑一也我既有疑于彼則彼之言雖是當理亦不肯聽遂有失實之聽其惑二也我苟輕忽彼人則彼實有可尊之事亦並棄之不肯用其惑三也我若深愛其事而不問彼實是可棄之人但因其事以信存其人其惑四也此四者皆是苟且以縱其私情而不稽考眞正道理遂致忘佛祖之道違背大衆之心凡尋常人情之所輕忽者實爲聖賢之至重者也古德云欲謀遠大之事必先以近小者驗之欲爲廣大之作必先于微細處謹之凡事將在博采廣覽而審用于其中詩云勞心博采用固不在慕高而好異也△縱情背理慕高好異由不學之所至也勞心博采用聖人言也思之思之

此篇見古人以道自適外境不能移也

簡堂清明坦夷慈惠及物衲子稍有詿誤蔽護保惜以成其德嘗言人誰無過在改之爲美

此節出其言行謂簡堂和尙生平爲人清明坦夷清乃廉而不濁明乃善知賢否坦蕩而平夷加以慈恩惠及於人詿誤即過差也衲子中稍或有些差錯過失便與他蔽護保惜暗使悔改以成人之德行嘗言人誰無過在改之爲美也

住鄱陽筦山日適値隆冬雨雪連作饘粥不繼師如不聞見故有頌曰地爐無火客囊空雪似楊花落歲窮衲被蒙頭燒榾柮不知身在寂寥中平生以道自

適不急於榮名赴廬山圓通請曰拄杖艸屨而已見著色莊意解九江郡守林公叔達目之曰此佛法中津梁也由是名重四方其去就眞得前輩體格歿之日雖走使致力爲之涕下

此節明其實事住鄱陽薨山日正遇季冬月雨雪連日不止饘厚粥也饘粥不繼者似絕餐也師宴如也如不聞見故有頌曰地爐無火客囊空雪似楊花落歲窮衲被蒙頭燒榾柮不知身在寂寥中榾柮乃樹無枝葉短木也卽此知其淸廉之至也平生以道自得爲樂不急於求名赴廬山圓通請之日惟拄杖草屨而已有見師形儀使人之顏色敬而莊鄙意消而解也九江郡守林公一見乃曰此佛法中之津筏橋梁也由是名重四方其師之行止去就眞得古人之體格入寂之日雖尋常走使用力之人無不痛哭流涕蓋其德感人如此△凡學者看書要看一篇之中那裏是關係處如此中謂雨雪連作如不聞見者是勉强做得的麼觀此則衆德備宜矣

此篇教人當知時識機任緣而住也侍郞張公孝祥致書請楓橋演長老曰從上諸祖無住持事開門受徒迫不得已像法衰替乃至有實封投狀買院之說如鄉來楓橋紛紛皆是物也

此節明常人無智侍郞張孝祥致書與蘇州楓橋在寒山寺前演長老卽常州華藏遯菴宗演禪師福州鄭氏子得法于大慧禪師南嶽下十六世孝祥問道于師謂曰從上諸祖無有立住持之事或有開叢山門受納徒衆皆不得已爲人逼迫而爲之也像季之時佛法衰替乃至有一種求名之輩結托當道有力宰官轉本以求實封賜額賜號者更有求利者投托士夫商賈申投情狀僞賣僞買以網錢帛者這些說話一向已來楓橋寺裏紛紛紜紜說長道短角觜不止皆是此等人物也公之出處人具知之啐啄同時元不著力有緣卽住緣盡便行若稗販之輩欲要此地造地獄業不若兩手分付爲佳耳寒山寺石刻

此節明演公出處如公之或出或處領衆行道人

皆知之啐啄者如鷄抱卵子將欲出以嘴吮曰啐母知欲出以嘴嚙曰啄謂人之機緣相投亦如之也若使啐啄同時元不要人著力有緣即任緣而住無緣則拽杖便行若使稗販之輩欲要貪戀此地巧用心機乃造地獄業也公不若以兩手分付與他返爲佳耳○稗販者稗是草似稻而非稻俗謂良田中稂稗松林中荊棘也或作裨販裨音悲附也謂裨附我法中以佛法貪販利養也故楞嚴云裨販如來造種種業△此一篇語勝轉一大藏摩訶般若自能令汝消災獲福

此篇美有實德者不隨世改易也

慈受深和尚謂徑山訥和尚曰二三十年來禪門蕭索殆不堪看諸方長老奔南走北不知其數分煙散衆滿目皆是惟師兄神情不動坐享安逸豈可與碌碌者同日而語也欽歎欽歎此段因緣自非道充德實行解相應豈多得也更冀勉力誘引後昆使曹源涸而復漲覺樹凋而再春實區區下懷之望也筆帖

東京慧林寺慈受懷深禪師壽春夏氏子嗣長蘆崇信禪師青原下十三世○臨安府徑山妙空智訥禪師亦嗣長蘆信禪師慈受和尚贊美徑山曰近二三十年來禪門下漸漸蕭索寂寥也殆不堪看諸方作長老爲著名利二字不是奔南便是走北如此者不知其數又一種沒意志的不是分煙便是散衆如此者滿目皆是者一段光境甚爲可慘惟獨老師兄神與情皆凝然不動自能坐享安逸此等受用豈可與碌碌庸常輩同時而語也欽歎欽歎乃敬服之極也此段因緣自非道德充實行解相應豈可多得也泯解而修曰行心明朗徹曰解更所冀望者惟敏勉道力誘引來學且曹溪之淵源今將涸竭矣惟兄之法澤能使之復漲菩提之覺樹今將凋落矣惟兄之道風能使之再春此實區區下懷之所望也區區小貌自謙之辭△此篇不重在贊德人之德而重在勉力于後昆也所謂源將涸而復漲樹將凋而再春其企望不淺

此篇教人忍讒息謗勿事爭競也

靈芝照和尚曰讒與謗同耶異耶曰讒必假謗而成

葢有謗而不讒者未見讒而不謗者也夫讒之生也其始因於憎嫉而終成於輕信爲之者諂佞小人也古之人有輸忠以輔君者盡孝以事親者抱義以結友者雖君臣之相得父子之相愛朋友之相親一日爲人所讒則反目攘臂擯逐離間至於相視如寇讎雖在古聖賢所不能免也然有初不能辯久而後明者有生而不能辯死而後明者有至死不能辯終古不能明者不可勝數矣

此節戒人切毋輕信杭州靈芝圓照湛然律師餘杭唐氏子禮慧才法師受戒時感觀音像放光師自設問曰讒譖與誹謗是一樣是兩樣讒者佞言深切譖害賢良也謗者未至深切但言人之惡也答曰大抵讒害于人者必先假誹謗而成葢世人但有誹謗而不加讒害者有之未見有讒害于人而不先加誹謗者也夫讒之所以生其始皆因憎惡嫉忌于人而終成于輕聽傍人之說作此等說話者原是諂媚便佞之人不可聽也此事不但今日如此如古之爲人臣者有捐軀赴死輸忠以奉君爲人子者有委曲承順盡孝以事親爲結友者有輔仁抱義盡心以相契然此情和理順之際君臣之相得父子之相愛朋友之相親可謂至矣忽然一旦爲小人讒謗致使父子生瞋而反目兄弟鬬諍而攘臂君臣疎斥而擯逐一相接見視之如寇讎孟子曰君之視臣如草芥則臣視君如寇讎此等情狀雖上古聖賢所不能免皆由小人之讒謗也然有初時不知爲小人愚弄成此離間久而後知者有之又有盡此一生竟不能辯直至死而後知者亦有之更有至死之後亦不能辯卽遲之終古不能明知者不可勝數矣

子游曰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此所以戒人遠讒也烏乎讒與謗不可不察也且經史載之不爲不明學者覽之莫不知其非往往身自陷於讒口壹鬱至死不能自明者是必怒受讒者之不察爲讒者之諂佞也至有羣小至其前復讒於他人則又聽之以爲然是可謂聰明乎葢善爲讒者巧便鬬搆迎合蒙蔽使其瞢然如爲鬼所魅至有終身不能察者

此節教人明察其非此又承上忠君信友而來言讒謗之害不小乃引古人之言爲證子游孔子弟子姓言名偃字子游數頻瀆也事君苟諫之不行則去之可也若頻爲瀆諫則聽者厭煩小人乘間讒謗輕則去其爵重則傷其身是求榮而返辱也是謂事君數斯辱矣導友不納則止之可也若頻爲勸賣則聽者厭煩小人乘間讒謗小則口然而心怒大則憤恨而仇報是求親而返疎也故曰朋友數斯疏矣此所以戒人遠讒也烏乎讒之與謗不可不深加審察宜一切經史載之註之不爲不詳一一分明說出凡諸學者讀之覽之莫不知聽人讒謗終是敗德往往見人此身陷落于讒人口中噎是哽于喉也鬱結于心也哽結至死而不能自察明白者無別是必怒時偶受讒人之言而不審實竟受讒人之諂佞也至有羣小立于吾前復讒于他人則吾又輕聽愈篤信之以爲然自既受其讒復信讒于他人是可謂之聰明乎葢善爲讒謗者有多般作權弄巧多種方法便利鬬構兩頭逢迎取合于人將他蒙昧著覆蔽著使人昏瞢猶如鬼魅所著以至終身而不能察識爲讒人所迷惑于我心也傷哉

孔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其言浸潤之來不使人預覺雖曾參至孝母必疑其殺人市非林藪人必疑其有虎間有不行焉者則謂之明遠君子矣

此節教人預覺其言此又承上孝親而來言讒謗之害人不小能令至孝之子亦見疑于賢母孔子姓孔名丘字仲尼周靈王庚戌二十一年十一月初四日生於魯國兗州鄒邑平鄉晉昌里父叔梁紇母顏氏至唐七帝玄宗謚號文宣子張問明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矣註曰浸潤者如水浸灌滋潤漸漬而不驟也譖者毀人之行言毀人之行漸漬而不驟則聽者不覺其入而信之深也膚受謂肌膚所受利害切身愬與訴同愬者訴已之怨也言人訴冤急迫而切則聽者不及致詳而發之暴矣二者皆難察識人能察之則可見其心之明照之遠不蔽于近也〇曾參字子

與孔子弟子武城人至孝孔子因之作孝經○秦之甘茂曰魯人與曾參同名者殺人人告其母曰汝子殺人母曰吾子仁孝不殺人織機自若少頃人又告曾參殺人母又自若又一人告之其母投杼下機踰牆而走今臣賢不及曾參王信臣又不及參母疑臣者不特三人臣恐大王投杼矣秦武王任使甘茂伐韓故作此語也○韓子曰龐葱與魏太子質于邯鄲謂魏王曰今一人言市有虎大王信乎王曰否曰二人言信乎王曰疑之矣曰三人言信乎王曰寡人信之矣曰夫市無虎明矣然三人言而既信今邯鄲去大梁遠于市議臣者過于三人願王察之王曰寡人自爲知方辭行果有讒言于王者間有不疑不信此等說話者致令讒謗不得行焉此可謂高明遠達之君子也

予以愚拙疎懶不喜諂附妄悅於人遂多爲人所讒謗予聞之竊自省曰彼言果是歟吾當改過彼則我師也彼言果非歟彼亦徒爲耳焉能浼我哉於是耳雖聞之而口未嘗辯士君子察不察在彼才識明不明耳吾孰能申其枉直求知於人哉然且不知久而後明耶後世而後明耶終古不明耶文中子曰何以息謗曰無辯吾當事斯語矣芝圃集

此節方出自己之言此乃靈芝和尚自叙忍讒之由引文公息謗以自消弭也謂我賦性愚拙爲人疎散而懶墮生平不喜諂媚阿附虛妄取悅于人遂多爲小人讒謗予聞人讒謗之語私自省察曰彼言果是吾當自知改過彼人即是我之師也彼言若非彼自作自受徒然妄爲耳浼染汚也又焉能染汚于我哉于是耳雖聞之而口未嘗辯士君子或能審察于我或不能審察在彼人自家才識之明與不明耳吾豈必欲申明是枉是直求知于士君子哉然且不知今日不明久而後明也或有之又或此生不明後世而後明也亦有之甚至有終古而不能明者亦有之也文中子曰何以息謗曰無辯吾當承事斯語以自忍也○文中子姓王名通字仲淹洛陽龍門人歿後門人謚爲文中子卤遊長安見隋煬帝奏太平言十二策帝大悅既

歸九年續修六經大備買瓊問曰何以息謗子曰無辯問如何止怨曰無爭乃云聞謗而怨者讒之囮見譽而喜者佞之媒絕囮去媒讒佞遠矣囮音訛鳥媒也△古人氣魄何其廓落如此處難處之事非至人則不能也此爲眞知悔者誠意所至耳」

此篇教眞參實學究其至極之所以也

懶菴樞和尙曰學道人當以悟爲期求眞善知識決擇之絲頭情見不盡卽是生死根本情見盡處須究其盡之所以如人常在家愁什麼家中事不辦

此節期以頓悟臨安府靈隱寺懶菴道樞禪師嗣道場居惠禪師南嶽下十八世謂若要做出世丈夫必當以徹悟爲期更須要眞正明眼之師爲我剖決其疑滯揀擇其邪正所謂悟後正要見人若有一絲頭情識念頭未盡卽是生死根本及到情見盡處更須要究竟他極盡之所以古云莫謂無心云是道無心猶隔一重關譬如人常常在自己家中愁什麼家中大小事務不辦

潙山云今時人雖從緣得一念頓悟自理猶有無始習氣未能頓盡須教渠淨除現業流識卽是修也不是別有行門令渠趨向潙山古佛故能發此語如或不然眼光落地時未免手脚忙亂依舊如落湯螃蟹也

此節引證眞修潙山祐祖道今時道流雖則從緣得一念頓悟自理猶尙有無始劫來三業十惡之習氣未能頓然除盡須教他二六時中但自已淨盡除去現前業識流浪中之微細生滅卽是修也不是此外別有箇甚的法門令渠趨向潙山古佛乃能發此語如或孟浪承當待到眼光落地之時未免手忙脚亂依舊猶如箇落沸湯的螃蟹相似可歎也△靈丹一粒點鐵成金又何須千言萬語只要受持淨除現業流識一語可以成等正覺」

此篇見招提中物不可輕用因果歷然也

懶菴曰律中云僧物有四種一者常住常住二者十方常住三者現前常住四者十方現前常住且常住之物不可絲毫有犯其罪非輕先聖後聖非不丁寧

此節言僧物不可涉私律中云僧物有四種一者

常住常住謂衆僧舍宅什物樹木田園僕畜米麥等物以體局當處不通餘界但得受用不許分賣故重云常住常住也二者十方常住謂寺中供僧成熟之飲食等物體具十方非局本處善現律云不打鍾食犯偷盜罪今諸寺同居同食食既成熟乃打鍾鼓蓋明十方僧俱有分故也三者現前常住此有二種謂一物現前二僧衆現前但此物惟施此處現前僧衆故也四者十方現前常住謂亡僧之物施輕體同十方唯本處現在得分故毗婆沙論云盜亡僧物則于誰處得根本罪答已作羯磨者于羯磨衆處得若未作羯磨者普于一切善說諸法衆得今詳分亡僧物十方來僧在羯磨數前即得羯磨後來不得也且常住之物不可絲毫有犯設一犯著其罪苦非輕先聖如諸佛後聖如諸祖誰不以此常住之物切切戒之也

往往聞者未必能信信者未必能行山僧或出或處未嘗不以此切切介意竊恐有所未至因述偈以自警云十方僧物重如山萬劫千生豈易還金口共譚曾未信他年爭免鐵城關人身難得好思量頭角生時歲月長堪笑貪他一粒米等閑失却半年糧

此節教戒謹須當諦信往往或住持或執事聞此叮嚀教戒之言未必能信縱信知謂地獄罪苦不輕而未必能行山僧或行脚時或住院時出處之間未嘗不以此衆僧之物切切存之于心也不可輕犯猶恐時中有所未到因述偈以自警云十方僧物重如山萬劫千生豈易還金口共譚曾未信他年爭免鐵城關金口即大覺金仙之口乃佛說也人身難得好思量頭角生時歲月長堪笑貪他一粒米等閑失却半年糧△此如午夜鐘聲不覺令人大夢警起更有沉于醉鄉者雖聞亦不醒也爲之奈何

此篇中明禪教不是二法元一理也

懶菴曰涅槃經云若人聞說大涅槃一句一字不作字相不作句相不作聞相不作佛相不作說相如是義者名無相相達磨大師航海而來不立文字者蓋明無相之旨非達磨自出新意別立門戶

此節總明佛旨無差佛言若有人聞我所說大涅槃梵語涅槃此云滅度謂滅除煩惱度生死海也又涅卽不生槃卽不滅不生不滅之理名大涅槃或聞一句或聞一字于其中間不作字相者知文字性空不作句相者達言語性空不作聞相者能聞之性本空不作佛相者能說之人亦空不作說相者所說之法亦空如是義者指上五種空相此爲無相之相也菩提達磨乃香至國王之次子在西天爲二十八祖東土爲初祖謂大師泛舟渡海而來面壁嵩山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不立文字蓋本涅槃經說乃明此無相之旨非初祖新出己意別開一無相法門也然則如來如此而說祖師以此教人豈有兩般

近世學者不悟斯旨意謂禪宗別是一種法門以禪爲宗者非其教以教爲宗者非其禪遂成兩家之說互相詆訾譏誚不能自已噫所聞淺陋一至於此非愚卽狂甚可歎息悞心地法門

此節言無識妄生分別近世粗心學者不悟知佛祖一理謂禪宗別是一種法門以禪爲宗者單主于禪卽非習教者之人以教爲宗者單主于教又非習禪者之士遂成兩家之說不惟分疆立界而返致互相毀謗譏誚喧爭也喧爭而不止噫者歎息此輩不通大道者所聞卑淺而衆鄙陋相爭相謗以至如此要知此等人不是愚人卽是狂徒甚可歎息也△于三百篇之後出此一篇收盡從前許多說話總歸于無相旨中而已若人知得經意祖意了了無疑則三百篇皆爲剩語旨哉言乎

禪林寶訓筆說卷下終

左都御史張照得天居士

心賦并序

臣幼誦詩書惟通章句長緗窺素徒亂狂華旣理障之沉深亦欲根之堅固周旋樂國彌益苦萎意蕊紛開頭燃良痛側聞宗說能使心地清涼乃閱教文涉獵龍宮寶藏初知山河大地本是妄生地

水火風原從幻結一身非有此外何言然而明暗色空塵塵和合身親民物了了當前欲遣去則皆非豈泯同而猶是捨一取一罔息於馳求前三後三彌增其較計得少謂足中止化城慕聖厭凡兩頭壁壘惟身惟口惟意步步交加曰貪曰嗔曰癡層層涉入滅此生彼終無巳時誤後悔前豈能自在幸十世福田之廣種遇

一人首出之垂慈欽惟

皇上參贊三無經綸萬有用周孔之典則致唐虞之協和尊居九重而如遊山澤恩覃八極而視等浮雲同太虛之穆淸若杲日之明照現

帝王身而爲說法發如來藏於一微塵夙契一貫之心源宏闡別傳之妙旨未嘗言說巳震雷音普示提撕常垂甘露憐臣迷頭認影爲臣解結開巾遂使蛙出井心翹首而瞻天際蜂穿紙隙翾飛以近日輝始知本性如然此門不二大學之道固御世之權衡直指之傳乃明德之統要非敘倫庸禮脩政明刑何以妙此心之法相非破妄泯眞圓通普覺何以濬萬化之靈源空有相倚而成盡其有纔圓空性幻實異名而一履其實始了幻因名相空華涅槃實際如猶未到寸絲不挂之實際將何以采萬善具足之空華世出世間不取一法空投空際寧捨萬緣歷劫難報斯

恩大千的歸一旨今者奉

勅恭撰心賦一篇進呈

御覽爰述此序自志本末夫心也者譬喻莫施敷陳奚盡嬰兒開口巳了根源佛祖相商莫能下語卽金針在手何由捉霞彩以裁縫縱綵筆凌雲豈可取太淸以繪畫然一絲孔宛然華藏千須彌不異毫毛物物圓成頭頭顯露豈臣斯賦獨乃非心心亦非心賦甯是賦蓋卽鸚鵡剪舌而學語蚯蚓鼓脰而鳴歡黃花對日而舒顏翠竹因風而吟籟云爾賦曰

無生無滅無在無遷慈氏以後威音以前卓爾獨存而離彼離此湛然常住而匪中匪邊惟圓斯覺惟覺斯圓圓不見圓圓周他自覺無所覺覺徧人

天拈起十方虛空不足以絜其大數盡恒沙萬有不足以語其全芥子孔中容納四大海水屈伸臂頃直過萬八千年攘爲已有則曰正法眼藏權當人情則曰直指別傳何凡何俗何聖何賢何迷何悟何法何禪六趣三途全該眞體十身四智靡隔妄緣起而無生諸佛入涅槃於衆生識海寂而常動衆生墮生死於諸佛心源無一塵而不入如大圓鏡無一剎而非眞是金剛圈若大火之聚空濯手難近若水銀之墮地轉瞬渺然法法依之影現如摩尼珠體非一色物物仗此光騰如寶絲網層映相連擴爲六合而又包六合之外故莫量其外之際碎爲微塵而又居微塵之中故莫測其中之堅色色全彰頭頭顯露廓然無相而衆相交橫寂爾無音而羣音並吐欲要其終智勝之所不能窮欲原其始然燈之所不能遡欲走以避則九天九地總相逢欲捉以覩則千劫千生不能遇茫無朕跡何地可以染污周遍大千何所容其保護大小同量高卑同度有無同體生滅同住亦是亦非亦

起亦仆亦遠亦近亦緇亦素了之則一道齊平執之則千途各立依回於地水火風眩轉於受想行識牽纏於見聞覺知泥滯於去來今昔迷誤於狐唾貍涎尋探於破書殘籍茫昧於泬寥杳冥計較於寸分丈尺拈弄於有覺精魂斷滅於無知木石厭棄於人我衆生埋沒於暗明空色安排於佛剎道場起倒於世諦徽纏習慣於揑目生花癡著於遺金拾礫淆亂於欣就厭離紛紜於得失損益爲非黑鵠非白無始劫來名相迹道黑道白鵠正白烏正黑六結當心不調直疑白疑黑是以著處便粘交加不釋以膠投漆而漆亦爲膠以客迎賓而賓全是客春蠶成繭而繭還縛身夏蟲依冰而冰先喪魄熱毒海漫漫沉沉鐵圍山巍巍岌岌四種相怪怪奇奇一個我綿綿脉脉枕中槐國指揮烏虎龍蛇石裏火光分別卵胎化濕人間之滴水難消地獄之程途孔亟火厚二百肘何處蓮華風吹三千年幾時安宅病既千端丹斯萬品西天四七受藥師之親傳東土二三共醫王之正稟或拈大

地作伊蒲之饌充彼飢虛或緝浮雲成金縷之衣
蘇其漈痒或然香燈寶炬照彼昏酬或驅法電智
雷醒其寐寢或喻空花或方二月滌除有漏根窠
或指四大或標六塵卷却無明衾枕或現檀那之
力佛鉢可滿以少華或建精進之幢金剛不雜於
凡鉎或戒香薰習出白淨於泥塗或定水淵澄返
眞常以漸寖或禁嗔蛇之妄動免燒功德之林或
喻太末之難緣拈出菩提之錦或收狂象以操拴
或禁亡猿以圈檻或揮智慧劍破欲網之重重或
棹般若航度愛河之騳騳或說乾城大海上無邊
龍蜃樓臺或譚淨土寶池中無數金銀菡萏或顯
三身應現非斷非常或示一顆圓成不增不減裂
開一味平等之法爾如然演出萬般差別之教宗
頓漸超方便住圓覺止啼楊葉娑婆成佛果斷輪
回翳眼空花荏苒盡燒須彌雅宜螢火而束虛空
純賴龜毛撥開幻影浮光玉龍迴跋築著銀山鐵
壁石虎聲號花亂澄空五宗各飄其香雨浪翻平
地三關長卷夫銀濤并半非滿非偏非圓一種沒

花之果有權有實有照有用單通無木之橋走殺
天下參禪衲子惑倒世間成佛英豪獅兒口喝樹
頭風縛歸袖裏兔子角挑潭底月挂在眉稍八海
水化爲醍醐無非毒藥一些子現成法寶只這毫
毛卽此是實際理地卽此是夢幻影泡何愛何憎
刀割檀塗一般滋味何取何舍釋迦調達兩處追
逰非見非聞涉解會而皆爲自棄非無非有滯方
隅而卽起塵勞等量均齊若動一念卽貲其顚倒
本來具足若向他求轉益其紛囂必也如杲日之
皎皎必也如太虛之寥寥必也如風輪之急轉必
也如川月之普照須如是人明者個事寶鏡光千
千不隱切忌眼觀師子弦嘷嘷厥聲直須目視如
水成冰是冰非水而全水是冰如金成器是器非
金而全金皆器開眼作夢中之佛六度萬行圓滿方
成一事不爲操心降鏡裏之魔十聖六凡齊遣始
知兩頭皆是事卽理理卽事二障全消迷卽悟悟
卽迷雙因並置隔時能隔所隔是名爲愚了却無
了可了乃稱曰智似騰蛇之遊霧住霧非空若香

象之渡河履河皆地不執緣以修證不住相以布施玉水自然澄澈一任波濤金山不畏泥封何爲嗔恚德瓶撲而不破只因包舉三千道岸登而捨航始信泥洹不二夫惟者個不落圈繢無一法自中出無一法自外至昭昭太古之先歷歷窮未來際大光明藏覿體無依淸淨本然獨尊至貴生人生物生佛絕妄絕眞絕對卽別而同四不離一卽同而別一不離四一本無一四爾有四能所兩亡色空雙寄體離凡聖路絕彼已離間一絲云何可秘本無所悟强名曰會蓋見以心明而絕明以見絕而澄見絕故眞俗垢淨不礙眼光何大千之可辨心明則菩提煩惱一路湼槃何七處之可徵一珠入一切珠一切珠入一珠無去無合一月普現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攝頓圓頓成窮三際而直立亘十方而大橫百千萬刧如是南北東西等平斯爲華嚴會之方廣是以無量壽而

圓明

和碩雍親王圓明居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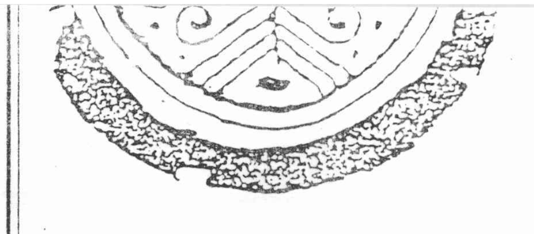
上諭

朕意禪宗莫盛於今日亦莫衰於今日直省刹寺基布開堂秉拂者不可勝計固莫盛於今日也然天下宗徒不特透得向上一關者罕有其人卽能破本參具正知見者亦不多得宗風如此實莫衰於今日也夫達磨西來九年面壁方得二祖慧可傳衣以佛祖之慧力接引人天尙俟九年之久始得一人今溥天之下萬刹萬僧萬僧萬拂師以盲傳弟以盲受人人提唱宗乘箇箇不了自心豈不使正法眼藏湼槃妙心垂絕如綫雖曰豈能必如達磨之傳二祖然亦必眞參實悟自具正知正見而得正知正見之人而授之豈有盲傳盲受毫無著落若以此爲振興佛教續佛慧命與毀佛滅法何殊甚至名利熏心造大妄語動稱悟道喝佛罵祖不重戒律彼此相欺賣拂賣衣同於市井將佛祖之慧命作世諦之人情雖竊有佛祖兒孫之名並無人天師範之實如法藏弘忍輩惟以結交士大夫倚托勢力爲保護法席計士大夫中喜負作家居士之名者受其顢頇互相標榜世尊當

。日雖以佛法付囑國王大臣善信護持。未有令枉道而從人也。況乃不結制。不坐香。惟務吟詩作文。以媚悅士大夫。捨本逐末。如是居心。與在家何異。若此則將來佛法掃地矣。夫西來的意。不落言詮。綱宗之設。所以揀魔辨異。雖更換面目接人。何嘗有意別立言說。離單提向上之正旨。橫分畛域。各立門庭也。於今宗徒。多將識神生死本。傍語言文字邊。拾人唾餘。學人饒舌。問者答者。互相亂統。棒者喝者。翻成躱跟。忽於解路中相逢。便作交融之水乳。謂是我宗密意。若然。與外道邪魔何異。正所謂一盲引衆盲。相牽入火坑。自負良重。何言利生。以限量心。起分別見。向眞如境上。鼓動業識。齊文定旨。逐語分宗。令後學者雖欲勤心力參。奈荊棘布地。熱毒迷空。措足無從。依心生業。日積月久。雖宗徒愈盛。而宗旨愈泯矣。良可愍歎。特頒明論。曉示叢林。目今直省諸刹堂頭。若有自信無疑。已臻向上。如願來見朕者。著來京。朕自以佛法接之。其深山窮谷之中。或有獨老烟霞。不肯受盲師衣拂。自具正知正見之人。宜念宗風頹敗。當出而仰

報佛恩。果是實踢三關。知見超越。朕必褒賜禪師之號。令續從上諸祖法乳。設若以名利心生微倖想。一至朕前。水落石出。伊既希冀出榮。朕即投諸法網。其或本未自信。不過依樣葫蘆。既稱禪徒。只得說法。正見魔見。兩皆不具者。聞朕此旨。當竭力領衆結制。坐香勤求本分。或摘鍾撤板。或棄拂捨篦。重復加力參學。必期了證。毋再自欺悞人。若大誑語成。則善因而遭惡果。何苦如此。其餘緇侶。未受付囑者。當念佛祖留此法門。原爲衆生生死。若不以了生死爲念。披袈裟何事。要了生死。須明心地。勿守一知半解。得少爲足。勿墮學識。依通未證謂證。勿但圖妄囑出頭。悞人。勿苟合世法。求名損已。所謂業識茫茫。無本可據。上則孤負佛祖眉毛拖地之深恩。下則孤負自已本來具足之面目。長受沉淪。永依苦趣。誠爲可憫。豈不惕然。是宜眞心切念。求了求當。惟有大悟大徹。方免醉生夢死。其或未能。且堅守佛制。嚴淨梵行。莫犯貪嗔癡。常修戒定慧。不可妄爲知證。貽悞後學。存此佛種。以待機緣。若惟以邪知邪見。密傳口授。欺已欺人。貪

名。逐利世諦流布。毀戒犯律則俗子之不如。豈法門所宜有。亟須自省。知往修來。毋負朕諄切護法訓誨之至意。著該部傳諭直省督撫曉示天下宗門禪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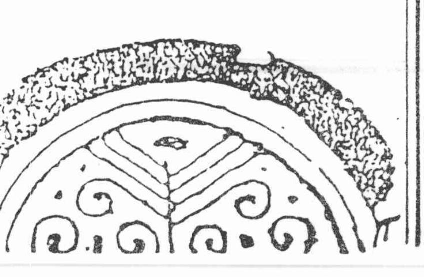




禪林寶訓合註



清・張文嘉 校
張文憲 參閱



此一章依別本載于茲

禪林寶訓序

此書盛行於江北大著於吳中而閩粵師僧十有八九莫之見聞欲其禪林之振法道之隆詎可得乎余昔行脚雲棲目之如獲至寶懷之有年雖不能力行抑亦不敢須臾忽也然是集始自明教老人終于懶菴大師於中三百篇皆從諸老苦心中流出而其語言光明正大直截簡切眞爲萬世師法然則會易而行之誠難也貴乎剪華取實急救像季之流弊摧邪扶正恢復上古之眞宗澆漓之風既息渾樸之道巳全而口耳傳流之弊悖逆無根之說曷繇而興故余每欲刋行與衆共之所愧囊空弗克其事用是鳩諸同志剞劂流通大有補于閩粵倘遇血氣衲僧磕著一言半句將來蓋天蓋地奚愁乎禪林之不振法道之不隆非惟予之願巳足亦不辜從上諸老口門放大寶光炤耀天下古今禪林之本懷也

崇禎甲申春　七十三衲如祐稽首拜錄

禪林寶訓合註序

寶訓其來久矣而合註者何蓋見禪風盛希法化流行邪解蔓延正因淪溺山林乏主城市多端巧佞橫生荊榛肆出間有貸招提而沽勢位假賄賂而竊名稱反誣坦直以世務不諳廼逞偏私以傲遊無忌如斯敝習後昆之典型安在末季之砥柱奚歸不至爲明教嵩圓通訥諸大尊宿所訶者鮮矣況乎調御人才軌模先哲德言亟立義誨惟勤尤慮病足醫門鈍多藉所若夫藏珠魚目襲玉碔砆寧禁瓦礫塞空鶩騐載野者哉然而片長寸技雖錄上裁詎知敗種焦芽亦克掄選大抵蓋志求合狹道苟容不思矩矱叢林匡扶佛祖無怪其弁視乎寶訓也淨慧居士傍觀有分一日持是集到慧雲謀之於余此可爲今時藍汗者鑑卽付木上座一任諸方檢點

順治巳丑年除夕前三日武林慧雲禪寺住持釋行盛譔

禪林寶訓合註敘

古德有云出家乃大丈夫事非將相之所能爲夫功業被乎羣生勳名流乎奕世至于將相稱極盛矣而猶似不屑爲則此所謂大丈夫者豈非全乎道德之風遠去凡陋之迹體高亮之弘姿挺孤奇之雅操上足以合乎佛心下足以拯乎含識確然足爲人天師表照耀古今者乎乃去聖逾遠人心離斵主者俯仰以取世資學人隨波而溷保社佛法下衰漸有江河之勢此妙喜竹菴二大士所以有寶訓之作也夫二師當程朱倡明儒學之日方容矩步所談者正心誠意所辨者義利公私其于釋氏眞若寇讎然者然今觀所列自明教嵩而下諸大尊宿見地超卓踐履眞實非惟僅能固其藩籬而已而又能使勳業若富鄭公趙淸獻文名若蘇子瞻黃魯直道學若胡康侯張子韶其他名公鉅儒無慮數十百家莫不皈敬投誠入壟垂手即程子亦從而嘆曰三代禮樂盡于此矣朱子亦有言頗盻指心性名言超有無其意雖欲折之而卒無瑕隙可指者則非特諸尊宿透悟之微宗風之盛足以杜其口即其臨事施爲之際崇道德厲廉隅遠榮名抑利養光明正大實有以大服其心也向使趨炎附勢逐利鑽名或貢高我慢背蔑師友破碎大道紊亂先規問其名則巍然知識之稱而綜其實有出于庸俗之所羞爲者亦何以紹隆佛種主持正法令世之賢人君子無所譏其後乎即世或爲所蒙蔽而淸夜思之寧不內愧于心耶故夫二師是編扶衰起敝足與儒家近思錄諸篇相表裏誠釋門之龜鑑而衲子之楷模也歟顧其書雖行頗患殘缺乃東吳善師補綴于前而雲棲建師音義于後可謂全矣然音義雖具而獨本單行讎閱不便余故與弟程叔删其繁蕪增其未備酌爲定本各附註于本條之下以便觀覽惟願有志于爲大丈夫者自學地以至于出世爲人日手此一編以作韋弦之佩可也

庚寅夏日武林淨慧居士張文嘉仲嘉甫述

禪林寶訓序

寶訓者昔妙喜竹菴誅茅江西雲門時共集予淳熙

書上別行
本有敬字〇
書下有烏石
程彦鄧燈
場菴比丘惠
信崇因菴
比丘永光永
高金堂塔
比丘祖照
安霞府太平
興國歸寺住
持嗣祖比丘
妙機校證之
五行

。間遊雲居得之老僧祖安●惜其年深蠧損首尾不完●後來或見于語錄傳記中。積之十年。僅五十篇餘。仍取黃龍下至佛照簡堂諸老遺語節葺類三百篇。其所得有先後。而不以古今爲詮次。大槩使學者削勢利人我。趨道德仁義而已。其文理優游平易。無高誕荒遯詭異之跡。實可以助入道之遠猷也。且將刊木以廣流傳。必有同志之士。一見而心許者。予雖老死丘壑。而志願足矣。東吳沙門淨善書●

妙喜　妙喜者。臨安府徑山宗杲大慧普覺禪師。江東宣州寧國奚氏子。嗣佛果克勤禪師。南嶽下十五世。十三入校。不樂世典。詣東山慧雲院惠濟禪師。十七落髮披緇。後入雲居之西古雲門寺之舊基。誅茅結菴。經二十年。辟地湖湘。轉仰山。邂逅竹菴珪禪師。相與著頌古百餘篇。此寶訓是其時集也。

竹菴　溫州龍翔竹菴士珪禪師。成都府史氏子。嗣佛眼淸遠禪師。南嶽下十五世也。

誅茅　誅茅者。斬草也。謂誅斬茅草。結菴隱居也。

淳熙　淳熙。宋孝宗年號。

祖菴　未詳氏族法嗣。

黃龍　隆興府黃龍惠南禪師。信州張氏子。嗣石霜楚圓。南嶽下十一世也。

佛照　慶元府。卽明州育王寺。德光佛照拙菴禪師。臨江郡彭氏子。嗣大慧宗杲禪師。南嶽下十六世。依本郡東山華光寺吉禪師。祝髮。後來孝宗淳熙三年十一月。詔入選德殿談禪。淳熙五年賜佛照號。達於天下。宗風大振也。

簡堂　台州國淸寺簡堂行機禪師。本郡楊氏子。嗣護國景元禪師。南嶽下十六世也。

東吳沙門淨善　東吳蘇州郡名。沙門。略梵。謂也。全謂沙迦門曩。此云勤息。謂勤行善法。自滅諸惡。淨善乃序主諱。後學不可雙稱。當曰上淨下善也。

禪林寶訓合註卷第一

禪林 別行本作門 下同

虎林淨慧居士張文嘉仲嘉父較定

明教嵩和尙曰尊莫尊乎道美莫美乎德道德之所存雖匹夫非窮也道德之所不存雖王天下非通也伯夷叔齊昔之餓夫也今以其人而比之而人皆喜桀紂幽厲昔之人主也今以其人而比之而人皆怒是故學者患道德之不充乎身不患勢位之不在乎已鐔津集

明教　杭州佛日明教契嵩禪師字仲靈自號潛子藤州鐔津李氏子嗣洞山曉聰清源下十世七歲出家十三得度十九遊方常戴觀音像一軸日誦聖號十萬率以爲常世間經書莫不徧覽作原教論十萬餘言儒釋之道一貫以抗韓愈排佛之說知開封府龍圖王公素歐陽修程師孟奏進仁宗覽之嘉歎付編修入藏曰輔教篇三卷賜紫衣方袍明教之號也

和尙　梵本正名鄔波迦傳之于闐翻爲和尙傳至此土翻爲力生謂出家者因師之力而生長法身出功德財養智慧命故曰力生也

道　心通曰道又成名之謂道卽佛祖微妙之道也在儒卽允執厥中之妙道也

德　身正曰德立身之謂也僧有戒定慧儒有孝悌忠信皆謂之德也

王　王去聲凡有天下者人稱曰王又身臨四海曰王

伯夷叔齊　孤竹君之二子也孤竹國名姓墨胎氏其子伯夷名允字公信季子叔齊名智字公達謚曰伯夷叔齊其父將薨遺命立叔齊齊以天倫爲重我在位不義伯夷以父命爲尊我在位不孝二人俱逃國人立其仲子爲君其二人聞西伯昌善養老盍往而歸之文王卒武王伐紂二人叩馬首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弑君可謂忠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平定天下宗周夷齊耻不食周粟遂隱首陽山採薇而食卒之餓死

夏桀　名履癸帝發之子謚法賊人多殺曰桀荒

淫無道得施氏女名曰妹喜作瓊樓瑤臺極意取娛酒池運船糟堤可望十里龍逄以忠諫不從而殺殷湯有德伊尹佐湯伐桀桀戰不勝奔三㚇國湯又從而伐之放桀於南巢而死

商紂　名辛亦名受帝乙之子謚法殘義損善曰紂得蘇氏女妲己甚寵愛之設酒池肉林使男女躶形相逐其間作長夜宮用炮烙之刑刳孕斮涉造鹿臺七年乃成虐害忠良臣叔比干竭忠而諫遂剖心而死太師箕子佯狂而爲奴庶兄微子爲其亡仁避而去之後武王擧兵伐之敗登鹿臺蒙頭赴火而死

周幽　名宮涅宣王之子謚法壅遏不通曰幽殆政虐民遂致岐山自崩山川水竭得褒人女名褒似以寵之乃貶申后幷太子宜臼褒姒不好笑於驪山擧火戲媚褒姒之笑後申侯怒召犬戎殺於驪山之下

周厲　名胡夷王之子謚法殺戮無辜曰厲王行無道侈傲暴虐國人謗之王使衛巫監謗但有謗者盡殺之召公諫曰塞下之口遂上之過恐爲社稷憂王不聽國人叛之禍及於王王乃出奔於彘太子幼周召二公相和協共理國事故稱共和也小雅二十二篇皆文武成康之善政至此而盡廢矣

明教曰聖賢之學固非一日之具日不足繼之以夜積之歲月自然可成故曰學以聚之問以辯之斯言學非辯問無以發明今學者所至罕有發一言問辯於人者不知將何以裨助性地成日新之益乎　九峰集

聖　靈明洞鑒曰聖又聖猶正也以正教誨人也

賢　超凡亞聖曰賢

學聚問辯　學聚問辯者謂人苟不務學則無以會衆理而使有諸已也學弗問無以辯別衆理使之條件不紊而精麁本末或不知所擇也出易經九二之文也

裨　補也助也

日新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然在彼學者進業修德而轉新也如沐其身滌除舊染

之汚而自新也

明教曰太史公讀孟子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不覺置卷長歎嗟乎利誠亂之始也故夫子罕言利常防其原也原者始也尊崇貧賤好利之弊何以別焉夫在公者取利不公則法亂在私者以欺取利則事亂事亂則人爭不平法亂則民怨不伏其悖戾鬬諍不顧死亡者自此發矣是不亦利誠亂之始也且聖賢深戒去利尊先仁義而後世尚有恃利相欺傷風敗教者何限況復公然張其征利之道而行之欲天下風俗正而不澆不薄其可得乎鐔津集

太史公　姓司馬名談爲太史令其子名遷襲其父職乃尊其父故稱公也西漢龍門人

孟子　名軻字子輿鄒國人作孟子之書七篇

梁惠王　魏侯瑩也都大梁僭稱王位謚曰惠史記惠王三十五年卑禮厚幣以招賢而孟子至梁王問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何以利吾國乎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王問意强兵富國之類孟子之對不以富爲利以義爲利也

罕言利　罕者少也罕言利與命與仁命之理微仁之道大利之害義謂聖人恐學者陷溺於利以利滅公貪利害義淪於汚下故罕言之

尊崇貧賤　尊崇天子也貧賤庶民也謂自天子至庶民同害貪利之病有何差別

弊　病也　張　施也

征　取也

明教曰凡人所爲之惡有有形者有無形者無形之惡害人者也有形之惡殺人者也殺人之惡小害人之惡大所以遊宴中有鴆毒談笑中有戈矛堂奧中有虎豹鄰巷中有戎狄自非聖賢絕之於未萌防之於禮法則其爲害也不亦甚乎西湖廣記

有形惡小無形惡大　論云有形之惡其來有方其敵可禦無形之惡其來不測其害非細故所以殺人之惡小害人之惡大殺人者以跡言之害人者以心言之跡雖殺人其過可恕忍心害理其殃極甚是故有形之惡顯然可見無形之惡冥然莫測以人之可見可知故以爲輕爲小以人之莫見

莫知故以爲重爲大也

游宴　游遨也賓主合歡安靜之筵也

鴆毒　鳥名其形如雞其色紫緣頸長八寸以蛇蝮爲食其毛羽歷於飲食之間食則殺人也

戈矛　皆兵器也戈平頭戟長六尺六寸矛長二丈其形如鈎俱傷人器也

堂奧　正房曰堂幽深曰奧

隣巷　五家爲隣二十五家爲巷

戎狄　西戎北狄也

禮法　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法者制度品節也左傳曰藏於杳然冥然之間而發於卒然之際非聖人以禮爲之防則人之類滅久矣

明教曰大覺璉和尚住育王因二僧爭施利不已主事莫能斷大覺呼至責之曰昔包公判開封民有自陳以白金百兩寄我者亡矣今還其家其子不受望公召其子還之公歎異即召其子語之其子辭曰先父存日無白金私寄他室二人固讓久之公不得已責付在城寺觀脩冥福以薦亡者予目覩其事且塵勞中人尙能疎財慕義如此爾爲佛弟子不識廉耻若是遂依叢林法擯之西湖廣記

大覺　明州育王寺懷璉禪師字器之福建漳州陳氏子嗣泐潭懷澄禪師淸源下十四世宋仁宗皇祐二年正月詔住京師十方淨因禪院二月十九日詔對化成殿問佛法大意奏對稱旨賜號大覺禪師歸居於阿育王山廣利寺

包公　名拯字希仁謚孝肅官爲御史天性嚴厲未甞有笑容知開封府日有民李覺安生子年幼因病以白金百兩寄與張惠明覺安命終惠明還歸其子其子不受一謂受人之寄可當還之一謂父無所寄不當受之各盡其心而已

責付　給散也

大覺璉和尙初遊廬山圓通訥禪師一見直以大器期之或問何自而知之訥曰斯人中正不倚動靜尊嚴加以道學行誼言簡盡理凡人資稟如此鮮有不成器者九峯集

圓通　廬山圓通居訥禪師字仲敏西蜀梓州蹇

氏子嗣延慶子榮清源下十世爲人英偉過目成
誦十一出家十七誦法華經得度後遊襄州密契
心要後遊廬山道價日重南康郡守程師孟奏請
住圓通寺

中正　中而不偏正而不邪

尊嚴　尊而可敬嚴而可威

誼　義同

言簡　言簡則誠實而信盡理則道體精明也

仁祖皇祐初遣銀璫小使持綠綈尺一書召圓通訥
住孝慈大伽藍訥稱疾不起表疏大覺應詔或曰聖
天子旌崇道德恩被泉石師何固辭訥曰予濫厠僧
倫視聽不聰幸安林下飯蔬飲水雖佛祖有所不爲
況其他耶先哲有言大名之下難以久居予平生行
知足之計不以聲利自累若猒于心何日而足故東
坡嘗曰知安則榮知足則富避名全節善始善終在
圓通得之矣（行實）

仁祖　宋四帝仁宗也　**皇祐**　卽年號也

銀璫　耳璫也秦漢中以小宦官著銀璫左貂明
帝改爲金璫右貂宮中出入傳命使悉用閹人

尺一　漢時制尺一之板而駕詔書也

孝慈　汴京自唐朝毀寺太祖建隆間復興兩街
止是南山律部慈恩賢首疏鈔義學而已士夫聰
明超越者皆厭名相因果當時天台止觀達磨禪
宗未行淳化（太宗年號）以來四明尊者天台懺主遵式
行道東南止觀心宗慧眼照映天下翰林楊億晁
迥首發明之至是時內使李允寧奏施汴宅一區
創立禪席賜額十方淨因禪院帝留意空宗詔下
三省定議召有道者住持歐陽修程師孟奏請圓
通訥禪師允寧親持詔下江州訥稱目疾耳背不
赴帝益敬重聽舉自代訥舉大覺應詔天下賢哲
在訥得之矣

伽藍　譯爲衆園園謂生植之所佛弟子則生植
道芽聖果能福利羣生故曰衆園也

旌　旗首曰旌以旌有功者又欽也

崇　敬重也

固辭　辭而不受也三辭爲節一辭爲禮二辭爲

謙三辭爲固辭也

濫則　泛雜也

飯蔬　飯食也蔬麤食也聖人之心渾然天理雖處困極而樂亦無不在焉其視不義之富貴如浮雲之有無漠然無動其心

不爲　性本如空難名難相金屑雖貴落眼成塵

先哲　指范蠡也　　累　縈縛也

厭　滿足也

東坡　姓蘇名軾字子瞻眉山人得法東林常聰禪師仕至翰林嘗與佛印激揚酬唱於黃州築室城東因號東坡居士

圓通訥和尙曰璧者命在杖失杖則顚渡者命在舟失舟則溺凡林下人自無所守挾外勢以爲重者一旦失其所挾皆不能免顚溺之患廬山野錄

璧　跛而不能行也　　挾　秉有恃之稱也

圓通訥曰昔百丈大智禪師建叢林立規矩欲救像季不正之弊嘗不知像季學者盜規矩以破百丈之叢林上古之世雖巢居穴處人人自律大智之後雖高堂廣厦人人自廢故曰安危德也興亡數也苟德可將何必叢林苟數可憑曷用規矩野錄

百丈　洪州百丈山懷海大智禪師福州常樂王氏子嗣馬祖道一禪師南嶽下二世

叢林　乃衆僧所止之處行人棲心脩道之所也草不亂生曰叢木不亂長曰林言其內有規矩法度也

規矩　圓器曰規方器曰矩乃叢林之模範也

盜規矩　因公置私監守自盜之義又因法作奸佐監爲盜也此言因規矩而反害叢林也

巢居穴處　上古之士未有叢林夏則居巢冬則居穴守典刑而自律也

安危興亡　有德者叢林曰安無德者叢林曰危數也時也謂安危在人興亡在時住持無道德則叢林將廢縱有道德苟非其時亦不可强也

可將　持守行之謂子化書云苟德可將何必廣粟帛乎苟數可憑何必廣甲兵乎

圓通謂大覺曰古聖治心於未萌防情於未亂蓋豫

備則無患所以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而取諸豫也事豫爲之則易卒爲之固難古之賢哲有終身之憂而無一朝之患者誠在於斯九峯集

治　脩心曰治定心曰治脩理其事方用其力曰治事有條理已見効故曰治

重門豫　雷地豫卦安和悅樂之義楊氏曰川途旣通則暴客至矣不何不禦之術也故取諸豫重門以禦之擊柝以警之則暴客無自而入也二陰在上重門之象一陽在下擊柝之象三陰在內悅豫之象又曰豫者怠惰也擊柝以警怠惰

柝　音托斫木爲之夜行所擊也

大覺璉和尚曰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今之所以知古後之所以知先善者可以爲法惡者可以爲戒歷覩前輩立身揚名於當世者鮮不學問而成之矣九峯集

玉不琢下　此二句出禮記學記篇

今之所下　此二句出韓文公答唐順宗表狀

善惡　善者所以感發人之善心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

大覺曰妙道之理聖人嘗寓之於易至周衰先王之法壞禮義亡然後奇言異術間出而亂俗逮我釋迦入中土醇以第一義示人而始未設爲慈悲以化衆生亦所以趨於時也自生民以來淳朴未散則三皇之教簡而素春也及情竇日鑿五帝之教詳而文夏也時與世異情隨日遷故三王之教密而嚴秋也昔商周之誥誓後世學者故有不能曉比當時之民聽之而不違則俗與今如何也及其弊而爲秦漢也則無所不至矣故天下有不忍願聞者於是我佛如來一推之以性命之理冬也天有四時循環以生成萬物聖人設教迭相扶持以化成天下亦猶是而已矣然至其極也皆不能無弊弊者迹也要當有聖賢者世起而救之自秦漢以來千有餘載風俗靡靡愈薄聖人之教列而鼎立互相詆訾大道寥寥莫之返哀可歎也答侍耶孫莘老書

妙　神明不測玄奧難知言詞不可示分別不能解故曰妙也

寓　寄也

逮　及也

釋迦　此云能仁謂以仁德利化衆生

醇　精一無雜也

第一義　眞諦非有俗諦非無不有不無名中道第一義諦也

示　垂示也猶天地以萬象垂示與人也

慈悲　慈能與樂悲能拔苦

生民　蓋自天降生民卽陰陽交媾元氣感化而生於人也

淳朴　實心不虛也

三皇　皇大也道配天之大也天之極大之稱煌煌人莫違故也太昊伏羲氏炎帝神農氏黃帝有熊氏此能廣其道故稱三皇善用時政也

簡素　三皇之時風俗淳厚人民質朴結繩作政畫地爲牢不爭競而財饒無制令而民自服也

竇　孔穴也

鑿　心無天游則六鑿相攘謂之鑿情也

異　怪也

五帝　審諦也謂審諦於萬物王天下之號也少昊金天氏顓頊高陽氏帝嚳高辛氏帝堯陶唐氏帝舜有虞氏主社稷安人民合於帝道故稱五帝善用仁信也

詳文　五帝之時風氣漸開叔制立法五典敦而五禮備五服彰而五刑周法度禮樂彰矣

三王　往也天下所歸往也乃夏禹姒姓殷湯子姓周文王姬姓孔子曰善用智勇也

密嚴　三王之時九五之位不遜賢而傳子孫禮樂文章刑政法度至此大備

誥誓　尙書之篇名如商之仲虺之誥湯誥周之康誥酒誥禹之甘誓湯誓周之泰誓也誓約也明約於諸侯曰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

佛　梵語佛陀此云覺也謂自覺覺他覺行圓滿也

如來　從如實道而來如謂本覺來謂始覺始本不二故曰如來

性命理　天之所賦曰命物之所受曰性性之所具曰理其名雖殊而理則一也

迭　遞也互也

弊迹　如丹朱商均之不肖桀紂幽厲之不君法門教化陵夷國家紀綱紊亂皆稱弊迹也

靡靡　漸漸也又懷戀延連也

鼎立　禹王造鼎三足兩耳和五味之器也鼎分三足一口朝天一口卽王道也

譏訾　貲謗也

孫莘老書　脩撰侍郞孫莘老問教於大覺曰三代以降列聖相承政通人和道傳統續不以佛教未來爲欠周姬訖籙更秦換漢憲網刑巢蔽空落野不以佛教已至而革四海派分異說捷出由唐而至五季爲甚庶務萬機理亂非常奉佛之教奚益間有草衣木食巖捿澗飲不過獨善其身耳又有名而異行假而非眞教化未孚弊乃生焉然師必有辯佇聞其說妙道篇師所答也

大覺曰夫爲一方主者欲行所得之道而利於人先須克己惠物下心於一切然後視金帛如糞土則四衆尊而歸之矣與九仙詡和尙書

克　除己之私心也

四衆　在家二衆出家二衆

大覺曰前輩有聰明之資無安危之慮如石門聰棲賢舜二人者可爲戒矣然則人生定業固難明辨細詳其原安得不知其爲忽慢不思之過歟故曰禍患藏於隱微發於人之所忽用是觀之尤宜謹畏九峯集

聰明　見聞不惑故曰聰明

石門聰　襄州谷隱山石門寺蘊聰禪師嗣首山念禪師南嶽下九世得法後住石門曰襄州太守以私意笞辱旣歸衆僧迎於道側首座趨前問訊曰太守無辜曲辱和尙師以手指地云平地起骨堆隨手湧一骨堆太守聞知令人剷去復湧如初太守全家死於襄州也

棲賢舜　南康軍雲居曉舜禪師字老夫嗣洞山聰瑞州胡氏子淸源下十世住廬山棲賢日槐都官守南康多貪墨贖舜不忍以常住物結情固位

被人譖於郡守，問還俗民其衣。大覺昔嘗入舜之室，故往京都訪大覺。讓舜正寢，退居偏室。仁宗數詔入內問道，竟不言舜事。偶一日聖旨勅淨慈飯僧，見大覺侍舜甚恭，歸奏帝召見之，乃嘆曰：道韻奇偉，眞山林達士。遂於扇書曰：賜曉舜依舊爲僧，再住棲賢，仍賜紫衣銀鉢。舜罷棲賢日，有二壯力舁轎至羅漢寺前，二人相謂曰：今不是我院長老，不須遠送，棄轎而回。舜既再來，令人安撫曰：你當時做得是，但安心不必疑懼。入院上堂曰：無端被譖枉遭迍，半年有餘作俗人，今日再歸三峽寺，幾多歡喜幾多嗔。

歟　疑辭謙退而不敢質言而言歟也

隱微　上幽暗也，下細事也，謂事之著不足慮，禍隱微深可憂也。蓋著者人所易見，故得爲之隱者，人所難知，故當謹而不可忽也

雲居舜和尙，字老夫，住廬山棲賢日，以郡守槐都官私忿，罹橫逆，民其衣，往京都訪大覺，至山陽（楚州也），阻雪旅邸。一夕有客携二僕，破雪而至，見老夫如舊識，已而易衣拜於前。老夫問之，客曰：昔在洞山隨師衛擔之漢陽，幹僕宋榮也。老夫共語疇昔，客嗟歎之久。凌晨備飯，贈白金五兩，仍喚一僕，客曰：此兒來往京城數矣，道途間關備悉，師行固不慮乎。老夫由是得達輦下，推此益知其二人平昔所存矣。（九峯集）

罹　非理而遭痛毒也

橫逆　强暴不順理也，文出孟子離婁章

民衣　還俗服民之衣也

疇　往昔之事也

輦　天子之車也，有輪曰輦，無輪曰輿

大覺曰：舜老夫賦性簡直，不識權衡貨殖等事。日有定課，嘗不少易，雖炙燈掃地，皆躬爲之。嘗曰：古人有一日不作，一日不食之戒，予何人也？雖垂老其志益堅。或曰：何不使左右人？老夫曰：經涉寒暑，起坐不常，不欲勞之。

賦　稟也，均表敷布曰賦，謂天之所賦性於人均而無偏也

權衡　上秤錘也，下秤杆也

貨　以財變物曰貨

殖　積聚財貨曰殖又貨之所宜曰殖

一日不作　百丈寺在南嶽之絕頂也大智禪師每日力作以償其供有勸止者則曰我無德以勞人衆不忍而藏其作具徧索不得遂不食故有一日不作一日不食之語流播寰宇先德率身多如此矣

垂　將也　　涉　歷也

舜老夫曰傳持此道所貴一切眞實刑邪正去妄情乃治心之實識因果明罪福乃操履之實弘道德接方來乃住持之實量才能請執事乃用人之實察言行定可否乃求賢之實不存其實徒銜虛名無益於理是故人之操履惟要誠實苟執之不渝雖夷險可以一致二事坦然菴集

傳持　代代相承曰傳拳拳執守曰持

操　守志不改曰操　　履　踐行不怠曰履

住持　安住道德執持教化令法久住故也又住於眞理持而不失也

＊肯當作省

銜　彰實也　　渝　變也

夷險　上坦而平也下峻而不平也

致　理也

舜老夫謂浮山遠錄公曰汝究無上妙道窮則益堅老當益壯不可循俗苟竊聲利自喪至德夫玉貴潔潤故丹紫莫能渝其質松表歲寒霜雪莫能凋其操是知節義爲天下之大惟公標致可尙得不自强古人云逸翮獨翔孤風絕侶宜其然矣廣錄

遠錄公　舒州浮山法遠圓鑑禪師鄭州王氏子嗣葉縣肯禪師遠嘗與達觀穎薛大頭七八輩遊蜀幾次遭逢師以智脫之衆以曉吏事故稱錄公也

益堅　乃馬援之言也不墜青雲之志

益壯　寧識白首之心

苟竊　不正之貌苟容而取安也

志　心之所之曰志謹乎而不逐物也

質　本色也　　表　耐也

節義　有節操而所行合乎義理也

標致　標舉也言其超卓傑立之極也

自強　易云君子之道終日乾乾而自強不息也

逸翮　上縱也下羽勁也

浮山遠和尙曰古人親師擇友曉夕不敢自怠至於執爨負舂陸沈賤役未嘗憚勞予在葉縣備嘗試之然一有顧利害較得失之心則依違姑息靡所不至且身既不正又安能學道乎岳侍者法語

陸沈　言無水而沈也當顯而反隱陸沈於衆不願人知也

葉縣省　汝州葉縣廣教院歸省禪師冀州賈氏子嗣首山念禪師南嶽下九世其住持枯淡嚴密衲子畏之浮山遠天衣懷聞其高風特往參叩正値雪寒省喝罵驅逐至以將水潑地衣服皆濕他僧怒去唯遠與懷整衣斂具復坐如故師到呵曰你更不去待我打你遠近前云某二人數千里特來參和尙禪豈以一杓水潑之便去師笑曰你兩個果來要參禪却去挂搭遠充典座衆苦其枯淡省偶出庄去遠竊取鑰匙取油麵作五味粥方熟師忽歸粥罷詣典作遠至師云汝竊取油麵係盜用常住遠云實取油麵願乞責罰師令算估衣鉢還訖更打三十拄杖趕出院道友勸勉師不允友曰若不容歸只乞隨衆聽法師亦不許師一日出街見遠旅邸前立師曰此是院門房廊你在此許久曾還店錢否令算所欠追取遠無難色持鉢於市化還之師一日出街見遠持鉢歸謂衆曰遠眞意參禪遂令歸上堂對衆付衣法嗣

依違　謀善者從之不善者違之亦何有所定乎出小雅也

姑息　苟容取安出禮記

遠公曰夫天地之間誠有易生之物使一日暴之十日寒之亦未見有能生者無上妙道昭昭然在於心目之間故不難見要在志之堅行之力坐立可待其或一日信而十日疑之朝則勤而夕則憚之豈獨目前難見予恐終其身而背之矣雲首座書

暴　音曝日晒也

遠公曰住持之要莫先審取捨取捨之極定於內安

危之萌定於外矣然安非一日之安危非一日之危皆從積漸不可不察以道德住持積道德以禮義住持積禮義以刻剝住持積怨恨怨恨積則中外離背禮義積則中外和悅道德積則中外感服是故道德禮義洽則中外樂刻剝怨恨極則中外哀夫哀樂之感禍福斯應矣

刻剝　倘害於人也

中外　中則徒屬外則四衆

洽　恩澤周徧曰洽　哀　敢怒而不敢言

遠公曰住持有三要曰仁曰明曰勇仁者行道德興教化安上下悅往來明者遵禮義識安危察賢愚辨是非勇者事果決斷不疑姦必除佞必去仁而不明如有田不耕明而不勇如有苗不耘勇而不仁猶知刈而不知種三者備則叢林興缺一則衰缺二則危三者無一則住持之道廢矣二事與淨因臻和尚書

三要　宋仁宗司馬光諫曰仁明勇註曰仁者純乎天理斷絕衆惡無一毫私欲也明者燭物理辯是非無一息之疑惑也勇者見義必為聞善必遷無一之退怯也

教化　以道誨人曰教躬行於上風動於下曰化

佞　才辨善趨承也

耘　鋤也　刈　割也

遠公曰智愚賢不肖如水火不同器寒暑不同時蓋素分也賢智之士醇懿端厚以道德仁義是謀發言行事惟恐不合人情不通物理不肖之者姦險詐佞矜己逞能嗜慾苟利一切不顧故禪林得賢者道德脩綱紀立遂成法席則一不肖者在其間攪羣亂衆中外不安雖大智禪法緩有何用智愚賢不肖優劣如此爾烏得不擇焉慕力菴和尚書

智愚賢不肖　稟清和之氣才識明敏曰智稟濁濁駁雜之氣頑囂無知曰愚稟得天地至和之氣慈儉溫良曰賢稟陰陽謬亂之氣凶險奸邪曰不肖如明暗相傾熏猶不並決然之理矣

詐佞　詐佞者與君子不似也謂發言宛同聖賢行事不如常人

素分　命稟於有生之前而淸濁已定故有智愚

之分也

醇醲　一色成體曰醇。溫柔克聖曰醲

嗜慾　上貪也。下情之所好慾也

綱紀　總繩曰綱。衆目曰紀。綱賴紀。君賴股肱。乃規範之大者也

優劣　上勝也。下衰弱也

烏　何也

遠公曰。住持居上。當謙恭以接下。執事在下。要盡情以奉上。上下既和。則住持之道通矣。居上者。驕倨自尊。在下者。怠慢自踈。上下之情不通。則住持之道塞矣。古德住持。閑暇無事。與學者從容議論。靡所不至。由是一言半句。載于傳記。逮今稱之。其故何哉。一則欲使上情下通。道無壅蔽。二則預知學者才性能否。其於進退之間。皆合其宜。自然上下雍肅。遐邇皈敬。叢林之興。由此致耳。與青峯嚴書

從容　上七恭切。含緩而不迫也

雍肅　和敬也

遠公謂道吾眞曰。學未至於道。衒耀見聞。馳騁機解。以口舌辯利相勝者。猶如厠屋塗汚丹雘。祇增其臭耳。西湖記聞

道吾眞　潭州道吾寺可眞禪師。嗣石霜圓禪師。南嶽十世

馳騁　自誇也

丹雘　彩色之總名。山海經云。雞足山下多丹雘。說文云。雘美也

遠公謂演首座曰。心爲一身之主。萬行之本。心不妙悟。妄情自生。妄情既生。見理不明。見理不明。是非謬亂。所以治心。須求妙悟。悟則神和氣靜。容敬色莊。妄想情慮。皆融爲眞心矣。以此治心。心自靈妙。然後導物指迷。孰不從化。浮山實錄

五祖演　蘄州五祖法演禪師。綿州鄧氏子。嗣白雲端禪師。南嶽下十三世

心　心者。神明之府。虛靈洞徹。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謂百千三昧。無量法門。莫不皆由一心而建立也

敬　和悅也　莊　端嚴也

神　靈也陰陽不測之謂神又陽之精也

五祖演和尚曰今時叢林學道之士聲名不揚匪爲人之所信者蓋爲梵行不淸白爲人不諦當輒或苟求名聞利食乃廣衒其華飾遂被識者所譏故蔽其要妙雖有道德如佛祖聞見疑而不信矣爾輩他日若有把芽蓋頭當以此而自勉佛鑒與佛果書

士　有德之稱

諦當　審實曰諦中正曰當

聞　去聲聲著於外曰聞

利養　財之所欲曰利利之所樂曰養

把茅　出世爲人而結菴乃草菴也

勉　加力行之也

演祖曰師翁初住楊岐老屋敗椽僅蔽風雨適臨冬莫雪霰滿牀居不遑處衲子投誠願充修造師翁却之曰我佛有言時當減劫高岸深谷遷變不常安得圓滿如意自求稱足汝等出家學道做手脚未穩已是四五十歲詎有閑工夫事豐屋耶竟不從翌日上堂曰楊岐乍住屋壁踈滿牀盡撒雪珍珠縮却項暗嗟吁翻憶古人樹下居廣錄

楊岐　遠州楊岐山方會禪師宜春冷氏之子嗣慈明圓禪師南嶽十世

莫　與暮同　霰　雨雪雜下

遑　不急之貌謂雖有雪霰不以寒苦動其心

詎　豈也

事豐屋　事好也宋李靖公名沆爲丞相自奉甚薄所居陋巷廳事無重門家人勸修之沆曰身食厚祿安榮如意人生朝暮不保奚用功夫事豐屋也

翌　明日也

樹下居　佛戒弟子日中一食樹下一宿修身以避名臨大節而不可奪

演祖曰衲子守心城奉戒律日夜思之朝夕行之行無越思思無越行有其始而成其終猶耕者之有畔其過鮮矣

心城　謂其中有正覺法王萬德所聚故曰心城使冠不侵奪境緣不搖動方可進道

越思　越過也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

演祖曰所謂叢林者陶鑄聖凡養育才器之地教化之所從出雖羣居類聚率而齊之各有師承今諸方不務守先聖法度好惡偏情多以己是革物使後輩當何取法二事坦然集

陶鑄　範土曰陶鎔金曰鑄

革　改也

演祖曰利生傳道務在得人而知人之難聖哲所病聽其言而未保其行求其行而恐遺其才自非素與交遊備詳本末探其志行觀其器能然後守道藏用者可得而知沽名飾貌者不容其僞縱其潛密亦見淵源夫觀探詳聽之理固非一朝一夕之所能所以南嶽讓見大鑒之後猶執事十五秋馬祖見讓之時亦相從十餘載是知先聖授受之際固非淺薄所敢傳持如一器水傳於一器始堪克紹洪規如當家種草此其觀探詳聽之理明驗也豈容巧言令色便僻諂媚而克選者哉圓悟書

病　憂也聖人云不患人之不已知患不知人也

聽言觀行　始我觀聽於人也謂聽其所說以爲有德但恐其能言而不能行必欲觀其所行之行也

南嶽讓　衡州南嶽懷讓禪師金州杜氏子嗣六祖大鑑禪師

大鑑　六祖惠能大鑑禪師范陽人郎涿州也盧氏子先父遷於嶺南新州住後生能嗣五祖弘忍大師也

馬祖　江西馬祖道一禪師漢州什邡縣馬氏子嗣南嶽讓禪師依羅漢寺出家容貌奇異牛行虎視引舌過鼻足下有二輪乃唐德宗時人也

固非下　道高於師方堪傳授見與師齊減師半德也

洪規　大法也謂權衡佛祖模範人天非細事也

當家種草　當家者選有德之子克紹家業使祖風之不遺墜也種草者如農家種田相地厚薄而投子也

巧言令色　令猶善也言乃心之聲出於口當出

而出色乃心之發見於面當見而見則天理存於內矣或出諸於外巧言如簧甘言若醴象恭其容色莊其貌務以悅人之聽覩而本心之德全忘矣

便僻　外習威儀學止輕揚而內無實德也

諂　屈己佞求曰諂　媚　親順取悅於人也

演祖曰住持大柄在惠與德二者兼行廢一不可惠而罔德則人不敬德而罔惠則人不懷苟知惠之可懷加其德以相濟則所敷之惠適足以安上下誘四來苟知德之可敬加其惠以相資則所持之德適足以紹先覺導愚迷故善住持者養德以行惠宣惠以持德德而能養則不屈惠而能行則有恩由是德與惠相蓄惠與德互行如此則德不用修而敬同佛祖惠不勞費而懷如父母斯則湖海有志於道者孰不來歸住持將傳道德興教化不明斯要而莫之得也　與佛眼書

柄　權也

慧　以恩及人曰惠愛施者仁之端

德　以敬修身曰德修身者智之府

敷　施也　適　當也用也

養　保守也　宣　布散也

蓄　養也積也　孰　誰也

演祖自海會遷東山太平佛鑑龍門佛眼二人詣山頭省覲祖集耆舊主事備湯果夜話祖問佛鑑舒州熟否對曰熟祖曰太平熟否對曰熟祖曰諸莊共收稻多少佛鑑籌慮間祖正色厲聲曰汝濫爲一寺之主事無巨細悉要究心常住歲計一衆所係汝猶罔知其他細務不言可見山門執事知因識果若師翁輔慈明師祖乎汝不思常住物重如山乎益演祖尋常機辯峻捷佛鑑既執弟子禮應對含緩乃至如是古人云師嚴然後所學之道尊故東山門下子孫多賢德而超邁者誠源遠而流長也　耿龍學與高菴書

省覲　省察也秋後見曰覲如朝廷須爲朝覲乃會合省察一年之事

籌慮　方思後對而不敢便答

正色　有威而不猛嚴而厲恭雖曰怒而不失其正也

細務 急先務心君子務本

慈明 潭州石霜慈明楚圓禪師金州李氏子嗣汾陽善昭禪師南嶽下九世也

機辯 機如掣電辯似懸河

弟子 學於師後曰弟智從師生曰子

應對 有呼則應有問則對

含緩 忍而不敢言曰含從容而不急曰緩

演祖見衲子有節義而可立者室中峻拒不假辭色察其偏邪諂佞所爲猥屑不可教者愈加愛重人皆莫測爲乎蓋祖之取捨必有道矣耿龍學跋法語

猥屑 不可言其所爲謂之惡也猥鄙也屑苟也

愈加下 施不測之恩也

演祖曰古人樂聞已過喜於爲善長於包荒厚於隱惡謙以交友勤以濟衆不以得喪二其心所以光明碩大照暎今昔矣答靈源書

已過 孟子曰子路人告之有過則喜喜其得聞改之其勇於自修如此程子曰子路人告之有過則喜可謂百世之師也

喜善 禹王聞善言則拜蓋不待有過而屈已以受天下之善也

包荒 易經泰卦君子處泰之道必有包荒之量其施爲寬裕詳密也又量寬容衆德廣安居也

碩 廣也大也

演祖謂佛鑒曰住持之要臨衆貴在豐盈處已務從簡約其餘細碎悉勿關心用人深以推誠擇言故須取重言見重則主者自尊人推誠則衆心自感尊則不嚴而衆服感則不令而自成自然賢愚各遂其懷小大皆奮其力與夫持以勢力迫以驅喝不得已而從之者何啻萬倍哉與佛鑒書見歸侍者日錄

啻 止也

演祖謂郭功輔曰人之性情固無常守隨化日遷自古佛法雖隆替有數而興衰之理未有不由教化而成昔江西南嶽諸祖之利物也扇以淳風節以淸淨被以道德教以禮義使學者收視聽塞邪僻絕嗜慾忘利養所以日遷善遠過道成德備而不自知今之人不如古之人遠矣必欲參究此道要須確志勿易

以悟爲期然後禍患得喪付之造物不可苟免豈可預憂其不成而不爲之耶纔有絲毫顧慮萌于胸中不獨今生不了以至千生萬劫無有成就之時(坦然菴集)

郭功輔　提刑郭正祥字功輔號淨空居士問道於白雲端

造物　儒言天命釋言定業也

功輔自當塗(太平州也)絕江訪白雲端和尚于海會白雲問公牛淳乎公曰淳矣白雲叱之公拱而立白雲曰淳乎淳乎南泉大溈無異此也仍贈以偈曰牛來山中水足草足牛出山去東觸西觸又曰上大人化三千可知禮也(行狀)

絕江　直渡也

訪白雲　郭功輔乃現宰官身而作佛事可謂在欲而無欲居塵不染塵亦是他宿植德本有大因緣故致根塵脫繫一念無依到此橋斷路窮不免求人指示故訪白雲於海會白具通方正眼運匠石之功施無礙之辯便問公牛淳乎以公曾經大冶鎚鉗已到不疑之地謂全身擔荷脫體承當向他道淳矣白雲居養子之緣婆心太切只恐他見道未穩故以雷轟電掣之機振地威雄之勢而叱之可謂把關須用精嚴吏不驗分明不放行正如疾風知勁草烈火辨眞金公巳是鼻孔撩天脚跟點地的人縱是八面風吹他不動得處隱密何妨八面風吹見地唯深豈懼四山來合遂拱而立謂得處自然忘計較拈來全不費工夫白雲到此雪後始知松柏操事難方顯丈夫兒車不橫推理無曲斷滿口許他道淳乎淳乎南泉大溈無異此也仍贈一偈前二句頌他見地明白謂饑飡嫩草遶山去渴飲寒泉遶澗廻後二句頌他放曠今時謂放曠不耕空劫地暮天何用牧歌催又曰上大人者一是歸美之辭二是出身活句可謂大冶精金還他作者

白雲端　舒州白雲守端禪師衡陽葛氏子嗣楊岐方會禪師南嶽下十二世

南泉　池州南泉普願禪師鄭州新鄭王氏子嗣馬祖道一禪師一日上堂示衆云王老師牧一頭

水牯牛。擬向溪東牧不免犯官家苗稼擬向溪西牧亦不免犯官家苗稼。不如隨分納些些總不見得也

大潙　潭州潙山靈祐禪師。福州長溪趙氏子嗣百丈懷海禪師。一日上堂曰老僧百年後向山下檀越家作一水牯牛。右脇書五字潙山僧某甲當時喚作潙山僧。却是水牯牛喚作水牯牛却是潙山僧畢竟喚作甚麽即得仰山出衆禮拜而退

白雲謂功輔曰昔翠巖眞點胸躭味禪觀以口舌辯利呵罵諸方未有可其意者而大法實不明了一日金鑾善侍者見而笑曰師兄參禪雖多而不妙悟可謂擬禪矣白雲夜話

翠巖眞　洪州翠巖可眞禪師。福州人得法於石霜楚圓禪師

點胸　因他裝點胸襟欲高過於人故點胸之混名播揚於叢林。

禪觀　二乘一心而爲禪照萬法而爲觀。又禪止散亂觀照心昏

金鑾善　慈明之高弟也道悟眞楊岐方會皆推伏之未詳法嗣

擬禪　躭味禪而未發慧曰擬禪如守株待兎等翠巖眞嘗謂親見慈明天下無可其意者一日與金鑾善論道遊山次善拈一片瓦置於石上曰向這裏下得一轉語許你親見慈明眞擬之善叱之曰佇思停機情關未透何曾夢見先師在師兄參禪雖多而不妙悟可謂擬禪矣

白雲曰道之隆替豈常耶在人弘之耳故曰操則存捨則亡然非道去人而人去道也古之人處山林隱朝市不牽於名利不惑於聲色遂能淸振一時美流萬世豈古之可爲今之不可爲也由教之未至行之不力耳或謂古人淳朴故可教今人浮薄故不可教斯實鼓惑之言誠不足稽也答功輔書

朝市　鄽闠之所也白樂天云大隱居朝市小隱住丘樊丘樊甚冷落朝市太囂喧不如作中隱隱作留司官

鼓惑　鼓動人心惑亂人意

稽　考證之謂

白雲謂無爲子曰可言不可行不若勿言可行不可言不若勿行發言必慮其所終立行必稽其所蔽於是先哲謹於言擇於行發言非苟顯其理將啓學者之未悟立行非獨善其身將訓學者之未成所以發言有類立行有禮遂能言不集禍行不招辱言則爲經行則爲法故曰言行乃君子之樞機治身之大本動天地感鬼神得不敬乎白雲廣錄

無爲子　姓楊名傑字次公號無爲居士任至禮部無爲州人得法於天衣懷禪師

可言　馬氏曰夫可言不可行君子不言也則言顧行而言不違行矣

可行　可行不可言君子弗行也則行顧言而行不違言矣

類　比也法也

樞機　門轉處曰樞機者弩牙也易繫辭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所以動天地感鬼神可不愼乎昔成湯有七年之旱太史占之曰當以人禱之湯曰吾所爲請雨者民也若以人禱返害其民吾當自禱遂齋戒剪髮斷爪素車白馬身穿白茅以身爲犧禱於桑林之野祝曰無以余一人不敏傷民之命遂以六事自責曰政不節歟民失職歟女謁盛歟宮室崇歟苞苴行歟讒夫昌歟言訖忽大雨數千里湯有此德故言行遂能動天地也

白雲謂演祖曰禪者智能多見於已然不能見於未然止觀定慧防於未然之前作止任滅覺於已然之後故作止任滅所用易見止觀定慧所爲難知惟古人志在於道絕念於未萌雖有止觀定慧作止任滅皆爲本末之論也所以云若有毫端許言於本末者皆爲自欺此古人見徹處而不自欺也實錄

止觀定慧　三觀之總名也停息諸念曰止如理思惟曰觀內心不動曰定隨緣照了曰慧梵語奢摩他此云止止久曰定梵語三摩鉢提此云觀觀久曰慧梵語禪那此云等該等該前二即定慧之

通。稱通遮通照。故曰等該。在因曰止觀。在果曰定慧。若約三學互論。即一心不動。人境雙忘曰戒。覺心。圓明內外湛然曰定。隨緣應物妙用無窮曰慧。名雖有三。其揆一也

作止任滅　作者。即心造心作之謂也。若有人言。我於本心作種種行。欲求眞理。即名爲病。止者止妄。即眞之謂也。若有人言。我今永息諸念。寂然平等。欲求眞理。即名爲病。任者隨緣任情之謂也。若有人言。我等今者不斷生死。不求涅槃。任彼一切。欲求眞理。是名爲病。滅者。寂滅之謂也。若有人言。我今求永滅一切煩惱。身心根塵虛妄境界。欲求眞理。是名爲病。止觀定慧爲本。作止任滅爲末

自欺　欺。昧也。大學曰。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知爲善以去惡。而心之所發由未誠。是爲自欺也

白雲曰。多見衲子未嘗經及遠大之計。予恐叢林自此衰薄矣。楊岐先師每言上下偷安。最爲法門大患。予昔隱居歸宗。書堂披閱經史不啻數百過。目其簡編弊故極矣。然每開卷。必有新獲之意。予以是思之。學不負人如此白雲實錄

上下偷安　去聖時遙。邪佞之輩。寄身於我教中。在上者不教其下。其下者不奉其上。各取一身之安也

歸宗　寺名。在廬山之南。昔年義之隱居之處。洗硯池今猶在也

白雲初住九江承天。次遷圓通。年齒甚少。時晦堂在寶峰。謂月公晦曰。新圓通洞徹見元。不忝楊岐之嗣。惜乎發用太早。非叢林福。公晦因問其故。晦堂曰。功名美器。造物惜之。不與人全。人固欲之。天必奪之。逮白雲終于舒之海會。方五十六歲。識者謂晦堂知幾。知微。眞哲人矣湛堂記聞

晦堂　隆興府黃龍山祖心晦堂寶覺禪師。南雄鄔氏子。嗣黃龍南。嶽下十二世也

寶峰　寺名

月公晦　諱曉月。字公晦。得法於瑯琊覺禪師。於宋熙寧間住洪州泐潭寶峰精舍。作楞嚴標旨

洞徹　洞明玄理。徹底無依　忝　辱也

功名美器　有功名無美器有美器無功名蓋天命也不與人全昔种放隱終南聞希夷之風往見之希夷曰當有顯宦但名者古今美器造物所忌子名將有敗之後果如言也

終　君子曰終小人曰死謂君子有益於時死聞於後平生以保身爲事故沒可言終也死者澌盡泯沒濫朽無節故小人則言死也文見論語大全

幾微　易繫辭曰知幾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

晦堂心和尚參月公晦于寶峰公晦洞明楞嚴深旨海上獨步晦堂每聞一句一字如獲至寶喜不自勝衲子中間有竊議者晦堂聞之曰扣彼所長礪我所短吾何慊焉英邵武曰晦堂師兄道學爲禪衲所宗猶以尊德自勝爲强以未見未聞爲媿使叢林自廣而狹於人者有所矜式豈小補哉靈源拾遺

獨步　袁淑謂謝莊曰江東無我卿當獨步

扣礪　上取也下磨礪也謂取他有餘補我不足

慊　曾子曰晉楚之富不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慊恨也少也

强　勝也樂也

自廣而狹　自廣而狹小於人出書經

矜式　規法也令人依而行之使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出孟子

晦堂曰住持之要當取其遠大者略其近小者事固未決宜諮詢于老成之人倘疑矣更扣問于識者縱有未盡亦不致甚矣其或主者好逞私心專自取與一旦遭小人所謀罪將誰歸故曰謀在多斷在獨謀之在多可以觀利害之極致斷之在我可以定叢林之是非與草堂書

晦堂不赴潙山請延平陳瑩中移書勉之曰古人住持無職事選有德者居之當是任者必將以斯道覺斯民終不以勢位聲利爲之變今學者大道未明各趨異學流入名相遂爲聲色所動賢不肖雜糅不可別白正宜老成者惻隱存心之時以道自任障回百川固無難矣若夫退求靜謐務在安逸此獨善其身者所好非叢林所以望公者出靈源拾遺

陳瑩中　延平縣陳了翁名瓘字瑩中號華嚴居士

糅　米不純色謂碎米而雜其好飯言君子小人相混而不可辯

惻隱　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惻者傷之切隱者痛之深卽慈悲不忍之心也

障百川　迴衆流而入海也韓文公進學解曰障百川而東之迴狂瀾而旣倒謂入鄽垂手接物利生也

謐　靜也

晦堂一日見黃龍有不豫之色因逆問之黃龍曰監收未得人晦堂遂薦感副寺黃龍曰感尙暴恐爲小人所謀晦堂曰化侍者稍廉謹黃龍謂化雖廉謹不若秀莊主有量而忠靈源嘗問晦堂黃龍用一監收何過慮如此晦堂曰有國有家者未嘗不本此豈特黃龍爲然先聖亦嘗戒之大潙秀雙嶺化感鐵面三人也通菴壁記

感副寺　南嶽福嚴慈感禪師潼州杜氏子嗣黃龍南禪師

化侍者　隆興府雙嶺佖化禪師得法于黃龍惠南禪師

廉　正直無私曰廉

秀莊主　潭州大潙懷秀禪師信州應氏子嗣黃龍禪師

量　有量則容納衆流也

忠　有忠則盡情奉上也

靈源　隆興府黃龍靈源惟淸禪師本州陳氏子嗣黃龍祖心

晦堂謂朱給事世英曰余初入道自恃甚易逮見黃龍先師後退思日用與理矛盾者極多遂力行之三年雖祁寒溽暑確志不移然後方得事事如理而今咳唾掉臂也是祖師西來意章江集

朱給事　名顯謨字世英任至給事問道於黃龍南禪師

自恃　自負聰明之資輕視佛祖之道

矛盾　上鎗也下護身牌昔人以二事雙賣各歎其勝智者語云我買汝矛還刺汝盾入於不入卽

無其辭以況自相違也
祁　大也　　溽暑　勝熱也
朱世英問晦堂曰君子不幸小有過差而聞見指目之不暇小人終日造惡而不以爲然其故何哉晦堂曰君子之德比美玉焉有瑕生內必見於外故見者稱異不得不指目也若夫小人者日用所作無非過惡又安用言之章江集
晦堂曰聖人之道如天地育萬物無有不備於道者衆人之道如江海淮濟山川陵谷草木昆蟲各盡其量而已不知其外無有不備者夫道豈二耶由得之淺深成有小大耶答張無盡書
川陵　衆流入海曰川大阜曰陵
昆　諸也
晦堂曰久廢不可速成積弊不可頓除優游不可久戀人情不能恰好禍患不可苟免夫爲善知識達此五事涉世可無悶矣與祥和尚書
晦堂曰先師進止嚴重見者敬畏衲子因事請假多峻拒弗從惟聞省侍親老氣色穆然見於顏面盡禮津遣其愛人恭孝如此與謝景溫書
晦堂曰黃龍先師昔同雲峰悅和尙夏居荊南鳳林悅好辯論一日與衲子作喧先師閱經自若如不聞見已而悅詣先師案頭瞋目責之曰爾在此習善知識量度耶先師稽首謝之閱經如故已上並見靈源拾遺
雲峰　南嶽雲峰文悅禪師南昌徐氏子嗣大愚守芝禪師南嶽下十一世也
黃龍南和尙曰予昔同文悅遊湖南見衲子擔籠行脚者悅驚異蹙頞已而呵曰自家閨閣中物不肯放下返累及他人擔夯無乃太勞乎林間錄
蹙頞　攢眉促鼻也
閨物　胸襟之識情又私溺之物
夯　音享荷負之勢
黃龍曰住持要在得衆得衆要在見情先佛言人情者爲世之福田蓋理道所由生也故時之否泰事之損益必因人情情有通塞則否泰生事有厚薄則損益至惟聖人能通天下之情故易之別卦乾下坤上則曰泰乾上坤下則曰否其取象損上益下則曰益

損下益上則曰損夫乾爲天坤爲地天在下而地在上位固乖矣而返謂之泰者上下交故也主在上而賓處下義固順矣而返謂之否者上下不交故也是以天地不交庶物不育人情不交萬事不和損益之義亦由是矣夫在人上者能約已以裕下下必悅而奉上矣豈不謂之益乎在上者蔑下而肆諸已下必怨而叛上矣豈不謂之損乎故上下交則泰不交則否自損者人益自益者人損情之得失豈容易乎先聖嘗喻人爲舟情爲水水能載舟亦得覆舟水順舟浮違則沒矣故任持得人情則興失人情則廢全得而全興全失而全廢故同善則福多同惡則禍甚善惡同類端如貫珠興廢象行明若觀日斯歷代之元龜也與黃驥勝書

否卦　否閉塞也大往小來陽往居外陰來居內陰氣不上升陽氣不下降二氣不交萬物不生天地否塞也以人事言君不下孚於臣臣不上孚於君上下不交人情否塞也以一人言在外者陽氣散而不暱在內者陰氣附而不調陰陽不合氣血不通表裏失度也此七月之卦

泰卦　泰通也小往大來小陰也往居於外大陽也來居於內陽氣下降陰氣上升二氣相交而萬物化生天地通泰也以人事言大爲君小爲臣君推誠以任下臣進忠以奉上上下之志通朝廷通泰也陽爲君子陰爲小人君子來在于內小人往在于外人情通泰也此正月之卦

損卦　山澤損卦損減損也以人事言在上者取民以自厚在下者薄已以奉君必至上下俱損矣故曰損

益卦　風雷益卦益增益也巽爲風震爲雷雷激則風怒二物相助所以爲益以人事言在上者施其澤以及下在下者進其誠以奉上是兩相增益也故曰益

庶　衆也　　叛　返也背也

貫珠　貫串也言其相續不絕也累累如貫珠然

觀日　謂興廢之源誠在損益得失故曰觀日

元龜　壽千歲滿尺二寸預知未來吉凶禍福也

黃龍謂荊公曰凡操心所爲之事常要面前路徑開闊使一切人行得始是大人用心若也險隘不通不獨使他人不能行彙自家亦無措足之地矣 章江集

荊公　姓王名安石字介甫臨川人宋神宗熙寧三年拜爲相封荊國公七年夏四月不雨安石罷相八年二月再拜爲相九年十二月致任問道於黃龍南禪師

黃龍曰夫人語默舉措自謂上不欺天外不欺人內不欺心誠可謂之得矣然猶戒謹乎獨居隱微之間果無纖毫所欺斯可謂之得矣 答荊公書

舉措　上處置動作也下安布施爲也

獨居隱微　獨者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地也隱者暗處也微者細事也言幽暗之中微細之事跡雖未形而幾則已動人雖不知而已獨知之至此尤加戒謹也

黃龍曰夫長老之職乃道德之器先聖建叢林陳紀綱立名位選擇有道德衲子命之曰長老者將行其道德非苟竊是名也慈明先師嘗曰與其守道老死丘壑不若行道領衆於叢林豈非善守長老之職者則佛祖之道德存歟 與翠岩眞書

黃龍謂隱士潘延之曰聖賢之學非造次可成須在積累積累之要惟專與勤屏絕嗜好行之勿倦然後擴而充之可盡天下之妙 龍山廣錄

隱士　不貴爲官以道自樂

潘延之　名興字延之號淸逸居士問道於黃龍南禪師

造次　急據苟且之時

擴　推廣之義又引張也

充　滿也

潘延之聞黃龍法道嚴密因問其要黃龍曰父嚴則子敬今日之規訓後日之模範也譬治諸地隆者下之窪者平之彼將登于千仞之山吾亦與之俱困而極於九淵之下吾亦與之俱伎之窮妄之盡彼則自休也又曰姁之嫗之春夏所以生育也霜之雪之秋冬所以成熟也吾欲無言可乎 林間錄

父嚴　馬援征交趾以書戒子侄曰莫貪嗜好勤

學事業子任從而不敢違故知子敬由父嚴也

隆窪　謂天下之道以適中爲貴過與不及俱不可也下之平之欲其損有餘而益不足務合中道也

姁嫗　上許御切下衣遇切陰陽相得覆育萬物以氣曰姁以體曰嫗姁當作煦出禮記

黃龍室中有三關語衲子少契其機者脫有詶對惟歛目危坐殊無可否延之益扣之黃龍曰已過關者掉臂而去從關吏問可否此未透關者也林間錄

三關語　黃龍問龍慶閑云人人有個生緣上座生緣在甚麼處閑云早晨吃白粥至晚又覺饑又問云我手何如佛手閑云月下弄琵琶又問云我脚何似驢脚閑云鷺鷥立雪非同色三十餘年未有契其機者脫有詶對唯歛目危坐由此叢林目爲三關語師自頌云生緣斷處伸驢脚驢脚伸時佛手開爲報五湖參禪客三關一一透將來

脫有　或然之辭

黃龍曰道如山愈升而愈高如地愈行而愈遠學者卑淺盡其力而止耳惟有志於道者乃能窮其高遠其他孰與焉記聞

孰與　下去聲及也

黃龍曰古之天地日月猶今之天地日月古之萬物性情猶今之萬物性情天地日月固無易也萬物性情固無變也道何爲而獨變乎嗟其未至者厭故悅新捨此取彼猶適越者不之南而之北誠可謂異於人矣然徒勞其心苦其身其志愈勤其道愈遠矣靈菴壁記

越　地名在紹興府　之　往也

黃龍謂英邵武曰志當歸一久而勿退他日必知妙道所歸其或心存好惡情縱邪僻雖有志氣如古人予終恐不得見其道矣壁記

英邵武　隆興府泐潭洪英禪師邵武陳氏子嗣黃龍惠南禪師

寶峰英和尚曰諸方老宿批判先覺語言拈提公案猶如捧土培泰山掬水沃東海然彼豈賴此以爲高深耶觀其志在益之而不自知非其當也廣錄

公案　公者乃聖賢一期之轍天下通途之理案者卽公府之案牘也凡有天下者未嘗無公府有公府未嘗無案牘蓋取爲法而治天下之不正今佛祖機緣目爲公案者亦猶是而已○愚按批判拈頌發明古人機用勘驗學者邪正蓋有不可少者若夫脚跟未穩道眼未明住於此作活計則流滯情識礙道匪淺故寶峰此語乃宗匠爲人解粘去縛卽妙喜欲入閩碎碧巖集板之意也若緣此而屛棄公案抑止拈頌則正眼不開差別不明穿鑿謬亂觸事面墻何以爲人天師範耶

英邵武每見學者恣肆不懼因果嘆息久之曰勞生如旅泊住則隨緣去則亡矣彼所得能幾何爾輩不識廉耻干犯名分汙瀆示教乃至如是大丈夫志在恢弘祖道誘掖後來不應私擅己慾無所避忌謀一身之禍造萬劫之殃三途地獄受苦者未是苦也向袈裟下失却人身實爲苦也壁記

旅泊　旅如客店暫住豈能久居泊如舟夜止歇天曉復行言其不常住也

大丈夫　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語出孟子

恢　大也

誘掖　前導曰誘傍秋曰掖

忌　畏也　媒　招也

英邵武謂晦堂曰凡稱善知識助佛祖揚化使衲子迴心向道移風易俗固非淺薄者之所能爲末法比丘不修道德少有節義往往苞苴骯髒搖尾乞憐追求聲利於權勢之門一旦業盈禍謝天人厭之玷汙正宗爲師友累得不太息晦堂頷之

比丘　梵語比丘此云乞士謂上乞諸佛之智以資慧命下乞羣生之食以資色身比丘具五德謂乞士破惡怖魔淨命殺賊也

苞苴　包裹奇物奉獻諂佞以求托囑也

骯髒　體盤旋貌漢書云曲眉骯髒倚立門傍也

搖尾乞憐　如犬見人搖尾以媚之求憐憫而已小人諂佞亦猶是

頷　點頭而納口不言而心許也

英邵武謂潘延之曰古之學者治心今之學者治迹然心與迹相去霄壤矣

迹　有爲功用曰迹

英邵武謂眞淨文和尙曰物暴長者必夭折功速成者必易壞不推久長之計而造卒成之功皆非遠大之資夫天地最靈猶三載再閏乃成其功備其化況大道之妙豈倉卒而能辨哉要在積功累德故曰欲速則不達細行則不失美成在久遂有終身之謀聖人云信以守之敏以行之忠以成之事雖大而必濟昔喆侍者夜坐不睡以圓木爲枕小睡則枕轉覺而復起安坐如故率以爲常或謂用心太過喆曰我於般若緣分素薄若不刻苦勵志恐爲妄習所牽況夢幻不眞安得爲久長計予昔在湘西目擊其操履如此故叢林服其名敬其德而稱之靈源拾遺

眞淨文　隆興府寶峰眞淨克文禪師陝府閿鄉鄭氏子嗣黃龍南禪師南嶽下十一世

載　爾雅云夏曰歲取歲行一次也商曰祀取四時祭祀一終也周曰年取禾熟之意唐虞曰載取物終更始之義已上俱年也

再閏　閏月定四時而成歲也張純曰三年一閏天氣小備五年一閏天氣大備蓋閏月之不足日之有餘也古者一年三百六十六日分爲十二月每月三十日一年共三百六十日餘剩六日又六個月小除六日爲一歲共餘十二日三歲共三十六日閏一月還餘六日在後至二年餘二十四日連前六日共三十日又閏一月是爲三載故易云五歲再閏

敏　勤也

喆侍者　潭州大溈眞如慕喆禪師撫州臨川聞氏子嗣翠巖眞南嶽下十一世也

覺　音教睡醒曰覺　般若　此云智慧也

湘西　卽湖廣長沙府相陰湘潭縣也

眞淨文和尙久參黃龍初有不出人前之言後受洞山請道過西山訪香城順和尙順戲之曰諸葛昔年稱隱者茅廬堅請出山來松華若也沾春力根在深岩也著開眞淨謝而退順語錄

香城順　西山香城景順禪師蜀州人也嗣黃龍南禪師乃坐脫於香城

諸葛　諸葛亮字孔明瑯琊人躬耕於南陽之西臥龍崗與徐庶爲友時劉玄德屯兵於新野庶見之告曰諸葛孔明臥龍也將軍盍往見之此人可以就見不可以屈由是玄德遂詣亮所凡三往而從之遂拜爲軍師後爲蜀漢相

眞淨舉廣道者住五峰輿議廣疎拙無應世才逮廣住持精以治己寬以臨衆未幾百廢具舉衲子往來競爭喧傳眞淨聞之曰學者何易毀譽邪予每見叢林竊議曰那個長老行道安衆那個長老不侵用常住與衆同甘苦夫稱善知識爲一寺之主行道安衆不侵常住與衆甘苦固當爲之又何足道如士大夫做官爲國安民乃曰我不受贓不擾民且不受贓不擾民豈分外事耶山堂小參

廣道者　瑞州九峰希廣禪師西蜀梓州人師慈仁惠物不尋細檢故叢林號爲廣無心嗣眞淨克文禪師南嶽下十二世也

輿　衆也

分外事　官受爵於國牧民正國豈爲奇特夫爲善知識者主叢林興教化安衆克己不干常住正宜如此豈分外事耶

眞淨住歸宗每歲化主納疏布帛雲委眞淨視之顰蹙已而嘆曰信心膏血予慚無德何以克當李商老日涉記

雲委　積聚如雲也

眞淨曰末法比丘鮮有節義每見其高談闊論自謂人莫能及逮乎一飯之惠則始異而終輔之先毀而後譽之求其是曰是非曰非中正而不隱者少矣壁記

眞淨曰比丘之法受用不宜豐滿豐滿則溢稱意之事不可多謀多謀終敗將有成之必有壞之予見黃龍先師應世四十年語默動靜未背以顏色禮貌文才牢籠當世衲子唯確有見地履實踐眞者委曲成褫之其愼重眞得古人體裁諸方罕有倫比故今日臨衆無不取法日涉記

委曲　俯而就之方便以成其德故也

褫　音池成就也　　體裁　格式也

眞淨住建康保寧舒王齋䞋素縑因問侍僧此何物對曰紡絲羅眞淨曰何用侍僧曰堪做袈裟眞淨指所衣布伽黎曰我尋常披此見者亦不甚嫌惡卽令送庫司估賣供衆其不事服飾如此日涉記

舒王 宋徽宗進荊公爲舒王也荊公熙寧間拜爲相作務新法病民其子王雱爲崇正殿大學士因父佐務新法必行雱卒父罷相晏閑間如夢寐見一鬼使領雱荷鐵枷泣於公前曰因父務新法所致公問使乞解使曰建寺飯僧可免公遂於金陵田地捨宅爲寺賜額保寧請眞淨主之

縑 音兼絹也

袈裟 具云迦羅沙曳此云不正色亦名離塵服

伽黎 名雜碎衣以條數多故大衣分三品九條十一條十三條名下品十五條十七條十九條名中品二十一條二十三條二十五條名上品

估 賣也價也 事 好也

眞淨謂舒王曰日用是處力行之非則固止之不應以難易移其志苟以今日之難掉頭弗顧安知他日不難於今日乎日涉記

眞淨聞一方有道之士化去惻然嘆息至於泣涕時湛堂爲侍者乃曰物生天地間一兆形質枯死殘蠹似不可逃何苦自傷眞淨曰法門之興賴有德者振之今皆亡矣叢林衰替用此可卜日涉記

湛堂 隆興府泐潭湛堂文準禪師興元府梁氏子嗣眞淨文禪師南嶽下十三世也

兆 形顯之義

枯死 枯老死滅殘缺蠹損也

禪林寶訓合註卷第一

音切

蠹丁護切 節子結切 葺七入切
禆補移切 澆公堯切 鴆除禁切
綈徒兮切 躄婢亦切 訾子爾切
邸都禮切 翮諧革切 倨九魚切
臒於縛切 猥於隗切 礪力制切

慊口恬切　諮子辭切　緑𣕺音
溽如屬切　蹙子六切　頻遏音
夸呼講切　窪烏華切　伎巨寄切
喆除列切　鎌古廉切　骴口朗切
髒子朗切

禪林寶訓合註卷第二

虎林澄遠居士張文憲程叔甫參閱

湛堂準和尚初參眞淨常炙燈帳中看讀眞淨呵曰所謂學者求治心也學雖多而心不治縱學而奚益而況百家異學如山之高海之深子若爲盡之今棄本逐末如賤使貴恐妨道業直須杜絕諸緣當求妙悟他日觀之如推門入臼故不難矣湛堂卽時屛去所習專注禪觀一日聞衲子讀諸葛孔明出師表豁然開悟凝滯頓釋辯才無礙在流輩中鮮有過者

杜　斷也塞也

注　灌注也如甁注水使心不亂也

出師表　諸葛武侯受顧命輔後主七擒孟獲已定南方乃出師伐魏臨行遺表於後主

湛堂曰有道德者樂於衆無道德者樂於身樂於衆者長樂於身者亡今稱住持者多以好惡臨衆故衆人拂之求其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好者鮮矣故曰與衆同憂樂同好惡者義也義之所在天下孰不歸焉二事與可贊荒集

好惡　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爲拂人之性災必逮夫身

拂　逆也

湛堂曰道者古今正權善弘道者要在變通不知變者拘文執教滯相殢情此皆不達權變故僧問趙州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州云我在靑州做領布衫重七斤謂古人不達權變能若是之酬酢聖人云幽谷無私遂致斯響洪鐘簴受扣無不應是知通方上士將返常合道不守一而不應變也與李商老書

殢　係替二音極困也滯也

僧問　僧問處名偏辟問州答處名信手拈來無意路話又謂放風前箭轉格外機須向言前領旨

句外明宗不可尋言逐句妄生揆度趙州已至不立玄危平坦之地了無佛法身心凡酬酢信口開合皆無情識不可較量也故雪竇頌曰偏辟曾揆老古錐七斤衫重少人知而今擲向西湖裏下載清風付與誰

趙州　趙州觀音院從諗禪師曹州郝氏子嗣南泉普願禪師聲傳大夏名聞九州壽一百二十歲

酬酢　下音昨客報主曰酢主答客曰酬

簴　音巨謂飛簴天上神獸鹿頭龍身說文云鐘皷之柎也飾爲猛獸釋名曰橫曰栒縱曰簴

湛堂曰學者求友須是可爲師者時中長懷尊敬作事取法期有所益或智識差勝於我亦可相從警所未逮萬一與我相似則不如無也實峯實錄

差　楚宜切略也

湛堂曰祖庭秋晚林下人不爲竄浮者固自難得昔眞如住智海嘗言在湘西道吾時衆雖不多猶有老衲數輩履踐此道自大溈來此不下九百僧無七五人會我說話予以是知得人不在衆多也實錄

秋晩　末運之際法道凋零

湛堂曰惟人履行不可以一謝一詰固能盡知蓋口舌辯利者事或未可信辭語拙訥者理或不可窮雖窮其辭恐未窮其理能服其口恐未服其心惟人難知聖人所病況近世衲子聰明不務通物情視聽多只伺過隙與衆違欲與道乖方相尙以欺相冐以詐使佛祖之道靡靡而愈薄殆不可救矣答魯直書

訥　言遲也　尙　加也

冐　蒙昧也　殆　乃也危也

湛堂謂妙喜曰像季比丘外多狥物內不明心縱有弘爲皆非究竟蓋所附卑猥而使然如搏牛之蝱飛止數步若附驥尾便有追風逐日之能乃依托之勝也是故學者居必擇處遊必就士遂能絕邪僻近中正聞正言也昔福嚴雅和尙每愛眞如喆標致可尙但未知所附者何人一日見與大寧寬蔣山元翠巖眞偕行雅喜不自勝從容謂喆曰諸大士法門龍象子得從之遊異日支吾道之傾頹彰祖教之利濟固不在予之多囑也日涉記

驥尾　參逐人行曰附驥尾謂蒼蠅之飛不可數步托於驥尾乃能千里之達也

福嚴雅　潭州福嚴良雅禪師嗣洞山守初青原下八世也

大寧寬　洪州大寧道寬禪師嗣石霜楚禪師南嶽下十一世也

蔣山元　蔣山贊元禪師婺州義烏人傅大士之裔嗣石霜禪師

偕　同也並也

龍象　水中力大龍也陸中有威象也巨德以喩之者言其有力而托有威而可習故也

支　撐持也

湛堂謂妙喜曰參禪須要識慮高遠志氣超邁出言行事持信於人勿隨勢利苟枉自然不為朋輩描摸時所上下也寶峯記聞

上下　時人以名利為上師今不愛名利故不為時上時人以庸鄙為下師今操道德故不為時下也

湛堂曰予昔同靈源侍晦堂於章江寺靈源一日與二僧入城至晚方歸晦堂因問今日何往靈源曰適往大寧來時死心在旁厲聲呵曰參禪欲脫生死發言先要誠實清兄何得妄語靈源面熱不敢對自爾不入城郭不妄發言予固知靈源死心皆良器也日涉記

死心　隆興府黃龍死心悟新禪師韶州黃氏子嗣黃龍祖心禪師南嶽下十三世也

良器　良大也靈源知過必改死心正而不屈

湛堂曰靈源好閱經史食息未嘗少憩僅能背諷乃止晦堂因呵之靈源曰嘗聞用力多者收功遠故黃太史魯直曰清兄好學如饑渴之嗜飲食視利養紛華若惡臭蓋其誠心自然非特爾也贅瓫集

憩　息也

黃太史　諱庭堅字魯直號山谷居士得法於黃龍祖心禪師

特爾　天性如此非故強為

靈源清和尚住舒州太平每見佛眼臨衆周密不甚

失事。因問其要。佛眼曰用事寧失於寬。勿失於急。寧失於略。勿失於詳。急則不可捄。詳則無所容。當持之於中道。待之以含緩。庶幾爲臨衆行事之法也 拾遺

靈源謂長靈卓和尙曰道之行固自有時。昔慈明放意於荊楚間。含耻忍垢。見者忽之。慈明笑而已。有問其故。對曰連城與瓦礫相觸。予固知不勝矣。逮見神鼎後。譽播叢林。終起臨濟之道。嗟乎道與時也。苟可强乎 筆帖

長靈卓　東京天寧長靈守卓禪師。泉州莊氏子。嗣靈源淸禪師。南嶽十四世

連城　趙有卞和璧。秦昭王欲以十二連城貿之。趙遣相如送之入秦。相如視秦王惟有愛璧之心。而無割城之意。乃詐曰璧有瑕。請示之。玉授璧與相如。如將璧却倚柱立。怒髮衝冠。謂曰臣聞布衣之交。尙不忍相欺。況大國乎。王若急臣。臣頭璧俱碎於柱。王恐璧碎。使人扶相如起

礫　小石也

神鼎　潭州神鼎洪諲禪師。襄水扈氏子。嗣首山念禪師。南嶽下九世。尋常一衲。以度寒暑。後隱衡嶽。有一貴豪來山遊。見師氣貌閑靜。一鉢無餘。遂拜請住神鼎。十年枯淡。室無升米。一鉢挂壁。日收螽飯。一枯木床爲法座。殘僧數輩。圍之始終如此。後宗風大振。門弟子氣呑諸方。由是慈明髮長不剪。敝衣而特往見鼎。鼎曰汾陽有西河師子。是否。慈明指後。厲聲曰屋倒矣。鼎回顧相視。慈明坐脫隻履而視之。鼎老忘問。又失公所在。慈明遂整衣且行。且曰見面不如聞名。遂去。鼎遣人追之不返。鼎嘆曰汾陽有此兒也。慈明自此名重四方

靈源謂黃太史曰。古人云抱火措於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然。固以爲安。此誠喩安危之機。死生之理。明如杲日。間不容髮。夫人平居燕處。罕以生死禍患爲慮。一旦事出不測。方頓足扼腕而捄之。終莫能濟矣 筆帖

古人云　漢文帝六年。淮南厲王長謀反。廢處蜀郡。嗔恚不食死。梁太傅賈誼上疏曰。臣竊惟事勢。可爲痛哭者一。可爲流涕者二。可爲長太息者六。

若其他背理而傷道者難偏以疏擧進言者皆言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獨以爲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則諛皆非事實知治亂之體者也夫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燃固爲之安方今之勢何以異此本末外逆首尾衡決國制搶攘非甚有紀陛下可不壹令臣得熟數之於前因陳治安之策試詳擇焉

扼腕　上持扼下手腕也謂跌脚搥胸以手持腕救之晩矣

靈源謂佛鑑曰凡接東山師兄書未嘗言世諦事唯丁寧忘軀弘道誘掖後來而已近得書云諸莊旱損我總不憂只憂禪家無眼今夏百餘人室中學個狗子無佛性話無一人會得此可爲憂至哉斯言與憂院門不辦怕官人嫌責慮聲位不揚恐徒屬不盛者實霄壤矣每念此稱實之言豈復得聞吾侄爲嫡嗣能力振家風當慰宗屬之望是所切禱　蛤侍者日錄

靈源曰磨礲砥礪不見其損有時而盡種樹蓄養不見其益有時而大積德累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棄義背理不知其惡有時而亡學者果熟計而履踐之成大器播美名斯今古不易之道也　筆帖

磨礲　全篇出漢書枚乘傳乃諫吳王之言也

靈源謂古和尙曰禍福相倚吉凶同域惟人自召安可不思或專己之喜怒而隘於含容或私心靡費而從人之所欲皆非住持之急茲實恣肆之攸漸禍害之基源也　筆帖

古和尙　惠古禪師嗣靈源淸禪師南嶽下十四世

相倚　背向之義謂背之則禍生向之則福長也

同域　美惡之義德美則吉性暴則凶謂心者衆妙之門羣靈之府升降之源禍福之本也

靡費　奢侈也　　攸漸　始終之義

靈源謂伊川先生曰禍能生福福能生禍禍生於福者緣處災危之際切於思安深於求理遂能祗畏敬謹故福之生也宜矣福生於禍者緣居安泰之時縱其奢欲肆其驕怠尤多輕忽侮慢故禍之生也宜矣聖人云多難成其志無難喪其身得乃喪之端喪乃

得之理是知禍不可屢僥倖得不可常覬覦居福以慮禍則其福可保見得而慮喪則其得必臻故君子安不忘危理不忘亂者也筆帖

靈源禪師

伊川　姓程名頤字正叔號伊川河南人問道於

祇　謹也恭也　侮　輕慢也

屢　頻也數也

僥倖　上不當求而求之下不當得而得之

覬覦　上音冀下音俞希望欲得也

靈源謂伊川先生曰夫人有惡其跡而畏其影却背而走者然走愈急迹愈多而影愈疾不如就陰而止影自滅而迹自絕矣日用明此可坐進斯道筆帖

惡跡畏影　此篇言捨妄歸眞不起生滅心也所行之事喻跡起生滅心喻影背走喻捨妄歸眞就陰喻顯妄明眞所謂揚湯止沸不如釜底抽薪

靈源曰凡住持位過其任者鮮克有終蓋福德淺薄量度狹隘聞見鄙陋又不能從善務義以自廣而致然也日錄

過任　德薄而位尊任重而福淺

自廣　自廣其德量聞見也

靈源聞覺範貶竄嶺海歎曰蘭植中塗必無經時之翠桂生幽壑終抱彌年之丹古今才智喪身譏謗罹禍者多求其與世浮沉能保其身者少故聖人言當世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議人者也博辯宏大而危其身者好發人之惡也在覺範有之矣章江集

覺範　瑞州清源寺慧洪覺範禪師本郡彭氏子嗣眞淨文禪師南嶽下十三世博覽群書有大辯才作林間錄僧寶傳也

彌　遠也　浮沉　上現也下隱也

聖人言　史記孔子適周見老子老子曰吾聞富貴者送人以財仁者送人以言吾雖不能富貴而竊仁者之號今送子以言也當今之士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譏議人者也博辯宏遠而危其身者好發人之惡也爲人臣子可不愼乎

靈源謂覺範曰聞在南中時究楞嚴特加箋釋非不肖所望蓋文字之學不能洞當人之性源徒與後學

障先佛之智眼病在依他作解塞自悟門資口舌則可勝淺聞廓神機終難極妙證故於行解多致參差而日用見聞尤增隱昧也章江集

箋 傳之未盡曰箋

參差 不齊之貌乃言行相違也

靈源曰學者舉措不可不審言行不可不稽寡言者未必愚利口者未必智鄙樸者未必悖承順者未必忠故善知識不以辭盡人情不以意選學者夫湖海衲子誰不欲求道於中悟明見理者千百無一其間修身勵行聚學樹德非三十年而不能致偶一事過差而叢林棄之則終身不可立夫耀乘之珠不能無纇連城之璧寧免無瑕凡在有情安得無咎夫子聖人也猶以五十學易無大過為言契經則曰不怕念起惟恐覺遲況自聖賢已降孰無過失哉在善知識曲成則品物不遺矣故曰巧梓順輪桷之用枉直無廢材良御適險易之宜駑驥無失性物既如此人亦宜然若進退隨愛憎之情離合繫異同之趣是由捨繩墨而裁曲直棄權衡而較重輕雖曰精微不能無謬矣

言行 言乃行之實行乃言之表

鄙樸 誠實也

辭盡下 唐德宗貞元十年兵部侍郎陸贄諫曰明王不可以辭盡人情不可以意選進士進退隨憎愛之情離合繫異同之趣是由捨繩墨而意裁曲直棄權衡而手揣重輕雖曰精微不能無謬

耀乘珠 魏惠王曰寡人有徑寸之珠照車前後各十二乘者數枚齊王曰吾有四臣照千里之外豈特十二乘也魏王有媿色

學易 聖人雖生知未嘗自言無大過雖是謙辭而道理實無窮盡也學易則明乎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故聖人冀永年之窮經庶所行之無咎

契經 梵語修多羅此云契經謂契理契機乃契理合機之教

品物 言高低大小利鈍之人不可遺棄也

巧梓輪桷之用 梓木匠也輪車輪也桷榱桷也

葢巧梓用木之際隨其木性而用之枉者可以爲輪直者可以爲桷使不廢其材也昔齊桓公讀書於堂上輪扁斲輪於堂下釋鑿而問曰敢問君之所讀者何書公曰聖人之言也扁曰聖人在乎公曰聖人死矣扁曰然君所讀者糟粕耳公怒曰寡人讀書輪人安得譏乎有說則可無說則死扁曰以臣事觀之臣當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於心應之於手口不能言有數存焉臣不能諭臣之子子不能受之於臣臣年七十而老斲輪古之斲輪者與其不可傳而死者多矣故君之所讀者糟粕耳桓公大喜出莊子

良御　使馬之人也善使馬者稱而作之

駑驥　上卽鈍馬也下卽良馬

失性　各得遲疾之宜使不失其所賦性也

繩墨　梓人所用者也木若得之則曲直分明而見矣

靈源曰善住持者以衆人心爲心未嘗私其心以衆人耳目爲耳目未嘗私其耳目遂能通衆人之志盡衆人之情夫用衆人之心爲心則我之好惡乃衆人好惡故好者不邪惡者不謬又安用私托腹心而甘服其諂媚哉既用衆人耳目爲耳目則衆人聰明皆我聰明故明無不鑒聰無不聞又安用私託耳目而固招其蔽惑邪夫布腹心託耳目惟賢達之士務求己過與衆同欲無所偏私故衆人莫不歸心所以道德仁義流布遐遠者宜其然也而愚不肖之意務求人之過與衆違欲溺於偏私故衆人莫不離心所以惡名險行傳播遐遠者亦宜其然也是知住持人與衆同欲謂之賢哲與衆違欲謂之庸流大率布腹心託耳目之意有殊而善惡成敗相返如此得非求過之情有異任人之道不同者哉

庸流　心不存愼終之規口不吐詞格之言不擇人以托身不立行以自定見小措大而不知所務從物而流不知所執故曰庸流

靈源曰近世作長老涉二種緣多見智識不明爲二風所觸喪於法體一應逆緣多觸衰風二應順緣多觸利風既爲二風所觸則喜怒之氣交於心鬱勃之

一色浮於面。是致取辱法門。譏誚賢達。惟智者善能轉爲攝化之方。美導後來。如瑯琊和尚往蘇州看范希文。因受信施及千餘緡。遂遣人陰計在城諸寺僧數。皆密送錢。同日爲衆檀設齋。其卽預辭范公。是日侵蚤發船。逮天明衆知已去。有追至常州而得見者。受法利而迴。觀此老一舉。使姑蘇道俗悉起信心。增深道種。此所謂轉爲攝化之方。與夫竊法位苟利養。爲一身之謀者。實霄壤也（與德和尚書）

勃　色變也

誚　才笑切。以言相責也

瑯琊　徐州瑯琊廣照慧覺禪師。洛陽人。嗣汾陽昭禪師。南嶽下十世

范希文　姓范名仲淹。字希文。汝南人。宋仁宗慶曆中。拜爲參知政事。謚文正

緡　音民。錢串也

文正公謂瑯琊曰。去年到此。思得林下人可語者。嘗問一吏。諸山有好僧否。吏稱北寺瑞光希茂二僧爲佳。予曰。此外諸禪律中。剛無耶。吏對予曰。儒尊士行僧論德業。如希茂二人者。三十年蹈不越閫。衣惟布素。聲名利養了無所滯。故邦人高其操履而師敬之。若其登座說法。代佛揚化。機辯自在。稱善知識者。非頑吏能曉。遽暇日訪希茂二上人。視其素行一如吏言。予退思舊稱蘇秀好風俗。今覩老吏尙能分君子小人優劣。況其識者邪。瑯琊曰。若吏所言。誠爲高議。請記之以曉未聞（瑯琊別錄）

瑞光　寺有四瑞。謂鍾鼓自鳴。寶塔放光。瑞竹交加。白龜聽法。故稱曰瑞光。卽今之臥佛寺也

蹈　行也　　閫　門限也

上人　內有智德。外有勝行。在人之上。故稱上人

秀　卽嘉興府

靈源曰。鍾山元和尚。平生不交公卿。不苟名利。以卑自牧。以道自樂。士大夫初勉其應世。元曰。苟有良田。何憂晚成。第恐乏才具耳。荊公聞之曰。色斯舉矣。翔而後集。在元公得之矣（贅疣集）

以卑自牧　象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卑者。謙之至也。謂君子以自謙自卑之道。自牧自處也

色斯舉矣　鳥之爲物也見人顏色不善則飄然
而逝回翔審視至彈射不驚之處而後下之世人
見機而作亦當如此

靈源曰先哲言學道悟之爲難既悟守之爲難既守
行之爲難今當行時其難又過於悟守葢悟守者精
進堅卓勉在己躬而已惟行者必等心死誓以損己
益他爲任若心不等誓不堅則損益倒置便墮爲流
俗阿師是宜祇畏

靈源曰東山師兄天資特異語默中度尋常出示語
句其理自勝諸方欲效之不詭俗則淫陋終莫能及
求於古人中亦不可得然猶謙光導物不啻饑渴嘗
曰我無法寧克勤諸子眞法門中罪人矣

淫　流蕩之過也

謙光　位愈高而心愈下則尊而且光

靈源道學行義純誠厚德有古人之風安重寡言尤
爲士大夫尊敬嘗曰衆人之所忽聖人之所謹況爲
叢林主助宣佛化非行解相應詎可爲之要在時時
檢責勿使聲名利養有萌於心儻法令有所未孚衲
子有所未服當退思修德以待方來未見有身正而
叢林不治者所謂觀德人之容使人之意消誠實在
茲耶聞

純誠　精一無雜曰純眞實無妄曰誠

儻　或然之辭　孚　信也

靈源謂圓悟曰衲子雖有見道之資若不深蓄厚養
發用必峻暴非特無補教門將恐有招禍辱圓悟禪
師曰學道存乎信立信在乎誠存誠於中然後俾衆
無惑存信於已可以教人無欺惟信與誠有補無失
是知誠不一則心莫能保信不一則言莫能行古人
云衣食可去誠信不可失惟善知識當教人以誠信
且心既不誠事既不信稱善知識可乎易曰惟天下
至誠遂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而自既
不能盡於已欲望盡於人衆必給而不從自既不誠
於前而曰誠於後衆必疑而不信所謂割髮宜及膚
剪爪宜侵體良以誠不至則物不感損不至則益不
臻葢誠與信不可斯須去巳也明矣與虞察院書

圓悟　成都府昭覺寺佛果克勤禪師彭州駱氏

子謂五祖演禪師
保　全守曰保
誠信　心實曰誠乃信之體也言實曰信方誠之用也
惟天下至誠　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
註曰性者德無不實理無不具故無人欲之私能盡者知之無不明處之無不當天地至誠者言聖人之德天下莫能加也贊猶助也參者與天地並立而為三
紿　欺慢也　斯須　暫時也
圓悟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從上皆稱改過為賢不以無過為美故人之行事多有過差上智下愚俱所不免唯智者能改過遷善而愚者多蔽過飾非遷善則其德日新是稱君子飾過則其惡彌著斯謂小人是以聞義能從常情所難見善樂從賢德所尚望公相忘於言外可也與文主簿

過惡　無心失理曰過有心害理曰惡
飾非　人有過非恐人知之以巧言自飾欲免過而譽其善
義能從　從者移也孔子曰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尹氏曰德必修而後成學必講而後明見義能徙改過無吝此四者日新之要苟未能之聖人猶憂之況學者乎
圓悟曰先師言做長老有道德感人者有勢力服人者猶如鸞鳳之飛百禽愛之虎狼之行百獸畏之其感服則一其品類固霄壤矣贊　疣　集
圓悟謂隆藏主曰欲理叢林而不務得人之情則叢林不可理務得人之情而不勤於接下則人情不可得務勤接下而不辨賢不肖則下不可接務辨賢不肖而惡言其過悅順其己則賢不肖不可辨惟賢達之士不惡言過不悅順己惟道是從所以得人情而叢林理矣廣錄
隆藏主　平江府虎丘紹隆禪師和之含山人嗣圓悟勤禪師南嶽下十五世

圓悟曰住持以衆智爲智衆心爲心恒恐一物不盡其情一事不得其理孜孜訪納惟善是求當問理之是非詎論事之大小若理之是雖靡費大而作之何傷若事之非雖用度小而除之何害葢小者大之漸微者著之萌故賢者愼初聖人存戒涓涓不遏終變桑田炎炎靡除卒燎原野流爛既盛禍災已成雖欲捄之固無及矣古云不矜細行終累大德此之謂也

與佛智書

智　分別是非曰智又知也妙衆理而宰萬物也

孜孜　切切也汲汲也　遏　止也

炎　小火之貌　原　廣平曰原

爛　大火也

不矜細行　書云嗚乎夙夜罔或不謹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爲山九仞功虧一簣註曰或猶言萬一也呂氏曰此是勤德工夫或之一字最有意味一暫止息則非勤德也矜者持也細行者小事也

累　去聲事相緣及

圓悟謂元布袋曰凡稱長老之職助宣佛化常思以利濟爲心行之而無矜則所及者廣所濟者衆然一有矜已邀能之心則儱侔之念起而不肖之心生矣

雙林石刻下出雲門菴集

元布袋　台州護國寺此菴景元禪師永嘉南溪張氏子嗣圓悟禪師南嶽下十五世

圓悟謂妙喜曰大凡舉措當謹終始故善作者必善成善始者必善終謹終如始則無敗事古云譬乎衣未成而轉爲裳行百里之半於九十斯皆歎有始而無終也故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者晦堂老叔曰黃檗勝和尙亦奇衲子但晚年謬耳觀其始得不謂之賢雲門菴集

黃檗勝　瑞州黃檗山惟勝禪師潼州羅氏子嗣黃龍南禪師南嶽下十二世

得　豈也

圓悟謂佛鑒曰白雲師翁動用舉措必稽往古嘗曰事不稽古謂之不法予多識前言往行遂成其志然非特好古葢今人不足法先師每言師翁執古不知時變師翁曰變故易常乃今人之大患予終不爲也

蟠和尚日錄

佛鑒　舒州太平寺佛鑑慧懃禪師本郡江氏子嗣五祖演禪師南嶽下十四世

前言往行　易大畜卦象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註曰前言往行是古聖之言行也觀其言察其行以成德乃大畜之義畜積成也

故常　古人不更之常道也

佛鑒懃和尚自太平遷智海郡守曾公元禮聞執可繼住持佛鑒舉昺首座公欲得一見佛鑒曰昺爲人剛正於世邈然無所嗜好請之猶恐弗從詎肯自來耶公固邀之昺曰此所謂呈身長老也竟逃於司空山公顧謂佛鑒曰知子莫若父卽命諸山堅請抑不得已而應命蟾侍者日錄

昺首座　韶州南華智昺禪師蜀川永康人爲人嚴厲時號昺鐵面嗣佛鑒懃禪師南嶽下十五世

呈身　先見其身後任住持也

長老　耆德之稱了達法性內有智德使學者尊從故曰長老也

抑　發語之辭

佛鑒謂詢佛燈曰高上之士不以名位爲榮達理之人不爲抑挫所困其有承恩而效力見利而輸誠皆中人以下之所爲日錄

詢佛燈　浙江湖州府安吉州何山佛燈守詢禪師本郡史氏子嗣佛鑒懃禪師南嶽下十五世也

挫　摧折也

輸誠　盡敬之貌　効　獻也盡也

佛鑒謂昺首座曰凡稱長老要須一物無所好一有所好則被外物賊矣好嗜欲則貪愛之心生好利養則奔競之念起好順從則阿諛古人合好勝負則人我之山高好掊克則嗟怨之聲作總而窮之不離一心心若不生萬法自泯平生所得莫越於斯汝宜勉旃規正來學南華石刻

賊　侵害

愛　心之纏綿不已曰愛

阿諛　上卑屈也下諂詐也

掊克　聚斂也謂刻剝民財也
旃　之也
佛鑒曰先師節儉一鉢囊鞋袋百綴千補猶不忍棄
置甞曰此二物相從出關僅五十年矣詎肯中道棄
之有泉南悟上座送褐布裰自言得之海外冬服則
溫夏服則涼先師曰老僧寒有柴炭紙衾熱有松風
蓄此奚爲終却之(日錄)
綴　補衲也
褐　褐毛布裰氷火二鼠之毛所織之布也火鼠
入火不焚毛長尺許所謂火浣布是也氷鼠者北
方有氷厚百尺有鼠在下但食氷毛長數寸可以
爲布二事合成冬暖夏涼出神異記
佛鑒曰先師聞眞淨遷化設位辦供哀哭過禮歎曰
斯人雖得見道根柢不帶枝葉惜其早亡殊未聞有
繼其道者江西叢林自此寂寥耳(日錄)
佛鑑曰先師言白雲師翁平生疏通無城府顧義有
可爲者踊躍以身先之好引拔賢能不喜附離苟合
一榻翛然危坐終日甞謂凝侍者曰守道安貧衲子

素分以窮達得喪移其所守者未可語道也(日錄)
疏通　能知遠古書籍也又胸次岸谷海納山容
無彼此之念也
城府　遮蔽之義謂外無城郭內無府庫無外內
之隄防也
踊躍　見義合理踴躍而前進也
附離苟合　勝利則依附害則離去苟合者不遵
理義而苟且迎合也
翛　音宵鳥之孤飛也又自如也
佛鑒曰爲道不憂則操心不遠處身常逸則用志不
大古人歷艱難甞險阻然後享終身之安益事難關
志銳刻苦則慮深遂能轉禍爲福轉物爲道多見學
者逐物而忘道背明而投暗於是飾己之不能而期
人以爲智彊人之不逮而侮人以爲高以此欺人而
不知有不可欺之先覺以此掩人而不知有不可掩
之公論故自智者人愚之自下者人高之惟賢者不
然謂事散而無窮能涯而有盡欲以有盡之智而周
無窮之事則識有所偏神有所困故於大道必有所

闕焉與秀案芝書

銳　鋒利深入之貌

虛深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學者不可以世事關其心逍遙乎微妙之境優游乎何有之鄉然後必蹈於無事安樂之境

所偏　其識不遠則事理不能圓融也

闕　閉而不通也

佛鑒謂龍牙才和尚曰欲革前人之弊不可亟去須因事而革之使小人不疑則底無怨恨予嘗言住持有三訣見事能行果斷三者缺一則見事不明終爲小人忽慢住持不振矣

龍牙才　潭州龍牙寺智才禪師舒州施氏子嗣佛鑒懃禪師南嶽下十五世

佛鑒曰凡爲一寺之主所貴操履淸淨持大信以待四方衲子差有毫髮猥媟之事於己不去遂被小人窺覦雖有道德如古人則學者疑而不信矣山堂小參

猥媟　上鄙也下苟且也

窺覦　小視貌

佛鑒曰佛眼弟子唯高菴勁挺不近人情爲人無嗜好作事無黨援淸嚴恭謹始終以名節自立有古人之風近世衲子罕有倫比與耿龍學書

佛眼　舒州龍門佛眼淸遠禪師臨邛李氏子嗣五祖演禪師南嶽下十四世也

勁挺　至公而無私也

黨援　上朋比也下引拔也

佛眼遠和尚曰涖衆之容必肅於閒暇之日對賓之語當嚴於私昵之時林下人發言用事舉措施爲先須籌慮然後行之勿倉卒暴用或自不能予決隱須諮詢耆舊博問先賢以廣見聞補其未能燭其未曉豈可虛作氣勢專逞貢高自彰其醜苟一行失之於前則百善不可得而掩於後矣與眞牧書

涖衆　上臨也謂立身之道內剛而外柔涖衆之容上承而下順不和則不可接物不嚴則不可馭下也

昵　親近也

佛眼曰人生天地間稟陰陽之氣而成形自非應眞

乘悲願力出現世間其利欲之心似不可卒去惟聖人知不可去人之利欲故先以道德正其心然後以仁義禮智教化隄防之日就月將使其利欲不勝其仁義禮智而全其道德矣 與耿龍學書

佛眼曰學者不可泥於文字語言蓋文字語言依他作解障自悟門不能出言象之表昔達觀頴初見石門聰和尙室中馳騁口舌之辯聰曰子之所說乃紙上語若其心之精微則未覩其奧當求妙悟悟則超卓傑立不乘言不滯句如師子王吼哮百獸震駭迴觀文字之學何啻以什較百以千較萬也 龍門記聞

泥　去聲滯也

達觀頴　潤州金山曇頴禪師嗣石門聰禪師

佛眼謂高菴曰百丈淸規大槩標正檢邪軌物齊衆乃因時以制後人之情夫人之情猶水也規矩禮法爲隄防隄防不固必致奔突人之情不制則肆亂故去情息妄禁惡止邪不可一時亡規矩然則規矩禮法豈能盡防人之情玆亦助入道之階墀也規矩之立昭然如日月望之者不迷擴乎如大道行之者不惑先聖建立雖殊歸源無異近代叢林有力役規矩者有死守規矩者有蔑視規矩者斯皆背道失禮縱情逐惡而致然曾不念先聖捄末法之弊禁放逸之情塞嗜欲之端絕邪僻之路故所以建立也 東湖集

階墀　上階級也下丹墀也謂淺而深也

蔑　輕也

佛眼謂高菴曰見秋毫之末者不自見其睫舉千鈞之重者不自舉其身猶學者明於責人昧於恕己者不少異也 眞牧集

高菴　南康軍雲居高菴善悟禪師洋州李氏子嗣佛眼遠禪師南嶽下十五世

秋毫　莊子曰秋獸生毛至微孟子曰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

睫　音接眉毛也　鈞　三十斤也

高菴悟和尙曰予初遊祖山見佛鑒小參謂貪欲瞋恚過如寃賊當以智敵之智猶水也不用則滯滯則不流不流則智不行矣其如貪欲瞋恚何予是時雖年少心知其爲善知識也遂求挂搭 雲居實錄

高菴曰學者所存中正雖百折挫而浩然無憂其或所向偏邪朝夕區區爲利是計予恐堂堂之軀將無措於天地之間矣 眞牧集

區區　卑小之稱猶碌碌也

高菴曰道德仁義不獨古人有之今人亦有之以其智識不明學問不廣根器不淨志氣狹劣行之不力遂被聲色所移使不自覺蓋因妄想情念積習濃厚不能頓除所以不到古人地位耳 與耿龍學書下出眞牧集

高菴聞成枯木住金山受用侈靡歎息久之曰比丘之法所貴淸儉豈宜如此徒與後生輩習輕肥者增無厭之求得不愧古人乎

成枯木　東京淨國枯木法成禪師何朔人嗣芙蓉楷禪師淸原下十二世也

侈靡　奢費也

輕肥　乘肥馬衣輕裘也古詩云肥馬衣輕裘佯佯過閭里雖得市廛憐還爲識者鄙

高菴曰住持大體以叢林爲家區別得宜付授當器舉措係安危之理得失關敎化之源爲人範模安可容易求見住持弛縱而能使衲子服從法度淩遲而欲禁叢林暴慢昔育王諶遣首座仰山偉貶侍僧載於典文足爲令範今則各狥私欲大隳百丈規繩懈於夙興多缺參會禮法或縱貪饕而無忌憚或緣利養而致喧爭至於便僻醜惡靡所不有烏乎望法門之興宗教之盛詎可得邪 龍昌集

區　分也　係　連及也

闒　在也干也　弛　廢也弓解

淩遲　凋敗也

育王諶　慶元府育王寺無示介諶禪師溫州張氏子嗣長靈卓禪師其性剛毅臨衆合古法當時有諶鐵面之稱

仰山偉　袁州仰山行偉禪師何朔人嗣黃龍南禪師其爲人性剛滋事有法度使某人幹某事莫敢違者嘗將十二輩名付維那使明日俱到方丈受面折及會茶時卽失一人偉問爲誰侍曰隨州永泰首座曰泰遊山未回以請他僧備具偉然之俄有告曰泰實在首座匿之偉色莊使搜得泰自

陳拙弱恐失所受之事首座實不知也倘令鑿鐘集衆白日昧心欺衆他人猶不可爲況首座以分座授道是老師所賞之職而自破壞乎二人俱受罰出院由此衆服其公泰後嗣法住黃檗山首座住潙山嗣黃龍禪師出僧寶傳

隳　毀也　夙興　早起也

參會　夜晚小參省會也

貪饕　求之不足曰貪嗜之不足曰饕

高菴住雲居每見衲子室中不契其機者即把其袂正色責之曰父母養汝身師友成汝志無饑寒之迫無征役之勞於此不堅確精進成辦道業他日何面目見父母師友乎衲子聞其語有泣涕而不已者其號令整嚴如此且菴逸事

袂　音眉衣袂也袖也

征役　軍差曰征民差曰役

高菴住雲居聞衲子病移延壽堂咨嗟歎息如出諸己朝夕問候以至躬自煎煮不嘗不與食或遇天氣稍寒拊其背曰衣不單乎或值時暑察其色曰莫太熱乎不幸不捄不問彼之有無常住盡禮津送知事或他辭高菴叱之曰昔百丈爲老病者立常住爾不病不死也四方識者高其爲人及退雲居過天台衲子相從者僅五十輩間有不能往者泣涕而別蓋其德感人如此山堂小參

延壽堂　撫安老病之所也古者叢林老僧送安樂堂病者送延壽堂也即今涅槃堂是

不幸不救　乃天命將盡而不能救也

高菴退雲居圓悟欲治佛印臥龍菴爲燕休之所高菴曰林下人苟有道義之樂形骸可外予以從心之年正如長庚曉月光影能幾時且西山廬阜林泉相屬皆予逸老之地何必有諸已然後可樂邪未幾即拽杖過天台後終於華頂峰員牧集

佛印　南康軍雲居佛印了元禪師嗣開元善暹禪師

燕休　大學曰燕居獨處也論語云子之燕居

從心　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

心所欲不踰矩註曰從者凡事隨心所欲不過法度也

長庚　星明也東有啓明曰金星西有長庚曰水星金星在西日出則現水星在東日沒則現又先日而出曰啓明後日而沒謂之長庚也

曉月　言其二十七八之月纔出則天曉矣所謂光景不長若此矣

高菴曰衲子無賢愚惟在善知識委曲以崇其德業歷試以發其器能旌奬以重其言優愛以全其操歲月積久聲實並豐蓋人皆含靈惟勤誘致如玉之在璞抵擲則瓦石琢磨則珪璋如水之發源壅閼則淤泥疏濬則川澤乃知像季非獨遺賢而不用其於養育勸奬之道亦有所未至矣當叢林殷盛之時皆是季代棄材在季則愚當興則智故曰人皆含靈惟勤誘致是知學者才能與時升降好之則至奬之則崇抑之則衰斥之則絕此學者道德才能消長之所由也與李都運書

旌奬　上表顯也下勸奬也

璞　藏玉之石也　　抵擲　拋棄也

琢磨　治玉石者既琢而復磨之言其已精而益求其精也

圭璋　瑞玉也上圓下方公執桓圭九寸侯執信圭伯執躬圭皆七寸也

閼　音遏塞也　　濬　音峻深也

殷　大也

高菴曰教化之大莫先道德禮義住持人尊道德則學者尙恭敬行禮義則學者恥貪競住持有失容之慢則學者有淩暴之弊住持有動色之諍則學者有攻鬪之禍先聖知於未然遂選明哲之士主於叢林使人具瞻不喩而化故石頭馬祖道化盛行之時英傑之士出威儀柔嘉雍雍肅肅發言擧令瞬目揚眉皆可以爲後世之範模者宜其然矣與死心書

恭敬　恭現於外敬存於內

失容　無恭敬之容顯我慢之相

諭　曉也

唐石頭　南嶽石頭希遷禪師端州高安陳氏子

嗣淸原行思禪師後於衡嶽寺之東有石狀如臺結菴居之也

瞬　動目也

高菴曰先師嘗言行脚出關所至小院多有不如意事因思法眼參地藏明教見神鼎時便不見有煩惱也記聞

法眼　金陵淸涼院文益禪師餘杭魯氏子嘗與悟空修山主行脚至福州湖外値天雨忽作溪流瀑漲暫寓城西地藏院阻雪少憩附爐次琛曰上座何往師曰迤邐行脚曰行脚事作麼生師曰不知曰不知最親切師豁然大悟遂嗣其法後稱法眼宗是也

地藏　漳州羅漢院桂琛禪師常山李氏子嗣玄沙師備禪師後漳州牧主請住地藏院次遷羅漢院破屋壞垣師恬然自樂也

明教見神鼎　嵩禪師見神鼎鼎坐其堂上嵩展具敬禮鼎指堂上兩小瓮曰子來是其時寺中今年始有醬食至明時食粥見一淨人挾筐取物投僧鉢中嵩視上下有咀嚼者有置之自若者嵩袖之下堂看乃碎米餅餌嵩問於耆宿宿曰此寺自來不羨粥有檀越請齋日次第撥僧赴之剩其乾殘者歸納庫中無齋之日令碎焙均而分之表同甘苦也

高菴表裏端勁風格凛然動靜不忘禮法在衆日屢見侵害殊不介意終身以簡約自奉室中不妄許可稍不相契必正色直辭以裁之衲子皆信服嘗曰我道學無過人者但平生爲事無媿於心耳

風格　氣象度量　凛然　色莊敬畏

殊　絕也　介　在也動也

裁　制也謂使學者至於無過不及之地而終成大德也

高菴住雲居見衲子有攻人隱惡者即從容諭之曰事不如此林下人道爲急務和乃修身豈可苟縱愛憎壞人行止其委曲如此師初不赴雲居命佛眼遣書勉云雲居甲于江左可以安衆行道似不須固讓師曰自有叢林已來學者被遮般名目壞了節義者

◎已下至此 ◎末◎拾遺

不爲不少佛鑒聞之曰高菴去就衲子所不及 記聞

甲 首也以十千言之而甲居首乃雲居爲江南十刹之首也

去就 見處也行事也

高菴勸安老病僧文曰貧道嘗閱藏教諦審佛意不許比丘坐受無功之食生懈惰心起吾我見每至晨朝佛及弟子持鉢乞食不擇貴賤心無高下使得福者一切均溥後所稱常住者本爲老病比丘不能行乞者設非少壯之徒可得而食逮佛滅後正法世中亦復如是像季以來中國禪林不廢乞食但推能者爲之所得利養衆爲招提以安廣衆遂輒逐日行乞之規也今聞數刹住持不識因果不安老僧背戾佛旨創弱法門苟不住院老將安歸更不返思常住財物本爲誰置當推何心以合佛心當推何行以合佛行昔佛在日或不赴請留身精舍偏巡僧房看視老病一一致問一一辦置仍勸請諸比丘遞相恭敬隨順方便去其嗔嫌此調御師統理大衆之楷模也今之當代忝用常住資給口體結托權貴仍隔絕老者病者衆僧之物掩爲己有佛心佛行渾無一也悲夫悲夫古德云老僧乃山門之標榜也今之禪林百僧之中無一老者老而不納益知壽考之無補反不如夭死願今當代各遵佛語紹隆祖位安撫老病常住有無隨宜供給無使愚昧專權滅裂致招來世短促之報切宜加察

招提 梵語招鬪提奢略云招提唐言四方僧物今稱十方常住也

創弱 上減損也下衰敗也謂顚沛祖風有傷法化也

精舍 精修梵行之所乃行人棲心修道之處也

調御師 化物不暴曰調御三界模範曰師

滅裂 輕薄也

覺範和尙題靈源門榜曰靈源初不願出世隱岸甚牢張無盡奉使江西屢致之不可久之翻然改曰禪林下衰弘法者多假我偷安不急撑拄之其崩頹跬可須也於是開法於淮上之太平予時東遊登其門叢林之整齊宗風之大振疑百丈無恙時不減也後

十五年見此榜於逢原之室讀之凜然如見其道骨山谷爲擘窠大書其有激云嗚呼使天下爲法施者皆遵靈源之語以住持則尙何憂乎祖道不振也哉傳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靈源以之石門集

靈源門榜　其略曰惟淸名字住持實同寄客但以領徒弘法仰助教風爲職事爾若其常住財物既非已有理不得專悉委職事僧徒分局主執照依公私合同支破惟淸止同衆僧齋䞋隨身缾鉢任緣而住伏望四方君子來有所需惟顧寢食祇接之餘別難應供若其世法則屬官物若其佛法則爲衆財偷衆財盜官物買悅人情則實非素分志之所敢當預具白文冀垂鑑察也

張無盡　丞相張商英字天覺號無盡十九登第後深信佛乘留心祖道宋哲宗元祐六年爲江西漕運使後得法於兜率從悅禪師

屢致　上頻數也下請擧也　　翻然　變動之貌

可　許也肯也

假我偷安　佛去世逾遠教以季末何得無邪佞之輩寄身於我教中苟且偷安其生也

跬　丘癸切半步也　　恙　病也

凜　骨寒驚懼之貌

擘窠　上分也下字眼之方楷也

人能弘道　弘廓大也人外無道道外無人然人心有覺道體無爲故人能弘道道不能弘人子張曰心能盡性人能弘道也性不能檢其心道不能弘其人也

歸雲本和尙辯佞篇曰本朝富鄭公弼問道于投子顒禪師書尺偈頌凡一十四紙碑於台之鴻福兩廊壁間灼見前輩主法之嚴王公貴人信道之篤也鄭國公社稷重臣晩年知向之如此而顒必有大過人者自謂於顒有所警發士夫中諦信此道能忘齒屈勢奮發猛利期於徹證而後巳如楊大年侍郞李和文都尉見廣慧璉石門聰并慈明諸大老激揚酬唱班班見諸禪書楊無爲之於白雲端張無盡之於兜率悅皆扣關擊節徹證源底非苟然者也近世張無垢侍郞李漢老參政呂居仁學士皆見妙喜老人登

堂入室。謂之方外道友。愛憎逆順。雷揮電掃。脫略世俗拘忌。觀者斂袵辟易。闊窺涯涘。然士君子相求於空閑寂寞之濵。擬棲心禪寂。發揮本有而已。後世不見先德楷模。專事諛媚。曲求進顯。凡以住持薦名為長老者。往往書刺以稱門僧。奉前人為恩府。取招提之物。苞苴獻佞。識者嫻笑。而恬不知耻。嗚呼。吾沙門釋子。一瓶一鉢。雲行鳥飛。非有凍餒之迫。子女玉帛之戀。而欲折腰擁篲。酸寒跼蹐。自取辱賤之如此。邪稱恩府者。出一己之私。無所依據。一妄庸唱之於其前。百妄庸和之於其後。擬爭奉之。眞卑小之耳。削弱風教。莫甚於佞人。實姦邪欺偽之漸。雖端人正士巧為其所入。則陷身於不義。失德於無捄。可不哀歟。破法比丘。魔氣所鍾。誑謼自若。詐現知識身相。指禪林大老為之師。承媚當路貴人為之宗屬。申不請之敬。啓壞法之端。白衣登床。膜拜其下。曲違聖制。大辱宗風。吾道之衰。極至於此。嗚呼。天誅鬼錄。萬死奚贖。非佞者歟。嵩禪師原教有云。古之高僧者。見天子不臣。預制書則曰公。曰師。鍾山僧遠。鑾輿及門。而床坐不迎。虎谿慧遠。天子臨潯陽。而詔不出山。當世待其人。尊其德。是故聖人之道振。後世之慕其高僧者。交卿大夫。尚不得預下士之禮。其出其處。不若庸人之自得也。況如僧遠之見天子乎。況如慧遠之自若乎。望吾道興。吾人之修。其可得乎。存其教而不須其人。存諸何以益乎。惟此未甞不涕下。淳熙丁酉。余謝事顯恩。寓居平田西山小塢。以日近見聞事多矯偽。古風凋落。吾言不足為之重輕。聊書以自警云。叢林盛事

歸雲本　撫州踈山歸雲如本禪師。本州台城人。嗣靈隱慧遠禪師。南嶽下十六世

富鄭公　丞相富弼。字彥國。河南府人。宋仁宗拜為鄭國公。諡文忠。定公得法於投子修顒也。致仕洛陽。以書答蘇州圓照本禪師云。會見顒師。悟入深因緣。傳得老師心。東南讓說江山遠。目視靈光演妙音

投子顒　舒州投子悟證修顒禪師。嗣慧林宗本禪師。淸原下十二世也

碑　豎石記功曰碑　　灼　昭然也

篤　誠也厚也
社稷　社土神稷穀神建國則立壇壝以祀蓋國以安民爲本社稷亦爲民而立君之尊係於二者之存亡
忘齒　不拘年齒
屈勢　不拘名位之謂也
楊大年　宋楊億字大年建州蒲城人謚文正公官至翰林得法於廣慧元璉禪師後於仁宗康定間與慈明爲友
李和文　駙馬都尉李遵勗號和文居士得法於谷隱蘊聰禪師初參聰時聰以崔趙公問徑山公案答之公於言下有省呈頌曰學道須是鐵漢著手心頭便判直取無上菩提一切是非莫管後與慈明爲方外友
廣慧璉　汝州廣慧院元璉禪師泉州陳氏子嗣首山念禪師南嶽下九世也
激揚　激發也揚舉也激濁揚清之義也謂混濁者激發之使自勉清潔者舉揚之使易見

班班　明也件也
兜率悅　隆興府兜率寺從悅禪師贛州熊氏子嗣眞淨文禪師南嶽下十三世也
扣關擊節　扣關緊要處難過而能過擊節阻隔處不通而能通也謂扣其機關擊其節要提持祖印顯露眞機於節要處敲擊使其慶快也
苟然　豈徒然也
張無垢　侍郎張九成字子韶號無垢居士杭州鹽官人得法于妙喜杲禪師
李漢老　參政李邴字漢老得法于妙喜禪師
呂居仁　姓呂名本中字居仁問道于妙喜杲禪師官至翰林
入室　學者請益問道咨決心疑於禪奧之室也
方外友　出塵勞方隅之外脫凡情拘係之中故謂方外友也
雷揮電掃　雷揮則激散長空電掃則蕩除妖蘗蓋情愛順逆逈然淸淨也
裓　衣襟也　　辟易　惶悚失守之貌

涯涘　水之邊際也言其不能測度也

擬　度也

書刺　下音七古來未有紙削竹木以書其名姓

恬　安靜也　餒　奴罪切饑也

折腰　折腰之勢晉時陶潛字淵明號元亮門栽五柳自號五柳先生爲彭澤令性簡貴不私事上官一日遣督郵至縣吏謂應束帶見之淵明歎曰吾豈能爲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兒即日解綬去職賦歸去來辭

擁篲　掃地之形也漢高祖即位五日一朝太公以父子禮待之其家令謂太公曰高祖雖子人主也太公雖父人臣也奈何以人主而拜人臣如此則威重不行矣後高祖朝太公公擁篲迎門却行高祖大驚下扶太公公曰帝人主也奈何以我亂天下之法於是尊太公爲太上皇

酸寒　言怖畏之勢身酸心寒

跼蹐　上曲身也下累足小步也謂人恐懼其身不敢伸足不敢放詒勢如此也

鍾　聚也　中　明也呈也

膜拜　長跪也

誅　明其罪而殺之曰誅

錄　收錄其名而考其罪曰錄

贖　納金免罪曰贖

僧遠　齊高祖建元元年八月有事駕臨鍾山因幸沙門僧遠帝訪之遠床坐辭老疾不迎高祖將詣床下見之左右曰房榻窄狹不能容輿蓋遂駐輦慇懃致問而去

慧遠　廬山東林虎溪慧遠禪師雁門樓煩賈氏子博通六經尤邃周易嘗與弟慧持造安法師席下聞說般若經喜歎曰儒道九流特糠粃耳遂祝髮出家以大法爲己任及關中擾亂師南遊至潯陽見匡山愛之結廬山中太守桓尹尊其道德爲剏精舍時晉室衰微天下奇才隱居不仕師結蓮社會諸賢儒并沙門千餘人求生淨土東晉安帝駕臨潯陽詔遠一出師辭以老疾不出帝愈加敬勅九江太守歲時送資道之具卜居三十年影不

出山凡送客以虎溪橋爲限著匡山集三十卷

圓極岑和尚跋云佛世之遠正宗淡薄澆漓風行無所不至前輩凋謝後生無聞叢林典刑幾至掃地縱有扶救之者返以爲王蠻子也今觀疎山本禪師辯佞詞遠而意廣深切著明極能箴其病苐妄庸輩智識暗短酔心於邪佞之域必以醍醐爲毒藥也 叢林盛事

圓極岑 太平州隱靜圓極彦岑禪師撫州台城人嗣雲居法如禪師南嶽下十六世也

跋 前日序後日跋

典刑 孟子曰太甲顚覆湯之典刑乃謂聖人正暴除亂懲惡除非勸善之法度也

幾 近也將也 掃地 乃教之倒敗也

王蠻子 乃方語是法門中奴僕也

箴 規誡也亦作藥針能除毒病也

酔 沉酣也

東山空和尚答余才茂借脚夫書云向辱枉顧荷愛之厚別後又承惠書益自感愧某本巖穴閒人與世漠然才茂似知之今雖作長老居方丈只是前日空上座常住有無一付主事出入支籍並不經眼不蓄衣鉢不用常住不赴外請不求外援任緣而住初不作明日計才茂既以道舊見稱故當相忘於道今書中就覓數脚夫不知此脚出於常住邪空上座邪若出於空空亦何有若出常住是私用常住一涉私則爲盜豈有善知識而盜用常住乎公既入帝鄉求好事不宜於寺院營此等事公閩人所見所知皆閩之長老一住著院則常住盡盜爲已有或用結好貴人或用資給俗家或用接陪已知殊不念其爲十方常住招提僧物也今之戴角披毛償所負者多此等人先佛明言可不懼哉比年以來寺舍殘廢僧徒寥落皆此等名顧公勿置我於此等輩中公果見信則他寺所許者皆謝而莫取則公之前程未可量也逆耳之言不知以謂如何時寒途中保愛 語錄

東山空 福州雪峰東山惠空禪師本郡陳氏子嗣泐潭善淸禪師南嶽下十四世幼歲圓頂披緇振錫遊方契悟於草堂開法於雪峰也

援 助也

出叢山

忘於道　莊子大宗師篇孔子云魚相忘於江湖
鳥相忘於虚空人相忘於道術註云水深游泳魚
得其樂故相忘道濶無涯物我俱泯人得其樂故
相忘也
閩　今福建也
償負　上還也受貸不償曰負
浙翁琰和尙云此書眞閻老子殿前一本赦書也今
之諸方道眼不知若何果能受持此書則他日大有
得力處浙翁每以此學似於人璨隱山亦云常住金
穀除供衆之外幾如鴆毒住持人與司其出入者纔
霑著則通身潰爛律部載之詳矣古人將錢就庫下
回生薑煎藥蓋可見今之踞方丈者非特刮衆人鉢
盂中物以恣口腹且將以追陪自己非泛人情又其
甚則剜去搜買珍奇廣作人情冀遷大刹只恐他日
鐵面閻老子與計算哉枯崖漫錄
浙翁琰　金陵鍾山如琰禪師號浙翁未詳法嗣
赦　有罪全放曰赦　璨隱山　未詳
古人　瑞州洞山自寶禪師廬州人嗣五祖戒禪
師淸源下九世爲人嚴謹嘗在五祖爲庫司戒病
令侍者往庫中取生薑煎藥寶叱之侍者白戒戒
令取錢回買寶方取薑與之後筠州洞山缺住持
郡守以書托戒所擧智者主之戒曰賣生薑漢住
得遂出世住洞山後移歸宗寺一日出門見喝道
者來師問甚麼官從曰縣尉令避路寶側立道左
避之馬忽見跪而不行寶曰畜生却識人尉知是
寶再拜而去後遷雲居一夜山神肩輿遶寺行寶
曰擡你爺娘擡上方丈去寶初行脚時嘗宿旅邸
爲娼女所窘遂讓榻與之睡寶夜危坐至日娼女
索宿錢寶與之出門將火自燒其褥而去娼女以
實告母遂請師置齋求懺謂眞佛子也嘗作達磨
讚最播叢林瑯琊覺和尙知之今載正法眼藏中
踞　大座居也　泛　多也浮也
刹　梵語刹瑟此云竿卽旛柱也凡沙門得道者
建旛以告四方出要覽

禪林寶訓合註卷第二

音切

殢大計切　簴其舉切　詰溪吉切
蝱陌庚切　扼於革切　腕烏段切
礲力公切　砥底音　覬穊致切
覷庚俱切　駑乃呼切　紿徒愷切
昺碑景切　媟思列切　昵女栗切
隄下兮切　防扶方切　隳許規切
饕他刀切　闒烏割切　跬羌規切
篲詳惠切　澆公堯切　漓呂支切
閥月發切　琰弋冉切　刮古猾切
剜於丸切

禪林寶訓合註卷第三

虎林淨慧居士張文嘉仲嘉甫較定

雪堂行和尚住薦福。一日問暫到僧甚處來。僧云福州來。雪堂云。沿路見好長老麼。僧云。近過信州博山住持本和尚。雖不曾拜識。好長老也。雪堂曰。安得知其爲好。僧云。入寺路徑開闢。廊廡修整。殿堂香燈不絕。晨昏鐘鼓分明。二時粥飯精潔。僧行見人有禮。以此知其爲好長老。雪堂笑曰。本固賢矣。然爾亦具眼。祇直以斯言。達于郡守吳公傅朋曰。適僧持論頗類范延齡薦張希顏事。而閤下之賢。不減張忠定公。老僧年邁。乞請本住持。庶幾爲林下盛事。吳公大喜。本即日遷薦福東湖集范延齡事出皇朝類苑

雪堂行　衢州烏巨山雪堂道行禪師。迅州葉氏子。嗣佛眼遠禪師。南嶽下十五世

沿　從流而下也。今謂從一路也

博山本　饒州薦福悟本禪師。江州人。前住博山。嗣大慧禪師。南嶽下十六世

入寺下六條　路徑開濶。居處好。廊廡修整。建立好。香燈不絕。報恩好。鐘鼓分明。法令好。粥飯精潔。恩衆好。僧行有禮。規矩好

張希顏事　宋時張希顏爲萍鄉邑宰。范延齡爲殿直。押兵過金陵。張詠上命知金陵事。問曰。天使沿路見好官員麼。曰昨過萍鄉邑宰張希顏。好官員也。詠曰。焉得知其爲好。答曰。自入其境。橋路完

美田園潤闢野無墮農市無賭博夜聞更鼓分明
必知有美政者詠曰希顏固賢矣天使亦好官員
卽日同薦於朝希顏爲發運使延齡爲閤門侯也
張詠字復之後封定國公
閤下　稱呼之辭又語錄云宰相三公郡守俱稱
閤下
雪堂曰金陵千里潰於蟻壤白璧之美離於瑕玷況
無上妙道非特金陵白璧也而貪慾嗔恚非特蟻壤
瑕玷也要在志之端謹行之精進守之堅確修之完
美然後可以自利而利他也與王十朋書
金陵　上取堅固之義下乃池塘之岸
潰　散也
雪堂曰予在龍門時昺鐵面住太平有言昺行脚離
鄉未久聞受業一夕遺火悉爲煨燼昺得書擲之於
地乃曰徒亂人意耳東湖集
煨燼　下音儘卽火之餘也
雪堂謂晦菴光和尙曰予弱冠之年見獨居士言中
無主不立外不正不行此語宜終身踐之聖賢事業

◆持當特

備矣予佩其語在家修身出家學道以至率身臨衆
如衡石之定重輕規矩之成方圓捨此則事事失準
矣廣錄見獨居士者卽雪堂父也
晦菴光　信州龜峰晦菴惠光禪師建寧人嗣雪
堂行機禪師
弱冠　古者二十歲方冠此十五六未冠之稱也
佩　大帶也又凡帶必有佩古人凡遇善行嘉言
卽書於佩示其不忘也
準　法則也又準者所以揆平取正註曰立水以
望繩以水爲平卽是爲平之器
雪堂曰高菴臨衆必曰衆中須知有識者予因問其
故高菴曰不見潙山道擧措看他上流莫謾隨於庸
鄙平生在衆不沈於下愚者皆出此語稱人廣衆中
鄙者多識者少鄙者易習識者難親果能自奮志於
其間如一人與萬人敵庸鄙之習力盡眞挺特沒量
漢也予終身踐其言始得不負出家之志廣錄
謾　空也欺也　挺持　超越而獨立也
雪堂謂且菴曰執事須權重輕發言要先思慮務合

中道勿使偏頗若倉卒暴用鮮克有濟就使得成而終不能萬全予在衆中備見利病惟有德者以寬服人常願後來有志力者審而行之方為美利靈源嘗曰凡人平居內照多能曉了及涉事外馳便乖混融喪其法體必欲思紹佛祖之任啓廸後昆不可不常自檢責也廣錄

且菴　眞州長蘆且菴守仁禪師越之上虞人嗣雪堂行禪師南嶽下十六世也

頗　不正之貌　　啓廸　開導也

應菴華和尚住明果雪堂未嘗一日不過從間有竊議者雪堂曰華侄為人不悅利近名不先譽後毀不阿容苟合不佞色巧言加以見道明白去住翛然諸子難得予固重之且菴逸事

應菴華　明州天童應菴曇華禪師蘄州汪氏子嗣虎丘隆禪師南嶽下十六世

雪堂曰學者氣勝志則為小人志勝氣則為端人正士氣與志齊為得道賢聖有人剛狠不受規諫氣使然也端正之士雖强使為不善寧死不二志使然也廣錄

志氣　上心志也下血氣也以理養心志不昏以志帥氣氣不墮論云氣聽命於心者是賢也心聽命於氣者為小人也夫氣者志之卒也志者氣之帥也苟心隨氣變則氣反為志之帥也氣為帥則吾心之志衰斯乃心為氣役也聖賢君子以心御氣而不為氣所御以心移氣而不為氣所移也

雪堂曰高菴住雲居普雲圓為首座一材僧為書記白楊順為藏主通烏頭為知客賢眞牧為維那華侄為副寺用侄為監寺皆是有德業者用侄尋常廉約不點常住油華侄因戲之曰異時做長老須是鼻孔端正始得豈可以此為得耶用侄不對用侄處已雖儉與人甚豐接納四來略無倦色高菴一日見之曰監寺用心固難得更須照管常住勿令疎失用侄曰在某失為小過在和尚尊賢待士海納山容不問細微誠為大德高菴笑而已故叢林有用大碗之稱逸事

普雲圓　南康軍普雲自圓禪師綿州雍氏子嗣南菴悟禪師南嶽下十六世

首座　表率叢林人天眼目分座說法開鑿後昆

故曰首座也

一材僧　未詳或指水菴

書記　執掌文翰凡山門榜疏書簡祈禱語詞悉皆屬之

白楊順　撫州白楊法順禪師綿州文氏子嗣佛眼遠禪師南嶽下十五世也師一日上堂曰好事堆堆疊疊來不須造作與安排落林黃葉水推去橫谷白雲風捲回寒雁一聲情念斷霜鐘纔動我山摧白楊更有過人處盡夜寒爐撥死灰

藏主　執掌經藏兼通義理函帙目錄常加典對缺者補完斷者粘綴也

通烏頭　眞州北山法通禪師嗣長蘆了淸禪師

知客　知典賓客緇白相遇應對香茶迎請務令整齊

賢眞牧　南康軍歸宗眞牧正賢禪師潼州陳氏子嗣佛眼遠禪師南嶽下十五世

維那　綱維僧衆曲盡調攝僧事內外無不掌之維那華梵兼擧卽今之悅衆也

副事　掌常住金穀錢帛米麥出入隨時上曆也

用任　婺州雙林德用禪師本郡戴氏子嗣高菴善悟禪師

監寺　梵語摩監帝此云寺主卽今監寺此職早暮勤事香火應接官員歷事廉能公謹上下無怨者充之

海納山容　量如大海無水不納心似山谷無物不容也

雪堂曰學者不知道之所向則尋師友以參扣之善知識不可以道之獨化故假學者贊翊之是以主招提有道德之師而成法社必有賢智之衲子是爲虎嘯風冽龍驤雲起昔江西馬祖因百丈南泉而顯其大機大用南嶽石頭得藥山天皇而著其大智大能所以千載一合論說無疑翼然若鴻毛之遇風沛乎似巨魚之縱壑皆自然之勢也遂致建叢林功勳增浩歸湖海衲子終愧老東山也言畢潸然予嘗思之今爲人師法者與古人相去倍萬矣（與竹菴書）

贊祐　佐助也　　社　席也會也

嘯　吹氣之聲　　冽　寒氣也

驤　騰躍遠舉之貌

虎嘯龍驤　易乾卦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本乎天者親乎上本乎地者親乎下則各從其類也

藥山　澧州藥山惟儼禪師絳州韓氏子嗣石頭遷禪師

天皇　荊州天皇道悟禪師婺州東陽張氏子嗣石頭禪師

翼　飛舉之貌　　鴻　大雁也

沛　水流下急之貌　　潸　音山淚下之貌

雪堂曰予在龍門時靈源住太平有司以非意擾之靈源與先師書曰直可以行道殆不可爲枉可以住持誠非我志不如放意於千巖萬壑之間日飽蒭粟以遂餘生復何惓惓乎不旬浹間有黃龍之命乃乘興歸江西聽首座記聞

直枉行道　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此魯論中柳下惠語也

蒭粟　草子之飯也　　惓惓　憂悶也

旬浹　下音節十日爲旬十二日爲浹也

雪堂曰靈源好比類衲子曰古人有言譬爲土木偶人相似爲木偶人耳鼻先欲大口目先欲小人或非之耳鼻大可以小口目小可以大爲土偶人耳鼻先欲小口目先欲大人或非之耳鼻小可以大口目大可以小夫此言雖小可以喻大矣學者臨事取捨不厭三思可以爲忠厚之人也記聞

偶　象人之形曰偶

雪堂曰萬菴送高菴過天台回謂予言有德貫首座隱景星巖三十載影不出山龍學耿公爲郡特以瑞巖迎之貫辭以偈曰三十年來獨掩關使符那得到青山休將瑣末人間事換我一生林下閑使命再至終不就耿公嘆曰今日隱山之流也萬菴曰彼有老宿能記其語者乃曰不體道本沒溺死生觸境生心隨情動念狠心狐意諂行誑人附勢阿容狥名苟利

乖眞逐妄背覺合塵林下道人終不爲也予曰貫亦僧中間氣也逸事

萬菴　江州東林萬菴道顏禪師潼州解氏子嗣大慧杲禪師南嶽下十六世也

貫首座　未詳

使符　漢制以竹長六寸分而相合爲符信也

狠　多貪害物曰狠

間氣　不世而出曰間氣如伊尹周公之類也又謂出格之人與世無干也

雪堂生富貴之室無驕倨之態處躬節儉雅不事物住烏巨山衲子有獻鐵鏡者雪堂曰溪流清泚毛髮可鑑蓄此何爲終却之行實

富貴　有財曰富有祿曰貴

泚　千里切水清也

雪堂仁慈忠恕尊賢敬能戲笑俚言罕出于口無峻阻不暴怒至於去就之際極爲介潔嘗曰古人學道于外物淡然無所嗜好以至忘勢位去聲色似不勉而能今之學者做盡伎倆終不奈何其故何哉志不堅事不一把作匹似閒耳行實

忠恕　盡己之謂忠讓人之謂恕

俚　鄙俗之言

介　所守之節堅正不移

伎倆　能巧多藝也

匹似閒　方語不要緊也

雪堂曰死心住雲巖室中好怒罵衲子皆望崖而退方侍者曰夫爲善知識行佛祖之道號令人天當視學者如赤子今不能施慘怛之憂垂撫循之恩用中和之教奈何如仇讐見則詬罵豈善知識用心乎死心拽拄杖趂之曰爾見解如此他日諂奉勢位苟媚權豪賤賣佛法欺罔聾俗定矣予不忍故以重言激之安有他哉欲其知耻改過懷慕不忘異日做好人耳聰首座記聞

方侍者　吉州禾山超宗惠方禪師嗣黃龍禪師南嶽下十二世

慘怛　慈悲之容惻隱之貌

撫循　上安也下順也乃屈尊就卑之義也

中和　理無偏頗事無緩急又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

讐　懷寃相報之意不容寬恕之心

詬　音后怒也　　趂　逐也

權豪　當位有勢曰權財力俱勝曰豪

激之　感發其志

死心新和尙曰秀圓通嘗言自不能正而欲正他人者謂之失德自不能恭而欲恭他人者謂之悖禮夫爲善知識失德悖禮將何以垂範後乎與靈源書

秀圓通　汴梁法雲寺圓通法秀禪師秦州隴城辛氏子嗣天衣懷禪師淸源下十一世

死心謂陳瑩中曰欲求大道先正其心少有忿懥則不得其正少有嗜慾亦不得其正然自非聖賢應世安得無愛惡喜怒直須不置之於前以害其正是爲得矣廣錄

忿懥　下本作嚏字上怒之甚也下怒之滯也

死心曰節儉放下最爲入道捷徑多見學者心憤憤口悱悱孰不欲繼踵古人及觀其放下節儉萬中無一恰似世俗之家子弟不肯讀書要做官人雖三尺孺子知其必不能爲也廣錄

憤憤　心欲通而未能通也

悱悱　口欲言而未能言也

死心謂湛堂曰學者有才識忠信節義者上也其才雖不高謹而有量者次也其或懷邪觀望隨勢改易此眞小人也若置之於人前必壞叢林而汙瀆法門也實錄

死心謂草堂曰凡住持之職發言行事要在誠信言誠而信所感必深言不誠信所感必淺不誠之言不信之事雖平居庶俗猶不忍行恐見欺于鄉黨況爲叢林主代佛祖宣化發言行事苟無誠信則湖海衲子孰相從焉黃龍實錄

鄉黨　一萬二千家爲鄉五百家爲黨

死心曰求利者不可與道求道者不可與利古人非不能兼之蓋其勢不可也使利與道兼行則商賈屠沽闤闠負販之徒皆能求之矣何必古人棄富貴忘功名灰心泯智于空山大澤之中澗飮木食而終其

身哉必謂利與道行之不相違礙譬如捧漏卮而灌
焦釜則莫能濟矣因與韓子蒼書

商賈　下音古行商坐賈

屠沽　宰殺曰屠賣酒曰沽

闤闠　里巷之門

負販　上擔荷也下賤買貴賣也

漏卮　注酒之器也古云江河不能滿漏卮

焦釜　秦伐趙趙取救於齊齊不明周子曰今日
亡趙明日患及齊救趙之急務宜若捧漏卮而沃
焦釜

死心曰晦堂先師昔遊東吳見圓照赴淨慈請蘇杭
道俗爭之不已一日此我師也汝何奪之一日今我
師也汝何有焉一本見林間錄

圓照　東京惠林寺圓照宗本禪師常州無錫管
氏子嗣天衣義懷禪師清源下十一世也

死心住翠巖聞覺範竄逐海外道過南昌邀歸山中
迎待連日厚禮津送或謂死心喜怒不常死心曰覺
範有德衲子鄉者極言去其圭角今罹橫逆是其素
分予以平日叢林道義處之識者謂死心無私於人
故如此西山記聞

鄉　與向同先也

死心謂草堂曰晦堂先師言人之寬厚得於天性若
強之以猛必不悠久猛而不久則返為小人侮慢然
邪正善惡亦得于天性皆不可移惟中人之性易上
易下可從而化之實錄

草堂清和尚曰燎原之火生于熒熒壞山之水漏于
涓涓夫水之微也捧土可塞及其盛也漂木石沒丘
陵火之微也勺水可滅及其盛也焦都邑燔山林與
夫愛溺之水瞋恚之火曷常異乎古之人治其心也
防其念之未生情之未起所以用力甚微收功甚大
及其情性相亂愛惡交攻自則傷其生他則傷其人
殆乎危矣不可救也與韓子蒼書

草堂清　隆興府草堂善清禪師南雍州何氏子
嗣黃龍祖心禪師南嶽下十三世

燎　燒也　　熒熒　小火星也

都邑　天子所居曰都周禮云四縣曰都邑國也

四井曰邑

燔　音煩燒也

草堂曰。住持無他。要在審察人情。周知上下。夫人情審則中外和。上下通則百事理。此住持所以安也。人情不能審察。下情不能上通。上下乖戾。百事矛盾。此住持所以廢也。其或主者。自持聰明之資。好執偏見。不通物情。捨僉議而重已權。廢公論而行私惠。致使進善之途漸隘。任衆之道益微。毀其未見。未聞安其所習所蔽。欲其住持經大傳遠。是猶却行而求前。終不可及與山堂書

僉　衆也皆也

却行求前　時孔子在衞。冉求言於季孫曰。國有聖人而不能用。欲求其治。是猶却行而求前。豈可及乎

草堂曰。學者立身。須要正當。勿使人竊議。一涉異論。則終身不可立矣。昔太陽平侍者。道學爲叢林推重。以處心不正。譏者非之。遂致終身坎坷。逮死無歸。然豈獨學者而已。爲一方主人。尤宜祇畏與一書記書

不疑才

平侍者　太陽平侍者。預明安之室有年矣。雖盡得其旨。惟以生滅爲已任。擠陷同列。忌出其右。時瑯琊廣照。公安圓鑑居衆時。汾陽昭禪師令其探明安宗旨。太陽明安云。與洞山一宗。非遠即覺也。二師云。有平侍者。在安以手指胷云。此處不佳。又揑拇指叉中示云。平向去當死於此。爾既明安遷化。遺囑云。遷身十年無難。當爲太陽山打供入塔。時門人恐平將不利於師。遂作李和文都尉所施黃白器物書於塔銘。實無也。後平住太陽忽云。先師靈骨。風水不利。取而焚之。山門耆宿切諫。平云。與我有妨。遂發塔。見師顏貌如生。薪盡儼然。衆皆驚異。平以鐵破其腦。益油薪俄成灰燼。衆以其事聞於官。坐平謀塔中物不孝。還俗。平後自稱爲黃秀才。謁瑯琊。瑯琊曰。昔年平侍者。今朝黃秀才。不我在太陽時見你做出來。遂不納。又謁公安。安亦然。平流浪無依。後于三叉路口。遭大虫食之。竟不免太陽手叉之記。悲哉

坎坷　不平之貌

草堂謂如和尙曰先師晦堂言稠人廣衆中賢不肖接踵以化門廣大不容親疎於其間也惟在少加精選苟才德合人望者不可以己之所怒而疎之苟見識庸常衆人所惡者亦不可以己之所愛而親之如此則賢者自進不肖者自退叢林安矣若夫主者好逞私心專己喜怒而進退於人則賢者緘默不肖者競進紀綱紊亂叢林廢矣此二者實住持之大體誠能審而踐之則近者悅而遠者傳則何慮道之不行衲子之不來慕乎 疎山石刻

親疎　愛而近之曰親惡而遠之曰疎

緘默　上封也下不言也時孔子觀周入后稷之廟有金人焉三緘其口而銘其背曰天機不密四時何行地機不密萬物何生人機不密萬事何成此古愼言之人也又誡人之避讒

草堂謂空首座曰自有叢林已來得人之盛無如石頭馬祖雪峰雲門近代唯黃龍五祖二老誠能收拾四方英俊衲子隨其器度淺深才性能否發而用之譬如乘輕車駕駿駟總其六轡奮其鞭策抑縱在其顧眄之間則何往而不達哉 廣錄

心出字更勘 或山歟

雪峰　福州雪峰義存禪師南安曾氏子嗣德山宣鑑禪師

雲門　廣東韶州雲門山光峰院文偃禪師嘉興張氏子嗣雪峰義存禪師

俊　智過千人曰俊

駕駿駟　四馬在轅曰駕俊馬曰駿一乘四馬曰駟

六轡　下音具切車有四馬各兩轡共八轡以驂馬內兩轡繫於軾驂馬外兩轡及夾轅兩服馬四轡分置兩手以爲六轡

策　馬箠也以鞭擊馬也

顧眄　回視也

草堂曰住持無他要在戒謹其偏聽自專之弊不主乎先入之言則小人諂佞迎合之讒不可得而惑矣蓋衆人之情不一至公之論難見須是察其利病審其可否然後行之可也 疎[出]實錄

草堂謂山堂曰天下之事是非未明不得不愼是非

旣明以理決之惟道所在斷之勿疑如此則姦佞不能惑强辯不能移矣 淸泉記聞

山堂震和尙初却曹山之命郡守移文勉之山堂辭之曰若使飯粱饜肥作貪名之衲子不若草衣不食爲隱山之野人 淸泉才菴主記聞

山堂　隆興府黃龍山堂道震禪師金陵趙氏子嗣泐潭善禪師

粱　美穀也

饜肥　上飫也下肥膩也言所食者皆佳穀美味之物也

山堂曰蛇虎非鴟鳶之讐鴟鳶從而號之何也以其有異心故牛豕非鸜鵒之馭鸜鵒集而乘之何也以其無異心故昔趙州訪一菴主値出生飯州云鵶子見人爲甚飛去主罔然遂躡前語問州州對曰爲我有殺心在是故疑於人者人亦疑之忘於物者物亦忘之古人與蛇虎爲伍者善達此理也老龐曰鐵牛不怕獅子吼恰似木人見花鳥斯言盡之矣 與周居士書

鴟　充尸切亦名鳶似雁而白也

鸜　音劬鸜鵒也卽八哥是也

馭　乘也

罔然　言不知其理也

躡　踐也

伍　聚也五人相參曰伍又伴也

老龐　襄州龐蘊字道玄衡陽縣人得法於馬祖嘗作偈曰但自無心於萬物何妨萬物常圍遶鐵牛不怕獅子吼恰似木人見花鳥木人本體自無情花鳥逢人亦不驚心境如如只這是何慮菩提道不成

山堂曰御下之法恩不可過過則驕矣威不可嚴嚴則怨矣欲恩而不驕威而不怨恩必施於有功不可妄加於人威必加於有罪不可濫及無辜故恩雖厚而人無所驕威雖嚴而人無所怨功或不足稱而賞之已厚罪或不足責而罰之至重遂使小人故生驕怨矣 與張尙書書

御　治也使也

驕　矜肆

辜　罪犯應死曰辜

山堂曰佛祖之道不過得中過中則偏邪天下之事

不可極意極意則禍亂古今之人不節不謹殆至危亡者多矣然則孰無過歟惟賢達之士改之勿吝是稱爲美也與超超然書

山堂同韓尙書子蒼萬菴顏首座賢貢收避難于雲門菴韓公因問萬菴近聞被李成兵吏所執何計得脫萬菴曰昨被執縛饑凍連日自度必死矣偶大雪埋屋其所繫屋壁無故崩倒是夜幸脫者百餘人公曰正被所執時如何排遣萬菴不對公再詰之萬菴曰此何足道吾輩學道以義爲質有死而已何所懼乎公頷之因知前輩涉世禍害死生皆有處斷矣與收集

韓子蒼　名駒字子蒼問道於山堂道震禪師任至尙書

李成　南宋高宗紹興元年李成作亂聚集浙江各處賊寇十餘萬戰據江淮十餘州自號李天王劫掠襄陽遇岳飛殺敗投入江者不知其數李成敗走投金自此襄漢悉平川陝道路方通徵稅無阻矣

詰問

山堂退百丈謂韓子蒼曰古之進者有德有命故三請而行一辭而退今之進者惟勢與力知進退而不失其正者可謂賢達矣記聞

三請一辭　古語云三讓而進一辭而退言士之自重也

山堂謂野菴曰住持存心要公行事不必出於已爲是以他爲非則愛惡異同不生於心暴慢邪僻之氣無自而入矣幻菴集

野菴　隆興府石亭野菴祖璿禪師嗣大慧宗杲禪師

山堂曰李商老言妙喜器度凝遠節義過人好學不倦與老夫相從寶峰僅四五載十日不見必遣人致問老夫舉家病腫妙喜過舍躬自煎炙如子弟事父兄禮既歸元首座責之妙喜唯唯受教識者知其大器湛堂嘗曰杲侍者再來人也山僧惜不及見湛堂遷化妙喜躉足千里訪無盡居士於渚宮求塔銘湛堂末後一段光明妙喜之力也日涉記

李商老　廬山李商老因修造動土。觸犯土神。致學家病腫。求醫不効。乃焚香齋戒。誦念熾盛光王神呪。未及七日。夜夢老人著白衣騎牛。陷地旋沒而去。翌日全家病瘥矣

元首座　成都府昭覺寺微菴道元禪師。嗣佛果懃禪師。南嶽下十五世

唯唯　上聲。應之速而無疑也。加唯唯兩字者。順從之至也

重足　足重皮也。楚欲伐宋。墨子自魯趨楚。十日十夜。足腫如重繭而不休息。謂足傷起皮如重繭也

渚宮　上音主。地名。即荊州府是也

塔銘　妙喜禪師因湛堂示寂。請覺範狀其行實。又得龍安照然禪師書爲紹介。特往荊州謁無盡居士求塔銘。初見無盡。問公祇任麼著草鞋遠來。師曰某數百里特來見相公。公曰年多少。師曰二十四歲。又問水牯牛多少。師曰兩個。公曰甚麼處學得。虛頭言來。師曰今日親見相公。無盡笑曰且坐吃茶。纔坐又問遠來有何事。緣師趨前曰湛堂和尚示寂茶毗。眼睛牙齒數珠不壞。得舍利無數。山門耆宿皆欲得相公大手筆作塔銘。激厲後學。特地遠來冒瀆鈞聽。無盡曰被罪在此。不曾爲人作文字。今有一問。若道得。即作塔銘。道不得。即與錢五貫。裹足卻歸兜率參禪去。師云請相公問。公曰聞準老眼睛不壞是否。答曰是。公曰我不問你這個眼睛。師曰問甚麼眼睛。公曰金剛正眼睛。師曰若是金剛正眼睛。在相公筆頭上。公曰如此則老夫爲他點出光明。令他照天照地去也。師乃趨前曰先師多幸。謝相公塔銘。無盡唯唯而笑。其略曰舍利孔老之書無聞也。先佛世尊滅度之後。弟子收取舍利起塔供養。趙州從諗禪師舍利多至萬粒。近世龍慶閑百丈肅烟氣所及皆成舍利。大體出家人本爲生死事大。若生死到來不知下落。則不如三家村裏省事漢。臨終囑付一一分明。四大色身諸緣假合。從本以來舍利豈有體性。若梵行清潔。白業堅固。靈明廓徹。預知報謝。不驚不怖。

則依正二報毫釐不失若世間麗心於本分事上十二時中不曾照管微細流注生大我慢此是業主鬼來借宅如此而欲舍利流珠諸根不壞豈可得乎

妙喜杲和尚曰湛堂每獲前賢書帖必焚香開讀或刊之石曰先聖盛德住名詎忍棄置其雅尙如此故其亡也無十金之棄唯唐宋諸賢墨蹟僅兩竹籠衲子競相誦唱得錢八十餘千助茶毗禮 可菴集

十金 卽十兩也

墨蹟 下與跡同卽書籍字帖也

茶毗 梵語此云火化

妙喜曰佛性住大潙行者與地客相歐 於口切 捶也 佛性欲治行者祖超然因言若縱地客摧辱行者非惟有失上下名分切恐小人乘時侮慢事不行矣佛性不聽未幾果有莊客弑知事者 可菴集

佛性 潭州大潙佛性法泰禪師漢州李氏子嗣圓悟勤禪師南嶽下十五世也

地客 卽佃戶也

祖超然 臨安府超然文祖禪師嗣天衣懷禪師靑源下十二世也

弑 以下殺上曰弑

妙喜曰祖超然住仰山地客盜常住穀超然素嫌地客意欲遣之令庫子行者爲彼供狀行者欲保全地客察超然意抑令供起離狀仍返使呌喚不肯供責超然怒行者擅權二人皆決竹篦而已蓋超然不知陰爲行者所謀爲乎小人狡猾如此 可菴集

抑 逼也 狡猾 奸頑多許也

妙喜曰愛惡異同人之常情惟賢達高明不被其所轉昔圓悟住雲居高菴退東堂愛圓悟者惡高菴同高菴者異圓悟由是叢林紛紛然有圓悟高菴之黨竊觀二大士播大名于海上非常流可擬惜乎昧於輕信小人謟言惑亂聰明遂爲識者笑是故宜其亮座主隱山之流爲高上之士也 智林集

大士 有德之稱謂當代英賢思拔羣類智出衆情弘道利生故曰大士也

亮座主 西蜀人頗講經論因參馬祖發明大事

◆泪巖洞

隱於洪州西山更無消息政和間有態秀才遊西山過翠巖長老思文與秀才俱是鄱陽人故遣二力士擡籃輿送至所經林壑草木蔭翳偶見一僧貌古神清龐眉雪頂編葉爲衣坐於盤石如壁間畫佛圓澄之狀態自謂曰今時無這般僧嘗聞亮座主隱於西山疑其猶在出輿趨踏而前曰莫是亮座主麼僧以手向東指態方與二力隨手回視失僧所在時小雨初歇態登石視其座處猶乾躊躇回顧太息曰宿緣不厚雖遇而不遇也

隱山　潭州龍山禪師因參馬祖發明心要後隱潭州龍山一日洞山悟本與密師伯遊山前見溪流菜葉莫有道人居否遂撥草循溪行六七里忽見隱山在菴前便問此山無路闍黎從何處來洞曰無路且置和尚從何而入師曰我不從雲水來洞曰和尚住此山多少時節曰春秋不涉洞曰此山先住和尚先住師曰不知洞曰爲甚麼不知師曰我不從人天來洞曰和尚得何道理便住此山師曰我見兩個泥牛鬪入海直至如今絕消息洞山良久具威儀禮拜便問如何是主中主師曰長年不出戶洞曰如何主中賓師曰青山覆白雲洞曰賓主相去幾何師曰長江水上波洞曰賓主相見有何言句師曰清風拂白雲洞山辭退乃述偈曰三間茅屋從來住一道神光萬境閑莫將是非來辯我浮生穿鑿不相關自此焚菴遁入深山幽寂之處不知所在因號隱山

妙喜曰古人見善則遷有過則改率德循行思免無咎所患莫甚於不知其惡所美莫善於好聞其過然豈古人之才智不足識見不明而若是耶誠欲使後世自廣而狹於人者爲戒也夫叢林之廣四海之衆非一人所能獨知必資左右耳目思慮乃能盡其義理善其人情苟或尊居自重謹細務忽大體賢者不知不肖者不察事之非不改事或是不從率意狂爲無所忌憚此誠禍害之基安得不懼或左右果無可咨詢者猶宜取法於先聖豈可如嚴城堅兵無自而入耶此殆非所謂納百川而成大海也與寶和尚書

率　遵也修也

妙喜曰諸方學長老須擧守道而恬退者擧之則志節愈堅所至不破壞常住成就叢林亦主法者救今日之弊也且詐佞狡猾之徒不知羞耻自能諂奉勢位結托于權貴之門又何須擧與竹菴書

恬退　樂然而退不願爲人

妙喜謂超然居士曰天下爲公論不可廢縱抑之不行其如公論何所以叢林擧一有道之士聞見必欣然稱賀或擧一不諦當者衆人必慽然嗟嘆其實無他以公論行與不行也鳥乎用此可以卜叢林之盛衰矣可菴集

超然居士　郡王趙令衿字表之號超然居士都郡南康嗣圓悟勤禪師

抑　止也　　慽　憂也

妙喜曰節儉放下乃修身之基入道之要歷觀古人鮮有不節儉放下者年來衲子遊荊楚買毛褥過浙右求紡絲得不愧古人乎

妙喜曰古德住持不親常住一切悉付知事掌管近代主者自恃才力有餘事無大小皆歸方丈而知事徒有其虛名耳嗟乎苟以一身之資固欲把攬一院之事使小人不蒙蔽紀綱不紊亂而合至公之論不亦難乎與山堂書

蒙　欺昧遮掩曰蒙

妙喜曰陽極則陰生陰極則陽生盛衰相乘乃天地自然之數惟豐亨宜乎日中故曰日中則昃月滿則虧天地盈虧與時消息而況於人乎所以古之人當其血氣壯盛之時慮光陰之易往則朝念夕思戒謹彌懼不恣情不逸欲惟道是求遂能全其令聞若夫墮之以逸慾敗之以恣情殆於不可救方頓足扼腕而追之晚矣時乎難得而易失也鄱林書

䷶　震上離下

豐亨　雷火豐卦豐者大也以明而動盛大之勢也故其占有亨道焉然盛極將衰又有憂道焉聖人以爲徒憂無益但守常不至過盛彖辭云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人乎況于鬼神乎蓋言豐盛難常以此爲戒也日中盛極則當昃昧月盈極則有虧缺天地之盈虧尙隨時

消息況人生于天地之間鬼神爲天地之氣機豐
盛之時以此爲戒欲人守中不至於過盛也處豐
之道豈容易哉

消息　陰死爲消陽死爲息

令聞　上善也下去聲名遠達也

時乎難得　夫功難成而易敗時難得而易失謂
時乎時乎不再來漢蒯徹說韓信之言也

妙喜曰古人先擇道德次推才學而進當時苟非其
器置身于人前者見聞多薄之由是衲子自思砥礪
名節而立比見叢林凋喪學者不顧道德少節義無
廉耻議淳素爲鄙朴獎囂浮爲俊敏是故晚輩識見
不明涉獵抄寫用資口舌之辯日滋月浸遂成澆漓
之風逮語于聖人之道瞢若面牆此殆不可捄也與
韓子蒼書

砥礪　琢磨也

涉獵　謂之泛覽流觀音如涉水獵獸意不精專
終不克見深奧之旨也

面牆　論語云子謂伯魚曰女爲周南召南矣乎
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面牆而立也歟言其一物
無所見一步不可行也

妙喜曰昔晦堂作黃龍題名記曰古之學者居則巖
穴食則土木衣則皮草不係心於聲利不籍名於官
府自魏晉齊梁隋唐以來始刱招提聚四方學徒擇
賢者規不肖俾智者導愚迷由是賓主立上下分矣
夫四海之衆聚于一寺當其任者誠亦難能要在總
其大捨其小先其急後其緩不爲私計專利於人比
汲汲爲一身之謀者實霄壤矣今黃龍以歷代住持
題其名于石使後之來者見而目之曰孰道德孰仁
義孰公于衆孰利於身嗚呼可不懼乎石刻

籍名　但身離塵世跡寄烟霞故有司文籍不得
著其名也

刱　楚浪切初造也

汲汲　小人爲利而無少暇

張侍郎子韶謂妙喜曰夫禪林首座之職乃選賢之
位今諸方不問賢不肖例以此爲僥倖之津途亦主
法者失也然則像季固難得其人若擇其履行稍優

才德稍備識廉耻節義者居之。與夫險進之徒。亦差勝矣可菴集

津途　渡水處曰津。陸行處曰途

妙喜謂子韶曰近代主法者。無如眞如喆。善輔弼叢林。莫若楊岐。議者謂慈明眞率。作事忽略。殊無避忌。楊岐忘身事之。惟恐不周。惟慮不辦。雖衝寒冐暑。未嘗急已惰容。始自南源。終于興化。僅三十載。總柄綱律。盡慈明之世而後已。如眞如者。初自束包行脚。逮于應世領徒。爲法忘軀。不啻如饑渴者。造次顚沛不遽色無疾言。夏不排窻。冬不附火。一室翛然。凝塵滿案。嘗曰衲子內無高明遠見。外乏嚴師良友。尠克有成器者。故當時執拗如孚鐵脚。倔强如秀圓通。諸公皆望風而偃。嗟乎二老實千載衲子之龜鑑也可菴記聞

輔弼　扶助也。如朝廷有股肱之臣。則天下治。叢林有賢智衲僧。則法門興也

衝寒下　謂隆冬盛暑之時。或執勞。則踴躍以身先之。未嘗有懶惰之容。現於顏面也

始自南源　楊大年以書抵宜春太守黃守。旦使請師出世說法。守以南源致請。後謁神鼎。鼎嘆曰。汾陽有此兒耶。師自此名重四方。定林沙門本延。有道行。雅爲士大夫敬信。見鼎稱讚慈明知見。可興臨濟之道。時道吾虗席。延白郡守。請以主之。法令整肅。忘軀爲衆。後遷石霜。又居福嚴。又住興化

總柄綱律　統束也。謂統束叢林。權衡僧任。立綱陳紀。整頓規繩。救時之弊也

爲法下　惟知有佛法。而不知有其身也

造次　急遽苟且之時

顚沛　傾覆流離之際

遽　勃然而變其色也。疾也

拗　剛硬孤高不近人情

孚鐵脚　長蘆應天永孚禪師。嗣汾潭懷澄。其遊方至一旅邸。有娼女所逼不惑。女告母。母嘆曰。眞佛子也。故叢林云。平生孚鐵脚。道價喧宇宙

偃　仆也。倒也。論語孔子曰。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

龜鑑　龜知未來之禍福。鑑照現在之姸媸

子韶同妙喜萬菴三人詣前堂本首座寮問疾妙喜曰林下人身安然後可以學道萬菴直謂不然必欲學道不當更顧其身妙喜曰爾遮漢又顯邪子韶雖重妙喜之言而終愛萬菴之語爲當記聞

本首座　即博山悟本也

當　去聲發言之中節也

子韶問妙喜方今住持何先妙喜曰安著禪和子不過錢穀而已時萬菴在座以謂不然計常住所得善能撙節浮費用之有道錢穀不勝數矣何足爲慮然當今住持惟得抱道衲子爲先假使住持有智謀能儲十年之糧座下無抱道衲子先聖所謂坐消信施仰愧龍天何補住持子韶曰首座所言極當妙喜回顧萬菴曰一個個都似你萬菴休去已上並見可菴集

撙節　量其所入度其所出節儉廉約無使奢侈

儲　積聚也嗣也如太子嗣君故謂之儲

萬菴顏和尙曰妙喜先師初住徑山因夜參持論諸方及曹洞宗旨不已次日音首座謂先師曰夫出世利生素非細事必欲扶振宗教當隨時以救弊不必取目前之快和尙前日作禪和子持論諸方猶不可妄況今登寶華王座稱善知識耶先師曰夜來一時之說焉首座曰聖賢之學本於天性豈可率然先師稽首謝之首座猶說之不已萬菴曰先師竄衡陽賢侍者錄貶詞揭示僧堂前衲子如失父母涕泗愁歎居不遑處音首座詣衆寮白之曰人生禍患不可苟免使妙喜平生如婦人女子陸沈下板緘默不言故無今日之事況先聖所應爲者不止於是爾等何苦自傷昔慈明瑯琊谷泉大愚結伴參汾陽適當西北用兵遂易衣混火隊中往今徑山衡陽相去不遠道路絕間關山川無險阻要見妙喜復何難乎由是一衆寂然翌日相繼而去廬山智林集

曹洞宗　曹乃撫州曹山本寂禪師嗣洞山良介禪師初離洞山入曹溪禮祖塔回吉州之吉水衆嚮山名遂請開法師擬曹溪凡隨所居處立曹爲號洞山之宗至師最隆故稱曹洞宗也

率然　輕忽也

衡陽　湖南道衡州府衡陽縣也

揭　高舉也張示也
涕泗　目出汁曰涕鼻出汁曰泗
遑遽　居處不安之貌又急也
婦女　但有閨門之志而無境外之心
下板　官謂下僚下板言居于下位也
谷泉　南嶽芭蕉菴大道谷泉禪師泉州人嗣汾陽善昭禪師南嶽下十世也
大愚　瑞州大愚山守芝禪師嗣汾陽
汾陽　汾州太子院善昭禪師太原俞氏子嗣首山念禪師南嶽下九世也
混火隊中　汾陽道望天下慈明等決志親謁當時河東澤潞皆屯兵衆皆無行惟公等不顧危阻渡河登太行山易衣混軍隊中露眠草宿不辭勞苦遂造汾陽參見詳見僧寶傳

萬菴曰先師移梅陽衲子間有竊議者首座曰大凡評論於人當於有過中求無過詎可於無過中求有過夫不察其心而疑其跡誠何以慰叢林公論且妙喜道德才器出於天性立身行事惟義是從其量度固過於人今造物抑之必有道矣安得不知其爲法門異時之福耶聞者自此不復議論矣智林集

移梅陽　即廣東潮州府梅陽縣也侍郎張九成未第時因談楊文公呂微仲諸儒所造精妙皆由學禪而至於是慕禪學聞寶印楚明禪師道風敬往參請師舉柏樹子話令時時提撕一日聞蛙鳴釋然契入有偈曰春天月下一聲蛙撞破乾坤共一家正恁麼時誰會得嶺頭脚痛有玄沙宋高宗紹興七年七月十一日詔妙喜住徑山能仁寺至紹興十一年張九成與諸大夫輩往謁評議格物話妙喜曰公祇知有格物不知有物格諸公茫然妙喜大笑公曰師能開諭乎喜曰不見小說載唐人與安祿山叛者其人先爲閬州守有畫像在焉時唐明皇幸蜀見之怒令使臣以劍擊之像首落時閬州守隱居陝西首忽然墮地公聞頓領深旨呈偈題於軒壁曰子韶格物妙喜物格欲識一貫兩個五百妙喜重其悟入時爲上堂引神臂弓一發透過千層甲老僧拈來看直甚臭皮襪之句是

時軍國邊事方議飾臂弓之用右相秦檜以爲譏議朝政五月民佛日竄衡陽貶九成爲南康軍妙喜紹興七年住徑山十一年五月內貶衡陽著正法眼藏三帙被人重譖復貶梅陽未幾詔復形服時四方虛席以邀不就紹興二十年十一月詔住明州阿育王寺二十八年再詔住徑山孝宗隆興元年八月初一日示寂宋時自秦檜專國士大夫名望者悉屏之遠方齷齪委靡不振之徒一言契合卽登正府仍止除一廳謂之伴拜稍出一言斥而去之不異奴隸也

音首座謂萬菴曰夫稱善知識當洗濯其心以至公至正接納四來其間有抱道德仁義者雖有讎隙必須進之其或姦邪險薄者雖有私恩必須遠之使來者各知所守一心同德而叢林安矣與妙喜書

又曰凡住持者孰不欲建立叢林而鮮能克振者以其忘道德廢仁義捨法度任私情而致然也誠念法門凋喪當正已以下人選賢以佐佑推獎宿德疎遠小人節儉修於身德惠及於人然後所用執侍之人稍近老成者存之便佞者疎之實無醜惡之謗偏黨之亂也如此則馬祖百丈可伴臨濟德山可逮智林集

伴 齊也

臨濟 鎭州臨濟院義玄禪師曹州南華邢氏子嗣黃檗希運禪師南嶽下四世

德山 鼎州德山宣鑑禪師簡州周氏子嗣龍潭崇信禪師南嶽下四世也

音首座曰古之聖人以無災爲懼乃曰天豈弃不穀乎范文子曰惟聖人能內外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內憂古今賢達知其不能免嘗謹其始爲之自防是故人生稍有憂勞未必不爲終身之福蓋禍患謗辱雖堯舜不可逃況其他乎與妙喜書

古之聖人 司馬光曰楚莊以無災爲懼曰天豈棄不穀乎

不穀 不善人也亦是謙詞

謗辱 堯有不慈之心舜有不孝之過

堯舜 翊善傳聖曰堯仁盛聖明曰舜

萬菴顏和尚曰比見叢林絕無老成之士所至三百

五百一人爲主多人爲伴據法王位拈槌豎拂互相欺誑縱有談說不涉典章宜其無老成人也夫出世利生代佛揚化非明心達本行解相應詎敢爲之譬如有人妄號帝王自取誅滅況復法王如何妄竊烏乎去聖逾遠水潦鶴之屬又復縱横使先聖化門日就淪溺吾欲無言可乎屬菴居無事條陳傷風敗教爲害甚者一二流布叢林俾後生晚進知前輩兢兢業業以荷負大法爲心如氷淩上行劍刃上走非苟名利也知我罪我吾無辭焉 智林集

不涉典章　孟浪之談取笑傍觀也作事輕率曰孟浪

妄號帝王　楞嚴經云譬如有人妄號帝王自取誅滅況復法王如何妄竊也今謂未得謂得未證謂證妄稱有道欺罔聾俗切取聲利以自斷送詎可救乎蓋聖賢貴眞正難聞豈凡夫而可妄稱哉

水潦鶴　阿難至竹林中聞有比丘誦法偈曰若人生百歲不見水潦鶴不如生一日而得覩見之阿難聞已慘然歎曰世間眼滅何其速乎煩惱諸惡如何便起違返聖教自生妄滅無有慧明常處癡暗永當流轉生死便語比丘此非佛語不可修行汝今當知二人謗佛一雖多聞而生邪見二解深義顚倒妄說有此二法爲自毁傷不能令人離三惡道汝今當聽我演佛偈若人生百歲不解生滅法不如生一日而得解了知爾時比丘即向其師而告之師曰阿難老朽言多錯謬不可信矣汝今當依前偈而誦阿難後聞比丘復誦前偈問其故答言吾師告我阿難老朽言多虛妄汝可依前而誦阿難思惟彼輕我言或受餘教即入三昧推求勝德不見有能回挽彼意作是念言異哉異哉不復正也當墮三塗文出阿育王傳

屬菴　上音祝値遇也

條陳　上目也下設也謂布列條章陳設法度以救末法之弊也

兢業　兢兢戒謹也履薄氷而懼陷業業恐懼也蹈劍刃而恐傷

知我　孔子作春秋以寓王法其大要皆天子之

34

0391

事知孔子者謂此書之作遏人欲於橫流存天理於旣滅爲後世慮至深遠也

罪我　罪孔子者以謂無其位而托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使亂臣賊子禁其欲而不敢肆則憾矣

萬菴曰古人上堂先提大法綱要審問大衆學者出來請益遂形問答今人杜撰四句落韻詩喚作釣話一人突出衆前高吟古詩一聯喚作罵陣俗惡俗惡可悲可痛前輩念生死事大對衆決疑旣以發明未起生滅心也

杜撰　上塞也下造也述也言不通古法而自造也如杜光庭假佛經而作道經也

萬菴曰夫名行尊宿至院主人陞座當謙恭敘謝屈尊就卑增重之語下座同首座大衆請陞于座庶聞法要多見近時相尙舉古人公案令對衆批判喚作驗他切莫萌此心先聖爲法忘情同建法化互相謳唱令法久住肯容心生滅與此惡念耶禮以謙爲主宜深思之

萬菴曰比見士大夫監司郡守入山有處次日令侍者取覆長老今日特爲某官陞座此一節猶宜三思然古來方冊中雖載皆是士大夫訪尋知識而來住持人因參次略提外護教門光輝泉石之意旣是家裏人說家裏兩三句淡話令彼生敬如郭公輔楊次公訪白雲蘇東坡黃太史見佛印便是樣子也豈是特地妄爲取笑識者

方冊　以竹爲紙書載典章合而成帙曰方冊

東坡見佛印　佛印了元禪師一日與學徒坐次東坡詣金山値佛印入室師云此間無坐處坡云借師四大作禪床師云老僧有一問道得即坐道不得即輸腰間玉帶坡即解帶置案云請師問師云老僧四大本空五陰非有汝向甚麼處坐坡無語印召侍者留下玉帶永鎭山門以衲衣酬之坡作賦云病骨難堪玉帶圍鈍根仍落箭鋒機會當乞食歌姬院換得雲山舊衲衣

萬菴曰古人入室先令挂牌各人爲生死事大踊躍來求決擇多見近時無問老病盡令來納降款有辱

自然香安用公界驅之因此安生節目賓主不安主法者當思之

決擇　決擇深奧啓悟眞源

降欵　輸誠盡敬之貌

萬菴曰少林初祖衣法雙傳六世衣止不傳取行解相應世其家業祖道愈光子孫益繁大鑑之後石頭馬祖皆嫡孫應般若多羅懸讖要假兒孫脚下行是也二大士玄言妙語流布寰區潛符密證者比比有之師法既衆學無專門曹溪源流派別爲五方圓任器水體是同各擅佳聲力行已任等閑垂一言出一令網羅學者叢林鼎沸非苟然也由是互相詶唱顯微闡幽或抑或揚佐佑法化語言無味如羹木札羹炊鐵釘飯與後輩咬嚼目爲拈古其頌始自汾陽暨雪竇宏其音顯其旨汪洋乎不可涯後之作者馳騁雪竇而爲之不顧道德之奚若務以文彩煥爛相鮮爲美使後生晚進不克見古人渾淳大全之旨烏乎予遊叢林及見前輩非古人語錄不看非百丈號令不行豈特好古蓋今之人不足法也望通人達士知我於言外可矣

懸讖　上遠也下將來之事也達磨大師得法後問般若多羅云當往何國而作佛事師曰汝雖得法未可遠行且止南天待吾滅後六十七歲當往震旦說大法藥直接上根愼勿遠行衰于日下又問彼有大士堪爲法器否千載之下有留難否師曰汝之所化獲菩提者不可勝數吾滅度後六十七載彼國有難水中文布善自降之汝至時勿住彼國唯好有爲功德不見佛理聽吾偈曰路行跨水復逢羊獨自悽悽暗渡江日下可憐雙像馬二株嫩桂久昌昌又云一百五十年有小難聽吾偈曰心中雖吉外頭凶川下僧房名不中若有毒龍生武子忽逢小鼠寂無窮又曰却後林下見一人當得道果聽吾偈曰震旦雖濶無別路要假兒孫脚下行金雞解啣一粒粟供養十方羅漢僧謂首句卽道一也次句乃石頭也第三句卽南嶽讓乃金雞縣人第四句頌馬祖祖是四川什邡縣羅漢寺僧嗣南嶽之法故爾謂達磨懸讖石頭南嶽

為曹洞臨濟之宗祖也

密證　明教曰密也者非不言而暗證也眞密也註外傳信衣內授密證乃吾佛祖眞實秘密之法也

比　每也往也

顯微下　謂妙音幽微玄宗淵奧語言文字有所不能形容矣故至理絕言非言可及雖云道本無言非言不顯謂眞心離相即諸相而顯眞心至理絕言假微言而昭彰至道也

抑揚　縱奪之義　炊　音吹爨也

雪竇　明州雪竇重顯禪師遂州李氏子嗣智門光祚禪師一日示衆云三分光陰二早過靈臺一點不揩磨貪生逐日區區走喚不回頭怎奈何

汪洋　廣有之貌　渾淳　淸濁未分也

萬菴曰比見衲子好執偏見不通物情輕信難廻愛人佞己順之則美逆之則疎縱有一知半解返被此等惡習所蔽至白首而無成者多矣已上並見智林集

萬菴曰叢林所至邪說熾然乃云戒律不必持定慧不必習道德不必修嗜欲不必去又引維摩圓覺為證贊貪瞋癡殺盜淫為梵行烏乎斯言豈特起叢林今日之害眞法門萬世之害也且博地凡夫貪瞋愛欲人我無明念念攀緣如一鼎之沸何由淸冷先聖必思大有於此者遂設戒定慧三學以制之庶可迴也今後生晚進戒律不持定慧不習道德不修專以博學强辯搖動流俗牽之莫返予固所謂斯言乃萬世之害也惟正因行脚高士當以生死一著辨明持誠存信不為此輩牽引乃曰此言不可信猶鴆毒之糞虵飲之水聞見猶不可況食之乎其殺人無疑矣識者自然遠之矣與草堂書

維摩　經云大乘菩薩入諸淫舍示欲之過雖有妻子常修梵行

圓覺　經云一切障礙即究竟覺乃至諸戒定慧及淫怒癡俱為梵行此大權聖人示跡利生而外道邪人以此誑人濫膺恭敬

貪瞋癡　引取無厭曰貪又愛欲也由愛心計著而發也怒心之盛曰瞋又剛烈也由心氣相作而

發也然心屬火氣屬金心火轉氣金轉剛故也迷惑無知曰癡又愚昧也由輕慢恃己而發也

火天大有卦　所有之大也火在天上無物不照檄聖人有大作爲非凡可比也特爲凡夫與大慈心作大利益遂設戒定慧三學

戒定慧　防非止惡曰戒止息諸緣曰定破惑證眞曰慧此三者入道之門泥洹之要凡爲僧者於此宜盡心焉

萬菴曰草堂弟子惟山堂有古人之風住黃龍日知事公幹必具威儀詣方丈受曲折然後備茶湯禮始終不易有智恩上座爲母修冥福透下金二錢兩日不尋聖僧才侍者因掃地而得之挂拾遺牌一衆方知蓋主法者淸淨所以上行下效也淸泉集

曲折　聽分付發放也

拾遺牌　古者叢林凡興佛事必須挂牌曉諭大衆今挂拾遺者類餘也

萬菴節儉以小參普說當供衲子間有竊議者萬菴聞之曰朝饗膏粱暮厭蘆糲人之常情汝等旣念生死事大而相求於寂寞之濱當思道業未辦去聖時遙詎可朝夕事貪饕耶眞牧集

小參　禪門話早旦陞堂曰早參日晡時念誦曰晚參隨時說法曰小參普參者凡聖皆集緇素咸臻主法者以等心應物垂示萬機令法久住矣或小參乃家訓也訓誨學者之規範也

糲　米不精也

萬菴天性仁厚處躬廉約尋常出示語句辭簡而義精博學强記窮詰道理不爲苟止而妄隨與人評論古今若身履其間聽者曉然如目覩衲子嘗曰終歲參學不若一日聽師談論爲得也記聞

萬菴謂辯首座曰圓悟師翁有言今時禪和子少節義勿廉耻士大夫多薄之爾異時儻不免做遮般蟲豸常常在繩墨上行勿趨勢利佞人顏色生死禍患一切任之卽是不出魔界而入佛界也法語

辯首座　都府昭覺寺辯禪師嗣大潙法泰禪師

儻　或然之辭

蟲豸　有足曰蟲無足曰豸

繩墨　規矩也木隨繩墨而正直心隨教化而離邪凡行道德與教化不可須臾忘也

辯首座出世住廬山棲賢常携一筇穿雙屨過九江東林混融老見之呵曰師者人之模範也舉止如此得不自輕主禮甚滅裂辯笑曰人生以適意爲樂吾何咎焉援毫書偈而去偈曰勿謂棲賢窮身窮道不窮草鞋獰似虎拄杖活如龍渴飲曹溪水饑呑栗棘蓬銅頭鐵額漢盡在我山中混融覽之有媿 月窟集

筇　竹杖也　屨　音巨草屨也

適　稱也　獰　惡也

栗棘蓬　楊岐示衆云透得金剛圈呑得栗棘蓬便與三世諸佛把手共行歷代祖師共一鼻孔其或未然參須實參悟須實悟者也

辯公謂混融曰像龍不足致雨畫餅安可充饑衲子內無實德外恃華巧猶如敗漏之船盛塗丹艧使偶人駕之安於陸地則信然可觀矣一日涉江湖犯風濤得不危乎 月窟集

辯公曰所謂長老者代佛揚化要在潔已臨衆行事當盡其誠豈可擇利害自分其心在我爲之固當如是若其成與不成雖先聖不能必吾何苟乎 月窟集

辯公曰佛智住西禪衲子務要整齊惟水菴賦性沖澹奉身至薄昂昂然在稠人中曾不屑慮佛智因見之呵曰奈何藞苴如此水菴對曰某非不好受用直以貧無可爲之具若使有錢亦欲做一兩件皮毛同入社火既貧固無如之何佛智笑之意其不可强遂休去 月窟集

佛智　慶元府育王寺佛智端裕禪師吳越王之裔也嗣圓悟勤禪師

水菴　臨安府淨慈水菴端一禪師婺州馬氏子嗣佛智裕禪師南嶽下十六世

沖澹　上和也下恬靜也

昂　孤高自如之貌　屑　輕苟也又顧也

藞苴　上郎假切下音鮓中州人謂蜀人不遵軌轍曰藞苴又苴不熟之貌也

社火　俗呼會伴也

禪林寶訓合註卷第三

音切

沿余穿切　廡無禹切　煨烏回切
燼詳進切　潸所班切　惓巨卷切
浹子協切　倨九魚切　慘倉感切
怛丁割切　詬胡遘切　懥陟利切
憤扶粉切　悱孚匪切　鸜其愚切
頷戶感切　繭古典切　慽且的切
尠息淺切　拗烏狡切　倔巨勿切
撙祖本切　汾扶云切　鴆除禁切
糲力葛切　蘖蘗音　葺七闔切

禪林寶訓合註卷第四

虎林澄遠居士張文憲程叔甫參閱

佛智裕和尚曰。駿馬之奔逸而不敢肆足者。銜轡之禦也。小人之強橫不敢縱情者。刑法之制也。意識之流浪不敢攀緣者。覺照之力也。烏乎學者無覺照。猶駿馬無銜轡。小人無刑法。將何以絕貪慾。治妄想乎。與鄭居士法語

禦　制也

佛智謂水菴曰。住持之體有四焉。一道德。二言行。三仁義。四禮法。道德言行。乃教之本也。仁義禮法。乃教之末也。無本不能立。無末不能成。先聖見學者不能自治。故建叢林以安之。立住持以統之。然則叢林之尊。非為住持。四事豐美。非為學者。皆以佛祖之道故。是以善為住持者。必先尊道德。守言行。能為學者。必先存仁義。遵禮法。故住持非學者不立。學者非住持不成。住持與學者。猶身之與臂。頭之與足。大小適稱。而不悖乃相須而行也。故曰學者保於叢林。叢林保於道德。住持人無道德。則叢林將見其廢矣實錄

水菴一和尚曰。易言君子思患而預防之。是故古之人思生死大患。防之以道。遂能經大傳遠。今之人謂求道迂闊。不若求利之切當。由是競習浮華。計較毫末。希目前之事。懷苟且之計。所以莫肯為周歲之規者。況生死之慮乎。所以學者日鄙。叢林日廢。紀綱日墜。以至陵夷顛沛。殆不可救。嗟乎可不鑑哉雙林實錄

迂　遠也

陵夷　上小山也下平也言丘陵隤墮漸至於地

教化漸廢以類此也

水菴曰昔遊雲居見高菴夜參謂至道徑挺不近人情要須誠心正意勿事矯飾偏邪矯飾則近詐佞偏邪則不中正與至道皆不合矣竊思其言近理乃刻意踐之逮見佛智先師始浩然大徹方得不負平生行脚之志與月堂書

徑挺　當機直指絕無迴避擬議之間白雲千里

水菴曰月堂住持所至以行道爲已任不發化主不事登謁每歲食指隨常住所得用之衲子有志充化導者多却之或曰佛戒比丘持鉢以資身命師何拒之之弗容月堂曰我佛在日則可恐今日爲之必有好利者而至於自鬻矣因思月堂防微杜漸深切著明稱實之言今猶在耳以今日觀之又豈止自鬻而已矣法語

月堂　臨安府淨慈月堂道昌禪師潮州寶谿吳氏子嗣妙湛惠禪師

風山漸卦　漸漸進之義象曰山上有木漸君子以居賢德善俗註云二者皆當以漸而進賢字衍唐丘志曰居安慮危防微杜漸此古人憂之深慮之遠而防其未然也

鬻　賣也

水菴謂侍郎尤延之曰昔大愚慈明谷泉瑯琊結伴參汾陽河東苦寒衆人憚之惟慈明志在於道曉夕不殆夜坐欲睡引錐自刺歎曰古人爲生死事大不食不寢我何人哉而縱荒逸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是自棄也一旦辭歸汾陽歎曰楚圓今去吾道東矣西湖記聞

尤延之　姓尤名袤字延之號遂初居士問道於水菴一禪師

荒逸　恣情放意怠惰荒淫流蕩無返也

水菴曰古德住持率已行道未嘗苟簡自恣昔汾陽每歎像季澆漓學者難化慈明曰甚易所患主法者不能善導耳汾陽曰古人淳誠尙且三二十年方得成辦慈明曰此非聖哲之論善造道者千日之功或謂慈明妄誕不聽而汾地多冷因罷夜參有異比丘

謂汾陽曰會中有大士六人奈何不說法不三年果有六人成道者汾陽嘗有頌曰胡僧金錫光請法到汾陽六人成大器勸請爲敷揚西湖記聞及僧傳

荷簡　荷求聲利簡去仁義

六人　慈明圓大愚芝瑯琊覺谷泉道法華擧天勝泰

投子淸和尙畫水菴像求贊曰嗣淸禪人孤硬無敵晨昏一齋脇不至席深入禪定離出入息名達九重談禪選德龍顏大悅賜以金帛力辭者三上乃嘉歎眞道人也草木騰煥傳予陋質炷香請贊是所謂靑出於藍而靑於藍者也見畫像

投子　舒州投子山義淸禪師嗣水菴一禪師南嶽下十七世也

九重　天子之門有九重也

選德　乃內宮殿名也

上　人君卽位後皆稱上此乃指宋孝宗也

靑出於藍　出荀子勸學篇靑色乃由藍中之靛而染之其色返深於藍弟子學不止而勝於師乃末勝本也

水菴曰佛智先師言東山演祖嘗謂耿龍學曰山僧有圓悟如魚之有水鳥之有翼故丞相紫巖居士贊曰師資相可希遇一時始終之分誰能間之紫巖居士可謂知言矣比見諸方尊宿懷心術以御衲子衲子挾勢利以事尊宿主賓交利上下欺侮安得法門之興叢林之盛乎與梅山潤書

如魚有水　劉玄德得武侯雲長翼德皆不悅玄德乃云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願君請無復言重孔明以曉二人也

紫巖居士　張浚字德遠號紫巖居士紹興初拜封爲和國公問道於圓悟勤禪師

師資　師者人之模範爲人之長訓物之規資者助也助發已身之行業又師以道傳於弟子弟子資學於師也

水菴曰動人以言惟要眞切言不眞切所感必淺人誰肯懷昔白雲師祖送師翁住四面叮嚀曰祖道凌遲危如累卵毋恣荒逸虛喪光陰復敗至德當寬容

量度利物存衆提持此事報佛祖恩當時聞者孰不感慟爾昨來召對宸庭誠爲法門之幸切宜下身尊道以利濟爲心不可矜己自伐從上先哲謙柔敬畏保身全德不以勢位爲榮遂能清振一時美流萬世予慮光景不長無復面會故此切囑見投子書

累卵　晉靈公建九層之臺三年不起有臣荀息諫曰臣能累十二棊子又加九卵在其上公曰危哉息曰不危公造九層之臺三年不成男不耕女不織其危甚矣公聞之遂止也

毋　音無禁止之辭

宸庭　即遷德殿乃天子北辰之宮也

伐　誇也

水菴少倜儻有大志尙氣節不事浮靡不循細檢胸次岸谷徇身以義雖禍害交前不見有殞穫之色住持八院經歷四郡所至兢兢業業以行道建立爲心淳熙五年退西湖淨慈有偈曰六年灑掃皇都寺瓦礫翻成釋梵宮今日宮成歸去也杖頭八面起淸風士庶遮留不止小舟至秀之天寧未幾示疾別衆告終行實

倜儻　上音剔窮而不變也下音倘卓異貌謂雅致慷慨瀟灑無羈也

岸谷　岸露額也谷兩山間流道蓋胸次冲虛如高岸空谷有容川之量

徇　以身逐物曰徇

殞穫　儒行篇云不殞穫於貧賤註云如蘀殞而飄零似禾穫而枯槁也又殞者如有所墜穫者如有所割刈也乃困迫失志之貌

秀之天寧　嘉興府秀水縣天寧寺也

月堂昌和尙曰昔大智禪師慮末世比丘驕惰特製規矩以防之隨其器能各設攸司主居丈室衆居通堂列十局頭首之嚴肅如官府居上者提其大綱在下者理其衆目使上下相承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率從是以前輩遵承翼戴拳拳奉行者以先聖之遺風未泯故也比見叢林衰替學者貴通才賤守節尙浮華薄眞素日滋月浸漸入澆漓始則偷安一時及玩習既久謂其理之當然不謂之非義不謂之

而堂兩

非理在上者惴惴焉畏其下在下者睽睽焉伺其上平居則甘言屈體以相媚悅得間則狠心詭計以相屠獪成者爲賢敗者爲愚不復問尊卑之序是非之理彼既爲之此則傚之下既言之上則從之前既行之後則襲之烏乎非彥聖之師秉願力積百年之功其弊固則莫能革矣 與舜和尚書

攸司　所主掌也

十局頭　今十局卽百丈清規中兩序要也餘不預焉謂而堂首座書記藏主知客都管監寺副寺維那典座也

翼戴　上恭敬也下頂戴也

拳拳　勤而奉持　　惴惴　之瑞切憂也

睽　音奎斜視也

屠獪　宰殺曰屠殺戮曰獪又害也

襲　合也

月堂住淨慈最久或謂和尚行道經年門下未聞有弟子得不辜妙湛乎月堂不對他日再言之月堂曰子不聞昔人種瓜而愛甚者盛夏之日方中而灌之瓜不旋踵而淤敗何也其愛之非不勤然灌之不以時適所以敗之也諸方老宿提挈衲子不觀其道業內充才器宏遠止欲速其爲人逮審其道德則浮汙察其言行則乖戾謂其公正則邪佞得非愛之過其分乎是正猶日中之灌瓜也予深恐識者笑故不爲也北山記聞

妙湛　福州雪峰妙湛思慧禪師錢塘俞氏子嗣法雲善本禪師

月堂曰黃龍居積翠因病三月不出眞淨宵夜懇禱以至然頂煉臂仰祈陰相黃龍聞之責曰生死固吾分也爾參禪不達理若是眞淨從容對曰叢林可無克文不可無和尚識者謂眞淨敬師重法其誠至此他日必成大器北山記聞

月堂曰黃太史魯直嘗言黃龍南禪師器量深厚不爲事物所遷平生無矯飾門弟子有終身不見其喜怒者雖走使致力之輩一以誠待之故能不動聲氣而起慈明之道非苟然也一本見黃龍石刻

月堂曰建炎己酉上巳日鍾相叛於澧陽文殊導禪

師厄於難賊勢既盛其徒逃去師曰禍可避乎即毅然處於丈室竟爲賊所害無垢居士拔其法語曰夫愛生惡死人之常情惟至人悟其本不生雖生而無所愛達其未嘗滅雖死而無所畏故能臨死生禍患之際而不移其所守師其人乎以師道德節義足以教化叢林垂範後世師名正導眉州丹稜人佛鑑之嗣也一本見廬山岳府嘉大師記聞

建炎　宋高宗年號

上巳日　即三月三日也

鍾相　紹興五年洞庭湖賊鍾相作亂傷殘人民得張俊官兵鍾相敗死不數日客商來往居民耕植鍾相號天皇大王

澧陽　湖廣常德府澧陽州是也

文殊導　常德府文殊心導禪師眉州徐氏子嗣佛鑑勤禪師十三得度詣都習唯識論自以爲至得同學詰曰三界唯心萬法唯識今目前萬象摐然心識安在師無對由是周游江淮得法後應世住文殊寺宋高宗建炎三年春示衆舉臨濟臨滅囑三聖因緣曰正法眼藏瞎驢滅臨濟何嘗有此說古今時人皆妄傳不信但看後三月果至後三月鍾相叛於澧陽其徒欲與師南奔師曰學道所以了生死何得避之俄然賊至師曰速然見殺快汝心意賊舉槊殘之血皆白乳賊驚駭引席覆而去

毅　音義果敢也端也

至人　行到之人又聖人也

丹稜　即四川眉州丹稜縣

心聞賁和尚曰衲子因禪致病者多有病在耳目者以瞠眉努目側耳點頭爲禪有病在口舌者以顛言倒語胡喝亂喝爲禪有病在手足者以進前退後指東劃西爲禪有病在心腹者以窮玄究妙超情離見爲禪據實而論無非是病惟本色宗師明察幾微日擊而知其會不會入門而辨其到不到然後用一錐一劄脫其廉纖攻其搭滯驗其眞假定其虛實而不守一方便昧乎變通俾終踏於安樂無事之境而後已矣實錄

心聞　台州萬年寺心聞雲賁禪師永嘉人嗣育王介諶禪師南嶽下十六世也

瞠　音撐直視也

劃　音獲以刀破物也　劄　竹洽切刺也

搭滯　凝止不脫也言未得徹證猶有疑礙今用一錐一劄使其超然默契本心不存凡聖廓落無依縱橫自在而已

心聞曰古云千人之秀曰英萬人之英曰傑衲子有智行聞於叢林者豈非近英傑之士邪但能勤而參究去虛取實各得其用則院無大小衆無多寡皆從其化矣昔風穴之白丁藥山之牛欄常公之大梅慈明之荊楚當此之時悠悠之徒若以位貌相求必見而詒之一旦據師席登華座萬指圍繞發明佛祖叔世之光明叢林孰不望風而靡矧前輩皆負瓌偉之材英傑之氣尙能區區於未遇之際含耻忍垢混世同波而若是況降茲者歟烏乎古猶今也此猶彼也若必待藥山風穴而師之千載一遇也若必待大梅慈明而友之百世一出也蓋事有從微而至著功有積小而成大未見不學而有成不修而先達者若悟此理師可求友可擇道可學德可修則天下之事何施而不可古云知人誠難聖人所病況其他乎（與竹庵書）

風穴　汝州風穴延沼禪師錢唐餘杭劉氏子嗣南院惠顒禪師南嶽下七世也

白丁　地名地多小人風穴隱匿數年未知孰是

大梅　明州大梅山法常禪師襄陽鄭氏子嗣馬祖後隱居於大梅

悠悠　優也尋常遊行之人

詒　音移慢也欺也　叔　季也末法之時也

靡　偃也歸也　矧　音審況也

瓌偉　上公回切玉美也下音葦乃奇大也

心聞曰教外別傳之道至簡至要初無它說前輩行之不疑守之不易天禧間雪竇以辯博之才美意變弄求新琢巧繼汾陽爲頌古籠絡當世學者宗風由此一變矣逮宣政間圓悟又出己意離之爲碧巖集彼時邁古淳全之士如寧道者死心靈源佛鑒諸老皆莫能迴其說於是新進後生珍重其語朝誦暮習

謂之至學莫有悟其非者痛哉學者之心術壞矣紹興初佛日入閩見學者牽之不返日馳月鶩浸漬成弊即碎其板闢其說以至祛迷援溺剔繁撥劇摧邪顯正特然而振之衲子稍知其非而不復慕然非佛日高明遠見乘悲願力救末法之弊則叢林大有可畏者矣與張子韶書下出廣錄

天禧　宋眞宗年號

籠絡　如鳥之在籠馬著羈絡不能脫去學者溺之亦猶是也

宣政　宋徽宗年號

碧巖集　山名圜悟禪師在此作評唱釋雪竇頌古爲碧巖集也

寧道者　潭州開福道寧禪師歙溪汪氏子嗣五祖演禪師南嶽下十四世也

紹興　宋高宗年號　佛日　即妙喜也

鶩　音務奔也　漬　音自浸潤也

祛　除却也　劇　增也尤甚也

拙菴佛照光和尚初參雪堂於薦福有相者一見而器之謂雪堂曰衆中光上座頭顱方正廣額豐頤七處平滿他日必爲帝王師孝宗皇帝淳熙初召對稱旨留內觀堂七宿待遇優異度越前來賜佛照之名聞于天下記聞

拙菴　慶元府育王山佛照德光禪師臨江軍彭氏子嗣大慧杲禪師南嶽下十六世

顱　頂骨　額　額也

頤　頷也

七處　兩手兩足兩眉及頂

拙菴謂虞允文丞相曰大道洞然本無愚智譬如伊呂起於耕漁爲帝王師詎可以智愚階級而能擬哉雖然非大丈夫其孰能與焉

虞允文　姓虞名允文字彬甫幼十歲時善賦詩詞有驚人之語後孝宗爲相置翹材館舍以延四方賢士

伊尹　姓伊名尹傷中國無賢君歎斯道不行隱耕於有莘之野湯三往聘之拜爲相

呂望　東海人姓姜名尙字子牙釣魚磻溪之實

雞縣西伯將出獵卜之曰所獲者非熊非羆非虎非彪霸王之輔果獲姜尙於渭水之陽與語大悅曰自吾先君太公嘗云當有聖人適周太公望子久矣故號太公望立爲師封爲呂後佐武王伐紂

階級　上階梯也下次第也

拙菴曰遯野菴常言黃龍南禪師寬厚忠信恭而慈愛量度凝遠博學洽聞常同雲峰悅遊湖湘避雨樹下悅箕踞相對南獨危坐悅瞋目視之曰佛祖妙道不是三家村古廟裏土地作死模樣南稽首謝之危坐愈甚故黃太史魯直稱之曰南公動靜不忘恭敬眞叢林主也幻菴集

箕踞　長伸兩足以兩手按兩膝上其形似箕唐詩云綠樹陰濃足四隣靑苔日厚自無塵科頭箕踞長松下白眼看他世上人

拙菴曰率身臨衆要以智遣妄除情須先覺背覺合塵則心蒙蔽矣智愚不分則事紊亂矣書監寺書

拙菴曰佛鑑住太平高菴充維那高菴齒少氣豪下視諸方少有可其意者一日齋時鳴楗見行者別器置食于佛鑑前高菴出堂厲聲曰五百僧善知識作遮般去就何以範模後學佛鑑如不聞見逮下堂詢之乃水齋菜蓋佛鑑素有脾疾不食油故高菴有愧詣方丈告退佛鑑曰維那所言甚當緣惠懃病乃爾嘗聞聖人言以理通諸礙所食既不優於衆遂不疑也維那志氣明遠他日當柱石宗門幸勿以此芥蔕逮佛鑑遷智海高菴過龍門後爲佛眼之嗣

楗　所擊之物也鐘磬板木魚等物凡擊之有聲者皆名爲楗

柱石　漢田延年謂霍光曰將軍爲國柱石今謂柱石者欲撑拄宗門令法久住也

芥蔕　上音介下音疐望人豁略曰幸勿芥蔕又刺鯁也鯁者骨不下咽也古謂蹇諤直言爲骨鯁也直言難受如鯁骨留咽也

拙菴曰大凡與官員論道酬酢須是剗去知解勿令他坐在窠窟裏直要單明向上一著子妙喜先師嘗言士大夫相見有問即對無問即不可又須是個中人始得此語有補於時不傷住持之體切宜思之與

興化普菴書

剗　削也謂去其疑執斷其情思也

拙菴曰地之美者善養物主之仁者善養士今稱住持者多不以衆人爲心急已所欲惡聞善言好蔽過惡恣行邪行從快一時之意返被小人就其好惡取之則住持之道安得不危乎與洪老書

拙菴謂野菴曰丞相紫巖居士言妙喜先師平生以道德節義勇敢爲先可親不可疎可近不可迫可殺不可辱居處不淫飲食不溽臨生死禍患視之如無正所謂干將鏌鎁難與爭鋒但虞傷闕耳後如紫巖之言幻菴記聞

可親下　三句出孔子家語儒行篇

淫溽　禮記云居家不淫飲食不溽註淫流蕩也恣縱貪味曰溽也

干將鏌鎁　二良劍名按孝子傳云楚王夫人夏乘涼抱鐵柱感孕產生一鐵塊楚王令干將造劍三年乃成雙劍一雌一雄干將密將雄劍以匿進雌劍王秘匣中嘗聞悲鳴王問羣臣臣曰劍有雌雄鳴者憶雄耳王大怒干將知罪必死將劍藏於屋柱中囑妻鏌鎁曰日出北戶南山有松松生於石劍在其中妻後生男名眉間赤年十五歲問母曰吾父何在母述前事思惟剖柱果得其劍欲爲父報讐楚王知之勑令覓得其人當厚賞之眉間赤遂逃俄有客曰子莫非眉間赤否曰然客曰吾甑山人能爲子報父讐赤曰父昔無辜枉被荼毒君今見惠當何所須客曰當得子頭幷劍赤乃自刎其頭客得其頭幷劍進與楚王王曰大幸客曰願將此頭以油烹之王遂與頭投鼎烹至三日不爛客請王視客以劍揮王頭落於鼎中二頭相齧客恐眉間赤頭不勝乃自刎頭助之三頭相齧俄頃俱爛

虞　憂慮也　　闕　損失也

拙菴曰野菴住持通人情之始終明叢林之大體嘗謂予言爲一方主者須擇有志行衲子相與毗贊猶髮之有梳面之有鑑則利病好醜不可得而隱矣如慈明得楊岐馬祖得百丈以水投水莫之逆也幻菴集

拙菴曰末學膚受徒貴耳賤目終莫能究其奧妙故曰山不厭高中有重巖積翠海不厭深內有四溟九淵欲究大道要在窮其高深然後可以照燭幽微應變不窮矣與觀老書

末學膚受　東京賦云末學膚受貴耳賤目註膚皮膚也皮膚之受故云膚受也此外受淺薄非內實所受貴於耳賤於目也

溟淵　上水之黑色也以東西南北四海爲四溟下深也海有九轉回水漩渡其水至深故爲九淵

拙菴謂尤侍郎曰聖賢之意含緩而理明優游而事顯所用之事不期以速成而許以持久不許以必進而許以庶幾用是推聖賢之意故能亘萬世而持之無過失者乃爾幻菴集

庶幾　從容審察也　亘　通也

侍郎尤公曰祖師已前無住持事其後應世行道迫不得已然居則蓬蓽取蔽風雨食則麤糲取充饑餒辛苦憔悴有不堪其憂而王公大人至有願見而不可得者故其所建立皆磊磊落落驚天動地後世不然高堂廣廈美衣豐食頤指如意於是波旬之徒始洋洋然動其心趦趄權門搖尾乞憐甚者巧取豪奪如正晝攫金不復知世間有因果事妙喜此書豈特爲博山設其拈盡諸方自來習氣不遺毫髮如飲倉公上池之水洞見肝膽若能信受奉行安用別求佛法見靈隱石刻

蓬蓽　織荊爲門也禮記儒行篇曰儒有一畝之宮環堵之室華門圭竇蓬戶甕牖

憔悴　枯瘦也憂勞也

磊落　如衆石之崩落而無阻滯皆大人之相無物滯於胸中如干戈叢裏橫身直過荊棘林中擺手便行脚跟下無五色線舌頭上無十字關鼻端無泥痕眼中無金屑故也

頤指　但動頤而指麾不勞用力皆如意也

洋洋　流蕩之貌

趦趄　上音咨下音苴欲趣而不行也

攫金　上爪持也列子云昔齊人有欲金者清旦衣冠之市適鬻金之所竊金而去金主捕之曰人

皆在焉子何攫人之金答曰取金之時不見其人而獨見其金言人貪其利而忘其耻見其利而忘其害也

上池之水　古史云蘆越之東有扁鵲姓秦名緩渤海郡人少時爲舍長客長桑君見扁鵲獨奇常勤遇之出入十餘年一日呼扁鵲私坐間語之曰我有藥方年將老矣欲傳與公公無泄漏鵲敬諾遂出懷中藥方與之示以上池水服之三七日當見物矣盡取方以授之忽不見其人也鵲如其言以藥水服之三七日視垣外一方人後視病盡見五臟癥結持以胗脈名耳註水未至於地承取竹木上露水故名上池之水

侍郎尤公謂拙菴曰昔妙喜中興臨濟之道於凋零之秋而性尙謙虛未嘗馳騁見理平生不趨權勢不苟利養嘗曰萬事不可佚豫爲不可奢態持盈有利於時而便於物者有其過而無其功者若縱之奢佚則不濟矣不肖佩服斯言遂爲終身之戒老師昨者遭遇主上留宿觀堂賓爲佛法之幸切冀不倦悲願使進善之途開明任衆之道益大庶幾後生晩輩不謀近習各懷遠圖豈不爲叢林之利濟乎 然侍者記聞

中興　廢而復興曰中興如周宣王漢光武中興帝王之業也

佚豫　縱意悅情而爲　態　美意也

便　利也　圖　謀也

密菴傑和尙曰叢林興衰在於禮法學者美惡在乎俗習使古之人巢居穴處澗飲木食行之於今時則不可也使今之人豐衣文采飯粱嚼肥行之於古時亦不可也安有他哉習不習故夫人朝夕見者爲常必謂天下事正宜如此一旦驅之就彼去此非獨生疑而不信將恐亦不從矣用是觀之人情安於所習駭其未見是其常情又何足怪 與施司諫書

密菴　慶元府天童密菴咸傑禪師福州鄭氏子嗣應菴華禪師南嶽下十七世

密菴謂悟首座曰叢林中惟浙人輕懦少立子之才器宏大量度淵容志尙端確加以見地穩密他日未易言但自韜晦無露圭角毀方瓦合持以中道勿爲

勢利少枉即是不出塵勞而作佛事也 與笑菴書

懦　弱也

韜晦　韜藏虛名而棄華務實晦隱其迹而和光同塵也

毀方瓦合　禮記儒行篇曰儒有博學而不窮篤行而不惓乃慕賢而容衆毀方而瓦合寛裕有如此者略註云毀方瓦合者陶瓦之事其初則圓剖而爲四其形則方毀其圓以爲方合其方而爲圓葢於涵容之中未嘗無分辨故曰寛裕有如此者也

密菴曰應菴先師嘗言賢不肖相反不得不擇賢者持道德仁義以立身不肖者專勢利詐佞以用事賢者得志必行其所學不肖者處位多擅私心妬賢嫉能嗜慾苟財靡所不至是故得賢則叢林興用不肖則廢有一于斯必不能安靜 見岳和尚書

嫉妬　殉自名利不耐他榮曰嫉妬又害賢曰嫉忌色曰妬

密菴曰住持有三莫事繁莫懼無事莫尋是非莫辨住持人達此三事則不被外物所惑矣 慧侍者記聞

密菴曰衲子履行傾邪素有不善之迹者叢林互知此不足疾惟衆人謂之賢而內實不肖者誠可疾也 與普菴書

密菴謂水菴曰人有毀辱當順受之詎可輕聽譖言妄陳管見大率便佞有類邪巧多方懷險詖者好逞私心起猜忌者偏廢公議葢此輩趨向狹促所見暗短固以自異爲不羣以沮議爲出衆然既知我所用終是而毀謗固自在彼久而自明不須剖白亦不必主我之是而訐觸於人則庶可以爲林下人也 與水菴書

管見　小見也如管窺天能見多許此言識見暗短而無高明遠大之見者

險詖　不平謟詐之言

猜忌　心多疑曰猜意多憎曰忌

沮　壞也止遏也

訐　攻發人之陰私曰訐

自得輝和尚曰大凡衲子誠而向正雖愚亦可用佞而懷邪雖智終爲害大率林下人操心不正雖有才

能而終不可立矣見圓堂書

自得輝　杭州淨慈自得慧輝禪師會稽張氏子
嗣天童正覺禪師

自得曰大智禪師特剏清規扶救末法比丘不正之弊由是前賢遵承拳拳奉行有教化有條理有始終紹興之末叢林尚有老成者能守典刑不敢斯須而去左右近年以來失其宗緒綱不綱紀不紀雖有綱紀安得而正諸故曰舉一綱則衆目張弛一機則萬事隳殆乎綱紀不振叢林不興惟古人體本以正末但憂法度之不嚴不憂學者之失所其所正在於公今諸方主者以私混公以末正本上者苟利不以道下者賊利不以義上下謬亂賓主混淆安得衲子向正而叢林之興乎與尤侍郎書

弛　音豕壞也　　隳　毀壞也

賊　私取也

自得曰良玉未剖瓦石無異名驥未馳駑駘相雜逮其剖而瑩之馳而試之則玉石駑驥分矣夫衲子之賢德而未用也混於稠人之中竟何辨別要在高明之士以公論舉之任以職事驗以才能責以成務則與庸流迥然不同矣與或菴書

駑駘　鈍馬也　　瑩　玉之光也

或菴體和尚初參此菴元布袋於天台護國因上堂舉龐馬選佛頌至此是選佛場之句此菴喝之或菴大悟有投機頌曰商量極處見題目途路窮邊入試場拈起毫端風雨快遮回不作探花郎自此匿迹天台丞相錢公慕其為人乃以天封招提勉令應世或菴聞之曰我不解懸羊頭賣狗肉也即宵遁去

或菴　鎮江府焦山或菴禪師台州羅氏子嗣護國景元禪師南嶽下十六世也

選佛頌　龐居士問馬祖不與萬法為侶者是甚麼人祖云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即向汝道居士豁然大悟呈偈曰十方同聚會個個學無為此是選佛場心空及第歸

錢公　宋丞相姓錢名相祖字象先問道於或菴體禪師

解　會也　　遁　隱藏也

乾道初瞎堂住國淸因見或菴讚圓通像曰不依本分惱亂衆生瞻之仰之有眼如盲長安風月貫今昔那個男兒摸壁行瞎堂驚喜曰不謂此菴有此兒郎遍索之遂得於江心固於稠人中請充第一座 天台野錄

乾道　宋孝宗年號

瞎堂　臨安府靈隱寺瞎堂慧遠禪師眉山彭氏子嗣圓悟勤禪師

或菴乾道初翩然訪瞎堂於虎丘姑蘇道俗聞其高風即詣郡舉請住城中覺報或菴聞之曰此菴先師囑我他日逢老壽止今若合符契矣遂欣然應命蓋覺報舊名老壽菴也 虎丘記聞

翩　孤鳥疾飛之貌又自如也

或菴入院後施主請小參曰道常然而不渝事有弊而必變昔江西南嶽諸祖若稽古爲訓考其當否持以中道務合人心以悟爲則所以素風凌然逮今未泯若約衲僧門下言前薦得屈我宗風句下分明沈埋佛祖雖然如是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由是緇素喜所未聞歸者如市 語錄異此

今瞠疑瞎

凌然　超越也

或菴既領住持士庶翕然來歸衲子傳至虎丘瞎堂曰遮個山巒杜拗子放拍盲禪治你那一隊野狐精或菴聞之以偈答曰山巒杜拗得能憎領衆匡徒似不曾越格倒拈苕帚柄拍盲禪治野狐僧瞠堂笑而已 記聞

翕　如鳥之聚也

杜拗　不依軌轍曰杜不順人情曰拗

拍　拊也自不能行拍人肩而行之

隊　羣也　　匡　正也

或菴謂侍郎曾公逮曰學道之要如衡石之定物持其平而已偏重可乎推前近後其偏一也明此可學道矣 見曾公書

或菴曰道德乃叢林之本衲子乃道德之本住持人棄厭衲子是忘道德也道德既忘將何以修教化整叢林誘來學古人體本以正末憂道德之不行不憂叢林之失所故曰叢林保於衲子衲子保於道德住持無道德則叢林廢矣 見簡堂書

或菴曰夫爲善知識要在知賢不在自賢故傷賢者愚蔽賢者暗嫉賢者短得一身之榮不如得一世之名得一世之名不如得一賢衲子使後學有師叢林有主也與圓極書

一賢衲子　如國得一賢臣則興國治邦法門得一賢衲子則叢林永賴

或菴遷焦山之三載寔淳熙六年八月四日也先示微恙即手書并硯一隻別郡守侍郎曾公逮至中夜化去公以偈悼之曰翩翩隻履逐西風一物渾無布袋中留下陶泓將底用老夫無筆判虛空行狀

悼　挽也哀而至痛

陶泓　泓寶泓石泓涵星泓皆硯之別名也

底　何也

無筆　老師一段光明猶若虛空無筆可判也

瞎堂遠和尙謂或菴曰人之才器自有大小誠不可教故楮小者不可懷大綆短者不可汲深鴟鵂夜撮蚤察秋毫晝出瞋目之不見丘山蓋分定也昔靜南堂傳東山之道頴悟幽奧深切著明逮應世住持所至不振圓悟先師歸蜀同範和尙訪之大隨見靜率略凡百弛廢先師終不問囘至中路範曰靜與公爲同參道友無一言啓迪之何也先師曰應世臨衆要在法令爲先法令之行在其智能能與不能以其素分豈可教也範領之虎丘記聞

楮　楮皮蔡倫將此而作紙也

綆　音梗取水之繩訓言楮小不可懷大綆短不可汲深此二句出莊子至樂篇言其才小不堪大用也

鴟鵂　亦名鵂鶹怪鳥也鳴之則雨晝則無所見夜則目明也此出莊子秋水篇言人見小而不能見大也

靜南堂　彭州大隨南堂元靜禪師閬州玉山大儒趙約仲之子嗣五祖演禪師

頴　鋒利也

瞎堂曰學道之士要先正其心然後可以正已正物其心旣正則萬物定矣未聞心治而身亂者佛祖之教由內及外自近至遠聲色惑於外四肢之疾也妄

情發於內心腹之疾也夫見心正而不能治物身正而不能化人葢一心爲根本萬物爲枝葉根本壯實枝葉榮茂根本枯悴枝葉夭折善學道者先治內以敵外不貪外以害內故導物要在清心正人固先正已心正已立而萬物不從化者未之有也（與顏侍郎書）

簡堂機和尚住番陽筦山僅二十載羹藜飯黍若絕意於榮達嘗下山聞路旁哀泣聲簡堂惻然逮詢之一家寒疾僅亡兩口貧無歛具特就市貸棺瘞之鄉人感歎不已侍郎李公（椿年）謂士大夫曰吾鄉機老有道衲子也加以慈惠及物筦山安能久處乎會樞密汪（明遠）宣撫諸路達於九江郡守林公（叔達）虛圓通法席迎之簡堂聞命乃曰吾道之行矣即欣然曳杖而來登座說法曰圓通不開生藥鋪單單只賣死貓頭不知那個無思算喫著通身冷汗流緇素驚異法席因茲大振（懶菴集）

番　音婆即饒州鄱陽縣也番與鄱同

筦　音管樂器　藜　藜藿似蒿而可食

歛具　即棺槨也　貸　音代賒借也

樞密　即今都察院官之稱

宣撫　即巡按也

路　昔謂之路今名之府

死貓頭　明向上事也此物本是腥臭之物若有具眼衲僧直下承當一口吞之則佛祖之病悉除通身輕快舉僧問曹山世間何物最貴山云死貓頭爲貴丹霞頌云腥臊紅爛不堪聞動處輕輕血汙身何事杳無人著價爲伊不是世間珍喻向上事

簡堂曰古者修身治心則與人共其道興事立業則與人共其功道成功著則與人共其名所以道無不明功無不成名無不榮今人則不然專己之道惟恐人之勝於己又不能從善務義以自廣也專己之功不欲他人有之又不能任賢與能以自大也是故道不免於蔽功不免於損名不免於辱此古今學者之大分也

簡堂曰學道猶如種樹方榮而伐之可以給樵薪將盛而伐之可以作榱桷稍壯而伐之可以充楹梲老

大而伐之可以爲梁棟得非取功遠而其利大乎所以古之人惟其道固大而不狹其志遠奧而不近其言崇高而不卑雖適時齟齬窮於饑寒殆亡丘壑以其遺風餘烈亘百千年後人猶以爲法而傳之鄉使狹道苟容邇志求合卑言事勢其利止榮於一身安有餘澤溥及於後世哉與李侍郎二書

榱桷　即椽也　楹枋　上柱下丕木也

梁棟　脊木曰棟負棟曰梁

齟齬　上咀下語不相當也又坎坷也

溥　音普廣也

簡堂淳熙五年四月自天台景星巖再赴隱靜給事吳公芾佚老于休休堂和淵明詩十三篇送行其一曰我自歸林下已與世相疎賴有善知識時能過我廬伴我說道話愛我讀佛書既爲巖上去我亦爲膏車便欲展我鉢隨師同飯蔬脫此塵俗累長與巖石居此巖固高矣卓出山海圖若比吾師高此巖還不如二我生山窟裏四面是孱顏有巖號景星欲到知幾年今始信奇絕一覽小衆山更得師爲主二妙未易言三我家湖山上觸目是林丘若比茲山秀培塿固難儔雲山千里見泉石四時流我今纔一到已勝五湖遊四我年七十五木末挂殘陽縱使身未逝亦能豈久長尙冀林間住與師共末光孤雲俄暫出遠近駭蒼黃五愛山端有素拘俗亦可憐昨守當塗郡不識隱靜山羨師來又去媿我復何言倘期無久住歸送我殘年六師心如死灰形亦如槁木胡爲衲子歸似響答空谷願我塵垢身正待醍醐浴更願張佛燈爲我代明燭七扶疎巖上樹入夏總成陰幾年荊棘地一旦成叢林我方與衲子共聽海潮音人生多聚散離別忽驚心八我與師來往歲月雖未長相看成二老風流亦異常師宴坐巖上我方爲聚糧倘師能早歸此樂猶未央九紛紛學禪者腰包競奔走纔能說葛藤癡意便自負求其道德尊如師蓋希有願傳上乘人永光臨濟後十吾邑多緇徒浩浩若雲海大機久已亡賴有小機在仍更與一岑純全兩無悔堂堂二老禪海內共期待十一古無住持事但只傳法旨有能悟色空便可超生死庸僧昧本來豈識西歸

履買帖坐禪床佛法將何恃十二僧中有高僧士亦有高士我雖不爲高心麤能知止師是個中人特患不爲爾何幸我與師俱是鄰家子三十師本窮和尚我亦窮秀才忍窮心已徹老肯不歸來今師雖暫別泉石莫相猜應緣聊復我師豈有心哉景星石刻

芾　音肺

膏　潤也以脂膏運車也

孱　音巉重巖孤峻之貌

培塿　土阜之山

木末　日在木之稍不久而沒如人老年不久而亡也

蒼黃　驚見失措之貌蜀南常雨日出則犬吠南越數州犬皆蒼黃下雪則犬嘷狂走至無雪方至

空谷　師以無心而應物也

央　盡也　　負　恃也

大機　杭州天寧寺重機明眞禪師台州人嗣玄沙師備禪師

小機　卽箇堂行機禪師

一岑　卽圓極岑禪師

庸僧　戚戚於衣食念念於名利生不知來死不知去尋常粥飯之流也

西歸履　達磨御楚熊耳魏武帝使宋雲使西域而回至葱嶺遇師手携隻履雲乃問何往師曰西天去也雲歸告帝帝令起壙唯空龕隻履在耳

買帖　將書買院作住持之說也又買求權貴討帖坐禪也

恃　賴也言旣無好僧佛法恃賴何人而興也

高僧　行解雙應不入世流

給事吳公謂箇堂曰古人灰心泯智于千巖萬壑之間澗飲木食若絶意於功名而一旦奉紫泥之詔韜光匿迹於負舂賤役之下初無念於榮達而卒當傳燈之列故得之於無心則其道大其德宏計之於有求則其名卑其志狹惟師度量凝遠繼踵古人乃能棲遲於筦山一十七年遂成叢林良器今之衲子內無所守外逐紛華少遠謀無大體故不能扶助宗教所以以不逮師遠矣高侍者記聞

紫泥　天子六璽皆以武都紫泥以封函匣使鬼神不敢視也武都即今階州其山水皆赤泥爲印色至赤也

卒　終也

簡堂曰夫人常情罕能無惑大抵蔽於所信阻於所疑忽於所輕溺於所愛信既偏則聽言不考其實遂有過當之言疑既甚則雖實而不聽其言遂有失實之聽輕其人則遺其可重之事愛其事則存其可棄之人斯皆苟縱私懷不稽道理遂忘佛祖之道失叢林之心故常情之所輕乃聖賢之所重古德云謀遠者先驗其近務大者必謹於微將在博采而審用其中固不在慕高而好異也與吳給事書

信疑輕愛　遮蔽不明在所信之偏阻隔不通在所疑之甚忽亡其事在所輕之過溺任其人在所愛其事也

博採　廣覽衆聽之謂

高異　捨近趨遠曰慕高厭常悅怪曰好異也

簡堂清明坦夷慈惠及物衲子稍有詿誤蔽護保惜

◉已下此卷末爲拾遺

以成其德嘗言人誰無過在改之爲美住鄱陽莞山日適值隆冬雨雪連作饘粥不繼師如不聞見故有頌曰地爐無火客囊空雪似楊花落歲窮衲被蒙頭燒榾柮不知身在寂寥中平生以道自適不急于榮名赴廬山圓通請日拄杖草屨而已見者色莊意解九江郡守林公叔達目之曰此佛法中津梁也由是名重四方其去就眞得前輩體格歿之日雖走使致力爲之涕下

清明　廉而不濁曰清善知賢否曰明

詿　怪卦二音過差

饘　音占厚曰饘薄曰粥

榾柮　樹無枝葉又短木也

自適　下音失自樂也

侍郎張公孝祥致書謂楓橋演長老曰從上諸祖無住持事開門受徒迫不得已像法衰替乃至有實封投狀買院之説如鄉來楓橋紛紛皆是物也公之出處人具知之啐啄同時元不著力有緣即住緣盡便行若稗販之輩欲要此地造地獄業不若兩手分付

爲佳耳 寒山寺石刻

楓橋　蘇州寒山寺前楓橋也

紛紛　多亂而無取之貌皆商賈之事

啐啄　如雞抱卵小雞欲出以嘴吮聲曰啐母雞憶出以嘴嚙之曰啄作家機緣相投見機而解亦猶是矣

稗販　上音敗草也似稻而非稻俗謂莨田中稙稗松林中荊棘也販者賤買貴賣也稗或作裨附也楞嚴經云裨販如來也雖裨附我教之中以佛法貪販利養也

慈受深和尚謂徑山訥和尚曰二三十年來禪門蕭索殆不堪看諸方長老奔南走北不知其數分煙散衆滿目皆是惟師兄神情不動坐享安逸豈可與碌碌者同日而語也欽歎欽歎此段因緣自非道充德實行解相應豈多得也更冀勉力誘引後昆使曹源涸而復漲覺樹凋而再春實區區下懷之望也 筆帖

慈受深　東京慧林慈受懷深禪師夏氏子嗣長蘆崇信禪師

徑山訥　臨安府徑山妙空智訥禪師嗣長蘆信禪師

殆　甚也　碌碌　庸常多石之貌

行解　泯解而修曰行心明朗徹曰解

涸　水乾也　區區　卑屈也自謙也

靈芝照和尚曰讒與謗同邪異邪曰讒必假謗而成蓋有謗而不讒者未見讒而不謗者也夫讒之生也其始因於憎嫉而終成於輕信爲之者謟佞小人也古之人有輸忠以輔君者盡孝以事親者抱義以結友者雖君臣之相得父子之相愛明友之相親一日爲人所讒則反目攘臂擯逐離間至於相視如寇讐雖在古聖賢所不能免也然有初不能辯久而後明者有生而不能辯死而後明者有至死不能辯終古不能明者不可勝數矣子游曰事君數斯辱矣明友數斯疏矣此所以戒人遠讒也嗚呼讒與謗不可不察也且經史載之不爲不明學者覽之莫不知其非往往自身陷於讒口噎鬱至死不能自明者是必怒受讒者之不察爲讒者之謟佞也至有羣小至其前

復讒於宅人則又聽之以爲然是可謂聰明乎盖善爲讒者巧便鬪構迎合蒙蔽使其瞢然如爲鬼所魅至有終身不能察者孔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言其浸潤之來不使人預覺雖曾參至孝母必疑其殺人市非林藪人必疑其有虎間有不行焉者則謂之明遠君子矣予以愚拙疎懶不喜諂附妄悅於人遂多爲人所讒謗予聞之竊自省曰彼言果是歟吾當改過彼則我師也彼言果非歟彼亦徒爲耳焉能浼我哉於是耳雖聞之而口未嘗辯士君子察不察在彼才識明不明耳吾孰能申其枉直求知於人哉然且不知久而後明邪後世而後明邪終古不明邪文中子曰何以息謗曰無辯吾嘗事斯語矣芝園集

靈芝之照　杭州靈芝之寺元照禪師字湛然餘姚唐氏子嗣未詳

讒謗　佞言深切譖害賢良曰讒未至深切但言人惡曰謗

反目　怒目相視也易云夫妻反目

攘臂　宣袂出臂也孟子云馮婦攘臂下車

寇讎　上敵暴也下寃仇也孟子云君之視臣如草芥則臣視君如寇讎

子游下　子游孔子弟子姓言名偃字子游註云數頻瀆也事君苟諫之不行則去之可也若諫之頻瀆則聽者厭輕者去其爵重則傷其身是求榮於君而反取其辱也導友不納則止之可也若導之頻瀆令聽者厭乃至口然而心不然言和而意不和一言不和怒氣相加是則求親而反疎也

喑噁　上氣不通也下氣變色也

鬪構　權巧方便令人暗結寃讎如兩將相敵兵仗在後相鬪之形故曰鬪構也

孔子　姓孔名丘字仲尼周靈王庚戌二十一年十一月初四日生於魯國兗州鄒邑平鄉晉昌里父叔梁紇母顏氏至唐玄宗謚號曰文宣

譖愬　子張問明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矣註曰浸潤者如水浸灌滋潤漸漬而不驟也譖者毁人之行也言毁人之行漸漬而不驟則聽者不覺其入而信之深矣膚受謂肌膚所

受利害切身愬與訴同愬者愬已之寃也言愬寃急迫而切則聽者不及致詳而發之暴矣二者難察能察之則可見其心之明照之遠不蔽於近也

曾參　姓曾名參字子輿孔子弟子武城人至孝孔子因之作孝經秦之甘茂曰魯人與曾參同名者殺人人告其母母曰吾子不殺人織機自若少頃人又告曾參殺人母又自若又一人告之其母投杼下機踰墻而走臣賢不及曾參王信臣又不及其母疑臣者不特三人臣恐大王投杼矣秦武王任使甘茂伐韓韓侵宜陽之言

市有虎　韓子曰龐共太子質於邯鄲謂魏王曰今有一人言市中有虎大王曰否又一人言信乎王曰否三人言有虎王信乎王曰寡人信之矣龐共曰市無虎明矣三人言城市有虎王既信矣而說佞之言愼勿輕信願王察之王大悅

浼音每染汙也　　中　呈也明也

文中子　姓王名通字仲淹洛陽龍門人沒後門人謚為文中子隋煬帝時人西遊長安見帝於太極殿奏太平十二策遵王道推霸略稽古驗今帝大悅曰得生幾晚下其議於公卿不允文中子知謀之不用作東征歌而歸讀詩書正禮樂修六經贊易道九年六經大備門人自遠而至者河南董常太山姚義京兆杜如晦趙郡李靖南陽陳元河東薛守中山賈瓊太原王珪淸河房玄齡鉅鹿魏徵穎川陳叔達咸稱為師面南而受王佐之道及餘者來受道千餘人賈瓊問曰何以息謗文中子曰無辯問如何止怨曰無爭乃云聞謗而怒者讒之囮見譽而喜者佞之媒絕囮去媒讒佞遠矣囮音由鳥之媒也

事　承也習也

懶菴樞和尚曰學道人當以悟為期求眞善知識決擇之絲頭情見不盡卽是生死根本情見盡處須究其盡之所以如人常在家愁什麼家中事不辦溈山云今時人雖從緣得一念頓悟自理猶有無始習氣未能頓盡須教渠淨除現業流識卽是修也不是別有行門令渠趣向溈山古佛故能發此語如或不然

眼光落地時未免手脚忙亂依舊如落湯螃蟹也
懶菴樞　臨安府靈隱寺懶菴道樞禪師嗣道場
居慧禪師
渠　他也

懶菴曰律中云僧物有四種一者常住常住二者十方常住三者現前常住四者十方現前常住且常住之物不可絲毫有犯其罪非輕先聖後聖非不丁寧往往聞者未必能信信者未必能行山僧或出或處未嘗不以此切切介意猶恐有所未至因述偈以自警云十方僧物重如山萬劫千生豈易還金口共譚曾未信他年爭免鐵城關人身難得好思量頭角生時歲月長堪笑貪他一粒米等閒失却半年糧

四種常住　鈔云僧物有四種一者常住常住謂衆僧舍宅什物樹木田園僕畜米麥等物以體局當處不通餘界但得受用不許分賣故重云常住常住二者十方常住謂寺中供僧成熟之飲食等物體具十方非局本處善現律云不打鐘食犯偸盜罪今諸寺居同食食既成熟乃打鐘皷蓋明十方僧俱有分故也三者現前常住者此有二種謂一物現前二僧衆現前但此物惟施此處現前僧衆故也四者十方現前常住謂亡僧之物施輕體同十方唯本處現在僧得分故毗婆沙論云盜亡僧物則於誰處得根本罪答已作羯磨者於羯磨衆處得若未作羯磨者普於一切善諸說法衆得今詳分亡僧物十方來僧在羯磨數前卽得羯磨後來不得也

懶菴曰涅槃經云若人聞說大涅槃一句一字不作字相不作句相不作聞相不作佛相不作說相如是義者名無相相達磨大師航海而來不立文字者蓋明無相之旨非達磨自出新意別立門戶近世學者不悟斯旨意謂禪宗別是一種法門以禪爲宗者非其教以教爲宗者非其禪遂成兩家之說互相詆呰譊譊不能自已噫所聞淺陋一至於此非愚卽狂甚可歎息也心地法門

涅槃　梵語涅槃此云滅度謂除煩惱度過生死故也又涅而不生槃而不滅不生不滅故名涅槃

不作下　字相文字空也。句相語言性空也。聞相能聞性空也。佛相能說法人空也。說相所說之法空也

航　渡人之舟也　　　　譊　音嬈。喧爭也

噫　恨嘆之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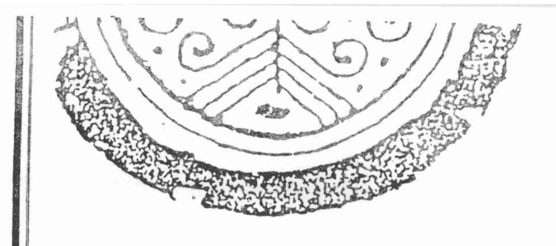
按此書有三百篇。所載者皆諸老嘉言善行。使後學者依而行之。泯利慾之心。去人我之見。而造乎道德之域矣。猶恐溺跡名言。故取涅槃置於卷終。欲使拂拭名言。而明無相之旨也

禪林寶訓合註卷第四終

音切

檴胡郭切　惴之睡切　睽苦圭切
獪古邁切　澧力邸切　瞠丑庚切
鏌靡各切　鎁以遮切　磊力罪切
頤以之切　攫居縛切　趦七私切
趄七余切　囓五狡魚結二切　詖彼寄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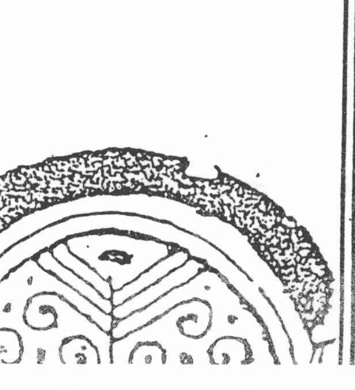
莞古短切　榱所龜切　桷古學切
齟才與切　齬牛莒切　塿力狗切
饘之延切　榾古忽切　柮當骨切
譖莊禁切　遡蘇故切　譊女交切



禪林寶訓拈頌

宋 清・行盛 撰

超記 錄



禪林寶訓拈頌序

夫學不稽訓不博。問不考訓不審。思不聚訓不愼。辨不詳。訓不明。行不依訓不篤。則所以寶重之者。革凡就聖之規繩也。議謂律設大法。理順人情。從來洒洒落落。奚必拘繫之若是。噫世間最難收拾。莫如付受侶儔。仰面罔見天。低頭罔見地。由他縱放。山川渾無制馭。却像超宗。模樣追乎履踐。只淹沉嗜欲。混俗同塵。反推諉之爲度衆生。或誇張之爲弘祖道。弁賣弄之爲廣化緣。雖照册本話著。一時誆彼庸愚。寧禁智者絕倒耶。請觀承任輩。常在途中。京三汴四。覓個遵古誠契古機。堪作後昆儀軌。抑亦鮮矣。都因怠於實學。胡拈近似。而恣論談。失於咨詢。亂扯陳辭而懜蓋覆。晨昏思出納生死事。撩過半邊。逢辨難。即瞑顫頓去。誑欺自己。至行之節文。惟踞伽藍。抄語錄傳授幾緇衣而已。熟察及此。禪門日敗。眞信日微。皆影響之流。倣相積。做致然。宜據往昔明教嵩圓通訥諸老諄諄訓誨。始獲挽惡習。回善心。復隆風範於淳厖。苟有負英俊。才具鑑別眼。看破慧雲撥邪返正之隱懷。庶幾寬博其量。精審其衷。謹愼以安居。光明以應物。豈不確確爲敦厚以崇禮者哉。護援蒐纂。搜刮諸方病痛。太煞傷筋。而訂定和尚箴銘。尤爍掣肘。噫當泛濫之秋。妖魔偏野。非爆烈之士。發洪誓。秉威權。毅然傑立于聲色貨利之表。爭能果敢抉裁。將舊載四十二位尊宿之德言義句。撮要而拈頌之。修葺七十四首。使共躋眉識些好惡。遂云雪上加霜。切恐諫殺年少。呵呵

甲午春王臨濟正宗第三十二世慧雲寺住持褒

翁行盛謹撰

禪林寶訓拈頌

武林慧雲禪寺　褒翁行盛　著

侍者　超記　錄

門人　張文嘉　顧如晉　同較

明教嵩云。聖賢之學。非一日之具。日不足。繼之以夜。積之歲月。自然可成。拈云。老僧精究二十餘載。庶得

虛豁地頌云

徹透淵徵念在茲　年新月舊護加持
若論篤志焚膏繼　展播當前衆始知

圓通訥云予平生行知止之計不以聲利自累若厭于心何日而足拈云知止自能安分而忙忙貧累皆不厭心故也頌云

屛除聲色得常樂　放適雲中飛野鶴
縱有熖榮難絆縻　青天萬里虛寥廓

圓通云林下人自無所守挾外勢以爲重者一旦失其所挾不免顚溺之患拈云自作自受無解捄又云蹈挾勢之轍者作速改途爲妙頌云

謹守僧家分所宜　趨權附勢涉虛危
至其罹禍患遭厄　恣命尤人癡更癡

大覺璉云人不學不知道前輩立身揚名於當世者鮮不學問而成拈云身名賴學問造就亦有無學問而顯揚者吾不知其何據也頌云

踞位稱師才與智　並非淺學堪招致
典型猶藉宿耆成　機巧豎儒終誤事

棲賢舜謂浮山遠云欲究無上妙道窮則益堅老當益壯不可循俗苟竊聲利自喪至德拈云道德自治難與今時流俗阿師言也頌云

礪身全節貴精勤　義理安居粹見聞
寧似盜名欺誑輩　貪營小利亂紛紜

遠公謂道吾眞云學未至於道衒耀見聞馳騁機解以口舌辨利相勝者猶如厠屋塗丹雘祇增其臭耳拈云油嘴禪和堪作何用頌云

依稀道聽而塗說　斷不象牙生狗舌
醜婦由他倣效顰　無鹽刻畫返添拙

五祖演謂佛鑑云住持之要臨衆貴在豐盈處己務從簡約其餘細碎悉勿關心拈云損已益衆衲僧常分而繫念贏餘者殆庸鄙耳濫稱住持愧殺愧殺又云除是炤顧本等方能與此頌云

秉令尊嚴法道行　隨家豐儉悉眞誠
心公豈作肥私計　受用便宜折脚鐺

五祖云今時叢林學道之士身名不揚匪爲人所信者蓋爲梵行不淸白爲人不諦當輒苟求名聞利養

34

衒其華飾遂被議者所譏拈云不稽當之者專在名利上作活斥逐之可也頌云

垢汚混同豬豕畜　讒言篋束縮腸腹
但其現世恣慾耽　羞殺少林分骨肉

白雲端謂楊次公云可言不可行不若勿言可行不可言不若勿行發言必慮其所終立行必稽其所蔽拈云言行相顧便可謂之普賢王矣頌云

學識淵深慮事周　一番肅殺一番秋
凝然表裏渾無二　凭向市街輥繡毬

白雲云道之隆替豈常耶在人弘之故操則存捨則亡然非道去人而人去道也拈云遇去道之人則衰替在邇可不愼乎頌云

賢者興而愚者敗　恢弘尤待眞英邁
揭明微旨太陽輝　白日爭容迷鬼怪

白雲云多見衲子未嘗經及遠大之計予恐叢林自此衰薄矣楊岐先師每言上下偸安最爲法門大患拈云偸安則不思遠大敗壞法門皆始於此又云宵小僭竊成何統紀而無有個感慨耶頌云

任重必須致遠期　乾乾惕惕弗差池
欽惟德化偏邪類　野犴搏爲師地獅

白雲云禪者智能多見於已然不能見於未然止觀定慧防於未然之前作止任滅覺於已然之後拈云已然能覺者少況未然前能有幾個着眼又云定慧之學正好與作滅者爲隄防頌云

一念未萌親見徹　莊嚴萬行祥光結
更從靜寂衍摩訶　的是禪門中俊傑

晦堂心云謀在多斷在獨謀在多可以觀利害之極致斷在我可以定叢林之是非拈云能謀能斷精於幹辦庶無虞覆公餗爲頌云

集與議而果決裁　權衡在握鎭三台
肅淸魔孽光天下　佇看紅爐菡萏開

黃龍南云夫人語默擧措上不欺天外不欺人內不欺心誠可謂之得矣拈云祇這不欺便是末法做長老之正戒頌云

直行竟無些委曲　空王殿上銘圖籙
嗟哉瞞昧勿顚狂　顚落鐵圍寃酷毒

黃龍云先聖建叢林陳紀綱立名位選擇有道德衲子命曰長老將行其道德非苟竊是名也拈云若無道德謂之盜跖一笑頌云

尸位素餐猶可恕　悲傷毀紀壞倫常
擇人不愼屬淫汚　遺臭萬年非吉祥

黃龍云道如山愈升而愈高如地愈行而愈遠學者卑淺盡其力而止惟有志於道者乃能窮其高遠拈云今之志道天上揀月相似可不哀哉頌云

憐彼半途而廢捐　携歸故國力加鞭
窮高極遠終須到　七佛何妨並膊肩

英邵武每見恣肆不懼因果嘆云勞生如旅泊住則隨緣去則亡矣彼所得能幾何爾輩不識廉恥干犯名分汙瀆宗教乃至如是拈云無廉恥者不勝呵責視之路人可也頌云

迅速光陰詎久長　聚財買院占山場
生前用盡機關巧　死後紛爭競鬩墻

英邵武云大丈夫志在恢弘祖道誘掖後來不應私擅已慾無所避忌媒一身之禍造萬劫之殃三途地獄未是苦袈裟下失卻人身實是苦拈云騁私慾而失人身不名爲大丈夫警之頌云

檢校宗師當正已　形端影直完全美
遼天鼻孔拄叢林　虎嘯龍吟風霧起

英邵武謂晦堂云末法比丘不修道德往往苞苴猷髒搖尾乞憐追求聲利於權勢之門一旦業盈禍謝天人厭之拈云是皆穿窬之類也頌云

交結俗情施廣譽　貪緣造業誰憂慮
閻王打算罪難逃　帶角披毛償債去

眞淨文云末法比丘鮮有節義每見高談濶論人莫能及逮一飯之惠則始異終輔先毀後譽求其是曰是非曰非中正而不隱者少矣拈云予以中正遭訕而是非定論雖老衲未嘗判斷悲夫頌云

活弄魚腮被釣鉤　寧思濁派與淸流
委身傾命從差撥　遮掩目前過亦休

湛堂準謂妙喜云像季比丘外多狗物內不明心縱有弘爲皆非究竟蓋所附卑猥而使然拈云人人關法個個攀緣是心狗物耶抑物狗心耶請辨看頌云

擔沙擬欲塞窮坑　枉費神輸鬼運情
本有靈明罔照顧　隨波逐浪可憐生

湛堂云道者古今正權善弘道者要在變通不知變者拘文執教滯相殢情此皆不達權變拈云通方則能行權若達此者道不其在玆乎頌云

離名離相尤圓變　祖意佛心穿一串
霸柄端然在手中　挽回衰敝羨稱善

湛堂謂妙喜云參禪須要識慮高遠志氣超邁出言行事持信於人勿隨勢利苟枉自不爲朋輩描摸時所上下拈云罕遇其人頌云

倜儻禪和世莫窺　大方濶步表型儀
雖當出類獨超萃　維攬化權顧主持

靈源清謂長靈卓云道行有時慈明放意荊楚含恥忍垢見者忽之明笑曰連城與瓦礫相觸予固知不勝矣逮見神鼎譽播叢林終起臨濟之道拈云陸沉下板渾無識坐斷人天衆自欽頌云

忍辱藏珍不値錢　時逢別寶布遙傳
寄言有麝自香馥　何必當風卓立焉

靈源謂黃魯直云平居燕處罕以生死禍患爲慮一旦事出不測方頓足扼腕而救之終莫能濟拈云人無遠慮必有近憂頌云

默運玄機未兆先　消灾長享太平年
驕奢淫佚禍胎就　徒倚枯桑哭淚漣

靈源謂古和尚云禍福相倚吉凶同域惟人自召安可不思拈云故君子必愼其獨也頌云

三界惟心造作成　安危得失總提衡
應知地幹天同轉　尤藉大雄重鼎盟

靈源謂程伊川云多難成其志無難喪其身故君子安不忘危理不忘亂拈云經磨難而成器者方領略這般語話又云亦是處世治身之要訣頌云

坦行常自密防蹤　曾歷崎嶇路勉旃
須信佛因魔鍛錬　銅睛鐵脊鎭三千

靈源云住持位過其任者鮮克有終蓋福德淺薄量度狹隘聞見鄙陋又不能從善務義以自廣而致然拈云正所謂小船不堪重載頌云

羊裹虎皮亦露斑　哀憐本質祇孱孱

崇朝適意拔前草　爭覺斷雲去復還

靈源云近世長老涉二種緣智識不明喪於法體一應逆緣多觸衰風二應順緣多觸利風既為二風所觸則喜怒之氣交於心鬱勃之色浮於面致取辱法門識誚賢達拈云因衰求利嗜利遭衰苟有風吹不動眞可謂之賢達頌云

一葉扁舟泛渺茫　看風順逆駕桅航
定將柁柄能回互　濟度閻浮過樂鄉

圓悟勤云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惟智者能改過遷善而愚者多蔽過飾非拈云改過不吝轉愚成智爭奈不自其過何頌云

執見偏而善弗遷　遑釁負強日招愆
從新革去舊時習　枉則直兮曲則全

圓悟謂妙喜云夫人舉措當謹終如始則無敗事昔晦堂老叔云黃檗勝和尚亦奇衲子但晚年謬耳觀其始得不謂之賢拈云始終如一必屬謹愼之家又云末後一著並未有人參取頌云

初當矯舉後因循　敝至窮遲惹厭嗔

鑑古晚年差謬語　博文約禮護終身

佛鑑懃謂佛燈珣云高上之士不以名位為榮達理之人不為抑挫所困其有承恩而效力見利而輸誠皆中人以下之所為拈云表上士之長揭下劣之短佛鑑一言以為智矣頌云

榮辱豈移君子志　眼空世界閒游戲
知恩報德受牢羅　竟屬趨承遵命使

佛鑑云白雲師翁嘗謂凝侍者曰守道安貧衲子素分以窮達得喪移其所守者未可語道也拈云至哉守道之言却為改節者規誡頌云

自古身貧道不貧　芒鞋竹杖脫離塵
苟非摩厲貞操守　逐境生情執認眞

佛鑑云為道不憂則操心不遠處身常逸則用志不大古人歷艱難嘗險阻然後享終身之安拈云一有安享之念而遠大且休言矣頌云

志從艱險磨堅固　道為勤勞專意注
贏得白眉稱最良　令人渴仰好遭遇

佛眼遠云海衆之容必肅於閒暇之日對賓之語當

嚴於私昵之時拈云在私閒而精謹卽是退身遠害之策又云所言必如所行何向背之有頌云

正色尤能慎語言　大庭廣衆儼爲尊
更於入室投機處　嚴密欽崇樹法門

佛眼云學者不可泥於文字語言葢文字語言依他作解障自悟門不能出言象之表拈云悟了而依解作活計者毋乃障生死門乎思之頌云

名理由來礙淨見　掃清知解本光現
謂其寂照遍河沙　仍舊鼻根浮上面

佛眼謂高菴云人情不制則肆亂故去情息妄禁惡止邪不可一時亡規矩拈云能以規矩制人而自已情妄反變亂可乎頌云

妄盡情消覺妙明　一行一步合元成
依玆軌則隆治御　樂業安家賀太平

高菴悟云予初遊祖山見佛鑑小參謂貪欲瞋恚過如寃賊當以智敵之時雖年少心知其爲善知識遂求挂搭拈云有智纔爲善知識其奈貪嗔賊打併不去何頌云

參至愛憎惟滅度　用心排遣精英露
何如靜處薩婆訶　扎定脚跟生鐵鑄

高菴云學者所存中正雖百折挫而浩然無憂其或所向偏邪朝夕區區爲利是計予恐堂堂之軀將無措於天地之間矣拈云爲利而無所措足終不若存正而無求者浩然天地間歟頌云

翠柏凝寒挺不凋　撐天直表特孤標
溪花豈受風霜苦　燦發前朝沒後朝

高菴云道德仁義不獨古人有之今人亦有之以其妄想情念積習濃厚不能頓除所以不到古人地位耳拈云何不因有德有仁者而修持之徒甘自暴自棄也耶頌云

就古評今差逈異　眞心妄逐邪心熾
肯將習氣漸祛除　決與先賢伸道義

高菴退雲居圓悟欲治臥龍菴爲燕休所菴云林下人苟有道義之樂形骸可外且西山廬阜林泉相屬皆予遐老之地何必有諸已然後可樂耶拈云此乃不牽累之學然彼圖菴居而侈快樂者聆此能無愧

于心歎頌云

神超象外絕羈留　隨便山林逸老休

哂笑經營私已有　房攤屋圮教誰修

歸雲本云剬弱風教莫甚於佞人雖端人正士巧爲其所入拈云請問辨佞者誰頌云

詭譎專行邪欲計　敗綱壞紀相搖曳

苟非察驗極精明　蠱毒沾嘗嗟待斃

圓極岑云佛世之遠正宗淡薄叢林典型幾至掃地縱有扶抹返以爲王譽子拈云我道扶抹即是慈悲菩薩頌云

守正維綸大丈夫　捨身恢復舊機樞

弗從尊重植師範　徒聽差排賤作奴

東山空云作長老居方丈只是前日空上座任緣而住不作明日計拈云任緣之語盟之座右頌云

瓢笠住持雲水遶　何當校慮緣多少

本來面目昔猶今　在處芳春歸樹鳥

浙翁琰云今之踞方丈非特刮衆人鉢盂中物以恣口腹且將廣作人情冀遷大剎只恐他日鐵面閻老子與計筭拈云假賄賂而遷巨剎者聞此能不驚心頌云

僧物濫支用匪公　欺心自墮鐵圍籠

任誇威勢岳山重　業鏡高臺欵辨窮

雪堂行云學道于外物淡然無所嗜好以至忘勢位去聲色似不勉而能拈云無欲之者其於聲勢殊非趨向何也方木不投圓竅頌云

塵念息而道念勝　肉圖壁立萬千仞

榮華富貴如浮雲　寂寞禪關常策進

死心新云節儉放下最爲入道捷徑拈云放下則道自現前入之一字也不消得頌云

省事端爲了事人　雍容行止正純眞

毋論城外長安底　蹴盡江梅喜早春

死心謂湛堂云學者有才識忠信節義者上也其才雖不高謹而有量者次也其或懷邪觀望贊勢敗易此眞小人也拈云鑑別人才還他死心爭奈忠謹少而小人多何頌云

斫額英賢希閏世　痛傷奸偽直流㳽

縱饒慈誨善陶鎔　結習成風終莫制

草堂清云住持要在戒謹其偏聽自專之弊拈云敢問居位者免此二弊否頌云

讒言入耳易乖僧　違逆衆心恃已能
致令孤危乏替代　冐寒冐暑苦應承

草堂云住持要在審察人情周知上下拈云智者能察而知之愚則反是頌云

體勘羣情商可否　根機勝劣由分剖
就斯方便順提携　敢保天長延地久

山堂震初却曹山之命郡守移文勉之堂辭云若使飯粱嚙肥作貪名之衲子不若草衣木食爲隱山之野人拈云貪名之譏正中今時衲子之病而木食以終身者亦未必有也頌云

見利惟思義足遵　優游物表逈超倫
置身丘壑非枯槁　道在深巖許遠親

山堂云天下事不可極意極意則禍亂拈云極意之事皆無恥之所爲頌云

勢窮力極生憂患　安分自治休幹辦
留著有餘不盡情　重陽猶見菊花綻

妙喜杲云愛惡異同人之常情惟賢達高明不被其所轉拈云眞果明達猶能轉他頌云

識廣量寬察輿衷　任其參錯斷由中
早知性海翻波浪　把定柁梢船路通

妙喜云諸方舉長老須舉守道而恬退者則志節堅所至成就叢林主法以救今日之弊狡佞之徒不知羞恥自能諂奉勢位結托于權貴之門又何須舉拈云名之曰舉斷非偏私而受結托也明矣然有似道而實奸者舉之又作麼生頌云

揀擇必須具正眼　僅推恬退亦擔版
赤心片片會人稀　徒使卞和懷玉潸

音首座謂萬菴云稱善知識當洗濯其心以至公正接納四來拈云公正善知識當事如父母頌云

山邊水際滌心邪　應物光明最可嘉
那似兜三弁搭五　貿門如市鬧紛譁

音首座云住持孰不欲建立叢林而鮮克振者以其忘道德廢仁義捨法度任私情而致然拈云狥私住

持莫論德義卽有法皆偏僻之學頌云

狠犴叢林狠犴聚　呼羣集類相依怙
祇圖牽引誘名稱　祖道高低都莽鹵

萬菴顏和尙節儉以小參普說當供衲子間有竊議者菴曰朝饗膏粱暮厭麤糲人之常情汝等既念生死事大而相求於寂寞之濱當思道業未辦去聖時遙詎可朝夕事貪饕耶拈云既爲生死則一飽亦當慙愧而議節儉者盡皆貪饕之流頌云

朴素渾堅越異常　冷爐迸出爍金剛
便將珍重百千價　爭甚礲礱粃與糠

辯首座謂混融云衲子內無實德外恃華巧猶敗漏船盛塗丹雘使偶人駕於陸地信然可觀一旦涉江湖犯風濤得不危乎拈云衲子委靡懼怕風浪一生功業無成于以排樣則可頌云

聰明弄巧芽兒戲　當甚麽經綸大事
戡亂返治折作家　泛舟河漢行平地

佛智裕云意識流浪不敢攀緣者覺照之力也拈云難道日嗜攀緣殊無一刻覺照歟頌云

奔馳業識起於迷　被境風吹著處栖
若肯返觀親點檢　倒騎木馬上金梯

水菴一云古德住持率己行道未嘗苟簡自恣拈云今之苟簡不知何以爲已頌云

嚴重自治標軌格　法門挺立尊巨擘
惜哉欺罔恣貪婪　曳尾烏龜徒拂迹

或謂月堂昌行道經年門下未聞有弟子得不辜妙湛乎堂云諸方老宿提挈衲子不觀其道業內充才器宏遠止欲速其爲人速審其道德則淫汙察其言行則乖戾謂其公正則邪佞予深恐識者笑故不爲也拈云恁麽揀擇驢年得人去又云若有一節可取則成就他法之興廢殆其數耳頌云

意投心傾遽相傾　寧顧乖淫乏正誠
逼去爲人新學好　蝦蟇比擬變鯤鯨

心聞賁云教外別傳之道至簡至易初無它說拈云習累堆而受艱難者付之一笑頌云

剗削葛藤傳直指　伏惟見性休歸止
支離亂扯別言詞　黑是墨兮白是紙

簡堂機住鄱陽莞山隆冬值雪饘粥不繼如不見聞有頌曰地爐無火客囊空雪似楊花落歲窮衲帔蒙頭燒榾柮不知身在寂寥中拈云觀其吟雪詩之興趣也不見寂寥頌云

甘貧樂道倚巖隈　慣把虛空掘地煨
煉到情思毫末盡　勿嫌衲帔積塵灰

拙菴光云率身臨衆要以智遣妄除情須先覺拈云智之與覺衲僧最喫緊契此者能有幾個頌云

制度權宜皆合節　秉公昭鑑無差別
如斯知識主稠林　秋月浄輝光皎潔

拙菴云末學膚受徒貴耳賤目終莫能究其奧妙拈云若口傳耳授不具眼目無過學語之流頌云

嚼皮邊撥拾將來　塡入胸田結禍胎
害殺一生純是瞎　盲矇撞到髑髏堆

密菴傑云住持有三莫事繁莫懼無事莫尋是非莫辨住持人達此三者則不被外物惑拈云慎守家門事事在心所云莫者毋乃省事而照管本等乎又云責人不如責己頌云

當涖衆而洵念慮　全身放下惟寬恕
靜看蒼狗白雲生　何異春堤飛柳絮

密菴云衲子履行傾邪素有不善之迹叢林互知此不足疾惟衆人謂之賢而內實不肖者誠可疾也拈云似賢而實不肖正邪佞之輩所以能惑衆也又云若將不肖認做賢更疾阿誰頌云

切齒權奸遺累深　揭其僥險示爲箴
叮嚀海衆應知警　喫飯咬砂痛孰禁

自得輝云衲子誠而向正雖愚亦可用佞而懷邪雖智終爲害拈云舍智而近愚不特避害實乃勸勉誠正之訓焉頌云

謹恪依規恒不苟　托輕謀重終無負
若夫棄義役刀錐　盡未成狸侵類狗

丞相錢象先以天封招提勉或菴體出世菴云我不解懸羊頭賣狗肉也即宵遁拈云不作這個行家且置還是林下一人麼頌云

閒散懶於普應酬　孤標踞傲免馳求
但隨社火賊身露　難避業緣纏脚頭

或菴住蘇州報覺小參言前薦得屈我宗風句下分明沉埋佛祖雖然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拈云今日雲起也且看或菴拖泥帶水頌云

言句併同蹤跡現　曉曉贏個破荒院
雖然嘯虎解呼風　屈辱眞人塵滿面

瞎堂遠云學道之士要先正其心然後可以正已正物拈云敢問心作麼生正莫是不私已不逐物是正麼有什麼交涉頌云

一切無心心自靈　周旋萬變事皆成
盡云神用善圓轉　校正元明氷潔淸

慈受深謂徑山訥云年來禪門蕭索諸方分烟散衆惟師兄神情不動自非道充德實行解相應豈多得也拈云道德之士往往窮斷煎餓斷炒何爲稀罕頌云

恬淡絕營時自若　年饑歲饉常安樂
倘非充實蘊其中　値遇凶荒愁落薄

靈芝照云予以愚拙不喜諂附遂爲人讒謗拈云虎落平陽被犬欺頌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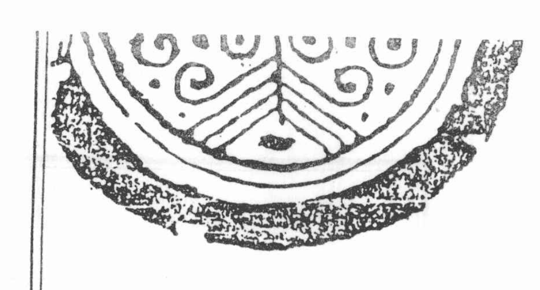
率直居方弗入流　慍于羣小造愆尤
曾聞含血仰天唾　徒汚已身深可憂

懶菴樞云學道當以悟爲期求眞善知識決擇緣頭情見不盡卽是生死根本拈云悟道不了生死純是情見卽情見盡而猶生死者請以決之眞善知識頌云

覺知剝脫不生滅　幷復游情消阻折
腦後圓光似鏡瑩　佛陀耶是他行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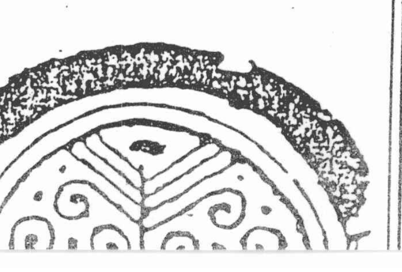
禪林寶訓拈頌終

禪林寶訓拈頌





清・道霈　述



叙

聖箭堂述古者予坐聖箭堂述從上佛祖之語也佛祖之語山高海積茲所述者唯若而篇何也盖特就目力所及見者述之云爾然目力所見止於是而已乎凡事蹟尋常而未經指點者或理致精深而有裨性地者或針砭末法之弊而深中肯綮者或履踐明而臨終特異者始述之而系之以評非此則弗暇述也又時有古今人有先後茲所述者錯綜歷亂何也盖即以所得者爲先後而不以古今爲銓次也是編也雖僅二萬餘言而佛祖爲人之苦心亦于此可槩見每一展卷令人慧目肅清智證潔白是病是藥是正是邪一一瞭然如指諸掌然後知佛祖之言示人的而陶鑄深也二三同志見而好之各輸資請梓以傳其亦得予之心也耶因略叙數語弁之卷端使後之覽者躍然興起而廣有所述則又不特兹編而已也

旹歲在己亥仲春　　布衲道霈叙

聖箭堂述古

鼓山釋　道霈　述

天童宏智覺禪師佰堂記夫靈山之笑溫少林之坐寒東西繩繩三十三傳老盧受衣鉢而逃厥事顯著開闔翕張波瀾光燄肆口而說肆心而應道傳器受源深流長南嶽青原代以得人或默有所宗幽潛遠遁掃迹世外研究死生松食荷衣巢栖草座晦而不曜持養老成有慕其風師而親之鋤植春炊采汲烹瀹溪毛原藪枯槁自甘來遠集繁乃建僧堂而統受焉齊之萃師友同事剖情封智擴學黜師妙盡心空宗通眼活發越于設施果其能而備也建炎之末人病亂离湘漢江淮兵火燔掠尊宿叢林殁藏八九𣪘衣瓶錫投栖于東南四明禪席素號小盧山郡東六十里天童道場山紆盤而氣幽松偃蹇而皮皴蒼壁附蘿烟晞而翠賦孤虹枕磵埃濯而淸揚余住山之四年十方來學雲趨水赴屋不能容比丘行深遠來白事曰栢庭有子露坐簷宿殆無尋尺與受單鉢欲募淨信增大其堂得乎余頷之已而匠投于林斧鳴

今紹興遺乎

于谷一年餘礎布楹列梁橫桷攢桴撩翼張甍瓦鱗覆前後十四間二十架三過廊兩天井下無墻堵縱二百尺廣十六丈窓牖牀榻深明嚴潔萬指食息超遙容與謀始于紹興壬子之冬工畢于甲寅之春總費湣錢萬五千有奇冬溫夏涼晝香夜燈開鉢而飯洗足而坐耕牧其間警導以寂秋涵古井春入化機淵兮默成粲兮用光水盈科而流谷隨呼而響理契平等智應自然動靜威儀針砭相益撿責滲漏磨瑩瘢痕淬礪光芒錯磨圭角高標遠到追武古人丐心施力等不負其意氣务學弊希易欲速以機械為蹊放蕩為徑耕于空言餒無所獲戰于强辯勝無所歸見聞流習知解汨心佛祖之所訶魔外之得便其疵癘萌孽治不可縱也登崑崙之丘決江河之水濯肝膽之汙盪心目之翳生滅跡亡而妙存有無轍泯而過量大夜之夢破永劫之疑拔出家之志償行脚之事辨相從儔侶殆庶幾焉

評曰天童道高養粹學博識贍於此記槩見之其言曰剗情封智擯學黜師妙盡心空宗通眼活又曰耕牧其間警導以寂秋涵古井春入化機淵兮默成粲兮用光又曰動靜威儀針砭相益撿責滲漏磨瑩瘢痕淬礪光芒錯磨圭角高標遠到追武古人嗚呼學者居僧堂中誠能規此以進道尚何患大事之不辨哉其或諱其所病犯其所棄吾知自暴自棄而已故斯文錄似有志者

大般若經云爾時如來四衆圍繞讚說般若付囑慶喜令受持已於大衆前現神通力令衆皆見不動(梵語阿閦)佛國見彼如來聲聞菩薩前後圍繞為諸海衆宣說妙法及見彼土嚴淨之相佛攝神力忽然之間令此衆會更不復見爾時佛告慶喜不動如來國土衆會汝更見否慶喜對曰我不復見彼事非此眼所行故佛告慶喜當知諸法亦復如是非眼根等所行境界法不行法法不見法法不知法法不證法慶喜當知一切法性無能見者無能行者無能知者無能證者無動無作所以者何以一切法皆如虛空無有作用能取所取性遠離故涅槃經云汝等當知先所修習無常苦想非是眞實譬如春時有諸人等在大浴

池乘船遊戲失琉璃寶沒深水中是時諸人悉共入水求覓是寶競捉瓦石草木沙礫各各自謂得琉璃珠歡喜持出乃知非眞是時眞寶猶在水中

評曰昔達祖命門人各言所見尼總持云如我所見如慶喜見阿閦佛國一見更不再見祖云汝得吾肉志徹禪師呈六祖偈曰因守無常心佛演有常性不知方便者猶春池拾礫嘗舉二事問同學出何典故往往不能對甚至有以臆斷者後讀般若涅槃二經乃見之始知古人發言不苟而後世學者聞見旣寡又多孟浪也因併載之

性空菴主漢州人久依死心獲證乃抵秀水追船子遺風結茅青龍之野吹鐵笛以自娛多賦詠得之者必珍藏其山居曰心法雙忘猶隔妄色空不二尙餘塵百鳥不來春又過不知誰是住菴人又警衆曰學道猶如守禁城晝防六賊夜惺惺中軍主將能行令不動干戈治太平又曰不耕而食不蠶衣物外淸閑適聖時未透祖師關棙子也須存意著便宜又曰十二時中莫住工窮來窮去到無窮直須洞徹無窮底踏倒須彌第一峰建炎物徐明叛道經烏鎭肆殺戮民多逃亡師獨荷策而往賊見其偉異疑必詭伏者問其來師曰吾禪者欲抵密印寺賊怒欲斬之師曰要頭便斫去奚以怒爲吾死必矣願得一飯以爲送終賊奉肉食師如常齋出生畢乃曰孰爲我文以祭賊笑而不答師索筆大書曰嗚呼惟靈勞我以生則大塊之過役我以壽則陰陽之失乏我以貧則五行不正困我以命則時日不吉吁哉至哉賴有出塵之道悟我之性與其妙心則其妙心孰與爲隣上同諸佛之眞化下合凡夫之無明纖塵不動本自圓成妙矣哉妙矣哉日月未足以爲明乾坤未足以爲大磊磊落落無罣無礙六十餘年和光混俗四十二臘逍遥自在逢人則喜見佛不拜笑矣乎笑矣乎可惜少年郎風流太光彩坦然歸去付春風體似虛空終不壞尙饗遂擧箸飫餐賊徒大笑食罷復曰劫數旣遭離亂我是快活烈漢如今正好乘時便請一刀兩段乃大呼斬斬賊方駭異稽首謝過令衛而出烏鎭之廬舍免焚實師之惠也道俗聞之愈敬紹興庚申冬

造大益穴而塞之修書寄雪竇持禪師曰吾將水葬矣壬戌歲持至見其尙存作偈嘲之曰咄哉老性空剛要餧魚鱉去不索性去祇管向人說師閱偈笑曰待兄來證明耳令徧告四衆衆集師爲說法要仍說偈曰坐脫立亡不若水葬一省柴燒二省開壙撒手便行不妨快暢誰是知音船子和尙高風難繼百千年一曲漁歌少人唱遂盤坐盆中順潮而下衆皆隨至海濱望欲斷目師取塞戽水而回衆擁觀水無所入復乘流而往唱曰船子當年返故鄕沒蹤跡處妙難量眞風徧寄知音者鐵笛横吹作散場其笛聲嗚咽頃於蒼茫間見以笛擲空而沒衆號慕圖像事之後三日於沙上趺坐如生道俗爭往迎歸留五日闍維設利大如菽者莫計二鶴徘徊空中火盡始去衆奉設利靈骨建塔于青龍

評曰嗟乎死生亦大矣而空向劍刃之上急潮之中縱横賣弄超然自得苟非見道根柢履踐明白曷克臻此乎世之參汞銀禪觸火便流喪厥所守者視此殆可以少警云

洪覺範禪師畫浪軒記建中靖國改元夏余客洞山禪悅堂之東齋中無長物唯置一牀覆以籧篨架書數卷於枕間傃南開軒以納衆山之勝眼倦拋書坐臥惟山之接山容無盡而樂亦無厭也三伏大熱坐榻皆温林陰拂掠不足以剪畏日有蜀道人得孫知微活水遺法爲余壁間作崩掀渺漫之圖以來涼氣解衣磐礴奮筆而成余驚定歎曰異哉一堵之間須臾之頃而足江湖南頃之勢壯波怒渦窪窿千狀而有不窮之變陰風徐來毛骨震掉忽焉如舟洞庭而望霜曉也能復有險畏神速於此者乎道人擧杖指以謂余曰龍驤萬斛透迤而進如欲濟如愼畏有如明公卿任大責重思所以濟民而報國者也舳艫銜尾追逐上下如行如留有如仕路之紛紛方進而未艾者也魚龍變化更相出沒有如賤而忽顯貴而忽棄者也一葉之艇傲睨風而舞澎湃超然自得有如道德奇逸雜市人而無辨者也世波之神速險畏其有以類此故吾圖之至於白鷗沙禽汎汎隨流若無所與者又如我輩宅青山而侶白雲然猶思高飛遠

引不能與之俱涉也余捫其洶湧起突之處点畫穠纖之間語之曰果有生滅變易否乎曰無有也夫天地萬物之盛衰古今寒暑之往來是非榮辱相尋於無窮而死生憂患追逐之而不赦錯綜歷乱如蜜房如乱絲者如比畫泿初未始有生滅有變易而其顚倒妄自驚恠者如子自畫之而又自畏之也古之大聖人皆能游戲於此故曰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又曰一切法常靜無有起滅相震旦駒兒子之鄉老也而亦曰如畫水成文不生不滅何遽忘之也耶於是道人顧余而笑曰願從子游因名其軒曰畫泿又爲之記

評曰往歲讀東坡赤壁賦既愛其文之敏妙又愛其理之精深以謂世無有過之者後讀覺範此記以畫泿說法傾盡佛祖底蘊且其文縱橫浩蕩若此不知其胷中已吞吐幾赤壁也此豈文人才士之所能爲哉師嘗自言余幼孤知讀書爲樂而不得其要落筆嘗如人掣其肘又如瘖者之欲語而噎塞舌大而濃笑者數數然年十六七從洞山雲

庵學出世法忽自信而不疑誦生書七千下筆千言跬步可待也嗚呼學道之益人未論其死生之際益其文字語言如此益可自信也今以此記觀之良然

宏智覺住天童大惠杲住育王相去二十里許法喜酬酢往來不間宏智一日過衛寺丞進可之家有堂曰六湛盖取楞嚴六處休復同一湛然之義請偈發明其旨智題曰風瀾未作見靈源六處亡歸體湛存諸法性空方得坐一彈指頃頓開門寒梅籬落春能早野雪櫺窓夜不昏萬象森羅心印印諸塵超豁妙無痕既而大惠又繼至且請和之惠即和曰非湛非搖此法源當機莫厭假名存直須過量英靈漢方入無邊廣大門萬境交羅元不二六窓晝夜未嘗昏謀思罷老事無別擲劒揮空豈有痕

評曰或疑二師道合而言似有頓漸何也良以按題發揮宏智擅美于前盡力馳騁大惠奪標于後又宏智爲寺丞說法故不免步步區區而大惠直說自己心中所行法門乃爾浩浩蕩蕩也

嵩嶽元珪禪師居岳之龐塢一日有異人峩冠袴褶而至從者極多輕步舒徐稱謁大師師覩其形貌奇偉非常乃諭之曰善來仁者胡爲而至彼曰師寧識我耶師曰吾觀佛與衆生等吾一目之豈分別耶彼曰我此岳神也能生死於人師安得一目我哉師曰吾本不生汝焉能死吾視身與空等視吾與汝等汝能壞空與汝乎苟能壞空及汝吾則不生不滅也汝尙不能如是又焉能生死吾耶神稽首曰我亦聰明正直于餘神詎知師有廣大之智辯乎願授以正戒令我度世師曰汝旣乞戒卽旣戒也所以者何戒外無戒又何戒哉神曰此理也我聞茫昧止求師戒我身爲門弟子師卽爲張座秉爐正几曰付汝五戒若能奉持卽應曰能不能卽曰否曰謹受教師曰汝能不婬乎曰我亦娶也師曰非謂此也謂無羅欲也曰能師曰汝能不盜乎曰何乏我也焉有盜取哉師曰非此謂也謂饗而福淫不供而禍善也曰能師曰汝能不殺乎曰實司其柄焉曰不殺曰非謂此也謂有濫誤疑混也曰能師曰汝能不妄乎曰我正直焉有妄乎師曰非謂此也謂先後不合天心也曰能師曰汝不遭酒敗乎曰能師曰如上是爲佛戒也又言以有心奉持而無心拘執以有心爲物而無心想身能如是則先天地生不爲精後天地死不爲老終日變化而不爲動畢盡寂默而不爲休信此則雖娶非妻也雖饗非取也雖柄非權也雖作非故也雖醉非惛也若能無心於萬物則羅欲不爲婬福淫禍善不爲盜濫誤疑混不爲殺先後違天不爲妄惛荒顚倒不爲醉是謂無心也無心則無戒無戒則無心無佛無衆生無汝及無我孰爲戒哉神曰我神通亞佛師曰汝神通十句五能五不能佛則十句七能三不能神悚然避席跪啓曰可得聞乎師曰汝能戾上帝東天行而西七曜乎曰不能師曰汝能奪地祇融五嶽而結四海乎曰不能師曰是謂五不能也佛能空一切相成萬法智而不能卽滅定業佛能知羣有性窮億劫事而不能化導無緣佛能度無量有情而不能盡衆生界是爲三不能也定業亦不牢久無緣亦是一期衆生界本無增減亘古今無一人能主其法有法

無主是謂無法無法無主是謂無心如我解佛亦無神通也但能以無心通達一切法爾神曰我誠淺昧未聞空義師所授戒我當奉行今願報慈德效我所能師曰吾觀身無物觀法無常塊然更有何欲耶神曰我必命我爲世間事展我小神功使已發心初發心未發心不信心必信心五等人目我神蹤知有佛有神有能有不能有自然有非自然者師曰無爲是無爲是神曰佛亦使神護法師寧隳叛佛耶願隨意垂誨師不得已而言曰東巖寺之障莽然無樹北岫有之而背非屏擁汝能移北樹於東嶺乎神曰已聞命矣然昏夜必有喧動願師無駭卽作禮辭去師門送而且觀之見儀衛逶迤如王者之狀嵐靄烟霞紛綸間錯幢幡環珮淩空隱沒焉其夕果有暴風吼雷奔雲掣電棟宇搖蕩宿鳥聲喧師謂衆曰無怖無怖神與我契矣詰旦和霽則北巖松栝盡移東嶺森然行植師謂其徒曰吾沒後無令外知若爲口實人將妖我也

評曰珪縱廣大無礙之辯爲嶽神演無上道俾神敬服移樹獻誠珪豈常人哉其言曰以有心奉持而無心拘執以有心爲物而無心想身又曰亘古今無一人能主其法有法無主是謂無法無法無主是謂無心如我解佛亦無神通但能以無心通達一切法爾珪能發揮至此可謂至矣盡矣愚謂其與嵩嶽竝峙可也

雲門匡眞禪師臨終辭廣主遺表伏聞有限色身詎免榮枯之歎無形實相孰云遷變之期旣風燈炬焰難留在水月空華何適冐避典彝之咎將陳委蛻之詞臣中謝伏念臣跡本寒微生從草莽爰自髫齓切慕空門潔誠誓屏於他緣銳志唯探於內典其或忘餐侍問立雪求知困風霜於十七年間涉南北於數千里外始見心猿罷跳意馬休馳身限留石之雲頭變楚山之雪以至榮達景運屢沐天波詰道談空晉答乾坤之德開蒙發滯星馳雲水之徒獲揚利益之因逈自聖明之澤加以聯叨鳳詔累對龍庭繼奉頒宣重疊慶賜撫躬惆悵殞命何酬不謂臣駑馬年衰難勝睿渥遽榮綸於疲瘵唯待盡於朝昏星漢程遙

遐眄而纔瞻北極波濤去速迴眸而已逐東流伏願鳳曆長春扇皇風於拂石之劫龍圖永固齊壽考於芥子之城臣限餘景無時徵躬將謝不獲奔辭丹闕祝別彤庭臣無任瞻天戀聖激切屛營之至謹奉表以聞

評曰雲門平生氣宇如王說法如雲如雨而垂死辭世之言乃特叙其參訪履歷之功日忘餐侍問立雪求知困風霜於十七年間涉南北於數千里外始見心猿罷跳意馬休馳嗚呼今日學者未具一知半解而輒自謂千了萬當墮增上慢者亦可以思矣

梁寶誌和尙十二時頌曰平旦寅狂機內有道人身窮苦已經無量劫不信常擎如意珍若捉物入迷津但有纖毫卽是塵不住舊時無相貌外求知識也非眞日出卯用處不須生善巧縱使神光照有無起意便遭魔事撓若施功終不了日夜被他人我拘不用安排只麼從何曾心地生煩惱食時展無明本是釋迦身坐臥不知元是道只麼忙忙受苦辛認聲色覓疎親只是他家染汚人若擬將心求佛道問取虛空始出塵禺中巳未了之人教不至假使通達祖師言莫向心頭安了義只守玄沒文字認著依前還不是暫時自肯不追尋曠劫不遭魔境使日南午四大身中無價寶陽燄空花不肯抛作意修行轉辛苦不曾迷莫求悟任你朝陽幾迴暮有相身中無相身無明路上無生路日昳未心地何曾安了義他義文字沒親疎不用將心求的意任縱橫絕忌諱長在人間不居世運用不離聲色中歷劫何曾暫抛棄晡時申學道先須不厭貧有相本來權積聚無形何用要安眞作淨潔却勞神莫認愚癡作近隣言下不求無處所暫時喚作出家人日入酉虛幻聲音不長久禪悅珍饈尙不餐誰能更飮無明酒勿可抛勿可守蕩蕩道遙不曾有縱爾多聞達古今也是癡狂外邊走黃昏戌狂子施功投暗室假使心通無量時歷劫何曾異今日擬商量卽啾喞轉使心頭黑如漆晝夜舒光照有無癡人喚作波羅蜜人定亥勇猛精進成懈怠不起纖毫修學心無相光中常自在超釋迦越祖代心

34

有微塵還窒礙放蕩長如癡兀人他家自有通人愛
夜半子心住無生卽生死生死何曾屬有無用時便
用無文字祖師言外邊事識取起時還不是作意搜
求實沒蹤生死魔來任相試鷄鳴丑一顆圓光明已
久內外推尋覓總無境上施爲渾大有不見頭亦無
千世界壞時渠不朽未了之人聽一言只這如今誰
動口

評曰梁武帝嘗問公曰弟子煩惑未袪何以治之
公曰十二又問十二之旨安在曰書字時節刻漏
中又問何時得淨心修習答曰安樂禁之今觀此
頌殆其注脚也學者誠能得其旨歸則二六時中
自無處棄底道理尙無安樂之可言況煩惑哉

汾陽昭禪師太原人俗姓兪氏十四出家旣受具卽
杖策遊方所至少留隨機扣發歷參知識七十一員
最後到首山問百丈捲席意旨如何山曰龍袖拂開
全體現曰師意何如山曰象王行處絶狐蹤昭于言
下大悟拜起而曰萬古碧潭空界月再三撈漉始應
知時葉縣省禪師作首座問曰昭兄見何道理便爾
自肯昭曰正是我放身捨命處服勤甚久辭去遊襄
沔間每爲郡守以名利力致乃曰我長行粥飯僧傳
佛心宗非細事也前後八請堅臥不答洎首山歿西
河道俗遣僧契聰迎請住持師閉門高枕聰排闥而
入讓之曰佛法大事靖退小節風穴懼應讖憂宗旨
墜滅幸而有先師先師已棄世汝有力荷擔如來大
法者今何時而欲安眠哉師矍起握聰手曰非公不
聞此語趣辦嚴吾行矣旣至燕坐一榻足不越閫者
三十年後因龍德府尹李侯與師有舊虛承天寺致
之使者三反不赴使者受罰後至云必欲得師俱往
不然有死而已師笑曰老僧業已不出院借往當先
後之何必俱耶使者曰師諾則先後惟所擇師乃令
設饌且束曰吾行矣停箸而化

評曰汾陽始行脚則偏歷諸方共參七十餘員知
識旣得道則深自韜晦八請不起及出世則以荷
擔大法爲已任足不越閫者三十年其入滅則爲
世緣所逼乃談笑而去之嗚呼若汾陽可謂徹始
徹終盡善盡美古今天下第一等榜樣也後之有

志于道者可無仰止之思乎

僧問香嚴如何是道。嚴曰枯木裏龍吟。曰如何是道中人。嚴曰髑髏裏眼睛。僧不領。乃擧問石霜。如何是枯木裏龍吟。霜曰猶帶喜在。曰如何是髑髏裏眼睛。霜曰猶帶識在。又不領。乃擧似曹山。山曰石霜老聲聞作這箇見解。因示頌曰枯木龍吟眞見道。髑髏無識眼初明。喜識盡時消息盡。當人那辨濁中淸。僧遂又問山如何是枯木裏龍吟。山曰血脉不斷。曰如何是髑髏裏眼睛。山曰乾不盡。曰未審還有得聞者麽。山曰盡大地未有一人不聞。曰未審枯木裏龍吟是何章句。山曰不知是何章句。聞者皆喪

評曰傳燈錄收此一段機緣。刪去曹山云石霜老聲聞作這箇見解一句。已似失語脉而會元又以曹山前頌接於後答語之下。益亂厥旨矣。今據禪鼎語錄所載詳之于此

死心頑禪師秦之龍城人。初得法於天聖秦和尚。晩依黃龍南禪師。南見其所得諦當。甚厚遇之。令住全之興國。開堂遂爲南之嗣。至夜夢神告曰。師遇惡疾卽是緣盡。言畢而隱。閱十三白果患大風。屛院事歸龍城之西。爲小菴。菴成養病。其中有小師名克慈。久依楊岐。亦禪林秀出者。歸以侍病。奉禮至孝。乞食村落。風雨寒暑。盡師一世而後已。頑一日謂慈曰。吾之所得實在天聖和尚。晩見黃龍。道行兼重。心所敬慕。故爲嗣之。豈謂半生感此惡疾。今幸償足。昔神仙多因惡疾而得仙道。盖其割棄塵累。懷穎陽之風。所以因禍而致福也。吾不因此。安得有今日事。如今把住也由我。放行也由我。施行把住。總得自在。遂噓一聲良久而逝。闍維異香徧野。舍利無數

評曰嗣法不原所自而得不美之報者。宋世多矣。未見現招惡疾若頑如此其烈者。然頑既能責心自悔。尅苦力踐。取功於末後。則所謂因禍而致福者。豈虗語哉

芙蓉楷禪師者。乃投子靑華嚴嫡嗣也。大觀元年。京師大法雲寺席虗。有司以師有道行。請于朝。廟令繼嗣住持。奉旨可其請。未幾開封大尹李孝壽表師禪學卓冠叢林。宜有以褒顯之。卽賜紫方袍。號定照禪

師左璫持詔至法雲師謝恩已乃爲表辭曰伏蒙聖慈特差彰善閣祗候譚禎賜臣定照禪師號及紫衣牒一道臣戴睿恩已卽時焚香升座仰祝聖壽伏念臣行業迂疎道力綿薄甞發誓願不受名利堅持此志積有歲年庶幾於此傳道後來使人專意佛法今雖蒙異恩若遂忝冒則自違素願何以教人豈能仰稱陛下所以命臣住持之意所有前件恩牒不敢祗受伏望聖慈察臣愚悃非敢飾辭特賜允俞臣沒齒行道上報天恩上閱之以付李孝壽躬往諭朝廷旌善之意而師執拗不回開封府尹具以其事聞上大怒收師送大理寺吏知師忠誠而適批逆鱗有憐之之意問曰長老枯悴有病乎師曰無之吏曰有疾則免刑配師曰平時有疾今實無豈敢藉疾僥倖聖朝欲脫罪譴耶吏歎息久之竟就刑緇披其衣編管淄州都城道俗觀者如市皆爲之流涕而師神和氣平安步而去如平日至淄州僦屋以居而四方衲子爭奔隨之接武于道明年冬勅令自便菴於芙蓉湖心學者愈親示衆曰夫出家者爲厭塵勞求脫生死休

閒或作寧

標當作栗

心息念斷絶攀緣故名出家豈可以等閑利養埋沒平生直須兩頭撒開中間放下遇聲遇色如石上栽花見利見名似眼中著屑況從無始以來不是不曾經歷又不是不知次第不過飜頭作尾止於如此何須苦苦貪戀如今不歇更待何時所以先聖教人祗要盡却今時能盡今時更有何事若得心中無事佛祖猶是寃家一切世閒自然冷淡方始那邊相應你不見隱山至死不肯見人趙州至死不肯告人匾擔拾橡標爲食大梅以荷葉爲衣紙衣道者祗披紙衣泰上座祗著布石霜置枯木堂與人坐臥祗要死了你心投子使人辦米同煮共餐要得省取你事且從上諸聖有如此榜樣若無長處如何甘得諸仁者若也於斯體究的不虧人若也不肯承當向後深恐費力山僧行業無取忝主山門豈可坐費常住頓忘先聖付囑今者輒斅古人爲住持體例與諸人議定更不下山不赴齋不發化主唯將本院莊課一歲所得均作三百六十分日取一分用之更不隨人添減可以備飯則作飯作飯不足則作粥作粥不足則作米

湯新到相見茶湯而已更不煎點唯置一茶堂自去
取用務要省緣專一辦道又況活計具足風景不疎
華解笑鳥解啼木馬長鳴石牛善走天外之青山寡
色耳畔之鳴泉無聲嶺上猿啼露濕中宵之月林間
鶴唳風回清曉之松春風起而枯木龍吟秋葉凋而
寒林花散玉堦鋪苔蘚之紋人面帶烟霞之色音塵
寂爾消息寃然一味蕭條無可趣向山僧今日向諸
人面前說家門已是不著便豈可更去陞堂入室拈
槌竪拂東喝西棒張眉努目如癎病發相似不唯屈
沈上座況亦辜負先聖你不見達磨西來少室山下
面壁九年二祖至於立雪斷臂可謂受盡艱辛然而
達磨不曾措了一詞二祖不曾問著一句還喚達磨
作不爲人得麼二祖做不求師得麼山僧每至說著
古聖做處便覺無地容身慚愧後人軟弱又況百味
珍饈遞相供養道我四事具足方可發心秖恐做手
脚不迭便是隔生隔世去也時光似箭深爲可惜雖
然如是更在他人從長相度山僧也强教你不得諸
仁者還見古人偈麼山田脫粟飯野菜淡黃虀喫則

從君喫不喫任東西伏惟同道各自努力珍重
評曰曹洞一宗至大陽不得浮山暗穿玉線或幾
乎息矣及授皮履直裰於投子天下猶疑信相半
再得芙蓉繼之而其道始大振且凛凛標格如雪
鴻戾天可仰而不可即今以其所言較其所行若
函盖然嗚呼此其所以起曹洞也

大寶積經佛告電得菩薩言初業菩薩未入正位於
諸衆生勝志樂行不能善知若在家若出家皆不應
起嫌害之心勿於長夜自致衰惱是故菩薩從初發
心當於一切住大乘者生於佛想於餘衆生雖復見
彼作諸惡業而亦不起損害之心何以故如來常說
於諸衆生於白淨法有少缺減終不能得入於涅槃
菩薩若見貪行衆生應作是念彼爲貪欲熱惱所燒
是我過咎見彼瞋恚及以愚癡熱惱燒者皆悉念言
是我之罪何以故我見一切衆生病苦應爲求藥方
便療治我先誓願除衆生病而今捨置是我過咎菩
薩成就如是意樂自省其過於諸衆生深起慈心若
遇殺害割截身分於彼怨所生反報心無有是處電

得菩薩如是正修行時過去所有不善之業永盡無
餘未來不善終不更起電得乃往古昔阿僧祇劫然
燈佛前有佛名勝生如來出現於世世界名光明在
安隱王城林中而住爾時有旃陀羅名爲可畏兇險
好殺安忍無慈手塗于血見者皆懼時旃陀羅繫牛
其舍方入欲殺牛見驚怖掣繩奔走往於勝生如來
林所時旃陀羅持刀隨逐彼牛惶怖墜於深坑其命
將終楚痛哮吼時旃陀羅見是牛已更增忿怒便入
坑中持刀欲殺未下之頃爾時勝生如來於彼林中
無量百千大衆圍遶廣爲分別緣起法門所謂無明
緣行行緣識乃至生緣老死憂悲苦惱如是因緣一
切皆是純大苦集於此緣中無明於行無思無覺行
於無明亦無思無覺乃至生於老死無思無覺老死
於生亦無思無覺如是諸法性不可得無行無念無
我我所本性淸淨各不相知凡夫不聞如是法故執
色是我我有諸色色屬於我乃至受想行識亦復如
是由此執著我我所故無常計常苦計於樂不淨計
淨無我計我生四顚倒顚倒見故無明迷惑不正思

惟隨心染著不能破壞有愛繫縛生死輪迴相續不
斷智者善觀法界相故不見有少我人衆生乃至壽
命生老病死繫縛殺害而可得者電得爾時可畏旃
陀羅於是時中遙聞如來說法之聲即便覺悟尋止
殺心棄所持刀從坑而出往詣佛所頂禮雙足却住
一面白言世尊我今願欲於佛法中出家爲道佛言
可爾善來比丘即成沙門得具足戒爾時勝生如來
知彼意樂漸已成熟廣爲演說諸菩薩行可畏聞已
證無生忍於佛法中永不退轉彼牛得聞如來所說
緣起法句其聲微妙心生喜悅命終之後生兜率天
得見彌勒成就正信如是電得諸衆生行甚深微密
難識難知是故電得菩薩欲求菩提應爲善知衆生
根行於一切衆生中住平等心無礙之心於一切法
常無染著捨諸所有修持淨戒安住忍辱發起精進
入諸禪定如實觀察一切法性

評曰世尊慮初業菩薩不達衆生根性差別於不
善者起嫌害心故引過去可畏旃陀羅殺牛得忍
因緣以見衆生根行微密難可測識不可恣心生

滅輒與嫌害自貽伊戚當等心視之可也達磨謂

二祖曰勿輕未悟一念迴機便同本得亦以是哉靈源淸禪師每謂人曰今之學者未脫生死病在甚麼處病在偷心未死耳然非其罪爲師者之罪也如漢高帝紿韓信而殺之信雖死其心果死乎古之學者言下脫生死效在甚麼處在偷心已死然非學者自能爾實爲師者鉗鎚妙密也如梁武帝御大殿見侯景不動聲色而景之心已枯竭無餘矣諸方所說非不美麗要之如趙昌畫花雖逼眞非眞花也淸臨終前十日自作無生常住眞歸告曰賢劫第四尊釋迦文佛直下第四十八世孫惟淸雖從本覺應緣出生而了緣卽空初無自性氏族親里莫得而詳但以正因一念爲所宗承是則釋迦之遠孫其號靈源叟據自了因所了妙性無名字中示稱謂耳所以六祖問讓和尙什麼處來曰嵩山來祖曰什麼物恁麼來曰說似一物卽不中祖曰還假修證否曰修證則不無染汚卽不得祖曰卽此不染汚是諸佛之所護念汝既如是吾亦如是玆蓋獨標淸淨法身以遵敎外別傳之宗而揀去報化非眞佛亦非說法者然非無報化大功大用謂若解通報化而不頓見法身則滯汙染緣乖護念旨理必警省耳顧朝露身緣勢迫晞墜因力病釋俗從眞叙如上事以授二三子吾委息後當依稟觀究卽不違先聖法門而自見深益愼勿隨末法所尙乞空文於有位求爲銘誌張飾說以浼吾至囑至囑因自所叙曰無生常住眞歸告且繫之以銘銘曰無涯湛海瞥起一漚亘乎百年曷浮曷休廣莫淸漢欻生片雲有無起滅隱顯何分了玆二者卽見實相十世古今始終現量吾銘此旨昭示汝曹泥多佛大水長船高

誶曰世尊取滅雙林曰我今安住常寂滅光而靈源叟遷化作無生常住眞歸告獨標淸淨法身揀去報化亦卽佛所謂安住常寂滅光也其偷心已死之明焉

後分大涅槃經云爾時世尊如是逆順入諸禪已普告大衆我以甚深般若徧觀三界一切六道諸山大海大地含生如是三界根本性離畢竟寂滅同虛空

34

相無名無識永斷諸有本來平等無高下想無見無聞無覺無知不可繫縛不可解脫無衆生無壽命不生不起不盡不滅非世間非非世間涅槃生死皆不可得二際平等等諸法故閑居靜住無所施爲究竟安置必不可得從無住法法性施爲斷一切相一無所有法相如是其知是者名出世人是事不知名生死始爾時世尊說是語已復入超禪入超禪已復告大衆我以摩訶般若徧觀三界有情無情一切人法悉皆究竟無繫縛者無解脫者無主無依不可攝持不出三界不入諸有本來淸淨無垢無煩惱與虛空等不平等非不平等盡諸動念思想心息如是法相名大涅槃眞見此法名爲解脫凡夫不知名曰無明作是語已復入超禪入超禪已復告大衆我以佛眼徧觀三界一切諸法無明本際性本解脫於十方求了不能得根本無故所因枝葉皆悉解脫無明解脫故乃至老死皆得解脫以是因緣我今安住常寂滅光名大涅槃爾時世尊三反入諸禪定三反示誨衆已於七寶牀右脇而臥於其中夜寂然無聲於是時頃便般涅槃

評曰如來當入涅槃苦口叮嚀再三披剝始以甚深般若次以摩訶般若後以佛眼徧觀三界根本性離畢竟寂滅同於虛空乃至云以是因緣我今安住常寂滅光名大涅槃嗚呼至矣盡矣毫髮無遺憾矣學道者誠能於此旨深究而力行之可謂法王眞子眞報佛恩者矣

黃龍淸禪師寄得法弟子守卓書曰前擧少林言明多行少說多通少者盖謂其非不行非不通但作是念我已明道他未明道我善說理他不善說理我見尙存違於宗旨故顯其不行不通非徒不行不通亦驗其於道未甚徹底明於理未善眞實說故祖師推出此病要後人省覺以成就契於本道本理免有彼我勝負之習久久返落魔外也又云悟佛心宗解行相應名之曰祖全眞之解稱實之行若會於心宗豈復有異端乎祖師只使人到此全解全行無解無行之本家得大安樂耳所以傳燈後卷有達磨四行一段其示人之意亦不出此後輩少肯深究力行豈不

辜他先聖哉。忠國師云禪宗學者須遵佛語一乘了義契自心源。不了義者互不相許。如師子身中虫。夫爲人師若涉名利。別開異端。則自他何益。如世大匠斤斧不傷其手。香象所負非驢所堪。斯言亦今時之針艾矣。予病中靜坐瞌睡之餘。或究古德至言。或觀目前世態。聞見千差。一歸虛照。識道人之過患。以成內省自鞭之益者尤多。恨阻遠不得會晤。因筆略引以當面話。千萬體悉勉旃

評曰。卓公靈源門下傑出者。靈源付書無慮十餘則。而是幅尤喫緊叮嚀。會元載卓泉州人。俗姓莊氏。出世東京長靈。於宣和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奄然示寂。闍維日皇帝遣中使賜香。持金盤求設利。蘇香罷盤中鏗然。視之五色者數顆大如豆。使者持還。上見大悅。予謂死生之際決不容僞。卓之靈應若此。則知平生眞能一遵師訓者。靈源可謂有子矣

明教嵩禪師題遠公影堂文曰。遠公事跡學者雖見而鮮能盡之。使世不昭昭見先賢之德。亦後學之過

執靈教

也。予讀高僧傳蓮社記及九江新舊錄。最愛遠公凡六事。謂可以勸也。乃引而釋之。列之影堂以示來者。陸修靜異教學者。而送過虎溪。是不以人而棄言也。陶淵明耽湎於酒。而與之交。蓋簡小節而取其達也。跋陀高僧以顯異被擯。而延且譽之。蓋重有識而嫉嫉賢也。謝靈運以心雜不取。而果歿於刑。蓋識其器而愼其終也。盧循欲叛。而執手求舊。蓋自信道也。桓玄振威。而抗對不屈。蓋有大節也。大凡古今人情莫不畏威而苟免。忘義而避疑。好名而昧實。黨勢而忍孤。節行而畏累。自是而非人。孰有道尊一代爲賢者師。肯以片言而從其人乎。孰有夙稟勝德爲行耿潔。肯交醉鄉而高其達乎。孰有屈人師之尊禮斥逐之客。而伸其賢乎。孰有拒盛名之士不與于教。而克全終乎。孰有義不避禍。孰睦故舊。而信道乎。孰有臨將帥之威。在殺伐暴虐之際。守道不撓而全節乎。此故遠公識量遠大。獨出於古今矣。若其扶荷至教。廣大聖道。垂祐于天人者。非蒙乃能盡之。其聖歟賢邪。偉乎大塊噫氣。六合淸風。遠公之名聞也。四海秋色神

34

0191

山中犖遠公之清高也人僧龍鳳高揖巢許遠公之風軌也白雲丹嶂玉樹瑤草遠公之栖處也蒙後公而生雖慕且恨焉瞻其遺像稽首作禮願以弊文題于屋壁

評曰遠公六事非嵩禪師莫能拈出且其文光如日月勢若連環足以追配遠公莫乾坤而不朽矣夫僧海中有此人物有此文章學者往往置之不問何哉

蔣山贊元禪師舒王嘗問祖師意旨元不答王益扣之元曰公般若有障三有近道之質一更一兩生來恐純熟王曰願聞其說元曰公受氣剛大世緣深以剛大氣遭世深緣必以身任天下之重懷經世之志用捨不能必則心未平以未平之心持經世之志何時能一念萬年哉又多怒而學問尙理於道爲所知愚此其三也特視名利如脫髮甘淡薄如頭陀此爲近道且當以教乘滋茂之可也王再拜受教

評曰荊公生平出處不出元之所料而所示法門對病施藥深中膏肓荊公烏得不心折哉元眞大善知識也

羅湖野錄載臨安南蕩崇覺空禪師生緣姑熟參侍黃龍死心禪師死心惜其福不逮慧以無應世爲囑草堂清公送以偈曰十年聚首龍峰寺一悟眞空萬境閑此去隨緣且高隱莫將名字落人間尋棲止天台望高叢林應命崇覺未幾院罹回祿黽勉於土木之役亦無倦誨接嘗頌野狐語曰含血潠人先汚其口百丈野狐失頭狂走驀地喚回打箇筋斗空之天資精悍知見甚高律身精嚴外請不赴有欲迎齊爲架三門乃告以捨家財荷公發心矣背衆食奈我破戒何其固守如此然平居氣浚諸方於學徒亦鮮假詞色眞有父風卓然可敬也

評曰空父死心則草堂其叔父行也二老皆以無出世爲囑而空竟出世崇覺未幾院罹回祿而區區於土木之間得非犯其所誡而致然耶空雖道眼明白而所守則不及性空石頭輩遠矣

圭峰宗密禪師山南溫造尙書問悟理息妄之人不結業一期命終之後靈性何依師曰一切衆生無不

具有覺性靈明空寂與佛無殊但以無始劫來未曾了悟妄執身爲我相故生愛惡等情隨情造業隨業受報生老病死長劫輪廻然身中覺性未曾生死如夢被驅役而身本安閑如水作氷而濕性不易若能悟此性卽是法身本自無生何有依托靈靈不昧了了常知無所從來亦無所去然多生妄執習以性成喜怒哀樂微細流注眞理雖然頓達此情難以卒除須長覺察損之又損如風頓止波浪漸停豈可一生所脩便同諸佛力用但可以空寂爲自體勿認色身以靈知爲自心勿認妄念妄念若起都不隨之卽臨命終時自然業不能繫雖有中陰所向自由天上人間隨意寄託若愛惡之念已泯卽不受分段之身自能變短爲長易麤爲妙若微細流注一切寂滅唯圓覺大智朗然獨存卽隨機應現千百億化身度有緣衆生名之曰佛謹對釋曰馬鳴菩薩撮略百本大乘經宗旨以造大乘起信論論中立宗說一切衆生心有覺義不覺義覺中復有本覺義始覺義上所述者雖但約照理觀心處言之而法義亦同彼論謂從初至與佛無殊是本覺也從但以無始下是不覺也從若能悟此下是始覺也始覺中復有頓悟漸修從若能至亦無所去是頓悟也從然多生妄執下是漸修也漸修中從初發心乃至成佛有三位自在從初至隨意寄託者是受生自在也從若愛惡之念下是變易自在也從若微細流注下至末是究竟自在也又從但可以空寂爲自體至自然業不能繫正是悟理之人朝暮行心修習止觀之要節也宗密先有八句之偈顯示此意曾於尙書處誦之奉命解釋偈曰作有義事是惺悟心作無義事是狂亂心狂亂隨情念臨終被業牽惺悟不由情臨終能轉業

評曰圭峰此論蓋從上佛祖由迷得悟轉凡成聖之楷式近世禪者悟理不眞修行不實而日用言行早已矛盾矧臨生死耶初祖達磨曰行解相應名之曰祖又僧問石霜曰有頭無尾時如何霜曰口吐黃金堪作甚麽由此觀之圭峰頓悟漸修之說確乎不易之論也

汾陽昭禪師十五家宗風歌號曰廣智其詞曰大道

不說有高低眞空那肯涉離微大海呑流同增減妙峰高聳總擎持萬派千溪皆渤澥七金五岳盡須彌玉毫金色傳燈後二三四七普聞知信衣息廣開機諸方老宿任施爲識心是本從頭說迷心逐物却生疑（翠巖芝禪師註曰此叙宗旨也）或直指或巧施解道前綱出後機旨趣分明似鏡盲無慧目不能窺明眼士見精微不言勝負墜愚癡物物會同流智水門風逐便示宗枝卽心佛非心佛歷世明明無別物卽此眞心是我心我心猶是機權出（此叙馬祖宗派也）或五位或三路施設隨根巧回互不觸當今是本宗展手通玄無佛祖（此叙洞上宗派也）或君臣或父子量器方圓無彼此士庶公侯一道平愚智賢豪明漸次（此叙石霜宗派也）有時敲有時唱隨根問答談諦當應接何曾失禮儀淺解之流却生謗或雙明或單說只要當鋒利禪悅開權不爲鬪聰明舒光只要辨賢哲有圓相有默論千里持來目視瞬萬般巧妙一圓空爍迦羅眼通的信（此叙潙仰宗派也）或全提或全用萬象森羅實不共靑山不礙白雲飛隱隱當臺透金鳳（此叙石頭藥山宗派也）象骨鏡地藏月玄沙崇壽照無缺因公致問指歸源旨趣來人明皎潔（此叙雪峰地藏宗派也）或解提或拈掇本色衲僧長擊發句裏明人事最精好手還同楔出楔或薦或垂手切要心空易開口不識先人出大悲管燭之徒照街走（此叙雲門宗派也）德山棒臨濟喝獨出乾坤解橫抹從頭誰管亂區分多口阿師不能說臨機縱臨機奪迅速機鋒如電掣乾坤只在掌中持竹木精靈腦劈裂或賓主或料揀大展禪宗辯正眼三玄三要用當機四句百非一齊鏟勸同袍莫强會少俊依前成窒礙不知宗脉莫漫汗永劫長沉生死海難逢難遇又難聞猛烈身心快通泰（此叙德山臨濟宗派也）

評曰永嘉云六代傳衣天下聞後人得道無窮數而汾陽亦云信衣息廣開機諸方老宿任施爲所以當時宗風層見疊出而世唯稱五家宗派者據盛者言之耳汾陽歷參七十餘員知識盡得諸宗家法故一一頌出使知曹溪之後生機一路日出日新必英靈出格之士始能一以貫之若夫小根劣器步步區區各師其師各宗其宗者可得同日

而語哉昔張無盡呂夏卿疑德山洞山同出石頭而垂手處殺活不同者亦足以見其隘矣

永明壽禪師宗鏡錄云設有堅執已解不信佛言起自障心絕他學路今有十問以定紀綱還得了了見性如晝觀色似文殊等不還逢緣對境見色聞聲擧足下足開眼合眼悉得明宗與道相應不還覽一代時教及從上祖師言句聞深不怖皆得諦了無疑不還因差別問難種種徵詰能具四辯盡決他疑不還於一切時一切處智照無滯念念圓通不見一法能爲障礙未曾一刹那中暫令間斷不還於一切逆順好惡境界現前之時不爲間隔盡識得破不還於百法明門心境之內一一得見微細體性根源起處不爲生死根塵之所惑亂不還向四威儀中行住坐臥欽承祇對著衣喫飯執作施爲之時一一辯得眞實不還聞說有佛無佛有衆生無衆生或讚或毁或是或非得一心不動不還聞差別之智皆能明達性相俱通理事無滯無有一法不鑑其源乃至千聖出世得不疑不若實未得如是切不可起過頭欺誑之心生自許知足之意直須廣彼至教博問先知徹祖師自性之源到絕學無疑之地此時方可歇學灰息遊心或自辨則禪觀相應或爲他則方便開示設不能偏參法界廣究羣經但細看宗鏡之中自然得入此是諸法之要趣道之門

評曰起過頭欺誑之心生自許知足之意乃末法學者之大病今此十問盡祖師命脉窮諸佛壼奧驗之於事印之於心如寶鏡高懸媸姸自見若已透關者不在此限不然須一一歷過始得且善財旣見妙德而重歷百城慶喜已獲法身而廣中問難豈徒然哉三祖云毫釐有差天地懸隔政爲此可凡眞心學道者請於此問子細審勘慶其所已得而勉其所未至則佛法幸甚

圓悟禪師示一書記法語英靈衲子藴卓識奇姿慷慨嚗冠視身世聲名如遊塵浮雲谷響以夙昔大根器知有此段超生出死絕聖越凡乃三世如來所證金剛正體歷代祖師單傳妙心跂步蹴踏作香象金翅要駿騾飛騰於億千萬類之上截流摩霄豈肯爲

34

滯隔燕雀局促於高低勝負較目前電光石火間爭轉利害耶是故古之大達不記細故不圖淺近發片志欲高超佛祖荷擔一切所不能承當之重任普津濟四生九類拔苦與安破障道愚昧折無明顚狂毒箭拈出法眼見刺使本地風光澄霽空劫已前面目明顯悉心竭力不憚寒暑廢寢忘餐刻意尙行潔淸三業向三條椽下死却心猿殺却意馬直使如枯木朽株頑石頭相類驀地穿透豈從他得哉發大伏藏然暗室明炬擬纔攄於要津證大解脫不起一念頓成正覺且遞箇入理之門然後陞普光明場據無漏淸淨殊勝偉特法空之座海口瀾飜奮無礙四辯才立一機垂一句現一勝相普使凡聖有情無情俱仰威光同受庥蔭尙未是絕功勳處更轉那頭千聖羅籠不住萬靈景仰無門諸天無路捧花魔外邪能傍覷放却知見卸却玄妙颺却作用唯饑餐渴飮而已初不知有心無心得念失念何況更戀著從前學解諦句奇言理性分劑名相桎梏佛見法見動地掀天世諦辯聰自纏自縛入海算沙有何所靠耶等是大丈夫應務戰勝驀草滿自己本志願乃爲本分大心大見大解脫無爲無事眞道人也

評曰一書記未入佛果法嗣或是他枝學輩預入法會者也想見其人是必英偉傑特離類絕倫故其所示法語廣大精密如此蓋所謂觀機授法非孟浪也又是篇入道蹊徑冥合洞上五位法門頭尾圓備識者辯之

大洪恩禪師與無盡居士張公商英友善無盡嘗以書問三教大要曰淸涼疏第三卷西域邪見不出四見此方儒道亦不出此四見如莊老計自然爲因能生萬物卽是邪因易曰太極生兩儀太極爲因亦是邪因若謂一陰一陽之謂道能生萬物亦是邪因若計一爲虛無則是無因今疑老子自然與西天外道自然不同何以言之老子曰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無欲則常有徼則已入其道矣謂之邪因豈有說乎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不測之謂神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今乃破陰陽變易之道爲邪因撥去不測之神

豈有說乎望紙後批示以斷疑網故也師答曰西域外道宗多途要其會歸不出有無四見而已謂有見無見亦有亦無見非有非無見也蓋不卽一心爲道則道非我有故名外道不卽諸法是心則法隨見異故名邪見如謂之有有則有無如謂之無無則無有有無則有見競生無有則無見斯起若亦有亦無見非有非無見亦猶是也夫不能離諸見則無以明自心無以明自心則不能知正道矣故經云言詞所說法小智妄分別不能了自心云何知正道又曰有見卽爲垢此則未爲見遠離於諸見如是乃見佛以此論之邪正異途正由見悟殊致故也故淸涼以莊老計道法自然能生萬物易謂太極生兩儀一陰一陽之謂道以自然太極爲因一陰一陽爲道能生萬物則是邪因計一爲虛無則是無因嘗試論之夫三界唯心萬緣一致心生故法生心滅故法滅推而廣之彌綸萬有而非有統而會之究竟寂滅而非無非無亦非非無非有亦非非有四執旣亡百非斯遣則自然因緣皆爲戲論虛無眞實俱是假名矣至若謂太極陰陽能生萬物常無常有斯爲衆妙之門陰陽不測是爲無方之神雖聖人設敎示悟多方然旣異一心寧非四見何以明之蓋虛無爲道則是無若自然若太極若一陰一陽爲道道則是有常無常有則是亦無亦有陰陽不測則是非有非無先儒或謂妙萬物謂之神則非物非物則亦是無故西天諸大論師皆以心外有法爲外道萬法唯心爲正宗蓋以心爲宗則諸見自亡言雖或異未足以爲異也心外有法則諸見競生言雖或同未足以爲同也雖然儒道聖人固非不知之乃存而不論耳良以未卽明指一心爲萬法之宗雖或言之猶不論也如西天外道皆大權菩薩示化之所施爲橫生諸見曲盡異端以明佛法是爲正道此其所以謂聖人之道順逆皆宗非思議之所能知矣故古人有言緣昔眞宗未至孔子且以繫心今知理有所歸不應猶執權教然知權之爲權未必知權也知權之爲實斯知權矣是亦周孔老莊設教立言之本意一大事因緣之所成始所成終也然則三教一心同途異轍究竟道宗本無言說非

34

維摩大士孰能知此意也

評曰淸凉非判孔老爲外道蓋判以佛法而附會于孔老者也夫不以心性定其宗旨而唯逐言象以當其淺深則孟軻所謂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豈理也哉是篇言簡而意盡地寛而界嚴雖無畵喙長三尺亦無所施其辯矣信乎當代之哲匠護教之大士也

汾州大達無業國師上堂有僧問曰十二分教流于此土得道果者非止一二云何祖師東化別唱玄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豈得世尊說法有所未盡只如上代諸德高僧竝學貫九流洞明三藏生肇融叡盡是神異間出豈得不知佛法遠近某甲愚昧願師指示師曰諸佛不曾出世亦無一法與人但隨病施方遂有十二分教如將蜜菓換苦葫蘆淘汝諸人業根都無實事神通變化盡百千三昧門化彼天魔外道福智二嚴爲破執有滯空之見若不會道及祖師來意論什麼生肇融叡如今天下解禪解道如河沙數說佛說心有百千萬億纖塵不去未免輪迴思念不亡盡須沉墜如斯之類尙不能自識業果妄言自利利他自謂上流竝他先德但言觸目無非佛事舉足皆是道場原其所習不如一箇五戒十善凡夫觀其發言嫌他三乘十地菩薩且醍醐上味爲世珍奇遇斯等人飜成毒藥南山尙自不許呼爲大乘學語之流爭鋒脣舌之間鼓論不形之事竝他先德誠實苦哉只如野逸高士尙解枕石漱流棄其利祿亦有安國理民之謀徵而不赴況我禪宗途路且別看他古德道人得意之後茅茨石室向折脚鐺子裏羮飯喫過二三十年名利不干懷財寶不爲念大忘人世隱跡巖叢君王命而不來諸侯請而不赴豈同我輩貪名愛利汨沒世途如短販人有少希求而忘大果十地諸賢豈不通佛理可不如一箇博地凡夫實無此理他說法如雲如雨猶被佛呵云見性如隔羅縠只爲情存聖量見在果因未能逾越聖情過諸影跡先賢古德碩學高人博達古今洞明教網蓋爲識學詮文水乳難辨不明自理念靜求眞嗟乎得人身者如爪甲上土失人身者如大地上土良可傷哉設有悟

◇成疑處

理之者有一知一解不知是悟中之則入理之門便
謂永出世利巡山傍澗輕忽上流致使心漏不盡理
地不明空到老死無成虛延歲月且聰明不能敵業
乾慧未免苦輪假使才竝馬鳴解齊龍樹只是一生
兩生不失人身根思宿淨聞之卽解如彼生公何足
爲羡與道全遠共兄弟論實不論虛只這口食身衣
盡是欺賢罔聖求得將來他心慧眼觀之如喫膿血
一般總須償他始得阿那箇有道果自然招得他信
施來不受者學般若菩薩不得自謾如氷稜上行似
劒刃上走臨終之時一毫凡聖情量不盡纖塵思念
未忘隨念受生輕重五陰向驢胎馬腹裏託質泥犁
鑊湯裏羨煠一徧了從前記持憶想見解智慧都盧
一時失却依前再爲螻蟻從頭又作蚊虻雖是善因
而遭惡果且圖什麼兄弟只爲貪欲成性二十五有
向脚跟下繫著無成辦之期祖師觀此土衆生有大
乘根性唯傳心印指示迷情得之者卽不揀凡之與
聖愚之與智且多虛不如少實大丈夫兒如今直下
便休歇頓息萬緣越生死流逈出常格靈光獨照物

◇項疑項

累不拘巍巍堂堂三界獨步何必身長丈六紫磨金
輝項佩圓光廣長舌相若以色見我是行邪道設有
眷屬莊嚴不求自得山河大地不礙眼光得大總持
一聞千悟都不希求一餐之直汝等諸人儻不如是
祖師來至此土非常有損有益有益者百千人中撈
漉一箇半箇堪爲法器有損者如前已明從他依三
乘教法修行不妨却得四果三賢有修進之分所以
先德云了卽業障本來空未了還須償宿債

評曰禪宗之弊當時早已如此又何惟乎後世幸
賴此老不惜口業一一數破使有志之士尙可以
明生熟驗得失酌損益審進退不爲世波漂蕩而
喪其法體則是篇正今日對病之良藥也敬錄之
於此以爲禪學者龜鑑

大智度論云復次一切法性皆空無所有汝所贓因
緣亦皆虛誑無實事故而受大罪如山中有一佛圖
彼中有一別房房中有鬼來恐惱道人故諸道人皆
捨房而去有一客僧來維那處分令住此房而語之
言此房中有鬼神喜惱人能住中者住客僧自以持

戒力多聞故言小鬼何所能我能伏之卽入房住暮更有一僧來求住處維那亦令在此房住亦語有鬼惱人其人亦言小鬼何所能我當伏之先入者閉戶端坐待鬼後來者夜暗打門求入先入者謂爲是鬼不爲開戶後來者極力打門在內道人以力拒之外者得勝排門得入內者打之外者亦極力熱打至明旦相見乃是故舊同學各相愧謝衆人雲集笑而怪之衆生亦如是五衆無人無我空取相致鬪諍若支解在地但有骨肉無人無我是故菩薩語衆生言汝莫於根本空中鬪諍作罪鬪諍故人身尙不可得何況値佛

評曰衆生三毒日用現行過失甚重而嗔毒之過失尤重蓋出不達前境本空乃於自心中妄興對待以對待故鼓忿恨風吹心識火自他善根互相焚爇以正眼觀之政如二比丘閉門推門極力打鬼修道人當逆境擊心恚覺勃發時能入此觀則直下釋然氷消瓦解亦如二比丘天明相見自當撫掌一笑耳

梁善慧大士四相頌生曰識託浮泡起生從愛慾來昔時曾長大今日復嬰孩星眼隨人轉朱唇向乳開爲憐迷覺性還劫受輪迴老曰覽鏡容顏改登階氣力衰咄哉今已老趨拜復還虧身似臨崖樹心如念水龜尙猶耽有漏不肯學無爲病曰忽染沈痾疾因成臥病身妻兒愁不語朋友厭相親楚痛抽千脉呻吟徹四隣不知前路險猶向恣貪嗔死曰精魄隨生路遊魂入死關只聞千萬去不見一人還寶馬空嘶立庭花永絕攀早求無上道應免四方山

評曰生老病死四件極大事集在一身世人夢裏貪歡漠然不顧可嘆也故傅大士一一頌出欲人知其苦耳旣知其苦則知求其所以出苦之法所謂早求無上道應免四方山是也祇如無上道畢竟如何求大士又有偈曰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爲萬象主不逐四時凋若眞知此偈所歸尙何四相可言其或未然時不待人切須努力

移剌眞卿丞相先是元世主將西征有司奏五臺等處僧徒有能呪術武略及有膂力者可爲部兵扈從

西征公止之曰釋氏之高行者必守不殺戒奉慈忍行故有危身不證鷲珠守死不拔生草者法王法令拳拳奉持雖死不犯用之從兵豈其宜哉其不循法律者必無志行在彼既違佛旨在此豈忠王事故皆不可以從王師也帝從之公得法於萬松秀禪師號湛然居士云

評曰以僧從征法滅之相也湛然奏止之其護法之功不在禹下且其所陳論精確嚴明千古猶見生氣至於輓近之世無志行僧往往有之佛法王法皆成罪人吾不知其何以自立於天地之間也悲夫

大珠和尙僧問般若經云度九類衆生皆入無餘涅槃又云實無衆生得滅度者此兩段經文如何通會前後人說皆云實度衆生而不取衆生相常疑未決請師爲說師曰九類衆生一心具足隨造隨成是故無明爲卵生煩惱包褁爲胎生愛水浸潤爲濕生欻起煩惱爲化生悟卽是佛迷號衆生菩薩只以念念心爲衆生若了念念心體空名爲度衆生也智者於自本際上度於未形未形既空卽知實無衆生得滅度者

評云華嚴云應觀法界性一切惟心造而大珠亦云九類衆生一心具足隨造隨成楞伽云從上諸聖轉相傳受妄想無性而大珠亦云若了念念心體空名爲度衆生楞嚴云妙性圓明離諸名相本來無有世界衆生而大珠亦云智者於自本際上度於未形未形既空卽無衆生得滅度者是知佛祖同一道眼同一舌頭其清淨顯露如月處空有眼皆見但後輩鮮肯深究力行遂成紙上陳語予觀是篇實修行者日用治心之要故表出之當有賞音者耳

菩提達磨略辯大乘入道四行法師者西域南天竺國是大婆羅門國王第三之子也神慧疎朗聞皆曉悟志存摩訶衍道故捨素從緇紹隆聖種冥心虛寂通鑑世事內外俱明德超世表悲悔邊隅正教陵替遂能遠涉山海遊化漢魏忘心之士莫不歸信存見之流乃生譏謗于時唯有道育慧可此二沙門年雖

後生俊志高遠幸逢法師事之數載虔恭諮啓善蒙師意法師感其精誠誨以眞道令如是安心如是發行如是順物如是方便此是大乘安心之法令無錯謬如是安心者壁觀如是發行者四行如是順物者防護譏嫌如是方便者遣其不著此略序所由云爾夫入道多途要而言之不出二種一是理入二是行入理入者謂藉教悟宗深信含生同一眞性但爲客塵妄想所覆不能顯了若也捨妄歸眞凝住壁觀無自無他凡聖等一堅住不移更不隨于文教此卽與理冥符無有分別寂然無爲名之理入行入者謂四行其餘諸行悉入此中何等四耶一報寃行二隨緣行三無所求行四稱法之行云何報寃行謂修道行人若受苦時當自念言我從往昔無數劫中棄本從末流浪諸有多起寃憎違害無限今雖無犯是我宿殃惡業果熟非天非人所能見與甘心忍受都無寃訴經云逢苦不憂何以故識達故此心生時與理相應體寃進道故說言報寃行二隨緣行者衆生無我並緣業所轉苦樂齊受皆從緣生若得勝報榮譽等事是我過去宿因所感今方得之緣盡還無何喜之有得失從緣心無增減喜風不動宜順於道是故說言隨緣行也三無所求行者世人長迷處處貪著名之爲求智者悟眞理將俗反安心無爲形隨運轉萬有斯空無所願樂功德黑暗常相隨逐三界久居猶如火宅有身皆苦誰得而安了達此處故捨諸有息想無求經云有求皆苦無求乃樂判知無求眞爲道行故言無所求行也四稱法行性淨之理目之爲法此理衆相斯空無染無著無此無彼經云法無衆生離衆生垢故法無有我離我垢故智者若能信解此理應當稱法而行法體無慳於身命財行檀捨施心無悋惜達解三空不倚不著但爲去垢稱化衆生而不取相此爲自行復能利他亦能莊嚴菩提之道檀施既爾餘五亦然爲除妄想修行六度而無所行是爲稱法行 弟子曇彬序

評曰達祖單傳心印外復別示此四行其意蓋爲後來見而不行與夫說而不踐者作鍼艾耳大丈夫當於此決志力行以期智證毋徒空騰口說應

祖師之懸識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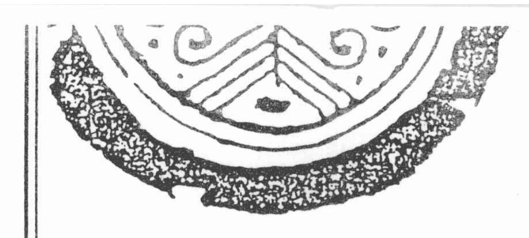
六祖大師四智偈曰大圓鏡智性淸淨平等性智心無病妙觀察智見非功成所作智同圓鏡五八六七果因轉但用名言無寔性若于轉處不留情繁興永處那伽定

評曰或問六祖大師偈發明轉識成智之旨與敎乘同異何如答曰敎中謂轉第八阿賴耶識爲大圓鏡智轉第七末那識爲平等性智轉第六意識爲妙觀察智轉前五識爲成所作智何時轉耶謂六七二識初地卽轉至七八二地方永轉以六識入生法二空觀時礙第七識二執不得現起及第六識轉智之時而第七識亦隨轉也故曰六七因中轉五八二識至佛果位中方轉以前五根乃第八識之相分八識未轉則前五識亦不得轉若八識轉則前五識亦隨轉也故曰五八果上圓此大乘權敎所說如此非禪宗圓頓最上乘也今祖師直于衆生分上覿體指出本有四智謂此性本來淸淨一塵叵得卽是大圓鏡智此性本來平等無我法二執之病卽是平等性智此性本有光明不緣而照卽是妙觀察智若成所作智則與鏡智同但體用之分耳如此觀之則衆生日用現行無明全體卽是諸佛四智菩提尙何識之可轉以識本空寂卽是智故圭峰所謂識如夢幻但是一心是也若權乘所謂五八六七果因轉之說但約從因至果轉其假名而已非謂實有識可轉而爲智也若寔有可轉則所謂智者乃有爲菩提豈當人本有無師自然之眞智乎以無識可轉方是眞智也蓋識智無二同一性故如寒則結水而成氷暖則融氷而爲水氷水名異濕性無殊故學者修證轉識成智之處苟能不留滯著之情則雖終日轉而寔無識可轉無智可得以識旣本空智亦本寂一心湛然無動轉故行人日用明此可以坐進斯道

僧亡名息心銘曰法界有如意寶人焉九緘其身銘其膺曰古之攝心人也戒之哉戒之哉無多慮無多知多知多事不如息意多慮多失不如守一慮多志散知多心亂心亂生惱志散妨道勿謂何傷其苦飲

長勿言何畏其禍鼎沸滴水不停四海將盈纖塵不拂五嶽將成防末在本雖小不輕關爾七竅閉爾六情莫見於色莫聽於聲聞聲者聾見色者盲一文一藝空中小蚋一技一能日下孤燈英賢才藝是爲愚蔽捨棄淳朴沉溺淫麗識馬易奔心猿難制神旣勞役形必損斃邪行終迷修途永泥莫貴才能日益惽瞢誇拙羨巧其德不弘名厚行薄其高速崩內懷憍伐外致怨憎或談於口或書於手邀人令譽亦孔之醜凡謂之吉聖謂之咎賞翫暫時悲哀長久畏影畏迹逾遠逾極端坐樹陰跡滅影沉厭生患老隨思隨造心想若滅生死長絕不死不生無相無名一道虛寂萬物齊平何貴何賤何辱何榮何勝何劣何重何輕澄天愧淨皎日慙明安夫岱嶺固彼金城敬貽賢哲斯道利貞黃山谷書其後曰梁左補闕宗殆以文學行義知名梁之亡也殆棄其官族出家號無名後周欲奪其志命大臣以美官誘之無名自陳宗國顚覆反俗有七不可誓言哀切遂不奪之又賦五苦詩詩意高潔時多傳寫觀息心銘似其晩年所作亦似悔其少日刻意於文章耶因僧知海請書此篇以刻石爲叢林雜學者之戒故爲書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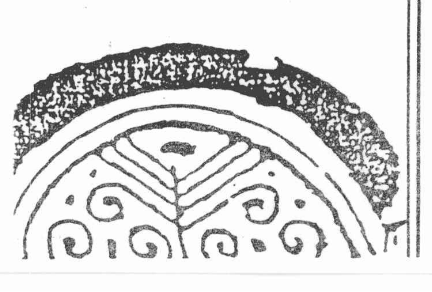
評曰息心銘文體立意一倣金人銘其旨蓋欲學者歇鏡中之狂心息岐路之雜藝庶幾悟頭而獲羊耳予滋愛之但不敢必誰所作題云僧亡名意謂已亡其名後讀黃山谷太史文集始知非亡名乃名亡名也今幷以其說載之于此使覽者知所自云爾



法門鋤宄

附錄：五家辨正、五派一滴圖

清・淨符 著



重刻法門鋤宄并五家辨正序

仲弓指絲林之徒目爲梁上君子豈意我法門中容此奸矣白巖符公此編一出宿姦老蠹無爾措足處雖嚴燈及禪燈若干締構不足一担而已所以海市蜃樓多少駢闐皎日麗天則悉爲烏有也余頃塞於諸責著五家辨正於其言也支桑巧拙不能無異其義偶歸一揆故忘狗尾續貂之醜僅以劒環一吷之鳴謾當明宗正譌之鼓唱云爾

元祿庚午春姑洗穀旦

讃陽沙門　存德巖題

法門鋤宄序

元至正間越天衣淸公翻刻大川所編燈元悳廷俊序引爲言小註于天皇章下後人不察其妄遂以爲然有若以尹氏爲正卿爲隱母往往然也數百年來從未有能決其孰是今錢塘白巖和尚考之以編年原之以情理眞僞審諦訛辨披重昏而覩太陽何其明顯雲門法眼兩宗之祖今而後人不敢更東扯西拽有惠後學其亦至矣玆特單梓公諸天下庶幾乎非徒使知丘玄素之爲烏有而且得使知張無盡決未及見金山頴公必也討得二碑之說可立破之而無遺子當不復更贅一辭

康熙八年己酉冬至前三日雲門顯聖禪院住持自若深道人題于寶鏡堂上

法門鋤宄卷一

古杭白巖偶道人　淨符　著

越州雲門大樽子　淨深　閱

南泉下有曇照禪師一人與趙州長沙茱萸子湖諸老爲同門昆季住荊州白馬道出常情事迹可愛嘗云快活快活及臨終乃叫苦苦有院主致問推枕一篇機語備載皇藏傳燈諸錄而地藏恩寶峰照圓照本皆有頌現刻頌古聯珠集中此天下古今所共覩者今人特殺好奇向虛空裏架樓閣不循其實迺於馬祖下幻出個天王悟來將曇照機語栽爲天王悟事乃首尾不漏一言不差一字此異事也噫世豈有

兩人同一州同一機語復同一事迹豈理也哉適又有翻刻燈錄者竟將白馬曇照直創之南泉下去了一嫡嗣使白馬一代龍象寥寥無所聞馬祖下添入一僞嗣使一百三十七同門嘿嘿無所識其何所爲而然歟吾不得而知之也試以詢諸明眼

僧寶傳第四卷玄沙章末云石頭之宗至是遂中興之夫玄沙與雲門爲昆季同嗣雪峯存存嗣德山鑑鑑嗣龍潭信信嗣天皇悟悟嗣石頭遷覺範云石頭之宗至是中興豈汎汎無據而然者雲門偃出香林遠遠出智門祚祚出雪竇顯此又世系之所最爲明著者水有源木有本非可混者所從來矣何今之無本流乃硜硜然妄以顯爲大寂九世孫此何說耶嗚呼法門秋晩不謂至是

景德傳燈錄載馬祖之嗣一百三十八人內七十五人見錄六十三人無機緣語句不錄與傳法正宗記所紀同初未見有所謂天王悟者五燈會元載馬祖之嗣七十六人見錄指月錄載馬祖之嗣四十七人見錄皆絕無所謂天王悟者而所有者乃天皇悟悟嗣石頭遷靑原第三葉也記曰大鑒之三世石頭希遷禪師其所出法嗣凡二十一人曾曰荊州天皇道悟者此也傳燈正宗皆歷朝所奉藏典乃本宗嫡子親孫所自定之家譜他如雪峯廣錄聯珠通集佛祖統記玄要廣集諸書孰不曰龍潭一支爲靑原之所出自唐抵淸歷朝不知凡幾經聖君賢臣所披閱不知凡幾其脚下兒孫尊奉崇事不知凡幾千餘年來從未聞有敢擅便移易之者蓋水源木本非可從他處假借佛國白日南嶽山頭見石頭便歸古岸狎沙鷗謾分胡餅爲香餌引得金龍直上鈎讀之亦可以了然無復疑矣何今人不據其實廼恣意變亂甘墮妄庸竟將龍潭一支改入馬祖會下于馬祖下假揑一天王道悟謂與天皇道悟同時以便相溷既苦無所謂機緣語句廼割取南泉之嗣白馬曇照常云快活臨終叫苦一段因緣栽爲天王悟事且假海鹽黎眉居士名以掩其過公然爲書曰教外別傳僭行于世蔑昧皇藏不懼天討噫出家兒爲了生死所貴一切眞實如此妄意行事究何所圖夫集傳燈者爲道

原法眼二世孫著正宗者爲明教雲門四世孫總龍潭七世孫也其嫡子親孫所自定之家譜不信外此可信乎嗚呼是眞難掩是僞不昌苟僞而能昌則吾將以斯言亦爲妄矣

澧州龍潭崇信禪師渚宮人家賣餅爲業少而英異初悟和尚爲靈鑒潛請居天皇寺人莫之測師居于寺巷常日以十餅餽之云云此燈錄會元諸書所載如此夫爲靈鑒潛請者乃城東天皇道悟也非假揑城西之道悟明矣居于寺巷者乃城東天皇寺巷也今荊南城東有天皇巷非可泯滅而城西之巷既無所謂天皇之名則龍潭非天王之嗣又明矣今妄人於龍潭章雖槩去初悟和尚爲靈鑒潛請居天皇寺人莫之測一十七字其如居于寺巷餽餅事迹井井然之不可掩滅何是則日以十餅餽者餽城東天皇道悟也留餅反惠者乃天皇道悟非天王道悟又明矣何也爲靈鑒潛請人既不測故信日得以十餅餽若丘碑所云節使親臨迎衙供養者則四事豐饒貴顯求見且不得而餅家兒乃敢以十餅見饋耶今人不細審詳一味鹵莽恣生滅心妄行改易變亂宗統祇有徒取識者之笑耳於他雲法二宗復何損益然則聞人之碑圭峯之狀德興之銘又何所據而然耶耑後推酌既無確據則爲好事者詭心妄揑又奚待言

夢覺堂重校五家宗派序云張無盡疑洞山德山垂手不同恐自天皇處或有差誤後於達觀穎處得唐符載所撰天皇道悟塔記又討得丘玄素所作天王道悟塔記云云此譌言也達觀穎寂于何時張無盡卒于何時而乃云無盡從穎處得兩道悟碑夫達觀穎爲谷隱聰嗣寂於宋仁宗嘉祐四年己亥除夕張無盡卒於宋徽宗宣和三年辛丑十一月以辛丑上遡己亥相去六十三載使無盡壽年七十當穎示寂之年僅七歲即壽八十亦不過十六七歲此正讀書習舉業時孜孜於文章功名且未暇而有暇於佛學乎即有暇佛學未必即能留心宗乘能留心宗乘未必即能討論門庭宗派中事何以知之按無盡傳云年十九應舉入京道由向氏家登第回遂爲向氏婿

初任主簿見梵筴莊嚴遽怫然欲作無佛論後訪同列得維摩經讀之始能信向佛乘時年巳二十有餘矣以二十有餘之年且不耐見梵筴之莊嚴則其于佛門尚未生信尚未生信又詎有能注意宗乘討論門庭宗派之事哉此特姑就無盡壽年八十而言若無盡壽止七十則當顥未寂之歬僅一六七歲孩童耳顧乃云從顥處得符載碑又討得丘玄素碑然乎否乎此不待辨而自知其爲妄誕明矣且無盡留心宗乘在晚年事按傳哲宗元祐六年辛未爲江西漕見兜率悅於托鉢話疑甚夜半觸翻溺器乃得徹悟年當五十矣以元祐辛未逆數至嘉祐巳亥相去三十三年始於宗乘有悟詎未見兜率巳歬少年遽能持論洞山德山之垂手接物事耶且此持論據云今以丘符二記證之方知吾擇法驗人之不謬則此言必在得碑之歬豈十餘歲志學之書生遽能發此宗乘堂奧語言耶此在巳見兜率徹悟之後或可少信若云在達觀未寂之歬則孩童拍盲斷乎不能有及於此又其家住渚宮渚宮在荊州而城之東西天皇天王既有碑碣則道悟之一人兩人朝夕在無盡眉睫間固可了了然毫髮不昧又何必致疑道悟似有兩人又何必託辭曰後於達觀處討得丘符二碑始自信擇法驗人之不謬且達觀居金山去渚宮三千餘里豈有眼前碑碣反不去看考乃區區遠從數千里外人討得此語之僞又何待辨此直後人假揑正一無根虛妄之談耳無根虛妄之談强君子以必信復何得哉吾願諸肩荷法門者秉公執正無滋其惑可也

明成弘間雪庭禪師杭仁和桂氏子開法昭慶爲臨濟下二十四世西蜀直指堂休休翁南峯之子有幻寄錄行世而續略繼燈誤列爲未詳法嗣此訛也乃古南刻師拈古又以古庭前堅名是不考古庭雪庭之有別況古庭堅卽無際悟嗣雪庭去悟尚有雪峯休休翁兩世之隔則古庭與雪峯乃昆季雪庭又古庭之孫行矣何竟混同爲一人嗟嗟以明至淸僅二百年編錄之誤尚如此況自唐迄今垂千載又當何如寂音以天皇殊爲兩人近日竟以天皇天王別而

爲兩人宜乎不足辨僞碑奚足恃

法門鋤宄有序

鋤宄篇既出或者曰犯過招尤莫甚於好盡言法門甲乙之變巳有正譌熄邪據實諸書之行眞旣不得而掩矣則僞又奚得而昌之卽有指鹿爲馬證龜成鱉流一二亦不過洩憤排怒而巳而堂堂大國明眼正人大君子居多是又奚能盡爲其所扇惑哉隻手洵不足掩太陽宜置之可也抑何必傷德費辭之甚余曰然也吾豈好盡言哉亦有不得巳而然者夫世之倡言爲害是亂眞之端者其禍在一人可弗辨禍及天下後世則其辨可緩乎苟區區於潔巳存厚避箭畏刀忍千古不易之道一旦蒙昧於昏昏不曉之鄕則亦將遺譏於天下後世荷法堂前得無有媿斯吾所以有萬不得巳而然者此耳然則吾豈好盡言故爲傷德費辭之甚哉抑聞之云惟善人能受盡言則吾於晦公也又豈敢以不善人待卽盡言之可也況未卽盡言兼之在衛道哉丁未九月白巖偶道人淨符書

自有天地以來是非辨論何代無之第一經公府明眼以大公心發至公論是還其是非還其非是非旣白則辨論泯息吾人自可相忘於無懷氏之天而各安其生也後世設有一人焉曰向之是者可非非者可是是非倒置公論毀公心滅從無是非中妄生是非昏蔽日月紊亂綱常則公府具在明眼具在而至公辨論斯不得而忘之矣吾宗在唐有天皇道悟禪師一人住楚江陵爲石頭遷子其下出雲門法眼二宗載皇藏傳燈諸錄及正宗記最詳集傳燈者爲道原法眼二世孫著正宗記者爲明教嵩雲門四世孫其所派列世系井井有條所從來舊矣而會元雖有小字闕疑人皆知爲非是故刻者不敢大書乃後人不本所自妄意引據翻改成言變亂祖系先年經大君子至公剖析疑誤氷釋二宗得各安其祖又有年矣今水鑑之妄突作晦山更從而附會之汚瀆法門更亂宗祖則辨論又烏得而免然小字添入爲疑案以驗後世智愚業海淸公之用心或亦可嘉吾儕自不必究可也特後進不諳遽以爲實禍吾宗不小則

吾儕不得不白之請且以近事況如臨濟下近日所
傳正派有海舟慈一人崇禎丙子姑蘇查氏所突出
之佛祖源流稿謂慈先嗣萬峯蔚後嗣東明昱是以
兩人之嗣爲一人三峯據沈貫所撰墖銘及印記頌
則以慈爲萬峯嫡嗣與寶藏持爲伯仲而東明乃爲
慈之法姪潭吉據無聞聰客膍夜話則以慈爲萬峯
蔚之子寶峯瑄之師略不及寶藏東明且以寶藏東
明爲疊出又據古溪祭文疑東明下別有一人與慈
同名號者如荊南兩道悟故事寶華據靜菴素聯芳
圖中所叙及年代遠近則以慈爲東明之子寶峯之
師而萬峯下是別有一人同名號如慈者山茨際公
自叙住東明時從廢帋中得昱墖銘銘中並無海舟
慈名如上五說各不相侔雖本支兒孫無從考定嗟
嗟去今僅二百餘年中事且罕有能白之者況遠隔
十朝七十餘帝千有餘年外兩道悟事而今人獨能
白之乎然一道悟以之爲兩人爲一人事無不可特
考諸史籍稽諸年代則眞僞自不容其無擇矣如當
時好事者爲逢迎張無盡輩所假揑之碑謂爲唐正
議大夫戸部侍郞平章事荊南節度使丘玄素撰無
眼者相傳以爲眞及考之史鑑編年唐𥘉相年表與
荊州郡乘則丘玄素旣爲烏有而碑文之僞白日靑
天可無疑矣所謂皮旣不存毛自無容其所附疑誤
旣辨復何所云年來濟洞兩家幸安和好實法門福
不謂今又突有僧水鑑者於荊州城南御路口買孔
蔚然文學宅基搆菴而居乃乎白鑿空額名古天王
寺誑惑愚癡亂眞害是此恠誕事人詎忍聞夫荊州
城南固有天王土地堂居民凡於事神具鄕貫則莫
不曰城南天王土地堂祠下云云若天王寺則從未
聞也卽業海淸公重刻會元時所添入小註闕疑亦
只曰同時有二道悟一住荊南城西天王寺一住荊
南城東天皇寺曾未聞城南有天王寺況城西天王
者以唐宋郡乘考之並未有也而有之者但曰城東
天皇寺稱荊南首剎重興爲道悟禪師乃龍潭信餅
餅得法之地湖廣全省誌第七十四卷載之甚詳與
龍藏傳燈諸書所紀無異世所共聞今草市大殿𩕄
然巷名事實種種可稽固不與鑿空假揑之城西天

王可同日語嗟嗟水鑑搆菴供佛亦好事也抑何必借名古蹟始爲得計即借名亦須借之有名即有名矣更須考郡乘寺觀類中之有無有然後借之乃爲得今借之於脫空無根豈不仍成虛揑水鑑之愚一何至是已可歎也乃又有作復古天王寺碑記者於德山碑記明宗正謬熄邪摘欺救蛾紾識據實闢謬平心諸著似不曾閱較彼水鑑之愚得不尤爲倍甚嗚呼世有淸白之士如明山賓者決不妄言一妄言則於心爲有媿不得謂爲淸白士而僧中稱善知識爲傳佛心印者較淸白之士高出萬萬尊重不待言今晦山居然一知識不以眞語實語誠諦語取信方來乃於學事孟浪之水鑑者反從而文其過飾其非以歷朝所奉藏典傳燈諸錄爲訛書將僞人僞碑僞機緣詇言疑書反指爲定典紀事不稽發言無本是豈所謂見道之知識哉吾聞晦山亦法門正人於圓戒羯磨時嘗有寧斷吾舌毋毀法門如違此誓甘墮苦坑之語刻之梨棗意在息諍乃今遽作此文以非爲是指空言有於所立之誓逈爾相違將爲可以蒙惑戒子聾瞽方來噫欺誑佛祖害理瞞心越法違條莫此爲甚晦公晦公請以自所製立誓息諍文向淸夜無人處洗心淨慮細讀一過問之自己以爲何如

又會元天皇章後小註云城西天王悟有碑爲丘玄素所撰者乃越州開元業海淸公於元至正甲辰重刻會元時始添入也大川原本從無是註此蓋因廷俊序中有雲壑心燈錄未行爲惜之語後人遂附會其說假揑耳淸公不考眞僞妄爲添入其惑世誤人之甚可謂業海矣又那堪有承其虐而接其響者抑其害可甚言哉本　朝甲午乙未間法門變亂南都各省諸大護法大君子及諸方住持以大公至論力爲抵正而天皇天王及種種不白之案涇渭始分自是凡屬有識皆備知丘玄素之爲烏有耳

康熙七年秋初金陵天界法弟　大寧　謹書

法門鋤宄終

附禪通劍叟昰禪師與晦山顯和尙書 昰原姓官諱拯辰
吳頭楚尾分野相聯而來往參差艱逢晤教世出世
間聲氣相若以平生鄉慕往往幾得而失之是恒有
歎其緣之慳也茲不得已冒爲未同之言法門關係
不敢引避以獲戾佛祖惟台翁埀聽焉正法眼藏之
布在方策也自景德傳燈錄始五燈宗之傳法正宗
記祖之莫不載六祖首出青原青原出石頭石頭出
天皇悟悟出龍潭信信家世于荊州天皇寺巷是以
楚產習知楚事今其故里與子孫具存而天皇碑記
載之甚詳何所容旁參異議剏帯贊刊有正譌熄邪
據實諸書行世既久近在本朝　章皇帝甲午乙未
間經朝野巨儒大公至論力爲抵正　天子聖神洞
知法門錮疾特將五燈纘續入藏直頂傳燈正宗千
百年之宗統　聖朝已大定萬世永無弊矣台翁爲
法門砥柱豈不習聞之熟了然于帯後費公之詭譎
乎一聞有妄人水鑑者不避上違古今　皇藏之大
嫌不畏近犯照提未出之大罪僭將土地堂妄建爲
天王僭稱祖刹以僞亂眞以烏有先生篡奪空王之

嫡派在台翁宜何如持公秉直嚴訶斥以正之無使
滋蔓傳誤後學可也胡乃爲之文勸之石佐助妄人
狂騁春秋責備賢者恐適以寬妄人之過也聞在癸
卯天然湘大師與台翁邂逅生生林語之故而告之
悔乃復走荊訪其故老考其遺踪拜其祖塋驗其銘
狀果實實與傳燈正宗所誌者的切著明歸舟遽取
原稿守江漢焚撤之因咬齒自誓曰顯實爲水鑑所
賣敢昭告于青原石頭天皇龍潭諸大祖師我若不
廢此藁斷此葛藤禍如白水台翁言猶在耳江漢之
間一時傳頌莫不心服子路改過之勇不惟青原諸
祖鑑其至誠無僞即江漢間天龍鬼神必且默誌其
言而望日月之更也今妄人以尼告發而太守公差
鎖拏彙其過惡于道路百醜傳播賄乃脫逃向非天
皇威靈顯應果報無差當不敗露若是之甚也所恨
太守不知法門大事不能一奮蕭斧直碎其碑以掩
日月之蝕或者曰非台翁自碎之不足以了白水之
誓故留之以有待也是衰朽無似雖未識韓顧荒山
龍脉發于黃梅四祖禪通距安國又僅五六十里之

近聲息相通卒無一言以做一得之愚則同時大德未必不以責備之辭相波及也倘蒙俯鑑愚忱或轉託知交以廢石改額之權仍屬之太守或台翁自命一介之使直自爲之以了結白水誓願從此夢寐安無愧作則台翁芳名不惟從此遠播千古而昰老死深山亦可無憾也偶託鉢蘄春適逢白門僧便藉之爲郵披肝瀝膽以盡私衷伏惟鑒宥戊申八月杪禪通弟空昰和南奏記時年七十有五

靈隱晦山顯禪師復劒叟昰和尚書

久違法音恨以緣慳無由接教近歲又以業風鼓動返笠靈山一入膠盆遂騎虎背相見因緣亦欲參商矣承諭天王碑文原非弟本意弟與洞上諸知識多水乳交好豈肯存生滅心懷人我見作此不中心行壬寅偶閱藏漢上因水鑑兄勤懇求文孟浪屬筆然亦實未到荊州時作也是秋因護國請遂親履其地一到新創天王心疑非天王遺址何故諸家記載皆云城西而此在城南故也急欲索回原稾水鑑已往儀眞矣豈意水鑑多事刊板傳送且弟署欵不過曰水鑑海兄而已乃自更沙翁大禪師妄自標榜夸張過分豈不取笑識者耶幸近日水鑑兄傳得刻本到山纔作止刊木板未曾上石其現勒石天王者乃一權關使李護法文也合府官僚及勒石名字皆載碑尾現册可證辱老法翁見教自愧一時妄作以涉爭端道聽途說實非信史弟在靑原拈香何嘗不曰三宗鼻祖且親到天皇其城西城南豈肯妄爲曲說雖水鑑兄與復古寺亦屬好事然欲以城南而混城西顯則不敢復附會矣纔作幸未刻石不必慮其傳遠芾文偶爾孟浪自知懺悔倘有校正理論等事老法翁自爲主張顯斷不怙過也纔刻三種附塵法覽已酉七月初六日靈隱法教弟戒顯再拜謹復

附五家辨正

讀陽沙門 養存 述

濟北集五家辨曰達磨西來迄于三祖宗渾而不分矣四祖派牛頭五祖派北秀六祖派青原爾來宗派興焉纂傳燈者不精討論以南嶽青原爲兩宗嶽下出二宗原下出三家者非也據唐伸撰藥山碑系儼於大寂又丘玄素撰天王道悟碑系悟於大寂又呂夏卿撰雪竇碑爲竇於大寂九世之孫以五家共出大寂下爲合馬駒一踏之讖矣 余辨之曰鍊公以爲六祖宗南嶽派青原不知此爲證何義何據言不干典事不師古黃吻禪皺猶羞況於辨宗趣者耶夫據禪有五燈例儒基六經乃嵩明教力探大藏或經或傳校驗其謂禪宗者推正其謂佛祖者其所見之書果謬雖古書必斥之其所見之書果詳雖古書必取之校之修之命曰傳法正宗記其記曰正宗至第六祖其法益廣已詳傳燈廣燈其傳起自大鑑而終智達凡千三百有四人也 正宗首唱

大鑑二世曰青原行思禪師初於大鑑之衆最爲首冠大鑑嘗謂之曰從上以衣與法偕傳蓋取信於後世耳今吾得人何患乎不信我受衣來常恐不免於難今復傳之慮起其諍衣鉢宜留鎭山門汝則以法化一方無使其絕思歸其鄉居青原山靜居寺最爲學者所歸其法嗣一人曰南嶽石頭希遷

大鑑二世南嶽懷讓禪師往參六祖祖曰什麽處來曰嵩山來祖曰什麽物恁麽來曰說似一物卽不中祖曰還可修證否曰修證卽不無汚染卽不得祖曰祇此不汚染諸佛之所護念汝旣如是吾亦如是昔般若多羅所讖蓋於汝足下出一馬駒蹋殺天下人事祖歷十五載尋往南嶽居般若四方學者歸之所出法嗣凡九人一曰江西道一云云

旁出略傳其傳起於末田底而止神會凡二百有五人云云乃仲溫瑩公大慧法嗣贊之曰嵩之高文至論足以寄宣大化旣經進獻獲收附於大藏則維持法門之功日月不能老矣贊見羅湖文集蓋嵩公者道行藹然乘大願輪不測人也故學世稱北斗以南一人而已豈文謂之不精討論者耶

又長沙侯延慶僧寶傳引曰自達磨之來六傳至大鑑鑑之後折爲二宗其一爲石頭雲門曹洞法眼宗之其一爲馬祖臨濟潙仰宗之是爲五家宗派夫傳燈廣燈及正宗記者天子各以敕與大藏偕行世是爲皇藏今古不刊之典也昔者圭峰欲立荷澤爲正傳的付正抑讓公爲旁出派徒大爲諸師詖毀笑今與鍊公一狀領過子動呵奭傳燈以爲不精夫佛祖之道於今可見者獨賴此書之存功深徵禹且翰林學士楊大年見地超曠時奉敕裁定此書大年之方動參微管矣爾來燈燈續焰祖祖聯芳然則原師編輯 聖宋外護大年較正其昭昭而高煥大明孰得而踰之鍊公進則上犯皇詔退則內違五燈以至一掃李遵勗李詠陸游等諸賢各所其證別囮唐碑一謬妄欲誘天下後學乃是望天憂杞國捧土塞孟津矣若知其私欲取信於人則自欺也雖童蒙誰敢肯之若懷其私誤爲之公則不明也昏已欲牗人可笑不自量子之此舉乃聚扶桑六十州鐵鑄此一箇錯可不成也吁攫金不見人洗垢至折脛謂乎

唐伸碑記出之通載常稱大儒鍊號聞人若然獨唐書儒學才藝等而無傳者何哉又普考史籍望出太原氏唐者若干未閱伸之有名況於今聞乎即知無名位可稱唯是操旺朦漢也今考其記疑咒不泰其言曰門人狀先師之行求師之耿光垂於不朽余議道吾雲巖船子椑樹百巖高沙彌等皆藥山之子也盍稱門人某和歎之妄尾巴已露其非一也師本傳曰師侍奉馬祖三年辭祖返石頭伸言曰居寂之室垂二十年矣因按師大歷八年納戒于衡嶽希操律師博通經論嚴持戒律而後遊方參請事了至貞元初憩住藥山其間年數僅十霜也伸之鑿言如之誰不絕倒其非二也儼之於遷蓋屋於寂令終有傲然伸也片言不及茲知彼是舜犬也詎怪吠堯常鍊從而不糾是妾婦之事也吁其非三也傳燈及稽古略等曰藥山首至石頭頭指之見馬祖復還石頭領悟心要一日師坐次頭問汝在這裡作什麼曰聖諦亦不爲頭曰恁麼即閑坐也曰若閑坐即爲也頭曰汝道不爲且不爲箇什麼曰千聖亦不識頭以偈讚曰

從來共住不知名任運相將只麽行自古上賢猶不
識造次凡流豈敢明據此則明藥山機緣終歸石頭
伸言無之其非四也大光明藏曰青原仁父祖也子
石頭外而氣分感而爲諸孫藥山雲巖殆聖諦不爲
處發生矣伸謾系之寂是爲瞽說言不中道其非五
也朗州刺史李翺嚮師玄化入山謁之欣愜而呈偈
曰鍊得身形似鶴影千株松下兩函經我來問道無
餘事雲在青天水在缾翺時年三十九參藥山而退
著復性書三篇韓愈柳宗元覧之歎曰吾道萎遲翺
且逃矣相國崔羣與韓愈同榜常侍溫造大雅五世孫刺朗州相繼
問道師能開發道意矣我道及儒也陶鍊難化護法
之力拔山扛鼎故宋僧傳系之護法此可紀之一節
也伸何疎脫其非六也師一夜登山頂月下大嘯應
澧陽九十許里因名之爲嘯峰稱其異也僧傳讚曰
儼公一笑聲徹遐鄉雖未勞目連遠尋道感如然此
師不測神用伸何漏之其非七也太和年中
文宗敕謚弘道大師　所謂天子休命嘉師德美者
也大戴禮曰武王踐阼曰謚者行之迹是以大行受

大名小行受小名行出乎已名出乎人詳唐類函九
十四凡指事稱德蓋紀行實之法也何況謚號之勅
最其大節也伸又漏焉其非八也李翺百官行狀奏
曰紀其行狀宜出門生頼此翺與羣造德位彙備頡
頏唐朝冠冕儒林且沐其化也久如撰師碑除此三
學士而更爲誰如伸無聞可齒又非知師者誰媚于
爾自衒自媒固鑚穴隙之類乎其非九也抑伸所銘
之碑不知立何處將欒嶠之塢乎將華亭之步乎將
無何有之鄉乎吾知是好事者所以建之何樓備歎
安豈爲紀德碑其非十也來哲請傚李安民之風好
佩玦矣虛堂徑山語錄舉馬大師問藥山子近日見
處如何山云皮膚脫落盡唯有一眞實祖云子之所
得可謂協於心體布於四肢何不將三條篾束取肚
皮隨處住山去山云某是何人敢言住山祖云未有
長行而不住宜作舟航勿久住此師云馬大師借手
行拳呪詛他家兒女且道藥山因甚不肯承嗣馬祖
出來下一轉語看常也鍊也舍恁援證取彼妄說眞
贋公私於意何如正好自判何須地辨

安天王之辨詳永覺龍潭考白巖鋤宄（略如下出）余鍊公又以爲孫東五家歸一馬踶而正符祖識辨孟軻所謂盡信書則不如無書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何其血之流杵也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子遺史曰項羽攻襄城襄城無噍類此一例之語也鍊公盍參子輿氏解睪識矣

又證呂碑系寶於大寂九世孫　余辨雪峰對閩王自稱得先石頭之道即見雪峰語錄又僧寶傳玄沙傳曰閩帥王審知爲師外護衆盈七百石頭之宗至是遂中興矣又秀州資聖勤禪師撰原宗集嵩明教序之曰繇釋迦如來而下至于雲門取其言尤至者不失其宗得之故曰原宗勤師證法於德山遠遠即雲門之法孫也雲門秉雪峰峰承德山鑑鑑續龍潭信信嗣天皇悟悟繼石頭頭紹廬陵思思受法於大鑑廣達磨所傳之道故天下學佛者尊其德如孔子承周公而振堯舜之道矣然雲門玄沙同嗣雪峰宗石頭門出香林林出智門門出雪竇沙出羅漢琛琛出法眼益二派世系明著如示掌矣乃知寶與嵩遠皆爲雲門孫行矣鍊公胡爲謾棄我入室之眞印却拾他流俗之咳唾先自失了一隻眼且呂碑云師將示滅或曰師獨無頌辭世師曰吾平生患語之多矣遂亡然睦菴曰雪竇拾遺錄師示寂偈曰白雲本無羈明月照寰宇吾今七十三天地誰爲侶此偈會稽思一禪者出示然呂之說非故錄之云　余又謂雪竇垂滅師資取訣正是切要之時也呂說言或曰疎謬也甚矣豈又以欠末後一句爲救平日之饒舌耶事苑所糾尤爲切當況彼不諳宗脈不足怪耳

鍊公屈昫辨曰今證禪事引他氏通書是證之貞者也余亦效顰且引通書按大明一統志曰舒州皖山名三祖山黃庭堅題詩曰司命無心播物祖師有記傳衣白雲橫而不度高鳥倦而獨飛黃州破頭山名四祖山黃州馮茂山名五祖山韶州曹溪六祖傳衣鉢處也吉安府青原山七祖思公道場緇林向慕多往從之黃魯直嘗賦青原詩至今其名與北斗垂又名勝志第九宋文天祥題江西青原山詩空庭橫蟠蝀斷碣偃龍蛇活火參禪筍清泉透佛茶晚鐘何處

雨春水滿城華夜影燈前客江西七祖家韻府傳衣全同此志矣錬公若許取此二三通書者所言派原宗嶽之禍今將嫁誰若爲方志不足證祖位者唐碑宜作鎭石呂說盍覆醬瓿進退維谷義虎何踞通載亦稱思公爲七祖爾內從訛說吾於此惜常公無定古今之舌然今吾引此說者我之不平破汝不平之謂也伸呂臆裁寔不足非常錬魔倡惑甚盜鐘自破內法歎及獅蟲不敬師長罪類梟鏡二公者既撰於通載纂於釋書垂訓來世之人而尙自愛鳥於屋上惡蠅於水中亥豕不辨金根妄改終至悞累後學戒之哉戒之哉余雖末學不顧危亡觸忤先輩所以爲法不爲已謀道不謀身也　或難曰孔丘所謂人遺弓人得之何必楚也況今思讓同不出大鑑一轂裡吾子齷齪勞勃磉者何耶曰習哉言乎辭氣不迫可以味焉然其義未也弢弓服矢則止若云轂張則射法不能無矣射之於轂左右相待車之於行隻輪那轉大鑑始遭屯蹇幾二十年後正旺其化思也讓也可謂射之兩臂車之雙輪也吾此辨效爭於君子所

以椎鍛夷不平榜檠矯不直以公是公非爲萬世規也明教大師評唐高僧神清不喜禪者自尊其宗乃著書（北山錄）曰雖能編連萬世事亦何益乎書曰記問之學不足爲人師淸之謂也歟吾於二公而亦云幸有烱戒各好革轍矣山翁态禪師上堂曰昨夜南嶽匡廬兩山爭論佛法一山道南嶽乃曹溪嫡子傳鏡磨穿古佛心一山道靑原實賓林正宗廬陵米價傳千古羅浮山出來曰莫爭莫爭天台道不妨快也山僧遂與一喝於是四山各各慚懼而退拈起袈裟角曰還見麼自從盧老收歸後須信人人總有之（會元）

（續略）永覺晩錄示參禪正軌其略曰一禁偏護門風門風之別所宗有五其實皆一道也如汾陽昭雖善三玄兼談五位浮山遠學洞山之道於大陽雲門雖承雪峰歷參洞下諸師是知大道爲公法無偏黨後世妄生人我割截虛空嗣臨濟者謗曹洞嗣曹洞者謗臨濟如唐之牛李（牛僧孺李德裕各立朋黨）宋之蜀洛（蜀黨首於蘇軾洛黨首於程頤）卒之至於家喪國亡而不悟豈不深可痛哉今願諸人廓無外之觀體無私之炤而斯道幸甚矣

五家綱要

宗派孔殷分不分　曹溪口實熟知聞
雷霆高吼濟河浪　舒卷無心洞上雲
會去蚌胎含漢月　爭來蝸角戰秦軍
一華五葉同春色　兄弟閱牆勿競芬

五家辨正擧

附五派一滴圖

虎關和尚五家辨曰趙宋時達觀頴覺範洪夢堂覺之諸老有志于質五家不能旣焉

達觀所集五家宗派引丘玄素所撰碑曰道悟嗣馬祖也后來評之曰達觀頴以丘玄素碑證之疑信相半盖獨見丘玄素碑而未見載符碑耳覺範林間考傳燈天皇章洎丘玄素所撰天王碑而疑之曰道悟者正似兩人又似南岳碑圭峰狀爲證焉然則覺範亦未見符載所撰天皇碑耶夢堂嘗作重校五家宗派序按其大意馬大師八十四人內有天王道悟悟得龍潭信信得德山鑑鑑得雪峰存存下出雲門宗今傳灯却收雲門法眼兩宗歸石頭下誤矣緣同時道悟有兩人一曰天王道悟嗣馬祖丘玄素撰塔銘一曰天皇道悟嗣石頭符載撰塔銘自景德至今天下四海雖據位立宗者不能略加究辨由是觀之惟夢堂能旣彼達觀覺範之所不旣然而夢堂亦有所不旣曰石頭遷

得藥山儼不獨自云爾亦引張無盡呂夏卿二君子之言曰石頭得藥山山得曹洞一宗是皆據傳燈而已所謂將錯就錯者乎惜乎夢堂等諸老只解雲門法眼之被傳燈誤而不解曹洞一宗亦被傳燈誤故云有質于五家不能旣焉

又曰諸公之不旣者因不見藥山碑唐聞人唐伸撰其略曰師居大寂之室垂二十年寂曰爾之所得可謂浹心術云云貞元初憩藥山

虎關乃日域人也而出於趙宋諸老之上矣以藥山爲馬祖資取證伸碑者明矣從是曹洞一宗亦馬祖下嚮之係藥山於石頭下者堪一咲耳

又曰復雪豆碑朝奉郎呂夏卿撰曰天王龍潭德山雪峰雲門香林智門其世次也師諱重顯字隱之大寂九世之孫智門之法嗣也

虎關復引呂文而副于夢堂所引之丘符二文然則呂文亦是雲門法眼爲馬祖下之證也何必局符丘乎又曰昔般若祖記南岳曰足下出一馬駒蹈殺天下人五家出大寂下爲合讖焉若如傳燈不抵馬蹄者多矣虎關若不爲此辨則祖讖亦成空言矣於戲般若祖千有餘歲之下虎關獨鞭其后踢出五家於一馬蹄不亦偉乎予每讀五家辨其文繁多而勞難解故竊舉大綱以誌焉

道原傳燈錄

南岳—馬祖—百丈—黃檗—臨濟宗
　　　　　　　　　—大潙—大仰—潙仰宗

青原—石頭—天皇—龍潭—德山—雪峰—雲門宗
　　　　　　　　　　　　　　　　　—玄沙—羅漢—法眼宗
　　　　　—藥山—雲岩—洞山—曹山—曹洞宗

傳燈載而誤者二

其一載龍潭於天皇下　其二載藥山於石頭下

傳燈不載而誤者四

其一不載天皇於馬祖下

其二不載龍潭於天王下

其三不載惠眞於天皇下

其四不載藥山於馬祖下

夢堂宗派序

南岳—馬祖—百丈—黃蘗—臨濟宗
百丈—大潙—大仰—潙仰宗
馬祖—天王—龍潭—德山—雪峰—雲門宗
雪峰—玄沙—羅漢—法眼宗
青原—石頭—天皇—惠眞—文賁—幽閑
石頭—藥山—雲岩—洞山—曹山—曹洞宗

夢堂本于丘碑而馬祖下增入天王以龍潭爲其法嗣又本于符碑而天皇下增入惠眞且有言曰天皇得惠眞眞得文賁賁得幽閑便絶矣復會元七引符碑云天皇法嗣三人曰惠眞曰文賁曰幽閑夢堂所引則天皇至于三世會元所引則一世三人故圖而存焉

虎關五家辨

石頭—天皇—文賁
天皇—惠眞
天皇—幽閑

初祖—二祖—三祖—四祖—五祖—六祖—南岳
四祖—牛頭
五祖—北宗
六祖—青原
馬祖—天皇—龍潭—德山—雪峰—雲門宗
雪峰—玄沙—羅漢—法眼宗
馬祖—百丈—黃蘗—臨濟宗
百丈—潙山—仰山—潙仰宗
馬祖—藥山—雲岩—洞山—曹山—曹洞宗

傳燈藥山章不敢言馬祖事如會元第五則云藥山首造石頭頭曰子因緣不在此且往馬祖大師處去山稟命恭禮馬祖侍奉三年祖曰宜作舟航無久住此山乃辭祖返石頭云云與彼伸碑大同小異雖然編會元者猶以藥山爲石頭資是亦不見伸碑之謂乎惟如五家辨能引伸碑而馬祖下增入藥山也

五派一滴圖後序

五派之出江西也自來久矣而道原編傳燈而多誤

爲夢堂序宗派而不足爲學者憂之吾海藏師作五家辨而正之考故實究宗趣無餘蘊矣學者喜之龍山日菴一東書記學識不群有補宗教者也暇日取道原夢堂及海藏所爲者分成三段圖之一紙又略書梗槩圖之下以便觀覽就予求名其圖書五派一滴四字塞來命耳吁此一滴也起自江西十八灘頭震旦日域分支別派而不迷其源者獨有日菴哉予甞閱大惠法語有爬著癢處者一滴之外更添一滴以爲談助云

文明乙巳小春吉辰　　小補橫川叟

按大惠示中證居士法語曰藥山和尙初發心求善知識時到南岳石頭和尙處遂問三乘十二分教某甲粗亦硏窮承聞南方有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實未明了乞師指示石頭云恁麽也不得不恁麽也不得恁麽不恁麽總不得藥山聞而不領良久無言石頭云會麽藥山云不會石頭云恐子緣不在此往江西問取馬大師去藥山依教直至江西見馬師以問石頭話端依前問之馬師曰我有時教伊揚眉瞬目有時不敎伊揚眉瞬目有時教伊揚眉瞬目者是有時教伊揚眉瞬目者不是藥山聞馬師話便獲金剛心中更無奇特玄妙可通消息但作禮而已馬師知其已證入亦無別道理傳授只向他道汝見个甚麽便禮拜藥山亦無道理可以呈似馬師但云某在石頭如蚊子上鐵牛相似馬師亦無言語與之印可一日忽見便問子近日見處如何山曰皮膚脫落盡唯有一眞實馬師曰子之所得可謂協於心體布於四肢旣然如是將三條篾束取肚皮隨處住山去藥山云某甲又是何人敢言住山馬師云未有長行而不住未有長住而不行欲益無所益欲爲無所爲宜作舟航無久住此遂辭馬師去住山此亦獲金剛心中之効驗者云云